

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

目 次

第一章 鴉片戰爭前後中國封建貨幣制度的動搖·····	1
第一節 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白銀外流、外國銀元流通對 銀兩本位的衝擊·····	1
(一) 白銀外流、銀貴錢賤與禁銀出口·····	1
(二) 外國銀元流通的擴大·····	42
第二節 銀錢比價波動引起制錢制度的危機·····	64
(一) 官局減重、省局停鑄與私鑄私運·····	64
1. 官局減重 ·····	64
2. 各省局鑄造虧損成本先後停鑄 ·····	75
3. 新疆普爾錢開始貶值 ·····	82
4. 私鑄、私運、私銷及外國輕錢的輸入 ·····	89
(二) 清政府制定銀錢比價以錢代銀企圖的失敗·····	101
(三) 商人錢票的普遍行使·····	123
第三節 統治集團內部改變幣制的建議·····	143
(一) 鑄造大錢·····	143
(二) 禁用金銀飾品、金銀並用·····	158
附錄 戶部銀庫舞弊及道光末年財政窘迫的情況·····	165
第二章 太平天國革命衝擊下清政府搜括人民的 幣制措施·····	175
第一節 軍費無法籌措及統治集團挽救財政危機的策劃·····	175

第二節 大錢及其他劣錢的鑄造和停用	197
(一)鑄造大錢之議的再起和實施.....	197
(二)大錢、鐵錢、鉛錢在北京鑄造情況.....	215
(三)各省鑄造情況.....	234
(四)大錢的強迫行使和停用.....	260
(五)私鑄盛行和對私鑄的嚴刑鎮壓.....	305
第三節 官票寶鈔的發行和崩潰	317
(一)發鈔的建議及北京商民的恐慌.....	317
1. 建議及爭論	317
2. 北京商民的恐慌.....	339
(二)官票寶鈔的發行.....	346
(三)官票寶鈔發行後的混亂情況和停發.....	381
(四)各省設立官錢局推廣鈔票及其失敗.....	430
第四節 濫發京錢票	467
(一)內務府、戶部設立九官號濫發錢票及其停兌.....	467
(二)官商勾結設立五字錢號濫發京錢票及其停兌.....	490
第三章 甲午戰爭前後舊幣制的益趨崩潰	511
第一節 銅貴錢荒現象下制錢制度的沒落	511
(一)北京規復制錢的失敗.....	511
(二)京局鑄造情弊及減重減額.....	543
(三)各省制錢的停鑄.....	557
1. 清政府令各省開鑄制錢及各省虧損停鑄	557
2. 銀錢比價不定及官吏對人民的剝削	584
3. 私鑄私銷情況.....	589
(四)五口通商後各商埠的虛銀兩本位.....	592
第二節 改良幣制的爭議及自鑄銀元的開始	626

(一)改良幣制的建議和爭論·····	626
(二)開始自鑄銀元及推廣流通·····	671
第三節 帝國主義對中國貨幣制度的破壞及其鑄造和	
推行所謂貿易銀元·····	698
(一)私運銷燬制錢·····	698
(二)外商擅自決定記帳貨幣反對中國自鑄銀元及鑄造和	
推行所謂貿易銀元·····	707

第四章 《辛丑條約》後半殖民地半封建貨幣制度的

形成·····	727
---------	-----

第一節 銀元制度的爭論及銀元鑄造的不統一·····727

(一)重量問題的爭論及其結果·····	727
1. 統治集團內部的分歧意見及反復不定的措施·····	727
2. 銀本位幣制則例的公佈·····	783
(二)銀元統一鑄造問題的爭議及鑄造的混亂實況·····	794
1. 清政府企圖統一鑄造與各省的爭議·····	794
2. 設立造幣總廠·····	814
3. 各省鑄造銀元概況及其種類重量成色·····	823
4. 各省鑄造利潤及弊端舉例·····	827
5. 新疆西藏的地方專用銀幣·····	834
(三)銀元流通情況·····	845

第二節 制錢停鑄銅元開始流通及其濫鑄·····863

(一)制錢的停鑄與錢價的紊亂·····	863
(二)銅元開始鑄造及各省逐利濫鑄·····	872
(三)戶部與各省關於銅元統一鑄造和餘利的紛爭·····	924
1. 戶部統一鑄造和收取餘利的措施·····	924
2. 各省互相傾銷及限制鑄額的爭議·····	945

(四)銅元貶值給人民造成的損害·····	965
1. 鑄幣貶值的弊害·····	965
2. 官吏舞弊及收放中對人民的剝削·····	979
第三節 清末鈔票的紊亂情況及其崩潰·····	986
(一)各省局發鈔及私商發鈔的紊亂情況·····	986
1. 各省官錢局的設立和發行鈔票情況及其舞弊示例·····	986
2. 私商發行銀錢鈔票示例·····	1024
(二)設立國家銀行統一發行鈔票及對地方鈔票的限制·····	1032
1. 設銀行發鈔票的建議·····	1032
2. 戶部銀行(大清銀行)、交通銀行、阜通錢號的設立和 紙幣的印造發行·····	1037
3. 限制地方鈔票及私商鈔票的發行·····	1067
第四節 帝國主義破壞並企圖控制中國幣政·····	1086
(一)破壞干涉貨幣流通示例·····	1086
(二)企圖全面控制中國幣制的策劃·····	1097
1. 赫德對於幣制的策劃及外報的議論·····	1097
2. 美國特派精琦來華陰謀控制中國幣政·····	1110
(三)依靠帝國主義的四國幣制借款·····	1204
第五節 關於金本位的建議·····	1222

第一章 鴉片戰爭前後中國 封建貨幣制度的動搖

第一節 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白銀外流、 外國銀元流通對銀兩本位的衝擊

(一) 白銀外流、銀貴錢賤與禁銀出口

〔御史黃中模摺——請嚴禁海洋偷漏銀兩，道光二年二月十二日〕竊查定例，廣東洋商與夷人交易，祇用貨物，不准用銀。立法之意，至爲深遠。嘉慶十四年間，因有銀兩偷漏出洋之弊，奉旨飭查，經兩廣總督會同海關監督奏明申禁在案。乃近來各省肆銀價愈昂，錢價愈賤，小民完糧納課，均需以錢易銀，其虧折咸以爲苦。臣細加採訪，實因廣東洋面偷漏，依然如故，以致內地銀兩漸少，其價日增。至偷漏之由，係因廣東民間喜用洋錢，其風漸行於江、浙等省。於是洋商私用紋銀收買洋錢，與江、浙茶客交易，作價反高於紋銀。其洋船出口，雖經兩廣總督設有員弁巡查，無如查弊之人卽作弊之人，率皆貪得陋規，私行縱放。廣東省城，多有好徒與海口員弁素相交結，包送貨船出洋，是以肆無忌憚。此在洋商方自以爲得計，殊不知洋錢鎔化僅得七八成低銀，洋商與夷人兌換，則皆十足紋銀，而作價反低於洋錢，暗中虧折殊甚。況天地之生財，祇有此數，外洋日見其多，內地日漸其少。且紋銀一經出洋，卽屬去而不返，久之內地紋銀缺少，並不能以洋錢完糧納課，所關於民生者誠非淺鮮。

臣伏思洋商既用紋銀向夷人收買洋錢，即不免用銀收買洋貨，實屬違例病民。即使各省茶客有需買洋錢者，理應仍用貨物向夷人收買轉賣，斷不可私用紋銀。應請旨飭命廣東督撫及海關監督嚴行查禁，並密拏包送洋船之奸徒，有犯必懲。若海口巡查之員有能拏獲出洋銀兩者，立加重賞；如查有縱放之員，即行參革治罪，庶幾偷漏之風可戢。

臣更聞邇來洋商與外夷勾通販賣鴉片烟，海關利其重稅，遂為隱忍不發，以致鴉片烟流傳甚廣。耗財傷生，莫此為甚。應令廣東督撫密訪海關監督有無收受黑烟重稅，據實奏聞。如督撫瞻徇不奏，別經發覺，將洋商家產籍沒入官，督撫與監督一併議處。並請旨通飭各省關隘一體嚴密查拏。如係何處拏獲，即應究明於何處行走，所有各關縱放員弁加以嚴議。如此則人人自顧考成，或不致有得錢賣放之弊，而鴉片烟之來源可絕。

道光二年二月十七日硃批：所奏是。欽此。

〔上諭——禁止紋銀出口，道光二年二月十五日〕內閣奉諭，御史黃中模奏請嚴禁海洋偷漏銀兩一摺，所奏是。定例，廣東洋商與夷人交易，祇用貨物收買轉賣，不准用銀。立法甚為周備。近因民間喜用洋錢，洋商用銀向其收買，與江、浙等省茶客交易，作價甚高。並或用銀收買洋貨，實屬違例病民，不可不嚴行查禁。著廣東督撫、海關監督，派委員弁，認真巡查出口洋船，不准偷漏銀兩。仍不時查察，如有縱放之員，即行參革治罪。

至洋商與外夷勾通販賣鴉片烟，重為風俗之害，皆由海關利其重稅，隱忍不發，以致流傳甚廣。著該督撫密訪海關監督有無收受黑烟重稅，據實奏聞，並通飭各省關隘，一體嚴密查拏。如係何處拏獲，即應究明於何處行走，所有各關縱放員弁，即參辦示懲。倘該督撫訪查不力，或瞻徇不奏，別經查覺，立即加以懲處。務期洋船出入積弊革除，以清關隘而裕民生。欽此。

〔御史章沅摺——粵洋通市不得違例私易銀錢請嚴禁止章程，道光九年正月二十四日〕竊惟懷遠之經羈縻勿絕，爲市之法有無相通。向來粵洋與內地通市，祇准以貨易貨，例禁綦嚴。其土產載在則例者，如鐘表藉驗時刻，呢羽可備衣裘，雖非必需，尙堪濟用。詎近日所通貨物，違例特多，作爲奇淫，導民奢靡，日甚一日，罔所底止。臣聞夷商每歲必務爲新奇可喜之物，藉相炫惑，如多寶簫、自鳴雀、風槍、樂琴，不可枚舉。在彼專恃人工，不甚費值，一入內地，紈袴子弟爭相購致，其利何啻數十百倍。或一二年後，數見不鮮，則價亦賤至什之三四。其爲漁利取值，已可概見。又其人賦性狡黠，純用機心，賣物則必索官銀制錢，買物則概用番銀夷錢。銀低錢薄，僅當內地銀錢之什七。或仍以番銀給還，則斷不收納。是以番銀之行日廣，官銀之耗日多。

至鴉片烟一物，流毒滋甚，該處僞標他物名色，夾帶入粵，每歲易銀至數百萬兩之多，此豈尋常偷漏可比。且一經嗜烟，刻不可離，中人之家，往往破產。而此烟能提攝百脈，愈人小疾，久之精氣大耗，無可救治，爲害尤烈。其始食此，僅係幕友、長隨，今則官民士紳，皆所不免。其始僅在海濱近地，今則漸染十數省之廣。

以上違例等件，就使僅止牟利，已屬難寬，況以貨則蠹國若彼，以食則害民如此，若不設法禁制，弊將何所終極。

嗣後通市，務當恪遵憲令，祇准易貨，毋許易銀。其番銀之在內地者，行用已久，恐驟加遏絕，必致於民不便，應仍聽其流轉，俾其數既有限制，將來有減無增，不禁而可期自絕。至內地官銀，則分毫不得私出外洋，以杜偷漏。

應請敕交該督撫詳查妥議，更立專條，一粟一絲，官爲出內，顯示懷柔於海外，隱嚴保衛於境中，務期外洋土物，無敢私入內地，貨財無敢私出。商民犯禁者，置之重典，官吏容隱者，加以嚴懲，庶法律昭而防微之道備矣。

〔兩廣總督李鴻賓等摺——會議查禁偷漏白銀出洋及私貨入口章程，道光九年六月初一日〕竊臣等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御史章沅奏，粵滌通市不得違例私易銀錢，請飭議章程一摺。……著李鴻賓、盧坤、延隆會同詳查，妥議章程具奏等因。欽此。

臣等查粵東省會，各夷商航海而來，絡繹不絕，如果夷商賣物索取官銀制錢，買物概用低銀夷錢，則是夷人獨逞其詐，內地甘受其欺。更將鴉片偽標他物名色，夾帶入粵，尤為流毒無窮。均不可不竭力嚴禁，以杜積弊而懲奸商。臣等遵即會同傳集洋商伍受昌、盧文錦等，嚴切究問，是否夷商買物賣物，銀錢互異，併將鴉片偽標他物夾帶入口，令其據實供指。

當據稟稱：商等與夷商交易，歷係以貨易貨。夷商販來呢羽、嗶嘰、棉花、鐘表等件，換內地之湖絲、茶葉、綢緞、布疋等物，彼此議價，原期兩相抵對，惟各貨多寡不同，價難劃一。如夷商貨值萬兩，而所買內地之貨僅值八千，其所短二千，既不能將內地之貨強令買受作抵，又未便將該夷所剩之貨，故為不買，任其攜回，致啓刁難外夷之弊。是所短之數，不能不以現銀找給。若夷商賣貨少而買貨多，亦以現銀找補。即如噶喇國入口貨物，祇羽緞是其大宗，餘皆零星物件。其所買出口之貨倍多，是以每帶番銀來粵，以備買貨，斷不肯將無利之銀帶回，而捨有利之貨不買；倘貨價不能相侔，皆係以銀找足。此兩相交易，不能不用銀找數之實在情形也。核計歷年出口貨價，總多於進口貨價，夷商等每應找給商等番銀，即商等偶然找給夷商，俱用番銀，從不以官銀交兌。況官銀久禁出洋，商等何敢故違，自取咎戾。其番銀折算官銀，總有九成四五，至低亦有九成。商等與夷商交易，向不用錢，夷商歷無向商等索取制錢，亦無以夷錢強令商等收用。惟從前各國夷人買取日用食物，間有攬和夷錢，自奉查禁收買，均不再用。至鴉片一項，例禁尤嚴，前奉明定章程，防範極為周密。歷查各夷船，並無將鴉片偽標他物名色，夾帶入口，亦無另帶違禁貨物等事。並據

該商等出具切結，如別經查出，情甘坐罪等語。

臣等復悉心密加訪察，情形尙屬相符。並飭取各種番銀煎試，比較足色官銀，均在九成及九成以上，不至過於低潮。此項番銀，內地行使已久，誠如聖諭，自難驟加遏絕，應請照常行使，以適民用。臣等復吊查洋商貿易出入貨簿，道光六年進口貨價銀六百八十八萬四千七百餘兩，出口貨價銀七百三十二萬一千九百餘兩；七年進口貨價銀五百八十一萬五百餘兩，出口貨價銀七百八十八萬五千八百餘兩；八年進口貨價銀八百八十二萬八千七百餘兩，出口貨價銀一千零四十九萬八千三百餘兩。是所稱出口貨價多於進口貨價，按年合計內地找去較少，夷商找來較多，確有可據。若謂夷人賣物務索官銀，專以低色番銀勒買，豈夷人肆其刁橫，行商安於拙懦，實非現在情形。……

惟是積弊所在，巧詐日多，除之不能必盡，防之愈不可不嚴。夷商賣物不敢強索官銀，而內地奸民難保無一二貪圖微利，密爲偷送。夷商來粵，不敢私帶禁物，而夷船水手，難保無一二設法巧藏，暗爲販賣。此等偷漏夾帶之弊，必當再行嚴密查禁，以清其源。臣等復嚴飭地方文武，令督各口員弁丁役人等，節節稽查，實力訪緝，如洋商通事人等，敢將銀兩私運夷船，及任令夷人夾帶鴉片入口，定將洋商等照例治罪；倘員弁丁役扶同隱漏，別經發覺，更必從重究治，庶免日久懈弛，弊無終極。

謹將嚴禁官銀出洋私貨入口酌議章程七條，另繕清單，恭呈御覽。

道光九年七月初七日硃批：覽奏俱悉。欽此。

[清單]謹將會同酌議嚴禁官銀出洋及私貨入口各章程七條，敬繕清單，恭呈御覽。

一、夷商與內地行商交易，除以貨抵貨外，價有不敷，彼此均以番銀找給。但恐偶值內地番銀短絀，行商或以官銀攙用十之二三，雖非純用官銀，仍與偷漏無異。查例載：如有洋商人等將銀兩私

運夷船出口者，照例治罪等語。嗣後行商找與夷人貨價有攙用官銀者，查出，無論銀數多寡，盡行充公，仍將行商照私運例治罪。

一、官銀偷漏，責成各口文武員役稽查，如有疎縱，應加懲辦。查例載：內地銀兩偷運出洋，各口員弁丁役人等扶同隱漏者，查出，從嚴究辦。嗣後查獲船載赴洋官銀，先交地方官訊明在何處起獲，除重賞查拏之人外，所有該船經過之上游各口員弁丁役，漫無查察，縱無扶同隱漏情弊，亦照扶同隱漏例嚴行究治。

一、行商各有身家，當不至私將官銀給付夷商，自蹈罪戾。第恐行中小夥及地方不法匪徒，妄思射利，將官銀偷載小艇，暗運出口，駛至洋面交給夷商。惟責成大關總巡口，並佛山、虎門等處關口員弁，及太關巡船，並巡洋舟師，及地方文武，派撥巡船，於各夷船將次回國之時，倍加嚴密巡查。遇有私載官銀前往洋面，立即拏解，並究明官銀來歷。如係由銀店茶葉雜貨等行發出，分別知情不知情，照例懲治。倘係由洋行中發出，將該商加等治罪，仍將經過各口未能查獲之員弁兵役，從重究懲。

一、夷船到粵貿易，情形不一。有以來貨專交一行銷售，去貨分托數行置買者；亦有以來貨分交數行銷售，去貨專托一行置買者；勢更不能以貨易貨，數適相准。其一夷商找給數行銀兩，固屬常事，亦或數行俱有應找給一夷商之時，其中銀貨參差，人情紛雜，恐易啓攙兌官銀之事。嗣後如有數行均應找給夷商銀兩，必同赴粵海關監督衙門，聯名出具並無攙和官銀甘結。夷人收銀後，倘經員役查出官銀，即將找付官銀之行商嚴行治罪，聯結各行商亦一體治罪。

一、澳門地方係香山縣所屬，乃各國夷商聚集之地，向許內地民人在彼與其交易，與省城買賣皆歸行商，情形不同，難以逐一稽查。香山縣相距稍遠，現責成澳門同知嚴切示諭，民人凡與夷人買物，

不許使用官銀，亦不許將官銀換給夷人。該同知仍督率縣丞，隨時稽查，倘有民人以官銀向夷人買物，及將官銀換給夷人者，即行拘拏治罪。如該同知、縣丞漫無查察，別經發覺，即將該同知、縣丞嚴參。

- 一、番銀如有成色低潮不及九成者，不准行用。番銀試煎，可折官銀九成四五。嗣後番銀低至七八成，或夷商以此勒買貨物，許內地賣貨商人呈報到官，由官送交該國大班，從重究懲。內地商人隱忍收受，匿不呈報，一經查出，或被首告，即查起所收低色番銀，無論多寡，概行充公，仍將該商照例治罪。

.....

硃批：覽奏均屬周妥，實力奉行，日久無懈，爲要。

〔兩廣總督李鴻賓等摺——會議查禁白銀偷漏鴉片分銷各弊章程，道光十年五月初十日〕伏查夷商來粵，經關口查報貨稅，方准入口。其攜帶洋錢，每以爲備買日食之用，亦間有多載洋錢置買內地貨物之時。其偷換紋銀，不過紙包布裹，夾入他貨之內，零星收取，以冀積而成多。若專載洋錢收買紋銀，則爲數甚鉅，勢難掩人耳目，豈非自尋敗露。至內地商賈交易，洋錢與紋銀價各不同，皆按色扣算。如完納錢糧，皆補成足色，將洋錢鎔銷，傾作紋銀，始准上庫，亦非以洋錢抵算紋銀。且洋錢行用已久，誠如前奉上諭，自難驟加遏絕。惟紋銀出口，必不可不實力嚴禁，應於前次擬議各條，再加申明，以嚴偷漏。……謹將會議章程六條，另繕清單，恭呈御覽。

〔清單〕謹將會議查禁紋銀偷漏、鴉片分銷各章程六條，敬繕清單，恭呈御覽：

- 一、洋商與夷人交易，除以貨抵貨外，如有尾數找給夷人，只准給付番銀，並令各洋商赴粵海關衙門，聯名出具並無攙和紋銀甘結。如洋商敢將紋銀找補，並或另將紋銀賣給夷人，察出，不論銀數多寡，照數倍罰充公，仍將找付紋銀之行商，及聯結各行商，分別

治罪。其洋行夥伴圖利，將紋銀私行換給夷人，洋商雖不知情，亦將雇覓夥伴不慎之洋商，查明照所換銀數罰出，並答責示懲。舖戶居民私將紋銀賣與夷人者，照例加等治罪。如兵役民人等有能拏獲送究，即將所獲紋銀照例加倍賞給。

一、巡洋舟師梭織外洋，查察最爲切近，應責或舟師分段查察。洋船到粵時，嚴查有無匪艇運銷鴉片，回帆時嚴查有無匪艇運送紋銀。無論商、漁船隻，一經攏近夷船，該舟師即行拏究。並將外海、內河分段巡查之員弁姓名，及洋船寄碇、起碇日期，有無匪艇偷運私貨，隨時呈報督撫衙門查核。臣等仍隨時選派誠幹妥員密加查訪。如舟師員弁並不實力巡查，甚或包庇故縱，即將該員弁提省照律嚴行究治，贓重者以枉法從重論；兵丁分別嚴懲。該管上司自行查出究辦，概予免議；別經發覺，仍行參處。

一、關口委員、書役及守口弁兵，地處扼要，如果認真節節嚴查，一有鴉片入口、紋銀出洋，何難破獲？乃奸民敢於無所顧忌，偷運分銷，難保非委員、書役、弁兵等縱之使然。嗣後如有內河拏獲鴉片，必究明何處進口；外洋拏獲紋銀，必究明何處出口，立提該口委員、書役、弁兵、匪犯，嚴行質詢，是否賄縱，抑止失於查察，分別治罪議處。

一、夷商來粵貿易，凡起貨上行，置貨出口，有無違禁物件，洋商、通事、買辦必所深悉，應責成洋商、通事、買辦隨時查察。如夷商有夾帶鴉片入口，偷買紋銀下載出洋，該洋商、通事、買辦立即呈明查辦，倘知而不報，一經查出，斥革究治。

……

硃批：覽。

[1840年以前無錫地區銀錢比價情況]邑中市易，銀錢並用，而昔則用銀多於用錢，今則有錢而無銀矣。康熙中，自兩以上率不用錢，雖至分釐之細，猶銀與錢並用。其時多色銀，九成、八成、七成不等，其

精於辨銀色者，若八二、八三，俱能鑒別無誤，稍一蒙混，多致被欺。其偽造假銀，亦不絕於市，雍正中猶然。其時收銅之禁甚厲，邑中銅器燬於官者殆盡，而銀錢並用如故也。自乾隆五、六年後，銀漸少錢漸多，至今日率皆用錢，雖交易至十百兩以上，率有錢無銀。市中欺僞較少於昔，然昔錢價每以八十四文當銀一錢（國初九十當一錢），後以八十文當一錢，今則以七十文當一錢矣。觀於市，若昔錢少今錢多，然昔少而價平，今多而價貴。則知昔之多用銀者，由銀之留於下者多，而非由錢乏；今之專用錢者，由銀之留於下者少，而非以錢足也。民生窮困之由，觀此亦可悟矣。〔清·黃印：《錫金識小錄》，卷1，備參上，葉9。〕

〔常熟地區銀錢比價變動〕《常昭合志》：銀錢貴賤，均未考實，所載不足為據。自余所知，乾隆四十年以前，我邑錢與銀並用。銀通用圓絲（紋銀論申五色）銀，一兩兌錢七百文，數十年無所變更。故我邑至今銀錢之價已大更，而俗語尚以七十文錢稱一錢銀子（七文錢稱一分），七百文錢稱一兩銀子，七千稱十兩，七十千稱百兩，循其舊也。乾隆四十年後，銀價少昂，五十年後銀一兩兌錢九百。嘉慶二年銀價忽昂，兌至一千三百，後仍有長落。近十年^①來銀價大昂，紋銀一兩至一千六百，且至二千矣。〔清·鄭光祖：《一斑錄》，雜述，卷6，葉42。〕

〔給事中孫蘭枝摺——江浙兩省錢賤銀昂商民交困宜清積弊，道光十二年閏九月十一日〕竊江、浙為東南財賦之區，一切地丁、漕糧、鹽課、關稅，及民間買賣，在在甲於他省。嘉慶十年以前，銀價錢價相埒，近年以來，實因錢賤銀昂，以致商民交困，日甚一日。臣謹繕商民受弊五條，應除積弊五條，敬為我皇上陳之。

一、州縣經徵地丁銀兩，民間大半以錢折銀。溯嘉慶十年以前，每庫平紋銀一兩，合市價制錢一千文。嗣後銀價日昂，錢價日賤，現在紋銀一兩，合市價制錢一千三百五十文。江、浙兩省每年額徵

^① 按：近十年指道光十年以後。此書序言是道光十九年寫的，但到了二十三年後還有增補。

地丁銀六百三萬一千七百七十兩零，以嘉慶十年前錢價計之，合制錢六百三萬一千七百七十餘串，今則需錢八百十四萬二千八百八十餘串，是民間每年多出錢二百十一萬一千一百餘串，此外明貼、火耗、解費及州縣浮收，不在數內。其實於地丁銀兩並未絲毫增益，而民間暗中貼耗，已以一年四月之糧，完一年之賦。小民歲入有常，別無生財之法，今以錢賤之故，日益困窮。此受弊者一也。

一、州縣往往以銀價昂貴，藉口於奏銷之艱，迨至徵收漕米，每向孱懦良民多方勒折。臣籍隸浙江，即以杭、嘉、湖三府而論，往時交米一石，不過勒折制錢三千四五百文，行之數年，每石增至三千九百九十文，尚不出四千之數；又行之一二年，每石竟需四千二百三十文矣。自此逐漸加增，至道光六、七、八等年，每石需四千九百九十文矣。風聞近今數年，初開倉時，仍照四千九百九十文之數，不過一日二日，復加增至五千三四百文不等。一縣作俑，各縣從而效尤；今歲議增，明歲變而加厲。在州縣總以奏銷銀價之昂爲口實，其如民間剝肉補瘡，何所不至。每開倉時，典售衣物，甚至賣男鬻女，而官吏置若罔聞，止知收漕一次，得錢若干，致閭閻飢寒交迫，貧累日深。此受弊者二也。

一、江、浙鹽務之壞，亦半由於錢價之賤。兩淮之鹽運赴口岸，定例售銀，而民間向舖戶買鹽，例皆用錢。價賤則不敷進本，價貴則不能敵私，以致官引滯銷，運本日絀，而虧累終歸於兩淮。至浙江之鹽，定例售錢，以貴銀納課，以賤錢售鹽，累亦因此。且以江、浙所定綱食正票等引而論，每歲額徵銀二百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餘兩，以嘉慶十年前錢價計之，合制錢二百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餘串，今則需制錢二百九十二萬二千五百六十餘串，是商人每年多出錢七十五萬七千七百餘串矣。其餘鹽規、匣費、節省、耗羨等項，每年不下六百數十萬兩，又需多出錢二百數十萬串，而難

徵不在此數。夫以數十百家之商人，每年暗耗約有三百萬串之多，是以日形困乏而商力益疲。此受弊者三也。

一、關稅之多莫如江、浙，而江、浙之稅尤莫多於蘇州。浒墅關爲衆商輻輳之處，臣聞近年該關權稅有絀無盈，一則由於門丁胥吏舞弊百端，一則由於錢賤銀昂，商販稀少。今以該關權稅論之，凡商人納課，向例由銀舖代完。從前該關與銀舖私定價值，每銀一兩勒折制錢一千五六百文，數年來錢賤銀貴，竟加至二千四五百文矣。此外尚有各項需索，大約非五千文不能完銀一兩。浮收勒索，莫甚於此。茲聞南北商販以關稅過重，無可生息，因此歇業者多，宜其歷年稅課有絀無盈，其端未始不因錢賤而起。此受弊者四也。

一、民間日用所需，莫切於米麥兩項。向來江、浙所產米麥，不敷民食，全藉湖廣、江西、四川各省及福建之臺灣絡繹接濟。而各處所來米麥，俱係售銀。卽以中等價論，從前計米一石，照市價紋銀二兩，合江、浙市平制錢一千九百二十文；今亦計米一石，價銀二兩，需制錢二千六百文。同一銀數，而錢價懸殊，民間暗耗已屬不少。設遇水旱之年，本省毫無積貯，則仰給於他省愈多，而米價又日益騰貴，其所耗不可勝數。民之困窮，實由於此。其受弊者五也。

一、私鑄之弊宜清其源也。臣聞私鑄之弊起於官局，近年江蘇所鑄錢文，磨鑪不精，輕重不等。更於正卯^①之外，另鑄小錢，較民間私鑄略大，鉛多銅少。江蘇謂之局私，又謂之新錢。現在蘇州府城內外，凡買賣食物，如論斤者，卽插標每斤大錢若干文，新錢若干文，新錢較大錢約以八折作算。民間因係局錢，不能不勉強通用，其實已有區別。今欲禁私鑄之弊，宜自官局始。官局不正，

^① 正卯，《皇朝通典》：“開鑄以一期爲一卯，計數以千爲一串，以一萬二千串爲一卯。”正卯是額定鑄數，此外還有加卯。

則民間私鑄得以藉端影射；官局正，而私鑄自可清釐矣。此應除積弊一也。

一、蠹吏包庇私鑄私販之弊，宜嚴密查辦也。奸民私鑄多在荒村僻壤，雖蹤跡詭秘，然地保胥役無有不知。但以利藪所在，坐地分肥，代爲耳目，以此破案甚稀。如果地方官能悉心訪察，則地保人等不敢朋庇，而私鑄自無潛匿之區。然私鑄流通，其弊尤在私販。江、浙私販惟寧波、上海兩處最多，或附漕船沿途變賣，或雇船裝載駕往各處銷售。每過關口，有一定使費，任意往來，目無法紀。臣以爲欲絕私鑄之來源，宜先禁胥役之分肥包庇，欲斷私販之去路，宜先懲關吏之納賄放行。如此，則私鑄私販無地自容，根株可期盡絕矣。此應除積弊二也。

一、小錢之弊，宜援照舊例，設局收買銷燬，不宜委員查禁也。向例查禁小錢，外省藩臬道府檄委佐雜人員赴各州縣稽查，不過通同地保向各舖戶需索陋規，含混稟覆。在上司原爲調劑屬員起見，明知虛應故事，而不知舖戶多此一查，即每年多此一費。況此種陋規有增無減，其爲騷擾不問可知。大抵舖戶之有小錢，由於地棍衙蠹恃強攬用，積習相沿，已非一日。設令委員挨戶搜索，非但勢有不能，抑且遂其訛詐騷擾之習。溯查乾隆年間曾有設局銷燬之例，現宜遵照舊章，令地方官設局收買，陸續傾鎔。每小錢一斤，折中定價，酌給制錢若干文。先行出示曉諭，定以年限，令各舖戶將所有小錢赴局繳換。仍嚴禁胥吏從中舞弊，如有訛詐勒捐，及將舖戶交官之錢隱匿存留夾雜使用者，即嚴行懲辦。至地棍衙蠹仍敢恃強攬用小錢，尤當訪拏究治，務期弊絕風清，庶小錢可以淨盡，而民間亦不致擾累矣。此應除積弊三也。

一、紋銀出洋之弊宜嚴禁也。近年鴉片盛行，江、浙所屬海口，如上海、寧波、乍浦等處，及廣東、福建沿海各處，多有奸商攬買鴉片，每年出洋紋銀不下數百萬兩。臣聞鴉片之來，俱用板箱裝貯。洋

船到時，先與沿海文武衙門及海關人等，講定使費若干，然後將板箱數十百隻混充雜貨，明目張膽，起岸發賣，並無攔阻。近來洋面巡緝似乎嚴密，而其實板箱起岸，照舊施行。且沿海文武衙門並海關人等，轉可多索使費，聞之實堪髮指。夫以內地之銀流通祇有此數，而奸商攬買鴉片，每年出洋至有數百萬兩之多，實為東南一大弊政，不可不嚴行查禁。此應除積弊四也。

一、外洋銀錢宜覈實平價，外洋寬永錢^①宜嚴禁攬用也。江、浙兩省盛行外洋銀錢，民間謂之花邊，亦謂之洋錢。每洋錢一枚，計江、浙市用漕平七錢三分，此係外洋將內地紋銀攙和低銀所鑄，實在除耗鎔淨，祇得漕平足色紋銀六錢五分。現在民間通用，隨市價貴賤，作漕平紋銀七錢三四分至七錢七八分不等，其價反浮於足紋之上。約計每年江、浙地方所來洋錢不下百數十萬，以內地足色紋銀，盡變為外洋低色銀錢，宜乎銀日少而價日昂矣。為今之計，設令一概禁用，非但於民不便，抑且勢有不能。莫若覈實平價，出示曉諭，凡民間使用洋錢一枚，照鎔淨之數，祇准作漕平紋銀六錢五分，不許浮多。似此行之數年，在外洋無利可求，不至勾串奸販，取內地之銀鎔鑄舞弊；而內地以現定之價與銀相等，即使以洋錢鎔化為銀，亦不至有折耗。再浙江乍浦海口出洋船隻，向將寬永錢偷進內地，為數不多，近年一船所帶，或數千串至數萬串不等。其錢質薄而輕，每官錢九百可易寬永錢一千。奸民漁利收買，攙入官錢使用，最為錢法之累，亦應出示嚴禁，違者懲究。此應除積弊五也。

〔廷寄——據孫蘭枝奏著江浙等省督撫體察銀錢比價情形籌議平價除弊，道光十二年閏九月十二日〕軍機大臣字寄兩江總督陶〔澍〕、閩浙總督程〔祖洛〕、兩廣總督盧〔坤〕、江蘇巡撫林〔則徐〕、安徽巡撫鄧〔廷楨〕、江西巡撫周〔之琦〕、浙江巡撫富〔呢揚阿〕、福建

^①寬永錢，是日本的銅錢。

巡撫魏〔元烺〕、廣東巡撫朱〔桂楨〕，傳諭海關監督中祥。道光十二年閏九月十二日奉上諭：據給事中孫蘭枝奏，江、浙兩省錢賤銀昂，商民交困，並臚陳受弊除弊各款一摺。近來錢賤銀昂日甚一日，如該給事中所奏，各州縣經徵地丁銀兩，民間大半以錢折銀，今因錢賤，暗中貼耗，日益困窮。又州縣總以銀價昂貴，藉口奏銷之艱，即以杭、嘉、湖三府而論，每石勒折錢文，逐漸加增，至小民貧累。至江、浙鹽務日壞，皆由錢賤不敷，運本日絀，又以貴銀納課，以賤錢售鹽，累亦因此。其餘鹽規、匣費、節省、耗羨等項，每年不下數百萬餘兩之多，是以日形困乏。其關稅之多，莫如江、浙，而權稅有絀無盈，一由門丁胥吏舞弊，一由錢賤銀昂。又米麥爲日用所需，各處商販皆以錢賤暗耗，設遇水旱，不能仰給他處販運。以上五款，皆受弊之由。至於官局亦有私鑄，宜清其源；而絕私鑄之來源，宜先禁胥役之包庇。私鑄藉私販爲去路，欲斷私販之去路，宜先懲關吏之納賄。其應查禁小錢，即委員亦虛應故事，祇增騷擾，不如設局收買，折中定價。至紋銀出洋，因奸商攬買鴉片用板箱裝貯混充雜貨，以致每年出洋紋銀不下數百萬兩之多，而沿海文武衙門並海關人等轉多索使費。若外洋銀錢銀色頗低，而價反浮於足紋之上，宜覈實平價，不許浮多。寬永錢攬入官錢使用，尤爲錢法之累。以上五款，皆弊之應除。著陶澍等悉心籌議，體察情形，務當力除積弊，平價便民，不得視爲具文，致有名無實。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

〔兩江總督陶澍、江蘇巡撫林則徐摺——報告銀貴錢賤情形並請鑄五錢重銀元，道光十三年四月初六日〕臣等伏查給事中孫蘭枝所奏，地丁、漕糧、鹽課、關稅及民間買賣，皆因錢賤銀昂，以致商民交困，自係確有所見。因而議及禁私鑄、收小錢、定洋錢之價，期於掃除積弊，阜裕財源。惟是銀錢貴在流通，而各處情形不同，時價亦非一定，若不詳加體察，欲使銀價驟平，誠恐法有難行，轉滋窒礙。即如洋錢一項，江蘇商賈輻輳，行使最多。民間每洋錢一枚，大概可作漕平紋銀

七錢三分，當價昂之時，並有作至七錢六分以上者。夫以色低平短之洋錢，而其價浮於足紋之上，誠爲輕重倒置。該給事中奏稱以內地足色紋銀盡變爲外洋低色銀錢，洵屬見遠之論。無如閭閻市肆，久已通行，長落聽其自然，恬不爲怪。一旦勒令平價，則凡生意營運之人，先以貴價收入洋錢者，皆令其以賤價出之，每洋錢一枚折耗百數十文，合計千枚卽折耗百數十千文，恐民間生計因而日絀，非窮蹙停閉，卽抗拒不行，仍屬於公無裨。且有傭趁工人積至累月經年，始將工資易得洋錢數枚，存貯待用，一旦價值虧折，貧民見小，尤恐情有難堪。

臣等詢諸年老商民，僉謂：百年以前，洋錢尙未盛行，抑價可也，卽厲禁亦可也；自粵販愈通愈廣，民間用洋錢之處，轉比用銀爲多，其勢斷難驟遏。蓋民情圖省圖便，尋常交接應用銀一兩者，易而用洋錢一枚，自覺節省，而且無須彈兌^①，又便取攜。是以不脛而走，價雖浮而人樂用，此係實在情形。或云：欲抑洋錢，莫如官局先鑄銀錢，每一枚以紋銀五錢爲准，輪廓肉好^②，悉照制錢之式，一面用清文鑄其局名，一面用漢文鑄道光通寶四字。暫將官局銅錢停卯，改鑄此錢，其經費比鑄銅錢省至什倍。先於兵餉搭放，使民間流通使用，卽照紋銀時價兌換。而藩庫之耗羨雜款，准以此上兌，計銀錢兩枚，卽合紋銀一兩，與耗銀傾成小鏹者不甚參差。庫中收放，並無失體，蓋推廣制錢之式以爲銀錢，期於便民利用，並非仿洋錢而爲之也。且洋錢一枚，卽抑價亦係六錢五分，如局鑄銀錢祇重五錢，比之洋錢更爲節省。初行之時，洋錢並不禁，俟試行數月，察看民間樂用此錢，再爲斟酌定制。似此逐漸改移，不致遽形虧折等語。臣等察聽此言，似屬有理，然錢法攸關，宜上出聖裁，非臣下所敢輕議。故商民雖有此論，臣等不敢據以請行。

惟自洋錢通行以來，內地之紋銀日耗，此時抑價固多窒礙，宜設

① 彈兌，係稱量重量，辨驗成色。

② 肉好，肉指錢邊，好指錢孔。

法以截其流，祇得於聽從民便之中，稍示限制。嗣後商民日用洋錢，其易錢多寡之數，雖不必官爲定價，致涉紛更，而成色之高低，戥平之輕重，應令應照紋銀爲準，不得以色低平短之洋錢，反浮於足紋之上。如此，則洋錢與紋銀價值尙不致過於軒輊，而其捶爛剪碎者尤不敢輒轉流行，或亦截流之一道也。……

至原奏稱，鴉片烟由洋進口，潛易內地紋銀。此尤大弊之源，較之以洋錢易紋銀，其害尤烈。蓋洋錢雖有折耗，尙不致成色全虧，而鴉片以土易銀，直可謂之謀財害命。如該給事中所奏，每年出洋銀數百萬兩，積而計之尙可問乎。臣等查江南地本繁華，販賣實食鴉片烟之人，原皆不少，節經嚴切查拏，隨案懲辦，近日並無私種罌粟花作漿熬膏之人。蓋罌粟之產於地，非旦夕可成，因新例有私種罌粟即將田地入官之條，若奸民在地上種植，難瞞往來耳目，一經告發究辦，財產兩空，故此法一立，即可杜絕。且以兩害相較，即使內地有人私種，其所賣之銀，仍在內地，究與出洋者有間。無如莠民之嗜好愈結愈深，以臣所聞，內地之所謂葵漿等種者，不甚行銷，而以來自外洋，方爲適口。故自鴉片盛行之後，外洋並不以洋錢易紋銀，而直以此物爲奇貨，其爲屬於國計民生，尤堪髮指。臣等隨時認真訪察，力拏嚴懲。誠恐流毒既深，此拏彼竄，或於大海外洋，卽已勾串各處奸商，分路潛銷，以致未能淨盡。又密飭沿海關津營縣，於洋船未經進口之前，嚴加巡邏，務絕其源。再於進口之時，實力稽查夾帶，如有偷漏縱越，或經別處發覺，卽將牟利之奸商，得規之兵役，一併追究，加倍重懲。以期令在必行，法無虛立，庶可杜根株而除大害。

至紋銀出洋，自應申明例禁。查戶部則例內載：洋商將銀兩私運夷船出洋者，照例治罪等語，而刑部律例內祇有黃金、銅鐵、銅錢出洋治罪之條，並無銀兩出洋作何治罪明文，恐無以懾奸商之志。近年來銀價之貴，州縣最受其虧，而銀商因緣爲奸，每於錢糧緊迫之時，倍抬高價，州縣虧空之由與鹽務之積疲，關稅之短絀，均未必不由此，要皆

偷漏出洋之弊有以致之也。如蒙勅部明定例禁，頒發通行，有以紋銀出洋者執行嚴辦，庶奸商亦知儆畏，不敢公然透越矣。

又該給事中原奏私鑄宜清其源一條。查蘇省寶蘇局鼓鑄錢文，道光六年至九年因銀貴錢賤，先後奏准停鑄。嗣於道光十年起復行開爐，每年額錢七卯，照依部頒錢樣，如式鼓鑄。開卯之時，俱經該局監督率同協理委員常川駐局稽查，每屆收卯，由藩臬兩司親往查驗。所鑄錢文，均屬堅實純淨，並無剋扣攙和及於正卯之外另鑄小錢情弊。惟奸民私鑄小錢，最爲錢法之害，久經嚴行查禁，而私販一層，尙難保其必無。臣等通飭各屬，隨時隨處，密訪嚴查，一經拏獲，卽行從嚴究治。如有地保朋比，胥役分肥，並卽按律懲辦。第舖戶留匿小錢，亦所不免，如委員挨戶搜索，誠如該給事中所奏，非特勢所不行，抑且遂其訛詐騷擾之習。查蘇省嘉慶十四、二十二等年均經奉旨設局收繳小錢，官爲給價，每小錢一斤，給制錢六十文，鉛錢一斤，給制錢二十文，歷經遵辦在案。該給事中所奏令各舖戶將小錢繳局，原係申明舊例。惟收繳必以斤計，則凡不及一斤者，未必不私自行使。伏查定例，各省鑄錢每一文重一錢二分，計每千文重七斤八兩。今收小錢一斤例給價六十文，約計以小錢二文抵大錢一文，其收鉛錢一斤例給價二十文，約計以鉛錢五文抵大錢一文。如照此數宣諸令甲，令民隨時收買，仍俟收有成數，捶碎繳官，照例給價，則市上賣物之人，必不許買物者之以一小錢抵一大錢。彼私鑄者原冀以小混大，以一抵一，方可牟利，迨見小錢與大錢價值迥殊，莫可攙混，則本利俱虧，雖至愚不肯犯法爲之；加以查拏嚴密，自可漸期淨盡。其寬永錢雖有攙使，尙不甚多，消除較易，自當隨時查禁，不任稍有混淆。〔《林文忠公政書》甲集，江蘇奏稿。〕

〔上諭——駁陶澍等議鑄銀元並著刑部定禁銀出洋條例等，道光十三年四月初六日〕內閣奉上諭，前因給事中孫蘭枝奏，江、浙兩省錢賤銀昂，商民交困，並臚陳受弊除弊各款，當經降旨交陶澍等體察情

形，悉心籌議。茲據陶澍、林則徐酌籌利民除弊事宜，分晰具奏。所稱洋錢平價，民間折耗滋多，惟當設法以截其流一條。洋錢行用內地，既非始自近年，勢難驟禁，要於聽從民便之中，示以限制，其價值一以紋銀爲准，不得浮於紋銀，庶不致愈行愈廣。至官局議請改鑄銀錢，太變成法，不成事體。且銀洋錢方禁之不暇，豈有內地亦鑄銀錢之理耶？

所稱鴉片烟來自外洋，以土易銀，嚴查洋船進口夾帶一條。鴉片烟由洋進口，潛易內地紋銀，爲害最甚，全在地方官實力稽查。且恐此挈彼竄，或於大海外洋，卽已勾串各處奸商，分路潛銷，仍屬不能淨盡。該督等務當嚴飭沿海關津營縣，於洋船未經進口以前，嚴加巡邏，務絕其勾串之源；復於進口時，實力搜查，毋許夾帶。如有偷漏縱越情弊，一經查出，卽將牟利之奸商，得規之兵役，一併追究，加倍重懲。法在必行，方可杜根株而除弊害。

所稱紋銀出洋，請明定例禁一條。刑部律例，祇有黃金、銅鐵、銅錢出洋治罪明文，於紋銀未經議及，奸商罔知儆畏。著刑部悉心酌定具奏，纂入例冊，頒發通行。

所稱收繳小錢、鉛錢，請不及斤者一併隨時收買一條。私鑄小錢、鉛錢，向來設局收繳，惟以斤計算，其不及斤者，恐民間仍私行攬用。嗣後各省收繳小錢，及斤者仍照例給價六十文，不及斤者小錢二文抵大錢一文；鉛錢及斤者亦照例給價二十文，不及斤者鉛錢五文抵大錢一文。俾民間隨時收買繳官。聞閭市肆咸知與大錢價值懸殊，小錢鉛錢不能僥混，奸徒本利俱虧，自不肯輕於犯法，庶私鑄可期淨盡，以重錢法。欽此。

〔浙江巡撫富呢揚阿摺——覆奏白銀出洋應定治罪專條，道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臣查該給事中孫蘭枝所奏，近日錢賤銀昂，以地漕、鹽課、關稅並民間買賣，爲受弊之由，以查禁私鑄及紋銀出洋並平減洋銀價值，爲除弊之法，而其源總歸於洋銀之多，紋銀之少，致令諸弊疊

出，商民受累。誠爲確有所見。惟是行政以便民爲先，截流以清源爲要。臣以爲洋銀當塞其來路，使之日少，其用可不禁而自絀；紋銀當斷其去路，使之日多，其價可不減而自平。若操之過急，恐救弊轉以生弊，而民病愈甚。蓋洋銀來自外夷，流入中國，通行於市已非一日。江、浙商民交易貨物，往往以洋銀計值立票，或先交洋銀後運貨物，或先運貨物後交洋銀，其間錯出不齊，多有尾欠。設一旦勒令減價，不特存貯者虧折較多，有妨生計，其僅立票據尚未入手者，勢必彼此爭多競少，鬭毆訟獄從此而起，似非所以便民也。第洋銀成色較低，民間因便於行用，其作價或有浮於紋銀之時，未免輕重倒置，自當示以限制。應飭嗣後洋銀價值總以紋銀時價核算，不得高於紋銀，庶事無窒礙，民亦相安，不致有畸重畸輕之弊。至於紋銀在官在民皆流通而不積，其數未見其少，其價何致於昂。若一經出洋，即去而不返，日積月累，有何底止。甚有頑商奸僧，以紋銀市買鴉片烟者，更爲無底之壑，尤可痛恨。查浙江海口例不與外夷通商，固非洋銀來源，然寧波、乍浦一帶海舶輻輳，前赴廣東貿易者不知凡幾，其中即難保其不持紋銀而往，潛易洋貨洋烟而回。臣疊奉諭旨飭拏鴉片，遵經嚴督各屬，破獲已有數十起，奸民稍知斂戢。惟紋銀出洋刑律並無治罪專條，各商無所儆懼，相應請旨飭部定例通行，以便大張曉諭，俾知遵守。嗣後內地民人赴粵貿易者，止准以貨易貨，或以洋銀易貨，不准以紋銀易貨；外洋夷人在粵貿易者，亦止准以貨易貨，或以紋銀易貨，不准以洋銀易貨。如此則洋銀之來路可塞，不致愈行而愈廣，紋銀之去路可斷，不致日少而日昂，似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

又該給事中孫蘭枝原奏所指私錢夷錢宜禁各條內局私一項，細察浙省寶浙局尙無此等弊竇，其寬永夷錢從前採辦銅船收回乍浦時，間有帶入，近因查禁甚嚴，未敢攜帶，存者亦多錘碎。惟奸民私鑄私販，誠不能保其必無。查制錢與紋銀相爲表裏，若以私錢攙和行使，則錢價自然愈賤，錢愈賤則銀價自然倍昂，是私鑄私販既壞錢法，又

增銀價，不可不從嚴懲辦。臣惟有飭屬嚴密訪拏，務期盡淨。至鋪戶日逐買賣，其剔存私錢，勢不能免，未便概行飭查，致滋騷擾。查嘉慶十四及二十二等年曾奉諭旨，設局收繳，其法最爲盡善。臣現在遵照舊定章程，飭令各屬出示遍諭，每繳小錢一斤給制錢六十文，繳鉛錢一斤給制錢二十文，其不及斤者，亦照此核算給價。仍令民自行繳官，不得飭差往查，致使藉端訛索。

〔上諭——禁止紋銀出洋，道光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內閣奉上諭：富呢揚阿奏，體察錢賤銀貴情形，籌議便民除弊事宜一摺。紋銀出洋，刑律無治罪專條，前已降旨交刑部酌定具奏，纂入例冊，頒發通行。浙江省寧波、乍浦一帶，海舶輻輳，前赴廣東貿易者，難保其不以紋銀易貨。著該撫即將刑部奏定條例出示徧行曉諭。嗣後內地民人赴粵貿易，祇准以貨易貨，或以洋銀易貨，不准以紋銀易貨；外洋夷人在粵貿易，亦祇准以貨易貨，或以紋銀易貨，不准以洋銀易貨。洋銀塞其來源，其用不禁而自絀；紋銀斷其去路，其價不減而自平。倘奸商仍前情弊，一經查出，卽照刑部新定罪名懲治，俾知儆畏。至私鑄私販，既壞錢法，又增銀價，亦須從嚴懲辦。著該撫查照從前成案，通飭所屬，設局收繳，徧行曉諭，無任吏胥藉端訛索。總期實力查禁，法在必行。地方官如敢視爲具文，陽奉陰違，因循玩泄，卽當據實參懲，勿稍徇隱，以便民用而除積弊。欽此。

〔閩浙總督程祖洛等摺——覆奏兩省錢賤銀貴情形並籌除弊厲禁白銀出洋，道光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伏查閩省先於道光四年間，因銀貴於錢，經前督撫臣奏請暫停鼓鑄錢文，期平銀價。今將十載，銀價尙未見平，每於錢糧喫緊之時，銀舖更高抬其值。州縣之虧累，鹽務之疲乏，關稅之短徵，其弊未始不由於此。惟查受弊之故，與除弊之方，體察閩省情形，按之該給事中所奏各款，內中有不盡然及尙須因地因時以制宜者。如所奏私鑄之弊起於官局，謂之局私，並外洋寬永錢宜禁攙用等語。查閩省寶福局鼓鑄錢文，已停十載。從前開鑄之

時，係委督糧道監視，每十日一卯，每卯鑄錢一千二百串，爐頭僅止四人，趨事赴工，已無暇隙。且銅鉛等項由官收發，委屬無從私鑄小錢。訪之民間，僉稱自來亦未聞有局私名目。其寬永錢出在外番，閩省惟廈門一處，從前偶有番舶入口貿易，不免將寬永錢零星流入內地，亦千分中之一。十數年來番舶杳無到口，寬永錢無自而來，近歲又嚴禁夷錢，消除已盡。屢向市中兌錢檢視，並無攙雜。是官局私鑄並寬永錢，就閩省而論，二者均不致爲圖法之累。

又所奏蠹吏包庇私鑄私販一款。查閩省延平、建寧等府，山高林密，難免奸民潛匿其中，搭廠私鑄。道光五年間，建寧府屬之松溪縣，拏獲私鑄一案，將該犯老李並不首之廠主張三滿一并擬徒。又八年間，建寧府之甌寧縣地方，有奸民甫經私鑄，即據地保報官，獲犯陳輝、黃演等分別擬以軍徒。懲創以來，尙無私鑄私販之弊。惟利之所在，難免冒禁犯科，全在各屬勤密訪察，並於抽查保甲之便，周歷稽查，並令隘口關津細加盤驗，有犯必懲。倘經別處破獲，究明鑄自何處，販自何來，將失察及經由之各地方官文武，一并嚴行參辦，使知有所儆畏，實力訪查，不敢任聽吏役人等包庇縱放，以絕根株。

又所奏收買小錢一款。查私錢繳官，向例計斤給價，其不及斤者未經議及。現准部咨，本年經江蘇省奏奉諭旨：嗣後各省收繳小錢及斤者，仍照例給價六十文，不及斤者，小錢二文抵大錢一文，鉛錢及斤者亦照例給價二十文，不及斤者，鉛錢五文抵大錢一文等因。欽此。欽遵，恭錄通飭辦理。並令隨繳隨即按數給價，不許停留。定以一年爲限，如限滿仍有攙用，即照例治罪。並於通衢市集之區明白示諭，反覆開導，使民間咸知禁令森嚴，此時不即繳出，將來亦屬廢物，一經查出，又須問罪，利害相權，必知省悟，當亦自相禁約不介而孚矣。

又所奏紋銀出洋因奸商攬買鴉片一款。查鴉片由外洋流入內地，名曰洋烟，最爲風俗人心之害。節經嚴飭沿海文武及巡洋舟師實力搜查，失察鴉片處分綦嚴，各官當必各顧考成，不敢疎縱，而汪洋大

海，耳目恐亦難周。竊思外洋之以鴉片冒險而來，無非希圖以土易銀，如紋銀能禁止出洋，則鴉片之害亦可以絕。本年刑部奏定專條，黃金白銀出洋分別百兩上下問以軍徒枷杖，失察之汛口文武各官，照例議處，賄縱者參革，以枉法計贓治罪。現已照刊新例，通飭凜遵，法在必行，庶可立除其弊。

又所奏洋錢平價一款。查閩省市間所用洋錢，每一元作庫平紋銀七錢二分，而鎔淨除耗實不足庫平七錢二分之數。以內地足色之紋銀，易外夷低色之洋錢，實非民間之利。而民間習焉不察，通用已久，今若驟行禁止，於民轉多不便，於勢亦有不能。計惟於便民之中，示以限制，其價值一以足色紋銀為準，使外洋無利可謀，庶幾來路日稀，不致愈行愈廣。

以上臣等所籌各事，宜與在省司道及因公來省之道、府、廳、縣詢謀僉同。竊維弊有相因而致，政貴扼要以圖。閩省錢賤銀昂，已非一日，今議禁私鑄私販以杜小錢之來源，防洋錢洋烟以絕紋銀之去路，而當務之急，尤在於收繳小錢及厲禁紋銀出洋，二者能禁止令行，則私鑄私販洋錢洋烟一皆用無所施，其弊自能漸絕。

硃批：實力爲之，不可空言了事。

〔兩廣總督鄧廷楨等摺——議覆洋行運銀情形，道光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查姚元之原奏內開：聞有伍姓洋行，相與交通，立有照票，包攬買賣，其銀由該行包送，製小木箱，箱貯千兩，乘便偷運出洋，省城有三木匠店承辦等語，最爲緊要關鍵，如能密查得實，則該商執法營私，必當澈底嚴辦，而弊端亦可肅清。查廣東洋行，新舊共十三家。所稱伍姓，係怡和行商，從前商名伍敦元，嗣因年老廢疾，已於道光十四年告退，現係伊孫伍紹榮接充。十三行中，以該行最爲殷實。隨密飭署南海縣劉師陸，在於省城內外，先將三木匠店查出，以憑跟究。

旋據該縣回稱，省城木箱店約七十餘家，內惟義利號等八家，係與洋行交易，代製木箱等情。當即飭據該縣，將各該木匠查傳到案，並

查起帳簿前來。臣等督飭藩臬兩司提同密訊。據該木匠等供稱：匠人與洋行交易，代製木箱，每年每店所造大小木箱，自數千隻至一二萬隻不等，各家多寡不一，亦不止伍姓一行所做。木箱大約係裝貯茶葉、湖絲等貨之用，其裝銀之箱，名爲行李箱，每箱裝銀一二千兩，其運往何處，匠等不知等語。核與起出帳簿相符。隨將各該木匠供出素與交易之怡和行伍紹榮、同孚行潘紹光、天寶行梁承禧、東興行謝有仁、中和行潘文濤、順泰行馬佐良、仁和行潘文海、同順行吳天垣等八家，立傳到案，隔別嚴詢。

據該商等供明木箱做法及製造數目，均與各木匠所供脗合。詰以作何使用，運往何處？僉稱所製木箱，除裝貯茶葉、湖絲等貨外，其行李箱大者裝銀二千兩，小者裝銀一千兩，均係遭夥分往閩、浙、安徽採買茶葉、湖絲貨物之用，並非運銀出洋。向來夷人載貨投行，除以貨易貨之外，如有餘剩花銀，照例准帶三成回國，其餘留存夷館，以備下屆置貨。皆係夷人自行經理，商人們並不經手。至所帶回國花銀亦用木箱裝貯，係由商人交木匠店代製，此外實無用箱裝銀出洋之事。並據伍紹榮供稱，商人自祖父以來，世受皇上蒙養深恩，家道較爲充裕，稔知紋銀出洋有干例禁，斷不敢以身試法，累及全家，如果查有勾串包攬情弊，情願查封，從重治罪各等語。並據出具切實甘結前來。

臣等細加揆度，該商等衆供如一，似屬實情，既未查有作奸確據，自未便遇事苛求，徒形滋擾。惟就鴉片之充斥，紋銀之翔貴而言，則奸徒驚利營私，勾結偷漏，難保其必無。此等弊端，現於鴉片弛禁摺內，已酌議稽察章程。臣等惟當隨時隨地實力稽查，一經訪有端倪，即行嚴擊重辦，以肅功令，以杜弊端。

道光十六年九月初一日硃批：另有旨。欽此。

〔廷寄——著鄧廷楨等仍當嚴查奸徒漏銀出洋，道光十六年九月初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鄧廷楨等奏，議覆姚元之所奏紋銀出洋一

摺。……紋銀出洋，久干例禁，全在地方文武各官認真查察，方能杜絕偷漏。現在雖據該督等查明木匠代製箱隻，係爲裝貯貨物，並採買各貨及夷人自帶餘銀之用。惟每年每店所造既有盈千累萬之多，難保無不法奸徒，從中影射巧爲裝點情形，暗中偷漏紋銀情事。該督等惟當隨時隨地，實力稽查，儻有前項弊端，一經訪有蹤跡，立即嚴拏重懲，不得日久視爲具文，致滋寬縱，以肅功令而杜弊端。將此諭知鄧廷楨、祁墳，並傳諭文祥知之。

〔兩廣總督鄧廷楨等摺——拏獲走私快艇起有出海紋銀，道光十六年十一月初五日〕竊維紋銀出海，實爲東南一大漏卮，節奉諭旨飭令查拏禁止，不啻至再至三。無如此等奸徒，行蹤詭祕，伎倆既同鬼蜮，醜類復肆爪牙，是以窩口、艇艇諸弊端，雖經建言者指掌敷陳，在事者悉心求索，而竅邠未導，得手實難。卽間有一二弋獲者，大率漏稅私貨及鴉片烟土居多，而未經起獲紋銀，於事終無實際。

臣等仰荷恩施，畀以海疆重任，未收寸效，慙悚交深。惟思省會遠至外洋，全仗快艇往來遞送，並非飛行絕跡，自可密布網羅。臣等數月以來，多方探訪，先於九月間拏獲空快艇^①一隻，舵水五名，研詳供情，粗知端緒。旋即密爲布置，志在必行。查得署督標中軍副將事、撫標中軍參將韓肇慶，辦事慎密，緝捕勤能，堪以委任。當卽會札飭委該署副將，揀派水師提標守備戴文彪、順德協千總蔣大彪、水師提標千總倫朝光，並添委文員試用知縣蔣立昂、候補府經歷彭邦晦，會同嚴緝去後。茲於十月二十二日據該署副將等稟報：自奉委後，遵卽多購眼線，晝夜訪查，雇坐民船，扮商跟捕。於十八、十九等日，在伶仃洋、大嶼山、急水門一帶，先後拏獲快艇三隻，匪犯九名，起獲紋銀一萬九千八百餘兩，星夜押解前來。當卽提至臣鄧廷楨署中，派委准調南海縣知縣劉開城、陽山縣知縣張錫蕃、潮陽縣知縣王履祥、試用知縣蔣立昂，隔別研詳。內陳亞二、陳亞會、陳亞生、翁亞謙等四名，

① 快艇，梁廷枏《夷氛聞記》：“內匪私製船形如艇，百槳飛運，謂之快艇。”

均籍隸潮州，即係出銀購買鴉片之犯。其黃二公等四名，或係水手，或係幫人照料。詢以船主何人，銀主何人，均諉爲不知，甚屬狡展。加以刑嚇，始據供出製造快蟹，包攬出洋各犯姓名。當即密飭原委各員跟蹤追緝。旋於二十三、二十五等日，獲到謝亞維、陳錦文二名，快蟹一隻。經委員劉開域等晝夜熬審，據各供認，夥同出本，開設快蟹艇館，製雇船隻，交通夷船，包攬洋烟紋銀出入口不諱。

除飭發臬司提犯嚴究夥黨及出海次數，毋任稍有遁飾，從重按擬詳請具奏外，現仍責成該署副將會同文武員弁，跟蹤緝拏本案夥黨及此外攬送紋銀出洋各蟹艇務獲，毋許半途而懈。其現在起獲紋銀，即行全數充賞，交該署副將核定弁兵眼線出力等差，分別給領。至此次查拏快蟹人船並獲截回紋銀二萬兩之多，在事文武員弁尙爲奮勉，可否請旨量予鼓勵之處，出自皇上天恩。

〔給事中許球摺——請禁鴉片以杜白銀外流，道光十六年〕乾隆年間國庫充盈，農舍亦甚豐足。當時紋銀一兩合制錢一千文，而今則合一千四百至一千五百文矣。上等紋銀數量日益減少，物價日見上漲，由於紋銀短缺，官民均受困窘。或謂此種變遷實緣生殖日繁，紋銀日益不敷分配，致匱乏之勢與日俱增。殊不知紋銀如僅在國內分配，尙可散而復聚，但近來紋銀日益減少，實係秘密私運海外，無復在中國復聚之可能。

據臣所知，鴉片貿易實爲白銀外流之主因。嘉慶初年，夷人出售之鴉片，每年不過數百箱，今已增至兩萬箱。……上等烟土每箱爲八九百元，次等烟土每箱五六百元……。

我國此項漏卮年約一二千萬兩，所耗之銀，最初爲夷人向我購貨之銀元；現則純爲我國內地之紋銀，在澳門加以改鑄。向者夷人輸入銀幣購我商品，今則將其全部運回；曩者彼等以紋銀鑄成外幣銀元偷運出口，蓋深恐此種行徑爲我所發現，現則明目張膽直接偷運細絲紋銀。……

夷人從我國運出紋銀，所採用之方法有二：一爲冒充若干年前曾來我國之商船名稱，其船主已不復存在，夥東亦已死亡者。彼等謊稱代表上述船隻或夥東某某，過去有銀錢若干存於某某之手，現須運回。行商則爲夷人撰擬虛構之呈文，藉使彼等運出白銀獲得批准。其次，即將欲運出之銀密藏於一般商貨袋內。

查自嘉慶年間海盜枚平以來，鴉片之毒蝕日張，開始每年成交不過數百萬兩，但現已增至兩千萬兩左右，且日積月累，有增無已，其數值迨難估計。如此，我國紋銀焉得不日趨減少？ [譯自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 1837 年 1 月號, pp. 398—399.]

〔御史劉夢蘭摺——請嚴禁運銀出洋，道光十七年六月初三日〕竊惟民間物力，愈少則其值愈增昂，漸多則其價亦漸落，此一定之勢也。況泉布之流通，關乎閭閻之生計，苟輕重一失其平，必有受其病者。定例每庫紋銀一兩，作制錢一千文，雖市價長落不齊，與例價總不甚上下。以臣所聞，近日畿輔一帶及各省地方，每市平銀一兩，至易制錢一千五六百文不等，實爲數十年來未有之事。查京局省局鼓鑄錢文，各按卯期，歲有定額，錢不加增而價以日賤，此非由錢之充，乃由於銀之絀也，而兵民商賈皆受其病。謹略舉而言之。

兵丁支領餉銀，兼用制錢，按成搭放，每錢一千抵銀一兩。今制錢一千文，不及紋銀七折，兵丁生計日艱。其病一也。州縣徵收地丁錢糧，鄉村農戶無從得銀，大都以錢折銀完納。不以錢合市價，則官以徵解爲苦；如必按市價計算，假如完正銀一兩，耗銀一錢，便須制錢一千六七百文，加以火工、解費，約計徵銀一兩便應完制錢二千餘文。朝廷正賦並未稍有加增，小民完交實已多至過半，縷絲斗粟，輾易維艱，勉力輸將，蓋藏已罄，是雖年穀順成而民困不甦。其病二也。各省鹽價俱有定例，不容任意增加，商人以所售錢文易銀交課，每銀一兩勢必折耗制錢數百文，商力坐是疲乏，課款因以宕延，故現在各省鹽務均無起色。其病三也。商賈販運一切貨物，概用紋銀置買，及其轉

售，大率得錢，交易商販，顧及成本，銀價昂則物價不得不昂，近日民間衣食所需，較從前價幾增倍，貧民一日力作，不足供一日之食。其病四也。凡此數病，皆因銀價增昂所致，而銀價增昂，實由銀力短絀使然。

夫貨幣流通，祇在天壤，何以今昔情形如此懸絕？臣愚以爲紋銀出洋及鴉片入關之禁不嚴，恐將來內地銀兩有日少而無日增也。本年現有兩廣總督臣鄧廷楨拏獲出洋紋銀之案，臣伏思紋銀出洋，斷非始自今日，卽今日亦必不僅止此數起，且恐各省沿海港汊，皆不免有此弊，特未嘗破案，無由得知耳。中國雖富，能勝此漏卮乎？至於通洋貨物有關日用之需者，相沿既久，勢難驟禁，惟有鴉片烟土，以外夷之鴆毒，陷中國於瘡痍，彼以土來，易我銀去，奸民祇知漁利，罔顧大體，關吏得錢賣放，習爲故常，此其尤可深惡而痛恨者也。

相應請旨飭下沿海各督撫，並管理關稅監督，一體設法嚴查，如有運銀出洋及販烟入境者，拏獲時盡法懲治。其出力訪拏者，聲明請旨優予議敘，奉行不力者，查出嚴參治罪。如此認真辦理，庶中國之物利不致走漏外洋，而寶道可期日充，民生可期日裕矣。至於現在銀兩市價，或可稍示限制，毋令再有加增之處，應併請飭下各督撫府尹體察情形，酌量辦理。總期商民兩便，不致窒礙難行，斯臻盡善。

〔御史朱成烈摺——報告銀價昂貴之流弊及白銀出口約數，道光十七年六月初四日〕竊惟銀爲國家流通之寶，銀有餘則價平，物力因之俱盛；銀不足則價貴，物力因之俱疲。今銀一兩值制錢一千五百文，非銀不足，何以至此？銀既不足，地丁、漕糧、鹽課均有窒礙，其有關於國計民生者，非細故也。向來定制，制錢一千易銀一兩，今增至三分之一。小民種穀，不過易錢，比至納賦，則又以錢易銀。銀價既增三分之一，穀亦多賣三分之一，民食安得不艱，民用焉得不絀。偶有災歉，地丁不堪其苦矣。有漕省分，年年漕糧，有交糧者，有交銀者，有州縣去收漕處所較遠，水陸相仍，艱於轉運，不得不以糧易銀，及至

本處復又以銀易糧者。易銀之時，既苦銀貴，易糧之時，又苦糧貴。此銀價之所以有妨於漕也。鹽課交銀，而鹽斤零星售賣則祇易錢，及至易銀完課，價增三分之一，而鹽不能多賣一錢。則所得之錢絀於所用之銀，鹽課安得不敝。加之以積年之拖欠，而商力疲矣，此販私之所以充斥也。地丁困則州縣之虧空益深，漕糧困則輸運之弊僞滋甚，鹽課困則商販之罹法日多。三者交困，其餘以錢易銀之事，皆可類推。

深原其弊，一中於風俗之奢侈，一中於外夷之通商。近日各省風俗競尚繁華，一切婚嫁喪葬衣服飲食宮室車馬玩好器飾之用，僭侈無度，鬬巧爭奇，幾於揮金如土。雖臣工時有敷陳，皇上屢降諭旨，暫時斂戢，轉瞬復然。此銀之耗於內地日甚一日，所當嚴禁者也。外夷通商，例止以貨易貨，今竟以貨易銀。一切服飾之物，珍異之物，奇巧之物，並非中國所必需，易銀者已不可勝計。禁烟一物，貽害尤甚，驅銀尤多。聞廣東海口每歲出銀至三千餘萬，福建、浙江、江蘇各海口出銀不下千萬，天津海口出銀亦二千餘萬。臣初聞駭異，以爲斷不至此。既而思之，近日吸食禁烟者無處不有，無論遠省近省，通都大邑，偏僻州縣，降而至於鄉曲小民，均有食者。此無怪耗銀之日多也。此銀一到外夷，永不與中國流通，又無怪銀之日短也。

自上年兩廣督臣查拏紋銀出洋，已非一次。無論所拏之數不及百分之一，即自嚴拏之後，羣知畏避，出洋者止有此數，全被拏獲，而浙、閩、江蘇、天津諸海口未經查拏，依然透漏。且恐此等奸民既不能攜銀出廣，又轉而與浙、閩諸處交通，則一處查拏不足戢衆奸之偷漏明矣。……

臣再四思維，惟有嚴禁一法。嚴禁之法，欲杜外夷之售私，先絕內地之接引。伏祈聖神大斷，令出必行，飭下浙、閩、江蘇、天津各海口一體查拏，或命在廷大臣各抒所見，有其道可以斷絕斯弊者，一併施行。

〔上諭——重申嚴禁紋銀出口，道光十七年六月初五日〕內閣奉
上諭：御史朱成烈奏，銀價昂貴，流弊日深，請飭查辦一摺。所奏甚是。

銀錢價值兩得其平，方於國計民生均無窒礙。近來錢價日賤，自係紋銀不足所致。推原其故，固由於風俗奢侈，耗於內地，而禁烟一物貽害尤甚，耗銀尤多。若如所奏，廣東海口每歲出銀至三千餘萬，福建、浙江、江蘇各海口出銀不下千萬，天津海口出銀亦二千餘萬，一入外夷，不與中國流通，又何怪銀之日短，錢之日賤也。前據鄂廷楨奏擊獲出洋紋銀，業有旨將出力各員弁量加鼓勵，並准其將所獲之銀全數充賞。惟所擊之數，尚不及百分之一。且此等奸民，情變百出，難保不因廣東查擊甚緊，遂暗與浙、閩諸處交通，巧爲透漏。是一處之搜擊，不足戢衆奸之偷越。著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各省督撫，海口各監督，嚴飭所屬文武員弁，統於沿海要隘處所，隨時隨地認真稽查。遇有出洋快蟹等船，務當實力巡查。倘敢裝載紋銀，妄冀偷漏出洋，立即設法截擊，按律懲辦，毋稍輕縱。除將搜獲銀兩全數分別充賞外，並著查明實在出力各員弁，據實保奏，請旨鼓勵。如有疎縱，亦即嚴參懲辦。該督撫受恩深重，具有天良，當思紋銀出洋，於國計民生大有關係，惟當同心協力，不分畛域，處處堵緝周密，卽有奸民，何從施其伎倆。若經此次諄諭之後，仍復奉行不力，致有奸民吏胥包庇私運出洋，不行查擊者，別經發覺，不特將沿海各員弁從重治罪，定將該督撫等嚴行懲處，決不寬貸，勿謂誥誡之不豫也。欽此。

〔鴻臚寺卿黃爵滋摺——鴉片入口紋銀外流請嚴塞漏卮，道光十八年閏四月初十日〕臣惟皇上宵衣旰食，所以爲天下萬世計者，至勤且切。而國用未充，民生罕裕，情勢積漸，一歲非一歲之比，其故何哉？考諸純廟之世，籌邊之需幾何，巡幸之費幾何，修造之費又幾何，而上下充盈，號稱極富。至嘉慶以來，猶徵豐裕，士夫之家以及巨商大賈，奢靡成習，較之目前，不啻霄壤。豈愈奢則愈豐，愈儉則愈吝耶？臣竊見近來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夷也。蓋自鴉片流入中國，我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故詔嚴禁，例有明禁。然當時臣工亦不料其流毒至於此極，使早知其

若此，必有嚴刑重法遏於將萌。

查例載：凡夷船到廣，必先取其洋商保結，保其必無夾帶鴉片，然後准其入口。爾時雖有保結，視為具文，夾帶斷不能免。故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其初不過紈袴子弟習為浮靡，尚知斂戢；嗣後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吏，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置買烟具，為市日中。盛京等處為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漸染成風。外洋來烟漸多，另有躉船載烟，不進虎門海口，停泊零丁洋中之老萬山、大嶼山等處，粵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運銀出洋，運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自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兩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各省州縣地丁漕糧，徵錢為多，及辦奏銷皆以錢易銀，折耗太苦。故前此多有盈餘，今則無不賠墊。各省鹽商賣鹽俱係錢文，交課盡歸銀兩，昔之爭為利藪，今則視為畏途。若再三數年間，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稅課如何能清？設有不測之用，又如何能支？臣每念及此，輾轉不寐。

〔欽差大臣林則徐等摺——禁銀出洋及不令洋商將剩餘洋銀帶回，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臣等查紋銀出洋，經遞年遇案嚴辦之後，沿海奸徒較前大為斂跡。至夷商買貨餘剩洋銀，仍行攜帶回洋，向無限制。自嘉慶二十三年，前督臣阮元酌議夷人帶來洋銀置貨所賸，量准帶回三成，歷年以來，遂循其舊，曾於奏案內節次聲明。但既有准其帶回三成舊章，即難保無影射代帶情弊。現在臣等會同責令洋商覈明夷人帶來洋銀之數，務令以銀準貨，不使餘剩帶回。查本年夷船載運入口洋銀，已經查驗者有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九百餘元，其未驗者尚不在此數之內。是此時外來洋銀實見旺盛，而廣東省城市上，紋銀價值每兩較前少兌大錢百餘文至二百文不等，似係禁止鴉片之

成效。第夷情變幻多端，仍須嚴督洋商於夷船出口時切實查驗，以杜弊混。

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八日硃批，軍機大臣速議具奏。欽此。

〔御史蔡家珩摺——各省地丁請通諭以銀完納，道光二十年二月十四日〕竊地丁惟正之供，各省定額分毫不容虧短。自古惟我朝之賦稅最輕，誠由歷代聖人深仁厚澤，節用愛人，民心感戴，迄今二百年矣。惟定制之始，一切數目俱以銀計，並非以錢計，嗣因荒村僻壤覓銀維艱，民間遂以錢代銀，按數完納。查從前銀價每兩止易錢八九百文，民間每兩交錢一千一二百文，州縣代換銀兩，並火耗、解費等用，有盈無虧，是以官民兩得其便，事之相沿百餘年矣。近來銀價日貴，前數不敷辦解，各州縣俱議加價，而民間有願加者，有不願加者，難保各州縣無藉端需索之弊。小民以浮徵爲詞，上控之案，不一而足，是以官民爭論，各省參差，未能合一也。

臣思定制之始，意美法良，行之萬世而無弊者，宜永遵而勿替也。國家經理財用，凡一出一入，祇論銀數之多寡，不問銀價之貴賤。卽如每季給發官俸、兵餉及一切雜項，按數支放，不必於銀賤時而少增，亦未嘗於銀貴時而少減，其定制然也。地丁爲入數第一要款，現在各省以銀解部，各州縣亦以銀解藩庫，而民間獨以錢完納，又何怪其參差不齊，紛紛爭論耶？應請旨通諭各省百姓，各應恪遵定制，用銀完納。而民始恍然於從前之以錢代交者，本非定制，不過爲外省之權宜，是雖銀價偶貴，在百姓亦安於時事之適然而義無所逃，自輸將而恐後，在州縣亦無從藉端多索，滋擾閭閻。從此官民各得其平，而定制可遵，國本可裕，雖千萬世行之可也。

〔又附片〕再，近來銀價日增，各省地丁，民間按照舊數以錢完納，各州縣不敷辦解，紛紛加價。臣去歲由閩回京，聞閩、浙兩省民間願加價者十之五六，江蘇、山東各省願加價者十之三四。每銀一兩，州縣賠錢一二百及五六百文不等。在州縣安得有項賠補，不過迫於時

勢，移借庫貯官項，暫爲旦夕之計。年復一年，庫貯一空，國家之元氣傷矣。查各省惟江蘇之賦甲於天下，現在亦惟江蘇之虧空甚於各省。臣聞江蘇州縣莫不虧空，自數千兩至數萬兩不等，以通省計之，大約在數百萬兩，若以天下計之，其虧空又不知凡幾矣。

夫地丁一款，所以取諸民而裕國，爲治天下不易之常經也。今民間完不足數，各州縣以庫項益之，此非取之於民，不過以外府之財移諸內府而已。將來清查虧空，庫貯無存，縱將州縣按例治罪，在州縣既得有詞，而於庫貯又何益乎？且各州縣爲民賠累，彼豈甘心待罪而不思彌補哉？欲彌補而計無所出，勢必貪贓枉法，無所不爲，顛倒是非，殘刻百姓，民之受其害者無窮矣。今惟令百姓遵照定制，以銀完納，既非加賦，亦非浮徵，在百姓止如其分以相償，而州縣不至再有賠累，則從前虧空猶可望其漸次彌補，而庫貯仍可以復充矣。此並非便於官而苦於民也。夫民之赤貧者自食其力，無地可耕，欲求納糧而不得。其納糧者皆殷實戶也。現今銀價日增，百物俱貴，土宜所產利市三倍，是民之入數比從前多矣。完納地丁，民之出數也，所入既多，而所出亦如之，此實盈虛消長，天地自然之理，而毫無勉強於其間也。蓋事有隱忍一時適足遺誤於後世者，不得不熟審機宜而籌之於早焉。

〔御史李維翰摺——地丁折錢十年間幾增加一倍浮收，道光三十年四月初二日〕臣籍隸山東，卽以山東一省而論，州縣徵納錢糧，相沿皆以錢折交。道光初年，交制錢一千七八百文，卽作完銀一兩；自十八年至今，已交至二千八九百文矣。十餘年間，多增幾至一倍。或曰銀價過昂之所致耳。揆其價之昂，則由於銀之少；揆其銀之少，則由於出洋之銀多；揆其出洋之銀多，則由於沿海奸民之偷漏。夫紋銀出洋，久干例禁，今乃較甚於前，此猶得謂之海防實心者乎？河工每歲修防，撥解帑金，動盈鉅萬，就現在銀價計之，每銀千兩較前已多易制錢八九百串，有盈無絀，經費正可由此節省，無如在工之員，藉報險爲開銷張本，以冒支爲浮華地步，執袴揮霍，工所呼爲酒地花天，萬兩工

料，到堤不過二三千，此固彰彰在人耳目也。

〔銀兩兌換的浮收〕銀兩兌換也是可以把人弄糊塗的一個問題，他會使一個普通人無法瞭解中國稅制的奧妙。中國除銅“錢”外，沒有鑄幣，目前一萬銅錢約等於一英鎊，二千銅錢約等於一美元。中國白銀貨幣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全國不下有幾百種標準，就在一個地方也會有十幾種標準，彼此相差數額可以達到百分之十以上。甚至庫平銀，也僅在帝國國庫方面使用，它在國內其他各地祇是一種會計上的貨幣。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從庫平銀折合銅錢的兌換率是每兩二，六〇〇文，從銅錢再往回折合庫平銀的兌換率却是一，一〇五文，因此，一筆七〇·六六兩的稅款，經過折合就要交納一六六·二九兩。但是我們這裏拿一個經常發生的事實來說吧，從江蘇省稅收裏撥解甘肅省的協餉，稅票原來是按庫平銀計算，但納稅時却按當地銀兩計算，當稅款匯解上海時又折成漕平銀，到上海後再折成上海銀，等到匯解甘肅時（假定是匯劃）却又要再折回漕平銀，款子到了甘肅又按當地銀兩收進，甘肅所收銀款還要折成庫平銀來和江蘇結帳，再折成本地銀兩存進錢莊，又折成庫平銀來和帝國國庫結帳，然後再折成當地銀兩或銅錢準備開支。這並不是開玩笑，乃是確鑿的實際情況的敘述，因為經手人在這一連串九次兌換裏，每次至少可從折解數額獲得百分之點五的好處，至於款子在地點轉移時，從兌換率上所得的好處，以及向納稅人所進行的“勒索”，都還沒有計算在內。並且，我們所敘述的是過去的情形多，現在的情形少，因此，我們就更不該忘記，過去解款照例是真正把銀子從江蘇運到甘肅去的，就是現在，也還常常這樣做，但是這種直接運款，並沒有把上述的反覆兌換的情形省略，採取直截了當的交割辦法，他徒然大量的增加了旅途中為轉運和護送所需的費用，而且由於長途跋涉，所費時間，不是以日計而是以月計的。〔馮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頁31—32。〕

〔外人對於白銀外流的論述和看法〕（一）最初來中國貿易的冒險

家們，在每艘船中都帶來足夠的貨物和貨幣，以便購買運回國內的貨載；但是從船上推銷這些出口貨總要耽擱很多時間，結果能推銷的東西僅限於一些業已有了市場的商品。因此我們發現東印度公司於一六七八年在廈門的“投資”中包括值三〇，〇〇〇元的現金和值二〇，〇〇〇元的商品；該公司董事會於一六八三年曾提到：“萬丹的喪失給荷蘭人和帶着值七〇，〇〇〇英鎊的存貨——大部是銀塊——駛往你處的約罕納號船”。在一七六四年該公司由一艘船解往廣州的款項就達五〇〇，〇〇〇元之數。在整個的十八世紀期中，實際上主要運進廣州的是金銀，一面用以補充進口貨的不足，一面用作購買茶絲，維持商館，供應船隻和應付官吏的苛重勒索等的基金。爲了這些用途，進口貨的數量永遠是不夠的；進口貨中主要是英國呢絨，它在一九〇六年的進口數量約佔目前中國進口總量的百分之一強。其他產品的需要量很少；在一九〇六年佔中國進口總額百分之三十七的棉製品，在我們所考慮的整個時期中是廣州次要出口貨中主要項目之一。直到一八一七年爲止，英國船的貿易確都是這樣的情形，祇是從一八二六年以後，那些船隻纔有相當數量的金銀從廣州運出。美國船直到一八二六年爲止還是運進金銀作爲購買回頭貨載的主要手段——約爲四分之三；但是從一八三〇年以後，美國商人發現他們不必再輪進鑄幣了，因爲英國在廣州的貿易可以用供給他們倫敦滙票的方法以代替抽調西方國家白銀儲備這種不經濟的方法。荷蘭、法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也需要進口白銀。從十八世紀以及十九世紀初年一直到一八一七年的貿易，使大量白銀流入中國並停留在那裏；在一八一八到一八三〇年期中，所知道的進口金銀（主要是由美國船輸入的）爲數已達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所知道的出口數額（全部是由英國船隻運往印度的）約在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譜；從一八三一年以後，這種趨勢轉變了，進口減到很小的數量，而祇能用增加運輸金銀的方法纔可以使貿易平衡。

在任何一種經常祇向一方面運送金銀以支付經常的貿易逆差的貿易中，人們總會有一種本能上的努力來用一種生利的商品代替毫無收益的金銀的流動，他往往不是個人意識到的。在廣州英國產品的消納有一定限度的，這並不是一種日益增加的貿易，而是在虧損的情形下進行的；但是這種情形竟堅持下去了，因為此外祇有從英國大量增加白銀的裝運一法。對於來自美國和歐洲大陸的產品，需要很小，印度和南洋羣島的香料和其產品的市場是很有限的。祇有兩種商品——棉花和鴉片，是中國大量需要的，並且需要量不斷增長的。中國的揚子江流域大量生產棉花；但是平衡貿易的需要是如此的緊迫，以致在我們現在所談到的時期中，有為數甚大且不斷增加的棉花從印度輸入廣州，以其價值而論祇是從一八二六年以後——在伶仃島時期的第一階段的末期，鴉片輸入的價值纔超過了它。第二種所需要的物品是鴉片，其進口數量的迅速增加已在本章敘述過了。直到一八三〇年為止，鴉片進口價值的增加數額僅足以平衡進出口間的差額；但是從那時以後，鴉片進口的價值不僅平衡了英國滙票，而且還足供抵付美國貿易所賴以資助的滙票。從一八三四年十月到伶仃島時期的第二階段之末，在廣州從事貿易的英國商人甚至抗議東印度公司的“用印度的歲收”買賣滙票，其數額預計在該年度達六〇〇，〇〇〇英鎊。

每一個中國官吏，由於他賴以獲取收入的方法的關係，不得不在他才智所及的範圍內，成為一個能幹的財政家和銀行家；所以那時的官吏們很快注意到大量白銀是從流入變為流出了。他們的經雙方爭論而共同承認的一千萬兩的數字，雖是鴉片貿易的總額而非貿易差額，但是他們仍然認為這是一件驚人的事，並且看得很清楚中國現在是把前幾世紀中大部份由對外貿易得到的白銀行將虧蝕掉了。

所有上奏摺的人們都指出兌換銀兩所需銅錢數額的增加，兌換率已從一千文增到一千二三百文，而把這點作為因白銀源源外流致

價值上漲的證明。當時白銀外流時間之長久，尚不足以影響在廣州地方貨幣市場以外的其他市場，而兌換率的增長是可以用銅錢的鑄造情形充分予以說明的。中國是一個在各種貨幣之間沒有任何固定兌換率的國家，甚至在兩種同樣金屬的貨幣之間也沒有固定兌換率，但是所有的兌換都是受貨幣的本身價值和它的供求關係所影響的。錢幣學家們可以告訴我們，從乾隆年間（一七三六年到一七九五年）的足重銅錢起到嘉慶年間（一七九六年到一八二〇年），錢的分量已逐漸減低，而道光年間（一八二一年到一八五〇年）鑄錢分量減低更甚；銅錢本身價值的損失足以使其交換價值喪失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

從商業上來講（社會方面和道德方面則完全不談），真正的補救辦法就是推廣貿易，以貨物代替金銀的輸出。這點現在已經作到了。在一八三七年，鴉片進口佔進口總額百分之五十三，原棉進口佔進口總額百分之二十二；在一九〇七年鴉片佔外國進口貿易的百分之七，原棉佔百分之〇·四。在一八三七年茶佔出口總額的百分之六十三，絲和絲製品佔百分之三十二，其他商品佔百分之五；在一九〇七年茶佔全部出口貿易的百分之十二，絲和絲製品佔百分之三十四，其他商品佔百分之五十四。可是，當時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的基本觀念就是壟斷和限制，中國官吏和中國商人都是抱同樣的觀念，當權的人們就是根據這種原則決定用絕對禁止鴉片進口和白銀出口的辦法來制止商業上的枯竭。〔同上，第1卷，頁229—233。〕

（二）這項貿易均衡，是對於中國不利的。中國主要的是用白銀來償付英屬印度的鴉片，大約二年償清。從中國流入到加爾各答與孟買銀兩，值二九，七七二，六五二盧比，即三百萬英鎊。據廣州商會（譯者按：係外僑商人之組織）統計，自廣州輸出的白銀，在一八三七——一八三八年度，是八，九七四，七七六元，因此鴉片貿易對中國說來，造成大量白銀外流，對國家不能增加稅收，祇便宜了少數政府官吏，這是

中國政府決定禁烟主要原因之一。〔《英國藍皮書》，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二)，頁646。〕

(三)自一八二一年，鴉片入口日增，有的是來自孟加拉與磨拉婆，有的是來自印度其他本地土王治理的國家，通過孟買與德芒。當時中國方面，對於呢絨與英國製造品，抽稅甚重。加之以公所及其他費用，東印度公司不得不將運來的貨物賠錢賣出，因之外商向中國輸入洋錢（如美商向中國輸入洋錢與土耳其鴉片，用以交換中國之茶、絲及其他）。正如中國的許乃濟所說，這時洋錢在廣東、福建，比白銀還要普遍。中國方面對於英國製造品的勒索，再加上獲得銀元的困難，對於鴉片入口的激增，大有關係。近來年，每年輸入的鴉片，總值至二千萬銀元。於是入口超過了出口的茶、絲等項的總值。中國遂每年輸出二百萬銀元，以補償入超的差額。白銀的缺乏，是使中國政府激動的原因，但是慣用詐術的中國政府，却藉口於鴉片的毒害，以實現其整頓財政的目的。〔同上，頁658。〕

(四)具稟人加爾吉打（即唭呵啦首部落）鴉片客商，稟上暎國悖來非岡色爾（編者按：即英國樞密院）台下：

我等係住加爾吉打在中國貿易鴉片之人，緣鴉片出產唭呵啦，故此處之官得受利益不少。鴉片原是中國嚴禁之物，但因中國人嗜好，遂致如此興旺。而出產製造：一在叭噠嗒，一在嚙嗒，唭啊啦各官總是思想法子，欲令中國人嗜好此物，若是公司之鴉片明是下等，到中國亦賣得好價錢。若不經公司之手，雖是好烟，亦賣不得好價錢。在加爾吉打稅（部）〔簿〕上，即可查出鴉片之興旺，多少到中國，多少到別處，無不列明。近來六年間，有七萬九千四百五十六箱，出唭 啦內有六萬七千另七十三箱到中國，故鴉片乃是中國最消流之物，我等今將數目開列，求貴人詳察。

一八三二、三年 中國七，五九八箱 各處一，八一〇箱

三四年 中國一〇，二〇六箱 各處一，七九〇箱

三五年	中國九,四八五箱	各處一,五一〇箱
三六年	中國一三,〇九四箱	各處一,七五七箱
三七年	中國一〇,三九三箱	各處二,二一三箱
三八年	中國一六,二九七箱	各處三,三〇三箱

鴉片買賣，不獨暎國官府知道，即吧哩嘴亦俱知道，每年在印度官所收鴉片稅餉，自五百萬至一千萬元不等，故吧哩嘴遂以印度爲屬國中之第一。鴉片一物，乃中國所嚴禁，如中國之綢紗，佛蘭西之小帶及烟葉爲暎國所禁，又如暎國之疋頭爲陷麥所禁（在耶麻呢）。中國皇帝禁止鴉片之事，猶如前時佛蘭西王拿波利穩禁止暎國人不准至本地貿易一樣，雖是嚴禁皆不能行。中國禁止鴉片不收鴉片稅餉，遂把鴉片之稅餉俱歸入走私人之囊內。紋銀出口，亦是違禁，犯者治以死罪。然中國人猶常以紋銀買鴉片，在中國官府以爲紋銀出口，乃是耗財，故出告示嚴禁，即洋銀亦不准出口。但中國銀礦不少，官府遵皇帝主意，不肯多開，皆有定額。緣銀礦出產，雖是無窮，中國尤恐取盡。禁止紋銀不准出洋，如暎國禁止以鐵鋪車路，用火烟烘動製造器具消輪之類，一則恐費鐵斤，一則恐耗煤炭。因恐外國以鴉片易換紋銀，又必多開銀礦，致竭中國之財源。中國乃天下生齒繁盛，出產最豐之國，若以鴉片易紋銀，猶如拔取其國中之精華。暎國之船多有載貨至印度，故此處港口貨易，較之噶嘑尤大。計算所納稅餉，多於地租，每年解至暎國之銀，約六十三萬九千棒（合三百一十五萬元），連存留在印度以及各官所用之銀，大約有二百萬棒（合一千萬元），此乃係我等稟求貴人賠補之道理。今中國事情俱在貴人台下，貴人可以不必細思，祇求賠補我等前日被領事人傳集躉船，將船中鴉片一齊全買，繳與中國官府。鴉片價值，祈貴人將此項早日給發我等，萬勿遲延。再此項應是鴉片公司給還，因公司每年所得我們稅餉之利，今求貴人，令鴉片公司給發，至少亦必照一千八百三十七年、三十八年、三十九年之箱數，本錢給還，至日後與中國或講和貿易，或與打仗，亦祈示

知，此乃我等所切求。〔澳門新聞紙，見同上，頁377—378。〕

(五)我等國王之兵船，性好尊貴榮華，除此之外，任意能為管兵船之主，亦有走私銀兩，得收水脚。在我等國中，原許兵船自英國至米利堅西邊海岸，攬載銀兩，因銀係商人貿易最緊要之物，故准兵船裝帶。以此觀之，無論是否太平之時，兵船帶餉係第一條穩當，若在中國海岸，裝載銀子，即為走私，以英國尊貴之兵船，却不相宜。若兵船在中國走私，何異於中國之本地人走私，豈不失英國之體面乎？

〔同上，頁441。〕

廣州對歐美海上貿易中的鴉片與白銀

1817—1833 年度

價值單位：銀兩

年 度	合法商品出口總值 I	合法商品進口總值 II	合法貿易出 (+)入 (-)超 III = I - II	走私進口鴉片值 IV	估計白銀流出量值 IV - III
1817—18	11,910,183	10,449,605	+1,460,578	3,008,520	+1,547,942
18—19	14,415,017	10,002,162	+4,412,855	3,416,400	-996,455
19—20	14,987,020	6,708,128	+8,278,892	4,172,400	-4,106,492
20—21	13,374,090	7,173,709	+6,200,381	6,048,576	-151,805
21—22	15,567,652	8,639,688	+6,927,964	6,351,840	-576,124
22—23	15,150,148	6,896,615	+8,253,533	5,752,080	-2,501,453
23—24	13,877,022	7,869,570	+6,007,452	6,224,114	+216,662
24—25	15,422,345	9,182,859	+6,239,486	5,707,800	-531,686
25—26	16,707,521	9,710,322	+6,997,199	5,477,904	-1,519,295
26—27	13,734,706	10,284,627	+3,450,079	6,957,216	+3,507,137
27—28	13,784,148	8,380,235	+5,403,913	7,506,137	+2,102,224
28—29	13,901,480	8,805,107	+5,096,373	9,899,280	+4,802,907
29—30	13,822,689	8,626,282	+5,196,407	9,124,920	+3,928,513
30—31	13,316,534	8,462,825	+4,853,709	9,895,680	+5,041,971
31—32	14,215,836	8,192,732	+6,023,104	9,468,000	+3,444,896
32—33	15,988,204	9,498,107	+6,490,097	10,240,056	+3,749,959
33—34	10,253,991	10,616,770	-362,779	9,272,304	+9,635,982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頁36。〕

白銀外流下的中國銀錢比價

1798—1840 年度

年 份	銀一兩合 銅錢數	指 數 1821=100	年 份	銀一兩合 銅錢數	指 數 1821=100
1798	1,090.0	86.1	1820	1,226.4	96.8
99	1,033.4	81.6	21	1,266.5	100
1800	1,070.4	84.5	22	1,252.0	98.9
01	1,040.7	82.2	23	1,249.2	98.6
02	997.3	78.7	24	1,269.0	100.2
03	966.9	76.3	25	1,258.4	99.0
04	919.9	72.6	26	1,271.3	100.4
05	935.6	73.9	27	1,340.8	105.9
06	963.2	76.1	28	1,339.1	105.7
07	969.9	76.6	29	1,379.9	109.0
08	1,040.4	82.1	30	1,364.6	107.7
09	1,065.4	84.1	31	1,388.4	109.6
10	1,132.8	89.4	32	1,387.2	109.5
11	1,085.3	85.7	33	1,362.8	107.6
12	1,093.5	86.3	34	1,356.4	107.1
13	1,090.2	86.1	35	1,420.0	112.1
14	1,101.9	87.0	36	1,487.3	117.4
15			37	1,559.2	123.1
16	1,177.3	93.0	38	1,637.8	129.3
17	1,216.6	96.1	39	1,678.9	132.6
18	1,245.4	98.3	40	1,643.8	129.8
19					

資料來源：河北寧津縣大柳鎮統泰昇記商店出入銀兩流水帳、買貨總帳。原帳冊北京圖書館藏，本所〔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亦藏有一份。

編者註：計算方法，按天錄用銀錢兌換資料，以算術平均法結算為平均比價。凡因借貸或其他關係致兌換率過低，與當時一般情況顯然不一致者，皆剔除不用。所用帳冊為按日記載一切銀錢出入的“出入銀兩流水帳”，此帳有殘缺時，以同一商店的“買貨總帳”資料加以補充。

〔同上，頁 37。〕

〔1830—1834 年間白銀外流的估計數目〕銀幣與銀條，從前係中國入口之一大宗，特別是在中美開始通商以後，當時美國沒有製造品適宜於在廣州出售，而美商還沒有開始經運英國製造品。現今美商仍以經運英國製造品為主，但向中國輸入白銀已大為減少^①。美商在中國出售英國棉毛織品、土耳其鴉片、五金及其他貨物，以抵償其自中國之輸出；在 1833—34 年度，約三分之一，即 3,656,290 元貨價，係用倫敦滙票支付。另一方面，自中國輸出之白銀，則近年來與日俱增。

下列數字係最近四年英人自中國輸出之白銀的總值：(單位，西班牙銀元)

年 度	東印度公司輸出	私 商 輸 出	共 計
1830—31	1,910,936	4,684,370	6,595,306
31—32	1,173,957	2,797,856	3,971,813
32—33	1,356,059	3,469,696	4,825,755
33—34	155,030	6,062,790	6,217,820

黃金出口總值，據私方記載，在最近三年間，1831—32 年度為 51,190 元；1832—33 年度為 65,170 元；1833—34 年度為 513,795 元。

輸出的白銀有西班牙銀元、美國銀元、紋銀、南美銀條，還有少量的銀餅 (plata pina)，係以前由美國商船自南美洲載運而來者。上列表中，前兩年度輸出者多銀元；但後兩年度輸出之銀元遠不及紋銀之多。〔譯自 John Phipps: Practical Treatise on the China and Eastern Trade, pp. 167—68.〕

① 1827—28 年度為 2,640,300 元；1833—34 年度為 1,029,178 元。

(二)外國銀元流通的擴大

〔廷寄——著兩廣總督李鴻賓等禁止外國銀元流通，道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軍機大臣字寄兩廣總督李〔鴻賓〕、廣東巡撫盧〔坤〕。道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奉上諭，朕聞外夷洋錢有大髻、小髻、蓬頭、蝙蝠、雙柱、馬劍諸名^①，在內地行使，不以買貨，專以買銀，暗中消耗，每一文抵換內地紋銀，計折耗二三分。自閩、廣、江西、浙江、江蘇，漸至黃河以南各省，洋錢盛行。凡完納錢糧及商賈交易，無一不用洋錢。番舶以販貨爲名，專載洋錢至各省海口收買紋銀。致內地銀兩日少，洋錢日多，近年銀價日昂，未必不由於此。……前因內地間有夷錢攙雜行使，曾經降旨飭禁，然尙不似洋錢行使之多，折耗之甚。至鴉片烟泥，則又以外夷之腐穢，潛耗內地銀兩。昨據李鴻賓等密陳嘆咭喇請改貿易章程摺內，亦經籌議及此。該督等通達治體，深悉積弊，必須將如何截其來路，如何禁其分銷，外夷之詭譎不行，內地之消耗胥免，期於言出法隨，不致徒爲文告故事，有名無實，方爲妥善。該督等素稱曉事，當能仰體朕意也。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御史黃爵滋摺——民間私鑄銀元已非一日紋銀銀元應並禁出洋，道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竊臣見鈔發浙江巡撫富呢揚阿遵旨體察錢賤銀貴情形籌議覆奏一摺，內推銀貨之弊，由紋銀出洋，律無治罪專條，請旨飭部定例通行曉諭，俾知遵循。旋據刑部奉旨酌定具奏，黃金白銀出洋，均照私運米穀出洋例治罪。臣詳查該撫原奏稱，嗣後內地人民與外夷市易，准以貨易貨，或以洋銀易貨，不准以紋銀易貨。又刑部所定條例，祇概言白銀，並未指稱洋銀亦在禁例。是紋

^① 大髻、小髻、蓬頭，都指的是人像銀幣。西班牙的查理銀元打有髮髻。美國在 1794 年發行的第一種銀元是蓬頭。蝙蝠指的銀元上的鷹。雙柱是西班牙銀元。馬劍是荷蘭銀元。

銀出洋有禁，而洋銀無禁，意以洋銀本來自外洋，不妨轉用出去，而不知內地實積有仿鑄洋銀之弊。

蓋自洋銀流入中國，市民喜其計枚核值，便於運用，又價與紋銀爭昂，而成色可以稍低，遂有奸民射利，摹造洋板，消化紋銀，仿鑄洋銀。其鑄於廣東者曰廣板，鑄於福建者曰福板，鑄於杭州者曰杭板，鑄於江蘇者曰蘇板、曰吳莊、曰錫板，鑄於江西者曰土板、行莊。種種名目，均係內地仿鑄，作弊已非一日，流行更非一省。則今日內地之洋銀，即內地之紋銀也。既禁紋銀出洋，又准以洋銀易貨，則商民知紋銀有禁，而洋銀無禁，將盡以紋銀鑄為洋銀，不過一爐火轉旋之間，遂可置身法外。是一面禁之，一面縱之，臣恐內地紋銀且相率化為洋銀，而紋銀自是益日少而日貴也。查紋銀出洋，弊非一端，全在大吏仰體聖心，防微杜漸，籌畫周詳，使奸商黠吏無從使其蒙蔽，方為盡善。臣愚以為紋銀洋銀理合併禁出洋，洋銀百枚即照紋銀百兩科罪，並請飭各省督撫實力稽查，凡有仿鑄洋銀之犯，即照私鑄銅錢科罪。庶紋銀可日積而漸多，洋銀無續鑄而自少。 《黃少司寇奏疏》。

〔上諭——令沿海各督撫議禁止銀元出洋，道光十三年十月初七日〕內閣奉上諭：前據御史黃爵滋奏，紋銀洋銀應併禁出洋，杜絕仿鑄，從重科罪一摺。當交刑部妥議具奏。茲據刑部將仿鑄洋錢明定治罪科條具奏，著照所議辦理。其禁止洋銀出洋於海洋交易事宜，是否可行，著沿海各督撫體察情形，妥議章程酌覈具奏。餘依議。欽此。

〔兩廣總督盧坤等覆摺——銀元出口未便禁止仍照舊章，道光十五年六月〕臣等伏查洋銀一項來自夷船，內地因其計枚定價，既不必較銀色之高低，又無需稱分兩之輕重，遠行販賣，便於攜帶；是以東南沿海各省市廛通行，而粵東為夷人貿易之所，行用尤廣。大商小販無不以洋銀交易，海口出入向不查禁。御史黃爵滋因內地每有仿造洋銀，即與紋銀無異，奏請將洋銀一併禁止出洋，原為慎重海防起見。臣等詳加體察，並傳洋商伍紹榮等查詢。粵省洋銀出洋，有內地商買

攜帶者，有外洋夷船攜帶者。在內地商賈，或由別省載貨來售，或由粵省揭貨經販，多係航海往還。貨本盈千累萬，其中固多實運貨物，而有時無貨可販，或貨少本多，即挾貨而歸，或攜本往別省置貨。制錢既多難帶，金銀出洋又干例禁，勢不能不攜帶洋銀，亦勢不能因商賈攜有洋銀，即禁其不由海洋行走。此內地商賈來往不能無出海之洋銀也。

至夷船載運洋銀來粵，係備買貨找價之需，所帶洋銀多寡不定。其置買內地貨物，或多或少，亦聽其自便。如進口貨多出口貨少，該夷船所帶洋銀即有餘剩，勢不能禁其不仍行帶回。即內地洋商與夷人交易，除以茶葉、大黃、湖絲、綢緞等物易換洋貨之外，價值如有不敷，既不便強令夷人添置貨物，又不准官銀交兌，向以番銀找給，歷經奏明有案。既以番銀找給夷人，即不能禁其不載運回帆。此外洋夷人來往不能無出海之洋銀也。是禁止洋銀出洋，於廣東商夷交易均有窒礙，且恐因禁止洋銀而轉致金銀偷漏，更於海防非宜。

至內地仿造番銀，名為土板，其銀色成本原未必輕於外洋，而經紀交易向不行用，即間有攙入洋銀行使者，亦必挑出發換。不特不能行之夷人，即內地商賈亦不行使，更不必因此為紋銀出洋之慮。所有廣東省洋銀出入海口，應請仍照舊章辦理，免其查禁。

〔兩江總督陶澍、江蘇巡撫林則徐摺——江蘇省行用銀元不至運往外洋，道光十五年六月〕臣等查該御史〔黃爵滋〕請禁洋銀出洋原奏，內地向有仿鑄洋銀之弊，若紋銀有禁而洋銀無禁，恐奸民盡以紋銀鑄為洋銀，資於外夷無窮之利。其言原為杜弊起見。惟洋銀行用情形，各省本不相同。其始祇用於粵、閩，漸次乃及於江、浙。江蘇本居腹地，市肆買賣，行用較多。其濱海之區，雖設有江海一關，准令商船出入，然止北至山東、奉天，南至浙江、閩、粵，並無有與外夷互市之事，較之粵海關例准夷船貿易者，情形迥不相同。且奉天、山東二省，向不行用洋銀，故上海出口沙船，祇有帶貨北行，並無帶洋銀前往者。蓋

南貨販北，可以取贏，若帶洋銀，全不適用，是以不待禁止而人自不肯爲。其浙江、閩、粵海船攜帶洋銀來至上海置買蘇、松貨物者，往往有之，如將蘇省洋銀載運往南，則又百不得一。蓋浙江洋銀價值向比閩、粵等省爲昂，緣其物本由南來，輾轉流行愈遠，則作價愈貴。浙江貴於閩、粵，江蘇又貴於浙江。商賈計及鎔銖，豈肯貴買賤售，甘心折耗。且即使有人帶往，亦祇與浙江、閩、粵互爲流通，而非遽資外夷之利。以蘇省情形而論，洋銀行用，祇在內地，不往外洋。今若創爲例禁，則閩、粵洋船來至上海者，均不得攜帶洋銀，是欲截其去路，而先斷其來路，於商民買賣，海關稅務，未免皆有窒礙。

至謂內地鎔化紋銀仿鑄洋銀，如原奏所稱蘇板、吳莊、錫板等名目，向來誠有此種作僞之弊。然仿鑄原以牟利，自然攙雜銅鉛，然後有利可牟。而近來民間兌驗洋銀，極爲精細。蘇板等類較洋板成色懸殊，以之兌錢，價值大減，是以客商皆剔出不用。民禁嚴於官禁，行商公估，絲毫不能隱瞞。是仿鑄之洋銀，在本地已不能通用，更何能行及外洋。況經刑部議定新例，奸民銷化白銀，仿鑄洋錢，卽照白銀出洋之例分別治罪，自足以杜其弊。若洋銀出洋之禁，雖未知於閩、粵等省何如，而就江蘇言之，似可毋庸多立科條，致滋紛擾。^①

道光十五年閏六月十九日，奉硃批：知道了。

〔浙江巡撫烏爾恭額摺——禁止外國銀元出洋於商民交易有礙，道光十五年七月初八日〕臣查浙江省商民，惟寧波、乍浦二處，有商船出口前赴福建、廣東及江蘇之上海等處貿易，並不與外夷互市。該商出洋必須財貨流通，始可於中覓利。兩地貨物互易往來，時所常有，惟內有本省之貨不宜於彼省，必須攜資往置者，亦有彼省之貨不宜於本省，止能攜資回家者，故資財與貨物並行，不能偏缺。……近奉部議，黃金白銀概定出洋治罪之例。是客商得以攜帶者，祇有洋銀一項。若將洋銀一並禁絕，則商賈遠販，勢必無資作本；進出逢關，亦復無資

① 此處硃批，斷不可奉文了事，務要隨時認真查禁。

納稅，實於海洋各事宜諸多窒礙。且沿海網捕船隻及懸海居住民人，以洋銀便於行使，每每隨身攜帶，往來海上，若一切禁止，不特有礙日用，並恐兵役搜查詐擾，流弊滋多，於地方情形亦屬未便。現在刑部又定仿鑄洋銀治罪之例，已經前撫臣富呢揚阿大張曉諭，咸使聞知，而於杜絕紋銀去路，益臻周密，自可不必再禁洋銀出洋，俾得便利商民，兼可免致紛擾。

道光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硃批：依議。欽此。

〔閩浙總督程祖洛等摺——銀元未便概行禁止商民攜帶，道光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查洋銀一項，鑄自外夷，其成色低於內地之紋銀，夷人裝載而來，非爲換取紋銀，實爲兌易貨物。民間因其計較核值，便於運用，遂致流行。該御史黃爵滋請將洋銀禁止出洋，閱其原奏，蓋恐仿摹鑄造，將內地足色之紋銀，變爲洋銀帶往外夷行使。事關國計，自應杜漸防微。

惟是船隻出洋，有駛往外夷及仍在內地之分，即攜帶洋銀，亦有不禁止及不便禁止之別。閩省駛往外夷之船，祇有泉州府屬之廈門正口，於雍正五年奏准弛禁開洋。所到之地，爲暹羅、噶喇吧、呂宋、安南、蘇祿、實力等處；所販之貨，爲綢緞、土絲、紗絹、布疋、紙張、磁器、雨具等物，其換回之貨，則係米石、呢羽、番木，並燕菜、魚鯨各食物。從前販夷之船有十餘號，近年商力竭蹶，僅止四船，悉載貨而往，換貨而歸，以所有易所無，並無用銀交易之事。緣夷地銀價賤於內地，經商者錙銖是計，帶銀前往，轉有虧折之虞。是洋銀之販至外夷，可以不禁而止。

至於由閩洋北至浙江、江南、山東、直隸、奉天，南至廣東及本省臺灣，並沿海各口往來之船，則有因兩地貨無可對易，或價值貴賤不能相侔，必須攜資往置。若將洋銀并禁出洋，則客商無以爲資，於海洋交易事宜實多窒礙。且洋銀行用已久，航海者多有隨身攜帶以資日用，一經示禁，並恐兵役藉端搜查擾累，轉啓弊端。況所帶洋銀，仍

在內地行用，並非遠至外夷，應請毋庸禁止，以便商民而通財貨。

道光十五年十月初一日硃批：依議。欽此。

〔廷寄——著兩廣總督鄧廷楨等酌定外省行用洋錢章程，道光十八年五月十八日〕軍機大臣字寄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祁〔墳〕，傳諭粵海關監督文祥。道光十六年五月十八日奉上諭：本日據御史沈鏞奏，外省行用洋錢，請量爲裁制一摺。據稱：洋錢來自外洋，雖係用銀鑄造，成色甚屬低潮。外夷攜來內地，換回足色紋銀，每年難以數計。內地商民多以洋錢便於使用，更可多換錢文，甚至元寶銀兩亦須換作洋錢，再換制錢，方爲得利。其稍荒僻之區，則但知有洋錢而不知有銀兩。數年以後，到處俱以洋錢交易，關係尤非淺鮮等語。洋錢流布東南，已非一日，前於道光十二三年間，曾經地方官曉諭商民人等，不能驟行禁止，勢所必然。朕思洋錢來自外洋，流布廣東，而後遍及他省，若外洋來粵貿易，以貨易貨，實力稽查，銀兩不准出洋，洋錢價值自可不至昂貴。著鄧廷楨等體察情形，酌定章程，據實具奏。要在日久遵行，毫無窒礙，方爲至妥。不得以空言塞責，致日久仍屬具文也。

〔兩廣總督鄧廷楨摺——覆議外省行用洋錢無礙，道光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臣等伏查洋錢一項，創自外夷，沿海商民因利乘便，積年既久，行使遂多。然祇在江、浙、閩、粵之間，或毘連郡邑，輟轉貿遷，亦所不免。至如直隸、山、陝、河南、兩湖、四川、雲、貴等省，目前概不行使，偶攜數枚，視爲罕物。卽或強與兌換，減價以售，方且爲難，安望其通行無滯，此其大較也。

御史沈鏞恐洋錢成色低潮，換回中國紋銀，難以數計，奏請重爲裁制，係爲慎重國計民生起見。惟洋銀來至中國及東南各省行使之由，亦自有故。夷船停泊之所，卽洋錢散布之區。米、鹽、薪水，費極零星，備值煩多，用無虛日，攜帶洋錢，藉作開銷之項，勢所必然。市廛譚兵以枚定價，較爲便捷，遂亦忻然樂從。此沿海民間之不能不用

洋錢也。內地商賈航海貿易，挈本以行，搬運制錢，既苦脚費不貲，金銀出洋，又恐有干例禁，勢不得不攜帶洋錢，以爲置貨之需。此內地沿海商賈之不能不用洋錢也。至夷船裝載洋錢來粵，係備買貨找價之資，所帶本無定數。以其餘剩，或因價錢之合式，置貨較多，或因日用之必需，安排充裕。多錢善買，華夷均屬同情。此外國夷商之不能不用洋錢也。

以上各情，誠如聖諭，洋錢流布東南已非一日，驟行禁止，實亦勢所不能。臣等管蠡之見，惟當立鈐制之法，以平遠邇之情，審勢揆時，庶無窒礙。蓋洋錢之弊，在於不計分兩之輕重，不較成色之高低。廣東初亦如是，嗣因防其作偽，鑒鑿以驗其成色，秤兌以核其分兩。現今塵市通行，謂之爛板，以之兌換紋銀，每百兩必補足銀水三四兩及五六兩不等。且爛板之行僅在廣東，不能越南雄半步。至江、浙行使，則全用鏡光新面洋錢。現在廣東爛板兌換鏡面，每百兩竟須補水六七兩之多。或者市儉巧於牟利，偶因此項頓乏，以致其價驟增。至江、浙行使鏡面洋錢，其如何核計成色分兩，臣等未能周知。相應請旨勅下沿海行使洋錢各省，必以成色分兩爲憑，不得計枚定價。其以洋錢易換紋銀，或以紋銀易換洋錢，無論爛板、鏡面，每百兩止准洋錢補紋銀之水，不准紋銀轉補洋錢之水。則予以限制，成色分兩均有權衡；而事既通行，居奇無自，其價可冀胥平。

〔廷寄——著兩廣總督鄧廷楨等曉諭洋錢應按重量成色行使，道光十六年九月初一日〕軍機大臣字寄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祁〔墳〕，傳諭粵海關監督文祥。道光十六年九月初一日奉上諭：本日據鄧廷楨等奏，議覆御史沈鏐所奏外省行用洋錢一摺。據稱：洋錢一項，江、浙、閩、粵之間，輾轉貿遷行使最便，流布已久，一旦驟行禁止，實亦勢所不能。惟洋錢之弊，在不計分兩之輕重，不較成色之高低。廣東現在通行謂之爛板，以之兌換紋銀，每百兩必補足銀水三四兩及五六兩不等。至江、浙行使，則全用鏡光新面洋錢，以爛板兌換

鏡面，每百兩竟須補水六七兩之多。審勢揆時，當立鈐制之法，以平遠邇之情等語。洋錢流布東南已非一日，雖未能遽行禁止，若任其價值增昂，不爲平減，或致內地紋銀偷漏出洋，實屬不成事體。該督等惟當申嚴厲禁，遇有商夷交易，取具洋行總保各商並無偷漏紋銀甘結備案。倘有私用紋銀，購買夷貨及向夷商兌換洋錢者，將總保各商及交易之商從重治罪，按數賠罰充公，鋪戶居民有犯，加等問擬。並嚴飭守口員弁實力稽查，毋許包庇故縱。並著該督等即行文移知沿海行使洋錢各省督撫，務須嚴飭所屬曉諭商民人等，嗣後行使洋錢，必以成色分兩爲憑，不得計枚定價。其以洋錢易換紋銀，或以紋銀易換洋錢，無論爛板、鏡面，每百兩祇准洋錢補紋銀之水，不准紋銀轉補洋錢之水。如此明定限制，惟當實力奉行，認真查察，以平市價而杜弊端。

〔署兩江總督林則徐等摺——洋錢時價浮於銀兩請禁漕務折給洋錢以平市價，道光十六年十一月初九日〕竊維財用之道，利通於下而權操自上。國家理財制用，以紋銀與制錢並行，本不許畸輕畸重。從前洋錢流入內地，其成色比紋銀爲低，其價值原比紋銀爲賤。因小民計圖便利，日漸通行。未幾而洋錢等於紋銀，又未幾而洋價浮於銀價。道光十三年間，給事中孫蘭枝條奏，奉旨飭令體察情形，悉心籌議。維時江省每洋錢一元作漕平紋銀七錢三分，雖成色遠遜足紋，而分兩尚無軒輊。民間行使已久，若驟爲禁止，轉恐窒礙難行。當經臣林則徐與督臣陶澍酌議予以限制，奏奉上諭：洋錢行用內地，既非始自近年，勢難驟禁，要當於聽從民便之中，示以限制。其價值一以紋銀爲準，不得浮於紋銀，庶不致愈行愈廣等因。欽此。欽遵通行各屬，出示曉諭在案。

當奉行之始，洋錢時價，合紋銀七錢一二三分不等，官民商旅均屬相安。迨日久玩生，闖閭閻輾轉抬高，幾有不可遏抑之勢。近日蘇、松一帶，洋錢每元概換至漕紋八錢一二分以上，較比三四年前，每元價值實已抬高一錢，即兌換制錢，亦比紋銀多至一百文以外。查

蘇州工商輻輳，洋錢行使最多，每元加價一錢，十元即加一兩，以一百萬元而計，即已潛耗紋銀十萬兩。平民一切用度，即明爲照舊者，暗中皆已加增。若論拔本塞源，理應將洋錢全行禁用，方爲正辦。然習俗狃於便安，勢不能驟然阻止，即使嚴申令甲，亦恐陽奉陰違，若紛紛派委稽查，尤慮藉端滋擾。惟當於行用最多之處，先截其流，使奸僧無可居奇，庶洋價因而平減。

查蘇省冬春之際，漕船自歸次修艖，以至兌足開行，用度不少。旗丁與州縣交涉之處，雖事屬瑣屑，未敢上陳，而實於漕行之遲速大有關係。通省辦漕之州縣，或用紋銀，或用錢文，各有相沿舊制。惟蘇、松等屬，每有以洋錢折給之事。在從前原圖便易，迨取數多而零用急，則市中洋價愈昂。且南方所用之洋錢，一經渡黃，又不適於北方之用，是以幫船開行，仍須換銀帶往。彼鋪戶利權子母，計析錙銖，往往於糧船受兌之前，先將洋價抬高以困州縣；及至幫船開行之日，又將銀價抬高以困旗丁^①。輾轉低昂，陰爲盤剝，以致縣、幫交累，漕務愈難。況洋錢作價既多，則縣、幫每易爭執；既有爭執，勢必耽延。漕運開行之遲，未始不由於此。臣等公同籌議，欲杜洋錢之抬價，絕市僧之居奇，必先於辦漕禁用洋錢，方可以回積習。現在空船歸次，期於早兌早開。相應請旨將漕務內一切費用，概禁折給洋錢，其向需洋錢一元者，今悉以紋銀七錢三分核實給發。庶市僧免高抬之價，縣、幫無爭較之煩，不獨圖法得以均平，即漕行亦因以迅速，似屬於公有裨。

〔上諭——准禁漕務折給洋錢，道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內閣奉上諭：林則徐等奏請禁州縣折給旗丁洋錢以平市價一摺。洋錢行用內地，勢難驟禁；要當於便民之中，予以限制。其價值總以紋銀爲準，庶市僧不得售奸。……

現在新漕受兌，期於重運早開，所有縣、幫交涉一切費用，著概禁

^① 旗丁是運輸漕糧的軍役。

折給洋錢。即照該署督等所奏，向需洋錢一元者，以紋銀七錢三分覈實給發，庶市儉無高抬之價，縣、幫無爭較之煩，而漕行亦得迅速。是在該署督等飭屬妥辦，務使行無窒礙，方為盡善。欽此。

〔乾隆以後流通銀元的種類〕聞古老云，乾隆初年市上咸用銀。二十年後，銀少而錢多，偶有洋錢，不為交易用也。嗣後洋錢盛行，每個重七錢三分五釐，有小潔^①、廣板、建板、閩板、浙板、錫板、蘇板^②之名；三工、四工、工半^③、正衣、反衣^④之別。有旁鏤削者，復有輕一錢三四分者，名走板，為外洋私鑄；若聲啞而文綢，名爐底；此三種價特稍減。下此紅銅為質外粘白金，或鎔銀時攙雜銅屑，或雕空洋板中以鉛灌，種種作偽皆可亂真。予幼時見幕上有鳳皇、馬劍、洋船、雙燭、水草紋^⑤等類，今惟佛頭^⑥通用耳。〔諸聯，《明齋小識》，卷12，葉1。〕

今閩、廣外洋諸國，最西者大西洋（水程七萬餘里），峽以內小西洋（計水程三萬餘里）。若商販所能及者，為亞齊，為彭亨，為柔佛、噶喇吧、東埔塞，以及南洋之呂宋、蘇祿，凡來中國貿易者，並用洋錢。其四工、反衣形較小而厚者，曰小吉^⑦，其餘不一等。荷蘭者為大頭^⑧，則較次；三花七星^⑨則又次；嘆咭利者為鬼頭^⑩，已不用；佛頭而外有雙柱、馬劍，今俱不至（中國所見者僅如是，若外邦洋錢花色正多也）。〔鄭光祖，《一斑錄》，卷6，雜述，葉44。道光19—29年記述。〕

① 小潔即小髻，指西班牙查理第四銀元(1796)。

② 廣板、建板、閩板、浙板、錫板、蘇板，皆中國仿鑄銀元。

③ 三工，四工，似指查理第三(III)、查理第四(IIII)銀元。工半，或指IV字，亦查理第四銀元。

④ 正衣、反衣或指整領像及翻領像，如西屬荷蘭銀元(1704)即整領，西班牙銀元多翻領，或指人像右側面，如西班牙銀元；人像左側面，如法國路易十五銀元(1734)。

⑤ 鳳皇，或指美國銀元之鷹；馬劍，指荷蘭銀元；洋船未詳；雙燭即西班牙雙柱銀元(1740)；水草紋未詳。

⑥ 佛頭，普通指西班牙本洋。

⑦ 小吉，即小髻，指西班牙查理第四銀元。

⑧ 大頭，或指西屬荷蘭銀元(1704)，上有斐里普第五像。

⑨ 三花七星，指美國銀元(1795)，每面兩邊有七個星。

⑩ 鬼頭，或指神聖羅馬帝國銀元(1692)。

若廣東造者曰廣板，形大而聲響；福建造者曰建板，旁有字腳作鈎；蘇州造者，形同小吉而聲尖。其弊則有夾銅、灌鉛等事。外邦用入中國者，回洋一次打一藍印，過關口打細花、大花。今中國沿海江、浙、閩、廣等處，洋錢盛行。若長江溯流而西，至蕪湖即不用，北上過黃河亦然。〔鄭光祖：《一斑錄》，卷6，雜錄，葉45。〕

粵中所用之銀不一種，曰連，曰雙鷹，曰十字，曰雙柱，此四種來自外洋；曰北流錠，曰鑊，此二種出自近省，皆乾隆初年以前所用。其後外洋至者，復有曰花邊，曰鬼頭（即番面錢）。蕃國法，嗣王立，則肖其像於銀面；史記謂安息國以銀爲錢，錢如王面，王死，轉效嗣王面是也。自有花邊、鬼頭兩種，而諸銀不用，近有所謂光鷹者，有所謂天平銀者，來自外洋，然銀色愈低，益不及從前之精好矣。〔《廣州府志》，光緒五年本，卷163，雜錄4。〕

花邊錢^①以銀鑄爲錢樣，面有水草、燭台^②諸紋，間有作人馬形者。邊輪有花，俗稱花邊錢，其大小遞分減爲五等，輕重皆有度，便於鬻物，市中間用之。〔清·鄧淳撰：《嶺南叢述》，卷34，頁3。〕

《海島逸志》：荷蘭以銀鑄圓餅，錢中有番人騎馬持劍，名曰馬劍，半者名曰中劍；有小而厚者鑄荷蘭字，名曰帽盾，半者名曰小盾。有小而薄者肖甲板船，名曰搭里。而以黃金鑄者，中肖番人持劍而立，名曰金鈐。其馬劍、中劍、大小帽盾，皆有以金鑄者，以兩爲觔，每圓抵銀錢十六。又有紅銅鑄者，中肖雌虎，名曰鐺，以當錢文之用。紅毛國^③貧不產金銀，無所鑄。法蘭西鑄圓銀餅，中肖雙鷹，名曰雙鷹，亦有半者，亦有小者，中肖獅子，亦名搭里。小而薄者，中鑄番字，名曰鈐，以當十文之用。干絲臘國^④最富，多產金銀，鑄圓餅銀，中肖其國王之面，名曰洋錢，半者二當一之用，有四當一者，八當一者，十六

① 花邊，即指西班牙雙柱銀元，因邊緣有花紋。

② 燭台，即雙柱。

③ 紅毛國，指英國。

④ 干絲臘，指西班牙。

當一者，其三十二當一者，中肖一朵花，亦稀見矣。亦有金鑄者，大小皆如之，作十六倍而用。又有紅銅鑄者，中鑄十字形名曰爪，以爲錢文也。〔《廈門志》，卷8，番市略，葉42。〕

粵中所用之銀不一種，曰連，曰雙鷹，曰十字，曰雙柱，此四種來自外洋。曰北流錠，曰鐲，此二種出自近省。皆乾隆初年以前所用。其後外洋錢有花邊之名，來自米時哥；又有鬼頭之名，來自紅毛，亦謂之公頭。夷國法，嗣王立則肖其像於銀面。史記所謂安息國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轉效嗣王面是也。福公康安節制兩粵，爵嘉勇公，有司以公頭之名，犯公爵，禁之。令民間呼爲番面錢，以畫像如佛，故又號佛番。南、韶、連、肇多用番面，潮、雷、嘉、瓊多用花邊。粵中用錢千敲百鑿，率皆爛板，其發江、浙者曰出艙光板，無一槩痕。每元以廣平稱之，足重七錢二分，以尋常通用爛錢易之，每元加二三分四五分不等。〔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3，葉12。〕

乾隆以前市肆間皆用銀，二十年後，偶有洋錢，即俗所謂本洋者（每元重七錢三分，有小潔、廣板、建板、閩板、浙板、錫板、蘇板等名，然皆出於呂宋國），尙不爲交易用也，嗣後寔以盛行（參見諸聯：《明齋小讀》）。道光季年，當事惡其奪利，製爲銀餅（每元重一兩），迄未行。至同治初夏，有鷹洋者出（亦以七錢三分爲一元），銀色殊不及本洋，出米利堅國，今俗稱英洋，謂出英吉利國，非是。案外洋各國，皆自鑄銀錢，或但行於其國，惟鷹洋所行最廣。他如日本、英吉利等所鑄小洋，或值鷹洋之半，或四分之一，今亦間用之。又案外國洋銀，必參少許銅質，令其略硬（見英吉利人羅斯古所纂化學書），而本洋漸晦。今市廛交易，莫不以鷹洋爲率，而錢鋪貿易（今謂之錢莊），益日出其狡猾。今上海錢鋪，有所謂空盤者，祇憑空券，以角勝負（並有不用券而但憑空言者），因是失業殉身，往往而有。又有奸商乘各業需洋之時，故意搜括囤積以居奇，苟資本稍淺，鮮不爲其所窘，而民間亦潛受其苦。夫以轉移輕重之權，乃得顛倒於二三市儈之手，亦從來所未有矣。〔《松江府鎮志》（光緒十年刻本），第4冊，匯城志，風俗，葉15。〕

〔外國銀元的計數流通及比價〕康熙二十四年，……海疆無禁（康熙十二年嚴海禁，各海口片帆不許下洋），外洋各國來閩廣通商，其時祇知用銀。乾隆初，始聞有洋錢通用，至四十年後，洋錢用至蘇、杭。其時我邑廣用錢票，兼用元絲銀；後銀價漸昂，乃漸用洋錢。中有馬劍者重九錢四分，兌錢九百餘文；雙杜、佛頭，並重七錢三分，兌錢七百餘文。五十年後，但用佛頭一種。後以攜帶便利，故相率通用，價亦漸增，蘇城一切貨物漸以洋錢定價矣。嘉慶二年，佛頭洋錢一圓兌錢忽至一千一百，旋價仍落。道光二年，有御史奏，洋錢乃外邦之物，何以用到中國則七錢三分之銀兌至制錢九百餘文，核計銀價，其貴太甚（時洋錢一圓重七錢三分，抵紋銀八錢五六分），豈非外夷即以中國之銀鑄成洋錢用入中國，彼則安享其利，中國則隱受其病！於是洋錢之價頓減，蘇、常市肆幾至不用。七月，江、浙兩省撫院會示曉諭，令洋錢不得傾銷，但準七錢三分銀價通用，人情始定，不久仍復舊價（九百餘文）。十二年，價出一千；二十年，紋銀一兩兌錢一千五六百，洋錢一圓亦至一千一二百；近年銀價大昂，洋錢隨之，然前洋錢七錢三分抵紋銀八錢三四分者，以漸而降，今祇抵紋銀七錢一二分。紋銀一兩兌錢二千，洋錢一圓兌錢一千四百四十。（常昭南門外河下爲米馬頭，洋錢定價以九四申用，名河洋價，實起於道光初年。）〔鄭光祖，《一斑錄》，卷6，雜述，葉44。〕

〔外國銀元在廣東行使情況〕我們已經說了公行，行外商人、通事、買辦是什麼人，他們和洋人的關係。此外還有“換錢的”即“錢商”，他們也是洋商不能缺少的人物，特別是在收款時。他們每天每刻都出現於穿過商館的寬敞的弧形過道中。在這裏，我們每次經過時，必看見大堆的白銀正被檢驗，而且每次傾倒在銅天秤上或取下時，鏗然有聲。這是舊廣州生活每日每時必發的事體。

洋錢與銀塊在入庫前，必經鑑定過秤。這手續作完之後，洋錢便失掉了單獨的存在性，因爲在商業上，中國人對金、銀或銅、鐵、錫，是

同樣當作貨品來看待的。這便是中國人所獨具的好的識見。因此中國交換進行甚易，不似他國因貨幣不同而兌換煩難。根據長期的經驗，每洋錢一元，值紋銀 717/1000 兩，此遂成入帳的標準。在中國除了銅錢之外，無其他幣制，而銅錢是每個人都熟習的。銅錢僅用於人民的日常生活，除了錢商補充存款時，在重要的交易中永無地位。但銅錢對於每人都很方便，無論這人如何窮。中國這個立法是很聰明的。中國的銅錢，一面鑄着皇帝的年號，並有“通寶”二字。但是商業需要更大的價值的代表，故常用便於攜帶之金銀條或塊。金塊較銀塊為小，平常每塊為十兩，作長圓形。紋銀作橢圓形，通稱馬蹄形，大小不一。政府對於金銀塊條的鑄造，不加干涉，猶如其他金屬。錢商或銀號每加戳記，以保證其質量。

金銀貨幣並不存在的自然結果，是自外國輸入的銀元，每經過一次手，便秤一次，加上一次戳，不久便成了加戳的洋錢。第一次的戳記是錢商所加的，以保證其質量。這種洋錢漸失去原形，只能以兩來計算，零數使用分釐與銅錢。中國自紀元後九〇三年即以此法秤量金銀。假若錢商加戳的錢經過檢查，確屬不好時，可以兌換，但這種情形並不多。

任何人都可以將任何數量的金銀，請錢商們鑑定秤量，但遇必要時，他們可以到行商或商館或其他顧客那裏去。手續費很少，但他們過手的錢很多，因為中國人一切交易是用錢或他的代表，如金條、紋銀、戳洋之類。錢商兼營換錢，如需要紋銀、洋錢或金子時。他們又存放款。他們的屋子用黃磚鋪地，每年底他們可以將換地磚的權利出賣，因磚縫中常有銀塊溜入，買此權利者，自己出錢將磚換好。我聽說一人曾出到五十兩銀子，來買替他們換地磚的權利。

自一八二五年來，各式各樣的銀元都來到中國，在此以前只有西班牙的加羅拉四世幣。此幣通稱“老頭”，價值最高。中國人特別重視這種銀幣，因之西班牙的加羅拉三世和斐迪南七世幣，都不受歡

迎。因之商人對於“老頭”不加銷燬，有時認其他銀幣皆係荒洋，拒絕接受，只能分量計算。以後斐迪南七世幣稱“新頭”，因“老頭”日少而漸受歡迎，但只能多售百分之一二而已。他們對“老頭”肯多出百分之十或十五。在某一季，我們曾用六萬“老頭”換了七萬八千加戳的洋錢，賺了百分之三十。智利、秘魯、墨西哥、花旗洋錢都不受歡迎，因之常被改鑄。華商以這錢的花紋或鑄字，都和舊錢不一樣，他們看不慣。墨洋有時能多價百分之一或一又二分之一。這種差額或由錢商故意搗鬼，他們暗加操縱，又因錢鋪多為富商所開，又往往用洋錢來作投機目標，因之起伏不定。

在帳本上，洋商是以洋錢一元折 717/1000 兩紋銀入帳，以洋錢為本位已如上述。但此有一例外，即東印度公司採取一較以中國幣為本位的合理辦法，即生絲每百兩七百五十兩，茶每萬兩七百二十兩，麝香每千兩七百五十兩，有些鴉片亦如是，因中國一切貨物，皆以重量計算，甚至生絲或綢緞也如此，而計算時，以十進位，在交易上頗為方便。〔《廣州番鬼錄》，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一），頁263—264。〕

〔外國銀元的流通情況和影響^①〕上海的貨幣和度量衡是相當混亂的。銀錢往來亦使用名為細絲紋銀的銀錠及老板 (Carolus) 和新板 (Ferdinand) 洋。紋銀是按兩計算的，720 兩等於新板銀元 1000 元。但是此地這種銀元幾乎是徒有其名，因為在上海流通的銀元都是老板洋，它比別的銀元可得 5% 至 15% 的升水。在寫這篇報導時，各種銀元的價值比例如下：光板鷹洋 100 元等於光板老板洋 95 元，等於老板或新板毛洋 93 元。紋銀的價格也不完全相等。有些是大錠的中國馬蹄銀，每個重 50 兩，另一些是具有各種價值和重量的小錠紋銀，每錠各有其本身的金額，收受時有不同的折扣。頭號或大號銀錠在上海流通較老板洋元亦升水 3—4%，換句話說，即高於 720 兩對 1000 元的比例。目前這種紋銀每兩合銅錢 1,720 文，西班牙老板

^① 此項資料錄自姚賢鎔編，《中國近代貿易史資料》，頁 1087—1091。

銀元每元合銅錢 1,280 文。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V. 1846 年 9 月, p.471.]

銀元在下述各省自由流通：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浙江、江蘇、安徽，和湖南的南部和東部。爛板銀元的流通，幾乎全限於廣東、福建和江西。奇怪得很，殘缺的小銀元，則為廣東的許多地方所愛好。

銀元在中國的歷史有某些值得注意的情況，但敘述起來很困難。在中國流通的一切銀元的實際價值都大致一樣，但因某種原因，某一種銀元不如另一種銀元受人珍視。墨西哥銀元是不流通的，因此其價格隨供給和需要而決定。一種新板銀元在流通時，對其他各種銀幣有一種變動的折扣率，它對西班牙銀元的折扣率為 5—12%，甚至達到 14%；而就是這些西班牙銀元，在初次到達中國時對於那時流通的其他銀幣，也須作 10% 的折扣纔能流通。當一個地區習慣於某一種銀元時，就願意付以任何代價，而不願意接受另一具有同等價值的銀幣。……

至於銀元和銀兩的比價，銀兩比銀元便宜；這就是說，銀元能交換到高於其實際價值的銀兩。過去三年間銀元的升水波動於 10% 到 4½% 之間。 [B. P. P.: Returns of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s 1847, 1848, p. 13.]

當 1843 年上海開放對外通商時，我們發現上海同寧波、蘇州、杭州一樣，早已通行西班牙銀元了。大多數做小買賣的店舖都按銀元交易，雖然，此間像豆類、棉花、棉布等大宗土產貿易，還是不以銀元作為買賣的價格標準，而是用銀兩計算。銀錢業使用銀元的進展比較迅速而且較有決心——市上流通的鈔券大部份是指明為銀元的。因此此間銀元和元寶（銀錠）同時通用，而我們的主要交易（批發買賣）都是按當日的貼水折成細絲銀兩支付。

至於內地，除綠茶產區以外，都不知有銀元。中國北部的廣大省

區（指長江以北），物價一直是按銀兩定價。華中的大市場漢口以及西部廣大地區的情況，亦復如此。在廣東、福建近海省區，鑿過的和破爛的銀元，與銀錠一樣通用；這種銀元也通用於南部山脈兩邊的紅茶主要產區，這裏以河口（Ho-kow）爲主要貿易中心。

外國人發現銀元在此處通用，便以它作爲記帳的單位，但是如果他們用銀兩記帳，或許更方便些。這樣，他們就是採取了一種廣泛而穩定的本位，不容易遭受已經發生過的動亂局面的影響。

雖然和中國的銅錢比較起來，西班牙銀元在九年的時間裏，從每元兌換銅錢 1,150 文上升到 1,500 文。但若干年來人們沒有感到什麼不便。

日益增加的大量銀元，逐漸流入鄰近的產絲區和綠茶產區，這就足以說明銀元上升的原因，且不說有時有大量銀元運往廣州等處。在同一時期中（九年）銀元的鎊價，即對英國匯率的波動，只限於 4 先令和 5 先令 6 便士之間。

1853 年以前的情況，就是這樣。當時太平軍帶來的恐怖和災難遍及華中與華北，真是到處血流成河，廬舍爲墟。那時，一方面，膽戰心驚的人急於求得銀元，因爲它是代表衆所公認的一定價值的最方便的形式，而被祕密地收藏，供將來使用；由於對銀元的需求，其價格上升遠超過它的實際價值。另一方面，除了鴉片以外各種進口貨的銷售，幾乎都陷於停滯，——其必然結果，就是對英國的匯率達到空前的高度。自從 1853 年太平軍舉義以後，對英匯率的波動爲 5 先令 7 便士至 7 先令 9 便士，現在是 6 先令 4 便士。

因此，我們可以估計，自 1853 年以後，銀元，或者說對英國的匯率平均已經比原先的平均價值提高了 25% 至 30%。如果銀元回跌到它原先的價值，誰將蒙受這項 25% 到 30% 的損失呢？毫無疑問是中國人，——因爲他們手裏存有上千萬銀元，而不是外國人，因爲他們只是把銀元當作一種流通手段。現錢的缺乏和高額的利率，過去和

今後將成爲此間的正常現象。把銀元提高到超過它的實際價值的中國人可能受到的損失，將落在他們所實際持有的銀元上面，——這事在當前各種買賣交易中還沒有遇到。現在中國人是按照低於1853年通行的價格向我們購貨，因爲目前英國匯率較高；我們向他們購貨也是這樣；否則我們根本不買，除了我們自己過份的競爭和毫無保障投機思想以外，沒有別的事情來妨礙着我們。〔譯自《北華捷報》1856年4月19日，p. 150。〕

在以後的年代中，有利銀行和麥加利銀行在上海設立支行已告成功，但銀行業務的增進尙趕不上銀行業務範圍的擴大，因此盈利出乎意料的高。到1854年，突然發現中國生絲產量在一年之內增加了一倍，此時外匯便逐漸上漲了。在隨後的二三年中，對倫敦的六個月期的匯票，有時高達每元7先令2便士、7先令4便士、7先令6便士，對印度盧比的匯價，每100元達320至340盧比；而銀行和商業票據的賣價，經常相差達1½%至2%。銀行業務的收益是如此之好，使得每家銀行都能滿意，沒有一個銀行經理願意不避煩勞地尋找新的利潤泉源；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從印度輸入盧比鎔成銀錠，可以得到百分之幾的利潤的事情，在那時也被完全忽略了；同樣，銀行把銀錠從上海運往加爾各答或孟買可以得到很大的利潤的事情，也是以後纔被發現的。

1857年由於絲的交易，引起了對現金的需求，使得一個西班牙銀元值到白銀一兩。……

後來，由於絲的出口增加，西班牙銀元供給減少，銀元的價值增加了，每百元的賣價高達120兩，較其實際價值高出75%。外國人逐漸用墨西哥銀元作小額支付之用，但當時中國人還不珍視墨西哥銀元，它要對西班牙銀元補水20—30%。〔Six Essays on the Trade of Shanghai, pp. 64—65.〕

華北各通商口岸銀元價值的估計，是根據它所含純銀成色與細

絲紋銀的比較。但是由於銀元推行漸廣，其大小和成色的一致，使之便於支付，因而使其比價逐漸提高。在天津和牛莊，銀兩和銀元的比例為 70 兩對 100 元，接近等價。而在銀元流通較廣的上海，銀兩與銀元的比例為 74—81 兩對 100 元；在銀元流通最廣的廣州，每 100 元很少超過 72 兩。 [S. W. Williams: 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p.268.]

上海的通貨與其以南各港的通貨不同，是以銀兩計而不是以銀元計。這一變化發生在 1857 年，這是由於西班牙銀元升水異常高漲的結果。那時西班牙銀元較墨西哥銀元升水達 40%，使得一個銀元比一兩銀子還貴。採用銀兩作為通貨單位以資代替，立刻使得金融市場趨於穩定，並使銀元的評價接近其實際價值。現在銀元的牌價已與銀兩接近，但是由於銀元在貿易中及運入內地途中便於攜帶，因此使得它仍然保有升水，有時甚至較其含銀價值高出 15%。本地人過去愛好西班牙銀元，現在已經轉而愛好整潔的墨西哥銀元了，毛洋則按重量買賣。 [S. W. Williams: 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p p. 198—199.]

〔上海 36 家外國商行企圖改用墨西哥銀元作為記賬單位〕上次決議案的文件包括下列各款，並由下列各商行簽字：

下列各簽字人均具有同一意見，即以墨西哥銀元代替西班牙銀元作為記賬通貨單位，是估計到這將給予本埠商業以重大好處，因而同意按照下面的方法進行合作，以期達到目的：

1. 從 2 月 6 日，即中國農曆元旦起，他們對貨物開價和匯票，將以墨西哥銀元為記賬通貨單位；對訂立商業買賣合同和開發匯票，亦盡可能地使用該項通貨。

2. 為了決定墨西哥銀元與西班牙銀元在彼日的相對比價，以及在必要時更好地調整未了賬務，特指定一外匯經紀人委員會來確定其換算率，為此特請求斯密斯、加丹、漢卡克組成該委員會，並報告他

們的決議以便通告。

三十六家行商簽字，領銜者 Russel & Co.

〔譯自《北華捷報》1856年2月2日。〕

上次行商會議為決定西班牙銀元與墨西哥銀元在新通貨付之實施時的相對比價，所指定的委員會，已在下面他們致會議主席的信中宣佈了他們的決定：

謹覆者，遵照本月二日來函指示，茲將我們的意見奉告。墨西哥銀元對西班牙銀元——亦稱上海銀元的相對比價，應為前者貼水25%，後者升水33½%；換言之，即每100墨西哥銀元等於75上海銀元。

簽字人：斯密斯、加丹、漢卡克，1856年2月4日

於上海 〔譯自《北華捷報》1856年2月1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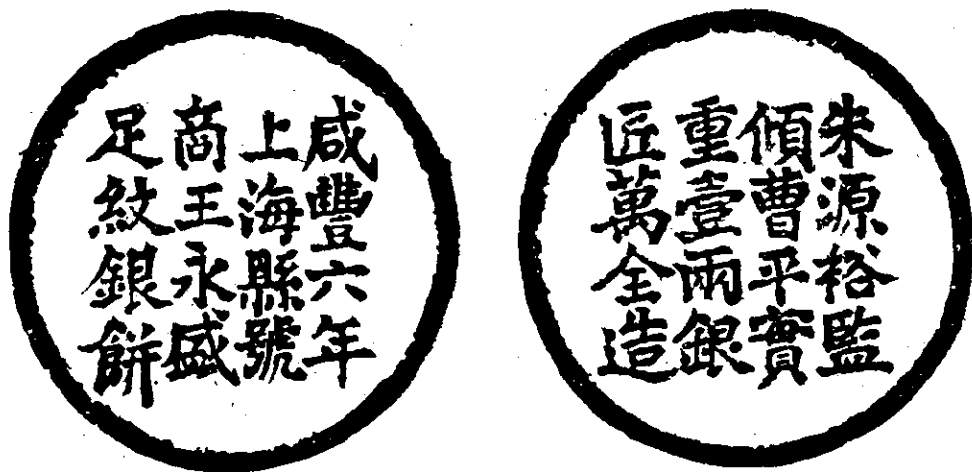
〔上海道推行墨西哥銀元並發行銀餅〕約在本月初，上海道要求各銀行擬訂一個可以使墨西哥銀元在當地流通的計劃。他顯然已被說服以法令強使墨西哥銀元在地方上的一般商業內流通的試圖是失策的，他已安於讓他的下屬採取比較謙虛的態度來引進墨西哥銀元到本地區的人民為限，所用的方式應當是有理性的，而不是靠雷厲風行的告示。

因此，成立了三家錢店，他們將收受墨西哥銀元，按照他們對紋銀的相對價值換出銅錢，只略收手續費以維開支，並將關於這一事實的告示，廣為張貼。人民亦樂於接受這種新幣，因為它的穩固得到保證。同時又作好安排，令各布店兌出墨西哥銀元，當農民持棉布到彼處出售時，他們就不可避免地收下墨元。

在開始時，墨元大量傾入錢兌店，數日後，其結果頗令人懷疑。但不久他們就對這樣易於兌換的硬幣表示信心，而西班牙銀元亦逐日合理地上漲，錢兌業對其外表亦更為挑剔。他們開始將新銀元帶回家去，不再愛好舊銀元而愛好新銀元了。雖然這種情況尚不普遍，但

已經出現，這就證明此一試驗是明智的。當墨元完全行開後，本地區滿足了對它的有限需要，我們可以說此舉是成功的。我們的遠道讀者應知道，這不僅是為外國貿易建立一種通貨，抑且是為了在上海運行的數量龐大的內地貿易，而這些內地貿易是由遙遠地區的出產來支持的。即令需要是有限的，但比起西班牙銀元來，亦將增加其價值，從而是有實踐效用的。

約在同一時期，上海道採取一弓兩弦的政策，決定以純銀鑄成一兩重銀餅來普遍流通。他成立一個組織，就他所有的粗糙機器來說，他成功地生產出一種可讚賞的銀餅。下面是這個銀餅很精印的兩面。其大小形狀似銀元，有花邊，實重一兩。我們相信，人民之間是會



接受的，但對商業則不會發生任何影響，因為每月只能生產三千枚而已。〔譯自《北華捷報》1856年11月29日。〕

〔改用墨西哥銀元在上海引起的混亂情況〕1856年，在本埠貨幣制度上發生過幾件大事。在這年的早期，一部份外商曾企圖改變通貨，從使用西班牙銀元改為使用墨西哥銀元，但這一企圖是流產了。對這一措施的許多最熱心支持者，現在亦承認建議的改革方案以及試圖實施的方法都是與正確的原理和正確的政策相違背的。在中國農曆新年後，商業的開始，西班牙銀元仍然是萬能的。當歐洲絲業市場日益有利的情況月復一月的傳到這裏，西班牙銀元的價格逐漸上漲，由英鎊六先令二便士達到七先令八便士，而在同一時期，紋銀却

下降了20%。到了這個階段，即當表面上為七錢二分而實質上所含的純銀顯然要少11%的西班牙銀元，可以買到一兩純銀之時，中國人的心理似乎醒悟過來，覺得此事太不合理，於是銀元像潮水一般地流到上海來掉換白銀，因為直到彼時，銀價仍未變動。其自然的後果是匯價下跌、銀價上漲，直到真實的匯兌率又回復到這年年初的水平。

在這一過程中，主要是過去三個月內，中國人對西班牙銀元的看法有了一個奇異的變化。過去一切交易，除有特別協議外，均要求以銀元清算，而現在中國人對每項交易均甯願要銀。在現在這個時候，上海存有數十萬銀元，在商品交易中不能起中間媒介的作用（時勢變了）。

當每件物品仍然以銀元標價而以銀兩付款時，中國銀行家爲了他們自己的企圖，變動二者之間的比價，有時竟在二十四小時內變動達到5%。這個商埠的商業交易已處於無標準價格的困境，不論買或賣，我們都不知道將收進什麼，或者將付出什麼。這年就在這樣錢幣問題的混亂環境中結束了。這對一般貿易的不便是極其嚴重的，必須爲現在這種情況謀求一補救辦法。至於應採用什麼辦法，我們將不提意見，但我們以爲外人對此是無能爲力的，而相信補救這種不便的辦法必須來自中國人自己。有一印像日漸得勢，即上海規元兩或將採用作爲標準，這雖未必是完美理想的通貨，但我們亦看不到任何有力的異議可以提出來。【譯自《北華捷報》1857年1月3日。】

第二節 銀錢比價波動引起制錢制度的危機

(一)官局減重、省局停鑄與私鑄私運

1.官局減重

〔御史袁文祥摺——請禁官局鑄造小錢，道光五年七月初四日〕竊各直省設局鼓鑄錢文，原以便兵民之用，市中之錢價得其平，則兵民兩受其益。自有匪徒私鑄小錢，攙雜使用，而錢價因之以賤矣。錢價既賤，則物價必昂，將一錢不值一錢之用，而兵民交受其病。蓋以錢搭放兵餉，每錢一千照例扣銀一兩，而錢價賤時約用銀六七錢，即可易錢一千，是扣數浮於市價，營兵之生計不免拮据矣。至於物價，商賈百貨，遇錢賤即增價以售，尙無虧絀，惟貧民販賣小物爲糊口之謀，價不能增，錢則已賤，貧民之生計益加窘矣。

查私錢之禁，屢經奉旨申嚴在案。乃禁未移時，又復通行，而不能斷絕者，以官局鑄有小錢也。臣近聞貴州之貴陽、大定兩府錢局，於鑄餉錢之餘，皆另鑄有小錢，號爲底火錢，每千約重四五斤不等。民間因其出自官局，公然與餉錢並用，而實與私錢混淆莫辨，又曷怪私錢之不能禁耶！貴州之錢局如此，他省之錢局恐亦難免此弊。相應請旨飭下各直省督撫，申飭該管錢局事務各員，嚴禁爐頭、工匠人等，不准另鑄底火小錢，如查有此弊，即照私鑄例按治其罪，務令民間一律使用餉錢，庶私錢無所依附以行，而錢價可得其平，兵民生計亦得其用矣。

〔廷寄——著江浙等省查禁局私、民私，道光十六年八月二十日〕

軍機大臣字寄署兩江總督林〔則徐〕、閩浙總督鍾〔祥〕、護理江蘇巡撫怡〔良〕、福建巡撫魏〔元煜〕、浙江巡撫烏〔爾恭阿〕。道光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奉上諭：有人奏^①，江、浙等省錢法敝壞，私錢之源，一爲局私，一爲民私。江省之寶蘇局，爐頭工匠向以私積制錢五萬餘串，分存附近質庫，每屆開爐，運局點驗，驗後仍分藏質庫。所有官銅，盡鑄私錢，其價較民私稍昂。浙省局私，攙和沙土，墮地即碎，不若民私之便用。民間私鑄，處處有之，有司衙門，得規包庇，其大夥鼓鑄，藏於附近海口島嶼之中，由商船夾帶進口。船底有夾板，油飾嚴密，查之無跡，抵岸卸貨，挾板出錢，一船所帶八百千之多等語。圖法爲經國重務，私錢充斥，百物騰貴，最爲閭閻之害，不可不嚴行拏究。著兩江、浙閩各督撫，通飭所屬，於開爐時，嚴密查察，認真究辦。民間所用私錢，務究其販自何人，鑄自何處。其島嶼私鑄，著責成巡洋水師各將備，實力搜緝。倘查有得賄庇縱情弊，即行從嚴懲處。其夾板商船如敢夾帶他項違禁物件，尤當一律搜查，毋許疎懈。此皆係地方大吏應辦之事，不應有此弊端，若再因循不加振作，自問於心能無愧乎？懍之。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

〔署兩江總督林則徐等覆摺——密查寶蘇局並無局私^② 海口並無商船夾帶私錢，道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上諭……臣等跪讀之下，不勝惶悚，當即恭錄分別轉行，並分委署蘇州府知府周岱齡、揚州總捕同知趙廷熙、署松江管糧通判候補同知劉錫恩、江寧試用通判洪業斌等，密往寶蘇局確查去後。茲據該府等稟稱：互相約會，出其不意，親赴該局，嚴密訪查。正直鼓鑄道光十六年第二卯錢文，將次完竣，尙未磨鑪。逐一查驗，均係輪廓分明，字畫清楚，與部頒定式相符。抽取彈兌，斤數並無輕短。尤恐攙和

① 原奏者係給事中鮑文淳。

② 省局局私名目，見於嘉慶二十五年王家相奏摺，當時銀錢比價尙不如道光中葉之甚，至此時每兩銀已易錢二千左右，局私顯然不少。林則徐等此摺所言祇是一時一地情況。

沙土，偷漏銅鉛，卽照驗收章程，以五串爲一束，酌量抽提，用力摔擲，並無破碎。秤驗之後，運赴錢庫封貯，並不存留在外。訊之爐頭工匠人等，僉供伊等都是手藝窮民，所得工食，僅敷食用，焉能積有制錢五萬餘串之多分存附近質庫。每屆開爐，局門封閉，委員常川稽查，每日買辦食物，送至門外，由委員搜查明白，方許送進，豈能運錢進局。況錢至五萬餘串，以每人挑錢十千而計，約須挑夫五千餘名，每卯僅止二十日，運進運出，計需兩次，一時不能集此多人。寶蘇局又在人烟稠密之處，數千人運錢出入，豈不畏人盤詰。今奉嚴詢，實無積錢分貯質庫，私運出入，將官銅偷鑄私錢情事，不敢稍有捏飾等語。研詰至再，毫無別情。復在左近查詢，俱云局中祇有派撥兵餉，挑出新鑄錢文，有官稽查，從沒挑錢進去。衆口同聲，似無虛捏。復經改裝易服，分赴錢店以銀易錢，所換皆係制錢，尙無攙和小錢情弊。詢及各物昂貴，因數年來秋成歉薄，物價稍昂。現在米價甚平，柴薪油炭價值亦較往年平減，並不昂貴等情。取具爐頭不敢舞弊切結，稟覆前來。

又附近海口島嶼，有無大夥鼓鑄，及夾板商船攜帶私錢，及違禁貨物進口之事，必須嚴行搜查。當飭管理海關及川沙、吳淞二營嚴密查緝。續據管理海關護蘇松太道汪忠增，暨川沙營參將林明瑞、署吳淞營參將關奎龍，先後稟覆。訪查商船在洋行駛，恐裂縫滲漏，於艙底上面，鋪設木板，以防貨物浸濕。其板雖與船身一體油飾，而板縫顯明，易於審視，並非嚴密無蹟，與內河民船之艙底鋪板者無異。該護道誠恐夾帶偷漏，督同書舍人等，於商船進口投稅時，查驗貨物之外，每艙揭板查看，並無夾帶私錢，及他項違禁物件之事。所有海洋島嶼，時有該二營將備輪流巡查，亦無藏匿私鑄等情。臣等覆加確查，均屬實在情形，並無諱飾。……

然既有風聞，斷非無因。臣等細加採訪，推查有道光元年，因爐頭鼓鑄工料不敷，經前督臣孫玉庭、前撫臣魏元愷奏請在於局錢內，借給四年工料錢六萬六千五百七十六串零分，限二十年在各爐頭每

年應領工料錢內按卯坐扣歸款。嗣因該爐頭等疲乏已久，恐分領借款，易形消耗，議將前項借給工料錢文，發交各典商，按月一分生息。每年可得息錢七千九百八十九串零，以三千三百串歸還原本，以四千六百八十九串零按卯分給各爐頭，以爲津貼不敷工料之用。於道光四年，經前督臣孫玉庭、前撫臣張師誠，奏奉諭旨允准在案。或者因此以訛傳訛，致言者聽聞，以奏明交典生息津貼之案，誤爲爐頭私積分存質庫之項。第該局爐頭工匠，人數衆多，良莠不齊，難保不日久弊生，未便以現無弊竇，稍存懈怠。

至附近海口島嶼一帶，現據海關及川沙、吳淞二營，查無私鑄，及夾板商船攜帶違禁他物進口之事。惟小民趨利若鶩，於海洋島嶼及人跡罕到之處，日後私行鼓鑄，亦恐不免。蘇州係濱臨江海之區，商賈雲集，匪徒作奸牟利，將私錢由商船夾帶進口，尤難保其必無。惟當欽遵聖諭，責成巡洋水師各將備，於海洋島嶼各處，實力搜查。如有私鑄及商船夾帶他項違禁物件進口，務期有犯必獲，按例嚴辦，以絕弊源。倘有得賄徇庇情弊，即行從嚴奏參懲辦，斷不寬縱。現在市用錢文，尙無攙和小錢情弊，第恐日久玩生，亦不可不防其漸。

復查道光十三年間，經臣林則徐在巡撫任內會同督臣陶澍奏定章程，設局收繳小錢，官爲給價。每小錢一斤，給制錢六十文，鉛錢一斤，給制錢二十文。其不及一斤者，以小錢二文抵大錢一文，以鉛錢五文抵制錢一文。俟收有成數，捶碎繳官，俾私鑄者無利可牟，漸期淨盡。近年行之，頗有成效。茲復遵照奏案，出示曉諭行舖經紀，嗣後遇有小錢，概行剔存，不論多寡，隨時赴官呈繳給價銷燬，可期杜絕根株。

〔御史張源擢——請禁錢局鑄錢像漏銅鉛攙雜小錢也，道光十九年九月十六日〕一、京、外錢局鑄錢，宜嚴禁偷漏銅鉛攙雜小錢也。錢爲國寶源流，用期久遠。近年外省小錢甚多，屢奉諭旨嚴禁，未能一律肅清，而京城寶源、寶泉二局所鑄之錢，每月所發各衙門公費錢文，有時與外

省小錢相似。推原其故，皆係爐頭偷漏銅鉛，監督不善經理。據聞向來配五色銅，近年配三色銅，以故如此。然爐頭鼓鑄，果能認真，不致偷漏，雖三色銅亦不應如此之差。若以現在所鑄之錢而論，鉛少沙多，用不過十餘年，擲之即成齏粉，何能期諸久遠乎？要知錢爲國寶，關係匪輕，若以有用之銅，棄之無用之地，不十數年而化爲烏有，火耗工價，盡屬子虛，實爲銅局之蠹，此不可不嚴行禁止也。

〔給事中朱成烈摺——京局鑄錢銅鉛成分不均形式大小不一，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竊查定例：制錢一文重一錢二分。當日銀價甚平，故制錢雖大而不至虛耗。誠不可以昔日之大錢一千六百餘文，易今日之銀一兩，使銅斤多耗而與市價無裨也。但須大小確有定式，銅鉛分配均勻，不容畸輕畸重，致滋弊竇。查自上年夏秋，臣等每月所領公費皆係小錢，鉛多銅少，錢質輕脆，不可久存。迨至秋末，外間嘖有煩言，冬月所領之錢忽大，並且銅多鉛少，擲地有聲。今年夏秋所領制錢，與上年夏秋無異；自十月至今所領制錢，又忽與上年冬間無異。何錢局之毫無把握，一至於此。謂小錢一文亦可抵一文之用，並可權衡銀價節省銅斤，不爲無見。然須所省之銅確有著落，不至匠役偷賣，方爲實力辦理；又須錢質堅實，可行久遠，不至移時即成破碎，方爲無弊。

臣常訪求其故，風聞其弊蓋由各爐廠偷買官銅，二局銅不足額，故多鑄小錢，少用銅斤，以補缺欠。爐廠者，並非官商，私開門面，收買生銅煎爲熟銅，賣與各銅器舖以圖利者。正陽門以南，崇文門左右，不下數十廠。小廠可歲賣熟銅三兩萬斤，大廠可賣熟銅六七萬斤，謂其收買每年銅運餘銅，而每年餘銅不過二三萬，曾不足一廠之煎煉。臣聞運銅之官到通之後，輒有爐廠奸商到彼包攬，代運官交銅。該運官夙畏錢局秤大，樂聽奸商代交，將一切規費給付。迨奸商交局之日，則通同舞弊，以七八十斤爲百斤，每百斤所餘之二三十斤，則爐廠奸商買去鎔爲熟銅，隨時售賣，以遂己私。錢局以七八十斤爲

百斤，亦須有術巧爲掩飾，銅方足額，故多鑄鉛多銅少之小錢，以爲影射盜賣之地。小錢過多，恐人彈劾，又不得不鑄大錢以遮掩衆人之耳目。此制錢忽大忽小，忽鉛忽銅之實弊也。不然，京城爐廠數十座，歲賣熟銅一二百萬斤，其銅何自來哉？臣愚以爲此弊誠非細小，應請旨密飭步軍統領，於銅船到通之後，運局交銅之時，嚴切查拏。或將各爐廠概行封禁，尤爲禁絕根株。再飭戶、工二局酌中鼓鑄，確有一定之式，毋致虛耗銅斤，毋致漸滋流弊，則錢法永無更易，而奸商爐匠均不得勾結行私矣。臣爲錢法杜弊起見，謹封大小制錢各五文，恭呈御覽，其弊一見可知。

〔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花沙納摺——實泉局私鑄小錢，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本月二十一二等日，據實泉局監督桂亮、朱昌頤面稟，此次應收四廠三月份卯錢，定於初七至初十日，先由職等挨次驗收，逐串秤驗，其有模糊細小者，卽刻駁回，限日補交，立將該爐匠等責懲。詎於初八日，南廠爐頭王復鈺應交卯錢，破碎不堪，且有攙和短陌諸弊。當卽嚴行駁斥。該爐頭當堂跪求寬限，因勒限於十三日呈交。迨是日，職等到局，將各爐補交錢文逐一收齊，而王復鈺之錢延不呈交，遂嚴飭該廠大使崇禧確切查催去後。該大使旋將王復鈺押送到局，回稱補交錢文尙少一百數十串，實屬不堪呈驗，已將匠役等概行責革。復於磨房內搜出埋匿錢一百餘串，並於爐房內搜出埋藏銅數十包。該監督等勘驗屬實，秤兌藏銅約有一千餘斤。顯係該匠役草率偷減串通舞弊。連日訊究，均狡展不認，呈請究辦前來。臣等親詣查驗，與監督等所稟無異。

伏念錢法攸關，必須一律精良。臣等節次臨局抽驗，三令五申，雖嚴行飭駁，尙未見有起色。若非該匠役等平日偷減工料，積習相沿，何以至此。現經查出王復鈺等種種弊端，正宜從此根究，庶可挽回釐剔。且懲一儆百，以期辦理得手。相應請旨將爐頭王復鈺、匠頭劉智、崔三、王大，正匠劉海奇、王九，共六名，送交刑部嚴訊究辦。

〔御史覺羅隆慶等摺——京局鑄錢薄小，道光三十年五月十二日〕竊查寶泉局鼓鑄錢文，配用銅鉛筋兩，及制錢輕重分兩，均有定制，不得違式。每月初一初二等日，戶部支放餉錢，例由臣等赴庫驗放，此項錢糧係八旗兵丁食用攸關，豈容任意偷減。乃日久弊生，每當支放時，其錢有薄小不能如式者，有落地易碎，每千約至數十文者，有清、漢文字樣模糊不辨者，其故皆由鉛砂過多、偷減工料所致。臣等於監放之時，始能目睹，若臨時予以挑斥，逐串查檢，勢必致誤支領，殊多未便。是以於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暨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二等日，疊次行文寶泉局監督，查明有無偷減工料，並鑄錢式樣，聲覆覈辦在案。現在所放錢文，比較上兩年略有起色。但恐以後未能認真鼓鑄，爐頭匠役仍踵前弊，於圖法殊有關係。茲當整頓錢局嚴定章程之際，應請旨飭令錢法堂滿漢侍郎，督率錢法堂司員，並該監督廠大使等，實力整頓，以期悉遵定制，毋得草率偷減。如有厚薄大小輕重不符，及文字模糊，磨鏽不精等弊，除將爐頭人等照例懲辦外，並將該監督、大使等一併參處，庶鼓鑄如式，錢法可垂永久，而兵民行用俱沾實惠矣。

〔清代銀錢市價之變動〕歷代寶貨與錢並行者，有幣有鈔。金、元以來，黃金漸少，始以銀為通行之幣。國初用不足，嘗一造鈔（時歲造十二萬貫），不久停罷。自後與錢兼權而并用者，惟銀而已。銀之直以兩計者，至時折錢二貫，明代自五六百文至千文，逮夫末年，一兩直錢五六千，而錢法大壞。蓋銀不自為直，因錢之貴賤以為直，權之之法曰輕重，曰多寡，曰歛散。輕重與歛散，其權操之自上，多寡之權則上不能獨操之，勢之所趨，有未易以文法禁者。故為錢必適輕重之中，而後時為歛散之令以齊其多寡之數。然為法終不能以數十年而不敝。

我朝順治初元，鑄錢文重一錢，始以七文准銀一分，旋更鑄重一錢二分，又改鑄一錢二分五釐，官徵民納皆新鑄七文准銀一分，舊鑄一錢重者倍之。先是，工部侍郎葉初春以錢價日增，請鑄當五、當十

兩錢以便民，不允，然新錢實一而當二。十年，行一釐錢，十文准一分，雖著爲令，而民患錢輕，乃罷之，改鑄重一錢四分，其准銀之直，新錢以十，舊錢仍以十四。康熙十年，令民以從前之小制錢交納正賦，時奸民多燬重錢。二十三年，錢漸貴，銀一兩直不及千，侍郎陳廷敬言，欲除燬錢之弊，求制錢之多，莫若鑄稍輕之錢，燬錢無利，其弊自絕。乃改鑄仍爲一錢。四十一年，又以錢小盜鑄者多，復舊制一錢四分，千文准銀一兩，舊重一錢之千文准銀七錢。至雍正十二年銅貴，錢本多虧，乃酌輕重之中，定一錢二分之制。自是以後，鑄制雖有不同，而輕重顯若劃一，其有不齊，則局匠冒禁偷減，非功令有所改易。此本朝以來錢法輕重之大略也。

權之以多寡者，錢少而貴，則局有增爐，爐有增卯，又有勤爐、倖爐之設，多而賤，則酌其數而減之閑之，凡以劑銀價而使之平也。考康熙中錢價過昂，有銀一兩不足一千之禁；及末年，自八百數十文遞減至七百數十文（皆指重錢），於是發五城平糶米價以易銀。或言康熙間鑄錢最精亦最少，不知固由當時之銀易得而價賤也。雍正元年，設官牙以平其直（乾隆三年革錢行經紀）。七年諭曰：錢爲國寶，固貴流通，然必輕重得其平，方能無弊，若錢價過賤，物價必虧，姦弊從此而起，嗣後銀一兩，祇許換大制錢一千。蓋其時錢驟賤，故又立法以禁之。九年，以戶部卯錢及五城平糶錢二十四萬串設局兌換，定價銀一兩易錢九百五十文至一千文爲率，禁市儉賤買貴賣之長短錢。乾隆二十六年，又以平糶錢易銀，時一兩二錢僅易錢一千。三十六年，各省皆以價平請減鑄，諭督撫豫爲籌畫，務期錢直常平。

案康熙以前，制錢准銀之數，自七文增至十四文，已有日趨於賤之勢。康熙、雍正間立法維持，時貴時賤。惟乾隆一代，錢價平時少而貴時多，或以爲由銷燬古錢，或以爲由私燬重錢，故錢少而貴，然實當時上下銀多之故。案雍正十三年令捐納貢監皆收銅，不足乃用銀。乾隆九年定官員領帑，除夫匠工價外，民間日用除零星粟布外，概不

許用錢。向非上下銀多，安能奢於用錢如是。且列朝鑄錢之多，亦無如乾隆時者，而初年部庫積銀三千萬，末年至七千餘萬，輕重兩幣皆充牣而流通，故昔之銀錢均無獨能久貴之勢。嘉慶初年錢仍貴，民間以銀易錢，虧失逾倍（詳十年五月聖訓），乃嚴飭各省毋減卯，毋虛報。竊意其時數歲軍需，散部庫七八千萬於外，民間銀易得，故錢見貴未必盡由於停爐減卯也。自嘉慶末年，錢法日久而敝（嘉慶十七年，有江蘇鑄錢機和沙子錢質脆薄之論；二十五年，御史王家相奏，江南以官銅偷鑄小錢，每千不及四斤，民間號爲局私，流通浸廣，以致銀價日貴，并見聖訓），而銀之外洩亦日多（詳後），由是錢價一賤，近三十年卽不復貴。至今日每兩易錢二千，較昔錢價平時蓋倍之，較貴時幾及三倍。屢經調劑，未覩實效，殆所謂勢之所趨，未易以文法禁者乎？

若夫歛散之法，則視錢之多寡，在官者多則散之，在民者多則歛之。案順治十二年，始令以制錢搭放俸餉；康熙初，令各省存留雜支配錢三成；自後配搭隨時增減。惟康熙五十八年、六十年及嘉慶六年，均以錢貴，令半銀搭餉，爲最多之數，餘或減於三成之內（詳《會典事例》）。凡加成搭餉，以錢貴加惠兵丁，非爲節省用錢之故也。乾隆間令各衙門公費皆給錢，又或發官錢，設官局以平市價（乾隆二年發工部餘錢，設官錢局十處出易以平市價），其歛之也。順治十二年，令州縣計搭放之數刊入由單徵收。再踰年以制錢壅滯，令銀七錢三完納，銀以運解，錢抵存留，輕重之貨，并行不悖。康熙間，民賦猶兼用錢，自奉行日久，各省漸不劃一，銀則浮收，錢則浮折。是以雍正間，安徽巡撫徐本，以民賦概用銀，零星秤收不便，奏定每一分連耗羨收錢十文。乾隆間又以直隸民賦多以錢作銀，爲數較重，令一錢以上者不必勒令交錢。蓋自耗羨歸公，徵歛或不如法，大吏所孜孜調劑者，又不在錢法之貴賤矣。邇來錢不加多，而公私耗銀之途日廣，於是銀之貴賤不繫錢之多寡，而錢之貴賤轉繫銀之多寡。國法子母之權趨於銀幣，此積重之勢也。〔王慶雲，《石渠餘紀》，卷5。〕

〔清代制錢品式〕我太祖肇基東土，丙辰建元，鑄天命通寶錢，分滿、漢文二品。天聰紀元，鑄錢如舊制。世祖奄有天下，置寶泉局於戶部，寶源局於工部（明直省局皆稱泉源），鑄順治通寶錢，頒行各省，開爐鼓鑄。自後列聖改元，沿爲故事，惟純廟行授受大典，嘗令乾隆、嘉慶各半分鑄（後改乾隆二成，六年乃全鑄嘉慶）。順治之錢有數品，初有一錢、一錢二分、一錢二分五釐三品。其幕初無文，十年增鑄漢文一釐於幕之左，其右京局鑄戶工，各省鑄局名，亦有單鑄一字者。十四年更鑄重錢（重一錢四分），圓函輝潤，近古罕比。

凡錢圓徑十分寸之八，凡鑄錢先鑿鑿塊銅曰祖錢，乃鑄無文面圖者曰母錢，然後印鑄兩方而成制錢。凡鑄治之工八：曰看火、翻沙、刷灰、雜作、判邊、滾邊、磨錢、洗眼，治之各以其序。於是始兼用漢、滿文，京局曰源若泉，直省則以局名（江寧曰寧，一釐錢曰江，江西曰江，一釐錢曰昌，浙江曰浙，福建曰福，湖廣曰昌，一釐錢曰武，河南曰河，山東曰東，山西曰原，陝局曰陝，雲南曰雲。其密雲、薊鎮、宣府、臨清、大同則用密、薊、宣、臨、同字。大同局先設陽和，文亦曰陽）。以辦良楮而殿最之（各省有分局，各府各鎮者旋開旋停）。康熙初年增設各省局（其文湖南曰南，江蘇曰蘇，甘肅曰鞏，時布政司駐鞏昌，此局旋罷，四川曰川，廣東曰廣，廣西曰桂，貴州曰貴，後開福建臺灣、漳州兩局，文曰臺、曰漳）。

二十三年定鑄錢之齊以銅六鉛四，蓋銅性燥烈，必和以鉛，唐、宋以來皆用之，明之四火黃銅、二火黃銅，即紅銅與白銅相和而成者。先是鼓鑄或關差採辦銅鉛，或官收廢銅舊器，分生熟銅配鑄。大率以銅七鉛三爲準。至是始定分數遵行。是年鑄輕錢，四十一年復重錢，故康熙錢有輕重二品（輕錢重一錢，重錢一錢四分）。雍正錢亦二品，元年令各省錢幕用滿文鑄局名二字，是爲後此遵行之定式。五年改錢齊爲銅鉛各半。七年更定各省錢文（直隸曰寶直，江西曰寶昌，湖北曰寶武，山東曰寶濟，山西曰寶晉，雲南東川曰寶東，旋開江蘇、安徽錢局，文曰寶蘇、寶安）。十二年改錢重爲一錢二分。乾隆五年以私燬者多，改鑄青錢。浙江布政使張若震奏言：錢價之貴由於私燬，訪之爐匠，咸云配合銅鉛，加入點錫，即成

青錢(唐謂之白錢)，銷燬無利，山藪之奸可不禁自止。令戶部試鑄百分其齊紅銅仍五十分，減白銅鉛爲四十一分有半，用黑鉛六分有半，加點錫二分，所鑄青錢，試鎔爲銅，錘擊即碎；不能更造器具(時試以接爐提銅之法，每串僅復原銅二十二兩)。廷議以可杜私銷，照式頒行。歷代黃錢之法至是一變，雖暫免銷燬，然質雜而脆，其易於消磨則一也。自雍正改爲一錢二分，輕重適中，後雖錢齊不同，而品式無改，惟供用內廷者爲樣錢，樣錢百重一斤，其齊仍銅六鉛四。又案見行則例，京局配鑄，凡百斤用紅銅五十四斤，白鉛四十二斤又四分斤之三，黑鉛三斤又四分斤之一。各省局或純用白銅，或雜黑鉛，而皆不用點錫云。〔同上，卷五〕

〔紀戶部局鑄〕國初戶部年鑄三十卯(以萬二千八百八十串爲一卯)，遇閏加三。康熙、雍正兩朝各增十卯，乾隆六年增二十卯，次年增勤爐十座，年鑄六十一卯，得錢六十九萬餘串。十六年以後，因餘銅加鑄，至三十八年定爲七十五卯，歲得錢九十三萬串有奇。末年裁勤爐，復銅六鉛四之制，仍爲三十卯。嘉慶初年漸復，五年設俸爐，鑄搭京俸，後銅鉛不敷，亦旋滅旋復。自國初以來，戶部鑄二，工部鑄一，今則例，寶泉局正爐之外，有勤爐、俸爐加鑄，歲出錢百十三萬串，閏加四萬串，寶泉局有勤爐歲出錢五十三萬串，閏加四萬串各有奇。接近日鑄錢之數多於往時，而公私均無朽貫之積。一由生齒日繁，多一人即多一人之用，且昔之食時用禮者，今或踵事增華，流轉之數愈多，則錢愈見少。一由銀貴市票盛行，一兩之銀可以易兩串之票，市肆雖以票易銀，不得不蓄錢以待用，而冒禁私銷者尚不在此數，此所以鼓鑄日多而流通日少也。

通考案：鑄錢之期曰卯，宋以後始有畫卯點卯之名，蓋取其時之早，相沿既久，遂以一期爲一卯。

案：今則例各省局出錢歲額，除山東、河南、安徽、甘肅，久已停爐，餘省歲共出錢一百一十一萬餘串。自銀價愈昂，錢本愈貴，

大半皆停爐減卯，民用不足，私鑄能無起乎。〔同上，卷五〕

道光二十一年至三十年(1841—1850)京局鑄錢總表

年 份	寶源局鑄錢數	寶泉局鑄錢數	合 計	備 註
二十一年	330,000.000	840,571.992	1,230,571.992	單位：串 冊原缺
二十二年	360,000.000	762,933.454	1,122,933.454	
二十三年	360,000.000	830,568.753	1,190,568.753	
二十四年	360,000.000	990,623.572	1,350,623.572	
二十五年	360,000.000	811,692.376	1,171,692.376	
二十六年	364,485.327	920,645.914	1,285,131.241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360,000.000	804,752.227	1,164,752.227	
二十九年	390,000.000	848,131.941	1,238,131.941	
三十 年	330,000.000	746,021.406	1,076,021.408	
總 計	3,274,485.327	7,555,941.637	10,830,426.964	

資料來源：據戶部銀庫天進黃冊綜合編製

2. 各省局鑄造虧損成本先後停鑄

〔管理戶部事務潘世恩摺——各省停鑄日久請開鑄，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五日〕竊查各省鼓鑄錢文，搭放兵餉，原以便流通而資民用，自道光四年經閩省以銀貴錢賤，奏明停爐，嗣後直隸、山西、陝西、江蘇、江西、浙江、湖南、湖北、廣西、貴州等省，亦均援案奏停。統計現在停爐已十一省之多，惟雲南、廣東、四川三省設爐開鑄。查搭放兵餉，均有息銀，局存銅鉛，皆關帑本。若各省永行停鑄，不獨息銀無獲，帑本虛懸，且恐錢法漸致廢弛。況查山東、奉天、河南、安徽、甘肅等省，向無鼓鑄，尤恃各省開鑄，以便流通。各省停鑄多年，銀價較前自應平減；相應請旨勅下直隸、山西、陝西、江蘇、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廣西、貴州各督撫，務照每年應鑄卯額，迅速開鑄。如果銀價

有未平，亦即體察情形，將鼓鑄卯額量爲酌減，奏明報部。其局貯鉛斤間有不敷省分，務宜照例趕緊購辦，毋得概以銀貴錢賤等詞聲覆，致違定制。

〔閩浙總督劉鴻翱摺——銀價愈增實福局鑄錢虧損暫緩開鑄，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竊准戶部咨，以各省制錢停鑄日久，請旨飭催停鑄各省，迅即查明局存銅鉛，照例按卯開鑄，其銅鉛不敷省分，亦即趕緊購辦。所鑄錢文，先將文武養廉以及支放各款，各就本省情形，均勻酌量搭放。其款目應如何劃分，錢數應如何酌搭，因地制宜，隨時通變，均由各督撫自行詳酌辦理，總期將一年所鑄之錢，悉搭入一年所放之款，則搭放既不患偏缺，而制錢亦無虞壅積。如果查看兵力亦間有可以搭放之時，或仍二成，或減爲成半、一成，儘可隨時酌改。其四川、雲南、廣東、浙江、廣西等省，現在開鑄，或仍遵照舊章，或亦量爲酌變，以期永遠開鑄，不致旋鑄旋停，均聽該省自爲妥辦，雖搭放成法似涉變更，但圖法可藉以流通，財用即不無裨益。奉旨：依議。欽此。

臣遵查福建實福局鼓鑄制錢，於道光四年間經前督撫臣以銀價增昂，成本過重，奏准停鑄。嗣於二十一年十月間奉准戶部咨，以停爐十一省之多，不獨息銀無獲，帑本虛懸，且恐錢法漸致廢弛，奏奉諭旨，着照每年應鑄卯額，迅速開鑄。如銀價實有未平，體察情形，將卯額酌減等因。欽此。當經臣與司道查議，近年銀價愈貴，若照部議開爐鼓鑄，比道光四年虧折成本更多。恭摺覆奏，奉旨允准在案。

茲覆查開鑄制錢，原以通圖法而裕財用，第閩省僻處一隅，並非衝衢；商賈運貨而來，率皆易銀而返，制錢笨重，難以攜帶，不能行運及遠。其河南、山東等省向無鼓鑄者，皆係藉資他省，與閩省實無關涉。是以制錢至今充裕，民間並無私鑄情弊。且每鑄錢千文，應用例銷銀一兩三分七釐八毫，外捐津貼銀二錢二分二釐八毫，共銀一兩二錢六分零六毫。近來銀價愈增，每兩值錢一千六百數十文，核計鑄錢

一千，虧折鑄本錢一千一百數十文。全年額鑄錢四萬三千二百串，計應虧折例銷外捐錢四萬七千七八百千文，爲數甚鉅。現在閩省各屬州縣，類皆瘠苦，加以派捐幫價，負累更深，辦理實係掣肘。況帑項絲毫關重，當此經費支絀之時，更應力籌撙節。與其以直隸等省之餘息，抵補閩省之虧折，何如節閩省虛糜之鑄費，爲國家有用之經需。臣與司道再四思維，惟有仍請緩辦。一俟銀價平減，自當察看情形即請鼓鑄。

〔上諭——准寶福局暫緩開鑄，道光二十三年閏七月初五日〕內閣奉上諭：劉鴻翔仍請緩辦鼓鑄一摺。福建寶福局鼓鑄制錢，著准其仍行緩辦。一俟銀價平減，即著察看情形奏請開鑄。該部知道。欽此。

〔湖廣總督裕祿摺——錢賤銀貴寶武局鑄錢虧損成本仍難開鑄，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竊臣等於本年正月內接准戶部咨，……當經札行司道欽遵查辦去後。茲據湖北布政使朱士達、鹽法道程奐采核議會詳請奏前來。

臣等伏查湖北寶武局鼓鑄錢文，向係設爐十座，爐頭十名，每年額鑄二十一卯，一尾卯，共需購買銅鉛成本銀七萬三百餘兩，鑄錢八萬六千二百八十餘串，除支給爐匠工料錢一萬餘串外，計搭放各營兵餉錢四萬一千九百餘串，尙存錢三萬四千餘串發賣民用。每錢一千，照例易銀一兩三分五釐五毫，收歸成本。嗣因日用工費逐年昂貴，工匠所領錢文不敷食用，每年僅鑄十二三卯不等。兼之銀貴錢賤，市價比較例價低昂懸殊，民間不願承買局錢。經前督撫臣訥爾經額等於道光十五年奏准暫停鼓鑄，復於二十一年欽奉諭旨飭催開鑄，當因銀價未平，又經臣等奏請仍暫緩開鑄各在案。

竊惟國法固貴流通，而財用宜權損益，湖北寶武局鑄錢所需銅、鉛、炭火、工價，格外減算，每千計用成本庫平紋銀九錢三分零，現在市價每錢千文易市平銀六錢三分，合之庫平不過六錢。如將局鑄制

錢照例價發賣，勢必無人肯買；若照市價減售，每千計虧成本銀三錢三分零，合計每卯虧折成本銀一千三百二十餘兩。以全卯計之，則應虧成本銀二萬八千四百餘兩，實屬有損無益。其故蓋因楚省爲水陸通衢，漢鎮客商往來貿易，收銀便於攜帶，是以錢價低而銀價高。若加以鼓鑄錢文，則錢愈多而價愈賤。即使設法變通搭放兵餉，以及文武養廉，支發役食各類，體察情形，亦有窒礙難行之處。緣湖北綠營官兵，近年屢派出師，節次借領行裝銀兩，現應分季扣還；荊州滿營駐防官兵，又值疊被水災之後，修理房屋，補置器具，不無耗費，所領餉銀，已屬不寬，如再以錢搭放，照例每錢一千扣銀一兩，是各弁兵每兩俸餉只能作六錢之用，於其生計倍形拮据。至文職養廉暨役食各款，現奉部咨業已減平支放，且養廉內尚有應攤額捐等款及軍需不敷銀兩，爲數不少，若再搭放錢文，扣收例價，各員領項無多，更屬不敷辦公。臣等與司道再四熟籌，與其開爐鑄錢，轉加工費愈佔成本，似不若仍緩一二年，再行察看情形，如果錢價稍平，成本不致大虧，即行奏請開鑄。

〔上諭——准寶武局暫緩開鑄，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內閣奉上諭：裕泰等奏請暫緩開鑄一摺。據奏湖北省前因銀貴錢賤，暫停鼓鑄，現今錢價尙賤，若搭放養廉兵餉，恐不敷辦公，且於弁兵生計亦形拮据。著照所請，准將湖北寶武局額卯錢文暫緩開鑄，俟一二年後，察看情形，如銀價漸平，再行奏明辦理。欽此。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摺——錢價愈賤寶直局仍請准暫緩鼓鑄，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竊臣前准戶部咨會，各省鼓鑄久停，奏請照例按卯開鑄。奉旨：依議。欽此。抄錄原奏咨行前來。當查直隸寶直局原設五爐，每年額鑄制錢六萬七百餘串，除支匠役工食外，實贖制錢五萬五千餘串，向作搭放一成兵餉之用。自道光十年前督臣以錢價日賤，兵力拮据，奏請暫行停爐。嗣於十一、十四、二十一等年，准戶部行催開鑄，均因錢價日賤，先後奏咨暫緩開爐在案。

茲部臣以各省鼓鑄久停，行令一律按卯開鑄，自爲圖法流通起見。惟臣與藩司悉心籌議，所有庫貯銅鉛除十二、二十一等年，戶部提用洋銅十五萬斤，白鉛二十四萬斤外，其餘盡數奏明動撥鑄造職位。又因停爐年久，局中房屋庫座早經坍塌，必須大加修葺；匠役人等均經裁撤，亦須另行招募。此時如議開鑄，則修葺庫局需費，採買銅鉛需費，招募匠役工食需費，統共核計約需銀六萬餘兩，始可如額鑄成制錢六萬餘串，合之現在市價已屬大虧成本。且查從前奏准停爐之時，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三百餘文，彼時搭放兵餉尙恐兵力拮据；現在錢價愈賤，若仍照舊搭放，是每銀一兩短少制錢五六百文，兵丁更不免賠累。至於直隸武職養廉，爲數無多，搭放有限；而文職養廉，大半皆有應行扣繳奏明捐款內之攤廉籌補，以及軍需例銷不敷等項銀兩，所餘已屬無幾，倘再搭放錢文，復令兌換銀兩報解攤款，亦覺偏枯。悉心體察，既於經費無裨，轉於官兵有礙，似未便勉議開鑄。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硃批：依議，戶部知道。欽此。

道光年間各省制錢停鑄減鑄(復鑄)情況簡表

局名	停鑄及減鑄 (復鑄)情況	銀錢比價	資料來源	備考
寶直局	搭發兵餉，營兵生活拮据，請停鑄。 戶部催開鑄，因錢價日賤，仍請暫緩鼓鑄。 戶部咨各省按卯開鑄，以錢日賤不免賠累，仍請暫停鼓鑄。	每銀一兩市價合制錢1,300文 每銀一兩市價合制錢1,470文	道光九年直隸總督那彥成奏 道光二十二年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 道光二十四年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	原定鑄額 50,756串
寶晉局	寶晉局原設六爐，乾隆五十九年以後祇開四爐。 道光九年四爐額爲17,472串，一併停止。 遵戶部咨，先以四爐開鑄。	每銀一兩市價合制錢1,300文 每銀一兩市價合制錢1,540文	道光二年山西巡撫邱樹棠奏 道光十一年山西巡撫阿勒濟阿奏 道光二十三年山西巡撫梁尊涵奏	原定鑄額 17,472串

(續)

寶蘇局	缺銅，存錢多，錢價賤，減鑄。	每銀一兩市價合制錢1,150—1,260文	道光六年江蘇巡撫陶澍奏	原定鑄額 111,804串
	鑄錢成本貴，存錢多，道光七、八、九年減鑄。制錢足數搭放兵餉之用，每年鼓鑄七卯，道光七年停鑄五卯。市肆錢價日賤，額鑄卯錢暫行停鑄。	每銀一兩市價合制錢1,280文	道光八年江蘇巡撫陶澍奏	
	酌減卯額，暫以四卯開鑄。	每銀一兩市價合制錢1,300文	道光九年江蘇巡撫陶澍奏	
	市肆錢價日賤，額鑄卯錢暫行停鑄。		道光十九年江蘇布政使裕祿奏	
	酌減卯額，暫以四卯開鑄。	每銀一兩市價合制錢1,620文	道光二十三年江蘇布政使孫寶善奏	
寶昌局	錢多價賤，停鑄。	每銀一兩市價合制錢1,400文	道光十七年江西巡撫裕祿奏	原定鑄額 42,034串
	戶部飭僅開鑄，以錢多價賤，兵民生計甚艱，請暫緩開鑄。	每錢千文易銀五錢八九分至六錢不等	道光二十一年江西巡撫吳文鎔奏	
	遵部咨，寶昌局原設六爐，每年額鑄二十四卯，請先開三爐。		道光二十三年江西巡撫吳文鎔奏	
	暫停鑄。		道光二十五年江西巡撫吳文鎔奏	
寶福局	鼓鑄成本過鉅，停鑄。	每銀一兩市價合制錢1,240文	道光四年閩浙總督趙慎畛、福建巡撫孫爾準奏	原定鑄額 43,200串
	鼓鑄成本過鉅，停鑄。	每銀一兩市價合制錢1,350文	道光十年閩浙總督孫爾準、福建巡撫韓克鈞奏	
	戶部咨各省開鑄，礙難遵辦，仍請緩鑄。	每銀一兩市價合制錢1,590文	道光二十二年閩浙總督怡良奏	
	戶部咨按卯開鑄，鑄錢一千虧本一千一百數十文，仍請緩辦。	每銀一兩市價合制錢1,600文	道光二十三年署理閩浙總督劉鴻翱奏	
寶浙局	銀貴錢賤，存錢過多，請仍暫停鼓鑄。	每銀一兩合制錢1,570文	道光廿年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奏	原定鑄額 129 600串

(續)

寶武局	滇銅未能接濟，停鑄。		道光三年湖北巡撫李鴻賓奏	原定鑄額 86,000 串
	乾隆五十九年因局錢存積較多，經前督臣奏准暫緩鑄，嗣於嘉慶二年開爐復鑄，現請援直隸、山西、湖南等省例停鑄。	市價每銀七錢有零 換制錢一千文	道光十五年湖廣總督訥爾經額、湖北巡撫尹濟源奏	
	部咨飭開鑄，以銀價有戶增無減，請仍暫緩鼓鑄。	錢一千文易銀六錢二分	道光二十二年湖廣總督裕泰、湖北巡撫趙炳言奏	
	戶部咨催各省按卯開鑄，以鑄錢虧折成本甚大，仍請暫緩開鑄。	錢一千文易庫平銀六錢	道光二十三年湖廣總督裕泰、湖北巡撫趙炳言奏	
寶南局	因滇銅困難，自嘉慶二十四年以後，即減爐缺卯。	市價銀九錢上下易錢一千	道光四年湖南巡撫崧孚奏	原定鑄額 47,880 串
	錢價愈賤，折耗益多，停鑄。	每錢一千文合紋銀七錢	道光十八年湖南巡撫錢寶琛奏	
	錢價尚賤，請暫緩開鑄。		道光二十二年湖南巡撫吳其清奏	
寶陝局	乾隆五十九年停鑄，嘉慶元年照舊恢復全爐，現因鑄錢工本虧折，停鑄。	每銀一兩市價合制錢1,370—1,400文	道光十一年陝西巡撫史譜奏	原定鑄額 65,400 串
	戶部咨飭開鑄，以銀價未平，請暫緩開鑄。	每銀一兩市價合制錢1,480文	道光二十二年陝西巡撫富呢揚阿奏	
	每年額定二十四卯，現減鑄十二卯。	每銀一兩市價合制錢1,600文	道光二十三年陝西巡撫李星沅奏	
寶伊局	銅鉛缺乏，存錢充裕，本年秋卯停鑄。	每銀一兩市價合制錢1,200文	道光二十年伊犁將軍布彥泰奏	原定鑄額 1,722 串
寶川局	額定正鑄十二卯、加鑄四卯，道光十六年已開鑄前六卯，以庫貯錢文足敷供支二三年之用，奏准停鑄後六卯。	每銀一兩市價合制錢1,500—1,600文	道光十七年四川總督鄂山奏	原定鑄額 193,000 串

(續)

賈桂局	奏准將己亥年正鑄錢文暫停六卯。 奏准因錢賤銀貴，暫停鼓鑄。 錢賤銀貴，錢市壅滯，停鑄。	每銀七錢易錢 1,000 文	道光十九年四川總督兼成都將軍寶興奏 道光十八年廣西巡撫梁章鉅奏 道光二十七年廣西巡撫鄭祖琛奏	原定鑄額 24,000 串
東川局	存錢過多，請減卯鼓鑄。 仍照原額鼓鑄。		道光十年雲貴總督阮元、雲南巡撫伊里布奏 道光十二年雲貴總督阮元、雲南巡撫伊里布奏	原定鑄額 179,984 串 嘉慶改名 寶東局
寶黔局	滇銅採運不到，道光二年停鑄，五年復鑄，又在貴陽大定分設爐座鑄錢，自嘉慶二十二年至道光四年時鑄時停。 存局錢多，暫停鼓鑄。 戶部咨飭開鑄，然以銀價迄未稍平，請暫緩鼓鑄。 奉旨開鑄。	每銀七錢易制錢 1,000 文 每銀六錢三分易制錢 1,000 文	道光五年貴州巡撫蘇明阿奏 道光十八年貴州巡撫賀長齡奏 道光二十二年貴州巡撫賀長齡奏 道光二十三年貴州巡撫賀長齡奏	原定鑄額 89,773 串

3. 新疆普爾錢開始貶值

[揚威將軍長齡片——請於阿克蘇鑄普爾式銀錢，道光七年二月初五日]再，查阿克蘇錢價，向係庫平銀一兩，兌換普爾紅錢①二百五六十文。自去歲軍興以後，官兵日漸雲集，銀多錢少，奸商高抬市價，每

①普爾錢。《清朝文獻通考》：回部之葉爾羌、喀什噶爾、和闐城，舊有錢文，市易通用名曰普兒，質以紅銅爲之，重二錢，每錢五十文謂之鷹格，每鷹格值銀一兩。乾隆二十四年開局於葉爾羌城，改鑄錢文，仍重二錢，形如內地制錢，易回部舊錢銷燬更鑄。二十六年改以百普兒爲一鷹格。按“普爾”，是維吾兒民族語言，譯意就是錢字。“鷹格”，譯意是銀錢。

庫平銀一兩，僅換紅錢百餘文及八九十文不等。奴才等溯查舊案，乾隆三十一年三月內，欽奉上諭：據額爾精額奏，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和闐等處錢價日減，每兩銀只換錢七十六七文。此係內地奸民所爲之事，意欲獨圖營息，一經查出，必當從重治罪，將其所有財物，盡行查抄入官，以示儆戒等因。欽此。當卽遵照諭旨，酌定市價，每銀一兩概令兌換普爾紅錢一百五十文；如有抗違以及囤積居奇，查出從重治罪，並將財物抄沒入官。嚴切出示曉諭通行各城，現在俱按一百五十文互相交易。嗣因阿克蘇局內採買銅斤甚少，不敷鼓鑄。查有口內解到小錠鹽課銀五萬兩，口外向不通用，據局員稟稱，請將此項銀兩照普爾紅錢之式，改鑄銀錢，每銀錢一個，計重庫平一錢，加以火耗，抵作普爾紅錢十六文，隨時給發運腳等費，與普爾錢兌用，回戶商民亦俱樂從。

〔欽差大臣那彥成摺——銅斤缺乏請加鑄當十普爾錢，道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竊查阿克蘇錢局所鑄普爾錢文，向係普爾錢一文當制錢五文行使，每銀一兩兌換普爾錢二百四五十文。自前年軍興以來，錢價昂貴，每銀一兩僅換錢八九十文，現今錢價稍平，已換一百餘文不等。食用因之增昂，兵民甚屬拮据。維時揚威將軍大學士長齡奏准添鑄銀錢，與普爾錢兌用，而回性多疑，惟恐以銀鑄錢或有銅鉛攙和，未得足色，不願行使，以致一年有餘不行，而錢價亦不能平減。茲臣與辦事大臣長清公同籌議，每年採取銅斤只得此數，不能增多，無由添鑄，而商民回戶，生計所關，亦不可不亟爲調劑。必須利於民生，而又無費國帑，方爲有益。臣等再四商酌，自應量爲變通。

伏查阿克蘇錢局鼓鑄普爾錢文，舊例每錢一文計重二錢。經參贊大臣舒赫德奏明，每文酌減五分，改爲重一錢五分，復經參贊大臣綽克托奏明，每文再減三分，作爲重一錢二分；均作爲一以當五行用。嗣奉高宗純皇帝硃批：好。欽此。欽遵在案。現在錢局每年收額銅二萬一千一百一十四斤七兩，除火耗外，共鑄錢二千六百七十三吊一

百二十七文。搭放兵餉，每餉銀一兩合錢二百二十文，共合銀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兩五錢七分七釐。計錢一文僅重一錢二分，似難再爲酌減。今擬以歲收額銅十分之七，仍舊鑄重一錢二分以一當五錢，一千八百七十一串一百九十文；再以額銅十分之三，改鑄重一錢五分以一當十錢，六百四十一串五百五十文。所鑄錢文，模式團圓，較當五錢加寬一線，背面各添鑄五字、十字，以志區別。按銀一兩合錢一百十文，共合銀五千八百三十二兩二錢七分。卽以十分之三銅斤而論，前鑄當五錢僅合銀三千六百四十五兩一錢七分，今改鑄當十錢，每文雖加重三分，實省銅九分，共省出銅三千六百八斤十一兩五錢，合之錢數增出當五錢四百八十一串一百六十三文；再以工計，又省工錢二十三串文。統計省銅與工及增出錢文，實長餘銀二千二百九十一兩六錢五分，卽可照數少調內地經費，以爲按年添撥兵餉之用。臣復廣爲察詢商民回子等，僉稱：以當五錢與當十錢相間通用，實爲便利，事屬可行。

臣等愚昧之見，現查阿克蘇銅廠開挖年久，銅斤未能豐旺，與其多方採辦，苦累兵回，徒滋糜費，不若將現鑄錢文，作爲當五、當十兩樣，分別行使，可期泉布充盈。應請將錢局額銅，試鑄十分之三當十錢，先爲行用，如果能平減市價，流通無弊，隨時酌量，再爲加增，改鑄當五當十錢各十分之五，永遠通行，實於回戶商民均有裨益，而帑項亦可稍爲節省。

〔伊犁將軍奕山摺——奏陳新疆產銅鑄錢沿革狀況，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二日〕竊奴才等於本年正月二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奉上諭：據御史重豫奏，新疆地方，自乾隆年間底定以來，每年所需官兵俸餉，皆調自內地。此項銀兩，出關則歲以爲常，入關則偶然一見，內地銀價之昂，未必不由於此。若照內地兵餉搭放二成之例，每年在南北路添鑄錢數萬串，以資搭放，甘肅藩庫，卽於每年撥餉時，按數扣除等語。著奕山、蘭福將該御史摺內所奏各

情，並體察該處地方現在情形，是否可行，妥議章程奏明核辦。總期於邊防內地兩有神益，原摺著抄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欽遵。奴才等詳查該御史所奏，原爲南北各城籌計每年兵餉經費起見。因卽一面咨商南疆各城大臣是否可行，一面飭令伊犁經手各章京確查詳報，以憑核議去後。

茲據葉爾羌參贊大臣恩特亨額等覆查：烏什向雖設有錢局，所需銅斤係由阿克蘇採鍊，於嘉慶四年奏准將烏什錢局移回阿克蘇。該處自戡定以來，將近百年，向不出產銅斤，實無可以開採之處。庫車向止交銅七百二十九斤十兩，運送阿克蘇鼓鑄錢文。嗣後按戶增攤紅銅三百五十八斤，每年共交銅一千零八十八斤四兩五錢。若添派回子再行採挖，或可稍爲加增，爲數無幾，預難定額。實係採銅之所，現形偏小，產銅洵屬無多，此外別無可以開採之處。喀喇沙爾每年應交阿克蘇，及轉運伊犁，共銅九百零五斤。查庫爾勒布、古爾兩回城，並不出產銅斤，係由賽里木、拜城採買交納。若欲加添，實屬採買不出。喀什噶爾每年應交運送伊犁紅銅七百斤，在於回子應交阿里板普爾錢文內，每斤扣除錢五十九文八釐。查此項銅斤，原係貿易安集延攜帶進卡，就近採買交納，僅可足額；喀什噶爾境內並無可以採挖銅斤之處。阿克蘇回子向例每年交銅五千三百六十餘斤，賽里木回子交銅三百八十餘斤，拜城回子交銅三百七十餘斤。嗣於道光八年辦理善後，裁撤銅廠官兵，令賽里木回子加交銅九千八百五十斤，抵免糧一千六百三十餘石，拜城回子加交銅六千三百五十斤，抵免糧一千五十八石零。是以阿克蘇、賽里木、拜城三處回子，每年共交銅二萬二千三百二十餘斤。除運送伊犁三千斤外，實存銅一萬九千三百二十餘斤。經阿克蘇鼓鑄普爾錢，按二成搭放兵餉。查阿克蘇本城境內並無銅山，回子應交之銅，均係在賽里木、拜城採買。是交銅雖有數處，而產銅實止一山。從前每斤價值不過五六十文，現今採挖維艱，每斤價值已增至一百二十餘文。此回疆各城現因銅苗不旺，回力

較疲，不能添鑄錢文之實在情形也。

溯查伊犁於乾隆四十年，經前任將軍伊勒圖奏請設立寶伊局鼓鑄錢文，經部核議，新疆開鑄，與內地不同，試辦數年，如錢文足資流轉，或回地銅斤，間有不敷採買之時，應令該將軍隨時奏明，暫行停鑄，俟銅斤充足，再行辦理等因，奉旨允准在案。嗣後每歲由南路運交紅銅三千九百斤，本處鍊交紅銅六千斤，本處鍊交黑鉛四千二百七十二斤，採買點錫一百四十斤，交寶伊局，按春秋二卯開爐鼓鑄。每年鑄獲制錢一千七百二十二串，每串計重七斤八兩。核計每年銅鉛兩廠，並錢局中所用經費口糧，以及銅鉛，共合銀四千六百三十六兩三錢八分一釐一毫。計算每制錢一串，係動用銀二兩七錢五分零五毫。於每年正月、十二月以制錢八百文抵銀一兩，按二成搭放兵餉，僅抵餉銀二千一百五十二兩五錢。歷經遵辦亦在案。奴才奕山前在參贊任內，與前任將軍特依順保盤驗庫項，查知自乾隆三十一年設立鉛廠，每歲交鉛一萬二三千斤不等。除每年動用八千二百餘斤外，餘俱存庫，已積有二十九萬三千九百餘斤，以備緩急，最關緊要。嗣於道光十年以後，因山場空老，每年僅獲鉛二三千斤，不敷操演以及鑄錢之用，每於庫存二十九萬斤之內，暫為支用。當即設法覓採，尚未得有鉛苗壯旺之處。奴才闡福，於去歲署理將軍時，復揀派廢員盧應翔等，前往各處採挖，亦尚未有成效。至銅廠每歲額交銅六千斤，僅敷局中鼓鑄之用。於去年秋間據委員等呈報銅苗微細不醇，所鍊銅斤，粗而且少，當即尋覓苗匠，另為採挖。賴有累年節省餘銅，尚敷半年之用。是以寶伊局春卯仍係照常鼓鑄，至於秋卯，尚須查看銅鉛情形，果係敷用，照常辦理，倘仍屬不足，只得照奏定章程暫行停鑄，容俟屆期再為詳細斟酌。至現今伊犁市價，每銀一兩可換制錢一串二百文有零，較從前之銀賤錢貴情形迥不相侔。且近來商賈雲集，貿易四通，其起標運用銀兩，前赴烏魯木齊等處，每歲不下數十萬兩，並無銀兩壅滯之弊。此伊犁現因銅鉛缺乏，難以再添鼓鑄，且錢

文足資流轉，非必急須添鑄之實在情節也。

〔廷寄——著伊犁將軍布彥泰等體察新疆能否一律使用普爾錢，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初一日〕軍機大臣字寄伊犁將軍布(彥泰)、參贊大臣達(洪阿)。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初一日奉上諭：前因回疆所用當五當十錢文，行使便利，降旨令富呢揚阿等體察陝西、甘肅情形，仿照鑄行。茲據該督奏稱：普爾錢一項，惟南路八城通行，北至吐魯番，東至哈密，即不能行，其吐魯番所產棉花，亦不能以普爾錢收買。民間不能施行，在官即難搭放等語。回疆普爾錢文，藉可疏通圖法，惟欲自外而內，必須漸推漸近。著布彥泰、達洪阿體察南北兩路各城情形，能否一律行使，確加訪覈，據實具奏。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伊犁將軍布彥泰摺——普爾錢流通情況礙難一律行使^①，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初七日〕奴才於南北兩路各城向曾親歷，所有行使普爾錢之處，皆經目擊情形，如果可仿而行，敢不竭力籌辦。無如地殊勢異，實有格礙者數端，謹爲聖主歷陳之：

一、銅斤恐不敷用也。查官局現鑄制錢，淨銅之外，例准參用黑鉛點錫，是以錢色帶青，謂之青錢；若普爾錢，則純用紅銅鑄成，謂之紅錢。紅錢與青錢每個重俱一錢二分，及青錢以一抵一，而紅錢以一抵五，則因其純係淨銅之故。迨後添鑄當十錢，比當五錢每個加重三分，是此項錢法用銅甚費，其所以能鑄於回疆者，蓋因回疆所產皆係紅銅，且無青黃相間。若他處運銅之難，允荷聖明洞鑒，即參用鉛錫鼓鑄，猶恐卯額不敷，若一概純用紅銅，不惟無處採辦，而虧折實多。即如伊犁銅廠除本處採辦外，尚須轉運阿克蘇、喀什噶爾、喀喇沙爾等處之銅，而寶伊局所鑄青錢，亦係攪和鉛錫，湊合各處銅斤，僅敷配用。設使改鑄紅錢，則不敷之銅太多，無從添補，欲省反費。此一難也。

一、民用恐難強勒也。查回子之用普爾錢，係屬歷久相沿，人皆

^①布彥泰的奏摺，原係答覆仿鑄普爾錢在內地行使的建議(原應編入本章第三節)，但本文陳述普爾錢流通情況很是詳備，故編入此節。

習慣。故自回疆歸化以來，雖設官局鑄錢，仍依順輿情，不輕改法，是以普爾錢止在八城使用，越界即不能行。緣此八城之中，除回戶外，兵民皆屬無多，因與回子買賣交涉，只得從其土俗。且該處別無青錢，其勢不得不用紅錢。若至有青錢之處，則兵民皆舍彼而用此。如富呢揚阿所奏，北至吐魯番，東至哈密，即不能行，並吐魯番所產棉花，亦不能以普爾錢收買等語，均係實在情形。其有將普爾錢帶至東北各城者，每個仍只作一文之用，不能概照回疆當五當十，此又奴才所目擊而深悉者。況小民零買食物，有只須青錢一文即已買足者，若必用當五之錢，自不能劈碎行使，則雖僅值青錢一文之物，亦須以紅錢一文買之，競錙銖者必不甘心，爭端易起。此二難也。

一、兵艱尤須體恤也。查從前回疆各城，庫銀一兩只換普爾錢二百餘文，近年以來錢賤銀貴，回城庫銀一兩可換普爾錢四百餘文。而官兵支領鹽菜，則仍照向來章程，以普爾錢二百文抵銀一兩。是錢價折耗一半，兵丁苦累已多。至當十錢文，係道光八年善後案內議准添鑄，嗣後搭放防兵鹽菜，每銀一兩給當十錢一百十文，而市間行使當十之錢仍與當五無異，在兵丁實爲累上加累。因防兵係屬隻身，且三年更換，當非長久駐防，故各兵不敢置喙。若東北各城，再行仿鑄，仍必搭放兵糈，是在官之經費並無節省，而在兵之苦累日益增多。似於邊地軍情大有關係。此三難也。

一、詐僞尤須豫防也。查私錢混充官錢，爲害甚大。即現行之制錢，以一抵一，亦不免盜鑄盜銷，然尙易於辨別。若當五當十，則私鑄之利較常錢爲更多，而真僞之淆較常錢尤難辨。苟官工但從減省，即不足以敵私錢；若官工務極精良，則無端反添浮費。至市儉因而抬高物價，奸匪因而燬改舊錢，百弊叢生，防禁更爲費事。此四難也。

總之，酌盈劑虛，先須通籌利害；與其變法而仍無實濟，莫若照常而無更張。奴才自顧庸愚，仰蒙諭令體察不敢不將實在情形縷析直陳。

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初七日硃批：候旨行。欽此。

〔道光二十五年普爾錢行使狀況〕道光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五，……傍晚時已至托克遜。……此地頗不荒寂，凡赴南路者，多於此地易換紅錢，緣過此則不用青錢也。紅錢一文抵青錢五文者，背面鑄五字，抵十文者背面鑄十字。今市上常用之紅錢，背無鑄字，每一文亦抵青錢四文之用。〔《林則徐集·日記》，頁449。〕

〔普爾錢的沿革〕西藏葉爾羌市易用普爾錢，紅銅爲之，重二錢，制小而厚，外有輪廓，中無方孔。每五十謂之騰格，舊以此輸準夷之賦。策旺阿拉布坦時，錢面鑄其名，用準字，餘皆回字，噶爾丹策凌亦如之。我朝平定回疆，仍以此輸賦。乾隆二十四年以後，開葉爾羌阿克蘇錢局，卽其地征銅萬斤鑄制錢（仍其俗用紅銅，枚重二錢，幕鑄城名，左滿文，右回文），更定百普爾爲一騰格，準銀一兩。四十年平伊犁，設寶伊局，面文皆如內地。伊犁鑄錢，每千需銅料銀三兩八錢，顧皆賦糧折納，錢由採辦。五十二年折給七城兵丁鹽菜，百六十準銀一兩。嘉慶以後，仍兼鑄乾隆錢，以準回諸部皆高宗所戡定也。〔王慶雲：《石渠餘記》，卷五〕（下接頁90—94附表）

4. 私鑄、私運、私銷及外國輕錢的輸入

〔江南道監察御史徐培深摺——私鑄充斥請嚴禁，道光十年十月二十六日〕查定例，官爐鼓鑄錢文，每文重一錢二分，每制錢一千重七斤八兩。價昂值銀一兩，價平值銀八九錢不等。京師設寶泉、寶源二局，外省亦設局照例鼓鑄，搭放兵餉。原期下可便民，上能裕國，立法良爲盡善。乃臣聞近日黔省地方，凡山深林密，以及地土插花離本屬州縣稍遠處所，往往設爐私鑄。大約以一銅九鉛爲成色；又銷燬官錢，攪入鉛沙，以作工本。其有用薑黃煮洗者，名爲二黃，其未經煮洗者，名爲三毛。每文重不過四分，每千值銀三錢六七分不等。始則攪入官錢，繼乃公然行使。如或將銀易錢，則官錢價貴，私錢價賤，將錢

普爾錢歷年鑄額表

局別	年份	種類	鑄額	重量	比價	資料來源	備考
阿克蘇	道光元年	一文	2,873 串 494 文	每串七斤八兩		道光元年十一月永明額奏	每錢一文舊例重二錢，兩改一錢五分，再改一錢二分。
阿克蘇	道光二年						缺
阿克蘇	道光三年						缺
阿克蘇	道光四年	一文	3,052 串 964 文	每串七斤八兩		道光四年十月英桂奏	
阿克蘇	道光五年	一文	2,873 串 864 文	每串七斤八兩		道光五年十一月覺羅海齡奏	
阿克蘇	道光六年	一文	4,103 串 491 文	每串七斤八兩	銀一兩合錢 200 文	道光六年三月長清奏	
阿克蘇	道光七年	一文	6,151 串 150 文	每串七斤八兩		道光七年八月長清奏	
阿克蘇	道光八年	當十	829 串 215 文	當五兩，每串七斤八兩，當十兩，斤重一錢，二錢，當十一錢五分。	價 90 文，100 餘文	道光八年十一月長清奏	
		當五	2,418 串 557 文			道光八年三月那彥成奏	向例普爾錢一文合制錢五文，銀一兩合普爾錢二百四十五錢，十分之七當五十錢，十分之三當十錢，喀、葉二城亦均試行。
阿克蘇	道光九年	當十	1,149 串 552 文			道光九年十二月長清奏	
		當五	1,436 串 941 文				
阿克蘇	道光十年	當十	1,149 串 552 文			道光十年十一月長清奏	

阿克蘇	道光十一年	當五	1,436 串 941 文	道光十一年九月長清奏
阿克蘇	道光十二年	當十	1,149 串 552 文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長清奏
阿克蘇	道光十三年	當五	1,436 串 941 文	
阿克蘇	道光十四年	當十	1,149 串 552 文	道光十四年十月常恒奏
阿克蘇	道光十五年	當五	1,436 串 941 文	道光十五年十月常恒奏
阿克蘇	道光十六年	當十	1,149 串 552 文	道光十六年十月常恒奏
阿克蘇	道光十七年	當五	1,436 串 941 文	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常恒奏
阿克蘇	道光十八年	當十	1,149 串 552 文	道光十八年十月常恒奏
阿克蘇	道光十九年	當五	1,436 串 941 文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璧昌奏

(續)

阿克蘇	道光二十年	當十	1,149 串 552 文	道光二十年十月璧昌泰	缺
阿克蘇	道光二十一年	當五	1,436 串 941 文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璧昌泰	缺
阿克蘇	道光二十二年	當十	1,149 串 552 文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法蘭哩泰	缺
阿克蘇	道光二十二年	當五	1,436 串 941 文		
阿克蘇	道光二十三年	當十	1,115 串 681 文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韓瑞泰	缺
阿克蘇	道光二十四年	當五	1,405 串 852 文		
阿克蘇	道光二十五年	當十	1,115 串 681 文	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扎拉芬泰泰	缺
阿克蘇	道光二十六年	當五	1,405 串 852 文		
阿克蘇	道光二十七年	當十	1,115 串 681 文	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扎拉芬泰泰	缺
阿克蘇	道光二十七年	當五	1,405 串 852 文		
阿克蘇	道光二十八年	當十	1,115 串 681 文	道光二十八年十月舒興阿泰	缺
阿克蘇	道光二十八年	當五	1,405 串 852 文		
阿克蘇	道光二十九年	當十	1,115 串 681 文	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舒興阿泰	缺
阿克蘇	道光二十九年	當五	1,405 串 852 文		

阿克蘇	道光三十年	當十	1,115 串 681 文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圖伽布奏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圖伽布奏
阿克蘇	咸豐元年	當五	1,405 串 852 文	咸豐元年九月圖伽布奏	咸豐元年九月圖伽布奏
阿克蘇	咸豐二年	當五	1,115 串 681 文	咸豐二年十一月侯什璋布奏	咸豐二年十一月侯什璋布奏
阿克蘇	咸豐三年	當十	1,115 串 681 文	咸豐三年十一月陳亨奏	咸豐三年十一月陳亨奏
阿克蘇	咸豐四年	當五	1,405 串 852 文	咸豐四年十一月陳亨奏	咸豐四年十一月陳亨奏
阿克蘇	咸豐五年	當十	1,115 串 681 文	咸豐五年十一月海模奏	咸豐五年十一月海模奏
阿克蘇	咸豐六年	當五	1,405 串 852 文	咸豐六年十一月海模奏	咸豐六年十一月海模奏
阿克蘇	咸豐七年	當十	1,115 串 681 文	咸豐七年十一月海模奏	咸豐七年十一月海模奏
阿克蘇	咸豐八年	當五	1,405 串 852 文	咸豐八年十一月海模奏	咸豐八年十一月海模奏
阿克蘇	咸豐九年	當十	1,095 串 723 文	咸豐九年十一月海模奏	咸豐九年十一月海模奏
阿克蘇	咸豐九年	當五	1,369 串 654 文		
阿克蘇	咸豐九年	當十	3,745 串 576 文		
阿克蘇	咸豐九年	當五	2,568 串 552 文		
				正額加添鼓鑄共數	

缺

(續)

阿克蘇	咸豐十年	一文	182 串 984 文	咸豐十年十二月綿性奏	加添鼓鑄
		當十	1,095 串 723 文		
		當五	1,369 串 654 文		
		當十	168 串 736 文		
阿克蘇	咸豐十一年	當十	1,095 串 723 文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錫拉那奏	
		當五	1,369 串 654 文		
阿克蘇	同治元年	當十	1,095 串 723 文	同治元年十二月奎棟奏	
		當五	1,369 串 654 文		

普爾錢收放情況簡表

地 區	收	放	情 況	資 料 來 源
阿 克 蘇	庫平銀一兩兌普爾錢二百五、六十文，軍興後僅兌換紅錢百餘文及八九十文不等。以後酌定市價每銀一兩准兌換紅錢一百五十文。			道光七年二月長齡奏
喀喇沙爾	由庫貯項下散放兵丁鹽菜，以銀一兩折普爾錢二百二十文。			道光七年七月常格奏
烏 什	道光七年正月，以存貯普爾錢二百文折銀一兩搭放兵餉，本年又陸續換回。			道光九年十一月常聽奏
烏 什	台市銀價日減，每銀一兩換普爾錢一百餘文，糧餉局原存撥在軍需項下動用。			道光十年十月薩迎阿奏
伊 犁	部價銀一兩合錢二百二十文，市價合四百餘文。			道光廿四年十月來山奏
喀喇沙爾	道光二十五年銀一兩合錢三百至四百餘文，現值一千一百至一千二百餘文。擬自咸豐四年起，市民應納地課按每銀一兩合普爾錢五百文計算。			咸豐五年五月玉通奏
喀什噶爾	原依市價銀一兩合普爾錢六百文搭放兵丁鹽菜，七月開始以六百五十文折合銀一兩搭放。			咸豐九年十二月固慶奏

易物，則官錢私錢同一身份。私錢既多，即官錢價值亦不能獨昂，官爐工本虧折，職此之由。

查私錢之弊，病兵而又病民，兵丁領餉皆每銀一兩放制錢一千文，及其零星行使，又與私錢毫無區別，是兵丁所得之錢，計其銀價尚不及一半，甚屬偏枯。又民間售賣小物，概係用錢，及其輸納稅課，則非三千錢不能易銀一兩，尤爲苦累。至於地方官支放工食，雇備夫役等事，多係發給錢文，用錢一千祇費銀三錢有零，所省甚多，因而聽其行使，以圖自便。且有緣以爲奸者，關隘處所奉文盤查，偶有擊獲，藉詞充公銷燬，而錢則官自行使，犯則任其逃逸，此又私鑄奸民所以愈無忌憚也。臣思錢法爲國家經費所關，私鑄充斥，則泉府必不流通，虧帑病民，莫此爲甚。貴州一省如此，他省恐亦不免。

相應請旨飭下直省各督撫，轉飭各州縣，認真訪拏私爐，從嚴懲辦，出示禁革小錢，不准行使。並於年終出具境內並無私爐，並未行使小錢印結，詳報督撫。該督撫亦於年終具奏一次，庶於國計民生兩有神益。

〔上諭——禁止私鑄，道光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內閣奉上諭：御史徐培深奏請飭禁私錢一摺。……著貴州巡撫認真訪查，如有前項情弊，即嚴行究辦。黔省如此，他省恐亦不免，並著各直省督撫一體飭屬查禁，毋得稍有懈弛。責成各州縣訪拏究辦，並於年終出具境內並無私爐，及行使小錢印結，詳報督撫，督撫於年終具奏一次。無得視爲具文，以肅錢法。欽此。

〔雲貴總督伊里布等摺——年終照例奏報查禁私鑄，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初五日〕竊照道光十年欽奉上諭，御史徐培深奏請飭禁私錢一摺。……本年以來，據羅平州擊獲客民曹小五、李三聽，從逸犯么八等受雇私鑄未成一案；又羅平州民張時發李華淋等，受雇打雜私鑄已成一案；均經照例審辦外。又現據羅平州會營，擊獲州民段勺等，聽從逸犯黃老二受雇私鑄未成一案，又拿獲劉學盛等私鑄一案，除批

司飭緝逸犯，分別審辦，歸入下屆奏報。茲屆年底，據各廳州縣等詳報，現無奸徒私鑄。其民間行使，俱係官局制錢，亦無小錢攙雜等情。並出具無私鑄及行使小錢印結，經該管道府州等復查加結，由藩臬兩司詳請具奏前來。臣等復加訪查無悞。

道光十八年正月初九日硃批：知道了。欽此。

編者按：自道光十年嚴禁私鑄上諭以後，各省督撫照例每年奏報一次，其中有的是列舉一二案件，大多數是僅報並無私鑄及行使小錢。這種資料，實際上已成為具文，並不反映實況。僅取上摺為例。

道光元年——咸豐三年(1821—1853)間制錢

私鑄私銷私運示例

年 月	地點	私鑄私銷私運概況	資料來源
道光元年六月	浙江	浙江嘉興私鑄小錢販運來京。私鑄小錢一串，賣官鑄制錢二百五十文	步軍統領英和等奏
道光二年十一月	新疆	私鑄銅錢摻入制錢使用	刑部戴均元等奏
十二月	北京	大錢每千摻和黨眼鉛錢剪邊一二十文，請旨嚴禁	御史楊慶遠奏
道光四年四月	北京	擊獲私鑄鉛錢七吊餘文並人犯等案	步軍統領英和等奏
閏七月	北京	獲錢機人犯及鑄成鉛錢二百餘文	步軍統領英和等奏
十一月	北京	各錢鋪於每換制錢百文內夾雜鉛錢黨眼錢三五文不等	御史楊燿奏
道光五年九月	北京	擊獲鑄成鉛錢五十餘吊並鑄錢原料器具等	步軍統領耆英奏
十一月	北京	請澈查銷燬制錢鑄造器皿	御史熊遇泰奏
十一月	北京	民間應用器皿在五斤以上者不得用黃銅製造	上諭
十一月	北京	職覆熊遇泰所奏，請仍准循照乾隆元年至今定例，毋庸查禁製造銅器	戶部尚書英和等奏

(續)

道光十年十月	貴州	二黃、二毛等在黔省深山密林地方設爐私鑄，以一銅九鉛爲成色，又銷燬官錢摻入鉛砂以作工本，官吏聽其混用	御史徐培深奏
道光十一年九月	北京	擊獲私鑄銅鉛小錢二十三吊並販賣人犯等	步軍統領耆英奏
十二月	陝西	咸寧縣訪獲收買小錢人犯	陝西巡撫史譜奏
十二月	浙江	鄞縣、永嘉縣擊獲私鑄及行使小錢人犯	浙江巡撫富呢揚阿奏
道光十二年正月	山東	歷城、文登、鄒平等縣擊獲販鑄小錢人犯	山東巡撫訥爾經額奏
道光十四年七月	貴州	貴陽、大定兩府於鑄餘之錢，另鑄小錢爲底火錢，每千約重四五斤不等，實與私錢混淆	御史袁文祥奏
十一月	雲南	羅平州、平彝縣等處先後擊獲私鑄人犯	雲南總督阮元、雲南巡撫伊里布奏
十二月	貴州	據威寧縣歸化廳普安廳報告擊獲私鑄及行使小錢人犯	貴州巡撫裕祿奏
十二月	福建	龍岩州報獲收買私錢人犯	閩浙總督程祖洛奏
道光十五年正月	廣西	南寧府宣化縣擊獲私鑄鉛錢人犯案	廣西巡撫惠吉奏
十二月	貴州	安南縣擊獲私鑄鉛錢人犯，普安廳擊獲藏匿小錢人犯	貴州巡撫裕祿奏
十二月	湖北	恩施、江夏、鍾祥、保康、荊門等縣報有私鑄私銷案件	湖廣總督訥爾經額奏
十二月	陝西	安康、渭南兩縣擊獲私鑄私銷人犯	陝西巡撫楊名蘭奏
道光十六年正月	湖南	沅陵縣、淑浦縣私鑄未成兩案	湖南巡撫吳榮光奏
九月	北京	湖北、湖南私鑄小錢由糧船運京，其弊尤甚，大錢二百可換小錢一千	御史董宗遠奏
十二月	陝西	大荔、鳳翔等縣有私鑄私銷人犯	陝西巡撫湯金釗奏
十二月	貴州	廣順州、懷寧州擊獲私販小錢兩起	貴州巡撫賀長齡奏
道光十七年正月	浙江	鄞縣報獲私鑄小錢人犯	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奏
二月	雲南	尋甸州及大托定遠二縣擊獲私鑄人犯	雲南總督伊里布、雲南巡撫何煊奏
十二月	雲南	羅平州擊獲私鑄人犯四起	雲南總督伊里布、雲南巡撫顧伯燾奏

(續)

十二月	貴州	鎮寧州擊獲收買小錢摻和行使之人犯	貴州巡撫賀長齡奏
十二月	浙江	富陽、永康、永嘉三縣先後報獲行使小錢人犯	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奏
道光十八年七月	北京	北京小錢來源係由糧船運入	貴州巡撫賀長齡奏
十一月	雲南	羅平州、西益州擊獲私鑄未成和已成人犯三起	雲南總督伊里布、雲南巡撫顏伯焘奏
十二月	貴州	廣順州、普安廳、貴陽府報獲私販小錢人犯三起	貴州巡撫賀長齡奏
道光十九年正月	浙江	秀水、烏程兩縣擊獲私鑄小錢人犯	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奏
九月	北京	寶源、寶泉二局所鑄之錢質料極差，與外省小錢相似，請防止爐頭偷漏銅鉛	御史張瀛奏
十一月	四川	合州報獲私鑄銅錢人犯	四川總督寶興奏
十二月	貴州	黃平州擊獲摻和小錢行使犯，貴筑縣報獲藏匿小錢人犯，又興義府、廣順州、鎮遠縣均報獲小錢行使人犯，以上共二十二名	貴州巡撫賀長齡奏
十二月	浙江	平湖縣報獲私鑄小錢人犯	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	湖北	據京山縣詳報有職員劉大俊等摻和私錢行使	湖廣總督裕泰、湖北巡撫趙炳官奏
二月	湖南	衡陽縣報獲私鑄未成一案	湖南巡撫吳其濬奏
道光二十六年五月	北京	擊獲私鑄人犯設爐私鑄銅錢共三百餘吊	刑部阿勒清阿等奏
道光三十年十月	北京	擊獲私販小錢人犯	賽尚阿等奏
咸豐元年五月	北京	擊獲販運小錢人犯起獲小錢二十七吊	步軍統領載銓等奏
六月	北京	擊獲販運人犯在沙河地方使用小錢	步軍統領載銓等奏
七月	北京	擊獲販賣小錢人犯	直隸總督納爾經額奏
閏八月	北京	擊獲販運小錢人犯五起	步軍統領載銓等奏
九月	北京	擊獲在通州糧船上用京錢二十七吊二百文買得小錢四十吊之人犯	步軍統領瑞華等奏
九月	北京	擊獲私販小錢人犯用京錢三十八吊向糧船上買得小錢二百四十吊	御史聯福吳若準奏

(續)

九月	北京	起獲私販在通州糧船上買來之小錢五十五吊	步軍統領載銓等奏
九月	北京	查獲私販小錢內有光中通寶等字樣	刑部尚書恆春等奏
十月	北京	在打磨廠銅器鋪擊獲鑄造私錢人犯	步軍統領載銓等奏
十一月	北京	擊獲自直隸文安縣販運小錢人犯	步軍統領載銓等奏
十二月	北京	拿獲向閩廣洋船販買小錢人犯	直隸總督納爾經額奏
十二月	北京	擊獲由天津固安等處販運小錢人犯並起獲小錢三起	步軍統領載銓等奏
咸豐三年五月	北京	私造小錢名爲水上漂，有光中字樣，請刑部按照販鴉片之律從重治罪	太常寺少卿松桂奏

〔兩廣總督李鴻賓摺——請嚴禁外國輕錢流入，道光九年正月十六日〕竊臣接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八年十一月初六日奉上的諭：御史張曾奏，風聞廣東省行使錢文，內有光中通寶、景盛通寶兩種最多，間有景興通寶、景興巨寶、景興大寶、嘉隆通寶^①，謂之夷錢，攙雜行使，十居六七，潮州尤甚，並有數處專使夷錢。內地奸民利其錢質澆薄，依樣仿鑄，日積日多，且恐有另立名號託爲夷錢，不可不防其漸，謹封呈錢樣請旨飭禁等語。廣東、福建濱海地方，俱與外夷接壤，各該夷人通市貿易，自應以銀易換制錢，豈可令外夷錢文公然於內地攙雜行使，且有奸民利其錢質澆薄依樣仿鑄。着該督撫嚴飭所屬，確切查明，如有前項弊端，立即嚴拏究辦。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仰見皇上清釐錢法杜弊防奸至意。

臣查粵東各屬多係濱海，向與外夷各國通市貿易，該夷商等每遇零星買賣，貪圖便利，輒以帶來之光中、景盛、景興、嘉隆等項夷錢，攙雜行使，以致日積日多。從前督撫臣久經示禁，臣任內亦經嚴諭各州縣查拏。茲欽奉聖諭，復加訪察，各店舖攙用夷錢，實所不免。當即

^①光中、景盛、嘉隆、景興，都是越南錢。

通飭各屬實力嚴禁，月餘以來，商販鋪戶人等頗知儆惕，不敢仍前使用。惟剔弊必清其源，庶立法可要諸久。此等夷錢，在貿易之鋪民人等，前此不無積存，一旦嚴禁不用，雖暫時勉強從令，而資本攸關，何肯遽爾棄置，勢必致私行藏匿，冀圖日久仍然行使。必須設法收繳淨盡，方足以塞源截流，永杜弊端。

查乾隆年間，粵東省因外省砂壳鵝眼小錢流入行用，奏准給價收繳煎煉紋銅，搭鑄制錢，報部核銷。續又准戶部通行，每小錢一斤給大錢六十文，予限設局收繳在案。臣與司道悉心酌議，應查照從前收繳小錢事例，通飭各屬曉諭鋪戶居民人等，如有積存前項夷錢，立即檢出交與地方保甲，於每月朔望各赴該管州縣彙繳，每斤照部議給制錢六十文，在於通省文職各員自捐公費內按數支給，統限半年期內呈繳淨盡。並責成各州縣認真查繳，按月將收繳過夷錢若干千文，計重若干斤，列摺稟報一次。

至此等夷錢銅色鉛砂夾雜，不堪煎煉，且恐收繳零星，徒費工火，轉於鼓鑄阻滯，應毋庸運局搭鑄，即令各州縣將收繳夷錢，俟限滿解省銷燬。其各關津要隘處所，並令留心查驗，一律收繳淨盡。如逾限不繳，復敢留存攙使，一經查出，立即嚴拏，照例治罪，仍將收繳不力之地方官，嚴行參懲。一面會同粵海關監督，詳諭洋行各商，嗣後各國夷人買賣，俱令以銀易換制錢，並於洋船進口時詳加查察。如有夾載夷錢來粵，曉以天朝禁令不准開艙，飭令帶回本國行使。如違，惟洋商是問。似此設法收繳，互相稽察，應可期夷錢杜絕，錢法漸次肅清。至依樣仿鑄及另立名號託為夷錢等弊，臣密加考察，尚無其事。如有此弊，更當實力查拏，從重究辦，並將該管地方官，嚴參以儆效尤。

道光年間外國輕錢流通概況示例

年 代	地點	仿鑄及私運概況	資料來源
道光八年十一月	廣東	潮州使用夷錢摻雜有光中、景盛、嘉隆、景興等錢	御史張曾養
道光九年正月	廣東	擬將夷錢收繳淨盡，每斤給制錢六十文，並嚴查洋船夾帶進口	兩廣總督李鴻賓奏
三月	福建	泉州、漳州間有夷錢限期收繳，按次給換制錢	閩浙總督孫爾準、福建巡撫韓克鈞奏
十二月	山東	兗州間或有光中、景盛字樣錢，擬倍價收買，每一文換給制錢二文	山東巡撫納爾經額奏
道光十六年九月	廣東	海船自南澳大汕頭、奄埠等處偷運景興、光中錢文，亦有奸民私鑄	御史黃仲容奏
道光十七年正月	廣東	有摻用，無仿鑄，現擬每斤換給一百文，以一年為期，收繳淨盡，並嚴查進口船隻以防私帶	兩廣總督鄧廷楨奏
道光二十年三月	福建	夷錢之來路，不特來自外洋，亦有私鑄出自內地，漳、泉二府行使夷錢，每千摻入幾及十分之六七，以光中最多，景盛次之，亦有潮州嘉應州所鑄，託名夷錢	鴻臚寺卿黃爵滋奏
五月	福建	汀州府屬夷錢俗稱皮錢，每千幾及十分之八九，摻鑄沙土，兩指一捏可以破碎	給事中巫宜輿奏
十月	福建	汀屬各縣並不濱海，夷錢自難混入，惟長汀等縣商旅往來，難免無私帶之事，已設局收繳	閩浙總督吳文鎔奏

(二)清政府制定銀錢比價以錢代銀企圖的失敗

〔江西巡撫吳文鎔片——請用錢以平銀價，道光二十四年四月〕
竊查上年戶部奏催各省開爐鼓鑄一案，奉准咨鈔原摺內有云：銀之為物，既非若銅鉛錫鐵，隨時礦採，而耗銀之事，又百出不窮。銀之貴，非由錢之多，祇以日起於少，即日形其貴，此時正宜設法用錢以濟銀

之不足。又稱用銀之款可代以用錢，財用因以少裕等因。旨哉斯言，誠方今不易之論也。

顧所謂設法用錢者，當求所以善其法，然後可以通其用。伏思各省設爐鼓鑄，原以錢爲日用所需，藉錢以便民之用，非藉錢以濟銀之絀也。至今日則情形有不同者。今國家承平日久，合計有爐十四省，每省額卯得錢一百十四萬有奇，流衍百數十年以來，錢固已日見多矣。然使錢日多，而銀並未少，亦不至畸重畸輕之甚，無如耗銀之端百出，銀且日趨於少也。以日多之錢，代日少之銀，似屬用之至便。不知用也者，通上下兼出入言之，祇計出而不計入，則銀之勢偏於重而價仍昂，錢之勢偏於輕而價甚低，價不平，用固不能通也。欲求其通，必出與入均能以錢代銀，則上下相通而錢始得行，錢得行則銀不偏重矣。顧所入之錢，未可浮於所出也。祇以額用之銀約計，徵之以錢，正不必全以錢代也。查各省應行解部及協解鄰省者，長途搬運，腳價浩繁，應仍行徵銀解銀。至本省兵餉、文武官廉俸、書工役食、祭祀、驛站一切坐支之款，統計各省歲不下二千餘萬兩，應全行改折收錢放錢。以此二千餘萬串之錢委輪官庫，錢之勢必見少，少則價貴，以此二千餘萬兩之銀留布民間，銀之勢必見多，多則價賤，此理勢之自然者。然以此平銀錢之價，固矣，恐其效非旦夕可幾，其未平之先，若照錢一千准銀一兩之例支放，必致兵譁役怨，事格不行。故改折錢文必按時價改折，地方官按時價折解藩庫，藩庫按時價散放，各款徵解相應，支領胥安，可以行所無事也。

且救弊期以興利，而利中之弊當先籌及，約有五端，均可無窒礙焉：

一曰民情宜體察也。定制正賦皆徵銀解銀，一旦照時價改折錢文，恐亂舊章而駭物聽。不知零星小戶，例原許以錢代銀，而農田所出穀粟麻枲蔬薪之類，亦多係糶賣錢文，故現正各直省百姓，以錢完賦者，無慮十之八九，民以輸錢爲便，官不得不俯順輿情。今折解藩

庫，在官雖名曰改折，而在民則實收故常，閭閻無耳目之驚，有司少易銀之累，因利乘便，法莫有良於此者矣。

一曰錢價宜劃一也。一省之大，市廛情形不能一律，或有平色^①高低不同，或有串頭^②虛實不等，若照各州縣市價合銀解錢，難免參差。查銀錢聚會，多在省垣，外府之價，恒視之以爲準，應令各省藩司按庫平足陌，據省垣之價爲定，於二月八日開徵半月之前，通飭州縣，遵照批解，倘銀價得平，隨時核減，則藩庫收數，可歸劃一也。

一曰解錢宜劃數也。司庫出納，兼用銀錢，則州縣亦須銀錢兼解，其應如何解錢之處，必當截清數目，以昭限制。查各省存留坐支之款，歲有常經，除耗羨內有解部飯食及搭放局錢作抵之數，應劃出仍令解銀，其餘應即全行折錢外，其動用地丁者，由藩司核明歲用銀數，按照各州縣錢糧多寡，均勻指派解錢，則批解數目，各有定額，不致贏縮混淆矣。

一曰扣平宜循舊也。查坐支各款，現在有應按二兩平扣給者，今既照庫平銀價改折錢文，是所領之項即與庫平紋銀無異，平餘銀兩，仍須照扣，應將所發錢文，按照銀價扣錢，其扣平銀兩，仍令州縣解銀報撥，庶幾變通之中，不改已定之例也。

一曰局錢宜疏通也。賦入之錢，可按時價以爲收放，局鑄之錢，按時價支放，則工本大虧，按定例支放，則偏枯難免。查各省鼓鑄額卯，至多不過數萬，應全於各官養廉按成搭放。現在錢價雖輕，而所得尚不至過多，況俟銀價一平，仍無所損。文武官員，絲粒皆戴國恩，自不應計及錙銖，而兵餉得免配搭，於兵丁目前生計，亦可不至艱窘矣。似此一轉移間，法不必更新，民不必易習，兵丁無所苦，物價漸就平，定制用之宜，彰明較著也。

至南北各省情形，或小有異同，因地制宜，隨時變通，似均可

①平色，平即是稱量，色即是純銀成分。

②串頭，即每百按九八成九六等等。

酌量辦理。倘行之久，而銀錢相埒出入咸宜，則各省鼓鑄可加卯增額，推廣流通。以孳生不竭之錢，濟消耗日絀之銀，操縱有權，利源在上矣。

〔軍機大臣穆彰阿等摺——請飭吳文鎔照所議在江西試行，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臣等伏查鼓鑄錢文，原期裕國用而便民生。前於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經臣部以銀價之貴，非由錢之多，實因銀之日趨於少，奏催各省開爐鼓鑄，設法用錢以濟銀之不足在案。今據江西巡撫奏請用錢以平銀價，將各省應行徵解一切坐支之款，藩庫按照時價改折，全行收錢放錢。並籌及徵解劃數疏通局錢各事宜，謂各省坐支之款統計不下二千餘萬，以此二千餘萬之錢，委輸官庫，錢之勢必見少，少則價貴；以此二千餘萬之銀留布民間，銀之勢必見多，多則價賤。意在貴錢賤銀，未嘗不善。惟是各省坐支之款，出納總在一年之內。向來收銀放銀，其銀本非久貯官庫，今改收錢放錢，其錢亦即留布民間。恐於見多見少之意，未必有效。且錢之出納，其滋弊較銀爲甚，而各省州縣近山近水，其起解難易亦多不同。今該撫既籌及利中之弊五端，均無窒礙，並稱南北各省或小有異同，因地制宜，隨時變通，均可酌量辦理。臣等再四籌商，若即請通行各督撫覈議，恐有意見不同，轉難試辦。應請勅下江西巡撫，即照所議試行，並嚴禁書役弊端，務期便民利用。如果試辦得宜並無窒礙，再行奏明，由臣等覆奏，行文各直省酌覈辦理。謹將臣等覈議緣由，繕摺具奏。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訓示遵行。再此摺係戶部主稿，合併聲明。

編者按：吳文鎔以錢代銀收放辦法，經戶部議覆，照所議在江西試行。後於道光二十五年四月，吳文鎔片奏用錢代銀無效。（原件檔案館缺，據隨手檔補目）

〔軍機大臣穆彰阿等摺——據御史劉良駒所奏議擬定銀錢並用試行章程，道光二十六年二月初一日〕據江南道監察御史劉良駒條奏銀錢劃一章程一摺，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奉旨：御史劉良駒奏

請飭定銀錢章程，以便出納等語。著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奏。欽此。於初十日由內閣鈔出到部。

據原奏內稱：竊惟銀價之昂，未有甚於今日者，京中紋銀每兩易制錢幾及二千文，外省則每兩易制錢二千二三百文不等，其勢日就增加，尙無底止。論者謂銀價之昂由於銀少，然臣竊考唐、宋以前中國數千年上下通行之寶，惟錢耳。明初用銀，猶爲厲禁，至中葉始定稅銀折納白金之令。相沿至今，民間輸官之物皆用銀，而猶謂之錢糧，是其明證。今之銀貴由於錢賤，實由於用銀太重，用錢太輕。我朝承平數百年，歷代所鑄之錢流行宇內，然自小民日用之外，殆無用錢之處，此制錢所以日輕也。部司庫藏皆以銀爲出入，此紋銀所以日重也。伏思出納二端，銀錢皆所以權用，不宜偏有低昂，應請嗣後定爲銀錢兼用之制。每紋銀一兩，由部酌中定價，准覈制錢若干文，如近歲戶部奏准各省捐輸案內，以制錢一千五百文抵銀一兩之例。並飭部臣，將每年經費出入逐款稽覈：每年所入之項，何項必須收銀，何項可銀錢並收，何項可一律收錢，酌爲銀錢入數定額；每年所出之項，何項必須放銀，何項可銀錢並放，何項可一律放錢，亦酌爲銀錢出數定額。其收錢放錢，即依新定銀價折算，但令制錢入數出數兩足相抵，隨收隨放，既無貫朽之虞，亦於向來銀項奏銷毫無虧損。如收錢之處較少，放錢之處較多，即令各爐加卯鼓鑄，以敷支放。則庫銀所入漸盈，尤於經久之計有益。以臣愚見，如關稅之短絀，由於銀價過昂，商賈畏累不前，百計偷越，若定價改收制錢，可以廣示招徠，當於關稅有裨。此可收錢者一也。鹽課之缺額，亦以銀價過昂爲詞，查賣鹽之價，本係制錢，例須易銀納課，今銀價倍增，一歲至完兩歲之課，將何以堪？若定價改收制錢，鹽務必日有起色。此可收錢者二也。常例捐銀，每歲約三四百萬兩，民間銀少錢多，若准照部定銀價交錢，則輸納者衆，且有近年捐輸成案可循。此可收錢者三也。又臣深知百姓買銀納官之苦，南中州縣折收民間錢文，由官換銀運解，初亦官民兩

便，今則銀價日昂，向之折收錢數不能再增，州縣賠墊無出，因欲加取於民，以致激成抗拒，如湖南北之耒陽、崇陽及福建之臺灣，浙江之奉化，百姓滋事，皆因州縣徵收加重所致。而州縣之議加重，又實因銀價過昂，官賠無著所致。是則銀價不平，官民通累，所關非細。竊謂今日徵收錢糧，亦當暫爲銀錢並收之法，或通省酌定成數，或察該處向來民間收錢即令解錢，仍就一省通融計算，銀歸司庫奏報，錢歸留支開銷。各省州縣情形不同，應令督撫體察詳議。此可銀錢並收者又其一也。至每年經費所出，如河工歲修買料雇夫，皆係用錢，向定銀數照向來銀價已足敷用，現即物料昂貴，而今日所定平價較之向來銀價當必過之，若改發制錢於河工，不致支絀，近日東河所收捐輸錢文，即作正款撥用。此可放錢者一也。工程向定銀數，本屬寬餘，開銷難免浮冒，若改發制錢，不過稍減中飽之資，於辦公仍屬裕如。此可放錢者二也。各省留支款項，多係所領者銀，所用者錢，有司視銀價之昂爲利藪，若酌定成數，改發制錢，於相沿舊章並無更改。此可放錢者三也。八旗月餉向有搭放制錢，此後京外官俸及各省綠營兵餉，似亦可做照分成搭放。此可銀錢並放者又其一也。臣思成憲固宜恪守，而達權乃以濟時。今日銀缺價昂，上下均切殷憂，幾無良策，尤不能不亟籌酌劑以利變通。惟經費出入之數至繁，是在部臣秉公熟計而已。要之，紋銀日少勢不能使之漸多，制錢日輕法亦能使之漸重。臣上年五月間曾有淮南推廣票鹽之奏，即籌及銀價昂貴，請令商販納課銀錢兼收，並請就近撥解南河應用。嗣以票法不行，其銀錢兼收之說，該省亦未議及。江西撫臣吳文鎔亦奏銀錢並行，部議令其試辦，卒以專行一省，不無窒礙而止。蓋銀錢兼重，乃制用之大權，非由部劃一定價統籌出納章程，則上下觀望，莫執其咎。臣再四思維，現在紋銀流布日廣，天產幾絀，而制錢乃國家之寶，設爐開卯，可以取之不窮。且紋銀之少，亦未必非豪猾富商利輕齷而儲厚積，若用錢之途廣，彼將無奇之可居，即藏銀亦當漸出矣。若夫市肆貿遷，百物隨銀騰

貴，尤爲閭閻剝膚之病。倘部價既定，各處市價一體出納，每銀錢交易不過例價百文，違者沒入所易銀錢，仍按違制擬罪。至用錢不無攙雜、短陌諸弊，須責成該管官吏，認真收放。現在外省捐輸有收制錢者，並有經部撥解河工抵銀者，是卽一收一放，並未聞其滋弊。各等語。

臣等伏思立法固與時爲變通，救弊必因勢而利導。近年以來銀價日昂，迄無底止，自京城以至各省，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八九百文及二千餘文不等，州縣經徵錢漕，凡小戶折收之錢，皆係官爲易銀批解，已形賠累；加以火工、解費，更覺不支，輒相率倍取於民，於是官困而民益困，甚至誅求無已，激成事端。其他鹽課之虧折，關稅之短絀，亦未嘗不由於此。《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欲默爲挽救計，惟重錢之用足以殺銀之勢，廣錢之用足以濟銀之窮。該御史所稱，銀少勢不能使多，錢輕法亦能使重，惟二者兼收兼放，乃國家制用之大權，請將關稅、鹽課，並常捐等項，分別改交制錢，而漸及於地丁；又請將河工工程，並留支等款，分別改放制錢，而再推之兵餉；由部統籌出納章程，酌中定價，以免上下觀望等因。所論誠不爲無見。

惟作事必先謀始，慎始乃可圖成。錢法固政之大端，但關係天下全局。且東南一帶，與西北各省情形又不相同，若不詳慎考覈，次第舉行，卽恐涉張皇而啓紛擾。況欲以錢濟銀，又非鼓鑄多、製造精，仍不能流通而致遠。以目前事勢求之，其難有四：銅額未充，接濟不及，一經加卯，不能停爐守候。一難也。成本不敷，工料暗減，雖有巧匠，不能出貲賠墊。二難也。欲官爲收銅，不但富家大族陰違教令，卽間有願交者，一遇胥役刁難，必致聞風退沮，而官價少於民價，又誰肯舍多而就寡。三難也。欲官爲禁銅，不但鋪戶民家先被擾累，卽例所不禁者，一遇藉端訛索，必致道路寒心；且奸民習於猾吏，又誰不賄吏而欺官。四難也。卽謂朝廷欲立大政，不惜小利，原可立時購運銅斤，加給工本，而事之成效未見端倪，遽請發數百萬帑金，輕以相試，亦斷非

經國者萬全之策。臣等再四講求，惟有覈定款項，先令試辦，則事有序而帑不糜，行有漸而人不擾。如果明效既見，方可以次推行。謹擬試行及緩辦章程四條，請先由各該督撫等覆覈妥議。奏明辦理。

一、據稱收錢放錢酌中定價一節。查市肆銀價隨時長落，勢不能官爲覈定，致啓滋擾，應無庸議外。惟制錢既准交官，又須搭放，則出納之數，必應劃一抵銀，方免窒礙。謹按《會典》：順治、康熙年間，以十四錢准銀一分，計銀一兩合制錢一千四百文。擬請參酌前規，以十五錢准銀一分，已屬平允。應令江蘇、安徽、山東、河南、江西、浙江、閩、廣、兩湖等省，凡州縣可通之州縣，先就該御史指出留支一項，並司庫每年留用之項，由各該督撫轉飭各藩司悉心詳覈，或全數收錢放錢，或酌定成數分別收放，抑或做照順治十四年徵收錢糧銀七錢三之例，一律辦理，各就所屬情形，因地制宜，詳慎覈議。總期恤民便民，久之官亦自便，方可試行有效。並於酌議後，各自奏覆，仍將各該省每年覈定可收制錢若干萬串，可放制錢若干萬串，分晰報部查覈。其直隸、山西、陝西、甘肅、四川、雲南、貴州等省，四達通衢多係陸路，各該州縣有無內河水路可通，留支一項是否可改錢文，亦令該督撫查明據實覆奏。

一、據稱鹽課關稅等項銀錢兼收一節。查此二款銀兩，有撥解部庫及酌撥各省兵餉者，應照舊徵銀，毋庸議外。其鹽課項下，如兩淮、浙江等處，每歲例解南河銀款，距清江一水可通，路亦甚近，似可一律收錢解錢，按前條酌定之數，准作銀兩。其餘各省監務及關稅項下外支外用之款，並各項工程可以收錢放錢者，一併由督撫鹽政監督會同詳議覆奏。並將每年覈收制錢共若干萬串，覈放制錢共若干萬串，分晰報部，再行定奪。

一、據稱河工歲修料物等項改發制錢一節。查東南兩河修防經費，如購辦稽料、土方及夫工一切等項，領銀以後，本須換錢給發，並不盡用銀兩，似可覈實變通。應令該河道總督詳細查明，分別酌定，

具摺奏覆，並將各該處每年實可用錢若干萬串，分晰報部，再行覈定。

一、據稱京外官俸及各省兵餉等項均可搭放錢文，又常捐亦可交錢抵銀一節。查八旗月餉本係搭放制錢，外省兵餉亦有以錢搭放者，均毋庸另議外。其在京應給俸銀，如何搭放錢文，並常捐項下如何酌量收錢之處，應俟各該省奏覆後另行籌辦。所有京局及現在開鑄省份，仍應照常辦理，暫緩加卯，以免欲速之弊。

以上酌擬四條，如蒙俞允，應請旨勅下各督撫、河道總督、鹽政監督，務各訪悉情形，熟籌妥議。總期裕國便民，兩有裨益，庶法立可以推行而變通不致滋弊。恭候命下戶部，通行各直省一體遵照。

〔上諭——令各省議覆銀錢並用章程，道光二十六年二月初一日〕內閣奉上的諭，穆彰阿等奏，遵旨會議御史劉良駒條奏銀錢劃一章程一摺。銀錢並重，本係制用常經，果能隨時酌覈，不使輕重相懸，裕國便民，兩有裨益，未可輒稱窒礙，不思設法變通。著該督撫等各就地方情形，詳細體察，悉心妥議具奏。務使法立可以推行，不致滋弊，毋得任聽屬員巧爲推諉，稍存畏難苟安之見，僅以一奏塞責。欽此。

〔侍讀學士朱鳴摺——建議貴錢濟銀，道光二十六年〕竊維今天下大勢，銀之日趨於少，而日形其貴，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而國家之經費，猶事事取給於銀，豈非必窮之勢哉。窮則變，變則通，變通之道奈何，亦曰運錢法以握利權而已矣。先王取山澤之蘊，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使民間得私鑄者，良有以也。故定賦以粟，而平貨以錢。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一輕一重，張弛在官，而權操於上。今也出納以銀，而錢幾若置於無用，雖曰國寶流通，然流於下而不轉於上。於是富商市儈，得以乘人之乏，相時之急，操奇贏而竊行其輕重之權，驟欲立一定價，使上下遵行，而或有勉強抑勒於其間，此令必格而不行也。要在因其便使人易從，通其變使人不怨，行其權使人不疑。

古今鹽務疲敝，皆以銀貴錢賤爲辭，以鹽之賣錢而不賣銀也。賣

錢卽令解錢，人豈不樂從乎。長蘆鹽價可以解京充餉，兵餉發錢，請自京師始。東西兩隅分建二庫，收貯錢文，戶、工左右侍郎掌之，按照時價搭放兵餉。東四旗餉東庫支領，西四旗餉西庫支領，以免轉運之勞，並毋許有尅扣、短陌、攙雜等弊，查明治罪，又誰怨乎。兩淮鹽價則解至河工，以備歲修。淮上至工，皆有水路可通，挽運較易。工次雇夫購料，俱是用錢，此固兩便之道也。

民之以錢輸賦者，通天下無慮十之七八，地方官收錢而令解銀，賠累已不勝其苦。江西撫臣吳文鎔奏請本省坐支之項，收錢放錢，解部候撥之款，徵銀解銀，支放兵餉役食，請照時價改折，其言不爲無見。惟是全行改折錢文，已涉紛更，應出之項，盡數解司，然後由司發給，往返搬運，倍增勞費，通省之大，不用一分一釐銀幣，未免偏枯。據臣愚見，以爲州縣徵收悉照舊規，無庸更定章程。向來徵銀解銀者，姑置無論，但就現在收錢者，量其錢糧多少，視其附近地方，約計兵役衆寡，爲之酌減應解銀數，少解數成，以紓其困。除易銀解司之外，則卽以錢抵銀，每銀一兩折錢若干，酌一定數，以初爲常，應有耗羨平餘攤捐款項，仍行提出解司。而本官同城官之廉俸，准其坐支也，本州縣之書工役食，准其坐支也，本地分汛之兵餉，准其坐支存庫也。其餘則視道里之遠近，就近解存府庫、道庫、藩庫，按照時價以放兵餉，省標城守由藩司支放，外標外營由藩司發帖持向各道府州縣支領。時價則視省垣爲準，以開徵之前十日爲定，由藩司批示遵照，半年一更。餉銀每兩折錢多不過一千七，少不下一千二，下至一千二，便可取爲定則，不復再減。至文武官廉俸無有收錢者，發銀如故；兵丁屯駐之區，附近州縣無有收錢者，發銀如故；局鑄之錢，向有成例者，如何搭放亦如故。如此則雖變而實因，豈至糾紛而召怨乎？

此議若行，於民無擾，於兵無虧，於官有益。曷言乎於民無擾也？百姓出粟米麻絲糶賣錢文，輸錢完賦，久已習爲故常，向收若干，今收若干，自封投櫃者，不遽改折，此於民無擾也。曷言乎於兵無虧也？

兵丁領銀，尙須易錢，然後適用，每至兵餉下時，鋪戶又往往抑價。今照前定時價，放給足陌現錢，人手應用，何便如之，此於兵無虧也。曷言乎於官有益也？先時銀多，官以收錢漁利，今時錢賤，官以易銀賠累，若多用一分錢，則少解一分銀，即少受一分累，迨銀價平時，又復獲有羨餘，此則於官有益也。

或謂錢收於上，則廛市一空，恐市井有錢荒之歎，不知兵丁工役每月所領之錢，必行於市也，地方官除委輸官庫外，尙有其大半，必須易銀解司，則其錢亦必行於市也。且今日之患，不在錢荒而在錢濫，欲救其弊，固莫利於收錢，尤莫利於停鑄。當此錢賤之時，暫停鼓鑄，將工本銀兩，發出易錢，實收登庫，薄小者汰之，則私鑄難行，而官錢見多，價不漸就平乎？仍照制錢一千准銀一兩之例搭放，則利在其中矣。利歸於上，而市價漸平，則兵餉發錢之說，可得而行矣。故興利除弊之方，當以停鑄爲先著。

或謂今天下銀少，錢亦並不見多，鑄何可停？不知錢雖不多，然自國初開鑄以來，流衍至於今日，加以私錢攙和，比之於銀，固明明見其多矣。將欲平價，非銀錢相埒，價何由平？爲平價而權且停鑄，迨價平而旋復開鑄，所謂欲贏先縮，一弛而一張也。若徒據目前事勢而言，原欲以錢之有餘，濟銀之不足，方當加鑄廣鑄，奚爲而言停鑄，停鑄者正爲加卯增爐之地步也。昧者不察，乃謂停鑄則錢乏，錢乏而又開鑄，一時恐難猝辦，不知遺銅存焉，器具存焉，工本存焉。或疑工本業已易錢，不知工本易錢者謂發當日應用之工本，易當日搭放之錢文，非取後日之工本而罄於一朝也。即取後日之工本以易錢，錢未放完，便可以爲工本，乘時而鳩工廣鑄，何患不及。所患者，一停之後，遂置錢法於不問，但將官局封閉，任其拋殘剝落偷賣，而莫之省憂，則是廢耳，烏得爲停。所謂停者，工作少休，而區畫運勞之方，未嘗或息，故雖不鑄一錢，而局中應存應發之項，並無短少，且有平價查收之益寓乎其中，又有加卯增爐之功繼於其後，則停而未停也，復何患焉。

或謂停鑄祇爲虧本起見，國之大事，苟利於民，不惜費損。斯皆習見聞而不通時務之論者也。夫錢價日益賤，則物價日翔貴，此自然之勢，亦必然之理，泉府以兩錢而成一錢之功，官兵領一錢僅獲半錢之用，無利於民，有損於國，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或謂開鑄有息，停鑄則無息。試思長餘之錢非息乎，遺餘之銅非息乎？統計有爐十四省，每歲卯額得錢一百十四萬串有奇，計其工本八十餘萬，以八十餘萬兩之銀，易錢搭放，即以每銀一兩合錢一千五百文計之，當長錢四十餘萬串，或錢僅敷支放，而一年鼓鑄之銅，足可遺贖矣；況發銀易錢，乃散重而爲輕也，收錢搭放，乃歛輕而爲重也，平價之方無易於是，一舉兩得，爲國持籌，何憚而不出此。

或謂外省工本，恐爲別用借墊，早已無存。試思鼓鑄不停，能以空空妙手，鑄成百萬緡錢乎。即或工本微末，易錢無多，尚可借款籌辦，以此借款易於歸還，不至無着也。

或謂局中工役衆多，一朝失業，散之恐有不便。不知錢法已行，收錢放錢，在在需人，不無安置之處。且若輩執技事上，非驛卒水手之比，自食其力，別謀生理，未嘗不可。夫今日之停工屢矣，何嘗聞有工頭匠役出而滋事者乎！

由此觀之，不唯外省之鑄可停，京局之鑄先可停，縱不可停，亦可減。當其始也，減鑄而不減運，仍以其餘工本易錢，照舊搭放，銅鉛存貯。三年之後，停運而不停採，停運則運脚可省，不停採則所出之銅可以留在雲南，令其就廠開爐鼓鑄，以充滇餉，而將各省協濟之銀，撥運晉京，以實庫款。或就近採買銅斤，以供鼓鑄。至京銅見乏，再令滇省或運銅或運錢，參酌而行。蓋滇省薪炭價廉，製造亦精，至長途運費，運錢與運銅一也。故他省之鑄可停，而雲南之鑄必不可停，以其銅鉛錫皆有，若停官鑄，則盜鑄者起矣。如蜀、黔、湖、粵、江淮之間，盜鑄者多，所當加工精製以爲模範，又不徒以停鑄了事也。若謂鼓鑄概不可停，非篤論也。

總而言之，可以用錢之處則用錢，必須用銀之處則用銀，大約附近則用錢，致遠則用銀，銀錢並用，即可銀錢並收，子母相權，贏縮有制，能歛輕而爲重，能散重而爲輕，則價自平矣。價既平，乃益廣卽山造幣之功，峻煅錢爲器之禁，懲偷銅減正之失。苟制持得所，則錢有餘矣。錢有餘，乃益豐其糴本，採買穀石，以實倉儲，以勸稼穡，此由末返本，治流而溯源之道也。有粟可食，有錢可支，雖未能粟紅貫朽，而利權在握，能發能收，將來銀雖絀而不絀於用矣。補偏救弊之方，無踰於此，在審其先後次第而布之矣。

若以爲事貴因循，何必改作？鼓鑄依然鼓鑄，用銀還是用銀，工本日見其虧，錢價益流於濫，上失利柄，下困有司。有司賠累不起，則必議加徵，加徵而民不堪命，則必至激變。激變而封疆大吏帶兵彈壓，又增一重浩費，府庫日虛，徵求益急。當此之時，會計之司左支右絀，一籌莫展，而關心國計者，又爲不切時要之言。或議勸捐，或議改鑄，或議開礦，或議行鈔，紛如聚訟，迄用無成。夫數開捐例，則士途久淹，人心莫益；改鑄大錢，則名實不稱，僞造日滋；開礦則以現在而求未來，率之所得不償所失也；行鈔則務虛張而鮮實濟，久之將有亦化爲無也。統觀衆論，較短挈長，曷若卽此現行之錢，酌盈濟虛，運籌其間，不失制用之恆徑，爲得理財之大柄哉？惟是各省情形不能劃一，其中因地制宜，隨時通變，總在直省督撫藩司細心體察，通籌妥議，勿喜功而欲速，勿憚煩而苟安，則得之矣。

臣以候補之員，本無言事之責，特念一介庸愚，由翰詹科道不數年間洊躋卿貳，渥荷隆施，涓埃未報，昨緣事部議革職，蒙恩改爲降調，仰窺聖懷，尙有不忍終棄之意，眷戀闕庭，需留京邸。伏見經費短絀，上廬宵旰之憂，自知補救無猷，敢爲芻蕘之獻。倘有可採，相應請旨飭下部臣疆臣覈議施行。

〔軍機大臣穆彰阿等摺——會議朱崢貴錢濟銀之建議，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三十日〕據候補從四品卿今補內閣侍讀學士朱崢條奏，貴錢

濟銀握利權而理財用一摺。道光二十六年二月初八日奉硃批：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於十二日由內閣抄出到部。……

臣等詳加察覈，如所稱鹽課一項，前次會議摺內，已將解部及候撥之款指明照舊徵銀，無庸更改。其兩淮、兩浙額解南河銀款與各省鹽務外支外用之項，均令該管督撫等酌量變通，改爲收錢解錢，應俟覆到再行覈議。又所稱州縣同城各官廉、俸及祭祀、驛站等銀，即係前奏指出留支之款，亦令各就所在地方情形酌改收錢放錢，均無庸另行置議。

惟長蘆鹽課，據請改收錢文解京充用，臣等查蘆綱額徵課銀五十餘萬，現除奏准暫停引目外，實計徵銀四十餘萬兩。該處水陸程途，距京較近，每年奏銷課項，如以制錢一千五百文作銀一兩，是否可以全數解錢，抑或覈明銀款酌解若干成，併銀價一經輕減，即應照舊交銀之處，均請旨勅下長蘆鹽政，會同直隸總督悉心查議，據實覆奏。如果體察綱情可以試辦，其應自何年爲始，並每年實解制錢若干萬串，一併聲敘，以便將此項錢文，或放廉俸，或發工程，再由戶部工部分別覈定，並將一切未盡事宜，通盤籌酌奏明辦理。

至原奏所稱蘆綱鹽課改解制錢，專抵在京八旗兵餉，並分建東西二庫，令戶工左右侍郎經理一節。伏思八旗兵餉酌量搭放錢文，向係每錢一千合銀一兩，今則每銀一兩作制錢一千五百文，自未便互有參差。即所請外省銀錢相抵之數，各視省垣時價爲準，每於開徵以前由藩司通行批示，半年一改，並將錢文解存附近道府各庫，亦由藩司給發印帖，令外營分往支領之處。究竟是否可行，不致別滋弊端，亦應令各該督撫查明奏辦，以昭慎重。

又據奏稱，今日之弊，不在錢荒，而在錢濫，欲救其弊，莫利於收錢，尤莫利於停鑄。並稱停鑄以後，如何可平減市價，如何可轉運銅本，如何可收獲餘息，如何可安置工匠，而又籌及停運之銅，將來就滇加鑄，協濟之項，酌定解部充公。熟計兼權，似極周匝。殊不知現在

銀貴錢賤，實由銀少，非由錢多。若中外鼓鑄同時減停，設銀與錢並絀，小民將何以爲用。且查福建已停二十餘年，直隸已停十六年，兩湖等省亦俱停十餘年，而各該省銀價無不一律騰貴，未嘗獨賤。可見停爐減卯，無裨於銀之短絀，已有明證。若謂以工本買錢而錢可重，則此法湖南已行之數年，亦未著有成效。更恐欲重官錢，轉滋私鑄，利未形而弊先見也。所請京外錢局分別減鑄停鑄之處，應請毋庸置議。

惟是重錢以平銀價，實爲今日切要之務。是以臣等擬將長蘆課酌令收錢試辦，候旨遵行。其前次交議各條，仍俟各督撫及總河鹽政監督等覆到日，再行逐條覈定章程，通行遵辦。

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三十日硃批：依議。欽此。

〔禮部侍郎曾國藩摺——建議銀錢並用，咸豐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竊惟十年以來，中外臣工奏疏言錢法者，前後不下十餘人，皆思貴錢賤銀以挽積重之勢，而臣所深服者，惟二十四年吳文鎔一疏、二十五年劉良駒一疏、二十六年朱崙一疏。此三疏者，皆奉旨交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奏，戶部又交各省議覆。旋以外間覆奏議論不一，此事停擱不行。臣反覆思惟，民生切害之痛，國計日絀之由，實無大於此者。謹就三臣原奏所及，參以管見，擬爲銀錢並用章程數條，伏候聖鑒：

一、部定時價每年一換也。凡民間銀錢之貴賤，時價之漲落，早晚不同，遠近亦異。若官收官放而不定一確鑿之價，則民間無所適從，胥吏因而舞弊。查吳文鎔原奏內稱照各省時價由藩司酌定，於開徵前十日頒示各屬。朱崙所奏與吳文鎔大略相同，惟稱多不過一千七百，少不過一千二百，稍示限制而已。劉良駒所奏，則以爲由部酌中定價，若捐輸案內以制錢一千五百文抵銀一兩之例，厥後戶部議覆，酌定每兩折錢一千五百文核准在案。臣愚以爲時價可換二千，若驟改爲一千五百，以放兵餉，則譁然矣。應請部頒定酌每年一換，如現在時價換一千九百有奇，部改爲一千八百，則耳目不

至乎大駭，而官民皆得以相安。明年時價稍平，則部價亦從而稍減。令各省每年奏報銀價，九月奏到，戶部酌定明年之價於十月奏聞，求皇上明降諭旨，明年每銀一兩抵制錢若干文，收之民者不許加分毫，放之兵者不許減分毫。窮鄉僻壤，謄黃徧諭，凡一切糧串、田單、契尾、鹽照、捐照等件，概將本年銀價刻入，海內皆知，婦孺共曉，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庶民不至生怨，胥吏不能舞弊也。其與官項全無交涉，市肆漲落，與部價不符，仍置不問。至現在八旗搭放兵餉，每兩抵錢一千文，外省搭放兵餉每兩抵錢千數百文不等，不足以昭劃一，應俟新章定後，概從每年所定部價，以免參差。

一、京外兵餉皆宜放錢也。查劉良駒原奏兵餉分成放錢，吳文鎔則言外省之兵概放錢文。朱嶧一摺於兵餉尤爲詳細，其說以爲京營分建東西兩庫，東四旗兵赴東庫領錢，西四旗兵赴西庫領錢；外省之錢則分道庫府庫存貯，省標城守之兵，由藩司支放；外標外營之兵，由藩司發帖，持向各道府廳州支領。臣愚以爲朱嶧之說實屬可行，凡兵丁領銀之後，皆須換錢而後適用。應請嗣後八旗兵餉，皆各平分，一半仍放銀兩，一半搭放錢文，其外省綠營一概放錢。各州縣所收錢文，有道員處解存道庫，無道員處解存府庫，無知府處解存直隸州廳庫，由藩司發帖持向各處支領，庶錢無解省累重之煩，而兵丁無減平尅扣之苦。至駐防各兵，仍舊放銀，以免紛更。

一、部庫入項亦可收錢也。查戶部所收各項，惟井田科之旗租、捐納房之常捐，係京庫坐收之款，此外皆由各省解運來京。劉良駒原奏內稱常捐銀兩儘可收錢，朱嶧奏內稱長蘆鹽價可解錢以充京餉。臣愚以爲不特此也，旗租銀兩，本係近京小民佃種，其所納皆係錢文，官爲易銀，轉費周折，不若卽令解錢入京；常捐、大捐之銀亦可酌收錢文。計此二項，每年可得萬餘萬串。至於外省解京之款，如長蘆、山東鹽課，儘可解錢進京，直隸、山東地丁起運之項，亦可運錢。應令此二省督撫每年各解錢百萬串入京。又令兩淮鹽運使每

年解錢二百萬串入京，合之京局鼓鑄之錢，共得六百餘萬串，足以資運轉矣。臣雖至愚，豈不知錢質笨重，搬運艱難，然不行天下至難之事，不足挽天下積重之勢。大利所在，未可以小小窒礙，輒畏難而苟安也。且較之滇、黔之銅鉛，江、廣之漕糧，難易相去懸遠矣。其解錢之官，須照銅員之例，量與津貼之費，務使毫無賠累，官兵稱便。共計幫費不過二三萬金，所失無幾，而所轉移者大矣。

一、地丁正項分縣收錢也。凡出項莫大於兵餉，入項莫大於地丁。查吳文鎔、劉良駒、朱崑三臣摺內，皆極言地丁收錢之益。臣愚以爲當分縣辦理，如雲、貴、川、廣、閩、蜀、甘肅此七省者，本省之丁賦，不足充本省之兵餉，初無起解之項，其地丁銀兩應卽全數收錢，以省輻輳。此外各省，除去存留及兵餉二項，尚有餘銀解運京庫、協濟鄰省者，其地丁銀兩，應令一兩以下小戶全數收錢，一兩以上大戶銀錢各半兼收。不必按成指派，不必分析名目，使小民易知易從。其或患收錢太多不便起運者，州縣自行換銀解省，以備京款協款之用。

一、外省用項分別放錢也。查各省廉俸工需役食等項名目存留坐支之款，前吳文鎔、劉良駒、朱崑三摺及戶部議覆一摺，皆言此項可全行放錢，應卽遵照辦理。至兩河經費，劉良駒、朱崑及戶部三摺，皆言可搭成用錢。臣聞從前林則徐在汴工，目前陸建瀛在豐工，皆令遠近州縣輦錢到工，以防市價居奇、銀價驟跌之患。東河捐輸案內，曾令以錢報捐，是河工在在需錢，其理易明。應請嗣後南河每年解錢百萬串到工，於兩淮鹽課江蘇地丁項下各半分解。東河每年解錢五十萬串到工，於河南、山東地丁項下各半分解。

一、量減銅運以昂錢價也。查朱崑原奏內稱暫停鼓鑄，一弛一張，庶錢重而價漸平。臣愚以爲鑄不可停，而運不可不減。側聞雲南銅務洞老山空，民怨官困，滇銅不足，搜買外省，外省不足，偷買賣局，實有萬不能繼之勢。應請於六運中酌量停一二運，使雲南官民稍

紆積困。其銅本一項，即可採買錢文，並可於爐頭、匠役量加優恤，以期鑄造堅好，庶錢質日精，錢價日起。俟十年後滇廠稍旺，再復六運。各停爐之省，亦漸次開卯。務使天下官民皆知錢之可貴，而不知輦運之苦，則相安無事，庶不終受紋銀出洋之苦矣。

以上六條皆就吳文鎔、劉良駒、朱嶠三臣奏議，參以鄙見，粗定規模。伏求飭下戶部妥議。〔《皇朝經世文續編》，卷58。〕

各地督撫對於銀錢收放意見及當時實況簡表

省別	奏報年月	銀 錢 收 放 意 見	銀 價	資料來源
直隸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	仍循其舊。		直隸總督納爾經額奏
張家口稅關	道光二十六年五月	所收零星稅款原係錢文，毋庸易銀納庫，即行支放。		張家口稅務監督呈麟奏
奉天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	以前兵餉搭放制錢二成，其餘搭放五成，仍照舊章。		奉天將軍奕湘等奏
山東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	銀錢並用，徒更政令，無裨實效，請仍循舊章辦理，但對州縣漕糧津貼仍照舊章裁減十分之三，旗丁公用銀錢參半。		山東巡撫覺羅崇恩奏
河東河道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	工食按十五文合銀一分之例。估辦土工銀兩以三成錢文搭放，可搭用錢十五萬串。		河東河道總督鍾祥奏
山西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	仍照舊章辦理。	每銀一兩易錢一千七八百文至二千數十文。	山西巡撫吳其濬奏
河南	道光二十六年十月	州縣徵收錢糧，徵銀徵錢俱有定章，未便輕議更張，請仍照舊章辦理。	每銀一兩易錢二千二百文。	河南巡撫鄂順安奏
江蘇	道光二十六年五月	惟有留支項下廉俸工程等項外支外用以銀七錢三搭放，每兩扣足一千五百文發給。	每銀一兩易錢一千八九百文，洋銀一元易錢一千三四百文。	兩江總督暨昌、江蘇巡撫李星沅奏
江蘇	道光二十六年七月	淮南北歲徵正雜課銀款連同帑利為國用所必需，均未便改用制錢，請仍照舊辦理。	每兩易錢二千餘文。	兩江總督管理鹽政暨昌奏
江南河道	道光二十七年正月	河工採購料物向係以銀搭用錢文，諸多不便。廉俸雜費水脚等，擬搭放錢三成，統計每年可用錢十萬千文。		江南河道總督潘錫恩奏
安徽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	未便更張。	每兩約合制錢二千文。	安徽巡撫王植奏

(續)

許墅關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	仍照舊章辦理。	每銀一兩易錢一千九百數十文。	許墅關監督明善奏
江西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	仍循舊章。	每銀一兩易錢一千九百餘文。	江西巡撫吳文鎔奏
福建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	各州縣錢糧，大戶以洋折銀，小戶以制錢折銀，留放坐支各款，不宜更張。閩縣、惠安二十餘縣，歷照舊章以制錢折納，遵部議支發文武職官養廉雜費各款，擬搭放三成制錢，按一千五百文作銀一兩，帑息款亦可搭完錢文。		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鄭祖琛奏
福建	道光二十八年二月	前奉議閩縣、惠安等二十餘縣丁耗收解三成制錢，搭放養廉等項。運費一節，因未逐細籌思，是以完解極銀反覺輕省，請即停止。至應完帑息為數不多，擬照舊完銀以歸劃一。	每兩易錢一千九百文。	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徐繼畲奏
閩海關	道光二十六年七月	海關稅款向係銀洋並收，零星稅款向係收錢，支發養廉吏役工火等款，擬按三成搭放制錢，遵照部議每銀一兩作錢一千五百文。		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敬敷奏
浙江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	地丁漕項，小戶原係納錢，仍照舊章辦理，此外文職廉俸歲修工程，可按銀七錢三搭放制錢，一千五百文作銀一兩。		浙江巡撫梁寶常奏
湖北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	通省錢糧本多納錢之戶，肆市交易用錢又十居八九，仍循其舊。	每銀一分兌錢十八九文。	湖廣總督裕泰、湖北巡撫趙炳言奏
湖南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	各屬徵收仍照舊章收銀，惟有留支祭祀役食等項，搭放制錢，尚無窒礙，以十五文準銀一分，並以銀七錢三搭放。	市價每千錢合銀五錢二三分。	巡撫陸費瑤奏
陝西		陝省變通用錢之議已在他省之先，仍循其舊。	每銀一兩換錢一千八百餘文，有時一千二三百文不等。	陝西巡撫林則徐奏
甘肅	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	一切收支各款均未能改用制錢，請仍照舊章辦理。	每銀一兩易制錢二千文。	陝甘總督布彥泰奏
四川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	每年已搭放錢二十一萬八千六百串，請循照舊章辦理。		四川總督寶興奏
廣東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	粵省用銀交易，銀錢價值亦未甚懸殊，仍守舊章。	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五百文。	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
廣西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	仍循其舊毋庸另立章程。	每銀一兩換制錢一千六百文。	廣西巡撫周之琦奏

(續)

雲南	道光二十六年十月	仍照舊章毋庸更改。	每兩易換制錢一千五百八九十文至一千六百三四十文不等。	兼署雲貴總督雲南巡撫調任江蘇巡撫陸建瀛奏
貴州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	稅羨一項可按五成收錢，每銀一兩折錢一千五百文，支發雜費改用錢文。	銀價一兩換錢一千六百餘文。	巡撫喬用遷奏

〔繆梓摺——建議以錢代銀〕夫銀特便於商賈之遠齎，官吏亦省轉運之勞，而最不便於編戶之納賦。農夫女功握粟抱布，所得者銀錢，求銀必於市。西北用銀較廣，東南諸省非通都鄰郡，市肆未嘗有銀，夏秋兩稅，民間名爲納銀，而實則輸錢以折銀，州縣名爲徵銀，而實則折錢以解銀。國初以來，銀價甚平，率錢七八百文當銀一兩，道光初年，銀一兩猶止值錢千一二百文。銀價既平，折納自易，民間完正銀一兩，加以隨正之耗，以錢折銀，數常有餘，足以供州縣轉運之費與兌易傾銷折耗之需，是以徵解無誤。十餘年間，銀價驟增，下忙過於上忙，乙年過於甲年。現計銀一兩，值錢二千二三百文，完正銀一兩，加以隨正之耗，計錢二千四五百文，而州縣轉運之費、兌易傾銷折耗之需不與。其民間完納能隨價加增者，動以昔日兩年之賦，足今日一年之額，民力既大困，其不能隨價加增，仍執舊日完納章程，與官吏相衡，而官吏憚於生事，隱忍相就者，則以民間十分之賦，完司中六七分之額，致負虧缺之重累，官吏亦大困，正供因之日絀。此其已然者也。又有其未然者，銀之偷漏靡有底止，銀價之昂亦未有定限，多則賤，少則貴。愈少則愈貴，物之恒情，口舌所不能爭，功令所不能奪也。使銀價更昂，小民益以重困，州縣憔悴，百務廢弛，官民一有齟齬，刁猾者乘機挾制，尤易滋生事端，其患不獨國賦之短絀已也。當今之務，將以恤民生、裕國課、飭吏治，莫要於平銀價。銀價不可平，則必酌其可以代銀而充賦者以制幣，使銀不得操其權以患民而患國。

考古幣法，如秦、漢之珠玉金貝，可以充財用，而不可以供賦稅；唐、宋之絹，既苦其繁重，且多割裂腐爛之虞，不可以經久；金、元鈔

法，流弊滋甚，本朝嘗行之而亦以浸廢。獨錢爲古今之恒幣，數千百年以來，幣法迭更而錢無廢興，窮鄉僻壤皆所流行，小民易得，多寡零正可以隨用。銅爲中土所產，取之無盡，非由外至。漢賦唯有口算錢，唐改租庸調爲兩稅，始盡納以錢，雖當時有私家無錢爐、平地無銅山之議，然近代賦民必責本色，實多煩擾，故其法卒不可易。至今民間納賦猶曰錢糧，求所以代銀而充賦者，惟錢爲宜。

謹按順治元年鑄順治通寶錢，每七文準銀一分，舊錢每十四文準銀一分，三年戶部議錢價重，民不便，著令每十文準銀一分。乾隆元年以滇省制錢一千不敷銀一兩之數，自乾隆二年始，每錢一千二百文作銀一兩。十文之制至今遵行，當時錢值皆依銀值準，用以搭放，故乾隆初年，滇省銀價稍昂，卽議增給制錢。現擬以錢代銀，若照每兩千文，不及現值之半，辦理實多窒礙。應請查照時值酌減，每銀一兩作錢二千，雖與舊例未符，而於現值非甚懸殊，出納之際可臻妥協。

折錢之數既定，於是議徵收。應請州縣地丁正雜各賦皆以錢爲額，銀一分準錢二十，正耗按數折收，目前民間完納，已屬輕減，其不能隨價加增者，亦可按數遵完。州縣少兌易傾銷折耗之需，而無後日銀價迭昂之慮。錢有定價，不若銀之月異而歲不同，奉行自易，官民相安。徵收之數既定，於是議支放。徵收折錢，若支放用銀，則銀仍有權，價尙爭昂，不特虧折甚多，兼亦紛擾難行。應請中外官俸、兵餉及河工等項各款支銷，概以二千文作銀一兩折給。支放之數與徵收之數相等，國計無損，支銀一兩，受錢二千，受錢之數，與以銀易錢之數亦略相等，人心自慰。支放之數既定，於是議撥解。錢質笨重，轉運維艱，必籌撥給以疏其滯。州縣存留，本屬坐支，應請直省兵餉，由司查核各州縣徵數，隨時酌撥，飭府督放，以免解司之煩。河工餉銀，歲計三百萬，應請酌核沿河各州縣徵收之數，就近撥貯，以免各省撥運之煩。又雲南銅本歲撥銀百萬，應請於該省添局鼓鑄，以本省之

銅鑄錢，即以本省之錢支用。各省鼓鑄，即就鄰省採廢銅供鑄，以免遠省解送之煩，而一切運銅腳費、委員薪水、人夫工食等項，每年節省亦不下數十萬兩。撥解之數既定，於是議部款。直省雖多可折給，而部中有必須用銀及遠遠省份必須撥銀之項。查鹽課關稅年額約千萬兩，均由商人完納，其得銀較易，且地丁既不用銀，銀價自當漸平。應請鹽關兩項照舊徵銀解部，以資酌撥。各省司款除放給外，亦可隨時籌辦現銀，聽部撥用。報部之款既定，於是兼議銀價。出納之數，既以錢爲額，則放銀自當準錢作價，應請部中放銀一兩，仍抵給錢二千文，出入自相符合。各省銀值間有參差，然原款本以銀折錢，則準錢抵銀，適得原款之數，未見虧折，事理允愜。用錢之制既定，於是益議鼓鑄。今日之患，不特銀荒，而錢亦荒，順治、康熙、雍正之錢銅質最精，皆已無存，即乾、嘉之錢銅質純淨者，亦不多見，大率入於私銷。既以錢供賦，則錢用不可不充，錢法不可不飭，而銅禁亦不可不嚴，此又當別爲詳議者也。〔《續皇朝經世文編》，卷58。〕

〔黃恩彤覆劉玉坡督部論銀錢變通書〕銀價日昂，固由於銀少，而不關乎錢多，今欲揚錢以抑銀，勿論萬不能行，即使強束以法，務令銀與錢平，恐國計民生，卒不能實有裨益。樞密所議各條，本已幾經斟酌，且畫定成數，以銀錢搭配收放，於官於民，亦兩無所損。但收放之款，均係以銀折錢，若定以官價，則無救於銀價之昂，而兵餉未免略有減削。若仍照時價，則長落無常，出入兩有窒礙。且既欲揚錢價以抑銀價，乃仍聽命於銀價之長落，以爲銀價之低昂，則利權在市而不在官。於立法本意，更覺刺謬。至金幣之制，本《禹貢》三品之一，三代以前，蓋嘗行之，太公立九府圖法，始制爲錢。秦以金錢並用，而銀不列於幣。故漢初乘凋敝之餘，但以黃金減十六兩爲鎰，縱民得自鑄錢，遂致粟紅貫朽之富。其法總在少者增之使多，嚴者矯之以寬，故民以爲便，而法易行。迨法行民富，而國用自饒。自武帝用銀幣，禁私錢，而文、景富實之業，遂以虛耗。固由土木甲兵，驟然煩費，亦緣其立法主於

損下以益上也。竊謂自古無百年不敝之法，歷代制用曰金、曰錢、曰銀、曰絹、曰鈔，大抵因時變通，而利弊亦紛然錯出，雖有智者，往往無以善其後。今鈔法之難行，不待言已，銀之日少，末如何已，金之不多，亦可知已。言者但知錢可抵銀，而欲有所低昂操縱於其間，初不思官局鑄錢之弊，滇省運銅之艱，及銅課日形短縮之可慮，略無所區畫變通。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誠未見其有濟也。〔黃恩彤，《知止堂集》，卷九，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五）頁441。〕

（三）商人錢票的普遍行使

〔盛京將軍奕經摺——報告蓋平錢票積弊情況，道光十六年三月十四日〕竊奴才等於上年奏辦筆帖式宜鉅呈控蓋平錢鋪牽涉職官贓款案內，聲明委派協領熙明、知州陳瀛前往查辦等因，奏蒙聖鑒在案。旋據該委員等稟稱：查得天興、天德、東來、永記、恒記五家錢鋪，廣出虛票，收買銀貨盈千累萬，互相磨兌，不付現錢。屢經奉官查禁，猶將收回舊票分破小票，倒填年月，又復行使，亦不能自知確數。現將虛票截止行使，銷燬印板，一面將該鋪現存銀錢提出，先行收兌零星小票，一面查封資產備抵，曉示持票之人，赴官掛號照驗，等候開發等情前來。奴才等以該鋪所出虛票過多，將來恐致抵項不敷，隨即咨部將董毓美、辛文縉、胡純一之捐納監生，馬庭慶、劉金祥之捐納千總，沙毓瀛之捐納州同職銜，先行褫革；飭令委員嚴訊押追，會同地方官出示，將五磨所出虛票本城及外城者，概行驗查，勒限令其將現在舖貨房產及別項生意本利錢文儘數估抵去後。

茲據協領熙明、知州陳瀛、署防守尉明韜、知縣強上林會詳呈稱：查驗天興等五號各有票欠，因票賬不足為憑，飭令值年鋪戶眼同五磨管賬人等，按照五磨賬簿覈算，五家互有盈虧。除各犯等供出各項資產覈估擬抵外，天興、天德二號尚有盈餘，而盈餘之項，即是東來、永記、

恒記虧伊鋪內磨項。今按東來、永記、恒記三號實虧欠項，嚴加追比，節次限滿不能完交等情，開繕盈欠估抵及各號原本各數目清單，並將該犯等解送來省。奴才等詳閱，該委員等所報天興、天德二號照磨賬覈計盈餘之項，乃是磨票移此附彼，依然在五磨之中，若以此項遽作抵款，仍是以空抵空，未爲允協。自應將磨賬開除，各按實虧在外票欠爲斷。奴才等當即督率協領知縣等官提犯親加研訊。

緣已革監生董毓美，籍隸山西；已革監生胡玉德即胡純一、辛文縉即辛佩芝，已革千總職銜劉金祥、馬庭慶，已革報捐州同職銜沙毓瀛即沙環九，均籍隸山東；各早年來蓋平生理。蓋平地方爲海口商販匯聚之區，商民等以銀錢貿易，或憑帖取付，向聽其便。自道光八年蓋平各錢鋪起意開使兌買銀貨之票，誣買銀糧。軍民雖不得錢，其票尚可兌買銀貨。迨至道光十年、十二年，該處士民有控錢鋪將銀糧貨物故設高價，頂兌票張，不付現錢，兩次委員查辦示禁，勒限收銷後。無如天興等五號巧詐百出，復商同互相磨票，自立五大磨名色，輾轉磨兌，多寡任意開寫，狼狽爲奸，迄無實錢。又將收銷之票分破小票，倒填年月，仍舊行使，漫無頭緒，自己亦不能知確數。不但本地商民窘困，延及金州、復州、熊岳、岫巖等處鋪戶商民，亦深受其累。此該犯等私立五大磨名色、誣買銀糧貨物之原委也。迨至上年五六月商民受累，益形難支，經委員等將磨票板片銷燬，截止行使。查起該鋪現存銀錢，設法買米，先儘零星小票出糶，安濟貧民。其大票坐待追償者，猶屬不少。即其現在追出各項資產，亦虛票所置，覈估將來不過抵十之二三。據委員開報五家原本錢僅止五六萬千至二萬餘千不等，現在共查驗五家未付在外票欠共計東錢三百八十三萬三千餘千，以銀覈計六十三萬八千餘兩。節次展限追比，已逾半年，實不能完交。奴才等恐該犯等尚有隱匿寄頓情事，返覆嚴究，加以刑嚇，矢口不移，案無遁飾。

查例載：錢鋪如有將兌換現銀票存該鋪錢文侵蝕，並因有人寄存。

銀兩，或託故借人銀兩，積聚益多，遂萌奸計，藏匿現銀閉門逃走者，立將鋪戶拘拏押追，勒限兩箇月能將侵蝕藏匿銀錢全數開發完竣者，免罪釋放；若逾限不完，送部審實，無論財主管事人及鋪夥侵吞賠折，統計該鋪未還侵蝕藏匿銀錢，照誑騙財物律計贓，準竊盜論，至一百二十兩以上者，加一等發附近充軍等語。

此案董毓美等開設錢鋪，均係執事之人，乃不計資本，廣出虛票，互相勾結，設意誑取，屢禁復行，愍不畏法，無論銀糧貨物，故設高價，盈千累萬，信筆開付，及至持票向取，又輾轉磨兌，迄無現錢，遂至商民資本盡化空紙。自本城延及各城，大小商賈均受其累，窮苦兵民，尤覺難支，人懷憤懣。該犯等巧僞取財，除勒追各項抵交外，仍各虧銀三萬兩至十六七萬兩不等，貽害閭閻，莫此爲甚。若非照例嚴辦，無以儆戒將來。相應請旨，將董毓美、辛文縉、沙毓瀛、劉金祥、胡玉德、馬廷慶等六犯，各加枷號三箇月，押赴犯事地方示衆，滿日，合依錢鋪侵蝕票存錢文藏匿寄存銀兩，計贓至一百二十兩以上，發附近充軍例，擬發附近充軍，以昭懲戒。所有委員開報查驗票欠錢文，行文各該犯原籍地方官，在於各家屬名下照數追變，解交備抵。其未到案之財東人等，開寫籍貫住址及虧欠應賠錢數，咨行該督撫飭令該地方官押追欠項，折變銀錢，解交歸補。仍咨提未到案之各號執事人等，解交到日，審擬另結。並嚴飭蓋州尉、縣，將各犯供出外支生意，無論本處鄰境，立即一概變賣，通盤覈計未付票錢數目，均勻開發，此後永遠不准行使虛票，嚴禁磨兌名色，違者從重辦理。

再，此案奸商行使虛票未經查辦之先，歷任該旗、民地方官均並未能隨時清理整飭，應查取職名，送部分別議處。

〔四川總督寶興摺——報告錢票流弊，道光十八年閏四月二十七日〕近年以來，銀價日昂，固由於銀之短少，然中外鼓鑄錢文，例有定額，時有停爐減卯之舉，錢數非有增加，何以紋銀一兩易至制錢一串六七百文之多。推原其故，總由奸商低昂其價，希圖多易現銀。而所

出錢票，註寫外兌字樣，數十吊，尙有現錢，百十吊以上，輾轉磨兌，經旬累月，現錢不能到手，而實銀已運往他鄉。卽如奉天屬之蓋平，前有蓋票名色，每銀一兩，較別城多易東錢數吊。所出錢票，註明不付現錢。民間行使，不惟房產地畝，卽日用零星之物，亦以錢票互易。至道光十四五年間，外間票錢積至一千四五百萬吊，壅滯難行，漸興訟端。奴才於前任內，查辦勒限收票付錢，至奕經任內辦理完結。雖皆治以應得之罪，變產償還，而所變之產，不抵所出之票百分之一。現在京外錢鋪所出錢票，皆寫外兌或換外票字樣。是錢鋪並無現錢，卽可易去現銀，蓋票卽前轍也。其流弊不可不防，應請嚴禁各錢鋪不准支吾磨兌，總以現錢交易。如此，則市價可平，而銀兩不致耗散矣。

〔上諭——著步軍統領衙門等籌議禁止錢票章程，道光十八年五月初七日〕內閣奉上諭：據寶興奏，近年銀價日昂，紋銀一兩易至制錢一串六七百文之多，由於奸商所出錢票，註寫外兌字樣，輾轉磨兌，並無現錢，請嚴禁各錢鋪不准支吾磨兌，總以現錢交易，以防流弊等語。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會議具奏，並著直省各督撫妥議章程，奏明辦理。欽此。

〔步兵統領奕經等摺——報告北京錢票及嚴禁外兌虛票情形，道光十八年六月十八日〕查京城錢鋪，城內向歸步軍統領衙門辦理，城外分隸五城管轄，其錢價低昂，由於順天府稽核。歷年以來，因係商民交易所用錢數較多，有憚盤運之煩，遂願以銀易票。在各錢票初非空出虛票，無錢應付，皆由於民間自以爲便。乃行之既久，所出之票倍於所易之銀，奸商因以生心，輒將所易現銀據爲己有，轉行放債取利。慮及票存錢文一時不能開發，故於票上加寫外兌及換外票字樣。凡以銀易外票者，較易現錢每兩又多得數文，以致故昂銀價，錢數增添。民間貪得微利，不覺墮其術中。外票祇能換外票，終不能付現錢。是以實在現銀，半成虛紙，彼此支吾，輾轉磨兌，而現銀已運赴他鄉。迨至不能開發票存錢文，將鋪關閉，始破其詐騙之局。而現在銀錢併盈

千累萬之票紙，均歸無著。迨討限開發，而又巧爲遷延虧短，總不能掃數全清。故每遇有關閉錢鋪，無非虧折民間。是以道光五年三月，因關閉錢鋪過多，經步軍統領衙門具奏，總以兩個月限期還完票存錢文爲定，倘逾限不完，即送交刑部照誑騙例計贓發配。並各錢鋪無論新開舊設，悉取五家聯名互保，遇有關閉錢鋪，即令互保之四家代爲開發票存錢文。若五家一同關閉，即係安心誑騙，無論財主、管事人、鋪夥侵盜賠折，即送交刑部照例擬軍發配，仍查明該犯原籍家屬，追銀給領。嗣於道光十年十二月，復有關閉錢鋪多案，又經步軍統領衙門具奏，分別送交刑部辦理。並於摺內聲明，嗣後再有開設錢鋪者，先由大興、宛平兩縣查明該民人是否實在殷實，取具確切保結，詳報順天府，移咨都察院、步軍統領衙門，准其開設。倘日後該鋪有關閉逃跑情形，請將取結不慎之縣令交部議處等因。兩次奏明在案。其所以杜奸商之弊，均已隨時辦理。無如奸商巧於避法，近來每有送交刑部後，仍復捏詞推卸，巧言支飾，又經部中發坊交縣查辦。該犯復以討債開發票存爲由，希圖輾轉耽延月日，而票存錢文，累萬盈千，終歸無著，此等奸商，實堪痛恨。

今臣等公同會議，京城內外錢鋪開寫錢票，既爲商民兩相情願，由來日久，自應仍聽其便。至於開兌外票，實爲奸商病民之最，亟宜嚴加懲治。嗣後以銀易錢，願否取錢開票，仍聽軍民自便，惟不准開寫期票及註寫外兌、換外票、並換某城票各等字樣。其非錢鋪而私行開寫錢票者，概行禁止。如有違犯到官，計錢數多寡，酌量枷責辦理。其以前各錢鋪所出之票內有外兌等字樣者，現經禁止之後，聽持外票之人向原發外票之錢鋪換給取付現錢之票，仍不必拘定本鋪、別鋪字號，皆可換給，以便流通。

至防奸之法惟在嚴定罪名，使其知所畏懼，不敢以身輕試，其弊自除。應請嗣後凡有開設錢鋪，仍照舊由大、宛兩縣，查明是否殷實，取其五家互保甘結，須係殷實錢銀鋪或當商，方准保結，此外概不准其

互保。至互保四家如有一家歇業，即令所保之家報明另補一家保結，方准開設。如有隱匿不報，查出治以應得之罪。設有關閉錢鋪，無論財主、管事人、鋪夥到案，先行枷號，仍勒限兩個月開發票存錢文。遇有奸商捐職有頂帶者，先行咨革，以便枷示。雖遇熱審及封印期內，仍照常枷號，如限內開發完竣，方予省釋，頂帶一併開復。若限滿不能開發完竣，即送交刑部將該犯照例擬軍，不得輾轉再行討限。其票存錢文仍行文原籍追產賠交，併令互保之四家代為開發。如此嚴定章程，使奸商知所畏懼，自不敢故昂銀價，虛出錢票矣。

〔山西巡撫申啓賢摺——臚陳錢票不能禁止及山西錢票流通情況，道光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伏思國用流通，銀錢並重，必須價值相平行運，方無流弊。新任四川督臣寶興，因銀價日昂，請嚴禁錢鋪行用錢票，以平市價；自緣前在盛京將軍任內，見東三省空票太多，因發此議。然以利國便民之計，通盤籌劃，有未可遽行禁止者。臣謹得而詳陳之。

查民間置買房地，糶糶米粟，貿易貨物，用銀之處少，用錢之處多。其價在千文者，尚係現錢交易，若至數十千數百千以上，不特轉運維艱，且盤查短數，收剔小錢，尤非片時所能完竣。是以江、浙、閩、廣等省行用洋錢，直隸、河南、山東、山西等省則用錢票。夫洋錢係由外洋而來，每個市平七錢三分，銀色甚低，而作錢價則等於足色紋銀，且有較紋銀昂貴之時，暗中每被折耗，因其便民，尚不能禁。今以內地鋪戶之錢票，行之內地，轉行禁止，是舍其重而圖其輕。此不可行者一也。

又洋錢之不行於江北等省，未始非因錢票便民為之抵制，若一旦禁絕錢票，民間向來用錢交易者，恐難改用銀兩，若俱用現錢，則搬運查數既費周折，更恐藏錢無多，一時轉運不及，勢必江北各省亦效江南等省行用洋錢。是從前被外洋暗中折耗者僅止大江以南，而今則益以江北等省。且因銀出外洋而銀少，因銀少而價昂，今欲平銀價，

趨之使受外洋之折耗，是漏卮更甚矣。此不可行者二也。

又各省藩庫皆係徵貯銀兩，雖有鼓鑄，爲數不及百分之一。近因鑄錢成本過重，每多奏請停止，庫存制錢無多，恐民間藏錢亦未能充足。今禁止錢票，則向之收藏錢票者，皆易爲現錢，即中等之家，存錢數十串不爲富厚，積而至數千數萬家，則存錢即在數萬串數十萬串之數。向用錢票不覺其多，今用現錢必見其少。夫銀錢有互爲盈虛之道，銀少尙賴錢文流通爲之接濟，若致錢文亦形短絀，商民必交受其困。此不可行者三也。

又近來生齒日繁，物力未能加裕，而人情習尙奢華，不知節儉，因之五行百產無不較前騰貴。賴有銀價之長餘，以補物價之不足。在銀貴錢賤，不過鹽商交課，與州縣起解錢糧，稍費周章。然鹽務尙可加價調劑，州縣錢糧本應徵納銀兩，收錢即屬違例，如果因銀貴賠折，何不照例徵銀，斷不能因其羨餘無多，指爲賠墊。若銀賤錢貴，則國庫所收均係銀兩，所發兵餉河工一切，亦均係銀兩，設或例價不敷，勢須另籌加增。即如山西省標三營兵丁月米，向係本折兼支，本色則按月給米三斗，折色則按月給銀三錢。前因折色之銀不敷買食，經前撫臣盧坤、徐忻籌款生息，每歲議給息銀四千兩零，作爲津貼。此在銀貴錢賤之時尙屬不敷，倘致銀賤錢貴，不敷之數益多。以此類推，則凡折價採買等項，又將作何津貼。是錢貴較銀貴更形掣肘。此不可行者四也。

溯查嘉慶八九年間，每銀一兩易錢八九百文，彼時錢票流行已久，銀價並不因此而貴。又如江、浙等省不用錢票，邇來銀價之昂，亦與江北各省相埒。執此以觀，又非盡由錢票之故。蓋緣近年踵事增華，一切器皿，多用銀鑲，易於燬失。而洋錢洋貨日形充斥，此中折耗，諒已不少；再加以鴉片烟土一物，其出洋之銀，尤不可勝計。臣愚以爲今之銀貴，非因錢多，實由銀少，惟在力行節儉，以裕財源，禁絕出洋，以塞去路。現在已嚴議禁止鴉片煙，自可去路漸少。其軍民人等

一切冠履服飾，以及冠、婚、喪、祭等事，屢奉諭旨刊刻規條，徧行曉諭，惟在地方官申明舊例，認真化導，並禁用銀鑲器物，使之黜華崇實，藏富於民，較為得力，似不必禁用錢票，遂謂有益於國計民生也。

惟各省行用錢票，情形不同，名色亦異，若不示以限制，亦恐輾轉磨兌，致滋流弊。臣與布政使張澧中、按察使瑞元，詳加體訪，晉省行用錢票，有憑帖、兌帖、上帖名目。憑帖係本鋪所出之票，兌帖係此鋪兌與彼鋪，上帖有當鋪上給錢鋪者，有錢鋪上給錢鋪者。此三項均係票到付錢，與現錢無異，應聽照常行使，無庸禁止。此外有別項鋪戶並非錢店所出之帖，亦曰上票，又有年節被債逼索，自行開給錢票，蓋用圖章，以爲搪帳地步，俗名謂之壺瓶帖，言其裝入壺瓶，並無實用，民間亦不甚流通。又期帖係易銀時希圖多得錢文，開寫遲日之票，期到始能取錢。以上三項，均非現錢交易，應請禁止。其有閉鋪潛逃者，卽照京城錢鋪之例辦理，庶於便民之中，俾免累民之弊。

道光十八年七月初一日硃批：依議妥辦。欽此。

〔署理直隸總督琦善摺——查明直省錢票勿庸禁止，道光十八年七月初二日〕臣查民間以銀易錢，鋪戶給予錢票，隨時支兌，既省盤運，兼便取攜，現票無異現錢，原屬例所不禁。若如寶興所奏，奸商所出錢票，皆寫外兌，或換外票字樣，易去現銀，並無現錢兌付，是實銀轉成虛票，自應嚴行查禁。惟各省情形不同，臣與藩、臬兩司，詳加訪查，直隸所屬州縣，莊農十居八九，向無富商大賈。卽間有商賈湊集之區，如天津、鄭州等處，皆係外省商民暫時攜貨前來貿易，逾時輒返。錢票易地不能通行，是以居民客民所易錢文，不過數十百千，隨時取用，商民久已相安。

臣伏思紋銀之盈絀，不繫乎錢票之有無，直隸錢鋪之票，既係隨支隨付，有票卽可取錢，本不同於虛票，與奉天情形稍異。若概不准其行用，責令悉付現錢，不惟車載騾馱之費，且錢數有短少，非如錢票之一覽而知，必須一一手數，耽時曠業，事涉紛繁，似未便因噎廢食，

強人情以所難。惟奉天既有註寫外兌及換外票，輾轉磨兌之弊，難保奸商不私相仿倣，欺詐潛生。自應於俯順輿情之中，仍嚴防奸僞病民之漸。

臣與兩司公同酌議，應請嗣後商民以銀易錢，願取錢者不准強行付票，願用票者亦不得強令攜錢。如錢鋪有註寫外兌及換外票，輾轉磨兌，不能支取錢文，及藉詞虧折關閉無償者，但往告發，各主通計錢數在一百千以內，枷號一個月，責令照數償完；百千以外，將鋪內管事之人無論財東、鋪夥及有職銜頂戴者，一面咨革，均先行枷號，勒限兩個月開發清楚，再予開復疏枷。倘逾限不完，即照誑騙財物律計贓，準竊盜論分別科罪。數逾滿貫者，亦如京城之例加等發附近充軍，不准再行討限，仍著落家屬變產清交。倘該錢鋪非本處人民，並行文原籍，一體查產追賠，庶奸商無自生心，而立法可期不擾。如蒙俞允，臣即出示曉諭，俾令周知。

道光十八年七月初五日硃批：刑部議奏。欽此。

〔山東巡撫經額布摺——查報山東錢票情況，道光十八年七月初七日〕臣伏思銀價之昂，不由於錢票之盛行，實由於錢票之外兌。蓋錢票之行，惟西北諸省爲盛，緣西北諸省陸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勢不能盡用銀樁，現錢至十千以上，即須馬馱車載，自不若錢票有取攜之便，無盤運之煩。如果行之無弊，不獨無礙銀價，抑且甚便於民。夫行使錢票自昔已然，而銀價之昂，於今爲甚，銀賤之時，既不因行用錢票而抬高；銀貴之時，又豈能因禁用錢票而減遏。況各省錢鋪，未必皆用錢票，而銀價之昂，各省皆同，更可見銀價之昂，初非因盛行錢票而起也。惟一經輾轉磨兌，奸商遂得乘機作弊，於是鋪本無錢妄出空票，恐人之支取現錢也，因設外兌之票；恐人之不允外兌也，因將銀價抬高。一鋪倡其端，各鋪從而效之，遂至無鋪不行外兌，銀價愈抬愈高。是因外兌而致銀昂，原爲勢所必至。

臣欽奉諭旨，查核臣寶興原奏，竊以盛京錢鋪現在既有此等流

弊，誠恐東省亦有似此外兌之票，當與司道確加訪察。東省各錢鋪收換銀兩，係現錢與錢票相兼並用，並不專以錢票易銀，而所出錢票，亦仍由本鋪取錢，隨到隨支，並無票上註寫外兌及換外票字樣。臣復於各府州縣因公進見之時，廣爲諮詢，咸以爲錢票之行，商民相安已久，尙無前項流弊。似應順俗所尙，仍聽其便。

惟是習俗積漸而成，利弊相因而至，東省現行之票雖查無外兌之事，第恐日久弊生，亦不可不防其漸。臣悉心核議，應請嗣後各錢鋪收換銀兩，或錢或票，仍由民便，其所出之票，仍向本鋪取錢，不准支吾磨兌。如有開寫期票，並註外兌及兌換外票字樣者，將該鋪戶照違制律，杖一百。若奸商設計詐騙，空出虛票，不付現錢，或侵蝕軍民票存銀錢，閉鋪潛匿者，由地方官嚴拏監追，照票開發。一千兩以下者勒限兩個月，一千兩以上至五千兩者勒限四個月，五千兩以上者勒限半年，如能依限完繳，免其治罪。逾限不完，卽照誑騙律計贓治罪，房屋變價賠交，地方官不行查禁，一併參處。如此嚴定章程，仍不時督飭各州縣，出示曉諭，俾民間咸知錢票不准外兌，奸商無所施其詭詐，而流弊可以杜絕矣。

道光十八年七月十二日硃批：刑部議奏。欽此。

〔兩江總督陶澍摺——江省現行錢票並無弊竇，道光十八年七月十三日〕臣詳閱寶興原奏，紋銀一兩易制錢一串六七百文之多，總由奸商所出錢票，註寫外兌字樣，輾轉磨兌，似專指京師而言。其引證蓋票每銀一兩較別城多易東錢數吊，錢票註明不付現錢，又係奉天屬蓋平縣之事。良以京師、奉天舟楫鮮通，民間所用制錢，不如錢票之輕而易舉，錢票既屬通行，遂有註寫外兌以及輾轉磨兌，流弊層出不窮。推之北五省情形，諒亦約略相同。其應如何嚴立章程，總以現錢交易，不准支吾磨兌，使民間免脫空之害，而奸商低昂其價，空票換銀亦無所施其伎倆，俾銀兩不致耗散。應由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並北五省督撫，遵旨議奏辦理。

至臣所轄之江南全省，通商大賈，皆以銀易換洋錢，零星貿易，始以銀易換制錢。其居家日用，或以銀易錢，或以洋易錢，並無一定，要皆係現錢交易，間或有便於攜取，更換錢票，亦皆係本店所出，票到即行發錢，亦與現錢無異。是以各店所出錢票並無註寫外兌，註寫不付現錢，及輾轉磨兌之事。雖闐閭流通，錢價原有長落，現行錢票，實無弊竇，不致累及銀價之貴。如或市風傳染，將來亦有外票磨兌之事，自當隨時懲辦，以儆誑騙而安民商。臣就江南現在情形而論，似可毋庸置議。

道光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硃批：依議。欽此。

〔貴州巡撫賀長齡摺——力陳錢票有利無弊，道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臣惟政在便民，道崇簡易，錢之有票，猶銀之有票，蓋以運實於虛，方能流轉無滯；而虛不廢實，仍有現錢可資，非如楮幣之即以紙爲錢，不能課實也。原奏^①謂輾轉磨兌，並無現錢。臣以爲非無錢也，蓋緣交易之時，不必即有用錢之事，遂以票兌換而去耳；如果需用甚切，即安能以空紙當實錢，小民雖愚，謀利則智，不待法令之程督也。且今日之銀票，其每歲所會兌，蓋數倍於錢票矣，而銀乃日貴，更何得以錢賤之故，歸咎錢票乎？

就臣愚見，錢票不獨無弊也，兼有數利焉。錢質繁重難以致遠，有票而運載之費可省，並得交易遠方。其便一也。錢有良惡之異，爲數又易混淆，今但以票爲憑，並可不必揀錢，不必過數，省去許多煩擾。其便二也。且也一票隨身，既無宵小盜竊之虞，又免船水沉溺之失，其利殆不可勝計。

臣嘗考之前史，錢票蓋亦便國，不僅便民也。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而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曰飛錢。宋太祖時，令商旅投牒三司，乃輸錢於左藏庫，而以諸州錢給之後，因制爲便錢務。所謂合券者，蓋即今之會票；商既便於

^① 指寶興摺。

取攜，官亦藉省齎運，國民兩利，莫善於此。明臣邱濬《大學衍義補》按語謂，今世亦可行之，但恐奉行者給交有停滯之弊，出入有減換之弊耳。臣以爲唐、宋上下通行，實有裨於國計。今若禁民兌會，何以順乎人情？應請一仍其舊，於計爲便。

道光十八年八月十七日硃批：依議。欽此。

〔陝西巡撫富呢揚阿摺——錢票不必全禁亦不宜驟禁，道光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臣查錢票之有礙於錢法，各省皆然，而情形均有不同。以陝西地方而論，南北二山各府州縣，地瘠民貧，商賈稀少，使用現錢者爲多。其漢中、興安兩府，鋪戶較多，間有行用錢票者，亦因換錢數多，不便負載，付以票據，以憑取用，與現錢交易無異，尙無大弊。惟省會之西安並鳳翔、同州三府屬，鋪戶既多，商賈亦衆，其始使用錢票，祇爲便於攜帶。行之日久，弊卽漸生。有不用本字號票據，而以別字號之票交付者，及持票往取，仍無現錢付給。是雖無外兌字樣，而實卽外兌之狡計也。有當時不卽付錢，空立期票者。無論已未受銀，先付錢票，限以某月某日交兌，實則祇圖擱延，不能如期付給。有米鹽雜貨之鋪素非錢店，亦出錢票者。在殷實之商，尙難保無空票攝銀之弊，而小本經營者，尤屬不可憑信。凡此皆錢票之流弊，亟宜查禁。惟相沿已久，若一旦不准行使，執票之人，必將紛紛持票取錢；出票之家，或有貯錢不足者，勢必不能照數應付。其狡者閉戶潛逃，悍者紛爭鬭毆，甚至減數以償，轉藉以售其漁利之計。縱使訐告懲辦，而小民已受無窮之累矣。

臣以爲錢票不必全禁，亦不宜驟禁。應請定以某月日起，凡以銀易錢者，無論多寡，如銀主願將錢文全數起載，卽如數交付，不准付票。若銀主自願存留，陸續取用，准給票據，但必係某字號受銀，卽出某字號之票，不准以他人字號之票作抵。其取錢時，見票付錢，更不准以票兌復，令取錢之人轉赴他處兌取。總之以銀換錢者，專向換錢之字號取票；以票取錢者，專認票上之字號兌錢，則錢票不禁而外兌

自免。至於向來期票，概不准行。各鋪戶除實在開張錢店者，准其照現行章程受銀易錢，給與本號票據。其餘大小店鋪，均不准自出錢票，違者審實，照誑騙財物律計贓科罪。其以前業已兌付收存各票，統限三個月，或將錢收清，或改本錢店票據，聽其遲早兌取。如逾三月以後尚未兌換清楚者，不准其行使。如此明定章程，時不倉猝而事易周轉，支吾磨兌之弊除則票不虛行，錢歸實用，庶銀價不致日昂，而商民兩得其便矣。如蒙俞允，俟命下之日，臣行文各屬，出示曉諭，遵照辦理。

道光十八年八月初八日硃批：依議行之，如日後有不便之處，不妨隨時變通也。欽此。

〔湖廣總督林則徐片奏——錢票發行無甚關礙宜重禁吸煙以杜弊端，道光十八年八月十七日〕臣查錢票之流弊，在於行空票而無現錢，蓋兌銀之人，本恐錢重難攜，每以用票爲便，而奸商即因以爲利，遇有不取錢而開票者，彼即啗以高價，希圖以紙易銀，愚民小利是貪，遂甘受其欺而不悟；迨其所開之票，積至盈千累百，並無實錢可支，則於暮夜關歇潛逃，兌銀者持票控追，終成無着。此奸商以票騙銀之積弊也。臣愚以爲弊固有之，治亦不難，但須飭具五家錢鋪，連環保結，如有一家逋負，責令五家分賠，其小鋪五家互結，復由年久之大鋪及殷實之銀號加結送官，無結者不准開鋪，如違嚴究，並拘拏脫逃之鋪戶，照誑騙財物例計贓，從重科罪，自可以遏其流。但此弊祇係欺詐病民，而於國家度支大計，殊無缺礙。蓋錢票之通行，業已多年，並非始於今日，即從前紋銀每兩兌錢一串之時，各鋪亦未嘗無票，何以銀不如是之貴？即謂近日奸商，更爲詭猾，專以高價騙人，亦祇能每兩多許制錢數文及十數文爲止，豈能因用票之故，而將銀之僅可兌錢一串者，忽抬至一串六七百文之多，恐必無是理也。且市儈之牟利，無論銀貴錢貴，出入皆可取贏，並非必待銀價甚昂，然後獲利。設使此時定以限制，每兩祇許易錢一串，彼市儈何嘗不更樂從，不過兌銀

之人，吃虧更甚耳。若抑銀價而使之賤，遂謂已無漏卮，其可信乎？

查近來紋銀之絀，凡錢糧鹽課關稅，一切支解，皆已極費經營，猶藉民間錢票通行，稍可濟民用之不足，若不許其用票，恐捉襟見肘之狀，更有立至者矣。夫銀之流通於天下，猶水之流行於地中，操舟者必較水之淺深，而陸行者未必過問，貿易者必探銀之消息，而當官者未必盡知。譬如閘河之水，一遇天旱，重重套板，以防滲漏，猶恐不足濟舟，若閉閘不嚴，任其外洩，而但責各船水手以空淺，即使此段磨淺而過，尙能保前段之無阻乎？銀之短絀，何以異是？

臣歷任所經，如蘇州之南濠、湖北之漢口，皆閘閘聚集之地，疊向行商鋪戶暗訪密查，僉謂近來各種貨物，銷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貨約有萬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數。問其一半售於何貨，則一言以蔽之，曰鴉片煙而已矣。此亦如行舟者驗閘河之水誌，而知閘外洩水之多，不得以現在行船尙未擱淺，而姑苟安於旦夕也。臣竊思人生日用飲食所需，在奢侈者固不能定其準數，若以食貧之人，當中熟之歲，大約一人有銀四五分，即可過一日，若一日有銀一錢，則諸凡寬裕矣。吸鴉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須另費銀一錢，是每人每年即另費銀三十六兩，以戶部歷年所奏，各直省民數計之，總不止於四萬萬人，若一百分之中，僅有一分之人吃食鴉片，則一年之卮漏即不止於萬萬兩，此可核數而見者，況目下吃食之人，又何止百分中之一分乎？鴻臚寺卿黃爵滋原奏所云，歲漏銀數千萬兩，尙係舉其極少之數而言耳。內地膏脂，年年如此剝喪，豈堪設想？而吃食者，方且呼朋引類，以誘人上癮爲能，陷溺愈深，愈無忌憚，做玩心而迴頹俗，是不得不嚴重法於吃食之人也。

或謂重辦開館興販之徒，鴉片自絕，不妨於吃食者稍從末減，似亦持平之論。而臣前議條款，請將開館興販，一體加重，仍不敢寬吸食之條者，蓋以衙門中吃食最多，如幕友、官親、長隨、書辦、差役，吃鴉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販賣之人，若不從此嚴起，彼正欲賣烟

者，爲之源源接濟，安肯破獲以斷來路？是以開館應擬絞罪，律例早有明條，而歷年未聞絞過一人，辦過一案，幾使例同虛設，其爲包庇可知。卽此時正議之難齊，亦恐未必不由乎此也。吃食者果論死，則開館與興販卽加至斬決與梟示，亦不爲過。若徒重於彼而輕於此，仍無益耳。譬之人家子弟，在外游蕩，靡惡不爲，徒治引誘之人，而不錮其子弟，彼有恃無恐，何在不敢復犯？故欲令行禁止，必以重治吃食爲先。且吃食罪名，如未奉旨飭議，雖現在祇科徒杖，尙恐將來忽罹重刑，若既議而終不行，或略有加增，無關生死，彼吃食者皆知從此永無重法，孰有戒心？恐嗣後吃食愈多，則販賣之利愈厚，卽冒死犯法，亦必有人爲之，是專嚴開館興販之議，意在持平，而藥不中病，依然未效之舊方已耳。諺云：則足之市無業屨，僧僚之旁不鬻櫛。果無吃食，更何開館興販之有哉？

或謂罪名重則訛詐多，此論亦似。殊不思輕罪亦可訛詐，惟無罪乃無可訛詐。與其用常法而有名無實，訛詐正無了期，何如執重法而雷厲風行，吃食可以立斷，吃食既斷，訛詐者又安所施乎？若恐斷不易斷，則目前之繳具已是明證；若恐誅不勝誅，豈一年之限期，猶難盡改，特視奉行者之果肯認真否耳？誠使中外一心，誓除此害，不惑於姑息，不視爲具文，將見人人滌慮洗心，懷刑畏罪，先時雖有論死之法，屆時並無處死之人；卽使屆期竟不能無處死之人；而此後所保全之人，且不可勝計，以視養癰遺患，又孰得而孰失焉？夫《舜典》有怙終賊刑之令，《周書》有羣飲拘殺之條，古聖王正爲不樂於用法，乃不能不嚴於立法。法之輕重，以弊之輕重爲衡。故曰刑罰世輕世重。蓋因時制宜，非得已也。當鴉片未盛行之時，吃食者不過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於天下，則爲害甚鉅，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興思及此，能無股慄？夫財者億兆養命之源，自當爲億兆惜之，果皆散在內地，何妨損上益下，藏富於民？無如漏向外洋，豈宜借寇資盜，不亟爲計？臣才

識淺陋，惟自念受恩深重，備職封圻，觀此利害切要關頭，竊恐築室道謀，一縱即不可復挽，不揣冒昧，謹再瀝忱，附片密陳。

（《林文忠公

政書》乙集，湖廣奏稿卷四。）

〔江蘇巡撫陳鑾摺——查報蘇省銀錢交易及錢票行使情況，道光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據寶興奏，……當即恭錄轉行。並檢查本年江蘇省各屬月報市錢價值，每庫平紋銀一兩易換制錢一千三百數十文及一千四百餘文不等，並無每銀一兩易錢一千六七百文之事。惟江蘇爲水陸通衢，商賈雲集，貿易往來，恐亦有前項虛票支吾，輾轉磨兌情事。臣復通飭各屬遍加體察。

查江蘇松、常、鎮、太五府州所屬客商販運貨物，皆以紋銀或洋錢交易，並非專用錢票。惟民間日用零星，始以紋銀或洋錢易換制錢行使，其市廛買賣，均照時價作算。至於兌錢店鋪，不用錢票，概屬現錢交易。其餘江北各屬情形，約略相同。間有兌換銀兩，向店中開寫錢票，以圖攜帶輕便，然需用錢文，即將店票向本鋪隨時支發，與存貯現錢無異，並不輾轉支吾致有磨兌情弊。現在商民相安無累，與奉天等省情形不同，似可毋庸另議章程。倘以後各錢鋪傳染流弊，或有虛票外兌字樣，自當隨時訪察查辦，以杜詐騙而安民族。

道光十八年九月初八日硃批：知道了。欽此。

〔浙江巡撫烏爾恭額摺——查報浙省錢票情況，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竊臣接准部咨，欽奉諭旨：據寶興奏，……遵即行司通飭各府確查，由司議詳去後。茲據藩司宋其沅會同兼署臬司宋國經，查明各府屬並無錢票磨兌等弊，具詳請奏前來。臣查浙江省城，居民稠密，錢鋪較多，其寧波府屬之鄞縣，逼近海關，商賈輻輳，錢鋪稍大。此外各府屬貿易者少，錢鋪亦無重本，專以制錢兌易洋錢、紋銀，以備民間日用之需。凡大小錢店，總兌現錢，向不行用錢票。其銀價錢價，俱隨時長落，彼此劃一，不能稍有多寡。即偶有開票者，亦因換錢數多，一時難以攜取，應須往返背負，不過執票以爲數計之據，俱以本鋪

之票向本鋪取錢，從無註寫外兌字樣，亦無輟轉磨兌情弊，實與現錢無異。較之京都及奉天省立有錢票名目，可以通融行使者，絕不相同。就浙江情形而論，似可無庸置議。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硃批：知道了。欽此。

〔御史祥璋摺——查報北京錢票擠兌及官吏弊端，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九日〕竊惟各處設立錢鋪，原以利四民之用，通緩急之需，爲市肆中最要之商。向來京城旗、民使用錢票，因其便於攜帶，亦爲例所不禁，無如交兌既易，奸弊遂生。查錢鋪開設之始，僅需現錢數千吊，無論換銀多少，皆以一紙票存，便可獲利加倍。如是年深居積厚而出票愈多，暗將現銀寄回家鄉，遂有設騙關閉之弊。

伏查京城內外，錢鋪不下千餘家，近年來關閉十有三二。卽如東四牌樓萬興錢鋪，票存二十萬吊之多，此外中等錢鋪，少亦不下數萬吊。統計近年關閉票存數百萬吊，大半無從追討，旗、民拖累，苦不可言。例中雖有互保代墊之語，而問刑衙門從無照此辦理，惟有比追，亦鮮能全完者，一經延蕩，難保無串合勾通之弊。及至所追無出，照例發遣。奴才風聞發遣之人，竟有冒名頂替之事，因思外省命案，尚有頂兇，況發遣輕罪，難保必無。再者去冬西四牌樓福盛錢鋪設計關閉，經刑部發交西城吏目衙門押令補發，卽有狡猾吏役爲之調停，無賴棍徒爲之防護。先在本鋪暫貼招帖，設局彰儀門內報國寺中，將本鋪人藏匿，每有京錢一吊，該役等僅給京錢三四百不等。此中若無串通賄囑，官人何肯爲之出力？且稽延既久，至今尙未定案。此風日熾，奸商效尤。昨於本月二十七日，西城內隆盛、聚隆、恆興、四順、增福，東城內信昌六家錢鋪，同時關閉，狙詐之心，若出一轍。其存票之家，若係寬裕，遭其暗算，已屬氣無可伸；而寒苦旗、民，身家所靠，一遇此事，性命隨之，惟持票對鋪泣望，無以爲計。

奴才目覩情形，最爲可慘可惡，若不卽時嚴懲，殊於國計民生大有關係。應請旨飭下刑部、步軍統領衙門，卽將現在各案，嚴詰地方

互保是否本人到案；鋪中管事之人，亦須一併傳集隔訊關閉之由。若有寄頓冒替等情，即當重治其罪。如或自認補發，即押令在原開鋪中親手照數給付，不准移寓他處，假手官人，以杜將少還多，遠人不聞之弊。該地方官應即先張告示，至期妥派官役在彼彈壓，不許投票之人擁擠爭鬧。如此則狙詐之輩，計無所施，窮困旗、民生機可轉。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九日硃批：該衙門按例核實辦理。欽此。

道光年間各省錢鋪發行錢票情況簡表

省別	發行錢票情況	錢銀比價 和錢票關係	處理意見	資料來源
直隸	錢票隨支隨付，有票即可取錢，不同虛票。以銀易錢不准強行付票，用票亦不得強令攜錢。		錢票使用已久，未便廢止。	直隸總督琦善奏
北京	錢票仍聽軍民自便，可以照開，惟不准開寫期票，及註寫外兌換外票，並換某城票等字樣，其非錢鋪而私行開寫錢票者，概行禁止。		開寫錢票商民稱便，自應仍照行用。	步軍統領奕經奏
山東	東省錢鋪收換銀兩，係現錢與錢票相兼並用，仍由本鋪取錢，隨到隨支，並無票上註寫外兌及換外票字樣。	銀價之昂與盛行錢票無關。	錢票之行，商民相安已久，仍聽其便。	山東巡撫經額布奏
山西	行用錢票有憑帖、兌帖、上帖名目，均係票到付錢，與現錢無異，其他如非錢店所出之上票，民間私出壺瓶帖和期帖等，均非現錢交易，應行禁止。	嘉慶八九年間每銀一兩易錢八九百文，彼時錢票流行已久，銀價並不因此而貴。	錢票不宜禁止。	山西巡撫申啓賢奏
河南	全省一百七廳州縣錢鋪均以現錢交易，間有行使錢票者，無論何人何時，一經持票取錢，無不隨到隨付。		錢票流行相安已久，仍聽其便。	河南巡撫桂良奏
江蘇	錢票皆係本店所出，票到即行發錢，並無註寫外兌及轉轉磨兌之事。	紋銀一兩換制錢一千三百數十文及一千四百餘文，現行錢票實無弊竇，不致累及銀價之貴。		兩江總督陶澍奏
安徽	安徽省錢鋪皆係現錢交易，間有出票之事，臨時為取錢之據票，到即行發錢，並無註寫外兌字樣及轉轉磨兌之事。	錢票與銀價漲落並無關礙。		安徽巡撫色卜星額奏

(續)

江西	江西各屬錢鋪均以現錢交易，間有鋪戶出給錢票者，一經持票向取，即付現錢，並無票註外兌及換外票輾轉磨兌情事。	每銀一兩換錢多至一千四百餘文。	聽從民便而免紛擾。	江西巡撫裕泰奏
浙江	浙江省城錢鋪較多，均以現錢交易，向不行用錢票，間有開票者，只為計數之據，從無註寫外兌字樣，亦無輾轉磨兌情弊。		錢票無流弊毋庸議定章程。	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奏
湖南	錢鋪銀錢出入，現錢與票並行，其票亦隨時取用，從無兌換外票之事。	每銀一兩換制錢一千四百文上下。	勢難禁止用票，以順民情。	湖南巡撫錢寶琛奏
陝西	南北二山各府州縣使用現錢。漢中，興安兩府間有行用錢票，實與現錢交易無異。西安、鳳翔、同州三府屬所用錢票，有不用本字號票據，而以別字號之票交付，與外兌相同，另外有空立期票者，有非錢店亦出錢票者。		錢票之流弊可查禁，但行使不宜禁止。	陝西巡撫富呢揚阿奏
甘肅	錢鋪均係現錢交易，間有出給錢帖，仍向本號取錢，從無註寫外兌字樣及支吾磨兌之事。		錢票既無流弊，仍循其舊。	陝甘總督瑚松額奏
四川	錢鋪兌換銀兩，悉用現錢給付，開寫錢票註明由本鋪憑票發錢，不准寫外兌字樣。			四川總督寶興奏
廣西	本省錢鋪均係現錢交易，並無虛出錢票註寫外兌字樣，偶用票係隨時支取憑據，隨立隨銷，不容輾轉多時。	每銀一兩換鈔一千四五百文，銀以少而貴，與錢票無關。	聽從民便，不再更易章程。	廣西巡撫梁章鉅奏
雲南	滇省市縣交易，俱係現銀現錢，從無以錢票互易註寫外兌字樣。	紋銀一兩易制錢一串五六百文，多年此價不謂昂貴。	永禁票兌。	雲南總督伊里布、雲南巡撫顏伯聚奏

編者按：私商錢票早在十八世紀（乾隆間）已在各別城市流通；此時商品經濟更進一步發展，制錢作為交易媒介自然益見不便，所以在全國城市中均流通錢票，這說明當時社會需要，除銀兩以外，更有趨向信用貨幣的形勢。此表所據之各省督撫奏摺僅注意其流弊，自是不够全面，但也反映了當時各地的部分情況，及其不能遏止的趨勢。

〔寧波錢票及過賬制度〕寧波碼頭向有錢帖之名，錢帖者，因當年寧波殷富富室所開錢莊，凡有錢者皆願存錢於莊上，隨莊主略償息錢，各業商賈向莊上借錢亦略納息錢，進出只登賬簿，不必銀錢過手也。民間日用，亦只到錢店多寫零星錢票，以應零用，倒比用錢方便，

免較錢色也。嘗有以錢換票而貼水者，以票錢之便於用，而錢莊又係富室所開，不慮票錢無着。故寧波商賈，只能有口信，不必實有本錢，向客買貨，只到錢店過賬，無論銀洋自一萬以至數萬、十餘萬，錢莊只將銀洋登記客人名下，不必銀洋過手。寧波之碼頭日見興旺，寧波之富名甲於一省，蓋以此也。……

後因碼頭日空，莊上存錢日少，以票取錢，必出貼水，其始每千不過貼水五十文，漸至百文，以後竟至四五百文。夷務以後，有貼水名目，官廳乃禁止銅錢出境，而貼水如故。有人言莊上起利，則存錢之家，自然日集市中，市中銀錢日多，則錢貼自平。官廳乃着令錢店暨莊。暨莊者起利也；利起而錢貼果平。余在寧波時，亦嘗勸錢鋪暨莊，乃借錢通商者總以暨莊爲不利，並造作謠言，疑余有錢存莊，故利於暨莊。自余離寧波後，遂永不暨莊，錢帖日增，票錢買貨市價日長。東鄉史致勞曾以聚衆滋事充軍廣西，廣西長髮賊起，逃歸東潛湖，復聚向日滋事之人，謂米價之貴，總由錢帖之貴，遂以平米價、錢帖爲名，率衆來米棧錢莊講理。……〔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頁122，咸豐八年。〕

〔寧波的過賬制度〕清咸豐年間，寧波錢莊會館碑記，略謂當清咸豐之季，滇銅道阻，東南患錢荒，甬市尤甚，市中流轉之錢值大減，民生日困，洵洵謀爲亂。有謀以善其後者，法令錢莊凡若干家互通聲氣，掌銀錢出入之成，羣商各以計簿，書所出入，出畀某莊，入由某莊，就錢莊中彙記之。明日各莊互出一紙交相稽核，數符即准以行，應輸應納，如親授受，彼此贏絀，互相爲用。自此法出，數月而事平。厥後市場交易，遂不以現銀授受，一登簿錄，視爲左券云云。但邑人張恕撰德惠社碑記，述及清咸豐二年段光清宰邑時之布告，有地丁銀每兩照甬江過賬錢二千六百文，秋米每石照甬江過賬錢四千六百文等語。夫咸豐之初，官家且已採用過賬之例，是其制度之起，當更先於咸豐也。〔民國二十四年《鄞縣通志》，第九冊，頁72。〕

第三節 統治集團內部改變幣制的建議

(一)鑄造大錢

〔廣西巡撫梁章鉅片——建議鑄造當十至當千大錢，道光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再，今日銀價之貴，固由銀少，亦由錢多。錢非能真多也，由於私鑄之錢充斥，遂致銀錢終不得其平。臣以爲今日變通之計，莫如籌錢之有餘，以補銀之不足。銀之產有限，銅之產無窮。考《禹貢》，惟金三品，銅實與金銀並重。當王者貴，其貴賤之權亦操之自上耳。上之權可以頃刻變人之貴賤，獨不可以頃刻變物之貴賤乎？古者泉刀之設，皆取資於銅。周時圖法輕重，銖兩雖不可考，然觀其遺制，有徑尺者，有數寸者。可知當千當百，自有等差，而歷代當錢法之窮，因之有大錢之制。所謂窮則變，變則通也。現在江、浙、閩、廣東南數省習用洋錢，不過取其輕利便於交易耳，今若鑄爲大錢，其用即與洋錢無異。與其用外國之所鑄，何如用中國之所行。

惟利之所在，私鑄在所必防，然防大錢之私鑄較之防小錢爲易，但須輪廓分明，刻畫工緻，磨洗淳淨，多用清漢文以經緯其間。品愈貴者其製愈精，則僞造者不難立辨。即如洋錢之洋鑄土鑄，民間一目瞭然；則大錢之官鑄私鑄，又何難瞭如指掌。且錢質精好，工本不輕，私鑄者斷難獲利，即可不禁而自止。然後將民間舊有私鑄之小錢隨在設局收買，以備改鑄大錢之用。其大錢之等差，或酌用當十、當五十及當百、當五百、當千分爲五品，仍令與制錢相輔而行。查現在一錢之重不過一錢二分，惟當十大錢不必用十錢之銅，當百之錢不必用百錢之銅。製造雖精而工本不致過費，銅亦日見有餘。此法一行，將

民間舊積之私錢並外國所來之洋錢皆當自廢。昔周代單穆公之言曰：民患輕則爲作重幣，卽此意也。查新疆錢法舊以五十普爾爲一滕格，今定以百普爾爲一滕格，每滕格值銀一兩，卽合於古者當十之大錢。當日定制似卽因銀少之故，迄今行之，並無格礙難通，則內地又何妨仿照辦理。臣愚昧之見，所論似駭聽聞，然於古有據，於今爲宜。

〔管理戶部潘世恩等摺——駁梁章鉅鑄大錢議，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內閣抄出廣西巡撫梁章鉅片奏改鑄大錢一摺。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梁章鉅奏請改鑄大錢等語。著戶部議奏。欽此。欽遵於九月二十五日抄出到部。……

臣等查圖法流通，原以便民生日用，若奉行既久，則宜戒更張。至私鑄之弊，向例責令各省隨時嚴密查拏，盡法懲治，年終取具各屬並無私鑄印結，由該督撫按年彙奏，立法極爲周密。果能實力奉行，久而弗懈，則奸宄無由復熾，積弊永可肅清。乃邇來錢賤銀昂，仍由私鑄充斥，足見查拏私鑄，均屬虛循故事，並非實力奉行。私鑄之難禁，由於各直省奉行不善，並非錢法本有不善也。若如該撫所稱，歷代錢法之窮，始有大錢之制。單穆公昔言重幣，普爾錢現鑄新疆，欲息洋錢，禁私鑄，宜改用大錢等語。查民患輕爲作重幣，乃周景王欲鑄大錢，單穆公戒之之詞，言必民患輕而後可作重幣。蓋深明大錢之不可鑄，並非以爲善策。現在京外各局銅鉛均屬贏餘，轉行並無窒礙。該撫何所據而以錢法爲窮，欲仿新疆之制？如謂防大錢之私鑄較之防小錢爲易，不知奸宄之徒既能私鑄小錢，似亦無難私鑄大錢。且一錢僅當一錢之用，彼猶敢於私鑄，若當十之錢，不必用十錢之銅，當百之錢，不必用百錢之銅，銅之所需較少，錢之獲利轉多，彼又何所憚而不爲私鑄？卽多其品類，重其工本，彼私鑄者遂不能肆其巧詐，隨在以相混淆乎？是欲防私鑄，而私鑄之難防，莫此爲甚。臣等悉心酌議，所有該撫奏請改鑄大錢之處，殊難准行，應毋庸議。

惟查拏私鑄，本有成規，而未淨根株，宜申嚴禁。相應請旨勅下

各督撫，務宜恪守舊章，嚴飭所屬，體以實心，行以實力，總期認真查拏，有犯必懲。倘該管地方官稍涉因循，即行嚴參辦理。則私鑄弊端可期淨盡，銀價錢價自得其平，正無庸拘牽古訓，致涉紛更。

〔上諭——通飭梁章鉅所請改鑄大錢著毋庸議，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內閣奉上諭：前據梁章鉅奏請改鑄大錢，當有旨交戶部議奏。茲據該部奏稱，……梁章鉅所請改鑄大錢之處，著毋庸議。……欽此。

〔御史雷以誠摺——建議鑄一兩重當百錢，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就今日現在情勢而論，度支之所日形支絀者，由於銀貴錢賤；而銀之所以貴，與錢之所以賤，有交相累者，有各自累者。臣請言其概焉：定例制錢一千準銀一兩，然採銅用銀，運銅水脚用銀，工匠炭火等項用銀，核計鑄制錢一千，共費工本銀一兩五六錢。按之定例已得不償失，是爲造錢而銀反爲錢所累也。現在市價每銀一兩易制錢至一千四五百文不等，銀少則貴，錢多則賤，勢所必然。是重銀而錢又爲銀所累也。交相累則交相困，此必竭之道矣。又銀輕便易行，凡撥解兵工各項，無不以銀。加之海洋偷漏，各口貿遷，其耗銀者復不一而足，雖有礦課，每年亦例止數萬，非比布帛菽粟之生生不息。則其源有限，又且花費耗散之不已，則其流易涸。是銀之日少，非錢之多累之，而視銀太重，用銀太多累之也。若錢之數出於銅，雖不能如粟布之多，然較之銀則不啻千百倍，宜乎取不竭而用不窮。乃終不免壅滯，至各省紛紛請停鼓鑄者，則以視錢太輕而私鑄雜出，錢聚太多而官不收錢之故。是雖開錢之源而未能濬錢之流，銀既累錢，亦錢實自累也。夫銀聽民自造，錢則必經官鑄，以官鑄之錢，而不能敵民造之銀，安可不有以權之。我皇上聖明天縱，天下萬物無不在權衡度量之中，臣以爲取給於銀，斯其源易竭，取給於錢，則其用不窮。開礦既非善經，行鈔亦非良法，將捨銀而用錢，勢有不可；即舉錢以類銀，事亦難行。惟有不必賤銀，亦不必廢現行制錢，祇須稍重銅斤，選擇上好

銅色，增鑄一兩重錢，以當百錢之用，與制錢並行不悖，是亦法之簡而易行者。昔單穆公之言曰：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以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此制錢之本意，而用錢之善術也。夫以重錢視銀，則銀爲母，而重錢爲子以權之，而母可以省其力；以重錢視制錢，則制錢爲子，而重錢爲母以權之，而子可以暢其流。惟須鑄造有法，行使有漸。放之於民，仍當收之於官。酌多寡而悉協其宜，設禁令而不至於擾。兵民莫不見信，上下自然流通，行之二三年，由近達遠，積小爲大。按照銀七錢三之例，總計京畿及外省各項錢糧，每歲可抵銀六七百萬兩，博採而儉用，以少而當多，無寶鈔斷爛之虞，而可收交子、會子之用。且行之閩、粵、三江地方，並可以敵洋銀。蓋洋銀成色尙分美惡，若重錢則有真無僞，既著實亦輕便也。理財之法似無有善於此者。誠運以精心，持以果力，豈止數十年百年之計乎。不揣冒昧，謹擬十二條如左，敬爲我皇上陳之：

一、銅色宜定也。現在制錢係六銅四鉛鑄成，色帶青黃。有謂增鑄重錢宜用白色銅、紫色銅者，不知此二等銅出產最少，一時艱於採辦。查有高等銅斤，質堅而色紅，宜專用此鼓鑄，不得攙和絲毫鉛錫。蓋一摻鉛錫，即失其本來紅色，與現在制錢無所分別矣。聞得口外烏什阿克蘇及回城所用各錢，每文重一錢及一錢二三四分不等，有當數十、當百之分，俱用紅銅鑄造。既可行於邊疆，自應不滯於內地也。

一、分兩宜定也。有謂宜鑄當五當十者，則失之太繁，而防弊嫌其瑣屑。有謂宜鑄當五百當一千者，則失之太簡而驟貴，幾與銀同，此必不行之勢也。考古錢法，唐之開元錢輕重得宜，今之制錢略仿其制。漢之五銖較重，非不甚善，似可仿照鑄造。不知漢、唐均不重銀，故改用稍重即可冀其流通；今則銀愈貴而錢愈賤，是增鑄之錢非但欲權銀以舒其力，並欲權制錢以抬其值。酌古準今，則宜鑄一兩之錢，

以當百錢之用，庶幾輕重適中，大小相輔，鑄造無繁雜之苦，行用有簡便之宜，核算無難，即防弊亦易矣。

一、製造宜精也。現在寶泉、寶源二局各爐頭，每以工匠炭火物價騰貴爲詞，虧欠官項動至盈千累萬，所鑄之錢漸覺粗劣。茲令止鑄制錢七成，增鑄重錢三成，計可少給工本。特工本若減，則必藉口賠累，製造仍復不精。惟不減工本則以鑄百制錢之費責其鑄重錢一圓，以示體恤。其錢仍從圓形，改用圓孔，取其圓通流行之義。靠孔處與制錢大小相準，仍爲“道光通寶”字樣，中添“一兩當百”四字，外添“豫大豐亨”古篆四字，即號曰豫豐清文，一面添合璧聯珠及太平景象花文。務須字畫分明，輪廓完整，磋刷光亮。如有稍和鉛錫致色不紅，及粗劣不如式者，即以偷減工料論，重治其罪，監造官一併重處。

一、錢模宜準也。錢體既大，恐啓私鑄之弊，宜爲無字錢模如方盤式，其中或連五連十連百，銅鐵堅木皆可剗成，將重錢置其內，厚薄大小無得稍差毫末，官府市廛民兵皆用之，有不符者，即屬僞造，與受皆不准。並准其即時舉發，根究來由。若此定之以質色，準之以分兩，辨之以製造之精工，限之以錢模之厚薄大小，縱有私造，無難立辨，將不戢而自消矣。

一、宜專責成也。泉、源二局傭工者不下數千，半屬無賴，若混在一處鑄造重錢，易滋偷漏，誠恐稽查難周。應另爲一所，遴選廉明勤幹司員專司監造，就於二局內慎擇上等工匠及妥當人役若干名，盡心鼓鑄。計一卯應費銅斤若干，成錢若干，鑄就之後先將錢樣呈堂恭呈御覽，並一面堂官親身赴局抽查，點明數目，然後監放，俟放後清查局無存錢，方許續行開鑄。毋得前後稍有牽混，以杜買錢抵鑄之弊。

一、鑄錢及收放成數宜定也。法令伊始，鑄重錢不宜過多，應按卯計算。鑄常用制錢七成，重錢三成。此三成按制錢折算以符卯數。凡有應放應收銀項，銀七成重錢三成；應放應收錢項，制錢七成重錢三成。凡錢鋪有赴局購錢者，亦以制錢七成重錢三成發給。均應照

市價制錢酌量扣算，如有專買重錢者，酌加一成付給，以示獎勵。

一、行使宜有序也。事屬創始，須斟酌情勢以漸推行。蓋銀錢交易，閭閻習爲慣常，畏難固因噎廢食，太驟則新奇可駭，宜先從各官俸廉按銀七錢三之法分別發放，則行之於官者，可達於市廛。市廛信於官，則百姓不疑於市廛。既行於百姓，即無不可行於兵丁。由是發放兵餉，亦按銀七錢三之法，則京畿可冀流通矣。由京畿達於各省，或放或收均按法施行，自不至有滯礙。如二三年後，果有成效，察看情形，再行斟酌辦理。

一、捐贖各項宜收重錢也。既增鑄重錢，即應官爲收納。收之愈多，則人知其愈貴，而行使愈易，應請報捐及捐輸各項凡以銀者，准以銀七成重錢三成交納，其以錢者則以制錢一半重錢一半交納。其官員犯罪例准納贖，及發軍臺各員應繳臺費，除繳納銀一半外，其一半須用重錢繳納。其餘婦女及年逾七十犯罪應贖者，一概全用重錢。

一、徵收錢糧宜定成數也。查定例，各省徵收雜稅存留各項錢糧，向准銀七錢三交納，其所以敢違成例者，一則藉口制錢笨重難於起解，一則因制錢一千準銀一兩，按之市價不免賠累。茲既增鑄重錢，則一千制錢之數只合重錢十圓，較制錢輕至一百餘兩，較銀只重九兩，批解尚爲便易。嗣後各省州縣無論何項錢糧，俱准其銀七成重錢三成交納，並即以重錢十圓作銀一兩折算，以符制錢一千準銀一兩之例。雖照現在錢價，在官不無虧損，而百姓實受其惠，且重錢通行則制錢亦必抬價，宜通前後計算，不宜膠柱鼓瑟也。如各州縣仍按現在銀價苛算百姓制錢以折重錢者，即照違制律嚴加議處。

一、盜鑄宜禁也。重錢鑄法已極精工，真贗無難立辨，似可不必防其私鑄，然奸匪無賴有利斯趨，自應嚴法以防未然。凡有私造重錢，即照私鑄制錢數目折算定罪，如鑄重錢十圓則得制錢一千之罪，不必多設科條而法已重矣。

一、紅銅器宜稍禁也。各銅鋪造器青黃色者較多，銅之本色原

係紅色，一摻和鉛錫，即成青黃，一概禁之，未爲不可。但造器既成，銅色已變青黃，再行銷燬，勢難復其本質；即使能復，而工本太重，自不值冒法營私，恐立法太驟，轉啓滋擾。惟紅銅作器宜小加裁抑。凡官用紅銅器，每件不得過五斤，民間每件不得過一斤。如有犯者，作器用器人均照違制律擬罪。其有願將紅銅繳官者，官員紳衿給予議敘，民人酌增價官爲收買。

一、宜斟酌曉諭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銀錢交易，二百年來習爲慣常，草野顛蒙，未有達識，稍涉新異，或致驚疑。應請明頒諭旨，謂向來定例，各州縣徵收錢糧，除協餉、部餉、起解正款照數納銀外，其餘存留雜稅各項，原准以銀七錢三徵收；無如各州縣奉行不力，徒成具文。近來銀貴錢賤，每於徵收時按銀扣算錢文，苛歛浮收，苦累閭閻，深堪憫惻。推原其故，皆因制錢笨重，遇有撥款，各州縣藉口批解爲難，以致敢違定例，上司亦無如何，殊可痛恨。爲此特令京畿寶泉、寶源二局，每卯增鑄一兩重錢三成，每圓當制錢百文使用；各省督撫錢局均遵照一律如式鼓鑄。並一面宣布諭旨，俾羣黎百姓，咸知係爲軫念民依起見，嗣後凡交納錢糧，無論何款，均照銀七錢三之例，交銀七成重錢三成。並即以重錢十圓準銀一兩，以符定制而昭體恤。如該地方官仍復藉詞批解爲難，照現在銀價苛算百姓制錢以折重錢收納者，即照違制嚴行參辦。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硃批：戶部議奏。欽此。

〔管理戶部潘世恩等摺——議駁雷以誠鑄當百錢之建議，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內閣抄出山東道監察御史雷以誠奏請變通錢法以裕經費一摺。……臣等查國法流通，原以便民生日用，若奉行既久，則宜戒更張。前於道光十八年間，據前任廣西巡撫梁章鉅奏請改鑄大錢，當經臣部以辦理諸多窒礙，奏請飭駁在案。今該御史復請鑄一兩重錢以當百錢之用，並酌定條款，奏請飭部妥議。臣等悉心商酌。查各局鼓鑄錢文，例重一錢二分，內配用銅六分四釐八毫，白黑鉛五

分五釐二毫，合算制錢百文，計應需銅六兩四錢八分。今若鑄一兩重錢，以當百錢，除鉛不計外，計短銅至五兩四錢八分之多。現在京城市肆制錢五百名爲一千，而其實民間貨易止作五百之用，是一錢尙不能當兩錢之用，而欲以一兩重錢當百錢之用，恐商民難以聽從。

且大錢若行，私鑄更易，論工本則輕而又輕，論利息則倍益加倍。卽謂製造精工真贗無難立辨，不知奸巧之輩何事不可以弊混，何物不可以僞爲，稽察更難周密。原奏又稱行之閩、粵、三江地方，可敵洋銀。夫銅與銅輕重尙虞其不敵，豈銅與銀使用反可以相蒙。此增鑄重錢適以開私鑄之弊，而無裨財用之實證也。

總之，圖法之道，惟在各省源源開鑄，設法疏用，正毋庸遽易成法，轉涉紛更。所有該御史奏請增鑄大錢之處，實屬窒礙難行，應毋庸議。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奉旨：依議。欽此。

〔御史張修育摺——建議仿舊鑄當十錢例鑄大錢，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竊維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貨皆以錢，宋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絹錢，福建、兩廣易以銀，於是有以銀爲絹者。金時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未久而銀價日貴，民間但以銀論價。此上下用銀之始。後世輸官之物皆用銀，而猶謂之錢糧，蓋其實已易其名仍存也。我朝整頓錢法，京師戶、工二局外，復於直省各設錢局，以資鼓鑄。推原立法之意，實欲銀錢並用，不使有畸輕畸重之形，慮至遠也。乃日久漸失初意，狃於用銀之便，憚於鼓鑄之繁，各省停爐，制錢日少，銀價日增。地丁鹽課關稅等項，農民商賈皆係以錢易銀完交課稅，近年以來皆受銀貴之害，以致正供常有虧短，國用因而支絀，其畸輕畸重孰甚焉。竊以爲欲救銀貴之弊，莫善於遵照舊制，廣鑄錢文。

夫銀之爲用止有此數，我朝輿圖式廓，用項甚繁，使盡其所有流通於上下，猶恐不給，而邊境之外海滋之遙，又莫不利於內地之銀以爲至寶。此所以銀愈少而愈貴，銀愈貴而錢愈賤也。而銅則按年採

辦，錢則每歲加增，祇可流布於民間，無能挽運於境外，儲不匱之源，廣自然之利，似無重於鼓鑄者。乃今之請停鼓鑄者，皆曰銀貴錢賤暫行停止，俟一二年後察看情形，銀價平減，再請開鑄。特此說也，是停爐爲平銀價之善策矣。溯計各省停爐之期，不知幾經一二年，銀價不惟未平，且遞年加增，則停爐之計未爲可恃，已可概見。而各省堅持停爐之議，卽有以減卯鼓鑄爲請者，亦係勉強奉行，其故何也？需索陋規不能盡革，應存銅斤不無虧缺，此成於積習而不便開爐也。更有貪鄙局員，乘督撫考察所不及，花費陋規專鑄小錢，務厚利而肥私橐，一經上司訪聞，輒藉口於民間私鑄，以圖倖免，此防其流弊而不便開爐也。官局鼓鑄錢文，原爲搭放官員養廉兵丁錢糧之用，定例紋銀一兩折制錢一千，而時價則紋銀一兩合制錢一千五六百文不等，是例價不及時價三分之二。照例折錢搭放，官員已不無賠累，窮苦兵丁於生計尤有關係。且制錢之大小有部頒式樣，銅鉛之輕重有例定分數，遵照鼓鑄，實不能無賠累。至於爐工、火耗、資本之需，亦頗繁重，此又格於成例而不便開爐也。

夫法積久則弊生，此奉行者之失，非立法之未善也。欲改積習，惟在破除情面，欲防流弊，惟在嚴於訪查。斯二者皆易革除。獨是搭放之關於生計，鼓鑄之有費工本，地方大吏不免躊躇觀望，相率因循。不知顧大局者不能惜小費，卽如東南漕糧，自受兌以至入倉，所費幾何，修河利運，所費又幾何，從未嘗少爲吝惜者，誠以樂利之源，卽豐亨之福也。錢法定例之初，紋銀一兩，在時價祇合制錢七八百文，是以例價折錢一千，原爲優待兵丁起見，今則時價高於例價，所以利於領銀而不利於折錢也。臣愚以爲銀錢之貴賤操之自上，偏於用銀則銀貴，偏於用錢則錢貴。今天下皆歸於用銀矣，若不及時挽回，示以均平，日甚一日，勢將何所底止。現在正項錢糧，徵銀已久，不敢輕議更張，惟思河工經費雖係撥銀，而帑項到工，大半仍須易錢使用。臣謹請旨飭部核議東河捐輸、南河收捐，俱准銀錢並交。其以錢交納捐

項者，定以制錢一千五百文作銀一兩，則天下皆知銀錢並重，而銀價不能獨據其勝矣。至於搭放之例，除督、撫、司、道暨正印各官養廉，仍照定例辦理外，其搭放兵餉及佐貳雜職養廉，亦准以制錢一千五百文折銀一兩。俾各省不得以銀貴錢賤難於搭放爲詞，則直省之藩庫存銀亦多矣。再行飭令各直省，一律開爐，按卯鼓鑄，以符舊制。如果有存銅無多，採辦須時省分，祇准減卯鼓鑄，不准仍請停止，雖工本不無所增，而以放錢之數與存銀之數兩相比較，不致大相懸殊，錢法亦可整飭。儻從此泉貨流通，銀價因而得減，則地丁、鹽課、關稅並受其益，而國用漸致充盈矣。

臣伏查道光八年回疆善後事宜案內，欽奉上諭：普爾錢文爲商民回戶生計所關，向係以一當五行用多年，茲那彥成等請改鑄當十錢，相間行用，事屬創始，必須試行無弊，方爲妥協。著詳加體察，如果通行便利固屬甚善，倘有輕重攙雜，格礙難行之處，卽據實奏明停止。欽此。旋據參贊大臣武隆阿覆奏，行用當十錢文，咸稱便利，至今遵行無弊。臣聞陝西、甘肅兩省之人，有得此錢文以爲珍玩者。可否飭部詳查例案，一併核議，行令陝甘總督酌量情形，仿照試行。如果有效，再議推廣。似亦變通錢法，節省工本之一道。

〔又附片——請禁用銅器以杜私銷制錢〕再，錢文爲民間利用之資，每歲鼓鑄，宜於按年增多，日見充裕，今不惟不多，而且遞見其少者，則奸商私銷害之也。夫私銷制錢，例有嚴禁，而中外各衙門祇有盜賣官銅之案，絕無私銷制錢之案者，誠以未銷以前，本係制錢，既銷以後，又爲廢銅，形蹤詭秘，是以破案甚難。查銅斤運自雲南，採辦之費不貲，而售賣銅器鋪商到處林立，該商等既無私銷之術，若照官運價值採辦，豈復有利，非私銷制錢何以得有如許銅斤？及責以私銷，則又以滇運例准變價之餘銅，巧爲影射，殊不知有限之餘銅，何能供無窮之器用？且近十年以前，制錢一串，新鑄之錢與舊鑄之錢其數相等，今則但有新錢，而舊錢不及十分之一二，若非有奸商私銷之事，舊錢

歸於何處？臣竊以爲禁私銷而不禁用銅器，是清源而未能節流也。

近來官民使用器皿，大如盆爐，細至釘錐，從前用鐵，今皆用銅，俗尚奢靡，抑亦太甚，並宜禁止以挽侈風。惟是積習相沿，實非一日，驟然查禁，未免失業人多。應如何寬以時日，分別示禁，其滇運准售餘銅，應如何發價收買，官民使用銅器應如何給值呈交，臣請飭部斟酌情形，稽考令典，詳議具奏。則清源節流，相輔而行，銅盡歸公，以資鼓鑄，洵可易無用爲有用，於錢法大有裨益，而風俗亦還淳樸矣。

〔廷寄——著陝甘總督富呢揚阿等做鑄普爾錢上諭，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九日〕軍機大臣字寄陝甘總督富〔呢揚阿〕、陝西巡撫李〔星沅〕，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九日奉上諭：回疆所用當五當十普爾錢文，行使多年，頗稱便利，因思陝西、甘肅二省相距非遠，地方情形大略相同，當可做照鑄行，疏通圖法。著富呢揚阿、李星沅體察情形，妥議章程具奏。總期利用便民，流通無滯，毋以事屬創始，稍存畏難之見，率以格礙難行，一奏了事。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

〔陝西巡撫李星沅摺——陝省仿鑄普爾錢不便行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伏查回疆南八城，自乾隆年間，在阿克蘇地方開採銅斤，設局鼓鑄錢文，搭放兵餉，始定以一當五之制。其先本無民戶，亦無內地制錢也。道光八年，復增鑄當十錢，按銀一兩折錢一百十文，至今與當五錢相間行用。惟至喀喇沙爾連界之吐魯番而止。自吐魯番以及哈密、烏魯木齊、巴里坤、古城、伊犁等處，皆遵內地錢法，向不用普爾錢。伊犁間有紅錢，亦係該夷另式，與普爾錢不類。計陝西省城距不行普爾錢之吐魯番，五千四百六十餘里，距行使普爾錢之喀喇沙爾六千一百七十餘里。地方既不相近，情形即不相同。

錢法守之官吏，而行之市廛，陝省懋遷有無，貨販可達，如甘省、新疆各路，熙來攘往實煩有徒，概以制錢交易，絕無輕重攙雜。有自回疆攜歸普爾錢者，或遂傳爲珍異，蓋商民所不習見也。今若以不習見之錢，遽令陝省試行，而回疆較近之區，未先行使，則疏銷易壅而推

廣易窮。商民狃於故常，其信從必不堅，而心相與疑；其流轉必不速，而勢有所隔。雖肫切開導，明立章程，究恐陽奉陰違，終無實際。再四籌劃，創始良難。

茲據甘省議以先將去路能否疏通，詳加考訂，誠使由外而內，不難由隴而關，庶幾一氣呵成，事無格礙。業經督臣奏請勅下新疆各城將軍、都統、參贊大臣等，一律體察。如果口外均能行使，則口內亦可議行。甘省向無錢局，自應由寶陝局定額鼓鑄。臣現將鑄錢式樣、工本多寡、歛散機宜，督同司道，從容悉心酌覈，以期勉副聖主利用便民之至意。

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初一日硃批：候旨。戶部知道。欽此。

〔又附片〕再，查回疆當五錢重一錢二分，當十錢重一錢五分，較之寶陝局每制錢一文重一錢二分，每鑄錢一串，費一兩二分四釐六毫，即以現行十二卯改鑄，每一大錢工費遞加，計常年成本，總可撙節。果能民用不滯，圖法自見疏通。臣故於難行之中，力求試行之要。無如沉思博訪，累月籌商，將由陝省試行，有第見其難，而未信其可者，敢再爲我皇上陳之：

凡論鑄大錢者，必重其本而藉其工，如當十之錢以制錢七八文爲之，庶作僞者無所牟利。然私鑄雖可少戢，改鑄又覺徒勞，是有更張之名，而無節省之實。若專主惜費，意存苟簡，勢必奸僞叢出，錢法混淆，重幣等諸無用。此鑄之難也。

陝西商賈販運，陸路由潼關、商州，水路由興安、漢中，川、楚、河南接壤最近，若大錢止行於陝，貿易所往輒窮，虧折滋虞，羣相觀望，甚至預抬物價，如唐代虛錢之弊。小民日謀升合，又恐錢文纓雜，較多嫌少，致起爭端。此銷之難也。

大錢初行，官庫必兼收放，聞回疆歲納棉花錢，即用普爾交官。若陝省正雜各款亦准此上庫，則當五錢二百二十文，當十錢一百十文，即作制錢一串，照例抵紋銀一兩。錢日盈則銀日絀，正支撥項諸

非所宜。此例價折收之難也。

若准市價收放，而陝省銀錢隨時長落，各屬參差不齊，上司無從考覈，即定以大錢若干作銀一兩，亦不能與市價相侔，勢必銀價賤時，納者不肯納，銀價貴時領者不肯領。此市價折收之難也。

至搭放大錢，除文武養廉夫馬工料而外，兵餉實爲鉅款。回疆率由舊章，相安已久，若陝省兵丁，每名月領幾何，驟令按成折給，錢雖重而用尙輕，物力維艱生計頓絀，不足以示體卹。此兵餉搭放之難也。

臣嘗考之前事，揆之羣情，權之出納，竊見普爾錢文，陝省倣鑄不易。必不獲已，而由外之內，漸次推行，或可相機酌辦。

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初一日硃批：覽。戶部知道。欽此。

〔安徽巡撫王植摺——請鑄大錢，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初六日〕臣竊惟近來公私交困，由於銀價之昂。顧銀價之貴，因去路廣而見少，非由於錢之多也。思欲救銀之窮，必求廣銀之用。黃金少而不可恃，鈔幣虛而不易行，則仍惟有重錢之一法。然積重既久，勢有難返。抬價患民之不遵，停鑄則錢且日少。此祇宜暗爲移轉，而不可明與之爭也。且論者但言銀貴，而臣則竊慮錢荒。何者，積本太重則官錢開鑄者日少，銅價湧貴則奸徒私銷者日多。朝廷餉運以銀爲重，民間日用尤以錢爲急。銀之貴病在國而民間受之。設並錢皆少，將若之何？故臣竊謂今日欲救銀貴之弊，正當多鑄錢以濟其窮。而官鑄錢一千用銅鉛七斤八兩，工本之費率三四千，勢必不給，似宜變通成法，改鑄大錢。銅分赤黃爲二等，錢自當三至當五十爲五等，銅質較舊制稍減，與現在銅價相當，工本輕而中外皆可鼓鑄，則錢之用自裕。至換易銀兩仍按現時市價，不必求減。蓋銅質既輕，暗中已幾於以一當二，無貴錢之名，而已收貴錢之實。可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也。其外更以白銅黃金夾輔而行，或亦化少爲多之術。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奉硃批：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單併發。欽此。

〔軍機大臣穆彰阿等摺——駁王植鑄大錢議，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十四日〕臣等伏查本年二月會議御史劉良駒條奏銀錢事宜，即經公同商酌，籌及加鑄當五當十大錢，以冀變通盡利。復詳考歷代錢法，並令派辦之章京司員等悉心講求，從長計議。溯自漢元鼎二年，始鑄赤仄錢，以一當五，行之未久而廢。其後三國、五代，以及唐之肅宗，宋之神宗，明之洪武、天啓，凡鑄當五當十大錢，並當千、當百、當五十者，亦屢見諸史冊，大約旋用旋罷，旋鑄旋廢，從未有行之數年而物價能平，公私稱便者。其故由於所值之數斷不及所當之數，一經行使，私鑄必多，以是錢日壞而用日滯。宋臣張方平之議曰，用大錢而致盜鑄，其用日輕，比年以來，皆虛高物估，增值於下，取償於上，雖有折當之名，實受虧損之害。所論最爲切要。臣等斟酌再三，未敢輕試，此議遂寢。

今該撫復稱欲救銀貴之弊，正當多鑄制錢。而官鑄錢一千須銅鉛七斤八兩，所費已及三倍，勢必不給，請改鑄黃銅大錢爲三等，當三者重一錢八分，當五者重三錢，當十者重六錢，比較現在制錢分兩暗減其半。又請鑄赤銅大錢爲二等，當三十者重一兩二錢，當五十者重二兩，比較現在制錢分兩暗減三分之二。又請鑄白銅大錢照漢幣橢長板式，鏤以龍馬龜背花紋，二兩者作銀一錢，六兩者作銀三錢，十兩者作銀五錢等語。其意蓋就黃銅赤銅每斤按市價計值若干，而以大錢銖兩分配，俾適符所值之數。則銅本既無損毫釐，人工又可省倍蓰。此固欲化少爲多，減成本以廣行用。

殊不知官鑄之本愈輕，私鑄之利必倍。前人所謂盜鑄紛起，雖日斬之不可遏，而百物騰湧，增值於下以取償於上者，亦正在此。小民至愚而難欺，恐不得以此爲不可使知而可使由也。至以白銅倣鑄漢幣，加二十倍抵作銀數，不但將銅抵銀斷難致遠，且一遇攙和作偽，勢必立滯不行。臣等復加考覈前代創鑄大錢，皆以有害無利，屢試輒罷，今日任事者不及於古，而作奸者更甚於前。若謂古人不能行而今人獨能行之，實未敢信。所奏應毋庸議。

本日奉旨：依議。欽此。

〔給事中江鴻升摺——請鑄工本相當之當五十、當百大錢，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竊邇年銀價過昂者，從前制錢一千作銀一兩，數已逾倍。州縣收漕苦累，百姓納糧苦累，鹽課關稅苦累。匪直此也，國家歲入有四千餘萬兩之額，近日欠款每年幾及三分之一，庫藏短絀，職此之由。於是有議行鈔者，有議以金代銀者，皆以窒礙難行而止。臣愚再四籌維，此時欲濟銀之不足，惟有鑄大錢一法，以與銀參酌並用，庶足以濟銀價之平也。

查大錢之議，前此如廣西巡撫梁章鉅等，言者不一，大都議鑄當千、當五百、當百，擬於其中厚取錢息。抑知工本輕而錢值重，則私鑄必多，奸偽滋起。利之所在，雖繩以峻法，而豈可禁遏。臣愚請鑄當五十、當十大錢，工本必如其五十、十文之數，銅質必淨，輪廓必精，銖兩必準，奸民即欲私鑄，而無利可圖，不待嚴刑而自止矣。臣復思從古利權無不操之自上，誠能於庫貯出納，以大錢與銀搭放，仍以大錢與銀兼收，法立而民信，上下相為流通，則銀價自平，而官民無不均便也。

或以度支告絀，大錢之費必值其工本，雖私鑄可杜，究於經費無裨。不知臣之微意，在以此輔銀之不足，若銀價能平則南漕受益，錢糧受益，鹽課關稅受益，即國帑益受其益。況今日制錢一文所費工本已將至二文，若鑄當五十、當十大錢，工本祇如其五十、十文之數，省費幾及一半。是大錢既可輔銀而行，以濟其不足，而制錢並以大錢搭放，將來額鑄即可隨時察看酌減，彼此相衡，而無言之美，利已在其中矣。臣謹臚列事宜五條另片恭呈御覽。

〔又附片〕

一、大錢只鑄當五十、當十，所以便於行用。當五十者工本必值五十，當十者工本必值十文，以清私鑄之源。此為最要關鍵。查青錢料雜工粗，不能經久，應請飭下錢法堂檢查雍正年間以前鑄造黃

錢工料成案，倣照辦理。

一、大錢銅質務取精純，輪廓分明，磨洗必精，銖兩必準，其前面刻漢文道光重寶，後面刻滿文局名及當五十、當十，並重若干字樣，應請飭下部議，請旨頒行，以昭聖代之制。

一、大錢既昭貴重，必重之於上，方可流通於下，而銀價可期平減。所有庫銀出納，何項應搭放大錢若干，何項應兼收大錢若干，及局鑄制錢支發各款應搭放大錢若干之處，請飭部妥議具奏。

一、鼓鑄必需銅斤，滇運歲有常額，若收繳銅器易滋紛擾，現在鑄造大錢，應於局鑄額銅內酌撥。其應如何收買銅斤，設法採辦，以充鼓鑄之處，請飭部悉心籌議具奏。

一、鑄造大錢應自戶、工兩局爲始，以後推行各省。所有鼓鑄之局，或擇地建爐，或仍在舊廠；管理之員，或另派大臣，或仍歸錢法堂兼管；並應用之銅，如何設牌對色，選用之匠，如何加給工資，請一併飭部議奏。

(二) 禁用金銀飾品、金銀並用

〔福建巡撫鄭祖琛摺——建議禁民金飾金銀並用，道光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近時銀價之昂，日甚一日。其故由於銀少，而銀少之故，實不由於錢多。蓋內地之銀，流通於四方者，只有此數。歲產本屬無多，而東南沿海之區，歲出不下千萬，去不復來；西北之富商大賈，貿遷百貨於東南，亦輾轉推移，如水趨壑。銀之流通於內地者日少，故銀價無省不昂，官民交困。臣與督臣會議銀錢並用章程，搭放留支各款，藉平銀價，爲閩省一時補救之計。惟以目前之大勢而論，各省均慮銀少而貴，今因銀貴而用錢，即使抑銀使賤，不能增銀使多，則錢貴仍無補於銀少。若銀少錢貴，小民日用更形匱乏之虞，勢不得不議加鑄，而鑄錢虧折工本甚多，於帑項殊有關係。且臣前任滇南，目擊近

日銅廠歉產，恐無以供各省採運之需。況滇產京銅之外，各省採銅向止有金釵等廠，銅質較低，故東南局鑄多採買洋銅配鑄，是又以內地之銀易外洋之銅，輾轉虧本，更屬非計。

臣思致治必先足民，而足民必期利用，現在官民通行，惟銀錢兩項，而官之出納必以銀，民之致遠往來亦必以銀，誠以銀之銖兩輕於錢百數十倍，便於取攜耳。迨至銀少不足以濟用，於是海船載來之番銀，得以代銀徧行於江、浙、閩、廣、江西、安徽等省，其價合銀爲低昂，惟輕重適中，民取其便，故能與銀並行，藉以補銀之不足。由此推之，此時因銀少而籌通變之方，必思有以代銀之物，方可以佐銀之用。查赤金一項，官民俱可通行，遠近均無不便，且人人共知寶貴，必可準銀爲用，與銀相輔而行。考古有金三品以利民用。金爲黃金，銅爲赤金，鐵爲黑金。後世呼黃金爲銅，白金曰鉛，赤金曰金，更爲三品。漢武鑄黃金以紀瑞，卽今之赤金也。按兩漢賜予，每多用金。明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折銀一兩；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當銀四兩。迨十八年折收稅糧，金每兩準米二十石，銀每兩準米四石，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及永樂十一年，金每兩準米三十石，則當銀七兩五錢矣。又令交趾召商〔易〕鹽，金一兩給鹽三十引，則當銀十兩矣。是赤金準銀出納，明代行之未嘗不便。因承平既久，未定禁令，以致日事侈靡。上自宮掖，下逮勛貴，用過乎物，不復準作稅糧。且貢金遞加至五千兩，而金價隨時加增。故萬曆中金每兩易銀至七八換，後則十換至十三換，其價愈貴。我朝惠愛黎元，輕稅薄斂，卽如滇省課金七十餘兩，遞減至二十八兩有奇。其餘利及於民者，溥矣。

惟各處產金本多，民間製用器飾不少，近時夸靡更甚。富貴之家，婦女釵環鐲釧一切器皿等件，多以金爲尙，而金遂爲飾觀之具。甚至家僅中人之產，男女婚嫁，一釵一環，亦必需赤金數錢或一二兩不等，卽貧戶每多用包金首飾。故赤金之散藏於民間者日多，而民間之窮乏亦日甚。他若飛金泥金用以裝佛像，並扁對招牌以及貼花粘飾

之類，無不踵事增華。以至貴之品置無用之地，雖有時輾轉典賣，未嘗不與銀交易，而消耗既多，即製爲玩飾亦屬藏而不用，非比銀之日用通行也。應請定章程，嗣後民間不准再用赤金爲器飾，一切飛金泥金裝飾概行禁止。其舊藏舊飾者，概免追究，所有已成器飾，聽其自赴金店傾化。大小片金、與銀並用。凡地丁、漕糧、鹽、關課稅及京外常捐各項，俱准用足色片金與銀並納。每足赤片金庫平一錢，準銀一兩六錢。其支發兵餉廉俸各款，亦準金銀並放，以足金準銀十六換爲定制，銀賤則賤，銀昂則昂，收放無所損益，官民俱可流通。

惟必禁新製以遏其流，則耗金者自少；寬商運以裕其源，則採金者自多。當有不令而行，不脛而走者，似無慮赤金不足以佐銀之用。即或舊存收納無多，似無補於漏卮之鉅，而歲產無論多寡，生生不已，但令民間不復更製玩飾，亦必不復挫碎消磨，是民間多一分之用，日積月累，以少見多，似屬有益無損。

且收納藏金，則挹注轉輸，無須請動帑項，而準銀支放，則權衡輕重，毋庸另議紛更。至定禁令而嚴品制，尤爲國家大體所關，臣庶咸當遵守。蓋以民間虛靡無用之物，作爲流通有用之財，所謂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非特生衆用舒，爲九府均財之道，且少使黜華崇實，挽四方浮靡之風矣。僅擬收放事宜四條，另繕清單，恭呈御覽。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初五日硃批：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單併發。欽此。

〔附單〕謹擬赤金收放事宜四條恭呈御覽：

- 一、嚴禁令以昭定制。查赤金至爲貴重，是以國家定制，惟內廷用金，誠爲禮儀所繫，鉅典攸關。至內外臣工，惟頂帶用金，各分等差。是赤金一項，本不容僭侈濫用。……近則踵事增華，民間金飾較前何啻數倍。……應請勅部議立章程，嚴行禁止，凡命婦以下器飾，均用銀翠爲定制，不准再用赤金。如有濫用者，即按律以違

制論，婦女罪坐夫男。其舊藏金器概免追究，聽其自赴金店傾化，自數分至一二錢，傾成大小方片，與銀並用。其有以足色金片完納各項課稅者，均準銀十六換爲定制。他如菴、觀、寺院金裝佛像，並扁對招牌，舊存免究，此後不准新飾。其一切鍍金包金器物及貼花黏飾之類，概令自行改造，毋許再行戴用，致多冒混。至飛金泥金，照例仍供上用，其民間一概禁止。……若慮有餘之家易銀藏貯，利於富不利於貧，似亦近理。惟思富室之藏金器，本屬銀之有餘，不能爲貧民利用，若出而公之於民，可以輾轉流通，於小民不爲無益，且富戶以金易銀，既多厚積，權其子母，每爲貸息之謀，是貧民更多一轉移之路，名雖利於富室，實有利於貧民。即使終藏不出，亦與平日藏銀無異，似於貧民無關。況中戶婚嫁從此不用金飾，而飛金泥金各項不復消耗，所省實多，此理易見，似無慮禁金之有窒礙也。

廣採取以裕來源。查雲南等省產金之處，向設金廠，招商承辦，按兩徵課，歲有常額。亦有新廠試採，儘徵儘解者。查金之所產，或藏於山，或隱於沙，採取之法較銀尤難。每丁竭終日之勤劬，所得不及數釐，僅足數日食之用。且廠丁挖取生金交廠，該商或就地或赴省交金匠提鍊，成色自三成一二起至九成六七八不等，其工本甚多，而廠課之有定額者，每苦於無人承辦。故各處不慮無產金之地，特慮無開採之人。今既擬與銀並用，自應廣其來源，方可期生生不已。但必須飭令各該管官於舊廠相近地方，多覓子廠，照舊官爲彈壓，分段招商承辦抽課，聽其自行販運他省繳賣，無須籌款發該省收買，可省採運成本腳費。所有各舊廠抽收金課，仍照舊額，不得短少。其子廠試採，儘收儘解，無庸定額，免致官商畏累不前。且此時以金佐銀之用，利民卽以裕國，非爲多抽金課計也。或謂產金之處金價較賤，若不採買，任令商民販運他省，則利權歸之於下，且恐鄰省相近地方價直不齊，收

放不無窒礙。殊不知官爲採買，運脚耗費甚多，如每年解滇銅本各局鑄錢，所得不償所費，未便再因採金動本輕爲嘗試。卽以滇南銅廠而論，一切砂廠爐竈經費，向俱官爲經理，廠情之衰旺靡常，官價之收銅有定，工本不敷砂廠，寅食卯糧，累累積欠，近年各廠缺額幾致誤運，廠員賠累非常。至金廠向由商集丁開採，當採取時係屬生金，一切煎鍊成色，皆由商出己資，聽其販運他省，有利則興，無利則止，本無一定之數。惟各廠官抽收課額，本屬無多，且有儘收儘解者，故尙不致如銅廠之累。此時若官爲設廠採買，一切人工費用，均須官發，而採金之多寡不定，難保無工本之虛懸。若招商承辦官金，則商無餘利，勢必裹足不前，轉致砂廠停採。是以議請照舊召商，多覓子廠，自行採取販售，所有抽收課項，除徵足舊額外，其試採之課，儘收儘解，毋拘定額，則商之呈報試採者必多，惟官得其人，國課自必日見充裕。如慮商民販運他省鄰近地方，價直不齊，恐有礙於收放，現在酌中定價，每兩準銀十六兩，卽如近滇之黔、楚等省，金價相去亦屬無多。蓋因遠商自出價本，營運轉輸，熙來攘往，必使有餘利可圖，方可冀轉輸不斷。若一概繩以官制，如銅廠採運維艱，而局鑄倍費工本，此其明證。故採金必聽商運，不必發本官買，實屬有利無害也。

- 一、徵稅課以廣流通。查各省地丁鹽關徵課，以及契雜當稅，並京、外常捐等項，定例俱徵銀兩。今兼用赤金，則收放均可與銀並行，所有稅課各項，直省藩庫及鹽關等處收兌時，查照收銀章程，召覓官金匠與官銀匠一律辦理。至各州縣徵收地丁等款，一體覓匠看估，兼收足色赤金，悉照十六換解兌。如成色不足，概不收納，以便與足色庫紋一律收放。……至產金各省份，其價較平，若亦按定價一體並收，出入恐有窒礙，應如何酌定收放價直，俾官民兩便之處，應請勅下雲、貴、四川、兩廣、甘肅等省各督撫、監督，各就地方體察情形，妥議具奏辦理。

一、籌搭配以便解支。查各省藩運關庫款目繁多，所有兵餉及存留支應各項，均以赤金大小片配紋銀搭放。查赤金既准完納課稅，各處通行，則官兵支領以金片易換銀錢，均無不便。至部撥兵餉河餉及各省協餉，除雲南、貴州、四川、甘肅、兩廣等省，向係產金難以搭解外，其餘年終奏報存留金數，由部酌覈撥解。或謂銀錢並放，各省尚難劃一，今用赤金搭放，恐各省價直不齊，放款愈多則金價易賤，似未能一律推行。不知向例徵收稅課，各項俱屬以銀定額，收放皆同，惟搭放制錢每千作銀一兩，而有放無收，故錢價雖經官定，不能強民使從，此銀錢並用不能劃一之故也。今用金準銀，是金銀俱隨錢價爲低昂，銀貴則金亦貴，銀賤則金亦賤，此相因之勢，亦自然之理。如慮產金過多，市價較官價不及十六換，收放或有未便。但金與銀並行，金多正以濟銀少之用，斷無因金多而銀轉昂之理。若金銀俱賤，則收放初無異致，又何窒礙之有？且在官收放並不專用赤金，則官民通行，一切商民交易，均可與銀錢同爲流通。至搭解各餉合準銀數，解金無異解銀，且以金較銀更利輕齎致遠，籍省運費，此推行可以變通盡利也。惟各省留支等款及京餉、河餉、協餉、各項，總以收金之多寡，按月報部分別支放撥解，不必先指定何項，成數若干，庶與銀並行，官兩民便矣。

〔軍機大臣穆彰阿摺等——議駁鄭祖琛官收納赤金與銀並用之建議，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十四日〕臣等伏思五金並用，本屬相輔而行，惟金之行用，不能徑易錢文，仍視銀以爲准。現在銀價日昂，而金亦不甚賤，可見銀固患少，金並不多。金之散布天下，總數難以懸知，而苟出其所蓄，估變即可得銀，是金在民間原自流通無滯，惟在官收放，一以銀權，是以該撫擬請兼用赤金搭收搭放，冀以分銀之勢，佐銀之窮，謂多此一項流通，於大局不無裨益。然欲變通成法，必須斟酌咸宜。

查收納各款，以地丁爲大宗，支放各款，以兵餉爲大宗。金之爲

物，以罕見珍，卽紳富之家，留藏亦少，何況村農下戶，今欲責以完納，豈非索所必無。戶民完納條銀，多至一兩者已爲上戶，餘皆銖銖畸零。若搭收赤金，零星湊合，添註串票，瑣屑難稽，勢必州縣仍但徵銀，由官換金充解。而部價之准折有定，市價之起落無常，既已聽其自便，則於市價減於部價之時，多買金以獲盈餘；設遇市價浮於部價之時，仍交銀以省賠累。如此獨以金交官者受其便宜，而上之所收與下之所領，均形其虧折。放銀惟兵餉最多，而各兵之領銀已久，不能候金價之增，卽已受虧折之苦，於情不協，亦於勢不行。且貯金在庫，儻遇倉猝要需，發以易銀，而所換必不及所收之數。故欲議金之收放，不能不定部價，而部價與市價勢難劃一，卽出入甚微，而相懸已鉅。則交金者得巧爲避就，而自從其便，領金者因迫於兌換，而隱受其虧。畸輕重而人心不得其平，淆出納而歲用莫得其准。加以成色之隱微難辨，稱量之纖悉難防，攙雜之弊混更多，闕出之透漏更便，此臣等所再四籌維以爲未可試行者也。

至於禁器飾、廣開採二條，該撫自於擬行收放之餘，曲爲之計，而亦有窒礙難行者。例載庶民衣服器皿不得僭用金繡及戩金描金等類，婦女首飾只准用一二件，不得妄事奢華，是器飾糜金本干例禁。至招牌門面等塗飾之處，惟在地方官剴切化導，毋許踵事增華，若必設爲嚴法，徒滋胥役訛擾，仍難逐戶稽查，殊非政體。又金廠抽課原有常經，小民趨利若鶩，果有子廠可開，不待官爲招募，若必責之官吏分投尋覓，儘收儘解，名爲招商承辦，不免抑勒虛捏，流弊無窮。所有該撫請將赤金與銀並收並放之處，應無庸議。

本日奉旨：依議。欽此。

附錄 戶部銀庫舞弊及道光末年 財政窘迫的情況

〔刑部尚書惟勤等摺——報告戶部銀庫虧缺情況，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奉上諭：戶部銀庫未經盤查，各項存貯銀兩，著派惟勤、阿靈阿會同裕誠、賽尙阿，詳細盤查確數，據實具奏。欽此。嗣據戶部銀庫移送印冊，開明庫貯各項銀兩，截至本年三月初七日止，計外庫應存正項銀一千四百四十萬五千四百九十兩九錢一釐，又歷年存貯飯銀六十九萬七千五百二十三兩九錢九分六釐，又新收正項銀八萬九千五百八十六兩一錢七分八釐，又常捐銀十三萬五千一百零三兩，又新收飯銀三千七百三十九兩七錢七分六釐，又應歸年終奏報盈餘銀三萬一千五百三十六兩六錢三分八釐。內除本年二月經欽派大臣盤查過應歸正項銀一百三十三萬一千二百二十九兩五分三釐，又本年二月初一日至三月初五日支發各項兵餉各官俸銀開除庫存正項銀一百八十二萬八千五百七十四兩六錢八分九釐，又支發理藩院等處幫貼銀開除新收飯銀一千九百兩，又支發禮部及在京武職大臣養廉開除盈餘銀一萬九千一百六十兩。以上庫貯正項並各項銀兩，除業經盤查封貯及支發外，實應存銀一千二百十八萬二千一百十六兩七錢四分七釐等因前來。

奴才等查庫貯各項銀兩，歷次雖經奏請盤查，因款目繁多，盤查日期無幾，未能徹底詳查確數。其中銀色有無攙和低潮，袋內分兩有無短少，非逐袋查驗，逐平較兌，不足以昭覈實。奴才等於本月初六日赴庫，令該庫司員將應盤查各項銀兩，均按款分貯，免致纏繞。自初七日起，連日督同隨帶司員，按照冊開款目，公同彈兌。先將未入垛內之新收正項及常捐銀，並新收飯銀，應歸年終奏報盈餘銀，均逐

袋查驗，逐平較兌。計存新收正項銀八萬九千五百八十六兩一錢七分八釐，常捐銀十三萬五千一百零三兩，與冊開之數相符；新收飯銀除支用外存銀一千八百三十九兩七錢七分六釐，盈餘銀除支用外存銀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六兩六錢三分八釐，覈與應存之數相符。次將已入垛內之庫存正項及歷年存貯飯銀，亦逐袋查驗，逐平較兌。現存銀二百六十八萬六千七百六十八兩八錢四分八釐，並檢出低潮銀三千六百八十兩。統計存貯各項銀兩，實共存銀二百九十二萬九千三百五十四兩四錢四分，較原冊所開之數實虧銀九百二十五萬二千七百六十二兩三錢七釐。

謹將此次盤查銀兩，另行分貯木桶，眼同釘固，加具印封，交該庫司員收管。所有奴才等查明庫貯各項銀兩確數，理合恭摺據實具奏。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硃批：朕愧恨忿急之外，又將何論？欽此。

〔上諭——著載銓等查辦銀庫虧款各任官員，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內閣奉上諭：戶部銀庫設有管庫司員專司出納，管庫大臣總領其事，復疊次派出王大臣盤查，近年又添設查庫滿漢御史，各該員果能認真經理，覈實稽查，何至羣相朦混，釀成巨案？本年因庫丁張誠保偷盜庫銀破案，特派大臣將新舊各項逐一盤查。本日據惟勤等覆奏，新收常捐等款均與應存之數相符，舊存正項飯銀竟虧空銀至九百二十五萬二千餘兩之多，實屬從來未有之事，覽奏曷勝忿恨。以國家正項錢糧，膽敢通同作弊，任意攫取，似此喪心昧良，行同偕國盜賊。本應立置重典，以肅法紀，惟事閱多年，官非一任，即書吏、丁役等，亦人數衆多，儻不確切查明，恐致遺漏，倖逃法網。其自嘉慶五年以後歷任管庫及歷次派出查庫王大臣，皆係親信大員，亦復相率因循，毫無察覺，並無一人能發其奸，甚負委任，不知諸王大臣有愧於心否？朕自咎無知人之明，抱愧良深。均著交部查取職名，嚴加議處。此案著派載銓、穆彰阿、敬徵、裕誠、賽尚阿覈實查辦，所有歷任管庫司

員、查庫御史、並丁、書人等，著逐細查明，嚴行治罪。其現在虧短庫銀，應如何分別罰賠及設法彌補之處，即著悉心妥議具奏。欽此。^①

〔定郡王載銓等摺——建議將庫支各款減平發放以濟支用，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竊查現在庫項虧短，爲數甚鉅，臣等受恩深重，不勝惶愧焦急之至。前奉命籌議分別罰賠設法彌補，其罰賠銀數業經臣等恭擬具奏在案。至一切放項，皆宜撙節，尤應遵旨預籌，於量入爲出之中，爲酌盈劑虛之計。

臣等伏查各旗營支領兵餉，向用庫平彈兌，除各旗營公用外，約計兵丁所得之銀，已幾至二兩平之數。臣等公同商酌，擬請嗣後支放兵餉，改用二兩平，較庫平每兩少銀六分，所差無幾，而積少成多，其節省之銀，仍爲兵餉之用。如奉旨允行，即自五月初一日起，將應領兵餉，該庫用庫平扣折，按二兩平兌準，不許絲毫短少，以昭覈實。復查各官俸銀及一應領項，與兵餉事同一律，兵餉既減平兌放，所有王貝勒、貝子、公、滿漢大臣、文武職官、世職官員，每季應領俸銀養廉，並一切由部庫領項，除蒙古王公俸銀、賞項及……仍用庫平支放外，其餘亦擬皆用二兩平支放，以示公允。

統計每年共放銀一千一百餘萬兩，約共節省銀六十餘萬兩。應令該庫將節省銀數，三個月一次奏明，按庫平歸入正項，仍爲俸餉之

① 據歐陽昱《見聞瑣錄》前集，卷五，葉六至七：“戶部庫銀，自乾隆時和珅當國後，即未清理，庫內侵蝕，子而孫，孫而子，據爲家資六十餘年矣。嘉慶間雖經盤查，然皆受庫吏賄囑模糊覆奏，未能徹底澄清。自是逢皇上命御史查庫，必進規銀三千兩，僕從門包三百兩，日積月久，習以爲常，或窮京官與會試舉子知其弊者，向庫吏索詐，庫吏必探訪其人之家世才能若何，以定送銀多寡，數兩數十數百數千不等。道光十年後，御史周春祺欲歷舉弊端奏參，其姻親湯文端公力言不可，此案若發，必籍數十百家，殺數十百人，沽一人之直而發此大難，何爲者。遂止。二十三年庫吏分銀不均，內自攻訐，其事不能復蔽，達於天庭。宣宗震怒，拿問親鞠，盡得其實，驚問庫吏亦有未受規銀者否？曰：近惟駱御史秉章已身不染，僕隸亦不受絲毫，外此則有周御史拒却，但門包三百兩，僕役仍私受之。宣宗遂深賞駱之清廉，次亦謂周能自愛。周末幾卒，不復進用。駱之洊升封疆，其見知自此始。案經審實，凡得贓者例應正法，宣宗仁慈，不肯興大獄，盤查後虧空九百數十萬，命自乾隆後官戶，看，大小多寡難賠。”

用。每屆年終，彙總具奏報部查覈。至該庫收項，本有平規飯銀，更可覈實彌補。惟進款每年多寡不同，難以預定，總在管庫大臣督飭庫官除私爲公，認真覈辦，亦令於年終將撙節確數，計庫平銀若干，具奏歸款。現值籌補庫項之時，不得不力求撙節，以濟支用。一俟帑藏充裕，放項平餘，請照舊章支發。至該庫收項平規飯銀，屆時由管庫大臣等另議覈辦。

臣等更有請者：京內俸餉等項，既議減平兌放，各省兵餉，暨文武大小職官廉俸，並藩庫一切支銷等項，未便仍按庫平支領，以致中外事不劃一。應由臣敬徵會同戶部堂官詳細查覈，悉心妥議，宜酌減者量爲酌減，可裁汰者即行裁汰，以祛冗費而裕撥項。

〔上諭——兵餉一項仍著照舊支放，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內閣奉上諭：前據載銓等奏，擬將庫支各款減平兌放，原爲撙節經費起見，當經降旨准行。惟念兵餉一項，爲該兵丁等計口授食之需，近復疊降諭旨，勤加訓練，若照該王大臣所議，雖減數無多，而兵力未免支絀，非所以示體恤。所有京內京外各旗營及直省額設各兵丁應領錢糧，仍著一體照舊支放，無庸酌減，以示朕優加矜恤之至意。該兵丁等務當力圖自效，悉成勁旅，用備干城之選，朕實有厚望焉。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管理戶部潘世恩等密摺——報告外省解銀減少庫存支絀情況，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竊照部庫每歲例支各款，均屬京餉要需，萬難缺緩。以近年放項合計，一歲約需銀八九百萬兩上下。現在銀庫實貯數目，除已到未收銀二十餘萬兩外，截至二月十六日止，僅存銀一百二十三萬九千餘兩，比較歷年，甚形支絀。如各省解部之銀再不源源接濟，所關匪細。臣等推原支絀之由，總因各直省督、撫、鹽政等，未知部庫緊要情形，各顧本省，或將實存銀兩在外通融挹注，或將例解銀兩藉詞任意遷延，或請就近撥給，或請留款待用，或請免撥他省，或請歸還原墊，其入冊報撥款項甚屬寥寥，以致部庫支絀日甚一日。

在守土者自謂先其所急，不知外省多一撥款，部庫即少一解款。外省應有之款一時不敷，尚可仰給於協撥；部庫應解之款連歲不給，更將取資於何方？

至於各省歲支之款，臣部按冊而稽，從無稍從節省者。即如南河，每歲例撥各款三百餘萬兩外，另案請撥之款，自道光二十一年後，無歲無之。去秋今春兩次另案所請，又有七十餘萬兩。東河前年於定例不得過銀五萬兩工程，請銀四萬九千九百九十餘兩，欽奉硃批：觀此數目，可笑之至，當今之世，覈實二字再不講矣等因。欽此。各省情形久在聖明洞鑒之中，該督撫等祇以有案可循，無不援案聲請。一省如此，各省皆然；一歲如此，每歲皆然。積習相沿，伊於胡底？近日四川省因庫款牽混，飭令藩司清釐。四川向係年清年款省份，尚有誤收誤支之款，他省不問可知。以各省積欠而論，其應解部庫及屬庫應解司庫各款，共銀八百萬兩有奇，經臣部於二十三年十一月間開單具奏，內有限三個月完報者，有限六個月完報者。嗣因逾限未完，復經臣部迭次奏催，乃截至上年十二月底止，僅完解銀二百八十餘萬兩，仍未解銀五百二十餘萬兩。又登記未入撥各款，前後共銀一千二百萬兩有奇。截至上年秋撥止，僅據報撥銀三百餘萬兩，仍未報撥銀九百餘萬兩。以上各款銀兩，均係有著之項，並非例外搜求，既已遲緩於前，仍復玩延於後。各該省遇有急需，但請於他省協撥，而於本省積欠之款，任其懸宕，殊非覈實辦公之道。

至歲入之數，鹽課是一大端。邇年引滯商疲，總未足額，若不及時整頓，將來必費周章。總之，該督撫、鹽政等，各就本省情形而論，非不盡心辦理，而於中外全局，未能通盤籌劃，轉致京餉不裕，部庫未充。臣等職領度支，弗克圖置於豐，以致上廬聖慮，五中抱愧，惶恐難名。

爲今之計，必須中外情形互相審度，在部臣固應內外兼顧，在疆臣亦當畛域不分。相應請旨飭下各直省督撫，迅將臣部前奏應解部庫及屬庫應解司庫各款銀兩，按照臣部前次單開數目，於此次接奉諭

旨之日起，限三個月掃數通完。其登記銀兩，亦按照前次單開數目，於本年秋撥冊內催令入撥。屆期仍令各該督撫等，將報解銀數及催提入撥各款，專摺覆奏，並督飭藩運各司，各就本省所入，酌盈劑虛，統計支銷各項，可緩則緩，可減則減，可刪則刪，以及各州縣交代抵款，毋任以虛數混入，致啓虧空等弊，以慎出納，而裕庫儲。

〔管理戶部卓秉恬等摺——陳述歷年庫款入不敷出情形，道光三十年四月十一日〕道光三十年三月初十日內閣奉上諭：大學士耆英奏用人、行政、理財三大端，其應如何慎重遴選，詳細鈎稽，力求覈實之處，著該部悉心妥議具奏。欽此。欽遵由吏部節錄理財一條，移交臣部自行覆奏等因前來。

據原奏稱：理財之道，財非人不理，今天下應貢之賦，歲有四千餘萬兩，除去一年支用，恆有盈餘，何以近年以來不能遵額解庫，以致庫藏支絀？若謂災緩所致，而二百年來豈以水旱偏災始見於今日？究竟支絀之由，非探本尋源不能通盤清理。應清飭交戶部，將實在情形詳細查明，悉心鈎稽，如何可以復照舊額以濟國用之處，詳籌妥議，奏明辦理。奴才愚以爲與其正賦之外別費經營，何若於正賦之中覈實籌劃爲善等語。

伏查臣部歲入歲出各款，外省以報部銀數爲憑，京師以解庫銀數爲憑，每年均有清冊，按款考覈。歲入之數，應有四千四五百萬兩；歲出之數，約需三千八九百萬兩。按額覈計，例有盈餘。惟今昔情形不同，用款多寡難定。以近今十數年計之，海疆、回疆及各處軍務，東、南兩河工用，南北各省災務，統計例外用款，多至七千餘萬兩，清查庫虧九百餘萬兩；而歲額所入，除豁免緩徵積欠等款，前後牽算，每歲不過實入四千萬上下。如上年江、浙等省財賦之區，被災較廣，蠲緩賑恤，約計多出少入，又不下千餘萬兩。入款有減無增，出款有增無減，是以各省封存正雜等項，漸致通融抵墊，而解部之款，日少一日。軍務、河工皆係刻不容緩之需，災賑爲民命所關，尤難覈減，京餉乃兵食所

繫，更宜豫籌。雖經疊次恩發內帑銀一千餘萬兩，王大臣議減京外各營馬乾、紅、白賞需、雜項、減平等款，共節省銀一千餘萬兩，臣部先後催完積欠銀一千七百餘萬兩，又因南糧缺額，京倉支放等款，分成改折，而入不敷出，爲數尙鉅。臣部總司度支，萬分焦灼，不能不權宜籌畫，捐銀捐米以濟急需。此近年以來帑項支絀之實在情形也。

道光二十八年二月，臣部以各省欠項日多，撥解之項日少，專摺請旨飭令直省督撫，統籌全局，以實京餉，各就本省所入，酌盈劑虛，於支銷各項，實力覈減，原期中外協力，共濟時艱。嗣經各省奏覆，均未籌及，京餉卽間有裁減之款，亦甚寥寥。臣等以事關國家大局，必須集思廣益，又於是年十月奏請欽派王大臣會同籌議，當經酌議清查倉庫及鹽、漕、河工、礦廠五條，奏奉諭旨遵辦。旋因折漕礙難試行，卽議停止，開採亦利少弊多，無濟實用。惟各省清查，現已依限辦理。東、南兩河工用，比歲尙無另案鉅款，長蘆、山東鹽務，均經欽差查辦議定章程，兩淮現在亦籌整頓之策，此又近年中外籌畫之大概情形也。

〔管理戶部卓秉恬密摺——部庫存銀大減請提外省藩庫存銀，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竊臣部現因粵西剿捕土匪，以及常年用項經費浩繁，左藏未充，擬請暫開籌餉事例等因一摺，於本月初十日奏蒙允准在案。旋於十一日軍機大臣面奉諭旨：戶部奏開籌餉事例依議一摺，著暫緩行文，俟該部會同吏、兵二部妥議章程後，再行辦理。欽此。欽遵傳知臣部。

臣等伏查銀庫實在現銀，截至本年十月三十日止，共一百八十七萬餘兩，連已撥未解及起解在途各銀二百二十五萬餘兩，共銀四百一十二萬餘兩。其自本年十一月起明年三月止，銀庫應放各項，比照常年放項數目約略計算，應需銀四百一二十萬兩，即使未到各銀全行解到，爲數尙有不敷。其四月以後至秋撥前放項，除例解及關稅外，全賴明歲春撥接濟。溯查臣部近年辦理春撥各案，每次祇能撥銀四五十萬兩，要計應用款項所短實多。刻下辦理本年秋撥，除請留省份向

不指撥，其留協省份僅有實存銀二十六萬餘兩，留備省份雖有實存銀一百四萬餘兩，而各該省辛亥年兵餉尚須湊用。

臣部職掌度支，萬分焦灼，於無可籌之中，為不得已之計。謹擬懇請皇上飭下直省督、撫、鹽政等，督飭藩、運各司，確查各該省留支持用及雜款各項實存在庫銀兩數目，開具清單呈覽。即覈明此內可以移緩就急能解部庫之銀共有若干，迅速專摺奏聞，一面派委妥員剋期起解，以濟急需。臣等為部庫經費支絀起見，謹密封陳奏。

道光十八年至二十八年各直省實徵地丁鹽

課關稅雜稅等項歲出歲入表

年 份	歲 入	歲 出	兩 抵
十 八 年	41,272,732.659兩	36,209,382.386兩	5,063,350.273兩
十 九 年	40,307,372.41	34,787,590.447	5,519,860.96
二 十 年	39,035,229.796	35,805,162.109	3,230,067.687
二十一年	38,597,458.73	37,341,583.492	1,255,875.238
二十二年	38,715,060.818	37,149,811.287	1,565,249.531
二十三年	42,264,528.629	41,904,903.693	359,624.936
二十四年	40,163,854.832	38,651,694.514	1,512,160.318
二十五年	40,612,280.774	38,815,891.185	1,796,389.589
二十六年	39,222,630.42	36,287,159.329	2,935,470.713
二十七年	39,387,316.116	35,584,467.837	3,802,848.279
二十八年	37,940,093.827	35,889,872.079	2,050,221.748

餘贖銀兩業經解部並解充兵餉

資料來源：《道光十八年至二十八年歲入歲出冊》，北京圖書館藏翁同龢家抄本。

道光二十八年度各省地丁雜稅等收付示例表

省 別	歲 入	歲 出	兩 抵
直 隸	2,520,818.44 兩	2,224,913.145兩	295,905.295兩
奉 天	96,305.375	87,715.073	8,590.284
江 蘇	2,584,178.037	2,360,617.597	223,560.44
安 徽	1,673,196.971	858,993.746	814,203.225

(續)

江 西	2,223,507.852	1,318,293.322	905,214.53
浙 江	1,806,167.279	1,894,004.001	- 87,836.722
福 建	1,388,612.765	1,024,601.768	364,010.997
湖 北	430,981.589	1,804,525.177	- 1,373,543.588
湖 南	844,511.913	1,850,677.295	- 1,006,165.382
河 南	2,652,839.715	2,260,228.531	392,611.184
山 東	3,005,671.119	2,897,334.611	108,338.508
山 西	3,097,741.505	2,545,436.312	552,305.193
陝 西	1,670,262.93	1,442,978.219	227,284.711
甘 肅	329,144.723	3,984,417.907	- 3,655,273.184
四 川	1,058,839.861	1,405,774.731	- 346,934.87
廣 東	1,104,714.546	1,502,587.076	- 397,872.53
廣 西	818,035.663	749,108.83	68,926.833
雲 南	645,190.523	1,217,475.899	- 572,285.376
貴 州	126,218.921	949,997.833	823,778.912

資料來源：同上

直省出入歲餘表

年 份	歲 入	歲 出
道光二十五年	四千六十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兩有奇	三千八百八十一萬五千八百九十一兩有奇
道光二十六年	三千九百二十二萬二千六百三十兩四分二釐	三千六百二十八萬七千五百五十九兩有奇
道光二十七年	三千九百三十八萬七千三百十六兩一錢一分六釐	三千五百五十八萬四千四百六十七兩有奇
道光二十八年	三千七百九十四萬九千三百三兩八錢二分七釐	三千五百八十八萬九千八百七十二兩有奇
道光二十九年	三千七百萬九千九百四兩四分一釐	三千六百四十四萬三千九百九兩九錢二分三釐

蓋聞戶部山西司奏銷紅冊，爲一歲國用出入總匯之本，從而借觀。惟直省地丁有額徵、蠲緩、未完、實徵之數，若鹽課、若關稅皆祇載實徵而不載額徵，若河工、若甘餉皆祇載撥解而不及實銷。蓋山西司受諸司之成，諸司未嘗以全案移會，則鹽、關之歲額、工餉之歲銷，山

西司莫由而詳。且紅冊祇載直省，而京師內外支銷各有典司，不相侵越。戊申正月取會典所列地丁、鹽課、關稅之正供歲額，與京師直省之經費歲支，附於紅冊出入之數，排比爲表，以備檢閱。咸豐二年壬子承乏戶部，奉旨會籌軍餉，北檔房綜近年歲出歲入及例外用度彙爲總冊，命男傳璫鈔附前表，且免散失。行當向各司散鈔實銷各款附載，方爲完備。咸豐三年癸丑正月鐙窗識。

河工另案

道光二十五年

東河另案共銀二百五萬八千七兩有奇

南河另案共銀三百三十萬四千八百八兩有奇

二十六年

東河另案共銀百九十四萬七千二百二十三兩有奇

南河另案共銀二百九十五萬三千五百二十四兩有奇

二十七年

東河另案共銀百七十九萬八千九百八十七兩有奇

南河另案共銀二百七十八萬五千兩有奇

合三年約計，東河每年百九十餘萬兩，南河每年三百萬餘兩。

道光三十年、咸豐元年二年各省例外撥用：

廣西軍需銀一千二百二十四萬七千餘兩

湖南軍需銀四百十八萬七千兩

廣東軍需銀百九十萬餘兩

湖北防堵銀四十五萬兩

貴州防堵銀二十萬兩

江西防堵銀十萬兩

南河豐工銀四百五十萬兩

共銀二千二百五十八萬餘兩，除撥內帑二百萬外，餘在各省各款及捐輸銀兩撥用。

〔王慶雲《石渠餘記》，卷三，葉47—49。〕

第二章 太平天國革命衝擊下 清政府搜括人民的幣制措施

第一節 軍費無法籌措及統治集團 挽救財政危機的策劃

〔管理戶部事務祁寯藻等密摺——遞陳庫款窘迫軍餉難籌情形，咸豐三年六月十六日〕竊惟部撥之款，以外省爲來源；目前之急，以軍需爲最要。自廣西用兵以來，迄經三載，經臣部奏撥軍餉，及各省截留籌解，已至二千九百六十三萬餘兩。移緩就急，提後儘前，羅掘之方，實已無微不盡。乃三城未復，久頓重兵，南路則竄擾江西，北路則蔓延皖、豫。糧台之設，至六七處之多，請餉紛紛，日不暇給。加以福建之會匪未除，豐北之壩工復決。

臣等職司出納，敢不竭力圖維。惟經費之絀，自道光二十年以後，即已日甚一日。部撥款項，多取給於約徵，然常例所需，究係一年之用。故雖有欠缺，尚可通融；雖非現銀，尚可停待。今則軍需迫不待時，指款懸而無簿。被兵省分，既已無可催徵，而素稱完善之區，如江蘇則已請緩徵，山東則早請留用，山陝、浙江皆辦防堵，是地丁所入萬難足額矣。揚州久被賊佔，漢口瘡痍未復，淮南全綱不可收拾，是鹽課所入去其大樁矣。蕪湖、九江、江寧、鳳陽先後被擾，夔關、蘇關商販亦多裹足，甚至崇文門亦請儘收儘解，是關稅所入僅存虛名矣。此皆常年所指爲例撥者，今以盡供軍需，猶虞不足。於是約徵不可

Wt231/11

待，乃借助於捐輸；捐輸不可待，乃乞恩於內帑。近來捐輸之數，業已大減於前；內帑所藏，亦復不敢輕議。此外補苴之術，如停養廉，開銀礦，提當本，收舖租，凡臣等管見所及，與在京臣工陳奏各事宜見之施行者，不下數十款。或祇宜一試，或收效尙遲，有盡之經營，斷不能給無厭之籲請。各省督撫，非惟不能各就地方力籌善策，即臣等所擬條款可行與否，聲覆者亦甚寥寥；而徒知遇事請撥，動輒望之鄰省。誠如聖諭，有平日漫不經心者，有避嫌避怨不肯爲者，亦有限於定例、格於處分不敢爲者。似此情形，實屬計無所出。

現在戶部銀庫，截至本月十二日止，正項待支銀僅存二十二萬七千餘兩。七月份應發兵餉，尙多不敷。臣等備員農部，多或十餘年，少亦一二載，從未見窘迫情形，竟有至於今日者。若軍務再不速竣，中外經費，同時告竭，臣等裕國無術，罪無可辭，而大局渙散，不堪設想。每一念及，中夜徬徨。焦灼下情，不敢不瀆陳聰聽。伏乞皇上特頒嚴諭，予以限期，勒令統兵大臣，先將江南三城依限克復，則賊之根株自絕。北省逆黨無多，自必易於剿辦，即江西、福建之匪，亦可立就殲除。然後內外同心，力圖善後，或可漸有轉機。臣等非不知賊勢披猖，驟難得手，在事諸臣，未必有心翫誤。然師愈老而愈疲，餉愈靡而愈竭。任其從容布置，賊守安得不堅；但知持重老成，士心安得不懈。豈有孤城窮寇，累月相持，竟無可乘之隙者？即如北竄之賊，分股深入，鄉民之所能困，而官兵乃不能制；疆臣自問，當亦無辭。況東三省官兵，素稱勁旅，徵調不爲不多。每調一千，俸賞行裝，即需數萬，豈可徒令分布防守，往來調撥，使厚餉耗於行路，而徵兵等於巡防，以一兵而食數兵之餉，而不得一兵之用，此誠臣等之所不解也。

至於部撥軍餉，各該督撫往往不能剋期起解，以致各路糧台奏催咨催之案，絡繹不絕。雖銀款未能湊手，亦係實在情形，而軍營待用孔殷，豈容停兵候餉。本年二月，臣部會同大學士九卿等具奏，曾有附近軍營省份酌解錢文一條。原因銀款不敷，藉資接濟，第糧台時有

遷徙，征兵本無定趨，誠恐轉運不及，仍不能抵銀款之用。擬請將京城現行之官銀票，按應撥餉銀，酌定成數，發交各路糧台抵銀支放。卽由該督撫飭令所屬地方，各設官錢局，招商認充，俾官兵領票易錢，與銀無異。所需錢文，責令本省籌畫銅斤，添爐鼓鑄，陸續分運官局，以爲票本。攜帶易而流通廣，且無安慶、武昌賫賊之患，似亦變通軍餉之一端。如蒙俞允，臣部卽行妥議章程，通行辦理。

其餘應撥銀兩，仍請飭下各該督撫設法籌辦，一面申勸捐輸，催提正項，務於艱難險阻之中，力求通變權宜之法。有利必有弊，不可畏防弊之難，而憚於興利；有功乃有效，不可以收效之遠，而怠於圖功。果能竭慮殫心，共求實際，尚可勉力支持，以待賊氛之靖也。

〔管理戶部祁寯藻等摺——議籌餉辦法，咸豐三年七月十六日〕查咸豐三年二月內，因庫款未能解到，經臣部奏請，將京官俸銀分別暫停一年。嗣奉上諭：王公大臣俸入素優，卽暫停給發，事尙可行，其文職四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各員，仍著照數給領，發內帑銀五十萬兩以備支放等因。欽此。欽遵辦理在案。現在秋俸又屆，自當仰體皇仁，照例闕放。惟部庫支絀情形，前月已專摺密奏，並請急籌接濟，豫儲七、八月俸餉之需，均欽奉諭旨遵辦。

臣部現查銀庫，截至七月十一日止，外庫各款，實存銀三十九萬四千四百十九兩零。除祖寶樣銀並飯銀等款不能動用外，實存正項待支銀二十九萬三千七百九十八兩零。查七月十二、十六、十七、二十七等日，約需銀三十萬兩零，計現存銀數業已不敷。其八月份八旗兵餉約需銀四十二萬餘兩，王公官員俸銀，除文職三品以上，武職二品以上，仍行停放外，其文職四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約計應放俸銀三十八萬餘兩，現尙無項可支。前經臣部奏提山西、陝西、河東共銀六十萬兩，以備京餉要需，尙恐有需時日，緩不濟急。不得已而爲權宜抵折之計。惟所籌各款，爲數無幾，專望山、陝兩省按數應期解到，或於八月放款，不致周章。謹將所擬各條，另繕清單，恭呈御覽。

[附清單]謹將籌議各條開具清單恭呈御覽：

- 一、崇文門稅銀，按四季解部。本年關期，自上年八月起，首、二、三、三季稅銀業已解部，其第四季應於七月底報滿，八月內解部。刻下部庫需用孔亟，應令該監督將現在徵存銀若干兩，即行批差，於本月二十五日以前解部交納，勿稍延緩。仍俟關期滿後歸入第四季稅數內，報部查覈。
- 一、左右翼正額稅銀，除採買牲畜及支銷經費外，其餘銀兩例應解部，其盈餘銀兩，係關期報滿自行奏交內務府等處。今左右翼關期雖未報滿，其盈餘銀兩必已收有成數，應令該監督迅速批差交臣部備用。
- 一、山西、陝西地本富饒，民皆急公好義，故歷年捐輸之數，較他省或至倍蓰。除前已奉文撥解及解交部庫外，現在陸續捐輸者，必已收有成數。應行文山西、陝西巡撫，將續收捐輸銀兩若干，於接到部文之日，迅速委員解部交納，仍將收存數目，先行報部查覈。至墊解四川糶變倉穀銀兩，仍須另行籌款墊解。
- 一、內務府官錢鋪，自上年二月以後，墊發米折公費等項，陸續用過京錢六萬二千串有餘，現准內務府來文，已於臣部收存鋪租項下全數扣還歸款。茲擬暫借用京錢七萬串，以爲八月份搭放各項錢文之用。
- 一、京官文職四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應得秋季俸銀，應於八月放給。現在庫款不敷，應請搭放官票。其成數日期，屆時再行酌覈奏明辦理。
- 一、內務府金條，係奏明每兩作銀十五兩，擬請搭放秋季俸銀。應請飭下內務府，將二兩三兩重者發出，當銀十萬兩之數，以便分成搭放。其領出金條，遇有交庫之項，亦准按十五兩交庫，庶幾有放有收，通行自易。其如何搭成收庫，另行酌覈，奏明辦理。
- 一、每月各衙門公費，約需制錢一萬一千餘串。請將八月份公費暫

停一月，以資搭放，嗣後仍按月支給。

一、長蘆鹽課前撥盛京兵餉未報起程銀五萬兩，擬先行解交臣部應用，其盛京餉銀由臣部另行酌撥。又長蘆鹽政文謙捐輸銀一萬兩，又天津道庫徵存海稅銀五千一百餘兩，天津道張起鵬捐輸銀一萬兩，以上共銀七萬五千餘兩，於文到日，迅速措備解部交納，勿稍遲延。

以上擬請頒發及提借各項，均請旨飭下各衙門及直隸總督、長蘆鹽政，務於七月二十五日以前，解交部庫，以備支放。

〔內務府大臣基溥摺——查明庫存金鐘請派員監視鎔化應用，咸豐三年四月初十日〕咸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兵部尚書桂良奏，酌籌閒款以濟要需等因一摺，由軍機大臣傳旨：著總管內務府大臣查明具奏。欽此。臣等查該尚書原奏內稱：廣儲司銀庫存有金鐘三口，向不備用，大小約重二千數百斤，計可值銀數十萬兩，即稍有成色，所值亦仍不少。當此供億浩繁之際，惟求恩准通融變用。但厥項甚鉅，不可假手書役，致有蒙吞入己，以多報少情弊。應請旨飭派王大臣會同內務府大臣赴庫查驗，確估金色斤數，據實具奏。或發商取值，或立局傾銷，不許絲毫隱匿。該款即撥入軍需項下動用等語。

伏查銀庫收存大金鐘四口，小金鐘十六口。嘉慶二十四年十月，傳用大金鐘一口，小金鐘十六口，其餘大金鐘三口，未經傳用。除傳用過大小金鐘十七口，應行存庫備用外，今將未經傳用大鐘三口，約重三萬三千餘兩。向來臣衙門遇有應行磨驗金器，均傳工部金匠，當即傳到工部金匠，臣等赴庫眼同磨驗。據金匠稟稱：金鐘三口，將浮面存色磨驗比對，約計金有二五成，其徹底成色能否如一，必須鎔化方可定其成數，如按二五成核算，鎔化後約得足金八千餘兩等語。並取具該金匠甘結備案。此項金鐘如傾淨金二五成之數，洵可稍裨要需。相應奏明請旨，飭令工部堂官會同臣等，抑或欽派王大臣監視鎔化之處，伏候命下遵行。

又該尚書原奏內稱：抄產變價一項，庫存歷有年所，請飭令該管衙門查明確數，核實具奏等語。伏查臣衙門接收各處送到查抄財產什物，均已無存。即以近年而論，查抄前任將軍英和銀四萬五千餘兩，前任巡撫王兆琛銀五千餘兩，前任大學士琦善銀十二萬餘兩，前任郎中慶玉制錢二千七百餘串；又英和、琦善、慶玉、張亨智，知州存葵，知縣陳怡、舒鈞，庫丁戴云峯、張誠保，太監李得喜等，查抄各項什物，均經臣衙門擇其堪用之件，交進呈覽，其不堪用粗重什物，當即招商估變，其變價錢文及查鈔銀兩，均經隨時奏明，歸入銀庫官房租庫搭放以及出放生息。現在抄產變價一項，業經陸續用竣，臣衙門並無收存之款。

硃批：著派恭親王奕訢、工部尚書翁心存，會同內務府認真妥辦。欽此。

〔恭親王奕訢等摺——內府金鐘成色不足建議鎔化作爲足金應用，咸豐三年六月十六日〕本年四月初十日內務府復奏鎔化金鐘一摺，奉硃批：著派恭親王奕訢、工部尚書翁心存，會同內務府認真妥辦。欽此。臣奕訢、臣翁心存遵即會同內務府大臣，親赴廣儲司內庫，驗得庫存大金鐘三口，前面皆鑄高宗純皇帝御制銘，後面一鑄鍾第一黃鐘，乾隆五十有五年正月丁亥鑄成，一鑄鍾第一黃鐘，一鑄鍾第三太簇，乾隆五十有五年十一月戊寅鑄成，俱篆文，金色燦然，光彩煥發。復秤斤數，約重八百斤、七百斤、五百八十斤不等，與內務府原秤無異。當即行查內務府製造金鐘原案，據稱冊檔並未開載，無憑溯查。隨飭五城司坊官傳到金匠二名，取具切實結狀，前來鑒下金塊試鎔，眼同磨對，該金匠亦未能確定幾成。臣等以茲事重大，不憚反復求詳，集思廣益。竊謂若必加工煎鍊，提取十成足金，恐該匠等或以多報少。若捶碎後即發商取值，又必辨論金色之精粗，計較時價之高下，所得亦屬無多。當此左藏支絀之際，不得已而以庫儲成器用充籌備之資，豈可使市井工商轉得從中漁利？臣等伏思馭財有大柄，制

用有大權，操縱變通，攬之在上，故能立一時之法制，濟萬貨之盈虛。漢時造銀錫爲白金，緣鹿皮以藻績，其直倍徙，罔敢弗遵。誠以上之所貴，下自莫敢賤之也；矧此金鐘尤爲寶器，我高宗純皇帝製作侔於造化，律呂洞乎陰陽，維時物力豐盈，材〔？〕美工巧，此鐘雖備而未用，其鑄造自必一律精純。竊謂鎔化後不必區分成色，范爲上幣，卽是真金。每重一兩准作足色紋銀十五換，以供錫賚，以酬勳庸。曩時以備宮懸，今日以利民用，俾天下咸曉然知朝廷之所貴，自然永遠珍藏。此制用之大權，馭財之大柄也。臣等公同悉心覈議，擬將原金鎔化金條，或重五兩，或重十兩，十五兩，前鑄金重若干兩，准紋銀若干兩，左鑄咸豐三年製，以便與銀錢通行。未敢擅便，恭候聖裁，卽欽遵趕辦。至椎鑿鎔化，時日既久，諸弊易滋，尤須輪流監視外，臣等仍不時親往稽察，以昭慎重，而杜弊端。

〔又附片〕再，臣等奉命鎔化金鐘，諭令認真妥辦，敢不倍加兢惕，實力講求。是以博訪旁諮，稍稽時日，甫於本月初六日在內務府銀作開工。……詢諸金匠，據稱細加磨驗，金止三成，其餘約銀五成，銅二成等語。惟現當經費支絀，不得不權宜變通，以濟一時之用。臣等於正摺內未便聲敘，而實在情形亦不敢不附片密陳，庶免欺隱之咎。謹將鑿下金塊原樣六十兩零六錢二分，製過金條三件，共三十兩，未製五兩重金條一件，一併實封，恭呈御覽。將來鎔化得有成數，應否隨時進呈，或發交戶部妥議如何搭放之處，伏候命下祇遵。

硃批：覽奏各情形知道了。鎔成金條永遠實用，自可無虞窒礙。然分兩不必太重，著照所呈樣金，製成五兩、十兩金條，上鑄字樣亦照擬。十五兩者不必製。製造之時，積有二百塊再行呈覽。至如何行使搭放之處，待朕緩酌施行。製過金條三塊留中。原樣及未製金隨摺發。另片留中。

〔戶部片——請以鎔化金鐘之金條撥發軍餉，咸豐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再，查內務府現存鎔化金鐘之金條，每金一兩准抵銀十五兩。臣

等伏思僧格林沁及勝保糧臺，現當需餉緊要之時，除兵丁口糧係屬按名分給，數目零星，似難放給，其官員跟役鹽菜口糧及採買物料運送軍裝糧石等款，凡可彙總支發之項，儘可以每金一兩抵銀十五兩搭放。合無仰懇皇上天恩，發給二兩重金條二千兩，合銀三萬兩；分撥順天糧臺金一千兩，合銀一萬五千兩；勝保糧臺金一千兩，合銀一萬五千兩，以裕軍資。恭候命下，由臣部引文順天府府尹委員赴內務府領解。

硃批：著恭親王、裕誠、基溥卽至弘德殿照數領出，發交戶部。欽此。

〔陝西巡撫王慶雲摺——建議黃金紅銅與銀並用，咸豐四年八月二十七日〕竊據藩司司徒照詳稱：

古今泉貨流通，歷皆因時通變，要惟便民利用而已。銀之爲物，古爲器飾而不爲幣，唐季漸行五嶺以南，金、元時始與錢、鈔、絹布兼行並用。明之中葉，乃專用銀。國初以來，時貴時賤，率不過一兩千錢。至道光十年後，價乃日增，今則每兩至三千錢內外。無他，承平日久，取用多宏，海舶新疆，歲出千萬。漏卮不塞，有往無來，銀少價昂，馴至公私俱困。陝省本年上忙地丁，鄉民多有以婦女釵環傾銀交納者，艱窘之狀，各省大略相同。兼以比年用兵，地連數省，賦入多缺，而各處剿防之用，所費不貲，儻不別籌酌劑，但以有定之帑金供無窮之浩費，譬之燃膏焚炬，迨其見跋，將何以支。此本司所日夜焦思寢食俱廢者也。內外臣工目擊時艱，咸思設法補救，凡大錢、票鈔，均經奏蒙諭旨次第推行。無如鈔票以虛權實，民不知貴，未能流通；大錢折當輕則僅敷工本，折當過重私鑄攪行，雖立法嚴懲，官錢已因之阻滯。蓋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利專於上，故不免法立而弊生，利溥於公，乃可以裕民而富國。今銀日少而價日昂，遂至上下俱困，而又習用日久，不能竟廢。由時勢而推物理，將必有物焉，與銀相類，輔之而行，以濟其不足者。夫珠玉貴矣，而傾鎔從革則不如金也；布帛菽粟切於日用

矣，而燥溼寒暑不變其質則不如銅也。銀之爲幣，賤於金而貴於銅，三者質原相類，價各不同。今擬行三金並用之法，因其貴賤爲之等差。

蓋古本用金，自銀盛行而金不爲幣，必易行而後可以行使。上年五月給事中張祥晉奏請將內府舊藏金器改鑄金錢，頒行天下，與白銀並用，已由戶部議准。本司竊謂黃金之貴，婦孺皆知，殷富之家，均有藏蓄，原不必頒自內府，改鑄金錢。請酌中定價，無分公私，無論錠件，凡有足色金一兩者，即抵銀二十兩，有金一錢者，抵銀二兩。一切賦稅正供起運撥解，均與銀並用。但使天下多一萬兩之金，即多二十萬兩之銀，成色難欺，轉齎輕便，此可輔銀者一也。

銅號赤金，本以紅銅爲貴。宋、元以前，均以鑄錢，至明，出產漸艱，乃雜以鉛錫，而有二火、四火黃銅之制。白銅乃屬奇種，礦產本少，又可僞爲。其他青銅雜銅，均不足以示貴重，惟純淨紅銅，色正質良，必原礦足色而又鍊淨渣滓，始能純粹光瑩，絕非別項銅所能攙假。擬請即以純淨紅銅，不分官民，均准傾鑄鏤錠，抵銀行使。一兩紅銅之鏤抵銀一錢，十兩紅銅之錠抵銀一兩。一切兌換、交官、辨認成色，均准用銀之法。疏節闊目，易知易從，此又可以輔銀者一也。

伏思金之爲幣，自古已然，所患者不能定價。然收放一律，原無畸重畸輕。況邇來金價甚平，由銀少而金漸出，若能提爲二十換，則淘沙挖礦食力者多，地寶漸獻其菁華，貨幣亦增其流轉。惟是今日銀少且貴，必有以銅多且賤爲疑者。且謂用銅必至燬錢，而處處開採亦恐來源太旺。不知銅多而十成足色之紅銅未嘗多也。國初採買洋銅，至雍正年間洋產衰而滇產大旺，今百有餘年，攻取太多，物力亦屈，即如陝省採買以來，竭數月之力，僅得紅銅數千斤，其他色銅數十倍於此。至制錢係以紅銅配鉛鎔鑄，一經銷燬即成黃銅，不能復還紅質。且即將來礦產果旺，抽稅之外皆以予民，更足以蘇閭閻之因而通貨幣之窮，誠能家給人足，何必以銀爲寶。至物之貴賤視乎用舍，明

初黃金每兩值錢鈔四貫，後乃增至倍蓰。今日之銅但供鑄錢，錢以枚計，其值有限，故即紅銅亦儕偶於諸銅之中，不能獨高其聲價。誠使朝廷布爲號令，使紅銅與銀相輔而行，引而重之，所謂賤不殊衆貴方覺稀是也。嚮使白銀未嘗爲幣，在今日亦不過與錫鉛差等，何關帑項盈虛之數哉！

或疑當千大錢，陝省用紅銅三兩五錢，折當過多，民不見信。不知當千初鑄之時，市肆歡欣行用，爭相寶貴，迨私錢出而官錢始滯。所謂利專於上，弊作於下，民間之所不敢行使者，特以官私莫辨，懼罹法耳。嚮使無私鑄阻撓，大錢早已通行。……

惟紅銅既以抵銀，於錢料不無缺乏。應請遵照部議，中外各局，均鑄造鉛錢、鐵錢，但必工本八而值錢十，始不以厚利啓私鑄之門。其他黃銅雜銅，則以配鑄大錢，相兼行使。本司職司錢穀，荷國厚恩，覩茲軍務未平民生日困，是以不揣固陋，妄獻芻蕘，爲此詳請據情轉奏等語。

臣查古者以金爲幣，金少而後用銀，今銀又少矣，不得不兼用銅，相嬗相推，此必至之勢，亦自然之理。特百姓日用而不知先天弗違，前民利用必待聖人之通變，而後能轉匱爲豐，該司所請三金並用，似不爲無見。謹擬請旨飭下戶部通盤籌畫，將京局舊存陸續運新收及捐輸所得現在共儲純淨紅銅若干萬斤，其滇、蜀礦廠開採抽課，各省海口洋船收買，與新疆南北兩路出產，可得純淨紅銅若干萬斤，總籠勾稽，察其多寡盈虛，以定施行之準，庶幾若網在綱，有條不紊。至民間收藏黃金紅銅，亦按照抵銀數目一律傾鎔行使。

咸豐四年九月初九日奉硃批：軍機大臣會同戶部妥議具奏、片二件併發。欽此。

〔附片一〕抑臣更有請者。法不信則民不從，官不用則民不信。即如大錢，非不可用，無如國寶不容私鑄，而僞者往往亂真，官民猜疑，動即窒礙。今若准三金並用，其視金銅與銀無異，價值雖分貴賤，行

用不問官私。無官私則無詐僞，無詐僞則無猜疑。銀數多者以金抵，銀數少者即以銅抵。大而國家有百萬斤之銅，即抵百餘萬兩之銀，小而民間有二三斤之銅，亦可抵數兩之銀。行之以信，守之以恒，於貨幣通變之方，不無裨益。雖該司所擬抵銀之數，未必不可增減，而大要似不相遠，且民間易於覈計。至泉貨本流通之物，行於此不行於彼，則機窒而運用不靈。如果此議可行，應請飭下各直省一律辦理。其出也，凡廉、俸、餉、乾各項，均准與銀搭放；其入也，凡地丁、稅課等項，即均准與銀搭收。常而京、外撥解之款，暫而軍營糧餉之需，無不與銀兼用。而其最要者在於明頒諭旨，示民以三金並用，國家號令，永無更易。除官吏阻撓者予以嚴罰，此外一無禁條。

〔附片二〕再，據藩司司徒照詳稱：現擬請行三金並用事宜，以銅爲幣，係屬創舉，謹鑄成一兩重高色紅銅銀子十箇，凡銅銀一兩，擬抵銀一錢行用等情。臣查該司詳送銅銀，係爲輔銀而行起見，惟未奉議准，未敢率行呈進。謹將該司所造銅銀十箇，由臣備文咨呈軍機處，用備察覈。如飭下部議准行，再行恭呈御覽。

硃批：覽。欽此。

〔軍機大臣奕訥等會摺——王慶雲三金並用之議窒礙難行，咸豐四年九月二十二日〕物之貴賤，自有等差，既不能意爲軒輊，即未便強爲變通。如用金抵銀一層，據原奏內稱，酌中定價，無分公私，無論錠件，凡金一兩抵銀二十兩，金一錢抵銀二兩，一切賦稅正供起運撥解，均與銀並用等語。查金之爲物，以罕見珍，即紳富之家留藏亦少，何況編氓？且市肆兌金本自流行而無滯，今欲議定價值，官爲收放，誠恐例價之准折有定，市價之長落無常。如遇市價輕於例價之時，則多交金以取盈餘；如遇市價重於例價之時，則仍交銀以圖自便。況成色難辨，稱量易淆，收放事宜諸多窒礙。是酌定官價以金輔銀之不能行也。

其以銅抵銀一層，該撫但論既行以後之效，不知收而不能放，放

而不能抵銀，仍終於不行也。據原奏內稱，銅號赤金，本以紅銅爲貴，請卽以純淨紅銅不分官民均准傾鑄銀錠抵銀行使，一兩紅銅之銀抵銀一錢，十兩紅銅之錠抵銀一兩，一切兌換交官辨認成色，均准用銀之法。並片稱俸、廉、餉、乾等項均准與銀搭放，京、外撥解軍營糧餉無不與銀兼用等語。臣等伏查銅之與銀，價值各不相同，行使卽難相抵，現在官收十成紅銅，每斤合制錢三百文，計紅銅十兩不及制錢二百文，以不及二百文之銅製爲錠式卽抵銀一兩，作爲制錢二千數百文之用，是賤者而強之使貴。如果市肆流行爭相寶貴，豈不甚便，無如銀價銅價相去懸殊，斷不能儕銅於銀使歸一律。今如官收紅銅抵銀交納，將交官者無不以紅銅輸入，及官爲開放，領銅使用者，一兩紅銅仍係一兩紅銅之值，十兩紅銅仍係十兩紅銅之值，是交銅者獨得便宜，而上之所收與下之所領，均形虧折。前因當千、當五百大錢折當較多，礙難行使，是以奏請停止。以銅抵銀之法，名異而實同，其中窒礙恐較當千、當五百大錢爲尤甚。是抬高價值以銅輔銀之不能行也。

該撫所請黃金紅銅抵銀收放之處，均毋庸議。

咸豐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奉旨：依議。欽此。

〔陝西巡撫戴齡擢——黃金定價與銀並用，咸豐五年七月十六日〕
竊奴才於上年秋間路過陝西，聞知撫臣王慶雲有三金並用之請。……奴才彼時卽反覆籌思，沿途採訪，僉以爲此議如行，或可稍資補救。及奴才由川旋陝，始知前案已奉部駁，……奉旨依議在案。

奴才伏思紅銅抵銀一層，事屬創議，能否推行，有無窒礙，亦尙無把握，姑從緩議。唯黃金古稱上幣，漢、唐以來皆用之迄今，雖婦人孺子無不共知寶貴。誠如部議，市肆兌金本自流行無滯，所可惜者，必待兌換白銀而始行用。是黃金之在今日；雖用而仍係未用，雖用金而實則仍用銀耳。是以紳富之家多製爲釵環珍玩，什襲收藏，從未聞徑行使用。現在如定價抵銀，則官民出納，一律維均，自不能別有市價，亦不能長落無常。緣定價之後，卽與行使白銀無異，取之者固不肯增

其值，與之者亦不肯減其價也。陝省自軍興以來，撥解餉銀過多，商賈不通，銀兩竟無來路，以致銀價日昂，民生日困。風聞紳富藏金之家，尙復不少，唯因向不行用，亦皆置之箱籠，等於無用。今如定價行使，則是一萬兩之金，即可抵十餘萬兩之銀，補劑時艱，非淺鮮。奴才蒙恩深重，目覩經費短絀情形，憂焚萬狀，每思籌議補苴之法，迄無所得。前因四川督臣黃宗漢路過陝西，與之商榷至再，其意亦以用金爲救時急務，唯必定價推行，而後收放有準。查原請每兩抵白銀二十兩，似覺稍重。合無仰懇皇上俯念時艱，准以足色黃金一兩，定爲抵白銀一十八兩或白銀一十六兩，宣示中外，無論上下出納，均遵照定價行使。其成色高低，悉照用銀之法爲準，市肆行用，明晰毫芒，斷無僞造淆混之慮。……

抑奴才更有請者。法必期其可久，利當溥於大公，我皇上天下一家，恩同橐載，而朝廷經費，無非出自閭閻，下裕民財，卽所以上籌國計。現在內而部庫，外而各省藩庫，以及各路軍營，無不以經費短絀爲慮，其所以然之故，則由於白銀缺乏。說者謂新疆、海舶透漏過多，馴至銀價倍昂，公私俱困，而小民苦累情形，則更有不堪入告者。蓋物力既窮，民財自絀，此中消息，不爽分毫。特愚民無知，爲物所囿，而前民利用必待聖人之變通，轉匱爲豐，不外乎因利而利，因物付物而已。若僅就國家出入之數設法補苴，奴才至愚，竊恐無以救時艱而蘇民困。今查各省金價，每兩貴則十八九換及二十換有零，至賤亦十五六換不等，是其寶貴奚啻十倍於白銀，同爲不能衣不能食之物，不過藉以周轉，俾天下財貨流通。金出愈多，則銀兩亦因之而出，蓋金價既定之後，則藏銀者且將轉而藏金也。譬之布帛同爲民生日用之物，而帛貴於布，人皆知之。脫令布缺則有帛以濟布之窮，斷無藏帛於筭而必膠於求布之理。今以金濟銀情事相等，無他，總使之同類相濟而已。且票鈔、大錢係向不經見之物，一旦奉旨頒行，其初亦頗形通暢，使無僞造私鑄，其利濟當自無窮。今以黃金定價行使，絕無僞造

等弊，行之積久，愈出愈多，但使民財豐盈，則國用無不充足。竊憶各省收納賦稅，及辦理捐輸等項，均將輸納甚便，日有起色矣。

再，查前撫臣王慶雲任內，曾接曾國藩由行營來函，以陝西銀兩缺乏；如撥餉維艱，或即以黃金搭解軍營，每兩可抵白銀十六兩開放等情。是黃金用之軍營，尤爲順易，蓋兵弁取其輕便易於裹帶。現在各路軍餉孔亟，如以黃金搭解，不唯運送甚便，且可大資周轉，似於時事更有裨益。唯京、外收放章程，應否以黃金白銀各半搭用抑或聽其自然，不必限以成數之處，事關全局，奴才不敢率擬，應請由部臣通籌核定，以昭遵守而歸劃一。

咸豐五年八月初一日硃批：軍機大臣會同戶部妥議具奏。欽此。

〔軍機大臣文慶等摺——議准載齡黃金定價行使並擬定章程，咸豐五年八月二十八日〕署陝西巡撫宗室載齡奏請黃金定價抵銀行使一摺。……該署撫自係通籌全局，以期裕國便民起見，應請旨俯准試行。惟黃金一項，官爲收放，事屬創始，所有一切章程，均應詳查妥議，方期永遠遵行。謹酌擬十二條，恭呈御覽，伏候欽定。

一、成色宜酌定也。查金之成色，參差不一，官爲定價收放，若不酌以一定成色，混淆之弊必多。擬請一切收放各款，統以十成足色爲準，不准攙雜低潮，致滋弊混。至市肆貿易，向隨成色爲低昂，仍聽商民自行酌用。

一、價值宜酌中覈定也。查各省金價，賤則自十二三換至十四五換不等，貴則自十六七換至十八九換不等。今既定價收納，多則不便於官，少則不便於民。擬請酌中覈定，以上足赤金一兩，抵白銀十六兩，著爲定例。至民間行用，市肆時價高低，本難官爲勒派，強令劃一，擬聽商民自便，以免擾累之虞。

一、交官之項宜分別覈辦也。查各省地丁錢糧，現准賣鈔、實銀並納，今議行使黃金，應令各該督撫愷切出示曉諭，除畸零小戶不計

外，其中戶以上於應納銀款內，願以金銀並納者，准每足色庫平黃金一兩抵銀十六兩交納；鹽關各稅及紳民捐輸，亦准金銀並交，照現定用金章程，一體照庫平交納。惟藏金之家未能隨在皆有，不得因有用金之令勒令交金，致滋苦累。

一、收納地丁宜於串票內添註數目也。查各省收納錢糧均給串票，令民人自行收執。嗣後地丁錢糧有願以黃金搭交者，祇須臨收時於所給串票及串根底簿中添註搭收足色庫平黃金若干兩字樣，不必另印串紙，以免紛歧，仍令各該州縣將所收黃金白銀數目，分晰詳報藩司覈轉報部查覈。鹽關各稅均照此辦理。

一、解部之款宜與白銀並解也。查各省解部之銀每批動至十萬兩以上，若令其全數解金，恐各省金價驟長，官民均多不便。擬請嗣後解部之款，准以金銀並解，不拘成數。所解之金，總須傾鎔淨盡，錠件大小，至重不得超過三兩。每件概以長方爲式，仍仿照傾銀之法，鑒明某州縣某匠姓名。並於委解文批內分晰註明足色庫平黃金若干兩，足色庫平實銀若干兩，以憑查覆。至查驗成色，向來京、外各庫均有官匠，應由司事各員督飭官匠認真查驗，毋許稍涉含混，亦毋許藉端挑剔，故意勒掇。

一、協撥餉銀宜搭解黃金也。查各省年例協撥之餉，向係解銀，今既行使黃金，所有各省協餉，擬准應撥各省金銀並解，亦毋庸拘以成數。並令各該省於季撥冊內將實存金銀數目，分晰註明，以憑酌撥。至軍營用金是否順易，應令各路領兵大臣體察實在情形，如果用金甚便，不致別滋弊端，徒供侵蝕，即咨行應撥軍餉各省分別提解，按照現定抵銀價值，公平收放。

一、各省放款宜視所收之數酌量搭用也。查各省支放款項，除搭放寶鈔外，其餘應放實銀之款，爲數尙多。今既行使黃金，應令各該督撫於應放銀款內，按照現定抵銀價值，酌量搭放，其搭放黃金數目，由各該督撫隨時察看情形斟酌辦理，毋庸限以成數。

- 一、部庫放項宜隨時酌辦也。查八旗官兵俸餉均經改給制錢，並以寶鈔分成搭放，由部庫酌撥銀兩，發交官銀錢號，易換錢文，藉資周轉，現已辦有成效，未便再議更張。嗣後部庫收有黃金每積至一萬兩，由戶部飭令大、宛兩縣按月詳報金價，如時值在十六兩以外，則以金易錢開放兵餉；如時值在十六兩以內，則於應放寶銀款內按照現定抵銀價值分別搭放。統由戶部視金數之多寡隨時酌辦。
- 一、出納宜均平也。查黃金價值較之白銀加至十數倍，分釐輕重均關出入，應令各該管上司，嚴飭司事人員務於出納之際，按照向來收放定章分別庫平、二兩平秉公彈兌，毋稍畸輕畸重，致滋弊竇。
- 一、收放黃金宜就現銀款內分搭也。查現在民間交納錢糧，業經奏明以銀鈔各半完交。其餘收項放項，雖搭鈔成數各有不同，均係銀鈔並用。今試用黃金，原所以濟現銀之不足，非以佐鈔法之流通。應請凡有收放款項搭用黃金者，均就應收現銀應放現銀款內，酌量搭用。其應收寶鈔應放寶鈔各款，仍照奏定成數，概以寶鈔收放，毋庸以黃金搭抵，俾免牽混。
- 一、官銀錢號宜令各省一體開設，藉資兌換也。查官號錢票與寶鈔相輔而行，節經戶部奏令各省設立官銀錢號，以便官民兌換。今試用黃金，較之寶鈔爲數尤整，部庫搭放黃金之款，將來或徑易錢文，或零星兌換，自可在於官銀錢號設法周轉。其各省應立官號，應令一體開設，除寶鈔聽民兌換外，遇有該省搭放黃金款項，即可由該省官號兌換分析，以免行使窒礙之弊。並令各該督撫，明白出示曉諭，凡有商民人等持金赴市肆交易者，無論整散多寡，俱准自行兌換錢文，以廣流通。若奸商故抑金價居奇罔利，即照阻撓錢法嚴治其罪。
- 一、產金省份宜令試行開採也。查雲南、貴州、四川、甘肅、陝西、廣東、廣西，均係產金省份，如附近舊廠地方或有子廠可採，招商試

辦，亦可藉廣來源，應令各該督撫體察情形奏明辦理。

以上各條，臣等謹就管見所及，酌擬試行，應請旨飭下直省各督、撫、府尹、將軍等一體查照辦理。至真偽之混淆如何辨厥纖微，出入之倒換如何嚴爲防範。與夫一切支放各款，應行覈辦事宜，並令各該督撫各就地方情形詳細查察據實陳奏。

咸豐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奉旨：依議。欽此^①。

〔福建巡撫呂佺孫摺——建議做鑄外國銀元，咸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竊自軍興以來，帑項所出已至二千餘萬，而大營一日未能凱撤，卽軍需一日不能遽止。內外臣工，咸思補救之法，或籌議捐輸軍餉，或籌議糴變倉穀，或籌議鼓鑄大錢，或籌議開採金銀礦廠，或籌議寶鈔並行，或籌議三金並用。生財之道，可謂無微不至。臣亦嘗日夜思維，求所以裕國便民之計。

臣生長江南，竊見民間所用洋錢一項，以銀色低潮，外洋所製，而寶貴通用，其價反浮於足紋之上，其理殊不可解。洋錢一枚，重以庫平七錢二分爲準，西洋各國皆鑄之，名曰番餅，又曰花邊，而統名之曰洋錢。以之入火鎔化，祇得淨銀六錢五分。其初行於閩、廣，繼則行於江蘇、浙江、江西等省，今且安徽大江以南亦多行使。閩、廣則概用戳印，雖至形質穿破，其價尙與紋銀等。江、浙則不用戳印者名曰光洋，初時價值每塊可易紋銀七錢以外，漸增至八錢，今且增至九錢以外。民間以其無成色之低昂，無彈兌之輕重，而且取攜甚便，習慣自然，是以不脛而走，價雖浮而人樂爲用。非特通都大邑人人能辨，卽鄉僻小邨亦多有認識洋錢之人。不比紋銀，必俟有錢鋪始能辨其成色，權其輕重。是以民間卽有紋銀，亦皆兌易洋錢使用。不獨市廛交易用之，閭閻收藏用之，卽州縣收納地丁、漕糧亦無不用之。外洋之銀錢，提去銅鉛藥物，實止紋銀六錢五分。是彼以六錢五分之銀，明易中國九錢以外之銀，弋利之巧，漏銀之源，孰甚於此。今欲禁行用，

^① 編者按：文慶此摺雖經硃批依議，並未實施。

則由來已久，民間未必遵行，欲絕來源，則取利甚大，夷人必不遵約。臣揆諸時勢，參以輿論，惟有倣洋錢之製造爲銀錢。抑洋錢而不予以利權，平銀價而漸絕其偷漏，則目前之軍需可以裕，將來之國用可以興，實爲便民裕國之一法。謹擬試行條款，開具清摺。恭呈御覽。

咸豐五年四月初三日硃批：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奏。單併發。欽此。

〔附清摺〕謹擬試行條款開具清摺恭呈御覽：

- 一、形製當以漸易也。天府泉刀，不當效外洋陋制，凡稍爲讀書明理者，皆能見及於此。無如洋錢盛行閩、廣已有百年，江、浙亦有五六十年，民間習見爲常，已成無可挽回之勢。一旦驟更形制，轉恐民間不能見信，反多窒礙。莫若仍循舊制，俟行用數年之後，使民深信官製銀錢與外洋銀錢無異，然後更易其製，或爲龍鳳文、清漢文咸豐通寶等字樣，分兩輕重無庸增減，再飭令通行，以期便民有益。蓋不驟新其耳目，庶可漸革其規模。且乾隆年間平定新疆、西藏，命於天山南北路各城設局鼓鑄普爾錢，其幕卽用回字。又命駐藏大臣製造大小銀錢如廓爾喀之式，背用唐古特字，列代因之。正以見我朝統一中外之宏規，而因勢利導，補偏足用之至計，盡在於此。
- 一、製造必須精良也。洋錢之用，利息既廣，小民趨利若鶩，久已倣其模範，混淆取利，卽如市肆中有所謂蘇板者、浙板者、建板者，皆內地之人竊爲之，鋪戶雖擴而不用，究難免目迷五色，眞贗雜投。今取其人收之於官局，給予工食，令其製造如式，其銀色必較民間常用之品分外加足，庶幾民信益堅，可以各省通行無礙。前任浙江撫臣黃宗漢亦有製造洋錢行使之議，因升任四川總督，遂爾中止。今臣訪得精於製造之人，令其如式倣作，實與民間向用者毫忽無二。特各備二枚，封送軍機處，恭呈御覽。
- 一、試行必於江蘇也。江、浙爲商賈所聚，閩、廣貨物無不於江、浙售

銷。就數省而論，銀洋市價，閩、廣聽命於江、浙，浙江聽命於江蘇，江蘇聽命於蘇州南濠街之各錢鋪。銀洋之長落，惟視鋪戶之頤氣所向。夫商賈以利奉之夷人，尚甘受不辭，今以利歸之官局，應更無虞撓阻。今於官局製造，出示曉諭，令各鋪照外洋銀錢通用，不准有意軒輊，藩庫亦一體收放。鋪戶有不用者，以把持論。江蘇果能通行，則閩、浙各省均無慮阻礙，可以暢行矣。如蒙俞允，臣即將製造之人，送交江蘇撫臣欽遵辦理。

一、現在軍需大有裨益也。鎮江所募之潮勇，金陵所募之紅單各船^①，雇募船價口糧，俱用洋錢。現由糧臺以紋銀兌換洋錢支放，發洋錢一萬，需銀九千餘兩。今若以此款設局製造銀錢，除銀本之外，攙和銅鉛藥物，成本不過七錢，加以人工火耗，亦不致逾七錢二分之數。每洋錢一枚，約可節省二錢，則是發洋錢一萬，向需銀九千餘兩，今祇需銀七千餘兩。即以應發之紋銀飭局製造，既無須另行籌款，且有贏餘，於目前甚有裨益。再江浙各省兵餉以及現在江蘇大營兵餉，雖俱給發紋銀，而兵丁置買物件俱以紋銀兌換洋錢行使，將來逐漸推廣，即以洋錢按照市價覈計折給，月要歲會，節省當復不少。

硃批：覽。

〔軍機大臣奕訥等摺——呂佺孫做鑄外國銀元之議窒礙難行，咸豐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內閣抄出福建巡撫呂佺孫奏請以銀兩做造洋錢而裕經費一摺，咸豐五年四月初三日奉硃批：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奏。單併發。欽此。……臣等公同悉心詳覈，實有窒礙難行者。洋錢之流布，止於江、浙、閩、廣用之，他省則遷地弗良。即沿海各省所用洋錢，如該撫所稱，蘇板、浙板，式樣不一，其成色美惡，商賈最精於辨認。向來內地所造者，一經鋪戶之手，立辨不行，此礙難做造之明證

^① 紅單船，是廣東駁運木船，它可以在海關領取紅單（入口證），所以俗名紅單船。當時清政府江南大營招募紅單船，武裝起來，用以抵抗太平天國的水軍。

也。今如該撫所奏，官爲倣式製造，每錢一元，需用成本火耗七錢二分，支放果抵銀九錢，尙可獲利。但市肆長落無常，既不能強民以定價，則仍必隨市爲低昂，是用錢仍與用銀無異。或鑄造已成而不能行用，徒費工料，終於經費有損無益。至該撫條款內稱引普爾錢文，其幕卽用回字，廓爾喀之錢背用唐古忒字。是新疆之錢行之新疆，式樣皆由部頒發，文字皆譌譯能通，如該撫所進樣錢，鑄造夷人形狀，其字樣又非聲教所同，而以內地錢法，倣照外夷式樣，殊屬有乖體制。查沿海通洋諸省，購辦洋銅最易，各省皆奏開鼓鑄呈進樣錢。與其爲此創製徒乖政體，而法有難行，何如講求銅政，精鑄大錢而民便於用。況鉛鐵各錢因地制宜，其鑄息皆倍於此。惟在各督撫加意籌畫，自足以資搭放而裕餉需。所有該撫奏請倣造洋錢各省通行之處，應毋庸議。

咸豐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奉旨：依議。欽此。

〔周騰虎：鑄銀錢說，咸豐五年〕浙江行用佛頭洋銀，悉自大西洋之西班牙國。西班牙滅小西洋之呂宋國，故俗又呼之爲大呂宋。乾嘉之時，其國在廣東貿易漸盛，故其洋銀流入中國最廣，中國因習用之。後其國衰微，且所鑄洋銀已換新式，佛頭銀已于道光初年停鑄，所來中國洋銀愈用愈少。閩、廣各省必椎爛用之，日見其絀。江、浙商民，樂其便易，市井貿易，惟此信行。各錢店認定式樣，少有更變，則羣起而叱爲僞鑄，巧立各種名目，以抑勒民伍，至每元洋銀竟貴紋銀一兩之多。出則呼爲淨光，入則苛爲爛板。轉移之間，銀已八折，商賈愁嘆，民客咨怨，莫究其由而坐受其困。卽或夷人重鑄新者，各錢店又呼爲新板，而坐以七折。夫周官八政，貨居其一，列史食貨有志，國家最大之政，莫過於此，而令商賈擅其利權，抑勒恣睢，流虐天下，非細故也。

夫貨幣之妙，在于子母相權，大小輕重，各得其平，稱情權物，流通上下，故名之爲泉，蓋言如泉流不息也。國家舊用銀錢兩種，以平百物。厥後錢日賤而銀日貴，子母不相權而輕重殊絕。故洋錢起而承

其乏，流轉于銀錢之高下，而適得其平，民咸利而趨之。今洋銀之貴無已，若不爲之變通，競趨爭用，其用逾急，其害逾深，病國病民，莫此爲甚。

夫利權徘徊無主之時，惟智者急起收之，民亦樂其便利，熙熙擾擾而歸之，上不勞而民不困。故爲今計，宜准洋銀分兩，鑄造銀錢。以鋼鐵製爲板式，面爲咸豐寶貨，環以年月，並銀工名字；幕文爲龍鳳，環以滿文，亦倣洋銀之式，以板石推而成之。前林文忠鑄造銀餅，其製渺小，全無法度，後又無法以行之，宜其不用也。今一倣洋銀之式，變其文字以爲中國寶貨，凡官府與民交易，以及丁銀田稅關市之徵，無不取之於此，便民甚矣，何爲而不行耶？

難者將曰，中國好爲僞，非若洋銀之劃一也。夫洋銀之僞，有夾銅，有蘇板，有鑽鉛，巧式新思，無奇不有，而不能惑辨者之目，安在洋銀之無僞乎。洋銀有僞，而不害其行用，惟便故耳。若製造銀錢，一新耳目，而無種種之挑飭，其夾銅輕板又可辨而知之，何爲賤中國而重外夷耶？其不足疑一也。或又曰，民習故疑新，洋銀行習已久，驟易銀錢，必不能強疑者而使之信。嗚呼！目睫之見，自生疑障，皆此等謬說障之也。洋錢之所以重於江、浙而人樂趨之者，浙江徵收錢糧惟此是索，故市肆彌重之。試思賦入之廣，出納之大，孰有大於藩司之各款、關稅之額徵乎。二者已提綱絜領，絜東南財賦之大權矣。儻此之行，市肆之間尙能爲之敵乎？尙能有他物足以相抵，有大力足以相抗乎？譬有人自薄其千金之璧，而疑不足當鄰人燕石之值者，不已僞乎！其不足疑二也。或者曰，國家鑄大錢，製交鈔，無一可行，予之暢言銀錢，亦紙上談空，袖手雄辯，未見辦事之艱阻也。噫！大錢交鈔之害，法病人乎，人病法乎？法不信，民不從；施不一，人不信；已屏絕而強人用之，已嫌異而勉人好之，雖有愚者，恐亦未易爲其所惑也。浙江只用當十一品，額稅丁銀可以上行，行之暮年而民不倦，可信於浙而惑於蘇，則行之不善明矣，何咎法乎！況交鈔大錢，皆以虛權實，非若

銀錢之以實相權，便民而無所巧售。如佛頭洋銀之行用數十年，廣及半天下，豈強之而使然乎？惟其便而信耳。其無可疑三也。

釋此三疑，厥有三利。一釋爭，一平物，一通貨。古之執政以正物者，莫不由此也。銀錢鑄成之後，準今之洋錢之價出入，取其盈餘，給工值火耗外，尚可以通有無，足國用，贍軍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費，此類是矣。〔《皇清經世文續編》，卷五十八，頁64〕

第二節 大錢及其他劣錢的鑄造和停用

(一)鑄造大錢之議的再起和實施

〔四川學政何紹基摺——請鑄大錢，咸豐二年十月十九日〕竊惟自古有銀錢以充惟正之供也。以銀輸賦，始於明季，害農工而利逐末，便居積而長奢淫，爲患於人心風俗甚鉅，然而民生所便卽官府所宜，至於我朝，沿襲者二百餘年矣。以天下之財養天下之人，出納有經，何虞短絀。無如西北邊餉歲數百萬，東南出洋歲逾千萬，斯二者皆往而不返者也，積世累年，勢難爲繼。夫易窮則變，變則通，銀之爲用至今日可謂窮矣，尙不思變通可乎？欽惟我皇上嗣服以來，崇儒典學，克己愛民，國計盈虛，日厯宵旰。即使銀數方贏，尙宜反經以復古，況值銀數日絀，尤當變法以救時。顧救時之法，仍不外乎復古。

溯自刀幣之興，代不相襲，然皆用銅而不用金銀。此聖帝明王所貽不可易之良法也。唐以後，諸幣俱廢，行用者惟通寶錢，民之所輸，有粟有絹有布，而流通以錢。然所業非所徵，粟與絹布皆見絀於錢，謀國者已重傷之。至明季用銀，耕織所出，皆由錢以化銀，而錢又見絀於銀。民輸官賦，粟尙有之，絹布漸不知爲何物，而民於是乎重困。循至銀價日昂錢價日賤，數石之穀易銀一兩，國家又止收銀而不收錢，上下轉移而官民於是乎交困。今必欲得一物以易銀，有其用而無其弊，惟有大錢而已矣。

歷代大錢之制不一，大約由當五、當十至當千而止。擬請於常行通寶錢外，鑄爲大錢三品：曰當一百，曰當五百，曰當一千，當千者重不過二兩，俾與制錢相劑而行。由部臣議定成式，務期精好，頒發中

外，一體鼓鑄。凡支給俸、薪、養廉，及河工、兵餉，皆銀與大小錢兼放；賦稅所入當收銀者，皆准以銀與大小錢搭配交納。應歸藩庫部庫者，酌爲減節，以免先解後撥之煩。惟關稅仍照舊盡數收銀，而特恩錫賚則給銀以示優異。俟大錢暢行之後，民輸官賦乃漸不必用銀。然非置銀於無用也，民間以銀易錢及用銀交易，聽其自如，無庸過問。銀本與金爲類，既有大錢，銀價且不妨增貴。蓋君民者爲民理財，非務自封殖也。但得百貨流通，卽爲天下留此有餘不盡之銀，未嘗非藏富於民之義。

惟添鑄大錢，議者必以銅斤缺乏爲疑，不知銅斤固未嘗缺也。臣自幼隨任居京，迄今四十餘年，尋常器物，昔用鐵者，今多易而用銅。京師如此，外省隨之。用銅之濫，至斯已極。鍾官歲鑄，原以便民，有放無收，本非政體。資糧誨盜，適濟奸商。銅器彌造而彌精，斯官錢日鑄而日少。順治、康熙、雍正時青銅錢，及乾隆初年肉好周正之錢，昔所常逢，今消磨漸罄矣。蓋制錢一千約重七斤，以千錢購銅器，纔可二三斤耳。得利過倍，何所憚而不爲乎？若官收制錢，則民知制錢之可貴；官用大錢，則民得制錢之運用。再嚴銅器之禁，廣收銅之法，銅有不足者乎？銅足而錢有不足者乎？《國語》單穆公之言曰：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所謂輕重卽小大也。蓋大錢與小錢同類而相爲子母者也。故母能顧其子，子能養其母，其道可以權，金銀之與錢非同類而相爲子母者也。故母不能顧其子，子不能養其母，其勢不能以相救。

十一月二十八日奉到硃批：所奏不爲無見，然小錢大錢，制雖異，用實同，現鑄小錢，銅尙不足，何況大錢乎！汝知一未知二也。至器用多銅，原干例禁，本年曾經降旨。況古制亦非盡善，舉一事必欲復古，試問井田、封建尙可復乎？此摺著戶部存記，若有可行時，不妨採擇入奏。欽此。〔何紹基，《東洲草堂文集》，卷一，〕

〔御史蔡紹洛摺——請鑄大錢，咸豐三年正月十七日〕前者左都御史花沙納、御史王茂蔭、福建巡撫王懿德，先後請行鈔法。奉旨交議，經部臣奏駁，均以爲不可行，蓋慮其不能行也。其所以不能行者，慮民間用慣現錢現銀，不能遽以鈔爲信也。其所以不能遽以鈔爲信者，度支正當支絀之時，民間皆慮鈔法之不能取現銀現錢也。臣竊思今日財用之匱，固由於銀之少，而亦由於用銀之項太多。今欲裕國用以便民生，莫如兼用錢以濟銀之窮，改鑄大錢以通錢之用。而其要在嚴禁銅器，以廣鼓鑄之源。

查賦課徵銀，自元代始，國初順治年間，猶有銀七錢三之制。蓋民間田地所出者穀米，由穀米而易錢，由錢而易銀，窮民已苦其折閱，加以官吏之浮徵，不啻收大半之賦。今欲稍甦民困，凡錢糧不及一兩者許其完錢。其州縣坐支之俸廉、役食、驛站等項，並河工一切支款，本皆用錢購買，則支銷撥解，皆可以錢代銀。至於京官之俸，旗營之餉，凡領銀到手不能不易錢應用，何如酌中定價，改發制錢，俾省兌換之勞，亦免平色之減。臣所謂兼用錢以濟銀之窮者此也。

然而專用銀則銀苦其乏，兼用錢則錢亦難必其多。臣考周景王鑄大錢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蜀先主得西川，府庫爲軍士掠盡，劉巴建議鑄大錢，盡收所掠，而成都遂富。載在史冊，昭然可考。現今西城各城所行普兒錢，關係一錢當數錢之用，是改鑄當五、當十及當百之錢，與制錢並行，似爲足用之良策。蓋鑄一制錢須費一錢之工本，若改鑄大錢，則費三四錢足成一當十之大錢，費三四十錢足成一當百之大錢，所費者少而獲息者多。臣所謂改鑄大錢以通錢之用者此也。

然或慮銅斤之未足也，成本之不敷也。不知我朝二百餘年，民間製造銅器者無算，其私銷制錢改作銅器者亦無算。夫鐵錫磁之可作器皿者甚多，卽不用銅器，於民並非大有不便。今庶民之家輒有銅器數十斤，其世家巨族更不可以數計。貨惡其棄於地者，此之謂也。咸豐元年御史張銘謙曾請酌禁銅器，後經戶部議覆，銅器不得過五斤，

違者入官究治。臣以爲禁銅器而但禁五斤以上，其在禁例者幾何？今欲開鼓鑄之源，請凡銅器在一斤以上者，皆禁打造。其有業經打造並收藏者，呈繳到官，官照銅價給領。如有捐買銅斤，呈繳爲數較多者，由部分別給與議敘。或分派五品以上官員，酌定銅斤，照部定銅價代買呈繳。在官員所費無幾，而衆擎易舉，類無不願急公報效之人。如此則國家無買銅之費而有鼓鑄之利，民間無禁銅之累而獲賣銅之貲。我朝康熙十二年、十八年，皆禁止鑄造黃銅器皿，雍正四年又經禁止，乾隆初年因鑄錢乏銅，至出集珍銅版銷燬以供鼓鑄。可見銅之爲用甚重，而不可置之無用之地也。今軍需孔亟，籌餉維艱，事例捐輸，可暫而不可久，惟有變通錢法，庶可以補利源。臣所謂嚴禁銅器以廣鼓鑄之源者也。

夫兼用錢則銀有所餘，鑄大錢則錢有所餘，然後參用鈔法以便於輕齎而行遠。民間皆知行鈔之適以便民，而非徒以裕國也，又何患鈔之不能行哉！

咸豐三年正月十七日硃批：戶部議奏。欽此。

〔刑部尚書周祖培摺——軍餉增多帑金不足請拆銅房銅器鑄大錢，咸豐三年二月初六日〕查自軍興以來，靡費帑金至貳千數百萬兩之多。軍事一日未竣，帑餉一日難省，總應寬爲籌儲，以期無悞要需。臣思自來銀錢並重，錢之爲用，正以濟銀之不足。若國家錢果能充，則八旗之每月兵餉以及各事用項，皆可以錢代銀，錢無不足，民自有餘，度支可無虞支絀。惟近來銅斤短少，不能增卯多鑄，雖有開礦之議，而虛實莫卜，且亦緩不濟急。臣聞熱河避暑山莊之內有屋一間，門窗戶壁皆銅爲之；又北海之瓊島春陰，亦有銅房；又圓明園之西洋樓外西洋水法極多，近已年久失修，損壞無用，其間銅盤銅管不可數計，並按十二辰造成銅牛銅馬之類。儻皆聚集，以資鼓鑄，則化無用爲有用，大足有裨國帑。……且除此之外，器具陳設重大之物，其有銅可用者，或亦不少，應請飭令一併確查奏明辦理。

再《刑律》載：軍民之家，私畜銅器，並聽赴官賣，每斤給銀七分，增減隨時；若收匿在家不赴官者，笞四十等語。咸豐二年八月，經御史條奏戶部會同工部覈議，以京城市賣銅器較多，酌定五斤以上銅器，無論黃白紅銅，均行禁止，例限一年。奉旨：依議。欽此。並移咨刑部會議，如逾一年以外，尚有五斤以上之銅器者，一經查出，除入官外，仍照律治以笞四十之罪；如胥役有藉端訛索者，按律懲辦在案。是民間私畜銅器，律應赴官呈賣，且業經戶部會同議奏准之案，何得至今並不查辦。相應請旨飭令戶部查照前議，明頒告示，設局收買以資鼓鑄，並嚴禁胥役訛索滋擾。在京城大小官員之家，不乏銅器，若火盆、煤爐之類，散之則有限，禁之則充裕。民間不准私畜，官員之家亦應呈繳。並請功令明頒，五斤以上銅器均令赴局繳納。無論官之大小、候補、現任，以及祖父曾經爲官之家，皆仰沐國家，無庸發給價值，區區之件，斷無不踴躍欽遵者。如此廣爲籌劃，皇上屏除玩好作法於上，百官遵令輸將奉行於下，軍民商賈之家觀感而化，亦不敢不恪遵功令。所有官私之銅均歸鼓鑄，則綽綽乎大形充足矣。戶工兩局或月增數卯，或另設爐座，應行妥議章程。且此等銅斤均已曾經煎鍊，較之滇、黔運京生銅，良頑迥別，資以鼓鑄，所獲必數倍低銅。更可倣照漢、唐成法，鑄當十、當百、當千之大錢，因古制而酌今宜，又在部臣之妥爲籌議也。

查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爲活版，迨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燬銅字以鼓鑄。因時變通，原貴有轉核衰盡之宜。〔北京圖書館藏《咸豐邸鈔》〕

〔大理寺卿恆春摺——請減制錢重量並鑄大錢，咸豐三年二月十二日〕竊維國家經費有常，近因軍務、河工接踵靡費，現雖豐工合龍，賊氛未淨，庫帑支絀，部臣議捐輸、議開礦，但各省捐輸未能一律踴躍，且難源源相濟；開礦則礦苗能否旺盛，亦難預必。當此而欲開財之源，使帑銀不匱，實無良法。伏思自古本不用銀，漢、唐、宋之世，司農度

支出納，皆以緡錢爲筭。銀錢並用，始自近代。天下銀少而銅多，若就錢法籌之，有應改小以節銅者，有應加大以利用者，有應塞其匱乏之源者。謹就奴才愚昧之見，敬爲我皇上陳之。

一、錢制宜改也。查順治元年開爐鑄錢，每文重一錢，與唐開元通寶之制符合，最得錢法之中。後改重一錢二分以至一錢四分，康熙年間復改重一錢，後又改重一錢四分。雍正年間改重一錢二分，至今遵行。戶、工二局每年額鑄錢共一百三十餘萬串，用八成銅六百四十餘萬斤。奴才前任寶源局監督，因滇銅不能依限抵京，恐誤鼓鑄，曾按一錢之制試鑄，實可行使。當即回堂議行，因堂官出差耽延，奴才即任滿未辦。當今國用支絀，若將戶、工二局之錢改鑄一錢，歲可省銅一百餘萬斤，銅本運脚銀可省百萬上下。且每文一錢係國初舊制，因而非創，毫無窒礙，應請飭部議行。

一、大錢宜鑄也。前代有大錢之法，取銅之精好者鑄之，中用圓孔，鑲以文字。今請倣而行之，設局專鑄。面曰咸豐重寶，背曰當五、當十、以至當百而止。但查自漢迄明，歷代鑄大錢者，皆以不便而罷；惟蜀先主用劉巴議鑄直百錢，史稱旬月間府庫充實，並未言其弊廢。奴才以歷代之不便而罷者，由其不能子母相權，所以阻滯。應請旨飭下部臣議鑄每月搭放兵餉工費等錢，及戶部支放各項銀兩，酌量配發，與制錢相權而行。所有關稅契稅暨入官各項，咸使銀錢並交，即以大錢與制錢兼收，上下流通，即無不便之患。其收發分數，與鑄錢分兩，均由部臣妥議。分數既定，應交各錢，務令遵照分數配支。使人咸知大錢貴重易行，並嚴杜詐僞弊端，自能垂諸久遠。行之既效，推而各省之納糧、納課、捐輸，均照部定章程，銀錢並交，所交之錢，存爲各州縣留支之款。現在銀價昂貴，小民少納一分銀，即少一分賠累，是又百姓足而國富之道也。

一、銅器宜禁也。查康熙十二、十八等年，嚴禁銅器，雍正四年又經

嚴禁，以康熙六十年制錢稀少，斷爲私銷之證。今乾隆六十年之錢，嘉慶二十五年之錢，均不多見，道光錢亦漸少矣，而造賣銅器日多，非私銷而何？私銷爲首，罪應斬決；爲從，罪亦應絞。奸徒敢於冒法者，爲其利重而難犯。未銷之前，原係制錢，入爐之後，卽是廢銅，無跡可捕。小民趨利若鶩，雖毫末必爭，況利在倍蓰，故皆僥倖爲之。惟嚴斷銅器，則私銷之弊，不禁自除。各鋪已造未賣之器，及未經打造之銅，均予限三月，由部議立官局收買，定價稍寬，以免鋪戶虧折。其官民現有之銅器，仍照戶部上年議定章程，分別交官給價，統歸官局彙收。或謂器有必需銅者，焉能悉禁？不知富貴之家，金銀可用；士大夫以下，錫鐵瓷漆皆可用，何必定用鑄錢之銅，致滋奸弊。或謂大物當禁，小物不必禁。不知大物非富貴家不能用，小物則無人不可用；錢之銷於大物者有限，銷於小物者無窮，大小一概應禁。或謂錢質有鉛，焉能銷成淨銅。不知市肆之分金爐，能使五金判質，入爐之後，銅鉛自分，銷錢兼可售鉛，其利甚大，而爲害於國甚鉅。應請旨飭下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嚴行禁止。除應用樂器酌留數鋪，不准造賣別項大小銅器，仍開具字號姓名報官稽查，其餘各鋪，諭令具結改業。各直省行令一體遵照辦理。併飭刑部嚴議私賣銅器及影射打造罪名，暨地方官失察之罪，則私銷杜絕，而錢不可勝用矣。

咸豐三年二月十二日硃批：戶部議奏。欽此。

〔戶部尚書孫瑞珍摺——鑒議蔡紹洛、恆春等奏並議鑄當十大錢，咸豐三年三月十八日〕前經山東道監察御史蔡紹洛、大理寺卿恆春，次第條陳錢法。均奉硃批：戶部議奏。欽此。臣部以寬籌經費，銀錢並重，自應斟酌變通，請旨派員會同熟商，於咸豐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奏奉上諭：戶部奏請派員會籌錢法一摺，著派大理寺卿恆春，會同戶部妥議章程奏明辦理。欽遵行知大理寺卿恆春，會同臣等悉心考訂，分款陳明，恭呈御覽。

一、據奏稱：錢制宜改也。查順治元年開爐鑄錢，每文重一錢，與唐開元通寶之制符合，最得錢法之中。後改重一錢二分、一錢四分，康熙年間復改重一錢，後又改重一錢四分，雍正年間改重一錢二分，至今遵行。戶、工二局每年額鑄錢共一百三十餘萬串，用八成銅六百四十餘萬斤。奴才前任寶源局監督，因滇銅不能依限抵京，恐誤鼓鑄，曾按一錢之制試鑄，實可行使，當即回堂議行。因堂官出差耽延，奴才即任滿未辦。當今國用支絀，若將戶、工二局之錢改鑄一錢，歲可省銅一百餘萬斤。且每文一錢，係國初舊制，因而非創，毫無窒礙等語。臣等查戶部寶泉局鼓鑄制錢，每月六卯，鑄重一錢二分制錢七萬四千九百八十八串，應用銅三十五萬九千九百餘斤。今擬月減一卯，以五卯改鑄重一錢制錢六萬二千四百七十二串，計月省二分銅四萬九千九百餘斤，連所減一卯銅五萬九千九百餘斤，以月計可節省銅十萬九千九百餘斤，以歲計可節省銅一百三十餘萬斤。以之改鑄大錢，權宜行使，約可抵二百萬斤之用。工部寶源局若皆一律照辦，所省自多，於圖法大有裨益，應如所奏辦理。

一、據奏稱：大錢宜鑄也。前代有大錢之法，取銅精好者鑄之。今請倣行，面曰咸豐重寶，背曰當五、當十，以至當百而止。查自漢迄明，鑄大錢者，皆以不便而罷；惟蜀先主鑄直百錢，史稱府庫充實。奴才以歷代不便而罷，由其不能子母相權，所以阻滯。應請旨飭下部議，每月搭放兵餉工費等錢，及支放各項銀兩，酌量配發，與制錢相權而行；所有關稅契稅暨入官各項，咸使銀錢並交，大錢與制錢兼收，上下流通，即無不便之患。其收發分數，與鑄錢分兩，均由部臣妥議。分數既定，應交各錢務令遵照分數配支，使人咸知大錢貴重易行，並嚴杜詐僞弊端，自能垂諸久遠。推而各省納糧納課捐輸，均照部定章程，銀錢並交，所交之錢，存為各州縣留支之款。現在銀價昂貴，小民少納一分銀，即少一分賠累。是又

百姓足而國富之道等語。臣等查大錢之鑄，歷代多有，行而輟罷，皆由折當太重，分量過於懸遠；或度輕鑄重，不能子母相權，以致民間不便。今擬於制錢之外，兼鑄當十大錢一種，每文重六錢，銅色取其純淨，磨鑄極其精工，俾民間相傳咸知寶貴，自無滯用之虞。計寶泉局於每月六卯中改鑄一卯，即以前項節省銅斤通算可得當十大錢三千九百二十二串有奇，抵制錢三萬九千二百二十餘串之用。加以五卯制錢合算，共得制錢十萬一千六百餘串，比較常例每月卯額計多得錢二萬六千七百四十餘串。月積年增，定資饒裕。容俟鑄就樣錢，進呈御覽。至此項當十大錢應如何與制錢分成搭放行用之處，另由戶部酌定應放款項分別辦理。如蒙俞允，並行知工部寶源局六卯試辦，實有明效，再令各省一體鼓鑄。

同日奉旨：依議。欽此。〔北京圖書館藏翁同龢家抄本《大錢雜鈔》〕

〔又摺——請鑄當五十大錢，咸豐三年三月十八日〕再，臣等復查御史蔡紹洛、大理寺卿恆春、刑部尚書周祖培各原奏內，請行大錢，均有自當十至當百以及當千之說。查歷代大錢行而輟罷，皆由折當之數太重，分量懸殊，奸民因而銷輕鑄重，私造日多，馴至廢格。今臣等現議試行當十大錢，每文以重六錢爲率，仍係酌中定制。若鑄造當千、當百，必不能子母相權，其於防弊尤難。惟當五十一種，或可與當十大錢一併試行。請即將官員捐繳銅斤內，擇其精好者，酌量加鑄，以期適用。

同日奉旨：依議。欽此。〔北京圖書館藏翁同龢家抄本《大錢雜鈔》〕

〔戶部尚書孫瑞珍片——議駁吳若準請鑄當百當千大錢，咸豐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再，據附片內稱：議鑄當百、當十大錢不若竟鑄當千、當五百大錢。當千者字面填以黃金，當五百者嵌以白銀，仿古金錯刀遺意，使民知寶貴，與現在制錢相輔而行，以便運用等語。查本年三月間，經臣等備升任大理寺卿恆春會籌錢法摺內，議以大錢之

鑄，歷代行而輒罷，皆由折當太重，子母不能相權，以致廢格，擬於制錢之外，兼鑄當十大錢，以節銅斤而便民用。復因前任刑部尚書周祖培等各原奏內，請行大錢，均有當百、當千之說，議請鼓鑄當五十者與當十大錢一併通行。均已分別奏蒙允准在案。該給事中請行當千、當五百錢，分量過於懸遠，恐奸民銷輕鑄重，私造日多；即或填嵌金銀，錢工亦覺煩費。所奏之處，應毋庸議。

同日奉旨：知道了。欽此。〔北京圖書館藏翁同龢家抄本《大錢雜鈔》〕

〔巡防王大臣綿愉等摺——請鑄當百以上大錢，咸豐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竊查現在軍需浩繁，籌餉情形萬分支絀，經部臣議行官票大錢，以濟國用之不足，而大錢一項，尤稱通行便利。惟所鑄僅止當十、當五十錢文，並未由此遞加。臣等體察現行大錢，民間既共知寶貴，易於流通，擬請再為推廣添鑄當百、當五百、當千大錢。其分兩不必過重，但求磨鑄精工。如當千大錢以二兩為率，當五百、當百大錢以次遞算遞減。即將局存銅斤儘數鼓鑄各項大錢，其常行制錢以鐵、鉛兩色分鑄。鐵錢、鉛錢照銅錢一律使用，儻有私自鑄造及阻撓不肯行使者，治以應得之罪。如此變通盡利，實足濟目前急需。請旨飭下部臣悉心覈計，妥速辦理。

咸豐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硃批：所奏是，戶部速議具奏。欽此。

〔管理戶部事務祁鴻藻等摺——覆議推廣大錢並減重行使，咸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准軍機處交出巡防王大臣等奏推廣鑄造大錢一摺，咸豐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奉硃批：所奏是，戶部速議具奏。欽此。欽遵。……

臣等伏查大錢自搭放以來，商民咸知貴重，利用無滯，臣等仍時加訪察，不使稍有未協，致妨民用。迄今數月，熟察輿情，總未聞稍嫌輕微。是以十月間臣等會商，將當十、當五十大錢分兩請減，並議加鑄當百以上大錢。……所有各項，應如王大臣所奏，當千大錢以二兩重為率，其餘以次遞減。請將當千大錢鑄重二兩，當五百大錢鑄重一

兩六錢，當百大錢鑄重一兩四錢，三項折當既多，應請崇其體制，以示貴重。錢面文字擬用咸豐元寶字樣，錢背仍用局名清文及當千、當五百、當百漢字，其清、漢文字均請欽派大臣善書者書寫。用十成淨銅，將當千、當五百大錢鑄成紫色；用滇銅七成錫鉛三成，將當百大錢鑄成黃色。三項皆將工銀稍爲加增，令其鑲邊銼磨之後，加以水磨，務使紋痕俱淨，光潤如鏡。倘製造稍有粗率，經錢法侍郎驗出，即行駁回另鑄，並將該局員照例懲儆，爐匠人等嚴行究責。如此辦理，則與當五十、當十者顯有區別，民間自知貴重。並請將常捐、大捐、捐輸及京中各項稅課房錢，均准以此三項大錢交納。應交銀者，按照制錢兩串折銀一兩之數抵交。商民自不患滯於行用，而收放一律，於經費亦無所損。

至當五十、當十大錢，亦應一體酌減。惟現在放在民間者，無慮數十鉅萬，若新定酌減過多，則與已經放出之大錢形質大小相懸，恐有窒礙。臣等再四熟籌，應請將五十大錢減爲計重一兩，當十大錢減爲四錢四分，仍用滇銅七成錫鉛三成配鑄，鑲邊銼磨均照舊式。與當千、當五百、當百三項瞭然可分，而與先經放出者，不甚相遠，庶民用皆便，而於經費亦有裨益。再工局現擬添鑄當五錢，重二錢二分，銅六鉛四配鑄，亦可便於民用。

至原奏內稱局中銅斤儘鑄大錢，常行制錢以鐵鉛分鑄之處。查鐵錢一項，前經奏明另設一廠演試鑄造，現咨取內務府官房一所，由戶部飯銀庫提出銀兩作爲鑄本，揀派司員招募工匠採買鐵斤，先設一爐試鑄，尙未定有卯額。鉛錢一項亦曾飭局試鑄，因鉛質柔脆，未能如法。除催令試鑄鐵錢之司員趕緊辦理，並飭局再將鉛錢詳細講求良法，可期堅固，俟二項辦有成效足敷應用，再將銅斤全數歸於大錢卯內辦理外，現在局鑄應請仍留制錢兩卯以爲搭放各項找給畸零之用。如蒙俞允，臣等迅即會同將各項大錢卯額增撤，放項搭配及工銀料錢各數目，並開卯日期奏聞，速飭各局鑄造樣錢呈覽。

再，各省局應鑄大錢，前經奏明將章程及錢樣頒發；此次欽遵硃批，將各項大錢分兩詳審議定，自定永爲定制，中外通行，以昭劃一而垂久遠。應請旨飭下各省督撫，所有議鑄大錢，均照此次所定分兩一律鑄造，以裕經費而便民用。……再，戶部右侍郎臣王茂蔭，另行專摺具奏，未經列銜，合併聲明。

〔戶部侍郎王茂蔭摺——論行大錢利弊，咸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竊查本年三月戶部奏鑄大錢，請定當十、當五十二種，自六月始按成搭放。本月十四日巡防王大臣奏請推廣鑄造大錢，奉硃批，所奏是，戶部速議具奏。欽此。臣蒙聖恩擢任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職司尤重，自當隨在部諸臣悉心推求，以期利用，何容獨有異議。願臣竊慮此法之難行，且慮行之稍窒，或併所已行者而亦致不行，有不敢不將利弊源流備行陳奏再請聖裁者。

臣維自來圖法，總以不惜工本爲不易之常經，偶鑄大錢計圖節省，由漢迄明，興者嘗十數矣，而未久即廢，從未有能行者。現行大錢頗見便利，蓋人情喜新，歷代初行亦皆如此，非今法獨異也。然聞當五十之錢，市人已多私議，奸人已多私鑄；第爲時未久，尚未大見阻格耳。今王大臣奏請添鑄當百、當五百、當千三種，而當千者但以重二兩爲率，其餘以次遞減。爲裕經費起見，誠爲至計。此法果行，豈非大利。願臣考歷代錢法，種類過繁市肆必擾，折當過重廢罷尤速。前戶部請鑄大錢時，亦稱歷代之行而輒罷，皆由折當太重，分量過於懸殊，故止鑄當十、當五十兩種，而猶聲明以後照式一律，不准稍有偷減，誠有鑒於前失而戒之也。方深戒之，何遽犯之。若當千之錢重僅二兩，非所謂折當太重，分量過懸殊耶？

論者謂折當太重，謂其嫌於虛耳，大錢雖虛，視鈔票則較實，豈鈔可行而大錢轉不行？不知鈔法以實運虛，雖虛可實；大錢以虛非實，似實而虛。故自來行鈔可數十年，而大錢無能數年者，此其明徵也。

論者又謂，國家定制當百則百，當千則千，誰敢有違。是誠然矣，

然官能定錢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錢當千民不敢以爲百，物值百民不難以爲千。自來大錢之廢，多由私鑄繁興，物價湧貴，斗米有至七千時，此又其明徵也。

宋御史沈畸之言曰：自爲當十之議，召禍起奸，游手之徒，一朝鼓鑄，無故而有數倍之息，雖日斬之，其勢不可遏也。學士張方平之議曰：用大錢致奸人盜鑄，其用日輕。比年以來，皆虛高物估，增值於下，取償於上，雖有折當之虛名，乃罹虧損之實害。又其顯者，大觀錢鑄自蔡京，而其子蔡絛作國史補，敍其始之得息而流通，繼之盜鑄而多弊，終之改當而折閱。事皆親見，言尤獨詳。夫聰明材力，古人遠勝今人；作奸犯科，今人又遠勝古人。古既不行，而欲行於今，臣實不勝過慮。願使當千、當百雖不行，而當十、當五十猶可行，似不妨於一試，而臣又慮其不能也。信爲國之寶，現行大錢鈔票皆屬權宜之計，全在持之以信守而不改，庶幾可冀數年之利。今大錢分兩式樣，甫經奏定頒行，各省大張曉諭，刊刻成書，未及數月，全行變更。當五十者較向所見而忽大輕，當一百者較向之五十而猶見輕，且當五百、當千紛見錯出，民情必深惶惑，市肆必形紛擾，而一切皆不敢信。行錢以裕國便民，所關甚重，萬一如臣所慮，誠恐貽悔。

或謂銅斤短絀，若不及時變通，則明年必至停鑄，此又豈細故耶？願變通欲其能行，不行則亦與不鑄等。乾隆以前，銅初不取諸滇，鼓鑄所資，有國初之成法在，逆賊一平，不患無銅。若賊不平，銅不能運，則雖儘現在之銅，盡鑄當千，似亦無濟。所可慮者，固不止停鑄一事也。現在言大錢者甚多，如御史蔣達之奏，第計行之利，未計不行之弊。臣自爲司員時，竊嘗於此考之，伏願皇上堅持一信，永保勿渝，實爲幸甚。

咸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硃批：巡防王大臣會同戶部密議具奏。蓋大錢之暢行與否，全視在上之信與不信。果能設法預籌，爲經久之計，不先自壞成法，斷無隔閡之理。據該侍郎所奏，作奸犯

科，今人甚於古人，足徵今日非昔時可比。況經營之巧，今人亦甚於古人。現今大錢初行，即過慮後時，雖爲謀國久裕之計，獨不計及朝堂聚議，小民更增疑也。但伊亦老成之見，王等不可先存成見，秉公定議。單併發。欽此。

〔附單〕謹將歷代大錢興廢節錄大略恭呈御覽

漢元鼎二年，鑄官赤仄，一當五，賦官非赤仄不用，其後二歲赤仄錢賤，遂廢。王莽錢自當一至當五十爲六等，百姓憤亂，莽知民愁，改行當一與當五十二品，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吳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又鑄當千錢，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爲便省，息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宋文帝元嘉七年，以一大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陳文帝天嘉五年，鑄五銖錢，以一當鵝眼十；宣帝大建十一年，又鑄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後還當一。後周建德三年，鑄大布錢，以一當十，五年以布錢漸賤，人不用，遂廢之。唐肅宗乾元元年，第五錡鑄乾元重寶錢，一當十，又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京師人人私鑄，物價騰湧，斗米至七千錢。代宗卽位，重寶錢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當三，凡三日而大小錢皆以一當一。自第五錡更鑄，犯法者日數百，州縣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後唐鍾謨請鑄大錢，一當十，謨得罪而大錢廢。宋范雍、張奎皆鑄當十錢，民間盜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翔湧，公私患之，後皆改爲一當二。神宗四年，皮公弼鑄當十錢，後改當三，又減當二。徽宗二年，鑄當十錢，四年以盜鑄多，詔改當五，旋又改當三。明洪武卽位，初定錢制，當十、當五凡五等，四年卽改鑄大錢爲小錢。天啓元年，鑄當十、當百、當千三大錢，旋詔收大錢，發局改鑄。歷考前代大錢，惟蜀漢鑄直百錢，史稱旬月府庫充實，未詳所止，意亦愚民一時之計，餘則始末具見。謹略。

咸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硃批：覽。欽此。

〔上諭——著各省鑄當五至當千大錢，咸豐三年〕諭內閣，前因巡

防王大臣等奏請推廣鑄造大錢，當交戶部議奏。茲據該部查照王大臣等所議，當千大錢以重二兩爲率，以次酌量遞減，期於輕重相權，便民利用。著卽照部議，所有當千、當五百大錢，均用淨銅鑄造。務使磨鑄精工，色澤光潤，當百、當五十、當十、當五大錢，亦須配鑄精良，一律完整，與制錢相輔而行，俾民間咸知寶貴，便於行用。儻製造稍有粗率偷減，著錢法堂侍郎卽將爐匠人等嚴行究辦，該管監督大使各官一併嚴參。並着該部通行各直省督撫，均照此次所定分兩，一體鑄造，以歸劃一。其民間應納稅課錢文等項，均照部議，准以大錢交納，其應交銀者，並准其按照制錢兩串折銀一兩之數抵交。總期上下相信，出入均平，如有私鑄及奸商居奇阻撓者，均按例治以應得之罪。【《皇朝續文獻通考》，卷二十，錢幣考】

〔左庶子龐鍾璐摺——反對鑄造減重大錢，咸豐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竊思錢法以利國用，固貴輕重相權，而輕重尤貴得中。唐肅宗鑄當十、當五十錢以濟時變，當時通行。若吳孫權之當五百、當千錢，民間不以爲便。伏讀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云：五銖輕重適中，行之最爲無弊。周景王鑄大錢，不久卽廢，乃幣重之明驗也。圖法流通，貴乎利用，直百且不可，況當千乎？聖訓周詳，洞悉利弊，爲千古錢法之定論。今戶、工兩局所鑄當十至當百錢，闐闐流通，商民稱便，固爲救時良策；而部議復鑄當千、當五百錢，臣恐錢法自此壞，奸利自此興，而於國用無益而有損也。

銀錢並用，相沿已久，既不能廢銀而專用錢，則錢與銀必須相準。現定章程，制錢兩串合銀一兩，而當千錢以銅二兩爲率，則以四兩之銅抵一兩之銀，輕重太相懸絕。況京師銀價日貴一日，紋銀一兩已易制錢二千四五百文不等。若當千錢出，則錢本愈輕，銀價必愈貴。令民納課，則官收兩錢斷不能易銀一兩，稅課絀而其困在國；令民交易，則民挾一錢實不過有銅二兩，貿易廢而其困在民。上下交困，伊於胡底，此銀與錢相衡而知其不可行也。

大錢當十者，其重約抵制錢之六，遞至當百，無可復加。今以二兩之銅抵制錢一千，輕重相懸至五六十倍。推之各省，詐僞紛起，市價必不劃一。且小民無知，惟利是視，當十、當五十者已多私鑄，況以一錢當千重止二兩，則計制錢一千之銅，可鑄當千錢五六十文，獲利之厚孰過於此，雖嚴刑峻法猶不能禁，賈誼所謂事有召禍法有起奸者，此也。官局所鑄計卯有數，民間盜鑄，日出不窮，真僞何從而辨，防範何由而周？其弊必至銷燬制錢，私鑄大錢，利歸奸民，弊在國用。此錢與錢相衡而知其不可行也。

議者因當十、當五十、當百之錢通行無滯，而推廣鼓鑄。不知其所以可行者，一則以子權母，重輕尚不懸殊；一則以錢佐銀，價直尚不太貴。蓋民間貿易，多則用銀，少則用錢。錢之爲物，零用者多，統用者少，故當五十錢不及當十之流通，當百錢不及當五十之流通。今更鑄當千、當五百錢，爲質太輕則民易生疑計，直太重則民不使用，積而不行，將並現行大錢，亦歸阻滯，非計之善者也。且以二兩爲率，酌量遞減，則制錢之輕，將驚眼、苻葉之不如。勢不能收舊錢而專用新錢，舊錢與新錢雜出，或輕或重，顯有不同。國家視爲一律，小民私自論直，天下之大，豈能概治以阻撓之罪，此法之必弊者也。若但論部庫之收放，不問民間之通滯，則發給當千錢一文，領者祇得數百文之用，事同剋扣，怨譟將生，又弊所必至者也。

現在籌議軍餉不至病民者，惟官票與大錢兩端。官票既已壅滯，大錢尚能流通，實由我朝錢法盡美盡善，由當十遞增至當百，尚足相權。所謂窮則變，變則通，變而能通，法斯善矣。若復踵事紛更，並爲量減，恐錢法一壞，更無善策。或謂國寶至重，民必遵行，不妨以少爲多，暫救目前之急，則官票之阻滯，是其前驗。臣愚以爲宜益鑄當十、當五十、當百錢，廣爲流布，便民卽以裕國。另飭部臣熟籌流通官票之法，較之增鑄大錢似爲弊輕而利普。

〔御史蔡徵藩摺——陳述大錢減重之流弊，咸豐三年十二月初十

日〕竊見上月巡防王大臣奏請推廣錢法，添鑄當千、當五百大錢，業已奉旨允准在案。此事關係支放，在王大臣等公忠體國，自因目下銅斤短絀，用項繁多，不得已爲一時權宜之計。然使成效可觀，固不妨曲爲聽從，卽或流弊無多，亦尙可姑爲嘗試；若其利未見，其害已彰，衆口同聲，有不敢自安緘默者。臣謹就管見所及，爲我皇上敬陳之。

夫鑄大錢將以輔制錢之不足也。然制〔錢〕每千約重六斤，而大錢當千僅重二兩，是制錢一千可鑄大錢四十八枚，卽抵制錢四十八千，奸民勢必將累代制錢，盡行銷燬，以供鼓鑄。是欲輔制錢，而適以燬制錢，其弊一也。抑鑄大錢原以補銅斤之不足也。銅斤不足，自應廣收。然淨銅一斤官價不過四百文，而淨銅一斤可鑄當千大錢八文，卽可抵制錢八千。誰肯以值八千之銅，賣四百之價，奸民勢必將各項銅器盡行藏匿，無可收買。是欲廣銅斤，而反至絕銅斤，其弊二也。且大錢之鑄，貴乎錢鋪之行使。有阻撓者，按例治罪。設奸民以大錢一枚，向錢鋪折取制錢一千，持歸銷燬，更鑄大錢四十八枚，又向錢鋪折取制錢四十八千。隨燬隨鑄，輾轉不窮，旬日之間錢鋪必皆倒閉。該鋪戶等雖畏國法，亦愛身家，苟至財產兩空，究亦無可行使，其弊三也。抑大錢之鑄期於商賈之流通，如謂當千、當五百大錢僅准置買雜物，不准折給現錢，則凡二三百文及七八百文之物，賣者既無錢可找，買者又無錢可添，勢將以當千當五百之錢，買七八百文及二三百文之物。並恐數十文至數文以下，無可流通。必至百貨俱昂，四民失業，其弊四也。以上諸弊，僅約略而言，若實行之，則上下交困，訟獄滋豐，其弊尙不止此。

伏思大錢之鑄，惟當十、當五十兩項，爲質尙重，爲數無多，數月以來，民間通行，較之銀鈔錢鈔，已有成效。若當百一項，尙未頒行，能否流通，已無把握。儻復改輕錢質，更易成規，設竟阻格不行，自棄前功，實爲可惜。

〔戶部侍郎王茂蔭摺——再陳大錢減重有弊，咸豐四年正月十

二日竊臣於上年十一月因部議巡防王大臣推廣大錢，曾上大錢利弊一摺，未奉諭旨。今於本日恭進各大錢式樣。臣職管錢法，惟當力求鑄造精工期能行以仰副聖意，何容更有所言。願臣於此事夙夜籌思，實覺難行，有不敢不再行瀆陳者。

今行當百以上三種大錢，與原行當五十大錢分兩式樣，無甚可辨，若恃字爲辨，則此何以貴，彼何以賤，愚民莫解，恐致謗亂，此其一難。錢本以便零用，今一錢而當五百、當千，竊恐以易市物難以分晰，以易制錢莫與兌換，此其二難。大錢雖准交官項，然現在准以五成搭交者，有官票，有寶鈔，再加大錢，何能並搭，此其三難。然此猶其小也。最大之患，莫如私鑄。論者以爲私鑄正可增官鑄之用，可以無患。不知官錢以當千發之，以當千收之，故可無虧；若奸人以四兩之銅鑄兩大錢，即可抵交一兩官銀，其虧國將有不可勝計者。舊行制錢每千重百二十兩，鎔之可以得六十兩，以鑄當千可抵三十千之用。設奸人日銷以鑄大錢，則民間將無制錢可用，其病民又有不可勝言者。卽此二弊，已無法杜，無論其他。

今論者或知難行，又謂姑先少鑄，以試之；試而不行，再停非晚。臣以爲他事可試，茲事不可試。蓋事之本未有得者，試而不行亦無所失；事之已有所得者，試而不行，將並所得而失之。臣固非徒爲難行之大錢慮，實爲已行之大錢慮也。方今籌餉維艱，買銅不易，幸得當十、當五十之錢，暫能行用，月既省銅數萬斤，又多獲錢數萬串，於經費不無小補。設更動之後，稍有阻格，一樣不行，各樣皆廢，挽回無術，悔將何追。

臣思推廣大錢，原欲於利用之中，更爲節省之計。方今官票寶鈔，其省遠過大錢，其利亦遠過大錢，有一能行，利已無盡，大錢之鑄，似可以已。若必不得已，則惟一法，請於當百以上者加嵌銀點，以示貴重。當千者十點，當五百者五點，當百者一點，每點嵌銀不過一二分，而可使辨別較易，造僞較難。再請將戶局當十、當五十兩種，亦照工局

之制，原重一兩八錢者，減爲一兩五錢，原重六錢者減爲五錢。使戶局工局分兩均歸一律，新錢舊錢式樣無甚懸殊，市肆行用不致贅亂，而戶局銅斤已暗省數萬斤，不爲無益。即將來當百以上大錢或有不行，而此當十當五十者，規模如故，制度仍然亦尙可行，庶幾有得無失。

(二)大錢、鐵錢、鉛錢在北京鑄造情況

〔戶部尚書孫瑞珍、工部尚書翁心存會摺——報告鑄鑄當十、當五十大錢情況，咸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竊查臣部具奏，俸餉放款分別變通，急籌推廣用錢摺內，請會同工部妥籌添鑄當五、當十、當五十、當百大錢。奉旨：現值推廣鼓鑄，流通鈔票之際，必須錢法暢行，以濟銀款之不足。其應如何寬備銅斤，添錢濟用，仍由戶部會同工部錢法堂妥速籌辦等因。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臣等遵即公同商酌，並詳細訪查兵丁商民領用大錢情形。查當五一項，在制錢與當十之間，分量不甚相遠，從前未經鑄用，尙須訪查民情，擬請暫緩議鑄，以期有利無弊。當百一項，現在亦應亟籌加鑄，惟兵民日用瑣細，零多整少。臣部前於五月內鑄當十大錢，搭放數月，民間稱便。茲於本月搭放當五十大錢，市廛甫經行使，兵民日用所需無多。至當百之錢，爲數尤整，容俟將當五十之大錢行使一兩月，兵丁商民均屬相安後，即行會籌加鑄當百大錢，以備搭放而裕度支。

今擬請將臣部寶泉局額鑄六卯，仍留三卯鼓鑄一錢重制錢，用銅十四萬九千九百餘斤，按銅六鉛四配鑄，可得制錢三萬七千四百餘串。再以三卯額用銅，及三卯制錢節省銅二十萬九千九百餘斤，分作三卯，每卯銅六萬九千九百餘斤，以兩卯銅十三萬九千九百餘斤鑄六錢重當十大錢，按銅七鉛三配鑄，可得當十大錢四千九百九十餘串，抵制錢四萬九千九百餘串。以一卯銅六萬九千九百餘斤，鑄一兩八錢

重當五十大錢，按銅七錫一成半鉛一成半配鑄，可得當五十大錢八百三十餘串，抵制錢四萬一千六百串餘文，共合抵制錢十二萬八千九百餘串。比較常額卯錢所用銅斤如舊，鉛斤尚有節省，而每月可多得制錢五萬一千四百餘串。其應領當十、當五十大錢之工銀料錢，仍照前奏分別節省放給。

工部錢法衙門查寶源局前月鑄制錢五卯，當十大錢一卯。今擬自十月起，留鑄一錢重制錢二卯，用銅四萬九千九百餘斤，按銅六鉛四配鑄，得錢一萬二千四百餘串。再以四卯銅斤分作六卯，鑄六錢重當十大錢三卯半，得錢二千一百八十餘串，抵制錢二萬一千八百餘串。鑄一兩重當五十大錢二卯半，得錢三百十二串，抵制錢一萬五千四百餘串。均按銅七鉛三配鑄，兩項共用銅八萬七千四百餘斤。較常例每月節省銅五千四十餘斤，多得錢一萬二千四百餘串。應用工銀料錢，遵照戶部奏定覈減成案，分別發給。

所鑄錢文，除每月交節慎庫搭放兵餉錢三萬串照例價交外，其多得一萬二千串，一併解庫，以備戶部提用。如蒙俞允，臣等即近札各局監督鑄司大使趕緊辦理。戶部寶泉局即於九月開卯鼓鑄，工部寶源局於十月開卯鼓鑄，以備搭放。至於會籌加鑄當五十、當百大錢，或於額外酌加銅鉛，或將三卯制錢再掣一卯銅鉛鼓鑄，容俟臣部會同工部隨時詳慎查勘辦理。

同日奉旨：依議。欽此。〔北京圖書館藏翁同龢家抄本《大錢雜抄》〕

〔戶部侍郎兼管錢法事務宗室靈桂等摺——呈送減重大錢式樣，咸豐四年正月十二日〕咸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奏上諭，前因巡防王大臣奏請推廣鑄造大錢，當交戶部議奏。茲據該部查照王大臣等所議，當千大錢以重二兩爲率，以次酌量遞減，著即照部議，所有當千、當五百大錢，均用淨銅鑄造，務使磨鑄精工，色澤光潤；當百、當五十、當十、當五大錢，亦須配製精良，一律完整，與制錢相輔而行等因。欽此。除當五大錢由工局鑄造樣錢呈進外，其改鑄當十、當五

十，並加鑄當百、當五百、當千五項大錢，臣等當即督飭寶泉局監督，遵照奏准分兩鑄造式樣。茲據該監督如式鑄就，呈送前來。謹將各項式樣祖錢、母錢^①及行使制錢各一枚，恭呈御覽。伏候命下，臣等即飭該監督督飭爐匠人等如式鼓鑄，毋得稍有草率。臣等仍隨時查驗，如有分兩不符，磨鑄不精等弊，即行駁回另鑄，並將該局員一併嚴參，爐匠人等從重懲辦。總期一律精工，俾民間咸知寶貴，庶錢法日見流通。

〔戶部尚書孫瑞珍等摺——議鑄大錢數目，咸豐四年正月十六日〕臣等伏查寶泉局每月鼓鑄六卯制錢，共用銅二十九萬九千九百餘斤。今除仍留二卯銅斤，按銅六鉛四配鑄一錢重制錢二萬四千九百六十串，尚餘四卯銅斤。臣等公同商酌，請以二卯銅斤按銅七鉛三配鑄四錢四分重當十大錢四千九百八十六串，抵制錢四萬九千八百餘串；又以一卯三分銅斤按銅七鉛錫三配鑄一兩二錢當五十大錢一千一百八十八串，抵制錢五萬九千四百餘串；又以半卯二分銅斤，用高錫、白鉛、黑鉛配鑄一兩四錢重當百大錢五百四十八串五百三十二文，抵制錢五萬四千八百餘串。至當千、當五百大錢折當既多，尤宜揀配銅斤，加工鑄造。請於所存銅斤內酌提十成淨高銅，試鑄二兩重當千大錢二萬九千一百一十四個，一兩六錢重當五百大錢五萬四千五百八十八個，二共合抵制錢五萬六千四百餘串。俟鑄有成數，行使通暢，再將二項大錢詳覈奏請加增。以上臣部寶泉局每月所鑄各項大錢，除應補串繩分兩錢文不計外，共可抵制錢二十二萬五百餘串並二卯制錢合計共制錢二十四萬五千五百餘串，較現行章程計多得制錢十一萬六千五百餘串，節省銅四萬九千九百餘斤，白黑鉛四萬九百餘斤，多用高錫八千斤。

①祖錢、母錢，《清朝文獻通考》：凡鑄錢之法，先將淨銅鑿鑿成重二錢三分者，曰祖錢，隨鑄造重一錢六七分不等者，曰母錢，然後印鑄制錢。每遇更定制錢，例先將錢式送呈。其直省開局之始，一例由戶局先鑄祖錢、母錢及制錢各一文，頒發各省，令照式鼓鑄。王慶雲《石渠餘記》：凡鑄錢先鑿塊銅，曰祖錢；乃鑄無文而重者，曰母錢。然後印鑄兩方而成制錢。

至應領工銀料錢，飭令該監督等撙節核算。據呈報，當千大錢，每文按鑄制錢七十六文工銀覈給；當五百大錢，每文按鑄制錢六十文工銀覈給，料錢減半。其當百大錢，每文按鑄制錢三十文工銀、二十文料錢覈給；當五十大錢，每文按鑄制錢十六文工料之數覈給；當十大錢，每文按鑄制錢七文工料之數覈給。至二卯制錢工銀料錢，仍照舊章辦理。每月通共應領工銀一萬一千二百十四兩，料錢八千三百二十四串。臣等詳細查覈，與現行章程工銀雖有加增，而料錢仍屬節省。應卽飭令該局除本年正月份卯錢業已照舊鼓鑄外，擬請自二月爲始，卽行照額鼓鑄以資應用。

又據該局監督呈稱：加鑄當五百、當千大錢，必須添設爐座，極力講求，始能如式。查四廠向有俸爐十座，惟年久失修，擇其易於修葺者，每廠修復一座，共設四爐，專鑄當五百、當千兩項大錢，以專責成。

同日奉旨：依議。〔北京圖書館藏翁同龢家抄本《大錢雜抄》〕

〔戶部尚書孫瑞珍片——建議剋減鑄工費用，咸豐四年正月十六日〕再，查臣部寶泉局每月鼓鑄制錢及各項大錢，該爐頭匠役人等，向應請領工食銀一萬六百四十三兩八錢八分一厘。今據寶泉局監督等呈報，以現在鼓鑄吃緊，關係兵餉匪細，當此帑款支絀之時，擬請量爲變通。自本年正月爲始，將該局工銀按照每兩應領銀數覈計，以七成現銀支放，其餘三成，銀兩每兩按京錢四串覈算搭放，卽於該局鼓鑄卯錢內扣存發給；每月可節省銀三千餘兩，似於經費稍有裨益等語。臣等公同酌覈，查該局本年二月起鼓鑄兩卯制錢，並改鑄大錢，爲數甚鉅，所有每月應領工銀銀兩，應自正月爲始，以七成現銀支放，其餘三成，概以各項大錢及制錢每銀一兩折給京錢四串數目，由局就近扣給，以節經費。如蒙俞允，除臣部遵照外，卽行文工部一律按照辦理。

本日奉旨：依議。欽此。〔北京圖書館藏翁同龢家抄本《大錢雜抄》〕

〔戶部尚書孫瑞珍片——再呈大錢式樣，咸豐四年二月十五日〕再，本年正月十二日，臣等業將各項大錢式樣恭進，嗣由臣祁雋藻面

奉諭旨：各項樣錢字畫仍須深直，錢地仍須深平等因。欽此。臣等遵卽督飭寶泉局監督，令工匠如式造就。謹將當十、當五十、當百、當五百當千五項樣錢各一枚，恭呈御覽。理合附片陳明謹奏。

硃批：知道了。錢樣留中。嗣後鑄錢均照此次祖錢式樣隨時稽查，不准草率。字畫深直，雖行使年久，斷不致模糊，況每一枚亦覺略有節減。

〔克勤郡王慶惠等摺——請捐銅鼓鑄大錢設局立票協濟八旗兵餉，咸豐四年三月十四日〕竊以近日時勢艱難，財用匱乏，自王公以至庶民，窘迫異常。雖有寶鈔大錢之頒發，然八旗兵餉爲數甚鉅，京師根本重地，首當固結人心，誠恐度支一時短絀，兵餉莫繼，甚爲可慮，亟宜預爲籌劃設法變通。奴才等受恩深重，日覩時艱，萬分焦灼，思所以有益於國，而補助於兵者，莫善於捐銅鑄錢，以錢爲票本之一法。連日細詢輿情，博採衆論，僉稱至便。復商之於素日講求理財之員，持籌握算，反復斟酌，窮二十餘日之久，始能得其梗概。其法以大錢爲母，錢票爲子。卽如收銅二三十萬斤，除去一切費用，可折制錢數十萬串，卽以此數行票，票到卽行付錢。則人人視票爲貴，卽可以子權母，母又可以行子，不過週轉數次，利卽無窮。無須損上，自然益下。此不貲之富，功效易見，誠足國便民之謀，生財經常之至計也。

擬請另立錢票，卽以捐輸之銅鑄錢作本，覈計鑄錢若干串，卽發票若干張。試行三月後，酌量成數，發交各旗協濟兵餉之不足，取錢用票聽其自便。屆期再將用過數目，咨行戶部，以便抵撥。儻能大有成效，推而行之軍營、各省，均有裨益。惟是章程須臻美善，辦理尤在得人，全在操守廉潔，不避嫌怨，方克有濟。無庸多用人員，自然有利無弊。

其銅斤價本，匠役工費，一切皆出自捐辦，絲毫不請帑項。至承辦司員，均係自備資斧，並無薪水等項名目，凡此皆臣子分內應爲之事。仰藉聖主洪福，易於成功，則半年之後，卽有數百萬如銀之票在外流

通，而每月協濟兵餉，亦不至甚費籌劃。其鼓鑄之法，即倣寶泉、寶源二局辦理，專造當千、當五百、當百、當五十四項，磨鑄精工，俾人人知所寶貴。且與兩局制錢、鈔局寶鈔相輔而行，絕無妨礙。並與鐵錢相同，均屬有益。……

〔克勤郡王慶惠等摺——建議鑄錢立票章程^①，咸豐四年三月十八日〕竊奴才等奏請捐銅鼓鑄設局立票協濟八旗兵餉一摺，欽奉諭旨，交奴才等認真督辦，並妥議章程具奏。遵即悉心覈議詳細斟酌，謹將所擬八條開列。

〔附章程〕

- 一、恭候欽定局名後，即行文禮部，迅速鑄造印信，以昭信守。
- 一、擬於城內租賃寬闊房所，作為錢局外，更擬在內城地面，按東西南北各設一錢票小局，以備收放錢文，兌用錢票等事，既免擁擠，且使持票者就近赴局覈對，真偽立辨，則軍民見信，人知寶貴，始克通行。如有殷實錢、當兩行，願代行者，尤屬簡易，又省公費。應准其具呈認充，仍照例取具聯名保結，用昭覈實。
- 一、試行之始，每日擬造三爐，如有成效，逐漸增加至十爐為止。倘能銅斤充裕，多多益善。統俟察看情形，隨時酌辦。
- 一、採買銅斤，以及赴局報捐者，均係情出本人，毫無抑勒。如有招搖等項情事，立即嚴懲。其零星銅斤至局售賣者，出入公平，民始相信。如捐錢捐銅為數較多者，查照例案，覈其數目，保奏獎勵，以期聞風踴躍，源源而來。如城內採買過多，應由近京一帶地方招致，或飭委員運到，或捐銅者赴局交納，均以印票為憑。

^①據慶惠以後的奏摺，捐銅局於此摺奏定章程後，四月十三日開設元復、元升、元益、元恆四錢鋪，以便持票人取錢。六月初七日，請鑄當二百、三百、四百大錢。六月二十四日，當千、當五百停鑄，當四百、三百、二百大錢亦停鑄。八月初七日，戶局每月鑄大錢四十三萬餘吊，工局與捐銅局合計共鑄十五萬吊，並變動搭成鼓鑄。惟捐銅局銅少不能鑄制錢，請用鉛鑄。八月十六日奉上諭，捐銅局停止，移交戶部。該局歷次共放兵餉六十三萬九千三百餘吊。

所有關稅，應請免其納稅，驗明放行。

一、此項錢文，俟三月後辦有成效，專爲協濟八旗兵餉；其各營兵餉，如有盈餘，續行奏明撥給。

一、試行三個月後，如有成效，既可咨交各旗覈准協濟若干數目，出具印領，自行赴局領取，毋庸再經戶部，以免運費而除弊竇，仍按月將數目奏明存案。

一、設局之後，巡守彈壓宜臻嚴密，應行文步軍統領衙門，酌派官兵晝夜巡邏。

一、試行有效後，每月將鑄錢若干、發放若干、存留若干，分晰具奏一次。

謹擬局名恭候欽定：

寶通 寶恆 寶盛 寶泰

〔惠王綿愉等摺——報告鐵錢試鑄有效，咸豐四年三月二十日〕

咸豐四年二月初二日，臣載銓面奉諭旨：著派惠親王、恭親王奕訢、定郡王載銓，率同左副都御史文彩、布政使銜候補鹽運使崇綸、戶部郎中熙麟，試鑄鐵錢一爐，如一箇月鑄有成效，再行奏明辦理。欽此。欽遵於二月初七日開爐鑄起。維時鑄錢料物既未齊備，鐵匠手藝亦尙生疎，連試三日，大半不成。遂歇爐講求鑄法，復雇覓翻沙匠役三名，於十二日再行試鑄，居然輪廓完好，頗可通行。經臣等於二月十五日，將鑄成錢枝，連沙模^①，一併恭呈御覽在案。

惟以勺化鐵斤數無多，竭一日之力，鑄出錢文，比較鐵炭料物人工需費數目，得不償失，是以臣載銓有改鑄當十大錢之請。旋復設法合兩風箱爲一爐，制錢與大錢相間輪鑄，可得大錢三之二，制錢三之一。添費無多，鑄出錢文，除去鼓鑄所用，儘有盈餘，且不廢制錢，兵

^①錢枝、沙模：錢枝是從沙模鑄出的一板錢，錢泳《履園叢話》：今官局鼓鑄，皆用翻沙。所云板板六十四者。余嘗親至錢局看鼓鑄，有一板成二三十者，有一板成四五十不等，未必定是六十四也。

民更便。臣等再三商酌，定爲設立鐵錢百爐，陸續招募。每爐月鑄二十五日，每日一爐，兩風箱合鑄，四十四火，以三十火鑄制錢，除去漏風，令其交錢貳拾串，合京錢肆拾吊文；以十四火鑄當十大錢，不除漏風，令其交錢肆串，合京錢捌拾吊文。每爐一張，計日交京錢壹百貳拾吊文。用匠役二十五名，工作之日給工食京錢貳拾伍吊文，餘日不給。每火用鐵十七斤，日共用鐵七百四十八斤。每百斤准耗二十斤，所贖照枝之鐵，卽抵作次日應領之鐵。每火用炭十斤，日共用炭四百四十斤。按現時採買城內殘破鍋鐵，每斤京錢叁拾文計算，再除雜料各費，每爐每日約可盈餘京錢陸拾吊文。按日後販運山西平鐵每斤京錢捌拾文計算，每爐每日約可盈餘京錢肆拾吊文。將來添至百爐，卽使增官設吏，經費胥出其中，但能撙節辦理，所餘尙多，於經費大有裨益。且市面每日多此京錢壹萬貳千吊文流通周轉，尤屬有益民生。

第查百爐匠役，額設二千五百名，加以各項吏役丁夫閑匠招募齊全後，綜計人數幾及三千。不但稽查彈壓難於周到，且城內亦無如此寬敞房間可以安設，現經臣等酌覈情形，擬請分爲四廠，每廠以房間之多寡爲爐座之多寡。另設公署一所，以資辦公。立鐵庫以收鐵，立錢庫以收錢，使日久不滋弊端，方爲妥協。至現在試演之爐，雖已鑄有成效，但尙未覓得可以設廠處所，難於開爐，臣等甚爲焦急。查東長安街路南正藍旗滿洲馬圈，有房五十餘間，院落亦甚寬闊，圈馬早年裁撤，頗可立爲一廠。但聞該圈房間久經租給住戶，月取房租錢文，作爲津貼該旗經費之用。其房租應由臣廠按月給發，令租房各戶於一箇月限內將房儘數騰出，卽以最先騰出之房安設第一爐座。如蒙俞允，此外一切應辦事宜，及添設官吏丁役若干，需費若干，除去費用，每月應交鐵錢若干，臣等再行詳定章程，開單具奏。……

再，一箇月試鑄之錢，除漏風殘缺不計外，共得當十大錢玖串叁百貳拾捌箇，合京錢壹百捌拾陸吊伍百陸拾文，得制錢壹百肆拾串零

玖百伍拾文，合京錢貳百捌拾壹吊玖百文，共合京錢肆百陸拾捌吊肆百陸拾文。應由文彩等委員具批赴部交納。

〔惠王綿愉等摺——報告捐鑄鐵錢已有成數，咸豐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竊臣等於三月二十日具奏請開捐鑄鐵錢事，例准官紳士庶以及兵民商賈一體報捐，以京錢叁千吊爲一爐，按百爐計算，捐至京錢叁拾萬吊，卽行截卯。並聲明一經捐鑄之後，卽以今日鑄出之錢爲明日鑄錢之用，轆轤轉運，皆由此次捐項所得。懇恩准令本屆捐生，引用籌餉酌減事例，及現行常例，以制錢壹串抵銀壹兩交捐，以示優獎等因。奏蒙諭旨准行。經臣等通行在京文武各衙門一體遵照，暨遍行出示曉諭在案。復經辦理巡防糧臺局員，將戶部捐例並續奏條款章程，一併咨取到局。茲自三月二十七日起截至本月十六日止，共收捐京滿錢拾萬肆千壹百捌拾吊文，計捐生二百零三員名。呈內均係引用籌餉常捐等例，由糧臺局覈明官階銀數相符。卽日批呈，卽日上兌，卽日給予印收，編入號簿。所收捐項，依號標發紅單，每日委員封交乾豫官銀錢號一次，摺存備用，彙總覈銷。惟查此次捐鑄鐵錢，當民力拮据、戶鮮蓋藏之際，竟能於兩旬以內，捐逾鉅萬，是急公好義尙不乏人，自未便沒其報效之忱，轉阻輸將之路。除將各該捐生官階、名數，另開清單恭呈御覽外，可否不俟截卯，按現已交捐名數，照依所請先行給予獎勵，以期踴躍而廣招徠。

〔管理戶部祁寯藻摺——請試鑄鉛錢，咸豐四年六月初六日〕竊惟法與時爲變通，事必求其有濟。近年來因存局銅斤不敷鼓鑄，於是改鑄各種大錢，以羨補不足。又因放銀之款，大半折給錢文，用錢之數愈多，鑄錢之銅愈少。是以上年臣部有試鑄鐵錢之請，本年巡防王大臣亦奏請捐鑄鐵錢，原期相輔而行，多多益善。現在臣部派員前往山西移爐就鐵試鑄，尙需時日；卽巡防處開爐鼓鑄，尙須逐漸增添，亦難尅期定有確數。是局鑄銅錢萬難稍減。第銅之來源，遠在雲南，目前江路未清，運道實形阻滯。就令京師採買、勸捐，以及煎鍊低潮並

渣土鉛燥設法煎換，百計圖維，亦僅敷衍一時，終難爲久遠之計。

查寶泉局自上年改鑄各種大錢以來，每月需銅三十萬九千餘斤。現在六月以後，卯銅止有煎鍊局中低銅各廠渣土並商人採買，約可得銅百餘萬斤，止敷四箇月之用。至在途各運，止有已入山東境之蔡傳樞、已入直隸境之周力墉、景堯春三運，即使趕緊全數運京，毫無短欠低潮，計應收銅二百四五十萬斤，分解戶局銅一百四五十萬斤，亦不過用至年底而止；況有無短少遺失，尙不可知。而此後滇銅能否接濟，尤難以懸定。若不豫爲籌劃，勢必臨時周章。

臣等伏思金、銀、銅、鐵、鉛，雖有等差，並皆利用。鐵既可以抵銅，鉛似可以佐鐵。當派錢法主事會同寶泉局監督，試鑄鉛錢，始慮鉛性脆而易碎，不能耐久，遂督率爐匠悉心講求。僉稱白鉛質脆，黑鉛質柔，以白鉛八成黑鉛二成配搭均勻，加工鑄造，則其質自堅，可便民用。因卽如法配鑄，公同閱看，擲地有聲，並無破碎之患。與銅、鐵錢相間行使，似亦足以流通。復查局庫現存白鉛並抵通兩運分解之鉛，以及四廠盈餘，尙可得鉛二百餘萬斤。擬請於每月暫行撤去兩卯制錢，改鑄鉛錢，約可節省銅十萬斤。再將兩卯當十大錢合制錢四萬九千八百餘串之銅，暫行停鑄，以一卯銅歸入節省，以一卯銅勻半加鑄當五十、當百大錢，合制錢六萬一千九百餘串，非但多得制錢一萬二千一百餘串，又可節省銅四萬九千九百餘斤，並節省工銀一千餘兩，料錢一千餘串。如此則一月之銅可以分抵兩月，所省銅斤，足敷明歲上半年鑄造各種大錢之用。臣等一面再設法籌備，庶免停爐待鑄之虞。惟局存黑鉛甚少，擬卽以節省之工銀料錢，存儲局庫，招商採買；或於各處銀銅礦內所出黑鉛，給價收買，臣等隨時酌辦。謹將現在試鑄鉛錢十枚進呈御覽。如蒙俞允，恭候命下，由臣等督飭寶泉局監督大使等，卽自本年六月起認真辦理。

硃批：依議行。

〔管理戶部祁寯藻密摺——大錢不能暢行請酌減鑄額，咸豐四年

八月初三日]竊查上年議鑄大錢，原以補散錢之不足。始而錢數尙少，折當尙輕，所以並無窒礙。迨添鑄當千以下三種大錢，市間未能一律暢行，以致上煩宸廑。推求其故，固由奸民之盜鑄，奸商之阻撓，亦緣多寡不均，難以配搭行使。

向來戶局例鑄制錢，僅七萬餘串，自添鑄大錢以後，合抵制錢二十四萬餘串；工局錢數亦浮於常例三分之二；加以克勤郡王慶惠等所鑄，爲數益多。現雖停鑄當千、當五百兩種，而每月京餉必取盈於戶局，故當百、當五十大錢，仍不能少鑄。此大錢所以日多也。京城未用大錢以前，歲鑄制錢一百三十餘萬串，日積月累，市肆流行數原甚鉅；乃改鑄大錢以來，所有制錢，市僧囤積既已儘數收藏，奸民私銷又復半歸烏有，此制錢所以日少也。凡物多則賤，少則貴；多則必形壅滯，少則不敷周轉。蓋大錢整而制錢散，昔人所謂整不如散者，誠以市井小民每日餬口一切米鹽菜蔬皆零星購買，所需不過數十文或僅止數文，整用之處少，散用之處多，一遇當百、當五十大錢，與者礙難分折，受者不願找零，每有手持大錢不能易米而食者。有整無散，在貧乏倍覺難堪。此非僅大錢日多之患，乃大錢多而散錢少之爲患也。惟現當部庫支絀銅斤短少之時，欲停鑄大錢，則經費藉何補苴；欲專鑄制錢，則局銅不敷提取。上籌國計，下念民生，顧此失彼，幾無兩全之策。

臣等日夜焦思，通盤籌畫，不敢以陳奏在先，稍形拘泥。計惟有量爲變通，作釜底抽薪之法，少鑄當百、當五十大錢，以殺其勢，添鑄當十以下各錢，以補其偏。擬自八月以後，寶泉局鼓鑄各項錢文，酌分成數，按十成計算，鑄當百大錢二成，當五十大錢二成，以示限制。其餘六成，添鑄當十大錢並鉛錢，下短若干，再由鐵錢局提取鐵錢湊足六成之數。至寶源所鑄錢數，卽由臣部行知，一體配搭辦理。如此酌盈劑虛，以散配整，庶幾子母相權，民皆適用。雖未能遽收實效，數月以後，或可漸次流通。

再，局錢既經配鑄均勻，所有每月兵餉，擬自九月起，即由臣部提取兩局各項錢文並鐵錢局鐵錢，如式配搭，仍照舊章，由庫發給各旗營關領，毋庸轉交官錢號支取，以省周折而免攙和。

〔惠王綿愉等摺——報告鐵錢局鑄錢情況，咸豐五年十二月初三日〕竊自上年三月間，臣等奉派鑄造鐵錢，因設局、蓋房、募匠、購料各項用款繁鉅，奏准令在京官紳士庶捐輸報效，以儲工本。節次將收捐數目，及擇地興工，續添爐座，採辦鐵炭情形，奏明在案。刻下東南西北四廠官署爐房，一律蓋建完整，百爐次第開齊，匠役人等手藝練熟，鼓鑄日有起色。每月各爐俱按五卯鑄錢，收儲局庫，聽候戶部提取，供支兵餉等項要需。所有局中前收捐輸錢文，開銷款數，採買鐵炭動存數目，並鑄出卯錢收發實存各數，均應按款縷晰奏聞，以昭慎重。

計捐輸項下，共收過官、紳、士、庶捐輸京錢壹百零壹萬肆千肆百玖拾柒吊文。上年奏開捐輸時，覈算建蓋房間，置辦百爐器具，並開爐第一日所需錢炭，約需京錢叁拾萬吊。臣等督飭承辦各員，力求撙節，現在各廠工程告竣，連置辦器具，購備開爐鐵炭，共動用前項捐輸京錢貳拾伍萬零捌拾玖吊肆百叁拾捌文。較之原擬數目，有減無增。又動支墊放上年秋俸，提出尾零錢肆萬伍千肆百肆拾陸吊零伍拾貳文，撥給捐輸鐵錢局捐生戶部照費，及製造母錢，委員查礦採辦鐵炭各經費，京錢壹萬貳千壹百捌拾柒吊壹百玖拾捌文。現在尚存原捐京錢柒拾萬零陸千柒百柒拾肆吊叁百壹拾貳文，收存局庫，預備戶部應給錢局之項一時不能給發，即於此款內墊支。其鐵斤項下，計自咸豐四年三月起至本年十月底止，共採買過新舊生鐵壹千貳百零柒萬捌千餘斤，用京錢伍拾玖萬陸千餘吊。查上年十一月間，臣等因商辦鐵斤不敷應用，奏准令山西省每年採辦生鐵壹千貳百萬斤，遇閏加增，作為歲需定額。該省現已陸續批解伍百伍拾肆萬餘斤，以後晉鐵照額運解源源接濟，即可停止採買。除放給各爐外，現實存鐵叁佰柒拾伍萬壹千玖百餘斤。其炭斤項下，計自咸豐四年三月起至本年十

月底止，共採買過炭貳千叁百肆拾捌萬伍千餘斤，用京錢伍拾肆萬肆千餘吊；除放給各爐外，現實存炭伍百肆拾玖萬伍千餘斤。以上鐵炭價值，均由戶部領給，內採辦焦子炭動支山東藩庫銀伍千兩，係該省減平項下奉部指撥解部銀兩，應由鐵錢局按換錢數目開銷錢款報部查覈，即於應領鐵炭工本內由戶部扣抵。

至所鑄卯錢，自咸豐四年三月起截至本年十月底止，陸續收過正額當十錢並制錢合京錢伍百叁拾叁萬叁千餘吊。除戶部、圓明園、八旗並各官號支領過京錢叁百捌拾貳萬壹千餘吊外，實存正額當十錢制錢合京錢壹百伍拾壹萬壹千餘吊。又局中匠役經年勞苦，至歲暮時應各輪流給假一月，以紓其力，而示體恤。現照戶部寶泉局之例，責令於正額外預鑄一月卯錢，陸續隨卯帶交。現在四廠預鑄過當十錢並制錢合京錢叁拾玖萬叁千餘吊，一併收存局庫。所需鐵炭工本京錢壹拾捌萬壹千餘吊，因預鑄一節尚未奏明有案，未便由戶部支領，是以即在前項捐輸錢款內墊撥。……

〔御史錢桂森摺——建議多鑄鐵制錢，咸豐七年四月初四日〕竊自粵匪犯順，銅運阻缺，比年以來錢法屢更。惟鐵大錢流行較久，乃今歲入春以後壅滯異常。議者百計以疏通之，法至詳，心至苦矣。然或陽奉而陰違，或朝通而暮窒，何也？蓋利太重，則莠民貪爲私圖，而峻法有所不顧；令數變，則小民無所取信，而儉人易以作奸。民間售買生鐵，斤直制錢四十餘文，斤鐵可鑄當十大錢三十文，利且六倍，則私鑄必多；私鑄多，必減價以售，而官鑄遂賤。故私鑄一日不絕，大錢一日不能行也。比來銀值日昂，百物騰湧，小民自食其力，終日胼胝不足以飽一飯。平糶之法雖行，而大錢之壅如故。市間以大錢易銀至較常票加倍，旗民食指浩繁，生計維艱。若不立籌良策，其患有不可勝言者。

臣愚以爲今日之事，與其強以所難，不若因其所便。近年民間除銅制錢外，惟鉛、鐵制錢毫無阻礙。鐵產於晉省，較鉛運尤易。則求其

權而得中，變而可久者，莫如多鑄鐵制錢之一法。其利不及大錢之重，則私鑄可寡，而利權不分也。其式仍復制錢之舊，則貿易如常，而市價可平也。其用等銅制錢之便，則出入相同，而奸商無煩囤積也。其質不若銅之貴，其產並不若銅之遠，則運解甚易而接濟不至難繼也。救時之策，無逾於此。相應請旨飭下戶、工兩部增爐鼓鑄，從速施行以濟急需，庶積困可舒，而流弊可絕。

〔戶部尚書柏葰等摺——請並加鑄當十錢減少制錢鑄額，咸豐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准軍機處咨，御前大臣、軍機大臣會同譚廷襄妥議流通大錢暨鐵制錢辦法等因一摺。據原奏內稱，停鑄銅制錢，加鑄銅大錢，應由戶、工兩部酌改卯額分別奏辦等因。咸豐七年五月初十日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到部。

除工部寶源局酌改卯額，應移咨工部自行奏明辦理外，臣等伏查寶泉局每月額鑄錢文、前因銅鉛短絀，奏定自本年二月分爲始，每月鼓鑄二卯當十大錢四千九百九十三串八百八十八文，鑄一卯半制錢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七串文，二共合制錢六萬八千六百八十五串八百八十文，共用銅十七萬四千九百六十斤零，白鉛九萬四千九百七十一斤零，黑鉛九千三百三十六斤零，工食銀六千四百八兩零，料錢四千八百二十一串零。業經循照辦理在案。今據御前大臣等會議奏請停鑄銅制錢，加鑄銅大錢，由部酌改卯額等因，自應覆加酌改，以期於國法有裨。惟查銅制錢文，自國初以來，歷年鼓鑄，洵爲經久之常規，雖變通貴乎因時，而法制未容盡廢。近因銅鉛不敷，節次減卯，並加鑄當十大錢，所鑄制錢，較之定例，僅鑄四分之一，爲數本已無多。且此項錢文，常年例款亦有應用之處，似應酌量存留，未便輕改舊章，全行停鑄。

臣等公同商酌，擬請將寶泉局現鑄一卯半制錢，劃出半卯銅斤添鑄當十大錢。自本年閏五月分爲始，每月以二卯半銅十二萬四千九百七十一斤六兩零，白鉛五萬六千九百五十一斤四兩零，黑鉛六千四

百四十六斤十五兩，鑄當十錢六千二百四十二串三百六十文；又以一卯銅四萬九千九百八十八斤九兩零，白鉛三萬二千九百四十斤，黑鉛二千七百八十五斤十一兩零，鑄制錢一萬二千四百九十八串文。通共合鑄制錢七萬四千九百二十一串六百文。較現鑄二卯當十大錢、一卯半制錢，計多得錢六千二百三十五串七百二十文。其應需工料等項，自應按照鼓鑄大錢覈算發給，計共用工銀六千八百十七兩零，料錢五千四十四串八百二十三文零。所有每月額鑄銅制錢文，爲數甚少，擬請暫行存庫。其一切應放款項均以鐵制錢按成搭配，以免畸輕畸重之弊。

〔上諭——著寶泉局停鑄制錢改鑄大錢，咸豐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內閣奉上諭：戶部奏酌議鼓鑄卯額，請將一卯半制錢劃出半卯銅斤添鑄大錢等語。現在銅斤未能充裕，所有寶泉局現鑄一卯半制錢均著改鑄當十大錢。餘依議。欽此。

〔戶部侍郎沈兆霖摺——請加鑄鐵制錢，咸豐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竊臣忝荷殊恩，俾襄農政。受任兩月，鐵大錢頓然阻滯，多方籌辦，卒未通行。而都〔城〕糧價日昂，民生日蹙。聖主疊霽恩膏，展五城飯廠，添六門粥廠，放八旗賑米，德澤覃敷，至優極渥。而又暘雨應時，麥收豐稔，梁粟在野，西成指日可期。乃民困益甚，物價愈增，食力自給之人，向以贍八口而有餘，亦僅奉一身而不足，遂至妻子乞食路衢，或且轉於溝壑。其強壯者覓食不得，則從而劫奪於市闌。轉瞬天寒，凍餒交迫，輦轂之地，深堪隱憂。然推原其故，皆由於錢法之未善。

何也？現今物價雖貴，以制錢購買，不異往時。近京數十里外，專用制錢，諸物價平，民情安樂，其大較也。都城一無出產，自糧食至雜貨，悉取給於京外。商賈運貨入都，非不賣取貴值，然所得者大錢居其八，及易銀出京，仍多折耗，是以裹足不前耳。果盡用制錢，則百物輻輳，各價頓平，民困即可漸蘇，市肆亦俱安帖矣。故臣以爲今日

之救荒，當以熟籌錢法爲急務。

昨五城會奏，擬請每月兵餉改放制錢四成，誠已見及於此。然鐵錢局所鑄，每月祇二十八萬餘吊，而每月兵餉放制錢二成，已需十五萬餘吊，若加二成，則盡放已屬不敷，應放之款尙多，將何以應之？此明知其是而難遽行者也。臣愚昧之見，以爲添放固尙未能，加鑄要宜預計。擬請密飭管理鐵錢局王大臣悉心籌畫，酌於各廠中添爐加鑄。祇須每月加鑄之數，與戶、工兩局每月額鑄銅大錢之數相準，便可單用鐵制錢照常開放各款。放時仍用錢票，所取無非制錢，並此二成現制錢，亦可不放矣。現聞寶泉局擬增鑄鐵制錢，寶源局已開爐試鑄，山西寶泉分局所鑄制錢亦擬令其運京備放，如此廣爲籌備，一二月後制錢充裕，物阜民康之象，必昭然可見矣。

或謂兼行大錢原以濟制錢之不足，今乃專用制錢，似乎非計。不知國家之制圖法，原以利民而非以病民，今之民困既在大錢，則與其勉強行使而民日怨咨，何如聽其存亡而衆皆鼓舞。況銅本益貴，鑄大錢未必能裕國，鐵錢局自加火節費之後，亦不甚虧折，此亦何難專意於制錢，而必以大錢自窒其樞也？《易》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況於下甚益，而於上無甚損者哉！或又謂凡物少則見珍，多則壅滯，如鐵大錢，初鑄盛行，多遂不使。然制錢與大錢異，向用銅制錢，何嘗以錢多致壅？況專用鐵制錢一項，試問市井間舍此復用何物？此可決其必無滯理者也。

臣熟察都城事勢，非暢行鐵制錢無以利目前之民生。且大錢雖迫之使行，終未必能持久，萬一與鐵大錢一轍，制錢不充，勢必立見支絀。

〔又附片〕再，臣部字升等五官號專爲開放鈔本而設，每月所發鈔本不敷應放之數，均由五官號墊發錢票，藉資周轉。然既用五號錢票，難保不漸滋流弊。其實所藉乎五號者，祇以濟鈔本之不足。果鐵制錢日鑄日多，則每月寶鈔即可在鈔局官爲開放，何必取資於五字哉！

故臣以爲，鐵制錢多多益善，目前之漸蘇民困在是，日後之撤去五字亦在是。倘恃其墊發，不爲早計，恐年復一年，必爲國家之蠹矣。

〔工部尚書許乃普片——報告寶源局鑄造鐵錢情形，咸豐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再，本年入春以來，當五大錢日形壅滯，三月以後，街市概不行使。臣等公同商酌，已將當五錢一項，飭令暫行停鑄，統鑄當十錢十大卯。如將來稍見疏通，再行照例鼓鑄。所有庫存當五錢文，擬請變通搭放，即由前經奏准請放火工等項，應發當八成之內，酌配當五大錢一成，或可開行使之漸。至應發二成制錢，現在臣局試鑄鐵錢，係不入正卯之款，擬即由此款內提用。查每爐試鑄鐵錢約以二卯二釐爲率，除破損不堪使用外，一爐約得錢一卯八釐至二卯不等，統計三十一爐，共得錢二萬九千餘吊。其匠役工料俟會議定准再行發給外，應搭放各項二成制錢，須用錢一萬餘吊，下餘錢文，查水火炭一項，爲鼓鑄要需，現奉旨由山東運解焦子炭到局供用，有需時日，誠恐緩不濟急，擬將此項餘錢，多購水火炭，作爲發價之用。現領到鐵錢局官鐵鑄出錢文，即由九月分解庫支放兵餉。臣等惟有督飭監督認真鑄辦，臣等不時親往督催，務使鑄造精良，與大錢相輔而行。

〔戶部侍郎寶鋆摺——報告寶泉局鑄造鐵錢情形，咸豐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竊臣衙門於本年八月初二日具奏，在寶泉局煎煉廠內，趕緊設爐試鑄鐵制錢。奉旨：依議。欽此。遵即飭令錢法主事，會同該監督等，於初八日一面搭棚試鑄，一面修蓋房間。現在十二爐房間均已修齊，陸續開爐鼓鑄，並擇地搭蓋蘆棚，設爐二十座，共計三十二爐。其修房經費，由鐵錢局捐輸贖存錢文項下提用京錢二萬五千吊，應歸寶泉局奏銷。所有搭棚及各爐器具，經該員等勸諭各爐頭捐資辦理。至鑄出錢文，除駁回改鑄外，已收錢四萬四千五百五十吊。俟奏准後，並封印前所鑄錢文，按照所擬章程先行解部充餉。其明年月鑄卯錢，即請自開印之日起，按月批解部庫，並令於每月正卯外，加卯豫鑄錢文，交存局庫，照鐵錢局章程年終批解，抵充十二月分卯錢之數。

硃批：錢法主事不必添設。餘依議。

〔惠王綿愉等摺——建議停鑄鐵錢，咸豐九年七月二十八日〕竊戶部於本年四月，因鐵錢日賤，經費浩繁，通盤籌畫，一年京局鼓鑄所入，不敵直隸、山西煤炭鐵價所出，奏請於鐵錢局一百二十五鑪內，先行裁減二十五鑪。嗣因欽奉諭旨，將鐵錢局事務統歸戶部辦理。隨經戶部調齊該局案卷，將一切鼓鑄章程悉心參酌，務求覈實，議定裁撤官員吏役，酌定卯額，停止豫鑄及額外豫鑄；並以該局積存及戶局鼓鑄捐銅局收捐之鐵錢爲數已多，足敷兵餉鈔本之用，詳細具奏，請俟裁撤鐵錢局二十五鑪後，再行陸續裁撤五十鑪，並停止工局鼓鑄鐵錢等因。先後奉旨允准遵行在案。

茲查數月以來，民間行用鐵錢仍形壅滯，鐵錢局現存鐵制錢九十餘萬吊，戶局現存二十餘萬吊，捐銅局現存五十餘萬吊，較之本年四月結算數目，存積有多，一切放款足供支用，無虞缺乏，現擬俟陸續裁贖至五十鑪後，於年內將所贖鑪座盡行裁撤，並將戶局鐵錢鑪二十座一併陸續裁撤。其官員吏役俟鑪座裁盡後，再行裁撤。計鐵錢局每年節省工料養廉歲修等項京錢一百八十餘萬吊，戶局節省工料經費等項京錢二十六萬吊，所存鐵錢煤炭歸併收儲分別行用變價。

至山西寶泉分局，前據該撫奏稱，局存鐵錢十五萬餘吊，因民間銅錢足敷周轉，驟難強令行用，惟有暫行減鑪先節經費等語。當經戶部奏請准如所議辦理。

現在京局既經奏請停鑄，該省鐵錢既未暢行，應請旨飭下山西巡撫將寶泉分局現存十五鑪，一律停止鼓鑄。並請飭下直隸、山西、山東各督撫，將採辦京局應用之生鐵、紅煤、水火炭，概行停止。其採辦價銀，除山東辦運焦炭八百萬觔，奏明在於應解部庫正項銀內提解，直隸代辦動用銀五萬三千餘兩，業經如數辦運交局，應毋庸議外，其直隸歲辦紅煤一千二百餘萬觔，水火炭一千六百餘萬觔，每年需銀十萬餘兩，在於旗租項下動支。今既停辦煤炭，前項節省旗租銀十萬兩，

應令按年解交部庫，以濟實用。該省自七年八月採辦京局煤炭，至今尚未造冊報銷，應令迅速造報，以備查覈。至山西歲辦生鐵一千八百五十餘萬觔，每觔價、脚京錢五十六文，以銀易錢動用，仍按銀數報銷，前因該省報銷八年分運京生鐵價、脚動用銀三十萬兩，所報銀數比較五六七年溢銷銀六萬兩，經戶部奏令覈減在案。現在部庫支絀，需餉孔殷，前項停辦京局生鐵，每年節省銀三十萬兩，並寶泉分局每年額給鑄本銀四萬八千兩，均令該撫於常年應解京餉一百八十萬兩之外，按年如數解京，不得藉詞推諉，致誤庫餉要需。

以上裁減各項，約計每年共節省錢二百六萬餘吊，實銀四十七萬餘兩。

咸豐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奉旨：依議。欽此。

〔北京鐵錢局及戶工兩局鑄鐵錢經過簡明記事〕^① 咸豐四年三月廿日綿愉奏：試鑄有效，擬設百爐。

四年五月廿八日綿愉奏：開捐鑄鐵錢事例，計收鑄本捐九十五萬二千餘吊。

五年十二月初三日綿愉奏：四廠建齊，百爐開鑄，每月按五卯鑄錢，五日一卯，每爐每日一百二十吊，計共鑄當十錢二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八串，制錢四十九萬八千另四十串。

七年五月十日載垣奏：停鑄二成當十，專鑄鐵制錢。

七年八月初二日戶部奏：在寶泉局內建鐵錢爐三十二座。

七年八月廿一日工部奏：試鑄鐵錢三十一爐，得錢二萬九千餘串。

九年四月十九日戶部奏：鐵錢局五廠一百二十五爐，每月正額二十六萬五千六百二十五串，預鑄在外。

九年五月十五日鐵錢局監督楊寶臣呈：鐵錢自百爐告成，八年

^① 據戶、工兩部摺奏編成。

九月又添中廠，迄今三年又四個月，共鑄卯錢九百數十萬吊。

九年七月廿八日綿愉、戶部奏：鐵錢局及戶工鐵錢爐座，一併裁撤。

咸豐元年至十一年(1851—1861)京局鑄錢數彙總表

單位：串

年 份	寶源局鑄錢數	寶泉局鑄錢數	鐵錢局鑄錢數	合 計	備 註
元 年	390,000.000	857,809.139		1,247,809.139	
二 年	252,000.000	581,833.306		833,833.306	
三 年	282,698.973	916,580.703		1,199,279.676	
四 年				3,045,823.584	四年大進 月計缺， 合計欄數 字係根據 四柱清冊 列入
五 年	436,525.032	1,374,385.630		1,810,910.662	
六 年	146,750.000	134,795.737	431,515.849	713,061.586	
七 年					冊原缺
八 年					冊原缺
九 年	400,000.000	500,000.000		900,000.000	
十 年	213,603.150	87,483.250		301,086.400	
十一年					冊原缺

資料來源：中央檔案館藏戶部銀庫大進黃冊。

(三)各省鑄造情況

〔管理戶部事務祁寯藻等摺——催各省立官錢局廣鑄大錢，咸豐四年五月十八日〕伏查上年七月臣部奏推行官票大錢，令各省籌銅鑄

錢，開設官錢局，嗣因改鑄當千以下各大錢，並加鑄鐵錢，將各樣圖式奏頒外省一體開鑄。本年三月奏請各省兵餉，令照京師章程，以制錢貳千抵銀壹兩。臣部又通籌錢法，奏令外省添鑄加鑄，以資抵放。均經奉旨允准通行在案。自奏准以來，將及一載，惟山西、陝西、福建三省先後奏咨遵行，其餘各省久未奏報。

臣等伏思內外庫藏現銀缺乏，欲濟銀之不足，惟恃錢法流通；欲令錢法流通，惟恃官錢局之錢票。民間使用錢票相習日久，因而行之，不惟錢法可通，即銅斤偶絀，亦易周轉。蓋非鑄錢無以爲票之根，非錢票無以便錢之用，二者相因，互爲表裏。臣部於上年奏開京師官錢號，遇放兵餉雜款，即仿行民間錢票與制錢大錢搭放，於變通利用之中，寓酌盈劑虛之法。兵民相安，已有成效。其行於外省者，山、陝二省甫經辦理，惟閩浙總督王懿德上年即鑄大錢，於福建省城開設官局，行用銀錢等票，民極稱便。又於城外南臺地方分設官局，每局籌本銀壹萬兩，制錢五千串至貳萬餘串不等。去冬該督提用兩局票銀，至貳拾柒萬兩之多。現又據該督奏報，於建寧府城廈門各處各設分局。該省軍需未竣，用度浩繁，其能變通支持，不至常請部撥者，良由官錢局行票之故；而票之所以通行者，又以各處分局之故。福建素稱瘠區，得人而理，效即立應，他省更易仿行，此各省之必須速立官錢局也。

至於鼓鑄錢法，臣部屢次備陳奏明通行，深恐外省藉口銅本無出，放款用錢難於行使。伏思戶、工兩局採買銅斤，皆以餘銅爲本，鑄得息錢，子母周流。近日巡防王大臣加鑄鐵錢，一切用款，並未請動帑項，捐輸制錢拾伍萬串，即足開鑄百鑪。以今日鑄出之錢，爲明日鑄錢之用，合計終年可得制錢壹百捌拾萬串。輾轉運，立法盡善。設使各省早籌銅本，或奏明捐銅捐鐵，不難如法辦理。再於提鎮駐紮商賈輻輳地方，分設官局數處，則所放錢票各處，取錢既免竭蹶，又利輕齎，錢又何難行使。此實京師與福建已行之法，並非強以所難。惟

是官吏樂於放銀，不願用錢，一經改錢，無成色之抵換，無平餘之剋扣，上下懷私，藉詞阻撓，錮弊積習牢不可破，地方大吏畏難苟安，此所以錢法之猝難舉行也。

現在時勢日形拮据，協濟各省無款可籌，需用軍餉請撥孔急。臣等每一思及，萬分焦灼。惟有力講錢法，中外通行，實爲今日急務。必應早事圖維，方免日後貽誤。應請皇上特降諭旨，敕下各省督撫、將軍、都統、府尹，督率藩司屬員，設法速立官錢局，一面妥議章程，奏明立案，並籌款勸捐，廣鑄銅鐵錢文與各樣大錢，以備該省留支等項之用。其存餘銀兩運解京庫，並候軍營撥用。務當遴派廉能官吏，破除積弊，遵照臣部歷次奏咨各案，斟酌該省情形，合力同心，急思補救。如所派各員，果能認真襄事，俾錢法錢票通行無滯，始終妥善，准其奏懇聖恩分別請獎。各督撫等毋得任聽屬員畏難推諉，庶中外合籌，時艱共濟。

臣等更有請者，京師之與直隸，實爲唇齒相依，需用錢糧，彼此互有交涉。該省若能自行籌畫，亦可少紓部撥。去冬直隸督臣桂良，於籌銅鑄錢案內來咨，以臣部奏令各省鑄錢，爲目前要務，即飭藩司趕緊籌辦，毋庸俟軍務稍暇再行辦理。具見該督恪遵諭旨，深明理財之道。刻下所鑄各項錢文，想有成效，自可漸爲搭放。應令照京師及福建各省辦法，速行分立官錢局，以期流通。儻現缺票本，准其於徵存本年上忙旗租內，酌提銀數萬兩，奏明動用，詳定章程，力杜弊竇。則該省放款亦可充裕。

〔上諭——據戶部奏著各省迅即開鑄大錢；咸豐四年五月十八日〕咸豐四年五月十八日內閣奉上諭：前經戶部奏請令各省開設官錢局，推行官票，添鑄銅鐵錢及各項大錢，當經降旨允准。原以經費支絀，全賴錢法、鈔法流通無滯，庶足以利民用而濟時艱。乃迄今日久，僅據福建、山西、陝西各督撫奏明遵辦，其餘各省並未將現辦情形奏報。該督撫等如果悉心經理，何至遲延一載，迄無定章。福建素稱瘠

區，辦理已有成效，各省情形，雖有不同，亦何難設法籌辦。總由地方官吏畏難苟安，怠玩因循，實堪痛恨！著各省督撫、將軍、都統、府尹等，查照戶部原奏，督飭所屬，酌量地方情形，迅速設立官錢局，並設法籌款開鑪加鑄，俾錢法與鈔法相輔而行。一面妥議章程奏明辦理。如有廉能官吏認真辦有成效，准該上司據實保奏，以示獎勵。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署閩浙總督王懿德摺——報告福建開鑄大錢，咸豐三年六月十八日〕竊照閩省寶福局鼓鑄制錢，向以搭放兵餉，散諸民間流通濟用。嗣因銀貴錢賤，有虧成本，於道光四年間經前督臣趙慎畛會同前撫臣孫爾準，奏准暫行停鑄，並免搭放兵餉。直至道光三十年准到部咨，啓鑄咸豐紀元新錢，並籌議開爐鼓鑄。祇因停卯二十餘年之久，工匠均已星散，爐座器具率皆損壞，當經行司飭局分別修整，趕募爐頭，先鑄紀元錢樣送部。因念近時銀價更貴於道光初年，原擬察看情形，酌鑄一二卯，仍請停止。旋因查驗局存銅鉛，歷年已久，不無銹爛，與其委積而消耗，莫若鑄錢以備用。復經由司詳明，催局雇集散匠，開爐趕鑄。無如閩省絕少熟諳之工匠，必須赴浙雇募，遠道招徠，難免遲緩。現甫陸續至閩，按爐啓鑄。此閩省寶福局先後停鑄開鑄之緣由也。

至閩省商民交易，向係紋銀、制錢與各錢鋪之錢票並用。邇年以來，用票者十之八九，緣錢票輕便，易於攜帶收藏。計自停鑄以來二十餘年，民間從無以缺錢爲慮，皆因有錢票相資轉動之故。本年春間，市肆銀錢錢票尚行用如常，詎至四月中旬，漳、泉所屬海澄等縣、延平府屬之永安等縣，匪徒滋事，民間各有戒心，凡平素收存錢票之家，皆思收回現錢，各將錢票紛紛向店支取，聚集多人，自朝至暮，不稍停歇，並有匪徒混入，希冀滋事，於是錢票阻礙不行，制錢因而愈缺。省城先因江蘇省江寧等處失守，加緊籌防，續因本省海澄等處警報疊聞，經臣派撥官兵分投剿捕，並於省城招募鄉勇，以資守禦，經費甚鉅。而司庫存銀無幾，經藩司詳明，將寶福局舊存制錢五萬餘串暫行

轉動，作爲鄉勇口糧及置辦器械之用。嗣緣紳士趕辦團練，一時捐資未集，且口糧等項亦須用錢，又請借發局錢六千串。此等錢文，無非散諸民間，尙不足以敷轉動。嗣據錢鋪何中和等呈，經批司准予繳銀司庫質發局錢，已據該鋪戶先後兩次共繳銀一萬三千兩，質發局錢二萬六千串，以濟民用。並經臣出示剴切勸諭，務使銀錢店票照常並用。無如小民終懷疑慮，至令票不疏通，錢仍不足，遂致各項生理俱形拮据。若不亟爲設法變通，勢將百貨壅滯，有礙民生。並據在籍紳士尙書銜廖鴻荃等呈請變通，以濟時艱。

臣督同司道再四熟籌，惟有仿照成法，從權辦理，於局內添設兩爐，鼓鑄以一當十、一當二十、一當五十、一當一百各項大錢，與原設各爐鼓鑄時錢，相間行用。並許民間繳銅赴局易錢，以資源源鑄造。並籌議所鑄各項大錢，當十者每枚重五錢，當二十者倍之，當五十、當百文者如數遞增。錢之現模一如舊式而加大焉。竊邇自古圓法，有以一當百、當千以及當五、當十、當三十、當五十者，無非因時制宜，使子母相權，便民而濟用。惟事關創始，自應奏明請旨，再行籌辦。但閩省值軍務緊急，經費不資，民用支絀之際，不得不照該紳士所議，先行辦理。合無仰懇聖恩俯准閩省寶福局添設兩爐，試鑄大錢，其舊設四爐，仍按卯鼓鑄常錢，俾相輔而行，免於偏絀。其工本銀數章程，容再開明，恭摺具奏。

〔河南巡撫英桂摺——報告豫省鑄大錢章程，咸豐四年十二月初九日〕竊照豫省遵旨鑄造大錢，於本年七月初二日設鑪試鑄，業將開鑪日期、委員銜名、並呈鑄出樣錢，經臣奏明，欽奉硃批：知道了。欽此。當即轉行欽遵，並飭籌議卯額章程詳奏去後。

茲據督辦寶河局布政使鄭敦謹等詳稱：查自試鑄以來，已及半載，承辦各員竭慮勤籌，不遺餘力，原鑄當千、當五百大錢，行用實多未便，且易啓私鑄之漸，應請停止。所有鑄出當百、當五十、當十三種大錢，省城街市買賣業已一律行用無滯，外府州縣亦由近及遠，漸次

通行，辦理頗有成效。惟鼓鑄全賴銅斤充裕，方能無誤卯額。現在各處既已流通，所建寶河局公所全工亦俱告竣，自應卽就現設鑪座酌定卯額，一面籌運銅斤，以期久遠。除現用銅斤仍由各處收買廢銅以供鼓鑄，及設局行用官票，因乏票本，亦無殷商承充，容俟另行辦理外，茲將鑄造大錢擬就章程八條，請奏前來。

臣覆加體察，當千、當五百大錢，難以行用，係屬實在情形。至收買廢銅，有時而盡，設有不繼，停鑪以待，殊多掣肘。所議酌定銅額實爲久遠之計，除仍飭司設法開設官票局外，所有現辦鑄造大錢章程繕具清單，敬呈御覽。

咸豐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硃批：戶部議奏，單併發。欽此。

〔附清單〕

一、監鑄。委糧鹽道督辦，布政使往來稽察，候補道、府大員專司局務，並本局文案布庫大使專管錢庫，候補同、通一員專管銅庫，候補佐雜四員分管收支鑄銓事宜，開封府知府、祥符縣知縣稽查彈壓。

一、鑄式。遵照戶部續定章程，鑄造當十大錢重四錢四分，當五十大錢重一兩二錢，當百大錢重一兩四錢，當十、當五十鑄咸豐重寶字樣，當百鑄咸豐元寶字樣。

一、鑪座。寶河局新建鑪房十座，每座安設一鑪，計共十鑪，仍俟銅斤充裕，再行酌量添鑪增鑄。

一、卯額。以七日爲一卯，每月除修理鑪座，扣除小建定爲四卯，如銅斤不至缺乏，通年合計可得四十八卯，遇閏之年再加四卯。

一、鑄額。豫省試鑄以來，置辦器具，建蓋鑪房，並雇匠購料所需價值，因司庫無款可籌，援照雲貴章程，於每設一鑪之初，卽分別正鑄與附鑄外耗：正鑄錢文隨時解收藩庫，歸還銅本，並存撥兵餉要需；附鑄外耗錢文，專備支發各項工料價值，並心紅紙張、員役薪工飯食，按鑪逐卯儘數支銷，並未動用司款。現擬按鑪定卯，自應查照辦理。應定以每卯十鑪，正鑄銅七千五百斤，係廢銅照七五折申算，合

淨銅五千六百二十五斤，鑄成當百大錢三萬四千枚，當五十大錢二萬八千枚，當十大錢二萬枚，共合制錢五千千文。每卯附鑄外耗銅一千九百六十六斤十兩零，係廢銅照七五折申算，合淨銅一千四百七十五斤，鑄成當百大錢七千枚，當五十大錢八千二百枚，當十大錢九千枚，共合制錢一千二百千文。查外耗銅斤向不折耗，惟現辦鼓鑄均係廢銅，非照正鑄鎔提純淨，成鑄之錢不能一律勻整，於錢法實有關係，自應准其一體申折，免滋流弊。

一、銅額。豫省鼓鑄，現係收買廢銅，第廢銅易盡，必須籌運額銅，方能無誤卯額。查京外鑄局多用滇銅，江浙等省則購運洋銅。滇省離豫較遠，洋銅又產自外洋，必須並計兼籌始無貽誤；且宜寬定額數，以備添鑄鼓鑄。應請敕下雲南、江蘇各撫臣，自乙卯年爲始，雲南省每年帶運滇銅五十萬斤，江蘇省每年帶運洋銅五十萬斤，滇銅交京銅委員帶至湖北，再由豫省委員赴楚領運。洋銅交江蘇銅局按年分兩運帶至蘇州，再由豫省委員赴蘇領運。應需銅價運腳銀兩，即在本局鑄出正鑄大錢項下，由司覈提易兌銀兩，解還各該省歸款，無庸另籌成本。其配銅錫鉛，另行委員按照配鑄應用數目就本省採辦。

一、工價。按照錢之大小分別覈給，當十錢一枚給各項工價錢三文八毫，當五十錢一枚給各項工價錢六文三毫，當百錢一枚給各項工價錢十文二毫，每卯共應工價錢七百五十七千文。

一、料價。每鑪每卯煤價錢二十千五百文，罐子價錢五千四百六十文，沙價錢二千九十文，提硝價錢九百文，串繩價錢三百二十文，炭價錢三百二十文，運腳錢二百文。每卯十鑪共應料價錢二百九十六千九百五十文。

各省開鑄及停鑄大錢簡明情況表

省別	局名	具奏年月及具奏人	鑄造情況	種類成色重量	錢價及搭用	減鑄及停鑄情況
直隸	寶直局	咸豐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直隸總督桂良	已收銅斤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七斤，並天津道縣庫存洋銅二萬九千二百四十五斤，於六月二十四日開爐鑄造。以五爐卯核計，每歲可盈餘制錢十四萬四千餘串。	當五十、當百、錫、鉛三成。	自本年上忙為始，以實銀四成、寶鈔三成、大錢三成搭成交。大錢三成酌改為官民律按二成行使。	
		咸豐七年四月三日直隸總督譚廷襄	寶直局先設爐十五座，以二八成鼓鑄鐵制錢及當十大錢，現復就近添設爐十座，天津應行設局，開分爐。		每兩京錢三千四百五十文，民間以制錢三百三十文為二十日東錢。	
	寶薊局	咸豐四年七月十一日馬蘭鎮兵慶錫	臣先試鑄當百、當五十、當十三項銅錢。銅斤不准私買。	當五十、當百、重當一百、重當一百五十、重當一百八十、重當二百、又試鑄重三錢五分者。	所鑄各項錢文足數搭放月銷之需，所有本年正月應行搭放錢糧，撥自十月份放起，每制錢一串分為十成，以當百、當五十、當十、當五、當二錢一分者。	
		咸豐四年九月二十二日馬蘭鎮總兵慶錫	於閏七月中旬開爐試鑄，正加添一爐，預計至十月杪，大錢及當十錢又可得二萬數千餘串。			
		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一日馬蘭鎮總兵慶錫	減輕鑄錢分量。	當十、重錢三錢、當五、重錢三錢、當三錢。	當百大錢一萬九千餘個，私鑄約有六七成之多，外來商民罷市，兵丁不願用，不能搭放。	

(續)

省別	局名	具奏年月及具奏人	鑄造情況	種類成色重量	錢價及搭用	減鑄及停鑄情況
山東	寶濟局	咸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馬蘭鎮總兵柏後				分重既減，磨鑄未工，散放時商賈不肯行使，兵役不願承領，且下銅鐵皆無，以至停鑄。
		咸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山東巡撫崇恩	於十一月初九日開爐，先分兩爐，每爐分爲四卯，鼓鑄當五十者二成，當十者八成。	當五十重一兩二錢，當十重五錢。		
河南	寶河局	咸豐四年閏七月二十二日河南巡撫英桂	於七月初二日開爐試鑄。	當千、當五百、當百、當五十、當十各種。		
		咸豐四年九月初九日河南巡撫英桂	呈報鼓鑄大錢章程。	當十重四錢四分，當五十重二錢，當一百重一錢。		當千、當五百大錢行使實多未便，且易磨私鑄之漸，應請停止。當百、當五十連部文減鑄，專鑄當十大錢（六年七月十七日奏）。
江蘇（清江浦）	寶蘇分局	咸豐五年六月江蘇河道總督楊以增	加鑄當三十、當二十兩項大錢。	當三十重八錢，當二十重六錢。	分成搭放兵餉，市肆暢行。	
		咸豐四年七月初九日河道總督楊以增	自本年二月二十六日起，現已趕成六卯，共鑄成當十、當五、當百等大錢共抵制錢二萬餘串。			
		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河道總督楊以增	自二月起截至十月底止，共鑄出大錢合制錢已逾十萬餘串。			

浙江	寶浙局	咸豐七年十月 河道總督楊以增	本卯廣鑄制錢，增鑄大錢。查大錢惟當十一種最便民用，且折當相等，私鑄較少。	銅七鉛三。	自五年二月起兵餉每錢一千搭大錢二十文，文武官員地丁薪制錢三成，大錢八成，大錢二成，常捐以制錢八成大錢二成搭放。	因浙江制錢日少，錢價日昂，將積存大錢改鑄制錢，於本月中旬募工開爐鼓鑄。一千二百文折銀一兩。
福建	寶福局	咸豐五年八月 江寧布政使文煜	咸豐五年二月 浙江巡撫何桂清	據士紳呈請變通錢法，於局內添設兩爐，鼓鑄大錢。	咸豐三年六月 閩浙總督王懿德	咸豐五年二月 浙江巡撫何桂清
江西	寶昌局	咸豐四年三月 閩浙總督王懿德	閩省大錢行之已久，未便照部議減重。	洋銅六成半， 銀銅二成半， 白鉛一成。	武職俸廉、兵丁餉項，搭放二成，文職俸廉、雜支等，搭放三成。	兵勇每日酌給二十文。
湖北	寶武局	咸豐四年五月 湖北巡撫曾國	局鑄大錢、制錢，每月可得二百餘串。	當十、當五十、當百三種。	搭放養廉役食等項，原有向定章程，各循其舊。二千五百文合銀一兩。	嗣因大錢鑄鑄難行，各營兵餉紛紛退回，並有官私偽鑄等情，奏准停鑄當百、當五十大錢。後當十大錢亦不行使，
湖南	寶南局	咸豐四年閏七 月初十日 湖南巡撫張之洞	先行試鑄大錢。	當十、當五十、當百三種。		

(續)

省別	局名	具奏年月及具奏人	鑄造情況	種類成色重量	錢價及搭用	減鑄及停鑄情況
四川	寶川局	咸豐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四川總督樂斌	於寶川局正鑄項下改鑄當十大錢兩卯。	當十重四錢四分，銅七鉛三。	每制票一千文搭放當十大錢三十文。	將三項大錢收轉歸局，改鑄制錢。
陝西	寶陝局	咸豐四年五月十五日陝西巡撫王慶雲	按部議重先鑄當十、當五十、當百三種，民間行使未形踴躍。改訂重量，試行後，商民稱便。	當十者重五錢，當五十者重二兩，當百者重二兩，銅七鉛三。	自本年秋季起，兵餉一律按部議以制錢二千文折銀一兩，並將現鑄大錢依照應發錢數與尋常制錢酌量搭支。(五月二十一日奏)。	
甘肅	寶鞏局	咸豐四年六月十六日陝甘總督易棠	現已鑄就各種大錢，計抵制錢四千餘串，內當十、當五十、當百銅大錢，市肆已通行無阻。惟當五百、當千紫銅大錢，行用尙多窒礙。	當十、當五十、當百、當千。	兵餉雜支俱酌搭大錢五成。	當百、當五十兩種停鑄。
		咸豐七年三月初三日陝甘總督樂斌	加爐鼓鑄當十、當五兩項大錢。			
		咸豐八年五月二十二日陝甘總督樂斌	寶鞏局專鑄當五、當十大錢，添鑄制錢與大錢搭用。自上年六月起陸續添爐八座，約計一年可鑄當十、當五兩項大錢，足抵制錢二十二萬四千餘串。	當五重一錢七分，當十重三錢四分，白鉛三成，黑鉛一成。		
貴州	寶黔局	咸豐三年十一月初七日貴州	改鑄大錢試行使用。		鑄錢工本每銀一兩僅可鑄錢一千一百九十文，現市價爲	

雲南	寶雲局 寶分局	巡撫蔣蔚遠 咸豐三年七月 二十七日雲貴 總督羅纘典	省東二局加爐加卯鑄造，率臺廠 約兩三個月即可開鑄，由靖、臨安 二府已飭令趕緊籌辦。	一千文至二千文以上交易多不便，本 省通辦大錢，搭放兵餉亦不易。通 行。	收回大錢改鑄制錢，並酌減 制錢銅斤，停鑄大錢。
廣西	寶桂局	咸豐八年十月 初六日雲貴總 督吳振械	咸豐三年九月開鑄當十大錢，凡 兵餉養廉一切雜款，均以大錢制 錢對搭。	大錢初行時，每銀一兩換制 錢一千七百文，自對搭大 錢，竟易三千以上，大錢積 壓，只當一二文之用。	熱河缺銅，於正月緩鑄當百、 當五十錢，當十大錢於四 月緩鑄。鼓鑄既無成本，行 使亦難流通，於八月初二日 暫行停爐。
熱河	寶德局	咸豐四年九月 二十九日熱河 都統毓書 咸豐五年四月 十八日熱河都 統毓書 咸豐五年八月 二十九日熱河 都統柏蔭	寶桂局現存銅斤及黑白鉛斤，此 時開爐向敷鼓鑄，由糧道存儲減 平項下借動銀四萬兩，作為鼓鑄 工本。	凡持官銀票至舖者，立即按 市價折錢兌給，酌量搭給大 錢，由藩司製錢票搭發，由官 局支取大錢制錢，不准支銀。 凡得大錢與銀票者，准其按 成交糧納稅。	熱河缺銅，於正月緩鑄當百、 當五十錢，當十大錢於四 月緩鑄。鼓鑄既無成本，行 使亦難流通，於八月初二日 暫行停爐。

(續)

省別	局名	具奏年月及具奏人	鑄造情況	種類成色重量	錢價及搭用	減鑄及停鑄情況
新疆	寶迪局 (烏魯木齊)	咸豐四年二月初五日 咸豐四年二月初五日	當地以錢八百文為一兩，錢八文為一分，因地制宜，鑄當八大錢。	當八大錢。		
		咸豐五年八月初七日	鑄當八及當十大錢，每年可鑄得當八大錢三千二百串，可抵銀一萬二千八百兩。	當八重一錢六分，當十重二錢。		
		咸豐七年二月初五日 伊犁	部議當十、當八分量加重，易啓商民疑慮，請仍照舊辦理。			停鑄當八大錢。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 法福				三月十五日停鑄大錢。
		咸豐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 奕山	寶伊局所鑄制錢，全數按部定分量改鑄大錢。	當十重四錢四分。	按八十文作銀一兩搭放官兵餉項。	
	寶伊局 (伊犁)	咸豐四年正月十五日 奕山	加鑄當百、當五十、當十大錢。	當千重二兩，四錢，當百重二兩，四錢，當五十重八錢。		
		咸豐五年正月初十日 奕山			當千、當五百不能行使，奏明改鑄當百以下大錢。	
		咸豐五年四月初十日 奕山			收回當百、當五十二種大錢改鑄，仍留當十大錢與制錢一律通行。	
		咸豐五年五月初五日	當十大錢改為當四行使，當五十	當四銅錢重四	停鑄大錢，只鑄當四銅鐵錢。	

(阿克蘇)	十八日札拉芬素、圖伽布	大錢改作當八錢行使，當百大錢改爲當十六錢行使，無庸改鑄。以後新鑄銅鐵錢，悉照當四一種，與各項大錢制錢一體流通。	錢，當四鐵錢重六錢。	
	咸豐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侯什琿布	每卯收購銅斤內以八成鑄當十大錢，以二成鑄當五十大錢。	當十重一錢五分，當五十重二錢五分。	
	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侯什琿布	本年春秋兩卯鑄當百二成，當五十二成，當十六成。	當百重六錢五分，當五十重四錢二分。	
	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海模			自咸豐八年六月起至年底止，按七百錢抵銀一兩搭放。
(葉爾羌)	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常清	開鑄當百、當五十、當十三種大錢。	當百重一兩，當五十重一兩五錢，當十重一兩九錢。	當百、當五十、當十三種大錢改鑄當十大錢，每串當百、當五十、當十三種大錢，於正月開鑄，擬於五月內一律改鑄完竣。
	咸豐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裕瑞			大錢不通行，已飭停鑄，自五月起一律鼓鑄當十大錢。
	咸豐十年十一月十五日英	設局添鑄當五大錢，於十月二十四日開爐。		
(庫車)	咸豐七年五月二十四日烏爾清河	六年鑄當百大錢四成，當五十二成，當十二成，當五二成，共合當五錢二千八百六十九串一百八十五文。	當百重六錢五分，當五十重四錢二分，當十重一錢五分，當五重一分二分。	

(續)

省別	局名	具奏年月及具奏人	鑄造情況	種類成色重量	錢價及搭用	減鑄及停鑄情況
新疆	(庫車)	咸豐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特克慎	儘量加鑄當十、當五普爾錢各五成(當十普爾錢市面作二文使用,當五作一文使用)。			當百、當五十大錢行使困難,停鑄。
	(喀什噶爾城)	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倭什罕布	咸豐五年正月開爐當百、當五十、當十大錢。	當百重六錢五分,當五十重四錢二分,當四十分,錢一錢五十分。		咸豐九年停用大錢。

說明：(1)部議大錢當千者重二兩，當五百者重一兩八錢，當百者重一兩四錢，當五十者重一兩二錢，當十者重四錢四分。

(2)上列各項係從奏文中摘出，藉以說明當時各省鑄造大錢的種類及開鑄和停鑄的大概情況。

(3)各省鑄數，雖奏文中偶有片段的報告，因非有系統或連貫的數字，故未列入

(4)錢價及搭用情況，原奏中未敘述或敘述不明者，均未列入。

各省開鑄及停鑄鐵錢簡明情況表

省別	局名	具奏年月及具奏人	鑄造及搭用情況	減鑄及停鑄情況
直隸	寶直局	咸豐四年十二月初二日 直隸總督桂良	胡世勛、魏用之等情願自備工本器具，捐鑄鐵錢十爐，每爐日鑄四十四火，以三十火鑄制錢，十四火鑄當五大錢。試鑄一年，約計可交收京錢十二萬千。一年之內不准該紳民藉詞告退，設局官督商辦。	
		咸豐七年閏五月十四日 直隸總督譚廷襄	於天津、正定、大名等處設局鑄當一錢錢，省城二十五爐改為全鑄制錢。	
		咸豐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直隸總督恒福		保定、正定共設鐵錢爐三十五座，開鑄以來，鑄數不下一百萬串，官民行用尚不過方隅之間，擬酌量裁減三十座。
		咸豐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直隸總督恒福		鐵錢行使不暢，京師及山西鐵錢局均先後裁撤，前已將正定之鐵爐三十座裁撤，現擬將保定府減照鐵錢爐五座一併停止。
	寶河局	咸豐四年十一月初九日 河東河道總督長臻榮	飭開歸、河北二道於河北地方先行雇匠試鑄鐵錢一爐。	
		咸豐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河南巡撫英桂	在河南懷慶之河內縣購鐵開爐，先行試辦。	
河南		咸豐六年七月十七日 河南巡撫英桂	查照懷來府現辦章程，在省城新建寶河錢局改鑄鐵制錢，於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開爐試鑄，已有成效，凡民完納錢糧、捐輸、贖當、大小買賣，均准搭用二成。	
		咸豐九年二月十五日 河南巡撫恒福		原在省城設立四爐，懷局設立二十爐，因鼓鑄日增，漸形壅滯。懷局已由二十爐減為八爐，自正月起將省、懷兩局暫停鼓鑄。

(續)

省別	局名	具奏年月及具奏人	鑄造及搭用情況	減鑄及停鑄情況
山西	寶晉局	咸豐三年八月山西巡撫哈芬	改鑄鐵錢，已飭寶晉局酌擬章程。	
		咸豐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山西巡撫王慶雲	寶晉局每年共虧折錢五萬九百餘串，合銀二萬餘兩。鑄造大錢制錢成本過重，擬將寶晉局銅錢斷行停鑄，試鑄鐵錢。	
		咸豐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山西巡撫英桂	移爐就鐵，由部派員在平定州設局安爐，鑄鐵錢解京。原由戶部派員督辦，在准部准改鑄晉省接辦。	
		咸豐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山西巡撫英桂		平定州寶泉分局原共設二十九爐，局存鑄錢十五萬數千串，無法暢使，難以流通，擬減十四爐，仍存十五爐照鑄。
江蘇(清江浦)	寶蘇分局	咸豐五年三月十九日江蘇南河道總督楊以增	多鑄當十大錢，成本不敷，擬仿京師式鑄發鑄鐵制錢，或添鑄當十、當五大鐵錢，已委員採鐵，雇匠到清江浦趕鑄試鑄。	
		咸豐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福建巡撫呂鈺孫	現已飭寶福局將舊設四爐概令按卯鑄鐵錢，其當百以下大錢，仍於新添兩爐用銅鼓鑄。鐵錢每枚計重一錢六分。	
福建	寶福局	咸豐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福建巡撫呂鈺孫	鼓鑄鐵錢已有端倪，敕用民門已漸見通行無滯，惟現錢過於缺乏，計寶福局原設四爐並添建四爐以及分建官廠添設十二爐，先後共設立二十萬爐，均已先後開爐鼓鑄，核計月共鑄鐵錢一萬八千文，隨時發轉局舖文放，較前似為流通充裕。	咸豐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巡撫廖壽丰奏，續存鑄錢二十萬串，無法用使，擬運往天津一一帶行使，並將原設爐座分別停歇。

甘肅	寶鞏局	咸豐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福建巡撫徐宗幹	臺灣素不產銅，錢局既已設立，請衆籌當一鐵錢參用，已出示開爐試鑄。	同治三年撤局。
甘肅	寶鞏局	咸豐四年六月十八日陝甘總督易棠	當十鐵錢可以緩鑄，現已鑄就當五鐵錢及鐵制錢。	
熱河	寶德局	咸豐五年四月十八日熱河都統毓書	同治元年增鑄鐵錢。 緩鑄銅錢，添鑄當十大錢及當一鐵制錢。	
新疆	寶伊局 (伊犁)	咸豐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奕山、圖加布	增鑄當百、當五十、當十三種鐵錢。	

名局鑄造成豐

[illegible]

(續)

當三、四百				當五百				當千				附註
面文	重量	原料	開鑄	面文	重量	原料	開鑄	面文	重量	原料	開鑄	
				元寶	一兩六錢	紫銅	四年二月	元寶	二兩	紫銅	四年二月	四年七月二、三、四、五百，當千大錢停鑄 四年四月始鑄鐵錢
		試鑄	同			銅鐵鉛	同	同		銅鐵鉛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四年始 七年鑄鐵錢 九年停
												五年正月改鑄鐵錢
			同			銅	四年五月	同		銅	四年五月	
			同			銅	四年	同		銅	四年	
												四年七月熱河鐵錢用寶直字
												四年九月奏請改鑄鐵錢

局 名	當 四				當 五				當 八			
	面文	重量	原料	開鑄	面文	重量	原料	開鑄	面文	重量	原料	開鑄
寶 武 局 湖 北												
寶 南 局 湖 南												
寶 桂 局 廣 西												
寶 浙 局 浙 江												
寶 濟 局 山 東												
寶 蘇 局 江 蘇					通寶 重寶		銅鐵					
寶 鞏 局 甘 肅					重寶		銅	四年				
寶 川 局 四 川												
寶 黔 局 貴 州												
寶 迪 局 迪 化									重寶		紫銅	五年
寶 伊 局 伊 犁	重寶		紅銅									
阿 克 蘇 局					重寶		紅銅	元年				
葉 爾 羌 局					同		同	元年				
庫 車 局					同		同					
喀 什 克 爾 局					同		同					

(續)

[illegible]

局 名	當 五 十				當 百				當 二 百			
	面文	重量	原料	開鑄	面文	重量	原料	開鑄	面文	重量	原料	開鑄
寶 武 局 湖 北	重寶		銅	四年	元寶		銅	四年				
寶 南 局 湖 南												
寶 桂 局 廣 西	同		銅	四年								
寶 浙 局 浙 江	同		銅		重寶		銅					
寶 濟 局 山 東	同		黃銅		元寶		黃銅					
寶 蘇 局 江 蘇	同		銅		同		銅					
寶 羣 局 甘 肅	同		銅	四年	同		銅	四年				
寶 川 局 四 川	同		銅		同		銅					
寶 黔 局 貴 州	同		樣錢									
寶 迪 局 迪 化												
寶 伊 局 伊 犁	同		紅黃銅		同		紅黃銅					
阿 克 蘇 局	同		紅銅	三年以後	同		紅銅	三年以後				
葉 爾 羌 局	同		同		同		同					
庫 車 局	同		同		同		同					
喀 什 克 爾 局	同		同		同		同					

(續)

[illegible]

(四) 大錢的強迫行使和停用

〔管理戶部事務祁寯藻等摺——請將薪餉折發錢文，咸豐三年八月十三日〕竊查部庫度支，全恃外省春秋兩撥，今春撥冊業已告罄，而數月來部庫京餉及各處糧臺，剜肉醫瘡，又增出款數百餘萬。不特秋撥無項，即明年解部之款，屈指亦甚寥寥。此後官兵俸餉，有去路而無來源，勢難照舊支發。雖力窮財盡，共見共聞，而臣等職任度支，不能不於無可籌畫之中，力求撙節。連日公共商酌，擬爲折錢支放之計，以冀稍濟目前。俟軍務告竣，再行察看辦理。擬請明年春季俸銀，除蒙古王公照常支領外，凡在京王公至文職三品、武職二品以上，仍行停給。其文職四品、武職三品以下，照公費舊例每俸銀一兩以制錢一串放給。至兵丁餉銀、馬乾，請自本年九月爲始，照二成搭錢，舊例每銀一兩，概行折給制錢一串。其年終地租賞項，向由部庫墊發，上年直隸未能解清，今歲更無可墊發，此項亦請暫停，統俟部庫周轉有資，再行議給。……惟事關官、兵、俸、餉，酌量暫爲變通，臣等未敢擅便，謹擬請旨特派王大臣會同該管大臣，妥速覈議。

〔又附片〕再，兵餉一項，臣部現擬照二成折錢舊例，每兩折支制錢一串。惟兵丁等得項較少，生計未免艱難，擬再請於宣諭時，凡兵餉一兩，恩准加給制錢二三百文，俾知部臣雖經引例，而皇上格外加恩，則該兵丁自必尤深感激。謹附片陳奏，併請將臣部此片密交覈議。

〔管理戶部事務祁寯藻等摺——籌議八旗兵餉搭放大錢實鈔辦法，咸豐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竊臣等前因庫款過形支絀，俸餉恐致停支，奏請暫爲變通，以錢折給。原以部庫存項，截至八月十七日以後，連應發官票本銀，僅存十萬餘兩，轉瞬九月，屆期兵餉已無所出，而算至明年二月，約需放款總在四百六七十萬上下。就各省可以指撥部庫之款合計，爲數僅及十分之二。通盤籌畫，日夜焦思，計惟改用錢文，以

濟銀之不足，復按例議折，以補錢之不足。此臣等轉移補救之苦衷，非專爲節省敷衍計也。旗營生計艱窘，臣等亦素聞知，故於援例聲請之外，另行附片密陳。且恐身處局中，不免籌用之情重於慮患，倘稍有窒礙，弊政即在良法之中，是以奏請欽派王大臣覈議施行，以期集思廣益。旋蒙諭派惠親王、吏部尚書柏葰，會同臣部妥速議奏。本月十八日經惠親王等另摺奏陳。欽奉上諭：惠親王等奏遵旨覈議撙節俸餉放款並另籌辦法一摺，著戶部再行妥速覈議具奏。欽此。欽遵由軍機處將原摺抄出到部。

臣部悉心酌覈，如官員俸銀每兩折錢一串，據稱尙屬可行。地租一項，據稱本屬特恩，不妨暫緩。均與臣等前奏意見相同。所有滿漢文武官員俸銀，凡由部庫支發者，應請自明年春季爲始，查照臣部前奏分別應折應停，通行各衙門一體照辦。其地租銀兩，即於本年冬間起暫行停支，統俟帑項稍充，再行復舊。又宗室、覺羅及八旗紅、白賞卹，臣等前奏未經議及，此亦例外恩加之款。從前道光二十三年，定郡王載銓等酌議彌補庫虧，即有減成、減半之案。本年二月，吉林將軍景淳，復有暫行停給之奏。亦應仿照辦理，自本年冬季始，與地租放項一律暫停。以上停折各條，如荷允行，伏懇特降諭旨，明白宣示。俾知朝廷制用，別有權衡，並非專顧目前，漫爲裁扣。

至八旗兵餉，既經惠親王等覈議，以爲不宜減折，覈其所奏，體聖主恤兵之意，推常人處境之情，遠慮深思，周詳慎重。與臣等初見本亦相符，自應照舊關支，以昭體卹。惟此時庫款之絀，患在銀無來源。無來源而必求所以實之，則百計千方，終難爲繼。無來源而別思所以代之，則課虛責有，自可騰挪。故用銀而運掉不靈，不若用錢而權衡在握。本年五月巡防王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請飭官錢鋪兌換兵餉，定爲京錢^①四千易銀一兩。臣部以易銀價值，兵民勢難兩歧，未經議准。今若仿照其意，自本年九月以後，將八旗兵餉除原搭二成錢文，仍照

^① 京錢，北京行使制錢，以五百文爲一千。

舊例放給外，其餘八成銀兩，先將局鑄錢文，按京錢四千折銀一兩發給，以制錢、大錢、錢票三項分成搭放。所餘銀兩，或市易錢文，照局錢之數一律折給，或即以銀支放，容臣等隨時體察情形，奏明辦理。

惟以錢濟銀之窮，必須多多益善。自應廣鼓鑄以裕其源，行鈔票以利其用。應請飭下工部寶源局，會同臣部錢局，妥籌加卯添鑄當五、當十、當五十、當百大錢，以備搭放。並將臣部議覆恆春、周祖培繳銅章程，飭下吏部、刑部會議藏匿銅斤處分、罪名，以嚴例禁。庶通力合籌，於藉錢濟銀之方，倍形得力。恭候命下之日，臣部即分別會同妥速議奏，通行各直省遵照辦理。

至原奏所稱，收取鋪稅，取效速而不至病商。誠以量戶輸將，則商民之虧損無多，按月派徵，則部庫之轉輸不竭，果能推行盡利，未始非接濟之一端。惟按本年二月，伊犁參贊大臣布彥泰所議章程，以京城鋪戶覈計，每月得銀不過四五千兩。即按翰林院侍讀德瑛所奏，以十倍科算，亦祇得銀四五萬兩。彼時臣部正議施行，旋因市肆驚疑，紛紛歇業，欽奉諭旨，毋庸置議。今若更理前說，小民昏淺，必詫爲政令不常。況斂財之道，偶試之而弊未生，久行之而害漸出，瞻前顧後，人有同情。本年臣部徵收鋪租，所以不至滋擾者，固因辦理之稍寬，急公之有素，亦由商民深信知其暫而不常也。若鋪稅一行，浸爲常例，竊恐積疑生畏，百弊叢生，再四推求，似非善策。現在給事中吳若準，奏請將官民住戶房租徵收一月。於鋪租之外，別出心裁，所請係屬權宜，於勢亦無窒礙。擬由臣部斟酌推廣，另摺覆奏試行，藉資湊用。然亦補苴之術，稍濟急需，臣等愚昧之見，究以推廣用錢爲要圖，收效雖遲，而無形之利溥於無窮也。

〔上諭——八旗兵餉等項著折發錢文，咸豐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內閣奉上諭：前據戶部奏變通俸餉放款，請派王大臣覈議，當派惠親王、吏部尚書柏葰，會同議奏。嗣經惠親王等陳奏，分別准駁，復交戶部再行覈議。茲據戶部覆覈具奏，所有八旗兵丁生計艱難，差操繁重，

若照搭放餉錢之例，以一串折銀一兩，不足以示體恤。著即照此次部議，除原搭餉錢照舊支放外，其餘應領餉銀，自十月爲始，均按制錢二串折銀一兩發給。其滿漢官員俸銀，著自明年春季爲始，照戶部前奏，應停應折各數，分別覈辦。現值推廣鼓鑄，流通鈔票之際，必須錢法暢行，以濟銀款之不足。其應如何寬備銅斤，添錢濟用，仍由戶部會同工部錢法堂，妥速籌辦，俾經費日充，變通盡利。其地租賞項著於本年冬間暫行停止，俟帑項寬裕，即行賞給。至所稱宗室、覺羅及八旗紅、白賞卹，請一併暫停之處，著該衙門體察情形，妥議具奏。餘依議。欽此。

〔軍機處、戶部會摺——請變通庫款放項辦法，咸豐四年二月十八日〕竊臣等奉命覆核戶部具奏變通部庫放項一摺，當將該部單開各款詳細考核。據原奏內稱：除官員俸銀、兵丁餉銀，奏准折給制錢外，其餘部庫應發款項，擬請照舊給銀者二十三款，給銀票各半者十八款，折給制錢者六十五款，折給錢鈔各半者三十六款，核減者二十七款等語。臣等查官員俸銀，係奏准折給制錢一千文、寶鈔一千文，兵丁餉銀係奏准折給制錢二千文，所有部庫放款自應就此比較；其無可比較之款，或以銀票各半發給，或概行減半支給，自屬直捷。惟用項各有緩急，恐難一律，是以戶部原議分列五項，臣等復加酌核，尚有應行變通之處。除關係壇、廟大典，及外藩蒙古俸餉恩賞，並貧民賑卹各項，仍應實發現銀外，擬令凡官員領項，均照俸銀折給制錢一串、寶鈔一串；凡兵丁、匠役領項，均照餉銀折給制錢二串；凡各衙門公用及折價等項，均發給銀票各半；凡工程等項，均減半發給；凡運腳、盤費、採買等項，均折給制錢二串；凡物料、工價、米折等項，均折制錢一串五百，以期均平畫一。

〔御史呼延振片——私鑄日多大錢折扣行使鼓鑄請以當百爲止，咸豐四年六月十五日〕再，現在當千、當五百大錢不能暢行，當千者折算七八百文，當五百者折算三四百文，固由奸商居奇而抑勒，兵丁救急

而賤售，亦實以分兩過輕，當值過多，獲利過厚，私鑄者爭先減價求沽也。在彼購銅二兩，成本僅制錢七十，遂造抵制錢一千，即折算七百，其利依然十倍。近日鑪匠所用風箱砂罐，價皆頓長，此即私鑄日多之明驗。是以自古大錢多至當百而止，更多則勢不能行，旋鑄旋廢。今若祇禁製用銅器，而仍鑄當千、當五百之大錢，是徒使民間之銅盡歸私鑄者之手，官局虛有收買之名，實無補於銅斤之絀。昨聞克勤郡王慶惠又請添鑄當二百、當三百、當四百大錢，蓋因當千、當五百者，兵丁苦累亟籌變通，而未思鑄三項大錢，恐私鑄者必以當千、當五百之工料，改而鑄此三項，仍復減價售賣，卒使新鑄之三項與當千、當五百者同一不行，何必多此更張，徒爲奸民開端。夫立法當期盡善，即事屬權宜，亦應熟慮其後，豈可姑爲嘗試。即今當千、當五百大錢，現雖明知不行，而發出已多，無法收回。就令官局停鑄，正恐私鑄未肯即停，今豈可再蹈覆轍，爲奸民更闢途徑哉？又聞通州私鑄，衆至累百，恐他處亦復不免。或謂多一私鑄，即多一私鑄之錢，亦屬無妨，是不知吳·鄧錢布天下，於漢室非徒無益也。總之，此項大錢不行而折算則苦累兵丁，暢行則礙錢法兼妨銅政。去年兩局收銅尙易採買，今則賣者無多，倘此後銅無從買，所關非細。惟有請旨敕下部議，鼓鑄大錢以當百爲止，凡當二百、三百、四百、五百、一千者，通知中外一概停鑄。

〔御史林廷選摺——請嚴刑枷號私鑄人犯並傳鑄當百以上大錢，咸豐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竊惟近日私鑄之案層見疊出，雖節經刑部按法懲治，其情罪之重者，照例擬以斬候，至爲從以下，及方造器具未鑄者，分別問擬軍流徒罪，惟未在於犯事地方枷號示衆，小民未能觸目警心，曉然於法在必懲。此私鑄之破案雖多，而愚民貪利之風仍未稍息也。擬請嗣後審辦私鑄之案，除應擬死罪人犯毋庸枷示外，其犯該充軍者加枷號一箇月，流罪枷號二十日，徒罪枷號十五日，先發交犯事地方示衆。枷面書明私鑄擬軍或流徒，加枷號若干日，人犯枷滿發配充徒等字樣。庶幾衆目共睹，有所警畏，而不敢玩法爲奸矣。

抑臣更有請者，小民趨利若鶩，其藐法也可恨，而其犯法也可原。自當千、當五百大錢一出，漁利之徒，用數百制錢購買舊銅一二斤，便可鑄造當千大錢十餘個，其利不止十倍，此所以易於犯法也。近聞此二項大錢，商民多不願使用，皆以其折當過甚，私鑄奸徒因而減折其值，每當千之錢作六七百或五六百售用。此端一開，到處紛紛效尤，而官鑄與私鑄混淆莫辨，不免同受虧折。倘或貽累及當百、當五十等錢，豈不可惜。臣愚謂大錢以使用，以省銅，鑄至當百可已。上年初行當十、當五十二項錢，民間翕然稱便，其後添鑄當百錢，猶可通行無礙。彼時未嘗無私鑄之案，然不若今日之甚。蓋利愈重則犯法之民愈多，有由然也。應請旨飭下戶、工二局，即行停鑄當千、當五百二項大錢，其已鑄就者准其回鑪改造當百以下錢。

硃批：刑部一並議奏，林廷選此奏可補前摺之不足，非謂酌加枷號而已也。

〔御史唐壬森摺——當百當五十大錢京外不能行使請准以之交納錢糧，咸豐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竊維京城民食半賴南糧，尤資北麥。今年近京一帶麥秋告稔，竊意食價必平，乃臣風聞京城以外，每斤麥麵不過制錢十六七文，而城中則每斤至制錢三十七八文不等。一城之隔，價值增倍。又聞南城地面，一二日間糧食鋪關閉五十餘家，食物翔貴。推原其故，皆由城中行使當百、當五十大錢，畿輔州縣尚未通行，各莊戶持麥入城換歸大錢不便使用，因即裹足不前，城中鋪戶遂多歇業。查順天各州縣經徵錢糧，本係銀錢並收，現當下忙開徵之際，請旨飭順天府府尹傳諭二十四州縣，催徵各項錢糧，零星小戶，准其大錢制錢分成交納，或酌量情形普交大錢，庶畿輔內外大錢一律通行，村莊糧食不至憚於入城，而京城民食更不至缺乏。

硃批：戶部覈議具奏。欽此。

〔管理戶部事務祁寯藻等摺——請收回當千當五百大錢換給寶鈔，咸豐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咸豐四年七月十九日內閣奉諭：戶部

奏請發寶鈔易換當千、當五百大錢等語。此項大錢或令換鈔，或於捐輸等項內分成酌量收回，著戶部再行妥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仰見我皇上聖懷遠密，揆事精詳，臣等自當加意講求，務歸允協。

伏查臣部先以當千、當五百大錢窒礙難行，奏請停鑄，繼於議覆御史呼延振條奏摺內，請將此項大錢設法收回，遲至半月之久，而復擬以寶鈔爲收回之法，初非敢於徑行也。查當千、當五百大錢，甫經行使卽形壅闕者，以折當過多，私鑄益衆，利之所在，法難盡除。既停鑄以清其源，必收回以防其弊，而尤在收之迅速，使私鑄無隙可乘，則不禁自絕。是以臣等請將寶鈔發給錢行經紀，驗明局鑄大錢，如數收回，少則旬日之間，多亦不過一月而止，不致遷延滋弊。

茲奉聖諭，誠慮寶鈔之一旦以多而見滯，不若捐輸等項內分成酌量收回，似爲利益。臣等欽懷之餘，悉心體察，寶鈔之放項雖多而寶鈔收路較廣。除地丁、關稅、鹽課各大宗，均准按成搭交外，現在臣部捐銅局搭收三分之一，以捐輸一百萬串計之，可收鈔三十三萬三千餘串，其捐米局之二成搭收，爲數亦屬不少。是捐輸之搭收大錢，與大錢之換鈔以爲捐輸之用，殊塗同歸。而其中一速一遲，不無區別。臣等公同籌畫，再四思維，合無仰懇皇上天恩，俯准將此項大錢仍以寶鈔收回，以昭便捷。如蒙俞允，所有本年二月以至五月寶泉、寶源兩局放出兵餉等款，共當千大錢一百五十三串九百十六箇，當五百大錢二百八十串零三百五十六箇，計抵制錢二十九萬四千零九十四串，除行知各衙門，查明應交官項之當千、當五百大錢若干自行交庫，並此後毋庸再收外，由臣部覈明已放未交錢數，卽出示曉諭，飭五城傳集錢行經紀到部出具領結，發給寶鈔，驗明局鑄大錢，如數收回。其克勤郡王慶惠等所放當千、當五百大錢如何收回之處，應由慶惠等自行查明辦理。

〔又附片〕再，臣部擬以寶鈔易換當千、當五百大錢，奉命再行妥議，而臣等復持前說，奏懇恩施，良以建議之始，幾經思慮而後計及於

斯，有不得不爲我皇上敬陳之者。伏查當千、當五百大錢業已奏請停鑄，本可毋庸收回。第念流布市廛者一朝廢棄，未免累及兵民。而又私鑄雜糅，實堪痛恨，是以有設法收回之請。其收回之法，臣等公同商酌至再至三，亦曾議及捐輸並擬就捐銅局中分成搭交，乃反覆熟籌，殊多窒礙。緣此項大錢不收則已，收則貴速。統計放出之兩項大錢合算制錢二十九萬四千餘串，若以三分之一收之，須捐錢一百萬串方可收竣，並須三四月之久始能藏事，而此三月中愚民無知，以爲此項大錢可以捐輸，則私鑄必乘間肆起，非但於捐輸無補，更於錢法有妨。

至捐銅局奏請以制錢一千五百文作銀一兩，內搭寶鈔五百文，業於七月十五日奉旨，依議。欽此。欽遵於二十一日設局收捐，張貼告示通行曉諭。數日之間，已捐制錢一萬四千餘串，寶鈔七千一百餘串。辦理已有頭緒，捐生亦頗信從，若再從而更張之，竊恐耳目易淆，浮言易起，論者又將責以政令靡常，臣等更難辭咎。此外如崇文門兩翼稅務，曾思請令搭收此項大錢，祇因現在稅課無多，搭收更稽時日，弊竇亦復難清。又思令將此項大錢作爲廢銅交官收買，惟前以當千、當五百之錢用之於民，而今僅償以廢銅之值，是本欲利民適以病民，沸騰益甚矣。種種情形，臣等逐加體察，實無全善之方。因請寶鈔易換大鈔，如數收回，卽行截止，而又予寶鈔以交捐之路，既可利民之用，並可劑物之平，似於錢法鈔法均有裨益。緣正摺內未便繁敘，僅附片密陳。

〔通政使李道生摺——當百以下大錢流通被阻情形，咸豐四年閏七月十五日〕竊自當百以下大錢奉旨遵行以來，其當十、當五者現已暢行無阻，當五十者次之，惟當百一項，城鄉交易，或任意折算，或徑行不用。推原其故，總由大錢日多，小錢日少，子不能權母而行，以致小民零星日用，諸多窒礙。此大錢壅滯之實在情形也。然不澄清其源，則其流難塞；不詳定其法，則其弊難除。臣謹擬數條，敬爲我皇上陳之：

一、宜申明諭以堅民信也。前因當千、當五百大錢，行之未久，不便於民，旋即停止。現在當百者，緣市肆折算日賤，漸形壅滯。雖由大錢之多，亦難保無奸人阻撓錢法，謂此項大錢日久必停，倡散謠言，以致民懷疑畏，恐成廢銅，多不使用。應請再降諭旨，當百以下大錢，永遠通行，決不更改，如有折算不用，故意阻撓者，以違制論。俾城市鄉村，咸曉然於朝廷之令，信如金石，國家之法，凜若雷霆，庶疑畏絕而大錢不患壅滯矣。

一、鑄錢各局所放款項，宜多搭散錢，以便民用也。蓋兵民日用零星居多，一遇整數，便難分折。應請飭下戶、工兩局、暨克勤郡王慶惠文瑞等，嗣後所放之項，每制錢一千，搭當百者二枚，當五十者四枚，其與當十、當五與原行制錢均勻搭配，以湊足制錢一千文之數，各局通行一律，毋稍參差。如此子多於母，相輔而行，自無窒礙之弊矣。

一、嚴禁市儈奸商把持以均錢價也。自當百以下大錢充布市肆，而小錢幾不多見，總由錢店與錢市互相勾通，暗操利權。訪聞近日錢店，先將本店制錢票赴市買銀，按現在時價制錢二千七百五十文換銀一兩，復將銀赴市買錢，設銀一兩換大錢四千文，若換制錢，仍照時價，是小錢轉貴於大錢也。其持銀到店換錢者，雖照時價合算，而各店發出現錢，大錢多而小錢少。並聞官錢鋪發出之錢，純是四項大錢，以致兵民零星使用，諸多不便。且恐將來制錢盡歸烏有，況有整無散，小貴大賤，勢必爭端紛起，殊於錢法大有關礙。應請飭下順天府、五城出示曉諭，凡錢市及官私錢店，並商民出入大錢，均宜遵照各局新定搭放數目，以昭劃一。如有多搭當百、當五十，或將大錢小錢劃分價值者，一經發覺，治以違制之罪。如此，庶制錢不至盡銷，而官民均利用矣。

一、鑄錢各局宜博採鉛、鐵以補銅斤之絀也。蓋當百、當五十大錢搭放既少，自須廣鑄當十以下錢文，而散錢廣鑄，又虞費銅。惟鉛、鐵兩

項，價值不貴，採辦不難，且現在所鑄鉛、鐵各錢，均已暢行，應請飭下戶、工兩局，暨克勤郡王慶惠、文瑞等，多採鉛、鐵，添爐鼓鑄，攪和銅錢搭放俸餉。似此酌盈劑虛，朝廷亦無乏銅之虞矣。

一、各城門兵丁宜禁搜索大錢以便流通也。風聞鄉民有將城內賣貨大錢復帶入城買貨者，而守城兵丁不辨真偽，即指其爲私販，有錢則賣放，無錢則送官。迨至質訊明確，而鄉民已受其拖累。以致鄉間糧食裹足不前，城內米麵陡長價值，糧店亦陸續歇業，所關匪細。此種情形，雖半由鄉間不用大錢所致，亦半由大錢出城易而進城難也。況私鑄之徒，現既重定罪名，但嚴拏私鑄而私販盡絕，又何必多此一番擾累，啓兵丁訛詐之風乎？應請飭下步軍統領衙門，嚴行查察，如有似此情弊，立將該兵丁責革，並飭五城、科道一體稽查，以昭慎密。如此，庶大錢流通城鄉，而糧價亦可漸平矣。

一、當店零星小當宜禁與大錢以便貧民也。近聞街巷貧民將布衣等物，祇能當制錢一二百文者，該當店概以當百大錢與之，若與爭競小錢，即將原物擲還。一當店如是，各當店可知。貧民需錢甚急，無可如何，祇得領大錢而去。及至持大錢往買食物，而市中小賣多半不用，即有願用者，又不找回零錢，彼此爭端，釀成人命者有之。應請飭下順天府、五城出示曉諭，凡貧苦小民當物未滿京錢一串者，即著各該當店以當十、當五以下銅錢及鉛、鐵等錢與之，不准與以當百大錢，致令向隅；嗣後贖當亦如之。若當物已滿京錢一串者，仍照各局新定搭放大錢數目遵行。如此通融，則出入均平，爭端自息，而貧民實受其益矣。

咸豐四年閏七月十五日硃批：該部院衙門速行酌覈議奏。欽此。

〔左都御史周祖培摺——請禁大錢折扣及私鑄私販，咸豐四年閏七月十九日〕近以當百大錢未能流通，本月十四日奉上諭：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悉心妥籌辦理，務期一律暢行等因。欽此。臣思當百大錢既經暢行於前，何以壅塞於後，推原其故，固由私鑄之未

能禁絕，私販之隨處充斥，而其源總由使用私錢者之未奉明禁也。蓋奸民畏罪之心，恆不敵其貪利之心，銷售之路一日不絕，則貪利之心一日不除，而私鑄者仍然如故。

查民間錢鋪向來設有市規，公議錢價增減，今聞該鋪戶等，於大錢一項，官鑄者七成折算，私鑄者四五成折算，是該商等於官鑄私鑄之錢，一目了然，並無淆混，而又官私並用，壟斷出入，此奸商之所以日裕，而小民之所以日困也。臣查官鑄大錢輪廓整齊，字畫端正，聲音亦復響亮，而私鑄則種種相反，不特市商工於辨別，即軍民人等亦無不一望而知。臣以爲官私之辨既明，則官錢即應不准絲毫折算，私錢即應不准一二攙用。現在步軍統領等衙門屢獲私鑄私販人犯，隨時懲辦，而於使用私錢一層，未嘗明禁。是用私之路不絕，而私鑄私販仍不能全行禁止。應請旨飭下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除嚴拏私鑄私販外，明頒禁示，令民間家喻戶曉，凡遇私錢不准收用。並請飭下部臣詳定禁止章程，用私罪名，以期一律遵辦。

臣又聞各部院給發公費，各旗營給發兵餉，均有蠹吏奸役，私將官錢收藏，另買偽造之錢以充公用。該領用者以頒自部局，信而不疑，或疑而不敢深詰，尤爲官私混雜之害。並請飭下各衙門，一律嚴拏究辦。

〔御史毓祿摺——請更改大錢配搭收放章程，咸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竊照前因當百、當五十大錢行使壅滯，經王大臣等議准配搭章程，意至善也。乃自奉行以來，壅滯情形較前滋甚。推求其故，蓋由章程一定，非京錢一千以上，不得配用大錢，市儉之徒遂至藉爲口實。當其出也，但在千錢以外，即援照章程按成配用；及其入也，但在千錢以內，又援照章程不肯兌收。其實軍民日用，凡千文以上大抵用票而不用錢，況零星買物，用千文之時恆少，而用數百文至數十文之時恆多。今又苦於章程所限，不能專用大錢，以致局中所發錢文，凡按成搭放者，一經零用，則當百、當五十兩項率皆蓄積而不得通。此近來京中

大錢屢壅滯之實在情形也。

奴才伏思法立固不可以屢更，而勢窮則當思其所變。查王大臣等前議章程，凡旗租、地丁、關稅等項，於應交鈔票五成內收錢二成，准以大錢、制錢配勻交納，其捐局上兌應交錢票者，亦准按成搭繳現錢等因。伏查制錢一項，原自流通，何待准令交官始能周轉。至捐局雖准票錢並繳，而官生等每樂持票之易，而苦賣錢之難。所云一體兌收，更爲虛設，於疏通大錢之處，仍屬有名無實。擬請嗣後商民應納賦稅，於收錢五成數內，專收當百、當五十大錢二成。其部收捐項，應交錢票者，亦令一律繳納大錢。卽以此項大錢，抵除採買鼓鑄之需，仍可配搭當十以下錢文支放各款。似此源源周轉，則商賈人等咸知當百、當五十大錢爲交官所必需，自必爭相覓取，卽原定配搭成數，亦可不必盡拘，而軍民人等所蓄大錢，自無虞其滯而不通矣。伏乞飭下部臣體察情形，迅議變通，先將關稅捐局收納章程徧行曉示，次及近京各州縣之旗租、地丁，一體遵行。務令經手官吏，實收實交，毋得扣折把持，致滋流弊。

咸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硃批：戶部妥速議奏。欽此。

〔給事中仙保摺——報告當百當五十大錢不能行使情形，咸豐四年十月十五日〕竊以爲鼓鑄大錢，開設官錢鋪，原爲裕國便民，乃奸商初時阻撓，當千、當五百大錢以致未能暢行。蒙我皇上俯恤軍民行使不便，旋即停止。彼時當百、當五十大錢頗屬流通，今亦壅滯。奴才留心訪察，始知官私錢鋪錢商有低昂價值售賣之弊。蓋因大錢無所取利，必須買換官私錢票，以便倒換銀錢行市，方可從中漁利。且欲人皆貴重錢票，不欲鈔票、大錢流通，官私錢鋪互相爲奸，種種殊難枚舉。

其大錢行市，始而每吊價值五六百文，後則日甚一日，每吊只值錢三百餘文，今則竟無行市矣。因此各行商賈心皆搖動，議論沸騰，一概不使大錢。而私造小錢，俗名水上飄者，今反通行，較國寶易用。凡此皆在奸商計中，以致兵民雖有大錢，無處買物，困苦情形，不堪言

狀，甚有手持大錢哭泣道路者。更兼當舖自八月節後，全行止當，糧店等鋪，亦多關閉，物價昂貴異常，兵民益形困苦。兵丁每月所領口糧，亦有按成搭放大錢，因難行使，已自餬口維艱，居民之難尤甚，且時屆隆冬，京城軍民身無衣、肚無食者，不知凡幾。在安分良民，或可忍饑寒而耐歲；無賴奸民，恐無所不至矣。

奴才目覩時艱，竊深慮之。足見管理官錢鋪各官，未能視國事如家事，公而忘私，體察現在情形，設法補救，一味任聽官錢鋪管事之人，肆意阻撓。兵丁所領大錢，或向官錢鋪換用錢票，該鋪斷不收換。試問鈔票、大錢本爲救時之計，官鋪既不收用，私鋪焉肯行使。此乃理所必然。似此悞國病民，豈竟漫無覺察耶！特恐通同舞弊，不顧國計民生，所關非細。況鐵錢正當廣鑄之際，刻下已有折二成之說，若不嚴定章程，恐當十大錢亦漸不通。

〔馬蘭鎮總兵慶錫攢——報告兵丁拒用大錢商人罷市情形，咸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竊查守護東陵兵役人等，本年應領錢糧，改放半銀半鈔。現在八旗內務府等處冬餉已到，堪資接濟；惟鎮營兵丁秋冬餉銀，久未關支，生計日形苦累。前經奴才節次奏准試鑄大錢、鐵錢，搭放鈔票，嗣因鑄成三項大錢兩萬餘串，鐵錢試辦亦有成效，於九月二十二日復擬章程，奏明請自十月按月搭起，欽奉硃批：戶部速核議奏。欽此。

迨入十月以來，馬蘭峪一帶當百大錢日至日多，米價忽然涌貴。奴才鎮營兵丁待餉既殷，生計益苦。奴才體察衆情，萬難拘定聽候部文。隨按照奏定章程，張貼告示，於行使可便兵民之處，曲盡體恤。並聞錢、當各商，販到當百私錢甚多，因思私錢不禁，則官錢何能暢行？奴才親至永濟官當，傳到錢、當各商，曉以利害，令將私錢儘數交出。旋據呈繳當百大錢一萬九千餘個，內中官錢約十分三四，私鑄十分六七。奴才飭局收存，均照該商呈交錢數，換給寶薊當百新錢，以期暢行。迨二十七日先將鎮標營兵應搭放正月錢文二千五百餘串散放，並

曉諭官錢票准赴官當取贖衣物。不意次日集市外來商民忽見兵丁使用鐵錢，以爲目所未覩，立即罷市。衆兵頗形惶窘，遂赴官當贖取衣物，始用官票，繼用所得錢文，當商見與告示不符，其勢又難阻止。奴才聞信後，即飭營弁傳諭禁止。奴才當將經理未妥諸弁摘頂記責。兩日之間，奸商百計阻撓，無所不至，衆情益窘，更以爲鐵錢不精，行使萬難便易。

本月初一日，欽派致祭王公齊到，衆兵糾約數百人，在鄭親王端華輿前呈訴：鐵錢不能適用，買米市集均散，情急呈請代奏，懇請速撥餉銀等情。初二日，經端華將原呈一件，面交奴才自行辦理前來。

伏思現鑄錢文，乃荷皇上加惠兵民，至優極渥之至意，即奴才仰體皇仁，數月經營，亦殊不易。今初次行使鐵錢，外來商民不願交易，尚可妥爲開導，明白曉諭，惟兵丁堅稱不願領用，惟恐商販裹足，致乏食用，亦係實在情形。現計鑄成當十、當一鐵錢三千餘串，未能精工，由於奴才督辦無方，致未妥善。奴才連日申飭局員，令其賠補。並飭將弁傳詢兵丁，告以鐵錢之設，乃因銅斤短絀，方爲鑄造。爾等現既以鐵錢不便，銅斤再短，是垂成之功，廢於一旦，如何方與爾等生計有益？詢謀明確，稟復核辦。僉稱諸兵現聞鈔票行市大長，情願仍領鈔票，不領大錢鐵錢。各局已銷之票，衆願領價，未銷之票，懇請發還，自行變價等語。查鈔票折錢一事，奴才試辦之初，先已詢明衆兵，懇請辦理。現因鐵錢未能即時適用，又聞鈔票可以多銷價錢，自未便稍拂衆情，致滋藉口。除各局已銷之票，每易一兩得價制錢一串有零，共計錢約二千餘串，即時發給，以資接濟。奴才現並飛飭各州縣辦理鈔局員弁回營，將原領之票如數發給各兵丁具領，自行變價外，其現已鑄成錢文，應用若干，下餘若干，詳細核計，不准浮冒。餘存銅錢煤炭尙多，未便因衆兵改圖，一旦即罷。奴才擬改鑄當十銅錢、當五鐵錢，約需月餘可以完竣。一俟屆期統計鑄錢若干，再行據實奏明請旨遵辦。

〔江北大營托明阿等摺——報告糧臺軍餉搭放大錢民間拒用兵丁行使不便請停收停放，咸豐五年八月初十日〕揚州糧臺自本年三月以來，釐捐、畝捐、指捐各項，暨河南官票局所解軍餉錢文，除制錢之外，均搭解當百、當五十等大錢三成，其由文煜設局鼓鑄之大錢，亦經先後撥解協濟軍餉。維時臣等與文煜面議，以試行之初，必須因勢利導，酌擬於兵丁餉銀之中搭放制錢，又於制錢之中搭放大錢三成，擬定按成搭用章程，曉諭兵民一體行使在案。所有五月以後兵餉，均經搭放大錢。無如民間交易，聞止於行使制錢五百文至一千文以上，酌量搭用當百、當五十等大錢，若係零星使用，即難搭用大錢。至兵丁日用，共計月領口糧每日不過制錢二百文，皆係零星使用，今領得當百等項大錢，無從搭用，勢須存積。其附近軍營一帶，皆係負擔小民，搭棚棲止，售賣食物，以圖餬口，非通衢廣市富商大賈可比。若兵丁零星日用，將大錢與此等小民交易，在小民資本甚微，得此大錢無從營運，更何堪此虧折。是兵丁不便行使大錢，係屬實在情形。幸各營兵丁，尚知畏法，不敢向民間抑勒交易。數月以來，將所領大錢概行存留，而大錢愈存愈多，兵丁日用愈形短絀。若再每月按成搭放，則兵丁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空有支領大錢之名，竟無行用大錢之實。爲日既久，恐不免抑勒居民，互相爭競，並恐艱於度日，或至別滋事端。並據署六合縣知縣溫紹原、署江浦知縣曾勉禮稟稱：該處大錢並未通行，兵民交易諸多不便，恐其滋事；又據武慶稟稱：浦口僻處江濱，民間聞搭用大錢，屢欲罷市，只得諭令官兵將所領大錢概行存積不用，而兵丁嗷嗷待哺，日用孔艱等語。

臣等細加體察，不得不量爲變通。因思大錢一項，民間既未能通行，而軍營尤礙難搭用。自應將兵餉中大錢一項免其搭放。既不便於搭放，自不便於搭收。當即與文煜公同商議，僉稱糧臺大錢一項，行使既形窒礙，自當停收停放，以示體卹而免壅滯，庶幾兵民可以相安。其練勇口糧，即照兵丁口糧一體辦理，現已分飭釐捐、畝捐、指捐各委

員，概免搭解大錢，並咨明河臣楊以增、漕臣邵燦，轉飭局員遵照，於軍營兵餉毋庸搭解。

〔惠王綿愉等摺——籌議銅鐵當十大錢強制行使辦法，咸豐五年三月二十一日〕竊照戶工兩局並鑄錢局所鑄當十大錢，頒行日久，利於輕賚，本與制錢無異。乃近來京城大小鋪戶及各項買賣，於當十銅錢藉口花漏，百端挑剔，不肯一律行使；旬日之間，又間有挑揀鐵錢者，閭閻頗形紛擾。查當十錢文，現時兵餉民食全賴此項周轉，豈容或有壅滯。推原其故，一由順天·直隸各屬州縣，暨山東、山西近京省分，官收民用尚未流通；一由私鑄太多，真偽攙雜，小民無知，共懷疑畏，遂致買糧辦貨，種種難行，銀市交易，另定大錢價值，任意軒輊。若不及早挽救，深恐從此頽廢有悞全局，關係實非淺鮮。臣等目覩情形，寢饋難安，十分焦灼，連日悉心商酌，亟思籌辦之法，謹擬五條爲我皇上陳之：

一、廣收納以疏源流也。現行當十大錢，原以佐制錢之不足，擬請明定章程，變通利導。嗣後順天、直隸、山東、山西四省徵收地丁項下，凡零星小戶及銀鈔尾零完納錢文者，俱准呈交銅鐵當十大錢，並鉛、鐵制錢，與銅錢一體徵收。如官吏書差勒索挑剔，不肯收納，准民人赴該管上司衙門控告究辦。蓋官收所以示信，而民用即可無疑，推及遠省，亦令各照新章辦理，庶無阻滯之弊。

一、禁阻撓以肅功令也。國家鑄造當十大錢，通行中外，本爲利用便民。惟人情趨利若鶩，難保無奸商造言區別，從中把持剝削，暗操利權，致大錢日益梗塞，制錢日形短少，殊堪痛恨。非繩之以法，何能力挽頽風。擬請飭下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趕緊出示嚴行曉諭。嗣後無論何項買賣，及贖當、還債，均令將銅鐵當十錢文與制錢一律使用，不准藉口挑斥阻撓不使。其銀市交易，尤不准另定價值，致大錢制錢互有低昂，仍各派兵役認真訪拏。經此次示諭之後，如敢有不使當十銅鐵錢文者，准買物之人扭稟喊告，地面官兵

刻即拏解送交巡防處審辦。初犯者枷號一箇月遊示八旗五營地方，滿日取具遵例行使甘結，疎枷釋放。再犯者發極邊烟瘴充軍，遇赦不赦。原告之人於訊明後，除令其交錢買貨外，刻即遣去，不得片時留難。如被告到官，畏法悔過，供明情願使用當十錢文，亦於領錢交貨後當堂開釋，免其治罪。倘地面官兵延不解送，或情賄徇庇，准原告一併稟控，從重懲辦。其順天、直隸各州縣，並山東、山西近京省分，應令該府尹督撫等，一體飭屬設法開導，嚴禁阻撓，務期家喻戶曉，推及各省，永遠遵行。

一、平物價以防詐僞也。現在當十大錢既已嚴禁阻撓，有犯必懲，恐奸商等漁利取巧，於大錢買取什物，刁難擡價，不與制錢相同，則軍民生計更多窒礙。應令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一併出示曉諭鋪戶商民人等，所有當十大錢買物價值，總須與制錢無別，不准大錢買物之價增昂，制錢買物之價減少。倘有不遵示諭者，照阻撓大錢新例治罪。

一、緝私鑄以除巨蠹也。聞現在當十大錢私鑄衆多，京畿地面廣大，人烟稠密，宵小易於混跡，若不嚴定地方官賞罰章程，逐段實力緝捕，則掩耳盜鈴，廢弛日甚，私鑄充斥，流弊伊於胡底。擬請責成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督飭所屬，各按本管地段認真嚴拏。……其私鑄案犯，除由刑部按新定律例訊置重典外，仍將該犯家產入官充賞，並准軍民人等赴官首告私鑄，如所告得實，與緝拏出力之兵役，一體優加獎賞；誣告者反坐。仍令直隸、山東、山西近京省分各督撫，轉飭所屬文武，一體協同，上緊嚴緝，務期弊絕風清。此外各省開爐鼓鑄地方，亦各實力緝私，毋任疎懈。

一、精鑄造以飭圖法也。查現當籌餉艱難之時，錢法既宜整頓，其當十大錢尤宜加工鼓鑄，使民間共知寶貴，樂於取用，方可輾轉流通。應請責成戶、工部錢法侍郎，督率監督、大使，將兩局當十大錢，均齊分兩，一色鍍邊，毋得歧異。其鑄錢局現鑄當十大錢、制錢，由臣

等督飭承辦各員，認真講求。總期日久通行，以利民用。

以上五條如蒙俞允，仰求聖明乾斷，特旨飭交巡防王大臣、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戶、工部錢法侍郎，並直隸總督，山東、山西巡撫，一體欽遵辦理。

〔上諭——著巡防王大臣等強制行使銅鐵大錢，咸豐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內閣奉上諭：惠親王、恭親王奕訢奏，錢法亟宜整頓，酌擬章程五條呈覽一摺。……所有一切詳細章程，即照所擬，著巡防王大臣、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出示曉諭，並著近京各直省督撫等一體遵行，務期家喻戶曉，藉導壅滯。至錢文之鼓鑄間有未善，則民間不知寶貴，並著戶、工兩部錢法堂侍郎，督率該監督等，將兩局當十大錢加工鼓鑄。務使分兩均齊，制作精良，以重圖法而裕國用。欽此。

〔管理戶部事務文慶等摺——議官私錢鋪大錢制錢搭用辦法，咸豐六年五月初三日〕茲查各局所鑄當十大錢與制錢並重，原毋庸強分成數，啓商民輕重之心，惟以當十大錢，京外各州縣未能一律通行，以致大錢不能出京，而錢價日賤，銀價日昂。臣等前已奏請嚴定流通大錢章程，頒發告示，儻各該地方官吏由此實力整頓，京外大錢定可漸次流通矣。惟制錢一項，每爲奸商收買出京，買銀漁利，以致制錢日少，民間零星日用，幾於無處購取制錢。若不酌定分成搭用章程，民號既因制錢可以抬價售賣，而開發錢票遂專用大錢，官號亦因民號不發制錢，恐按成開發錢票，民號紛紛持票取錢，遂亦不能按成搭放。兵民之生計維艱，關係殊非淺鮮。臣等再四思維，欲定搭用制錢成數，必官民錢鋪一律遵行，而後官號無詞可藉，私號無利可圖。

查臣部五字官號所領鈔本，係按每吊大錢九百、制錢一百文給發，即飭該號按所領成數開發實鈔。乾豫等九官號領銀易錢，開放兵餉錢票，亦飭令按此成數開放。應扣底子錢文均於當十錢內扣除。所有民間錢鋪，應一併請旨飭令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諄諭各該錢鋪一體遵照。臣部官號搭用成數，開發錢票，不得專用大錢以爲牟利

地步。且現在八旗兵餉，除按月開放錢票外，又經臣部奏請，將舊例折給之貳成制錢，分叁箇月輪流放給，而兵丁所得制錢，散之市肆，終歸商賈，民號斷不能諱有爲無。而官號既按成給發，民號亦無所藉口。應由各該地面官吏嚴密稽查，如各該錢鋪有專用大錢，及抬價售賣制錢者，卽行從嚴懲辦。其餘買賣交易，搭用成數自應一律遵行。惟錢數不及一吊者，或用大錢或用制錢，悉聽民便。如有故意阻撓大錢勒捐不用者，卽照上年惠親王等奏定阻撓大錢罪名辦理。

〔上諭——錢鋪開放兵餉等項均著搭用制錢一成，咸豐六年五月初三日〕內閣奉上諭：戶部奏搭用制錢成數，並籌辦章程一摺。制錢大錢相輔而行，豈容任意低昂。近日大錢漸見流通，而各錢鋪開發錢票，並不搭用制錢，以致民間零星日用諸多窒礙，自應亟籌變通，以期盡利。嗣後京城各官號開放兵餉及開發寶鈔，凡兵民到鋪取錢，每京錢一吊均著搭用制錢十分之一。其民間錢鋪開發錢票，並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出示曉諭，一體遵照，不得專用大錢。倘有奸商不遵搭放制錢之數，及將制錢收買出京漁利，並擡價售賣者，卽著各衙門嚴拏懲辦。其錢數不及京錢一吊者，或用大錢或用制錢，悉聽民便。至阻撓大錢，前經定有罪名，仍著各該地方官實力訪查，以重國法而利民用。欽此。

〔御史李培祐摺——當十大錢跌價請嚴查辦，咸豐六年十一月初十日〕竊當十大錢自奉旨永遠遵行以來，民間便於行用，一切生理頗見流通，並無輕重兩歧之弊。詎意近日奸商牟利，私爲阻撓。如民間換銀一兩，若取錢鋪私票，僅得京錢六千五百有奇，若換當十現錢，反得七千五百有奇，是私票轉貴於現錢，而各行商人皆輕錢而重票。甚至錢行人等，持票一千，暗易現錢一千三四百不等。旬日之間，民間日用之物驟見昂貴。若不速行嚴查，誠恐日甚一日，而當十大錢必至阻滯不行矣。夫當五十、當百大錢，既已阻撓於前，而當十大錢今又滯礙於後，於民生國用大有關繫。相應請旨敕下步軍統領、順天府、

五城，一體嚴查，儻有奸商把持，重票輕錢，則嚴拏究辦，庶票、錢二者相輔而行，則當十大錢不至阻撓不行矣。

〔上諭——強制行使鐵大錢，咸豐七年正月十一日〕內閣奉上諭：京師鼓鑄大錢，銅鐵並重，前經惠親王等酌擬章程，嚴定阻撓罪名。嗣復諭令崇文門稅局、戶部捐局一體搭收，原期上下周轉，永爲寶貴。乃聞近日市間漸不行使鐵錢，以致物價日昂，鋪戶間有歇業。此必有奸商造言煽惑，任意軒輊，暗中把持牟利，於軍餉民食大有關係。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剴切曉諭，儻商民人等敢於阻撓，一經查拏，卽照前旨：初犯者枷號示衆，再犯者發極邊煙瘴充軍，遇赦不赦，以儆刁風。至私鑄罪名，定例綦嚴，近來地方官並不認真查拏，因有破碎私錢攙和，致民間藉端挑剔，仍著嚴密查緝，照新定章程辦理。其京外地方，凡官收民用，均宜恪遵功令，一律行使。現聞順天、直隸各屬，尙未暢行，總由地方官怠忽因循，殊堪痛恨。著直隸總督責成藩司認真經理，務使中外流通，不致阻滯。並著順天府嚴飭各屬，實力奉行，以重圖法而便民用。毋得視爲具文，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給事中張修育摺——鐵大錢不能行使幾於罷市請嚴查法辦，咸豐七年正月十二日〕竊照自鼓鑄當十鐵錢以來，本已暢行。乃上年冬間，市肆重票輕錢，物價騰貴，然亦不過挑揀太甚，尙可行用也。陡至本月初十日，各商賈概不用鐵大錢，惟用當十銅大錢。至十一日，所有米店及零賣食物鋪戶，大半關閉，幾於罷市。旗民貧戶，竟日營運，僅得數十文以爲養生之資，若米糧食物概不售賣，則老弱者無以爲生，強壯者勢將用搶，關係殊非淺鮮。相應請旨敕下順天府、五城、步軍統領衙門，迅卽查明市商不行使鐵大錢緣由，按照巡防處原奏章程，畫一辦理，以昭法紀而便民用。

〔巡城御史保恆等摺——市間不使鐵大錢並擬疏通辦法，咸豐七年正月十六日〕竊當十鐵錢久已暢行，近因私鑄攙雜，奸商把持，並聞有奸民造言停鑄當十鐵錢，以致市間漸不行使。小民備趁，日得一二

百文，無處覓食。本月初十日以後，賣食鋪戶多有關閉，貧民藉端滋鬧，竟有情急自盡者。人情洶洶，恐致釀成事端。臣等先行出示，剴切曉諭鋪戶居民，照常交易，並親督司坊官妥爲彈壓。一面傳到錢市經紀，令具切結，務使銅、鐵錢文與錢票一律暢行，不准任意輕重；如查有阻撓等弊，即行從嚴懲辦。臣阿克敦布、曹登庸，於十一日在右安門外，拏獲捏造謠言之生永、田大二名，訊敍確供，咨交刑部從嚴治罪在案。是日恭讀諭旨，仰見皇上聖慮周詳，軫念民依之至意。臣等遵即再行出示曉諭，並親督司坊官同赴市廛，曲爲開導，如查有奸商把持阻撓，即行究辦。至胥吏亦嚴加約束，不准騷擾。此臣等現辦情形也。

惟數日之間，各鋪戶雖已開市，物價愈見昂貴。小民生計日艱，情急滋事，若盡繩以法，不惟於事無濟，其情亦屬可憫。若不極力挽回，誠恐民困日甚，火熱水深，愈難補救，臣等目擊情形，實深焦灼。

伏思錢法總貴流通，當十大錢僅止京城使用，不能推廣暢行，日形壅滯，以致與制錢大有軒輊。且利貴因民，京師鼓鑄，銅鐵並重，制錢大錢，相輔而行，朝廷立法，本爲至善；無如臣工辦理未盡妥協，日久弊生，利民而反以累民。臣等體察輿情，公同商酌，謹就管見所及，酌量數條爲我皇上敬陳之：

一、各州縣納解錢糧宜收銅鐵大錢也。國家財賦出入，以錢糧出納爲大宗，而法必由近及遠。疊奉諭旨，飭令順天、直隸官將民用一律行使，無如各州縣陽奉陰違，情懷觀望，總由藩庫不肯遵收，致各州縣得以藉口。此後民間交納錢糧，請以銀四成、鈔三成、大錢三成，銅、鐵並收，悉聽民便。如州縣不收大錢，一經民間控告，即行從嚴參辦。至藩庫、部庫，一律遵收，務當各矢公忠，認真經理，以期取信於民，毋再因循致誤國計。

一、亟飭部局多發銅、鐵大錢出京，以冀流通也。查大錢只行於京師，城外甚爲稀少，應令戶、工兩局鑄錢局頒發大錢，交順天府尹、直隸總督委員分解各州縣，每縣銅、鐵大錢各五千串，交地方官發商，聽

民交易，以便百姓交納錢糧。此項錢文一年歸款，如此迅速轉移，京城大錢亦可漸有起色。

一、戶、工兩局鐵錢局宜妥議章程核實鼓鑄也。銅、鐵大錢，原與制錢相輔而行，現在市間不惟制錢日少，大錢日多，並當十、當五銅錢亦屬罕見。固有奸商囤積，亦各局每月鼓鑄未能配搭均勻。應請飭令各局悉心籌畫，每月應鑄制錢若干，當五當十銅錢、當十鐵錢各若干，以免偏重之弊。務須磨鑄精工，一律完好。仍請飭各衙門嚴擊私鑄，以杜攙雜。

一、崇文門、兩翼、戶部捐銅局，均宜認真搭收大錢也。京城捐局、稅務，每年所入爲數甚鉅，如能一律搭收大錢，則民間知大錢與制錢並無歧異，並早爲出示曉諭，毋任吏胥舞弊刁難，致阻圖法。

一、官錢鋪請飭戶部嚴行整頓，以杜弊端也。臣等聞各官號或囤積制錢，或以制錢私相貿易，賤價易銀，或錢票收買私鑄，以致市間制錢日少。始則重票輕錢，繼則重銅輕鐵，近日商民交易，每票一千易制錢五六百文，銅大錢一千一二百文，鐵大錢一千五六百文。此鐵錢壅滯之由也。查戶部奏設官號，原爲疏通錢法，接濟旗營兵餉，乃該商等假公濟私，視爲利藪，抑揚操縱，百弊叢生，若不嚴行整頓，其害不可勝言。現聞戶部令官號用銀赴市收買當十鐵錢，務須認真稽查，不准稍有捏飾。並請飭令戶部出示，准民間持銅鐵大錢赴官號易其本票，錢數不得增減，自無重票輕錢之弊。至民間錢鋪如有囤積制錢，收買私鑄等弊，各衙門一體認真查辦，庶奸商無所施其伎倆，而錢法日見暢行矣。

咸豐七年正月十六日硃批：御前大臣、軍機大臣會同戶部妥速議奏。欽此。

〔戶部尚書柏葰等摺——請飭商認買糧石定價平糶收取大錢，咸豐七年正月二十日〕竊維當十大錢銅、鐵並重，前此業已一律遵行。本年正月初十日，各行買賣忽一體不使當十鐵錢。仰蒙聖慮周詳，諭

令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剴切曉諭，毋許商民阻撓，數日以來，雖間有行用當十鐵錢者，而物價之增昂，日甚一日。凡持鐵錢赴鋪購買食物者，比銅錢幾加一倍。銅錢又較錢票、寶鈔加增。小民傭趁所得，每日僅京錢三五百文不等，當此糧價增昂，苦累情形不堪設想。臣等計慮及此，亟宜設法轉移。因思錢法之行，功令森嚴，商民不敢不遵，而糧價之昂貴，究非法令所能禁止。五城內外兵民不下數百萬戶，各糧行擡價居奇，小民每日所得錢文，竟不能供一日之飽。京師重地，關繫尤非淺鮮。

臣等再四熟商，惟定價平糶爲荒政所先。京倉米石爲八旗甲米所需，未便遽請開倉動撥，卽照例勸捐米石，尙須有待時日，亦緩不濟急。計惟有傳齊糧行經紀，訪明市中公平實價，每糧一石，用錢票若干，現行寶鈔若干，卽就錢票、寶鈔二項折中定價，於五城內外大街通衢之糧店中，擇其殷實者，飭令取具連環互保，認領錢票、寶鈔，承辦各項糧石，轆轤轉運。將該商認領價值，某項糧食每石合錢若干，於該鋪門首明白示諭。准旗、民人等持具現行銅、鐵錢文，按照定價赴該鋪購買。其銅、鐵大錢，除破碎者不用，餘概不准挑剔。前項應需錢票、寶鈔，擬於捐銅局收捐項下酌量提用。其售米所得錢文，令該糧店彙總報部，抵還原領錢票、寶鈔之款。各該糧店如再敢有擡價居奇者，卽從重懲辦，庶糧價既平，一切物價亦因以漸減。錢文之流轉，當有默運於無形者。

〔上諭——制定地丁等項搭收銅鐵大錢成數，咸豐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前因御史保恆等奏請疏通大錢，並聯順奏請定交納章程暨轉運糧石，先後諭令御前大臣、軍機大臣會同戶部妥速議奏。本日據載垣等會議具奏，京師行用銅、鐵大錢，總由直隸省未能設法疏通，以致情形壅滯，自應亟籌變通。著照所議，順天直隸各屬錢糧，卽自本年上忙爲始，著以實銀四成、寶鈔三成、當十銅鐵大錢三成，按成搭交。其零星小戶應交錢糧，不足寶鈔之數者，准以大錢抵交。所

交寶鈔大錢數目，按照現定章程辦理。一切用項，亦照成數搭放。該府尹總督迅即刊刻曆黃，徧行曉諭，務使民間家喻戶曉，按章輸納。朕聞直隸州縣徵收錢糧，或勒指實銀，私換鈔票，種種舞弊，該上司不能嚴加參劾，均堪痛恨。現在既往不咎，嗣後如敢仍前疲玩，不收寶鈔、大錢，勒令交銀，或經民間呈控，或有人參奏，定將該州縣照枉法例從重治罪。如該上司徇隱不參者，戶部奏請嚴加議處。

至所請由部派員赴各府會同徵收取結報部存案之處，恐有名無實，轉滋煩擾。即著該府尹總督責成該道府等於所屬開徵時，嚴密訪查，有弊必懲，儻有徇庇等情，該上司亦無從藉詞諉卸。

其私鑄大錢罪名，前經從重定擬，而愚民無知，仍多藐玩，自應盡法懲治。著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暨直隸總督，嚴飭所屬實力緝拏，如查有私鑄匪徒，即照所議無分首從，均於訊明後就地正法，以儆刁風。甲長、隣居隱瞞不報，分別徒、流治罪。該地方官自行拏獲者，於訊辦後，由該上司奏請獎敘。如被鄰境訪拏，即將該地方官從嚴參處。

至捐銅局搭收大錢，前經戶部議定章程，每銀一兩搭收大錢六百文。其崇文門、左右翼稅銀，應如何分成搭收當十大錢之處，著該監督迅速酌覈具奏。官民錢鋪如有囤積制錢收買私鑄者，著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一體查拏嚴辦。似此詳加整頓，大錢既可疏通，即糧價自然平減。

所有鄉間米石，仍著該府尹等飭令各屬曉諭，務使照常販運，公平糴糶，以濟民食。餘依議。欽此。

〔御史善安摺——銅鐵錢不能一例行用請嚴懲違抗，咸豐七年二月初五日〕查自本年正月以來，當十鐵錢驟形滯塞，即蒙我皇上將大員科道等所擬章程，諭令御前大臣、軍機大臣會同戶部妥速議奏。嗣經該王大臣等會議，具奏各條無不盡善，已經曉示商民人等在案。至今旬日有餘，而各行奸商伎倆百出，旗民人等持錢買物，價值不同。如以銅制錢交易，與先未行使大錢時物價無殊；如以鉛、鐵制錢交易，則

較之銅制錢每十文必須多至二三文，當十銅錢必須多至二十文；若以錢票買物，與當十銅錢價值相同。惟五字字之官票以及鈔票、當十鐵錢交易，則物價昂於銅制錢五倍矣。此當十鐵錢，與當十銅錢、銅制錢之相去懸殊也。然此時雖經曉示銅、鐵錢文一例行用，無如該商等陽奉陰違，仍不遵行。若以當十銅錢買物，價值雖昂，尚得真正貨物；若以當十鐵錢買，則得濫惡貨物。即如白麪一物，以當十銅錢買之，雖較制錢之價相懸，所得尚屬真麪；如以當十鐵錢買之，不但價昂五倍，而該商等竟於麪中攪雜，至令不堪食用。只因當十鐵錢不通，諸物價昂數倍。伏思當經費短絀之時，始定行使當十銅、鐵之錢，本為便民，況京中兵丁人等，原無恆產，惟藉月間錢糧餬口，一旦經此，實難度日。似該商等如此抗違法令，任定行價，若不及早嚴禁，不但於錢法禁令有關，且於旗、民人等生命有礙。相應請旨飭下順天府、五城、步軍統領衙門，及早嚴行曉示，令各鋪戶諸物減價，不可任意增長，及當十銅鐵錢文一律遵行，不准抗違不遵。並派各該管官弁，逐處嚴察，如有抗違不遵者，立即鎖拏懲辦。並禁其毋得藉此齊行歇業，如有齊行歇業者，亦即拏究。該地方官如不認真嚴察，亦著該管官員查明參處。

〔怡王載垣等摺——議駁錢寶青奏請官號收兌鐵錢，咸豐七年二月十八日〕宗人府府丞錢寶青奏請將持錢易票之條再行妥議一摺。咸豐七年正月二十九日奉硃批：原議王大臣妥速議奏，片並發。欽此。臣等遵即將該府丞原奏公同查閱，大致以持錢易票為急，為治標第一關鍵，因本五城之議，由官號而推及於民錢鋪。其說未嘗不是。

臣等伏查軍興以來，餉需支絀，經戶部奏設乾字官號四座，以錢票搭放八旗兵餉。嗣因兵餉全行改票，奏令內務府所開天字五號幫同辦理。其字升等五官號，專為開放鈔本而設，乾字四官號成本業經儘數提放兵餉，每月發乾、天各號票本銀兩及酌撥現錢錢票，均不及應放兵餉錢數十分之八。即字升等五官號之鈔本，亦不能按應放賣

鈔之數全數發給，專恃各該號多開錢票，藉資周轉。覈計從前十四官號官票存並鈔存，幾及二千餘萬。以後應放兵餉雜款，每月尚需錢票寶鈔二百萬上下，仍須各官號隨時辦理。若將私存鐵錢概易官票，則各該號所放錢票過多，市肆情形又將有輕視錢票，棄置不用之弊。不惟戶部放款諸多窒礙，並恐旗、民生計益形窘促。且畿輔一帶數百萬人家鋪戶，若有鐵錢者同日紛紛赴十四號換票，無論地窄人多，各號應接不暇；萬一市井無賴聚集多人，乘間滋擾，別生事端；咎將誰執？即由官號而推及民鋪，臣等亦未嘗不見及於此。特以錢易票雖為例所不禁，若必懸諸功令，五城內外，在在均有棍徒，官亦何能逐段彈壓？必致民號畏累，紛紛關閉，於大局不無妨礙。此五城原議，戶部所以不敢謂可，臣等亦未敢輕議照辦也。該府丞錢寶青復援五城之議，推及於民號，果使錢法從此流通，臣等亦何敢堅執前議，特恐其效未見而害已先形。臣等再四思維，實屬漫無把握。

查戶部現議招商平糶，由部發給錢票、寶鈔，飭商認辦糧石，准兵民人等取具現行銅鐵大錢，按照定例購買。欽奉諭旨遵行，將來貧民所得零星大錢，皆有去路，與持錢易票之法，名雖異而實則同。應由戶部會同順天府趕緊辦理。

咸豐七年二月十八日奉旨：依議。欽此。

〔御史孟傳金摺——當十銅錢民間挑揀過甚急宜嚴禁並請頒發式樣令各省一律鑄造，咸豐七年四月初四日〕竊自行使大錢以來，銅、鐵並重，與制錢相輔而行，法至善也。無如奸民輕官錢重私票，凡以大錢交易者，皆假私鑄爲名，多方阻撓。其當十鐵錢、當五銅錢已有不願行使之勢，而當十銅錢復任意挑揀。輪廓稍損、字蹟微暗者，即視爲私鑄而不用；或輪廓寬大，字蹟清楚者，亦目爲私鑄而不用。不知私鑄之錢，輪廓穿漏，字蹟漫滅，可望而知，若只輪廓稍損，字蹟微暗，雖在官錢，亦所不免，安得概斥爲私鑄。且官鑪初鑄之錢，俱係輪廓寬大，字蹟清楚，而刻下奸民，皆妄指爲私鑄，一概不用，顯係有意阻撓，殊

堪痛恨。況私鑄必有其地，必有其人，既不能實指其處，明言其人，更何所據而確知其爲私鑄？此皆無賴之徒，聞風煽惑，以藐法爲常事，以梗化爲得意，若不急爲懲辦，勢必至當十銅錢悉行壅滯而後已，於民生日用大有關係。應請旨飭下順天府、五城出示嚴爲禁止，凡當十、當五銅錢，除輪廓穿漏，字蹟漫滅，方准不使外，其餘一概不准挑揀。倘再有不遵法令，藉口私鑄，任意挑揀者，卽按阻撓大錢之例嚴究重辦。

至私鑄大錢，愚民趨利若鶩，愍不畏法，全在地方官先事多方曉諭，臨時認真查拏，方使奸宄斂迹。臣風聞近畿一帶，私鑄尤多，各城販運私錢之案，層見疊出，此其明證也。應請旨飭下各該地方官，無分畛域，一體嚴拏，務期有犯必懲，根株永絕。如有奉行不力，別經發覺，卽將該地方官從重議處，其獲犯多者，卽予以獎勵。如此則私鑄者無所逃匿，懲一卽可以做百也。

抑臣更有請者，私鑄之得以混淆，皆由官錢鑄造不精，式樣無定。戶部每月放餉，臣道有驗錢之責，當時查閱錢文，其中卽有輪廓破損字蹟模糊者。且近時戶、工兩局所鑄當十銅錢，與初鑄者輕重大相懸殊，是官鑄大錢先自不能畫一，又因怪私鑄之得以夾雜其間。臣聞錢局有拉運銅土商人，與鑪頭人等相勾串，此中銅斤偷漏，勢必不少。夫既偷漏銅斤，必至尅減工料，而大錢之鑄愈輕小，未必不由於此。應一併請旨飭下戶、工兩局，嗣後鼓鑄當十、當五大錢，其式樣之大小輕重，務使歸於畫一，並將式樣頒發各省，令其一律鑄造。如鑪頭人等有偷漏銅斤，尅減工料等弊，一經查出，卽照私鑄大錢之例從重懲辦。於官錢之確有定式，則私鑄自不能攙，使奸民自無所藉口，而當十、當五銅錢自可以暢行無滯矣。

〔御史鄒煥杰摺——當十銅錢日形壅滯急宜嚴懲違抗，咸豐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自正月以來，當十錢不行，已無可挽回。現惟五城平糶官局，銅、鐵大錢並收，此外各店買賣已視當十錢爲廢物。雖告示懲諄，力爭補救，終無可如何。聞鑄錢局尙鑄當十錢，費工本於無益，

豈非自相欺飾乎？誠如聖諭，增鑄鐵制錢自因時調劑之善策也。至於當十銅錢，萬不可任其阻撓。近復浮言肆起，挑剔過甚，每票錢一千仍取現錢一千二三百文不等，是與從前鐵錢不行之情形相似。若不速加整頓恐復蹈前轍，俟事後方爲挽救，則已無及矣。朝廷之法令不行，奸商之私計得行，情殊可惡。應請旨敕下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出示曉諭，不准任意挑選大錢，並將票與錢故分輕重。此刻端節在即，凡各店收賬之時，如有定要票不要錢者，許立即送究。

〔怡王載垣等摺——請改訂錢糧搭成收放辦法，咸豐七年五月初十日〕本月初七日奉硃諭：今日引見後，著御前大臣、軍機大臣會同譚廷襄，妥議流通大錢暨鐵制錢辦法，並將將來設有窒礙之處，作何補救之方，一並議及，庶免京外情形有所隔膜。惟不必另定章程，徒涉紛更。總期潛移默運，益民生而裕經費也。欽此。仰見我皇上慮念民生，集思廣益，以期推行盡利之至意。

臣等竊思疏通大錢並搭收錢糧，應先由直隸酌定章程，再由戶部覈計，方能中外相符，不致隔膜。當即會同商議。臣譚廷襄伏查本年春間，因京師大錢阻滯，欽奉上諭，飭令實力推行，並令直隸錢糧以實銀四成、鈔票三成、大錢三成按數徵收，一律搭放，業已欽遵通行曉諭。嗣因體察情形，大錢本未疏通，距京距省稍遠之處，民間絕不行使，奏明以大錢二成、制錢八成搭配通用；其大錢不到之處，錢糧內有應徵之三成，暫准以制錢抵交。兩陵兵餉內三成大錢，即以二八成錢覈放，綠營亦先放一成，以期通暢。現在省城雖已遵照，而四路鄉僻尚未全通，復經委員分投勸辦，惟京師地面，鐵大錢仍然阻滯。查大錢便於整用而不便於零用，民間往往積存爲累，視爲畏途。銀價之增，物價之昂，率由於此。現在制錢日少，大錢日多，積而不行，爲患益甚。自應變通盡利，以惠閭閻。前經戶部議請加鑄鐵制錢，以便行用，誠爲釜底抽薪之善策。應請再行加鑄廣鑄，並於直隸之天津、正定、大名等府，一併添設鐵制錢局，以助其不足。京師現鑄鐵大錢，已

屬不少，應請停鑄鐵大錢，並停鑄銅制錢而專鑄銅大錢，以示區別。銅則當十，鐵則當一，等次犁然，不致混同無辨，俾民間知銅之寶貴。仍俟鐵制錢充足，即行明定成數，一律搭配，內外通行。庶銀價物價可平，而生計漸裕。

至直隸錢糧，徵收則銀七票三，搭放則銀五票五，行之業已數年，雖鈔票不盡出自民間，而融消各營之鈔票，則於兵丁不無裨補，即庫款亦可藉得贏餘，上年賑濟上軍需，悉皆取給於此。現改爲實銀四成，鈔票、大錢各三成，實銀少收數十萬兩，兩司庫益形支絀，而所收之制錢大錢運解爲難，散放不便，轉多種種窒礙。且此項大錢、制錢，亦恐不盡出自民間，上無益於國，下無益於民，而徒資中飽，誠屬非計。況近來不特銀少，即制錢亦甚少。現時天津、大名、正定各府，銀價悉在四串以下，民願完銀而不願完錢，殊難相強。合通省之錢糧以三成覈算，應收制錢一百數十萬串，若令悉儲官庫，市肆立見空虛，此又事之必不能行者也。在立法之初，原因疏銷大錢起見，第大錢之通與不通，在市肆而不在錢糧。市肆通，則錢糧自通。今國家每年棄數十萬實銀以求大錢之通，而終於有損無益，似不如仍循銀七、票三，銀五、票五之舊，較有實濟。應請自本年下忙爲始，直隸徵收錢糧，悉照銀七、票三之案辦理。其大錢三成，即納在鈔票三成之內，交票交錢悉聽其便。仍於各府設立鈔局，准以鈔票與大錢互相易換，再以大錢分發各行店，按二八搭配行使，庶鈔票與大錢互相通融，以爲補救，而京、外不致隔膜，並可遵旨毋庸另立章程。

再，京師鐵大錢積存已多，應如何照舊設法官收之處，應由戶部覈明另行奏辦。

臣柏葰復與戶部各堂官詳加商榷。查錢法流通，總以子母相權，方可便民利用。前以鐵大錢壅滯不行，經鐵錢局奏明改鑄鐵制錢八成，鐵當十錢二成，原爲逐漸轉移以資補救。惟查鐵錢局現存鐵大錢一百八十餘萬吊，五字各官號存備鈔本鐵大錢一百餘萬吊，捐銅局收

捐項下存儲鐵大錢二百餘萬吊，平糶處收存糧價鐵大錢五十餘萬吊，共存鐵當十錢五百餘萬吊。覈計官存如是之多，實已足敷搭用，所有鐵錢局尙鑄二成大錢，似應照現議停鑄。其停鑄銅制錢，加鑄銅大錢，應由戶、工兩部酌改卯額分別奏辦。至京師鐵大錢積存已多，現有捐銅局搭收二成，數月以來已收鐵大錢二百餘萬吊之多。此後源源接續應，毋庸另議官收章程，以歸簡易。現在距京數百里之外，民間即絕不見有大錢。直隸奏明以大錢二成，制錢八成搭配通用，原爲因地制宜變通辦理。而京師則大錢日積日多，制錢經商民運售出京日形其少。前以大錢八成、制錢二成奏令收放一律搭用，此時暫聽商民通融行使，應俟市廛制錢充足，再行覈定成數均勻搭配。

咸豐七年五月初十日奉旨：依議。欽此。

〔巡城御史保恆等摺——銅當十大錢壅滯請發鐵制錢，咸豐七年七月十六日〕近日以來，都城商民挑剔當十銅錢愈出愈奇，不但沙眼毛邊模糊破損者，挑剔不用，即輪廓完好字畫清晰，亦復私造名目，任意刁難。貧民持錢入市，每大錢壹串，可用者不過二三百文，以致民生日蹙，爭訟繁多。強壯者肆行盜竊，老弱者流爲乞丐。旗、民貧不聊生，羣情不無惶惑。設使當十銅錢，亦如春間鐵錢遽然不行，必致商賈歇業，上下交困，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臣等目擊情形，始以奸民阻撓圖法，自當嚴刑峻罰，以儆刁頑；繼思近來盜鑄本多，如一概不准挑剔，勢必私錢充斥，奸人因以爲利，而閭閻重受其累。是欲除弊而百弊叢生，於錢法亦大有關礙。且錢法本貴流通，比年京師當十錢文出京數十里外，即不行使，此項日壅積於京師，錢愈多則民愈不知貴，都中百物價昂，較外省多至數倍，米糧尤甚，推原其故，實在於此。

臣等公同商酌，爲目前補救之計，擬請敕下部臣，嗣後八旗散放兵餉，每銀一兩發給鐵制錢四成、官號錢票六成，至官錢鋪有持票取錢者，亦按鐵制錢四成，當十銅錢六成發給。並乞皇上密諭戶、工兩局加卯添鑄鐵制錢，其當十銅錢應令酌量漸次抽減。嗣後制錢日多，即

當十錢壅滯不行，亦不致別生事端。如此默爲轉移，似亦防患之一道。

臣等亦知國家令出惟行，小民刁風斷不可長。故凡各城挑剔錢文之案，無不立時究辦。無如積重難返，枷責既不知畏，勸諭亦若罔聞，欲重懲則人數實多，欲姑聽則澆風日熾。籌商再四，焦灼萬分。除仍出示剴切開導，並嚴拏私鑄及造謠生事之人，立即懲治外，謹將錢法壅滯情形，合詞恭摺密陳。

〔戶部尚書柏葰摺——議駁保恆等所奏並建議強迫行使大錢辦法，咸豐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五城御史保恆等奏錢法壅滯情形，請量爲變通一摺。咸豐七年七月十六日軍機大臣面奉諭旨：五城御史保恆等奏請疏通大錢一摺，著戶部覈議具奏。欽此。欽遵交出到部。據原奏內稱，……臣等伏查本年正月，當十鐵錢阻遏不行，疊經奏奉諭旨，飭令鐵錢局改鑄制錢，戶局添鑄當十銅錢，工局亦添鑄鐵制錢；並於向例兵餉應領之貳成現錢，全數改放制錢，而每月輪折粳米旗分，又搭放制錢伍成。其各官號開發錢票，均按捌成當十銅錢、貳成制錢開放，是制錢之散在民間者已不爲不多。如果商民行使大錢與制錢相輔而行，何致當十銅錢驟形壅滯。

茲據該御史等奏稱，近日商民挑剔當十銅錢愈出愈奇，每大錢壹吊，可用者不過貳叁百文，以致旗、民貧不聊生，羣情惶惑。擬請嗣後八旗散放兵餉，每銀壹兩發給鐵制錢肆成、官號錢票陸成，官錢鋪有持票取錢者，亦按鐵制錢肆成、當十銅錢陸成發給。並令戶、工兩局，加卯添鑄鐵制錢，其當十銅錢漸次抽減等語。臣等查鐵錢局每月所鑄制錢僅貳拾餘萬吊，現在八旗兵餉所領貳成制錢，每月約需拾伍萬餘吊，輪折粳米旗分所搭伍成制錢，每月約需肆萬餘吊，五字官號開放鈔本每月約需制錢數萬餘吊，以現鑄之制錢計算，尙多不敷。若於每月兵餉發給肆成制錢，官錢鋪亦按制錢肆成開放錢票，無論現鑄之數不敷甚鉅，卽令戶工兩局加卯添鑄，而民間錢鋪並不一律遵行，所散之制錢亦僅爲奸商囤積居奇、販運出城之用，於錢法民生均無裨

益。應請旨密諭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嚴飭民間錢鋪及買賣各鋪，遵照官號搭用貳成制錢成數，一律配搭行用。如有囤積販運制錢，及不按成行用，故意挑剔大錢者，即行嚴拏懲辦。

查上年以來，京城錢鋪添設日多，總緣民間狃於重票輕錢，錢鋪遂得以數寸之紙易百千萬兩之銀，顯以專行票之利，隱以占寶鈔之權，而錢以不用而日積，以積多而見輕。應並請飭下五城御史，分傳各該商，飭令按月從實報明，有無現錢若干，是否足數票存，並會同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出示曉諭，以後如有關閉錢鋪呈控追錢者，除將錢數照票追繳外，並按所短錢數，將錢鋪商人加等治罪。

如此懲創奸商，庶足挽重票輕錢之風，而錢以得用而知貴，挑剔之弊自除。且果實力遵行二八成數，物價亦不致以現錢而增昂。即如近日字字官號有一日取錢至捌千吊者，是二八成數之便於用，並足以移重票之習，亦可概見。

〔上諭——著以嚴刑推行銅當十大錢，咸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內閣奉上諭：前因京城鋪戶人等，於行使大錢任意挑剔，經巡防王大臣等奏定章程，嚴行懲辦。茲據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奏稱：該鋪戶人等日久玩生，於當十銅錢挑剔日甚，兵民生計維艱，請飭查辦等語。自應申明前定章程，俾知警惕。嗣後各鋪戶及各項買賣人等，如有不肯行使當十銅錢，被首拏獲，初犯者枷號一箇月，遊示旗營地面；再犯者發極邊烟瘴充軍，遇赦不赦。如被告到官畏法悔過，免其治罪。誣告者照例反坐。其銀市交易，不准將制錢、大錢分定價值，市肆各項貨物，均不得任意擡價及囤積不售；違者從嚴究辦。即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出示明白曉諭。儻兵役人等，有受賄徇庇，或敢於藉端滋擾者，均著從重懲處。此項案件隨到隨辦，毋得稍有積壓留難，以儆刁風而懲玩泄。欽此。

〔山東布政使吳廷棟記述直隸大錢不行情況，咸豐七年〕丙辰歲，黃河潰決，大名之開東場被水成災請賑，奉旨派臣廷棟稽查賑務。仲

冬，蒙恩升授山東藩司。時農部以大錢壅滯不行，歸咎直省不肯疏通行使，奏奉諭旨飭下直督，自明歲上忙爲始，兼收三成大錢，三成鈔票，完納錢糧。合省皆知勢不能行，諸多窒礙。因諭旨嚴切，有如不奉行私收實銀，以枉法贓論之語。督臣不敢上陳，懼於阻撓之罪，合省人心皇皇，迄無補救善策。廷棟於丁巳仲春陛見，直督因奉部文疏通大錢之條陳，於現行大錢二成奏明推廣行使三成，臨歧諄屬廷棟面奏情形。

廷棟至京，二十一日進見。上問賑務及河決情形，一一據實陳奏。

二十二日再進見，上即問直隸能否行使大錢？

對曰：直隸市肆前曾出示行使大錢二成，今春復推廣行使三成，小民謹奉公令，原屬行使，其實市中買賣價值百文之物，因行使大錢二成，即索價百二十文，今行使大錢三成，即索價加三成，暗中折算除去三成大錢不計。臣不敢一言欺飾，竊謂此雖名爲行使，實不得謂爲流通。國家立法，必先便於民，方可行，必先信於民，方能行。現奉諭旨直督，自今歲上忙爲始，錢糧即收三成大錢，三成鈔票，是十成實銀已遞減去六成，在百姓似宜歡忻鼓舞，急於奉行，乃反懷疑觀望，隱生顧慮者，必有所不便不信也。直隸計二百餘萬錢糧，若收三成大錢，以京錢四串抵銀一兩，計收二百餘萬串大錢，民間安能驟得如許大錢，將來私鑄必由此充斥，恐誅之不可勝誅。如不收私鑄，則可指爲阻撓，或折收制錢，又干枉法，姦民得以挾制其上矣。倘謂既收大錢，如部文所言，京中必有商販自然疏通，將大錢由京運直。竊謂商販所圖者利耳，今以十文制錢買一當十大錢，運至直省仍賣十文制錢，初無利息，空增運費川資，謂自多興販，必無是理。設有興販，定是私鑄而影射官錢，其弊何可勝言。至各屬所收大錢運交藩庫，其運費又將何出？臣駐開州，以一州而論，應收錢糧將及八萬，以三成大錢而計，合二萬四千兩，以四串京錢抵銀一兩，合九萬六千串。每車運大錢六百串，計車一百六十輛，至省十一站，每車四串一站計，一車四十四串，

共需七千串有零。此費取之民，則爲浮收；出自官，必無力賠墊。況由藩庫支放又需車費，此亦窒礙難行之一端矣。官民之情如此，上忙錢糧恐難照常輸將。直隸乃畿輔重地，畿輔安靜，足以拱衛京師。前此所收銀七票三，支放則銀票各半，藩庫多此二成實銀，方足以供周轉。卽去歲大賑及今奏展賑，計用實銀十九萬有零，皆賴此二成實銀撥發，否則豈能以鈔票、大錢分給災民乎？今年黃河決口未塞，直隸水災必重，若議賑卹，費將何出？又東西陵差，借資民力，必先由藩司墊發，方不至緩不及事。倘無款可撥，必將預取於民，操切太急，恐抗糧抗差，別滋事端，必所不免。外省情形，各有不同，在因地制宜，酌量辦理。督撫大臣受恩深重，當此經費支絀之時，如大錢可以疏通，豈肯不盡心籌劃？臣非謂大錢必不可行，似宜以大錢爲母，以制錢爲子，必子母相權，而子多母少，方可漸次通行。尤必禁令劃一，不致朝更暮改，庶足取信於民。

上始則靜聽，繼則連聲相應曰：據此，無論官運商運，仍是不行？

對曰：若能行，自然流通，不待販運。情事實是如此，臣不敢一言欺飾。各處行使大錢，城內行使，城外卽不能行使，如何得謂流通？今市中但見大錢，不見制錢，小民實是不便，窮民日用零星之物僅值數文，卽物價亦必有奇零，市上只有當十大錢，並無當一制錢，豈非不便？今百物騰踊實由於此。蓋官以一錢爲當十，民以當十爲一錢。欲救此弊，只有添鑄鐵制錢，停鑄大錢，以平其勢。國家用鈔票、大錢，原爲每月搭放兵餉起見，惟多搭幾成制錢放散，則多一成制錢，自能平一成物價，今戶、工兩部不宜多鑄制錢，臣曾訪問其故，據云工本太費，須兩文錢鑄一文。似是物料工價底本太貴。臣在直隸，見寶直局所鑄鐵制錢，雖無大盈餘，不至如是之費。國家錢法，惟無餘利，則私鑄不禁而自息，其利權可操之自上。今市上不見制錢，非是無制錢，乃是市僧居奇。銀一兩換大錢八串，換制錢四串，朝廷多方疏通大錢，立一法卽增一弊，皆爲市商所假借，以遂其操縱伸縮之計。愈欲重大錢，而大錢

愈輕，實由科條太多，朝更夕改，民無適從之故。國家先不自信，何能取信於民？前聞順天府出示不准挑剔大錢，姦徒因故持破爛大錢買物，有不收者，即勾通差役，以阻撓大錢向其訛詐。順天府查知前示生弊，又出示准挑剔破爛大錢不用，遂有借挑剔而不收大錢者。民間遂訛傳不行使鐵大錢，而鐵大錢竟廢而不用。此禁令不一之一端也。現在市上並不見有當十鐵大錢，則民間不用可知，乃戶、工二部猶日鑄鐵大錢何也？國家設法疏通，報捐則收鐵大錢二成，今方平糶又全收鐵大錢，將來大錢盡歸於官，只有搭放兵餉一途，兵持鐵大錢無處使用，貧民小賈所得鐵大錢亦成棄物，是兵民交困矣。且御史條陳，各持一說，固有目擊時艱爲民生起見者，恐或因皇上意在疏通大錢，揣摩迎合，附和進言，議論紛然，徒足惑人聽聞，亦所不免。若因之多立章程，流弊愈甚。即如銀票、鈔票，本係一例頒行。乃無端自分輕重，欲廢銀票而專用鈔票，又准以銀票而換鈔票，無怪銀票日輕也。

上問曰：直省物價已騰貴否？

對曰：收三成大錢之謄黃初張，物價實已漸長。直省錢糧舊章似未可輕改，或於三成銀票內有願交大錢者，當聽其便；其零星小戶銀不成兩者，亦聽交大錢；似不宜限定成數，致有窒礙。今歲上忙錢糧若不早定畫一章程，必多觀望。臣竊謂三成大錢章程，未免操之太急，人見諭旨嚴切，懼干阻撓之罪，勢既難行，必至陽奉陰違，諸弊叢生。皇上問及臣，臣實不敢一字欺朦。

上頷之。（《陞見恭紀》，見《經世文續編》，卷59，葉33—36。）

〔惠王綿愉等摺——建議發放兵餉加搭鐵制錢，咸豐八年正月二十七日〕臣等查本年入春以來，物價昂貴，倍徙於常，兵民生計維艱。仰蒙皇仁，八旗賑米及京城內外各粥廠，均展放三箇月。凡無業貧民，與閒散旗人，已足以資糊口，而八旗食餉兵丁，尙多拮据。

查兵丁現在每月應領錢糧，除二成鐵制錢外，其餘折給錢票，每

兩合制錢二串放給。而錢票所取官錢鋪之錢，銅大錢居多。此時街市物價，銅大錢較鐵制錢多至三倍，是兵丁月餉內多一成制錢，即可稍爲寬裕。臣等公同商酌，擬請自二月至四月兵餉內搭放二成鐵制錢之外，再加放鐵制錢一成，以制錢兩串折銀壹兩。如此量爲變通，庶兵丁足資接濟。

夫國家經費有常，臣等何敢於舊例之外，酌爲加放，實緣八旗兵丁萬分艱苦，人所共見。臣文彩職任地方，自上年十月至今，八旗地面因飢寒不能遂其生者，不可勝數。目覩情形，實深慘怛，是以仰懇天恩，請將八旗月餉變通放給。再查臣局所鑄制錢，截至本年正月底止，庫存肆拾肆萬餘串，卽於八旗兵丁月餉內加放一成鐵制錢，三箇月亦足以敷應用。

如蒙俞允，臣等行文戶部，自二月起八旗兵餉卽照現擬加成之數放給，至五月兵餉，仍照常支放。

〔御史陳慶松片——銅當十大錢二三折行使，咸豐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再，京城自開正以後，物價糧價愈形昂貴，總由大錢折耗太甚，故運貨入京者愈希。查從前當十鐵錢，不過折七折八，遂已截然而止。今當十銅錢，幾至折二折三，而因仍不廢者，固由於銅鐵之價懸殊，亦因人心日壞，不使大錢得以官法治之，價值昂貴不能以官法繩之，故將物價抬高，遂使生計日蹙，而商賈貴買貴賣，焉肯喫虧？且將大錢多方挑選，一以遂其賤售銷毀之私，一則俾用者憚煩，盼望銅制錢愈切。惟是世風詐僞，每出益奇，今卽行使銅制錢，亦未必不挑選不私造，特以人情鬱極思通，不得不徐議變計。緣自變更錢法以來，部臣因國用拮据，銅斤短絀，遂爲此權宜之策。夫權宜者，可一時而不可久長者也。鈔票與大錢二者相衡，鈔票或可通用，大錢斷難久行。

其鈔票之尙可通用者，工程領項，暨京外各官俸廉，或半銀半鈔，或銀七鈔三。工程之事有何憑據，一萬銀告完之工與三千銀告完之工，從外面粉飾看來，無甚分別。此中消納，非身習其業者不知，查驗

之人何能深悉。推而至於河工，更無論已。至於各官俸廉，無論春秋二季尚折給銀鈔寶鈔，即因度支不足，全行裁撤，在羣臣讀書筮仕，受國家顯榮之恩，亦應循分供職，未必遂至飢餓不能出門戶也。故臣以爲鈔票尚可通用者在此。

至大錢之斷不能久行，考之漢、唐、宋、明，具有明驗。今亦不敢遠徵，特以世上至苦極困之民，無如乞丐，自行使大錢，而貧民之流爲乞丐者不少，乞丐之至於倒斃者益多。人即好施，孰肯輕以當十錢頻與乞丐。至貧民負苦終日，所得數百文不能一飽，遑問妻子。我皇上以堯舜爲心，一夫不獲，痾癢在抱。飯廠展限，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第經費有常，轉恐日不暇給。現在前三門外各巷口，嘸饑號寒者日衆。其强者搶奪食物，所在皆有，雖經地方官查禁，仍然不止，亦因其饑餓逼身，無可如何。倘使物價稍賤，亦復何至於此。

顧自鈔票大錢之興，京城商賈其獲利不啻加倍也，而錢店爲甚。臣生長京師，猶憶道光十五六年間，因內外城錢票參差不齊，順天府曾經示禁，而各店悍然不顧，仍自行其私，彼時臣即謂利權悉在錢店。每日清晨，市肆間不知誰何之人，酌定銀價，幾錢折幾分或幾分半，不終朝而內外城悉遵其議。觀其所定銀價，亦必衷多益寡，官私悉便，實非一二人私心擬議。若使官爲經理，轉多隔膜。何則？其經營會計，既不及商賈之細，而變詐百出，又不能周知；故官與商賈共事，未有不爲所愚者也。況謀財之道，當及有財之時則財常有餘，至無財而謀財，不惟不能生財，而且耗財。蓋利之所在，人競趨之，我欲便宜，人誰肯喫虧也。苟非人情所順，不能強之使行。即如去歲當十鐵錢截然而止，各處告示層見疊出，半年之久，何曾推行半步，而此紙筆等費，豈非虛糜。今則每立一議，下必有一議就中阻撓；每行一法，下必生一法暗中播弄。總之，利益歸於商，傷耗歸於國，而苦累及於民。但使稍爲議及，市肆即已通知，而情形爲之一變。明知奸商所爲，究竟何所指名，部臣所謂利悉歸商賈，一切全無把握是也。

〔步軍統領奏呈旗民萬陞等叩閭^①申訴大錢行使不便生計窮困親供三件，咸豐八年二月初五日〕(一)萬陞，年三十六歲，正白旗蒙古六甲喇德安佐領下人，當護軍差使。有母親趙佳氏，現年五十九歲，並有妻子及二子一女。每月應關錢糧十一吊有零，因錢票多有大錢，行使不便，百物昂貴，目覩母親挨饑受餓，該人錢債歸還不起，情急無奈，起意叩閭，求主子天恩，把大錢停止了，就把萬陞發遣，也與國家有益。今日有管聲音差使在西直門外廣通寺廟門口站段，聖駕經過，我把腰刀馬鞭丟棄，就在道旁跪下。實因貧苦難度，並沒有指名控告的人，也沒有人主使，只求治罪，所供是實。

咸豐八年二月初五日

(二)吉慶供：我是正黃旗內務府蘇拉^②，今年四十四歲，在西華門內北長街住。關防衙門^③珠爾罕缺^④。每月一兩錢糧，每季二石六斗米，並沒差使。有母親跟著我兄弟過活，我有妻子兒女七人，實因家寒難以餬口，錢糧領出，鐵錢不能使用，百物昂貴，起意叩閭。求主子天恩把我治罪，就是生路了。今日在西華門內新開路羊肉牀旁邊，藏在排子後，人都不知。聖駕經過，我就出來跪叩，那時人也不能攔了。並沒有控告的人，也沒有人主使，所供是實。

咸豐八年四月初四日

(三)覺羅景秀供：年十九歲，鑲紅旗滿洲德祥佐領下官學生，父母俱在，弟兄三人，我係行二。父親現當本旗藍翎長。本月二十二日，用當十大錢一吊到平則門內牌樓坊麪鋪內買麪，麪鋪人說買麪一斤須用當十大錢三百六十文，所有一吊錢僅挑用二百文，下餘俱不肯用。因與分辯，麪鋪人出言詈罵，覺羅情急，起意叩閭。在乾石橋路東胡同帳子內藏躲，於聖駕經過時，出來喊冤。並無別人指使，所供是實。

① 叩閭，閭、指宮門，叩閭是直接找皇帝的意思。

② 蘇拉，是滿洲語差役的意思，為內務府所屬的差役專用名詞。

③ 關防衙門，內務府屬下有關防衙門。

④ 珠爾罕缺，珠爾罕是滿洲語部的意義，如吏兵各部。缺，是編制內的意思。

咸豐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御史徵麟摺——行使大錢鐵錢後百貨騰貴異常請飭嚴限物價，咸豐八年四月十六日〕自錢法數變而後，商賈狡獪之徒百般詭譎。始則因銅當百、當五十大錢，物價爲之增長，繼則因鐵當十大錢，物價又爲之增長。自上年春夏改鑄鐵制錢，朝廷錢法既定，市廛百貨自當皆持其平，詎一年有餘，物價不但不能減落，且更逐日任意增長。卽如食米，從前每石止賣十餘吊文，今則每石二十餘吊不止；豬肉每斤止賣二三百文，今則每斤六七百文不止。至於雜糧、雜貨、零星食物，以及一切日用之類，無一不騰貴異常，計自去秋至今，增長幾至一倍。究其所以然，各鋪戶亦莫知其故。問其增價始自何人，各鋪戶亦莫知其由。觀此情形，幾有一發莫遏，一唱百和之勢。

伏思物價如此無定，在士大夫有力之家，已難於周轉，若小民養殖不給者，誠何以謀生？近日街市行走攜買食物者，往往已有搶奪相食之人。若嗣後物價日增一日，以至貴無可貴，勢必羣然相起，共爲搶奪。京師輦轂重地，若不早爲防範，嚴行禁止，將來誠恐釀成巨案。應請旨飭下步軍統領，會同順天府、五城出示曉諭，嚴定物價限制，卽以現在物價爲定，嗣後不得再爲任意增長。倘有違禁令，卽行嚴拏重治其罪。庶奸商畏法，物價得以持其平，而小民養生謀食於以蘇其困矣。

〔又附片〕再，自改鑄鐵制錢以來，現已年餘。其初街市間，每鐵制錢一吊可抵銅大錢三吊餘文，詎自今年正月以後，日見減落，現在每鐵制錢一吊僅止抵銅大錢一吊二三百文。似此情形若不嚴行禁止，誠恐鐵制錢日賤，將來又有不能暢行之虞。應請旨飭下一併明定章程，嚴拏其人從重治罪。

〔御史忻淳摺——銀價增漲物值昂貴兵餉請加發鐵制錢，咸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查近日銀價，每兩增至京錢十二吊有零，物價倍覺昂貴，現雖秋禾已登，而米糧價值有增無減。時屆冬令，該兵丁等所支

月餉，衣食兩顧尤屬艱難。奴才目覩情形，惟有多放鐵制錢可資周轉。

查本年正月間經惠親王等奏，因八旗兵丁生計維艱，請酌擬兵餉加放鐵制錢一摺，奉上諭：惠親王等奏八旗兵餉鐵制錢酌擬於三箇月內暫加一成一摺，八旗兵餉本係搭放鐵制錢二成，現在物價昂貴，該兵丁等生計維艱，著加恩自三月起至五月止，每月加放鐵制錢一成，以示體恤。至六月以後，仍搭放鐵制錢二成。俟該局鼓鑄充餘，再行酌議加成搭放。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辦理在案。彼時兵民等仰荷天恩，無不歡欣感戴，現在鐵錢局月鑄卯錢，除每月開放二成兵餉鐵制錢之外，尚有盈餘，今該局又添設中廠所鑄錢數又增，若能仿照上屆於兵餉內加成搭放鐵制錢之案，再爲酌量加成搭放冬令二三箇月，以資接濟，且制錢放出既多，市肆流通，銀價自當稍減，諸物價值亦可稍平，於兵民生計均有裨益。可否請旨飭下戶部鐵錢局通盤籌畫，酌量加成搭放，以示體恤。

〔管理戶部事務翁心存等摺——請究辦山西阻滯鐵錢之官吏士紳，咸豐八年十一月初六日〕本年十月十四日據寶泉分局監督隋藏珠等呈稱，准平定州移稱：據紳士蔡子璧等稟：因銀糧物價較鄰近各州縣昂貴，議自十月十五日起，以二銅八鐵使用，不許全用鐵錢；自咸豐九年正月初一日起加銅錢一成減鐵錢一成，作爲三七；四月初一日以四六使用；迨七月初一日銅鐵各五成攙用等因。當將該紳等自定成數，自限日期，不聽候該管官主辦及有不許全用鐵錢一語，措詞謬妄，並大妨鑄務之處，立議駁覆。正在繕寫具呈間，准孟縣詳稱：紳士溫雲等稟：屢蒙示定錢法，以六成銅錢四成鐵錢行使，近來所使盡屬鐵錢，以致銀價昂貴，貨物亦無不貴，請詳察示定等情，詳請到局。當將銅鐵分成有妨鑄務之處，劄覆孟縣，並抄錄兩處來文彙呈覈辦等因。

臣等正在籌議具奏間，旋於十月二十二日據該監督等呈稱：十月初八日聞孟縣已張貼告示，限半箇月後，銅錢鐵錢各半行使，不得盡用鐵錢。如有不遵，嚴行究治，是以各舖戶相戒不願收售鐵錢。連日

以來，買鐵購料無可措手，即兩處匠人一千餘名，手執鐵錢而無所得食。職局萬分艱危，請迅賜覈辦等因。當經臣部飛咨山西巡撫，速飭該縣出示曉諭，將商民交易仍照從前不分銅鐵一律行使在案。

臣等伏查咸豐四年五月，臣部奏定於山西平定州地方設立寶泉分局，鼓鑄鐵錢，派委臣部郎中隋藏珠等督辦。嗣於定卯後，因鐵錢漸次暢行，據該監督等呈請，即以所鑄之錢作為鑄本，所獲餘息錢文易銀解京。上年及本年兩次共易銀七萬餘兩，是數年以來該局所鑄鐵制錢與銅錢一律行使，商民久已相安。今平定州、孟縣兩處紳士，以銀價昂貴，稟請銅錢、鐵錢分成搭用，該州縣如果善於辦理，即當曲意開導，設法疏通，俾商民照常行使，以期鐵錢免於阻滯。況經移詳到局，該監督等以銅、鐵分成，有妨鑄務之言割覆，亦應反復酌商，或申詳本管上司，聽候籌辦，方臻妥協。乃該孟縣知縣李昌熾，偏執己見，竟誤聽紳士之言，率以限半月後，銅、鐵各半行使，不得全用鐵錢等詞，遽行出示。以致鋪戶相戒，不敢收受鐵錢，局中買鐵購料及爐匠人等購買食物，萬分艱難，鐵制錢一項漸有沮格不行之勢。辦理實屬不合，相應請旨將山西孟縣知縣李昌熾交部議處，以示懲儆。仍請飭下山西巡撫通飭所屬，遍行曉諭，凡州縣徵收錢糧及商民交易，務須銅錢、鐵錢一體行使；倘有拘分銅、鐵成數，或竟不用鐵錢者，無論官民商賈人等，均照新定阻撓鑄務章程，從重究辦。

至平定州等處，本年五月間，銀價忽長。據該監督等呈稱，訪係直隸奸商將運鐵錢數十萬串來州買銀，約定九十月間銀錢兩交，遂致銀價聞風驟長等語。查現在各處鼓鑄鐵制錢，原期無分畛域，各處流通，惟奸商豫立期約，越境販運，致開買空賣空之弊，而錢法亦因之敝壞。並請飭下直隸總督及山西巡撫，轉飭查明嚴行禁止。

〔又附片〕再，查近年經費不敷，銅鉛短絀，在京搭放兵餉及雜款等項，全賴鐵錢局及戶工兩局所鑄鐵制錢源源接濟。其近京省分，除山西平定州分局外，如直隸之錢局、河南之省局，並懷慶府局，亦各添鑄

鐵制錢。將來鐵制錢日積日多，必須由近而遠，設法流通，方免壅滯之患。惟欲民之流通，先在官之行用。近來各州縣徵收錢糧，愛銅畏鐵，錮習已深，若非示以利害，明定章程，不能破其積弊。臣等公同酌商，擬請旨飭下各直省督撫，通飭所屬，無論現在設爐鼓鑄及未經設爐地方，凡鐵制錢行用之處，在官徵收錢糧與商民交易，均應與銅錢一律行使，不得歧視。其地方州縣有能實力奉行，令民間銅、鐵無分，於鐵制錢暢行有效者，由該督撫查明量予獎勵；倘商民方在行使，而官反勒令分成，致境內鐵制錢沮格不通者，即行指名嚴參，照阻撓新章辦理。如此勸懲兼施，庶錢法得以流通，經費乃有裨益。

〔監察御史鄂莖摺——大錢鐵錢貶值阻滯皆由於放而不能收，咸豐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比年官票、寶鈔、銅鐵錢相輔而行，原以濟實銀之不足。皇上聖慮至周且詳，部臣亦無不悉心籌畫。而下乃乘便而取利，上則有令而無權。即如當千至當五十之銅錢、當五銅錢、當十鐵錢，欲廢則竟廢之矣。今則鐵制錢出京數十里即不能用，當十銅錢亦不如錢票所值之昂。每錢票一吊僅抵銅制錢二百文行使，物價皆按錢價折算，所以日見騰貴。奴才以爲官票、寶鈔、銅鐵錢之弊，其始在放而不能收，其終遂造而不能用。即以現錢而論，現在順屬地丁以及交捐納稅，概不搭收，無怪民間重票輕錢，圜法益形壅滯。

〔署刑部右侍郎袁希祖摺——大錢滯礙難行亟宜改鑄制錢規復舊制，咸豐九年四月十九日〕咸豐三年，偶因道路不通，銅斤短少，始議改鑄大錢。乃當百、當五十、當五者，早已不行；而今將就通行當十之錢，數年以來，致由奸人折算，始猶有三五文可直，折至今日，竟至以十當一。以至銀價日增，百物昂貴，本月三五日內，每兩銀竟至易京錢十七千文有零。窮民生計維艱，萬難存活，臣每見街市上鳩形鵠面之人沿門求乞，每鋪止給水上漂一文。而乞者積至十文，始能易一當十大錢，而當十大錢又止直一制錢。似此艱難，何以爲生，然此猶爲良善之輩。至於強者，公然白晝搶奪，肆行無忌。且如旗兵每月所領

兵餉，向日三兩者，今止折爲十五千文。出息微末，又無生計，以至宗室亦有散而爲盜者，糾衆橫行劫奪倉米，犯案纍纍，藉非飢寒所迫，斷不至此。雖疊經皇上散粥周濟，展限無已，爲此堯舜猶病之事。而民生日蹙，彫敝愈形，向使不用大錢，窮民未必無依至此。況年來近京一帶收成甚好，並無奇荒，而此百姓亦非流亡外來之人，乃至坐困如此，此可以見大錢之弊政大矣。方今雨澤愆期，近京數百里外，盡成石田。且臣訪問外來者，俱云山東、山西、河南，一律乾旱異常，更爲可慮。雖屢經皇上軫念民艱，虔誠祈禱，廣設醮壇，清釐庶獄，尙未渥沛甘霖，而天心之無應，未必非民怨之所歸。若不改鑄制錢，臣恐不日每兩銀必至易錢二十千有零，而民生更困矣。況今日之鑄大錢，不但病民而實病國，臣請爲皇上縷陳之。

人謂國家銅斤短少，始改鑄大錢。向日每制錢一文，需用銅一錢二分，大錢定制每文止用銅四錢八分，以之當十，原有七錢二分銅可省。此外面爲國家省銅起見，似爲有理。不知民間折算至今，仍止以十當一，是反以四錢八分銅作一錢二分使用，豈不可惜。況錢者泉也，貴在流通。今不但普天之下不使大錢，一出京城便不使用。止此四十里方城之中行使，其不流通孰甚。不流通又安能持久，不能持久，又安得坐視因循而不規復舊制。

不但此也，大錢之鑄已相沿六七年之久，京外既不行使，城中此物必多。乃近來並不見大錢之多者何也？臣訪知其故，見東西單牌樓下皆收買當十大錢，用紹興酒罈裝運至東邊鐵爐廠鎔化成餅，仍以之運往捐銅局出賣。捐銅局亦明知其然，落得以賤價收買，除開銷之外，儘有贏餘。此大錢之去路一也。臣昨往京東出差，於路以銀換錢，有一種新砂制錢，明係私鑄。聞有一種奸人，將大錢買去私銷私鑄更爲得利。此大錢之去路二也。至於市中銅貨鋪，每銅一斤時值京錢二千二百文，今大錢二千二百文計重三斤四兩，若毀成銅出售，反值京錢七千有零，其利幾至三倍，安得不犯法私銷。此大錢之去路三也。

如謂臣言虛誑，請試下一收買大錢之令，京中必無多大錢可收。更請試追問銅局所收銅餅，自何而來，何以銅鉛雜有，卽此可以窮奸人之弊竇矣。

夫國家創立錢法，經祖宗百計圖維，權衡至當，始以一錢二分作一文制錢，加以爐火匠食，耗費甚多，原非圖利，實以便民，是以民間絕無私鑄私銷之弊。今天下皆行制錢，獨京師一隅之地，行使大錢，事不畫一，所以百弊叢生。臣愚以爲由奸人私鑄私銷，何如皇上亟亟規復舊制；舊制一復，銀價卽減。今外間行使制錢之處，類皆每兩銀易京錢三千上下，此是明徵。而京師窮民，得見制錢，卽易覓食，無論強弱，皆可以立身命、贍妻孥，孰肯甘犯刑章流爲盜賊。卽下而乞丐之流，亦必全活不少，共沐天恩，是惠政之大莫大於此。應請皇上獨伸天斷，未可格於部議，拘泥不行，以固民心以回天變。昔宋神宗時，久旱歲饑，每風沙霾噎，東北流民扶攜塞道，監門鄭俠繪圖以進，帝命罷青苗等十八事，是日卽大雨，天人感應如此，可不謂速與？

或謂大錢之鑄，原爲短銅起見，今改制錢，銅必不敷。試問以四錢八分重之大錢，由人折算至一錢二分，是名爲省銅，實則費銅，利將安在。加以頻年立法無恆，朝毀暮鑄，算計愈精，耗費愈大，以國家有用之帑藏，盡飽奸人無盡之谿壑，無論窮民受害太深，而皇上平天下之大計，豈可如此遷就。況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儘人搜求，若更招商採買，斷不至有斷銅之時。或又謂百物雖貴，猶喜銀價之增，較請用制錢之時，反有便宜。此在當途富貴之客，不可不有此論。豈知小民終日勤動，所獲不過數百文，竟有一生不能見銀子面者。當此米每斤值錢三百有零，麪每斤值錢四百有零，一切工作之人，何以養家餬口。眼見弱者盡成餓殍，強者流爲盜賊，身爲民上，委爲不知，忍乎不忍。總之，國家大事，非一人之私務，宜和衷共濟，細細熟商。苟利於民，死生以之，斷不可因與己見不合，一遇交議卽行駁斥，視爲迂談。

〔御史屈震摺——京城鑄制錢商民任意折減漸有不行之勢請嚴

禁，咸豐九年五月初一日竊鐵制錢初行之時，民間較當十銅錢尤爲便用。上年春間每錢一千作當十錢二千使用，至冬間即作當十錢一千數百使用，今春則與當十銅錢抵平使用。現在數日間忽以一千作當十銅錢數百使用，已漸有不行之勢。顯係市儈奸商，私行折算，任意低昂，倘不及早嚴禁，恐日復一日，與從前鐵當十之錢一律廢棄不行。京城若不行用，何能流通直省，於錢法大局，所關匪淺。推原其故，皆因民間鐵制錢壅滯，奸商有意阻撓，深堪痛恨。相應請旨飭下順天府、五城、步軍統領衙門，迅速出示嚴禁，窮究其原，所有折算低昂，究係起於何項商賈，查出倡議折算之人，從重治罪。

「京堂聯捷摺——請傳鑄當十大錢。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我朝圖法，折衷至當，行之二百年來毫無窒礙。近因頻年用兵，度支偶絀，遂蹈前朝之弊政，添鑄大錢。在當時議者，不過爲駕空騰那之計耳。乃始焉當千、當百、當五十者不行，而法一變；既而鑄鐵錢、鉛錢，而法又一變。號令屢更，章程疊出，既難取信於民，亦甚有傷政體。今則民間行使者，僅有當十銅大錢，然亦止京中行使，出京百十里即不能流通。以致京中公私交困，物價倍騰，非必小民之有意阻撓也。蓋大錢於制錢銖兩過於懸殊，每制錢一文計重一錢，當十錢僅重四錢，是大錢一文止抵制錢四文之值，今強之以當十行使，無怪百貨之日見昂貴。名實既不相符，官私藉以相蒙，民不聊生，治日趨下，此奴才所謂今日行政之弊，急宜變通而不可稍緩者，必自錢法始也。

伏查京中行使錢文，向來以一當二，謂之京錢。推之千萬皆然，二百年來安常習故，一律流通。即外省紳商來京者，亦行之甚便。特自上發下之款，未嘗按此使用。今擬請專鑄銅制錢，無論上下一律照京錢行使，其咸豐以上各制錢，統按京錢使用，並請將當十大錢永遠停鑄。至從前所鑄當十大錢，本應概行銷毀，但既已散布民間，若必紛紛收還改鑄，既恐累民，又虞糜費。奴才再四思維，於無可補救之中，另籌調停之法。查大錢既鑄有當十字樣，即請特降諭旨，將從

前所鑄當十大錢，統按京錢十文行使。一遷就間，名實既不相背，銖兩亦適得其平。

顧或者謂當時改鑄大錢者，原爲工費節省鼓鑄充盈起見，若如所議，是與原議相左也。不知鑄大錢僅以收充盈之名，並未得節省之實。何則？大錢一文名爲十文，似覺充盈矣，然以之市物，不過值三四文之用，所爲節省者安在？蓋小民交易，只較銅之重輕，不問名之多寡。況古人以不惜銅，不愛工，爲錢法之要言。今安可執節省之說，頓隳古法哉。或又謂滇銅不能時至，若專鑄制錢，恐難接濟，說似是矣。但鑄大錢亦必須籌備工料，與其以有用之銅，鑄大錢而徒博虛名，何若鑄制錢而得收實用。且停鑄大錢，則大錢日少，制錢日多，又統以京錢之法行之，交易往來，可無高下，藉以免重患私銷輕患私鑄之弊，於以保全制錢不少。制錢既裕，則民困立蘇，縱使銅斤稍有欠缺，亦不至公私交困如今日之甚也。如此變通，事不煩而人不擾，庶幾錢法可復舊制矣。

（五）私鑄盛行和對私鑄的嚴刑鎮壓

〔步軍統領聯順等摺——擊獲私造大錢人犯請交部嚴辦，咸豐三年十月初三日〕據六品頂翎番子頭目趙鳳玉、八品銜番子頭目朱現、番子李銳，協同東珠市口汛外委錢得勝，南城坊役兵捕等，在精忠廟後身臭溝沿地方，擊獲私造大錢行使人犯王立兒、李三，並知情之王有、李路兒、劉大、楊三等六名。起獲當五十、當十大錢二十三個，連樣子錢並傢具等物，一併解送前來。

奴才等督飭司員詳加審訊，據王立兒供稱：係直隸獻縣人，來京在正陽門外精忠廟後身溝沿地方居住，鋸碗爲生。九月二十六日同院居住之楊濬兒向伊並李三，商允造做當五十、當十大錢行使。楊濬兒買得碎銅做成當五十、當十大錢四五十個，伊同李三鏗錢邊。楊濬兒

同李三行使數十個。二十九日楊瀝兒出去賣鐵葉未回，被官人訪知拏獲，起獲已造成未造成大錢，並樣子錢等物，一併解案。訊之李三，供認聽從楊瀝兒造做當五十、當十大錢，伊同王立兒鏹錢邊屬實。王有、李路兒供認與王立兒等同居知情。劉大、楊三供稱找王立兒索欠，一同被獲各等供。

查私造銅錢，例禁綦嚴，今王立兒、李三，膽敢照樣私造當五十、當十大錢行使，實屬不法已極，當此甫經行用大錢之際，若不從嚴懲治，無以肅法紀而儆將來。該犯等所供，係楊瀝兒起意，更難保非捏詞避就；王有、李路兒既與該犯等同居知情，有無夥同造做情事，劉大、楊三供係索欠被獲，亦難憑信，均應訊究。相應請旨將王立兒、李三、王有、李路兒、劉大、楊三，並起獲當五十、當十大錢等物，交刑部嚴審辦理，未獲之楊瀝兒，仍飭嚴緝務獲。

〔刑部尚書德興等摺——議定私鑄大錢罪名，咸豐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竊查私鑄大錢人犯，例內向無作何治罪明文。現當局鑄大錢，立法之初，不得不從重問擬，以儆將來。是以提督衙門奏交臣部私鑄大錢王立兒等一案，比照臣部奏准議覆戶部章程，私造官鈔不論銀數多寡，問擬斬候之例，將王立兒等，不計錢數多寡，問擬斬候，於本年十月二十三日奏明，奉旨依議在案。乃事未逾月，復有私鑄大錢崔大等一案，情節與王立兒一案無異。臣部向來辦案，有例遵例，無例援案，未便辦理兩歧。惟嚴禁私鑄之犯，原因大錢初經試用，恐其淆亂滯礙錢法，不得流通。詎自王立兒等犯案之後，又有崔大等私鑄一案。足見行使大錢，官民均便，局鑄無虞滯礙，國寶可期流通。竊念小民無知，因貪牟利，若竟問擬斬候，實不免情輕法重，似可量從末減。即將此等人犯，比照私鑄銅錢不及十千者，首犯匠人俱發新疆給官兵為奴例，發新疆給官兵為奴。恭候聖裁，恩出自上。如蒙俞允，並請將王立兒等一律改正纂入條例，永遠遵行。

〔定鄂王載銓摺——請加重私造大錢人犯罪刑，咸豐四年六月十

七日]竊近日添鑄各樣大錢，原係一時權宜之計，而街市鋪戶行使，甚爲窒礙，以致旗民日用，已見拮据。今復有私造之錢混雜其間，在民間輾轉相授，既莫辨其來之真僞，又難記其得自何人，從此益形觀望。推原其故，總因若輩惟利是圖，計以數兩之銅，即可獲數千之利，所費者少，所得者多，亦何憚而不爲，縱經破案，罪不至死，雖充發各處，仍可施其伎倆，殊非慎重錢法之道。

查上年刑部將私造大錢之王立兒一犯，業經擬定斬候，復改發新疆給官兵爲奴。該部自係爲恤刑起見，殊不知此等人犯，祇謂之因貪牟利，情固可原；直目爲藐視王章，罪實難道。況自該部奏定之後，經步軍統領衙門拏獲者，層見叠出，足見法輕民玩。既由重而改輕，則更易於玩視，又何妨由輕而加重，令在必行。若不力加整頓，則私造多於局鑄，不獨於錢法諸形壅滯，且於軍民生計，大有關繫。應請我皇上飭下刑部，將私鑄大錢罪名，除已經結案人犯無庸議外，其現經被獲尚未定案及續經拏獲者，不計錢數多寡，無論是否已及十千，一概從重定擬。尤須法在必行，則國寶自可流通。古云火烈民畏，將見奉法循規，庶亦辟以止辟之道也。至各鋪戶之不肯行使，有類把持阻撓者，亦請飭下步軍統領衙門、五城、順天府嚴行查訪。如有似此者，立即拏獲，從嚴懲辦，治一儆百，以昭炯戒。

〔給事中啓文摺——河西務私鑄盛行請嚴拏懲辦，咸豐四年七月十三日]竊維大錢之製，原因銅斤短絀，於萬不得已之中，爲一時權宜之計，而奸民貪利，私鑄日多，京城地面現已一律嚴拏交部審辦矣。奴才聞通州河西務一帶地方，私鑄更多，竟敢明目張膽，於白晝鬧市之中，公然設爐，毫無忌憚。地方官畏其人衆，不敢查問。伏思通州密邇都城，若容奸民恃衆，盤踞日久，必生事端，現當賊氛未靖之時，更恐有不法匪徒，暗中勾結，是目前私鑄，其患猶淺，日後聚而不散，其患實深。惟人數過多，辦理稍不慎密，轉恐激而生變，應請旨飭下步軍統領、順天府，一體設法嚴拏，從重懲辦，庶奸民咸知斂戢，而官錢可期

暢行矣。

〔刑部尚書德興等摺——遵旨改擬私鑄罪名，咸豐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查例載私鑄銅錢，數至十千以上，或雖不及十千而私鑄不止一次者，爲首及匠人俱擬以斬監候；爲從及知情買使者，俱發新疆給官兵爲奴。其鑄錢不及十千者，首犯匠人俱發新疆給官兵爲奴；爲從及知情買使之犯各減一等。又斷罪依新頒律註云，如事犯在未經定例之先，仍依律及已行之例定擬；若例應輕者，照新例遵行各等語。又上年臣部奏請酌定私鑄大錢人犯罪名一摺，欽奉諭旨：嗣後私鑄大錢人犯，著卽照刑部所請：首犯匠人俱發新疆給官兵爲奴。所有前擬斬候之王立兒一案，卽著照此辦理。至私鑄大錢爲數較多，或數不及十千而私鑄不止一次者，並著照私鑄制錢本例辦理等因。欽此。當經臣部將王立兒一犯改擬發遣，其後崔大等私鑄之案，亦卽遵照辦理在案。

茲據該郡王載銓奏稱，近日添鑄各樣大錢，行使甚爲窒礙，今復有私造之錢混雜其間，從此益形觀望。請將私鑄大錢罪名，無論是否已及十千，一概從重定擬。並據該御史林廷選奏請，嗣後辦理私鑄之案，除死罪人犯毋庸枷示外，其犯該軍流徒罪者，先於犯事地方分別枷示各等語。

臣等查大錢之行用，原以濟制錢之不足；而官鑄之窒礙，半由於私鑄之混淆。上年臣部因審辦私鑄大錢之案，例無治罪專條，仿照私鑄銅錢本例，分別十千上下，及私鑄次數，問擬斬候、發遣，業經奏准遵行在案。乃自近日添鑄當百以上至當千大錢，而私鑄之案層見疊出。誠以鑄造大錢，需本無多，獲利甚厚，小民趨利之心勝，畏法之念輕，而私鑄日見充盈，卽官鑄日形壅滯，亟應嚴定罪名，庶幾懲一儆百。該郡王等所奏，自係因時制宜力圖整頓錢法起見。第其間情節不無參差，議擬必歸允當。臣等比例參觀，悉心覈議，於從嚴懲辦之中，準執法持平之義。應請嗣後審辦私鑄大錢之案，卽照該郡王所奏，無論是否已及十千，將爲首及匠人俱從重擬以斬監候，俟秋審時，

再行分別錢數、次數酌量辦理；爲從及知情買使者，俱發新疆給官兵爲奴，仍先於犯事地方從重枷號三箇月，枷滿發遣。其私鑄案內應擬軍流徒罪人犯，卽擬照該御史林廷選所奏，各先於犯事地方枷號示衆，仍分別情節輕重，臨時酌擬枷號限期，枷滿定地發配，以示懲儆。如蒙俞允，臣部行文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迅速出示曉諭，庶私鑄之徒咸知儆畏，而大錢行使可冀流通矣。

再，該郡王原奏所稱，請將現經被獲尙未定案者一概從重定擬一節，臣等復查斷罪依新頒律註內，本指明事犯在未經定例之先，仍依律及已行之例定擬；且云例應輕者照新例遵行。舉此反隅，則新例重者，應仍照舊例定擬。今臣部新定私鑄大錢治罪之例，係由輕加重，其事犯係在未定新例以前者，自未便遽照新例科罪，致與律註不符。應請將現獲各犯，仍照舊例遵行。其有被獲到官，在奏准新例以後者，卽照新例從重問擬。

至該郡王原奏所稱，各鋪戶之不肯行使，有類把持阻撓者，請飭下步軍統領衙門、五城、順天府嚴行查訪，如有似此者，立卽擊獲，從嚴懲辦等語。恭俟命下，臣部行文各該衙門遵照辦理。

其御史林廷選原奏所稱，自當千、當五百大錢一出，商民多不願使用，請飭下戶、工二局卽行停鑄當千、當五百二項大錢，其已鑄就者，准其回爐改造當百以下大錢等語。業經戶部將當千、當五百大錢奏准停鑄，其應否改鑄之處，應由戶部酌覈辦理。

〔又摺〕咸豐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前因親王銜定郡王載銓，奏請酌加私造大錢人犯罪名，並御史林廷選奏請將私鑄人犯酌加枷號各摺，當交刑部一併議奏。茲據該部奏請，嗣後審辦私鑄大錢之案，無論是否已及十千，將爲首及匠人俱從重擬以斬監候等語。現在私鑄之案層見叠出，若不從嚴懲辦，必至私鑄日見充盈，官錢日形壅滯，自應嚴定罪名，以示懲儆。嗣後私鑄大錢之爲首及匠人，著卽照刑部所議，無論是否已及十千，俱從重定爲斬候。至所稱此項斬候之

犯，俟秋審時，再行分別錢數、次數酌辦，以及應擬軍流等犯，先加枷號，臨時再酌擬限期等語。所奏殊屬含混，著該部分別情節輕重，再行覈議明定章程具奏。欽此。臣等查行使大錢係新定章程，其私鑄罪名從前並無案據，是以臣部請將私鑄案內問擬斬候人犯，聲明俟秋審時，再行分別錢數、次數，酌量辦理，其軍流等犯，酌擬枷號限期等因。奏奉諭旨，著臣部分別情節輕重，明定章程具奏。仰見我皇上於嚴定科條之中，仍寓覈實懲辦之意。

臣等遵卽公同商酌，悉心妥議，應請嗣後私鑄大錢案內問擬斬候之犯，如數在十千以上及雖不及十千而私鑄不止一次者，秋審時俱應入於情實。其私鑄僅止一次爲數又在十千以下者，例係由輕加重，應酌入緩決辦理。至案內應擬遣罪人犯，業經臣等奏明酌加枷號三箇月，其餘犯該軍流者，擬請加枷號兩箇月。犯該徒罪者，加枷號一箇月。先行枷示犯事地方，並於枷面書明案由，俾衆目共睹咸知警畏。

〔上諭——加重私鑄罪刑，咸豐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內閣奉上諭：前因刑部奏，私鑄大錢人犯定爲斬監候，俟秋審時分別酌辦，所奏含混，諭令再行覈議。茲據該部將問擬斬候各犯，分別情實緩決定擬具奏。現在大錢壅滯，皆由私鑄日多，若如該部所議，私鑄僅止一次爲數不及十千者，酌入緩決，奸民勢必避重就輕，私鑄仍難禁絕。嗣後私鑄大錢案內，爲首及匠人間擬斬候之犯，無論錢數、次數，均著入於秋審情實。至案內應擬遣罪及軍流徒各犯，均著照該部所議辦理。欽此。

〔刑部尚書德興等摺——從重擬定私鑄及阻撓大錢行使者罪刑，咸豐四年七月初十日〕咸豐四年七月初六日奉上諭：……據戶部奏稱，訪聞近日當百大錢，又有奸商折算等弊，請飭嚴禁等語。錢法損益，朝廷自有權衡，如果於民生稍有不便，不難隨時變通；若法本盡善，而廛市小民妄肆阻撓，任意折算，實屬目無法紀，此風斷不可長。著戶部、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出示嚴禁。嗣後商民行使當百

以下大錢，儻敢不遵錢面數目字樣，妄行折減使用，甚至造言煽誘抗不收使，以致愚民相率猜疑，卽行拏交刑部從重治罪。此等奸商阻撓錢法，必應從重加等懲治，著刑部迅速定擬罪名具奏。至私鑄大錢人犯，業經刑部奏定加重罪名，此後私鑄當百以下大錢者，並著刑部再行嚴擬罪名具奏。仍著步軍統領等衙門，認真查拏，交部按律懲辦。總之，法在必行，斷不能任令市僧把持，妄冀變更成法也。餘依議。欽此。該臣等議得，據戶部奏稱：近日訪聞當百大錢又有折算等弊，揆厥所由，固因私鑄混淆，人情疑畏，而奸民藉端阻撓，顯違定制。除嚴拏私鑄，概行送交刑部照新例從重懲辦外，若實係官放大錢，竟敢不遵錢面折當字樣，妄行減成使用者，卽行查拏，將玩法阻撓者於犯事地方，先行枷號一箇月示衆，滿日，交刑部照違制律加等治罪。奏奉諭旨，交臣部迅速定擬等因。抄出到部。查律載把持行市專取其利者，杖八十。又制書有違者，杖一百。又本年六月臣部議覆定郡王載銓奏請酌加私造大錢人犯罪名一摺，欽奉上諭：嗣後私鑄大錢之爲首及匠人，著卽照刑部所議，無論是否已及十千，俱從重定爲斬候。至所稱此項斬候之犯，秋審時分別酌辦，著該部分別情節重輕，再行明定章程具奏等因。欽此。旋經臣部酌擬章程，復奏奉諭旨：嗣後私鑄大錢案內，爲首及匠人問擬斬候之犯，無論錢數次數，均著入於秋審情實等因。欽此。欽遵各在案。茲據戶部奏請嚴拏私鑄重懲奸徒，欽奉諭旨，交臣部嚴定罪名等因。

臣等查大錢之行用，與制錢相爲流通，必期裕國便民，乃可歷久無弊。前因添鑄當千、當五百大錢，折當稍重，於民間不無妨礙。業經戶部奏准停鑄。至當百以下大錢，子母相權，整散互易，甚爲便民。詎意近日此項大錢，又有奸商折算等弊。推原其故，奸商之折算，實由於私鑄之混淆。蓋私鑄者需本無多，卽折減售賣，獲利已厚。但私錢既經折減，卽官錢爲所阻撓，而奸商從中漁利，任意把持，於國計民生，大有關係，亟應嚴行懲辦，庶幾法在必行。臣等公同酌議，擬請嗣

後私鑄當百以下大錢案內，爲首及匠人如數在十千以上，及雖不及十千而私鑄不止一次者，應於斬候罪上從重請旨，卽行正法。其私鑄僅止一次，而爲數又在十千以下者，例係由輕加重，仍遵前旨問擬斬候，入於秋審情實。

至奸商折算阻撓錢法，亦應一體嚴懲。查京師兌換銀錢，以錢市爲總匯，向來銀錢交易均由牙行經紀逐日定價。應請旨飭下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嚴飭錢市經紀牙行人等，於大錢交易之時，應照錢面數目字樣行使，不准折減。如該經紀與鋪戶人等通同舞弊，減成定價，甚至造言煽誘抗不收使，卽屬有意阻撓，目無法紀。若僅照把持行市律擬以杖八十，不足示懲，卽照違制律擬以杖一百，亦覺輕縱。應將爲首阻撓者，於違制杖一百罪上從重加三等，擬杖八十徒二年，再加枷號兩箇月。其隨同附和者亦從重，於違制律上加一等，擬杖六十徒一年，再加枷號一箇月。均先於犯事地方，枷號示衆，以示懲警。

〔上諭——加重私鑄及阻撓大錢行使者罪刑，咸豐四年七月初十日〕內閣奉上諭：刑部奏遵旨加等嚴定私鑄大錢罪名，並奸商阻撓錢法從重治罪一摺。近來私鑄日多，官鑄大錢日形壅滯，復有奸商任意阻撓，抗不行使，於國用民生均有妨礙。若非嚴行懲辦，何以肅法紀而儆奸頑。著照所請，嗣後私鑄當百以下大錢人犯，如係爲首及匠人，數至十千以上，或未及十千而私鑄不止一次者，卽於斬候罪上從重請旨，卽行正法。其私鑄僅止一次，爲數又在十千以下者，仍照前擬定爲斬候，入於秋審情實。至爲首阻撓任意折算之商民人等，卽照所擬杖八十、徒二年，再加枷號兩個月；爲從，杖六十、徒一年，加枷號一個月。均於犯事地方枷號示衆，以示懲儆。其私鑄人犯既已嚴刑懲治，官局各項大錢尤應加工鑄造，磨鏈精工，以期經久無弊。並著各該管錢法堂官嚴飭該管監督司員認真查驗，儻有偷工減料，攙雜沙土，及模糊破碎等弊，除將鑄頭工匠按律治罪外，並將該管堂司各

官一併懲處不貸。欽此。

〔副都統阿彥達摺——請飭地方嚴拏私鑄，咸豐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竊奴才到任後，查知雄縣城市及白溝河村鎮等處各鋪商，俱不肯使用當百大錢，當經奴才飭行附近各州縣，令其剴切出示曉諭，一體行使，不准阻撓。無如奸商陽奉陰違，所有食用各物，初止推價，繼多歇業。漸至當五十大錢行用亦不甚暢，以致兵丁買食維艱，每多缺乏，民間亦不能周轉，兵民交受其困。奴才竊查當百以下各項大錢，與制錢大小相權，遠近便利，有益兵民，誠爲良法，何以各城鎮市肆竟至行使不通。推原其故，半係奸商阻撓，亦由私鑄過多，減價販賣，商民不甚貴重，使用遂不流通。近日副都統都爾通阿在霸州盤獲販賣大錢人犯二起，所帶當百大錢竟各有七八十吊之多，咨送到營，由奴才分別呈送巡防處暨飭交雄縣審辦，並飭河間縣按供嚴拏私鑄人犯在案。又奴才營內巡邏兵丁盤獲形迹可疑人犯劉得仁，攜帶大錢三十餘吊，供認販賣，並供出私鑄四處，均屬新城縣地方。亦經飛飭該縣嚴拏究辦去後。迄今各縣尚未報獲一犯，積習因循，已可概見。伏思奸民貪利無厭，愍不畏法，地方官若不實力查拏，認真懲創，必致私鑄日多，官錢日滯，於國計民生大有關係。

〔直隸總督桂良摺——查拏私鑄人犯，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七日〕竊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奉上諭，阿彥達奏請嚴飭地方查拏私鑄一摺等因。欽此。寄信前來。查京外通行大錢，節經諄飭文武員弁加意巡緝，嚴拏私鑄，並將刑部咨行私鑄罪名，通飭曉諭在案。茲欽奉前因，遵卽飛飭新城縣務將指拏各犯全數弋獲，並密委幹員確查該縣有無消弭庇縱別情去後。茲據新城縣知縣鄭士蕙稟覆，奉到副都統飭飭，當卽親往各村拏獲人犯李占魁、馮順、劉澌壁、劉汝山、劉汝海、劉汝詳、高二等七名，尙有小爐匠劉姓未獲，稟請覈辦等情。臣查該縣境內既有私鑄匪徒，並不先事查拏。迨經副都統阿彥達飭飭，猶復犯無一獲，茲據稱於奉飭後卽將人犯拏獲，殊難憑信。除

飭將人犯就近解赴大營歸案審辦，一面仍飭嚴拏小爐匠劉姓務獲併究外，至該縣鄭士蕙有無消弭庇縱別情，俟委員查覆到日，另行覈辦。

咸豐四年閏七月初十日硃批：知道了。欽此。

〔廷寄——著順天府等嚴拏私鑄大錢人犯上諭，咸豐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軍機大臣字寄兼管順天府府尹賈、署順天府府尹李、直隸總督桂，咸豐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奉上諭：阿彥達奏請嚴飭地方查拏私鑄一摺，據稱當百等大錢現在行使尚未流通，半係奸商阻撓，亦由私鑄過多之故。近日副都統都爾通阿在霸州盤獲販賣大錢人犯二起，所帶當百大錢至七八十吊之多，該副都統阿彥達營內盤獲形跡可疑人犯劉得仁，攜帶大錢三十餘吊，供認販賣，並供出私鑄四處，均屬新城縣地方，即經飭飭該縣拏辦，尚未報獲一犯，請飭認真查拏等語。私鑄當百以下大錢人犯罪名，業經刑部從重定擬，並諭令步軍統領等衙門，嚴行拏辦。至近畿一帶，於新定罪名或未深悉，愚民無知，難免仍前盜鑄，著賈楨、李鈞、桂良飭令所屬地方官將新定私鑄大錢罪名，於城鄉等處迅速徧行出示曉諭，並認真設法嚴密查拏，務期有犯必懲，毋任一名漏網，以重錢法而裕民用。至新城縣地方私鑄四處，經阿彥達飭縣查拏，何以犯無一獲，著桂良嚴飭該縣速行按照犯供地方嚴拏究辦。儻該縣有意消弭，或任令吏胥包庇賄縱，即著從嚴參奏，毋稍徇隱。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

〔奏登廣片——請嚴禁私鑄，咸豐五年十二月初四日〕京城銀價，向以每兩換京錢四千爲得其平，近日每銀一兩，換至京錢七千有零。凡日用必需之物，價值無不陡加數倍，窮民無以爲生，豈盡緣銀兩短少所致。或以爲其弊在用當十大錢。夫當十大錢，京城早已暢行，前數月銀價並不至如此懸絕。臣風聞通州所管地方，及長辛店左近，西山之內，均有私鑪竊鑄當十大錢。奸商私持銀兩前往販買，每銀一兩，至換私錢十千有零，以故錢愈賤而銀愈貴。是銀之貴賤，其弊不在行大

錢，而在杜私鑄也。查此等匪徒，蹤跡頗稱詭秘，凡持銀往換者，收銀在一處，發給錢條取錢另一處，設鑪又在一處，該衙門差役難保必無徇庇營私之弊。雖例禁綦嚴，然利之所在，人爭趨之，若不認真懲治，將民生日蹙，其弊何可勝言。亟宜請旨飭交順天府、五城，一體密訪嚴拏，庶幾市價稍平，於現行錢法亦不為無益矣。

私鑄情況 咸豐五年秋，道過清江，聞車聲磷磷然來，視之，錢也。問何為？曰鑄錢。曰曷為以錢鑄錢？曰帑金不足，官府費用無所出，今毀制錢為當十大錢，計除工費十可贏四五，則何為而不鑄。是年冬，再過清江，聞車聲磷磷然來，視之大錢也。問何為？曰鑄錢。曰曷為又以大錢鑄錢？曰大錢不行，報捐者買之，當十只值一二。今燬大錢為制錢而又小之，和以鉛砂，除工費一可化三四，則何為而不鑄。〔黃鈞宰著《金匱叢書》卷二〕

咸豐大錢私鑄私銷私運簡表^①

年 代	私 鑄 私 銷 私 運 概 況	地 點	資 料 來 源
咸豐三年(1853)十月	拏獲私鑄當五十、當十大錢人犯。	北京	步軍統領衙門奏
咸豐四年(1854)三月	拏獲私鑄當百大錢人犯四名，並大錢模子、風箱、木槽等物。	北京	御史福善等奏
咸豐四年(1854)六月	刑部改定私鑄之罪嫌輕，私鑄當千、當五百大錢獲利甚多，以後請從重定擬。	北京	定郡王載銓奏
咸豐四年(1854)六月	無論私鑄錢數次，如首犯及匠人均著入秋審情實。	北京	上諭
咸豐四年(1854)七月	通州河西務一帶奸民聚衆私鑄大錢。	北京	上諭
咸豐四年(1854)七月	天津通州等處私鑄甚多，潛運入京。	北京	上諭
咸豐四年(1854)七月	從嚴改定私鑄十千，首犯及匠人即行正法。	北京	刑部奏
咸豐四年(1854)七月	通州河西務一帶聚衆設爐鼓鑄，地方官不敢查問。	北京	給事中啓文奏
咸豐四年(1854)七月	霸縣盤獲販賣大錢人犯。	直隸	正紅旗副都統阿彥達奏

① 當時私鑄、私銷事件甚多，此表所列僅其破獲的一部份。

(續)

年 代	私 鑄 私 銷 私 運 情 況	地 點	資 料 來 源
咸豐四年(1854)閏七月	新城縣查獲私鑄人犯。	直隸	直隸總督桂良奏
咸豐五年(1855)十二月	私鑄當十大錢。	直隸	上諭
咸豐六年(1856)六月	寶南局爐匠積虧制錢七十四千，購進廢銅私鑄彌補，同時購進銅斤大量私鑄。	湖南	湖南巡撫駱秉章奏
咸豐七年(1857)二月	擊獲販運私錢人犯，並起獲私鑄當十鐵錢一千五百七十九千四百六十文。	北京	御史毓祿等奏
咸豐七年(1857)三月	私鑄當五銅錢名灣五錢，該縣地保包庇。	通州	給事中龔自閔奏
咸豐七年(1857)五月	夥鑄鐵制錢人犯三十一人，直隸各州縣私鑄甚多。	大興縣	聯順等奏
咸豐八年(1858)十二月	銷燬鐵錢，改鑄鐵鍋，轉售漁利。	福州	福建巡撫慶端奏
咸豐九年(1859)正月	擊獲銷燬制錢人犯。	福州	王懿德片奏
咸豐十年(1860)十二月	榆林縣乾州擊獲私鑄小錢、鐵錢未成案一起。	陝西	陝西巡撫譚廷襄奏

第三節 官票寶鈔的發行和崩潰

(一) 發鈔的建議及北京商民的恐慌

1. 建議及爭論

〔御史王茂蔭摺——請行鈔法，咸豐元年九月十九日〕臣維用人理財，二者固分本末，然當務爲急。今日之需財急矣，而理財亦正不容緩。粵西之軍務未息，河工之待用尤殷。國家經費有常，豈能供額外之用？於是部臣又有開捐例之議。夫捐例之弊，人皆知之，豈部臣獨不知，而爲此議耶？不得已也。臣觀自漢以來，不得已而爲經國之計者有二：一曰鑄大錢，一曰行鈔幣。二者之利同，而其難以經久亦畧相似。然臣嘗考鑄大錢，始漢元鼎迄明，興者數矣，曾不三五年即廢。鈔幣之法，昉於唐之飛錢，宋初因之，置便錢務。可考者，至道末商人便錢百七十餘萬貫，天禧末增百二十三萬貫。計其流行已三四十年。交子之法，自天聖至大觀行之七八十年。會子之法，始自紹興，行之終宋之世。有元一代，皆以鈔行。明沿用之，至宏、正間始廢。蓋亦行百有餘年。是鈔又不能久中之尙可久者也。

臣見往年議平銀價，內外臣工多爲鑄大錢之說，因私擬爲鈔法，以爲兩利取重，兩害取輕計。鈔之利不啻十倍於大錢，而其弊則亦不過造僞不行而止。國初造鈔歲十餘萬，行之亦經十年之久。其行也所以輔相夫不足，其止也即以裁成夫有餘。聖神妙用，百世可師，濟用權宜，似莫逾於此。顧臣雖擬之久而不敢上者，誠恐奉行不善，轉爲法累，苟可無需，自不必行。若爲不得已之計，則芻蕘之愚，似宜陳之以備採擇。用是不揣冒昧，敬將所擬鈔法十條，恭繕進呈，伏乞皇

上聖鑒。

一、推鈔之弊。鈔之利自不待言，行鈔之不能無弊，亦人所盡曉。然知有弊，而不能實知弊之所在，知弊之所在，而不能立法以破除之，則鈔不行。間嘗深思切究，即古來行鈔之弊而詳推之，蓋有十端：一則禁用銀而多設科條，未便民而先擾民。二則謀擅利而屢更法令，未信民而先疑民。三則有司喜出而惡入，適以示輕。四則百姓以舊而換新，不免多費。五則紙質太輕而易壞。六則真偽易淆而難識。七造鈔太多則壅滯，而物力必貴。八則造鈔太細則瑣屑，而詐偽滋繁。九則官吏出納，民人疑畏而難親。十則製作草率，工料偷減而不一。誠能舉此十弊去之，先求無累於民，而後求有益於國，方可以議立法。

一、擬鈔之值。元以前未嘗用銀，故鈔皆以錢貫計。今所貴在銀而不在錢，則鈔宜以銀兩計。過重則不便於分，過輕則不便於整，請定兩種，以十兩者爲一種，五十兩者爲一種。十兩以下則可以錢便之者也。十兩以上至數十兩，則皆可以十兩者便之。百兩以上至數千、萬兩，則皆可以五十兩者便之。其平色則以庫平足色爲準。既以便上庫，亦以便流通。蓋即仿現行庫餉錠式，以免瑣碎參差之弊。

一、酌鈔之數。鈔無定數，則出之不窮，似爲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賤。明季鈔一貫至不值一錢，於是不得不思責民納銀以易鈔，不得不思禁民用銀以行鈔，種種擾民，皆由此出。宋紹定五年，兩界會子多至三億二千九百餘萬貫，此所以不行也。宋孝宗曰，會子少則重，多則輕，此鈔法之扼要。請仿國初之法，每歲先造鈔十萬兩，計十兩者五千張，五十兩者一千張。試行一二年，計可流通，則每歲倍之；又得流通，則歲又倍之。極鈔之數，以一千萬兩爲限。蓋國家歲出歲入，不過數千萬兩，以數實輔一虛，行之以漸，限之以制，用鈔以輔銀，而非舍銀而從鈔，庶無壅滯之弊。

一、精鈔之製。自來鈔多用紙，故有楮幣之名，既易黦爛，尤易造偽。今擬仿古者用幣之意，請由戶部立一製鈔局，先選織造處工人以上等熟絲，織如部照之式。分爲兩等，方尺有五寸者爲一等，方尺有二寸者爲一等。四圍篆織花紋，花紋中橫嵌大清通行寶鈔六字滿文於額，直嵌大清寶鈔天下通行八字漢文於兩旁。按每歲應製鈔張數造辦。以方尺五者爲庫平足色紋銀五十兩，方尺二者爲庫平足色紋銀十兩。選能書吏於鈔中滿漢合璧作雙行書。每年擬定數字，每字一千號編爲一簿。鈔之前按簿上每張填某字某號，鈔之後書某年月日，戶部奏准大清寶鈔與銀錢通行使用，僞造者斬，告捕者賞銀若干兩，仍給犯人財產，誣告者坐。皆漢書。再請飭另鑄大清寶鈔印一顆，於中間滿漢文銀數上鈐以印，前某字某號上鈔與簿鈐騎縫印。鈔質必厚實，如上等江綢。篆文必細緻，滿、漢書必工楷一律，印文必完整，印油必鮮明。監造各官有草率不如式者，治以罪。禁民間不得私織如鈔花樣，有犯必懲。再請飭於製鈔局特派一二有心計之員另處密室，於每鈔上暗設標識數處。所設標識，惟此一二人知之，仍立一標識簿，載明某年之鈔，標識幾處，如何辨認，封藏以便後來檢對。其標識按年更換，以杜窺測。一切均不得假手書吏，以防洩漏。如此則造僞甚難，辨識甚易，僞造之弊，庶幾可杜。且綢質較足經久，亦不致遽虞黦爛矣。

一、行鈔之法。立法必自京師始。如部中每歲製鈔十萬，請先以一萬分頒五城御史，令傳屬內殷實之銀號，當堂將鈔酌爲頒發，取其領狀，由城移送銀庫。銀號領鈔，准與微利，每庫平五十兩者止令繳市平五十兩，庫平十兩者止令繳市平十兩，限於領鈔後次月，隨同庫上收捐時將銀繳庫。銀號領鈔後，許加字號圖記花字於鈔之背面，聽各處行用。並准兌與捐生作捐項，與銀各半上兌。餘鈔九萬，酌分各直省大都會及東南兩河，交各督撫飭省會

州縣發交錢糧銀號，銀號領鈔亦如京城，准與微利，庫平止繳市平，將銀於次月繳納各州縣庫。領鈔之銀號亦准加字號圖記花字於鈔之背面，聽各處行用。並許爲辦解錢糧與銀各半解司。其有無錢糧銀號之州縣，或交官鹽店與典鋪。凡京城之銀號，自多捐生兌換。外省州縣之銀號，有專爲辦錢糧者，鹽店、典鋪亦皆與官吏較親。倘書吏再有需索之弊，許該捐生銀號等指名呈究，該管官卽嚴行懲辦，庶幾民情無所疑畏矣。

一、籌鈔之通。京城發銀號之鈔，許捐生兌作捐項，則鈔仍歸於部庫。每月應放款項，除零星散數不可給鈔外，如數在數十百兩以上者，部庫均可酌量以鈔搭放。凡領鈔者，如兵餉、馬乾不便分析，卽可向銀號兌銀散給。鈔上有銀號圖記，如他銀號未曉，卽向原加圖記銀號兌換，自屬甚便。該銀號收鈔，仍可爲兌與捐生之用。外省發銀號之鈔，許其解充地丁，則鈔仍歸於藩庫。該省每年應撥放款項，該藩司酌量以銀與鈔各半發給。領鈔者均令就各該州縣錢糧銀號兌換。該銀號得鈔，仍可爲辦解錢糧之用。在各該銀號以銀易鈔，既聽各處行用，且可爲捐生上兌捐輸，辦解錢糧，並無苦累。如或故意勒指，不肯兌換，或兌換扣減不肯如數，許民人指控，治之以罪。凡民畏與官吏交，而不畏與銀號交，如此而疑畏之弊益除矣。

一、廣鈔之利。鈔法行之自上，原不强民。然利輕齋與行遠，無成色與重輕，較之金銀與民爲便。內而順天府、五城，外而督撫、州、縣，令出示曉諭，使民咸知此意，聽民人等向銀號兌換行用，並聽爲隨處上納錢糧、兌換銀錢之用。再請飭發鈔專在省會州縣，而收鈔則凡天下州縣必令於城內立一收鈔銀號，無論本地異鄉民人，有持鈔至者，或作交錢糧，或兌換銀錢，均卽如數兌交。各州縣兌收鈔後，均可爲辦解錢糧之用。如行鈔數年，而州縣有並無鈔解充地丁者，是該州縣辦理不善，使鈔不得通於該處，該督撫查

明卽行參處。京、外各行鈔銀號，均飭於招牌上加鈔字，有持鈔至者，均投兌換，毋許抑勒。各州縣解藩庫者，均令於鈔正面之旁註明某年月日某州縣恭解。至民間輾轉流通，均許背面記明年月，收自何人，或加圖記花字。遇有僞鈔，不罪用鈔之人，惟究鈔所由來，逐層追溯，得造僞之人而止。如此而民無用鈔之苦矣。

一、換鈔之法。部庫令一人專司鈔之出入。每收鈔時，必詳審鈔之正反面，不必待其昏爛，但令鈔之背面圖記花字註寫畧已將滿者，卽付送製造局，各省收鈔遇有似此者，卽作解項解部庫，部庫亦卽付送製鈔局；使民間無換鈔需索之慮。各省解部者，亦令於鈔正面之旁，註某年月日某省解；鈔局於原製鈔簿上對明年月字號，註明某年月日銷。將鈔截角，另貯一庫，遇有僞鈔，便可對明。如係已銷之號，而尙有未銷之鈔，則取當年製鈔標識簿覈對前後兩鈔，何者真僞，立可辨認。按僞鈔背面各圖記追究由來，則造僞無不破矣。

一、嚴鈔之防。製鈔行鈔各法，非不力思防弊，然恐法久而弊仍生。再請法行之後，不得另有更張，致民觀聽惶惑以壞法；造鈔之制，不得漸減工料，致失本來制度以壞法；民人有僞造者，卽照鈔文治罪，不得輕縱以壞法。如是而壞法之弊庶幾可杜。宋臣韓祥有言，壞楮幣者止緣變更，救楮幣者莫如收減。增添料質，寬假工程，務極精緻，使人不能爲僞者上也；禁捕之法，厚爲之勸，厲爲之防，使人不敢爲僞者次也。是言得行鈔之精意矣。

一、行鈔之人。自來法立弊生，非生於法，實生於人。顧生弊之人，商民爲輕，官吏爲重、商民之弊官吏可以治之，官吏之弊商民不得而違之也。今於商民交易，雖力爲設法不經官吏之手，然官吏果欲牟利，從而需索扣減，亦復何難。商民兌換，一有扣減，卽不敢用，將使虛名徒懸，而利不通於上下。論者因以爲鈔不可行，似非鈔之不行也。保甲、社倉良法具在，苟非良吏亦終不行，是豈

法之過歟？州縣得人，則商民奉法，督撫得人，則官吏奉法。是在聖明洞鑒之中，又不獨鈔爲然矣。唯是明臣邱濬謂鈔不可行，以用之者無權也，故行尤貴稱提有法。稱提之法則在經國大臣相時之輕重而收發操縱之，庶幾可以經久。

硃批：大學士會同戶部議奏。^①

〔管理戶部祁寯藻等摺——駁王懿德建議發行鈔票，咸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福建巡撫王懿德奏，暫籌變通，改行鈔法，以濟要需一摺。咸豐二年五月十九日奉硃批，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奏。欽此。欽遵鈔出到部。

據原奏內稱：竊考上古黃金爲上幣，珠玉爲中幣，刀布爲下幣。自九府圖法立，而錢之用始行。迨漢患錢不足，造幣以贍用。或以鹿皮爲飾，直四十萬；又有龍、馬、龜貝之形，厥金三品，龍文直三千，馬文直五百，龜文直二百。宋有交引、錢引、交鈔。元明亦制有鈔法，或直錢一千文、五百文、百文不等。我朝準歲之所入以爲出，因民之利而利之，國帑充盈，本無不足之慮。惟自道光二十一年暎夷滋擾，各省支銷，不無過費。近因粵西軍務，河工撥款，不下千數百萬兩，目前已有不敷之勢。此後粵西善後，河工歲修，在在需用，又將何款以劃撥。臣再四思維，與其籌畫現銀而常患不足，莫若改行鈔法而可變有餘。此事在內諸臣，曾經條陳，因未將收發之際，通盤籌及，遂覺窒礙不行。不知法以變而通，政得人則治。臣昔備員京秩，見畿輔官民鋪戶所用者，悉係錢票，行之甚便。嗣服官山左，關東亦多用錢票者。自上年十月行抵福建，半年以來，體察省城以及外府州縣，所用或銀票，或錢票，或番票，處處皆然。並有以現錢與之而不受，情願用票者。揆厥其由，皆因攜帶甚便，取用不難之故。在鋪戶不過一稍有身家之人，合城皆信而用之。我皇上爲天下主，酌盈劑虛，飭造寶鈔，頒行各省，人人應無不樂從。惟鈔之式，兩數不宜過多，多則難行。每張止

^① 戶部議覆文件缺。

准一兩，頒發各省藩庫，曉諭士農商賈，以便完繳地丁錢糧，以及各關稅務。完數至一兩者，即統行用鈔，如不足一兩之數，准其仍用銀錢完納。必使家喻戶曉，咸以鈔爲可貴，而可通用於天下，斯不致有滯礙。至於弊竇，臣亦不敢謂其必無，誠能稽察嚴明，自可防閑作僞。以此收卽以此發，只要各處流通，源源不竭，則各要務不難次第興修等語。

臣等伏查立法固期於裕國，而制用尤在乎便民，未有民不便而國可裕者。行鈔之議，前據御史王茂蔭臚列十條，奏請試行。當經大學士會同戶部公同酌覈，證以前人論說，參以部臣衆議，將一切窒礙難行之處，縷晰條分，於上年十一月十三日並議覆陞任少詹事朱蘭奏刻玉爲幣一摺，同日奏奉硃批：所議俱是，知道了。欽此。欽遵在案。嗣據翰林院檢討沈大謨條陳行鈔事宜一摺，亦經戶部再四籌維，細心參酌，仍屬窒礙難行，於本年五月初十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亦在案。

今福建巡撫王懿德，因現銀患其不足，欲行鈔變爲有餘，並稱畿輔官民鋪戶悉皆用票，外府州縣處處皆然。請飭造寶鈔，頒行各省，人人應無不樂從，要務不難次第興修等語。臣等查該撫所奏，雖僅行鈔空言，亦係爲籌畫經費起見。但民間行用鋪戶銀錢各票，因實有現銀，實有現錢，持票即可支取，故其用周流而無滯。是票乃取銀取錢之據，並非票卽爲銀，票卽爲錢也。若用鈔，則鈔卽爲銀，鈔卽爲錢，與鋪戶各票之持以取銀錢者，較然不同，必致民情不信，滯礙難行。現當庫藏支絀之時，銀與錢既患其未充，徒恃此空虛之鈔，爲酌盈劑虛之術，欲使家喻戶曉，咸以鈔爲可貴而可通，誠恐小民之耳目不能欺，卽朝廷之法制亦難強。收發皆用空票，官民均無現銀，是欲便民而適以病民，欲裕國而適以病國也。至於法難盡善，僞不勝防，種種弊端，已於議覆御史王茂蔭等摺內，詳細陳明。該撫所請改行鈔法之說，應毋庸議。

咸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旨：知道了。欽此。

〔管理戶部祁駕藻等摺——會議楊文定奏在蘇省試行鈔法，咸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咸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江蘇巡撫楊文定奏請行鈔法一摺。奉硃批：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奏。欽此。欽遵於十五日由內閣抄出到部。

據原奏內稱：竊准戶部咨，議覆侍郎曾國藩條奏貴錢賤銀一摺，請旨飭交各督撫妥籌具奏。又准部咨，粵西豐工經費不足，豫籌一因地制宜之策，或不可行於彼省而可行於此省，或不可行於久遠而可行於一時，請旨飭下各督撫斟酌奏辦各在案。臣查國家歲入，無過地丁、鹽課、關稅三大端，類皆取之於民。夫民間之所出，粟米之屬而已，國家之所取，乃在於至少至貴之銀。置其所有，徵其所無，始以粟易錢，則粟賤而錢貴，向之每石入三千文者，今入一千數百文。繼以錢易銀，則錢賤而銀貴，向之每兩出一千餘文者，今出二千餘文。輾轉準折，是國家之出銀也，常以二兩而供一兩之用；其入銀也，直以一兩而竭吾民二兩之力。如是而民安得不貧！民既日貧，賦益難辦，逋欠則年多一年，官虧則任多一任，而地丁之入絀。民窮爲非，私梟充斥，售鹽則錢賤，完餉則銀貴，而鹽課之入絀。百貨不流，里井蕭索，行商坐賈十減五六，而關稅之入絀。他如楚粵糜餉，豐北興工，尙在尋常意計之外。故人第知興師動衆之爲患者大，而不知民窮財竭之爲患尤深且遠也。臣嘗與候補道胡調元，及蘇省在籍紳士，熟商博採，豫籌一因時變通之策。不惟可行於此省而可並行於彼省，不惟可行於一時而並可行於久遠者，則莫如請行銀鈔之一法。嘗考周人以布廣二寸長二尺，憑官司印書其上，以爲民間貿易之幣，此鈔之所由昉也。厥後唐有飛券，宋有會子，元興京畿水利給鈔五百萬，明初用大明寶鈔，國初順治八年歲造鈔十二萬八千有奇，十八年因帑藏充裕而止。是上下千百年，行鈔之成法具在也。查閱《邸抄》，前翰林院檢討沈大謨、福建巡撫王懿德，各有行鈔之奏。臣尙惜其言之不詳。嗣聞

都察院左都御史花沙納亦有行鈔之奏，而原奏未發，至今均未見部議施行。臣揣部意，不過謂鈔法一行，將銀盡出洋，部司各庫止存空紙，是猶重銀之見橫於胸，而不知銀之爲物，止藉以流通百貨耳。中國之富饒，惟在布帛菽粟之足，使無布帛菽粟，則國不可以爲國矣。無銀而生人之日用無恙，則中國之富饒自若也；無銀而有鈔，則所以流通百貨者自若也。謹就前人諸論，參酌各條：

一、在信號令以祛疑懼也。鈔法不行業已二百年，猝然行之，必有紛紛竊議者。況官與民出納之際，而或稍有刁難，稍有需索，則民心之信鈔，轉不如其信錢鋪之票，尙能取攜自如也。又慮一旦改法，今日鉅萬，明日空紙。是必明示以繼今而後，民取此鈔完納錢糧、關稅、鹽課等項，永遠通行，不准官吏稍有刁難需索之弊。即使如順治年間停止故事，必先盡數作銀收回，停止之後，不論年限，但檢出此鈔，仍一體完賦。如有刁難需索，失大信以天下者，誅無赦。重以諭旨瞻黃曉示，並摹勒鈔端，俾知鈔爲千百年可恃之物，自坦然受之藏之而毫無所顧慮矣。

一、在工製造以防詐僞也。鈔之行也，易散難聚。即使造成底冊，紀日編號，流行日遠，從何彙覈參稽，而作僞者描摹爲甚。擬請由戶、工二部設局特造重料堅潔紙張，不加裁剪，非造鈔不得用。然後四圍印以花邊。照各館謄錄準字數議敘之例，無論生監供事，挑取二三十人，一人中書銀數，一人橫書年號，寶鈔左右界以烏絲，二人各寫滿、漢小楷若干字，騎縫編列字號，蓋用部印。其發放經過衙門於背面遞加印信。數止一兩，不爲等差，以免數少則傷繁碎，數多則易挖補。夫工楷多字，衆手合書，非半日之功不辦。加以紙硃筆墨之費，而所得不過一兩，孰肯聚集多人無餘資而蹈法網乎。南齊孔顗有云，以一錢半之費鑄一錢，驅之使鑄，亦必不爲。此意可通於鈔，則描摹挖補之弊絕矣。

一、在酌收放以示限制也。國家收款以地丁、鹽課、關稅爲大，其放

款則以兵餉、河餉、廉俸爲大。寬於放鈔而嚴於收銀，民不可欺，將謂我之重視銀而輕視鈔，而鈔必難行。議者恐其難行，思有以鼓舞之，擬於發鈔之始，每百兩加一成給發。臣謂此猶智取術馭之事，正不若請部臣詳審於出納之際，除向放錢款及海關專收銀款外，其餘地丁、兵餉等款，一律以銀鈔各半收放，堂堂正正，使天下咸知銀卽是鈔，鈔卽是銀，不能稍有軒輊。昔宋孝宗以金帛易楮幣藏於內庫，其時楮幣重於黃金，正此意也。至發鈔之數，務在慎重。宜視歲入之數而量增之，勿至一倍，自非兵荒大役不輕議發，以合古人會子少則重，多則輕之意，斯限制定而有久大之模矣。

一、在慎倒換而免減折也。歷代鈔法之弊，官司以出鈔爲利，以入鈔爲諱。界滿稱提，偶有昏爛，咸以敗楮目之，不肯復收。或舊界未滿，新鈔已頒，領新鈔則增工墨之費，繳舊鈔則減現成之數，民間每不勝其苦。是惟未議行先議收，官司於收納之後，隨時擇鈔之昏爛者，彙總報院，咨部銷燬，另頒新鈔給領。寓倒換於收發之中，則收之正所以行之，而民間自無減折之患矣。

一、在置會局以便流通也。鈔法之行，稽查真僞有事焉，日用易換有所焉。使必須官司其事，不特繁而無紀，抑恐吏胥爲奸。嘗見官商大賈，於各省開設銀號，有此省交銀會諸彼省兌收者，名曰會票，遠近通行。此卽唐憲宗時，委錢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謂之飛錢之意。亦卽宋蜀中有交子法，富人十六戶主之，嗣又官爲置務之意。今師其意，於各府州縣設立會局，民立者聽之，凡官鈔之出入以及民間兌換稽查真僞諸事，悉令主之，亦由各藩司暨州縣之有官銀號也。斯官民相安，而行用益便矣。

以上數條，皆行鈔之必宜預計者。且行鈔之利，亦多端矣：一曰製造之本省。二曰資用之利溥。三曰無成色之低昂。四曰無傾鎔之耗費。五曰輕賫便而免解運之紛繁。六曰收藏易而少盜賊之窺伺。

七日存鈔爲至簡，則窖銀日出而銀必增多。八日有鈔爲放款，則實銀日入而庫必充積。其大者，銀與鈔並行，是國家以一百萬銀，而得二百萬兩之用。銀幣充足，其價自此可平。銀價平，則百貨流通，關稅可期增裕，輸課較易，鹽政必極振興。而尤莫若地丁、錢糧一款，正數已減十分之一，卽火耗無名之費，亦當減半。昔爲不加賦而加賦，今爲不減賦而減賦，在國家無絲毫之損，而小民喜生望外，其完納之分數，有不較前踴躍者乎。將來庫餉漸充，舉凡開捐助餉諸權宜，一切可罷就便，如順治年間停止故事，亦於國計毫無所礙，尙何憚而不爲也等語。

臣等伏查法雖與時爲變通，事必因勢而利導。自古阜財足用，無論立一法舉一事，當其創行之初，原難保其有利而無弊，但求去其弊之太甚，得其利之大端，便可權輕重而商補救。茲據江蘇巡撫楊文定，以檢討沈大謨、福建巡撫王懿德，各有行鈔之奏，尙惜其言之不詳，左都御史花沙納亦有行鈔之奏，至今未見部議施行。該撫因詳稽古制，證以本朝順治八年造鈔十二萬八千有奇，十八年因帑藏充裕而止，謂是上下千百年之成法，條陳信號令，工製造，酌收放，以及慎倒換而免減折，置會局以便流通五條，並縷敘行鈔之利多端，其爲豫籌經費起見，意亦良是。現在臣等會議左都御史花沙納一摺，歸併銀票期票，酌擬提當本，提穀價，搭放俸廉等因，另摺具奏，候旨遵行，庶幾變通不患於空虛，推行可期其盡利。惟該撫聲稱行鈔之奏，與蘇州在籍紳士熟商博採，不惟可行於此省而並可行於彼省，不惟可行於一時而並可行於久遠等語。似該省情形可毋慮阻礙掣肘，而該撫條議亦並非徒託空言。應請敕下江蘇巡撫楊文定，卽就蘇省通盤籌畫，先議試行。務將原奏各條，再加體察，覈準需鈔若干張，俟覆奏到日，由戶部製造頒發。並請旨敕下福建巡撫王懿德，亦就閩省情形，實力講求，咨商蘇撫楊文定，互相考訂，分晰奏覆，按照辦理。

〔定郡王載銓等摺——駁花沙納行鈔辦法並請發行銀票期票，咸

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咸豐二年九月初三日奉上諭：花沙納奏請行鈔法一摺，著前派會議籌備軍餉之王大臣等，一併會同戶部詳議具奏。欽此。嗣於十月二十八日，臣等會奏籌備軍餉摺內，暫行銀票期票。聲明行票之法，與行鈔相關，請將奉旨交議左都御史花沙納條陳行鈔一摺，歸併覈議，以免歧異而資利用等因。奏奉硃批：依議。欽此。欽遵在案。

臣等伏查兩載以來，軍需、河餉糜帑已二千數百萬兩，以致度支告匱，籌畫維艱。中外臣工志切國計者，無不竭慮殫忱，各抒所見，而請行鈔法者爲多。合觀諸臣之論，大抵遠取唐、宋飛錢、便錢之遺意，近譬民間錢票、會票之通行，以爲濟困之策，無以逾此。而其中虛實之各判，疑信之攸分，與夫興廢久暫之代有異同，通滯利弊之不相假借，似未有灼見真知，俾克立時措手，可有把握之處。是以戶部於請行鈔法諸奏，疊經議駁，而於會籌軍餉摺內，有行用銀票、期票之請。誠以利源可自上開之，而流之通塞又必自下權之，鈔法可徐圖而未可驟舉也。茲據左都御史花沙納奏稱，爲今之計，欲求萬全之策，莫若酌行鈔法一事，因臚列造鈔、行鈔、換鈔三十二條，並敷陳用鈔十四利等因。

臣等竊維生財胥本乎大道，而立制尤貴乎因時。現在軍務未竣，各省防剿兼施，所籌無非急款，與其用久未奉行之法而收效稽遲，不如就從前本有之財以力圖周轉。再四籌思，公同酌議，僉謂京師錢票流通，就其法而擴充之，民以習見而相安，事以推行而盡利。擬請暫行銀票期票，仿照內務府官錢鋪之法，開設官銀錢號，以便支取。並查臣等前於議覆詹事府少詹事卓保奏請酌抽帑本摺內，聲明當雜各商本銀另籌周轉之法。茲擬除各省鹽商帑本毋庸議提外，請於各省當雜各商生息帑本^①內，每省酌提十分之三，由該州縣解交藩庫，勒

^① 生息帑本數目，《咸豐上諭條例》，卷1，咸豐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戶部議覆宗稷辰摺：所存生息帑本，統共銀六百一十一萬四千餘兩，錢七十一萬一百十串。詳核底案，或以全息分年還本，或以用存儘數報撥。其向不入撥及永遠生息之項，借有額支。若多收一分本銀，則須另籌一分經費，是本銀之不能全收，理勢使然。

限三箇月，由藩司造冊報部候撥。戶部覈明銀數，計應造一百兩暨八十兩、五十兩之票若干張，彙發該省藩司，按原提本銀數目，分給各該當雜商。准令該省捐納封典、職銜、貢、監之人，向各商買票報捐，歸還原提各商。銀款內有畸零尾數，即於現銀令其找足，其各商應繳息銀，仍如其舊。如此一爲轉移，於商無虧，而於事有濟。應令該管地方各官妥爲辦理，毋致吏胥別滋擾累，亦不許商人藉端阻擾。又各省有現存未買穀價銀兩，應令各直省督撫轉飭藩司，勒限三箇月查明此項存銀若干，無論在藩庫屬庫酌量催提，先行報部，聽候撥用。其發交銀票歸還各該州縣原款之處，亦與酌提當雜商帑本辦法相同，俟各該省豐收買補之時，令捐生交銀領票報捐，地方官即將所交之銀買補。並請於京城內外招商設立官銀錢號三所，每所由庫發給成本銀兩。再將戶工兩局每月交庫卯錢，由銀庫均勻分給官號，令其與民間鋪戶銀錢互相交易。即將戶部每月應放現錢款項，一概放給錢票，在官號支取，俾現錢與錢票相輔而行，輾轉流通，兵民兩有裨益。至在京王公百官俸銀，向分二八月兩次支領，今擬請世職自親郡王以下侯以上，文職自四品以上，武職自二品以上，均給與期票五成，統限於八月初一日持票赴庫關支。其秋季俸銀準此遞推。

以上各條，如蒙俞允，臣等即行文各省督撫，暨八旗都統，欽遵辦理。開設官銀錢號處所，應由順天府府尹督飭大、宛兩縣購覓鋪房，由五城坊官，招股實商人，加具保結，送部覈辦。其左都御史花沙納奏請酌行鈔法以濟要需之處，即在銀票期票及官銀錢號票內，逐漸試行，自毋庸另議。

編者按：戶部擬議的銀票、期票，都是票據性質而非貨幣性質，並且以前已曾在南河發過銀票，參閱本章 379 頁賈世行奏摺。

〔戶部侍郎王茂蔭摺——部議銀票銀號難行，咸豐三年正月初八日〕竊臣見戶部會議行鈔奏稱，鈔法收效稽遲，不如就目前本有之財，以圖周轉。擬請暫行銀票期票，仿照內務府官錢鋪之法，開設官銀錢

號，以便支取。奉旨：依議。欽此。等因。伏查部議所稱，提取各州縣所存穀價銀兩，給以銀票，爲將來買補之用、及大員俸銀給與期票，令其屆期關支。事雖權宜，而行無窒礙，自屬可行。

惟所稱用銀票之法，請於各省當雜各商生息帑本內，每酌提十分之三，解交藩庫，報部候撥。戶部核明銀數，應造一百兩、八十兩、五十兩之票若干張彙發該省，按原提本銀數目，分給各該商。准令該省捐納封典、職銜、貢監之人，向各商買票報捐，歸還原提銀款。其各商應繳息銀，仍如其舊，於商無虧，於事有濟等語。臣不知各省生息帑本共有若干，有濟與否，不敢妄議。若商，則知其必虧。臣聞各省州縣皆有典規，歲數千兩至萬兩不等。卽平居無事，而已視典商爲魚肉。今令州縣以提帑本發部票，則必以火耗腳價部費爲藉口。而收銀有費，發票有費，費之輕重，固視官之貪廉；然官卽能廉，吏亦斷無空過之事，此商之虧一也。商之繳銀也，限以三月，由州縣而藩司，而報部，不知幾月。迨部中核明銀數，造票有時，發票有時，由該省以行至州縣，分給各商，又不知幾時。竊計自商繳銀之日以至領票之日，至速亦須一年。此一年中，該商等本銀已繳其三，而息銀仍如其舊，此息竟從何來？此商之虧又一也。商領銀票，准令該省捐納封典、職銜、貢監之人，向各商買以報捐，歸還原款。竊計捐生有銀報捐，何爲必欲買票？且買票入手，不知有無真偽；持票上兌，不知有無留難；何如持銀上兌之可恃？苟非與該商素識委曲，代計補虧，斷不向買。設領票年餘，而素識中竟無欲捐之人，其票必懸而無着。則商之虧又一也。由前二虧，虧固難免；由後一虧，虧更無期。於此而謂於商無虧，恐未可信。夫提取存本，固商之本分，亦商所樂從。今欲濟急需，則竟提用，俟度支充裕再行發給可耳。若如部議，提本、給票、買票，費三層周折，而仍歸於報捐。名避勒捐，而實較捐之費爲更甚矣。

再查所議官銀錢號之法，請於京城招商開設銀錢號三所，每所由庫發給成本銀兩，再將戶、工兩局每月交庫卯錢，由銀庫分給官號，

令其與民間鋪戶交易，戶部每月應放現錢一概放給錢票，在官號支取，俾與錢票相輔而行，輾轉流通，兵民兩有裨益等語。在部臣之意，以爲有錢乃始給票，則票實而人可取信；給票不盡取錢，則錢存而利有可餘。不知在商賈可行，而國家則不能行也。姑無論以經國謀猷，下同商賈，其體爲至褻，其利爲至微。今且以商賈之道言之，大抵能創一肆守一業者，其人必工心計，習儉勤，旦夕以身入其中，而又知人而善任，非是則敗。蓋有創立數年，買賣甚旺，一旦身離其地而頓虧者矣；有資本巨萬，偶用非人，不數年而全覆者矣；有日習其中，而計慮未精，業仍銷歇者矣。臣所見聞，不知凡幾。夫以商賈之自爲，尙且如此，今乃欲以官招商爲之，其人果殷實善經營也者，彼且自謀之不暇，何暇爲官謀？其應招者，必其不可恃者也。而官又不能旦夕稽察其間，即使派員稽察，亦屬徒然。況官吏往來，尤難保無沾染乎？況吏部寫票，悉由書吏，紛繁瑣碎，尤難保無作假乎？假照之案，可爲前車。此法若行，不數年而銀本錢本必成大虧，此臣所謂虧國也。在部臣意，必謂有虧，不難重治其罪耳。不知狡黠之徒，初時之虧，斷不能見，至虧之已甚，則雖重治其罪，亦復何補？若謂內務府官錢鋪行之數年，並未見虧，則此中利弊，人不易知，似未可藉爲仿照。臣實覺此法斷不可行。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王侍郎奏議》卷3〕

〔戶部侍郎王茂蔭片——請將鈔法前奏再行詳議，咸豐三年正月初八日〕再，查部臣議行銀票，意謂票與鈔相關，欲以此試鈔之行否。臣竊謂此意似未深思也。誠欲試鈔法，當如其法而用之，方爲試行；若變易其法，則行與不行皆各自一事，安得因此而概彼。夫行鈔首在收發流通，惟收之能寬，斯發之不滯。今銀票之發惟以抵存本，而收惟以報常捐，上下均隘其途，安得而流通乎。臣自元年十月曾上鈔法十條，經部議駁，遂不復言。竊意部臣別有良策，乃籌餉二十三條不爲不詳，而大概皆出於捐。至所稱賞銀執照與銀票，似尙不如鈔之便。

即近來言鈔者多，而於推行收發之間，立法亦多未盡。必不得已，請飭部將臣前奏再行詳議。其前所駁各條，惟暗設標識一條，即可照議刪去，餘或尚當致詳。至鈔上既去標識，即請加用部科印。先以成式頒發各省府州縣以及行鈔銀號使便比照，則僞者不敢出，用者自易信，而其要尤在行之以漸，而限之以制。若一旦驟造數十萬，勢必不行。彼洋銀流入中國，人亦初不敢用，迨行之久而人便之，且善辨識，遂徧東南各省，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事非通籌大局，深究始終，未易得其要領。臣固非謂鈔爲無弊，但以此法，不取於民，亦不强民，猶弊之較輕者耳。倘舍此他圖，蓋未有不取諸民者。今日之民，恐不堪命。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王侍郎奏議》，卷3〕

〔御史黎吉雲片——呈送胡調元行鈔幣稟，咸豐三年正月二十三日〕臣曾見江蘇候補道胡調元刻有擬行鈔幣稟稿一本，係稟該省總督陸建瀛、該省巡撫楊文定之件。均經批准候商議代奏而尚未入奏者。臣細閱所擬，其所徵引多半係左都御史花沙納摺中均已言及。惟所言每鈔一張祇載紋銀一兩，其用意殊善。緣數目少，則通行自易。且每張書寫滿漢文字，以朝廷之力，無難日書數萬張，但予議絀，不費工本。若民間僞造，則斷乎不能，利小而害大，誰肯爲之。此似是禁僞造之良法。謹將原刻本封送軍機處。合無仰懇飭交會議諸臣一併入議。

〔附：胡調元原稟——請循舊章兼行鈔幣稟（刻本）〕敬稟者，爲請遵循舊章兼行鈔法以裕庫藏而利民用事：嘗考鄭司農云，周人以布廣二寸長二尺，憑官司印書其上，以爲民間貿易之幣，此行鈔所由昉也。厥後唐有飛券，宋造交引及錢關子，始有鈔之名，與錢並行。元初有行用鈔盛行於世，中統復造交鈔。明初亦用寶鈔，宏治時人覷用銀之利，鈔則有出而無入，後遂不行。計自宋迄明，凡行鈔五百餘年。恭查《皇朝文獻通考》，內載順治八年歲造鈔十二萬有奇，十八年因國用充裕而止。現今銀價倍昂，制錢亦絀，以致官民交困。論者或以錢

準銀，或以十當百，均係籌備苦衷，業經奉部分別准駁在案。

竊思長國家而務財用者，自指聚斂之臣，而平天下者，豈能諱言理財哉。惟制用之道，節流尤貴開源，準今必須酌古，惠而不費，斯能以美利利天下也。若因府庫未充，遇事就簡，亦何以見豐亨豫大之模。非惟政體有關，亦於國用無裨。則思所以儲帑便民，惟有酌循舊制，兼行鈔法。顧鈔以紙爲券，易於作僞，奸民造假亂真，必至窒礙難行。因思南齊孔覲有禁私鑄論，以爲不愛銅不惜工，以一錢半之費鑄一錢，則私鑄者成一錢不獲一錢之利，驅之使鑄亦必不爲。此論可通於鈔。然私毀攙沙尙有餘銅獲利，鈔違成式卽屬廢紙難行。是杜僞鈔尤易於禁私鑄，所慮者描摹雕刻而已。使度其值而加增之，孰肯無餘資而蹈法網也。

擬請在京設一公局，官爲督辦，議定成式，指用兩面瑩潔重料紙張，不加剪裁，除此用外，民間不得買賣此紙。每鈔正面刊印龍文花邊，直書准作庫平紋銀一兩，橫書年號。寶鈔左邊界以硃絲寫滿字三十，右邊界以烏絲寫漢字小楷一百。騎縫編列字號，蓋以部印。數止一兩，不爲等差，以免少則傷繁，多則滋僞。且藏之者多，用之途廣，而流行自速矣。前朝利用錢而缺在錢，故用錢鈔；茲時利用銀而缺在銀，故爲銀鈔。其滿、漢鈔字，無論官職生監，俱准領寫。仿照各館臚錄之例，酌量字數，議敘官職加級。初行並令州縣各設鈔局，與民辨別真僞，專委妥員經理，胥吏需索以枉法論。是在官無需多費，僞則無利可趨，犯則奉身以徇，利權操之自上，成憲足以救時，豈非久大之要圖哉。古聖不寶珠玉，是銀產未見豐饒，何與澄清盛德。況古來制用之具有三，錢幣爲先，鈔幣次之，銀幣又次之。茲銀幣既形支絀，國用自當變通，所謂因時制宜也。

或謂鈔法恐行於上，而難信於下。不知國家欲行鈔，則正項雜款俱准銀鈔兼用，旋發旋收，百姓未有不深信樂從者。無錢鋪逃空之累，無成色傾兌之繁，囊篋便於攜藏，盜賊杜其窺伺。即使一時未能

通行，亦不致如鑄大錢之空費銅本，用文貝之不合時尚也。我朝印照印文無不風流令行，何獨於印鈔而疑之。民間以現錢而換店票，尙堪利用，國家准用鈔而完正供，豈有不行之理哉。

或又謂棄實重虛，爲行鈔病者。不知乃重印信也，重印信卽所以尊朝廷也。

或又謂製鈔必須滿、漢字蹟部印龍文，而一鈔僅止一兩，未免繁瑣。不知制用祇期便民，故銅運於滇，鉛運於黔，其鼓鑄工費較之製鈔，何啻天淵。如使稍增其數，勿論貧民苦於取攜，卽奸民僞造漁利。且字之工拙民難辨，字之多寡民易辨也；字若雕刻人易僞，字須書寫人難僞也。浦中有巨富開錢店者，其票盛行。嗣因票錢多寡不一，被人將至少之數，挖改至多之數，票遂不行，此其彰彰較著者。

或又謂行鈔庫藏更無實貯。不知民間領得此鈔，無異計工授食，既可作抵現銀，何得謂無實貯。且銀貴有利於富豪，恐妨於民食，其可不思變計哉。

或謂立法之始，必明以其利予下，而後能默挽其權於上。擬請發出之鈔，均以實數論，免其再扣減平銀兩，則民樂於領鈔，而鈔愈行，亦鼓舞之一端也。惟賦出於民，連年竭於漏卮，幾難數計。是銀兩未見流通，則輸將何能踴躍。設或動大衆興大役，萬一支放不敷，所關非細。近因庫藏未裕，凡地方之應修城垣，應興水利，洋面之應添巡船，應籌捕費，河工之應築堤壩，應濬淤墊，內有工用過大者，未敢奏請動帑興辦，事後補救需費尤多。且鈔之行用，必須使民相信於平時，始能應急於倉猝。八旗生齒日繁，則畿輔需米將較多；各省銀價日貴，則東南漕糧恐益少，俱應預爲籌計。今銀不足則鈔輔之，鈔不足則銀輔之，有相需而無相妨。百姓免追呼之苦，完課爭先；外洋絕壟斷之萌，漏卮亦塞。是益下而未見損上也。

或又謂鈔幣不能支取銀兩，究與民間市券稍殊。豈知上下通用，鈔卽銀也。如謂寒不能衣，饑不能食，則銀兩何以異是。

查前明嘉靖年間盛用銀幣，則以前之用鈔幣可知。自宋元明以及國初，行鈔五百餘年，則無流弊可知。古今人情不甚相遠也，孰非踐土食毛之衆，豈皆作奸梗化之民，亦知上下二百餘年均用銀兩，何敢妄議紛更。無如出銀之數太多，入銀之數漸少，民間之獲銀兩等於掘羅，弱者難以營生，强者不免攫取，閭閻之未臻綏靖，多由於此。古時以貨爲交易，故菽粟如水火，益見民和；今時以銀相流通，卽力穡遇有秋反傷穀賤，金幣非不可行，特因其貴而且少耳。博訪輿情，僉稱鈔法甚便，惟恐行之不速。一二年後卽兵餉最鉅之件，亦可鈔銀並發，聽其自便。銀有餘則抵次月支銷，鈔有餘則留民間換用。每於季終，由府州將每月用鈔用銀實數彙總詳院，分別核發。此時而猶患銀價不平，百貨加昂，決無是理。或州縣勸諭紳衿，能於城市開設鈔號，酌換零銀，尤屬便民。至民間交易，悉聽三項兼用，借貸仍照原券銀錢償還，不得官爲抑勒。收用各項，或銀七鈔三，或銀鈔各半，舊鈔或以收爲換，僞造或以私鑄論。他如薪工、役食、銅本、匣費，似應全行用鈔，以示區別。均請由部斟酌定議。其在定例以前，應行解部之款，約有千萬，仍請全用銀兩，藉杜牽混。總之，當務爲急，空言無補。意欲銀兩歸部實貯，印鈔使民流通，並非鯁鯁言利也。

查淮南監掣同知謝元淮鈔貫說，以爲富權不操於上則經費易絀，然後議捐輸、議賦稅終無濟於度支也。必使馭富之權與馭貴等，而同操之於上。元之賦稅最輕，兵威最盛，終其世不聞軍需之不給者，行鈔之利也。歷考前代鈔法之弊，皆因鈔久昏爛，官不肯收，咸以敗楮目之。惟以限年爲界，界滿則易名曰稱提，舊界未滿新鈔已頒，商賈所藏一旦廢棄失業，有司又以出鈔爲利入鈔爲諱，但知有出不知入之爲出，官旣明以爲欺人之具，民孰肯信而行之乎？故曰未議行先議收，陰寓倒換於收納之際，年終將破爛舊鈔彙解戶部銷燬，改造新鈔收之，正所以行之也。若中國之用專恃銀，則生財之術幾窮矣。

又前任江西知縣包世臣刊撰《安吳四種》書內云：今之官照及私

行之會票、錢票，卽鈔法，何不可行之有，惟未議行先議收，細民方能深信，乃可大可久其收之也。在內捐級、捐封、捐監，在外完糧、納監必以鈔，則不脛而走，其實朝三暮四，仍與實徵銀錢無異。至杜匪人之奸利，或取高麗及貢宣兩紙之料與匠，領於中官，和合兩法爲紙，則無可作僞矣。

又查蘇州王亮生學博有刊送《鈔幣芻言》一書，內稱：鈔法自宋以來，行之四五百年，豈前代可行而今世獨不可行乎？民之錢票猶之鈔也，豈百姓可行而國家反不可行也？南宋及金皆割據之邦，豈偏隅可行而一統竟不可行乎？元明開創之初，皆銳意用鈔，豈開創可行而守成遂不可行乎？宋高宗南渡，值軍興之際，專行會子，豈用兵可行而承平轉不可行乎？東洋行鈔已久，其國甚貴重之，豈外夷可行而中國必不可行乎？順治中行鈔十年，未聞有弊，豈暫時可行而經久卽不可行乎？其論最爲懇切。至鈔字必求善書格言，鈔質又須吳綾龍文，且分大中小三等大鈔，裝成手卷，直至千貫，約費本五十千文，是民難辨認，奸僞易滋。並欲用鈔收銅器、禁銀幣，近於騷擾，是以未經採入。惟內載先正名言，如宋之李綱應詔條陳七件奏狀，虞儔被召上殿劄子，辛棄疾論會子疏，袁燮上便民疏，陳耆卿論錢楮奏，明劉定之策略，祝允明野紀，靳學顏講求財用疏，左楸第鹽政考，李雯鹽策，陳子龍鈔幣論，本朝許承宣西北水利議，原任雲貴林督部鈔幣考證，江蘇梁撫部請行鈔法論，皆以銀幣必須變通，鈔法可充國用，其所以能言而未嘗請行者，或留以有待，或鑒於蔡生甫學士奏請行鈔鑄秩之失，然今昔之情形不同，未雨之綢繆宜豫。識淺旁參，殊深漸悚，伏念大人體國公忠，中外仰望，葑菲既蒙節取，隳醫亦効愚忱，謹獻芻言。是否有當，伏乞訓示祇遵。

督憲批：據稟及另單均悉。鈔本古法，何不可行。今各省市肆錢票非鈔而何。然能行於下，而不能行於上者，非民之不信鈔，而民之不信官也。亦非民之不信官，而官之不先自信也。該道反覆辯論，具

有深心。聞撫部院頗欲援以入奏，俟其奏後敕議，本部堂必當會同酌核，以觀其成。仰卽知照。繳。

撫憲批：仰候函商督部堂核辦。附稟並悉。仍候督、河部堂批示。繳。

〔福建巡撫王懿德摺——銀票期票辦法不便施行，咸豐三年二月初八日〕竊臣於正月二十日接准戶部咨開，議覆左都御史花沙納請行鈔法一摺，以生財胥本乎大道，而立制貴乎因時；與其用久未奉行之法而收效稽遲，不如就從前本有之財力圖周轉。公同酌議請暫行銀票期票，仿照官錢鋪之法開設，並於各省當雜各商生息帑本內，每省酌提十分之三，給予銀票，准捐納之人向各商買用。又於現存未買穀價銀兩，酌量催提報部撥用，亦發交銀票，歸還各款。俟豐收買補之時，令捐生交銀領票報捐，地方官卽將所交之銀買補。並於京城內外招商設立官銀錢號，一概放給錢票，在官號支取。俾現錢與錢票相輔而行，輾轉流通，兵民兩有裨益等因。奉旨：依議。欽此。業經轉行通飭在案。

臣竊以此事在部臣竭慮殫忱，固已周詳。惟以各省現在情形觀之，所議實有窒礙難行者，謹爲我皇上陳之。

如當雜各商生息帑本酌提十分之三一節。查各省當商現均不見充裕，向以己之資本與官之帑本各半開張，交市轆轤營運，窮民藉以養生。茲若酌提十分之三，當商無不立見支絀，倒罷頻仍，貧民無可質當，其勢必致於釀事。且給以銀票爲報捐者買用，而各省有力者少，無力者多，捐戶既有現錢，儘可持銀報捐，又何必再行買票，多一轉折。此銀票之不能行於當商者一也。

其各省現存未買穀價銀兩，無論在藩庫屬庫，酌量催提報聽候撥用一節。查各省倉儲多屬空虛，戶鮮蓋藏，每逢荒歉之時，專藉倉穀碾以糶濟。倉之貴有餘粟，顯而易見。是以每遇秋收之際，發價飭令各縣採買穀石存倉，官以現銀交給，民以現穀交倉。若如部議，以銀

票歸還各州縣原款，亦與酌提當商幣本辦法相同。設使各縣無報捐之戶，則銀票空存於官，不過留作交代一抵款之用，以之買穀而民不收，以之兌錢而民不付。此銀票之不能作為穀價者，又其一也。

理財為國家大事，臣受恩深重，具有天良，不敢稍涉私心，亦不敢妄逞意見。反復躊躇，查銀票之用貴乎通行，不專在於報捐一事，若能將兩數減少，或一兩，或五錢，凡納糧完課以及徵收權稅，莫不通用此票，商民自樂其簡易，必將家為寶藏，而各處轉運久則反以銀為迂重難行。今所定之票自一百兩至五十兩，用之於當，歸之於官，且專用以報捐，不但〔病〕於民，竊恐無人能用。

咸豐三年三月十五日硃批：戶部悉心妥議。具奏。欽此。

〔署閩浙總督王懿德摺——鈔法宜統籌不宜試於一省，咸豐三年三月初七日〕竊臣於本年二月二十九日，准戶部咨開：議覆江蘇撫臣楊文定奏請行鈔一摺，請敕下該撫就蘇省通盤籌畫，先議試行。並令臣王懿德，亦就閩省情形，實力講求，咨商考訂，分晰覆奏等因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到臣。

謹將楊文定原奏詳細閱看，據稱信號令以祛疑懼，工製造以防詐偽，酌收放以示限制，慎倒換以免減折，置會局以便流通五條，酌盈劑虛，杜奸防弊，纖微畢至。較之臣前次所奏，並附片陳明之件，更為周備，足為各省取法。而部臣猶以事關創始，不厭精詳，令臣等各就所屬地方，再行熟計，係為慎重公事起見。惟是行鈔之議，係為劑天下之財，而非止籌一省之便。事關天下，則當統天下之全局而總計之。使行之一省而宜，行之他省而不宜；行之一時而宜，行之異時而不宜。則法之所行有限，法之所暨必窮。鈔法之異乎錢票者，錢票止行於一方，鈔法可通於天下。今欲行天下之鈔，而先於一省試行，是貿易他省者，既不能以閩省之鈔而用之他方；營運本省者，又不肯舍已行之票而勉強用鈔。欲堅天下之信，適以滋天下之疑。竊恐有鈔之名，無鈔之實，輾轉窒礙，鈔仍未見其可行也。臣愚昧之見，伏維皇上斡旋

造化，筭納利源，法積久而漸壞，道因變而可通。倘能出自乾斷，明定章程，通飭各直省，凡地丁、鹽課、關稅、雜項、錢糧，以及兵餉、河工、養廉、俸薪等用，一律以鈔收放。使天下咸知銀卽是鈔，鈔卽是銀，無所軒輊。並知此省之鈔，可行於他省，內地之鈔，可行於關外。其始未免觀望，積久自然流通。小民樂於圖終，難於慮始，欲籌大局，不必先問偏隅。

咸豐三年四月十一日硃批：已有旨。該部知道。欽此。

2. 北京商民的恐慌

〔管理戶部事務祁寯藻等摺——請嚴禁商人運銀出京，咸豐三年正月二十六日〕竊京師爲商賈薈萃之區，非銀錢充足，坊市流通，不足以便民而裕國。近聞各商多有裝載銀兩盈千累萬紛紛出都之事，以致銀價驟昂。若彼此效尤，恐根本重地將來財用匱乏，弊不勝言。且該商等攜帶重貲，難保無疏虞之處。非立即嚴行禁止，關係匪輕。相應請旨飭下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速行出示嚴切曉諭，俾令各安生業。倘該商等仍將盈千累萬銀兩攜帶出都，一經查出，卽行罰懲，庶闔閭安而閭閻亦靖矣。

〔編修陳泰初摺——北京商人恐懼繳銀領鈔資金逃避請速定鈔法，咸豐三年二月初六日〕臣竊見議行鈔法以來，外間訛言不一，或以爲將責之商賈，派各銀號繳銀領鈔。以致人心疑惑，富商大賈紛紛將銀本收回，甚至運載出京。三五日間，銀價驟貴，實深可慮。都城爲根本重地，富藏於民，緩急猶有可恃，若並此一空，所關誠非細故也。

年來籌款維艱，固應權宜設法，以裕度支。況鈔爲古法，本屬可行，豈非尤所當講。但小民之心，未計利先計害，使得鈔卽如得銀，孰不願領，若執鈔僅同執紙，孰不生疑。現直省居民，多用錢票；往來行旅，多會銀單，所憑均不過片紙。然民以爲便者，無他，民與民交易，不畏落空，不畏遲延，不畏抑勒，不畏剋扣。方今需財孔亟，不得已而

用鈔，若朝發鈔暮許領銀，何必多此轉折。惟發鈔不卽發銀，縱不落空而遲延是所不免。況鈔發於官，勢必假手書吏，縱能認真稽查，保無抑勒，而尅扣又恐不免矣。民願藏銀，不願藏鈔，此事理之顯然者也。

臣按鈔法，本周官小宰，聽買賣以質劑遺意。然自元、明以來，已無善法。以今日情形而論，鈔法止可倡之自官，而未可驟行於民；止可予人以樂從，而斷不可強人以必用。今計自王公以下及內外臣工，歲需俸廉不下數百萬兩。官無大小，既登仕版，孰不明理，孰無忠愛之誠。毀家紓難猶且爲之，況俸廉本出自聖恩。年來捐輸無力人員，皆願以俸廉扣抵。足見俸廉一項，概可發鈔，斷然行之而無弊者也。但鈔既發出，必當使鈔有流通之處，鈔始非無用之物。今司農告困，錢糧、稅課卽不能准以用鈔，至捐輸、納職似不得不銀鈔兼收，久之民見無害，輒轉相用，自然上下通行。雖鈔發於庫，終歸於庫，以虛數出，仍以虛數收，於國家本無大益。然天下多此數百萬之鈔流通，目前亦可省數百萬現銀以充軍餉，已是救時至計。若夫權駕術馭，一切苟且計謀，或有可使民用鈔之法，暫縱能行，終必滋擾。

諸臣條議，臣雖未悉，當斷無使商民繳銀給鈔之事。無如外間訛言，已非一日，若不亟行曉諭，則出京之銀必且日多，流弊有不可勝言者。況懋遷有無，本民生所賴。今漢口各鎮，經亂之後，貨財不通，天下大局已爲一變。都城之中豈可再令富商大賈畏而歇業。合無仰懇皇上飭下部臣，將鈔法速爲妥議，有無窒礙，斷自聖衷，早行宣諭，俾商民照常貿易，人心庶不動搖，出京之銀亦可卽止。

〔禮部尙書奕湘摺——錢票擠兌錢鋪紛紛倒閉，咸豐三年二月十六日〕奴才竊惟京師爲輦轂重地，五方雲集，商賈輻輳，有無交易，原所以取便軍民。向來五城開設銀號錢鋪通行紙票，隨時取給，商民相安。乃近日彼此訛傳，惟恐紙票落空，盡行支取，晝夜填街塞巷，擁擠爭先。錢鋪一時措辦不及，遂致關閉。而從旁卽有游手，藉端搶奪鬪毆，甚至有傷官情事。奴才昨日奉欽派搜檢完竣回家，一路見凡有錢

鋪之處，必有數百人圍繞喧競。一日之間，錢鋪關閉者幾二百餘家。因此銀價頓賤，軍民無錢可換，市井日用突然不便，實爲可慮。奴才雖無管理地面之責，然竊見城內街談巷議，人心惶惑，誠恐有不肖之徒，乘間聚集滋事，所關匪細。且商賈互相猜疑，貿易不能流通，即各錢鋪亦難安業。

〔左副都御史文瑞摺——戶部停支官俸議行鋪稅人心震動，咸豐三年二月十六日〕竊自二月初一日官員支領俸銀之期，戶部既知庫存短絀，即應早爲籌畫。乃於是日早間，驟行請旨展限。窺其居心，以爲是日奉旨，則停俸之舉，出自皇上，其欺罔固不待言。乃蒙我皇上示以優容，准令再議。嗣經議覆章程，亦未妥善，較之展限之說，尤爲變而加厲。現在支領尙無日期，人心惶惑，日甚一日，街談巷議，處處皆然。且民間於鈔法不知其利而喧傳其害，竟畏之如虎。並聞鋪稅之徵，商民等更加驚迫，亟思逃避。十餘日來錢鋪已關閉三十餘處，昨日內外城一晝夜間陡然關閉者，又不下二百處之多。即素日資本富厚，最著名之鋪，亦皆關閉。糧店亦間有已閉者，街市擾攘，人人驚危。如此急迫情形實深可懼。復恐數日之間，其餘鋪計無復之，亦不得不出於此，民生日用更不可爲。若人急變生，倘使旬日之間，盡皆關閉，將如之何。況典當之鋪與錢鋪互相表裏，錢鋪關閉，典當定行止當。兩項不通，旗民交困。且此時典當者，不止貧民，大員微職恃此爲生者，居其大半，是人人束手待斃也。

京師爲根本重地，最關緊要。部臣不知大體，苟且塞責，以致人心搖動，一至於此，思之實堪痛恨。若不速爲解救，是外侮未平，先成內變，其患何可勝言。奴才焦急萬狀，再四思維，惟有仰懇天恩，敕發銀三十萬兩交戶部，於一二日內將俸銀仍全行放給，並請諭旨剴示商民，各安本業，其已關閉之鋪，仍令復開，並不治罪。此銀一出，暫爲流通，則商民等尙可稍安，不至全行變動矣。

〔巡視東城給事中吳廷溥摺——傳聞行鈔私錢票不能通行民情

驚擾恐滋變故，咸豐三年二月十六日〕伏見新正以來，警報沓至。富商挾貨出京者，不可勝計。都城關閉錢鋪，每日三五家或七八家不等。詎本月十五日一日之內，關閉錢鋪七十八家。通計前後所關，凡百數十家。道路喧傳，惶駭失措。推原其故，蓋由戶部張貼行鈔告示，外間傳聞，各鋪私票一律禁止。存票之家爭往錢鋪取錢，絡繹奔赴，到處擠鬧。逐隊成羣，囂然不靖。奸徒藉端滋擾，勢所不免。又鋪稅一項，本屬創舉，各城奉行未畢，而外間繆又訛傳。鋪稅之外，又須抽收丁口錢，則緣前日有人條陳按戶徵錢，奉旨交議之故也。現在都城內外人心惶惶，商賈居民咸有朝不保夕之勢。

京師重地所繫匪輕，應請皇上明降諭旨，切言鈔法原以便民，且係二八搭放，由京試行。至各錢鋪私票，仍照舊通行。此外如增鋪租，稅間架，凡不便於商民者，概毋庸議，仍降旨明白指駁。俾天下皆知我皇上愛民如子，不忍多取之至意。再臣風聞戶部議八旗官兵糧俸，概行折錢給放，每石准京錢二吊餘，街巷相傳紛紛偶語。兵丁以口食爲命，未知戶部是否曾有此議。臣默觀情形，萬不可行。現存戶部存米雖屬無多，然天津北倉尚有米四十餘萬石。乞聖旨嚴飭迅速運京，搭放兵米錢糧，照舊支發，不得扣折及給與期票。並諭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如有藉點錢票爲名，強擠銀錢鋪戶之匪徒，即行從嚴拏辦，不許寬貸。以收兵民之心，而杜謠言之漸。

〔御史陳慶鏞摺——太平軍攻陷安慶警報疊至民心紛紛銀價跌落，咸豐三年二月十六日〕竊賊匪自武昌竄入安慶，京中民心紛紛，日甚一日。又久未奉上諭，江南勦賊情事，外間訛言日起，民情更覺驚惶。自二月初間，內外城銀鋪關罷者，每日有五六號或十餘號不等，及今一日有罷至四五十號。查銀價數日前每兩換制錢二千一二百文，繼則每兩換制錢一千六七百文，日內止換一千餘文，甚至有銀無處可換。而各處典鋪多止典候贖，至於油米雜鋪，價值亦一時昂貴，旦夕頓異，萬姓駭然。似此情形，實屬可虞。

臣惟小民貿易，多資於錢而少資於銀。銀無可換，錢將何給？計京中食指無下數百萬，嗷嗷待哺，惟錢是賴，萬一罷市，宵小之徒即刻生變，其禍有不忍言者。應請旨迅速下詔安民。

〔上諭——停止商稅等專行鈔票，咸豐三年二月十六日〕前因軍務河工用度浩繁，經內外大小臣工條陳籌款事宜。凡有可採擇或須斟酌之件，當交部臣詳議。並須廣爲諮詢者，特交大學士、九卿等會議以聞。總期有利無弊，於國計民生均資裨益。其不可行者，當交部臣奏駁，或奏上時朕洞鑒其弊，特旨停止。近日戶部請飭京師商賈捐輸，布彥泰、德瑛前後奏請酌收商稅，黎吉雲奏請按戶輸錢。雖爲急籌國用起見，惟思京師商賈資本不盡充裕，且有在本籍業經捐輸者。至各省錢糧地丁並徵，著爲定例，若再按戶徵收，事類重科。且恐吏胥滋擾，重累吾民。朕夙夜思維，無濟時艱，徒妨政體，甚無謂也。況近來中外臣民呈請捐資助餉者，絡繹不絕。朕復躬行節儉，自可漸冀充盈，何必徧事搜求，致令愚氓轉生疑惑？

本日據禮部尙書奕湘，內閣學士孫銘恩，左副都御史文瑞，給事中吳廷淳，御史長秀、陳慶鏞，編修卓樸具奏京城內外現在商民情形各摺。所稱銀錢鋪戶現多關閉，或係無業之徒布散謠言，藉端滋擾；或奸商乘機歇業，貽累他人。亦恐因時議商捐商稅等項，道路傳聞，以致羣相疑懼。朕念切安民，豈可令京師首善之區，商民失業。所有布彥泰、德瑛、黎吉雲徵收鋪銀，計戶收錢等摺片，及戶部奏勸諭京師商賈捐輸各條，均著毋庸置議。其餘交議之件，亦著該部斟酌利弊，分別妥辦。

至鈔法由來已久，本朝初年亦行之。近日諸臣紛紛陳請此事，原以濟國用之不足。既非廢銀用鈔，亦非責商繳銀，部庫出入通行，並不令稍有畸輕畸重。正當行之久遠，俾天下咸知鈔爲國寶，與銀錢並重。部庫收發一律，既足示信而祛疑，而民間以漸而通，亦可利用而行遠。仍著戶部妥議速行。其各銀號錢鋪所用私票，仍令照常行用。

如有造謠生事，謂須禁止民間錢票，及以鈔發商勒令交銀等說者，該旗營、地方各官立即嚴究造謠之人，拏獲懲辦。並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即行出示，曉諭京城內外居民，各安本業，貿易如常，毋得聽信浮言，自相驚擾。儻有不法匪徒行使假票，糾約多人喧鬧各店鋪，恃衆嚇詐搶奪，或昏夜擁擠不散者，該地方文武衙門立即嚴拏送部，加等治罪。其各錢鋪無端關閉有心誑騙者，查明拏獲，從重懲辦，並將保人一併照例懲治。庶足以警奸蠹，而靖閭閻。

銀米皆民間日用所需，二者均重。京城東接通州，因每年漕船抵壩時，恐有回漕等弊，例禁食米出城，其內城前三門原不禁其出入。近聞米價稍昂，亦恐有妨民食，著各該衙門通行出示，除照例應行查禁各門外，其前三門毋得禁米出城。各鋪戶照常售賣，並不得居奇，致干法紀。

又戶部現因外省撥款未能如期解到，奏請將俸銀分別暫停一年。朕思王、公、大臣俸入素優，即暫停給發，事尚可行。其文職四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各員，仍著戶部將本年春季暫停俸銀，照數補行給領。並著發內庫帑銀五十萬兩交部庫收存，以備支放俸餉要需。並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將此旨刊刻，徧行曉諭。欽此。

〔御史王茂蔭摺——請飭帳局不得收本當舖須如常應當以安民生，咸豐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竊思京城爲根本重地，必得商賈流通，百貨雲集，方足以安民生。自上月錢店關閉者多，民心惶惶，幾於不可終日。蒙皇上大沛恩綸，廣宣諭旨，百姓感頌歡呼，街市頓覺平靜，月餘以來，似覺無事；然此第外見之象也。實則各項店鋪之歇業者，竟自日多一日，若不趕緊想法，恐有罷市之勢。

臣嘗細推各行歇業之由，大抵因買賣之日微，借貸之日緊。夫買賣寡由乎時勢，非人所能爲也。而借貸日緊，則由銀錢帳局^①各財

^① 帳局是專門放款給各工商業鋪戶的金融組織。經營此種業務者多爲山西省人，又通稱爲西商。

東，自上年冬以來，立意收本。但有還者，祇進不出，以致各行生意不能轉動。聞帳局自來借貸多以一年爲期，五六月間，各路貨物到京，借者尤多。每逢到期，將本利全數措齊，送到局中。謂之本利見面。帳局看後，將利收起，令借者更換一券，仍將本銀持歸。每年如此。故此時猶不甚顯者，各帳未盡屆期也。若屆期全行收起，更不復借，則街市一旦成空。蓋各行店鋪自本者十不一二，全恃借貸流通，若竟借不通，卽成束手，必致紛紛歇業，實爲可慮。且可慮者店鋪，而尤不獨在店鋪也。卽如各行帳局之幫夥，統計不下萬人，帳局收，而此萬人者已成無業之民。各店鋪中幫夥，少者數人，多者數十人。一店歇業，而此數人數十人亦卽成無業之民。是帳局一收，而失業之民將不可數計也。此不可數計之無業閒民，既無所事又不能歸，終日遊蕩於京城之中，又將何以處之。

臣愚以爲各行店鋪之歇業，患在帳局收本，而帳局所以收本，慮在各行店鋪之將虧其本而不能收。擬請旨通行曉諭各銀錢帳局，務宜照常各按舊章到期收利換券，不宜盡將本銀收起。其換券利息亦不宜較前加增。倘各行店鋪有不能交利者，準報官爲嚴追。若店鋪現在開設不得立追本銀，如此則各行店鋪可以暫保。再請將欠債律條酌改加重，倘將來各店鋪有虧帳局借本者，照律嚴辦，務爲追還。如此則各帳局財東亦可恃以無恐，而不必遽收。

又聞現在典鋪多不肯當，卽有當者亦不過略應門面。百千之物不能當出十千，以致貧者益難爲謀，應請並令各典鋪財東設法如常應當，不可關閉，則貧者尙有轉移。

〔廷寄——著步軍統領各衙門設法開導帳局典鋪照常營業，咸豐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御史王茂蔭奏，近日京城銀錢帳局立意收本，不肯借貸，以致各項店鋪歇業居多；又典鋪多不收當，貧民益難謀生等語。京師根本重地，必得商賈流通，方足以安民業，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剴切曉諭，凡挾貲經運之人，均各照常出納，毋得故意刁

難，致使貧民失業。至開設典鋪，原以便民 應如何設法開導，令其照常交易之處，妥籌辦理。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黃輔辰《戴經堂日記》中關於北京商民恐慌情況的記載，咸豐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戶部近議鈔法，富商惶惑，收本回鄉者，絡繹不絕。聞入春以來，白錢出都，不下千萬，本先薄矣。聞戶部聯銜具奏，請以載銀出城者，照甲米出城治罪，留中未發。果爾，則行旅必至阻遏，商賈必至不通，人心益渙，百弊叢生，不堪問矣。

二月十一日 入署後，未刻，至內閣。大學士、九卿會議添兵籌餉，衆口噤噤，茫無一策。戶部擬款八條：一，停文職六品以上、武職四品以上俸一年；一，提各省裁減文武養廉銀；一，富紳倡捐；一，京城商賈捐輸；一，京城鋪稅；一，京城收鋪戶□□兩月；一，提直省當、雜各商生息成本銀；一，核計各省捐輸銀數，酌加學額並鄉試廣額。衆議先行鋪□□租二條。查銀庫截至本年二月初七日止，外庫共存八十三萬一千餘兩，又已到未收五萬餘兩，各省已報起程（下缺數字）兩，共九十六萬三千餘兩。近來戶部撥給各省軍餉，廣東省，道光三十年七月起；五次動撥本省銀一百四十五萬五千餘兩；兵勇數目未報。廣西省，道光三十年八月起，二十三次撥給及自行動支銀一千一百十三萬餘兩；兵二萬三千九百十四名，勇三十二萬八千七百五十五名。湖南省，咸豐元年四月起，十次撥給及截留銀五百二十一萬七千兩，內有尙未解到銀一百四十七萬餘兩；兵一萬五千名。湖北省，咸豐元年六月起，四次撥給及籌解銀九十五萬八千餘兩；兵八千名。貴州省，咸豐二年五月起，撥給銀十二萬兩；兵勇數目未報。江西省，咸豐二年八月起，五次奏留並截留銀七十五萬兩；本省兵五千四百名。四川省，咸豐二年十月起，撥給本省扣留銀十八萬餘兩，本省兵二千八名。江蘇省，咸豐二年十一月起，四次撥給銀八十九萬二千兩；兵七千餘名。河南省，咸豐二年十一月起，三次撥給銀一百六萬兩，兵二萬一千五十六名。陝西省，咸豐二年十二月起，留奏銀十萬兩，兵

三千六百八十名。安徽省，咸豐二年十二月起，奏留截留銀七十八萬兩；兵九千五百名。欽差向榮，咸豐三年正月，三次撥給銀二百二十萬兩；兵勇數目未報。漕督楊，咸豐三年正月，□□撥銀二百九十萬兩；兵三千二百九十名。本日京城商稅之令下。

十三日 日來議紳捐、商捐，富者畏縮，市井紛紛歇業，典商無錢，官民未便。且從前《邸抄》不禁，因賊踪南北紛竄不定一語，人心惶惶，近又一切事關軍情者，密而不發，轉滋疑懼，均非善政。

十五日 入署，聞錢店歇業四十二家。歸以衣飾質典，均不收。京官無廉俸，無借貸，當不收，賣無主，無銀而銀賤，無錢而錢益貴。三日前，錢（銀）一兩，值大錢二千有零；昨日，值一千八百有零；今日，止值九百文。民不堪命矣，可奈何！

十六日 入署，上庫，回宅。因銀、當店紛紛歇業，人心渙散，至羅椒生同年寓，齊請以目下情形上達，囑□奏草，竊維京畿重地，先宜安定人心，然後百廢可舉。乃近日銀錢各商，相繼歇業，當商止當□□〔候贖〕，不能相通，人心驚惑，實爲可慮。推原其故，皆由去年冬間，富紳自武昌失守，各將銀號、帳局抽回成本，銀錢已形短絀；近又議商捐、鋪稅、鈔幣諸政，在部臣固爲萬不得已，而商賈恐由此受累，以至歇業者，日或數家，或數十家，大小行店，一月之間，已數百家矣。無帳行，則錢店無從轉運。民間恐錢店乏錢，不肯用票，甚將從前存票，同時爭取，動輒數百人，填街塞巷，持票取錢，不分晝夜。市肆恐奸匪乘間搶奪，益加驚駭。且聞商稅之令，鋪戶相顧張皇。夫商賈之於國家，猶人身之有血脈。血脈不能流通，則一身受其病；商賈不能流通，則國家受其病。況都城爲根本重地，尤宜鎮撫得宜。目下情形，貧戶無從稱貸，小民艱於生計，逃亡劫掠，勢所必有。且每鋪每月稅銀二錢，即以百萬戶計，僅得銀二十萬兩。暫行則於大□□〔事無〕裨，久行則民不堪其擾矣。相應請旨飭戶部妥議良法，並剴切曉諭，以安人心，令民間照常交易（下缺數字）用現錢；當行、錢店再有歇業者，重治其罪；持

票取錢者，不得數十成羣；倘有奸徒乘間擁擠，肆行搶奪（下缺數字）假票，司坊官立即嚴拏懲究。總之，禁令愈密，則民情易驚；徵求過多，則生計日蹙。前戶部會奏，有不朘民生，不剋兵餉，爲第一要義之語，現即籌畫維艱，仍應堅持此議也。

十七日 又聞昨日已有恩旨，罷商稅、戶稅之議；令錢、當行仍復業，禁民間持票爭取現錢；發內帑五十萬，文職四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補給春俸；人心頗安。右副都御史文瑞奏參戶部尚書不肯倡捐，語甚激切，嚴旨切責。

廿四日 早，至文孔修夫子宅，爲退官房事。詢悉去年冬間，各省籌撥軍餉六百餘萬兩，起解之一百六七十萬兩，爲賊匪奪去一百二十三十萬兩，尙有四百餘萬兩，未報起程，恐不濟事。目前所賴，江西巡撫張小浦催解丁糧，陸續接濟；然所徵無多。江、浙偏南一帶，所徵無可考查。三月如不獲勝，實不能支矣。都中擬從徐宗伯澤醇之議，暫借鋪房房主租價兩月，約計不過六十餘萬，止能支在京四月之用。言至山窮水盡一語，夫子潸潸淚下。恆怡亭（椿）商議鑄用大錢，尙未定局。今日以木器二百二十餘件（內有一件值數十千者，數件十餘千者，數十件並鋪墊六十件，共值京錢二千餘串），售諸匠人，作值大錢一百三十千。士夫之家，大都類此，奈何！

廿五日 定郡王奏催速議軍餉，其意在暫挪內帑，再行籌補。內庫現存四百八十萬，除發各官俸銀五十萬，僅存四百三十萬；若再借撥，益見空虛。各款搜括殆盡，從何籌補？所望者，賊氛早靖，逆黨潛消，十年調養，或可稍復元氣。今日致函庚子仙，商借千金湊捐。搜檢零星雜物售賣，從前以三四千文購來者，今值一二百文，日用賴此支度。三十年前，曾以百錢供二十餘人一飯，不料一旦至此，仍蹈舊轍。

六月初四日 本日換銀十兩四錢，買大白布十二丈四尺，每尺三十六文。

九月十七日 繼齋述：京官秋俸，以內庫金鐘鼎，每兩作口銀十六兩頒發。其金至市易銀，每兩僅值銀三兩。

又聞鈔銀一兩，止能在官錢店易大錢二千；民間銀一兩，可易二千五百文；以是鈔仍不能行矣。〔轉引自《近代史資料增刊·太平天國資料》44頁—54頁〕

（二）官票寶鈔的發行

〔左都御史花沙納會戶部摺——奏呈發行官票章程，咸豐三年二月十七日〕竊臣戶部於咸豐三年正月十九日專摺奏明，請旨派條陳行鈔之御史，會同籌畫辦理。於本日奉上諭：戶部奏請派員試行鈔法一摺，著派左都御史花沙納、陝西道御史王茂蔭，會同戶部堂官速議章程，奏明辦理。欽此。臣等正在會商，復於正月二十三日由內閣抄出，奉上諭：御史黎吉雲奏請行鈔法，並呈遞江蘇候補道胡調元刊刻鈔幣稟稿一件，著交花沙納、王茂蔭會同戶部堂官一併妥議具奏。欽此。隨將稟稿抄出到部。臣等公同查閱。該候補道稟稿所論鈔法，均與臣花沙納原奏大略相同。惟鈔上銀兩數目統限一兩爲準，未免過於畸零。不如整散兼製，行用較爲利便。

伏思理財之道，固貴相時以濟用，尤宜慎始而慮終。鈔雖古昔成法，惟我朝自順治八年兼行鈔貫十二萬八千有奇，至十八年因庫藏充盈停止之後，二百年來未經行用。今欲試行，商民耳目爲之一新，必須設立簡明章程，於京師先爲行用，俟試行漸見流通，再行參酌章程奏請頒發各省一體遵辦。抑鈔法之取信於民，全在權衡出入，收放相均，使人貴鈔與貴銀錢無異，是議發鈔併議收鈔。尤爲現在試行第一關鍵。臣等悉心籌畫，擬請自京師爲始，所有應放各項，酌覈情形，分別以鈔搭放；其在京官民所交常捐、大捐，並一切交官等項，亦酌覈情形，分別以鈔搭收。總期章程畫一，上下均平，俾用之者毫無疑慮。

再民間習用銀錢票已久，驟聞官鈔名目，或不敢輕易行使。查自古刀幣、泉布隨時異名，即鈔法一事，曰飛錢，曰鈔引，曰交子、會子，亦非確有定名。擬請不必襲用鈔名，即稱為票。使商民日用周轉，安之若素，如此量為變通，似亦因勢利導之方也。

至行鈔流弊，首在偽造，惟立法嚴明，斯人知懲儆。查鈔法停止已久，律文並無此條，應請俟奉旨准行後，由臣戶部行知刑部，酌定律條，纂入則例，以便頒行。其官票上所用關防圖記，均應先期鑄鑄，亦請俟奉旨後，由臣戶部咨行禮部鑄造，以昭慎重。至製造、收發、更換、稽防未盡各事宜，應由臣戶部詳立節目，妥為辦理。倘試行後，或有窒礙之處，即行隨時奏明籌辦。

〔附清單〕謹將試行官票擬定章程十八條恭呈御覽。計開：

- 一、現定試行銀票，以京師為始，俟行有成效，再為推行各省。
- 一、部庫放項，除兵餉毋庸搭放外，其在京王公並滿漢官員俸銀，及各衙門應領款項，綬疋顏料二庫採買物料，並工程等項，定為銀八票二搭放。
- 一、部庫收項，凡在京常捐、大捐及完納稅課，並一切交官等項，定為銀八票二覈收。惟現在部中雜款搭放官票無多，恐外間不敷周轉，應俟官票製成搭放之日起，由戶部行知各衙門出示曉諭，限三月後一律按成搭收，其限內有無官票搭交者聽。
- 一、官員有在京完繳官項者，所繳係虧賠、代賠並臺費^①銀兩，亦准以銀八票二覈收，願全交銀者聽。
- 一、收項照例令繳足庫平，使收票與收銀不致兩歧。
- 一、各省司及捐納房遇有交庫之項，除銀數照常割庫外，其票數付官票所，俟驗收時按號對根覈明，付銀庫查收。票根存官票所，票簿存銀庫，以便互相稽查。
- 一、酌議交兌定則。凡各衙門領到官票，赴銀錢號兌換銀錢者，或換

^① 臺費，是有罪官員發往軍臺効力贖罪所交的臺站費用。

現銀，或換現錢，或換錢票，均按照票上所開平色照數付銀，暨按本日市價換給錢文錢票，毋許剋扣。至應交官項之人，赴銀錢號購取官票者，許銀錢號按每十兩收費一錢，百兩收費一兩。在交官之人持票上庫，可省傾銷之費，並無平色增減，諒亦樂從。

一、票背面准用票之人挨次用交收圖記花押月日，以便稽查，不准參差亂用。

一、試行如得流通後，該銀庫於收票時覈其昏爛者，移送部中票所，截角查銷，按票上原數補造發給，以免倒換之費。

一、行票章程俟奏定後，行知各衙門，並擬就告示知照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出示曉諭，並將簡明條款刊交銀錢各號，黏貼門首，以便遵行。

一、造票定爲四等：一兩、五兩、十兩、五十兩，均係二兩京平，準作足色。其式定爲二等：一兩與五兩同，十兩與五十兩同。

一、造票以十二萬爲準，日久流通再行添製。每一萬兩，額造五十兩之票一百張；準銀五千兩；十兩之票二百五十張，準銀二千五百兩；五兩之票四百張，準銀二千兩；一兩之票五百張，準銀五百兩。合計票一千二百五十張，準銀一萬兩。

一、造票用高麗苔牋等紙，一兩與五兩者長八寸、寬五寸，十兩與五十兩者長一尺、寬六寸。每張中間銀數上蓋用圖記。右邊印格外，寬留二寸，編號記數，騎縫蓋用戶部堂印，裁下以爲票根。左邊於簿上記號，騎縫蓋用關防，並由官票所添用花押。票四圍用龍水紋，上橫書戶部官票四字，兼用滿、漢字樣。中書準二兩平足色銀若干兩。左書咸豐某年月日，右書某字第幾號。下留四分之一，小楷細書法律於上，銅版鑄成，靛花刷印。

一、鑄關防圖記，俱用滿、漢篆文。其關防用戶部官票所關防七字，其圖記用戶部官票永遠通行八字。應行知禮部鑄印局速爲鑄造。

一、刊刻印票銅版，由戶部將式樣咨行內務府照式製造。

- 一、俟奏定後，即行知刑部定擬偽造罪名，遇有偽造者按律治罪。
- 一、設立官票所，宜派司員專司其事。擬派滿、漢總辦各一員，滿、漢幫辦各四員，其印鑰以滿總辦掌管。至書寫官票均責成司員分任其事。至某員書寫之票，即於票根用某員戳記花押，以憑覈對，不得假手書吏。
- 一、備用經費。初立票所修理房屋，設置器具，購買高麗苔牋紙等項，先行酌覈銀數割庫支領，事竣由官票所司員覈實報銷。承辦司員應酌給薪水，滿、漢總辦司員每員每月銀十六兩，幫辦司員每員每月銀十二兩，每員酌帶書吏一人，月給工食銀三兩，每月共需銀一百五十八兩，由銀庫按月支領。致應用印色、筆墨、靛花、心紅紙張，均由顏料庫隨時咨取。

〔上諭——著即行備官票，咸豐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內閣奉上諭：前有旨派左都御史花沙納、陝西道御史王茂蔭，會同戶部堂官妥議鈔法奏明辦理。茲據花沙納等公同酌議具奏，並會具官票式樣進呈。朕詳加披覽，所擬章程各條尙屬周密。著即照所請定爲官票名目，先於京師行用，俟流通漸廣，再行頒發各省一律遵辦。官票之行，與銀錢並重，部庫出入收放相均。其民間行用銀錢私票仍聽其便，商賈交易亦不致稍有抑勒，洵爲裕國便民良法。總期上下相信，歷久無弊，即使國用充裕，官票照舊通行。餘均著照所議辦理。該部即遵旨刊刻告示，並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出示曉諭遵行。欽此。

〔戶部摺——請推行官票並將當十樣錢頒發各省一體鼓鑄，仍請每省設立官錢局，咸豐三年七月初三日〕伏查本年二月，臣部會奏試行官票，請自京師爲始，所有應放官項，分別以票搭放，其在京官民一切交官等項，亦分別以票搭收，俟試行漸見流通，再行參酌章程奏請頒發各省一體遵辦，並不必要襲用鈔名，即稱爲票，使商民日用安之若素，此臣部試行銀票之大略也。又議覆副都御使和淳等奏變通鈔法摺內，就京城適中之地設立官錢局，將京局每月鼓鑄卯錢，作爲票本，

並由部庫應放款項內酌提現銀，藉資轉運。凡官兵俸餉及各衙門支用雜款，分成搭放，此臣部試行錢票之大略也。又於三月議准陞任大理寺卿恆春等條奏，大錢宜鑄一條，請鑄當十大錢由寶泉局於每月六卯中改鑄一卯，月可得當十大錢三千九百二十餘串，嗣於進呈樣錢摺內，請先由放錢各款按數分配制錢搭放，並許民間以此項大錢完納地丁、稅課，以節銅斤而便民用，俾大錢日益流通，此臣部試行大錢之大略也。復於五月議覆御史賈世行摺內，擬將部庫現扣官票二成之銀，暫發官錢鋪按市價易錢，有持官銀票到鋪者，即按照時價折錢兌換現錢，錢票隨所便以示信，惟不准於官錢鋪取銀，其在私鋪銀錢並兌，仍聽其便，以符原定章程，仍須廣收銅斤，加卯加爐，多鑄當十、當五十之錢以濟之，俾虛實相準，多寡相權，其如何出納收放章程，由臣部隨時妥議籌辦，此又臣部銀錢與票並用兼權之大略也。以上各摺，均經先後具奏奉旨允行，凡此京師試辦之端，實爲外省推行之漸。

臣等竊計軍興以來，各省移緩救急，悉索不遺，封儲之款一空，徵解之難數倍，不特部庫時時支絀，而且外庫處處拮据。邇者逆燄未平，河工復有漫口，善後則地居數省，撫卹則時閱連年，耗財有聞而生財無策，既不能坐以待困，則必須變以求通。蓋時勢至此，實部臣與疆吏所宜協力同心，急圖補救而不可稍有因循以致貽悞者也。因思理財之道，貴合中外以爲衡，票法之行，原佐銀錢之不足，而欲票之流通日廣，又在大錢與制錢相輔而行，必示商民以錢置之錢而錢票重，並予商民以易兌之錢而銀票亦重，蓋銀票之周流，藉錢票爲樞紐；票錢之短絀，又恃大錢爲轉移，數者相因，不容偏廢。目下京城辦理戶部銀票，官局錢票，及當十大錢，均已按款分成，先後搭放，官兵商民人等無不信心行用。兼之近日南河請用內務府銀票，盛京亦請發戶部官銀票，足見古今銀鈔、錢鈔以及大錢權鈔之法，皆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順人情以利民用，而理財之道即存乎其中。

臣等再四熟籌，擬請由部添製官票，並以大錢樣頒發直省，令參

用京城辦法一律通行。其票分省，另編號頭，按數配製。大省以十二萬兩爲率，中省以八萬兩爲率，小省以六萬兩爲率。其有省份雖小而用項較繁者，酌量增之。臣等飭令承辦員司，先期趕造，各省督撫於文到後，卽飭同藩司先就省垣議設官錢總局，或於市集銀錢輻輳之區，或於提鎮駐紮重兵之處，添設分局一兩處，招募殷實商人承辦官錢票，專派廉明大吏督率稽查，一面將本省每年出入巨細正雜款目，通盤籌劃，如文武官員俸薪、養廉、工程、雜支等項，覈定成數，可搭官銀票若干，滿漢兵丁餉銀、馬乾、草折、紅白賞需各款，亦覈定成數，可搭官錢票若干。一俟頒到銀票，卽於票面加用藩司印信，以備搭放。將搭放官票扣存銀兩，提作票本，各就該省停採開採、停爐開爐現在情形，設法籌劃銅斤，以資鼓鑄。其銅斤支絀處所，或招商開採銅礦，或酌價收買銅器，或以銅折銀抵收常捐、大捐，務期加卯廣鑄制錢，並照樣增鑄大錢，運交官錢局，以爲銀票錢票之資。銀票由藩庫搭放，錢票由官局開發。得銀票者不准支銀，而准按價支取現錢及錢票。得錢票者可支制錢，並可兼支大錢。得大錢與銀票者，卽准其按成抵交藩庫地丁、錢糧、正雜稅課、常捐、大捐銀兩。其鹽課、關稅，亦可仿照藩庫搭放搭收。此外藩庫遇有協撥他省，及應行解部之款，亦准其搭解大錢，惟不准以銀票搭解部庫。蓋銀票之頒，原以各省實銀短少，部發撥數十百萬之票，卽外省多數十百萬之銀，是以准其當銀搭放，並不責令將搭放所扣現銀解部，所期周轉民間，票存日鉅，以便民用而佐度支。至此省之票通之彼省，則須聽其流行之自然，乃可因勢而利導。其有行用日久紙墨昏爛者，隨時送部查銷，按數補給新票。或票法暢行，原頒尙不敷用，亦卽隨時咨部請領。

溯查前代鈔法所以盛行，皆儲官錢以供支取，是票本一節最爲行票緊要關鍵。除將各該省搭放所省之銀，准其鑄錢留充票本外，如有可以提錢濟用之處，應令悉力統籌。惟是錢以枚數，不如銀有平餘，官吏懷私，難保不藉詞阻撓。然此實京師已試可行之法，輦轂之下共

見共聞，並非臣部因無款可籌而強以難行之舉也。可否請旨勅下各直省督撫將軍府尹，督率藩司，責成官吏，將票法鈔法悉心妥議，實力奉行。如蒙俞允，臣部即於京師試行章程內參酌數條，一併行知各省遵照辦理。至各省情形互異，所有一切未盡事宜，均由該將軍督撫等妥速議定奏請施行。統各省而計之，不特需撥最鉅之甘肅、雲南、貴州等省早宜設法力行，以免匱乏。即留備留協之奉天、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浙江、福建、廣東、四川等省，均須一律推行，不得藉口畏難，意存自了。其現辦軍務之江蘇、安徽、江西、河南，現辦善後之湖北、湖南、廣西等省元氣未復，需款尤殷，亦不得稍涉因循，但圖請撥。即大利不無小弊，而弊去始能利興，果其設誠致行，其效未有不旋至亦應者也。

硃批：依議速行。著通飭各省將軍督撫等，不可稍存畏難之心，朕已洞燭其微，久久行之，利國利民於無窮盡也。欽此。〔《鈔法彙覽》〕

〔戶部摺——請添製官票速發各省糧臺搭放隨營官弁俸薪等項，咸豐三年七月初三日〕竊臣等以現在軍需窘急情形，於本月十四日密封具奏，並請將京城現行之官銀票，按應撥餉銀酌定成數發交各路糧臺抵銀支放在案。臣等悉心商議，隨營兵丁鹽菜口糧皆係逐日零星給發，未便合計搭成。惟各營帶兵辦差文武員弁，無論本省出省，其應得俸廉、薪水、馬乾、行裝、鹽糧、賞借各款，為數較多，儘可分成搭放，俾移營赴敵不致有攜帶銀兩之累。俟軍務告竣，凡用兵省份即於辦理善後款內如數憑票關支，其由京城及他省調往之各官弁，亦可於凱旋後分別部庫、外庫就近支領。此項銀票固為節省餉需以免運解，亦為體卹將士以利輕資，與地方別項搭放銀票專令換錢者不同，應令按照票載數目平色，以實銀給發，不准絲毫剋扣，其各省藩庫及道府縣庫遇有將此項銀票支銀者，毋論正雜各款，均許隨時借動，另冊核實報銷。如願以此項銀票就糧臺報捐，准其按照酌減二成之數核給實收，示與現銀無異。似此通融辦理，於各該官弁應得之項並無虧損，而移急就緩，化絀為贏，於籌餉似屬有益。如蒙俞允，臣等即飭

令派充官票所司員陸續趕製，於現辦通行各省藩庫銀票之外，另編字號，各糧臺大員亦於票面蓋用印信，免致混淆，仍由臣部派辦籌餉處查明某省現辦軍務糧臺幾處，約需官銀票若干，某省現辦善後總局幾處，約需官銀票若干，如數分別頒發，以資接濟。

至官弁給與銀票，自應按職分之大小以定成數之多寡，併糧臺購辦物料、發給賞需應否一律搭放之處，由該督撫及各路糧臺大員酌核情形，隨地隨時奏明辦理。如不敷用，仍可先期咨部頒行。其有兵丁情願以銀易官票者，不拘多寡，悉聽其便，照數換給。

奉旨：依議。欽此。〔《鈔法彙覽》〕

〔附片〕再，臣等查原奏京師試行官票章程內開，造票以十二萬兩爲率，自五月初二日製造起，扣至六月三十日如數製造齊全。其票上天地宇宙四字號頭，係按奏定章程，一兩、五兩、十兩、五十兩票四種依次編列。自付庫搭放之後，京城行用日益流通。嗣後擬再增製三兩票一種，即編爲日字號，以便畸零搭放之用。

本日奉旨：依議。欽此。〔《鈔法彙覽》〕

〔奏定推行官票章程，咸豐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一、京師行用之票，應併票根一同移付銀庫以憑搭收時覈對真偽，其關防號簿永存票所，如有隨時持票赴部請驗者，該所司員即於號簿查對騎縫印文，是否符合，加用某官驗訖戳記，以防日久弊生。惟銀庫每逢收放日期，諸務繁劇，事多官少，覈對爲難，擬由臣部行知三庫衙門飭委顏料、緞疋二庫司員各一人，於搭收時覈對票根明確，即加用該員戳記，以便銀庫兌收。似此互相稽查，可免日後弊混。

一、票張銀數一兩、三兩、五兩、十兩、五十兩，分作五種。每萬兩用五十兩票一百張，十兩票四百張，五兩票一百張，三兩票一百張，一兩票二百張，共九百張，正散兼行，以期便於搭用。凡頒發糧臺，通行藩庫，均以此數配製。現在先擬頒行票銀貳百萬兩，共計大小票十八萬張。兩項皆係外省行用之票，分用高麗箋紙二

種，示與京票苦箋有別。

- 一、頒發各路糧臺票張，擬按糧臺之大小定票張之多寡，現在分按十處，共發官票二十五萬兩，計大小五種票二萬二千五百張。將一兩票編爲仁字號，三兩票編爲義字號，五兩票編爲禮字號，十兩票編爲智字號，五十兩票編爲信字號，仍於票面加用糧臺兩字紅戳，與藩庫發行之票各歸各項，以便勾稽。
- 一、頒發各省藩庫票張，現在按照大省、中省、小省分別多寡，如奉天、甘肅、雲南、貴州，雖係小省，而協撥較多，仍應酌增，以資搭放。合計需銀一百七十五萬兩，應發大小五種票十五萬七千五百張。票面各按省名加用紅戳，仍於千字文內除上半本留爲京票編號之用，即接用宮字爲一兩票號，殿字爲三兩票號，盤字爲五兩票號，鬱字爲十兩票號，樓字爲五十兩票號。本年各省票號同此五字，下年以次遞推。
- 一、各路糧臺票張需用尤急，現在陸續配製，應照運解餉銀之例，先由順天府委員赴臣部當堂點驗封交承領，凡經過驛站地方，一律派員接遞，沿途護送。所有各省藩庫通行之票，初次亦照此頒發，以後應由各該省派員齎憑赴部請領，以昭慎重。
- 一、頒發糧臺及通行藩庫各票，應連票根一併頒行，俟解到後，該省藩司即於戶部堂印下加用司印，將票根截存藩庫，以便隨時覈對。其糧臺之票，即先由糧臺大員加用印信，截下票根，派員就近解交，該處藩庫收存票邊，另加由某省藩庫核對小字條戳，俾有一定處所，庶便於各處查對，隨時發給實銀。
- 一、該所票張造付部庫者，係專備京項開支；頒給糧臺者，係暫資軍營搭放，所需工本飯食，應由銀庫支領作正開銷外，其通行各省銀票，應令各該督撫轉飭藩司於收到部頒銀票後，照各項解部飯銀之例，量爲酌減，定限一月籌劃齊備搭解來京。按所發票銀兩數核計，每千兩解銀三兩，以一兩運交銀庫提還造票工本，以二

兩分解票所作爲該所各官皂飯及津貼、書吏工食、紙筆之費。所有解到銀兩，俟有數餘，陸續歸還原墊外，自後分別交庫交所，庶於經久之計爲宜。

奉旨，依議。欽此。〔《鈔法彙覽》〕

〔戶部告示——行鈔章程〕戶部爲簡明曉諭事：照得本部奏行銀錢鈔法核定章程，業經恭奉諭旨編行刊刻出示在案。其行用之法，尙慮商民人等未及周知，合再摘錄簡明章程，按大小舖戶量爲分給，並粘貼內外城各街巷，俾兵民商賈一體遵行。今將各條開示於後：

- 一、凡完納地丁、錢糧、關稅、鹽課及一切報捐、贖罪、交官等項，均准以官票或寶鈔搭交五成。惟官票係二兩京平，寶鈔抵官票銀亦係按二兩京平核算，其向交庫平者，寶票每兩應補足六分，寶鈔折庫平交官者，亦應每二千補足制錢一百二十文，以昭劃一。
- 一、凡完納官項，如向係交銀者，除准交五成官票寶鈔外，其餘五成仍交現銀；向係交錢者，除准交五成官票寶鈔外，其餘五成仍交現錢。若民間無從覓得鈔票，自願仍照常以銀錢完納；或止有一二成鈔票，所餘三四成自願以實銀實錢抵交者，各聽所便。惟不得因例准搭交五成鈔票，以制錢二千抵官票一兩取足五成之數；官吏亦不得以必交五成鈔票爲詞，勒索刁難。
- 一、寶鈔、官票天下通行，近京各處得之尤易，凡順天府屬及直隸近省等完納本年上忙、地丁、正雜錢糧，並長蘆鹽課，崇文門左右兩翼稅務，本部及火器營捐項，均准商民人等以寶鈔或官票搭至五成，各省一律照辦。
- 一、京城商賈收得官票寶鈔自願攜帶出京者，無論數十數百數千數萬，均准赴本部請領憑單，聽其隨處兌賣，於票鈔上加用本商戳記，以憑稽查。地方官吏如有刁難阻抑，即准粘單呈告，俟兌賣完竣，仍將憑單呈繳該地方官衙門，截角送部，或經繳本部查銷。
- 一、京外應行收鈔各衙門，凡商民完納稅課、捐項，均准其以官票或

寶鈔交至五成。若官吏勒措刁難，全索實銀不收鈔票，私自抑價，買鈔抵放抵解者，一經發覺，或被糾參，即照吏、刑二部新訂從重處分罪名分別嚴辦，並許交納鈔票之人據實首告，以杜中飽之弊。

一、行近地以寶鈔爲便，行遠省以官票爲便，如有以寶鈔易官票，以官票易寶鈔者，均准赴寶鈔局兌換，以從民便。

一、交官款項，及民間行用，無論寶鈔、官票，均應於背面寫明收鈔月日、人名、店號，加用押戳、圖記。日久字多紙爛，准其隨時赴寶鈔局另換新鈔。

一、凡有在京交庫之項，除官票由銀庫照收外，其寶鈔即由本部承辦各司處付送官票所核定收鈔日期，仍由承辦各司處行文知照，以便如期驗收。

一、凡赴寶鈔局兌換寶鈔，及赴官票所查對官票，倘有吏役人等需索使費者，許即扭稟，以憑嚴辦。

一、本部官票所發鈔收鈔，均係各官親身督理，凡赴所領鈔交鈔，如有吏役人等索費情弊，並許立即稟明重懲。

一、寶鈔與官票事同一律，如有僞造，應照刑部奏明定例，爲首私造者斬監候，爲從及知情買使者發新疆給官兵爲奴。自後如有誤收假鈔之人赴局兌出，即於鈔上加假鈔二字戳記，發還本人，聽其自行逐層查明來歷。倘能將僞造之人查出，即行送官究辦。

一、應行收鈔各衙門官吏私自抑價買鈔抵解，例有處分罪名。若民間兌換行用，自願隨時價爲漲落者，悉聽其便，毋得牽混阻撓。

〔《鈔法彙覽》〕

〔戶部告示——發行官票寶鈔事，咸豐 年 月〕照得本部遵旨議奏錢鈔章程一摺，於十一月十七日具奏，本月二十四日奉上諭：前有旨令戶部製造錢鈔與官票銀錢並行，頒發中外，酌定章程具奏。茲據該部核擬條款開單呈覽，並遵議克勤郡王慶惠奏請推廣鈔法一摺。朕惟比年以來銀價日昂，民生愈困，小民輸納稅課每苦於銀貴，而轉

運制錢又多未便。朕屢念民依，痼瘵在抱，酌古準今，定爲官票、寶鈔，以濟銀錢之不足，務使天下通行，以期便民裕國。著照部議，凡民間完納地丁、關稅、鹽課及一切交官解部協撥等款，均准以官票錢鈔五成爲率，官票銀一兩抵制錢二千，寶鈔二千抵銀一兩，與現行大錢、制錢相輔而行。其餘仍交納實銀，以資周轉。京外各庫應放之項，官票、寶鈔亦以五成爲限。如此明定章程，權衡出納，行之日久，中外俱可流通，總期官民交益，上下相孚。並准五城殷實舖商具結承領寶鈔，俾民間自行通用，卽由五城御史隨時支發驗收，並著步軍統領衙門認真稽查，如有僞造等弊，卽行按例治罪；其有意阻撓不肯行使者，以違制論；地方官奉行不力者，嚴參懲辦。此旨並奏定章程，著該部通行各直省督撫等刊刻宣示，一律遵行。餘依議。單併發。欽此。欽遵除通行遵照外，應出示曉諭軍民人等知悉：

近來京城外省銀兩短少，市價日昂，地方官經手錢糧不能按數徵解，民間遇有交官之項亦無從措辦現銀，爲此朝廷體恤商民，仿照前代鈔法，以官票代銀，以寶鈔代錢，京外一律行使。此鈔並非爲取錢之用，但既可交納官項，庫上作現銀現錢抵收，卽與現銀現錢無異，須要人人寶貴，勿作空紙看承。凡置產、買貨、典贖、還債，得鈔便可代錢，自相行用。其有願將官票赴寶鈔局換錢鈔以便零用者，亦聽其便。至本部常捐、大捐及崇文門稅務等項，卽應按照五成官票、寶鈔交收。……【《鈔法彙覽》】

〔管理戶部事務祁寯藻密摺——請推行鈔法，咸豐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查本年二月，因庫款支絀暫議停俸，仰荷皇上天恩，特發內帑五十萬兩，補放文職四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俸銀，高厚之恩淪浹肌髓。轉瞬八月，又屆兼放俸餉之期。而本月庫存，除放各項外，尙有不敷，八月俸餉全無所出。是以臣等公同商酌，不得已爲權宜抵折之計，擬提天津銀款及崇文門左右翼徵存稅銀，並山陝兩省陸續捐輸之款，擬將京官俸銀，搭放內務府金條兼放期票，並聲明搭放章程，由臣部酌覈

辦理。已奉諭旨允准。

連日復加詳覈，通盤籌畫，外省解項約計月內斷難解到，而附近所提各款，統計不過十四五萬兩，尚不能及三分之一。即內務府金條計二兩、三兩重者，現在製造恐亦無多。至放期票，屆期亦須給予現銀，以後應解庫項，亦未必能源源而來，屆期又何以應之？查中秋節前，係民間收取帳數之期，倘或再有浮動，如本年二月情形，益覺不堪設想。尤可慮者，逆匪未平，軍需仍當寬爲籌備，京城八旗兵餉每月數十萬兩，按期給放，又皆刻不能緩。而外省近來情形，被擾省分既苦徵解之不前，即未被擾地方，亦皆羽檄紛馳，兵差絡繹。富民努力捐輸，貧者奔走供應，疲敝之情，已不堪言狀。倘有水旱偏災，且恐虧及正賦，若更搜羅，恐傷政體。是外省之款，既撥之無可撥；部庫之項，亦籌之無可籌。臣等職掌度支，焦灼萬分，悚惶無地。於無可措手之時，求一權宜之策，非推廣鈔法不可。

查民間用銀之時少，用錢之時多，欲推廣鈔法，非酌用錢鈔不可。雖國家款項多係用銀，以錢準銀亦無不可。查國初定例，以制錢一千抵銀一兩，今擬以制錢二千抵銀一兩。凡地丁、雜稅及一切收支解部之款，皆以此爲準。至其推行之道，出納之宜酌盈劑虛，在乎因時變通，以期盡利。如蒙俞允，臣部再行詳議章程，妥速辦理，期於必行。惟是欲爲經久之圖，必先爲目前之計。現在中秋節近，指日屆放俸餉之期，庫款既一時不能應手，鈔法亦須酌議章程，誠恐緩不濟急，於事體大有關繫。合無仰懇天恩，暫發內帑五十萬以濟急需。

〔御史章嗣衡摺——發票行使章程不便應加修改，咸豐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竊臣於今春見戶部議行鈔法，初甚茫然，嗣因各處訪問，考之古人，證之今人，乃略有所解。近聞戶部議將現行官票推行各省，部臣於此究心已久，自必周悉無遺，推行盡利。惟臣以管窺之見測之，似有一二可參詳者。聞部臣請令各省督撫、將軍、府尹，悉心妥議，是但有議之可參，無不可集以爲益。當此支絀之時，凡在臣工，自宜各竭

心力，不揣冒昧，敬抒一得之愚，爲我皇上陳之。

一、官銀票不准搭解部庫之名不宜有也。聞部議稱銀票之頒，原以各省實銀短少，是以准其當銀搭放，並不責令將搭放之銀票另收解部，欲使周轉民間，以便民用，用意未嘗不善，然此名一出，官票卽恐不行。蓋小民之耳目專視部庫爲準，部庫於官票既有不准搭解之名，小民必將疑官票爲愚民之術，一存輕視，卽難信行。誠知各項均許交收，用本無異，然此名終不宜有。應請准令各省，酌成搭解，以便於倒換。

一、官銀票不准向官局取銀之名不宜有也。聞部議稱搭放官票扣存銀兩，提作票本，交官錢局以爲銀票、錢票之資。得銀票者不准支銀，但准按時價支取現錢及錢票。在部臣之意，以爲票本之銀該鋪業已用以易錢，故止可支錢，不知旣存票本之錢，其錢卽可易銀。有願以票取銀之人，自有願將銀易錢與票者以償之。在錢鋪並無虧折，何爲不准。所貴有官局者，原爲通融變換，若謂銀已易錢，但准取錢，則是呆法而非活法，亦何貴有官局乎？誠知得票者旣可取錢，卽與銀無異，然名之曰銀票而不准取銀，愚民何知，但聞此名卽不敢於信。用此與不准解部之條，同一啓人輕視之心。其實雖不殊，而名不可有。應請得票者持向官局准其銀錢並取。

一、京城官錢鋪之弊亟宜禁革也。查官錢鋪之設，原欲銀錢與票通融，以收票存之利。今聞部庫每月以官票扣存之銀放給官錢鋪，官錢鋪以其銀換外號之票，另行收存。有以票易錢者，卽將另存之票抵付，付盡而止。此項作爲另款與鋪無干，而暗中騰挪轉動之利，均歸之各該鋪夥。是有一萬銀換一萬票，亦何必爲此周轉乎。夫錢旣交該鋪，則票卽應自該鋪出，錢亦從該鋪取。使人見該鋪所出之票，盡可取錢，則不盡取錢矣。使人見部發之官票，卽可向該鋪易銀與錢票，則亦不必盡易銀與錢票矣。夫官票不必盡

易銀與錢票，錢票不必盡取錢，此乃通融之所在也。若買外號之票，以待支取，則與該鋪無干，永無信該鋪之時，即永無不易票取錢之事，是終不獲票存之利矣。且聞官鋪多不願收票，有持票至者，非刁難不收，即抑勒市價。較之現銀易錢，每兩少至數百文，尤示人以不信。夫部庫放二成票即發二成銀，則部庫無利，而該鋪領二成銀，從而刁難抑勒，並不盡放二成之錢，是該鋪有利也。不知此利收入公帳，抑歸私囊？又聞該鋪夥除日用脩金以外，藉端開銷，不一而足。各種弊竇，並宜禁革。

一、外省開設官錢局之法亟宜停止也。京師耳目較近，所立官錢鋪尙難剔除弊端，若外省，則城市錢鋪半由胥吏盤踞，票本入手花用無存，民間兌換受其魚肉。即令責成州縣經理，而地丁、錢糧、庫儲、倉穀，尙有挪移侵蝕情弊，此項票本銀兩，日積月累，必成巨虧，不待一年，其害必見。將來徒多一清查之案，仍於理財無益。當此立法之始，不可不豫爲嚴防。且京城所以立官錢鋪者，因交庫祇有捐項，現在捐項不多，領官票者無從易銀，故立官錢鋪以通之。若外省既錢糧、稅課無一不收，何處不可易換銀錢，又何事必立官錢局乎？所有各省設立官錢局之處，應請即行停止。

一、小票易於昏爛，應請明示以交官倒換也。聞官票有一兩至五十兩大小五種，大票交官項爲多，昏爛較難，小票於民用爲便，昏爛較易。雖部議原屬大小兼收，而外省或以零星昏爛多加挑斥，則民間之用小票者，必多廢棄之疑，不知實用。應請令各省於零星小票不准挑斥，有昏爛者一概收受解部，以便更換。

一、票面之二兩平宜聲明畫一也。查二兩平之說，京師之人知之，而外省不知。恐各省官吏因此遂生弊混，宜明告以二兩平之數比京城之市平少二兩，比戶部之庫平少六兩，比各省通曉之漕平少四兩。如此明白曉示，加戳記於票面，庶免出納參差，商民受累。

之弊。

以上六條，擬以補推行官票之法。然此猶行票之標，而非行票之本也。欲求行票之本，必在便利商民。今部議准交錢糧稅課以及捐項，似亦甚便商民矣。然臣竊謂部議各法止計收放，未計流通，於官法則爲已詳，於商情似未盡悉。蓋官放各項雖多，於商民並無涉也。官收各項，雖與商民有涉，而商民有銀錢可交，初不必易官票而後交也。銀錢通行無礙，官票終慮挑斥，商民何必舍易就難以行票乎？誠欲便利商民，則莫如使京城之票可行於各省，各省之票可行於京城，以及各省往來均可通用。如此立法，則商民利於輕齎，無轉運之難，無盜賊之慮，自然樂於行用。現在京師及外省之會票局，全行停止，得此以濟會票之窮，當無不踴躍願從者。聞部臣亦議及此，而曰此省之票通之彼省，聽其流行之自然，乃可因勢而利導。夫法立自官，官不爲立流行之法，而欲民之自爲流行，不能也，且惟民不流行，所以貴因勢而利導耳。若既已流行，則又何待利導乎？臣以爲流行之法，必自官定京師之銀號與各省州縣之銀號均令收用官票，凡各省持到之官票，概可兌換銀錢，則官票到處皆行矣。

或謂京城爲四方會聚之所，倘各省官票一時麇至，此時捐項不多，安得無窮之銀以兌換官票乎？此其說誠然，然而無慮也。初時准行亦斷無一時麇至之票，各省之會兌至京者多爲捐項，捐項不多卽會票亦無由而多。凡京城之銀除各省解庫餉外，皆去多而來少。彼商賈之來者貨物也，其去則銀也。今商賈無不欲以銀寄家者，使知官票寄家卽可向各本處州縣取銀，彼又何樂不收票寄家乎？各省之票至京，合歸部庫則見多，分歸商人則見少。有推行之廣，卽無慮會京之多矣。

或又曰，彼各處州縣又安得無窮之銀以待商人之兌換乎？不知各州縣莫不有錢糧，有錢糧必有傾銷錢糧之銀號，使其以銀解藩庫與以票解藩庫一樣照收，則何不樂以銀而易票乎？凡商賈會兌之多者必在

省會，其會歸各本縣者必家用之款，斷無本縣錢糧不能取給之理。故欲求行票之本，必在京城與各省州縣無不收票，而不必限之以官錢局，不必限之以票二銀八之制。斯商民得以流通，而不僅官項之得以收放。部議因未及此，於是不得不立官錢局以大錢錢票爲之轉換，不得不禁持票取銀，種種窒礙，似皆由此節未經打通之故。夫官錢局僅設於省會，即增設於外府縣，亦不過一二處，何如各州縣無不收票之廣乎。部議又有行票必需票本之說，如此推行，則各州縣之錢糧關稅皆票本，何庸另籌票本爲。

硃批：戶部妥速議奏。

〔給事中**英綬**摺——**官票初行官鋪不肯兌現**，咸豐三年九月初二日〕伏讀八月二十四日俸餉折錢諭旨，諄諄以推廣鼓鑄流通鈔票爲訓。及見部臣原奏，亦言用銀而運掉不靈，不若用錢而權衡在握。推其命意，似謂用銀而絀，不能強之使多；用錢而絀，儘可增之使足。果其堅持此議以裕財源，則佐銀以錢，佐錢以鈔，非特救急之良規，實亦利用之要術。無如立法未周，任人未當，上之所謂善策，下之所謂畏途，行見鈔務終窮，錢法立滯。奴才見聞所及，不敢不爲皇上詳晰陳之。

夫官鋪者，朝廷便民之舉，非商賈居奇之地也。倘發票一兩必先發一兩之本，則部庫何不發銀；倘票藏於民，銀存於鋪，則部庫何不可以存銀！且持票不能取銀，則民已疑；持票並不能取錢，則民愈疑。與其使民疑鋪，又何妨使民疑庫。此理甚明，較然易見。乃近日部發俸銀官票約六七萬兩，初出之時商民爭購。旋因官鋪倡言戶部無本不肯收換，於是市廛觀望，收者漸稀。間有持票向官鋪理論者，該商夥聲言任人告發，自有大部作主。不數日，而戶部有不必專歸官鋪收買之印示張貼鋪門，衆目咸觀，相顧駭愕。因而相約不收，官票幾成廢紙。其實戶部發本三萬兩，該鋪商堅不承領，部臣無可如何，勉爲出示，非真願發本，亦非竟不發本也。

聞總辦官鋪之崇綸，市間稱爲崇許大人，惟鋪商之言是聽。部臣

倚以爲重，聽其指揮，惟恐稍有拂逆，或致債事。奸商蕭光浩即蕭三，勒捐把持，號稱桀黠。本年二月正值鈔議未定，蕭三首倡禁銀出京之議，戶部爲之連夜具摺，堂官畫稿未徧，即行奏聞。一時譁然，詔爲異事。不知部臣何以於民間營運之財則強欲禁之，於本管開設之鋪則不能制之。前倨後卑，處處墮人詭計。五月間御史福善曾有官錢鋪剋扣過甚之奏，欽奉諭旨交議。部臣覆奏至今未見明文。外間紛紛傳說，蕭三挾制戶部，早已密奏消弭。事固未知確否，若果出有因，則蕭三以欺崇綸者欺部臣，以欺部臣者欺皇上。該商不過駟儉小人，而操權若是，紀綱尚可問乎？

現在御史章嗣衡條陳行票摺件，未知部臣何日議覆，其前後各條，應准應駁，部臣自能妥籌。惟指陳官鋪情弊一條，奴才料其不過空言覆奏，非略爲剖辨，即虛詞查禁，斷不敢觸奸商之忌也。奴才愚以爲崇綸係部臣奏派之員，若因其素工牟利，必須留用，但可備訪問，不宜竟假事權；若蕭三者，市井賤夫，本無責任，豈承辦官鋪遂無一人，必欲受其欺朦，不敢更換耶？

又聞戶部錢法主事書年，猥鄙貪巧，目不識丁。戶部錢法差使本有限期，該員夤緣留任，自福濟任戶部右侍郎時，至今已六七年。曾署寶泉局監督，聞與鑪頭換帖宴會，互稱弟兄；且與承煉低銅之私商，通同舞弊，以淨銅混入低銅，僞稱積土。以致各項搭放大錢，六月間尚光潔厚重，至七月間全係銼邊，且多破缺。堂官驗錢時，另以光潔樣錢數千呈驗，積錢滿屋，尅日待支，該堂官雖知之，而不能辦也。當此銅斤短絀，經理正須得人，若任此等劣員敗壞其間，則雖日議當百、當千，其如商民不能適用何。

錢者制用之本也，鈔者行錢之權也。道光年間前任浙江巡撫吳文鎔、候補京堂朱嶠、鴻臚寺少卿劉良駒，皆有用錢抵銀之奏，戶部侍郎徐士芬、御史吳若準，皆有行用大錢之奏，部臣憚於謀始，一概議駁。皇上建元，國用尙裕，御史王茂蔭曾以行鈔爲言，部臣又力斥其非。

使當時早議舉行，何遽窘乏至此。今既翻然改圖，知其不可復駁，又避其名爲官票，委其權於鋪商。是立法之初，先以取信於民者疑民，欲以利於用者窒用。則此時既生阻滯，後日安望流通，殊於國計民生大有關繫，相應請旨飭下戶部，將承辦官鋪之蕭光浩卽蕭三，立即斥退。如斥退後猶敢倚勢藐法，巧爲阻撓，再行從嚴懲辦。並將該部錢法主事書年照例派員更換，仍嚴查該員劣蹟，一得確據，卽予嚴參。或者積蠹漸除，部臣無所牽制，然後加意講求，庶鈔務錢法，稍有起色。

〔惠王綿愉等摺——請頒行銀錢鈔法，咸豐三年九月十八日〕臣等恭查本年二月間，戶部奏請京城試行官票，七月間奏請推行各省，並經議有章程，迭蒙允准在案。現在銀票由庫按成搭放，而錢鈔一項，尙未施行。

臣等公同會議，有銀票以便出納，必須有錢鈔以利通行。外省兵丁餉銀，每兩均經折放制錢二千文，際此銀錢支絀異常，既可以錢濟銀之窮，卽可以鈔通錢之用。且鈔法係歷代已行之政，並非一時創舉。擬請明頒諭旨，宣示中外，繼自今京師以及各直省，由部頒行銀票錢鈔，俾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咸知銀票卽是實銀，錢鈔卽是制錢，上下一律流通，其錢鈔民間日用周轉行使，並准完納地丁、錢糧、鹽關、稅課，及一切交官等項。至京外各庫搭放搭收，隨覈定成數，務令出入均平，至多以五成爲率。

〔上諭——著戶部製造寶鈔，咸豐三年九月十八日〕惠親王等會奏，請頒行銀錢鈔法一摺。據稱：銀票以便出納，錢鈔以利流通，請令京師及各直省均由部頒行銀票錢鈔，任聽民間日用行使，並完納地丁、錢糧、鹽關、稅課，及一切交官等項。俾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咸知銀票卽是實銀，錢鈔卽是制錢，覈定成數，搭放搭收，以期上下一律流通等語。自來制用常經，銀錢並重，用楮作幣，歷代通行。現在銀價昂貴，需用浩繁，民間生計維艱，必須與時通變。使鈔票與銀錢兼權並用，以冀衷多益寡，日見充盈。茲據巡防王、大臣、大學士、軍機大

臣、戶部合詞籲請，實已詢謀僉同。著卽照所議，由戶部製造錢鈔，頒發中外，與現行銀票，相輔通行。其應如何搭放搭收，酌定成數，以昭限制，總期官民兩便，出納均平。所有一切應辦事宜，著戶部詳細酌覈，妥議章程具奏。欽此。

〔刑部右侍郎雷以誠摺——請定行鈔章程，咸豐三年十月十一日〕竊自粵匪滋擾以來，蔓延數省，時歷四年，糜餉至三千餘萬兩，度支告匱，議製鈔法大錢，以濟銀之不足。此誠因時變通酌盈劑虛之道也。惟但聞行之都城，未能推及各省；且惟官設銀錢鋪行之，而市肆商賈尙未通行，雖或少有補苴，恐無裨於大計。是殆緣章程未及早定之故。夫部臣之所以不遽定章程者，或因立法之初，慮其偶有滯礙，卽當隨時挽救，自爲慎始起見。不知商民重財謀利，旁竊窺伺，方恐別有更張，不堪賠累，故不得不徘徊觀望，安能誘之使集，迫之使從乎？

夫善理財者，權必操之自上，利必溥於大公。《大學》十章重言絜矩，其理甚明，真可爲萬世法。今若於收放之間早定章程，鈔法及當百大錢與銀並用，定爲各項稅課收鈔四成、大錢三成、銀三成，發放官俸及工程兵餉亦如之，永著爲例，則天下曉然於法之至公，將以鈔爲貴，不以鈔視鈔，而以銀視鈔，以大錢爲便，不以大錢視大錢，而以銀視大錢，有可信其流通而罔窒者。

或有謂收鈔過多，於庫儲不便。不知國家之財貨，惟其上下流通，不貴斂積壅滯。爲天下取之，卽爲天下用之。鈔之不能常存諸庫，亦猶之銀也。但令出納公平，自然循環不竭矣。若收放之章程不定，姑爲試行之計，是在我先不自信，安能見信於天下。

惟既重用鈔，則必製造極精，使奸民無從作僞。至當百大錢亦宜著定分兩質色，不准攙和鉛沙。則出於官者，既示經久而不變，斯行於下者，自必深信而不疑。然後推而廣之，大省可發鈔二百萬兩之數，中省可發一百二三十萬，小省可發六七十萬，交各省藩司轉給各府州縣分與本屬典商大賈使用。以一年爲限，繳銀一半解部，其一半

聽商民使用。酌量地方情形，再以三年爲限，不取息銀，陸續繳清。如各省有不敷用者，准其報部請領，均按省份大小給予一半。其當百大錢，則須頒給式樣，令各省自行按卯鼓鑄，官民互用。無論何項稅課，均照前定分數收放。推之捐輸一切，概准三項並交，有情願多交銀者，仍聽其便。如此擴然大公，庶幾民不驚疑，自然運用不窮，軍餉因以漸足，庫儲亦見充實，而豐亨裕大之象可觀矣。惟製造之法，斷不可苟簡畏難，容附片詳悉具陳，以期一勞永逸。

咸豐三年十月十八日硃批：戶部妥議具奏。夾片鈔式併發。欽此。

〔又附片〕再，臣竊思既議行官鈔，則製造不宜粗率。先須採辦宣紙、川綿及高麗紙三種材料，引玉泉山之水，擇一地勢上高下低處所，蓄水爲埧。安置春碓，爲屋數椽，依埧作槽，合料搗爲一片。覓上等工匠按尺寸編簾製造。就於簾內稍右微高處，豫爲銀兩數目楷書字樣。一兩者寬八寸、高一尺，二兩者寬一尺、高一尺二寸，三兩者寬一尺二寸、高一尺四寸，四兩者寬一尺三寸、高一尺五寸，五兩者寬一尺四寸、高一尺七寸。務令製成鈔紙，銀兩數目字畫天然。上下兩旁均微有毛邊。必須質色堅潔，合三種料而成，既不可以僞爲。又製五銅版四周爲花文，頂橫鑄大清寶鈔四字，另鑄二寸五分方銀印一顆，鑄大清寶鈔上下通行等字，滿、漢合璧，仍於紙上現出數目處，靠下邊際，用墨照書小楷字，然後蓋用硃砂印。又刻二寸木戳，楷書收放各成數，永遠遵行字樣，以墨蓋印上空處印之。下爲直格四行，則掌印、主稿、司員銜名，司員花押，戳記處其左。餘空紙半面，爲直格數層，約三四十直行，豫備用鈔者輾轉自書姓名花押，滿則不必書矣。最後一大直行，則年號、月、日及開卯製造等字，此須用淡花青印刷，如江蘇花箋式。再於左邊頂上，斜用騎縫戶部堂印，及發至各省藩司，並轉給府、州、縣以次蓋印，均斜用騎縫。如此製造精工，則示天下以必行之志，即不與天下以可疑之端。必以五兩爲限者，亦使不肖之徒知

利小而害大，不值枉費心機也。惟此時需用孔亟，恐不能如臣所言，且權用高麗細紙，趕製銅版鑄刻印戳，悉如前辦法，加緊開卯陸續製造數千萬兩。分起發給各直省，以濟目前之急，必有成效。俟逆賊殄滅，地方漸平，再行採料精工製造，以期垂之久遠也。

〔通政副使扎克丹摺——官票不能易錢被商人賤買請強售給各省富民，咸豐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近因豐工漫溢，粵匪驚張，司農一時告匱。於是上自王公，下至庶人，無不踴躍急公，情殷報效，立蒙殊恩，格外優獎。無如軍需過於浩繁，庫藏仍形支絀，是以立官票以佐銀之不足。然官票雖經奏請通行各省，未聞有期於必行之法。夫票以繼銀之窮，若領票而即欲領銀，何如仍用銀；若領票而不能易錢，一如不用票。如京內所領官票之家，有力者已將官票搭交捐輸；無力者握票在手無處可以易錢，反被奸商以賤價貨去，包辦捐輸，搭解上兌。是以國家便民之舉，竟成若輩中飽之資。夫法必由近而及遠，事必因始以圖終，京師尚然如此窒礙，何況外省乎？若不明定章程，通行曉諭，即使紛紛頒發，竊恐終歸無着。

奴才再四思維，請擬權宜之法，以歸實濟。查天下州縣共一千四百四十有九，直隸州廳共八十有二，各州縣之紳富；大小不同。有由紳而至富戶者，亦有因富而作紳士者，固已昭然在人耳目。今以一縣而論，曷止二十餘家。核其地畝之多少，計其家資之厚薄，俾各該州縣酌量發給官票，每張百兩，或十張一家，或五張一家，具領呈交現銀。自具領之後，分作十年，抑或五年，俟交地丁、錢糧時，每次准其搭交一二成用。如此推而廣之，裒多益寡，共計現得不下千萬餘兩。由是行之日久，相信已深，官民均為兩便，自然上下一律流通。豈獨於帑項有益於官票有着，於富戶無損而已哉。

硃批：戶部議奏。

〔克勤郡王慶惠摺——請推廣鈔法，咸豐三年十月三十日〕竊見軍興以來，國家費用浩繁，經戶部遵旨議行鈔法。現在逆氛未靖，時事

孔艱。奴才受恩深重，私心焦灼，思所以無病於民而有益於國者，莫若卽鈔法而推廣之。夫用鈔乃必不得已之計，惟不得已而用之，當求所以行之之法，而後鈔行而民便之，而國用乃可以裕。蓋國用之不裕，由於實銀之不足。鈔行而鈔與銀並重，國家收無窮之利。行鈔日久，使天下重鈔不復重銀，久之銀廢而鈔獨行，國家之利乃益無窮。其行之之法謂何？曰：均出納以示民信，充商賈以蘇民困，出沉滯以濟民用。

曷言乎均出納以示民信？不既曰放二成收二成乎？然放者放矣，收者固未盡收也，斯無以取信於民，而鈔不行。應請嗣後各直省錢糧、鹽課、關稅，戶部各直省捐項，各衙門一切收項，無論多寡，均實收鈔票若干成。一年之後流通漸廣，則放項加放若干成，卽收項加收若干成。歷年遞加，不十年可以全收全放，而銀乃坐廢而不用。至於銀廢而不用，鈔固取之而不盡，用之而不竭也。

曷言乎充商賈以蘇民困？逆氛不靖，西商卷括而歸，京城各鋪戶疲敝不支，紛紛歇業。其未歇業者，皆身負重累，有不能歇業之勢，非有所利焉，而故爲觀望也。應出借者不復出借，應賒給者不復賒給。至於挾十千之物，而典當不過一二千，民間告貸無門，典當不給，至親骨肉之間有坐視凍餒而不相顧者。茲屆嚴冬，民生益困，不思所以處之，其患有不可言者。應請敕下戶部發銀鈔票數百萬兩，錢鈔票數百萬貫，速立行鈔帳局，專行鈔法。以親信王大臣總其成，卽由該王大臣保舉現任候補官公正廉明通知時務者數人司其事。采訪殷實當商，各鋪戶取具保結，各發給銀鈔若干兩錢鈔若干貫，令其行使。酌定三五月後按二三釐起息。凡街市買賣典贖還債，均准一例行使。有不肯行使者到官以違制論，有意阻撓者從重論。如此則疲敝之商賈，一旦可轉爲富強。民困既蘇，民心自靖。推之各省，掇照成規各設一局，並令往來匯兌，使天下之民，知鈔法之行，有便於用銀者，而其利無窮矣。

曷言乎出沉滯以濟民用？自道途多梗，百貨之販運至京者蓋寡。綢緞、布疋、紙張、藥材、顏料等項，皆民生不可缺之物，應請將從前顏料等庫發商變價之物，及綢緞布疋之贏餘堆積者，殘廢陳設古玩玉器，一體發下行鈔帳局估值，減價分商變賣。其價不收銀錢，專收鈔票。再將空閒官房、倒坍官房地址，一併飭交局中變價，亦收鈔票。如此則民間百貨不至匱乏，而鈔票有銷售之地。是國家棄沉滯空閒之物，使寶鈔流通而無滯，其爲利何如者。

凡此數者，皆顯出以濟民之大政，而隱寓以行鈔之大權，鈔行而民便之。上下通行出入無滯，國用不求裕而自裕矣。

咸豐三年十月三十日硃批：該部妥速議奏。欽此。

〔管理戶部事務祁寯藻等摺——奏陳寶鈔章程，咸豐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臣等伏查本年九月十八日內閣奉上的諭：惠親王等會奏請頒行銀錢鈔法一摺；……欽遵在案。除官票按照奏定章程，由庫按成收放，並陸續發往各省藩庫暨各處糧臺覈計頒行原額二百萬兩將次告竣外，其錢鈔一節，臣等日夜籌思製造之方，行用之法，務求可以代制錢之出納，並可以導官票之流行。如果由京及外，由商及兵，一經信奉流通，則大清寶鈔實爲我國家無盡之藏。自恭奉行鈔諭旨以來，細察民情，旁稽衆論，參考成法，酌量時宜。正在酌覈妥議間，茲復就克勤郡王推廣鈔法摺片各一件，細心查閱，實力講求，其中有已經臣等所議及者，有未經臣等所見及者，逐款詳議，敬爲我皇上臚陳之。

均出納以示民信一條，……臣等查公私用銀，始見於宋，明之中葉，銀乃盛行。有元一代，鈔法既通，不特用銀無多，鑄錢亦少。明初行鈔，禁民間行使金銀，並禁銅錢，而卒不能禁。可見用銀既久，止可藉鈔以輔銀，不能因鈔而廢銀。惟該郡王所稱鈔票成數一節，自宜明定章程。凡民間完納地丁、錢糧、關稅、鹽課，及一切報捐、贖罪交官等項，均請以五成官票或錢鈔交納，零星小數並准以當百、當五十、當十大錢湊交，其餘五成仍交實銀。至京、外各庫一切放項，除兵餉各

隨該處旗營情形發給，現在不必拘定成數外，其餘王公、京、外文武官員俸廉，及工程雜支等款，亦以五成官票或錢鈔發給，其餘五成仍給實銀，及搭放當百、當五十、當十大錢與制錢。似此均平出納，無論京、外上下一律通行，人心自信。擬請特頒諭旨，宣示中外，徧貼謄黃，自咸豐四年正月爲始，京、外各庫收放官票錢鈔，一概以多至五成爲率。惟本年官票頒發各直省，每省多者不過十萬兩，錢鈔一種甫經製造，由京及外尙需時日，若遽令官民以五成抵交抵放，立期太迫，亦屬勢不能行，應扣至咸豐六年十二月爲止。此三年內，京、外收放各款不拘多寡，惟均不得過五成，以示限制。三年之後，臣部陸續頒發爲數已多，民間轉輾流通到處皆有，官票、錢鈔京、外各庫均可實按五成收放。則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咸知銀票卽是實銀，錢鈔卽是制錢，上下通行，中外遵奉，民心既信，而國用自舒矣。

充商賈以蘇民困一條，……臣等查物力皆出之於民，而貿遷有無，俾運用銀錢川流無滯，則先資商賈。自本年京城帳局止帳，銀鋪多關，以致私票不行，現錢無措，其艱苦誠有不可勝言者。今舉行鈔法，將以惠民，則先請卹商。擬如該郡王所奏，除銀票由庫源源搭放各商，自可隨時兌收無庸發給外，其錢鈔一項，現已設局鑄印購紙以待，臣等慎選司員飭令趕緊製造，專俟年內發商。至該郡王所請以親信王大臣總其成之處，臣等深維鈔法創行，誠得重臣爲之主持，可期得力。惟王大臣於地方非其專責，其職守之重有大於此者。謹擬請旨敕下五城御史，召集典當、帳局、銀錢、米鋪各項商人，面諭以朝廷行鈔卹商卽以惠民至意，准其出具五家保結，各隨願力承領大清寶鈔若干千文，每商以多至五千串爲率。任聽流轉民間，凡置產、買貨、典贖、還債爲日用所必需，均准其以此項寶鈔代足數制錢行使。民間自相通用，不必拘定成數。自發商承領之月起，如領鈔一千串，每月赴原領衙門交還原本一百串。五箇月以後每百串按三釐起息，逐月交還原本一百串，三釐之息仍隨本抽減。其鈔卽由五城察院衙門隨時行文

寶鈔局支領轉發，收回之後隨時造冊發交寶鈔局驗收，如有逃匿關閉及短交等弊，仍由該城著追。至每月交還之鈔，該城必須查驗鈔背商民寫有收用字樣，方准作收。有以官票及三種大錢抵作寶鈔還官者，亦聽其便。倘經寶鈔局覈對號簿，查有偽造鈔票，即交刑部根究治罪。若商人攜帶鈔票出京販運貨物，各省士民得此完納地丁、錢糧、一切稅課捐項者，不拘何省，准其以官票每兩加足庫平六分抵銀一兩交庫。錢鈔每二千文亦加足庫平六分抵官票銀一兩交庫。其有願將官票赴寶鈔局易換錢鈔以便零用者，每官票一兩給予錢鈔二千文。俟流行漸廣，各直省通行官票，原議設有官錢總局自可仿照京城之例，將寶鈔與官票一併陸續頒行。如此則由商而行之於民，自漸可行之於兵。銀價日平，庫儲日積，而大利溥於寰區矣。

出沉滯以濟民困一條，……臣等查庫儲陳設各物，原准發商變價入官，房間地址亦准民間認買，均有成案可稽。該郡王請令各商以鈔票買取不收銀錢，意在使商民知鈔票比銀錢更重，誠為尊用鈔法起見。惟現在以錢鈔發給商人代作制錢，原為民間日用藉資周轉，若遽以變賣官物，儘數專收，恐各商承領之鈔未能流通於市廛，此節擬請暫置緩圖。俟日久民間得鈔漸多，再議變價發商，以為收鈔之一助，則鈔法可冀旁通，物力無虞終棄矣。

以上三條，臣等謹就該郡王原奏悉心商議。……

至此次議行錢鈔，事屬創始。其有未盡事宜及應行變通之處，由臣部隨時酌量辦理。……

再，本年九月十八日惠親王等會奏請行鈔法，奉到諭旨：一切應辦事宜，著戶部詳細酌覈妥議章程具奏。欽此。謹擬章程十八條，另繕清單，一併恭呈御覽。

〔附清單〕謹將製鈔應辦事宜章程，酌擬十八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一、擬設鈔局以俾專辦也。官票所人多地窄，不敷辦公。現經租得東

交民巷民房一所，共十八間，立作寶鈔局，爲官吏逐日製造收發之區。雖房屋無多，尚可徐圖推擴，且距戶部衙署不遠，辦公尙便，又居內外城適中之地，商民驗鈔換鈔亦覺相宜。

- 一、擬用印戳以爲符信也。現經奏請行文禮部，特鑄大清寶鈔之印一顆，以銅爲之。方徑一寸八分，清、漢篆文，以爲鈐蓋鈔面之用。又覓工雕刻寶鈔流通四字戳記四箇，以角爲之。篆字迴文，兼星辰、川、嶽、鳥、獸、草、木四項花紋，以爲四種鈔邊與號簿騎縫之用。
- 一、擬分種式以定號頭也。鈔分四種：自制錢五百文至二千文止，數取散碎，則行用較靈。其號頭從天地宇宙起，以天字爲五百文號頭，地字爲一千文號頭，字字爲一千五百文號頭，宙字爲二千文號頭。每字自一號至一萬號止，接用日月盈昃，以次遞推。
- 一、擬加刷絲以便覈對也。錢鈔不用票根，卽於號簿上鈐用騎縫圓戳，再加棕筆刷絲於上，以憑於對鈔時查驗，絲紋疏密濃淡是否與號簿上符合，則真僞自分。
- 一、擬添墨記以昭慎密也。鈔上號頭數目由承辦司員填寫，並於右邊年號下加用各該員押角墨記。其墨記字樣各隨所便，總宜親身佩用，不得假手他人。庶於印戳二項之外，更加一層辨識。
- 一、擬省字樣以歸簡易也。鈔上號數不必用壹貳叁肆大寫字樣，用一二三四行楷填寫。號簿上填用碼數，每頁十號，按鈔上號數鈐用騎縫圓戳，再加棕筆刷絲，每本一百頁，計一千號，以免畸零。
- 一、擬配錢額以便製造也。每制錢一百千文，額定五百文鈔四十張，一千文鈔三十張，一千五百文鈔二十張，二千文鈔一十張，共鈔一百張，卽合制錢一百千之數配製，以此爲準。
- 一、擬留鈔母以備翻板也。先刻一板作爲鈔母，以後套刻四種鈔板，卽實刻錢數於上。每刻一次，用二千文板二塊，一千五百文板四塊，一千文板六塊，五百文板八塊，共二十塊。卽合額定兩分張數，俟日久漫漶，將封存鈔母刷出二十張，再行填數翻刻。

- 一、擬定名目以便計算也。錢以文計，而鈔則以張計。今以錢十千文合鈔十張，謂之一板，十板謂之一帖，十帖謂之一垛，十垛謂之一箱，一箱計錢一萬千。局中製造登記用此名目，較之千萬字數，尤爲簡明。
- 一、擬選紙張以期堅久也。前人論鈔紙者，其製不一。大約務爲繁重，使作僞者仿造較難。然利之所在，日久難保無僞，現在需鈔甚急，未議防僞，先議通行。姑用山西雙抄毛頭紙製之。此紙堅韌光潔，最耐折磨，每整張可裁鈔十張，俟通行後另議專製鈔紙之法。
- 一、擬用連板以利刷印也。整張雙抄毛頭紙，上下兩段截開，用鈔板五塊排作一連，每截一刷，可得鈔五張，分別裁用。計每日刷印鈔板二十塊，排成五連者四，分用刷匠四名，如每名刷五百連，可裁鈔一萬張，合制錢一萬串。
- 一、擬覈工本以重造銷也。每鈔紙十張，時價制錢八文；刷印靛花工食，每鈔十張制錢五文；印戳硃紫印色，每鈔十張制錢三文。以上三項，係造鈔工本。照現在價值工料覈計，每鈔一張僅須制錢一文六毫，一萬張合制錢十六千文，至爲簡省。其官吏、茶、皂、薪水、工食、號簿、紙筆、器用、房租等項，不在此數。
- 一、擬聽兌換以通官票也。官票銀數大者十兩至五十兩，交官雖便而零用較難。今既設局專行，自應准商民人等以官票赴局換鈔，俾官票化整爲散，則行用自靈。俟鈔法流通有以現銀現錢易鈔者。
- 一、擬准倒換以銷昏爛也。鈔張行用日久，背面記載字跡繁多，紙質糜爛，印戳辨認不真，即難行使。應准商民人等隨時赴局倒換新鈔，局中按號查銷。
- 一、擬設官吏以資辦公也。除官票所總辦主稿四員，兼辦錢鈔常川照料，統理一切外，再派幫辦司官八員，與官票所通融辦理。逐日

寫鈔監印，發交點收。照官票所幫辦之例，一體給予薪水，其書吏人役，亦擬酌量增設，以供使令。

一、擬專收發以歸責成也。官票製成由官票所付交銀庫備放，交官之票亦由銀庫點收。今寶鈔一項既經設局另辦，遇有領鈔之款，應由各司處及銀庫行知寶鈔局按數發給。如有交項，亦由各司處及銀庫付局驗收，無庸由銀庫收發，以免輾轉。

一、擬嚴守護以慎存儲也。寶鈔製成即與庫藏制錢無異，離署設局自宜加謹防維。擬令該局官員逐日輪班值宿，督飭人役晝夜邏守，並設立堆撥，行知步軍統領衙門轉飭該地面，派兵常川巡護，以昭慎密。

一、擬籌經費以供支用也。購買鈔紙、置辦號簿、發給刷工以及筆墨印色、各項器具、司員薪水、吏役工食，加以時換鈔板、月給房租，應照官票所章程，由銀庫支領作正開銷。惟官票所因現在庫儲支絀，除薪水一項按月由銀庫支領外，其餘各款係先由鋪租局餘存銀錢項下暫行撥用，今辦理錢鈔用項，亦復不少，應請另款動支。

〔上諭——著即發行寶鈔，咸豐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前有旨令戶部製造錢鈔，與官票銀錢並行，頒發中外，酌定章程具奏。茲據該部覈擬條款，開單呈覽，並遵議克勤郡王慶惠奏請推廣鈔法一摺。朕惟比年以來，銀價日昂，民生愈困。小民輸納稅課，每苦於銀貴，而轉運制錢又多未便。朕廑念民依，惻憐在抱，酌古準今，定爲官票寶鈔，以濟銀錢之不足，務使天下通行，以期便民裕國。著照部議，凡民間完納地丁、錢糧、關稅、鹽課及一切交官解部協撥等款，均准以官票錢鈔五成爲率。官票銀一兩抵制錢二千，寶鈔二千抵銀一兩，與現行大錢制錢相輔而行。其餘仍交納實銀，以資周轉。京外各庫應放之項，官票寶鈔亦以五成爲限。如此明定章程，權衡出納，行之日久，中外俱可流通。總期官民交益，上下相孚，並准五城殷

實鋪商具結承領寶鈔，俾民間自行通用。卽由五城御史隨時支發驗收，並著步軍統領衙門認真稽查，如有偽造等弊，卽行按例治罪。其有意阻撓不肯行使者，以違制論。地方官奉行不力者，嚴參懲辦。此旨並奏定章程，著該部通行各直省督撫等，刊刻宣示，一律遵行。餘依議。單併發。欽此。

〔江南河道總督楊以增摺——發行官票必須收放一律，咸豐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竊照戶部具奏推行官票一案，欽奉硃批，依議速行，通飭各省將軍督撫等，不可存畏難之心，朕已洞燭其微，久久行之，利國利民於無窮盡也。欽此。查原奏議發各省官票，諒已頒發，近又發給豐工賑濟官票十萬兩，南河歲料官票十萬兩，自必期於通行。然銀錢之所以通行者，爲上下流通也。今改而用票，亦必上以是徵收，下以是交納。今日之票，明日卽可得銀，此省之票，彼省亦可支銀，方能上下流通。臣因南河奉發官票，自應實力試行，連日與所屬文武悉心商榷，並採訪輿論，僉謂部文內，有得銀票者不准支銀，及不准以銀票搭解部庫兩語，難免觀望遲疑。

查各省銀號匯兌銀兩盈千累萬，僅以一紙爲憑者，信也。外省錢鋪資本數萬，而出票十餘萬者，通也。今用票先示人以疑，誠恐行而多滯。現在軍務、河工，引領待餉，有不可終日之勢。撥款既未能速到，惟有通行官票，可濟目前之急。擬請商民得官票者，無論何省，隨地隨時，均准支銀。其藩、關、運庫收官票者，無論正雜款項，均准搭解部庫。使天下曉然於官票與銀錢並重，羣相寶貴，然後可以通行。

或謂准支現銀，恐無以應；准解部庫，無裨度支。不知戶部歲入有常，現撥官票有限。卽全行抵解，不及十分之一。況通行以後，商賈便於懋遷，殷富易於儲蓄，得票者方深藏之不暇，何肯支銀？既不支銀，外省解票亦必無多。是准其流通，然後可以行用，將見天下以票爲重，以票爲便，迨其後祇知有票，不知有銀錢，而戶部之票，取之不

盡用之不竭。誠如聖諭：久久行之，利國利民於無窮盡也。

〔給事中賈世行摺——戶部前發南河銀票失信於民，咸豐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十一月二十五日欽奉諭旨，比年以來，銀價日昂，酌古準今，爲官票寶鈔以濟銀之不足，凡民間完納地丁、錢糧、關稅、鹽課，及一切交官解部協濟等款，均准以官票寶鈔五成抵交。明定章程，權衡出納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因時制宜體恤輿情之至意，行見裕國便民，相孚以信矣。

惟查部臣所定規條，用意甚善，而其中猶有未經聲敘者，如南河銀票是也。查此項銀票，即今日官票、寶鈔所由昉。咸豐元年，豐工請餉，戶部發給銀票五十萬兩，令豐工廣爲勸諭。凡有輸現銀於工者，發給此票，准其持赴戶部，於籌餉事例截卯期內，抵交捐項。在豐工既濟要需，在捐生亦便攜帶，猶之民間匯項，以銀易票，憑票付銀，其理一也。近者戶部改爲銀四照六，固屬因時立法，酌盈劑虛之意。而捐生遠道攜來，原以部議准其全抵，今忽改易舊章，非特所餘之四成無着，即准用之六成，亦以不得現銀，不能上兌，而日形阻滯。且此項銀票指定籌餉，途既不寬，限以截卯，用尤甚暫。以銀票與寶鈔相較，未得現銀之寶鈔，尚准交官解部，而已得現銀之銀票，轉不能推廣收項。在捐生未免向隅，而南河亦覺失信。方今多事之秋，各省賴民力以集事。若見舊票之屢更，慮新章之易改，顛愚多疑，未免心懷觀望。臣愚以爲銀四照六，甫經議改，自難再事更張。惟於減成之中，籌便民之法，推廣收項，以資利用。使官民上下相孚以信，實於現行鈔法大有裨益已。

咸豐三年十二月初四日硃批：戶部議奏。欽此。

〔管理戶部事務祁寯藻等摺——報告製成寶鈔，咸豐三年十二月初二日〕竊臣部於咸豐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覈議錢鈔條款，開單具奏。於是月二十五日恭奉諭旨：一律遵行等因。欽遵由內閣抄出到部。臣等隨飭令派辦司員，按照奏定條款，如式製造。現在四種寶鈔業經製

成。謹將天字第一號五百文鈔一張，地字第一號一千文鈔一張，字字第一號一千五百文鈔一張，宙字第一號二千文鈔一張，恭摺呈進。俟仰邀御覽後，即將每種第二號以下先由京城發商承領，以次搭放頒發，與官票大錢相輔而行。其新鑄大清寶鈔之印，查照官票關防圖記奏定章程，仍由總辦司員佩帶印鑰，以便趕造而重責成。

硃批：依議。鈔留中。

〔刑部尚書德興等摺——擬定私造鈔票罪名，咸豐三年三月初十日〕據戶部咨稱：行鈔流弊，首在偽造，惟立法嚴明，斯人知懲儆。查鈔法停止已久，律文並無此條，應請俟奉旨准行後，由臣戶部行知刑部酌定律條，纂入則例，以便頒行等因，奏准知照前來。臣等查試行鈔法改用官票，誠難保無不肖之徒私造行使，自應先定科條，以昭法守。

查鈔票之用與銀錢並重，其私造之罪，亦應與私鑄同科。臣部例載私鑄銅錢數至十千以上，爲首擬以斬候；爲從及知情買使者俱發新疆給官兵爲奴。其鑄錢不及十千者，首犯發新疆給官兵爲奴；爲從及知情買使之犯各減一等等語。是私鑄銅錢例內已有專條，則私造鈔票亦應仿照問擬。惟私鑄銅錢係以錢數之多寡定罪名之重輕，今新行鈔票，國寶攸關，應比照私鑄銅錢之例加重，不分銀數多寡，定擬罪名。庶不致法輕民玩，歷久弊生。請嗣後如有私造鈔票誣騙行使者，不計銀數多寡，將爲首私造之犯擬斬監候，爲從及知情買使者發新疆給官兵爲奴。其私造已成尙未行使之首犯，於斬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私造未成之首犯，於流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爲從各減一等。如此嚴定科條，庶匪徒有所儆畏，而鈔法可期流通矣。

同日硃批：依議，永遠遵行。欽此。〔《頒發條例》，咸豐三年份〕

〔刑部摺——爲嚴定私造錢鈔罪名，咸豐四年正月二十四日〕茲據戶部片稱，遇有私造錢鈔之犯，是否仍照官票之例，抑或另議罪名等語。臣等查現在戶部新行錢鈔，國寶攸關，難保無不肖奸徒乘機偽

造，當此立法伊始，必應定罪從嚴，庶無慮法輕民玩，亦不致歷久弊生。查錢鈔之行與銀鈔並重，則私造錢鈔之犯，即應與私造銀鈔之犯一例同科。臣等公同商酌，應請嗣後如有私造錢鈔之犯，即照私造銀鈔之例，不計錢數多寡，將爲首私造之犯擬斬監候；爲從及知情買使者，發新疆給官兵爲奴；其私造已成尙未行用之首犯，於斬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私造未成之首犯，於流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爲從各減一等。如此嚴定罪名，庶匪徒知所儆畏，而錢鈔可期流通矣。

奉旨：依議。欽此。〔《鈔法彙覽》〕

（三） 官票寶鈔發行後的混亂情況和停發

〔通政使崇實摺——寶鈔不能流通兵民俱困建議改變行鈔辦法，咸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竊照軍興以來，需用浩繁，經費支絀，王大臣等議定行鈔，合詞籲請。皇上聖明洞澈，特降諭旨允准，欽遵在案。果能上下通行，取不盡而用不竭，誠轉移補救之大機也。乃自設立鈔局而後，凡搭放之項均不能流通。有以鈔買物者，或故昂其值，或以貨盡爲詞。八旗兵丁所得錢糧，皆養贍身家之用，今所領鈔票，不能買物則日用愈絀，強欲買物則滋生事端。開正以來，奴才留心查訪，內外城兵民及大小鋪面，均視鈔法爲畏途，未見行鈔之利，但見行鈔之害。若不亟求通行之法，數月而後，必致兵民俱困，商賈歇業，其患不可勝言。京師根本重地，一念及此，實切隱憂。奴才日夜籌思，求所以流通之策，以救窒礙之弊。謹就管見所及，爲皇上敬陳之。

蓋鈔之不行，由不能取信於民，其不能取信於民，由於無鈔本。方今帑項不足，司農竭盡心力，似此鉅款豈能遽籌。而所發兵餉、公費零星鈔票，實兵民日用所急需，若有鈔而無從取錢，無怪民間懷疑而不用也。奴才愚見，於無可籌畫之時，力求轉移之策。竊謂內外城官

錢鋪係國家資本所開，而各官鋪錢票民間皆知寶貴，緣私錢鋪或有歇業之時，官錢鋪決無關閉之虞也。擬請旨勅下戶部明定章程，每月所發鈔票准其倒換各官鋪錢票。緣各官鋪錢票通行已久，即可持向民間各錢鋪轉用，而戶工兩局所鑄大錢制錢，除搭放外，儘數接濟各官鋪爲開發鈔票之用。似此酌量情形妥爲辦理，則一轉移間，庶可疏暢，民間日用既便，自可漸漸通行。行之久，則信之深，始之必欲取錢者，久且樂於存鈔矣。

抑更有不必實有鈔本，而鈔法可期暢行者。上年奉諭旨，各省地丁、關稅、鹽課，皆准搭交鈔票五成。仰體聖識英斷，決無輕鈔重銀之見。竊慮內外臣工未能仰體皇上大公之意。且內外各衙門在官人役，均願各項之交銀，不願各項之交鈔，交銀則平色火耗種種需索，交鈔則無利可圖，勢必多所阻撓，而行鈔決不能暢。奴才愚見，擬更請明降諭旨，宣示中外，凡各省正雜款項自五成以下，無論三成四成，必得搭有鈔票，方准解部。按省分之遠近以定限期，逾限而全行交銀者不收，使天下曉然於銀鈔並重，皇上視鈔寶貴。如此則天下爭相寶貴，各省必購求鈔票搭交官項，小民趨利若鶩，必以銀換鈔，開各省匯兌鈔局，其攜重資行遠道者，且以爲鈔便於銀，而鈔之行乃大暢矣。議者或曰，如是則國家每年應收千數萬銀，易爲千數萬鈔，行之既久，庫中必至有鈔無銀。此猶輕鈔重銀之說也。皇上富有天下，不在蓄積之多寡，而在貨財之流通；且入項以鈔收，出項即以鈔放，何慮有鈔無銀乎？

抑更有推廣以便民者，民間銀錢皆有經紀，隨時定價長落，藉以漁利。今票銀每兩作制錢二千，寶鈔二千作銀一兩，經紀無從牟利，遂致扞格不行。擬請惟官收官放仍遵定例，至民間行用則任其隨價長落，由順天府、五城出示曉諭。蓋繩以法而未必卽行，動以利則未有不行者也。至借給商民之議，亦爲救時一策。惟部議五家環保，一月後卽須抽本，各商恐有拖累，且爲期太促，故雖亟思呈領，而仍裹足不

前。擬請嗣後如有願借商民，但取殷實鋪保，不必限以五家，徑赴鈔局呈領，毋庸由五城轉發。借給之鈔須造數十千以及百千整鈔，方可架空運用，並明白曉示還本時仍收鈔票，自借之日起即三釐起息，按月赴局交利，寬以一年之期，使得行運周轉。一年之後，按月交本一成，十月而畢。如一年限外，本利不能呈繳，治以應得之罪。商民畏法多而玩法少，今既寬以時日，並以鈔借即以鈔還，必踴躍爭先，祇慮其不敢領，無慮其不能還也。

自銀價日益昂貴，外省官民交困，西商囊括而去，京城生計日艱。鈔法之行，原以濟時勢之艱，而蘇天下之困。無如鈔法甫行，物價騰踊，民氣愈蹙，大商小賈走相告語，謂畢生貿易，所積錙銖，異日悉成廢紙。雖三令五申，告以鈔票即是銀錢，而陽奉陰違羣存觀望。所以然者，法不能取信於民也。故必籌鈔本以取信於京城，限搭交以流通於外省。京城不信，外省何以流通；外省不通，京城雖信亦行之不廣，而又使之隨價低昂，有利可謀，寬限繳還，有資可運。《易》曰：變而通之以盡利；《記》曰：來百工則財用足。但使不匱之源，操之自上，即各足之富，藏之於民。斯誠厚生利用之大權，而萬年有道之長策也。

〔又附片〕再，京城放項甚多，收項惟崇文門稅務及現在火器營捐輸。乃奴才聞火器營收捐，有以鈔票搭交者往往擲還不收，崇文門亦然。在督辦諸臣以爲功歸核實，而小民耳目甚近，謂鈔票之不能當銀錢，此即明效大驗，其懷疑不用之故，實由於此。故必先暢收，而後能暢行。諸臣之意，皆見小利而誤大局，狃目前而忘遠圖者也。

〔戶部摺——議覆崇實摺〕通政使崇實奏鈔法未能暢行，宜亟思取信於民，推行盡利一摺；又密陳崇文門稅務火器營捐輸收鈔情形附片一件，咸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奉上諭：通政使崇實奏通行鈔法並崇文門稅務火器營捐輸均准搭交鈔票摺片各一件，著戶部一併覈議具奏。欽此。欽遵由軍機處交出到部。據原奏內稱：竊自軍興以來，需用浩繁，經費支絀，王大臣等議定行鈔，果能上下通行，取不盡而用

不竭，誠轉移補救之大機也。乃自設立鈔局而後，凡搭放之項，均不能流通，內外城兵民及大小鋪面視鈔法爲畏途，若不亟求通行之法，必致兵民俱困，商賈歇業，其患不可勝言。蓋鈔之不行，由無鈔本，不能取錢，無怪民間懷疑而不用也。竊謂各官鋪錢票民間皆知寶貴，擬請每月所發鈔票，准其倒換各官鋪錢票，戶工兩局所鑄大錢制錢除搭放外，儘數接濟各官鋪爲開發鈔票之用，民間日用既便，自可漸漸通行。行之久則信之深，始之必欲取錢，久且樂於存鈔矣。更有不必鈔本而鈔法可期暢行者。凡各省正雜款項自五成以下，無論三成四成，必得搭有鈔票，方准解部，全行交銀者不收，則天下爭相寶貴，各省必購求鈔票搭交官項，小民且以爲鈔便於銀。更有推廣以便民者，票銀每兩作制錢二千，寶鈔二千作銀一兩，經紀無從牟利，遂致扞格不行，擬請官收官放仍遵定例，至民間行用則任其隨價長落。至借給商民之議，部議五家環保，一月後即須抽本，擬請嗣後如願借商民，但取殷實鋪保，不必限以五家，逕赴鈔局呈領，毋庸由五城轉發。自借之日即三釐起息，按月交利，一年之後按月交本一成，十月而畢各等語。

臣等查行鈔本意原以濟現錢之不足，自上年十二月行用錢鈔起，合之本年正二兩月應放數目不下一百數十萬串，嗣後源源發給，更未可量。若如該通政使所奏，請以戶工兩局大錢制錢儘數撥供開發鈔票之用，無論每月鑄錢之數斷不敷發鈔之數，且〔票〕面再加該衙門騎縫關防印信並成數張數銀錢數，均於文內逐細聲明，以防解官中途抽銀換鈔之弊。京城商賈得有官票寶鈔者，亦准其帶往各省，以便官民購求。又稱官票寶鈔官收官放仍遵定例，民間行用任其隨價長落等語。鈔票既與銀錢無二，市上價值本隨鹽細爲低昂，自不必官爲主持，但使鈔法日通，則銀價亦自然平減。又稱商人借鈔鋪保，不必限定五家，亦毋庸由五城呈領，按月赴局交息三釐，一年之後按月交本一成等語。查臣部前議發商，原因寶鈔初出之時藉商行用，今既搭放俸餉米折等款，每月總有數十萬串流布民間，商人所得已多，自可毋庸再借，

以免壅滯。以上議覆該通政使行鈔四事，如蒙俞允，卽由臣部分別行文各省出示，京城遵照辦理。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議奏。

再，據通政使崇實片奏內稱，聞火器營捐輸有以鈔票搭交者，往往擲還不收，崇文門稅務亦然。小民耳目甚近，謂鈔票之不能當銀錢，此卽明效大驗，其懷疑不用之故，實由於此，必先暢收而後能暢行等語。所奏誠爲切中時弊，應請飭下各該衙門，自行出示准令捐生商民人等以官票寶鈔搭至五成，並嚴禁胥役刁難，勒指全數索銀，免致得鈔之人以爲有放無收，諸多疑阻。是否有當，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議奏。

奉旨：依議。〔《鈔法彙覽》〕

〔北京寶鈔行使情形，咸豐四年〕去年官票之不行，卽敵鄉茶商持向崇文門納稅不收，因而各商疑懼。

如都城市肆是也，凡以鈔買物者，或堅執不收，或倍昂其值，或竟以貨盡爲詞。有戲呼爲吵票者，殊諠。〔鮑康：《大錢錄》〕

〔克勤郡王慶惠摺——現行鈔法請予變動，咸豐四年二月初五日〕竊見寶鈔初頒數日內，行使頗便，不半月間，而已諸多窒礙。新正以來，百貨騰貴，富商歇業，羣以鈔法不便爲辭。推原其故，非商民之敢於抗違，實官吏之奉行不善也。現在京城凡有收項，各衙門於商民交納，紳士捐輸，均不肯按照奏定成數收受。在各衙門稔知庫銀支絀，意在多收實銀一成，卽有一成實銀之用，自係因公起見。不知粒米曾無益於太倉，而使鈔法阻礙難行，已屬非計。竊恐各直省錢糧、鹽課、關稅紛紛效尤，於商民交納鈔票，則百計刁難而不收，迨銀錢入己，則賤價購鈔而上解。目下寶鈔一千不過易制錢七八百文，計實銀一兩約可賺制錢一千入橐。並可廣布謠言，謂寶鈔但放不收，則鈔票日賤，而官吏之所得彌多。春徵在邇，知必有購鈔票而販賣近省者，是便民而民實不便，裕國而國猶未裕，徒爲貪汙之官吏開一財賄之門。不特與皇上均平出入之意不符，試思寶鈔不行，卽帑項因之不裕，而軍餉不

足，恐士氣爲之不揚，是朝廷救時濟世之良謨，竟阻壞於貪鄙小人之手。其乘便營私之罪猶輕，而誤國病民之罪甚鉅，若不嚴行懲創，何以清弊竇而儆官邪？應請飭下吏、刑二部，虛衷研究，嚴定處分罪名，迅速擬奏。並請明降諭旨，由戶部飛咨各直省督、撫、將軍、府尹、鹽政、鈔關，轉飭所屬，於奉到公文限三日內凡衙署、市廛、鎮店、村落徧刻謄黃，如遇商民交納鈔票，各管官吏有不按照部議五成收受者，許商民在該管上司衙門喊告。儻該上司瞻徇銷弭者，事覺應與同罪。如此則商民曉然於官票卽是實銀，寶鈔卽是制錢，均平交易，無所疑難。斯鈔法通行而國帑充裕，軍糧豐富士氣倍增，區區逆匪有不足平者矣。

抑奴才更有請者，奴才推廣鈔法摺片內，有鈔票發商及八旗世職人等借給鈔票二款。其發商生息一款，該部議由五城取具五家保結給領，以多至五千串爲率，分作十成，每月繳還一成，後五箇月按三釐起息，隨本抽減等語。自係慎重寶鈔起見。惟念實銀發商生息，向有舊章，今以鈔票發商刻以十月之限，按成抽還，當此商賈蕭條之際，卽實銀實錢亦難望周轉如此之利，況寶鈔初頒，商民均懷觀望，其弊必致願領者均非可靠之商，而可靠之商轉逡巡而不敢領。與恤商以濟民困之意，轉多刺謬。奴才以爲同一發商生息，卽援照實銀發商一律辦理，其利准交鈔票五成，既責成地方官取具殷實鋪商保結，亦無慮其竊貲逃逸。如此則商業可充，民困可蘇，而鈔法之流通益廣。此部議之應少變通者也。

其八旗世職官員及有紅、藍、白甲宗室人等，借給鈔票，由俸餉坐扣一款。該部議，俟鈔法通行後，准令各就本旗呈明領借。惟念逆匪未除，西商歇業，旗民交困，日不聊生；今春物價驟昂，又有困於去年冬季者，各世職官員及有紅、藍、白甲宗室人等，殷殷待澤，不啻翹首而望。既經戶部議准施行，應請卽照世職官員在內務府房錢庫借貸章程，酌減利息，亟早辦理，而戶部俸餉，亦可減放成數。俾世職、宗室人

等早釋重累，還之商賈，亦可藉資流通，無庸待鈔法通行之後始行舉辦，以仰副我皇上加惠世僕之意。此部議之應迅速施行者也。

硃批：所陳情弊，勢所不免，所祈速行者，尙須斟酌，著軍機王大臣會同戶部妥速議奏。

〔軍機戶部會摺——會議慶惠及伍輔祥所奏寶鈔停止情形，咸豐四年二月十四日〕克勤郡王慶惠奏鈔法弊端亟應杜絕，並部議各款尙應變通從速舉行一摺；……又御史伍輔祥奏，在京各衙門不收鈔票，將銀買抵，並請兵餉給鈔准換大錢片奏一件。同日奉硃批：著歸入慶惠摺一併議奏。欽此。欽遵由軍機處交出到部。

據該郡王慶惠原奏內稱……，又該御史伍輔祥片奏內稱：風聞近日崇文門之收稅務，火器營之收捐項，內務府之收地租，大興、宛平之收地丁，或全不收鈔票，或只收一二成，收後旋以銀買鈔票，按五成抵交抵放。緣紋銀一兩可換制錢二千四五百文，以銀買鈔票只須二千，每兩可獲利四五百文，所以不肯收鈔票，或只收一二成也。以戶部奏准通行之議，而畿內之官吏便之，何以取信於天下！且以不得已而行鈔票，乃徒藉以肥吏胥之囊橐耶！應請飭部將議定章程，明白曉示，如有前項弊端，准交納之人具呈稟訴，以憑查辦。並該管各衙門認真稽查，儻有不肖官吏從中舞弊，立即從嚴參辦，庶鈔票可冀流通而帑項漸形充裕矣。更有請者，鈔局有票無錢，不若將戶、工兩局所鑄當千大錢概存鈔局，每月應放兵餉，於鈔局發票抵放，註明當千兵餉字樣，准其持票換錢，並准其以錢換票等語。

臣等公同會商，詳細核議，慶惠並伍輔祥所奏，各衙門拒鈔不收，以銀買抵之處，兩摺所見相同。誠如聖諭：所陳情弊，勢所不免。應如所奏，請旨飭下吏部刑部分別嚴定京外收鈔各衙門官員，通同作弊，縱容失察，加重處分。胥吏勒指刁難，全索實銀，私自抑價買鈔轉抵罪名，設立專條，妥速議定。俟具奏後，即由戶部分別行文出示曉諭，如有前項情弊，並許交納之人據實首告。再偽造寶鈔首從及知情行

使罪名，先經刑部議定，亦應一併出示。並聲明不罪誤用之人，免生疑畏。所期令行禁止，上下周知，俾官吏有所懲創，則商民自樂於通行。

至該郡王所稱寶鈔發行一節。業經戶部於本月初十議覆通政使崇實摺內陳明，現經搭放俸餉米折，商人所得已多，無庸借給。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

又稱世職宗室人等借鈔請速施行一節。臣等查世職宗室凡係王公大員均經停俸，自未便仍行指俸借鈔。其職分較小者，現本有俸可領，且已搭給一半寶鈔，亦未便再准借支。欽奉諭旨：所祈速行者，尚須斟酌。臣等再四熟籌，所請速行借鈔之處，應毋庸議。

至伍輔祥所稱，請以抵放兵餉寶鈔，准其赴局換取當千大錢一節。無論大錢不敷備換，且此項兵餉一經准取當千大錢，恐各款搭放寶鈔，民間皆以爲籌有鈔本，紛紛赴局換取，勢必以整易散，由當千再換當五百，遞換至制錢而後已。事屬窒礙難行，此節亦毋庸議。

咸豐四年二月十四日奉旨：依議。欽此。

〔刑部摺——擬定官役不遵定章拒絕搭收鈔票處罪辦法，咸豐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奏准戶部會議克勤郡王慶惠奏杜絕鈔法弊端等因，並御使伍輔祥附片併議一摺，於咸豐四年二月十四日奉旨：依議。欽此。經該部抄錄原奏送部。

臣等查閱原奏內稱，現在京城凡有收項各衙門，於商民交納紳士捐輸，均不肯按照奏定成數收受，意在多收實銀一成即有一成實銀之用，自係因公起見。不知粒米曾無益於太倉，而鈔法窒礙難行，已屬非計，竊恐各直省錢糧、鹽課、關稅紛紛效尤，於商民交納鈔票則百計刁難而不收，迨銀錢入己則賤價購鈔而上解。目下寶鈔一千不過易制錢七八百文，計實銀一兩約可賺錢一千文入橐，並廣布謠言謂寶鈔但放不收，則鈔票日賤而官吏之所得彌多，朝廷救時濟世之良謨竟阻壞於貪鄙小人之手，其乘便營私之罪猶輕，而誤國病民之罪甚鉅，若

不嚴行懲創，何以清弊竇而儆官邪？應請嚴定罪名等因，移咨前來。

查律載，各倉官役收受稅糧多收斛面以附餘糧數計贓重者坐贓論，註云如入己以監守自盜論。又監臨主守自盜倉庫錢糧，不分首從併贓論，一兩以下杖八十，一兩至二兩五錢杖九十，五兩杖一百，七兩五錢杖六十徒一年，一十兩杖七十徒一年半，十二兩五錢杖八十徒二年，十五兩杖九十徒二年半，十七兩五錢杖一百徒三年，二十兩杖一百流二千里，二十五兩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三十兩杖一百流三千里，雜犯三流總徒四年，四十兩斬，雜犯徒五年。又例載監守盜倉庫錢糧數在一百兩以下至四十兩者，仍照本律間擬，准徒五年。其自一百兩以上至三百三十兩杖一百流二千里，至六百六十兩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至一千兩杖一百流三千里，一千兩以上者擬斬監候，各等語。

茲據該郡王等奏稱，現在京城凡有收項各衙門，於商民交納紳士捐輸均不肯按照奏定成數收受鈔票，使鈔法窒礙難行，且恐各直省錢糧、鹽課、關稅紛紛效尤，於商民交納鈔票則百計刁難而不收，迨銀錢入己則賤價購鈔而上解，目下寶鈔一千不過易制錢七八百文，計實銀一兩約可賺錢一千文入橐，則鈔票日賤，官吏所得彌多，應請嚴定罪名等語。臣等查鈔法之行，原以濟銀錢所不足，必與銀錢並行不悖，乃可使鈔法中外流通，現在戶部奏准章程業經定有搭收成數，自不得任不肖官吏乘便營私，致令鈔法窒礙難行，亟應嚴定科條以清弊竇。查應收錢糧等項各衙門官吏均有監臨主守之責，如不遵部議按成收受鈔票，膽敢多索現銀現錢以圖買鈔轉抵從中肥己，即與多收稅糧入己無異，應即以監守自盜論。擬請嗣後凡有商民人等應納地丁、錢糧以及鹽課、關稅、捐輸等項，即照戶部奏定章程准其以鈔票分成搭繳。如該官吏等不照成數收受鈔票勒索現銀現錢者，許該商民等據實首告，即計該官吏等買鈔轉抵所得餘贓，按照時價以監守自盜論。即贓未入手但經議有定數者，亦應按照律例各減一等科斷。如該管官僅止失於覺查，暨上司徇隱不舉者，應由吏部嚴定處分。庶官吏均知儆

畏，而鈔票可期流通矣。……

奉旨：依議。欽此。〔《鈔法彙覽》〕

〔吏部摺——官役拒絕搭收鈔票該管上司議罪辦法，咸豐四年三月初二日〕臣等查現行寶鈔，原以救時濟世，凡有收項各衙門，於商民交納，紳士捐輸，均應按照奏定成數收受鈔票，庶鈔法可期流通，以補財用之不足。如有不肖官吏百計刁難，希圖多收現銀現錢，將賤價購鈔轉抵，核其所得餘贓，誠與監守自盜無異，亟應分別嚴定通同作弊、縱容失察，加重處分，以昭炯戒。查刑部現定專條既照監守自盜律擬罪，所有失察之該管官處分，亦應照監守不慎例定議。應請嗣後凡有收項內外各衙門，遇有商民交納及紳士捐輸，均按照奏定成數收納鈔票，倘有吏役刁難不照成數收受鈔票勒索現銀現錢者，該管官失於查覺，照監守不慎例降一級調用再罰俸一年，該上司降一級留任（俱公罪）；該管官知情故縱者革職；如有通同作弊情事，將該管官革職拏問，徇隱不舉之上司降二級調用（俱私罪），止係失於覺查者，降二級留任（公罪）。如此嚴定處分，庶該管各官知所儆懼，實力奉行，於鈔法庶有裨益。

奉旨：依議。欽此。〔《鈔法彙覽》〕

〔戶部右侍郎王茂蔭摺——寶鈔停滯情形建議改善發行辦法，咸豐四年三月初五日〕竊維今日度支告匱，需餉方殷，不得不資行鈔。然鈔法貴行之以漸，持之以信。伏讀上諭，有行之日久，中外俱可流通之旨。仰見聖明洞鑒，固知發之不宜太驟也。今自上年議行鈔法以來，初用銀票雖未暢行，亦未滋累。至臘月行錢鈔至今，已發百數十萬。於是兵丁之領鈔者，難於易錢市物，商賈之用鈔者，難於易銀置貨，費力周折，爲累頗多。臣察知其情，夙夜焦急，刻思有以補救之。惟臣既在戶部，凡有所見，必取決於總理祁寯藻、尙書文慶，乃所商多未取決，而設想更已無方，有不得不上陳於聖主之前者。

伏惟自來鈔法無傳，然由唐、宋之飛錢、交子、會子，循名而思其

義，則似皆有實以運之。獨元廢銀錢不用，而專用鈔，上下通以此行，爲能以虛運，然聞後亦少變。至明專以虛責民，而以實歸上，則遂不行。歷代之明效如此。故臣於元年所上，皆以實運虛之法。今時勢所迫，前法不行，議者遂專於收放上設法。意誠善矣，然京城放多而收少，軍營有放而無收，直省州縣有收而無放，非有商人運於其間皆不行，非與商人以可運之方，能運之利，亦仍不行。謹就現行法中酌擬四條，以通商情而期轉運，敬爲皇上陳之。

一、擬令錢鈔可取錢也。查市行錢票與鈔無異，而商民便用者，以可取錢也。寶鈔准交官項，本自貴重，而人總以無可取錢，用多不便。若於准交官項之外，又准取錢，自必更見寶貴。顧發鈔已百餘萬，而欲籌錢以供取，似爲大難。然以臣計之，戶局向來月解部錢六萬餘串，自鑄當十、當五十大錢，月約解十一萬串。今加鑄當百以上大錢，月可得二十餘萬串。若部中仍前月提十一萬，則三箇月後可積三十餘萬串。即較前月多提五萬串，六箇月後亦可積三十餘萬串。若出示許民半年以後以鈔取錢，似屬無難。現在民情望此若望雲霓，故崇實、伍輔祥皆奏及之。或謂儻三十萬盡而不能給將若何？臣謂此有二道：一則有錢可取，人即不爭取。彼錢店開票何嘗盡見取錢？如四官錢店現在開票放餉之數可爲明證，似無庸慮。一則有錢許取，人亦安心候取。儻錢將盡而鈔紛來，竟不能給，不妨示期停止令半年後再取，人亦樂從。經過一次發給，人知鈔不終虛，自不急取。此法每年雖似多費數十萬之錢，而實可多行百餘萬之鈔。如得准行，臣知不待發錢之日，人心相安，即當出示之日，而人心已安矣。此籌安人心之最要也。

一、擬令銀票並可取銀也。現行銀票錢鈔均屬天下通行，而行遠要以銀票爲宜。欲求行遠必賴通商，欲求通商必使有銀可取。人疑無此如許現銀以待取，而不知各省之錢糧、關稅皆現銀也。今

既准以銀票交官矣，此抵交之銀不歸之商人乎？既可准其抵交，何妨准其兌取？自上計之，二者初無所殊；而自商視之，則二者大有所異。蓋抵交遲而兌取速，抵交滯而兌取靈。凡州縣徵收錢糧，必有銀號數家將錢統易爲銀，將銀統鎔爲錠，以便解省。今使商人持鈔至傾鎔錢糧之銀號兌取現銀，則商人之用鈔便，而得鈔不待傾銷即可解省，於銀號亦便。在各州縣，收鈔於商與收鈔於民，初無所異，而零收之與整兌亦有較見爲便者。今若於准交之外再加准兌取一層，則鈔益貴重，處處可取銀即處處能行用，而不必取銀。御史章嗣衡、河督楊以增所奏之意，蓋亦如此。誠知各州縣銀號之未必即照兌也，即照兌而不免需索扣減也。然許以兌取，則能取而貴之，即不能遽取，而亦貴之。方今時勢多阻，未必盡行，未必盡不行，得一路行則一處之銀路通，數處行則數處之銀路通。現在商人會票之局全收，惟此可以濟銀路之窮。京城之中，凡商人之來者皆貨物，而往者皆銀，使銀票得隨處兌銀，則京城之銀可以少出而各路之銀亦可得來。此又通籌全局之所宜加意也。

一、擬令各項店鋪用鈔可以易銀也。各店鋪日賣貨物，慣用市票，何獨憚於用鈔，以市票能易銀以置貨，寶鈔不能易銀，即不能置貨。此雖強令行用，將來貨物日盡，寶鈔徒存，市肆必至成空。不獨商人自慮，即國家亦不能不代爲慮。查銀錢周轉，如環無端，而其人厥分三種：凡以銀易錢者官民也；以錢易銀者各項店鋪也；而以銀易錢又以錢易銀，則錢店實爲之樞紐焉。各店鋪日收市票，均赴錢市買銀，而錢店則以銀買之。今請令錢市凡以票買銀者，必准搭鈔，則各店鋪用鈔亦可易銀，而不憚於用鈔矣。各店鋪不憚用鈔，則以銀易錢之人無非用之於各店鋪。凡令錢店開票者亦可准令搭鈔矣。各錢店開票亦可搭鈔，則以銀買各店鋪之票，而亦不憚於用鈔矣。凡此三層關節，爲之疏通，使銀錢處處扶鈔。

而行。此各行互爲周轉之法，雖似強民而初非病民，似不至有大害。惟法行之後，銀價恐益增昂，然京城銀之來路專在外省解項、部中放項，今解項、放項日形其少，即不行此法，銀亦日長，此則須俟殄平逆匪，方有轉機，又不徒關行鈔也。

一、擬令典鋪出入均准搭鈔也。查現在典鋪取贖者，用鈔不敢不收，而當物者給鈔率多不要。使典鋪之鈔有入無出，將來資本罄而鈔僅存，不能周轉，必至歇業。典鋪盡歇，貧人益無變通之方。應請令嗣後出入均許按成搭鈔，此一行自爲周轉之法也。

以上所擬四條，前二條是以實運法而不必另籌鈔本，後二條是以虛運法而不至甚爲民累。虛實兼行，商民交轉，庶幾流通罔滯。……

抑臣更有請者，現行官票、寶鈔，雖非臣原擬之法，而言鈔實由臣始。今兵丁之領鈔而難行使者多怨臣，商民之因鈔而致受累者多恨臣。凡論鈔之弊而視爲患害者，莫不歸咎於臣，凡論鈔之利而迫欲暢行者，又莫不責望於臣。而臣仰蒙簡任戶部，業經數月，一無籌措，上負天恩，下辜人望，夙夜愧悚，實切難安。相應請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以謝天下，而慰人心，庶幾浮言稍息。臣雖廢黜不敢怨悔。

咸豐四年三月初五日硃批：王茂蔭身任貳卿，顧專爲商人指使，且有不便於國而利於商者，亦周慮而附於條款內，何漠不關心於國事至如是乎？並自請嚴議以謝天下，明係與祁寯藻等負氣相爭，讀聖賢書，度量顧如是乎？且謂廢黜不敢怨悔，設是時故激朕怒，將伊罷斥，伊反得身後指使，百計阻撓。看伊奏摺，似欲鈔之通行；細審伊心，實欲鈔之不行。且有挾而求，必應照伊所奏。如是欺罔，將謂朕看不出耶？此摺著軍機大臣詳閱後，專交與恭親王、載銓速行覈議，以杜浮言。

〔又附片〕再，臣思行鈔之弊，防僞爲難，故造僞之人治罪必嚴，而誤用之人，則已奏明不罪，免致用者疑畏。上月鈔局擊獲僞鈔奏交刑部，刑部似宜將用僞鈔人審問所來，但將來手傳到，質對不錯，便將前

用人釋放，另問所來。今聞刑部逐層追問來手，已傳至六人，而一概拘禁。無知愚民誤用偽鈔，遂至牽累不釋，民人畏累，益不敢於行用。應請旨敕下刑部辦理此案，但有來手承認，即將收用之人省釋，以免民累。

咸豐四年三月初四日硃批：此奏尙不爲無見，著刑部議奏。欽此。

〔軍機戶部摺——議駁王茂蔭意見，咸豐四年三月初八日〕軍機處交出戶部侍郎王茂蔭條陳鈔法一摺。……臣等伏查寶鈔之設，原因經費支絀，用以上裕國而下便民。流通之法，總宜默運於兵民日用之中。如各行商賈販貨至京，既可以貨易銀錢，亦可以貨易寶鈔，及寶鈔而返，又能令鈔可賣去，貨可買來，斯寶鈔行矣。而欲使各行商賈鈔可賣去，必須使各省百姓要鈔，欲使各省百姓要鈔，必須使地丁、稅課按奏定章程分成收鈔，且必須收百姓親交之鈔，萬不可收鈔商包販之鈔。現在庫平紋銀市價每兩換至京錢五吊有零，銀鈔互抵皆準制錢二千，百姓用以交官所省實多，亦何憚而不行鈔。乃鈔方行而卽窒者，因值百姓尙未要鈔，各行商賈尙未易鈔之時，奸商乘間壟斷居奇，以制錢三四百文買鈔制錢五百文，販至各省賣之於官。不肖州縣仍向百姓徵極貴之銀，而買極賤之鈔以交藩庫。朝廷未見現銀，百姓未沾實惠，徒令官吏中飽，而鈔亦無人購求矣。是鈔之窒而不行，皆奸商爲之害也。此時正宜力行禁止，嚴定罪名，方爲正辦。何以該侍郎轉謂州縣收鈔於商與收鈔於民，初無所異，以倡議行鈔之人，爲此阻塞鈔路之言，臣等不勝駭異。謹就該侍郎所擬四條，逐加酌核，敬爲我皇上陳之：

一、擬令錢鈔取錢一條。……查戶局加鑄大錢多出數目，原以抵餉銀之不足也。部中儘數提取用以放餉，非存部庫也。儘數放餉尙且不敷，必須搭鈔，若再每月少提錢十餘萬串，則此月所少十餘萬串之餉銀，從何而出，勢必又須加給十餘萬串之鈔矣。有錢不給

而給鈔，轉令其於半年之後再來取錢，屆期或竟爲他人取完，再需半年又不知如何。況三箇月積存錢數僅敷三箇月加給鈔數，而從前已發之鈔與每月例發之鈔不知若干倍蓰。半年一次給錢不知應給何人，年愈久而鈔愈多，總以半年一次之三十萬串錢應之，是激之亂而導之爭也。該侍郎謂可以安人心，臣等謂適足以惑人心而已。所奏窒礙難行，應毋庸議。

一、擬令銀票取銀一條。……是欲使國家散實銀而買虛鈔，百姓使虛鈔而納實銀，隘民之生，滯民之用，徒以填商壑而飽商囊，莫此爲甚。夫地丁、關稅之現銀，朝廷已徵之正賦也；州縣傾鎔之銀號，屬庫應解之錢糧也。正賦錢糧徵解足額便不行鈔，此理易明，豈有徵解足額之後，處處不放餉而與商者乎？此條尤不可行，應毋庸議。

一、擬令各項店鋪用鈔可以易銀一條。……查核所奏，皆係錢鈔流通之後，各店鋪自行斡旋之事。饑而食，渴而飲，正無須代爲誥誡也。所奏亦毋庸議。

一、擬令典鋪出入均准搭鈔一條。……查行鈔之始，戶部原有告示張貼，令一應軍民一體遵行，不獨典鋪爲然。所奏應毋庸議。

王茂蔭奏任戶部，管理鈔局，未能一律辦理平勻，惟專利商賈，所見甚偏。現在軍餉需用孔亟，該侍郎職司度支，責無旁貸，應如何盡心籌畫，有益兵民。臣等詳閱所奏，盡屬有利於商而無益於餉。且該侍郎係原議行鈔之人，所論專利商而不便於國，殊屬不知大體。所奏均不可行。

〔鄭王端華摺——建議變動行鈔辦法，咸豐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竊奴才受恩深重，目擊時艱，當軍務喫緊之際，而帑項支絀，雖行鈔票，百物昂貴，若不急思補救，旗、民必至交困，奴才賦性庸愚，知識謫陋，每思及此，萬分焦灼，謹以管見所及，敬擬行鈔十條爲皇上陳之：

一、請將所有官員廉俸及兵餉均按數發給銀鈔也。請旨飭下戶部、順

天府，將五城錢鋪商人傳喚曉諭：國家用鈔與正銀無異，無論官員兵民，有持銀鈔至鋪易錢者，即照市價兌給，每兩多則不准過制錢二串一百個，少則不准過制錢一串九百個。市價原有長落，總以此數爲率，不得額外多貪利息，庶兵民兩不相傷，均有裨益。至各鋪所兌銀鈔，概用本鋪錢票開放，准以制錢五串取用現錢，餘聽該鋪量力措給，旗民不得強索，庶鋪商不致支絀關閉也。

一、請預行發給五城錢鋪銀鈔，令其作本，以防鋪票相擠也。現在錢鋪不敢多開錢票，因資本不廣，現錢亦無多存，恐其所出之票驟來，一時不能開放，甚至歇業。請飭下戶部、順天府，傳諭五城錢鋪，令其各自量力認領鈔本，不必拘定額數，以便一並行銷外省，並留作鋪底，防衆票驟取。倘一旦齊來，即以官鈔相易，庶錢鋪有所恃而官鈔私票均能暢行也。

一、所有各省及京中無論何項交納之款，均按一分銀九分鈔輸納也。官鈔若官行，則恐百弊叢生，若由京中商人自行，而各省輸之於官，則商人可以獲利，官亦無弊。每銀一兩交銀一錢交鈔九錢，則百姓無銀價昂貴之苦。所交之銀各省留備以防偏災賑卹，庶於旱澇得有實惠立時補救也。

一、各商認領鈔本，既准自行行銷外省，獲利亦多，若國家取息較多，則恐民無利而不行，若不取息，未免畸重畸輕，有失上下相孚之義。請每鈔一兩均按一釐於三個月後納息，庶商人從容行銷，則必踴躍將事也。

一、五城錢鋪皆賴借印局錢文開發票存，現既用鈔，所有兵餉搭放制錢之處，可請停止。所有戶、工二局每月所鑄之錢，請令五城殷實錢鋪，每城各舉一、二家承領，均按三釐交息，聽其分發各鋪以助其資本，而寶鈔亦可通行，庶助官鈔私票之一益也。

一、所有發商之鈔及發商之錢取利甚微，各商斷不可再行觀望，甘心蠹國病民。現因帑項支絀，是以不得已而行此通融之法，以蘇民

困。所有發借銀錢，除照此生息外，仍照官錢庫之例辦理，概不收本。倘數年後錢浮於票，任各該商據呈以免承領，所鑄制錢再行搭放兵餉，庶各商亦不至因交息爲累，庶可永遠奉行不悖也。

一、請飭下各省，所有地丁、關稅、鹽課，現已定交一分銀九分鈔，聽其各省商人赴京向京商自行交易，官不經手，胥吏不能把持。倘京商重價勒索，聽其告官究辦，庶事簡而民信，則寶鈔得以流通也。

一、請飭下各省督撫大吏，嚴查州縣不得任聽胥吏刁難納課，州縣官不准妄定紅單傳票，多收耗羨。如交銀每一兩收鈔九錢銀一錢，所收之銀按雍正年間所定平餘耗羨之例辦理。如交現錢者均照制錢二串二百個爲率，該州縣易銀易鈔交官亦稍有津貼矣。如此外多取分釐，無論州縣胥吏，十兩以上者，卽以枉法婪贓論罪。該管上司自行查出者免議，或別經發覺者，均分別黜降，庶官知警惕而民沾實惠也。

一、國家用鈔原爲裕國便民，誠爲善法，若竟用而不銷，數年後積聚漸多，必至梗塞。是以自古行鈔，數年一改，未能取信於民者，是未立銷燬之法也。今請以寶鈔由商認領，行之各省，無論何項輸款均按九分呈交。並請飭下各省，如初收寶鈔卽截一角，所有本省廉俸、兵餉、工食及一切用項，卽以此鈔照京內發用，若二次收回再截一角，如此截至三角，至四次收回時卽行咨部銷燬。若應解部之款，總以截過一二角者解交部庫。到部後不必再發於商，卽照鹽茶引票，概行銷燬。庶寶鈔無虞壅滯，亦可取信於商民，立法可期久遠也。

一、國家既立銷燬之法，不得不定限制，以取信於商民。應請飭部酌核每年或以二千萬或三千萬爲限，所有各商呈借，不得逾此，定爲限制。其商借之鈔前議限三個月後一釐交息，既定截三角後銷燬之法，若交息無限，年積月累，恐商民必以爲累，有所藉口。

請將各商年年所借之款，均按月交息二年，俟年限已滿，亦即勾銷，庶商民無重利之苦，而寶鈔相權亦得實益也。

硃批：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奏。

〔閩浙總督王懿德摺——駁戶部以官票借捐並請行鈔，咸豐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竊臣於本年三月十九日接准戶部咨開：以現在軍務未畢，藉資民力者尙多，必令盡出於捐，誠恐苦以所難。今本部擬於勸捐之中，寓兌換之法。儻各省殷實之家，有曾經勸捐不願再邀議敘者，酌量能捐銀若干，即按所捐之數發給官銀票與爲兌換。此項官票，由該省填明係給助餉某人姓名，准其上納錢糧、關稅，並准轉換與人，爲捐輸、捐納之用。賊平之後，再准其持向各省司庫兌取銀兩，並持至別省彼此匯用。在各該殷實之家，得此銀票收藏便易，可免盜賊之虞，又利行遠之用，而國家以票易銀，可以有濟軍需，亦無損於民。如此一轉移間，實爲兩得其便。咨行各省督撫，並告知公正紳士富商，如可通行，約需發票若干，專案報部，以便照數造發應用，再行奏聞等因。准此。

臣接閱之下，躊躇至再。以爲欲圖天下之大利，必先衆論之交孚，若隨聲附和，勉強試爲，不特閱時而改，即事亦因之掣肘。蓋鈔票之行，臣已屢次奏陳聖鑒在案。部臣初則以事屬難行，輾轉指駁，迨後因帑項支絀，作爲分成搭用。茲又欲出票借銀，是相動天下以疑，而非相示天下以信也。細推行鈔之利，實無盡藏，造百萬即有百萬之利，造千萬即有千萬之利。操不涸之財源，尊國家之體統，端在行之得其法耳。如果上以此收，下亦必以此用，不限以方隅，不分以畛域，即票即銀，歷久不以銀爲重，而有銀之家無不悉出銀以易鈔。是今之銀見其少者，異日必以銀爲多也。且事權歸於畫一，風俗既齊，人心亦定。即如福建省城，向以錢票爲通行，民皆不用錢而用票，視票有重於錢。現於省外廈門、建寧等府，均設有官局，概用以票。臺灣雖遠隔重洋，亦擬照省城設局。票既可行，鈔未嘗不可用。而刻下仍見

有窒礙者，良由部臣先分票與銀爲二，以此發不以此收；解京之項必須現銀，而又有分成搭用之議，出票借銀之文，一事朝令而夕更，以致人心惶惑，無所適從，卽有現銀，亦不敢以兌鈔。況此省之鈔不能用之於彼省，株守一方，雖名爲寶，民又安用此爲耶？

合無仰懇皇上宸衷獨斷，迅勅部臣不以銀爲銀，而以鈔爲銀，普天之下，無論錢糧、關稅、捐項以及一切進出度支，以此發卽以此收。示天下以非鈔不用，卽人人無不樂於用鈔。並將此省之鈔准其行於各省，用途既廣，而財源自不致於竭蹶矣。

〔御史吳艾生摺——寶鈔不能抵用商民交困建議徐圖兌現，咸豐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竊惟鈔法之興，所以濟財用之不足，要必虛實相資，乃能流通無滯。雖歷代踵行，均不能久而無弊，然未有方行卽窒如今日者也。今日戶部所議鈔法之不行，舉朝無不知之，豈部臣獨無聞見。其意總以庫藏空虛，若必籌給鈔本而後行鈔，則何利乎鈔之行，而徒多此一舉。惟卽以鈔代銀，以鈔代錢，而後不煩籌畫，取用不窮。在部臣自爲塞責之計，誠莫善於此矣。然國所與立者民，法不便民，安能利國？兵丁商賈國家所資以守禦，資以懋遷者。今兵丁得鈔一千，不能抵錢半千之用，衣食將無所資，安望其操防得力？商賈將本求利，必銷售貨物得有銀錢，而後再置貨物，遞相周轉，今功令責之以貨易鈔，而市肆實不能以鈔易貨，勢必紛紛歇業，攜其資貨而歸。邇來京城市肆蕭條，各鋪關閉，率由於此。部臣亦知空鈔之難行，思所以重鈔之法，因而出示曉諭，凡交納、捐項，令搭交五成寶鈔，概交現銀者不收。無如兵民人等多無力報捐，而情殷報効之人或無從得鈔，於是奸商大賈得以賤價收買寶鈔賣給捐生，從而漁利。卽崇文門收納商稅，或商人運貨到京，無從得鈔，仍照例交納現銀；或商人懼有挑斥未敢搭交，而承辦官吏私買民間賤鈔按成搭交，亦屬不可知之事。雖官吏私買寶鈔朦混交官，經部臣嚴定處分，而罔利營私之事，無不巧爲彌縫，難於覺察。此則於民不便，卽於國計有妨，而不肖官商反得據

爲利藪。若再膠執前議，不思變通，則利無一端，弊且百出，患有不可勝言者。謹就管見所及，酌擬變通可行之法四條，爲我皇上陳之：

一、八旗兵餉宜多發鈔票，准令取錢也。聞戶部每月以現銀發官錢鋪兌換錢票，以制錢二千文合銀一兩發給兵餉三成，其餘發制錢大錢計合五成，尙少二成則以寶鈔搭放。應請自今以後，除三成錢票照舊發給外，其餘七成概發寶鈔，而以每月所放制錢大錢，儘數發交官錢鋪以備發給。凡兵丁持鈔赴鋪取錢者，或發現錢，或換給該鋪現行錢票，均從民便。則兵丁得鈔卽與得錢無異，較此時搭放二成而無從行用者，似沾實惠。且得鈔一千實抵一千之用，卽無所謂時價長落。兵民等自不肯減價出賣，官商亦卽無從漁利矣。或謂七成之中，實者五而虛者二，恐兵丁等一時並來取錢，該鋪不敷應付，則鈔法仍屬不行。不知民間貿易，自制錢五百文以上，用票較便於用錢。官錢鋪自上年開設以來，伊鋪所開錢票市肆盛行，各鋪均多存積，並不向該鋪取錢。今令兵丁等持鈔取錢，約計取現錢者十之三四，願換伊鋪錢票者十之六七，兵丁持伊錢票卽可入市買物，又何必均取現錢。且各行商賈知此項鈔票有錢可取，則兵丁卽持鈔買物，各鋪亦肯收受，而寶鈔卽可日漸流通。卽謂章程初改，民間猶豫未信，一時均來取錢，亦只須豫籌一款備一兩月實發之用。凡持鈔來者無不得錢而去，一兩月後民信昭然，同聲稱便，更不須持鈔取錢，而鈔之利於是乎溥。國家亦何惜此一兩月之發項，而不爲數十百年之計耶？至於官錢鋪本因行鈔而設，今如此辦理，並於該鋪無損。若仍如上年有商人蕭三等阻撓官票之事，必應有犯無赦，處以嚴刑。宜責成管理官錢鋪之員實力辦理，隨時稽查。

一、捐輸銅局所鑄錢文，宜用部頒鈔票發給兵民也。克勤郡王慶惠等現在立局鑄錢，以爲協濟兵餉之用，奏准仿照戶部官錢鋪之例，於四城分設錢鋪四處，以便兵民持票取錢，法至善也。惟所

鑄錢文既係協濟兵餉，宜令將每月鑄得錢文若干，豫期知照戶部，如數發給寶鈔。令兵丁亦持鈔赴各該鋪取錢換票，以昭畫一。數月後得鈔者不來取錢，錢有餘存，並可酌量多發寶鈔抵部庫他項之用。至此項寶鈔及戶部此後所發寶鈔，應如何另立記號，與從前已發之鈔有所區別，應由戶部妥議辦理。

一、現行寶鈔局宜專派堂官一二員督辦以資稽查也。現行寶鈔，紙用髮箋，長短寬狹均有尺寸，蓋用堂印關防圖記，所以防偽造之弊，立法已爲周密，而偽造之弊仍未能絕。風聞假鈔之來，其源卽在於鈔局，事無左證，未敢據以爲言，而書吏營私舞弊，亦不能保其必無。應請仿照錢法堂之例，專派堂官管理，不時到局，每刷印紙張時，督同該司員等核明數目，勿使有乘間偷印。聞向來每印若干張，多用空白數張以備更換之用。應將多用之空白另紙包封，蓋印收存在局，果有書寫錯誤應須更換者，該司員將錯寫若干張呈堂標畫銷字，然後如數給發空白補寫，如一次錯誤少而空白多，則將下餘空白留備下次之用，下次少印數張。若全無錯誤，則全行留備下次之用。至從前所發寶鈔，兵民等時有赴局改票者，該司員隨時呈明堂官，核對改寫新鈔若干千，卽將舊鈔如數查銷，庶吏役等無從影射，足以重國寶而息浮言。若遇兵民持假鈔到局，固不得卽將來人恐嚇拘禁，致有擾累。然如現辦章程，僅將假鈔用戳發還本人，亦殊非正本清源之道。應卽向該兵民詰問來歷，逐層根究，務得偽造之人，按律懲治。

一、從前已發之鈔，宜酌定期限逐漸發錢也。自試行鈔法以來，所發官票寶鈔計錢當不下千萬，現值經費不敷，豈能籌此鉅款概行給發，然竟置諸不議，未免向隅。應請酌定期限，於改定章程數月以後，察看情形，亦令官錢鋪或捐銅局、鐵錢局，按寶鈔字號先後每月給發若干，取錢換票，亦皆任從民便。須先行出示曉諭，俾兵民商賈等知從前寶鈔亦尙發錢，雖換次發給，尙需多時而有期

可待，市間即可流通，商民亦即稱便矣。

〔又附片〕再，臣所擬變通之法，始而以實運虛，繼而以虛作實，亦祇一時權宜之計，與部臣初意不相逕庭。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京師居民鋪戶無不閱看《邸抄》，年來戶部具奏經費支絀各摺，往往隨意發抄，以致庫儲虛實，草野周知；加以行鈔之初，戶部即以鈔票不准取錢明白宣示，故民間僉謂部中無款可籌，但以空紙搪塞發項，雖復刑驅勢迫，疑畏滋深，鈔法不行，職此之故。今臣所擬各條，如蒙皇上以爲可採，飭部議准施行，務須將覆奏摺及臣原摺一概無庸發抄。並求皇上明降諭旨，言鈔法不能通行，總緣籌畫未周，致有壅滯，現在山西等省應解之款，陸續到京，加鑄銅錢、鐵錢，日有成效，已飭寬爲籌備，此後所發寶鈔，准令隨時取錢等因。行見綸音所布，輿論翕然，民樂其便而國享其利矣。

〔軍機戶部片——駁吳艾生建議，咸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再，咸豐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奉上諭，御史吳艾生奏請變通鈔法一摺，著交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奏。欽此。

臣等查該御史所奏，八旗兵餉宜多發鈔票，准令取錢，並由戶部豫籌一兩月發項，凡持鈔來者，無不得錢而去，一兩月後，更不須持鈔取錢一條。查兵民持鈔取錢，究與習用之錢票有間。如謂一兩月得錢之後，可無慮其持鈔取錢，未便懸斷。應由戶部察看各項大小制錢、鐵錢加爐鼓鑄，或籌銀兩易錢接濟，再將應放鈔票各款通盤籌畫，奏明辦理。至官號商人有設計把持巧詞推諉，如該御史所奏者，應由戶部管理總局之員嚴加懲辦，以杜阻撓。

又奏請令克勤郡王慶惠等將所鑄錢文，知照戶部，亦以寶鈔發給行使，並另立記號一條，現奉諭旨即以慶惠、文瑞所鑄錢文抵放兵餉二成寶鈔，已由戶部欽遵辦理。該御史所奏應毋庸議。

又奏稱，戶部寶鈔局請專派堂官督辦並嚴懲僞鈔一條，係倣照寶泉局之例辦理。惟寶泉局離署較遠，官票寶鈔用印均在署中，耳目較

近，本易查察，且官票寶鈔原係責成該司員晨夕書寫趕辦，並不假手書吏，總以票根之花押鈔面之戳記爲憑，如查有假票真押，假鈔真戳，惟該承辦司員是問。至偽造鈔票業經刑部定有從重罪名，戶部復有嚴懲偽造寬待誤收之奏，均毋庸另議更張。惟據稱假鈔之來，其源卽在於鈔局，是官局出私，罪名應加凡人一等，應由該管司員隨時查察，一有發覺，立即擎交刑部，加等治罪。如司員有徇庇消弭情弊，一併奏交刑部，嚴行查辦。至該御史所擬慎重空白章程，雖涉瑣屑，尙爲周密，應請照議辦理。並查戶部各司處定例，均由戶科江南道專司稽察註銷，所有官票所寶鈔局辦理事宜，亦應統歸該科道查察以昭慎重。

又奏從前發出之鈔，請酌定期限逐漸發錢一條，無論一月所鑄之錢僅敷一月之用，卽此後稍有盈餘，而定期之後屆限齊來，憑何區別先後。若按所編字號挨次遞發，民間又必以字號之先後分價值之重輕，亦恐徒滋紛惑。總俟將來鑄錢充裕，應放款項足敷周轉，於錢多發一成卽於鈔少發一成。而從前所發之鈔永遠搭收，則既經有路可通，自不至失信於民，竟成廢棄。該御史此條應毋庸議。

咸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奉旨：依議。欽此。

〔軍機大臣奕訥等摺——議復端華變動行鈔建議，咸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伏查行鈔初議，原以濟銀錢之不足，並未籌及鈔本。是以奏定准交地丁、鹽課、關稅、錢糧，京、外各庫一概收解。但自上年五月行用官票起，至十二月添用錢鈔以來，通計所發之數，按制錢核算不下一千二百餘萬串。其京城放項以兵餉二成及稔米折錢爲大宗，計每月除以現錢搭放零尾外，須放鈔十七八萬串。此外官俸雜款每月牽算約放鈔十數萬串，而畿輔兵民並無地丁、鹽課、關稅可交，祇有捐輸一項藉可流通，爲數亦少。是得鈔之人浮於交鈔之人，徒使奸商賤販貴售，從中漁利。此鈔法之所以日形壅滯也。鄭親王端華所奏，亟欲使鈔法變通，以冀推行盡利，誠不爲無見；惟所議條款實有難於驟

爲更張者。

兩月以來臣等往返商榷，如原奏內稱：官員兵民持銀鈔至鋪，卽照市價兌給本鋪錢票，准取現錢五串，餘聽該鋪量力措給；又將戶工兩局卯錢令五城殷實錢鋪承領以助資本；並請發給錢鋪銀鈔，倘鋪票一旦齊來，卽以官鈔相抵三條。查兵民持鈔至鋪卽照市價兌給本鋪錢票，該鋪安得有此鉅本，使人人如願而償？若不論鋪票多少止准取錢五串，則於民生日用更爲不便。且既准兌取鋪票，迨鋪票擁擠，又仍以銀鈔相抵，則何賴此搪塞虛帳而必假手於鋪商也。況再以局鑄卯錢發助資本，是始慮鈔之不行而欲借資於商，繼慮商人之不足而仍取償於官，周折愈多，窒礙愈甚。

又原奏內稱商人領鈔行鈔，按一釐交息，每年以鈔二千萬或三千萬聽各商呈借，按月交息，二年後卽行勾銷發商銀錢照官錢庫例，概不收本一條。查京、外歲入之數不及四千萬兩，而借給商人至二三千萬兩之多，且交息二年之後卽行勾銷，所交之息又止一釐，以三千萬兩計之，是二年之中僅收回七十二萬，而勾銷原鈔二千九百二十八萬。竊意端華建議之初意在恤商，是以又有援照官錢庫例概不收本之請，轉使各商領借之鈔得以抵交官項，而部庫虛發實收，於經費有損無益。

又原奏內稱，各省地丁稅課聽各省商人赴京自行交易，官不經手，儻京商重價勒索，聽其告官，並民間納課州縣官不准妄定紅單傳票，不准多收耗羨，以及各省收鈔分次截角到部後概行銷毀三條。查州縣徵收錢糧，格外設立名目，抑勒浮收，本干例禁，無須別立科條。惟交鈔在民，收鈔在官，民間購鈔，官吏自無從過問。若各省地丁、稅課均聽各省商人赴京自行交易，官不經手，是商攬官權，辦法殊未允協。再截角收放，一經解部卽行銷毀，則戶部終年代商人造辦鈔票，而歲入帑項盡歸商人，部庫盡收廢紙，於庫儲大有關係。

至如原奏內稱，各省及京中無論何項交納之款，均按一分銀九分

鈔輸納一條。查現據端華於議駁長蘆鹽政文謙借鈔交課摺內，指陳弊竇，定爲半銀半錢輸納，是其初雖有此議，迨赴津採訪，即據實直陳，可見借鈔發商殊多流弊，此條應亦無庸置議。

臣等復查鈔法壅滯，既由於所收不敷所放，則求所以補救而疏通之者，惟有調劑於收放之間，使已發之鈔恪遵奏定章程，永遠搭收，示民以信而可守。此後京師放項，總以各項大小制錢擴充，藉資周轉。

本年五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慶惠、文瑞奏鑄錢續有成數一摺，旗營兵餉係搭寶鈔二成開放，現有此項錢文抵撥，著戶部無庸搭放寶鈔。其內務府三旗，及五旗包衣，並照所議。俟鑄錢續有盈餘，再行酌辦。該部知道。欽此。除兵餉二成寶鈔，欽遵辦理外，尚有稷米折錢一宗，爲數較多，應由戶部通籌各項鑄錢成數，逐漸抵發，並將各官折錢俸銀亦次第酌給，或由戶部酌籌銀兩易錢接濟，應責成戶部隨時察看情形辦理。至外省通行鈔法，總以收鈔無阻爲緊要關鍵。應由戶部再行知照各省督飭所屬，酌量地方情形，妥爲籌辦。

咸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奉旨：依議。欽此。

〔軍機大臣奕訢摺——會審反對行鈔控告祁寯藻之旗員吉年，咸豐四年六月十九日〕據惇郡王奕諒奏武備院副司幄吉年呈訴一案，咸豐四年六月十一日奉硃批：覽。該犯原呈實堪駭異，狂悖已極，著軍機王大臣傳到吉年嚴訊，大概具奏，原呈一併交出。欽此。當經臣奕訢等提訊大概供詞，奏奉硃批：吉年著革職，交軍機王大臣會同刑部嚴訊定擬具奏。欽此。經步軍統領衙門將該犯解送到部，臣等遴派章京司員提同該犯，查閱呈內所控各情，向其嚴鞠。該犯始猶支吾，迨覆加刑訊，始據將呈訴緣由，供認不諱。

臣等復親提研鞠，緣已革武備院副司幄吉年，係內務府鑲黃旗吉興佐領下人，與大學士祁寯藻素不認識，並無仇隙。本年二月間，吉年關領俸銀鈔票四十五千，陸續花用後，因借貸無門，不能當差，時常愁急；至五月間，復染患傷寒病，痊癒後，一時情急，因思祁寯藻係軍

機大臣又管理戶部，事事想是祁寯藻議奏，其所議行使鈔票及抽取房租、鑄造大錢等項，都與國家無益。並聽聞軍營行鈔比城內更難，致令兵民俱怨，遂心懷不平，即捏寫祁寯藻係軍營頭名大奸賊，在朝內隱存，並添砌祁寯藻欺君太甚等詞。於六月初一日至惇郡王奕諒府內欲行呈告，因探聞惇郡王在內該班，未經呈遞。至初七日吉年復由東華門進內，找至惇郡王該班處所將呈子投遞。經惇郡王將吉年拏獲，交地面官看守，一面奏奉硃批：交軍機王大臣嚴訊大概具奏，復欽奉硃批，將吉年革職交臣等會同審悉前情。臣等查該犯原呈內所寫各款，多涉荒謬，唯所稱祁寯藻係軍營頭名大奸賊等語，尤屬狂悖。其因何污蔑之處，亟應嚴切根究，復向該犯再三研詰。據供委因行使鈔票等項，想是祁寯藻議奏，伊心懷不平，是以情急糊塗，將其呈控，並非挾有別嫌，亦無知情主使等語。連日刑訊，矢口不移，應即擬結。

查例載：誣告人叛逆未決者斬監候；又律載：斷罪無正條，援引他律比附定擬，各等語。此案已革武備院副司幄吉年，因大學士祁寯藻係軍機大臣管理戶部，憶及行使鈔票及抽取房租、鑄造大錢等事，均係祁寯藻議奏，遂捏詞呈控。雖訊係因貪情急病後糊塗所致，惟查閱該犯原呈內所稱，祁寯藻係軍營奸賊等語，誠如聖諭，狂悖已極，檢查律例並無作何治罪專條，若僅照誣告紊亂朝政反坐，罪止擬流加徒，尚覺情浮於法，自應比例從重問擬，吉年應比依告人叛逆未決者斬監候例，擬斬監候，入於本年朝審情實辦理。

咸豐四年六月十九日奉旨：依議。欽此。

〔旗員吉年供詞——因寶鈔貶值抗告〕吉年供：年四十七歲，係內務府鑲黃旗吉興佐領下人，家住馬嘎拉廟東牆根，母石氏，現年七十六歲；長子興立，年二十一歲；次子興業，年十七歲；並無錢糧。道光十三年當馬甲挑武備院，十七年得委署頭目一等，十八年得帳房金頂頭目，二十三年得副司幄，一年食俸銀九十兩。於本年二月關領鈔票四十五串，均已使費淨盡，一時借貸無門，不能當差。一時窮極，在自己

家內寫的呈子。於五月二十三日發病在家，二十七日又病，六月初一日，上惇王爺府遇見一個和尚，告訴吉年，並不在府，在紫禁城內三所上夜。吉年即帶著頂戴進東華門直奔惇王爺該班處，並未找回事人，親自見王爺遞呈。我就跪在院子。特大人並有不認得的大人坐著，我說：八旗兵丁盡領鈔票、大錢要餓死。特大人是巴圖魯稱為大人，望著不認得的大人說：吉年所作的事，應大人說的，有位大人操演陣式，不知道八旗兵丁甘苦，幸而每月領錢糧有當五十當百搭放，兵丁纔能度日當差。吉年在惇王爺上夜處，實不遵國體。見惇王爺，應例回惇王爺管事大臣轉遞惇王爺。吉年因病不遵規矩，吉年直闖入惇王爺坐落屋內，將病磨瀾訴呈詞親自呈遞王爺面前。隨事的要將吉年捆綁，王爺天恩叫不要捆。吉年在院子跪著，將吉年心中之事，看著八旗兵丁度日不行，口訴王爺，據實情形，將九城安設防兵，實在耗費國帑，吉年不認識這位大人，當面得罪。吉年看這位大人，無非是個酒囊飯袋，穿衣裳架子。大人所行與國家無益。遞呈子第二日，惇王爺打發六品頂戴將吉年所遞呈子拏出，交地面章京文老爺，不應例在紫禁城內遞，該在城外遞。二次遞呈，吉年並未跪著，恐其得罪王爺。吉年據實呈訴，吉年並不認識祁中堂，也無冤讐，因祁中堂管理戶部，又兼軍機大臣，想事事是他議。呈子實係自己寫的，並無受人主使。所供是實。

〔閩浙總督王懿德摺——再請行鈔，咸豐四年九月十九日〕竊臣於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因見各省鈔法不行，戶部又限以方域，定以成數，不得已縷晰陳明。又恐言之未詳，復加以片奏。嗣於八月十三日奉到硃批：戶部速議具奏，片併發。欽此。計今業已月餘，尚未接到部議，不知部臣如何議法。

竊惟鈔與銀同，用亦相等，臣前已疊次奏明聖鑒。即以閩省而論，非民之真樂於用鈔而不用銀，亦因有取信於民者，而民始舍銀而用鈔。蓋鈔之爲用，銀自數百兩至一兩數錢而止，錢自數百千至四五

百文而止，有持大票來取者，即爲之分票以給；有持小票來取者，隨時給予現銀現錢。百姓零星既有現銀現錢可用，買物又票可通行，且完糧納稅均係用票，彼此相易，毫無阻隔。況又便於攜帶，於民有益，是以樂於用票。臣於廈門、建寧分設兩局之外，現擬福寧等處再添兩局，以利民生。若臣所聞都城之用鈔則不然。部庫先不以票收，即收票亦須搭以現銀；官錢鋪亦不以票收，即收票或以四五百文折作一兩；有持票向支者，並無一銀一錢給予；是人之收此鈔票將留何用？若專爲捐輸上兌而設，誠恐天下之人不盡捐輸之輩。況零星用度既無所出，完糧納稅又不見收，無怪人之視鈔票如廢紙也。

臣再四思維，何敢因此事日與部臣齟齬其間。惟其利甚溥，貴在行之得人，所關甚重，又在用之得法。合無仰懇聖恩，飭催部臣速議，必須舍銀用鈔，以鈔爲銀，使普天之下，此省者可用於彼省，彼省者亦可行於此省，周流無間，圖法自見通行。並飭部臣出入銀項，無論何款，先以收鈔票爲主，並官錢鋪有持票支銀支錢者，大票則分以小票，小票則給以現銀現錢。民間日用既有取資，則人必樂於用鈔。況官錢鋪從前開張，均給有現銀作爲資本。此時即以此項散給小票之支取，似亦不致於竭蹶。若如今日之情形，名爲用票而先不收票，名曰支錢而無錢以給，是欺人者先以自欺，信於何有！

再，臣聞江蘇省有將鈔票移向他省行用之議，江蘇可行於他省，而他省不能用於江蘇，執此票者無處可以兌銀，終歸無用。

咸豐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硃批：戶部酌核具奏。欽此。

〔軍機大臣奕訢等摺——會議地丁改票用鈔搭交章程，咸豐五年二月十一日〕戶部奏請將給事中蔣達片奏鈔法一摺，併入御史孫觀條陳鈔法摺內，詳議章程，再行奏明請旨一摺。咸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硃批：著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詳議具奏。欽此。欽遵抄錄前來。臣等詳閱蔣達片奏，令民以錢易鈔，以鈔完糧辦法，與孫觀所奏相同。惟蔣達意在駁覈地方官吏中飽之弊，孫觀則兼慮及耗羨無出，州縣恐亦

難辦，請仿照崇文門稅務加一徵收。兩摺均能實發弊端，切近情事。臣等自恭奉諭旨會議以來，往覆推詳，公同商酌，至再至三。

竊謂鈔法之行，以收放兩端爲最要，而民間之通滯因之。自戶部疊次奏定章程以來，凡應行搭放官票寶鈔之款，無不按成搭放；而獨於交收之款尚未悉照定章，以致民間不能流轉。推原其故，蓋有數端：戶部前發官票自一兩起至五十兩止，爲數過整，小民完納錢糧多係畸零散碎，非有二兩之交項，卽不能搭一兩之官票，其弊一也。戶部發往外省票鈔，皆係應發之款，由藩司行之州縣，往往格於官吏之手，小民欲以鈔交官，而苦無可得，其弊二也。州縣起解錢糧，類有運費車腳，多係例不應銷，而用不能省者。若僅照定價抵交，則雜費毫無所出，州縣將以收鈔爲累，其弊三也。

臣等悉心詳議，欲令民間便於分析，擬定爲改票用鈔之法。自咸豐六年上忙爲始，所有地丁錢漕，除本色糧米照常完納外，其向來徵銀之款，現改五成官票者，通行改爲五成寶鈔，每銀一兩折交寶鈔制錢二千文。如應交錢數按成不及五百文及應交寶鈔尚有尾零者，均以現錢交納，概不准以官票抵交，亦不准不及五成之數。其五年分應收官票暫照舊章徵收，俟收回之後，遇有發項，卽以寶鈔換發，將官票解部查銷。此外鹽課、茶課以及雜稅各款，均令交官票二成實銀八成。至關稅一項，係商賈完納，與貧民小戶不同。除崇文門一處，近在京城，仍照新定章程，以十成寶鈔加一徵收，或以五成官票搭收外，其餘各關稅課，亦令以官票二成，實銀八成完納。俟官票收盡之後，卽改收寶鈔二成。若罰賠贖罪之款，應全以實銀完繳。似此劃清界限，則零星易行，小民得霑實惠矣。

至民間難於得鈔一節，擬定爲收銀買鈔之法。戶部於製成鈔式以後未用鈔印以前，先就鈔面加用某省字樣戳記，各按各省應徵錢糧之半，稍爲寬備，發交該省藩司按照鈔面號數編立底簿，於左邊蓋用騎縫印信，存號簿於藩庫，仍將此鈔委員解部蓋用鈔印，發交官銀錢

號加戳留存，准外省商民按銀行以銀易錢時價赴該號兌買，並准其以現錢照數兌換。所賣銀錢，每月底由官錢總局彙總付交銀庫。外省所設官銀錢號，遇有本省發交之鈔，亦即照此兌賣。並准各省商民隨處設立鈔莊，自行營運，不准官吏勒措把持。其在京支放兵餉、俸廉、各項雜支，凡應發寶鈔者，即向官銀錢號提取有藩司印信有本號戳記之鈔，按數發給。兵民得有某省寶鈔，聽其售與某省民人。似此買賣周轉，則民間購鈔較易，不至動多隔閡矣。

又州縣憚於徵解一節，擬定爲酌給羨餘之法。州縣徵收錢糧既少實銀一半，則傾鎔火耗運費車腳均不至如向來之多費。該御史孫觀所請，照崇文門章程，准其加一徵收，已於恤官之中寓減費之意。惟各州縣距省遠近，賦額多寡，事務繁簡，各有不同，若一律相繩，恐致畸輕畸重。且州縣易受吏胥朦蔽，於收鈔則勉照章程，於徵銀則暗增價值，亦宜豫爲之防。除僅止留支並不起解之州縣，及向來交納錢糧每兩本在制錢二千以內者，毋庸查辦外，其餘各屬應令該省督撫各就情形通盤覈計，勒限查明某省應以酌收若干爲額，詳晰具奏。俟酌定後，即令各州縣於給發科則由單內，載明某戶應完銀若干兩，寶鈔制錢若干千文，尾零現錢若干文，以便交納。並於徵完糧串內，亦將收銀若干，折錢若干，寶鈔若干，找零若干，詳晰開載。倘有漏不開明及所載與所收不符者，准其首告照例懲治。如此則浮科之弊可杜，而州縣收鈔亦無賠累矣。

以上臣等會議各情，如荷允行，擬請即自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爲始，先行遵辦。其餘省分，或道路較遠，寶鈔未能即時徧及，或前發官票尚多，收回有需時日。擬令各省自行奏明，應於何年分起改照新章，再行酌覈辦理。總期由近及遠，漸次流通。將來寶鈔梭織行使，凡係有藩司印信有銀號戳記者，皆由購買而來，隨處先有鈔本。各省官局所鑄錢文亦可專備本省留支之用，不必兼顧兵民取鈔之資。庶幾國用得以漸紓，民生不至重累矣。

〔侍郎愛仁片——官票實鈔請仍准互換，咸豐七年正月二十五日〕查戶部初定行用銀鈔錢鈔章程，旗、民若用錢鈔，以銀鈔一兩換錢鈔四千；若用銀鈔，以錢鈔四千換銀鈔一兩。旗民行使相安，兩項價值平等。今則不准銀鈔錢鈔互相換易，是以兩項價值相去懸遠，而市上一切買賣，收用錢鈔與錢票一體使用，毫無議論。若銀鈔除捐項交項使用外，市上買賣從無使用之處。奴才愚昧之見，銀鈔錢鈔互相換易，仍照初定章程行使，鈔票總局仍照常間日掣出一字，或稍爲變通掣法，則銀鈔亦可通暢流行矣。

〔上諭——官票著掣字換給實鈔，咸豐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內閣奉上諭：前因愛仁奏銀錢鈔票請仍准互換等語，當經降旨令戶部議奏。茲據酌議覆奏，現在實鈔業已暢行，官票一項自應量爲變通，使鈔票並重無分軒輊。著卽照所議，以官票掣字換給實鈔，按月收發，以便商民而資利用。餘依議。欽此。

〔管理工部事務彭蘊章等摺——實銀改折錢票不敷辦工請仍按銀鈔各半發給，咸豐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竊臣部自咸豐三年起，一切放款均按銀鈔各半放給。上年八月間又經分別開單具奏，並於摺內聲明，在京一切大小工程，其應領一半實銀，統以官號京錢票四千抵銀一兩放給。於已經節省之後，又復量爲酌減，無非爲撙節錢糧起見。惟上年八月間每銀一兩市間換京錢十一千有零，嗣後日漸加增，至今年春夏間每兩換至十五六千不等。一切物料因之日益騰貴，而工人等食用愈艱，各項工價之昂比上年又不啻過倍。臣部料估所辦理各工，向無在官承值之人，遇有工程，俱係隨時招商承辦，該商等經手雖係官工，而購料雇夫不能不照民間給予價值。現在每銀一兩市間換京錢十三千上下，物價仍未減落，而臣部改折章程於銀鈔各半內，復將一半實銀折給官號京錢票四千，則以銀鈔、錢票兩項照依市價覈算統計，每兩不及實銀二錢五分，實屬不敷甚鉅。兼以市間銀鈔近來折扣更多，官票搭用鐵制錢亦未能暢行，種種窒礙，又非上年情形可

比。自四五月起，各處咨報工程，經臣部擇要興修，隨時估准者，商人俱恐賠累，不肯承辦，現在已有二十餘件之多。將來一切要工若概行停止，則時日逾久，情形愈重，需費愈多，若於估准後仍復如此延擱，不但不成事體，儻續有坍塌，又開糜費之端。

臣等再四思維，勢不得不暫爲變通辦理。除壇廟各等工，暨典禮攸關之件，仍照上年分別奏定章程辦理，及非目前緊要之工一概停修外，其餘在京一切工程，經臣部查明必應亟修者，無論大小案件，雖均係萬不可緩之工，謹擇其尤爲緊要不在上年單開以內者，仍按銀鈔各半發給，毋庸抵放錢票。

「惠王綿愉等摺——請停發官票實鈔，咸豐十年二月初九日」竊爲實鈔、官票之設，原所以籌備庫儲，爲一時權宜之計，至於今日，法久弊生，亟應隨時變通，量爲補救。卽如實鈔一項，以紙代錢，原冀其架空行用，藉資周轉；至今日鈔必須有本，其民間持鈔到局，並不取現錢而專取官號錢票，且甫經放鈔，旋即取票，名爲行鈔，實則仍用錢票，徒多轉折，並未流通。而官票所之造鈔，每年用實銀四千餘兩，核對處之收鈔，每年領經費十萬餘串，所耗甚多，所盈甚少。其實市價省鈔每串不過值京錢一百餘文，空鈔每吊不過值京錢三百文，銀票每兩不過值京錢四百文，總因製造發放均無限制，以致壅滯不行。在兵民之領此鈔票者，徒苦折耗，而銅局收捐，實鈔一吊卽抵一吊制錢，官票一兩卽抵一兩實銀，市井奸商因此漁利，高下其手，貴賤從心。在國家以新鈔票抵實銀實錢爲放款，卽以鈔票抵實銀實錢爲收項，絲毫無利於其間，而兵丁小民因此受累。若年復一年，製造無已，弊端百出，伊於胡底。卽以偽鈔而論，現在銅局所收，由核對處退換，每月不下數百千，此外未經查出，尙不知若干。

臣等公同商酌，與其流弊滋多，不若示以限制。以前之鈔票照常收放，以後之鈔票暫停製造。所有已造實鈔二千四百餘萬串，已掣字之實鈔，約計八百餘萬串，已造銀票約計九百餘萬兩，已掣字銀票一

百九十餘萬兩，內惟已掣字之實鈔及已未入筒之空鈔，專備京城行用，目前足敷周轉，無庸再造。其省鈔銀票，暫停製造，如各省及河工有必須頒發之款，即將官票所舊存及捐銅局收捐之鈔票發給。並應將核對處字號戳記、官票所鈔票印板，概行嚴密封儲，交銀庫收存。如外省河工頒發鈔票不敷應用，再行奏請製造。如此量爲變通，可期剔商賈之蠹，救空虛之弊。鈔票各有限制，糜費亦可漸裁，而一切出入各款，可以漸改實銀。以期酌盈劑虛，庶於經費稍有裨益。

〔附清單〕謹將通籌鈔票全局變通出入章程酌擬六條恭呈御覽：

一、兵餉改放七成實銀二成現錢以示體恤也。京城各旗營兵餉，自上年欽奉恩旨搭放實銀以來，戶部每月應放實銀十七萬餘兩。兵丁每月領項，較之從前全折鈔票，已覺稍形寬裕，惟近來物價昂貴，兵丁仍未免拮据。京師爲根本重地，自宜體恤兵艱，加意培養。臣等查上年搭放實銀，係十成中除去二成制錢，其餘八成放給四成實銀、四成票鈔，現擬於四成實銀外，再加三成實銀，即毋庸放給四成票鈔。如此量爲變通，除前經奏定改放實銀十七萬餘兩外，每月應加放實銀十一萬餘兩。其減去四成票鈔，計每月可少放官錢鋪錢票六十餘萬吊，實鈔二十八萬餘吊，此項撙節票本鈔本，約值實銀七萬兩。以撙節之數抵現放之數，在戶部通盤合算，每月祇多出實銀四萬餘兩，在兵丁每月共得實銀七成錢二成，更可均沾實惠。如蒙俞允，請自三月爲始，遵照辦理。

一、捐銅局捐項每兩搭收實銀二錢以資周轉也。前經臣等會奏，酌改六條九條捐項，係用半銀半票及搭交鈔票各項交納。此外一切大捐、雜項及監生、從九銜等項，尙未敢遽議更張。現在兵餉既擬改放七成實銀，捐銅局收捐章程亦應酌量變通。惟多收實銀，則銀價過昂，必致捐生裹足，且票鈔等項放款尙多，捐銅局不收則票鈔更行壅滯。必須由加收實銀之中，仍留疏通票鈔之路，方於捐務庫儲兩無妨礙。查該局現辦章程，每兩合京錢五吊五

百文，大捐、雜項內收官錢票三吊四百文，實鈔六百元，內搭收省鈔二成，實鈔八成，其餘銀票合錢六百元，銅當十錢四百文，鐵制錢五百文，以監生、從九銜兩項內收官錢票三吊文，實鈔二吊文，鐵制錢五百文。今擬除六條九條捐項仍收半銀半票及搭收鈔票外，其餘捐項每銀一兩仍照原收京錢五吊五百文，內大捐、雜項照現在時價以二吊五百文改收實銀二錢。其餘三吊文內，搭收官錢票一吊文，實鈔八百文，空鈔二百文，省鈔一百文，銀票一錢合錢四百文，銅當十錢四百文，鐵制錢一百文。其監生、從九銜以二吊五百文改收實銀二錢。其餘三吊文，內收官錢票一吊文，實鈔一吊文，銅當十錢六百元，銀票一錢合錢四百文。以上捐項雖係改收實銀二錢，而每兩仍均合五吊五百文，於捐生交項無所加增，不致有礙捐務。以從前捐項每月約計三百萬吊，可收實銀十萬兩。嗣後銀價長落，隨時酌量情形，奏明辦理。

一、鈔本停用錢票，改放一九成現錢以防壅滯也。查核對處每月應放米折、馬銀、工費等項實鈔約須七十萬串，向以收捐項下九官號錢票及二八成現錢爲鈔本，民間持鈔赴局換錢票者，每月須一百萬吊，其各局積存現錢三百餘萬吊，絕無持鈔取錢之人。是名爲行鈔，實係用票，徒多周折，且耗經費。更恐錢票輕便，各商藉此私作買賣，那移官款，尤易滋弊。現在既擬捐銅局改收實銀減收錢票，則每月支應鈔本之錢票一百萬吊斷難接濟。擬請自奉旨日爲始，字升等四鈔局停用錢票。凡持鈔赴局者，祇准取換現錢，其現錢向用二成鐵制錢、八成銅當十錢，現因鐵制錢壅滯，無人取錢，而鈔本既專用現錢，自應設法疏通。擬請自奉旨之日爲始，字升等四鈔局改用一成鐵制錢、九成銅當十錢，庶實鈔不至折耗，現錢亦可流通。至鈔本既用一九成現錢，其九官號票本及戶部現錢放款，均用一九成以歸畫一。

一、停止鈔票掣字以示限制也。查實鈔掣字每月二十萬串，五年以

來約計八百餘萬串，原爲流通寶鈔起見。現在各字將次掣完，實鈔足敷應用。且掣字之法，日久弊生，卽如核對處以空鈔抵換實鈔之案層見叠出，皆因持有掣字一途，空鈔可變爲實鈔，藉此彌補虧空，相率侵那，毫無顧忌。現因該處清查未結，業經暫停掣字三箇月，臣等擬俟三箇月後卽行停止。其民間未掣字空鈔，准在捐銅局與省鈔一律搭交捐項，其銀票掣字每月六萬兩合鈔十二萬串，兩年來共掣過一百九十餘萬兩。未掣字以前，民間行用，每兩值京錢二吊餘文，既掣字以後，漸減至每兩四百文。可見銀票之貴賤，在乎收放之多寡，不在掣字之有無。今寶鈔既停掣字，所有銀票掣字，擬請一併暫行停止。其未掣字之銀票，准其在捐銅局搭交捐項。

一、放項內官票一兩擬改放實鈔一吊以昭核實也。銀庫官票放項以工程俸銀爲最多，其實得此官票者每兩易京錢四百文，爲數無多，折耗甚鉅。而一經交納捐項稅課，卽可抵實銀一兩，於庫儲大有所損。現擬酌量放官票一兩者，改放實鈔一吊，較之前領官票流通，仍照舊章辦理。

一、民號寶鈔永遠停止以免纏轢也。前令五十家民錢鋪推行寶鈔，每家各領鈔本現錢一千串，承放寶鈔一千串。兩年以來，未見通行，各鋪鈔本亦未繳回。現經戶部飭行順天府，飭縣轉傳各錢鋪，將鈔本陸續交回收訖。其民間留存民鈔，業經出示曉諭，限於二月內全數赴捐銅局搭交捐項。內有文長錢鋪於八年間關閉，尙欠鈔本一千串，亦經戶部行知順天府嚴催，如延宕不交及交不足數，著落該縣賠繳。嗣後收捐民鈔，全交核對處查對票根，隨到隨銷，永遠停止。

咸豐十年二月初九日奉旨：著照所請。

〔上諭——著停發票鈔，咸豐十年二月初九日〕內閣奉上諭：惠親王等會同軍機、戶部奏酌加兵餉實銀並變通鈔票出入章程一摺，京城

各旗營兵餉，自上年歷次搭放實銀以來，該兵丁領項較前雖覺寬裕，惟念物價仍未平減，兵丁不免拮据。除二成錢四成實銀照舊放給外，著加恩自三月爲始，將應折四成票鈔改放三成實銀，以示體卹。至捐銅局收捐章程，向係以錢折銀，現在兵餉既加實銀，則捐項亦應稍爲變通。著准其於每兩內改收實銀二錢，餘仍分別搭收鈔票等項。其前經奏定六條九條捐項仍著照舊辦理。此外如鈔本改放現錢，及鈔票掣字停止與官票酌給寶鈔，並停止民號寶鈔之處，均著照所請行。經此次通盤籌畫，兵餉各款均關緊要。所有部撥款項，並歷年欠解地丁、鹽課、關稅等項，著各該督撫並各關監督，遵照歷奉嚴旨，並該部疊次奏撥銀數，實力催提，源源解部，毋許稍有遲誤，致干咎戾。餘依議。欽此。

〔恭王奕訢等摺——寶鈔局司員通同舞弊審明定擬，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本年十月初十日內閣奉上的諭：戶部五字鈔票案，著該部詳審案情，迅速擬結等因。欽此。臣等遵卽遴派司員詳加研鞠。

緣景雯係鑲藍旗滿洲奕書佐領下已革戶部員外郎，崇貴係鑲藍旗滿洲熙麟佐領下已革戶部員外郎，常祿係正黃旗滿洲巴彥太佐領下已革戶部筆帖式，奕遷係鑲藍旗奕貴佐領下宗室已革戶部郎中，豐瑞係鑲黃旗滿洲平福佐領下已革戶部主事，歸瓚籍隸直隸清苑縣，充當戶部鈔票局書吏。崇貴、常祿、奕遷、豐瑞，並已故員外郎色卿額，及員外郎承恩筆帖式寶麟，均先後派充戶部寶鈔局幫辦司員。戶部向在東交民巷地方設立寶鈔局一處，局中分設前中後三廳。前廳掌兌換，中廳掌收放，後廳掌製造。每廳派有幫辦司員專司其事，均歸官票所總辦司員經管，隨時稽查。咸豐三年戶部初行鈔法，製造五百文、一千文、一千五百文、二千文四種寶鈔。議定章程，原准商民持鈔赴局整散互換。四年間鈔法壅滯，戶部開設字號，一切鈔票由覈對處入筒掣字，其未入筒空鈔仍准赴局兌換。五年間，戶部郎中王熙震派充官票所總辦，員外郎忠麟派充官票所掌關防。時戶部又添製五千

文、十千文、五十千文、一百千文四種寶鈔，議定蓋用字號戳記，發交外省，令蓋藩印，並註明此鈔應在某郡某號取錢，蓋用戳記，解回部庫，搭放兵餉；並准商民以銀錢赴部買換省鈔，攜回本省行使。其時民間因五百文四種小數寶鈔，其號數係直行順寫，名爲長號鈔。十千文四種大號寶鈔，其號數係畫碼橫寫，名爲短號鈔；短號鈔皆實鈔也。六年間，戶部因河南省截留部鈔過多，無以支應，議定發交河南之鈔，先不蓋用字戳，冀免截留，而該省仍又截留四十萬串。此項寶鈔商民攜帶回京，遂成空鈔。七年五六月間，商民有攜取無字戳短號河南省鈔赴局兌換長號者。王熙震等恐停兌換有礙鈔法大局，回堂議定仍照整散互換章程一律准其兌換。此事並未奏准，亦未立稿存案；其所回何堂亦不能記憶。是年十月戶部因歷次發交外省字戳省鈔紛紛攜帶回京，前往官號取錢，鈔上並無某郡某號取錢字樣。經覈對處奏明，嗣後頒發省鈔先用空鈔，俟該省用印並註明某處取錢字樣解京後，再行加用絲戳行用。王熙震等因短號雖係空鈔，長號未入筒亦係空鈔，以空換空，尙無軒輊，仍准兌換，未經停止。其時市價亦不甚懸殊，該寶鈔局前廳幫辦司員承恩等均無舞弊之事。自七年五月起至八年七月止，約計換出長號鈔四十餘萬串。八年間崇貴、常祿、奕遷、豐瑞、色卿額先後派充幫辦，八月間色卿額見商民攜帶短號赴局換取長號，每日人多擁擠，爭先恐後，起意商允崇貴等，並歸瓚，及現獲病故之書吏俞俊，已故書吏于榮、朱汝謙，向商民人等索要使費，如肯給錢，即准提前換鈔。所得錢文除局中煤炭、鋪墊等項公用外，餘錢均分花用。隨陸續向商民索得使費，約換鈔一萬吊，使費二三十吊不等；其強橫者及換數較少者，亦即不向索費。均歸色卿額經手均分。十一月色卿額病故，係常祿接手辦理。九年二月常祿差滿，共計換出長號鈔約三十餘萬串，索得使費京錢約八百餘吊，除公費用去二百餘吊，崇貴、常祿、奕遷、豐瑞各分得京錢八九十吊，歸瓚、俞俊、于榮、朱汝謙各分得錢七八十吊，均時日久遠，不記細數。色卿額所分使費，崇貴等亦

不知確數。自常祿卸任後，崇貴等恐滋事端，未再索費。王熙震、忠麟均不知情。

五月間王熙震因製鈔紙張不敷，當與忠麟商明赴局告知幫辦各員暫停兌換，未經回堂。六月間忠麟差滿，員外郎景雯接掌關防。八月間常祿向素識之已革內務府筆帖式鳳儀談及，錢市上因短號向不入筒掣字，又不准兌換長號，每吊價值比之長號少賣京錢七八十文，並稱掌關防景雯係伊交好，如能出本買換長號，可以獲利。鳳儀起意掣出本錢二千五百吊，給常祿收存，言明夥買短號，託情兌換長號，賺錢均分。常祿隨用錢託素識錢行爲生之安大代買得短號鈔五千吊。十三日常祿約同景雯、崇貴並鳳儀在飯館晤敘，捏說鳳儀託換鈔票代向求情，並許給景雯、崇貴京錢各一百吊，景雯等應允。常祿隨將短號鈔交與崇貴攜走。維時適有先在鈔票局當差之書吏董桂庭，亦用錢令俞益三轉託安大代買短號五千串，央懇崇貴設法兌換，許謝京錢二百吊，經崇貴於值宿時一併攜帶進局，交與景雯，說明董桂庭亦有託換長號之事，並未將許謝情由告知。景雯將短號鈔令俞俊看明，付知中廳，領得長號鈔一萬串，交給崇貴，於次日攜出，轉交常祿等收回。常祿送給景雯京錢一百吊，崇貴先曾借欠常祿京錢一百吊，將此抵算。其董桂庭許謝崇貴錢文，當時並未送給。十六日王熙震查知，向景雯不依，景雯應許追回原鈔。王熙震念係同寅，未即舉發。景雯向崇貴告知，轉向常祿等追回長號鈔一萬串。九月初間景雯如數繳局，收回短號連謝儀一併退還。嗣經該堂官查知，派員查辦。景雯又商同崇貴央允鳳儀，將所換一萬串，一人獨認，即經戶部將景雯等一併奏送過部，審悉前情，研詰此外並無另犯舞弊不法，及包攬換鈔情事。承恩、寶麟供於崇貴等得受使費，均已調開，伊等任內委無舞弊之事，安大等代換寶鈔亦不知情。質之常祿等供俱無異。鳳儀、俞俊據報在監病故，董桂庭於上年八月京師戒嚴期內交坊保釋，查無下落，應即先行擬結。

查例載：監守盜倉庫錢糧一千兩以上斬監候，一年限內全完減二等發落。又律載：監臨官吏挾勢求索所部財物並計贓准不枉法論，又不枉法贓各主者通算折半科罪，一百二十兩以上絞。又名例載：律稱准者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此案景雯身充戶部官票所掌關防司員，有典守寶鈔之責。乃於公議停止換鈔之後，商同幫辦司員崇貴等，用短號鈔向寶鈔局換出長號鈔一萬串，得受謝儀錢文，應以監守自盜論。……崇貴、常祿、奕遷、豐瑞均係寶鈔局幫辦司員，輒聽從已故員外郎色卿額起意商允書吏歸瓚等向換鈔商民需索使費，均分花用，計贓京錢八百餘吊，亦應按例問擬。

〔官票用於南河河餉情況〕軍興之初，釐捐法尚未通行，餉糈時絀，軍士有脫巾之慮，司農則仰屋而嗟。乃議製鈔票以濟之，而南河先請數萬。其色以堅厚白楮，界爲兩方，飾以紅綠。上方具載通行條令，下方載銀數年月，以代河餉。河員得之，與大錢之當百當五十者，分發各州縣富賈典商易制錢。商賈無所用，則賣諸報捐之人，十錢只值二三。自捐局以外，皆不收。非惟民不信官，即屬員亦不信長吏。故曰難在上行也。而無本之券不待言矣。〔黃鈞宰，《金匱叢書》，卷二〕

〔官票寶鈔始末一〕本朝順治八年間，行用鈔貫十二萬八千有奇，至十八年，以庫藏充裕停止。嗣是海宇乂安，無獻言者。逮道光三十年，粵西煽亂，未及兩年，費帑二千數百萬，度支不給，議者多以鈔票爲請，皆經部駁。咸豐二年九月，左都御史花沙納又以請，臚列章程三十二條，並用鈔十四利。初三日奉旨，派會議籌餉王大臣，會同戶部議奏。十月二十八日復奏，現擬官銀錢號銀票、期票與鈔法相關，請歸併核議，以免歧異。十二月二十八日奏，即在官銀錢號票內逐漸試行。三年正月初八日，御史王茂蔭奏官銀錢號虧國虧商，請另籌辦（原奏見官銀錢號及酌提生息銀兩二條內）。十九日戶部奏，派花沙納、王茂蔭會議章程。二十三日奉旨，御史黎吉雲奏請行鈔法，並呈遞江蘇候補道胡調元刊刻《鈔幣稟稿》，一並交議。二月初六日戶部議

請停止官銀錢號，仍行鈔法。十七日奏擬行鈔章程八條，不襲鈔名，即稱為票；二十七日奉旨，均著照所議辦理。三月頒行章程十一條，於戶部設立官票所核對處，以司收放（官票所在廣西司。核對處在東安門外，隸雲南司。咸豐七年改令自行辦理，十年四月仍隸雲南司，十一年移歸司中辦理）。

五月，御史賈世行奏，官票無從取銀，不足示信於民。戶部議將現扣官票二成之銀，發交官錢鋪易錢，准持官票兌換現錢錢票，但不准取銀，以符初章，其在私鋪，仍銀錢並兌。

是時南河總督庚長請用內務府銀票，盛京將軍某請發戶部官銀票，而六月二十四日御史何其仁亦請頒發官銀票於軍營。於是戶部議推行官票之法，七月初三日奏請頒發各省藩庫糧臺官票共二百萬兩，又奏制三兩票以便搭放。

九月惠親王等會奏請頒行銀錢鈔法於中外。十八日奉上諭：自來制用常經，銀錢並重，用楮作幣，歷代通行。現在需用浩繁，民間生計維艱，必須與時通變，使鈔票與銀錢等權並用，以冀裒多益寡，日見充盈。茲據巡防王大臣、大學士、軍機大臣、戶部合詞籲請，實已詢謀僉同，即照所議由戶部制造錢鈔頒發中外，與現行銀票相輔通行。

十月三十日，克勤郡王慶惠奏行鈔法三條；十一月十七日經戶部核議復奏，設立寶鈔局，並擬章程十八條。十一月二十四日奉上諭：朕屢念民依，痼瘵在抱，酌古準今，定為官票寶鈔，以濟銀錢之不足，務使天下通行，以期便民裕國。著照部議，凡民間完納地丁、錢糧、關稅、鹽課及一切交官解部協撥等款，均准以官票錢鈔五成為率，官票銀一兩抵制錢二千，寶鈔二千抵銀一兩，與現行大錢制錢相輔而行，其餘仍交納實銀，以資周轉。京外各庫應放之項，官票寶鈔亦以五成為限。如此明定章程，權衡出納，行之日久，中外俱可流通。如有偽造等弊，按律治罪；其有意阻撓不肯行使者，以違制論；地方官奉行不力者，嚴參懲辦。此旨並奏定章程，著該部通行各直省督撫等刊刻

宣示，一律遵行。

十二月初，戶部咨商各省，擬將官票向富戶抵換現銀，准其持票上納錢糧、關稅，賊平之後，再准其向各省藩庫兌取銀兩，並持至別省彼此匯用。

時鈔票勢在必行，而發給商人一條，羣情畏沮，於是光祿寺少卿程恭壽、通政使崇實先後奏陳其弊。四年二月初五日，克勤郡王亦有變通原議之奏。戶部以俸餉米折搭放鈔票，每月流布已多，發給商人，亦即停止。定章收放，均以五成爲限，而各衙門多不奉行，民間不便。故復有御史伍輔祥之奏，崇實及克勤郡王摺中亦以爲言，乃請飭吏、刑二部議定處分罪名（刑部定官吏買鈔轉抵所多餘贓，按照市價，以監守自盜論。贓未入手，但經議有定數者，減一等科斷。吏部定該管官失於覺察，照監守不慎例，降一級調用，再罰俸一年，該上司降一級留任，俱公罪。該管官知情故縱者革職，如有通同作弊情事，革職拏問，徇隱不舉之上司，降二級調用，俱私罪。止係失於覺察者降二級留任，公罪）。

三月初五日戶部奏，商賈將官票寶鈔攜帶出京者，准其赴部呈領憑單。

是月甘肅省請頒寶鈔二百萬串抵作本省兵餉，十九日戶部因咨商各省將留支各款，酌搭票鈔，咨部頒發。

五月奏催各省速立官錢局，推行官票大錢。

六月戶部傳付辦理收放寶鈔事宜於十四司（一、核對處對過掣字寶鈔，每月總結一次，將對過某字寶鈔若干張，合制錢若干串，記明冊檔，彙付派辦處存案。一、各鋪收回寶鈔，每月底由核對處彙齊，仍按原編之字各歸各號，開明張數錢數，付派辦處存案。一、各司處應放寶鈔款項數在五百文以上者，由核對處備鈔送庫；零星尾數，或放現錢，或放錢票，由銀庫酌辦。各司處於開放五日以前，摘敘事由，開明應放寶鈔數目移付核對處，並知照派辦處另開平單一分，分載寶

鈔錢數若干，零尾錢數若干，付送銀庫。 一、核對處備鈔送庫，先期開明數目，付知派辦處，由派辦處出具印付二分，一分存庫，一分掣回銀庫，於掣回付內註明某月日，照數收訖字樣，月終辦稿存案。 一、每月發出官號圖記寶鈔，凡未赴鋪取錢並未換票者，即暫作為鈔存，其已經換票尚未取錢者，作為票存。各鋪於月終開報核對處彙付派辦處存案，或本月未取下月來取者，即於下月滾接開報。 一、各鋪所領鈔本，未經取去之錢，月終核明數目，實存若干，開報核對處轉付派辦處彙總存案，即於下月應領鈔本內酌量少領。 一、各鋪鈔錢出入，按月分晰造報。首開上月餘存鈔本現錢若干、錢票若干，本月新領鈔本現錢若干、錢票若干。次上月鈔存若干、票存若干，本月新放寶鈔若干；次開發現錢若干、兌換錢票若干，錢票已取錢者即歸現錢項下開報。次本月鈔存若干、票存若干，上月票存鈔存，本月仍未取錢者即歸本月鈔存票存滾接開報；次實存鈔本現錢若干、錢票若干。本管官員核算明確，送核對處復核彙付派辦處存案。 一、各鋪門市交易，每月另冊造報。首開舊存資本現錢紋銀錢票各若干，新收上月餘利若干，次上月票存若干。本月開發若干，次買賣銀各若干，出入錢各若干，計獲利息若干。次本月票存若干，上月票存本月仍未取錢亦歸本月票存滾接開報。次實存資本銀錢票各若干。由各本管官員核算明確，送核對處復核彙付派辦處存案。 一、開發寶鈔扣存底子錢文，須按實數另款造報。如已取現錢者，每吊報扣錢四十文；換票者每吊報扣錢二十文，俟取錢時再扣錢二十文，以昭核實。每月結總一次，首開上月餘存或不敷底子錢若干，次開發現錢若干，扣底若干，兌換錢票若干，扣底若干，錢票已取錢者即歸現錢開報，計共扣底子錢若干。上月有餘存者須註明連上月餘存錢計共有底子錢若干。次開除伙食、勞金若干。次實存餘存或不敷底子錢若干，上月或有不敷，註明連上月共不敷若干。由各本管官員核算明確，送核對處復核彙付派辦處存案。 一、各鋪承領鈔本，先將本鋪錢及票點明，酌量須

領若干知照核對處，再由核對處分晰某號須領若干，付知派辦處回堂，定期給發各鋪商人具結承領，月終辦稿存案）。

是月，戶部刊刻《銀錢鈔法彙覽》成。

先是二月，戶部議復崇實摺內，請通飭解京銀兩所搭官票寶鈔成數、張數，均於文內聲明，以防解官中途倒換。及七月初六日，又咨行三庫衙門暨各司於解項到部時，鈔錄原文搭解官票幾成，及張數銀數，並官票付送官票所查對騎縫印文，加用驗訖戳記，再付銀庫查收。未幾，有井田科收受旗租抵換錢票之案。八月初三日，御史金鈞奏防弊章程，部議飭各衙門於批文內用大字填寫數目，不准添註塗改挖補，並於聲明成數、兩數、千數緊要處所，加用印信關防。各司處官員詳細核對，付送官票所文內，亦用大字書寫鈐蓋印信，並於原批內註明加印發還。然官吏因緣爲奸，亦未能絕。九月初十日欽差大臣勝保奏，各省藩司以至地方州縣各官不肯收鈔，百姓領票無處取錢，又不准抵交官項，是以鈔票不能行用；戶部又奏飭各省實力奉行。十月二十七日給事中蔣達奏，各省鈔票由藩司發給，州縣卽皆秘不示人，徵收悉如舊式；及批解到省，則又銀鈔兼行。朝廷無故失此一半現銀，小民未沾一毫實惠。十一月十三日御史孫觀奏，以鈔二千抵銀一兩，則耗羨無出，州縣恐亦難辦。軍機大臣、戶部會議，定爲改票用鈔，收銀賣鈔，酌給羨餘之法，於五年二月十一日具奏，奉旨依議。添制十千文、五千文寶鈔。四月直隸總督桂良請循舊辦理。經部議以改票行鈔，行之近省，於京餉大有裨益，行之遠省，於民力實可寬舒。戶部概停頒發官票，而民間暫准兼收，度支可無漏卮，閭閻自無疑畏奏駁。十月十三日，戶部於統籌節用事宜摺內，再請飭各省實行鈔法，奉上諭著吏部嚴定州縣收鈔不力處分，行使有效獎敘（議得該州縣於此次接奉上司飭遵後，勒限十日內將妥速辦理之處申復，如遲延觀望，照欽部事件遲延例加等議處。逾限不及一月者罰俸一年，一月以上者罰俸二年，半年以上者，降一級留任，俱公罪。如畏難苟安，有意延

擱，照任意耽延例，降一級調用，倘有勒捐肥己，徵銀解鈔情弊，革職拏問，俱私罪。如上司查出揭參者免議，失於查察，府州降一級留任，藩司罰俸一年，俱公罪。徇隱不參，降二級調用，私罪。若該州縣推行甚善，能使鈔法流通著有成效，應比照整飭鹽務從優議敘，一年無應參之案紀錄二次，二年無應參之案加一級，三年無應參之案，准其送部引見，以示優獎）。

十一月初二日奏，添制百千、五十千兩種寶鈔（略謂發往直隸、山東、河南寶鈔，先後蓋印解回，即搭放秋季俸餉數十萬串。其持赴五字官號支取現銀者，不過十分之二，足徵往外行用。擬添整數兩種，仍發往各省藩司用印解回發賣。每月應將賣過數目知照該省，並准各省於解部數內提銀作為鈔本）。

初寶鈔二千准易官票一兩，嗣設立五字官號，開放鈔本，奏停止官票寶鈔互換。

六年十二月，伍輔祥請將官票掣字，七年正月宗人府府丞錢寶青請收買官票，御史愛仁奏錢鈔錢票，市間一體行使，若官票除捐項交納，市上買賣從無使用，請照初定章程，銀錢鈔票互換，並照寶鈔掣字之法，稍為變通。二月二十一日經部議准。八月復頒江西官票十萬兩。八年十一月以五字官號辦理不善，會議新章，裁商改局，官為經理，不准絲毫買賣。於是字豐局裁撤，僅存升、恆、謙、泰四號。十二月王大臣等會奏核對處新章八條，是年令五十家民錢鋪推行寶鈔，每家各領鈔本現錢一千串，承放寶鈔一千串。九年兵餉搭放四成實銀，陸續停止各直省地丁等項分成搭收票鈔。

十年二月初九日，戶部奏變通出入票鈔章程。其言曰：寶鈔一項原冀其架空行使，藉資周轉。至今日之鈔，必須有本，民間持鈔到局不取現錢，而專取官號錢票。且甫經放鈔，旋即取票，名為行鈔，實則仍用錢票，徒多轉折，並未流通。而官票所之造鈔，每年用實銀四千餘兩，核對處之收鈔，每年領經費銀十萬餘串，所耗甚多，所益甚

少。其實市價省鈔每吊值京錢一百餘文，空鈔值京錢三百文，銀票值京錢四百文。兵民領鈔，徒多折耗，而銅局收捐，寶鈔一吊即抵一串制錢，官票一兩即抵一兩實銀。市井奸商，因此漁利，高下在手，貴賤從心。在國家以鈔票抵實銀、實錢爲放款，即以鈔票抵實銀、實錢爲收項，絲毫無利於其間，而兵丁小民，因此受累，若年復一年伊於胡底。即以偽鈔而論，現在捐銅局所收因核對處退換每月不下數百千，此外未經查出尙不知若干。臣等公同商酌，與其流弊滋多，不若示以限制，以前之鈔票照常收放，以後之鈔票暫停制造。所有已造寶鈔二千四百餘萬串，已掣字之實鈔約計八百餘萬串，已造銀票約九百餘萬兩，已掣字銀票一百九十餘萬兩內，惟已掣字之實鈔，及已未入筒之空鈔，專備京城行用，目前足敷周轉，無庸再造。其省鈔銀票，暫停制造，字字戳記鈔票印板概行封儲，交銀庫收存，以期酌盈濟虛，稍有裨益，並陳章程六條（一、兵餉改放七成實銀三成現錢；一、捐銅局捐項每兩搭收實銀二錢；一、鈔本停用鈔票，改放一九成現錢；一、停止鈔票掣字；一、放款內官票一兩，改放寶鈔一吊；一、民號寶鈔永遠停止）。

三月奏裁四字號以節靡費。閏三月十二日奏陳章程八條（一、改用總局分局寶鈔，其現行四局字號寶鈔，專收不放，以便核對鈔根也。查字鈔九百餘萬串，掣字五百九十四字，鈔根簿不下五千本，若逐張核對，篇頁浩繁，勢有不能，其中有無一根二鈔之弊，實不可知。現既歸併鈔局，刪除升、恆、謙、泰四局名目，其寶鈔自亦應另換兩局名目，劃清界限，以免牽混。今擬在官票所舊存空鈔內提出一百萬串，請以五十萬加用寶鈔總局戳記，五十萬加用寶鈔分局戳記，於鈔根簿上加用核對寶鈔騎縫圖記。俟加戳齊備，即將字鈔專收而不放，收回者陸續封交銀庫。一、核對處司員筆帖式分別裁減也。核對處現派掌關防一員，幫掌關防一員，總辦四員，幫辦八員，筆帖式八員，擬定爲掌關防一員，滿漢總辦二員，幫辦六員，筆帖式六員。凡核對處收放寶鈔現錢

稽核文移，責成掌關防總辦總司其事，幫辦司員筆帖式分班經管，並輪流值宿。兩局寶鈔各派幫辦司員二員專管收發，該處現錢專派幫辦司員二員經管收放。其升、恆、謙、泰四號每號向派管號官司員二員，筆帖式四員，今既歸併鈔局，應刪除管號之名，總局分局收鈔發錢各派司員二員、筆帖式四員，專司收鈔核對鈔根。一、總局分局出入款目立簡明簿籍以免餘漏舛錯也。查該局從前簿籍多未鈐印畫押，漫無查考，以致現辦奏銷諸多掣肘。現自本年正月，設立收放總簿一本，凡有出入款項，由承收承放司員逐日登記點明數目相符，即於銜名下畫押註明收放字樣，在局司員復核相符，一律畫押，倘有舛錯隨手更正。每屆月終照簿立稿，分別管、收、除、在，呈堂標畫，積至十二個月彙辦奏銷。俟捐銅局收回字鈔及民號字豐廢鈔等項分別送交銀庫查收查銷後，核對處東鈔庫收存總局鈔，西鈔庫收存分局鈔，兩庫各立散簿一本。其現錢收放，亦立散簿一本，各由經手司員逐日登記鈐印畫押，分別管、收、除、在，月終結算，與大總簿互相稽核。其總局分局收鈔發錢各立循環簿二本，凡收鈔發錢及收回捐鈔由核對司員等逐日登記，點數畫押，每逢一六日交鈔。第一次將循簿隨鈔送交專管總局分局鈔票之幫辦司員磨對，掌關防總辦復核數目相符，核對無漏，然後驗收；第二次將環簿隨鈔送交磨對復核驗收亦如之，即將循簿收回，按期更換。其循環簿內如遇添註改寫，各加各局圖記以杜弊端。

一、核對處事務歸司管理，互相鈐制也。查核對處在東安門外，距部署較遠，稽查不能徧及。該處本隸臣部雲南司，自咸豐七年起改歸核對處自行辦理，不隸該司。現擬俟本年四月初一日為始，將該處事務仍隸雲南司，責成該司掌印主稿司員辦理。此後凡遇核對處題奏事件悉歸該司復核，每月終彙齊收放款目數目與核對處大總簿磨對相符，由司立稿呈堂標畫。一、寶鈔放款及局中存鈔，應分別由銀庫開放收存也。向來核對處每月放款不下七十餘萬串，內有由銀庫開放者，有由核對處開放者，辦理未能劃一。現自本年正月為始，凡寶

鈔放款先期由核對處包封，屆期送交銀庫，悉由銀庫開放。又捐銅局收回字鈔爲數過多，局庫無地可容，業經陸續送交銀庫，其該處現存各項省鈔空鈔，概令點查明晰，一併送交銀庫，均黏標誌，以備稽查。空鈔、省鈔與寶鈔價值大相逕庭，前任司員及革商等以虛抵實、通同舞弊，皆由此起。嗣後除另制新鈔准以空鈔加戳刻期制竣外，凡空鈔、省鈔核對處不准收存一紙，以絕弊源。一、局存廢鈔及查銷之鈔，應分別派員銷燬也。查字豐鈔於八年奏明裁撤，上年五月停止收捐發錢，即將此鈔切角，爲數甚多。又五十家民號鈔，本年奏明停用，並出示立限，准民間赴捐銅局交納捐項，現在限期已滿，積存民鈔三十九萬餘串。以上二款擬即查明銷燬。一、核對處司員筆帖式養廉酌量加增也。咸豐八年十二月王大臣等會奏核對處新章八條內，本有一年差滿無誤，奏請獎敘之語，因係該司員等分內之事，是以兩年以來未敢援案請獎。查臣部司員筆帖式按節向有養廉，由飯銀內支銷，擬加倍無庸減扣，以資辦公。一、書吏民役酌量裁減也。查核對處舊設書吏五十餘名，專辦書寫、核算放項、包封、查點、文案稿件，民役二十餘名，專管逐卯收對掣字，辨認真僞，分析數目。現在事務亦簡，擬分別裁減書吏不得過二十名，民役不得過十名。

二月二十六日奏准，近來市價銀每兩值錢二十餘吊，凡票鈔放款擬即酌定京錢二十吊，折放二兩平實銀一兩，至一切雜款內原放銀票各半之款，既得五成實銀，一半票鈔，應請停止，酌留零星雜款數萬串，照舊放給票鈔，以便民間購覓搭交捐項，自來年正月爲始。

十一年又以捐銅局收鈔較之奏銷案內溢收一萬餘串（上屆奏銷案內，截至九年十月初三日止，應未收回字鈔二十七萬餘串，係就核對處收放各款核計，惟上屆清查實收各款內，有銷燬無憑及虧短抵換等款爲數甚多。虧既見於局中，鈔必在於民間，一經收回，即關鈔本，是以奏交刑部訊追），係從前虧短所致，惟究係真鈔未便駁退，此項鈔本，應由追賠項下提還。請嗣後字鈔停收停放，捐銅局改收新鈔，惟

新鈔未經開放，應准捐生赴部購買每新鈔十吊交二兩平松江銀一兩，此項新鈔，專令交捐。將總局分局即行裁撤，經費亦即停止。四月二十八日，奉旨依議。

旋又定章程五條（一、新鈔祇須二十萬串，其餘制成八十萬串，交存大庫。一、購買新票，一、六日在雲南司具呈，二、七日呈堂標蓋付知銀庫照數包封鈐印，三、八日核對處派辦司員赴庫眼同捐生交清銀兩，面取付回，即在雲南司拆封，將鈔發給捐生。一、捐銅局收鈔付送核對處查對。一、核對處司員六員，分班核對。一、本年正月奏明酌留十五款放項，仍放寶鈔。現議新鈔專售不放，即將內閣等衙門公費一款每月約一萬五千餘串，改放九成銅當十現錢，餘十四款，照奏章每京錢二十吊折放二兩平實銀一兩）。

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七日奏，酌擬減收鈔票章程，請將直隸、山東、四川、河南等省應徵地丁、旗租及各關稅課全行停止鈔票，改收實銀。京外搭放之款，無論何省何項均照戶部支發緊要工程章程，按應放實銀成數給發，其應放鈔票，一概停發，毋庸補放實銀。所有已發銀票，由京外捐局陸續收回。嗣直隸請地糧仍按銀九票一徵收，一切放款照舊銀票各半搭放。

五年七月十六日以御史慶福奏銀鈔百弊叢生，並奏飭直隸停止。六年三月十五日奏，各省未經收回銀票，酌擬加收停放章程五條，以期及早收竣，截至六年年底為限，限滿仍有收存銀票作為廢紙。十月十五日又奏催收回銀票。七年三月十九日奏銀票停止截清，已未收回數目，計原造九百七十八萬一千二百兩，未收回者六百五十萬餘兩，業已逾限，一概作為廢紙。〔劉嶽雲，《農曹案彙》①〕

〔官票寶鈔始末二〕寶鈔用厚白紙為之（俗呼雙鈔紙），花紋字劃悉用藍色刷印，錢數亦刻成者。依千字文編號，某字及某號用墨戳鈐補。某年字則用藍色木戳鈐之。年下加黑色小長印，則鈔局編號時

① 劉嶽雲，係光緒癸卯進士、戶部員外郎。

私記也。予所見有二千、一千五百、一千及五百四種。官票用高麗紙爲之，花紋字劃亦藍色，銀數用大字墨戳，亦用千字文編號，某字上用黑色木戳，第□號及年月日則用黑筆填寫，下角有黑色押字木戳。頒外省者，騎縫處加鈐戶部紫水印；外省解部者，加督撫關防，布政司使及各府州縣印。右側騎縫處有驗訖藍戳，上有主政某（用姓不用名）朱戳。予所見有一兩、三兩、五兩、十兩四種。

謹按我朝向行銀及錢，道光季年，士夫始創行鈔之說。當時倡此議者爲王亮生（鑒）、張淵甫（履）、包慎伯（世臣），駁其說者爲許珊林（槿）。至咸豐初年，長髮賊起，司農仰屋，不得已采用之，以三年九月庚申惠親王等奏請准行。乙丑戶部奏定行用章程，請以官票一兩抵制錢二千，寶鈔二千抵銀一兩，與現行大錢制錢相輔，凡民間完納地丁、錢糧、關稅、鹽課、及一切交官解部協撥等款，准搭用五成。四年三月戶部侍郎王茂蔭奏鈔法窒礙難行，自請嚴議以謝天下，奉旨申飭。五月閩浙總督王懿德首請於福建省城及廈門等處設官錢鋪試用，天津紳民亦具呈請繳銀錢兌換票鈔，乃於天津設立分局兌換，並令各省均設官錢局推廣行用。尋戶部議准。桂良奏直隸地丁錢糧，自四年始按銀七票三搭收，至六年十二月爲止，以後仍按五成搭收，然州縣仍陰收實銀，奉旨飭查參奏。五年二月軍機大臣會同戶部奏請流通寶鈔，自咸豐六年上忙起，凡應搭官票改換寶鈔，令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先行遵辦。部頒寶鈔，令各省藩司編立號簿，蓋用印信，再行解部。十年二月戶部官票所官吏交通舞弊，掌關防員外郎景雯等用短號鈔換出長號鈔，又員外郎色卿額自咸豐八年秋至九年春向換鈔商民勒索使費，奉旨查抄訊辦。十一年商人以戶部官號爲名，暢開私票，諭令罰款清理，然民間卒以內外官吏抑勒，每千錢所值不及什一。而歐美商人乃賤價購之，以五成納海關稅，悉照原票價目計算，官吏無以難也。乃亟由戶部及各省定價收購撤銷，然國與民已交病矣。〔羅振玉：《四朝鈔幣圖錄》附考釋〕

(四) 各省設立官錢局推廣鈔票及其失敗

〔署閩浙總督王懿德摺——請准閩省開設官局發行官票，咸豐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竊臣前奉上諭：據花沙納等奏，……所議章程各條尙屬周密，著卽照所請定爲官票名目，先於京師行用，俟通行漸廣，再行頒發各省一律遵辦……等因。欽此。欽遵。臣查閩省，負山濱海，物產無多，商賈鮮通，銀錢稀少。民間貿易，向以錢鋪之票，互相流通，故不致遽形匱乏。迨上下游匪徒滋事，人有戒心，收存店票之家，無不現錢是取。各錢鋪支應不及，倒閉頻仍，店票遂阻格不行，銀錢亦倍形短缺。兼之軍興倉卒，需用浩繁，庫藏局儲，萬分支絀，官民交困，生計維艱。前據在籍紳士尙書銜廖鴻荃等，呈請添鑄當十、當二十、當五十、當百大錢，與原鑄時錢，相間並用，以期權宜濟變，藉應急需。經臣分別奏咨在案。惟是寶福局原設四爐，鼓鑄時錢每卯例應成錢一千二百千，現在添設兩爐，加工趕鑄，而每卯所出各項大錢，統合時錢，亦僅得錢一千四百餘千。現當待用孔殷，實屬萬難接濟。

伏查前奉上諭：已於京師行用官票，俟通行漸廣，再行頒發各省，一律遵辦。今閩省銀錢短絀，各店之票不能取信於民，自應急籌變通，以期流轉。臣與司道悉心籌議，似宜仿照京師官票，卽於省城開設永豐官局一所，籌借銀、番、錢文，飭發委員承領試辦。如有以銀錢赴局兌換者，卽行公平交易，給予官票，永遠通行。倘有執票向支，並准如數支給。似此一轉移間，則官票既無虞倒欠，民間必遵信通行。仍俟試辦半年之後，察看民情，如果實已流通，衆皆孚信，然後將局中官票，搭放兵餉等銀，並准予各該地方，一體行用，暨准完納錢糧。逐漸推廣，庶幾周流無阻，與紋銀錢法相輔而行。合無仰懇聖恩，俯准閩省開設官銀錢局，不特便益民生，兼可藉充國用，至民間銀錢私票 照舊准行，毋庸禁止。

咸豐三年九月初三日硃批：戶部速議具奏，單併發。欽此。

〔附清單〕謹將閩省開設官銀錢局籌議章程恭呈御覽。

- 一、資本宜寬爲籌備也。查開設官銀錢局原以輔翼帑儲，便利民用，是以銀錢官票，並重兼行。但欲期以流通，必先示以信實，若資本不能充裕，勢將流轉無從。小民囿於見聞，易生疑畏，一經壅滯，裨益仍無。第查藩、鹽各庫，現在存銀，則支應軍需，尙虞不給，實無餘款可籌。再四酌商，惟查有官運光建幫，解省買鹽，因場價過昂，積存之鹽本銀一萬五千餘兩；又省城錢鋪，質發寶福局制錢，暫繳司庫銀一萬三千兩；又廈門、同安等廳縣寄存穀價番銀八千九十四元；又本年五月內平糶義倉穀價錢二萬一千餘貫；又寶福局舊存發贖制錢並新鑄時錢，及當十、當二十、當五十、當一百大錢，均堪暫行借動。應請在於前項各款內，籌借紋銀二萬三千兩，番銀八千元，制錢四萬貫，大錢合時錢二千貫，作爲官局資本，俾銀、番、錢三項，與官票相輔而行，如有赴局兌易銀錢，及持票向局支取現銀、現錢、現番，及兌換官票者，均照市價，公平兌發，以資流轉。
- 一、官票宜逐漸推廣也。查閩省店票向雖通行，然祇行於附省城鄉內外，不能遠及他邑，亦不能充餉完官。惟思錢票之所由來，實即仿於鈔幣，其稍異者，一則仍准支取，一則即準銀錢。今開設官銀錢局，所出官票，誠屬仍准聽支，但案係奏明，票即官券，其與民間店票，迥不相同，自應設法推廣，准予合省永遠通行，庶期下便民生，上裨國用。第開設伊始，民信未孚，自未便遽以官票代銀，轉致壅遏。應請先行試辦半年，察看民情，如果實已遵信，然後酌覈各營兵額，於所領季月餉項酌量搭放官局銀票若干；此外各項雜支，亦即次第搭給。其票准於各該地方通行使用，並准完納錢糧，與銀錢並重，俾期逐漸推廣，以濟帑需。惟是局本現籌無多，各項額支甚鉅，既用官票搭放，必須約計藩、鹽、糧各庫所存銀數

權衡平準，以備取支，倘有不敷，並應隨時咨部撥還，俾資清放。

一、局務宜委員經理也。查閩省通用番銀，既有重輕，銀色亦高低不一，乘除出入，較及錙銖，固非諳習者不能識別，即揆量市景，亦非素熟者不能操縱合宜。民間錢鋪，悉係訪延熟諳之人，各司其事，分別差等，支給薪勞。如果經營得法，獲有盈餘，並皆另提若干，以酬勞勩，俾各盡心厥事，認真實遷。今開設官銀錢局，自應查照辦理，以期得收指臂。委員等果能慎始圖終，奮勉出力，辦理著有成效，准予從優獎勵。

二、盈絀宜隨時查覈也。查閩省銀錢稀少，價值長落，早晚不同。其各鋪所行錢票，自數百文起至數千貫止，亦復多寡不等。今開設官銀錢局，原為便民濟用起見，自應一律照辦，以廣招徠。惟市廛價值既屬時有低昂，出入乘除，不免倍形繁瑣，勢不能拘牽文義，範以成規，轉致難收實效。是造冊咨報，祇宜總計盈虧，未便苛求瑣屑。應請責成各委員按日覈準，每屆一月覈結總數，開具清摺通報一次。俟屆一年，彙開出入支用總冊，呈請覆覈明確，咨部察覈。

硃批：覽。

〔署陝甘總督易棠摺——甘肅遵旨推行銀票大錢並設官錢局，咸豐三年八月十四日〕竊臣前准督臣舒興阿來咨，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諭旨，戶部現行官銀票，加鑄大錢，京師試行，頗有實際，已飭戶部妥議章程，迅速通行各督撫，將如何籌辦之處覆奏等因。欽此。正在籌議間，准戶部鈔奏行知，以現製官銀票，並大錢樣，頒發直省，一律通行。各督撫於文到後，即督同藩司，議設官錢總局，招商承辦錢票。一面將出納正雜款目，覈定成數搭放。扣存銀兩，提作票本，籌畫銅斤，以資鼓鑄等因。欽奉硃批：依議速行。著通飭各省將軍督撫等，不可稍存畏難之心。朕已洞燭其微，久久行之，利國利民於無窮盡也。欽此。……

臣伏思設立官錢鋪，以官錢搭放兵餉，必須預備錢文，隨時開發，方昭信實。甘肅地方素不產銅，歷無官鑄錢局，溯查亦無開採銅礦之案。乾隆年間，曾由陝省撥解錢文至甘搭放兵餉，嗣因銀貴錢賤，咨陝停止。現在尚有未經搭放錢七千九百餘串，又外結贖清查糧價及義糧變價等款共錢一萬八千餘串，俱存司庫未經動用。又道光三十年覆辦清查案內，提回各屬發商生息彌補虧短糧價錢二十四萬餘串，分儲寧夏道府及各州縣庫。因前項糧價係照例價每糧一石繳銀一兩，又以制錢一千七八百文抵銀一兩，較之採買市糧價值，及現在銀價，多有不敷，各州縣因賠累過鉅，致未買補。臣與藩司段大章悉心商酌，與其不能買糧而空存此錢，不若暫時借作票本，俾資周轉。擬各屬糧價錢二十四萬餘串，連司庫存錢二萬六千餘串，先於省城設立官錢局。並於存錢較多駐劄重兵之寧夏府城添設分局，招商承辦官錢票。專派大員督率稽查，於滿漢兵丁餉乾等款，酌定成數搭放，仍一面收買銅斤，並訪查有無可採銅礦，咨調陝省錢局工匠來甘鼓鑄大錢，以濟制錢之不足。俟辦有成效，另行奏聞。至各州縣應領款項，爲數無多，擬俟發到官銀票，覈定成數，陸續搭放。准其抵解別項，俾庫款得以少紓。

咸豐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硃批：戶部知道。欽此。

〔順天府尹翁心存等摺——軍營搭用官票寶鈔窒礙難行，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竊臣等前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因糧臺撥款領解將完，奏請飭部豫籌撥解。旋於本月初二日，經戶部議奏，以部庫無款可籌，請發官票銀五萬兩，寶鈔錢十萬串，與前借撥解天津軍餉案內，應籌還現銀三萬兩間搭支放等因，奏准行文到臣衙門。臣等以軍營支款繁多，何項必須實發現銀，何項尚可搭放票鈔，都中難以懸擬。即經咨明參贊大臣，並札令辦理隨營糧臺永定河道定保，就近體察情形，妥速議定章程，詳報去後。嗣於初八日經戶部先行發給現銀一萬兩，官票一萬兩，寶鈔二萬串，即日委員解往軍營在案。

茲於初十日接據辦理隨營糧臺永定河道詳稱：官票、寶鈔必先由地方試行有驗，小民咸知票鈔與銀錢並重，行使方無窒礙。現在王慶坨地方偏小，並無銀錢大鋪，且附近之武清、東安一帶，亦從未試行軍營搭放票鈔。設或衆兵行使不便，關係匪輕。況兵丁每日所領鹽菜口糧，購買食物，均係現錢，即採買豆草一切，亦多係零星小戶，並無行商坐賈，試用尤難。詳請奏撥現銀五萬兩，當十、當五十大錢合制錢十萬串，俾濟軍需。並奉參贊大臣札令該道徑詳臣衙門核辦等語。

臣等伏思現在經費支絀之時，票鈔已經奉旨通行，斷不敢不力求通變。惟鈔幣之法施行當有次第，方可漸次流通。此時官票都中雖已通行，而京外偏僻州縣民間尙未必周知。至寶鈔則甫經頒發，各省地方並未試用，更難驟用之軍營。該道所詳自係實在情形，其所請酌發現銀與大錢並用之處，應請旨飭交戶部妥籌議奏，仍請飭令參贊大臣僧格林沁將軍營票鈔是否可以搭放，再行詳晰查明，據實具奏。

〔上諭——申斥順天府尹推行寶鈔不力，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官票、寶鈔之興，原以濟銀錢之不足。現當章程甫定，正期中外大臣力求變通，設法推行。順天爲首善之區，尤宜倡率遵辦。……該兼尹等率據糧臺道員詳文，謂須先由地方試行有驗，方可行使，是先存一試行無驗之心，爲此阻撓之說，並未將如何流通一爲籌及，直甘心置鈔票於不用，是何居心！……即謂兵丁行使初尙未便，而隨營官員應領款項甚多，豈亦難以搭放！是直畏難不辦，竟置大局於不顧。

〔御史吳艾生摺——大宛二縣分串徵糧不搭收鈔票請飭查辦，咸豐四年七月二十六日〕臣風聞大興、宛平二縣徵收錢糧，定爲應完銀二兩准搭官票一兩。固緣官票少至一兩而止，苟應完不及二兩，自不能搭交五成。然民間向來應完地丁銀兩，均係憑地完銀。或田地非在一處，或典買非出一時，率皆分起註冊，俟交銀時總計完納。而發給收執之串票內，則仍各歸各起，註明數目。故有一人完銀數十兩，而串票多至數十張者，此時搭收鈔票，自應按一人名下應完之數併計搭交。

而聞該二縣現辦章程，則令各計各串，不准合計一人應完總數，遂多以一串之數不及二兩，不能搭交。是名爲搭收鈔票，實則仍概徵銀。且所徵固皆現銀，及將來報解部庫，則必私買賤鈔，按成搭交。似此詭詞巧取，直以國家正供恣意侵漁，蠹國病民，莫此爲甚。應請飭下順天府府尹密加查訪，據實嚴參，以儆官邪而重鈔法。

復思京師耳目切近，尙敢如此罔利營私，各省離京較遠之區，更復何所不至，並請申諭直省各督撫刊刻簡明告示，無論大小村莊，窮鄉僻壤，務須遍行曉諭。總以一人名下併計應完之數，准搭鈔票五成，諄飭各該州縣，於發給糧戶收執串票內，另印遵例搭收鈔票一半戳記，以杜侵欺。如查有巧詞勒指等弊卽行指參。倘經糧戶告發，弔查串票內並無另印戳記，而報解藩庫時，仍係統按五成搭鈔，卽將經徵之員，照侵吞國帑例加等治罪。

〔廷寄——嚴禁州縣不收搭鈔票上諭，咸豐四年七月二十六日〕軍機大臣字寄兼管順天府府尹賈〔楨〕、署順天府府尹李〔鈞〕，咸豐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奉上諭：有人奏，地丁搭收鈔票請嚴定章程以杜侵欺一摺。……現行寶鈔章程，裕國實以便民，豈容不肖州縣從中漁利，著賈楨、李鈞，嚴飭大興、宛平二縣，及所屬各州縣，於徵收地丁錢糧，務遵奏定章程，搭收鈔票，無得執法取巧，漁利病民。並著賈楨、李鈞嚴飭各屬徧行出示曉諭，並密查各州縣，如有前項情弊，卽行嚴參懲辦，以儆官邪。

〔管理戶部事務祁寯藻等摺——請飭河南省准人民以官票搭交正雜錢糧，咸豐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軍機處交出河南巡撫英桂覆奏籌議徵收錢糧章程一摺，咸豐四年九月十三日奉硃批：戶部妥議具奏，孫觀原摺併發。欽此。欽遵交出到部。……

臣等查丁耗錢糧，徵收原有定例，我朝薄賦輕徭，二百年來，百姓相安無事。近因庫款支絀，復令各省通行鈔票，凡民間一切正雜錢糧俱准搭交，自一成至五成，悉聽民便。豫省地近京畿，久奉詔令，百姓

具有天良，當如何踴躍輸將，爭先恐後。乃查近年完納短絀，比前尤甚，尉氏、許州竟至圍城抗官，糾衆滋事。言事者以爲有司徵收之不善，當事者以爲百姓完納之不前。臣等推原其故，總因百姓欲搭官票而官弗之許，有司欲徵實銀而民弗之從。甚且以私購之官票，抵換百姓之實銀。惠及於收糧之有司，而膏屯於完糧之百姓，誠有如孫觀所奏者。今據該撫覆稱：豫省完納錢糧，有完銀者，有完錢者，有大戶完銀小戶完錢者。現在銀價日昂，完銀以及照銀價折收，各戶甚爲苦累。若照官票價值以二千文抵銀一兩徵收，官之賠累又屬難堪。嗣後徵收地丁、錢糧，如係完銀，並以錢折銀完納各戶，准其搭成交納銀票。至耗羨一項爲養廉扣支之款，仍應完解實銀，以便扣支等語。

臣等竊謂銀價長落無定，即該省目前價值自二千七百文至三千餘文不等。然如孫觀原摺內稱，民間交銀一兩需制錢五六千文，漕糧之費倍之。是該省徵收錢文，已過目前銀價一倍，而漕糧之費且至數倍。百姓苦累已極，非准搭交官票，別無補救之法。乃臣部頒行已久，該省至今日始議搭交，其從前全收實銀可知。且既准其搭交，則地丁耗羨自應一律辦理，何以於應入撥之地丁准搭官票，而於不入撥之耗羨仍徵實銀？似此辦理兩歧，更何以服百姓？現在各處賊氛未靖，而豫省實當南北之衝，不先爲民計從違，而祇爲官計賠累，欲以此消患於未萌，恐不可得。應請旨飭令河南巡撫遵照臣部原定章程，無論正雜錢糧，一體准搭銀票自一成至五成，仍聽民便。並飭各州縣實力奉行，將百姓按成搭交各款，原徵原解，不准絲毫抵換。

〔廷寄——著河南省正雜錢糧搭收官票上諭，咸豐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軍機大臣字寄河南巡撫英〔桂〕，咸豐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奉上諭：前據英桂奏，遵議徵收錢糧章程，當交戶部妥議具奏。茲據該部奏稱，該撫於應入撥之地丁准搭官票，於不入撥之耗羨仍徵實銀，辦理實屬兩歧。應請飭令遵照原定章程，無論正雜錢糧一體搭交官票等語。所駁甚是。近日創行官票，既以濟帑藏之空虛，亦以平銀價之昂

貴，原期於國用民生兩有裨益。各省徵收錢糧搭收官票，自應嚴杜抵換之弊，以期小民得霑實惠。該撫原奏內，於地丁耗羨既有准搭官票與不准搭官票之分，難保地方官不借此影射，於徵收時則全收實銀，解交時則換搭官票，有心弊混，不可不防。著英桂就戶部指駁各情，並斟酌該省地方情形，再行詳細妥議具奏。戶部原摺著抄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欽此。

〔管理戶部事務祁寯藻摺——請禁直隸州縣於農民交納地丁不搭收鈔票，咸豐四年十月十八日〕竊維鈔法之行，全恃地方官認真收納，俾小民咸知寶貴，方期上下流通，暢行無礙。本年直隸地丁錢糧，前據該督咨稱：自四年爲始，先按銀七票三搭收，扣至六年十二月爲止，俾三年之內收進票鈔較少，於各半支放之外，得有餘銀可以搭放。部頒新票，三年以後仍按五成搭收等因。當經臣部照依該督咨部章程，奏請照辦。並以該省錢糧既以官票寶鈔三成搭收，自應收自小民之手，俾閭閻均沾實惠。如地方官收少解多，以及有拒收買抵等情，卽由該督查明，按新定處分罪名，嚴行懲辦等因。奏奉俞允，遵行在案。

茲查永康等奏，永濟、籌備二庫地租改收三成錢文原奏內稱：本年地丁改徵銀七票三，各州縣率擬將庫租改徵銀七票三，指稱體恤民情。奴才等暗訪明察，所收仍屬實銀，並無一分惠及百姓等語。諒係該大臣訪察明確始行入奏。臣等伏思官票寶鈔布在民間，業已不少，而市廛終阻格不行者，總緣地方官不肯收納，以致百姓皆不購求，百姓既不購求，商賈自不行使。是以臣部於各省收放章程，均以按成搭收爲疏通票鈔之一法。現在銀價增昂，以現銀票鈔分成交納，民之獲益良多，何致互相疑阻，視鈔票爲畏途？若如該大臣所奏各州縣所收仍屬實銀，是所交藩庫之三成票鈔非減價賤買，從何而來？附近畿輔各州縣如是，其餘各州縣不問可知。若不認真查辦，不特實惠未能及民，於鈔法實大有關礙。相應請旨勅下直隸總督，確切查明，如有不遵奏定章程，仍向民間概收實銀之州縣，卽行指名參奏。並請勅下各

省督撫，一體嚴飭所屬，於一切正雜錢糧，務按搭收票鈔章程收納，以示信於民，不得假手胥吏，拒收買抵，致滋弊端。

〔廷寄——著直隸總督桂良嚴查州縣不收鈔票上諭，咸豐四年十月十八日〕軍機大臣字寄直隸總督桂[良]，咸豐四年十月十八日奉上諭：戶部奏直隸各州縣收納票鈔事宜請旨飭查一摺。直隸地丁錢糧，經戶部議准，照桂良所咨，自四年爲始，按銀七票三搭收，扣至六年十二月爲止，以後仍按五成搭收。各該州縣自應遵照辦理。據永康等奏，永濟、籌備二庫地租改收三成錢文，乃訪查各州縣所收，仍屬實銀，並無一分惠及百姓等語。該地方官徵收錢糧，並未按照定章，分成收納。所交藩庫之三成票鈔，顯係減價賤買，從中漁利。無怪官票寶鈔日形壅滯也。著桂良明查暗訪，如地方官有徵收錢糧不遵奏定章程，仍向民間概收實銀者，卽行指名參奏，毋得稍有徇隱。

〔給事中蔣遵楹——各省實鈔不行徵銀過重人民抗糧，咸豐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竊念國家惟正之供，自有常經，況以我朝深仁厚澤，二百餘年，百姓感恩戴德既已浹肌淪髓，凡此租稅所出，誰敢不踴躍輸將。乃近日各州縣，亦往往有聚衆抗糧之案，是豈今民之不古若，抑豈盡官吏之無良哉。實以各省納糧率多折銀，而解費無出，勢不能不於正項之餘，稍加耗羨。約計每納銀一兩，其耗羨或三四錢五六錢不等。若在往日，銀價尙平，每兩不過換制錢一千餘文，卽連耗羨合計每兩亦不過折制錢二千餘文而已。自去年以來，銀價甚昂，每銀一兩換制錢二千五六百文，若將耗羨合計是每兩須折制錢四千餘或五千餘矣。當此閭閻凋敝之際，復有此無形重斂，哀此下民，其何以堪。然在地方官吏，亦實有萬不得已苦衷，彼豈不知仰體皇仁，曲加撫卹。無如值此多事之秋，輓粟飛芻急於風火，欲不加撫卹，則民力實有難供；欲曲加撫卹，則國課亦實難緩。以至辦理稍有失宜，便至激成事端，目擊此情，深堪憫惻。

臣再四思維，惟有仰懇皇上格外施恩，飭下各省督撫，轉飭各州

縣，於徵收各款稍爲變通。如南直各省之兩江、兩湖、浙、閩、雲、貴、川、廣等處，則令其於交納時，銀錢各半。錢價則每兩仍遵前旨作制錢二千文。北直各省之順天、奉天、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陝、甘等處，則令其每兩分作三項交納，現銀四成，制錢三成，米豆三成。其制錢即准其搭用鈔票。若謂錢多難解，則請於本省官俸、兵餉就近給發，仍遵每兩二千之制。庶地方官吏以此入即以此出，亦不至時有賠累。若謂米豆多而無用，則請於各州縣囚糧、廩米、驛站搭放，且免折色批解之煩。一轉移間，在民既可少受銀貴之累，在官亦可全無激變之虞，所謂寬一分即民受一分之福；於國計民生似可不無小補。

〔又附片〕再，去年欽奉諭旨，已令徵收各項兼用一半寶鈔，於卹民之中即寓行鈔之法。……乃臣聞各省鈔票，從藩司發給州縣，即皆祕不示人，所有徵收悉如舊式，及至批解到省，則又將銀鈔兼行，是自有鈔法，朝廷無故失此一半現銀，而小民未沾一毫實惠，徒飽官吏之橐，且使寶鈔絕少流通。此等情形，殊堪痛恨。相應請旨飭下各直省督撫嚴飭各州縣，嗣後領到鈔票務須大張告示，窮鄉僻壤亦令通知，鈔票到日，即令鄉民遵每兩二千之制，到縣買換完納。如無鈔票，即有現銀亦不准收，庶鈔票藉以暢行，國課自無抗欠，而民力亦不至困乏矣。若有如前隱祕，許即指名嚴參，大吏如有扶同蒙混，一經發覺，從重治罪。

〔御史陸慶摺——通州等縣錢糧不收鈔票，咸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竊維鈔法之行，不獨便於官，而亦便於民。近來銀價昂貴，每兩已值制錢二千七八百文。在小民糶賣糧米，買銀交官，多形賠累。今歲年穀豐收，更有穀賤傷農之勢。至於民吏收銀，復有加平、加色、飯食、人工、火耗、運腳、投文、部費諸名目，浮增折價，每銀一兩竟有加至制錢四千七八百文者。以奴才所聞，如京東之通州、三河、平谷、密雲、順義等州縣，大略相同，誠恐民力實難交納也。從前部議鈔票原許搭交五成，乃該州縣並不張貼告示，俾民咸知。其地丁交項概用制錢，

於鈔票大錢全不收納，以致民間交易不肯周流行使，是以大錢鈔票日形壅滯。甚至小民將鈔票大錢赴官交納，糧房、書吏百般抑勒，鈔票則苛索其由來，大錢則嚇其私鑄，多方刁難，必不使其搭交而後已。並有明諭以搭交三成一成者，其實則恐惟收制錢也。小民領回串票，又祇填寫應交銀數，並不註明實收制錢若干，是州縣藉以掩其浮收之弊，必至解交部庫時，轉向市間收買鈔票，按成搭交，以飽其私橐。如近日戶部井田科書吏舞弊一案，非其明驗乎？似此阻撓鈔法，朘削民生，殊堪髮指。應請飭下順天府尹嚴密訪查，據實劾參。

〔河南學政張之萬摺——河南州縣浮收錢糧不搭收鈔票人民被差抗糧，咸豐五年正月初十日〕竊查豫省去歲抗糧殺差糾衆之案，層見叠出。其尉氏、許州、禹州、輝縣各案，均經撫臣先後奏明，此外之旋聚旋散，未經入奏者，尙復不少。臣再四籌思，就耳聞目睹情形，竊有以推原其故，皆因連年豫省兵差絡繹，不能不借資民力，卽民間暫墊應領之款，當此庫項不充，亦何能給發。卽間有給發，亦未必及民。而被賊竄擾之區，疲敝尤甚。雖年穀順成，而商賈不行，銀價日貴，穀價日賤。現時自湖北肅清以後，大河以南銀價稍減，而民間石粟尙不能得易一金，轉爲穀賤傷農。且自鈔法之行，以制錢二串作銀一兩，小民共知。河南各州縣徵收糧銀，百姓自封投櫃，以銀完納者本屬無多，大抵以錢收，其價亦非以銀爲低昂，又係向有舊規。其多者制錢三串有奇至四串，其少者兩串數百文不等，若盡以兩串作銀一兩計之，皆多贏餘。而小民無知，遂以爲國之正課皆係以兩串完納，於是奸民得所藉口，良民亦隨同附和，假聯莊以聚衆，託減糧以要官。地方官催科不急，則正課無着，催科一急，則動至激事。此處一動，鄰境因之生心，此處甫平，彼處效尤又起。實在情形大抵如此。現當國用浩繁之時，以屢歲豐收而錢漕不能踴躍，深爲可慮。

臣伏思奸民之糾衆，皆謂減價完納，非敢謂抗不完納也；皆謂求減差徭，非敢謂不應差徭也。此皆我朝二百餘年深仁厚澤，我皇上好

生之德，深洽民心，百姓感戴之殷，固結不搖之氣，於此可見。及此而妥爲辦理，則此風可以頓止。臣伏查尉氏、許州二處之案，其始皆不易辦，而近日皆能拏獲爲首之奸民，聯莊解散安靜者，實由該州縣盡去其多取於民，有累於民之積弊，但留實在藉資辦公之項，且與各紳民商權利弊，酌定章程，明白曉示，而官民已相安於無事。然則此卽辦理此等案件之定法，卽當時愛民裕國之要務矣。蓋恬熙日久，積弊叢生，循良之吏既屬寥寥，吏胥侵漁，從而日甚。在無事之時，百姓尙可支持，當凋敝之時，閭閻豈能堪命。其所以此倡彼和紛紛滋事者未有敢抗國課者也，怨官而已；亦不概抗官也，怨書差而已，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然亦非盡州縣咎也，一切支應攤賠無名之費，不能無所取於州縣，州縣何能不取於民間。若積弊之有病於州縣者不除，但去州縣之積弊，則州縣不能多取於民，必致多虧於國。從前積弊未除，州縣尙不能無虧，況俱裁之，則其虧必甚，此又一定之勢矣。

臣晝夜思維，惟有清查積弊之來源，並積弊之在書差門丁者，庶可戢民奸而安閭里。可否飭下撫藩各臣，揀派公正曉事素洽輿論之員，將現在曾經奸民滋事之縣及其附近各縣，逐縣清釐積弊，並會同司道府廳各官通盤核實，查其確爲辦公之項，酌量減留，其一切無名之費，盡行裁汰，以體恤州縣。事寬其既往，以去其諱飾之情；法嚴於將來，以杜其復加之漸，則弊源先清，民氣自靖。然後嚴懲奸民，確劾虧短，斯民困可蘇，而國用亦不憂其不足。若復因循彌縫，一處滋事始思一處清釐積弊，裁減陋規，則滋事者可邀實利，而不滋事者仍實受害，是不啻教之滋事也，竊恐民風難靖而刁民仍有所藉端。

臣伏查河南百姓完糧多係折錢，而按照銀價折錢，並實在完銀者亦復不少。去歲鈔法初行，漫無區別，百姓之完納，仍是用銀，州縣之報解，則以銀易鈔。以現時銀價與鈔價計之，每銀一兩易鈔一兩，可長至二三錢，是無益於民，有損於國，而徒飽私橐。小民雖愚，此等情節豈能使之不知，以閭閻之輸將仰充國課，原無不樂輸；以稼穡之艱

難徒供侵吞，其誰不咨怨。此又較之積弊之病民，而其情均有難平者矣。合無請旨一併飭下撫藩各臣，通省確查，無任州縣蒙蔽。其向來實係徵銀地方，務令按照搭鈔成數，酌量減成徵收，以期斯民均沾實惠，以杜侵漁以通鈔法，並明白曉示使人周知。庶官民可以永安，而亦可無藉口積弊，並徵收未平滋生事端矣。

〔浙江巡撫何桂清摺——奏呈浙江省開官局試行官票大錢章程，咸豐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竊照戶部奏請各省推行官票鼓鑄大錢，先後頒發原奏章程，及官票銀十萬兩，大錢圖樣到浙。經前撫臣黃宗漢議令於省城開設大美字號官錢總局，派委幹員經理，並飭寶浙局先行鼓鑄當十大錢發商行用。業將試行票鈔緣由附片陳奏，聲明一切章程及所鑄大錢，另行進呈具奏在案。臣接准移交，查照戶部原奏及節次咨行事理，就浙江通省情形詳加體察，或因時制宜，或因地制宜，督飭司道暨總局委員酌議章程七條，另繕清單，並將所鑄當十大錢式樣一併恭呈御覽。

咸豐五年三月二十七日硃批：戶部速議具奏，單併發。欽此。

〔附清單〕謹將浙省試行官票大錢章程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 一、寬儲票本以資支發也。查行用官票，部議先就省垣設立總局，招商承辦，將每年出入鉅細正雜款目，覈定成數搭放。浙省於上年開設大美官錢局，將部頒官票招募殷商承領，一面檄行各屬：凡解交正雜款項，先須向殷商以銀易票，定為銀八票二上兌，各庫先行搭收，再議搭放。並將各商易票之銀，廣鑄制錢，增鑄大錢，以為官局票本。惟奉頒官銀票，係以庫紋定平色，便於官項，未盡便於民用。且浙省市肆多用洋錢交易，復於部頒銀票之外，增造銀洋各局票，與部票一體行用，並一律於各庫搭收搭放，務在從民所便。但使民間樂於用票，則局票行而官票無不暢行。惟當立法之初，總須官局寬儲票本，方足以示民信。現照前撫臣原奏，於司道庫，不論正雜款項，各籌備銀數萬兩，另匣存儲，以濟

官局之用，庶閩省商民咸知票本寬裕，即票即錢，隨取隨給，而票法可期暢行矣。

一、行用官票務在與銀一體，應按時價支錢也。查部行原奏，得銀票者不准支銀，而准按時價支取現錢及錢票。又議請推廣鈔法案內，聲明各省士民完納地丁、錢糧一切稅課捐項，准其以官票每兩加庫平六分，抵銀一兩，錢鈔每二千文亦加庫平六分抵官票銀一兩。欽奉上諭：民間完納地丁、錢糧、關稅、鹽課，及一切交官解部協撥等款，均准以官票、錢鈔五成爲率，官票銀一兩抵制錢二千，寶鈔二千抵銀一兩等因。欽此。除寶鈔一項應俟酌覈咨部頒發到日另行查辦外，其已經頒發官票銀十萬兩，每兩抵制錢交納之數，自應欽遵辦理。惟浙省銀價，以旬日內比較，貴時每兩易錢二千二百文，賤時每兩易錢一千八九百文。某府之價或在二千以外，某府之價或在二千以內，逐日長落不等，亦各處貴賤不同。若銀價賤至一千八九百文，官票一兩僅九四平已准抵錢二千，則官票貴於現銀，人固樂於取票，若銀價貴至二千二百文，官票一兩雖九四平，而僅抵錢二千，則官票不如現銀，人誰樂於取票？設因此而市儉居奇，視官庫收放之多寡，爲乘除伸縮之利藪，恐於票法大有關礙。莫如仍照部行原奏，得銀票者准就官票原平，按照時價換支現錢及錢票，用昭平允。

一、行用大錢莫便當十一種，並大錢制錢均應廣購銅鉛以資鼓鑄也。查部行原奏，將搭放官票扣存銀兩，提作票本，加卯廣鑄制錢增鑄大錢。查大錢惟當十一種最便民用，且折當相等，私鑄較少。浙省於未經開局之先，業已試鑄。遵照部議每文合重四錢四分，以銅七鉛三配鑄，並查寶浙局每大卯額鑄制錢一萬六千二百串，每文計重一錢二分，合鑄當十大錢每文四錢四分。以每卯制錢斤重計之，可鑄當十大錢四千四百一十八串一百八十二文。行用官票全在大錢與制錢相輔而行，必須廣購銅鉛以資鼓鑄。惟滇、

楚道途梗阻，買運爲難。現在設法購買市銅市鉛，兼收銅器，但因各處爭購，價值甚昂，市鉛更不易得。惟所收銅器內已有鉛筋鎔入，今就生熟各銅試驗鎔鉛成數，配作銅七鉛三，先鑄大錢，再行廣鑄制錢，俟市銅充足可以加卯加爐，另行議辦。

一、行用票鈔宜先講求錢法也。查寶浙局鼓鑄制錢向係遠購滇、楚銅鉛，運費已屬不貲，且產銅之處硎老山空，銅質又多不純，下爐鎔化，蝕耗尤大。以例定銅鉛及工料覈計，成本不敷鑄造，銅質未經鎔淨，即不免夾雜泥沙，工本既有不敷，即不克認真磨鑄。局錢之壞年甚一年。茲議設局行票，則票本所資，大錢固宜製造精良，制錢亦須力加整頓。且部議推行鈔票，其所以取信於民者，專恃大錢、制錢爲轉移，裕國便民，莫大於此。不僅在鼓鑄之間計較錙銖，爲有裨於經費也。竊思市肆之交易皆現錢，官司之搭放係鈔票，得票者准其支取錢文，本與現銀無異。但官局必用局錢，若不講求錢法，任聽積弊相仍，在得票之人雖欲支錢，而不願支取局錢，即不願行用鈔票，而票法將因之阻滯。現飭寶浙局監督及庫官，會同官錢局員，傳集爐匠，嚴定章程，裁汰浮糜之費，痛除偷減之弊。務使大錢分量恪遵新章，制錢式樣悉照舊例。其工料應如何斟酌哀多益寡之處，務須認真稽覈，並督飭加工磨鑄，俾鼓鑄日有起色。仍俟收驗數卯後，覈實銷算，以期經費撙節。

一、官票、大錢應覈定收放成數也。查部議試行官票章程，除兵餉外，收放均定以銀八票二。又議當十大錢章程，於放錢各款內，按數分配制錢搭放，並許民間以此項大錢完納地丁、稅課，八旗兵丁應領二成餉錢，每錢一串搭大錢二十文抵制錢二百文，各衙門公費並工程雜項錢文，以制錢三成大錢七成支放。又議請推廣鈔法案內，以官票頒發各直省，多者不過十萬兩，若遽令官民以五成抵收抵放，立期太迫，亦屬勢不能行。又准咨行各省留支

各款，何項可以全給寶鈔，何項可以搭放幾成，分別情形速議咨覆。細繹先後部行，此時變通行用，總須因時制宜，並非責效於旦夕。際此立法之初，宜定酌中之道，且浙省各屬於用票素未習慣，大錢尤爲創始，二者同時並行，尤須悉心酌覈，俾無窒礙。查目前寶鈔雖未頒發，而官錢總局已辦有錢票，應先行試用，以爲推行寶鈔之端。茲就收放各款逐細酌覈，如滿、綠各營兵餉，自四年秋季爲始，每兩折錢二千文，仍按省城時價以錢合銀折放。如銀價不及二千，仍行給銀。此時議搭官票大錢，應於五年二月初三卯爲始，兵餉放款內，概定以銀八票二搭放，每票銀一兩補足庫平銀六分。其原搭一成錢本每錢一千搭大錢二十文。他如文武官員俸薪、養廉，工程雜支，各衙門吏書紙飯等項銀款，以銀八票二搭放，錢款以制錢三成大錢七成搭放。至收款項下，不論地丁、正雜及常捐大捐各項銀款，數至五兩者以官票二成現銀八成補足庫平搭收錢款，每千以制錢八成大錢二成搭收。其漕項、鹽課、關稅收放，並籌防局支發海運捐輸各局收放，應按定搭各成數一律照辦。府廳州縣徵收糧稅，亦令查照辦理。至浙省官票銀十萬兩，內宮字三萬五千一號起至三萬七千號止，一兩票二千張；殿字一萬七千五百一號起至一萬八千五百號止，三兩票一千張；盤字一萬七千五百一號起至一萬八千五百號止，五兩票一千張；鬱字七萬一號起至七萬四千號止，十兩票四千張；樓字一萬七千五百一號起至一萬八千五百號止，五十兩票一千張，各庫搭放搭收，已由藩司分別移行示諭，俾闔省官民一體知照。

- 一、部庫各省撥解餉需應搭解票鈔也。查部行原奏協撥他省及應行解部之款，准其搭解大錢，惟不准以銀票撥解部庫。又議請推廣鈔法案內，欽奉諭旨：凡民間完納地丁、鹽課、關稅一切交官解部協撥等款，均准以官票錢鈔五成爲率。又議奏條陳鈔法案內，以各直省正雜款項解部搭解鈔票，自一成起至五成止，隨憑外省所

便。自奉文日起，藩、關、鹽課應行解京銀兩，不拘官票、寶鈔，若覈計不及一成者，准其委員分赴鄰省兌收，或來京購買。其京城商賈得有官票寶鈔，亦准其帶往各省以便官民購求，是初議解部餉銀祇搭大錢，他省餉銀大錢官票均可搭用。續議京外各撥餉均准搭解官票寶鈔，自一成至五成之數。浙省寶鈔一項尚未請頒，大錢一項甫經鼓鑄。先儘本省行使，亦從緩議。如有撥解部庫及協撥各省餉銀，請先按成搭解官票，或動撥現銀易兌頒浙之票搭解，或照部議另行購搭解交，由起解各衙門臨時酌辦。

一、管理局務按期查覈應專委員也。查浙省開設官錢總局，乘除出入，非素習鉤稽者不能操縱合宜。查民間錢鋪訪延司事，均分別等差，支給勞金，如果經營有法，獲有盈餘，另提若干以酬勞績，官錢總局亦應仿照辦理。其委員薪水，除有缺之知縣以上不給外，其餘均應分別酌給，如著有成效，即准予優獎。至票本攸關帑項，不容虧短絲毫，尤宜隨時稽查，以昭慎重。議令每月月終將收放總數，設立管收除在四柱清冊，由駐局委員造送查覈，季終由經管委員盤查一次，年終由總管委員分款報銷。藩司復覈詳咨，如有舛錯遺漏，惟各委員是問。儻有虧那私借等弊未經查出，著委員與商人分成賠補。若查出稟明上司不辦，則惟該上司是問。

硃批：覽。

〔河東河道總督李鈞摺——奏報河南搭用寶鈔情弊，咸豐五年九月初五日〕伏思國家自軍興以來，因銀價日昂，官銅日少，製造銀票鈔頒發各省，與銀錢相輔而行，以濟不足，法至善也。若上下徵解各款一律按成收發，民間自樂於行使，何致壅滯不行。乃藩司於應發之款分成搭放，而州縣於應徵之款並不分成搭收。雖不成搭收，却仍分成搭解。臣自到河南以來，見票銀一兩僅易制錢四五百文，寶鈔一千始猶易制錢八九百文，現亦只易制錢四五百文，商民尚不肯收買。推

求其故，總緣州縣徵收錢漕、稅課，或收現銀，或照現在銀價核收現錢，其有以官票完納者，拒而不收。迨解司之時，除現銀五成外，復以賤價收買五成官票搭解。在州縣因恐搭收官票，則民間所完銀錢亦比照票銀數目核交，火耗解費等項均無所出，是以專收銀錢尚非藉此牟利，然而地方河工均受其累矣。其藩司應發各款，如何分別按成搭放，臣亦不能盡知，即以河工領款而論，每銀一千搭放五成官票、三成寶鈔、二成現銀，統核現銀尚不及得半之數，司庫又因撥款繁多，萬分支絀，即此亦不能如數支發，按期給領，致近年來積欠南北兩道庫爲數甚鉅。每遇險工無從搶護，仍不得不告急於司庫。……河工如此，地方可知。若使州縣開徵之時，除收現銀五成外，如有以票鈔完納者，亦照五成搭收，則商民咸知寶貴，價值日昂。不但河工所存票鈔，可向民間行使與銀錢無所區別，即兵民人等，亦可一律暢行，不致因無處易錢，視同廢紙。現聞河南撫臣在河北剿辦聯莊會土匪，業經出示曉諭，令民間完納錢糧，銀錢票鈔按成搭收，實爲杜弊便民起見。

臣愚並請皇上飭下撫臣，通行闔省州縣，凡民間完納錢漕稅課，除畸零小戶銀不及一兩，錢不及一千者，仍以現錢核收外，其餘恪遵奏定章程，徵收現銀五成，兼收票鈔五成。如此搭收，方准如此搭解，明降諭旨，遍貼謄黃，咸使周知。其火耗、解費等項，酌令稍有贏餘，以事補苴，務期官民兩便，永遠遵行。

〔又附片〕再，山東徵解錢糧又與河南情形有異。該省現定章程，凡錢糧雜稅上下收發，均用現銀八成票鈔二成。乃臣聞藩司於各項領款則照二成搭放，而於州縣解款並不照二成搭收，致票鈔更不能行使。臣所屬東省各廳雖領款較少，該司亦照票五鈔三銀二支發，所領票鈔無從出售，於工需大有妨礙。應請旨飭下山東撫臣行令藩司，務將官票寶鈔准各州縣搭解二成，庶出納均平，俾得逐漸流轉。

、〔管理戶部置積摺——令各省立官銀錢號推行寶鈔請，咸豐五年十月十三日〕竊維財賦之所入，大端出於農桑，至於鹽課、關稅次之。

今之理財亟矣，而苦無萬全之法，不得已藉資捐輸，然捐輸有時告竭。蓋賊氛未靖，失業者多，財之源無可開，軍需浩繁，供給不暇，財之流無可節。臣愚以爲天下大計如治家然，當入不敷出之時，畫因時制宜之策，惟有統籌全局，諸事覈實，力求節財之流，以期裕財之源而已。方今銀價日昂，民間土地之所產，勢不能因銀價之昂，而盡增其物價。及至輸納丁糧，地方官無可賠累，未有不按照銀價徵收錢文者。上無加賦之名，而下受加賦之實。當此餉需孔亟，撥解紛繁，額設正供，萬難議減。

臣等公同商酌，非疏通鈔法，使之翼錢而行，無以便民生而裕國用。應請飭下直省各督撫，查照臣部通行寶鈔奏案，於省會郡城及提鎮駐紮關稅口岸地方，設立官銀錢號。於部發京都會用官號戳記寶鈔，蓋用該省藩司印信時，多立鈔根分發各處官號。其鈔應在某郡某號取錢，卽由該藩司於鈔面用紅字戳記，詳細註明，解回部庫搭充俸餉。此項寶鈔，京師商民或用銀在五字官號購買，或用貨在市廛互相交易，均准持赴該省完納錢糧，並准按該藩司鈔面字號支取現錢。其取過現錢寶鈔，仍准該省商民按各該處時價用銀購買，以爲呈交官項及來京貿易之用。其搭收寶鈔章程，除直隸丁糧業據該督覆奏，經臣等會同軍機大臣議令銀鈔各半徵收，奏准遵行，應令認真照辦，並於議覆山東巡撫收鈔摺內，准自咸豐六年下忙任聽商民按成完納外，河南地丁錢糧擬令仍遵臣部前行，自咸豐六年上忙爲始，一律搭收五成寶鈔。其應交寶鈔錢數，按成不及五百文及應交寶鈔尾零，概以當十大錢制錢兌收；統按制錢二串抵銀一兩覈算。此外距京較遠省分，寶鈔未能卽時徧及，准於應收五成寶鈔內，搭收當十大錢制錢，並將自何年月收起之處酌覈奏辦。其應徵一半實銀，或原係徵銀抑原係徵錢，務須按照舊章聽百姓自封投櫃，不得因銀價增昂，藉端浮勒。更視州縣財賦之大小，報解之多寡，酌令裁減浮費，民力既紓，完解自易。一切捏報災荒之弊，可以不禁而自除。此節流之一端也。現在部頒寶

鈔均係有本之鈔，各該省兵餉及一切留支款項，應放五成寶鈔者，既可以原徵寶鈔現錢抵給；其應放一半實銀，亦宜查照部庫放給京餉章程，每銀一兩概以制錢二串折給。各屬道府州縣應支各款，即在所轄州縣經徵錢糧之內，劃存屬庫，隨時支發，以免藩庫報解之煩。如有侵吞挪移者，從嚴究辦。所有節省運費及留支項下折給之所餘，統與正項錢糧報部聽撥，此亦節流之一端也。至於用兵省分，每月需餉若干，本省未被兵州縣可照常開徵者若干，均令其造具清冊送部備查。其現行捐釐章程及各屬勸捐成數，可助軍餉者若干，亦當隨時聲敘，本省兵餉實在不支，方准於鄰省接濟。仍責令統兵大員迅掃賊氛，毋得曠日玩時，老師糜餉，此亦節流之一端也。……近日鹽課、關稅虧短尤多，雖由於賊氛未平商賈裹足，亦以司事各員不將搭收票鈔章程明白出示曉諭，希圖徵收概勒現銀，撥解搭用票鈔。兼之鹽場半無事之員，關榷多無名之吏，若輩侵吞稅課，剝削商民，更當酌量情形認真裁汰，實力整頓。與其使若輩從中飽蝕，何若使商民據實輸將。此又節流之一端也。

凡此數端，臣等謹就現在時勢悉心酌覈，應請旨飭下各省大吏查照辦理，總期民生日裕國計日紓，事事均歸實際，是爲至要。

〔又附片〕再，鈔法錢法原自相輔而行，現在部庫所放寶鈔均係蓋用官號戳記，准兵民持鈔取錢，計自字升等五官號開設以來，鈔存幾及三百餘萬吊，此兵民信用上下流通之明證也。各省大吏如果遵照奏准通行寶鈔章程，一律設立官銀錢號，以便兌買寶鈔之商民就近營運，則官號之鈔本俱從寶鈔而來，自可無虞缺乏。更飭所屬各州縣剴切曉諭商民人等，明示以地丁錢糧非五成寶鈔不收之議，以堅其信。民既持有官號之可以取錢，又持有丁糧之可以交納，當益爭相寶貴，樂於收藏，寶鈔之流通固有不脛而自走者。無如因循玩誤，幾成錮習，臣部奏咨各案各省大吏往往視爲具文，置之不論。應請飭下各省督撫將應立官號，統限三箇月一律開設，並將開設官號章程，於接奉

部文一月內先行奏報，以昭慎重。

〔上諭——催各省設官銀錢號推行寶鈔，咸豐五年十月十三日〕內閣奉上諭，戶部奏，統籌節用事宜，並請飭各省實行鈔法錢法各等語。現值度支匱乏，軍餉浩繁，開源節流兩無善策。自推行鈔法，添鑄大錢以來，京城官號所存寶鈔及戶、工兩局、鑄錢局所鑄當十、當五大錢，均已日見流通，藉資周轉，而各直省於疊奉部文後總未實力奉行，但以鈔票大錢難以適用爲解。各路軍餉紛紛請撥現銀，豈京、外情形遂至如此懸絕，總由不肖官吏有意延擱，非畏難苟安，卽意圖中飽。而督撫藩司視爲具文，聽其玩誤，於應設官號因循不辦，以致寶鈔大錢仍形壅滯，州縣官徵銀解鈔，轉得從中漁利。下無以取信於民，安能中外流通推行無礙耶！著各省督撫按照該部摺內所議，勒限三箇月將應立官號一律開設，並將開設官號章程於接到部文一月內先行奏報。其附近京城各州縣應搭收當十大錢，著直隸總督出示曉諭，務與制錢一律完交。儻有強分軒輊，勒指不收之官吏，由該督據實嚴參，藩司不行揭報，亦卽一體參辦。此外各省，並著照直隸辦理。至州縣收鈔不力應如何嚴定處分，行鈔有效應如何優與獎敘，並著吏部詳議具奏。其餘摺內所議各條，均著照所請，行知各該統兵大臣及各省督撫認真查辦。其有應行奏明遵辦者，並著迅速具奏。欽此。

〔直隸文生馬國樞呈都察院文——控告州縣浮收錢糧不收寶鈔，咸豐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具呈文生馬國樞，年四十五歲，係直隸河間府景州人。抱告門生馬延齡。爲包納加增買鈔批解事：

竊定例完糧本屬自封投櫃，鈔票原期上下通行，不意官銀匠監生張鳳儀，暨伊父張銓素號二閻王，乘逆匪竄擾，勾串戶書石大成、趙錫、史六大將軍卽史茂增、高廷琦，夥開錢鋪，以包納國課爲業，不容自封投櫃，以收買鈔票爲生理，不准民間使行。咸豐四年上諭，完糧按銀七票三徵收，而伊等賄囑戶書范榮隱匿贍黃不貼，上忙、下忙俱按實銀徵收。李州主出示曉諭，完糧花戶准其銀錢兩便。生遵諭封銀投

交，該櫃不收，口稱錢丁係櫃書徵收，銀丁赴錢鋪交納。每糧銀一兩總照一兩三錢零五釐定價，故市價銀數每兩五千一二百文不一。而糧銀每兩，錢丁按七千文收錢，銀丁按六千九百文收錢。生係銀丁，赴錢鋪交納，孰知每銀一兩，伊等又復加銀一錢收錢。生因錢丁銀丁皆係地糧，爲何錢丁每兩按七千文收錢之外，不再加耗；而銀丁每兩按六千九百文收錢之外，又復加耗，殊屬不符。是以在州具稟，未蒙明示。伊等視爲得計，及至下忙，市價銀數如故，而糧價又復每兩加增京錢三百文，錢丁每兩定爲七千三百文；銀丁每兩定爲七千二百文，而錢鋪向花戶算帳，每兩要錢八千零八十餘文。且須送現錢於五家公所，方將花戶冊名、銀數、甲眼，開寫紙片，蓋用伊鋪戳記，始行交納。錢鈔銀鈔一概不收，而批解則以京錢三千文收買景州營鈔。此之謂害民而兼及於兵。生赴府呈控，批候委鄰封查辦，理宜恪遵。但官銀匠張銓父子既已捐納，仍復朋充，石大成、趙錫以戶書開設錢鋪，手眼俱各通天。且案關課賦，鄰封亦難究辦。於五年二月初三日赴藩憲具控。批府審詳。乃伊等百計抗延，以致弊端種種。每兩銀竟按七千一百餘文勒索，除定價六千三百三十三文補底錢一百四十餘文外，淨浮收錢六百三十餘文，有生家完糧串票並伊等所開清單可憑。再生家完糧並非無鈔，乃伊等據鈔銀一兩按京錢四千文一概勒迫折價，自行賤價收買景州營鈔，每鈔銀一兩以京錢二千文收買批解。生復赴藩憲督憲呈控，批河間府提辦。延至今年三月初八日委員到府審訊兩次。伊等供認，每銀一兩徵收一兩三錢零五釐。又恐所收錢數與定價不符，難免加賦之罪，不知若何撥弄，逼生含混具結。爲此遣門生馬延齡來院具稟。叩乞施行。上呈。

〔上諭——令直隸總督嚴審馬國樞所的控地丁不收寶鈔案，咸豐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內閣奉上諭：都察院奏，直隸景州文生馬國樞，以劣監蠹吏，包納錢糧，買鈔批解等詞，遣抱告馬延齡赴該衙門控告。各省完納錢糧，均准按成收納鈔票。上年冬間，因直隸士民以地方官

吏徵糧俱索實銀，疊次京控，均交桂良訊辦。茲復據該文生控訴監生張鳳儀，朦充官銀匠名目，與其父張銓，勾串戶書石大成等，夥開錢鋪，包納錢糧，勒折浮收，不准民間交鈔，及批解時私向武營買鈔搭解。似此漁利營私，把持盤踞，不法已極。該地方官不加嚴審，含混完結，難保非有意徇縱，必應徹底根究。該省於此等案件層見疊出，該上司何竟置若罔聞？著桂良親提張鳳儀等嚴行審訊，按律定擬，並查明該地方文武如有通同漁利情弊，即著嚴參具奏。抱告馬延齡該部照例解往備質。欽此。

〔御史李鶴年摺——直隸地方官拒收官票寶鈔，咸豐六年十二月初七日〕竊自軍興以來，部臣因帑項不足，奏准行使官票，一切錢糧、關稅俱准交納，立法甚善。而歷今數年，即直隸一省亦未克暢行。推原其故，實由直督暨該藩司於奉旨行使之初，議令各州縣糧租、稅課，悉以銀七票三交收。有票者交票，無票者每銀一兩交制錢二千，官爲買票解部，當經部臣核准。自此之後，直隸地方官竟以官爲買票，奉有部文，民間所交概不收納。民見官不收票，亦以票爲無用，遂致日形壅滯。

伏思票之與銀，究有區別，百姓斷無不願交票之理，何待官爲購買。且國家不得已而用銀票，原冀流通無滯，散布民間。若使此項日操於官吏之手，民不見票爲何物，又焉知票之可行，安所謂流通無滯乎。大抵不肖州縣貪婪性成，既不肯收票以便民，復欲藉買票以肥己。查官票一兩，京師市商交易，僅值制錢八九百文，民以制錢二千交官，官則以制錢八九百文易票解部，是每票一兩漁利一千有奇，通盤核算爲數甚鉅。此其弊上下通知，而莫能禁止。且自咸豐四年戶部有改票用鈔之議，該督復以窒礙甚多，奏請循舊辦理，蓋以收錢買票則便於營私，收鈔解鈔則無從牟利，故爲此阻撓之說，以見好於州縣耳。

夫州縣之所以不收票者，不過以零星小戶錢糧甚微，不敷搭票爲

詞。臣愚謂包納錢糧例所不准，而畸零散數似可令交錢糧者數家合併，牽算湊足搭票之數，自行投櫃，惟不准數十百人聯名交納；如此則民間之票可以交官，亦與不准包納之例毫無妨礙。至直隸徵收鈔票奏定銀七票三，聞至咸豐七年有改爲銀五票五之議，如使票果通行，改之誠善。無如今之行票，皆無益於民而有利於官。現在三成之票，地方官已沾潤不少，若又加以二成，則官之利藪日開，而國課重受其弊。莫如此後令直隸仍照票三章程徵收，庶上下相安，有裨國計有益民生。果使數年之後民間鈔票暢行，然後奏改章程，似亦防弊之一法。

抑臣更有請者。戶部官票寶鈔俱註明某省字樣，如交直隸官項者，必須用直隸票鈔，否則不收。他省亦然。此議殊多窒礙，譬之制錢各省皆設爐鼓鑄，若限於方隅不能出境，古今有此圖法耶？夫票鈔所以代銀錢也，銀錢通行於天下，即票鈔亦宜通行於天下。今必分別省分示以限制，使百姓艱於購覓，而官吏藉以把持，則不啻刁難百姓，而禁之使不交票也；又不啻陰助官吏，而諷之使不收票鈔也。……

〔陝西巡撫曾望顏摺——奏報陝西官錢鋪種種舞弊情形，咸豐七年十月初五日〕竊臣前因查得官錢鋪人有那移私販情弊，牽涉委員及供出藩司家人，當於九月初四日繕摺具奏後，親督道府各員將調取官錢鋪、鐵錢局帳本，暨義源崐、四如永、豫祥成、天順和、天興順五家私鋪帳本，逐一查核，並提集官錢鋪管事人王八即王迎科等連日審訊。現在訊出情弊甚多，謹臚列各款，敬爲我皇上陳之：

一、官錢鋪承領銀錢支放兵餉，其用存各數向無月報。臣本年蒞任後，始飭令委員郭廷椿，按月開摺報明。現將閏五月六月七月等月分報摺核對，下月舊管與上月實在銀錢各數，多不相符。復查七月內有領司庫庫平銀十萬兩一款，下註合錢十八萬三千串，又註合議平銀七萬二千一百六十兩八錢八分。查陝西議平較庫平每百浮出四兩，按計庫平銀十萬兩，應合議平銀十萬四千兩，何

以將銀合錢，又將錢合銀，一轉移間遽短銀三萬兩有零。其中情弊，嚴訊王八，語多支飾。是其朦混開報有意侵吞，已可概見矣。

一、每月兵餉搭放當十銅大錢，王八商同各私鋪，將放出之大錢減價買回，每買大錢一千文，祇用制錢八百文及八百五十文不等。官錢鋪亦減價買回，每買大錢一千文亦祇用制錢八百五十文及九百文不等。至官錢鋪將減價買回之大錢解交藩庫，每大錢一千文合足制錢一千文，所得贏餘俱歸私囊。據荆昌吉、裴相奎、邵崐、呂景春、楊德亭供俱相同，質之王八，亦無異詞。查義源崐、四如永、豫祥成、天順和暨天興順不全帳本，五家私鋪歷年收買大錢，共合制錢十四萬串有零。此官錢鋪夥同私鋪減價收買，藉以漁利之實在情形也。

一、查官錢鋪章程，原准與民間鋪戶交易。查向來錢鋪與別鋪兌換銀錢，其當日彼此銀錢兩清，不取利息者，名曰來往帳；其暫時借用及存在店中零星取用者，名曰暫記帳。今查義源崐、四如永、豫祥成、天順和暨天興順不全帳本，其與官錢鋪所有來往帳姑置不算外，其暫記帳上取用官錢鋪銀總計已六十八萬兩有零，制錢已一百零九萬串有零。雖陸續歸還，而尾欠尚多，且並無分文利息。是其巧借交易之名，暗取侵那之利。那非因公，利實歸已，尤為可恨。緣司庫每月發餉，須銀數萬兩，先期將銀發交官錢鋪，鋪中以票繳回司庫，其銀尚存鋪中，王八等即以供私鋪之用。是王八等私開錢鋪，竟無須先籌本銀；需用銀錢，隨時可向官錢鋪那取，又無須認息。訊之王八，均已供認。此各私鋪在官錢鋪那用銀錢之實在情形也。

一、查鐵錢局自五年春間起七年八月底止呈報帳本，共鑄過鐵錢四十萬一千串有零，內發外州縣錢三十五萬六千串有零，其解司庫錢一千五百六十串有零，其發咸、長兩縣錢行及官錢鋪祇四萬五千串有零。今查義源崐、四如永、豫祥成、天順和暨天興順不全

帳本，約取過官錢鋪、鐵錢局兩處鐵錢，忽另有十五萬餘串之多。傳訊鐵錢局管帳之路萬泰，據供每日每爐所鑄鐵錢，委員李洵留數十串不入報帳，以歸墊款。檢查鐵錢局呈出帳本內，有墊款帳一本，係製備銅爐、家具、造房、買地之費，似此均係正用，何以不作正開銷？即或因一時無款，由委員墊辦，亦宜自出己貲，何得於官鑄錢文隱匿七萬餘串之多，名爲墊款。即謂隱匿此七萬餘串出於有因，而以各私鋪取過鐵錢十五萬餘串計之，數又懸殊，是其隱匿並且不止七萬餘串之數。顯係借墊款名目，希圖無庸核算，遂可任意侵那也。傳訊爐頭張永亮等，均稱咸豐五年約計共鑄錢九萬數千串，六年鑄錢十六萬數千串，本年正月至八月底止鑄錢二十六萬餘串。所鑄之數，大浮於鐵錢局帳本開報之數。查問爐頭逐日交錢帳本，據稱每月算結工食，局中即將帳本收去。隨向委員查詢，據稟稱此項帳目，暨五六兩年出入流水各帳，俱已銷燬無存。則既隱匿於前，復滅迹於後，其居心更不可問矣。

一、鐵錢局所鑄鐵錢，由藩司發官錢鋪行用，並札發各州縣轉發當商錢行等二八搭用行使，按時價高下酌量收銀繳司歸款，係爲流通鐵錢起見。乃委員等因官錢鋪領有鐵錢，遂將隱匿不報之鐵錢，商令王八假官錢鋪之名，由義源崐、四如永、豫祥成、天順和、天興順五家私鋪販運各州縣，減價發賣。每鐵錢一千文賣銅制錢八百文有零，各商因私賣之價少而官發之價多，不願赴官領錢。岐山、藍田兩縣查知起獲私販鐵錢稟報在案。溯自咸豐五年以來，王八交五家私鋪鐵錢已十五萬串有零，是委員與王八等藉官運之名以掩私販之迹，此其實據也。

一、官錢鋪銀錢出入全以帳目爲憑，除錢票一項應俟設法清查有無重票等弊，方可定其是否虧短外，現據委員候補道成瑞等，查核官錢鋪帳本，與天興順轉轉最多。其暫記銀帳內，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與九月初一日移過之數，天興順虧短銀八千六百餘兩，前後

不符。復查天興順帳本，五年正月至九月底，片紙全無。隨向天興順管事楊德亭嚴追帳本，據供遺失，又供燒燬，無憑查對。嗣楊德亭在押病故，質之王八，謊稱楊德亭一人經管，伊不知道。顯係恃楊德亭身故，藉圖狡賴。彼此帳目短少，何以年月適相符合，弊竇顯然。又調查鐵錢局帳本，短少更多，飭令新派委員逐一清查，據稟五、六年出入流水各帳，俱已銷燬無存。本年閏五月以後各帳，均多膠轕不清等語。是其中弊端，斷不能不徹底根究也。

〔御史陳澧摺——請嚴辦福建官局舞弊，咸豐八年二月十三日〕

竊惟各省官錢局之設，原因軍需緊急，藉此騰挪，於濟餉之中，仍寓便民之意。乃有不肖官商從中漁利，虧帑病民，實出情理之外。如陝西巡撫曾望顏奏參陝省官錢局委員等串通作弊，業經奉旨從嚴究辦，仰見我皇上慎重國法，有犯必懲之至意。

臣伏見閩省官錢局自開設以來，民困日深，向來閩省米價每石不過三千餘文，今則貴至三十餘千文；銀價不過一千五六百文，今則貴至九千餘文。其餘日用常物無不增昂十倍。富者轉貧，貧者待斃。推原錢法壅滯之故，皆由該委員店夥視官局爲利藪，惟知肥己不顧病民，銀價則高下任心，票根則有無莫辨。虛出虛入，買空賣空，以及虧短侵挪，種種弊端，不可究詰。故尋常市井小民，一爲官錢局管事，無不廣置田產，立成巨富。其次者亦鮮衣美食，揮霍自豪。以致物議沸騰，怨聲載道。去年九月間，有衿耆王崧齡等稟請清釐官局，經督臣王懿德批示有云：官局銀價、番價任意高抬，局員局友肥其私橐，勢所不免等語。近又風聞有南臺官錢局管事人程松藻，營私敗露，經督臣王懿德飭拏到案，供出臺局虧空四十萬貫，並牽涉委員鍾峻等親幕通同牟利各情。是該官局之舞弊，已可概見。若不澈底根究，何以懲奸蠹而慎度支。

應請旨飭下該督撫嚴行查辦，務期水落石出，並將省城南臺官錢局底帳，逐款清釐，發票若干，存本若干，生息若干，虧短若干，一一核

算明確，據實具奏。如查有侵挪掩飾等弊，即將該委員店夥等一併從重治罪，毋得意存迴護，稍事姑容，庶幾懲一警百，咸知斂戢。

〔欽差大臣黃宗漢片——福州人民要求變通錢法平抑糧價，咸豐八年三月十五日〕再，臣十二日在福州省拜摺後，本擬即日起程由泉、漳一帶，迅速入粵。乃因省中居民每於臣出門時，十百成羣，紛紛遞呈，求爲辦理。當告以本地人例不應理民事，此次欽差，係爲專辦夷務，過各海口採訪通商事宜，非辦地方公事也。而愚民無知，再三苦求，當將各呈一閱，不下數十張，皆爲錢法糧價而言，曾經歷控各衙門有案。現在省城內外，每鐵制錢一百只當十文，每米一升須錢六七百文，貧民困苦已極。當將原呈發還，告以見地方官長即囑令上緊設法辦理，及見地方官長，據稱早經籌畫，定期搭用銅錢平減糧價，賑恤饑民。無如經費十分支絀，刻下又因上游岑陽關、浦城、松溪、政和各縣，相繼失陷，軍需緊急，不免顧此失彼，是以未能如期應手，現在仍復設法籌辦。十三日早晨臣正與紳士郭柏蔭等籌議，各紳士續行倡捐，以爲股戶勸，以助賑恤之需。未幾即聞城外南臺一帶，有民人千百爲羣，因日前該處海防廳辦理團練，未能悉洽輿情，遂激成衆怒，勢甚洶洶。仍以錢法糧價爲詞，相率入城，先至前尙書廖鴻荃家嚷鬧，將廖鴻荃拉至督署，哀求變通錢法，平減糧價，以救民命。督臣正與理論，適將軍臣東純聞知趕到，臣得信較遲，亦即邀集各紳士商民在旁設法解散，令兩書院山長郭柏蔭、鄭元璧等係福州人口音相通者，先進督署，隨同諸大吏妥爲開導。臣隨後亦即踵至，幸東純前在副都統任內多年，深得民心，當即會同地方諸大吏立時懸牌示悉，許以本月二十一起搭用銅錢三成，以後按月遞加加至五成而止。並即倡捐糧石，半賑恤半平糶，百姓見牌遂欣然而散，並無持械搶奪情事。

〔署閩浙總督慶端摺——福建官局票本全虛建議籌捐歸補，咸豐八年八月十九日〕竊照閩省於咸豐三年倉猝軍興，餉需既無可籌那，民店又接踵倒閉，官民交困，幾不能支。當經奏准開設永豐官局，

行用銀錢各票，以期上濟國用，下便民生。數載以來，用兵未已，一切軍需兵餉，司庫搜羅既罄，無款應支，不得已悉提官局票銀，藉資措拄。計截至上年十月底止，共已提用票銀三百八十萬兩有奇。此項票銀，無非仍向官局兌易票錢行使，是以票行日鉅，票本愈虛，紋銀銅錢缺少，遂致米糧百物，價日翔昂，民難謀生，怨咨日甚。當經前督臣王懿德會同奴才慶端，將官局危殆情形，併懇發票本補救緣由，節次奏蒙聖鑒。旋奉勅部議，撥浙、粵兩省地丁、關稅銀二十萬兩，迄今尙無解到。卽就近准撥之閩海關經徵常、夷各稅銀六十餘萬兩，及七年八月以後所徵稅銀，又因兵精軍餉急需支發，早已動用無存。票本之歸補仍虛，民用之拮据愈甚。據官局委員具報，暫截至本年五月底止，司庫提用未還票本除奉發捐輸款項，及局中兌易餉票，買賣出入所獲盈餘，陸續歸補外，實尙長用出錢票二千零六十餘萬吊。而現存銅錢、鐵錢不及百分之一。此外製用銀番各票應備票本，尙不在內。似此憑空結撰，層累彌高，設竟一旦倒回，勢必卽時決裂。值此逆氛未靖，何堪內患重興。

奴才等目擊時艱，與在省司道通盤籌畫，惟有仰乞天恩，俯念閩省官局票本全虛，民生日困，准予勸捐歸補，以濟燃眉。並准援照前辦防剿經費案內部行，凡捐實在官階貢監職銜等項，照例實減二成遞減一成，每百兩以七十二兩交納。若捐輸錢文，每銀一兩折繳制錢一千六百文，以期踴躍輸將。

咸豐八年八月十七日硃批：戶部速議具奏，單併發。欽此。

〔附清單〕謹將閩省現擬勸捐官局票本以資歸補，酌議章程六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計開：

- 一、此次奏請捐輸，係爲歸補官局票本，急籌挽救，以蘇民困而杜危機起見。應請准其援照前辦防剿經費並各省捐輸章程，以七二折計算，並准每銀一兩折繳制錢一千六百文，其應得議敘，仍照

籌餉例及現行常例續奉推廣章程銀數，指項報捐，彙案奏獎，以符定例。

一、前辦勸捐兵餉及防剿經費部頒空白貢、監照，及各項職銜封典執照，尚未用竣。現辦捐輸票本，事同一律，應請准其填用。至報捐實在官職，並捐級紀錄等項及貢監各照，如用竣後，部頒未到，均先由司填給司印實收，仍俟彙奏請獎，造冊送部換照給領，以歸核實。

一、前辦防剿捐輸，係奏定無論捐數多寡，每一月具奏請獎一次，俾各捐生早荷恩施及時自効；其捐數在數萬兩以上者，並即專摺奏懇聖恩破格優獎。今捐票本應請准其援照辦理，以昭激勸。

一、歷屆捐輸，凡外省在閩貿易遊幕紳士商民，及文武官員隨任子弟，並現任候補試用各官，均准報捐，至省外各屬，亦遴委幹員前往勸捐。此次應請照辦，以廣招徠。

一、閩省現設捐輸總局，所有捐生願得何項獎敘，及年貌、籍貫、三代履歷，應令切實聲明，將所捐銀錢，逕繳永豐官局請領收單，隨呈並繳。捐局核例相符，填給部照實收。官局所收捐資隨時歸補票本。一俟歸補如數，即將捐輸奏停，以示限制。

一、各捐生赴局報捐一切浮費，應令刪除，惟各衙門承辦捐輸油蠟、紙張、工伙、飯食，在所必需，應照前辦防剿經費章程，每捐項銀一百兩，隨繳油蠟、工伙等項銀五錢，給予承辦各書，以資辦公津貼。

硃批：覽。

〔福州將軍慶端等片——官局票本全無糧價上漲人民反抗，咸豐八年八月十九日〕再，督臣王懿德、奴才慶端，前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八年四月初七日奉上諭：黃宗漢奏，閩省自行使鐵錢，錢賤糧貴，貧民困苦等因。欽此。欽遵。仰見我皇上念切民依痼癩在抱之至意。奴才等跪聆之下，惶悚難名。遵查本年三月中旬，閩省窮民藉釁滋鬧，

即經開導解散，民情安堵，並將被匪竄擾各縣現辦軍務情形，由王懿德會同奴才慶端隨時奏報在案。欽奉前因。

奴才等復查閩省自軍興以來，兵餉、軍需兩無所出，不得已籌開永豐官局，行用官票。原以藉資周轉，爲一時權宜之計。迄今數載，司庫應發餉需，因各省奉撥之銀，並無解到，本省應徵之款，又多蠲緩，不得不提用局票，暫濟急需。而提用愈多，空虛愈甚，以致票輕錢貴，紛紛滾支，是以奏明鼓鑄鐵錢，稍資補救。乃市儈奸商，輒又妄分軒輊，私相折扣，因而壅滯不行。銀價日貴，百物騰昂，小民無知，未悉局票之過輕，由於司庫之提用，提用之至鉅，由於軍用之無資。咸謂行用鐵錢，不便民生，且歸咎於官局之經營不善，妄擬委員店夥與地方官自便身圖，羣相疾怨。節經王懿德於咸豐六年九月，暨上年二月、十月，將閩省民困日深，並官局危殆情形，先後奏蒙勅部議撥浙、粵兩省丁稅銀兩，並閩海關所徵常、夷各稅，陸續撥抵票本之需。旋又飭購銅斤，添爐鼓鑄，並將捐輸防剿經費隨時撥付補苴，節飭地方官與官局委員趕備銅錢，酌平市價，以資救濟，均在該紳民等未經呈懇之先。凡有可以籌畫之方，無不設法變通，不遺餘力。無如奉撥浙、粵兩省銀兩，暨廣東、江西、浙江、四川等省奉撥閩省軍需，計銀一百餘萬兩，均無解到。而閩海關徵收常、夷各稅，固非朝夕得有成數，又因軍需撥用無存，票本虛懸，仍無歸補。兼以銅錢既購鑄非易，平價又耗折不貲，杯水車薪，終屬無濟。因之市廛貿易依然有票無錢，銀價米糧仍復增長無已。小民迫不能待，藉以乞平米價，求用銅錢爲詞，赴督臣王懿德衙門及紳士廖鴻荃家中，肆行喧鬧。此閩省銅錢缺少，糧價日昂，實緣頻歲用兵，司庫羅掘無遺，提支局票過鉅之實在情形也。

咸豐八年八月十七日硃批：知道了。欽此。

〔在籍前尚書廖鴻荃片——福建濫發官票局夥復營私牟利以致人民喧鬧督署，咸豐八年九月十八日〕再，此案匪徒滋事之後，地方官慮

其黨羽衆多，恐致激變，不敢遽行訪拏。至六七月後，始聞緝獲四五人。有到案即供認不諱者，有一味狡卸轉相攀引者，似訊結尙需時日。臣愚以爲此案關鍵在特衆闖入督署內室，肆行毀搶一節，實屬目無官長。不誅首要則民風益悍，而無以振紀綱；然多所株連，又恐民皆自危，亦非所以安反側。此中寬嚴悉協，俾民皆畏服而亦不留餘弊，全在地方官之辦理得宜，而非退處林泉者所敢妄參末議耳。

至近來永豐官局情形，尤形杌隉。前因藩庫空虛，一切支應，類多提用局票，以致虛出日多。局夥復倚恃委員護庇，舞弊牟利，買空賣空。以故民間不復信用，局票價日絀，物價日昂，甚至日用薪米之需，無不貴逾十倍。小民力不能堪，積怨深怒。奸徒從而鼓煽，遂爾鋌而走險，有聚衆喧鬧督署之事。此實該局倚勢作奸病民釀禍之所由來也。現在鐵錢既已窒礙，不得不議復銅錢。無如購銅本屬繁難，鼓鑄亦非容易。該局存積銅錢不過十餘萬串，而局票之散在民間約有千萬。雖議三折應支，尙不敷十分之一，不得不以二成錢票一成現錢均勻搭放。乃自三月二十一日開支以來，居民市肆並未得見分文，而奸民逐日滾支，運赴省外銷賣。該管官無法禁止，局票則轆轤轉運，愈出愈多；銅錢則無底漏卮，日供日耗。一朝罄盡，事變且不可言。此又官局目下情狀委難支持挽救者也。

近又值軍餉緊急，指稱彌補票本，設局勸捐，開單票傳，幾於家括戶索。此雖萬不得已之舉，然已怨聲載道，將來此項捐貲若復挪移別用，更當何所藉手以爲清釐官局之資。夫虧愈甚則怨愈多，怨愈多則害愈烈。倘再遷延回護不思一逐漸挽救之方，將來理極數窮，一朝潰裂，其禍患有不可勝言者，豈惟殃民，抑且誤國。

「閩浙總督慶端摺——福建官局收回票存經過，咸豐十年二月十六日」竊照閩省咸豐三年間土匪滋事，倉猝軍興，拮据異常，官民交困，有岌岌不支之勢。當經奏請開設永豐官局，行用銀錢各票，以濟時艱。旋在城外南臺地方添設分局，俾資流轉。原擬試辦半年之後，獲有成

效，然後酌提官票搭放應支各款。祇因庫儲告罄，未及一月，即行提票支應。數載以來，一切軍需餉項，無不取資於官局，以致提用過鉅，票本全虛，百物增昂，怨咨紛起。隨復奏懇將捐輸防剿經費改爲捐輸歸補票本，以圖挽救。乃其時軍情方緊，所收捐項仍須撥應軍需，不能歸補票本，局勢益見危殆。又經奏明停止官錢局以順輿情，並將現收捐輸及各口釐金暨福州府徵收茶稅，聲請撥補票本，以備抵支官票各在案。

奴才等伏查咸豐三年九月間，自開局起，藩糧鹽各庫提用官銀票番錢票支發餉需各款，除陸續撥還外，截至咸豐八年十二月止，實尙提用未還銀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五百餘兩。凡軍民等承領票銀，必須兌易錢文購買米糧食物，官局乏錢應付，不得不悉以虛票兌給。遂至票輕銀貴，每兩兌錢自四千餘文起逐漸昂至二十八千文。統計兌出各票，約共合錢三千九百餘萬千文。現復詳加釐核，內有流用民間未赴官局兌支之票，或完解錢糧課稅，或逕行抵繳捐輸，先後由庫兌收發局抹銷歸補外，實共用出各種官票錢二千九百八十萬三千餘千文。小民命與財連，咸思課虛賣實，而似此鉅款，非藉官紳商富踴躍輸將，斷難設籌收補。

計自捐補票本起，已由司庫發領歸補錢五百八十萬零五百二十三千餘文。迨九年正月停局以後，續由司庫籌款撥發，分設廠局收繳，並收到兌繳捐資，計截至九年十二月止，共收回核銷各種官票合錢二千二百三十一萬五千餘文。是用在民間未收回各票，已不過一百七十餘萬，經查所收捐輸以之歸補票本，已屬有盈，經奴才等另摺奏明，停止收捐。其前項尙未收回官局票，並經示諭軍民，定限三月以內，繳赴福州府核收。即將捐生折繳銀番，並前次撥濟軍需應行撥還銀兩，分別折銀支給，免致有票無支，重爲民累。如遲至三月以後，尙有未繳之票，概作廢紙，不得再行支用，以示體卹而昭限制。

所有前委員等原領成本銀一萬兩，番銀八千元，制錢二萬八千千

文，並已如數提出歸還清款，並無短少。綜計買賣進出，除撥補各款，並繳還成本外，尚存盈餘番銀一十一萬七千四百九十四兩九錢一分，亦經解存司庫，另行撥用。此外原買局屋一所，俟召買再行收價解司報部。所有收回官票，應令抹銷清楚，委員眼同銷燬。至建寧、福寧、汀州、廈門各分局，均已裁撤，其原領省局代製銀錢番票，應卽一併核銷。惟臺灣遠隔重洋，承領各票尚未繳銷，現經嚴催解還，以免流弊。

咸豐十年四月初八日硃批，戶部知道。欽此。

〔福建錢票風潮〕《再與鄭錫侯侍御書，五月初四日》：本日聞中和滾支甚緊，錢荒已極，人心惶惶，舍間無三日糧，下午米市三四處告乏，每石價已踊至四千左右，竊意此時義倉可發也。蓋米踊之故，大戶難免羅致，囤牙亦有居奇，以社倉變通之，則可平市價，以救錢荒，小民無知，斂錢歸鄉，閉米出糶，是以錢日荒而米日踊。社倉所糶者，皆零星小戶。使之零升小斗現錢交易，則錢不歸鄉，不歸倉，以之轉輸錢鋪，則泉流不滯。議者或謂義倉以備急需，不能驟發，殊不知身居廣廈細旃，目不視小民之疾苦。其實夫婦愁苦墊隘，十室九空。辰下物價人心岌岌危殆，亦可謂急矣。省垣米粟非不多也，由奸牙漸漸抬價。查義倉藏穀四萬八千石，除大戶不給外，所應發者窮民耳。一聞義倉出粟，貧戶歡聲載道，則人心可安，囤積無利可剝，則價值自減，所費不過三千石左右，價必驟落。轉瞬早稻登場，隨時平價買補，倉無所損，而民大有益。並准用錢票循環轉輸，米日平則錢荒日減。否則飢困已極，始議發棠，恐補救未免太晚矣。……

此書遞去無信，自悔失言，是日各奉憲暫停半日，市廛錢荒，節節蕭然，陰雨累日，大非氣象。聞所募鄉勇先掠錢鋪，其害已見，官爲擒治暫止，世事亦殆哉。端午日二更又記。

《再復曉農五弟書，五月初二日》承詢省垣辦法，請詳言之。紳富不思堵防，陰圖逃避紛紛，已有自謀之計，金價每兩三十八千，銀計二千二百文，現番一千九百文。中和滾支，鄉民斂錢而歸，錢荒已極，中

丞親蒞中和店嚴查，始足彈壓。蓋錢荒由鄉愚，金銀貴由大戶也。非紳富之謀匿暗藏，何至抬價至此。米價石三千六百文，尙是中平。吾家避無可避，力又不多購糧，只得談諸氣數之自然，不敢預料。

《復五弟書，五月二十一日》自初三日，中和滾支，錢荒而米踊，米本不乏，價亦不過四十以外，所患者錢荒耳。……今之錢票古之交子也，其弊也楮在而錢亡，楮尊而錢賤。吾聞錢票盛行，中和行用數十年，寸楮真同現鑄，而不知日蝕月削，早消磨於無何有之鄉，一旦敗壞，勢必不可收拾，加以鄉民斂錢，大戶藏鑄，愈匿愈荒，愈荒愈匿，而錢荒真不可救。錢店停支，典鋪止當，哀此嗷鴻，流離失所。……初十日申刻訛傳賊至，合城汹懼。次早詢知，乃知官召錢匠鑄鐵烏龍江而來，汛地誤報不實，人心始定。十四日中和、同文同閉。十六日乾裕、謙豐同日又閉，投票者搶掠一空。中丞立挈四錢商下獄，鄉鎮載道，令人心寒。十七日卯刻匪徒無票，搶掠安敦、寶源二鋪，官立擒亂民六人處斬，民情肅然。連日安堵無恙，究之錢荒終不可解。每典鋪日百票，票八十文，百票則罷肆。吾家敝裘敗絮，賦閒五月，早付典家，所剩幾何，難供減價之典，爲士如是，窮民可知，轉死溝壑，勢可立見。而擁重資者曾不肯爲全局計，豈非憤懣可怪之事哉！〔劉存仁，《紀雲樓文鈔》〕

咸豐初年各省設立官錢局及推行官票實鈔情況簡表

省 別	設立官錢局推行票鈔情況	備 考
福建 三年七月巡撫王懿德奏	設立永豐官局，發行局票。 借動銀二萬三千兩，洋錢八千元，制錢四萬串，大錢二千串，作爲官局資本。	
陝西 三年八月陝甘總督易棠奏 三年十一月易棠奏 四年二月易棠奏	省城設官錢總局，寧夏設分局，招商承辦官錢票。 官票領到分成搭放，兵餉搭制錢三成，武官搭五成。 武官錢票二成，銀票二成，文官錢票三成，銀票二成，以大錢制錢各半開發。	銀價易制錢二千四五百文，官票折錢二千文。

(續)

省 別	設立官錢局推行票鈔情況	備 考
河道 四年五月河東河道 總督長臻奏 八年三月河東河道 總督李鈞奏	河工用款官票五成，制錢三成，銀二成。 河工用款改爲鈔八銀二，並按每鈔一千五百文作銀一兩。	銀價二千七八百文，官票價二千文。 寶鈔每千僅易錢二百文，勢成廢紙。
江蘇 四年六月兩江總督 怡良奏 四年七月怡良奏 四年閏七月怡良奏 四年十二月怡良奏	清江設中和官局，製造一兩、五兩官銀票備換部票五十兩者。 山陽、清江設官鈔局三處，備商民交糧納稅買鈔交官，每制錢二千買鈔一兩。又由藩司制一千、二千錢票，以三十萬串爲度，作爲鈔本。 蘇州設官錢店，撥大錢二千串作制錢二萬串爲票本。 板閘、邵伯鎮設官局，搭收五成票鈔。	
雲南 四年七月雲貴總督 羅繞典奏	在省城設立官錢局，得官票者按市價支取分搭錢文，放款以二成官票搭出。	
四川 四年閏七月四川總 督裕瑞奏 五年二月四川總督 樂斌奏	省城設官錢局一所。司庫支放搭放一成官票者四十款，二成者三十七款，三成者七款。地丁課稅銀八票二。 四川餉銀向用實銀支放，驟難折錢，請以兵餉一項以一成官票折放。試行官票大錢尙多格礙。	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七百文。
山西 四年閏七月山西巡 撫恒春奏	籌設官錢鋪。文武官養廉及各廳州縣應領等，以七成現銀，二成銀票，一成寶鈔。	銀價每兩二千四百五十文。
熱河 咸豐四年八月熱河 都統毓山奏	設立官錢局。	
直隸 四年九月馬蘭鎮總 兵慶錫奏 五年十二月直隸總 督桂良奏	先在薊州遵化設立鈔局，旬月之間薊州寶鈔銷出二千餘張。 保定府清苑縣城內開設官號，另設票鈔公所，銀七票三徵收銀票。設立恒豐恒泰兩官號。	
湖北 四年十月湖廣總督 楊需奏	省城設官局錢局各一所，於荊、襄開設官局一所，鼓鑄大錢，行用票鈔。	
江西 四年十二月江西巡 撫陳啓邁奏	省城開設寶豐官錢總局。司庫用款，官票大錢已搭五成，寶鈔緩發。	

(續)

省 別	設立官錢局推行票鈔情況	備 考
浙江 四年十二月浙江巡撫黃宗漢奏 五年二月巡撫何桂清奏	開設大美官錢總局。 將官票發商承領，凡交糧稅先向商以銀易票，銀八票二上兌。增造銀洋各局票一體同行。兵餉銀八票二發給。	
貴州 五年五月貴州巡撫蔣蔚遠奏	本省鈔票不能使用，換入他省之票更難應付。	
山東 五年六月山東巡撫崇恩奏	招商開設官錢鋪局。每銀一兩折交寶鈔制錢二千文，按各戶正項按五成搭鈔。	
河南 五年十一月河南巡撫英桂奏	在省城開設巨盈寶鈔局，開豫豐字號官錢店。部咨行票章程自一成至五成，出入通用。耗羨項下以半銀半票搭收、搭放。零星小戶一律搭收寶鈔。	
安徽 五年十二月安徽巡撫福濟片	廬州先開設錢店。行使鈔票。	
吉林 五年十二月吉林將軍景淳奏	開設通濟字號官錢鋪。	
奉天 五年十二月英隆等奏	開設官錢局無本項礙難舉行。寶鈔在奉省斷難行使。	
甘肅 五年十二月陝甘總督晏棠奏	省城設立官錢局，寧夏府城設分局，秦州添設分局。招商承辦官錢票。推行官票前後共三十餘萬串。部發寶鈔甘省難行使。	
湖南 六年二月湖南巡撫駱秉章奏	遭匪患，商民困苦，官銀錢號一時無商開設。鈔法亦難推行。	

第四節 濫發京錢票

(一) 內務府、戶部設立九官號濫發錢票及其停兌

〔內務府大臣敬徵摺——請開設官銀號，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自上年以來，軍需、災賑、河工用項，實爲繁鉅，論者遂有行鈔法之議。查現在民間行使錢票，是卽鈔法遺意，然以銀易錢書票，仍以票按數支錢，與鈔法之祇行空券者不同。是以歷久相沿，人皆稱便。惟往往該鋪戶乏資歇業，致累行使之家，或僅用虛票騰挪兌換，亦不能盡有利而無弊。

奴才伏思內務府向設官當舖十餘座，亦係通商便民之意，可否照官當之例，設立官銀錢號。在官號本銀豐裕，決無匱乏之虞，民間持票取錢，儘可源源應付。所謂以上之財濟民之用，民用旣便，公用自充。日久官票流通，如兵丁月餉、官員公費，及各項工程，或卽以官票酌成搭發，皆可次第擬辦，似亦裨益經費之一端。

如蒙俞允，請飭下總管內務府大臣慎選司員，於京師內外城酌設官銀號二三座，妥立規模，實心經理。此項本銀，擬請由府廣儲司封貯銀五十萬兩內陸續領用。如果試行有效，生息充盈，再行酌定按年歸本章程，奏明辦理。

道光廿一年十二月初六日奉旨：據敬徵奏，請於京師內外城酌設官銀號二三座，以濟民用一摺，著照所議辦理。卽派由內務府大臣敬徵、裕誠、恩桂，慎選司員，實心經理。此項本銀由廣儲司封貯銀五十萬兩內陸續領用，將來生息充盈，再行酌定歸本章程奏明核辦。欽此。

〔副都御史和淳等摺——請令官錢鋪以京票代寶鈔放餉，咸豐三年二月十七日〕竊查現在鈔法之議，不日即可見諸施行，惟事關補偏救弊，不厭詳求，庶期於國是有裨。聞現議鈔法，係分成搭放，出入數皆一律，稱物平施，似無難推行盡利。然奴才等竊有所未喻者：夫出與入之總數斷不能均，若放多而收少，其鈔必半爲廢紙。一也。若放少而收多，凡應交官之項，先苦無所得鈔，如聽其納銀亦可，則仍半爲廢紙。二也。若收放之數必均，是與之於甲，而取之於乙，甲乙之間，須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在有鈔者勢必居奇，而一出一入之際，公家毫無所利，徒滋擾攘。三也。而欲其暢行無阻，此必不可得之數。何者？以其無實銀可取用也。故鈔可用於富足之時，斷難行於支絀之日。然如今日，既有實銀，又何須用鈔？再四思維，擬得一惠而不費簡而易行之計，並期於國體無傷，於庫存有裨者，似非易銀鈔爲錢票不可。

伏思軍民人等，均須以銀易錢，方能適用，而錢之爲票存者，又居十之七八。查道光年間官設錢鋪五處，其始民間未免裹足，近年以來，已無疑忌。以其有實錢可取用，而反不取用也。擬請嗣後在京官俸、兵餉及一切雜項，均照現行公費發票之案，以京錢四千合銀一兩，照數全行支給，毋庸按成搭放。論者必謂錢出於銀，銀既絀，錢亦不能贏。殊不知以銀易錢之間，大有可通融者乎。若如此辦理，則戶、工二部錢局已無可發之款，即將按卯所鑄分運五鋪，以備支應。然人情難與圖始，試行之初必紛紛取用，倘有不敷，擬請暫借內庫銀數萬兩，以資協濟。一俟稍爲流轉，即行提還。若此者，其始以錢代銀，漸即以票代錢，不必抑勒驅迫，而財源已裕於不覺。其於軍民日用所需，令其取之如寄，以堅其信，鋪爲官設，又不虞其關閉，而錢票流通矣。現今京城內外家存現錢至百千者極少，以物窒而票便也。即以百千而論，亦止合銀二十五兩，若票行之後，通盤覈之，其效亦曉然可觀矣。謹將施行條目開列於後。

一、此法止施於京師爲數已鉅，俟庫藏充盈之後，尙須酌定若干款，

仍行放銀，以期票與銀相權，不致畸輕畸重。

- 一、許民間以錢易票，照數發給，不准絲毫抑勒，以期收回現錢免鼓鑄之費，並使票與錢相權。
- 一、許民間以票買銀，照價酌增數十文，以便商賈。
- 一、廣收銅斤加卯鑄造，以應支發。若當百、當千之大錢如利多而弊少，亦可詳議舉行。
- 一、現在官錢鋪爲利甚小，本可不設。如新章與舊法無礙固佳，如有窒礙，難以並行，亦應挹彼注茲。
- 一、行用之票，均照現行公費之法，圖記字號悉仍其舊，以歸簡易。但官票須用騎縫官印一顆，庶免牽混之弊。
- 一、鋪中董事人等，必不敷用，尙須增設。然不能無所鼓勵，或獎以名，或鑒以利，俟詳議施行。

〔管理戶部事務祁寯藻等摺——議覆和淳等所奏並請設官錢總局，咸豐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咸豐三年二月十七日奉上諭：和淳、文瑞奏變通鈔法一摺，著戶部速議具奏。欽此。欽遵於十九日由內閣鈔出到部。……

臣等伏思民性多疑，疑者而堅之以信，則如響斯應；商情多譌，譌者而示之以誠，則不令而行。自古經國之方，理財之道，第一以通商便民爲要策，使造一法、製一幣，官自發之，官自收之，而民不肯用，則不行。卽官用之於民，民用之於官，而民與民不便，商與商不通，則終不行。夫商民所習見習聞誠信而行之者，銀票、錢票也。顧銀票之寶貴，尤賴錢票之流通。近日市廛銀錢號紛紛關閉，實由奸商巨賈載白銀以出京，一時典當、鋪戶無可通融，於是民間爭取現錢，而錢票適滋其疑忌。茲據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宗室和淳、文瑞奏請變通鈔法，易銀鈔爲錢票，其論錢票之利用，切中事情。而其中條款節目，尙須酌量熟籌，俾歸完善。且不必重錢票而輕銀鈔也，但使銀錢相輔而行，並示商民以不匱之錢，而錢票貴矣。何也？商民能多藏銀而不能多藏錢，

能藏百萬之銀，而不能鑄一錢。則錢非官不鑄，即票非官不行，無待勢迫刑驅，自然不脛而走。

臣等公同商酌，擬就京城適中之地，設立官錢總局，即將寶泉、寶源二局每月鼓鑄卯錢全數運解，作為票本。並由部庫應放款項內酌提現銀，藉資轉運。總計轆轤收發，以現銀一百萬兩、現錢一百萬串為率。凡官俸、兵餉以及各衙門支用雜款，分成搭放。其應如何設局，一切章程，容臣等督率司員再就原奏各條參酌覈議，另摺具奏。

〔御史王兆松片——請飭錢號凡以官票兌錢不應全發大錢，咸豐六年三月二十日〕再，城內官私各錢號，前經戶部奏准，凡持該錢號票取錢者，每千限以給當十大錢七百，搭當一制錢三百。原以多發大錢，大錢即可流通，仍搭制錢，小民亦便於零用。斟酌非不盡善。乃當章程初定之日，該錢號即不按成給發，一兩月後，竟至制錢一文不發矣。查戶工兩局每月例發官號制錢，臣雖不知確數，約計一年為數甚鉅。該號二年以來，有入無出，此項制錢消歸何所？然彼亦未嘗無所出也，京外大錢不行，銀價又低，凡官紳商民出京者，不能不備帶制錢以便城外行使，而買之官號，每當十大錢一千止給當一制錢五百。官號如此，私錢號亦相率效尤。遂致京城市肆，不見制錢，於小民日間零用，大有妨礙。似此玩法居奇，深堪痛恨。臣愚以為京外制錢尚多，其如何搭用，可以聽民之便。至城內搭用制錢，仍請飭下戶部，酌量時勢，嚴定章程，出示曉諭。倘該錢號再不遵行，即照違制律交刑部從嚴治罪，則奸商有所忌憚，而大錢與制錢庶可相濟而並行矣。

〔御史徵麟摺——鐵制錢不行人民擠兌錢票，咸豐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竊查京城前因行使銅鐵二八錢文，曾於咸豐七年三月初一日欽奉奏定章程，由戶部出示曉諭，官民錢號一體遵行。嗣經五城御史奴才保恆等條奏行使銅鐵二八錢文，欽奉諭旨，一體遵行各在案。本年自七月以來，不知何故，錢價忽昂，每銅當十京錢一吊，竟可易錢票一吊一二百文及二三百文不等。市井奸商、無賴匪徒見有利在，即於各

處開設錢攤收買當十銅錢，且復羣相持票點取現錢，輒轉販賣，藉以營生。近復結黨成羣，大車小載，盈千累萬，湊集錢票，專取現錢，甚且詐充官人，指稱府第官署，不遵章程，專要當十銅錢。官號恃係官事尚可開發二八錢文，民號則恐滋事，只好專用當十銅錢勉強開發。而鐵制錢一項不能搭配，竟成無用之物矣。其間民號如有恪遵奏定章程，仍用二八錢者，則取錢之人不容分辯，率衆打入，肆行拆毀，將該鋪銀錢帳目裝修什物搶奪一空，地方莫如之何。如十九二十等日，正陽門外之同和錢鋪，蘆草園之同義錢鋪，風聞均係自揣難支，報官封門之後，被衆打搶拆毀罄盡，尤出情理之外也。奴才昨日訪聞錢價愈昂，甚至由官號取出二八錢文，竟可轉售錢票一吊一百餘文。因此赴官號取錢者，亦復蟻旋蠅集，踵接而至。此風一熾，若不卽行嚴禁，勢必至官民錢號所出錢票盡數取竭，方才罷局。近日五城內外錢號因此關閉者，已有十三四家。竊思民號被擾不堪，則五城錢行，盡行歇業，因而各行閉塞，旗、民束手，誠爲可慮。至官號亦因被擾不堪，則於大局有礙，其可慮之處，尤非民號可比。

〔御史尋鑾煒摺——官號私買銀兩請予嚴懲，咸豐十年六月十四日〕查竊設立官號，原爲一時權宜，上以協濟餉糈，下以便通民用。乃奉行日久，弊竇叢生。風聞天乾九家官號，互開錢票私買銀兩，官票每張竟有開至一二千吊，三五千吊，甚至萬吊者，假手他人代爲買賣。就臣所聞，如東四牌樓之慶全、廣利、長發，西四牌樓之廣和等號，皆互代官號收買銀兩，每日買銀竟至數萬餘兩。以致銀價日昂，百物騰貴。不但兵民日食維艱，坐受其困，且以無所節止之空票收買有限之實銀，使國家泉府之利，競飽私囊。竊恐虛票日多，漸有壅滯難行之勢。現在以官票易錢，每吊止換七百餘文，錢重票輕已有明證。設一旦阻滯不行，則官票幾成廢紙。再者，捐銅局現亦搭收實銀，銀貴則捐項亦難期踴躍，俱於朝廷帑餉大有關係。若不從嚴懲辦，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臣謹就管見所及，擬議二條，敬爲我皇上陳之：

一、在嚴查經紀也。官號假手他人私買銀兩，止能朦混衆人，而不能朦混經紀。在該經紀等，不過希圖用錢爲之，盈千累萬，輾轉交易，而奸商遂得行其肥己之私。且每日買銀數萬，出票數十萬，雖殷實商賈，力所不給。臣訪聞錢市經紀，向來代人買銀五十兩，得用錢百五十文；近日經紀用錢每日可得至五六百吊。其爲與官號通同舞弊，情節顯然。又該經紀中，如焦德順、源太平、王五、李達泉、陸萬年、陸永隆等，尤聞與官號通同一手。若調取其今歲以來所出市票清帳，不難一望而知。應請旨飭下該管衙門，傳集經紀人等，責令出具切實甘結；倘再有代官號私買銀兩，一經查出，或別經告發，與官號一律治罪。

一、在禁開大票也。查八旗兵丁口糧，除搭放實銀外，其餘所需官票，每張俱不過三五吊、十餘吊，其用至數十吊者，已屬寥寥。則所開一二千吊，三五千吊，甚至萬吊者，其爲私買銀兩，顯干例禁，已可概見。應請旨飭下戶部，派委妥員嚴查逐日票存，除正項應用數十及數吊零票外，概不許開寫整百、整千大票。其業經開用者，責令設法收回，並立定限期，當官銷號。嗣後再有開寫大票，從嚴懲辦。

硃批：戶部察核辦理。片併發。

〔又附片〕再，臣聞各官號開寫空票不下數千萬，近來兵民持票取錢，無論數吊及數十吊票，概與錢一吊，或有持整百及數百吊票來者，不換零票，第與整數外票二三張，以致兵民終日輾轉，竟有持空票數紙而不得取一錢者。連日城內外各官號門首，人聲沸騰，紛紛聚鬧。設一旦激成事變，虧空敗露，即使擬以重典，在該商等亦屬罪所應得。惟念朝廷頒發餉銀，與官票相輔而行，倘官票一有壅滯，即餉需愈形支絀，若不早清票本，恐將來補救無及。但積弊既深，虧款更鉅，操之太蹙，又恐該商等情急變生，轉致無從查核。可否飭下戶部派委幹員，體察情形，歷年票本，嚴密清查，並若何周轉錢法，使商民通行

無滯。總期於剔除積弊之中，仍寓護持大局之意，則於帑餉實爲有濟矣。

〔戶部尚書肅順摺——請准九官號錢票貶值兌現，咸豐十年九月二十三日〕自本年五月以來，民間重錢輕票，每票一吊市價值銅當十錢柒百餘文，因此市販漁利，紛紛向官號取錢。至八月後，京師戒嚴，軍民赴官號取錢者更多。統計九號每日放錢壹萬及貳萬餘吊不等。臣等諄飭司員傳諭各商，妥爲開發，並奏明發給銀壹萬兩，按市價核錢，在於歷年長開兵餉票款內抵除，俾資接濟。無如各民號概不開票，市肆專用官號錢票，持票取錢之人，有增無減。自朝至暮，蟻聚蜂屯，竟有手持刀械，勢近行兇者。各號竭力支撐，應接不暇，喧嘩沸騰，莫能靜止。查九號錢票流布京城者，不下叁肆千萬吊，內有歷年長開兵餉票款壹仟陸百餘萬吊。設或決裂，該商之軀命原不足惜，而兵民受累，恐立有鼎沸之勢。是以八九兩月兵丁米折未敢遽放錢票，另摺奏請變通辦理。推原其故，總因官號見票發錢，額定一九成數與市價多寡懸殊，小民趨利若鶩，擁擠日甚。戶、工兩局現錢愈發愈少，僅存錢肆拾萬餘吊，官號各商赴市買錢，以錢票壹百叁拾餘吊始得現錢壹百吊，日久虧折，終非長策。

臣等查現在庫藏空虛，來歲南漕難辦，所有銀米放款皆難持久，不得不藉錢票騰挪，即不得不扶持官號，使錢票流通無滯，方能濟銀米之不足。當經採訪輿論，公同商酌，大抵商賈之事，務在均平，銀錢市價雖有低昂，而一日之內，九城內外悉照此價出入，即如現在錢票每吊值錢柒百文，凡兵民持官號票赴民號及一切外行取錢，均照七百文折給，轉得相安。獨官號爲一九錢所拘，是以市販因此圖利，官號受累無窮。若一律隨市價發錢，則官民各鋪合而爲一，取錢之數相符，勢有所分，擁擠不禁而自解。目前錢貴票賤，既照市價，即將來錢賤票貴，亦照市價。在商人用票買錢，入者此數，出者亦此數，並無虧折。在兵民持票取錢，民鋪此數，官鋪亦此數，並無參差。當經傳詢民錢

鋪各商，僉稱若照市價發錢，不致賠折，均可開票，從此官民錢票互有穿換，自可相輔而行，在官在民，兩有裨益。臣等復加查核，與其爲一九錢所拘，徒供市販之中飽，莫若錢隨市價，官民各鋪一律推行，較爲平允。向來臣部發給九官號實銀，本照順天府經紀呈報錢票市價核算，今各官號開放現錢，亦照市價，應飭順天府責成經紀將現錢市價，逐日報部。臣等仍隨時查訪，如該官號開放現錢比市價減少，即將該商從嚴懲辦。至現錢市價低昂無定，而現銀錢票總有定數，即臣部核算九官號奏銷，專計銀款票款，不計錢款，辦理亦無窒礙。其向來按月所發現錢，應即無庸發給，以免輻輳。嗣後設有應行變通調劑之處，仍由臣部隨時體察情形酌核辦理。

再，寶鈔本前經奏明專用現錢，目下現錢十分短絀，有不敷開放之勢，不得不因時變通，應請俟官號開放現錢章程議准奉旨之日起，將鈔本一律改放錢票，無庸開放現錢。所有變通票本鈔本緣由，請旨飭交行營王大臣速議遵行。

咸豐十年九月二十八日硃批：總理行營王大臣速議具奏。欽此。

〔戶部尚書肅順摺——報告設官銀錢號經過及長開錢票數目，咸豐十年十月初三日〕竊臣部於咸豐三年議覆前任副都御史宗室和淳等奏變通鈔法行使錢票案內，遂於四月二十九日奏准，就京城每兩旗適中地面開設官銀錢號一座，計動用鋪租項下京錢十萬吊。八旗共設四座，以貳萬吊爲各號例價修理之用，以八萬吊作爲成本。請將八旗各營食三、四、五兩錢糧之官兵，自三年六月爲始，應領二成餉錢及八成餉銀內四成餉銀均由官號支領，所領之銀按照市價易錢併二成制錢改票放給，其餘四成餉銀及食三兩以下兵丁餉銀制錢仍由各旗營支領。嗣復奏准八旗餉銀自三年十月起，均以紋銀壹兩按京錢四吊折給。又自四年三月起八旗兵餉除折搭寶鈔外，其餘以兩局各項大小錢文並酌發現銀易換錢文，均由官號開票放給，再有不敷，飭令各官號

開錢票。又自四年七月起奏令內務府天元等五官號幫辦兵餉。又五年四月起八旗兵餉由字升等五官號放給三成現鈔，其餘七成由乾豫等九號開票放給。又自七年五月起八旗兵餉八成餉銀改票錢文，均由乾豫等九號開票放給。又自八年三月起至五月止，十月起至九年正月止，八成餉銀改票錢文內搭放一成鐵制錢。又五月起八旗兵餉搭放三成現銀。又八月起八旗兵餉搭放五成現銀，其餘銀兩仍由乾豫等九號開票放給。嗣於本年三月八旗兵餉全行改放現銀，仍放給九號銀兩現錢，飭令開票交庫備用，並酌定章程，每屆一年將領過銀錢及交庫錢票並所獲利息各數目彙總奏聞。

所有咸豐三年六月起至九年五月止，乾豫等九官號交回錢票並交回當百、當五十、當五大錢，除領銀換錢並所獲利息籌出平餘、底子及原發成本全數作抵外，共長開過京票錢壹千伍百陸拾柒萬玖千玖拾柒吊陸百玖拾文，均經臣部節次奏明在案。今查乾豫等九官號，自九年六月起連開至十年五月止，交領銀錢並所得平餘底子及交庫備用錢票各數目，現據各號造冊報部，九號計共交過俸餉等項錢票柒百陸拾玖萬叁千玖百肆拾吊捌拾捌文，又交庫備用錢票貳拾叁萬肆千陸百肆拾陸吊貳百文，加前長開錢票壹千伍百陸拾柒萬玖千玖拾柒吊陸百玖拾文，共錢票貳千叁百陸拾萬柒千陸百捌拾叁吊玖百柒拾捌文。內除領銀玖萬柒千貳百兩，每次各按市價核算，共合錢壹百貳拾玖萬捌千貳百叁拾玖吊貳百文，又領過京票錢陸百貳拾肆萬壹千柒百拾陸吊捌百拾捌文，又領過現錢貳拾柒萬吊。又上年奏銷案內，提歸正項平餘、底子錢伍萬伍千肆百玖拾柒吊柒百貳拾貳文，實長開京錢票壹千伍百柒拾肆萬貳千捌百柒拾吊貳百叁拾捌文。又九號一年共動用過酌減辛金、火食、紙張等項錢，及交庫平餘、底子錢票，共錢捌萬玖千伍百捌拾肆吊叁百玖拾陸文，內除得過平餘、底子錢叁千玖百捌拾壹吊貳百捌文，實不敷錢伍萬伍千陸百叁吊壹百捌拾捌文。又九號領存已付核對處，經核對處於咸豐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奏准作

正開銷，字升、字恆、字泰三號原滿京錢票壹百貳拾捌萬貳百拾陸吊叁百柒拾文，又歸於長開票款，內存記字謙、字豐二號原滿京錢票壹百捌拾肆萬柒千叁百肆拾柒吊肆百柒拾文。此外九號歷年領過除用存贖鐵當十大錢合京錢玖拾壹萬貳千伍百拾玖吊壹百貳拾文，鉛制錢合京票錢貳萬玖千陸百柒吊肆拾貳文，銅制錢合京錢拾肆萬陸千玖拾肆吊叁百拾陸文，以上三款共存贖錢壹百捌萬捌千貳百貳拾吊肆百玖拾捌文，合併登明，以便稽考。茲屆一年彙奏之期，理合恭摺奏聞。

〔御史朱潮摺——官錢票價格日落，咸豐十一年六月初七日〕竊都城錢鋪不開私票，民間全用官票，五月間銀價每兩換票二十餘千不等。自六月以來，不及二旬，每日增長，今竟以一兩銀換票至三十餘千。此從來所未有，而中外所駭聞。至於以票取錢，逐日遞減，其始每千給錢七百有餘，不逾時而止給六百餘文，不逾時而止給五百餘文，又不逾時而止給四百餘文。揣其形勢，銀尙將日昂，錢尙將日減，直不知何所底止！人情惶惑，衆口喧嘩。臣細加體察，民間僉以官號票即日將廢，藏票多者爭出而買銀，此銀之所以日貴也。藏票少者，羣起而換錢，此錢之所以日減也。遂致糧價驟長，市物增昂，旦暮之間，貨無定值。若不迅速妥議章程，銀有高擡之價而祇給空票，票有倍增之數而不得現錢。兵民困苦益甚，嗟怨盈途，設或激爲變端，所關匪細。京師爲根本重地，目擊情形，實深焦灼。

臣愚竊以爲今日之錢法，其利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市僧把持，統歸於奸商之中飽。相應請旨飭下戶部、順天府、五城速行徧出告示，諭以官號票之流通不廢，每錢鋪各給一紙，先使之信而不疑。一面傳集資本富厚之錢鋪，其店主類有頂帶，忱之以法，嚴切曉諭，以本號出票，務使懷遵，以爲各錢鋪之倡。至官票亦許並行，必須於票上明白加本號圖記，使人顯而易見，知其爲某鋪所自出，如數付錢，不得短少，有抑勒者罪之。如此則奸商技窮，而私票自出，私票出則銀價自平，私

票出而暢行，官票或放或收，因時制宜，操縱在上矣。

〔管理戶部事務周祖培等摺——九官號情形動搖民情驚疑請以捐例收回長開官票，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竊惟官號之設，從前原爲騰挪起見，惟駕空之勢難以久持，現在市間每銀一兩換至京錢票三十餘吊之多，每票一吊祇值當十錢五百文。商賈懋遷之折耗，兵民生計之艱難，相聚驚疑，謠言四起。市間銀錢並重，獨不以錢票爲信。九官號取錢擁擠，百十成羣，又與去年八九月相似。人情洶洶，幾有不可終日之勢。臣周祖培等目擊情形，不勝焦灼。總由各官號商人，始以戶部官號爲名暢開私票，繼以官款長開爲口實，意在挾持。去秋京師戒嚴，官號取錢擁擠，恐滋事端，萬不得已，臣部是以有錢隨市價之請。原爲補救起見，然祇能救暫時之急，而錢法之弊究未能除。現在臣等極力籌辦，枷責經紀，勒令商人逐日上市，以銀買票。無如以前之空票太多，一時難資周轉。卽將九官號商人加以重罪，治以嚴刑，亦屬罪所應得。惟京城貧苦兵民所用，惟此錢票，若遽將該商等置之重典，恐官號無所責成，市儈從而播弄，錢票竟成廢紙。小民日謀升斗，手持空票無處取錢，因而滋生變故，一時補救無從，將有不堪設想者。

臣等再四思維，奸商固不可不懲，而大局尤不得不顧。公同商酌，擬將臣部長開官號票存，按上年十月初二日奏准錢隨市價之日，統扣三成，作爲該商罰款，以懲積蠹。查上年奏銷案內，實長開各官號錢票壹千伍百柒拾餘萬吊，除扣出三成罰款，約計肆百柒拾餘萬吊；上年八月九官號領過銀壹萬兩，按市價抵除長開票款貳拾貳萬伍千叁百餘吊外，共計長開票壹千柒拾餘萬吊。此外尚有上年十二月長開票款一項，並奏銷案內作正開銷，及歸於長開票款內存記等款，並九號歷年存賸各項錢款，必須逐款確覈酌定，應扣應抵，各歸各款，分別奏明辦理。統計官款票存約有壹千叁百數十萬吊，此壹千叁百數十萬吊之票存，實抵從前放項銀貳百餘萬兩，至今不在官號而在民間。

商人之私票原可聽其自爲經理，戶部之長開不得不設法收回。而收之之法，庫款不充，斷不能發給實銀，惟有收捐一法。現在捐銅局大捐每兩收錢票伍百文，計每月僅收數萬吊，須十數年方能收清。而民間現在情形，實屬迫不及待。再四籌商，惟有將捐銅局捐項設法變通。除六條八條九條新章及監生四成並火器營章程照舊收銀外，其大捐及常捐內，每兩實銀叁錢，暫行改收官錢票。以市價每兩叁拾吊計算，計銀叁錢改收官錢票玖吊，連原收之官錢票伍百文，共收官錢票玖吊伍百文。其搭收之新寶鈔伍百文，仍從其舊。約計每月可收京錢票壹百數十萬吊，以長開官票壹千叁百數十萬吊計算，約一年之內可以收清。然後將捐銅局捐項全收實銀，並於官款收清之日，將四乾字號鋪面、招牌、鋪存、票板一律銷燬，撤去戶部官號字樣，作爲民鋪，交順天府管理。其五天字號，係道光年間內務府奏明設立，應否照乾號辦理之處，應請飭下內務府大臣妥爲辦理。經此次明定章程之後，倘各官號未能將私票存及三成罰款全數清理，以致貽累民間，或任意抑勒，及有心攪亂，激成事端，即將該商人等送交刑部奏明正法，以爲奸商病民者戒。

再，現在民間錢鋪尙未出票，除官錢票外，並無可用。應請旨飭下順天府、五城、步軍統領衙門一體設法，令民間錢鋪限一月內各開各票，以平銀價而便民用。如該民鋪仍復抗違，是與官號通同把持，卽由地方官將該鋪商重責枷號示衆，仍勒令開票方准釋放。……

〔又附片〕再，現在民間錢鋪，每官號票一吊止取現錢伍百文。而九家官號，已由臣部於票價每吊值錢柒百文之時，卽飭令該商具結，如票價再落，官號每吊仍發錢柒百文，不得因錢隨市價任意短發。近日民間折扣逾甚，現錢更貴，該商等又復呈請隨市價發錢，意圖取利，臣等當卽駁斥，仍令每吊發錢柒百文，不准短少，以便民用。惟取錢人多，日形擁擠，誠恐該商人將貲本潛運乘間脫逃，應將四乾官號之原保恆利、恆和、恆興、恆源、鴻儀、慶隆、廣利等號商人，先交五城看管。

如有前項情弊，即將該保人一併治罪。其五天字號原係內務府經管，亦應由內務府查明辦理。

〔御史鍾佩賢摺——官號勒捐不發現錢而以賤價收買錢票，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近日以來民間以爲四乾字號將來改作民鋪，其票存必至無著，因而市肆買賣概不用乾號錢票。其有持票向該號取錢者，該號勒捐不發，朝夕擁擠。或不論票數多寡，止發給一吊，餘票退還，並不肯換給。天號之票，民間持票無所用之，只得賤價出售，是以乾號之票，已不行用，而錢市尚有收買之人，大約近日市價每銀一兩，易天號錢票二十六七吊，易乾號錢票可得四十餘吊。乾號各商，在本鋪則勒捐不發現錢，而陰以賤價收買本票抵虧，利己損人，致令兵民受累，實堪痛恨。應請飭下戶部嚴定章程，勒限清理，總須令各商將票本如數備齊，有持票取錢或換票者，隨時發給。倘查有勒捐情事，立將該正商板責枷示，責令將票存開發完竣後，據實呈報，再行停止發錢。俟戶部收清官款，查核數目是否相符，如官款或有濫收，則是該商呈報不實，除責令補行開發外，仍從重治以欺罔之罪。

〔國子監司業馬壽金摺——官票不行請發米收回，咸豐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竊維京師九官號錢票，暢行以來，官民住戶無不恃官票爲交易之資，且舍官票別無可用之具，行之幾及十年，票存逾數千萬。自七月間官票不行，二百餘家之當商同時亦俱歇業。現在現錢六七千值銀一兩，每米百斤須現錢二三十串。奸商居奇增價，勢所必至，瞬屆冬寒，百姓用無可用，當無可當，徒守此無用之官票，而不能謀一飽，是便民之票，轉以厲民也，咎將誰執耶？

查錢票折當，本官號漁利病民之所爲，不行禁止而轉令其錢隨市價，以致折當愈多，必至不行而後止。此不可解者一也。官號長開，不設法彌補，而令其交捐，富戶誠便矣，貧民恃官票爲升斗之需者，其能枵腹報捐乎？此不可解者二也。請帑二十萬，何如籌票本爲官號開發票存，且富商以錢數千即購買官票數萬，專候戶部發銀收票，獲利數

倍，其弊顯然。此不可解者三也。議者或謂戶部之長開，戶部早經收清，其私開之票自係官號作弊，戶部不能代籌；不知官號之作弊，戶部即不能豫防，而百姓之受累，戶部其亦坐視不救乎？臣愚以爲發帑收票，無論國帑不足，未便率行支發，且易啓富商購票易銀之弊，實惠反無以及民。相應籲懇天恩，飭下戶部發米一萬石，分交五城，議定章程，每城二千石，添設官米局，專收官票，每票一千購米一斤。每名每日不得過十斤，以防奸商囤積謀利之弊。庶百姓持官票可以易米謀生，糧商不至把持糧價，即當舖亦可照常交易，誠現在之急務也。

〔御史何桂芬片——奸商操縱銀價跌落，咸豐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再，京城內外設有官號、民號錢鋪，原以便民裕國。乃近年以來，民鋪概不開票，全以官號票從中漁利。始而重票，每票一千加實錢二三百；繼又重錢，每票一千取實錢七百。節次短少，迄交今秋，官票一千僅取一二百錢，以至紋銀一兩換至三四十吊之多。該經紀煽惑人心，任意高下，日播謠言，幾於罷市，官號遂爲民號所毀。本年秋間，五城議平銀價，傳到錢鋪各商，該鋪亦呈請情願開票。其時每銀一兩定以換京錢十三吊內外，尙屬公平，不意數日以來，錢價驟昂，各鋪喧嚷，刻下每銀一兩僅換京錢六吊一百，尙逐日加少。一日之內，早、中、晚三易其價，此從來所未有。雖市價隨時增減原難一律，然皆由漸加長，未有忽然相懸如是之速者。顯係奸商蠹僧，盤踞市廛，利權欲操自下。逮民間實銀，各錢鋪明侵暗騙，充滿己囊，將來銀價又必倏然大長。一起一落，巧妨國計，苛擾民生，伊等遂坐收其利。此等伎倆，殊堪痛恨。南城以外大錢鋪，如乾源、裕泰、公源、同豐以及煙錢鋪，近日均不開票，一意居奇。總以小錢鋪票抵兌。又僅包用五日，五日以外閉歇者與渠無干，其居心尤爲險詐。夫小錢鋪之票既可兌換施行，官號又何以不可搭用？且又何以不開本鋪之票？百端巧猾，天理難容。總之奸商之把持，即無形之盜賊；錢穀之消長，即民命之安危。小人貪得無厭，祇知利歸一己，不顧貽害大局。倘令始終遂其奸計，勢將

伊於何底？

應請飭下步軍統領衙門，密提乾源、裕泰、公源、同豐並城內四恆錢鋪，研訊錢價驟長緣由，令其確切供明，按時平價，以便民用。並根查各鋪底賬，究明易銀若干，開本鋪票若干，有無欺詐情弊，且將起意爲首驟落銀價之鋪商，罰銀數萬兩以示懲儆。

〔管理戶部事務周祖培等摺——九官號長開票存收清應卽裁撤並擬清理私款章程，咸豐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竊臣等前奏九官號情形一摺，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奉上諭：戶部奏銀價日貴，設法辦理，並據翰林院侍讀學士綿宜奏請嚴禁蠹商把持，併訪拏私銷各等語。京師銀價騰貴，於旗、民生計大有關繫。著照戶部所議，所有該部長開官號票存，按上年十月奏准錢隨市價之日，統扣三成作爲該商罰款。並變通捐銅局章程，收回該部長開票存。俟官款收清，將四乾字號撤去官號字樣，作爲民鋪，交順天府管理。倘各官號未能將私票存及三成罰款全數清理以致貽累民間，或任意抑勒，及有心攪亂，激成事端，卽將該商人等送交刑部奏明正法。其五天字號，並著總管內務府大臣妥爲辦理等因。欽此。欽遵在案。

臣等伏查咸豐三年臣部議覆副都御史文瑞等奏變通鈔法行使錢票案內，奏明動用鋪租項下京錢十萬吊，設立乾豫等四官號，以二萬吊爲倒價修理之用，以八萬吊作爲成本，開放錢票以抵兵餉雜款等用。原議章程，除俸餉票款官爲稽覈外，准令該官號自行貿易，有餘則爲該商應得，不足則令該商賠補，官不與聞。復於咸豐四年奏明，將內務府天元等五官號一併開發餉票。凡臣部收放錢票，發給實銀現錢，按月立稿，以備稽查，每年奏銷一次。復於咸豐五年奏明，乾豫等四官號墊過錢票九十二萬餘吊，將原發成本八萬吊及所獲利息錢文奏請全數作抵長開票款，以後乾豫等四官號並無官存帑本。惟歷年既久，長開愈多，駕空之弊日甚一日。臣等於上年二月奏明兵餉全改實銀，又奏明自本年正月爲始，一切雜款均按京錢二十吊改放實銀，

從此不復長開，官號可以清理。惟舊日長開錢票，不在官號而在民間，均關日用要需。現在設法收回官款，臣等督飭司員，詳細查覈，截至上年十月奏准錢隨市價之日，九官號共長開京錢票一千五百七十四萬二千八百七十吊二百三十八文，遵照奏准章程，扣繳三成作為罰款，計應扣京錢票四百七十二萬二千八百六十一吊六十九文。又上年八月奏明發給實銀一萬兩，按市價覈京錢二十二萬五千三百八十九吊零。又上年九官號豫領十月分現錢內呈請每吊申出三百文，共京錢三萬八千五百七十一吊四百八文，應行扣除票款，並上年十二月長開錢票五十萬吊，又奏銷案內作正開銷，及存記各票款、歷年存贖各項現錢、歷年不敷辛金經費，及應行繳回現錢等款，或應歸入長開收回，或應該商墊發，逐款分晰斟酌覈定，統共應收回九官號官款票存京錢票一千三百二十七萬八千一百三吊九十文，內有銅鐵鉛制錢、鐵當十錢共一百八萬八千二百二十吊四百九十八文。從前發給時已扣票存，應俟各官號繳還各項現錢後，再行歸入長開將票款收回。計現在應收官款票存一千二百十八萬九千八百八十二吊五百九十二文，前經臣部奏明由捐銅局收捐，各歸各號如數收回，次第清理。現在九官號官款票存已將收清，其四乾官號字樣牌匾自應遵照奏案即行裁撤。

此外四乾官號私款票存，及各官號互相川換，並各衙門存公之款，現在已經數月。據各官號呈報，雖有陸續完繳之款，尚未全清。應於此次奉旨之日起，勒限三箇月，責令四乾號商人，將所有私開票存及三成罰款，趕緊清釐，不得稍有短欠，貽累兵民。倘該商不能依限收清，即遵照前奉諭旨，送交刑部治罪，仍責令保商代為清理。倘該保商不能代為清理，即將該保商一併治罪。其五天官號，應請旨飭下內務府大臣會同辦理。謹擬章程七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附清單〕謹將現擬辦理官號章程七條，恭呈御覽。

- 一、九官號官票存，既在捐銅局收捐，照應收官款長開之數如數而止。此外尚有乾、天等九官號存留民間之票，即係各官號私款票

存。至各官號互相川換之票本，係各該號自行通融辦理，向歸私款票存內覈算，與官款毫無干涉；並各衙門存公之款，向不報部，臣部亦無從查覈。以上各項，從前奏定章程原係官不與聞。惟各官號出票，均係先得現銀現錢票本，並非虛出。現在官款將次收清，所有前項私款票存，京城內外商民人等，及各當舖、糧行收存官錢票爲數尙多，該商等並不認真開發現銀現錢，意存延宕。若逕交刑部治以重罪，款項終歸無著，必致貽累商民；若聽其自爲經理，仍屬任意宕延，難期清結。應令商爲經理，官爲勒追，凡九官號留存民間暨各衙門錢票，均向該官號索取票本。如宕延抑勒，准民間及各衙門將四乾號票存數目報明臣部，勒限三箇月追完，以一月爲一限。初限不完，移送地方衙門，嚴行追比；二限不完，枷號勒追；三限不完，則是該商等始終不能清結，卽遵照奏定章程送交刑部治罪，仍責令保商代爲清理。倘保商託詞推諉，一併送交刑部治罪。其五天等五官號，應會同內務府辦理。

一、上年覈對處奏銷案內，有字謙、字豐二號應追還九官號官款錢票一百八十萬餘吊。此項五字錢票內有臣部發給九官號開發兵餉雜款之用，奏明作爲官款，由刑部追賠，係屬有著之款。九官號向將此項錢票留抵私票存，應由該官號先行開發，俟刑部追賠到日，發還該商。

一、上年覈對處奏銷案內，有九官號領存字升、字恆、字泰三號京錢票一百二十八萬餘吊，奏明作正開銷在案。此項錢票應歸入九官號官票存內覈算，由捐銅局將票款收回。

一、官錢總局奏銷案內，九號歷年領過，除用存贖鐵當十大錢合京錢九十一萬餘吊，鉛制錢合京錢二萬九千餘吊，銅制錢合京錢十四萬六千九十四吊零。此三款皆於歷年抵放兵餉，發給九官號現錢之日，按數扣除票存，逐月立稿；其鉛鐵錢兩項並於停用之日截清款目，專案立稿各在案。現查該商月報既未動用，均應繳

回，歸入官票存內覈算，由捐銅局將票款收回。

一、向來九官號每月各領辛金、火食、紙張經費，在於平餘、底子項下動用，歷年奏銷有案。上年二月結算，共不敷錢五萬五千六百一吊零，亦經於奏銷案內聲明，此項錢文，應還於官票存內覈算收捐歸款。

一、上年十二月因銀庫存票不敷放款，奏明長開九官號錢票五十萬吊。應歸入官票存內覈計，由捐銅局將票款收回。

一、咸豐三年四月奏明發給四乾官號倒價修理及置買器具京錢二萬吊，內乾豫共給京錢四千二百吊，乾恆共給京錢三千八百吊，乾豐共給京錢六千吊，乾益共給京錢六千吊，於咸豐三年八月立稿存案。此項京錢二萬吊，應作為四乾官號鋪底，即在各乾號官票存內扣回。

〔又附片〕再，御史許其光奏設法辦理官號私虧一摺，咸豐十一年九月初三日奉旨：戶部議奏。欽此。欽遵交出到部。臣等查該御史原奏，大致以九官號長開錢票官款將收清，私款之存留民間者尚多，仍請由捐銅局收回，即將收回之票責償於官號，勒限呈交現錢。該御史所請，原為設法清理官號私虧起見。查臣部開設官號奏定章程，除開放俸餉等款由官辦理外，至該商等自行貿易，有餘則為該商應得，不足則令該商賠補，官不與聞。現在辦理裁撤，所有長開官款既經由捐銅局收清，其私開票存既不能官為收捐，致虧帑項；亦不得聽其任意宕延，致貽民累。現經臣部另摺擬定章程，所有各項私款票存分別乾號、天號，仍由官為勒追。如不能償清，即將該商送交刑部從嚴治罪。至該御史所請先由捐項內收回，再行責償該商之處，與臣部清釐官號分別官私之本意不符，並恐官為收捐，該商不能償清，徒飽奸商，於民間轉無裨益。所奏請由銅局先行收捐之處，應毋庸議。

咸豐五—十年(1855—1860)寶鈔京票制錢發行數彙總表

單位：串

年 份	寶鈔發行數	京票制錢發行數	合 計	備 註
五	4,063,302.000	7,613,332.174	11,676,634.174	七、八兩年冊原缺
六	4,405,442.500	7,216,683.195	11,622,125.695	
九	2,120,455.000	5,874,795.580	7,995,250.580	
十	3,247,021.000	1,122,741.399	4,369,762.399	
總 計	13,836,220.500	21,827,552.348	35,663,772.848	

資料來源：《戶部銀庫大進黃冊》

〔官號設立情形〕官號。道光廿五年，內務府設立天元、天亨、天利、天貞、西天元等五家官號。咸豐三年，戶部於署內設官票廳，復設立乾豫、乾恆、乾豐、乾益等四官號。秋，復設寶鈔局於東交民巷，統歸票廳司員管理。寶鈔分局設在東華門外丁字街，另派員管理。復立字升、字恆、字豐、字泰、字謙，起初簽商，七年字升閉歇，八年清虧空，革除商人，改為官辦。每號委司員二人，均於咸豐十一年停止。圓明園八旗包衣三旗官兵設廣益官號在海甸老虎洞，廣盛官號在樹邨，滿洲火器營設廣通官號在廊房頭條胡同，廣亨官號在打磨廠。〔《內務府檔》引戶部冊〕

〔官銀錢號的設立經過及行使銀錢票情形〕道光間，內務府設有天元、天亨、天利、天貞、天口五官號，行使銀錢各票，所得利息，作為內務府進款。咸豐二年，戶部於會籌軍餉摺內，議設而未行（見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及十二月二十八日兩奏，嗣因御史王茂蔭奏於三年二月初六日議仍行鈔法）。三年副都御史宗室和淳、文瑞奏變通鈔法，行使錢票，部議復設官銀錢號四座於城內。一名乾豫，在東四牌樓迤北路東；一名乾恆，在東江米巷路北；一名乾豐，在新街口路北；一名乾益，在西單牌樓迤北路東。經管八旗各營兵餉，設官錢總局於戶部。後又設字升、字恆、字謙、字泰、字豐五官號，專開放鈔本，共十

四官號。四年因兵餉全行放票，奏明天元等五官號一律開放餉票。十年二月奏將兵餉全改實銀，清理官號長開之款。十一年十一月奏將四官號裁撤，內務府五官號亦即相繼裁撤。其字豐號於八年裁，餘四字號於十年裁。

附錄四：官號創始及裁撤兩部奏 咸豐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奏言，前據副都御史宗室和淳、文瑞奏變通鈔法行使銀票一摺，奉旨交臣部速議具奏。經臣等詳核該副都御史所奏，切中事情，而其中條款節目尚須酌量熟籌，俾歸完善。其應如何設局，如何使票，必須參酌核議，詳定章程，另行具奏。並查圓明園郎中今升兩淮鹽運使崇綸，人品端方，工於會計，請派令暫赴臣部會商應辦事宜等因。於咸豐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具奏，奉旨：依議，內務府郎中崇綸，著准其幫辦戶部官錢總局事宜。欽此。臣等當即揀派司員，會同該員悉心酌核。臣等復公同商酌，擬在臣部設銀錢總局，揀派司員管理。就京城每兩旗地面設立官銀錢號一座，八旗共設四座，招商認辦。其每月應放各旗營兵餉，除食二兩以下兵丁所領餉銀制錢均照舊例放給外，其食三兩四兩錢糧之兵丁，食五兩錢糧之官員，所領二成制錢，照例每制錢一串抵銀一兩，全數放給錢票；所領八成餉銀，以四成由庫給與現銀，其餘四成每月按二十九日市價亦以錢票折給。該兵丁等或取現錢，或換外票，或行使官號本票，均聽其便。其劃分銀票以及總領分支各事宜，應令各該旗於每月造送冊檔時，將入檔食二兩以下兵丁餉銀制錢仍照舊例辦理，其現食三兩四兩五兩各項官兵分晰每名應領二成制錢若干，應領四成現銀若干，應領四成改票銀若干，共應領銀錢若干，詳細造冊於每月十五日咨送臣部。由臣部俸餉處於每月二十日先將平單付送銀庫，並付知銀錢總局，由銀錢總局分交官銀錢號遵照辦理。銀庫於接到平單後，即將改票之四成銀兩先期預備，俸餉處於每月二十六日筭庫，由派出司員於二十七日帶同各官號商人，眼同持平彈兌承領，照數分交官

銀錢號，按照每月二十九日庫平市價易錢開票。其改票之二成制錢，均由庫於初日照數交官銀錢號承領，並令官銀錢號按照平單分旗分營預先將二成制錢四成票錢，一總開票包封送部，即於初一日由派出司員將應領錢票查驗後，按包蓋印，彙交銀庫。統於每月初三初四放餉之日，由銀庫彙同四成現銀，一並分給各旗營支領，散給兵丁。至八旗領票之後，持票至官錢鋪支取者，立即照數發給，毋得抑勒短少。仍責成派出司員嚴格訪察，如察有抑勒短少之弊，立即呈堂究治，照剋扣兵餉例辦理。如此一轉移間，不但市肆奸商不敢把持行市，壟斷居奇，且使兵民人等咸知錢票與現錢無異，並與現銀無異，票與錢互相周轉，庫項自歸撙節矣。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奏言 〔以下見本書481頁7行至482頁24行，此處略〕

咸豐三年七月，戶部奏准通飭各省開設官錢局，推行官票大錢。四年五月十八日，又奏催一次，內稱臣部於上年奏開，京官錢號遇放兵餉雜款，即仿行民間錢票，與制錢、大錢搭放，於變通利用之中，寓酌盈劑虛之法，兵民相安，已有成效。其行於外省者，山、陝二省甫經辦理。惟閩浙總督王懿德，開設官局，行用銀錢等票，民極稱便，又於城外南臺地方分設官局，每局籌本銀一萬兩，制錢五千串，至二十七萬兩之多。現又據該督奏報，於建寧府城、廈門各設分局。該省軍需未竣，用度浩繁，其能變通支持，不至常請部撥者，良由官錢局行票之故；而票之所以通行者，又以各處分局之故。福建素稱瘠區，得人而理，效即立應，他省更易仿行。此各省之必須速立官錢局也。是閩督辦理最為有效。然六年十月王懿德等奏，閩省票銀積至二百八十餘萬兩，小民之疑慮日增，官局之殆危日逼，萬一票竟不行，已給者倒回支取，應付毫無，其時雖欲設法求全而補救無從，仰懇照數籌撥實在銀款，速行解閩，以資接濟。則其拮据情形，數年間已不可支，前次奏陳，或亦不盡徵實歟？

京師鈔局司員，與商人以虛抵實，通同舞弊，陝西官錢鋪委員知

縣郭廷椿管理鋪事，未入流王迎科挪移官項夥開私鋪，虧欠銀錢數逾巨萬，均奉旨即行處斬（見咸豐八年二月十四日上諭）。王茂蔭論官銀錢號之弊，謂官吏往來，尤難保無沾染，已早見及之矣。〔劉嶽雲《農叢案彙》〕

〔咸豐十一年北京錢票崩潰情況〕六月八日。近日銀價踊貴，一兩至換鐵錢二十八千有零，而一千文之票，僅換銅制錢六十二文。市物皆長價數倍，錢法極壞，民不聊生矣。自咸豐初，以銅錢匱竭鑄鐵錢，復鑄當十銅錢，而錢質惡劣，民間訖不能行。乙卯、丙辰間，江、浙間有用當十者，未幾復停。次年吾越以一當五用，旋至當三而罷。今都城以一當銅制錢二，當鐵錢二十。

六月十一日。日來市上交易銀價至三十吊以外，票錢一吊僅得銅制錢五十二文。以戶部先揭示盡廢鈔票不用，近復議廢錢票。民間惴惴，故銀價日增，制錢日少。京師貶銅錢而鐵錢又不能行，惟恃虛票以通有無。

七月二十日。是日銀價稍平，一兩換票錢二十七千，換銅制錢五十八文。

七月二十四日。昨日銀價已減至二十六千，每千換錢六百。今早忽增銀價至六十千，乾益、乾亨、乾元、乾豫四家官號錢票皆屏不用。以戶部議錢票太多，度支無銀可抵，奏請以四乾官號票搭三成用，俟票盡收後，令各錢鋪另出新票，不出者斬決。昨已得旨准行。上諭以四乾錢號浮開空票私錢，奸商串通把持，銀價日貴。嗣後著以去年奏定錢價之日起，扣出三成作為各商罰款。俟票收盡後，將官號撤去，改為民鋪，另出新票。其各錢鋪皆一體出票，如仍前把持抑勒平民，官號商人即行正法，私鋪從重治罪。其五天字號錢鋪，著內務府妥為照料云云。自此詔出，民間但肯用五天字號錢鋪票。戶部揭示，凡四乾字錢票准搭三成充捐輸職官費，其加成捐復請封贖罪，仍不准搭用。

七月初五日。今晚西天元字號錢票又不行。

七月初九日。數日來私號錢鋪皆出新票，銀一兩換票錢十三千。每千換銅制錢一百，而天元、天亨、天利、天貞四官號錢票皆漸不行，每銀一兩換至四五十千，每千換錢不過二三十文。其四乾字號及西天元字號僅換十餘文。其始以利括商，而輕重之權度支轉奪於駑俗；其既以勢獨民，而出入之際閭閻歸惡於君上。〔《越縕堂日記補》第11冊〕

〔官號管理章程〕一、新設之官號，由指派之滿漢司員各三人、書吏二人組成“官票所”管理之。各該司員應於每季之末，備具各官號經營良好殷實之切結，每年之終繕具發票詳報盈餘數額。各官號並應於每季之末，具結保證官票所人員並無私借盜用公款情事，呈送戶部查驗。倘發現侵佔情事，惟各官號是問。

二、官票所司員如有遷調，繼任人員應將各官號帳目逐一查核；倘有不符，應即據實呈部查究。

三、各官號收到戶部撥發之銀兩，均應按市折合發行寶鈔，不得有所增減。茲准以每月二十九日之市價作為平均市價計算折合，折合後抄清單呈所轉部備查。

四、京師設立官號四處，招商承辦。商人承辦官號應具連環保結，並向官票所繳納保證金。各官號所有雇用人員均須向官票所繳納保證金，如有更動，隨時通知官票所。

五、各官號每月收到應發軍營餉銀時，應折發寶鈔。票上蓋用戳記：本年編印“癸丑”，下年編印“甲寅”字樣，周而復始。寶鈔經兌付後，加蓋標記不再發出，月終截角細送戶部銷毀，並由官票所記錄。

六、京師商民收付錢鈔，每串例須扣水若干。各官號如十足收付，易被商民取巧圖利。茲准各官號於交易時每千文扣除貼水二十文（百分之二）。商民人等逾此數者，從嚴懲處。

七、各官號人員一概不准買空賣空，或藉公營私。遇有此類情事，應立即查究，並將有關人員斥革。所有損失，在保證金內扣抵。

八、各官號支付薪俸及臨時開支等項，連同盈利，應按月一併列單報

部；每年年終呈送全年報告。

九、自七月初六日起，各官號每月應提交官票所雇用人員薪俸、文具等津貼銀三十四兩。此項津貼，准其向部報銷，作正開支。

十、各官號每月初三、初四兩日兌付寶鈔，應知會步軍統領衙門派兵維持秩序，以免擁擠。〔譯自《北華捷報》，1854年5月6日。〕

（二）官商勾結設立五字錢號濫發 京錢票及其停兌

〔恭王奕訢摺——商人呈請措貲墊發寶鈔並擬辦理章程，咸豐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據商人白亮、劉宏振等，以圖報皇恩，公議攤借錢本墊發寶鈔等情，具呈前來。查原呈內稱：商等受朝廷養育之恩，值用兵籌餉之際，分宜竭力報効。無如現在之時勢日見艱難，推原其故，皆由寶鈔未能流通，以致軍民商賈俱形拮据。今商等數百家，情願攤借貲本，竭力捐借，陸續呈報戶部，以備收發寶鈔之用，庶寶鈔可以暢行，而商民共安樂業等語。臣等伏思，利貴因民，法宜順導。我朝重熙累洽二百餘年，該商等久沐皇仁，情殷報効。茲以鈔法未能流通，邀集當行、錢行及糧食等行數百家，自願措貲墊發鈔本。覈其情節，既覺衆擎易舉，尤屬慕義可嘉。惟有仰懇皇上天恩，俯順輿情，特降諭旨，准其攤借貲本墊發寶鈔。由該商自行設立總局，分開鋪面，無論寶鈔之新舊，錢數之多寡，字號之次序，均准持鈔到局查對鈔根無訛，支取錢票現錢。庶鈔法藉此流通，商民均沾樂利矣。除現擬章程六條，另繕清單，恭呈御覽，所有據呈代奏緣由，理合恭摺具奏。

〔附清單〕謹將現擬收發寶鈔章程六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一、現在已發寶鈔，除業經收回及現發遠省外，其在京及近京一帶者，以京錢計，共陸百餘萬吊。現據該商等邀集當行、錢行及糧食等行，公議攤借鈔本，先行墊發。加以捐銅局錢票、現錢，鐵錢

局存錢，及鑄錢局戶工兩局本年應鑄之錢，並銀庫本年應放兵餉等項，由官錢號易換錢票，約計即全數開發，尚有盈餘。以後轆轤周轉，錢鈔相權，陸續支給，自無缺乏之虞矣。

一、該局收回之鈔，業經發給錢文，則寶鈔與現錢無異。令其加用戳記，呈交戶部，由戶部仍將交回之鈔開放兵餉等項，再行到局支取錢票現錢使用，並將應放兵餉等項錢票現錢，接濟該局。如此則轆轤周轉，鈔無虛發，該商等不過墊發一次，一二月後自可從容倒換矣。

一、每取寶鈔制錢一串，願換錢票者，以九八錢票付給；願取現錢者，以九六現錢付給。所餘底子錢貳拾文，准其開銷人工飯食、勞金、修理鋪面等項之用。再有盈餘，存備抽還原墊之款。還清原本後，再由戶部提取歸公。如此則墊本可以陸續抽還，於經費不無裨益。

一、官票、寶鈔向准互相易換，惟現在鈔本未見充餘，所有已發及續發之官票，應令暫停易換寶鈔，庶免開放不敷之患。

一、各項銀錢交庫者，無論成數，均准以寶鈔京錢四吊合銀壹兩交納。崇文門左右翼所收稅課，均准商民全數交鈔，惟於肆吊合銀壹兩之外，准崇文門左右翼加壹徵收，以肆吊肆百文作銀壹兩，以肆吊交庫，以肆百文作一切使用。其以銀票交納者，仍照伍成現銀伍成官票舊章辦理，免其加壹徵收。

一、商民行使寶鈔，如有以銀購買者，准其按照以銀易錢市價兌換。如市價銀壹兩易換京錢伍吊，則給予寶鈔京錢伍吊，長落隨時不拘定數，其官收官放，仍以寶鈔肆吊合銀壹兩覈算。

〔上諭——准商人措貨設局墊發寶鈔，咸豐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內閣奉上諭：恭親王奕訢等奏，商人呈請措貨墊發寶鈔請旨遵行一摺。商人白亮、劉宏振等，呈稱情願攤借資本，呈報戶部，以備收發寶鈔之用，洵屬好義急公。著照所請，准該商等設立總局，分開鋪面，無

論寶鈔新舊，錢數多寡，均許持鈔到局支取錢票現錢，仍由戶部綜覈稽查，以資流轉。單開章程六條，均著照議辦理。欽此。

〔御史楊重雅摺——陳述商人設局兌鈔情弊，咸豐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竊聞咸豐三年以來所放寶鈔，現在概行發錢，官民商賈無不鼓舞鬻軒。顧臣以爲朝廷發一令行一政，必大利真能在國，實惠真能及民，而後爲斟酌盡善。若制度紛更，徒飽奸商之谿壑，甚無謂也。臣謹就管見所及，條舉數則敬爲皇上陳之：

- 一、收鈔宜籌妥速也。臣聞總局收鈔隔日一次，收鈔之日又定限收數十號或百號，每號又定限不得過一百張。持票赴局之人，多有守候竟日不得交入者。此商人辦理不善之情形也。二十五日旋經戶部出示，改爲按號掣籤，每掣十字，每月隔日驗收一字等語，較商人所辦似爲妥協。顧臣尤有疑者：聞寶鈔有六百萬串，諒不下六百字號，今以隔日一字計之，一月對十五字，一年僅能對一百八十字，統計六百字對完，應在三年零四箇月後。中間尚有封印日期，三年中又應扣三箇月，積日更多。以此而云流通，臣未見其可也。臣觀戶部告示云，總局內有一百二十人，臣愚以爲每日以二十人收鈔，一百人對號，計以一人對一千張，似不爲多，十人可對一萬張，百人應可對十萬張，每一日即可收十字，計六十日便可對完。卽以減半計之，每一人對五百張，至一百二十日亦可畢事，而戶部告示云隔日僅收一字，此臣之所不可解者一也。
- 一、還鈔不宜過遲也。臣聞總局十一月二十日所收鈔票批云十二月二十二日領回，二十二日所收鈔票批云十二月二十四日領回。夫收鈔以後不過核對鈔根分別真僞，該局既係隔日一收，則本日所收之鈔，次日諒已對完，又次日即可發還。卽或三日不能則五日，五日不能則七日，何以必遲至一月之後耶？換鈔之家亟須應用，乃寶鈔已交局矣，轉瞬時至臘底，不但錢不得取，卽鈔亦不得出，民情窘迫，恐致別滋事端。而總局地方又設在東安門外，密

邇禁城，先事豫防，似尤宜加意慎重。臣聞外間富商巨賈，多有收買鈔票以圖取錢者。今總局還鈔必曰對月以後，將來買鈔之徒勾通總局，遇有字號重複之票，必至以真爲僞，以僞爲真。是名爲便民，而適以厲民；名爲除弊，而轉以滋弊。此臣之所不解者二也。

一、大錢宜並流通也。臣聞總局現辦章程，擬概發給制錢，不搭當百、當五十大錢。夫當百、當五十大錢，外間誠不使用。顧此項大錢現在未能停鑄，國家發給八旗兵餉，發給各官俸票月錢，無不按成搭放，何獨至發鈔則必曰概用制錢。此係總局奸商買鈔至多從中漁利明矣。寶鈔貴流通，大錢獨不貴流通乎？況外間初傳商人捐錢百萬串，現聞商人湊捐不過十萬，試思商人所有鈔票奚啻百十萬串之多，以所捐十萬串錢取國家百十萬串錢以去，尙得謂非假公濟私乎？寶鈔已用年餘，一旦發給實錢，即使搭成付給，亦屬喜出望外，而必曰概給制錢，此臣之所不解者三也。

一、商人宜示裁制也。臣見商人告白徧貼街衢，第一語即云本局流通錢鈔。又云此係京城各行義舉，爲流行寶鈔疏通市面起見。一似此次鈔本全係商人捐發也者。其實商捐現止十萬，以所發六百萬鈔計之，不過六十分之一，顧已專擅若此矣。臣愚以爲國家辦事，須持綱紀，此次辦理發鈔，凡有所告於衆者，應歸戶部用印出示，以免太阿倒持。今問其經理則曰商人，問其接濟則曰戶部，行之日久，又必曰戶部欠商人鈔本若干萬。前此官錢鋪以官號之票存指爲戶部之欠款，商情詭詐，已有明徵，而戶部辦事各員猶復甘蹈前轍，此臣之所不解者四也。

以上四條，相應請旨飭下王大臣會同戶部，悉心核議。或謂收鈔還鈔擁擠堪虞，聞設總局後身有四宜堂飯莊一座，係總局商人劉姓所開，似可令其捐出，即於四宜堂地方，作爲還鈔公局。司事者既屬便易，領鈔者亦不虞擁擠矣。商人劉姓若係認真襄辦公事，諒亦無不樂從，不至藉詞推託也。再臣聞商人所捐寶鈔亦有十萬串，應令商人

再行盡力湊捐，能多捐寶鈔一萬，即少發實錢一萬，完竣之後，再行給予獎勵，似亦酌劑之方也。

〔御史伍輔祥摺——商人設局兌鈔百弊叢生請撤消，咸豐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竊以商人設立總局，墊發鈔本，誠爲流通寶鈔一大轉機。奉旨之始，商民靡不歡欣，近今以來羣情靡不疑畏。誠以該商非急公慕義之人，乃假公濟私之人。臣博採輿論，體察情形，竊以爲有斷斷不可者，敬爲我皇上陳之。

查戶部原奏內稱該商白亮、劉宏振等，邀集當行、錢行及糧食等行數百家，公議情願攤借貲本，竭措陸續呈報戶部，以備收發寶鈔之用。是該商所云數百家非確有可據，所云貲本必卓有可觀，而後敢於具呈辦此大事。乃自奉旨以來，將及兩月，僅僅措貲十萬串。可見前具呈時所云數百家者實無一人，所云邀集公議者本無其事，不過空中樓閣，美詞聳聽，欲借立局以漁利耳。設使數百家早有成議，必不肯踴躍於前退縮於後。兩月之久所湊止此，此該商狡詐之行，其不可一也。白亮一當舖之夥計，劉宏振一飯館之商人，均係生意折本之人，絕無重貲可以多墊，故本月所收之鈔期以下月始爲發錢，故爲延宕，其不可二也。數百家之商，不少厚貲曉事之人，今以白亮、劉宏振狡詐而兼乏本之商爲之領袖，既無以取信於人，即使各商貲本有餘，必不樂從供二人之侵蝕。此時勉強湊至兩月僅十萬串，即將來陸續再湊亦不過數十萬而止。夫以十餘萬之錢墊發戶部千百萬之鈔，更何以資周轉，其不可三也。京師富商巨賈鋪內至多不過二三十人，彼其規畫秩然，一人得一人之用，今該商總局用至一百二十人之多，又漫無章程，紛紛坐食，異日開發飯食勞金必多冒濫，其不可四也。戶部原奏內稱，已發寶鈔在京及近京一帶，以京錢計之共六百餘萬串。現在捐銅局錢票現錢、鐵錢局存錢、戶工兩局鑄錢、官錢鋪易換錢票，約計即全數開發，尚有盈餘等語。是該部應放鈔本之錢，不過六百餘萬串，該部所存之錢尚不止六百餘萬串，此時即無白劉二商已可倒換，自立

一局。今以該部六百餘萬串之本下附於該商十萬串之本，轉似因商以成事者，輕重倒置，其不可五也。官錢鋪猶有官之名，今商人告白概曰本局，全與戶部無干。竊戶部理財之大權，有傷政體，其不可六也。設局之始民間鈔價陡長，每吊可值八百內外，近以曠日持久，對月始能取錢，各懷疑慮，鈔價復陡賤如初，每吊僅值四百內外。臣恐行之既久，民間既不願赴局領取，而該局之商又以戶部所發之錢賤價買之民間，全價領之戶部，展轉倒換，不過數月，戶部六百萬之鈔本，未布民間，盡歸商橐，此該商侵漁之弊，其不可七也。以戶部自有之財可自爲之事，而必以不可信不能墊之人假以權宜始終其事，此猶開門揖盜之行，其不可八也。

夫使該商真係急公，貲本充裕，辦理妥協，則此舉本屬可嘉，稍假以權亦自有說。今則該商行爲險詐，貲本短絀，辦事荒唐，已經敗露。倘因循將就，勢必至挪移侵蝕，上虧國帑，下病兵民，彼時即使重治該商之罪，亦復何補！爲今之計，莫如急爲更變，撤去商局，另立官局。以舊日之寶鈔局爲今日之總局，以舊日書寫寶鈔之員爲今日核對鈔根之員，以舊日承辦之書役爲今日承辦之書役，可以省一百二十人之浪費，其利一。辦事皆本署之人，不經商人之手；呼應靈而稽查易，可以一事權，其利二。收發之權操之於官，商人不許與聞，雖有奸商無所施其伎倆，可以杜挪移侵蝕之弊，其利三。至於各商現湊之貲及續湊之貲，核其多寡，倣照捐銅例酌給議敘，已不至有向隅之慮也。鈔局一收一發眉目本清，辦理本易，非若換兌銀錢必藉該商之會計也。戶部現擬簽掣字號驗收，則寶鈔一局爲地已寬，可以不虞擁擠，更無庸多立鋪面，徒滋浪費，轉致稽察難周也。現當經費支絀之時，絲毫不容輕擲，戶部爲總理財賦之區，所當慮始圖終，不宜以數百萬串之帑，知其不可而姑試之，開日後無窮之弊竇也。

咸豐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硃批：恭親王奕訢會同戶部妥速議奏，片併發。欽此。

〔御史張雲望摺——字字官號藉官本營私囤積糧食請飭查，咸豐七年七月初七日〕竊惟五字官號之設，所以轉輸寶鈔也。比年以來，聞該商於前門等處，開設接替各錢鋪。如德昌、益仁、長茂、廣興、龍盛、雲益、寶隆、同茂等，莫不以字字官票使用。近又聞該商於後門外接開恆盛錢店，并開廊房胡同之富興樓、石頭胡同之五興和兩處酒館，亦係該商開設。又聞其於城內字升對過之小胡同內，京外之順義縣楊各莊，各開一萬興盛字號。勾串通氣於四鄉囤積糧食，謂之包圍，每圍以千石計。並傳聞該商於近京之東安等處各有店鋪，攬買雜糧三十萬石之多。所以糧之來日見其少，而糧之價日見其增，執法居奇，兵民交困，此皆藉官本以營私之弊也。兩年曾經查過，聞但以並無虧空出結，虛應故事耳。相應請旨特派大臣澈底查辦，如仍含糊了事，則此後設有虧空，當令該大臣及隨同查辦之司員，一體分賠。至戶部歷年承管之司官，恐有瞻徇，應令迴避。若囤積糧食，例禁甚嚴，當另行嚴密訪拏，懲之以法。

〔廷寄——著順天府查覆五字官號囤糧上諭，咸豐七年七月十七日〕軍機大臣字寄兼管順天府府尹張〔祥和〕、署順天府府尹黃〔宗漢〕，咸豐七年七月十七日奉上諭：前據御史張雲望奏，……當交文彩嚴密訪查。茲據覆奏：東安縣並無囤積糧石之處。惟在采育鎮，查有山東人李姓，本鎮人朱洪陞，俱係字謙官號夥計，於本年五六月間在該鎮等處採買麥子約七八千石，寄存該鎮廣泰堆房等處。又是月朱洪陞由京內運至該鎮銀約七八千兩，即在本鎮永豐和、廣泰隆、聚興和、全盛長四處兌換。又朱洪陞在本鎮開設同豐號堆糧之處，尚未開市。順義縣楊各莊並無萬興盛字號。查得後街萬興成布鋪兼糧店掌櫃人趙姓、李姓、郭姓與孫蓮，並字升錢鋪掌櫃人韓得祿同夥，於本年麥秋時買得麥八百餘石，在萬興成囤積，惟現存麥僅贖二百餘石。又查得楊各莊前街，於本年三月間新開萬隆成錢鋪，係字升錢鋪掌櫃人所開，各等語。著張祥和、黃宗漢，按照文彩覆奏各節，派員詳細嚴密訪查，

其采育鎮等處所存麥石雜糧，是否囤積居奇，著先行密爲查封。其東安縣究竟有無囤積糧石之處，何以該御史奏稱有雜糧三十萬石之多，並著覆加訪查，毋有不實不盡。

〔戶部尚書柏蔭等摺——歷年發寶鈔數目及令私錢商代兌情形，咸豐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查臣部因經費支絀，行用寶鈔，三年來，中外鈔存已至三千餘萬。緣銀錢兩項均不敷支放，不得已爲此架空騰挪之策，其利亦與民錢鋪之票存無異，乃官之鈔存多則民之票存少，此奸商牟利所必爭也。本年行使二八成大制錢，民間錢鋪並不見有制錢，而民錢票每千故意加至二三百文，以別於寶鈔。現在寶鈔之價僅抵民錢票七百餘文，浸浸有不能行使之虞。臣等伏思寶鈔每千放大錢八百制錢二百，其制錢二百按市價可抵大錢四百有零，合算亦值大錢一千二百零，何以其價與民票懸殊？奸商把持阻撓，蠹國病民，情節最爲可惡！是欲寶鈔流通，必須民錢鋪行使，欲民間行用搭成制錢，亦須責成民錢鋪。故臣等於前月二十日、本月初二日兩次會同順天府，傳集民鋪五十家，每家發給二八錢一千串；令其代官號收鈔發錢，原以破奸商把持阻撓之計。現在民鋪之鈔，其價與民票齊同，行使甚便，業已相安。正擬據實奏請，再爲添傳民鋪以資流通，今副都御史程庭桂以司員辦理鈔局拙謬，奏請查明禁止等情。

其所稱部中代刻店戳一層。查鈔官發非由鋪發，戳須一律，民鋪錢票戳記多無住址，更有僅止花押戳記無店名者，領鈔者何以知取錢之處，是以臣於鈔上印用某處某號字樣，爲便於取錢之人，非爲該鋪作記也。至所稱該鋪之領錢有數，部中之蓋戳無窮，盜用虛出，事所必有一層。查臣部於各該鋪領本之時，業將鈔根發交該鋪，並令該鋪於鈔上作爲騎縫暗記，俟該鋪收鈔至一千串，即向部中領錢一千串，是該鋪永遠有一千串之存，並不令墊發絲毫，何至人逃店閉，且又何能於鈔根之外，虛出一張？況臣部發給民鋪九八錢，民鋪收鈔係用九六錢，每千串所餘底子錢二十串，以爲該鋪運腳人工之費，臣部亦

何損於該商？又所稱司員威嚇，經紀逼勒一層。查前月三十日傳集民錢鋪二十家，係臣基溥會同順天府臣張祥和、臣黃宗漢；本月初二日添傳三十家，係臣杜翻會同順天府臣黃宗漢當面曉諭，其初再三推諉，其後開導明白，亦即願從，何致有司員威嚇逼勒情事？該副都御史不知聞於何人之口？

總之，數年以來，利權全歸於商，任意興廢，臣部毫無把握，此舉亦因鈔法將壞補救目前起見。臣等尚恐日久轉爲商人票存之利，嗣後隨時查看情形，再議變通。似此有益於國，無損於商，亦復故爲推卸，推其不願之由：一因該鋪領有鈔本即不得不用搭成制錢，不能遂其加錢抬票之謀；一因奉官收鈔既在該鋪，祇可與本票同價，即不能抑鈔抬價；一因私鋪開閉自如，每閉一鋪，往往以四五百文抵還票存一千，若領官物，即不能一毫拖騙。種種把持阻撓，情節顯然。且京師鋪商日與士大夫往還，造言騰謗最易搖惑，相應請旨勅下五城、順天府、提督衙門，明白曉諭，上下行使寶鈔，搭用制錢，毋許官私異價。倘有奸商從中把持阻撓，即行嚴密查究懲辦，庶鈔法不致廢滯。

〔又附片〕再，副都御史程庭桂片奏，戶部停止外省寶鈔在京取錢，爲五字虧空設法彌補，所關甚大等語。查臣部頒發外省寶鈔，令其開設官號發錢，並准搭收地丁，嗣又奏准將五字寶鈔發交外省，蓋用司印，仍解京師。原欲使商販在京購買，運至各該省賣與民間以便搭交錢糧，是暗移外省搭成錢糧，於買鈔時交在部中，接濟京師急需也。初行之時尚有買鈔出京者，曾收過銀三萬餘兩，其後外省截留及奏請頒發實鈔有五字戳記者，共一千二百餘萬之多。今則紛紛來京取錢，可見外省並無官號發錢，又不肯搭收錢糧，反爲州縣抵換實銀之計，而京師經費支絀，豈能當此鉅款開發。現在又因清查五字，其票存與鈔存之數相膠葛，欲清票存，須先清鈔底，欲清鈔底，須先清外省寶鈔回京之數。此臣部所以有限十五日省鈔換給京鈔之請，於十一月初二日奏明奉旨允行在案。該副都御史以停止省鈔在京取錢，爲彌縫

五字虧空。蓋疑臣部發鈔之時，已將鈔本全行發交五字。查臣部自開卯以來，共放過五字寶鈔四千二百八十五萬餘吊，陸續發給過五字鈔本一千零九十六萬零，由五字收回寶鈔二千一百五十萬零，除將領本全行抵支外，實在墊出浮開在外之錢票一千零五十四萬零，連未收回之鈔二千一百三十五萬零，皆臣部所應籌款給發者。可見該號所領鈔本毫無存項，從何虧空？錢票可以浮開，其虧空在錢票而不在寶鈔也。前欠既多，逐月放款又須籌備，五號並查，勢所不給，祇得逐號輪查。本月二十一日已將字升一號寶鈔移至覈對總局支應，並將該號票版戳記封存，停其出票，俟浮行在外之票全行收回，有無虧空絲毫不能隱匿。一號清，再清一號，五號全清，再行請旨分別究辦。又該副都御史稱此項省鈔無取錢之處，查省鈔原准在該省官號取錢，並搭交地丁，其不能取錢於五字，不過官紳寄帶商賈販運來京之鈔，毫無礙於本省行使。惟是行鈔自以中外流通爲要，擬於清查五字明白之後，再行酌量情形，爲省鈔到京開一疏通之路。該副都御史所奏應毋庸議。

〔通政司參議倪杰摺——五字官號擠兌宜亟謀補救，咸豐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竊查寶鈔甫行之初，每鈔一吊僅抵錢三四百文，兵民苦累，莫可勝言。旋於咸豐四年冬間經部臣奏准添立官號掣字發錢，此五字官號之設，原爲流通寶鈔起見，非與小民爭利也。統計三載以來，所發之鈔不下五千萬貫，而散在市廛尚未到鋪取錢者，不及所取十之三四。蓋錢之質重，鈔之質輕，重者難持，輕者易舉，誠使鈔無折耗，誰肯赴鋪取錢，爲此僕僕。且官號係戶部所立，又非若民號之開閉不常，久藏或成廢紙，是以商民信用不疑，部庫借資周轉。夫寶鈔多在民間，一千卽抵一千之用，多在民間一日，卽省一日之費，法至善也。無如奸猾商民百端圖利，用官鈔則任意折扣，每鈔一千僅抵錢六七百文，用民票則格外加增，每票一千加至二三百文。且謂官號不久關閉，是以赴官號取錢者日不下數萬人。夫官號非私號可比，即使該商果有虧空，不難立革監追，仍可招商接辦，焉有關閉之理。總緣寶鈔官票爲私

號所忌，故奸商多方阻撓，以期獨擅其利，造作謠言，聳動民聽。今戶部既收鈔易票，現又清查五字虧空，愚民不知至計，以爲五字既有虧空，則鈔本無着，而戶部又收鈔易票，則票本亦復難憑。是以爭先取錢，恐後至將無錢以償。故實鈔不行，即官票亦不肯用，而奸商之計售矣。夫官號不獨五字也，五字不行勢必至於天、乾九號，此不惟鈔本宜籌，即票本亦當早計。無論該商有無虧空，豈能墊此鉅款，即戶部籌撥亦大不易矣。相應請旨飭下部臣，剴切示諭，俾知實鈔斷無不行之理，官號亦無關閑之時。務令遵信毋惑浮言，使實鈔官票與現錢私票一律通行。如有故意低昂，立即嚴行究辦。

至於清查五字果有虧空情弊，勒限嚴追以期正款有着。即使寬予時日，務令新舊交代清結，再將該商革退辦理。若立予革商，反得置身事外，或且以一身抵塞，而虧空反不可問矣。現今戶部定爲五十家民號分領實鈔，以期廣爲流通，籌畫極爲周密，然使五字之官票不行，則五字之實鈔亦滯，五字之鈔票均滯，則天、乾九號之官票亦有不行之勢；甚且舊鈔不行，則五十家之新鈔亦難流通矣。凡此立法之初，尤當遠計。可否請旨飭下戶部統籌全局，不獨令五字官號彼此可以互易，即天、乾官號亦令與五字官號不分畛域，互相維持。至民間私號除五十家外，擇其尤爲殷實者，廣爲招集，令其一體辦理。如此酌盈劑虛，似於疏通鈔票之法不無裨益。

〔戶部尚書柏葰等摺——奏報清查五字官號鈔本墊款虧空情形，咸豐八年七月十八日〕竊惟五字錢鋪原爲行鈔而設，向准開出錢票以爲收鈔之資。去歲奏明清查五字帳目，其時實鈔與錢票實相依附，深恐字票一動，實鈔因而不行，則前欠既不易清，逐月放款亦無可恃。乃於去歲十月傳集民鋪五十家發本行鈔，即於十一月二十日先停字升號錢票，將實鈔移於聚對總局開發，並改用長戳新鈔。自是以來，鈔法日有起色。本年開印時，又將字謙、字豐二號錢票停止，五月內並停字恆、字泰錢票，蓋欲使民知實鈔之可貴，無假於字票，以漸爲之，則無

所驚疑也。現在寶鈔暢行，字票停止，所有字號帳目即可澈底根查。

去歲九月內五字票存共一千五百餘萬吊，逐日督催，現存一百九十餘萬吊，所有原領資本，歷次所領鈔本，累年餘息，逐一覈算，其墊款九百餘萬吊，提到銅局所收捐項，大庫所收雜款內字票全行抵還外，尙有不敷，又提借乾、天官號川換兌換項下所存字票抵給清楚，其存鋪未用鐵大錢、銅制錢、銅當五錢、鉛制錢，均已如數交清，一切官項全行完結，另繕清單呈覽。惟字謙、字豐二號票存尙有一百八十餘萬吊，係官民各鋪及軍民人等收存者。查川換兌換舊章在所不禁，惟爲數過多，該鋪所存錢票現錢亦不敷抵。據該商稱，係民鋪拖欠，內有龍盛、雲益等號，難保無影射那移侵蝕肥己情事，應請飭交刑部嚴行訊追完款。字升號票存雖僅四萬餘吊，但外有乾、天九號呈出存鋪未用之票二十萬吊零，該商所繳廣興等民鋪錢票其數雖符，不能取錢換票。經臣部發交各司坊催追未據換交，應將該商及廣興等鋪移交五城，勒限嚴追。至字恆、字泰二號原有票存五百餘萬吊，現在官款全完，二號僅餘票存五萬餘吊，鋪內所存外票現錢足以相抵，毫無帶欠。所有清釐五字帳目官款完結，分別催追票存緣由，恭摺具奏。

咸豐八年八月初一日奉硃批，依議辦理。雖未能澈底根究，但可作此完局，尙屬可行。若必逐款清查該五字私帳，徒興大獄，無裨大局。惟以後預籌民鋪防制之法，務須愼益加愼，不可爲後人作俑，他日艱於補救也。欽此。

〔附清單〕謹將臣部清查五字官號出入總數，繕具清單，恭呈御覽。計開：

一、臣部歷年共放過寶鈔，合京錢五千四十八萬九千六百二十五吊。內分：

放過京營兵餉寶鈔一千六十六萬九千九百四吊。

放過官兵米折寶鈔九百八十五萬三千八百九吊。

放過官員俸廉寶鈔七百萬七千一百六十一吊。

放過各處工程寶鈔八十九萬七千五百九十三吊。

放過各項雜款寶鈔一千八百六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吊。

發過各省截留寶鈔三百三十八萬吊。

以上各款，由臣部製造寶鈔按月開放後，俱應赴五字官號憑鈔取錢。

一、臣部共發過五字官號鈔本京錢一千二百三十八萬一千三百九十一吊六百七十文。內分：

發過字升鈔本京錢二百四十三萬四千七百四十二吊三百六十文。

發過字恆鈔本京錢二百八十三萬五千一百八吊三百五十文。

發過字謙鈔本京錢二百一十七萬三千八十五吊三百二十文。

發過字豐鈔本京錢二百三十六萬一千七百四十三吊三百二十文。

發過字泰鈔本京錢二百五十七萬六千七百一十二吊三百二十文。

此項鈔本係由臣部隨時給發五字以作收鈔之用，如有不敷向由五字開票墊發。

一、五字官號歷年共收回寶鈔二千一百九十七萬三千七百九十一吊文。內分：

字升官號收回寶鈔四百七十二萬七千四百八十吊文。

字恆官號收回寶鈔四百十八萬三千五十吊文。

字謙官號收回寶鈔四百一十七萬六千三十七吊文。

字豐官號收回寶鈔四百二十二萬三千四百三十七吊文。

字泰官號收回寶鈔四百三十六萬三千七百八十七吊文。

此項即係臣部每月放出之款業經五字收回，繳存鈔庫。其餘寶鈔有另由捐銅局捐項內收回者，有仍在民間行使者。

一、五字官號開票墊發鈔本並底子零尾足京錢九百二十二萬六千九

百四十五吊三百六十八文。內分：

字升墊過鈔本京錢二百二十萬四千三百六十八吊九百七十八文。

字恆墊過鈔本京錢一百五十七萬四千九百六十六吊四百六十一文。

字謙墊過鈔本京錢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九百七十吊一百三十八文。

字豐墊過鈔本京錢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五百七十九吊一百二十六文。

字泰墊過鈔本京錢一百七十一萬八千六十吊六百六十文。

此項係因鈔本不敷，由五字開票墊出之款。應由臣部補給。

一、五字官號繳回銅當五鐵當十並銅鉛制錢足京錢一百一十二萬二千六十九吊三百二十八文。內分：

字升繳回未用京錢九萬四千七百零八吊九百零六文。

字恆繳回未用京錢八萬八千五百九吊九百八十八文。

字謙繳回未用京錢一十三萬五千八百五十五吊三百文。

字豐繳回未用京錢五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九吊八百八十文。

字泰繳回未用京錢二十六萬三千一百三十五吊二百五十四文。

此項係五字鈔本內領去未用之錢。除將銅當五錢一萬零六百四十二吊五百九十文，鐵當十錢一百零四萬四千五百零四吊八百八十文，鉛制錢一萬一千零八吊六百一十六文，請交錢局回爐改鑄。又銅制錢五萬五千九百一十三吊二百四十二文繳存大庫備用外，所有五字此項鈔本亦應由臣部補給。

一、五字官號應找領歷年經費不敷足京錢一十八萬三千八百三十八吊九百九十六文。內分：

字升找領經費京錢四萬二千三百九十二吊五百八十八文。

字恆找領經費京錢三萬六千四百六十三吊一百九十二文。

字謙找領經費京錢四萬七千三百九十四文。

字豐找領經費京錢四萬一千二百四十一吊一百八十八文。

字泰找領經費京錢二萬三千一百一十一吊一萬零四文。

此項係五字應行補領之款，內除捐銅局收鈔、平糶處收錢所需經費，應請如數給發外，其餘鋪底、家具、房租、車腳以及歷年食用不敷賠墊各數，臣等酌擬減去六成按四成給發。

以上三款共京錢一千零五十三萬二千八百五十三吊六百九十二文，俱應由臣部補給。

一、臣部籌款抵還五字官號墊款並應領經費足京錢一千五十三萬二千八百五十三吊六百九十二文。內分：

抵還字升墊款京錢二百三十四萬一千四百七十吊四百七十二文。

抵還字恆墊款京錢一百六十九萬九千九百三十九吊六百四十文。

抵還字謙墊款京錢二百一十一萬五百五十六吊三百六十二文。

抵還字豐墊款京錢二百三十七萬六千六百八十吊一百九十四文。

抵還字泰墊款京錢二百萬四千二百七吊二十四文。

此項籌還五字墊款內，除提到捐銅局所收字票八百九十四萬七千五百六十八吊三百二十八文，大庫所存字票五十四萬九千一百八十三吊六百二文，作為鈔本，另案奏銷外，所有借用乾天九號所存字票一百三萬六千一百一吊七百六十二文，應由臣部於鈔本項下酌量給還九號歸款。

一、字官號繳還原領資本足京錢十萬吊文。內分：

字升繳還資本京錢二萬吊文。

字恆繳還資本京錢二萬吊文。

字謙繳還資本京錢二萬吊文。

字豐繳還資本京錢二萬吊文。

字泰繳還資本京錢二萬吊文。

此項係五字應繳還部庫之款，業經臣部嚴追如數繳清，現存覈對總局。

一、五字官號呈繳歷年兌換銀錢所獲餘利足京錢十七萬九吊二百四文。內分：

字升呈繳餘利京錢四萬四千八百八十四吊二百二十文。

字恆呈繳餘利京錢三萬四千五百五十八吊九百五十八文。

字謙呈繳餘利京錢四萬九千四百七十四吊四十四文。

字豐呈繳餘利京錢二萬五千三百七十八吊九百九十八文。

字泰呈繳餘利京錢一萬五千七百十二吊九百八十四文。

此項亦係五字應呈繳部庫之款，均經臣部如數追完，現存覈對總局。

一、由官錢總局付來乾、天九號未用字票足京錢七十九萬九千五百五十五吊六十四文。

此項係乾天九號私存未用之票，據該號呈出，業由臣部督催五字商人繳過錢五十九萬二千九百二吊八百四十文，內銅當十較多，鐵制錢較少，與歷次領本之數相符。應由臣部添配二八成大制錢發還九號歸款，惟字升號所交民票二十萬六千六百五十二吊二百二十四文，未能換取現錢，業經臣部交坊換取，應由五城督催完款。此外乾、天九號仍有未用字票，均係該號等私相兌換川換之項，應歸入未下票存內辦理。

一、五字官號自七年八月清查後，共下過票存足京錢一千二百九十四萬七千一百二十一吊三百三十六文。內分：

字升已下票存京錢三百六萬九千七百五十六吊七百六十二

文。

字恆已下票存京錢三百七萬三千四百三十八吊一百五十二文。

字謙已下票存京錢二百二十七萬六千五百四十六吊七百六文。

字豐已下票存京錢一百九十一萬五千三百九十三吊八百八十二文。

字泰已下票存京錢二百六十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五吊八百三十四文。

此項五字未下票存，除歷年已收回者不計外，自上年九月清查截數時共一千四百八十餘萬。疊經臣部嚴追共下過一千二百九十餘萬吊。

一、五字官號未下票存京錢一百九十六萬一千一百三十七吊六百一十二文。內分：

字升未下票存京錢四萬二千五十吊九百一十文。

字恆未下票存京錢三萬三百一十四吊二十六文。

字謙未下票存京錢一百五萬一千二百四吊二十文。

字豐未下票存京錢八十萬八千七百四十二吊三百四文。

字泰未下票存京錢二萬八千八百二十吊三百五十二文。

此項係五字錢票留民間之款。除字泰、字恆爲數無多，其鋪內所存外票現錢數目均足相抵應毋庸議外，字升號票存雖無多，但該商另有抵還乾、天九號未經換取之票，應請發交東城一律催令清結。惟字謙、字豐二號所欠票存爲數既鉅，其鋪內所存錢票又不足相抵，未便任其拖欠，應請將字謙號商人張兆麟、字豐號商人馬錫祿交刑部訊追。

咸豐八年八月初一日硃批：覽。欽此。

〔又附片——設立五字官號代兌實鈔及清查經過，咸豐八年七月

十八日]再，查自古行鈔未有藉資於商力者。咸豐三年臣部因軍務喫緊，經費支絀，奏准試行寶鈔，其時並無分釐鈔本。咸豐四年商人白亮、劉宏振呈請捐助鈔本承辦鈔務，惟欲遂其牟利之私，既無報効之實心，且亦並無資本。經管理鐵錢局王大臣奏請設立字大通，分設字升、字恆、字謙、字豐、字泰官錢鋪，以鐵大錢爲鈔本，另募商人承辦，准其開出本票，照民鋪一律交易。復會同臣部議定章程，事事草創，但求興利，而於防弊之法尙疏，方且謂錢票可以輔翼寶鈔交易，餘息又可供局鋪工食之需。豈知商人之性惟利是圖，准其用票，弊卽從此而起。遂任意浮開，毫無限制，及咸豐六年專歸臣部管理之時，則已成痼疾矣。臣等先後到任，卽共相籌畫，思一舉而廓清之。乃自鐵當十錢驟然不行，鈔法已岌岌欲壞，且京餉空虛，銀款皆折發錢文，兩局所鑄既不敷支放，添鑄銅大錢、鑄制錢亦日不暇給。不得不以寶鈔錢票彌縫其間，周轉騰挪，以至今日。臣部於去歲清查五字之初，見其帳目膠葛，間有票根不符，出入舛錯之處，原不難立刻分別完欠，將該商送交刑部嚴行究辦，無如鈔票墊款過鉅，倘搖動民心，紛紛取錢，一時籌付不及，則將因字票而廢鈔法，又因字票而疑及乾、天等號，掣動大局，更無法支持。臣等爲國家經費起見，是以委曲籌維，持以鎮靜，使民不疑，始得逐漸清釐。下無害於民生，上無虧於國計。

現在五字舊帳業已查明分別辦理，其五字本票早經停止，不准私開。爲正本清源之計，嗣後惟專籌行鈔之法。行鈔以流通爲要，故臣部於去歲傳集民鋪發本行鈔，至今甚屬相安。行鈔以籌本爲先，故臣部於去歲十一月、本年六月兩次奏准，提到山西寶泉分局錢息易銀七萬兩收存覈對處鈔庫，雖未動用，而民間皆以爲有此實銀，鈔非虛紙，無不信用，近更暢行。此皆爲鈔法作經久之謀，與五字並無干涉者也。

夫利權歸之於上，則可操縱隨宜；委之於下，必至侵漁無藝。若與商賈共事，又無駕馭之術，鮮不墮其奸謀，矧招合此等無賴細民，尤爲失策。惟是逐月用款甚多，鈔本甚少，尙須隨時籌畫接濟。且旣行

鈔法，亦不能不驅策商人藉資流轉，其如何防制俾不至日久弊生，臣等尙須悉心妥議章程，續行奏明請旨辦理。此等情形既不可令軍民共曉，或致驚疑，尤不可使各商聞知，轉生窺伺，理合附片密陳。

咸豐八年八月初一日硃批：知道了。欽此。

〔管理戶部翁心存等摺——改字號爲官鈔局並擬定行鈔新章，咸豐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查咸豐四年臣部奏准招商開五字官錢鋪收鈔發錢，並准鋪商開放本票，以濟現錢之不足，虛實相權，立法非不詳審。惟專授權於鋪商，而商人趨利若鶩，票既出於其手，遂借川換兌換名目，任意浮開，紛擾輻輳，百弊叢生。迨臣部澈底清查，而票遂不行，鈔亦因之壅滯，是始則借票以運鈔，繼乃因票而累鈔也。臣等因思弊自票生，則以不出票爲先，弊由商作，則以改歸官辦爲宜。溯查行鈔之初，鈔法既未遽暢行，鈔本亦難籌專款，借資商力，亦屬勢不得已。茲通行已久，利弊確然昭著，改爲官辦，理尙非甚難，督察亦易於爲力。總之，鈔之行全在鈔本，鈔之利卽在鈔。存鈔本不匱，自足永兵民之信守，何慮乎阻遏不行。鈔存漸多，卽可抵億萬之帑金，何必於此外求利。誠以與民爭利，固非爲政之良圖；而藉以周轉，俾國用稍紓，卽屬救時之策。故此次新章，祇有收、放、領、存，並無買賣、兌換，倘試行有效，則自然之利，已自無窮，前此之弊，可期畢絕。臣等再四熟商，謹擬新章八條，開列於後，恭呈御覽。

一、官錢鋪宜改名官鈔局，並酌裁字豐一號也。查前此五字皆名官錢鋪，今既官爲收放，不兼買賣，卽不得以鋪稱。擬請字泰等字號皆仍其舊，惟官錢鋪則易爲官鈔局，庶使名實相符。至字豐號尙在崇文門外，過於偏僻，擬將字豐號裁撤，歸併四號辦理。其字豐號未收舊鈔，移在總局發錢收盡而止。

各號收鈔宜全歸官辦也。查以前字號雖派司員專管，而權在正商，司員無從稽覈，人皆視爲畏途。今擬不用正商，每號慎選公正廉敏司官二員，一切收放專歸管理。至各號書算，不能不用商

夥，或由官號呈保，或由管號官自行選用。蓋局務不經商手，但得樸勤之人，已足任使，仍由管號官留心察看，隨時更換，則其權在官而不在商矣。管號官作爲一年差滿前後交代，另派司員會同總局司員監盤銷算。其帳目清楚者，接管司員出結接辦，嗣後再有虧短，即與前任無涉。倘有舛錯虧那等弊，接任官及監盤司員據實呈明，分別奏參懲辦；其始終勤慎，任滿時一切帳目絲毫無誤者，擬請奏加獎敘，以示鼓勵。

- 一、鈔本宜寬爲籌備也。查行鈔原祇須現錢作本，惟民間習用錢票，驟難轉移。現在捐銅局所收四六現錢項下，准捐生改交錢票，每次約收二十餘萬吊，即以此項專作鈔本。如有不敷，由寶泉、寶源兩局及鐵錢局按二八成酌數領給發。至前收山西寶泉分局以錢易銀七萬兩仍存鈔庫，倘鈔法稍有變動，亦可藉爲補救，庶不致有匱乏之虞。
- 一、五十家民鈔宜暫資流通也。查七年十一月臣部因寶鈔漸滯，奏請派民錢鋪五十家分收鈔十萬吊，每鋪領鈔本二八錢二千吊，放竣再領，以爲暫時補救之計，今甫改新章，民號之鈔擬請暫仍其舊。俟新章辦有成效，察看情形，再行裁撤。
- 一、銀錢鈔票互換宜歸總局辦理也。新設四號分局專管開放寶鈔，與交易買賣判然兩途，若任其持鈔與票赴市買銀，並准民間持銀赴鋪買鈔，徒事紛繁，轉開弊竇。將來交代時，有此兩層，即多纏繞，與從前五字無異矣。現擬祇管收放，不兼一毫買賣，如有應需買銀賣鈔之處，均歸總局辦理。使各鈔局條理井然，無從牽混，而互換一層，仍不偏廢，乃爲兩得。
- 一、總局司員宜重其責成也。查覈對寶鈔處原因總辦鈔法而設，所有辦理刷絲、分號、領本、放票，以及川換、兌換，並每月包封正雜款項，收發事宜，凡官吏之勤惰，鈔本之盈絀，書役之有無弊端，商夥之能否經理，均須隨時體察，力籌補救。此次改辦新章，總

局事務較繁，總局司員責任愈重。如勤慎無誤，擬請於各員差滿時，分別奏請甄敘，俾後來者益知感奮；倘有舛錯疏忽，亦即隨時參處，以專職守。至住宿筆帖式六員，有監守之責，總局書吏五十餘名，有書算之勞，倘稍懈怠貽誤，立與參辦；如能勤慎辦公，亦擬酌量存記請獎。

一、逐月放款多寡宜隨時斟酌也。查通行寶鈔，原以濟銀錢之不足，而其樞全在收放。收之多寡，在捐銅局，此不能豫定者也；放之多寡，在寶鈔總局，此可以自主者也。倘放款拘定款目成數，則鈔少而價貴，報捐者必艱於購買而踴躍難期；鈔多而價賤，得鈔者皆急於取錢，而鈔本不繼。故莫如視鈔價之貴賤以定放款之多寡，鈔賤則少放，鈔貴則多放。或增裁款目或加減成數，總期酌盈濟虛，操縱在我，而後市儈不得握其權矣。

一、各號浮費宜加覈除也。查五字錢鋪每號用人多至七八十名，食用浩繁，今既官為經理，不出本票，其局夥不過專司書算、穿錢、點票、收鈔而已。連更夫廚夫，每號不得過二十人，每月勞金仿照民鋪酌給。至多每名每月不得過四兩，其日用煤、米、燈燭、紙張、筆墨等項，現雖昂貴，每月不得過七百吊。統由管號官赴總局領取，日後物價漸平，隨時酌減，以節浮糜。

咸豐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硃批：惠親王、載垣、端華、僧格林沁、軍機大臣妥速議奏。欽此。

〔又附片〕再，查臣部前因空鈔折當過甚，故設為掣字之法，按二十日一卯籤掣十字，因而逐漸流通，已於上年十月間將入筒寶鈔陸續全行掣竣。所有前次未經入筒空鈔及銀票換出者，現有二百二十餘萬串，若仍按二十日一卯籤掣十字，為數較多，鈔本難籌，擬請每月籤掣一次，不拘字數，總以十萬串為率。將五百文、一千文、一千五百文、二千文配搭停勻，以為流通銀票之地。

咸豐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硃批：一並議奏。欽此。

第三章 甲午戰爭前後舊 幣制的益趨崩潰

第一節 銅貴錢荒現象下制錢制度的沒落

(一)北京規復制錢的失敗

〔湖廣總督官文摺——請規復制錢，同治元年七月十八日〕竊錢法首重流通，制用尤貴均一。自咸豐三四年以後，京城因兵餉不繼，部議搭放銀票、寶鈔及當百、當十大錢，以致銀價增長十餘倍，每銀一兩，換制錢至二三十串之多，物價日增，兵民交困。仰蒙兩宮皇太后、皇上痼瘵在抱，有停止銀票、鈔票，並罷官錢鋪之令，凡在兵民，同深感激。奴才每於出京來鄂之人，細詢都中景況，知現用當十大錢，物價仍未平減，兵民尚復拮据。亟宜籌復舊制，一體行用制錢。

查時下雲南多事，川路不通，斷難採運滇銅，即收買民間銅器，所收無幾，徒滋流弊，或赴外洋及各省採買銅斤，路多梗塞，費用尤鉅。合計開爐鼓鑄，一文之費，需工本三四文，是增制錢一千串，即多費三四千串之工本，得不償失，無濟時艱，此一時購銅鼓鑄之難也。惟外省軍興以來，日用倍於常時，並未鑄用大錢，而制錢未見缺乏，良由常用制錢，積之年久，但使流通無滯，即可周轉不窮。奴才愚見，現在京城錢法，惟有仍收制錢搭放兵餉，如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應解錢糧，崇文門、天津、山海關、張家口、殺虎口等處稅務，並報銷各項，均令交部庫銀錢各半，部庫積日累月，漸漸搭放，按定例制錢一串抵銀一兩，

出納均平，物價自漸平減，實於兵民大有利益。各省各關，或由水運，或由車載，雖運費多寡不同，而比較鼓鑄之費節省實鉅。事關都城制用大局，若不急籌釐正，市儈奸商將物價巧於操縱，便其謀利之私，而兵民生計維艱，愈形困苦，患將不可勝言。相應仰懇天恩，敕下部臣籌復錢法舊制，議定出納章程，不准地方官因運錢艱難，藉口諉卸，亦不准經手書吏刁難勒索。外省收放錢款，按百串爲一包，秤計斤兩，杜缺數撓私之弊，行之甚便，似可仿照辦理。庶一二年間制錢日充，部庫隨時周轉，即可漸復舊制，閭閻咸資樂利，以仰副兩宮皇太后、皇上整飭國法體恤兵民之至意。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九日議政王軍機大臣奉旨：戶部妥議具奏。

欽此。

〔戶部尚書寶璽摺——請飭兩湖江浙贛粵解錢到津準備規復制錢，同治六年十一月〕竊惟當十大錢之設，原因銅筋缺乏，欲以數文之銅當十文之用，推行各省，以期變通盡利。乃行之既久，市廛相率折減。每大錢一枚，不獨不能當十文之用，並不敷所糜之工本，欲省銅而轉以費銅。且小民零星貿易，以錢易銀，及以錢購物，均受折減之累。於國用民生，皆有未便，此亟宜停大錢以復制錢也。惟是大錢一項，專行於京城之內，凡商民出京，均須攜帶制錢。十餘年來，京師制錢，早已搬運殆盡，市間所存無非大錢。一旦下令更張，大錢既停，制錢無出，民間無錢可使，必致譁然。咸豐年間停用鐵錢之時，前車可鑑。此欲停大錢而不敢驟停者也。

臣等審時度勢，惟有令外省籌解制錢，匯集於近京處所，俟制錢充足，然後明定章程，與民更始，庶幾不動聲色而舊章可循。前與升任臣部侍郎譚廷襄籌議及此，臣廷襄以曾署湖廣總督，得悉湖北鹽、釐各卡多係徵收制錢，可以酌量提解。至錢質笨重不便陸運，須用輪船裝運，湖北省瀕臨大江，適爲輪船通行之地。當經臣廷襄函詢該省督撫，旋據函復事屬可行。特湖北一省現錢有限，必須臨海臨江各省通

力合作，方能收衆擎易舉之效。查江西、江蘇、浙江、廣東，釐金皆旺，海舶可通。現時各該省督撫均係認真辦事公忠體國之臣，雖未經臣等逐一函商，定能顧全大局，與湖北省一律設籌提解。擬卽令該五省，各於鹽卡、釐卡收款內，每年酌提制錢三十萬串，五省共一百五十萬串，用輪船裝運天津。由三口通商大臣擇地嚴密收存，聽候提用。各該省酌提錢文，悉准按照銀價畫抵應解京餉。其制錢一千，合銀若干，各省運脚需銀若干，卽由各該督撫迅速議定奏明辦理。至所提之錢，務須年清年款，以兩年爲限，後不再提。

惟是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國家規復制錢之舉，設事機未成，而中外傳播，竊恐京師商民阻疑，所繫匪輕。臣等此次將辦理緣由，密摺陳明，嗣後臣部催提外省報解一切奏咨文移，悉將此項提解錢文，名爲天津練餉，於圖法概弗之及，庶無不密害成之弊。

相應請旨飭下兩湖、兩江、閩浙、兩廣各總督，湖北、江西、江蘇、浙江、廣東各巡撫，迅速認真籌辦。此係臣等廣爲諮訪，確鑿可行，且所提錢款，准其照價畫抵京餉，更不得以餉需支絀爲詞，稍有短解。該督撫等務宜如數解交，幸勿空言搪塞，是爲至要。

說者謂外省制錢，隨收隨放，總稽其數則有餘，確考其錢則不足。一旦酌提運津，外間不敷周轉，錢價必至騰貴。然一省之錢僅提三十萬串，何至遽有妨礙？且外省例得設局鑄錢，以濟民用，軍興以來，不暇及此，若日久廢弛，錢無來源，卽不令提解，亦必有錢貴之患。查湖北施宜等處，多有銅礦，久經封閉，其苗必旺，屢議開採，皆恐奸民濫迹，遂致因噎廢食，貨棄於地，殊爲可惜。應令該督撫趕緊飭屬招商試辦，酌抽礦稅，試行有效，卽籌畫款項，收買商銅以裕鼓鑄。其應如何妥議章程，並多派官兵巡察之處，該督撫等務卽奏明舉行。又紅銅、條銅等項，瀕海商賈曾有販運售賣者，近因經費支絀，久經停買，其應如何招商販運加價收買之處，應一並令各該督撫、三口通商大臣，妥速奏明辦理。所得銅餉如何畫分成數解京應用，及隨地鼓

鑄，應俟外省奏報到日，由臣部體察情形，分別核復行令照辦。

〔《清朝經世文續編》，卷 59，葉 42。〕

〔廷寄——據戶部奏密飭兩湖江浙贛粵解錢至津上諭，同治六年十一月〕諭軍機大臣等：戶部奏，請飭濱臨江海各省解錢籌銅一摺。前因銅斤缺乏，鼓鑄當十大錢，原爲一時權宜之計，行之日久，不無流弊，近來市廛行使，暗中折減，於國用民生均有未便。惟欲規復圓法，必須籌備制錢，京師自通行大錢以來，所有制錢大都運往外省，若欲鼓鑄新錢，又非一二年所能驟復。戶部議令濱臨江海各省籌解制錢，實爲便捷之法，前經譚廷襄函商湖北督撫，擬於鹽、釐項下，酌提制錢，由輪船運津，據稱事屬可行。此外如江西、江蘇、浙江、廣東四省，均有海船可通，各該省釐金較旺，自可一律提解。著曾國藩、郭柏蔭、英桂、馬新貽、瑞麟、蔣益澧、李瀚章、何璟、劉坤一，各於鹽卡、釐卡收款內，每年酌提制錢三十萬串，由輪船裝運天津，交崇厚擇地嚴密收存，聽候提用。酌提錢文，准照銀價劃抵應解京餉。其制錢一千合銀若干，及運腳若干，卽著各該督撫迅速議定具奏。所提之錢，務須年清年款，以兩年爲止，不准稍有短解，此項錢文，卽名爲天津練餉，以昭慎密，不可稍有宣露，致令外來商民傳播都城，有礙錢法。其湖北施宜等處向多銅礦，著該督撫飭屬招商試辦，酌收礦稅，試行有效，卽籌款收買商銅，以裕鼓鑄，並著妥議章程具奏。至濱海商賈向有販運紅銅條銅等項，應如何招商收買之處，並著各該督撫、三口通商大臣妥速議奏。將此密諭曾國藩、英桂、瑞麟、李瀚章、馬新貽、郭柏蔭、劉坤一、蔣益澧、崇厚，並傳諭何璟知之。

〔《清實錄》，同治朝，卷 215，

葉 17—18。〕

同治六至八年各省提解制錢運津存儲(天津練餉)簡表

省 名	年 代	撥解制錢	資 料 來 源
湖 北	同治六至八年	二十六萬串	湖廣總督郭柏蔭摺
江 西	同治七年	三十萬串	江西巡撫劉坤一摺
廣 東	同治七年	三十萬串	兩廣總督瑞麟摺
浙 江	同治七年	十萬串	浙江巡撫李瀚章摺
江 蘇	同治七年	三十萬串	兩江總督曾國藩摺

〔通政使于凌辰摺——當十大錢價賤銀昂請復制錢，光緒二年十月初六日〕竊自戶、工兩局改鑄大錢以來，當百、當千者皆旋行旋停，惟當十大錢，行之最久。咸豐、同治間，外省銀價，每兩制錢三四千文，京市則每兩五六千文、八九千文至十千餘文不等。其時雖不能以一當十，猶可當十之五六或十之三四。本年自夏至秋，京市銀價每兩易大錢十六千上下，而商賈百貨，自布帛米鹽以及零星日用之物，無不異常騰踊，數倍於前。貧民終日之役力，僅供一飽猶或不贍，以致旗、民交困，生計維艱，日甚一日。夫飢寒迫則為盜賊，廉恥泯則無禮義，其莠者至為邪教，為明火，刑制法禁幾至俱窮；而良民無計營生，逐隊結羣行乞於市，凍餒之聲，流離之狀，尤令人耳不忍聞，目不忍觀。

推原其故，都城日用取給各省，京市以大錢計值，外省皆以制錢計值。近來京市大錢五千餘文，方能換易制錢一千，而近在通州，每銀一兩仍僅易制錢三千內外。銀價懸殊，相去倍蓰，物值攸關，勢不得不以銀計算。以現在當十大錢論，業經僅抵制錢二文，況制錢停鑄有年，日見其少，外省愈有錢貴銀賤之虞，京市則必有錢賤銀貴之勢，將來不至以當十大錢一文僅抵制錢一文不止。

且泉府為國家貨幣之大源，滯塞流通實關氣運，自軍興改鑄大錢已二十餘年，行用當十大錢地方，曾不能出都門四十里之外，非所以大一統之治，昭畫一之規，名為籌帑濟民，其實帑未見充，民未稱便。

若以兩局所鑄之大錢，總核其數，當不知其幾千萬串矣，而街市大錢迄未加多，良由官局買銅鑄錢，奸民化錢賣銅，今日官局所買之銅，即往日官局所發之錢。循環無端，以鉅萬工本不過僅供奸民之一燬，虛耗國帑伊於胡底。夫大錢本屬一時之權宜，苟時值可已，雖稍有所補猶當改圖，況其徒損於上而無益於下乎？

臣愚以爲法已弊則損益貴相權，政因時乃變通以盡利。相應請旨飭下戶、工兩局，將大錢停鑄，即以鑄大錢工料改鑄制錢。

如謂現在銅色太劣，不堪鼓鑄制錢，街市現行大錢，多係私鑄，其銅色遠遜官局，人所共見。而私鑄大錢，每文且有與制錢分量相等者，豈有私鑄能行，官鑄不行之理。加以雲銅批解已到，銅色必佳，鼓鑄制錢，尤應適用。其向來應發大錢一千者，改發制錢二百文，與向存大錢配成放發，核之現在市價適足相符，當亦靡不樂從。並請飭下該衙門明白宣示，現雖改鑄制錢，而當十大錢與制錢並行不悖，其銀價貨行，聽商民以大錢制錢各定各價，交易悉聽其便，斷不至勢涉紛擾。而京、外一氣相通，制錢且源源而來，大小相權，亦無畸重畸輕之弊。一轉移間，裕國便民，上不損而下益，未有易於今日者。

〔給事中周鶴摺——請規復制錢並陳北京錢市紊亂情況，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臣竊維我朝錢法之善，酌古準今，所鑄制錢，二百年來通行海內，未嘗畸重畸輕。仰見列聖制作之善，貽謀之遠，百世下所未敢輕爲變更者也。大錢之鑄，始於咸豐初年，軍務孔亟，銅本不足，因時制宜，以救一時之弊。究其所行者，止及於京城而不能徧及於四遠，亦可見民間不便之一端矣。且行之既久，私鑄日增，官錢不足，因而焚銷撓和，百弊滋生。近來物價日昂，錢價日低，民間購物，大錢一千僅敵制錢二百之數，是名雖當十，而實則當二矣。夏秋之間，風聞有改鑄制錢之議，開錢店者因不敢多蓄大錢，誠恐改鑄之後，價有低昂，致有虧本之慮。是以不敢蓄錢，亦不敢出票，浸至以粟易錢，有加三加五之說，若非撓和私鑄，何以至此。商人既恐虧本，故

店面收閉；錢價朝夕不同，故人心惶惑。若不趁此改復制錢，流弊伊於胡底。謹疏其事，爲我皇太后、皇上陳之。

一則免私鑄之繁興也。查大錢以一當十，私鑄者毀官板一文，加以鉛錫，可以鑄三四文不等。奸人見利忘生，所鑄私錢，萬不敢背負錢店交易，因而於街口設攤，盡收錢票，每百大錢，攙入私錢二三十文。以票易錢，每有加增，爲其小有利益，人盡趨之若鶩。一以害民，一以害商。今若改鑄制錢，輪廓完好，以一當一，雖有私鑄，爲利甚微，或不至作僞日增。

一則免錢店之關閉也。查商人將本求利，身家所繫，孰不願長作世業。往者錢店之閉，或由一二奸商，坑害善良。今則城中城外已關閉數十餘家，則其故可思矣。始則聞改鑄制錢之說，觀望因循，蓄錢不足，出票既多，欲攙和私錢，則受人挑剔，難以應接，馴致往請官封，或亦有不得不然之勢。今若改易制錢，令官爲之定價，大錢一百可照時價抵制錢若干，持銀入市者，聽其或取大錢或取制錢，卽向所換大錢之票照此準折亦無不可。

或謂改復制錢，恐大錢或有不行。臣考《明史》，洪武年間鑄錢凡五等，當十與當一錢並行不悖。若使人人爭用制錢，則大錢價低，官正可趁此收買以之改鑄制錢。朝廷立制便民，原不惜多費工本以濟民生，縱有銷耗，夫何足言。且官鑄制錢，輪廓完好，輕重適均，民間倚以爲重，私鑄自不得增。今江浙之間，通行洋板、花邊，非以其式樣完好，工價既大，私鑄不便之故歟？臣竊觀古來錢價貴時，世道未嘗不好，錢價既低，閭閻益形凋敝。蓋因百姓肩挑背負，日贏數錢，賴以存活，錢貴而物輕，則人人易以餬口，其爲利濟可謂大矣。

或謂制錢短少，驟行或有不便。臣以爲大錢價減，制錢必增，大錢只行於京城，制錢徧及於天下，一聞有利，商賈必聞風而來，萬一不足，臣聞戶、工二部庫中尙存舊鑄制錢若干，可否發出以平市價？臣考周官泉府布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後世之和買和糶，

亦以救貧民穀賤錢荒之敝。朝廷但爲百姓，多費金錢，亦所不惜。損有餘補不足，正收拾人心之上計；其於政體所關鉅矣。至銅本不足，尤不足言。方今滇銅解京，源源而來，近雲南議開銅廠，廠務之興，原以借資鼓鑄；若不鑄錢，官銅日積，何所用之？此又不憂乏銅之明證也。

臣竊見近年以來，行大錢未見其利，京城之中，謀生者日見其艱，數月以來，錢店關閉者十居四五，其存者尙復訛言四起，岌岌有不安終日之勢。官雖爲之彈壓，亦無如何。若不趁此改復制錢，以期經久無弊，則世事既形其艱，民生日見其蹙，所係良非淺鮮。

〔侍講學士龍湛霖摺——請規復制錢，光緒十二年七月初八日〕竊近年以來，廷臣屢請規復制錢，臣亦因之略貢愚忱，均已仰邀宸鑒。茲蒙特旨，諭令軍機大臣及戶、工兩部妥議。仰見皇太后、皇上慎重圖法，實事求是，莫名欽佩。在諸臣如何覆奏之處，臣雖未得其詳，計其所以遲迴審慎者，約有數端：一曰發款之驟增也，一曰鼓鑄之缺銅也，一曰方改時之紛擾也，一曰既改後之爭訟也。臣敢就管窺所及，敬爲我皇太后、皇上縷晰陳之。

其慮發款之驟增者，戶部放錢之款，以兵饟、役食及各衙門公費三項爲大宗，當此庫款支絀之時，藉放大錢，尙可稍資節省，一旦復舊，巨款驟增，在部臣酌盈劑虛，自不得不統籌兼顧。臣愚以爲上之益下，惟其實，不惟其名。大錢雖名曰當十，其實只當制錢二文，是該兵丁等領款十成，僅得二成實用，曷若卽按此數改放制錢，尙不失爲覈實之道。況今歲以來，蒙天恩普加八旗兵饟及京官俸薪，大小臣民，業已歡騰鼓腹。祇此放錢一款，爲數甚微，酌減數成，豈至便生舛望，況名減而實仍未減乎？擬請飭部自規復制錢之日始，將兵饟、役食兩項，暫減八成發放，俟庫款充足，再行復舊。至各衙門公費，向多中飽，本無實濟，擬請飭部酌量情形，可減者減，當裁者裁。如此一轉移間，朝廷所出之數不至加多，而兵民所入之數亦不至加少，則發款之驟增不足患矣。

其慮鼓鑄之缺銅者，滇銅歷年解不足額，議者謂大錢以一當十，鼓鑄猶時恐不敷，況改鑄制錢，須用銅斤奚啻倍蓰。夫使大錢真能以一當十，則此說是已。不知坊間市價，大錢六七百枚纔易銀一兩，制錢千五六百枚亦易銀一兩，是大錢之值僅倍於制錢也。大錢一枚重二錢八分，制錢一枚重一錢二分，並有重一錢者，是大錢之銅，且不僅倍制錢也。現在大錢之散布都城者，既無不足之虞，則就此數收回改鑄，化一大錢之銅爲二制錢，卽以二制錢抵一大錢之用。其銅相若，其足用亦適相若，又何至贏於彼而絀於此乎？況當十錢僅行於京師，外間既無來源，奸民又乘機銷毀，日亡日少，一旦缺乏，眞成坐困之形。若制錢處處流通，缺於此，尙可取給於彼，往日京師不少制錢，現今無一存者，豈非以無用而流行各省哉。既能散之使往，卽可招之使來，此尤不待煩言而解者。則鼓鑄之缺銅，不足患矣。

其慮方改時之紛擾者，小民可與樂成，難與謀始，驟然變法，誠不免擾害市廛。臣愚擬請以漸行之。先將戶部現存制錢作兵饌、役食支放，由順天府、五城示諭商民，與大錢並行不悖。俟雲南報解之銅到京，寶泉、寶源兩局鑄有制錢若干，再將大錢陸續收買。收法有二：官鑄之錢，由戶部派員赴各錢莊，按照市價用銀兌換；私鑄之錢，由順天府、五城設局，招各大鋪戶商人承總收繳。繳到一斤，卽給予制錢一斤，有零星自繳者，亦按斤兩給價。隨收隨鑄，亦隨鑄隨放，循環周轉。俟民間制錢日多，大錢日少，然後示期禁止。或謂兩種並行，恐錢法不一。不知坊間現用之錢，官私混雜，有銀一兩易錢十三四千者，亦有十七八千者，卽制錢亦間由外面攜來，常以二百文準大錢一千使用，是錢法原未畫一也。或謂用銀收錢恐虧折官本，臣竊以時價考之，官鑄之錢，率十三千而值銀一兩，計六百五十枚共重一百八十二兩，改鑄重一錢二分之制錢，可得一千五百一十六枚，若改鑄重一錢之制錢，更可得一千八百二十枚，且不僅值銀一兩，固無慮其虧本也。或謂私錢並收，恐盜鑄益衆。不知改官錢爲私鑄，只能化之加多，

不能變之使重，以斤準斤，何利之有。抑臣竊有請者，凡私錢皆由城門而入，城門不放則市面自清。擬請各城簡派御史數員駐紮，嚴密稽查，則私錢不能暢行，不獨盜鑄無，即盜銷亦少。以後私錢不來，而官局又不再鑄，將見大錢亦不禁自止也。如此則方改時之紛擾可免矣。

其慮既改後之爭訟者，錢法一變，民間帳目輻輳，小則口角，大則爭訟，皆勢所不免。擬請由順天府、五城出示，將大錢、制錢兩項準銀作價，凡民間借貸典當及一切賒欠等帳，大錢若干以後準折制錢若干。至各項物價，亦應由順天府、五城出示，令其照數酌減，免致奸商把持市面，擡價居奇。如此則既改後之爭訟可免矣。

總之，凡事當變更之始，不免議論紛紜，決意行之，亦遂相安無事。方大錢之初更也，民間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猶且奉行無阻，況制錢爲天下通行之寶，京師亦所時有，規復舊制，何嫌何疑而慮其驚世駭俗乎。

〔醇王奕譞等摺——請以三年爲期規復制錢並擬定辦理章程，光緒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六月十四日軍機處交出，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現在錢法亟應整頓，如何籌辦銅斤，加鑪鼓鑄，以期漸復舊制之處，著軍機大臣會同戶部工部堂官妥議具奏，醇親王奕譞著一併與議。欽此。臣等竊維京師自咸豐三年改鑄當十大錢，本係暫時權宜之計。年來疊奉諭旨，整頓雲南礦務，節經戶部咨行該省督撫認真開採，將解京銅斤加倍辦運。並於上年五月間奏請採買日本洋銅解京。原冀多方儲積銅斤，漸可籌復舊制。乃雲南礦務，自辦理招商集股以來，尙無成效，每歲運京之銅，不過一批五十萬斤，較之從前歲辦滇銅六百數十萬斤，不及十分之一。以現在滇銅之數，而欲規復制錢，其勢不能。且京師行用當十大錢已三十餘年，一旦規復舊制，則大錢將廢格不行，非有良法美意維持於未議規復之先，聞聞必譁然生事。

夫所謂良法美意者，不外籌資本，購銅鉛，儲制錢，收大錢數大

端。然約計所需，非數百萬兩鉅款，不能籌辦此事。往歲邊防有警，用項浩繁。今年部庫新增之款，如加俸餉，還洋款，東三省練兵及雲南、廣西邊防餉銀等項，復不下七八百萬兩，艱窘情形，萬難騰展。是以戶部於規復制錢一事，時時欲行而又未能議行者，職此故也。現在欽奉懿旨，飭令籌議整頓錢法，以期漸復舊制。臣等公同商酌，若必待滇銅充足始行議復制錢，恐十數年間尙難如願。……

查上年奏購日本洋銅，成色尙好，價脚核實。又查外洋行用銀錢，皆用機器製造，式精而工省。刻下直隸、江蘇等省，俱設有機器局，擬請飭下出使日本大臣查詢東洋現在銅價，如仍照上年每百斤十二兩內外數目，或尙能節省若干，卽行訂購三四百萬斤，由戶部籌款撥給。並請飭下直隸、江蘇督撫查明，於機器局內添購機器，製造制錢。宜如何詳定章程，暫行試辦，各令悉心妥籌，詳晰具奏。如議有端倪，卽將購辦東洋銅斤分運天津、上海兩處，發交機器局試製制錢，製成妥爲存儲，暫勿運京，俟更換制錢時再行咨令運解。其應行搭配黑白鉛斤，亦擬籌款核定需用數目，行令貴州等省採辦應用。以上銅鉛等項，需款約計六七十萬兩，已費籌畫，而製成制錢，較之從前戶局一年鼓鑄七十二卯，共錢八十九萬九千八百餘串之數，尙屬不敷。臣等詳加酌度，欲儲足制錢騰挪款項，應請以三年爲期。三年內，京局仍舊鼓鑄當十大錢支付各項放款；三年後由戶部察看情形，奏請規復。一面咨行直隸、江蘇督撫，將製成制錢分運京局，先期寬籌搭放；一面將當十大錢，或出示搭放，或令與制錢相輔而行，務使市間知規復制錢時，當十大錢不至廢棄無用，則臨時可免擾攘矣。

至採買洋銅，不過聊濟一時之用，究非長策。雲南銅礦，乃國家自然之利，日後如出銅暢旺，何必取之外洋。應請飭下該省督撫加意籌辦，或規復舊制，或招商集股，總期開採漸廣，俾運京之銅日益加增，方爲久遠之計。現在各省欠解銅本尙有二十二萬餘兩，已由戶部飛催速解，其應籌歷年銅本，亦由戶部設法統籌，另行奏明辦理。

至現在各省，制錢均極短絀，雖經戶部催令開鑪，迄未興辦。當此整頓錢法之際，理宜通力合作，疏濬利源。相應請旨飭下例應鼓鑄制錢各省督撫，一體趕緊籌款，採購銅斤，開鑪鼓鑄。如果一二年間制錢稍裕，亦可酌籌儲積解運京師，以佐規復制錢之用。

總而計之，京師之當十大錢不改，則物價終不能平，法令終不能一。欲改當十大錢而不豫儲制錢，詳定辦法，則未收整頓之益，先有滋擾之虞。是以臣等以爲欲辦此事，必以三年爲期也。此三年間如何妥籌布置，行之以漸，持之以靜，應由戶部隨時察奪情形，詳籌具奏外，謹先酌擬六條，繕具清單，恭呈慈覽。伏乞皇太后聖鑒訓示。再，此摺係戶部主稿，合併聲明。

附清單：謹擬將來規復制錢時辦理章程六條，繕單恭呈慈覽。計開：

一、規復制錢時，宜令當十大錢與制錢折抵並行也。查當十大錢行用已三十餘年，未便一旦禁絕。擬令與制錢折抵並行，如當十大錢一文，臨時按照市價或折抵制錢二文，或折抵制錢二文有零。至購買物件，以及各行商賈，均應照此出入，先期出示，普行曉諭，不准稍有歧異。並令大興、宛平二縣，各將銀易當十大錢，及銀易制錢市價數目，分晰開單，按十日報部一次，以憑查覈。

一、規復制錢時，宜籌收當十大錢也。制錢初議規復，萬無遽廢當十大錢不用之理。然究宜將當十大錢逐漸收回，俾市間專行制錢，以歸一律。擬臨時按照斤兩設法收買，總期兩有裨益。

一、規復制錢時，宜准於各項交官款內，搭交當十大錢也。當十大錢雖經設法收買，尙恐未能遍及。擬於崇文門、兩翼等處各項交官款內，准其各按市價搭交當十大錢，各處照收後，或按月，或按季，解交部庫。

一、規復制錢時，宜准於收捐及各項欠款內，搭成交收當十大錢也。

查從前各省捐輸兼有搭收錢文者，將來部庫捐輸，亦擬搭收當十

大錢。至各項應交欠款，情願以當十大錢折交者，均准其按照市價合銀交收，應如何詳定章程，臨時酌辦。

一、規復制錢時，宜豫傳當行、錢行各商妥定章程也。京師商賈往往於變更法令暗中掣肘，致小販營生之輩，深受其累。擬先期會同順天府、五城傳集各商，妥定章程，諭以利害，並令出具不敢稍有異議甘結，以安市面。

一、規復制錢後，宜將收回之當十大錢改鑄制錢，以免廢棄也。查制錢既已規復，收回之當十大錢，自不必日久存儲，致滋糜爛。擬俟收有成數後，陸續發交寶泉局改鑄制錢，一切章程，臨時由戶部查照改鑄舊案奏明辦理。

以上六條，臣等就現在籌議所及，略陳梗概。一切詳細章程，仍俟臨時斟酌情形，奏明辦理。

〔又附片——謹覆龍湛霖請規復制錢之建議，光緒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再，前摺正擬繕遞，復於本月初八日欽奉懿旨：侍講學士龍湛霖奏，規復制錢有利無弊，再陳管見一摺，著軍機大臣會同戶部、工部堂官，歸入前次交議整頓錢法事宜，一併妥議具奏。醇親王奕譞仍著與議。欽此。

據原奏內稱，戶部放錢之款，以兵餉、役食及各衙門公費為大宗，擬請自規復制錢之日，將兵餉、役食兩項暫減八成發放，至各衙門公費酌量減裁一節。臣等察戶、工二部放錢之款，須俟將來查看兩局每年鼓鑄制錢若干，能否敷用，方能議及，此時未便懸斷。

至原奏內稱，現在大錢收回改鑄，化一大錢之銅為二制錢，其銅相若，則缺銅不足患一節。查從前京局鼓鑄制錢，需銅甚鉅，若僅將現在大錢收回改鑄，即謂不患缺銅，微特大錢一時未能收齊，就令全數收回，一時亦不能盡行鑄成制錢。恐甫經收回尚未改鑄之時，市面乏錢行用，必滋紛擾。臣等前摺聲明規復制錢，必請以三年為期者，實恐銅斤不敷，臨時棘手也。

至原奏內稱，制錢與大錢並行，陸續收買，官鑄之錢，由戶部派員赴各錢莊，用銀兌換；私鑄之錢，設局招商承繳，並令御史數員駐紮城門，嚴密稽察私銷私鑄，再由順天府、五城出示，將大錢、制錢兩項準銀作價，凡民間借貸典當等帳，大錢若干準折制錢若干，各項物價亦令酌減等語。查制錢與大錢並行，及收買大錢折抵物價各節，臣等前單內均經分別議及。其派員兌換與稽察私銷私鑄，應如何詳定章程，期於上下兩無窒礙，容俟臨時斟酌情形，奏明辦理。

〔上諭——限戶部一年內將開鑄制錢事宜辦理就緒，光緒十三年正月十三日〕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戶部奏，請於濱臨江海各省應解京餉內，酌易制錢，解存天津備用，開單呈覽一摺，上年六月間諭令醇親王奕譞會同軍機大臣、戶部、工部將錢法妥爲籌議，以期漸復舊制。旋據奏請以三年爲期，徐圖規復，先令直隸、江蘇各督撫添購機器製造制錢，並飭例應鼓鑄制錢各省，一體趕緊開鑄鑄造，當經照所請行。此係特旨交辦之事，宜如何切實舉行，俾臻成效。戶部爲錢法總匯，自應督催各省認真籌辦。乃時閱半年，忽稱機器製造工本過鉅，京局開鑄恐滋市井疑慮，而以飭令湖北等省搭解制錢運津備用爲請。該部並未向醇親王奕譞等籌議，輒信外省督撫卸責之詞，互相推諉，爲此敷衍搪塞之計。規復制錢，仍准搭用當十大錢，前奏聲敘甚明，何至一經開鑄，闐闐囂然，措詞尤屬失當。近來籌畫度支，如開採銅鐵等礦，本爲天地自然之利，各該督撫往往以事多窒礙，一奏塞責。中外泄沓成風，於因時制宜、變通盡利之至計，並不盡心籌畫，實力奉行，更思藉端嘗試，預爲異日諉卸地步。此等積習，深堪痛恨。總之，舊制必宜規復，錢法亟應整頓，前經疊次訓諭，乃該堂官不能仰體朝廷裕國便民之意，飾詞延宕，實屬大負委任。戶部堂官均著交部嚴加議處，原摺、單擲還，仍著將開鑄鼓鑄各事宜，迅速另行籌議具奏。限於一年內一體辦理就緒，毋再遲延干咎。懍之。欽此。

〔戶部尚書閻敬銘等摺——報告籌鑄制錢情形，光緒十三年正月

十八日〕本月十三日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戶部奏，請於濱臨江海各省應解京餉內酌易制錢解存天津備用開單呈覽一摺，該堂官等飾詞延宕，實屬大負委任，原摺單擲還等因。欽此。跪聆之下，惶悚莫名。

伏查上年七月間，臣部遵奉懿旨，會同醇親王、軍機大臣、工部籌議整頓錢法摺內，聲明規復舊制請以三年爲期，先令直隸、江蘇督撫查明添購機器製造制錢，如何定章試辦，妥籌具奏等因，當經奏准通行在案。隨經臣部疊次電咨出使日本大臣，續購銅軋銅板各一百五十萬斤，奏明由江蘇、浙江等省撥給價銀，匯往日本應用。其應配黑白鉛斤，據稱並非日本所產，臣部即經行查直隸、江蘇督撫，查明天津、上海鉛斤市價，能否一時採購若干，並飛咨貴州巡撫，查明鉛礦如何籌辦開採，於上年七月八月十一月間分別咨催亦在案。嗣因機器製錢一節，日久未據直隸、江蘇各督撫查覆，疊由臣部催令趕籌妥議奏明辦理。復因寶泉局各廠鑪座亟應修理，奏令該局暫緩鼓鑄大錢，並令崇文門搭收錢文，按月解部以資搭放。此臣部上年七月以後籌辦銅鉛各事之大略也。十二月間，始據直隸、江蘇各督撫將機器製錢工本過虧，實不合算，定器建廠，需延時日，三年未敢率辦等情，先後咨覆到部。臣等查覈所咨各節，種種爲難，深恐或有貽誤，遂以仍由京局鼓鑄制錢，酌提各省錢文解津備用爲請，未及將鼓鑄各事另行切實陳明，重煩聖慈訓飭，實屬咎無可辭。現謹遵奉嚴旨，將開鑪鼓鑄各事，另行詳細通籌臚陳四條如左，恭呈慈覽。祇候命下，遵即妥速舉辦。

一、催運銅斤也。查臣部寶泉局現存滇銅、黃銅、各色銅、洋銅共三百十九萬餘斤，合之天津暫存尚未到局之洋銅八十一萬餘斤，並上年已經訂購尚未運津之洋銅三百萬斤，及雲南起運在途京銅五十萬斤，統計現在銅數，戶、工兩局一年內尙能按卯鼓鑄。應即飛催各該處，趕將已辦銅斤作速起解，不得稍遲。

一、續辦鉛斤也。查寶泉局現存白鉛六十五萬七千餘斤，黑鉛二十

二萬二千餘斤，此外尚有貴州領解在途白鉛一百萬斤，尚未起運白鉛四十餘萬斤，及貴州、湖南採辦尚未報解之黑鉛各二十萬斤，按照前項銅斤發鑪配鑄，不敷尙鉅。貴州、湖南二省距京寫遠，運解需時，臣部前已咨查天津、上海鉛價行令報部。上年十二月據直隸總督查覆，上海老順記洋行願代包辦等語，江蘇尚未咨覆，臣等實深焦急。現在一面催令貴州等省將前項鉛斤速即解京，一面催令將上海鉛價詢明速覆，即日籌款購買配用。

一、添修鑪座也。從前寶泉局鼓鑄制錢每年七十二卯，設鑪五十座，勤鑪十座。嗣改鑄當十大錢，卯數既減，各廠房屋年久失修，鑪座半多傾圮。去歲已由臣部錢法堂咨行工部奏估興修，刻下正在開工，如有續需添修鑪座，亦即詳察情形，趕籌興辦。

一、添募鑪匠也。從前寶泉局鼓鑄制錢，揀派鑪頭五十名，分別專辦兼辦。嗣因改鑄當十大錢，每年卯數較減，鑪匠亦未募補，現飭該局陸續添募，照例出具循環保結，分鑪充補，以期無誤鼓鑄。

至機器製錢一節，雖據該督撫咨稱虧折過甚，未敢率辦，仍應請旨飭下該督撫另委妥員詳加考訂，再行籌議，限於一月內覆奏，不得以一咨塞責。至各省例應鼓鑄制錢及開採銅鉛等礦，應由臣部再行申明上年七月間奏案，飛催各該督撫盡心規畫，迅籌辦理。

〔醇王奕譞等摺——覆議戶部籌鑄制錢辦法，光緒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竊臣等面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戶部奏，遵議開爐鼓鑄各事宜摺，御史文海奏規復制錢豫定期限摺並整頓錢法章程片，著一併會議具奏。欽此。竊上年七月間，臣等會同戶部工部籌議整頓錢法，並豫擬規復制錢時辦理章程六條摺內，詳陳規復舊制，本以廣籌鼓鑄爲最要。欽奉懿旨，照所請行。此次戶部奏請於各省運解制錢，意在輔京局鼓鑄之不足，惟未將開爐鼓鑄各事宜分晰陳明，致煩聖慈訓飭。現經該部臚陳鼓鑄事宜四條，臣等公同商閱，並將御史文海條陳摺片參酌妥籌，應將規復制錢一事趕緊籌辦。而變通務期

盡利，裕國尤在便民，目前辦法，仍不外籌工本、購銅鉛、儲制錢、收大錢數大端。謹將節目次第分條臚陳，伏求聖慈採擇。

一、戶、工兩局現存爐座，應先行鼓鑄制錢也。上年原奏，聲明三年內京局仍舊鼓鑄當十大錢，係爲支付各項放款起見。現據戶部奏稱：統計現存銅斤，戶工兩局一年內尙可按卯鼓鑄；現存鉛斤雖屬不敷，業已催辦。自應就現有爐座先行鼓鑄制錢備用，再將應添爐座陸續興辦，以期規復舊額。其應用銅鉛，應如戶部所議，趕緊採購。至鑄錢銅鉛搭用成數，查咸豐三年以前，所用制錢，以銅五成四分、鉛四成六分配鑄。現於滇銅之外，添購洋銅，係屬創舉，應如何分成之處，由戶部考察銅質，均勻配用，務使銖兩悉稱，錢質堅好。

一、機器鑄錢，仍應令直隸、江蘇等省覈實舉辦也。查李鴻章、曾國荃、崧駿咨覆戶部文內，縷陳機器製錢，工本過虧，種種爲難等情。從來創辦一事，難於圖始，若購外洋機器鑄錢，誠不免多費資本，然如閩浙督臣楊昌濬所奏機器局鑄錢各節，工本尙無虧折。應請飭下李鴻章等仿照福建章程，再行切實籌議，不得畏難推卸。至福建既已著有成效，擬由戶部籌銀二十萬兩，撥給該省作爲工本，加卯鼓鑄，卽以鑄成之錢，抵餉解京。應如何覈算銀兩，由部酌定。仍令閩省將輪機辦法詳細具奏。其餘四川等省本設有機器局者，亦令推廣，籌議酌量試辦。查閩省機器局所鑄新錢，銅質細膩，打磨光淨，較尋常局鑄爲精，雖分兩稍輕，而私鑄無從仿造，民間必知寶貴；設與局鑄錢分兩相等，轉恐啓私銷之弊。且康熙年間制錢亦有兼鑄八分九分者，擬請嗣後各省制錢，如由機器局鑄造，每錢一文均照福建定章，以八分五釐爲率，其京局及例應鼓鑄制錢各省，每錢一文仍以重一錢爲率，不得參差。

一、銅本務須籌撥的款也。雲南辦銅，向有銅本，業由戶部先後籌撥銀二百萬兩，各省未能一律解清。本月據岑毓英奏催欠款，已有

旨令戶部速議具奏。查銅礦爲鑄錢之根本，如果內地銅苗暢旺，辦理得法，何須購自外洋。雲南銅礦籌辦多年，近來運京之銅，不及從前十分之一。推原其故，一由籌辦之不力，一由銅本之不足。嗣後擬由戶部籌撥的款，嚴催認真興辦，該省督撫不得以經費不足有所藉口。至鉛斤爲貴州、湖南出產，應由戶部覈定需用數目，籌款多購。至雲南、四川等省採銅較便，應令多加卯數，認真鼓鑄。

一、各省制錢應令酌量搭解，無須多提也。查沿江沿海各省釐金局，均有抽收制錢易銀解餉之事。若將制錢運京備用，亦屬權宜之一策。戶部前奏擬令湖北等省於應解京餉銀內，共酌易制錢一百二十萬串。臣等查民間搖惑之情，與商人趨利之私，到處皆然，若提錢過多，必至錢價驟長，亦非市廛不擾之意。擬令江蘇、湖北、江西、浙江、安徽等省各該督撫，酌量該省情形，能提若干卽解若干，一面奏報，一面分批解至天津，聽候戶部提用。此係轉輸錢文，以羨補不足之意，各該督撫不得藉詞推諉，戶部尤不得因有外省解錢之舉，至鼓鑄事宜稍涉觀望。

一、當十大錢，擬籌款設局收買，並於稅捐兩項搭收也。京城行用當十大錢，業已三十餘年，自無遽廢之理。上年臣等所擬章程六條，於折抵籌收搭交各節，已陳大概，惟均就官鑄大錢言之。至於私鑄攙雜，不知凡幾，若論整頓圖法，自應一概棄置。惟市肆貿易通用已久，小販營生行使尤多，若一旦盡歸無用，頓絕生機，是私鑄奸民獲其利，窮簷小民受其害，聖慈體恤民隱，必在矜憫之列。此次文海摺內於收買大錢一節，兼及私鑄，不爲無見。卽使將來改鑄，折耗甚多，而損上益下，恩逮閭閻，實足固國本而培民命。似應將現行當十錢文，一律設局收買，仍須嚴立期限，酌定斤數，應如何杜絕流弊之處，由戶部悉心籌議。至崇文門、兩翼等處稅項，部庫收捐等項，准其按成搭收各節，擬請仍照上年奏定章程，

由戶部臨時奏辦。

〔戶部尚書閻敬銘等摺——呈送樣錢，光緒十三年三月十八日〕茲據寶泉局監督呈稱：遵將鑿鑿祖錢鑄出母錢^①，並用銅七鉛三，銅六鉛四，及銅七鉛三搭配黃銅二成，銅六鉛四搭配黃銅一成，分別鑄出樣錢，送部核辦前來。臣等伏查京局鼓鑄錢文，搭配銅鉛成數，順治元年定以紅銅七成、白鉛三成，雍正五年改爲銅鉛各半，乾隆五十七年奏准改爲銅六鉛四，嘉慶五年奏准每百斤用銅五十四斤、白鉛四十二斤十二兩、黑鉛三斤四兩。就臣部寶泉局言之，按例定每年七十二卯，鼓鑄制錢八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串，以銅五四、鉛四六配鑄，每文鑄重一錢，核計每年應用銅三百零三萬七千零一十四斤；若按銅六、鉛四配鑄，核計每年應多用銅三十三萬七千餘斤；若按銅七、鉛三配鑄，核計每年應多用銅八十九萬九千餘斤。今寶泉局送到四項樣錢，臣等公同詳加察看，內用洋銅七成、鉛三成，與用洋銅六成、鉛四成兩項樣錢，字跡均不甚光潔。其銅七、鉛三內搭用黃銅二成，與銅六鉛四內搭用黃銅一成兩項樣錢，字跡光潔，錢質不相上下。可否卽按銅六鉛四內搭用黃銅一成樣錢配鑄之處，臣等未敢擅擬。謹將祖錢一枚、母錢一枚、四項樣錢各一枚，恭呈御覽，伏候欽定。

光緒十三年三月十八日奉旨：照銅六鉛四搭用黃銅一成樣錢配鑄。欽此。

〔廷寄——著直隸購機試鑄新錢，光緒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軍機大臣字寄戶部、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李〔鴻章〕、兩江總督一等威毅伯曾〔國荃〕、閩浙總督楊〔昌濬〕、雲貴總督兼署雲南巡撫岑〔毓英〕。光緒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醇親王奕譞等奏，會議整頓錢法，分條臚陳一摺。規復制

① 祖錢、母錢。《鮑康大錢圖錄》，每改元鑄新錢，先選至潔之象牙刻作錢樣，呈錢法堂侍郎鑒定。然後以精銅鑿成祖錢（惟老啓盛齋頂帶鋪精此技，印範不掛沙）。其穿孔（局呼金口）非錢局人不能鑿。再用祖錢翻沙鑄母錢，以後開鑄則悉用母錢印範。頒發各省者，亦謂之母錢，外省呈進者爲樣錢。

錢，必應廣籌鼓鑄，福建機器局辦理既有成效，應即仿照試鑄，以期逐漸推行。著李鴻章先行購置機器一分，就天津機器局趕緊鼓鑄運京應用。福建所鑄新錢，較尋常局鑄爲精，惟八分五釐分量稍輕，嗣後每錢一文，均以重一錢爲率。京局及各省一律照辦，不得稍有參差。至京局鑄錢，尤須銅質光潔，砂滓淘淨，應如何加配銅觔，俾錢質堅好，可資經久，著戶部詳細考察，妥籌辦理。卽就現有爐座，迅速鼓鑄，勿許稍涉延宕。雲南籌辦銅礦，本日已准戶部奏撥的款五十萬兩。該省辦運銅觔，需款甚鉅，著再由部庫陸續籌撥的款，以資應用。餘均照所議行。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知戶部，並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戶部尚書閻敬銘等摺——北京大錢跌價錢票日貴亟宜宣示折抵章程，光緒十三年四月初六日〕本月初三日臣翁同龢仰蒙召對，面奉皇太后懿旨：現在民間銀價日落，錢票日貴，總由商民等未知大錢與制錢如何折抵，觀望懷疑，爾部速籌辦法，明白曉諭等因。欽此。

臣等卽日遵旨會商。查現在市間每銀一兩，易當十現錢十四吊零，而票錢止易九吊有零，低昂過甚。且物價不減，兵民實受其病。…竊見自本月初三日以後，錢鋪續有關閉，錢票現錢漲落不常，狡猾情形，實難揣測。總之，錢票之貴，由於錢票之少，而錢票之少，由於民間竊議，以爲制錢一出，大錢將廢，各鋪所開錢票，恐人持票索取制錢，必致虧折，於是豫先將票收回，遂致錢票日稀日貴。欲救其弊，誠如聖諭，非明白宣示不可。查上年七月，臣部會同醇親王、軍機大臣籌議錢法摺內，有當十大錢一文，臨時按照市價，或折抵制錢二文，或折抵制錢二文有零一條。今復加體察，擬定爲官板當十大錢，每文準官鑄制錢二文，官民購買物件，以及各行商賈，均照此出入，不得稍有參差。並請明降諭旨先示折抵定章，及行使制錢時，將當十大錢一項，於捐項稅務亦照折抵之法搭成交收各節，一併宣布。臣部亦行文地方各官，普行出示曉諭，庶將來大錢制錢可以相輔而行，不致偏廢。

是否有當，伏候聖裁。

再折抵既有明文，各項買賣均可就銀價合算制錢，甚爲簡便，現在制錢尚未發出，所有銀兩兌換制錢之價，尙難懸定。俟體察情形再行妥辦。

〔上諭——當十大錢准折抵制錢二文，光緒十三年四月〕欽奉懿旨：近日京城銀價，易錢易票，任意低昂，而物價不減，兵民受累。據戶部奏稱，由於民間竊議，制錢一出，大錢將廢，各鋪所開錢票，恐將來虧折，紛紛收回，遂致錢票現錢，價值懸殊等語。規復制錢，仍准搭用當十大錢，本年正月諭旨甚明，何至民間仍未曉諭。總由奸商從中把持牟利，蠱惑愚民，狡獪情形，實堪痛恨。現經戶部擬定章程，將來通行制錢之時，每當十大錢准折抵制錢二文，官民購買物件及各行商賈，均照此出入，不得稍有參差。其捐項、稅務，亦照此折抵數目，搭成交收，庶大錢制錢相輔而行，不致偏廢。所籌各節，均係爲便民起見，即著照所擬辦理。該鋪商應各安生業，無虞虧折，所有銀價，易錢易票，俱當按市值統歸一律，不得任意漲落，致累閭閻。經此次宣諭後，倘再有奸商播弄取巧，紊亂錢法，一經查出，即著該地方各官按律懲辦，決不寬貸。將此通諭知之。〔《清實錄》，光緒朝，第241卷，第3頁。〕

〔給事中貴賢片——請收購大錢改鑄制錢，光緒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再，規復制錢，自係救時良謨，而收回大錢，亦不得不豫籌良法。溯自改鑄大錢以來，彼時制錢與各色大錢何嘗不相輔而行，乃未幾而當千、當百及錫鐵各錢以次不行，即制錢亦不禁而罷，獨當十大錢至今行使，此錢法不能兼用之明徵也。現既規復制錢，若證諸往事，驗之市情，難保不制錢一出，大錢漸廢。即使不廢，而銀價過判低昂，制錢愈貴，大錢愈賤，於是私銷改鑄之弊，將防不勝防矣。奴才愚以爲與其任令私燬，徒爲奸民之利，何如由官收換，藉資鼓鑄之需，若按二文折一之譜，以制錢換回大錢，核諸現在銀價，折抵亦屬持平。且制錢二千八百文收換大錢十四千，以銖兩計之，合十一斤有餘，準之用銀

買銅，每銀十兩可收錢一百一十餘斤，即按照上年戶部錢法堂奏准鑄化廢錢章程，其耗折不過三成。是一百一十餘斤之大錢，可鑄出淨銅七十餘斤，若以較滇銅工本加以運費折耗，仍屬有盈無絀。綜核籌計，既無損於度支，且有裨於鼓鑄，或亦因時制宜之道也。

〔戶部尚書福錕、翁同龢摺——報告鑄制錢已有成數並酌擬搭放辦法，光緒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光緒十三年正月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 旨，著開爐鼓鑄各事宜，迅速另行籌議具奏，限於一年內一體辦理就緒等因。欽此。當即懷遵懿旨，迅速籌辦，豫撥的款，購買洋銅，採辦黑白鉛斤，並籌撥銅本，由雲南購辦滇銅，福建、四川等省開爐鼓鑄。並遵飭令各直省籌辦制錢，解運來京。均經疊次陳明在案。現在購到洋銅八百六十餘萬斤，購到黑白鉛共二百八十萬斤，雲南省解到滇銅一百五十萬斤，湖南省解到黑鉛四十萬斤，總計銅鉛數目，足敷鼓鑄之用。惟因戶、工兩局修建房間，添安爐座，於夏秋間方始畢工。當經嚴催加爐鼓鑄，戶局於年內趕鑄十卯，可得制錢十二萬餘串；工局於年內趕鑄十卯，可得制錢六萬餘串。又各省籌備制錢，已認解者約計九十五萬串，現解到者六十八萬串。以現在解到之數，合兩局鼓鑄之數，約計年終共得制錢八十餘萬串。此臣部購備銅鉛採辦鼓鑄制錢之大概情形也。惟現在所籌之錢尚不及百萬之數，若明年一律更換，恐難遽敷周轉。惟有每月於兵餉內，先行酌搭數成，按月開放，於市面行使；仍恪遵懿旨，准以大錢一文折抵制錢二文，俾制錢與大錢相輔而行。一面趕緊加爐鼓鑄，使制錢源源不息，漸次可期規復舊制。如蒙俞允，擬自明年二月起，於兵餉內搭成開放。至搭放之成數及行使之辦法，謹分別條款另繕清單，恭呈御覽。

附清單：謹將酌擬搭放制錢辦法，分別條款，恭呈御覽。

- 一、制錢擬由兵餉搭放也。查制錢所籌無多，而民間需用甚鉅，非陸續散放，不能與大錢並為流通。惟散放之法不易，若設局開放，無此鉅數；若設立官號，流弊亦多。祇有於兵丁餉銀內按月搭成

開放，俾制錢陸續而出，則制錢散之於兵丁，即無異散之於市面。逐月如此開放，則市面之制錢自然日漸增多，於大錢搭用亦無窒礙。

一、酌擬搭放成數也。查兵丁餉銀，舊制原係搭放二成制錢，嗣因錢項不足，改爲減成折銀，此時若規復二成舊制，一年所需之數過鉅，斷不能遽爲舉行。且各項兵丁之餉，銀數不一，若各按各成搭放，數目參差，計算不易。擬將此二成錢折仍照折銀舊案辦理。茲於兵丁正餉內，另籌一簡明辦法，無論食五兩四兩三兩及一兩五錢，凡係食餉兵丁，每名放給制錢一吊，即由本餉內按照市價扣銀放錢，甚爲簡易。計每月所用制錢約需十萬串之譜。綜計現籌之錢，尙敷一年開放。

一、扣出餉銀擬作購銅之用也。查購買銅鉛必須源源不斷，今每月放出制錢約十萬串有餘，而扣回之銀約可得五六萬兩之數，以一年計之，所扣之銀可得六七十萬兩。擬將此款按月扣出，另款存儲，積至三箇月，即將此款購買銅鉛一次。如源源不息，則鼓鑄儘可日增，錢源自能日見暢旺矣。

一、制錢與大錢相間搭用，宜再切實申明也。查大錢一文折抵制錢二文，前已奏明，遵奉懿旨曉諭軍民。此次制錢一出，恐有無知奸民，藉端煽惑，以致大錢有壅滯之虞。擬請俟屆期由臣部行知步軍統領衙門、五城、順天府，申明前奉懿旨，愷切曉諭。凡商民所有當十大錢一文，准其折抵制錢二文，一律行使。俾軍民人等，咸知大錢並不廢棄，與制錢相輔而行，良善商民自能各安生業。倘有匪徒把持行市，任意低昂，以致擾亂錢法，即由地方官立即訪拏，從重懲辦。

一、各稅課仍准交納大錢也。查崇文門、左右兩翼，皆有交納大錢之項，若一律改收制錢，恐商賈訛傳，以爲大錢官不收納，民間不免惶惑。擬此款仍照向章收納，應由臣部行知崇文門、兩翼監督，

凡有收錢之項，仍按舊章概行收納大錢。不准吏役影射私收制錢，俾民間知大錢貴重，更不致有廢棄之訛傳矣。

一、官員公費仍用大錢開放也。查各衙門官員公費，每月需放大錢一萬一千餘串，現在所鑄制錢祇敷搭放兵餉，若官員公費一律更換，則制錢斷不敷用。擬仍按舊章用大錢開放。惟大錢既已停鑄，庫儲無多，應儘現存之大錢按月開放。如將來放竣無存，擬暫照大錢市價折放實銀。俟制錢鼓鑄日增，再行一律改用制錢開放。

〔上諭——當十大錢重二錢以上者不准稍有挑剔，光緒十四年正月〕欽奉懿旨，順天府奏，近因月鑄搭放制錢，當十大錢市面未能照常行使一摺。前因規復制錢，仍准搭用當十大錢，並照戶部擬定章程，通行制錢之時，每當十大錢，准抵制錢二文，官民商賈均照此行使，捐項稅務亦照此折抵搭成交收。是大錢本與制錢相輔而行，並不廢棄，疊次諭旨，甚為明晰。乃據該衙門奏稱，近來市面惶惑，專挑極重當十大錢，稍輕者即不行使，致小民持錢不能購食等語。似此情形，皆由奸商有意把持，以致愚民疑慮，貽累閭閻，殊堪痛恨。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再行一體出示曉諭，凡官鑄當十大錢，每文重至二錢以上者，均飭令一律行用，不准稍有挑剔。如再有不肖商民，藉端勒抑，倡為廢棄大錢之說，並任意增長物價者，立即嚴拿，照例懲辦，毋稍寬貸。〔《清實錄》，光緒朝，第251卷，第15頁。〕

〔順天府尹潘祖蔭等摺——恢復制錢、大錢壅滯市面紊亂，光緒十四年正月三十日〕竊臣衙門接准戶部文稱，以具奏籌備制錢，集有成數，酌擬搭放章程一摺，奉旨，依議。欽此。鈔錄原奏並清單，行知查照等因。

正在遵辦間，訪聞市面數日以來，以銀易錢者寥寥，幾同罷市。物值加昂，商民交累，且有閉糶之勢。愚民惶惑，日事紛擾。雖經遵照前奉懿旨，當十錢准抵制錢二文行使，並不廢棄等因，出示剴切曉諭，

而民間終懷疑莫解。大商交易，均用銀不願用錢；小商則專挑極重之當十大錢，稍輕者即不行使，以致小民持錢不能購食，口角爭鬭，輒起釁端；各粥廠貧民人數逐日加增。推原其故，當十大錢俗稱有頭路、二路、三路之分，頭路有每文重至三錢五六分者，二路均重至二錢以上，三路有輕至一錢二三分者。輕重大相懸殊，今以一當二，人人挑用極重之頭路錢，而二路三路全不行使，以致壅滯。查戶、工兩局所鑄制錢每文重一錢，以兩文抵一文，重不過二錢。擬請明降諭旨，凡現行之當十大錢，質重至二錢以上之二路錢，概准每文抵折制錢二文，與頭路大錢一並照常行使，不准挑棄，違者以擾亂國法重治其罪。至重不及二錢者，多係私鑄，現民間已抵作制錢一文行使，應聽其便，以免廢棄可惜。戶部收捐、崇文門及兩翼收稅，均准以重至二錢以上之當十錢搭收五成，或戶部酌發制錢於市面，以二文收換當十錢一文，以釋民間疑慮。必公家收用，乃可取信於民，戶部放款，仍可酌量搭出。如此則當十錢照舊流通矣。

再，戶部每月每兵搭放京制錢一千文，實數祇五百文，尚不敷一兵零用。京中兵丁而外，別項人等多於兵丁數倍，均無由領用制錢，而京中百貨均自外來，商販日日易制錢出京，行旅亦日日攜制錢出京，外間州縣現均禁錢出境。京中制錢有出無入，何日可望充裕？應請飭下直隸總督，凡天津、保定衝途及近畿一帶商民運錢入京者，不准攔阻。臣等再切諭京中錢商，大眾齊力設法，由外收運制錢入京，以資周轉。如此則制錢亦自流通矣。若不降旨宣示，二月初一日放餉制錢搭出，恐當十之頭路錢亦不行使，而制錢放出無多，必至閭閻沸騰，所關非細。臣等身任地方，不敢諱飾，謹據實切陳。

〔御史崇齡摺——市上以大錢將廢人心恐慌，光緒十四年二月初六日〕竊維制錢自咸豐初年停鑄，改用當十大錢，垂今三十餘年矣。因私錢充斥，商民挑剔，官錢由之跌落。際此搭放制錢之初，若不預籌疏通之方，必致罷而不用，所關殊非淺細。正月步軍統領衙門出示

曉諭，以二月兵餉搭放制錢，地面即紛紛傳說，以爲當十大錢不日將廢，彼此挑剔，致使小民持錢不能覓食。曾經順天府據實入奏。恭奉皇太后懿旨：凡官鑄當十大錢，每文重二錢以上者，均飭令一律行用，不准稍有挑剔。如再有不肖商民藉端勒抑，並任意增長物價者，立即嚴拏懲辦等因。欽此。仰見皇太后於體恤民情之中，仍寓維持國法之意。凡屬旗、民，同深欽感。無如物價照常增長，大錢仍多挑剔，竟致銀市無人收買，大錢銷路不通。買賣之壅滯，在大本營生已覺不易周轉，尚不致即時歇業；而小本買賣全賴現錢交易，刻下所賣之錢既無法易銀，而以錢易貨又無肯賣，遂致人心慌慌，束手無策。

奴才愚以爲欲安民心，先平市價，欲平市價，首重流通。夫商賈趨利若鶩，苟有微利可圖，無不恐後爭先，何致於當十大錢視爲畏途。推原其故，總由國家變通國法以來，鋪商因折本歇業者不知凡幾，是以鑒於前車，狐疑觀望，此大錢不能流通，商民交困之實在情形也。維今之計，與其泥於成法，聽奸商之把持，何如疏通銷路，因其利而導之。

查前數日銀市錢價，每銀一兩尚可易錢十四吊上下，今則加至十七八吊，尚不能易銀一兩；甚至有以現錢買銀，無人肯售者。自宜速籌變通之方，以爲補救之計。惟有叩求皇太后、皇上逾格恩施，俯念閭閻困苦，飭部作速籌撥銀二十萬兩，酌分五城、順天府等衙門發商收買。以當十大錢十二吊作銀一兩，並請將戶部現放當十大錢發交五城等衙門各若干串，以爲收買斤兩之準。私錢既不致弊混，而官錢自可暢行，所收現錢，仍發戶、工兩局照章辦理。從此大錢停爐，加鑄制錢，以期漸復舊章，較之採買銅本，尚屬有減無增。一俟現錢市價與官價相埒，再以大錢十吊作銀一兩，如此循循善誘，總以大錢市價每銀一兩易錢六吊上下爲率，庶與戶部奏准每大錢一文准作制錢二文行使章程相符，商民自必樂於行使。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

〔左副都御史徐樹銘摺——制錢未充物價增貴，光緒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竊維古今交易，布帛菽粟爲大宗。自金幣行，而民稱便；國

法行，而民益便。無如民之糴米，日以錢求，商之購糧，旬以銀計，兵之得制錢者少，而民之蓄大錢者多。昔之大錢行而制錢悉廢，今之制錢放而大錢轉輕。前後同一揆也。比者欽奉諭旨，不准挑剔錢文，闕閱之間欣然稱便。而錢市交易不過專取重錢，稍輕之錢概不交易，米商有錢而銀不可得，小民費錢而食不能飽，物價增貴，偷竊之輩甚於從前，但未搶奪耳。今制錢之用未廣，而大錢之用不通，務須相輔而行，未容偏重不舉。微臣通盤籌畫，權交易之法，齊輕重之準，謹擬四條，爲我皇太后、皇上陳之：

一曰：設立官局，以制錢易大錢，使市有制錢足資流轉也。新放制錢，原以便民，非獨便兵也。惟兵丁所得制錢無多，銅質鮮明，不免爭相寶貴，市之不能有制錢者一。舊有之制錢流散京外，驟運入城，行價未定，恐有折損，市之不能廣有制錢者二。官之制錢不入市，則商之制錢不敢行，且制錢少則大錢可以獨行，奸商挑取最重之錢，即可乘時據爲利藪。奸商利，而兵民之受困爲已甚矣。擬請特飭戶部暫發所儲制錢十萬串，交順天府、五城立局通易，而市不致無制錢之流通矣。

一曰：月放兵餉，兼放大錢，以裕度支也。官鑄大錢，前移本非一律。初鑄七錢二分，最後二錢六分。匪徒銷燬私鑄，專取重錢，業已日銷日少。而奸商交易，專取三錢以上之重者，是名爲疏通，實則暗中鈐制也。查二錢六分之錢的係官鑄，小民無知，以爲富商消息潛通，官鑄之錢既已不放不收，終久仍歸無用。擬請飭令順天府、五城遵照當二奏案。以所發制錢十萬串儘數易三錢以下二錢以上之大錢，解交戶部。二月兵餉搭放制錢，三月兵餉即搭放大錢，輪流勻散，毫無偏重，誠如諭旨，與制錢相輔而行，商有大錢之交易，而壅滯立決；官有交易之大錢，而轉運不窮。在官則一歲之制錢可作兩年兵餉，在兵則所得之餉銀，不妨仍易大錢。而庫錢不致驟盡，兵食不形支絀，大錢亦可暢行矣。

一曰：戶部捐款，搭成兼收制錢大錢，使錢無偏重也。大錢行用三十餘年，富商貧民爭相寶貴，特以私鑄濫雜，不得不加挑剔。當時所挑者，專在私錢，於民食已有關繫，今則官鑄之如式者，亦在危疑之列，物價安得不貴，生計安得不蹙。今私鑄之大錢業經禁止，所存者惟有二錢以上之官錢，欽奉諭旨，與制錢相輔而行，實為裕國便民之至計。擬請飭令戶部收捐，酌定成數，兼收大錢、制錢兩項。如交納制錢兩成，大錢亦兩成，民知大錢與制錢按月輪放，而制錢不至獨重；知大錢與制錢一同交納，而大錢不至獨輕。上下交通，官民並用，而大錢不至終於廢棄矣。

一曰：比照銅局兼令各省專收錢捐也。今部庫交捐有大錢、制錢矣，月餉兼放大錢，而制錢之用者舒；各省鼓鑄已行，而制錢之成者廣。然猶虞其匱乏也，擬請飭令江蘇、直隸、浙江等省，暫開捐局酌量收錢解至天津，各該省不得挪用。一俟部庫足用，即行停止。如各省收捐例銀百萬兩，即可收制錢百數十萬串。如果局錢充足，仍飭易銀批解，亦自無妨。應如何給予實職虛銜，由部定議，而部庫亦無缺乏之虞矣。蓋制錢與大錢皆係官鑄，一行一廢，誠為可惜，即收大錢改鑄，亦為徒費，既已交通並重，即可永遠通行。古人圖法，子母相權，本非一式，今不過制錢大錢兩式，暗與古合，切實便民。但取上下流通，無畸重畸輕之弊，則民信益深，羣疑頓釋，而奸商無所施其伎倆，物價亦無所用其加增矣。

〔搭放制錢後紊亂情況〕自各旗營接准戶部由二月起搭放制錢明文後，軍民遞相傳述，街市為之一變。正月二十六日，銀價陡昂，每兩合票十三千八百零，現錢十五千一百零，大錢十五千四百零。然大錢每千重一觔方可行使，街市因之挑剔益甚。物價驟長。小本生意、零星販子，以是歇業者，十居其九。次日，銀盤又昂，物價復長。白麵每觔加錢一百文，老米如之，雜糧、小米、玉米等，每觔加八十、一百、一百念文之譜。油、酒、炭、醬、鹽，每觔加至二百。醋向日每觔八十文，

今竟一百二十文。豬、羊肉每觔加四五百文不等。尤奇者，各鋪多將日售各貨，收藏後屋，凡向購者，錢果重大，即照錢售給；否則以“沒有”告之。街市囂譁，人心惶惑。近日出有示諭，想可安謐矣。

〔光緒十四年二月十三日《申報》〕

〔上諭——著戶部收捐准搭交大錢一成，光緒十四年三月初一日〕奉旨：本日戶部奏議覆御史文郁請以大錢抵銀報捐封典等項一摺。該部所請常捐及鄭工大捐^①均准搭交大錢一成，每銀一兩，折抵大錢十二千文交納之處，著依議行。惟此次規復制錢，其緊要關鍵，總在廣購銅斤，多鑄制錢，其大錢一項收回之後，亦應改鑄制錢，使大錢陸續收盡，制錢日漸增多，中外流通，悉歸舊制，方為不失本意。該部所請官員公費、工部匠役工食，仍放大錢，此時制錢未充，暫准照議辦理，他項不得加放。如有贏餘，仍當發交兩局為添鑄制錢之用。其捐生中如有全數交銀者，均聽其便，不得限定搭交一成，致與捐輸有礙。至制錢通行之後，收回大錢應如何酌定限制，仍著該部悉心籌畫，隨時察看情形，奏明辦理。欽此。

〔規復制錢時期京市錢價紊亂情況〕〔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近日銀一兩易票紙錢十四千五百，松江銀減二百，若易現錢則十六千五百，以錢肆不肯出票也。

〔十二年〕正月初四日。是日市中復禁，小錢不行。銀價易票錢每兩十二千有奇，易現錢至十七千有奇。自昔年孔憲穀、張佩綸等條陳錢法後，各錢鋪遂不肯出票。諸肆之有力者皆效之。惟鹽、米、油、燭小肆行票錢，於是市中遂有二價。

〔十三年〕正月十六日。是日市中以昨降諭旨將行制錢，今日小錢屏遏不行，細民覓食不得，號泣滿路，餅市、菜舖相率閉門，至有求死者，以昨日市易所得皆常用錢也。錢法之弊已極，驟欲革之，徒苦小民。

① 常捐即照例捐官。鄭工大捐，是修建黃河鄭州工程所開的捐。

〔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近日銀一兩易票錢十千。〔李慈銘：

《越縕堂日記》卷45、47。〕

光緒十四年，戶部尚書閻敬銘廢當十仍用制錢，遂奉旨以三年爲限。錢局遂停鑄當十，所有交官之項，以制錢出以大錢入，限三年收盡。大錢用已三十年人無閒言，及此令下，市肆大擾，貧人買物錢稍小商賈輒不收，以錢局不收私鑄也。因遂有自戕於市者。數日間民忽大沸。私鑄即停，官錢少，銀價驟落，富人亦苦之。未幾閻去位，前令亦不復行。咸豐之初，銀一兩易錢七千餘，同治初則易十千，光緒初至十七千，十四年以後又減至十四千，又至十二千，二十三年以後減至十千有餘。〔震鈞：《天咫偶聞》〕

〔庶子恩景摺——京市奸商收買制錢外運請飭嚴禁，光緒十五年十月初二日〕竊前因京師錢法壅滯，由戶部奏定章程，令各省鼓鑄制錢解京，於每月八旗兵丁餉銀內，搭放制錢一成，原期與當十大錢相輔而行，藉以利國用而便商民，法至美而意深矣。乃自開放以來，迄今將及兩載，街市交易，仍行使當十大錢，並不見制錢一文。查其所以然之故，各省鼓鑄制錢合計銅本、工食、解運腳價，需款浩繁，極其不易，多有派委各處採買，解京交納，以爲簡便。又兼刻下銀市議定，以銀一兩合制錢二千六百文，竟與定例不符，而奸商藉端漁利，收買制錢。有此兩端，制錢梗塞，兵丁行使不易，按月所領制錢，全行售賣。該奸商等湊集若干，私運出京，或備各省採買，或在外方買銀，從中獲利。是以終年往來販運，致京師制錢短絀，不能通行，深負國家利用厚生之至意。若不急籌杜絕之策，而制錢終難與當十大錢相輔而行，實屬有礙錢法。相應請旨飭下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出示嚴禁，街市鋪面不准私買制錢，務與當十大錢搭使。並派兵弁各處訪拏，如有私運出京者，立即拏獲究辦。並請諭令各省，必須鼓鑄制錢，當派妥員運解來京，勿任沿途採買，庶幾錢法通行，私運斂跡，禁絕此弊，而可裕國用便民生矣。

〔御史胡景桂摺——北京市面紊亂並請限期禁止大錢改用制錢，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竊查京師錢法，自光緒初年奉旨規復制錢之後，至今十有餘年。雲南銅運將及十批，採購洋銅二三百萬，寶源、寶泉兩局按卯鼓鑄，各省以制錢協解京師者不下數百萬。每月八旗兵餉搭放制錢，原期流通日廣，漸可興復舊制，裕國便民。乃都中商民交易仍用當十大錢，而兩局所鑄、八旗所領之制錢，竟不知消歸何有。此中蓋有故焉，一則錢店私開憑帖，名爲寄存，實則無本取利，私運制錢出京，以紙易銀，又可高擡市價，盤剝商民。一則私銷私鑄沙板質薄，官錢一文可鑄私錢三文，攙和混用獲利尤多。一則四恆^①字銀號，把持行市，任意低昂，出銀則故增其價，入銀則故減其價，該號出放銀票不下千百萬兩，種種營私利權獨擅，以致官錢日貴，私錢日增，而制錢永無規復之一日。都中官商民用固多困累，而煌煌聖訓，竟敢違抗不遵，錢法堂兩局所鑄非所用，不幾事同虛設耶？可否飭下步軍統領、五城御史，將前項弊端一體嚴禁。諭令戶部核議嚴定期限，改用制錢；或令街市所用當十大錢分卯赴局交納，局中以所鑄制錢易之，捐項仍准搭交一成。所收大錢即交兩局改鑄。若限期已滿，市間如有顯違功令，使用當十錢者，將錢入官，仍按違制律治罪。則人知畏法，私銷私鑄之弊自除，而圜法舊制亦可興復。

〔戶部尚書翁同龢等摺——議覆胡景桂未便遽廢大錢，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臣等查光緒十九年十一月間，臣部議覆御史張仲忻奏，私鑄充斥，制錢仍未通行，請禁用當十錢票摺內，曾以民情宜順不宜違，市肆宜靜不宜擾，當規復制錢時，議定行用章程，當十大錢與制錢相輔而行。自光緒十四年以制錢搭放兵餉，民間尚屬相安。惟新鑄制錢市面既未見多，則錢鋪所備必少，若禁用當十錢票，令換制錢之票，該鋪將何從應付。況此一出，訛言必興，以爲當十盡成廢銅，窮民深恐受累，雖立一月之限，其誰信從等因，覆陳在案。又上年七

① 四恆，是當時北京最大的私營銀號，即恒利、恆興、恆源、恒和。

月，本年七月、九月，因洋銅停購，疊經臣部將銅斤短絀遞減鼓鑄卯數，並以卯數既減，鑄錢愈少，擬自十二月起應放兵餉暫停搭錢，先後奏奉諭旨：依議。欽此。

茲該御史有嚴定期限，改用制錢交納大錢之請。雖為整頓圖法起見，無如禁用當十大錢非多鑄制錢不可，多鑄制錢非廣籌銅斤不可。現在洋銅實難訂購，滇銅驟難復額，兩局鼓鑄已遞減卯數，八旗兵餉亦暫停搭放。若一旦嚴定期限，交納大錢改用制錢，竊恐民間以大錢既將廢棄，而制錢又不敷周轉，未收整頓之益，先有搖動之虞。此臣等熟察目前情形，再四籌商，而未敢輕於嘗試者也。該御史所請，應俟滇銅增批，洋銅價平，規復兩局卯額時，再由臣部妥籌奏明辦理。

至錢店運錢出京，及私銅私鑄並銀號把持行市諸弊，最為閭閻之害。誠有如該御史所陳者，亟應嚴行禁止。擬請旨飭下順天府、步軍統領衙門、五城，嚴飭各該地方文武員弁，於內外各城切實訪查，如有前項情弊，立即嚴拏懲辦。

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旨：依議。欽此。

光緒十三至十六年間(1887—1890)各省在鑄金內
提解採辦及代鑄制錢解京簡表

年 份	省別	錢 數	資 料 來 源
光緒十三年	直隸	50,000 串(採辦)	直隸總督李鴻章摺
光緒十三年	江蘇	150,000 串(提解又名京餉)	兩江總督曾國荃等片
光緒十三年	安徽	50,000 串(提解)	安徽巡撫陳彝摺
光緒十三年	江西	50,000 串(提解)	江西巡撫德馨片
光緒十三年	福建	250,000 串(採辦、代鑄)	福建巡撫楊昌濬摺
光緒十三年	浙江	80,000 串(代錢)	浙江裕撫衛榮光片
光緒十三年	湖北	200,000 串(提解、代鑄)	湖廣總督裕祿湖北巡撫奎斌摺
光緒十三年	四川	100,000 串(採辦)	四川總督劉秉璋摺
光緒十四年	直隸	300,000 串(代鑄)	直隸總督李鴻章片
光緒十四年	江蘇	150,000 串(代鑄)	兩江總督曾國荃巡撫崧駿摺
光緒十五年	直隸	50,000 串(代鑄)	直隸總督李鴻章片
光緒十六年	直隸	50,000 串(代鑄)	直隸總督李鴻章片

(二) 京局鑄造情弊及減重減額

〔御史佛爾圖奏片——請查辦寶泉局匠役私鑄沙板小錢，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二日〕再，此項沙板小錢，聞係寶泉局東、南、西三廠匠役在作廠私鑄，乘空混出，在東四牌樓北邊七條胡同石橋天豐碓房窩頓代售。該鋪併收買大號當十官錢，每京錢一百吊重一百二十斤者，加價十六七吊收買窩存，偷運官作廠內鎔化，私鑄沙板小錢售賣。該鋪與匠役朋比爲奸，擾亂錢法，漁利病民，實堪痛恨。擬請飭下步軍統領密派妥員，前往該鋪訪拏解部，嚴究治罪，以除奸匪，而便民生。

〔大學士文祥等摺——報告查辦寶泉局私鑄經過，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四日〕本月初二日軍機大臣面奉諭旨：著派奴才文祥、存誠前往寶泉局查驗私鑄，並原片內所指七條胡同石橋天豐碓房窩頓代售官錢各等因。欽此。奴才文祥、存誠遵即帶同章京、司員等，星速密赴戶部寶泉局四廠，嚴加搜查；並於初三日辰刻，奴才存誠至工部寶源局南、北二廠查看。所有寶泉局東、西、南、北四廠，寶源局南、北二廠，鼓鑄之錢雖大小輕重不同，均尙輪廓完整。惟查至寶泉局東廠，在爐頭王振基房內，起獲毛邊輕小當十錢五吊餘，與街市挑剔之錢形式相同。並預赴七條胡同石橋天豐碓房遍加搜查，雖無窩頓錢文，仍恐有不實不盡，當將該鋪東夥車志泰、車得生、鄒志惠、鞠振田，並鋪帳二十六本，及寶泉局東廠官役孟惠林、李普、周成，北廠餘丁蕭順、南廠餘丁高祿，並素在各廠拉運官錢之車頭蔣文成，一併帶案。……

李普供在寶泉局四條胡同錢局替李崇山當看火差使，起獲毛邊輕小錢文想是本局派頭在外收買。周成供在東廠錢局替潘姓當看火差使，起獲毛邊輕小之錢，是派頭在清涼菴收買。蔣文成供係寶泉局北廠車頭，每逢本廠十三爐應交錢之日，有本廠阜役，傳伊預備車輛，裝載錢文，有爐頭、匠役押赴寶泉局交兌。蕭順供係北廠錢局餘丁，

高祿供係南廠錢局餘丁，局內事件伊等均不知情各等供。

查李普供稱起出之錢，係派頭在外收買，乃周成供係清涼菴收買，供詞參差。而案內應訊之王振基、郭大即郭羣兒等又查傳未到，均恐另有別情。除飭知寶泉局監督令其押解歸案，一俟解到即行送交刑部審辦外，謹將各局並各廠內所起錢文分包封送軍機處恭呈御覽。相應請旨將車志泰、車得生、鄒志惠、鞠振田、孟惠林、李普、周成、蔣文成、蕭順、高祿，連起出帳簿錢文等物，交刑部審明辦理。

〔又附片——請禁商民挑剔輕小官錢，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四日〕再，奴才等奉命密查寶泉局等廠錢文，雖係官爐鼓鑄，惟分兩輕小，每個均在三錢上下。從前街市尚肯行使，近因私鑄太多，以致將此項輕小官錢，亦一律挑剔，日甚一日，諸物驟加昂貴。歲暮冬寒，窮苦兵民不無受累。亟宜嚴行申禁，不准挑剔官錢，以抒積困。

〔戶部侍郎明善摺——查出寶源局局私，同治八年十月初二日〕竊臣等因局中有應放銅斤，公同酌定九月二十八日到新局，十月初一日到老局，盤查一切事宜。緣傳聞有夾帶私鑄一說，當於二十八日到新局時，向爐頭等面詢鼓鑄正額外，有無夾帶私鑄。該爐頭孫鳳起回稱，並無私鑄。臣等復向書吏等切實詢問，據書吏謝祖鉉稟稱，每爐一卯，於正額外，多鑄當十大錢十吊，寄存庫內。因問其有冊簿否，該書吏始呈出錢文簿兩本，內有爐頭孫鳳起領去當十大錢前後一千吊。臣等面詰爐頭孫鳳起，該爐頭情詞躲閃，語多支吾。伏惟銅斤錢數，例有定額，該爐頭孫鳳起倚恃官爐，公然夾帶私鑄，又復冒領去錢至一千吊之多，情弊顯然。更恐有不實不盡之處，相應請旨將爐頭孫鳳起交刑部嚴行審訊。

〔戶部尚書景廉摺——盤查寶泉局虧短當十大錢，光緒六年十一月初四日〕竊查本年輪應臣部盤查寶泉局庫，當經揀派郎中霍順武等八員，將銅、鉛及當十大錢，並宙字庫存儲制錢，一律認真盤查去後。旋據該司員會同錢法司員該局監督等呈稱：將寶泉局庫應存銅鉛及

錢文等項逐一盤查，共實存銅鉛壹百玖拾陸萬壹千壹百叁斤，盤兌無虧；並盤出盈餘銅肆千貳百壹拾伍斤零，白鉛肆千肆百伍拾叁斤零。其庫存當十大錢，截至六月十三日止，實應存當十錢柒萬貳千貳百拾玖串柒百玖拾貳文。盤過當十錢貳萬玖千零玖拾貳串伍百文，又查出收回借支項下錢鋪票帖錢合當十錢貳百陸拾柒串壹百捌拾肆文，又查出破碎錢重壹千伍百斤合當十錢柒拾伍串文，統共實盤當十錢貳萬玖千肆百叁拾肆串陸百捌拾肆文，下虧當十錢肆萬貳千柒百捌拾伍串壹百零捌文。又奉節開令將歷年各帳逐細檢查，當查出四廠爐頭借支料錢項下實欠當十錢貳萬零捌拾柒串伍百文，又借支鑄邊工銀項下實欠當十錢伍千貳百伍拾伍串叁百伍拾文，又幫貼車腳暨穿斷散串繩夫價項下溢支當十錢柒百零柒串貳百叁拾柒文，又零星用款項下溢支當十錢貳千零肆拾伍串陸百捌拾文。此外無帳可稽，仍虧當十錢壹萬肆千陸百捌拾玖串叁百肆拾壹文。……

其當十大錢一項，零星用款溢支當十錢貳千零肆拾伍串陸百捌拾文，係應著落該監督等賠補之款。其無帳可稽虧短當十錢壹萬肆千陸百捌拾玖串叁百肆拾壹文，爲數甚鉅，實屬不成事體。

〔侍講張楷摺——戶部盤查寶泉局後覆奏含糊請飭嚴查，光緒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本年十月二十五日奉上諭：此次戶部盤查寶泉局庫當十大錢有無虧短，是否未將制錢盤查，著戶部據實覆奏。欽此。十一月初四日戶部覆奏，奉旨：將同治九年後歷任各該監督大使，分別議處等因。欽此。及見該部原摺所奏盤查當十大錢，尙爲明晰，至所奏宙字庫制錢未能盤查情形，則避罪諉過，含混模稜，尙多不實不盡之處。如原奏云，錢質輕小，多不如式。夫式由部定，豈有本部鑄錢而不如式者？既不如式，何以歷任監督交代時絕不驗明；是非於停止盤查後，陸續抽換，斷不至此。又云字樣模糊，重六七分不等，查係咸豐七年以前所鑄。夫字樣模糊，僅可以備數者，私錢也，豈有煌煌泉府預藏私錢之理。此中情弊，不問可知。且字樣既已模糊矣，安知非七年

以後之私鑄，而必斷爲七年以前之官鑄耶？其抽換與否，部臣何無一言及之。至云此次奏借經費二千兩，費用過半，若全數穿出，費用仍多不敷等語。則愈不然。夫錢質輕小，不適於用，一見了然，不待穿出六萬餘串而後知也。乃約略其詞，謂大數不甚懸殊，豈果爲經費起見乎，抑別有難言者乎？在部臣以事隔多年，無從深究，而不知關繫大局非淺鮮也。

帑項係該部職守，此錢既不可用，自當即時舉發，究詰其所由來。而原奏乃云，不值以可節之費，盤無用之錢，徐圖設法變通辦理，若爲不甚愛惜也者。是未經盤查以前，該典守者憚其發覺，尙思彌補；既經盤查以後，竟以無用入告，該典守者直可置身事外矣。此風一倡，異日銀庫中設有以鉛、錫抽換者，亦將諉爲某年以前所收，援此例以邀免追究耶？各直省庫款設有如此類者，亦將不之問耶？是棄此項制錢事猶小，而將來虧空國帑不可究詰，貽誤事機，患更大也。竊維今日事勢，其所最棘手者莫如餉糈，而餉糈之盈絀自戶部始，戶部之綜核自庫儲始。當此帑項奇絀，積弊至於如是，猶復支吾避就，何以專責成而警慢藏？相應請旨另派大臣，認真嚴查有無抽換情弊，再行辦理。

〔戶部尚書景廉等摺——釐訂整頓錢法章程，光緒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溯自咸豐年間改鑄當十大錢以來，因循日久，百弊叢生，以致虧短錢文，爲數甚鉅。是以臣部於本年盤查局庫摺內，聲明另擬防弊章程，再行具奏等因在案。嗣臣部與錢法侍郎悉心商酌，旋准咨，據寶泉局監督呈稱，局務廢弛，已非一日，際此清查之時，亟應嚴定章程，以資整頓，謹就現在情形，酌擬章程七條，總期事歸實濟，款不虛糜等語。臣等查該監督所擬各條，或參稽舊例，或酌改新章，尙屬與時變通，力求整頓。其中未能詳盡之處，臣部復酌擬四條，以補其所未及，庶永遠遵行，錢法期有起色。除寶泉局宙字庫所存制錢，已由臣部咨行錢法堂妥籌變通辦法，咨由臣部酌定另行會同具奏外，謹將整頓錢法事

宜，釐訂章程十一條，恭呈御覽。

- 一、局存卯錢宜全數解部，以昭慎重也。查例載：寶泉局鼓鑄卯錢，每月經錢法侍郎會同監督查驗後，按月解交內務府錢貳千串，下賸錢文具批全數解儲部庫等語。從前搭放餉錢時，按月全數提取，局庫並無存儲，嗣因部庫應放錢款無幾，每月提取無多，致局庫現存銀庫未提卯錢，積至數萬餘串。應請將局存當十錢文，札飭銀庫定期全數提取，存儲部庫，按月由部開放，以歸畫一。嗣後每於月鑄卯錢驗收後，除將應放鑪頭料錢、並增復料錢，暨預扣內務府卯錢按數扣留外，下賸錢文，即全數解儲部庫，以符舊制。
- 一、兌收滇銅宜歸復舊章，以昭覈實也。查例載：銅色以十成爲則，遞至八成等色，均准兌收；八成以下，不准交納等語。滇省自試辦頭批銅斤，即經該省督撫奏明，一概以八五成起運，當經臣部覈准在案。迨頭批銅斤運解到局，查驗成色高低不一，並非一律八五。因念試辦之初，運解匪易，當於所收鐵砂銅內，復挑出可用之銅伍萬餘斤，發鑄時每百斤作爲八成淨銅，其餘二成作爲折耗。惟局存鐵砂低銅至肆拾伍萬餘斤之多，當此經費支絀，既不能招商煎鍊，即不能發鑪鼓鑄，將來愈積愈多，勢必無處存儲。除局存各起鐵砂低銅，應否招商變價，另行妥籌辦理外，擬請嗣後遵照例章，驗在八成以上各色銅斤，均准兌收，八成以下銅斤不准交納，亦無庸復挑二成折耗，以免鑪匠藉口。其不准交價之期，應由運員自行招商變賣，將價銀解交部庫，咨由滇省分別覈辦，仍嚴飭鑪匠人等認真逐塊鑄驗，不准以高作低。倘查有朦混情弊，將鑪匠人等加等治罪，並由部臣咨明滇省，以後起解銅斤，務須轉飭各廠承辦委員認真挑驗，總期一律純淨。如再有夾雜鐵砂低潮之銅，定將承辦委員查取職名一一參處，以肅銅政。
- 一、各廠鑄錢宜分別勸懲也。查寶泉局向設正鑪五十座，勤鑪十座，共六十鑪。從前按月全行開鑄，嗣因銅斤短絀，每月暫開三十鑪，

仍以六十鑪輪鑄。近來各廠呈交卯錢，多不如式，而各廠中亦實有彼善於此者。若不明示賞罰，誠恐相率效尤，益無底止。擬請嗣後查驗各鑪，所收卯錢，如有分兩輕小、磨鑌粗糙之鑪，除將該鑪匠從嚴懲辦外，並將該鑪即行停鑄，另擇呈交如式之鑪，令其加鑄，以示儆戒而昭激勸。

一、料錢工銀宜增復舊數也。竊查咸豐三年始鑄當十大錢，各鑪應領料錢工銀，約按鑄制錢十文之數覈給。是年八月將工銀減去二成，又於咸豐四年將料錢減去三成。當時物料稍平，按月工作，已有不敷。近年煤罐料物無不日見騰昂，又因銅斤短絀，不能按月工作，每遇發鑪，該鑪匠均以備料不敷，屢請借支。計自同治九年至光緒六年止，共借支未還錢竟有五十二萬八千八百五十七吊之多。其中藉端刁難，固所不免，而料物昂貴，備辦不敷，亦係實情。臣等公同商酌，與其借款日增，以致漫無限制，曷若增復舊數，庶可永絕借支。擬請自本年開鑄卯錢為始，所有鑪匠料錢、工銀，並工銀內三成錢折銀，均照咸豐三年始鑄當十大錢應領十成數目給發。料錢則於發銅鼓鑄時，先行開放；工銀則俟交錢驗收後再行給領。俾鑪頭得以添補辦公，而從前借支之弊，永遠禁絕。倘該鑪頭等再有刁難，即行從嚴懲辦。嗣後如加月加卯鼓鑄，仍應分別覈減，以重庫款。

一、鑪頭歷年借支各款，宜設法歸補也。竊查四廠鑪頭歷年各項借支，愈積愈多，總緣現放料錢、工銀，均係減成領給，辦公不敷，當求借支，則扣款更有名無實。今既請將料錢、工銀兩項增復十成舊數，則鑪頭辦公不致竭蹶，而庫款亦不能聽其久懸。擬請於增復十成料錢工銀內，各以一成扣還積欠。其二銀即於筭庫時，將扣還之一成，由銀庫坐扣；其料錢即於開放時，將扣還之一成由局坐扣，隨卯錢一併解部。俟歷屆扣清後，再行查看情形，奏明辦理。

一、監督大使接受交代，宜認真考覈也。查寶泉局滿、漢監督，向於接任半年後，將庫存銅鉛錢文出具並無虧短文結，呈堂存案。乃近來各監督接任後，並不照章呈報帳目，前後牽混，無從分晰責成。且監督二年任滿，大使三年任滿，每屆十年盤查，而監督、大使已屢經易任。一有虧短，即自好者亦不能矯然自異。縱事後從嚴參辦，庫款已多無著。擬請嗣後新任監督於接任後，限一箇月取具中廠大使銅錢庫吏毫無虧短切結，並出具交代清楚切結呈報，由錢法堂知照前任監督原衙門，飭令回任當差，並咨臣部立案。倘有不實不盡之處，或另有挪移情事，務於一月內呈堂，隨時派員查辦。如接受後再有虧短各弊，即惟新任監督是問。至中廠大使有典守庫藏之責，應仿照監督接受交代章程辦理，仍由監督加結呈堂存查，以清交代而免轆轤。

一、配鑄銅斤宜稍示變通也。查寶泉局現在月鑄卯錢，前經奏准改用銅六鉛四配鑄，嗣酌定搭配章程，每百斤應用銅六十斤內，配用板銅二十四斤，蟹殼銅二十四斤，二成折耗銅十五斤合淨銅十二斤，共合六十斤之數；復因蟹殼不敷，多用板銅，仍搭用二成折耗銅合淨銅十二斤。惟此項復挑銅斤雖係減成配鑄，而二起頭二批所收銅斤，其中折耗成色實有不止二成之數。每經發鑄，該鑪頭紛紛稟訴成色過低，傷耗太重，若不稍示變通，嗣後發鑄卯錢，鑪匠總以此藉口，仍難望有起色。除於酌擬兌收滇銅章程內，請歸復舊章，停挑二成折耗外，所有寶泉局尙存二成折耗銅十一萬五千餘斤，若全行停止配搭，是此項折耗之銅置之無用。擬請嗣後鼓鑄卯錢，每百斤用銅六十斤，內改配二成折耗銅十斤，除去折耗合淨銅八斤。其餘無論板銅、蟹殼，共用五十二斤，仍符六十斤之數。俟將所存折耗銅斤用竣，即行停止配鑄。

一、查例載：寶泉局鼓鑄銅鉛四廠鑪頭，由局庫承領運廠用木箱十六箇，將所領銅鉛裝載箱內，監督當面封固，車運到廠，責令該廠

大使點驗發鑄等語。查戶局兌收銅鉛，向由臣部暨錢法堂派委司員，會同該監督眼同運官逐平驗收，至發放各處銅、鉛，徑由監督自行辦理，未免照料難周。擬請嗣後該局每遇發放時，先期呈明錢法堂，由錢法侍郎派委錢法司員眼同給發，仍令該監督將收發數目開具簡明四柱，隨時報部稽覈，以昭慎重。

一、查例載：部庫積存卯錢過多，庫內不敷堆儲，即隨時奏明於兵餉及各項工程，一併增加搭放等語。現在寶泉局所鑄卯錢，解儲部庫，為數甚鉅，自應照例搭放，以免銹結而資流通。除八旗兵餉業經停止搭放外，擬請嗣後各項工程實支銀兩，應令以銀九錢一搭放。其搭放一成，隨時照大興、宛平兩縣所報銀價，按現放章程以二兩平覈錢給領。倘屆部庫卯錢無存，仍查照舊章辦理，俟再有積存，仍隨時照章搭放。至每月錢庫收發數目及現存數目，應由三庫衙門，於月底咨照臣部，以憑覈辦。

一、查例載：銀庫隔一年，奏請欽派王大臣會同管庫及兼管庫務大臣，盤查一次。內庫及緞疋、顏料二庫，隔二年盤查一次。又例載：寶泉局庫存銅鉛等項，每屆五年盤查一次，戶部與錢法衙門相間輪流經理各等語。惟盤查錢庫未經載在則例，而錢庫亦係庫款攸關，自應一體盤查。擬請自光緒六年為始，每屆三年，仿照臣部盤查寶泉局庫章程，由管理三庫大臣督同司員將錢庫所存錢文，認真盤查。仍於辦理後，知照臣部存案。

一、查例載：收放錢文，令庫員率同筆帖式、庫使等小心查察，並飭令看守銀庫旗員兵丁兼攝管理，如有疏失，分別懲處等語。現在寶泉局卯錢，俱令解儲部庫，自應專其責成，擬請嗣後收放錢文，應即責成銀庫司員，認真經理，毋得互相推諉。其看守事宜，仍照舊辦理。

以上各條，除鑄匠增復十成工銀，按現在鼓鑄月分奏明後，應行找領外，其餘以奉旨之日為始，俱照新章辦理，期於局務庫款兩

有裨益。

光緒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軍機大臣奉旨：依議。欽此。

〔御史安維峻片——請嚴查錢局私收制錢及私鑄私運，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再，八旗俸餉，前由戶部奏准，每年搭放制錢二成，約在一百萬上下。竊計搭放以來，所有制錢多應七八百萬，少亦五六百萬，何以京城市面並不見所謂制錢者？初疑爲當十大錢所格，行使或有不便；繼思銀價日落，物價日昂，皆由錢少之故，有此制錢數百萬，自應流通，有何不便而不行使？乃大錢業經停鑄，而制錢亦銷歸無有，何也？以臣所聞，其弊有二：一則姦商販運制錢出城，賣與盜鑄之人，改鑄當十私錢。本年八月北城所管南橫街地面，拏獲販私錢之車十餘輛，交刑部審訊，是其明證。一則戶部寶泉局爲省工費，將上次發出之制錢，仍收買入局，至下次復行發出，如此周轉，並不多鑄新錢，又將所領銅觔，暗中私售，卽以所獲贏利，爲收買之資。以故錢之來源既少，而又不得流通。應請旨飭下戶部堂官澈底清查，以重國法而除積弊。

再，每次查禁私錢，銀價頓落。曾不數月，私錢復出，而已落之銀價不復增高，既昂之物價不能平減。似此奉行不力，適令姦商開漁利之門，計非將私鑄匪徒大加懲創，無以清私錢之源。風聞城外數十里內村莊廟宇多有私鑄處所，黨與甚衆，該管衙門憚於力不能制，因而置之不問，兵役又徇庇分肥，是以永無破案之日。並請飭下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一體嚴拏務獲懲辦。至販運制錢出城，似宜著爲禁令，由各城門嚴行稽查，但不得藉端勒索，擾及貿易之良民。

〔戶部尚書麟書等摺——錢荒由於私銷請飭防止，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臣等查近來錢荒之弊，幾於各省皆然。其見諸奏報者，如盛京、吉林、直隸、江蘇、安徽、福建、浙江、廣東、湖北、湖南、河南、山西、四川等省，或減輕制錢分兩，設爐鼓鑄及用機器製造，或開鑄附鑄銀元，或設立官銀錢局，均因銀賤錢貴，藉以補苴，然錢價未盡平減。推原其故，實因銅缺價昂，私販私銷，迄無底止。京師自本年入

秋以來，銀價漸落，日甚一日，苦累情形，不獨兵民爲然。臣等目擊時艱，實深焦灼，每思多方調劑，設法挽回。曾於議覆升任洗馬惲毓鼎條陳錢法摺內，擬令各省凡產礦處所，聽民開採，暫免抽課，冀礦利日興以擴來源。又擬將京局鼓鑄制錢，酌減分兩，按銅、鉛各半配搭，以防銷毀。又擬將前辦平糶繳庫米價當十錢二十七萬串，於明年正二月餉內，每兵一名扣實銀六分放給京當十錢一吊，以資周轉。均經臣部奏准各在案。此外又行文廣東、湖北、兩江、直隸等省，查明機器製造制錢成案，以期照式鑄造。又擬令順天府府尹將鐵路由京至津、榆一帶所收搭載客貨制錢，集有成數，批解部庫兌收，酌按市價覈銀，以免制錢外溢。此臣部現在極力補救之辦法也。

茲據侍講學士濟澂奏，銀價日低，亟宜整頓；御史茹泰奏，銀價日低，請飭妥議章程各一摺。臣等詳核各原奏，均係爲維持國法體恤兵民起見。公同悉心商酌，有應行議准者，亦有窒礙難行者。查濟澂奏稱，所放制錢京城不見饒裕，街市仍未通行，以銀易制錢與當十大錢，其價亦多軒輊，妥速定章，不得稍有隔閡。又茹泰奏稱，當十大錢止於附京使用，戶、工兩局加卯趕鑄當十大錢搭放兵丁各等語。查規復制錢時，臣部議定行用章程奏明，奉旨當十大錢一文折抵制錢二文，相輔而行，相安已久。今檢查大興、宛平兩縣月報錢價報單，按照折抵之數核計，尙無甚軒輊；近因二者並缺，以致銀價日低，初非有所隔閡。是章程早經奏定，似不必再議更張。至官局當十大錢，分兩較重，莠民銷毀獲利更多，況停鑄已久，未便再添，業經臣部於議覆惲毓鼎摺內奏駁，所請將制錢與當十大錢定章，及仍鑄當十大錢之處，均應毋庸置議。

該御史又稱，運員餘銅悉歸官收，嚴禁銅行製造銅器等語。查現在滇銅每批五十萬斤備帶餘銅一萬五千斤，除添秤外，所有餘之銅，驗係八成以上者，給價收買；如不及八成低銅，由運員自行售賣。歷經辦理在案。嗣後此項不及八成低銅，能否確估成色，按成減價儘數收

買之處，應由錢法堂斟酌辦理。至嚴禁銅行製造銅器，無論業此者失業，徒滋煩擾，即令禁民之不售，不能禁人之不用。況前已准日本於通商口岸，以機器製造土貨，竊我之所禁轉爲彼之所固，不得不深思而遠慮也。

至所稱如有以熟銅售賣者，必究所從來，倘係私毀制錢，即重治其罪；及銀行、錢肆宜官爲維持，銀米價值宜隨時核定；並該侍講學士所陳嚴禁私銷改鑄，認真查拏，從重懲辦各節。查均係地方官應辦事宜，或律有專條，或應酌度情形，妥籌辦法，相應請旨飭下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御史，傳集錢行經紀、米店商人，曲爲開導，並聲明當十大錢折抵制錢定章，愷切出示曉諭，不准抬價居奇，以平市價。並嚴飭各該地方文武員弁，於內外各城切實訪查，如有私銷改鑄改裝，載全車制錢運出各城門者，立即嚴拏，從重懲辦。並請飭下順天府府尹，禁止鐵路火車裝載成箱成包成捆制錢，運往各處，以免販運。

再，臣部自光緒十四年搭放制錢，歷今放過九百餘萬串之多，而市面仍復寥寥，竟不知銷歸何處。只見制錢之出，不見制錢之用，誠有如該御史所陳者。查銅斤產自滇者，官運雖屢經加價，每年辦理尚不過兩批，是銅少價昂，不問可知。而京師銅器充斥，價值較外省轉廉。其紅片熟銅即滇銅也。其製器皿之黃銅，即係以紅銅兌白鉛而成也。此項銅質初無來路，而日增一日，人言嘖嘖，竊議爲爐頭賣銅買錢，圖省工料，已屢形諸奏牘。此次該御史復行陳奏，其有無此等弊竇，臣等亦未敢臆斷。今思得一除弊之法，擬嗣後戶、工兩局鼓鑄制錢，仿照我朝順治、康熙年間舊制而變通之，於錢之背面空處，將錢模加一楷字，按照千字文字樣一季一換，該局卯錢即按季儘數批解，庶驗收時不難立辨。如蒙俞允，再由臣部詳核，應自何時更換，行知該局遵照辦理。

〔順天府尹胡燏棻摺——請鑄銀元及鑄機制錢以救錢荒，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本年十二月十七日軍機處片交，本日翰林院

侍講學士濟澂奏請變通章程一摺，軍機大臣面奉諭旨，著順天府妥議辦理。欽此。欽遵到臣衙門。據原奏內稱：自鐵路開行以來，每日所收車費錢文不下千數百串，均運至天津，就地鎔化，從中牟利，爲制錢一大漏卮等語。查火車所收客貨各價，概用銀元，其有不足一元及畸零尾數，始以制錢交納。前經臣分飭各站將所收價值，初按五日開報一次，近按一日一報，核計馬家鋪、豐臺兩站，每月不過一萬餘串，尙係銀元居其大半。蓋以京站祇有人懺並無貨色，每日何曾有收錢千數百串之多。而近京車站及貨棧各工，尙未告竣，所需匠役工價，卽此項制錢發給，隨收隨放，藉資周轉，有時用錢不敷，尙以現銀向商家兌換錢文，始行支放，安有餘錢運津之理。……

近日錢荒之弊，不獨京師爲然，奉天將軍臣依克唐阿曾經電牘紛馳，請禁現錢入關，直隸督臣王文韶又有禁錢出境之舉，卽南省無鐵路各處，見諸奏報，亦莫不皆然。臣近准戶部行知，將鐵路由京至津榆一帶所收制錢，集有成數，解部兌銀歸款。在部中亟需制錢用項，臣何敢不共體時艱。乃天津各錢鋪一聞此信，同時倒閉者至有七家，市面爲之掣動，卽未便以津站錢款解運來京。僅恃近京數站多方籌集，深恐批解無多，無以應部臣之用。此皆該侍講學士濟澂，徒聽鄉曲謠傳，不明事理之言。卽戶部議覆該侍講學士及御史茹泰等奏維持圖法摺內所稱，請令臣禁止大車裝載成箱成包成捆制錢運往他處，亦尙未曲加體察也。

臣推原銀賤之故，由於金貴。日本向與中國同用銀幣，近年亦改鑄金錢，期與西洋相敵。前同治初年，京城市肆每銀一兩亦僅換當十大錢八九串、至十串爲止。維時物價便宜，由於銀賤而金價亦賤，兩得其平。光緒十七八年以前，每英金一鎊不過合銀三兩五錢至四兩，今則漲至七兩或八兩有奇。中國金價因之而漲，銀價卽因之而落。如果銅價和平，猶可多鑄制錢以資補救，現在滇銅不足，多購洋銅，價亦日漲，不能鼓鑄。奸商暗地燬錢賣銅，臣亦不能保其必無。是錢則有

燬無鑄，焉得不日見其少。至於市面交易，洋貨固以鎊計算，價須加倍，百物躉購則用銀，零星銷售則用錢，物價即不能得其平，此乃東西洋各國重用金幣所致。中華非趕緊開採金銀各礦，一時斷難挽救。

但急則治標，未嘗無變通之法。臣愚以爲宜由戶部購置機器，設局鑄造銀元，其輕重成色必須一一核准，不可稍有參差，民間應完糧稅，准其以部鑄銀元仿照兩廣加成搭兌，市面即易通用。而中國向用墨西哥之銀元，即不能獨擅其利。有此一項小銀元周流市面，以輔制錢之不足，錢價自可平減。第購器設局各事，計非年餘不辦，應請旨飭下戶部電致廣東督撫臣，添鑄大小銀元，均勻搭配，合銀十萬兩，准抵京餉。於明年開河時派員趕運解京，以濟目前之急。一面妥籌設立鑄銀元局，從速辦理。並採買洋銅酌鑄錢文，分兩不必過重，應用機器壓模，錢樣始能精潔。輕則私燬者無利可圖，精則私鑄者未能如式，其弊不禁而自絕。然必無游移，無推諉，不授權胥吏之手，其攪和銅色與準配分兩必須僱一二洋人經管，可杜華人見小私心。立法之初，務使一洗寶泉寶源兩局爐頭積弊。

〔御史熙麟摺——請於發放大錢時嚴防弊端，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聞本年正二兩月月餉搭放大錢之時，部放官錢先日盤出者，悉爲蠹吏以街市之所謂原串私錢抵換，當發放時，原串私錢庫外堆積，領餉者車載手持，皆路人所共見。祇以部吏之威，久爲領餉者所畏；部吏之弊，尤爲世所習聞，而又搭放人止一千，時止兩月，是以領餉之兵丁，不過付之浩歎，而街市亦不過以笑柄相傳。今歲迫年終，銀價日落，私鑄原串之錢，街市直以二文抵官錢之一，正兵民交困呼告無從之際，而奴才復有此倍成搭放之請，蠹吏聞之，勢益涎流技癢，使仍蹈春間故轍。是倍成搭放，將以紓兵民之困，且適益兵民之急，而銀價之落愈不可問。奴才既陳管見，旋復聞此，因於街市詳詢，所言僉同，不勝驚詫。用敢不揣冒昧，謹即日續行瀆陳，倘奴才所請仰蒙採擇，飭部議行，應請一併飭下部臣，於先日盤錢出庫屆期發放之時，

均遴妥員於抵換之弊，嚴密稽察，並嚴諭該官吏，事或別經發覺，一律從嚴懲辦。

〔編修彭述片——當十錢跌價制錢價貴，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再，近年銀賤錢貴，各處皆然，京城較甚，本年尤甚。實緣當十錢停鑄已久，有減無增，而制錢又不通行，以致每銀一兩僅合當十實錢四百餘文，官民交困，度日極難。而究其所以然，當十錢之日見稀少，其弊在於私燬，制錢之不通行，則由制錢之價較昂於當十錢。現銀一兩約易當十實錢四百八十文，以之易制錢則不過九百文，誰甘受此虧折。戶、工二局現鑄制錢減為八分，私燬似無餘利，添鑄卯字，既放不復回局，是弊已減少矣。每月雖止一卯，而合二局併計，尚月鑄一萬八千餘串。若能及時整頓，設法流通，亦可稍濟當十錢之窮。查戶部規復制錢之初，曾經欽奉懿旨，以制錢二文抵當十錢一文。行之未久，市面奸商即從暗中把持，抬高制錢之價，抑令不得通行，以便其居奇之私計。應請飭下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嚴行曉諭，申明制錢二文抵當十錢一文定制，各鋪兌換銀錢制錢之價即準當十錢之價為定，一切貿易制錢與當十錢並用，毋得稍有阻撓。愚民無知，往往以訛傳訛，難保不揚言當十錢將廢，藉端生事，尤應剴切開導，以期相安。聞天津等處每銀一兩現合制錢一千二百文不等，是銀較京城貴、錢較京城賤。一聞京城制錢通行，彼將以錢來此易銀，即此亦可漸廣招徠，固不似專用當十錢之時制錢但有去而無來也。

同治三至六年(1864—1867)京局鑄錢數彙總表 單位：串

年 份	寶源局鑄錢數	寶泉局鑄錢數	合 計	備 註
三	2,200.000	123,841.399	126,041.399	元、二年冊缺
四		139,067.460	139,067.460	
五		102,897.575	102,897.575	六年以後冊缺
六		100,235.229	100,235.229	
總 計	2,200.000	466,041.663	468,241.663	

資料來源：《戶部銀庫大進黃冊》

光緒九年至二十五年(1883—1899)京局鑄錢數彙總表 單位：串。

年 份	寶 源、寶 泉 兩 局 鑄 錢 數			備 註
	當十大錢	銅 制 錢	合 計	
九		228,307.082	228,307.082	元年至八年缺
十六	178,410.580	1,150,905.192	1,329,315.772	十至十五年缺
十七		1,390,436.144	1,390,436.144	
十八		1,578,138.390	1,578,138.390	
十九		1,364,145.540	1,364,145.540	
二十	217,148.000	682,101.060	899,249.060	
二十二		436,386.851	436,386.851	二十一年缺
二十三	94,061.000	246,963.240	341,024.240	
二十四	97,365.600	332,342.842	429,708.442	
二十五	327,332.920	265,111.170	592,444.090	二十六年以後黃冊缺

資料來源：《戶部銀庫大進黃冊》。

說 明：鑄錢數原冊寶源局、寶泉局未分列，其收入機關僅載有寶泉局、寶泉寶源二局、寶泉局等處等字樣，故合併列表。

(三)各省制錢的停鑄

1. 清政府令各省開鑄制錢及各省虧損停鑄

〔閩浙總督楊昌濬摺——報告已着手試辦機鑄八分五釐制錢，光緒十二年七月十二日〕竊照閩省前因制錢缺乏，原設寶福局停鑄已久，驟難復設，議請在船廠設鑪鼓鑄，借資輪機以省人工，酌改銖兩以杜私燬等情。當據前福建布政使沈葆靖等會詳具奏。嗣奉部復准，在辦防經費內籌銀二三萬兩作為成本，其購辦銅、鉛各價及運腳錢文，覈例無浮，亦准照辦。惟每文鑄重八分五釐，分兩過輕，行令查照咸豐三年京局鑄錢分兩辦理。又銅鉛折耗、工炭局費，與例未符，鑄出新錢如何搭放搭收，妥為籌辦等因，轉行遵照在案。

現在船廠工程緊急，廠員不及兼顧，並無餘屋可騰。原設寶福局改儲軍裝，不得不另行擇地，委員辦理。查省城機器局尙有空屋隙地，堪以修建。該局委員候補知府張冕，辦事認真，兼熟考工。當經札飭福州府張國正會同妥籌試鑄，並於辦防經費內先行籌提銀二萬兩飭發承領。據報將局內空屋修葺完竣，並添建房屋設鑪五號，每號五鑪，召匠製模，購買銅鉛，添派委員監工巡督，於本年六月初四日開鑪試鑄。惟前准部議每文鑄重一錢，以杜盜鑄。而盜鑄之徒，意在牟利，現鑄八分五釐，僅敷工本，非特私銷無利，即仿照鑄造，亦無利可圖。若鑄重一錢，則工本虧折必多；且恐錢重利深，旋鑄旋燬，不數年而仍前缺乏。應請仍照原議，鑄重八分五釐，以期經久。

至銅鉛火耗，定例每百斤准銷折耗九斤，內配滇銅五十四斤，白鉛四十六斤。今銅鉛百斤按一五折耗，雖較例耗有多，惟係銅鉛每五十斤勻酌，較之例配斤數，銅少鉛多。見東洋銅質不及滇銅，折耗加增，實屬毫無浮冒。工炭一項，即係工料，定例每發淨銅鉛一百五十斤，准銷工料銀三兩二錢二分七釐，今鑄錢一百七十斤，需工炭錢六千四百文，銅鉛斤數有加，則工炭自宜增益。邇來匠工、炭價昂於昔年，以錢合銀多亦有限。局用一節，前議月定銀二百兩，係擬船廠兼辦而言，在廠員紳提調就近督率稽查，毋須另籌薪水。現在船廠不能兼顧，改就機器局啓鑄，所有創設鑪座、製辦模範以及監工委員丁役薪費，一切較前又復不同，仍月定經費銀二百兩，委難再減。且在外銷款內籌支，不動成本正款，應請准予照支。

至新鑄錢文，向例以錢一千作銀一兩搭放兵餉等項，其時銀價每兩不值一千，是以人皆樂從。迨嘉慶二十三年，銀價增昂，每兩換錢一千三百餘文，即經奏請停搭。現在銀價更昂於昔，若照向例搭放，兵情恐未必願從。稅課等項收款，向係收解銀兩，間有零星搭繳錢文，因閩省山高灘險，運載維艱，由各外局易銀解省。現查各府缺錢與省城相等，若令收錢起解，此盈彼絀，似亦非宜。此項議鑄錢文，原因銀

價日增，各錢鋪缺少制錢，以爲救弊扶偏之計，應請仍照原議，將鑄出新錢發鋪承領，按照時價繳換銀兩，收回成本。一俟銀價低平，制錢充足，再行籌議搭收搭放章程，以臻妥協。除將新鑄錢樣另送，併飭地方官訪拏私鑄私燬棍徒，從重治罪，一面嚴禁行使私錢，以重國法。據福建布政使張夢元會同善後局督糧道詳請奏咨前來。

臣維歷代錢法，以五銖開通爲最善。部議咸豐三年奏定之例，適與相埒，洵不刊之良法也。然定例固當遵守，而時宜尤貴變通。是以元嘉四銖，民稱其便；天禧、祥符重俱一錢以外，而顧棟高所得祥符官錢有輕至九分者。國朝康熙年間開鑄制錢重至一錢四分，亦兼鑄八分九分以濟行用，當時謂之小制錢。迨乾隆初年，重錢日少，而小制錢尙存，前湖北撫臣晏斯盛開源節流疏內，亦欲再從輕減，使銷者無利自止。現議八分五釐，臣再四籌商，先令照樣試鑄，一俟鑄有成效，再行擴充辦理。

光緒十二年八月初四日軍機大臣奉旨，該部知道。欽此。

編者按，福建鑄八分五重制錢，是制錢減重到一錢以下最早的一種。這個辦法，可能受鍾大焜《擬請改鑄輕錢議》一文的影响。鍾是福建船廠監督。原文附錄於後。

〔鍾大焜擬請改鑄輕錢議〕同治四年，左爵相奏請製造輪船云，輪機成後兼可鑄錢。夫鑄錢之欲藉輪機者，冀可免虧本也。乃國初部定銅價銀價錢價章程，尙留錢息地步，蓋當初采辦滇銅，每銅百斤只給民價之半，故尙不致虧折。以後則銅漸加增，由八九兩至十三四兩，浸至難敷工本，故近來各省均行停鑄。而奸民又以燬錢私鑄爲業，致小錢充盈，錢法敝壞。查各省每百文小錢有多至七八十文者，且汕頭、潮州各處有全用小錢，天津、上海既用短陌之錢，尙不免攙和小錢，福建全省則自二三十文至七八十文不等。求有純用大錢，蓋亦罕矣。推原其故，實因錢質太重，卽燬錢以鑄錢。漏卮所在，雖禁令有時而窮，彼燬爲銅器猶其小焉者也。邇來新鑄制錢每文重一錢，每千六斤四

兩。又查定例，鼓鑄錢文銅鉛各半，每銅鉛百斤加入點銅三斤，其質柔脆，不能打造鑼銅器皿，立法已極美善。無如私鑄仍不能禁，小錢仍復肆行，即京都行用大錢，而私鑄仍不能免。苟非權衡盡善，斟酌得中，即勉強籌款鼓鑄，而虧折太甚，鑄亦無多。且一鑄而百燬，百鑄而千燬，以有限之財源，填無窮之豁壑，仍恐制錢日減，小錢日增，而錢法何以經久無弊？今試上觀往古與我朝開國之初，揆之當今時勢，合京師各直省各馬頭銀價、銅價、錢價一切科合，似須於漢之五銖，唐之開元通寶，洋人之香港一文，三者之間，量度取中，鑄庫平八分之錢，方可以塞私鑄私燬之源，而錢法乃宜古而宜今，有利而無弊。竊爲我憲台臚陳之，以備采擇焉。

考古今之論錢法者，以漢之五銖及唐之開元通寶爲得中。開通重一錢，綱目稱每錢重二銖四案，積十錢重一兩，而今之五銖則重不過五六分、七八分而已。按《說文》，十案爲銖，二十四銖爲兩，據此則五銖將及二錢。又按《文獻通考》，宋文帝元嘉中鑄四銖錢，輪廓形製與五銖同，費省無利，故民不盜鑄。蓋每朝分兩輕重不同，當以現存者爲斷。今錢重一錢，準開通也。惟史稱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賜三爐，裴寂賜一爐聽鑄錢，盜鑄者身死家沒。夫以設爐爲恩賞，則鑄錢不虧本可知。乃今制錢重一錢不免虧本，則一錢分兩似尙不可泥，若鑄八分，輕於開通而重於五銖。究之五銖，雖輕而銅甚精，今則鉛和之重逾五銖，其實亦五銖也。是考之於古，其可行者一也。

本朝曾鑄康熙小制錢，今所名爲京墩者也，其重自八分至一錢而止。本以二文作一文之用，今天津謂京錢二百，實則制錢一百，猶其遺意也。今則此錢散行各省，能疎一千文京墩，且可買制錢一千一二百文，因銅質太好利於燬鑄銅器也。若照以後定例，銅鉛各半鼓鑄，其重只及八分，則燬銷無利，此弊自除。此揆之於國初已有八分之製，其可行者二也。

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間，定例每錢一千當銀一兩。其時每錢

一文，重一錢及一錢二分、一錢四分不等。乾隆十年特用一錢二分之錢，陝西巡撫陳宏謀以錢質過重，舊錢銷燬無存，奏請照順治元年及康熙年間每文鑄重一錢，並照順治初年之例，以一文當銀一釐。按此則以銅百兩，當銀一兩，若鑄八分之錢，照現今各直省銀價，每兩值錢一千五六百文算，尙以一百二十餘兩之銅準銀一兩。較之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間銀價錢價，每兩銀尙多換銅二十餘兩。此準之國初以至中葉，其可行者三也。

查近年京城市上通用之錢，不免攙和私鑄，銀貴時每兩約換京票十五六千文，則錢較小；銀賤時，每兩若換京票十一二千文，則錢較大。小者每文約重一錢二三分，大者約重一錢六七分、七八分，計銀一兩，亦只換銅一百零數兩。查前年京都整頓錢法，緝獲私鑄治罪，一律行用官板大錢。近有人攜帶回閩，其輪廓形製爲二十年來都中所罕觀者，乃取五錢秤之，共重八錢八分，每錢方重一錢七分六釐，姑作一錢八分算，計百錢方重十八兩，且尙有扣串未除。現都中銀價約十二千文，每兩銀方換錢一百零八兩。若改鑄八分之小制錢，每兩銀尙多換銅二十兩。此準之京城銀價錢價，其可行者四也。

現福州通行大錢無小錢攙和者，每千重八十五兩，每文扯重八分五釐。然此錢已珍爲拱璧，不可多得矣。至市上通用之錢，每千約有二三百小錢在內，其分兩之輕，更何待計。就目前而論，每重一錢四分之錢已萬不得一，極重者至一錢二分而止，極輕者至一分而止。自五六分以上，民間已通謂之大錢，不敢挑剔。蓋鑄錢弊竇甚多，雖係官鑄，而局私仍難盡禁。局私者，鑄錢局吏役就局私鑄，原與制錢相等，惟較小耳。此種之錢謂之大錢不能，謂之小錢亦不可。市上交易以大者居中小者居兩頭，謂之橄欖錢，並不敢指爲小錢也。各省通行之錢能均係一錢二分者，每千方重一百二十兩，能如當今定制純重一錢者，每千方重一百兩。若有局私在內及五六分七八分之錢，雖並無一文小錢，其重當與福州之大制錢相若。惟天津、上海之錢則純用乾隆

白銅者。每一錢多係重一錢二分，但市上多用短陌錢，亦間有小錢在內。是名用大錢，而實則與小錢無異矣。若鑄八分之錢，較現今各省並無小錢攙和之大錢，每千只少銅五兩而已，倘有小錢在內，則分兩便相去懸絕矣。此揆之當今各省通行之大錢，其可行者五也。

查廣東香港錢法與外洋無異，每錢一文只重二三分，積十錢二十錢則用當十及當二十銅小番錢，再上則用銀角、番銀半番。由銀番錢而上，則用金番錢。其銀番錢一元，亦只換錢一千零數十文，與內地相仿。子母相權，端自一文錢爲始。其錢之太小輕重，則視金價、銀價、銅價及鑄錢工本，統爲科合，必使毫無贏絀。外洋金價、銀價無甚長落，故自一文錢而至金錢，雖遞爲增加，亦不滋流弊。又用機器鼓鑄，銅少而工精。用機器而工精，則奸民無力私鑄；銅少則不私鑄。兼此三者，故較之內地錢幣，尙爲得法。若鑄八分之錢雖較之外洋爲重，然不用機器則工不及其精；和入白鉛則銅不及其美。以和鉛省工之利，積爲分兩之重，但與當今之銀價、銅價相準，則與外洋二三分之錢亦無以異矣。此以外洋之錢法銀價比較，其可行者六也。

鑄錢定法原應科合工本統算，鑄一文只值一文，故無私鑄私鑄之弊。今各省銀價多在一千五六百文之則，較之國初每兩貴至四五百文，此無可如何者也。欲恃虧本鑄錢一法，挽回天下之銀價，使比照國初，譬之銜石填海，勢必不能。惟有因時制宜，鑄出之錢與現今之銀價相準，方無流弊。本年八月香港《中外新報》載，日本紅銅板每百斤二十一元，白鉛每百斤五元六角。查每擔鉛載保險不過二三錢銀而已。又查鑄錢銅鉛入爐鎔化，每百斤例准折耗九斤，若照定例銅鉛各半，既鑄輕錢，即可不加點銅，每百斤銅鉛除折耗外，實得淨銅九十一斤，鑄錢十八千二百文。若再仿照私鑄之法，略幫以船政輪機以資磨鑄，當不致再有虧折。此合之當今銀價、銅價、鉛價，其可行者七也。

銅鋪私鑄專采紅銅、青銅、黃銅之錢，若銅鉛各半帶白之錢，鑄之得利較少。故現今上海、天津各處大馬頭皆用此種制錢，乃合天下奸

民私燬餘剩之錢也。前數年福州到上海買錢數十萬串，皆係此種制錢，乃錢質太重，曾不數月亦爲人盤支銷燬淨盡。若用此等銅質只鑄八分，則銷燬當不禁自除。此足以絕私燬之源。其可行者八也。

古之論錢法者，有不愛工不惜銅一語，蓋恐私鑄也。但此只防買銅私鑄，未曾防燬錢私鑄。不知民間買銅較難，不能俯拾即是，即廢銅亦屬無多，必須買鑄，鑄錢誠爲有限。所可慮者，即燬錢以鑄錢耳。若銅質佳而分兩重，乃所以速其私鑄也。溯自國初以至今日，所鑄之錢，誠皆不愛工不惜銅，然小錢亦未能禁不行用不私鑄也。蓋鑄輕錢，患但在於私鑄，尚有禁止買銅之法。在鑄重錢，患在私鑄，而兼私燬，即燬錢而鑄錢隨地可行，直無法可禁矣。兩害相並擇其輕者，何嘗非爲政之道也。且鼓鑄不虧本則制錢必多，譬之人身正氣足則邪氣自消，彼小錢何能出而爲敵哉。此又足以塞私鑄之源。其可行者九也。

或謂今鑄輕錢矣，則昔之重錢勢將盡燬奈何？不知鑄輕錢而燬，不鑄輕錢亦燬。且鑄輕錢，而燬在舊錢；鑄重錢，將合新舊而並燬，則何如鑄輕錢尙得保新錢之不燬乎？又或謂今因銀價較貴，故鑄輕錢以隨銀價，若以後因鑄錢太輕，銀價更貴，則私鑄之錢，勢必愈輕奈何？不知現時銀價算至一千五六百文者指大錢價言，但使鑄出之錢與現時通用之大錢分兩相若，則換銀價值自必與現時之大錢相準，便爲有利無弊。彼有小錢之銀價，雖貴於大錢價，無非大錢缺乏，故私鑄得以乘機網利耳。若大錢充足，小錢勢難行用。以理勢論，銀價只有賤不至貴也，則何如鑄輕錢尙得保銀價之不貴乎？或又謂鑄錢理宜虧本，若不虧本便可得息，將以啓奸商仿鑄奈何？不知奸民私鑄何必待官局開鑄方行仿鑄，彼蓋無時無日不可私鑄者也。亦不必仿照輕重積漸遞減而始用其私鑄者也。若於未鑄錢之先不慮私鑄之害，既鑄錢之後轉深私鑄之憂，果何說乎？第就當今之船政論，必添置輪機仿照西法鼓鑄，誠恐力有未逮，計莫如仿照私鑄之法，較爲簡便快捷，若即查訪私鑄小錢之人，收羅入局，飭爲匠首，並可化莠爲良，養活貧民不

少。或提從前緝獲私鑄之囚徒，寬其既往，予以自新，並可藉得其法。至於輪郭肉好似亦宜稍爲更變，肉須稍窄，照開元通寶形式；好須稍大，照五銖微小，其文字及肉須雕刻稍深，則質地便厚，不至破損。惟更改舊式，必須具章入告，請旨飭下各省議覆。如各直省銀價貴賤不同，科合銅本分兩不能畫一，可否請就合宜省分先行私鑄，如無流弊，或照國初某省歸某省行用之錢，並照京師專用大錢之例，當無不可也。是否有當，敢請采擇施行。〔《皇朝經世文續編》卷59，戶政錢幣中，頁9—10〕

〔陝西巡撫葉伯英片——陝省鑄錢鑄制錢惟定須折虧工本，光緒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再，前准戶部會議整頓錢法案內：以現在各省制錢短絀，當此整頓錢法之際，理宜通力合作，疏濬利源，行令趕緊籌款，採購銅觔開鑄鼓鑄。如果一二年間制錢稍裕，亦可酌量儲積解運京師，以佐規復制錢之用等因。奏奉懿旨，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到陝。臣查陝省原設寶陝局，軍興後規制均蕩然無存，此次奉文開鑄，一切事宜如同創始。自應預爲籌議，以期妥善。當札飭司道會商妥議去後。

茲據該司道詳稱：鼓鑄以銅鉛爲要，從前寶陝局所用銅觔係購自雲南，往返約需三年之久。今開鑄在即，若仍舊購辦滇銅，實屬緩不濟急，自應以就地取材爲便。本省鎮安地方向出銅砂，質性稍粗，初取其銅試鑄錢文，易於破碎，煎煉三次後，加工鼓鑄，錢亦堅緻，行使可期耐久。卽此札飭鎮安縣查勘礦苗如何。現據該縣李令天柱稟稱覆，所屬二臺子地方銅礦質色尙佳，苗亦頗旺，所出之數刻難預計，請酌定價值開採等語。察看鎮安銅觔必難敷用，擬飭該令先行開礦煉銅運省，一面仿照各省章程派員赴上海採購洋銅，以補不足。至洋銅價值能否合算，俟委員稟報至日，酌量辦理。鉛觔向係購自湖北，近聞湖北缺乏，擬一併派員由上海採辦。寶陝局房屋尙敷辦公，鑪座則全行頽陷，若先築數座，工程亦甚大。現在試鑄，應用工匠人數無多，擬就本地募充，俟銅鉛來源暢旺，逐漸添鑪加鑄，或再招募外省之人。

惟鑄錢一事，工本無不折耗。查舊案，鑄錢一串，需工本銀一兩一分九釐，合現時銀價約需錢一串六百四十五文。值茲經費支絀之時，亟當力求撙節，但有可以裁減之處，即行裁減，以期核實歸公。惟能否裁減若干，現固無從懸揣，而工本不能不早爲籌備，請由釐金外銷項下，先提銀三萬兩，以爲採買銅鉛及一切開局試鑄之用等情，詳請奏咨前來。

臣查陝省現辦鼓鑄，應以購買銅鉛爲大宗，該司道等所議先行提撥銀三萬兩作爲銅鉛成本，循環購運試辦，尙屬核實。應請照數提撥以資應用。其餘一切事宜，臣仍當督同該司道妥爲經理，力求撙節，核實歸公，次第奏明辦理。

光緒十三年閏四月二十八日奉硃批：戶部知道。欽此。

〔山東巡撫張曜摺——遵即開鑄制錢並報所需工本，光緒十三年六月十三日〕竊照醇親王會議整頓錢法一摺，欽奉本年正月二十七日，懿旨：規復制錢，必應廣籌鼓鑄，福建機器局辦理既有成效，應即仿照試鑄，以期逐漸推行。嗣後每錢一文均以重一錢爲率，京局及各省一律照辦等因。欽此。由戶部咨行照辦前來。當經臣督飭司道欽遵籌辦。伏查東省原有寶濟錢局，自乾隆三年裁撤，迄今百數十年，復行鼓鑄，集事爲難。省城距海口較遠，採買銅鉛轉運非易，因思煙臺爲通商口岸，當飭登萊青海關道盛宣懷妥籌辦理。

茲據該關道詳稱：遵查整頓錢法，直隸、福建、江蘇、湖北、廣東等省業已先後開局鼓鑄，山東自應一律照辦。並奉北洋大臣電飭，趕造制錢十萬串，以抵戶部咨行天津添造二十萬串之半。現擬在於煙臺設立總分兩局，設爐十六座。每爐一座，計置備廠屋爐具約需銀一百四十兩，又每月約需該局員役薪工、紙張、雜費銀二百兩，銅鉛火耗再三考較須及二成。每鑄制錢一文，計重一錢，每制錢一千文計用銅鉛七斤十三兩，以銅五成四、鉛四成六配搭，所需銅鉛柴炭價值，及各項器具匠夫工食，約合銀七錢六分九釐七毫一絲，其建廠設爐及員

役薪工等費在外。以上事宜，悉照天津章程辦理，仍當督率局員人等力求撙節。自本年五月起計一年內，應先鑄造制錢十萬串，分批解赴天津搭解戶部交納。查直隸鑄錢工本，係在本年長蘆鹽課應解京餉內就近截留銀八萬兩。湖北等省運京制錢亦均在京餉內劃抵。山東頻年工賑更屬無款可籌，擬請在於藩庫地丁應解京餉內留用銀八萬兩，即以所鑄制錢抵解歸款。事竣據實造報請銷，不敢絲毫糜費。再近來煙臺市面行用制錢，更形缺乏，擬另行籌款添爐酌量另鑄，以濟商民之用，隨時收回成本，藉資周轉，不與解部錢文工本相混，合併聲明等情。謹擬章程，並呈錢樣，會同藩司崇保具詳請奏前來。

臣覆加查核，該關道盛宣懷等所擬鑄錢辦法，均尚周妥。當與直隸督臣李鴻章往返函商，意見相同。應飭該關道認真鑄造，年內造成制錢十萬串，解交天津，彙解部庫。所需工本，擬援照直隸成案，仰懇天恩俯准撥銀八萬兩，在於藩庫應解戶部本年地丁內，照數留用，即以鑄成制錢抵解歸款。

光緒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奉硃批：戶部知道。欽此。

附鑄錢章程：山東登萊青海關道盛宣懷謹擬鑄錢章程五條。計開：

- 一、局名實東，暫設煙臺，以便轉運，現設總分兩局。先設爐十六座，每年二十八卯，擬先鑄制錢十萬串，自光緒十三年五月初一日為始。
- 一、鼓鑄制錢銖兩，遵照欽奉懿旨，每文鑄重一錢，每錢一千文合重六斤四兩。照天津章程以銅五成四、鉛四成六配合勻鑄。
- 一、現辦外洋銅鉛成色較低，照天津章程按二成加申火耗，每鑄錢一千文應用銅鉛七斤十二兩，按五成四用銅四斤三兩五錢，按四成六用鉛三斤九兩五錢。銅價每石十二兩合銀五錢零六釐二毫五絲，鉛價每石四兩五錢五分合銀一錢六分三釐五毫一絲，以上共合規平銀六錢六分九釐七毫六絲，折合庫平銀六錢一分一釐一

毫。

- 一、現雇工匠係江、浙、山東合用，焦炭係向開平購運。照天津章程，每鑄錢一千文應用工炭錢二百零六文，又每千文攤算熔銅爐並小沙罐及修理工具，木炭、木柴、繩串、磨石、條帚、沙土、篩籬等項錢約三十二文，以上共錢二百三十八文，按一千五百文合銀一錢五分八釐六毫一絲，連銅鉛共合庫平銀七錢六分九釐七毫一絲。
- 一、每爐建蓋廠房三間，支銷銀百兩，每爐添設爐座並創置器具銀四十兩，又每月局費銀二百兩，所有廠房器具祇須支用一次，以後毋庸再支。

以上五條悉照直隸天津章程酌擬辦理，合併聲明。

〔直隸總督李鴻章摺——機鑄制錢虧損工本無法籌補，光緒十四年八月二十日〕竊臣於光緒十三年正月欽奉懿旨：規復制錢，著先購機器一分，就天津機器局趕緊鼓鑄備用等因。欽此。欽遵飭機器員前福建藩司沈保靖等，定購英國格林活鐵廠造錢機器，於本年開河後運到天津，業將籌辦情形及價脚等項，於上年四月、本年三月兩次奏報。並聲明西洋機器造法與中國模鑄不同，其自熔銅捲片以至成胚、鑿孔、印字、光胚，挨次相連，非多建廠座，不敷分設，事體極為繁重，工本恐多虧折，應俟開鑄後，核明實需銅鉛各項工本若干，再行專案奏辦等因，均蒙聖鑒在案。

臣督飭沈保靖等於機器運到後，即置設局內，按照尺寸修築廠房，添配石座，並造鍋爐、輪軸、車牀各項，除零星工程及烤銅爐、捲銅軸須隨時添修外，其餘均已就緒，當於秋初開輪試造。查閱造成制錢，字畫輪廓均尚清楚，惟機器時有損壞，極費工力。緣西洋造錢，係屬平面，中無方孔，壓成較易。今以西洋機器造中國錢式，須另添打眼挺桿，由錢模正中穿透，始能撞出錢孔。地位殊窄，撞力過大，挺桿上下與錢模互相磨觸，最易傷損。每日每座機器，模撞修換數次及十數

次不等。人工既費，成數亦少。又土鑄係用生銅熔灌，工料簡易，僅用銅五成四，鉛四成六；機器則須銅七成，方受壓力，鉛只三成。且必先化成六分厚銅板，再用捲銅片機器烤捲十數次，使其質性純熟，減至不及半分厚之銅片，始能壓造成錢。其銅片成錢者只六成，下餘四成廢邊又須加費熔捲再造。僅捲銅片一項工料，每造錢千文應合銀四錢一分零，加以他項工料，爲費甚鉅。原訂此分機器，日長時每日成錢二百四十串，今因機器時須修理，約計每日成錢二百串。臣與沈葆楨等逐款撙節核算，雖銅鉛市價現在增昂，日冀可稍淺，而捲銅等項工料實難過省。每年成錢七萬二千串，共需工料銀十萬七千四百餘兩，按制錢一千五百文合銀一兩，每造制錢一千，約需工本制錢二千二百三十七文七毫，虧折未免過鉅。直隸貧瘠素著，並無閒款可籌，非比廣東另有捐項彌補，卽須全數作正開支，計每年機器造成之錢，值銀不足五萬兩，而工本則需十萬七千餘兩，賠貼銀至五六萬兩之多。值此庫儲極絀，必應通盤籌算，可省則省，現用土法鼓鑄，計每鑄制錢一千文，不過賠貼三百文左右，較機器省至數倍，其錢樣亦頗光潔，似不如專就土法以節糜費。夫西洋機器專以製造金銀錢，內可夾用銅鉛，質料既省，工力易速，價值較昂，故甚合算；中國取以改鑄制錢，每錢一文所值幾何，爲費太鉅。應懇恩暫行停辦。前項已購機器，仍可留局設法改作別用。

光緒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奉硃批：戶部知道。單併發。欽此。

附清單：謹將新購西洋造錢機器就機器局試造制錢，每年以七萬二千串爲率，核計應需工本細數，開具清單，恭呈御覽。

一、銅鉛價每年需銀六萬九百三十七兩五錢，每千文合銀八錢四分六釐三毫五絲。查每文重一錢，每年約造七萬二千串，應需銅鉛四十五萬斤，按每百斤火耗四斤，計一萬八千七百五十斤，二共四十六萬八千七百五十斤。內七成銅三十二萬八千一百二十五斤，每百斤價銀十六兩，合銀五萬二千五百兩；白鉛十四萬六百

二十五斤，每百斤價銀六兩，合銀八千四百三十七兩五錢。再本年銅價漲至十八九兩，鉛價六兩有零，茲酌按銅價十六兩鉛價六兩約計核報。

一、焦炭每年一百五十噸，每噸銀十兩，合銀一千五百兩，每千文合銀二分八毫五絲。

一、烟煤每年二百三十噸，每噸銀四兩五錢，合銀一千三十五兩，每千文合銀一分四釐四毫。

一、委員司事薪水每年銀七百二十兩，每千文合銀一分。

一、工匠夫役八十名，每名每月攤銀四兩，每年共銀三千八百四十兩，每千文合銀五分三釐四毫。

查工匠夫役內，照料工作匠頭二名，看鍋爐工匠二名，看滾機工匠二名，撞錢坯圓片機器二副工匠四名，壓成制錢機器十副工匠三十名，車牀工匠八名，老虎鉗工匠四名，光錢工匠四名，烤擦泡洗銅片夫役八名，穿數成錢以及擡運物料雜工夫役十六名，共合八十名。其捲銅片人工核入捲銅工料項下開列。

一、洋土各料物並修配機器等項，每年約需銀四千三百二十兩，每千文攤銀六分。

一、機器價值並建蓋廠座房屋每年攤銀五千兩，每千文攤銀六分九釐四毫。

查原購機器價銀二萬七千餘兩，局造鍋爐輪軸烤銅爐座添安車牀及捲銅機器，又建蓋廠座並零星工程，約共需銀二萬二千餘兩，共五萬兩，酌按十年分攤。

一、捲銅片工料每百斤需銀六兩四錢一分一釐五毫，每年用銅鉛四十六萬八千七百五十斤，共需銀三萬五十三兩九錢六釐，每千文合銀四錢一分七釐四毫。

查局中捲造銅片，向有專廠。新購機器捲銅軸三副，即於舊廠安設。核計每百斤捲造工料合銀三兩八錢四分六釐九毫。惟機器

壓錢，每銅十成淨造成錢六成，下餘廢邊四成，須重複熔捲。工料應按十成核算，合銀六兩四錢一分一釐五毫，計每千文合銀四錢一分七釐四毫。內委員司事薪水銀八釐三毫六絲，匠人工食銀六分五釐四絲，焦炭銀一錢七分三釐六毫一絲，烟煤銀七分八釐一毫二絲，熔銅罐及零星雜料攤銀九分二釐二毫七絲。

統共每年機器造錢七萬二千串，計須銅鉛及各項工料銀十萬七千四百六兩四錢六釐。每千文合銀一兩四錢九分一釐八毫，每兩按一千五百文計，每造制錢一千文應合工本制錢二千二百三十七文七毫。

硃批：覽。

〔湖廣總督裕祿等摺——報告寶武局鑄錢工本及因洋銅價增暫行停鑄，光緒十四年六月廿二日〕竊照前准部咨：會議整頓錢法案內，奏令例應鼓鑄各省，趕緊籌款開鑄等因。當經臣等督飭司道，先行籌撥長沙平銀三萬兩，折合庫平銀二萬八千九百五十七兩零，作為銅鉛成本，並酌議開辦鼓鑄章程，先後具奏聲明，建局募匠等事皆已就緒，即飭暫照現議章程，按卯開鑄，俟屆滿一年，照例造報覈銷在案。

茲據管理湖北寶武局司道詳稱：自光緒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開局起，至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止，一年屆滿，共鑄二十一卯一尾，計鑄成制錢八萬五千八百五十九串文。內提解部新錢四萬串，歸還釐金項下代墊解部新錢四萬串，共八萬串文，經部覈准，照成本錢七萬七千五百四十四串文，劃撥京餉庫平銀四萬八千零七十七兩二錢八分。又發市肆錢鋪新錢五千六百七十九串二百零二文，每串易銀六錢二分，收回庫平銀三千五百二十一兩一錢零五釐二毫四絲。又局存新錢一百七十九串七百九十八文，按照前價應合庫平銀一百一十一兩四錢七分四釐七毫六絲。連原領借撥成本長沙平銀三萬兩折合庫平二萬八千九百五十七兩五錢二分八釐九毫五絲七忽五微，實共收庫平銀八萬零六百六十七兩三錢八分八釐九毫五絲七忽五微。採買洋

紅銅三十一萬八千零九十斤零一兩，每百斤時價連運腳錢十八串二百六十文；採買洋白鉛四十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九斤五兩，每百斤時價連運腳錢七串三百四十文。鑄錢八萬五千八百五十九串文，每文鑄重一錢，銅鉛各五成勻鑄，共用正項銅鉛各二十六萬八千三百零九斤六兩。每銅鉛百斤例准折耗九斤，共耗銅鉛各二萬四千一百四十七斤十三兩五錢；例外尚須加耗六斤，計銅鉛各一萬六千零九十八斤九兩。合共用銅鉛六十一萬七千一百一十一斤九兩，除例外六斤加耗銅鉛共三萬二千一百九十七斤二兩，合錢四千一百二十一串二百三十二文，遵照奏案另由生息款內彌補，不入正項支銷外，實用正耗銅鉛共五十八萬四千九百十七斤七兩，應銷錢七萬四千八百六十九串零四十八文。又每鑄淨銅鉛一百斤，例給工料炭價錢一串五百五十七文，計二十一卯一尾，除去折耗共鑄淨銅鉛五十三萬六千六百八十八斤十二兩，應銷工料炭價錢八千三百五十五串一百五十四文。二共應銷錢八萬三千二百二十四串二百零二文，按時價每錢一串易銀六錢二分，合算實共支銷庫平銀五萬一千五百九十九兩零零五釐二毫四絲零一微三塵。現局存紅銅九千五百三十四斤四兩五錢，白鉛十萬零三千零七十三斤八兩五錢，照原價共折合庫平銀五千七百七十兩零六分五釐三毫四絲八忽八微七塵。又局存庫平銀二萬三千二百九十八兩三錢一分八釐三毫六絲八忽五微。三項並計實共存庫平銀二萬九千零六十八兩三錢八分三釐七毫一絲七忽三微七塵。覈計成本，毫無虧折。查此項銅鉛，上年均係採購洋產，嗣以價值日增，未能續行定購，以致局存銅鉛，現祇此數。茲奉行准直隸督臣李鴻章函知，暫行停購洋銅。鄂省自應一體遵辦，擬請暫緩開爐，俟銅價稍平，再行採購，按卯續鑄等情。並分晰造具細冊詳請奏咨前來。

臣等覆覈無異，除將實到清冊咨送戶部戶科查覈外，謹合詞恭摺具陳。

光緒十四年七月十三日硃批：戶部知道。欽此。

〔兩廣總督張之洞摺——報告廣東機鑄制錢及行用情形，光緒十五年八月初六日〕竊照光緒十三年三月初五日奉旨：戶部奏遵議張之洞奏廣東購辦機器試鑄制錢銀元，並擬令督辦鑄務大臣兼理瀘州鑄錢事宜各一摺，覽奏均悉，現議規復制錢，必應廣籌鼓鑄，變通辦理，以輔京局之不足。張之洞擬於廣東購用機器製造制錢，自係因地制宜之策。惟創辦之始，應將工本一切確切估計，方免將來掣肘。該督摺內始稱價本及火耗等項與鑄成所值銀數不致虧折，又有目前粵鑄兼用中外銅鉛虧折過鉅等語。究竟鑄錢一千所值銀數有無虧折，仍著詳細核算據實覆奏。至所奏兼鑄銀元一節，事關創始，尚須詳慎籌畫，未便率爾興辦，著聽候諭旨遵行。該督摺內所稱，弛禁商人酌議挪借，究係何項商人，並著明晰具奏等因。欽此。

查機器鑄錢，事屬創始，一切價本火耗工費，非開鑄之後無從核計準數，故一時未能覆奏。此項機器於光緒十三年四月間由使英大臣劉瑞芬向英國喜頓廠定購，訂期十八箇月造成，分三批運粵，至上年十二月底一律到齊。當經委派候選道蔡錫勇、江蘇知縣薛培榕，籌度建廠鑄造。其廠屋先經擇地於東門外一里之黃華塘，買地八十二畝有奇，貼近東濠，加開寬深，便於轉運，照圖建廠。至本年二月間廠屋落成，所有機器亦陸續安設齊備。於四月二十六日開爐試鑄。先將日本紫銅六成參配英國白鉛四成熔成扁塊，再用火烘熱，以機輪碾成銅片，次用機器軋出方孔錢胚，搖洗磨光，然後印字成錢。計展轉十餘手，無有不取資於機器，其運動健捷勻準，實非人力所能及，故所成之錢輪廓光潔，字體精好，私鑄斷難仿效。謹將錢樣一千枚，分裝二匣，恭呈御覽。論機器全副之力，每日能造錢二千六百緡，惟開辦之初，人與器不相習，洋匠僅有四名，分教未能徧及，開用機器不及十分之一，每日成錢不過百餘緡。邇來匠徒所學漸臻純熟，添募工匠加開機器。目下每日已能成錢五百緡，再過數月，逐漸增多。至於機器全開，每日即可成錢二千餘緡。此開局後數月以來鑄造之大略情

形也。

至核計工本火耗一節，此時機器尚未全開，工匠亦未募足，而且諸少熟手，本難遽定確數。大約就粵省已買之銅鉛價值核算，每日成錢在千緡以上，則可免於虧折；若在千緡以下，則還有些微虧耗。將來匠徒日習日熟，如能日鑄二千緡以上，則可有盈無絀。即銅價稍長，亦尚無妨。蓋發軔雖藉馬力，成物則在機器。如馬力可動機器十座，今則用其五馬力，減用其半，則煤火虛耗一倍矣。諸如此類，莫得準數，故必盡機器之力量，始可定火耗之多寡。今就每日成錢五百緡計之，洋匠每七日休息一日，一月作工二十五日，得制錢一萬二千五百緡。每錢一文重庫平一錢，每千文重一百兩，折合六斤四兩。內配銅六成、鉛四成，洋銅每百斤值銀十一兩七錢二分，洋鉛百斤值銀五兩五錢，連傾熔火耗共用銅四萬八千零四十七斤，值銀五千六百三十餘兩。用鉛三萬三千九百八十四斤，值銀一千八百七十兩。合計銅鉛價本火耗共合銀約七千五百餘兩。煤炭、泥罐、鋼模約銀二千六百四十餘兩。委員、司事、華洋匠役薪工各費約銀二千七百餘兩。總計銅鉛價本工耗等費，每一月約需銀一萬三千兩，鑄成制錢一萬二千五百緡，若以銀一兩易制錢一千文計之，尚不敷銀數百兩。此指日鑄五百緡而言。若同此匠役人數而技藝純熟，一日可鑄千緡，一月以作工二十五日計之，可鑄錢二萬五千緡，核計價本工費約二萬四五千兩，便可敷用，是則不至於虧折矣。此核算價本工費大略情形也。

溯當光緒十三年臣擬購機器之初，東洋銅價頗平，今雖洋銅頓長，然較之滇銅價仍懸殊。故前奏稱用上等洋銅洋鉛價本火耗不致虧折，若兼用中外銅鉛，則虧折必鉅。查粵省滇銅甚少，並無準價，白者珍貴過甚，只可製器，不能鑄錢。紅者每百斤價二十四兩，貴於洋銅已將一倍，雖質比洋銅為佳，而虧折過鉅。此外則有內地舊銅、廢銅，每百斤價十二兩，搜買既屬無多，銅質又復不淨，難受機器軋力，雖經提煉仍易酥裂，不足以充鼓鑄，以故目前未能兼用滇銅。應俟滇

省礦務辦有起色，銅價大減，再行商定銅價運費，採辦參用，雖少有虧折，究屬以中國之銀易中國之銅，其利不至外溢。即使以後洋銅之價漸平，年年漏卮，亦非長策。此則礦務之不可不亟圖鼓舞振興者也。

至開局至今，已鑄成制錢二萬餘緡，應即定價行用。臣督飭東藩司游智開、道員蔡錫勇等詳加核議，現定爲每錢一千值銀一兩，百文值銀一錢，十文值銀一分，一文值銀一釐，整齊畫一，無論官民收支出入皆準此數，永無增減。每百每貫皆係足陌收發，皆不准扣底減數。先行搭放官項，每月善後局支發薪糧、公費、採辦、雜支等項，均定搭放二成。至本省現開鄭工捐局、賑捐局，凡報捐者准以新錢上兌。由司局自行以應發銀款通融抵收，將來解部時，仍按定例銀數起解。一切釐稅捐款繳官之項，均准搭交出入，均照每錢一千作銀一兩，官發只搭二成，官收則自二成以上，以至全用新錢，抵銀交納者聽，不限成數。意在發從少而收從多，官先貴而民自重。

至新錢雖經通行，其市面舊錢仍准照舊行用，嚴禁奸商借端抬舊錢之價，以免物價增昂，軍民受累。至行用新錢，除發給藩運兩司、官銀店承領行銷外，其餘省城各銀店，俱准取保赴錢局領回存店代銷。民間如願以銀易新錢者，即赴各銀店按每千一兩之定價兌換，如願以新錢易銀者，准赴官錢局亦按每千一兩之定價兌換。私鑄私銷照例嚴禁。總之，每錢一文質重一錢值銀一釐以示簡，出入同價以示平，價值永無增減以示定，有發有收以示通，准赴官局換銀以示信，市錢不禁以示自然。業由司局出示曉諭，於八月初三日開用。民間以新錢銖兩齊足，質文俱精，莫不先睹爲快。各處錢店爭來局領回發兌，城鄉商民俱遵照定價交易貨物，行用尙屬暢利，市面並無紛擾。此定價開用新錢之大概情形也。

現計購置鑄錢機器全副，並附鑄造銀元大號機器四架，及鑄刻各種鋼模，共價值運脚保險費銀三十一萬五千餘兩，購買民地，建造廠屋、局房、橋道，並開濬河濠，各地安放機爐，製辦器具、雜物，共用工

料價銀一十四萬六千餘兩。前奏所稱與弛禁商人代向富商挪借應用，即指誠信、敬忠兩堂截緝闖姓之商人而言。此項借款係屬暫時挪移，已由善後局陸續籌款歸還。除擬鑄銀元另摺奏陳外，所有廣東購辦機器開鑄制錢及行用情形，理合恭摺奏陳。

光緒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硃批：覽奏均悉。各省錢樣向有成式，該省鑄錢應用清文寶廣二字，並不必添鑄庫平一錢字樣。該部知道。欽此。

〔兩廣總督李瀚章等摺——機鑄制錢虧折請准改鑄每文重八分之新錢，光緒十六年閏二月二十六日〕竊查前督臣張之洞奏廣東購辦機器鑄錢及行用情形一摺，奉硃批：……當即恭錄飭行遵照辦理。又准戶部咨：再查光緒十三年三月初五日奉上諭：該督摺內始稱價本及火耗等項與鑄成所值銀數不致虧折，又有目前粵鑄兼用中外銅鉛虧折過鉅等語，究竟鑄錢一千所值銀數有無虧折，仍著詳細核算，據實覆奏等因。欽此。當經恭錄行知，茲據覆奏各情，戶部詳加核算，除機器、地基所需銀兩不計外，應需銅鉛價本、員役薪工、物料、火耗、雜費銀兩，每鑄一千已需銀一兩有零，若加之機器、地基各費，並將來銅鉛價漲，每鑄一千必費銀一兩三四錢以上，未免虧折過鉅。該省不過恃此項錢文每一千作銀一兩，以爲牽補虧折之計。要知各省定例，每一千錢作銀一兩，其中均有餘息，今粵省不惟無餘息，反須賠補，且據稱官發祇搭二成，收則二成以上，以至全用，則虧折仍歸官帑。並不能恃重價發出，遂可牽補。原奏又稱如能日鑄二千緡以上，便可有盈無絀，目下祇能成錢五百緡。並稱洋銅價長，滇銅白者不能鑄錢，紅者貴於洋銅，至舊銅、廢銅又不足以充鑄。是即能日鑄二千緡，終慮銅斤不敷，永遠虧折。應令嚴飭委員實力講求撙節辦理，即將購置各項機器、鋼模並購地、建廠、開濬河濠，安爐、置器、購物各細數，以及委員、司事、華洋匠役員名薪工分晰造冊報部核辦各等因。復經飭行籌議去後。

茲據署理廣東布政使王之春會同錢局善後局司道詳稱：伏查機

器鑄錢，不無虧折，部議已極詳明，然其虧折之處，不在官局之發少收多，而在官本之太重。緣官局無論收回若干，仍須照價發出，並無存留，是收數雖多，無虞虧折。惟洋銅價貴，鑄少則成本愈昂，鑄多則銅斤有限，此則不免虧折之實情也。特以錢法爲國家要政，各省俱患錢荒，不得不多爲鼓鑄。但能設法永免銷燬，則利權操之於國，不操於私鑄之奸民，使商民隱受其利，而國家之利卽在其中。此則圖法之大要也。廣東新鑄錢文，前經奏定每一千文官價抵銀一兩，舊錢仍照市價行使，以致價有兩歧，咸稱未便。若流轉分省，更覺輕重參差。查每錢一文質重一錢，每千文作銀一兩，原係定例。但錢質過重，私鑄者競取銷燬，雖立法甚嚴，無如挈不勝挈。先年官鑄大錢，久不可得，論者謂因時制宜，錢質尙須減輕，使私鑄無利可牟，則銷燬自止。歷代錢法如半兩、五銖、四銖、三銖、八銖等類，並不拘爲一式，前湖北撫臣晏斯盛開源節流摺內，謂康熙年間重八九分的小錢，通照大錢行使，至乾隆初年，康熙時小制錢尙存，而年年鼓鑄之大制錢遂不多見等語，尤爲國朝掌故之可據者。是八九分一文之錢，從前與大制錢一體通行，且能經久，確有明徵。廣東鑄錢，工本既貴，若不力杜銷燬，則所損官款甚鉅。今開鑄已數萬緡，而市面仍苦缺乏，皆由錢質尙重，難免非奸民收買囤積，希圖漁利。當此銅價日昂，來源不旺，成之累日，銷之俄頃，縱各省多增爐座，亦復何益。該司道等遠稽成法，近察時勢，擬批量爲變通，將新錢鑄爲八分一文，仍按時價與市上舊錢一律使用。庶流轉各省，不致參差。從前爐鑄未精，雖重一錢，難免夾雜砂土；今機器所鑄雖減二分，已足與舊錢相埒，光潔尤爲過之，不必多費銅質，免爲私鑄所燬。且與康熙時所鑄八分重小制錢之案，亦屬相符。當此改造錢模之時，照此銖兩試鑄樣錢，委屬精好，應請循此辦理，市價可期一律，亦無銷燬之慮。此後內地匠徒熟習機器，卽可開除洋匠，以省經費。若滇鑄有效，銅價日減，鼓鑄日多，更可無虞虧折。至前鑄有庫平一錢四字錢文，早已行使分散，無從收回，應准

其仍舊行使等情。詳請具奏立案前來。

臣等伏查，……該司道等所擬，按之時勢，實屬確切可行。謹將改鑄錢樣一千枚分裝二匣，恭呈御覽，並請旨立案，准其照辦，則廣東錢法裨益誠非淺鮮矣。

光緒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硃批：戶部議奏。欽此。

〔廷寄——再令各省鑄八分重制錢，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軍機大臣字寄各直省督撫，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奉上諭：現在京師制錢短少，亟應推廣鼓鑄。各直省近年多有開局鑄錢之舉，著各督撫一律查照辦理。其分兩以每文八分爲準，務令銅質精純，輪廓完好，不得以脆薄模糊之錢攙雜充數。各省已經設局者，速即開爐鼓鑄；未經設局者，即行查照舊章，一體開辦。將所鑄錢樣先行呈覽，嗣後仍將鑄造數目按季奏報，以備酌量提解。該督撫務當督飭承辦之員認真辦理，毋滋流弊。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

〔戶部尚書敬信等摺——覆奏直隸鑄錢虧損請緩鑄，光緒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內閣鈔出直隸總督裕祿奏試鑄制錢，搭解部庫，籌辦情形一摺，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奉硃批：戶部議奏。單併發。欽此。……

臣等竊維近年以來，因銅價翔貴，錢荒之弊，幾於各省皆然。推原其故，一由莠民之銷燬，一由洋人之收買。銷燬者以錢製造銅器，或改鑄私錢；收買者，以錢熔化成銅，先提金銀若干，再作銅售賣。計每錢千文，除去所配鉛數約可得淨銅四斤，就現時銅價而論，可易銀一兩二錢上下。若每文一錢以上之舊制錢，鉛數尤少，銅質尤佳，其獲利更不啻倍蓰。以致錢日少而價日昂，百貨騰湧，商民交困，幾不聊生。各將軍、督、撫臣因各該地方之錢異常缺乏，不敷周轉，或請製造銀元，或請鼓鑄制錢，並酌加鉛斤，減輕分兩，以濟圖法之窮。無如銅價日增，不但未復卯額，並不能一律開鑄，且有旋鑄旋停者。所以舊錢既少，新錢亦不加多，迄今各省錢價訖未平減。查臣部初購洋銅

時，每百斤僅合銀十一兩有零，後漸長至十五六兩，茲直隸現在所購之銅，竟增至三十一兩，較臣部初購之價將及三倍。銅價如此之貴，鑄錢安得不多所虧折。原奏所稱籌辦搭解制錢，非趕鑄新錢，不足以資補苴，計每鑄制錢一千文，實須虧折工本制錢四百九十一文，鼓鑄愈多，虧折愈鉅。倘銅鉛價值再增，則所虧更不止此。若由市間易解，不特市面錢缺收集不易，且恐錢價愈漲，致與民用有礙等語，自係實在情形。

臣等公同商酌，鑄錢則成本之虧折過鉅，易錢則小民之生計攸關；若准其作正開銷，而庫款之支絀異常，實難再籌此鉅款；若令其設法收集，而民生之凋敝已甚，何堪更蹙其生機。再四籌思，殊無兩全之策。直隸如此，他省亦可想而知。伏查本年二月間，兩廣總督譚鍾麟等奏稱：廣東制錢鑄重七分，覈計每千文須賠錢四五百文，若鑄八分，則所賠更多，此時實難籌茲鉅款，容俟銅價稍平，再行設法開鑄等因一片，奉硃批：著照所請，一俟銅價稍平，即行設法開鑄，以資周轉。欽此。是虧折太多，不得不暫從緩議，已仰邀聖明洞鑒。今直隸開鑄制錢，覈其成本虧折之數，與廣東無異，可否俟銅價稍平，再行加鑄制錢，以供搭解之處，臣等未敢擅擬，恭請欽定，伏候命下遵行。如蒙俞允，應請飭下直隸總督仍隨時考查銅價，設法相機辦理，毋任稍涉延誤。至該省常年應鑄之錢，仍應查照向章，接續鼓鑄，不得因銅貴停爐，致妨民用。

各省鼓鑄情況及鑄造虧損簡表

年 代	省 別	局 別	鼓 鑄 情 況 及 成 本	重 量	資 料 來 源
光緒十三年	直 隸	寶 津 局	在天津創設寶津局試鑄新錢，按土法鼓鑄，但不久因成本過重停鑄	一錢	直隸總督李鴻章摺
光緒十四年			購買英國造錢機器用洋法鼓鑄，總共每年機器鑄錢 72,000 串，每千文合銀一兩四錢九分一釐八毫，每兩按一千五百文計，每鑄錢一千文應合工本制錢二千二百三十七文七毫		直隸總督李鴻章摺
光緒二十二年		天津機器局	開爐十二座，土法與機器參酌製造	八分	直隸總督王文韶摺
光緒二十四年			自本年正月起奏准改鑄七分重制錢	七分	直隸總督王文韶摺
光緒二十五年			俟銅價稍平再行加鑄制錢，至常年應鑄之錢，仍查照向章繼續鼓鑄，每鑄錢一千文實虧成本制錢四百九十一文	八分	直隸總督裕祿摺
光緒二十五年	奉 天		遵旨鼓鑄，每日可造東錢一千六百餘串	五分	奉天將軍增祺摺
光緒十三年	吉 林	寶 吉 局	每鑄錢一千文須賠費三百數十文，由抽四釐貨捐補貼	八分	吉林將軍希元摺
光緒十九年	黑龍江		由庫存俸餉項下先行提借銀兩，以便購銅鑄錢，俟有規模，商家取信，再仿照吉林辦鑄捐歸還借款		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摺
光緒十三年	山 東	寶 東 局	自本年五月起，一年內先鑄錢十萬串搭解戶部，煙臺市面行用制錢，添爐酌量籌款加鑄。每鑄制錢一千文，約合銀七錢六分九釐七毫一絲，其設廠、設爐及員役薪工等費在外	一錢	山東巡撫張曜摺
光緒十三年	山 西	寶 晉 局	遵旨派員赴天津買銅運晉開爐鼓鑄	一錢	山西巡撫剛毅摺

(續)

年 代	省 別	局 別	鼓 鑄 情 況 及 成 本	重 量	資 料 來 源
光緒二十六年	山 西	寶 晉 局	遵旨於二十五年十一月先開一爐，本年添一爐鼓鑄制錢，每月可鑄出二千串	七分 四釐	護理山西巡撫布政使何樞楅
光緒二十四年	河 南	寶 河 局	本省試辦鑄錢事屬創始，每月十爐，可鑄錢八千六百四十串	七分	河南巡撫劉樹棠摺
光緒十三年	江 蘇	寶 蘇 局 江 寧 府 局	遵旨在京、蘇兩處同時鼓鑄，惟江寧向不鑄造錢文，此次在奉藩司署內添蓋房屋爐座，均仿蘇城辦法辦理	一錢	兩江總督曾國荃江蘇巡撫崧駿摺
光緒十六年			銅鉛價值較前更高，核計成本虧耗益多，暫行停鑄		兩江總督曾國荃江蘇巡撫崧駿摺
光緒二十一年			交廣東錢局附鑄制錢二十萬串，用機器製造	八分	署理兩江總督湖廣總督張之洞摺
光緒二十二年			原定每文重八分，核計鑄錢千文須虧折制錢二百三十餘文，若改重七分只虧折錢一百二十餘文，擬仿鄂局局例改鑄七分重制錢，用機器製造	七分	兩江總督劉坤一摺
光緒二十五年			仍照奏准成案每文重七分，參仿浙省土法鼓鑄，目下成本愈重，虧耗愈多，即照七分而論，每錢一千一百二十餘文虧耗已在一成以上	七分	江蘇巡撫德馨摺
光緒三十一年			每錢一千計銅本炭工運費局用等項虧耗在一成以上，因此請增鑄當五銅錢，與銅元制錢交相流通，旋因私鑄充斥，行用不便，又令停鑄	五 當 銅 錢	署江蘇巡撫張之洞，江蘇巡撫陸元鼎摺
光緒二十五年	安 徽		本省向無鑄錢爐廠，籌建不易，俟庫款充裕再行遵辦		安徽巡撫邵華熙摺
光緒十三年	江 西	寶 昌 局	遵旨加卯開鑄，因成本太重停鑄	一錢	護理江西巡撫布政使李嘉樂摺

光緒二十五年	福建	軍火機器局	遵旨開鑄八分重制錢	原擬在船廠設爐鼓鑄，後在省城機器局內設爐開鑄，但不久因虧折過鉅停鑄	八分	江西巡撫松壽摺
光緒十三年	福建		本省鼓鑄制錢，官局賠累太多，早經停鑄，後因市肆錢稀，飭船政局開爐試鑄，暫開八爐，以資周轉	八分五釐	閩浙總督兼福建巡撫事楊昌濬摺	
光緒十九年	浙江	軍火機器局	原擬機器和爐鑄相輔而行，嗣以機器製造工本較爐鑄為高，奏准專用爐鑄	一錢	福建巡撫譚鍾麟摺	
光緒十三年	浙江		用鋼模壓字成錢，每文以重九分為準，試鑄錢一千文合計銅鉛工火運耗共須庫平紋銀一兩		浙江巡撫衛榮光摺	
光緒十四年			爐鑄試辦以來，共計鑄成制錢十二萬餘串，因洋銅貨缺價昂，從本年起暫行停鑄		浙江巡撫衛榮光摺	
光緒二十二年		軍裝製造局	就省城軍裝製造局內舊鑄錢爐座重加修葺，開鑄七分重制錢，統計鑄錢一千文核工本銀七錢九分，戶用一切仍在	七分	浙江巡撫廖壽豐摺	
光緒十三年	湖北	寶武局	由本年四月起一年間共鑄成制錢八萬五千八百五十九串，提解部庫八萬串，嗣因銅鉛價增，奉准直督李鴻章函知暫行停鑄洋銅，鄂省遵照辦理，暫緩開爐	一錢	湖廣總督裕祿湖北巡撫奎斌摺	
光緒二十二年	湖南	寶南局	鄂省請鑄六分重制錢，並委託廣東錢局用機器製造	六分	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北巡撫譚鍾麟摺	
光緒二十二年	湖南	寶南局	本省停鑄已久，現擬擬案變通開爐試鑄	八分八釐	湖南巡撫陳寶箴摺	
光緒二十五年			從二十二年奏准開爐後，因銅鉛不敷應用，時鑄時停，本年洋銅價昂，虧折更多，暫行緩鑄		湖南巡撫錫良摺	
光緒十三年	陝西	寶陝局	遵旨試辦鼓鑄，以鎮安銅與洋銅搭配製造，每錢定重一錢，鑄造連工料及例定折耗併計，每鑄錢一串約需錢一串三四百文	一錢	陝西巡撫葉伯英摺	

(續)

年 代	省 別	局 別	鼓 鑄 情 況 及 成 本	重 量	資 料 來 源
光緒十四年	陝 西	寶 泉 局	本省鑄安銅質過低，洋銅缺乏，不敷應用，自本年 起暫行停鑄		陝西巡撫張煦摺
光緒十八年			改用鑄安銅五成洋銅一成白鉛四成配搭，恢復鼓 鑄		陝西巡撫鹿傳霖摺
光緒二十五年			本年四月開爐鼓鑄制錢		陝西巡撫端方摺
光緒十三年			本省僻遠，購運洋銅鉛鑄錢，虧折太甚，暫行緩鑄		陝甘總督譚鍾麟摺
光緒二十五年			本省自咸豐三年設局開鑄當十大錢，因工匠料物 昂貴，時鑄時停，光緒十三年復奏准緩鑄。鑄錢每 文以八分爲準，約計每鑄千錢須二千工本，賠貼頗 鉅，殊難開爐製造，仍從緩辦理		陝西巡撫陶模摺
光緒十三年	新 疆		鑄制錢費銅多至兩倍，新疆產銅不旺，辦銅不易， 暫難規復制錢，仍擬沿鑄紅錢，以一文當制錢四 文	一錢 二分	新疆巡撫劉錦棠摺
光緒二十年	四 川	寶 川 局	准戶部咨（光緒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寶川局鑄錢 應每文鑄重一錢，川省情況特殊，實難照辦，仍按 每文一錢二分鼓鑄	一錢 二分	四川總督劉秉璋摺
光緒二十四年			遵戶部咨，制錢每文按八分鼓鑄。	八分	護理四川總督按察使文光摺
光緒十五年	廣 東		本省試辦機器鑄錢，光緒十三年四月向英國訂購 機器，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開爐試鑄，每日成錢五 百兩，以後每日可達二千兩，議定每錢一千值銀一 兩，百文值銀一錢，十分值銀一分，一文值銀一釐。 總計銅鉛價本工耗等費，每一月約需銀一萬三千 兩，製成制錢一萬二千五百兩，若以銀一兩易制錢 一千文計之，尚不敷銀數百兩	一錢	兩廣總督署廣東巡撫張之洞摺

2. 銀錢比價不定及官吏對人民的剝削

〔御史林步青摺——湖北稅吏專收青錢朘削圖利，光緒十三年七月十三日〕竊維錢者上下通行之貨，我朝錢法青錢^①最佳，紅錢、黃錢次之，而同一制錢例無區別，上供國課，下便民生，由來久矣。乃近年湖北漕折釐金專徵青錢，凡紅黃、制錢雖輪郭完善，概行挑剔。此項青錢專賣奸商販運，熔化銅斤，獲利甚厚，每錢千文可多售錢二三百文不等，而不肖州縣局員，遂以青錢爲利藪。夫使青錢易辦，則於官有利，而於民尙無大害。查青錢係乾隆、嘉慶年間所鑄，流傳至今，其存於民間者不過十之二三。湖北歲入漕、釐二項計錢三百餘萬，即使青錢長存，已苦輸將莫給，乃以歷年所入之稅，搜括兩朝所遺之錢，悉供奸徒之銷燬，以致青錢匱乏，雖通都大邑猶難措辦，而況山僻之鄉亦安所得哉。而巧取於民者，又借名抑勒，或以紅、黃制錢折算，加半加倍，或以臺票抵收，貴出賤入。小民苦青錢難辦，予取予求，莫敢誰何，民生大困，無逾於此。況其病不獨在民也。今國家遠籌滇洋之銅，鼓鑄有限，而官吏近搜腹地之錢，銷燬無窮。且錢既化銅，銅復鑄錢，採買之銅多由私銷，發放之錢半係私鑄，甚至官商一氣，買空賣空，種種弊端不可枚舉，要皆由徵青錢之流弊一至於此也。

前任撫臣譚鈞培洞見其弊，曾經通飭所屬嚴行禁止，並頒發制錢式樣，俾懸於徵收局署，一時歡呼踴躍，如解倒懸。乃商民之餘生甫甦，而官吏之故智復作。近且捏稱解部必須青錢，假公濟私，誅求更甚。伏思近年屢奉上諭整頓錢法，而漕、釐所入，關係錢法大宗，自應剔除弊竇，以期裕國便民。乃藉徵青錢，百計徇私，敝壞錢法，朘削民生。天語煌煌，置若罔聞，欺罔之辜，莫此爲甚。臣籍隸湖北，聞湖北如是，他省恐亦不免。仰懇飭下湖北及各直省督撫臣，嚴申禁令，所有漕折、釐金，毋許勒徵青錢。凡紅、黃制錢准其一律徵收，以符定例。倘有陽奉陰違，一經發覺，按律懲辦。

① 青錢，乾隆中鑄錢加用點錫二分，故色青，俗名青錢。

〔安徽巡撫福潤摺——錢價日漲地丁折錢應請酌減，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竊維取民要當有制，立法貴乎因時。皖省各州縣徵收地丁錢糧，兵燹後經藩司會同善後局司道，按照各該州縣向辦章程，以額徵之多寡酌中核定，每正銀一兩共收庫平銀一兩二錢零至一兩四錢不等，應解正耗以及辦公平餘、火耗、解費、紙張等項一切在內，詳經前兩江督臣曾國藩核准通飭遵辦。其零星小戶力難完銀者，亦有偏僻州縣無銀可易者，不得不按時作價，銀錢併徵，以便民間完納。所收錢文，由官易銀批解。盤運腳費既多折耗之虞，其時銀價翔貴，故完銀一兩各就地方情形照市作制錢一千六七百文至一千八九百文爲止，遵行已三十餘年，官民稱便。乃自上年以來，銀價日賤，錢價日漲，而各州縣徵收錢糧仍照前定價值折收，則與市價大相懸殊，不足以示體恤而昭平允。惟是各屬之銀價各有低昂之別，折銀之錢價亦有多寡之殊。經臣督同司道悉心體察，再三酌核，擬請除向係收銀各處，以及完銀之戶各仍其舊外，凡有以制錢折納者，每銀一兩照該州縣向來櫃收價值酌減錢一百文。飭司刊發告示，通飭各屬，統自本年十一月起遵照減定折價徵收。

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硃批：戶部知道。欽此。

〔御史徐士佳片——地丁折錢過重請大加覈減，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三十日〕再，近因制錢短少，銀價日賤，江蘇因通商口岸，缺錢尤甚。查同治年間，南省兵燹之餘，銀價最貴，每兩需制錢一千八百文，故民間完納丁銀，經曾國藩等奏定每兩折徵制錢二千二百文，並聲明如將來銀價漲落，再行隨時奏請增減。蓋其時約照市價每兩酌加四百文，以爲匠工、火耗等項之用，亦已足數，官民均便。今則市價每兩已至一千二百，賤於當年且六百文，而地丁折徵僅減去二百，仍需二千文之數。辦公固覺寬舒，而民力實形苦累。此等情形，凡折徵省分皆是，非獨江蘇爲然。請飭下戶部因時定議大加覈減，仍宗曾國藩照市價酌增成法，通行各省，歸於一律，毋任太涉懸殊，以紓民力。

〔軍機大臣禮王世鐸等摺——丁漕折錢、請飭各省查照市價酌定奏明辦理，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軍機大臣面奉諭旨，有人奏，地丁、漕糧請實徵實解等語。各省丁漕錢數折合銀兩，參差不齊，自應酌中定價，以歸畫一。著軍機大臣會同戶部妥議具奏。欽此。

查原奏內稱，各省地丁、漕糧，向來原有定額，惟現時銀價僅抵制錢一千二三百文，而官吏徵收制錢，各地方均按兩千數百文，甚至三四千文。取之於民，其浮收之數反倍多於正供。以閭閻奉公之款，徒供吏胥侵蝕之資，積弊相仍，牢不可破。似宜嚴飭各督撫轉飭所屬，將一應地丁、漕糧均按實徵錢數折合銀兩，酌提若干以爲地方辦公，而火耗解費亦另定畫一數目，其餘均實徵實解，涓滴歸公，每年約可增錢漕三分之一等語。

臣等伏查例載，各省田賦，凡地丁、耗羨皆以銀數爲定。而徵收事例又載，應交錢糧願折錢交納者，該督撫於開徵之先，按時價合定收大錢若干等因。原以民間通用制錢，徵收尙少虧耗，故例准折錢交納，以爲便民起見。第從前銀價甚昂，折錢較多，而民不爲累，今則銀價日賤，折錢照舊，而民已不堪。臣部檢查檔案，如江蘇每銀一兩折錢二千文，河南折錢二千五六百文，江西折錢二千五百八十二文，山東折京制錢四千八百文，至徵收漕糧，每石折錢三千四百餘文及三千七百文不等。按之時價，均屬大相懸殊。此外無確數可稽者，參以人言，每係折錢完納，比較時價，總不免有浮多。且浮多之數互有不同，不惟此省與彼省不同，即一省之中亦復不盡相同。此丁漕錢數折合銀兩各省參差不齊之情形也。

上年臣部於議覆給事中龐鴻書條奏地丁折錢案內，奏令各省各就本地完納情形，暨向來徵收章程，酌量議減，漕糧折錢亦一律酌減。又附片奏准照江西減徵錢文及加解平餘成案，令各該省將向來折錢若干，此次減徵民間者若干，提歸公用者若干，分晰奏報。本年五月

間，復於議覆御史徐士佳條陳帶徵學堂經費案內奏明，地丁之內添設帶徵別項款目，恐爲百姓之累，令各省除照臣部奏案減徵丁、漕及提出歸公不計外，均按現在折納錢數，已徵收在官者每銀一兩每米一石，各提出制錢五十文，以爲學堂經費。此又臣部因各省徵收丁漕折錢較多，分別減徵提用之辦法也。

現在復有臣工條奏將地丁漕糧均按實徵錢數折合銀兩，酌提若干以爲地方辦公。奉諭旨飭令酌中定價，以歸畫一，仰見朝廷取民有制，規畫周詳之至意。臣等竊維近年銀價日落，錢價日漲，丁、漕折錢，在民照常完納，在官已多盈餘。臣部上年奏案分別減徵提解，下以省百姓折徵之累，上以應公家至急之需，所謂利國利民而不利中飽者，其法蓋不外是。乃自奏准通行後，各省照辦者，江西以外，僅有江蘇、安徽、浙江、河南、湖北、湖南等省，此外並未照辦，實屬未能畫一。茲既擬令實徵實解涓滴歸公，應由臣部再申明前奏，凡未減徵提解各省，應仍令就各該州縣折錢盈餘數目，詳細覈定，減徵民間者若干，提解歸公者若干，分晰報部，以備查覈撥用，不得見好屬員，輒以賠累爲詞，致正供所餘，悉歸中飽。

至各省銀錢價值，市面間有參差，究不至大相懸絕。惟丁、漕徵錢，折合銀數火耗輕重不同，運解遠近不同，因之折錢多寡亦各有不同。其無名之費用，額外之誅求，向不必計。今欲酌中定價，莫如先令各省概以時價爲衡，時價既不相上下，而傾熔、火耗、解送、運腳實在必需者，亦明定確數，無稍含混。此外一切巧立名目，藉端浮收各項，概行刪除，徵收方爲覈實。應請旨飭下各省將軍督撫轉各屬查照本省銀錢通行市價，參以向辦徵收章程，將每地丁一兩每漕米一石，按時價應折錢若干，以錢合銀。無論該省平色若何，均按庫平、庫色爲斷，應需火耗若干，再加以運送腳費統計至多不過若干，至少不過若干，通盤算明，卽由各該將軍、督撫酌中奏定數目徵收，以歸畫一。倘具奏以後價值又有漲落，仍准隨時奏明辦理。總期實徵實解較若畫一，毋任稍有參差。

〔兩江總督周馥江蘇布政使濮子潼摺——江蘇丁銀請准加價徵收，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初一日〕竊查接管卷內，臣子潼在藩司任內具詳，蘇屬各州廳縣徵收上下忙錢糧，向係按照市價隨時酌定收數，分忙詳請具奏頒示啓徵。同治四年奏定，每銀一兩，連公費折收錢二千文，至七年銀價昂貴，每兩易錢近一千七百文，始折收錢二千二百文。十年銀價更漲，每兩易錢一千八百餘文，乃折收錢二千四百文。光緒三年銀價驟減，每兩減收錢二百文；及二十二年銀價更減，每兩又減收錢二百文，仍復每兩二千文之舊。原以市肆銀價之漲落，定忙銀折價之增減，歷屆辦法，無非爲官民兩劑其平。近數年來，銀價無甚上下，悉仍其舊。惟二十八年因賠款急迫，奏明規復銀價每兩加收錢二百文，由經徵之員專款解司，抵還賠款，各屬折價仍收錢二千文。上年銀價驟漲，數月之間，每兩易錢由一千四百餘文漲至一千六百八九十文，而各屬折價仍每兩二千文。其書吏之辛工，差保之盤費飯食，易銀上兌之傾熔、火耗、寶申、解費，近又另有奉提報撥之三、四、五分平餘，以及常年辦公經費，靡不取給於羨餘，銀價一漲，不敷抵支。疊據各州廳縣聯銜具稟，有請免解規復者，有請免提平餘公費者，窘竭情詞接連而至。蘇省徵收折價向照市價爲低昂，卽歷次議加議減成案，以及規復銀價，原奏均聲明將來銀價漲落懸殊，隨時分別酌定，以昭公允。現在市肆銀價既與同治七年相等，擬請量予變通，將隨徵規復銀價撥還各州廳縣，庶辦公不致虧累。其抵解賠款銀兩，應請照浙江隨忙帶徵。浙省每銀一兩帶徵錢三百文，蘇省仍照前案，每兩另行帶徵錢二百文，以恤民隱等情，詳請具奏。前撫臣陸元鼎未及核辦，移交前來。臣等復查蘇省徵收忙銀，向係查照市價隨時酌定，現在銀價驟漲，各屬所得羨餘不敷支用，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蘇屬各州廳縣每兩隨徵規復銀價錢二百文，從光緒三十二年上忙起撥還各州廳縣，計每兩折收錢二千二百文，並照浙江帶徵之案，每兩另行帶徵賠款錢二百文，一俟銀價平減，卽當察看情形，隨時減收。

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十五日硃批：戶部知道。欽此。

3. 私鑄私銷情況

〔銷毀銅錢〕國朝錢式屢變。順治、康熙錢用白黃銅，一枚廣可八九分，厚可一分弱，重可一錢強，面幕邊可二分，內可半分，皆光面，中印每年號通寶，幕中左右印清字，又取同、福、臨、東、江、宣、原、蘇、薊、昌、河、南、寧、廣、浙、臺、桂、陝、雲、漳二十地名，或印一字於幕右。順、康兩朝此錢甚多，以後則少。雍正錢廣厚重俱如之，用上等紅銅，較白銅價略貴，人最愛之。乾隆錢略小，廣可六分強，厚可二分弱，重如前，用黃白銅。四朝錢每一百六十枚重皆一斤二三兩，每一串重皆七斤二三兩。嘉慶、道光錢式如乾隆，惟攙沙漸有二三分，面幕邊漸有麻點。咸豐、同治及今光緒錢式如乾隆，惟攙沙有五六分，面幕邊全麻，因無銅，官鑄不多，流行民間亦甚少。都中近數十年以銅不足，別鑄一種一當十錢，謂之京錢，廣可一寸三四分，厚可二分強，重可二錢餘。此錢他處不行，惟都中之行。

近四朝錢漸少，不解何故。予徧訪問，始知雲南不出銅，半爲市賈銷鑄他物所致。三十年前人家水煙斗甚少，價亦甚昂，近時大戶一門二三十枝，極下戶亦有一二枝，其價上等白銅方索四五串上下，中等白銅則僅索二三串上下，次等黃銅重一斤或十三四兩，則僅索一串上下。煅四朝錢一串，除去沙灰，可鑄水煙斗五枝，可得錢五串餘，於是爭銷鑄以射利。予每過市，見銅店十有九家賣此物，雖亦有煅鍛他器者，然要以水煙斗爲大宗。外又有夷人販運出海，其數不可紀極，故數年來銀價日賤，錢價日昂。向銀一兩易得制錢一緡六七八百枚，近止易得一緡二百數十枚。天下皆患錢荒，官商轉運俱絀。廣東藩司因開爐鑄有一種光緒錢，廣如乾隆，薄甚，二枚不及前一枚重，色赤如金，云是用薑黃水煮成者，然乏銅，鑄亦不多，予在粵友處偶見十數枚，並未行於他省。

奸民以錢荒爭私鑄小錢，一串纔十數兩，公然列肆販賣，各市攙用，漸及一半。再歷十數年，大錢愈乏，小錢愈盛，必至物價昂貴，諸貨壅滯不行，市面益見蕭索，民間益見窮困。錢爲日用必需之物，其弊至此，夫豈天下小故哉！〔歐陽昱：《見聞瑣錄》前集，卷3，頁15—17。〕

私鑄私銷私運簡表

年 代	概 況	資 料 來 源
同治元年五月	近聞城內有公然盜銷者，即以銷化之銅賣與寶源、寶泉兩局，每斤可得價九百文，各機雜加成二斤，可得價一串八百文，業銅鋪戶即用當十大錢銷燬製器。	御史陳廷經摺
同治五年十二月	近來戶工二局鼓鑄銅錢，輪廓較小，致奸商漁利，將沙板小錢乘間攙雜，自上月以來，街市任意挑剔，不惟沙板小錢不能行用，而官鑄之輪廓小者，一概挑剔不用。 此項沙板小錢，關係寶泉局東南西三廠匠役在作廠私鑄，乘空混出，在東四牌樓北邊七條胡同石橋天豐碓房寶頓代售，該鋪並收買大號當十官錢，每京錢一百吊重一百二十斤者，加價十六七吊。	御史佛爾國春摺 佛爾國春片
光緒四年五月	查近日京師地面，私鑄錢文攙合甚多，刻下每千當十大錢，攙合私錢將及一半，街市呼私錢名曰沙板錢，風聞直隸一帶地方私鑄錢文匪徒，或在河內船中，或在山隅，或在幽僻村莊，膽敢藏匿火器兵刃，以防查拏拒捕之用。 錢法可以便民用，私銷私鑄例禁甚嚴，近來京師私錢充斥，以致物價騰貴，於國計民生殊有防礙，聞近京一帶，多有匪徒私銷官錢，改鑄漁利，亟應嚴拏懲辦。	禮科給事中舒璧摺 上諭
光緒五年二月	當十大錢，各省奸商往往私相銷燬，製造器皿，牟利者又復串通吏役，競用私爐仿鑄，種種弊端，難以悉數。	御史鄭溥元片
光緒九年七月	官錢一文，可改鑄私錢二三文，奸民唯利是趨，非誅罰所能禁，錢法爲民用所關，私鑄私銷，大千禁例，現在近京一帶，多有匪徒銷燬官錢，改鑄漁利，以致私錢充斥，亟應嚴拏懲辦。	御史丁振鐸摺

(續)

年 代	概 況	資 料 來 源
光緒十三年八月	聞洋人於通商各口岸購運乾隆以上制錢，上年湖北之漢口鎮，購運至八九十萬串之多。乾隆以上制錢，銅質精純，每串可提銀一兩上下。	御史黃煦片
光緒十四年五月	案據署漢陽縣知縣鍾桐山詳報，會營防獲匪徒劉幅等，銷燬制錢，私鑄小錢已成一案，劉幅獨自起意銷燬制錢，並糾夥李明俱等私鑄銅錢，數至十千以上，自應照例問擬，合依銷燬制錢為首者擬斬決例，擬斬立決。	湖北巡撫奎斌摺
光緒十五年十月	各省鼓鑄制錢，合計銅本工食解運腳價需款浩繁，多有派委各處採買解京交納，以為簡便，又兼刻下銀市議定，以銀一兩合制錢二千六百文，竟與定例不符，而奸商藉端漁利，收買制錢，兵丁行使不易，按月所領制錢全行售賣，委奸商等轉集若干，私運出京，或備各省採買，或在外方買銀，從中獲利，是以終年往來販運，致京師制錢短絀，不能通行。	日講起居注官詹事府左庶子宗室恩景摺
光緒十九年九月	局鑄制錢，每重以一錢為率，近市面所用之當十私錢，有重不及六分者，是燬制錢二文，可改鑄當十私錢三文有零，照以一抵二計之，可抵制錢六七文，利逾兩倍，較之用他項銅斤尤為合算，故每月放餉後，輒載運至城外蘆溝橋等處售賣。	御史張仲忻摺
光緒十九年十一月	奸商販運制錢，出城賣與盜鑄之人，改鑄當十私錢，戶部寶泉局為省工費，將上次發出之制錢，仍收買入局，至下次復行發出，如此周轉，並不多鑄新錢，又將所領銅斤，暗中私售，即以所獲贏利，為收買之資。風聞城外數十里內村莊廟宇，多有私鑄處所，黨羽甚衆，該管衙門憚於力不能制，置之不問，兵役又徇庇分肥，是以永無破案之日。	御史安維峻片
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	安徽省近數日間，市面制錢驟形短少，訪問鄰近各省，大略相同，非有外來匪徒串通奸商源源運出、銷燬轉售，獲利厚利，斷不至此。缺錢之患，到處皆然，人謂由於洋商暗中收買，或在僻地熔化為銅片，由輪船運往外洋。	安徽巡撫福潤摺
光緒二十二年三	奉天銀價低微，奸商將錢運往買銀，本年正月秒	吉林將軍長順片

(續)

年 代	概 況	資 料 來 源
月	據告勝營哨長杭連元在蕭家店地方，擊獲販錢人犯，並起獲現錢一千千文。	
光緒二十五年三月	聞上海有洋商專購取中國制錢，熔燬提出金銀，所餘淨銅，仍以重價售之內地，而營私牟利之徒，處處私運制錢出口，售與上海洋商，各省關卡盤查，因均不能嚴密，由於沿江沿海洋輪暢行，一入洋商之船，運抵上海租界，則華官不能查擊。臣上年在籍時，訪知直隸之吳橋、山東之德州等處奸商，由運河載錢至天津，附輪船售往上海，歲計二三千萬串之多。	廣東巡撫鹿傳霖摺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	京師地面錢法之壞，半由於私鑄小錢，半由於私燬大錢，若輩設局鎔化，復有行頭從中主持。	商部左侍郎陳璧陝西道監察御史崇興等摺

(四) 五口通商後各商埠的虛銀兩本位

〔上海各項銀兩估價分量比較節略〕上海為貿易總匯，百貨經此出入，設有銀號多家，生意頗大。交易中所用之銀兩，統用規銀，又名豆規銀，又名九八銀。其豆規銀始名圓絲銀或元絲銀，係用銀熔成圓餅，每枚約重一兩。此銀現已不見行用。此外又有漕平、庫平、關平等銀兩，其漕平與庫平均有秤碼可憑，而規平與關平不過徒有其名，核定之價，並非專有秤碼也。

市面設有公估局，凡行用銀兩，持赴該局，即用漕平秤碼平其分量。漕平者，通商以前上海糧行行用之秤碼也。平準後即按漕平將分量若干並成色若干註於銀上，其規平關平庫平之估價，皆以漕平推算。

至規平銀兩，若按公估局漕平現行準則，應以去水二色核算。其意謂每規銀重一百兩應折扣二兩，只合漕平銀九十八兩。此折扣之二兩，或因分量較輕，抑緣成色較低所致，因規平並無秤碼，無從知曉。

所有行用之銀兩，較之足色紋銀，皆有折色，每百分中折四六分

不等，其折色之多寡，即以現銀核計。

若令上海銀號以漕平銀一百兩核算規平若干兩，則須先以百兩爲準，外加色銀五兩，又加平頭二兩，是爲一百七兩，而此七兩之平頭，又加一錢四分，一錢四分之平頭又加二釐八毫，二釐八毫之平頭又加五絲六忽，是每漕平銀百兩即合規銀一百七兩一錢四分二釐八毫五絲六忽。

若以庫平銀一百兩核計規平銀若干兩，先以庫平與漕平合計庫平之準則，每百兩須加五兩六錢之成色，其平頭每庫平百兩合漕平一百一兩八錢，則核算之法，須以漕平一百兩爲準，先加一兩八錢之平頭，再加五兩六錢之成色，是庫平銀一百兩合漕平銀一百七兩四錢。由此推算，即知漕平銀九十八兩合規平銀一百兩，而漕平銀一百七兩四錢合規平銀一百九兩六錢，亦可知庫平銀一百兩即合規平銀一百九兩六錢。

至關平銀兩亦係如此，關平之平頭每百兩合漕平一百二兩八錢，其成色約加百分之六。核算之法，先以漕平百兩爲準，加以二兩八錢之平頭，是爲漕平一百二兩八錢，即以此數按六分加色，又須加六兩一錢六分八釐，復須加熔費二錢四釐，是關平百兩合漕平一百九兩一錢七分二釐。既知漕平銀九十八兩合規平銀一百兩，是以知漕平一百九兩一錢七分二釐合規平銀一百一兩四錢，亦可知關平一百兩即合規平一百一兩四錢。

若將以上各銀兩比較，其估價即可以下開之數爲準則：

漕平銀百兩合規平銀一百七兩一錢四分三釐；

庫平銀百兩合規平銀一百九兩六錢；

關平銀百兩合規平銀一百一兩四錢；

規平銀一百兩合庫平銀九十一兩二錢四分，或合關平銀八十九兩七錢六分六釐，或合漕平銀九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

以上所列係指銀兩估價而論，若以漕平、庫平或關平在上海購買

金鎊，則須先詢當日規平購買金鎊之行市。現時規銀一兩合英金三西林，是以規平一千兩，可購英金三千西林，或一百五十金鎊，按此推算，即知漕平、庫平、關平買鎊之價。

若不論成色，專論分量，則凡公估局及道署暨在上海英法等國銀行所核比較之數，均以漕平作為核算之本，開列於左：

漕平銀一百一兩八錢合庫平銀一百兩；

漕平銀一百二兩八錢合關平銀一百兩；

漕平銀一兩合英斤之五百六十五格類零格類萬分之六千三百七十五，合法斤之三十六格琅零格琅萬分之六千五百二十七；

庫平銀一兩合英斤之五百七十五格類零格類百分之八十二，合法斤之三十七格琅零格琅千分之三百十二；

關平銀一兩合英斤之五百八十一格類零格類百分之四十七，合法斤之三十七格琅零格琅百分之六十八。

若以匯兌銀兩由上海匯至倫敦而論，如規平銀一千九十六兩合庫平銀一千兩，並規平銀一兩可購英金三西林，則庫平銀二萬萬兩合規平銀二萬萬零一千九百二十萬兩，可購英金三千二百八十八萬鎊。

若按分量買銀而論，如英斤之四百八十格類合一安士，並庫平一兩合五百七十五格類零格類百分之八十二，則庫平銀二萬萬兩之分量合一千一百五十一萬萬六千四百萬格類，即二萬萬零三千九百九十二萬五千安士；再查此時紋銀一安士合三十別力零別力十六分之九，則紋銀二萬萬零三千九百九十二萬五千安士合英金三千五十五萬二千九百四十九鎊四西林四別力半。惟一時購買銀兩如此之多，則行市必長，此外又有由英運滬之水脚。且紋銀二萬萬兩合英金三千五十五萬二千九百四十九鎊，此不過按數核計，若在倫敦購買銀二萬萬庫平兩，則所出之價，必在前列所核鎊數之上，且盤運來華，仍需時日不下兩三月之久也。

至中國之一兩合英斤之五百七十九格類零百分格類之八十四之說，所論之兩，係指廣東之兩而言，原在乾隆三十四年未經通商立約以先，由十三洋行在廣東所定。嗣後按照條約稅則，中國百斤合英粗貨之斤一百三十三斤三分之一，是以中國一兩合英粗斤之一安士零安士三分之一，或細斤之一安士零安士千分之二百十五，即五百八十三格類零格類百分之二十，抑合法斤之三十七格琅零格琅千分之七百八十三。惟廣東常用之兩較之條約所定，實輕百分之一之半，只重法斤之三十七格琅零格琅百分之五十八，合英斤之五百七十九格類零格類百分之八十四也。〔《中國海關稅務叢書》第 47 號，關於白銀之重量、價值及成色。〕

〔馬寅初：《何謂九八規元》〕二七寶銀爲本埠（上海）銀爐所熔鑄，或外埠來寶，以成色不同，經銀爐改鑄者。每寶重量爲漕平五十兩左右，送由公估局批過，方能通行。其成色高者，每隻可批升水二兩七錢五分，謂之爲二七寶者以此也。如成色較低，批升水二兩六錢五分者亦能通用，苟成色不及二兩六錢五分者，即退回不批云云。

九八規元，爲本埠（上海）惟一通行之記帳虛銀兩也，無論華洋交易，及匯兌行市，均以此爲計算標準。即現寶按照固有之重量，如上公估局所批之升水，尙須以九八除之，合升規元若干。如可運用於市，蓋非經此階級不可，其現寶轉若一間接品矣云云。

讀者對於以上兩種解釋，頗有懷疑之點，茲列舉之如下。

（一）何以外埠來銀必須經過爐房之熔鑄？

（二）現寶之成色，高者何以必批升水，成色之高低，究以何種成色爲標準？

（三）成色高者，可以批升水二兩七錢五，謂之二七元寶，但何以必須批二兩七錢五分？

（四）將現寶折成規元，何以必須以九八除之？

以上所述各種疑問，皆爲經濟學者所必須研究之問題，若徒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殊非研究之道。茲逐一答覆之如下。

(答一)今日之現寶，大抵以由外國運來之大條銀熔鑄之，但現寶之成色，高低不一，以九三五為標準，即漕平一千兩之中有九百三十五兩為純銀也（其實標準成色為九三五·三七四）。凡在九三五以上者，其成色較標準銀為高，由外洋運來之大條銀，其銀色為九九八，似乎太高，故必送爐房熔鑄攪以複質，使之降低，此大條銀必須經爐房熔鑄之理由也。

(答二)下表所列為(一)記號(二)成色(三)等於規元銀一千兩之漕平兩數。茲舉一例以說明之，譬如記號四之紋銀其成色為九七二·七八八，此較標準銀高百分之四，故以四記之，此可以照下式計算之。

標準銀之成色 985.374

$$\text{加上升水百分之四} \frac{037.414}{9.72788} (995.374 \times .04)$$

可知九七二·七八八，比較九三五·三七四高百分之四，倘以二者並用，則成色高者，必加上百分之四之升水，此加上升水之理由也。

計 算 表

記 號	成 色	等於規元一千兩之漕平兩數
0	935.374	980
4	972.788	942.31
4 $\frac{1}{4}$	975.127	940.04
4 $\frac{1}{2}$	977.466	937.80
4 $\frac{3}{4}$	979.804	935.56
5	982.142	933.34
5 $\frac{1}{4}$	984.481	931.13
5 $\frac{3}{4}$	985.650	930.01
4 $\frac{1}{2}$	986.819	929.05
5 $\frac{3}{4}$	989.158	926.71
6	991.496	924.53
691	100.0	916 $\frac{2}{3}$

(答三)上海最通行之寶銀，其成色為九八六·八一九，比較標準銀高百分之五又半，故以 5 $\frac{1}{2}$ 記之(參照上表)。

標準銀之成色 935.374

加上升水 $5\frac{1}{2}\% \frac{51.445}{986.819} (935.574 \times .055)$

上海之元寶，成色既異，重量又不同，有秤漕一百兩者，有秤漕平半兩者，普通以五十兩左右爲最多。照上列之算式，每百兩既須加上升水百分之五又半，則每五十兩祇須加上升水百分之二·七五。即 $5\frac{1}{2}\%$ 之半，此公估局批二兩七錢五之理由，亦即二七寶銀名稱之由來也。

(答四)規元亦以漕平計算，凡重量爲漕平一千兩，成色爲九一六又三分之二。 $(916\frac{2}{3}$ 或 $6\frac{1}{2}$ 或 6 或 $\frac{1}{12}$)者，即謂之爲規元。實際上並無此物，不過其重量與成色有一定之規定，絲毫不容假借，以視銀洋之成色高低不一者，奚啻霄壤。規元之所以可貴，即以此也。華洋交易，必以規元爲本位者，亦以其一定不變，計算上不致發生變動故也。故欲廢去規元，必先有如規元一定不變之物以代之。倘以新國幣爲替代品，則新國幣之成色重量必須使之確定，歸於劃一。但欲使之確定，非實行自由鑄造不可。

以上所述之標準銀，其成色爲九三五·三七四，規元之成色爲九一六·六六六，是標準銀之成色，比規元爲高，成色既高，重量必小。譬如甲有黑米欲以之換乙之白米，但白米之品質較優，甲決不能以一斗黑米換得乙之一斗白米，祇能換得白米八升或九升。無論如何，換得之白米，必在一斗之下，可斷言也。故品高之物，與品低之物，相互交換之時，高者之重量，必輕於低者，物品如此，規元亦然。故以成色九一六·六六六之漕平一千兩（即規元），與成色九三五·三七四之標準銀相互交換，祇得標準銀九百八十兩，此可以反比例求得之如下。

$$935.374:916.666=1000兩:x$$

$$935.374x=916.666 \times 1000$$

$$x=980$$

明乎此理 則上列之表，可以一目瞭然矣。表之第三欄，爲等於一千兩規元之漕平兩數（即與規元一千兩相互交換之漕平兩數），即九百八十兩之標準銀，因其成色較高，可以抵規元一千兩之意。其餘各行，可以依此類推。

以上所述，上海最通行之寶銀，其成色爲九八六·八一九，係在標準銀之上，每隻元寶應加升水二七·五（見答三），即漕平五十二兩七錢五標準銀，適足以抵五十兩之寶銀。蓋五十二兩七錢五標準銀，所含之純銀，與五十兩寶銀所含之純銀相等也。

$$(935.374 \times 52.75 = 986.819 \times 50)$$

成色九八六之寶銀，在標準之上，而標準銀之成色，係在規元之上，但成色九八六之寶銀五十兩，加上升水二·七五即變爲五十二兩七錢五之標準銀。試問用何種方法，可以更進一步使此五十二兩七錢五之標準銀，化爲規元，此方法即係以九八除五十二兩七錢五，即得規元之數，至用九八去除之理由，亦有可得而述者。

上海運銀出口，以箱爲單位，每箱裝元寶六十隻，每隻重漕平五十兩，全箱計重三千兩。每隻加上升水二·七五，則六十隻須加升水一百六十五兩（ $2.75 \times 60 = 165$ ），等於標準銀三千一百六十五兩。試問等於規元銀若干？

據以上所述，九百八十兩之標準銀，因其成色較規元銀爲高，可以抵規元銀一千兩，則三千一百六十五兩之標準銀，當可以抵規元銀三千二百二十九兩五錢九。此可以比例求得之。

$$980:1000=3165:x$$

$$980x=3165 \times 1000$$

或

$$98x=3165 \times 100$$

$$x = \frac{3165 \times 100}{98} = 3229.59$$

由此可知，欲以三一六五兩之標準銀化爲規元，卽以九八除三一六五卽得。此就全箱六十隻而論，若以每隻而論，則以九八去除五十二兩七錢五，卽得五十三兩八錢二分六五，此卽九八去除之理由，亦卽九八規元名稱之由來也。若以六十乘五十三兩八錢二分六五，卽得三千二百二十九兩五錢九分。明乎九八規元之來源，當可以知此物之不易廢去，苟欲廢除，非實行公開公鑄不可。〔《中國近代幣制問題彙編》，頁103—108。〕

附《錢業月報》意見：辱承馬君惠寄講演原稿，捧誦之餘，殊多悞觸。且論元寶成色，稍與事實有異，特贅數語焉。

一 廢兩改元問題。現今潮流，與從前不同，非惟銀行界提倡之，卽錢業以及其他團體，亦無不贊同之。不過善後事體重大，斷非空發議論所能奏效。未更變之前，先須籌備妥當者，厥有數端：（一）貨幣公開公鑄，卽自由鑄造；（二）隨時查驗成色；（三）輔幣先須統一，無論官商，均不得有分毫貼水；（四）發行鈔票銀行，須將發行準備數公開，由各團體隨時考察。四者或缺其一，則窒礙仍在，於市面不僅無益，設有不測，反貽恐慌之憂矣。

二 銀拆問題。銀拆本隨市面季節而轉，非可同日而語，春季茶業未動，固在鬆和時間，夏初絲茶發動，略形起色，夏末秋初，又入空閒，故鬆動時居多。一至冬季，農業既穫，商人須販運各貨，鄉人又不信用鈔票，非搬現銀元不可，然銀元非銀不鑄，故又轉入緊迫狀況，此自然之趨勢。若銀兩與銀元並解，便可鬆動，吾殊未敢信也。

三 元寶成色。上海通用之銀兩，漕平銀以五十兩作砵，升水以二兩七錢作砵，再加二申合之，卽上海所謂九八規元也。從前各省通用元寶，名目繁多，如江西省之方寶、江蘇省之解藩糧兩庫本司寶，批水均在三兩及二兩九錢之間；山東、河南、山西等寶，批水均在二兩八錢左右；天津之化寶，批水則在二兩二三錢之間；東三省之關東寶，批水最高二兩五錢。最低者竟有直用而無批水者。紋銀如京餉、川

錠、馬蹄銀爲最高，其餘均視銀之成色高低而定批水，並非二兩六錢五分之內不批也。〔同上，頁108—109。〕

〔曲殿元：《九八規元之考證與推想》〕何謂九八規元，在未能將規元的歷史說明以前，吾人對此問題，實不能有圓滿之答案。現在所可回答者，即現在上海市面記帳用之規元，係如何計算得來。

上海現行元寶折合規元之法，爲大衆所公認者，不外就現行寶銀之重量加以升水，得出寶銀折成標準銀之兩數，再以九八除之，所得之數便爲規元兩數。若用公式表示，則爲

$$\frac{\text{寶銀重量} + \text{升水}}{0.98} = \text{規元兩數}$$

今假定元寶重漕平五十二兩，加升水二兩七錢五，照上公式將數字加入，爲 $\frac{52.00 + 2.75}{0.98} = 55.86$ 強。

（現行元寶重量加升水，何以等於標準銀，標準銀與現行寶銀關係如何，容後講明。）

標準銀折規元，何以須用九八除，此問題最爲重要，乃規元之本源也。本篇之注重點即在於此，惟關於此問題之解釋，就余所見之說，均不能使人滿意。今列舉之，並說明其缺點。

（一）《辭源》上之註解，“規元”上海通用之銀，亦稱規元，以紋銀成色爲標準，與漕平比較，其平均每百兩相差五兩五錢，其色爲九八（即每百兩相差二兩），故又稱九八規元。例如漕平百兩申平五兩五錢，又申色二兩，即爲規元之重量。其實並無現銀，惟因市票與現銀相差過鉅，故有此低拆。一說昔北省豆商之在滬者，年終急於北歸，減折收價，遂成習慣，故亦稱“豆規銀”（第二說與《百科全書》上解釋同，應歸併爲一說）。

吾人讀《辭源》上第一註解，覺其辭意含混，令人難於索解。就其前後文辭推之，似謂紋銀即規銀，倘余之推度恰合著者之意，則此註

解可謂不通。蓋規銀非紋銀，凡略熟悉上海市情形者頗能知之也。

(二)馬寅初先生之解答(見《何謂九八規元》答四)“上海運洋出口以箱爲單位，每箱裝元寶六十隻，每隻重漕平五十兩，全箱計重三千兩，每隻加升水二·七五，則六十隻須加升水一百六十五兩($2.75 \times 60 = 165$)，等於標準銀三千一百六十五兩。試問等於規元銀若干？

“據以上所述，九百八十兩之標準銀，因其成色較規元銀爲高，可以抵規元一千兩，則三千一百六十五兩之標準銀，當可抵規元三千二百二十九兩五錢九，此可以比例求得之。

$$980:1000=3165:x$$

$$x = \frac{3165 \times 1000}{980} = 3229.59$$

“由此可知欲以三一六五兩之標準銀化爲規元，即以九八除三一六五即得，此就全箱六十隻而論，若以每隻而論，則以九八去除五十二兩七錢五，即得五十三兩八錢二分六五，此即九八去除之理由，亦即九八規元名稱之由來也。……”

就馬先生之文推之，似其注重點在“規元銀之成色較標準銀低，九百八十兩之標準銀，可以抵規元一千兩，故由標準銀折合規元須用九八除”，但於此有一疑惑之點，規元是一種虛銀兩，並無實物，將何由鑑定其成色？其成色不能鑑定，何由知其成色較標準銀低？

余以爲吾人現在所以定規元成色較標準銀低者，因規元之求得係由標準銀用九八除，並非因其成色低始用九八除，九八除爲因，成色低爲果，非成色低爲因，九八除爲果。倘吾之說合理，則馬先生之解釋，不免倒果爲因，不能解明九八除之理由。

(三)《日用百科全書》(商務印書館出版)之解釋。《日用百科全書》第二卷有一段關於九八規元來源之解釋，其言曰“九八規元之起源不可考，或謂從前牛莊與上海豆行交易甚繁，……現銀缺乏，凡收現銀者，須九八折扣故云。按上海未開租界以前，商業集於南市，尤

以豆爲大宗，豆行之計算法以九八規元爲標準，後流傳於租界，相沿成習，今各地與上海交易，猶有稱規元者，似其說可信也。”

余研究九八規元之起源，亦祇覺此段傳聞（即所謂九八豆規元），可作資料，但就原書記載，則又可令人不解。據其所述，九八規元之原因，係因收現銀時須用九八折扣。但現在之九八規元則係以標準銀用九八除，與九八扣（九八乘）恰相反，此其令人大不可解之處。故吾認定此書之作者，未能深知豆規元之意，故未能加以解釋也。

以余之推想可以加入矣，余以爲九八規元之起因，可分三時期。

（甲）豆行收現銀九八折扣之時期 在此時期，因現銀缺乏，賣豆人因與買豆人以條件，“倘若記帳須付實價，如交現銀可照原價九八折扣”，譬如豆價五十五兩六錢（標準銀）若記帳須付標準銀五十五兩六錢，若用現銀買則祇付 $(55.6 \times 98 = 54.48)$ 五十四兩五錢之譜。昔在美國祇因貨幣跌價關係，賣貨人常與買貨人以同性質之條件，“如 20% 10days, net 30days”厥後沿爲風氣。今就傳聞，證以美國先例，知豆行九八扣交易之規矩，確在情理之中。

（乙）九八豆規元時期 照上述交易規矩，現銀（標準銀）五十四兩五錢（約）即可實當五十五兩六錢 $\left(\frac{54.5}{0.98} = 55.6\right)$ 用，故當時凡欲買豆者，手中有現銀即用九八除之，折成可當實用之數，記帳時亦記此折成之數。譬如有銀五十四兩五錢，即五十五兩六錢。寢假此辦法普及於豆行，成爲一種特別虛銀兩，稱爲九八規元。故折扣去者，係就賣豆者方面而言，而九八除，則自買豆人方面言，此不可不解明者。

（丙）規元普遍時期 此種九八除之辦法，最初祇行於豆行，但在上海未開租界以前，豆行交易佔大宗，故豆規元之潛勢力甚大，厥後與外洋通商，外人以中國銀兩複雜也，於是採用虛銀之豆規元爲記帳單位，外人在上海勢力極大，故寢假匯兌行情、物價、洋蔥都用規元，而現在之情勢成矣，故用九八除乃當年沿習之結果也。

標準銀與規元之成色各如何，明乎規元之來源，係以標準銀用九八除得來，則欲知規元之成色，須先知標準銀之成色，標準銀者即所謂紋銀也。其成色爲九三五·三七四，即每千兩中含純銀九三五·三七四兩，知標準銀之成色，則規元之成色可依反比例求得之。

今假定規元一千兩，若用還原法用九八乘（所以用還原法者，因此算法比較省事明瞭），則得原來之標準銀數（ $1000 \times 0.98 = 980$ ）九百八十兩，今依反比例法求得規元之成色。

$$100:980=935.374:x$$

$$x = \frac{935.374 \times 980}{1000} = 916.665$$

規元之成色定，以後如有銀兩欲直接折合規元，則可依此標準。現行寶銀何以須加升水，此問題馬寅初先生解釋甚清，余不過重述之而已。因上海市面現今流行寶銀，其成色大都較標準銀高，普通者成色高 $5\frac{1}{2}\%$ ，即每百兩應加升水五兩五錢，又上海通行元寶，普通重漕平五十兩上下，故照上比率每隻元寶須加升水二兩七錢五。上海元寶稱二七寶，其原因即在此。

照前解說，先將寶銀升水折成標準銀之兩數，再以九八除之，得規元之兩數，則規元漕平銀（現在寶銀）標準銀之關係，應不難瞭解矣。（《漢口銀行雜誌》卷1，號13。）

〔沉剛：《洋例銀之歷史的觀察》，民國十三年六月〕上海銀兩，以九八規元爲主體，漢口銀兩，則以洋例銀爲主體。然以年代湮遠，習俗相沿，一般社會，已惟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矣。吾人爲欲詳細研究其原始起見，特舉下列二書以發其凡焉。

據劉昌瑞先生所著簿記中，論漢口之洋例銀有云：

洋例銀者，洋人來漢口通商時所定之例，其實即估平九八兌也。然洋人定爲九八兌者，因漢口各幫向洋行買貨，以毛銀兌交，彼此爭論，遂議定進出一律，以九八扣兌估寶。故洋例銀一

千兩，小估寶色二十兩，合估平寶九百八十兩。

又據中國銀行之《內國匯兌計算法》一書（亦載諸《上海銀行週報》），有云：

洋例銀係一種對內對外最通行之虛名銀兩，並無砝碼銀色。自漢鎮開關商埠以來，西商因不甚熟悉內地習慣，要求漢鎮各商，據上海規元之例，以估平寶九百八十兩，升成洋例千兩，以爲標準。因此相沿成習，成爲一種假定劃一銀兩。至從前各種平色，今已逐漸消滅，概以洋例爲主體矣。

所論各節，大約相同，至於估平之“平”，與夫估寶之“色”，均未一併述及，閱者頗多疑問。查“估平”“估寶”，即爲漢口公估局所定之平色。蓋其初漢口尚未開埠之先，平色複雜，普通以曹平爲十足，故各幫製定之平，均以曹平爲標準。銀色已極爲雜亂，並無主位可言，以致收入支出，常有爭議。嗣定五十五兩爲一色，彌封蓋印，以原色通行市面，一時稱便。惟因積久弊深，障礙殊甚。自開埠後，商業發達，廣東幫始來漢，仿上海公估局辦法，開設一局，牌名鄭永和。初創時，特別自定一平，名曰估平，仍以曹平爲標準（漢口當時以曹平爲最通行）。曹平九百八十六兩，即估平一千兩，故又名九八六平；批寶劃定之銀色，則以申水二兩四錢爲標準，故名二四估寶，此漢口通行估平估寶之由來也。惟是吾人猶有疑問者：

（一）洋例銀何故採用估平，而估平又何故以曹平九百八十六兩爲標準？

（二）洋例銀何故採用估寶，而估寶又何以二四寶爲標準？

（三）洋例銀何故以估平估寶九八〇兩升成洋例千兩？

此數項者，均與洋例銀之研究上，有密切之關係也。用述鄙見，質諸當世，其然其否，幸垂教焉。

一 洋例銀採用估平而估平又以曹平九百八十六兩爲標準之理由

“平”之爲物，類以適於日用爲主，如不適於日用，雖日日製成一平，終歸無效。鄭氏以粵疆商人，遠適異土，而謂另製一平，卽能卜該地人士之信仰，且能得各省之通行，其故可深長思也。查我國幅員較大，加以當日交通不便，接觸自希，惟其接觸頗希，故各地多自爲政，而平衡愈形複雜。大約距離愈遠之區，則其平衡之相差愈大，距離愈近之地，則其平衡愈趨接近。吾人試按現時各地通行之平衡，以觀察其歸時之狀態，亦有可得而考者。

漢口估平與各地使用之平比較如下：

地 名	平 價	實 名	比估平一千兩大小
山 東	周 村 平		大五十三兩六錢
杭 州	庫 平		大四十八兩七錢
京 城	庫 平		大三十七兩
江 西	九 江 關 平		大三十六兩四錢
湖 北	德 安 平		大三十二兩
貴 州	鎮 遠 平		大二十八兩四錢
山 東	濟 南 平		大四十五兩
河 南	庫 平		大四十四兩
廣 東	庫 平		大四十四兩
江 西	鹽 庫 平		大四十二兩六錢
香 港	司 馬 平		大四十一兩七錢
廣 東	司 馬 平		大四十一兩一錢
口 外	東 口 平		大四十兩〇六錢
蘇 州	藩 庫 平		大四十兩
杭 州	司 庫 平		大三十九兩九錢
廣 西	省 平		大三十八兩八錢
營 口	營 平		大二十六兩
山 東	東 昌 平		大二十五兩二錢
湖 北	黃 石 港 平		大二十五兩

(續)

地名	平價	寶名	比估平一千兩大小
周家口	北平		大二十三兩八錢
杭州	關庫平		大二十二兩八錢八分
陝西	三原經庫平		大二十二兩四錢八分
徽州	皖平		大二十二兩
周家口	南平		大二十一兩六錢
河南	孟極平		大二十一兩
湖北	仙桃鎮平		大二十一兩
江西	建昌平		大二十一兩
河南	禹會平		大二十兩
陝西	興安平		大二十兩
燕湖	燕曹平		大十九兩六錢 大外申水六兩
銀江	銀曹平		大十九兩六錢 大外申水六錢
蘇州	曹平		大十九兩六錢 大外申水十兩
湖南	益陽平		大十九兩
湖南	常德錢平	九九七紋	大十八兩四錢
杭州	曹平		大十八兩二錢
江西	潯曹平	二四寶	大十七兩
江西	吉安錢平		大十四兩二錢
江西	九三八平	市紋	大十三兩二錢
河南	汴梁平		大十三兩二錢
重慶	渝花平		大十一兩
湖北	施南平		大十兩
貴州	貴平		大十兩
湖南	汨江平		大十兩
江西	河口平		大九兩二錢
河南	南市平		大八兩

(續)

地 名		平 價	寶 名	比估平一千兩大小
湖 北	岳 口	平		大八兩
京 城	申 公 砵	平		大十七兩
天 津	申 公 砵	平		大十七兩
上 海	申 公 砵	平		大十七兩
南 京	寧 曹	平		大十七兩六錢 大外申水六錢
揚 州	揚 曹	平		大十七兩六錢 大外申水六錢
湖 南	衡 州	平		大十七兩六錢 大(或十六兩八錢)
沙 市	錢	平		大二兩
重 慶	沙	平		大二兩
成 都	沙	平		大二兩
甘 肅	蘭 州	平		大一兩四錢
湖 南	長壽街縣	平		大七兩四錢
湖 北	羊樓峒	平		大六兩
陝 西	漢 中	平		大五兩
天 津	漢老新	錢 平		大四兩 大三兩八錢
陝 西	省	平		大三兩二錢
山 東	省	平		大三兩
杭 州	市	平		大二兩
京 城	公 砵	平		大二兩
重 慶	公 溢	錢 平		小四兩
湖 北	樊 城	平		小四兩
湖 北	荊 沙	平		大一兩
湖 南	省 錢	平	用 項 銀	直 行
湖 南	京 津	平		直 行
雲 南	滇	平		直 行
甘 肅	蘭 州	平		

(續)

地 名	平 價	寶 名	比估平一千兩大小
京 城	四 兩 平		小二兩
湖 南	耒 陽 平		小三兩
湖 南	市 平		小三兩
寧 波	角 平		小四兩
陝 西	陝 驪 平		小四兩
湖 北	沔 陽 州 平		小六兩
寧 天	潘 陽 平		小八兩八錢
湖 北	新 堤 平		小九兩
湖 南	岳 州 平		小十兩
山 西	平 遙 平		小十兩
天 津	津 公 砵 平		小十兩〇二錢
湖 北	蔡 甸 平		小十一兩
四 川	萬 縣 平		小十一兩八錢
湖 北	沙 湖 平		小十四兩
福 建	省 平		小二十一兩五錢 (或三兩一錢五分)
湖 北	宜 昌 平		小二十三兩
上 海	九 八 規 元		五十二兩六錢六分五

由上表以觀，可知其“平”最重要者厥惟沿海區域，其次重者厥惟長江下流（邊境及較遠之處亦包含在內），其最接近者則惟漢口通商之數省。例如其他之“平”較諸現在之估平，大至五十兩以下三十兩以上者，有粵、浙、魯、豫、廣西、京城、口外等處，大部為沿海區域；大至三十兩以下十兩以上者，有貴州、營口、陝西、杭州、徽州、河南、周家口、蕪湖、安徽、鎮江、蘇州、湖南、江西、河南、重慶、湖北等處，大部與漢口較遠之處；其最大在十兩以下最少在十兩以上者，則有江西、河南、湖北、陝西；重慶、沙市、成都、甘肅、雲南、山西、四川等處，凡此諸省

皆與漢口之通商上，有密切之關係也。故其平衡，自不得不趨於接近，以爲商業之便利，吾人於此，頗可得其大概矣。

(一)長江中部，舊日之“平”，原輕於各地，如沙市、重慶、湖北、湖南等處之“平”，較諸現時之估平相差均不過二三兩之數，如以上列各平與曹平相較，其相差亦有十一二之譜，則估平之較曹平輕十四兩，原無足怪。

(二)湖北舊日之“平”，如關於茶業上，則有“羊樓峒平”；關於錢業上，則有“沙市錢平”，其上游重慶、成都各處各習用沙平，即“沙市錢平”，此皆大於估平二兩以上。至於湖南渝城各處，密邇漢口，其平則又少於估平二兩以上。故漢口爲欲調劑各平之大小，而爲折中之辦法，自不得不超越於沙平、市平，以及朱湯平之上，而另擇一平，此估平之所以乘運而起也。

(三)估平亦非爲鄭氏特製之“平”，當日湖南省城之錢平，與夫雲南之滇平，均較曹平每千兩少十四兩，不過因範圍較狹，未能普及，然其頗能折中於沙平與夫市平之間，已可斷言。鄭氏於此，以爲湖南之錢平，較之湖北之沙平爲略輕，較之湖南之市平爲略重，適可取爲標準，以爲各平之調劑。是估平雖始於鄭氏，而鄭氏者仍取準於湖南之省錢平也。

(四)鄭氏既以湖南之錢平，取爲當日時之標的，何以不直名爲湘平，而曰估平。蓋估平之名，當亦非爲鄭氏之命名，乃爲社會一般之人以公估局所定之平，較之曹平約少十四兩，遂以此名爲估平，其後遂相沿成例，亦頓忘其所以然也。

以上所述，估平既爲當日漢口折中之平，此即洋例銀之所以取爲標準也歟。

二 洋例銀採用估寶而估寶又以二四寶爲標準之理由

(一)我國向有足銀與紋銀諸名稱，足銀謂爲十足純銀，紋銀謂爲良質銀錠。據說以紋銀成色五十兩加水三兩，即一百加六兩之申水

爲足銀，加二兩九錢爲二九寶，加二兩八錢爲二八寶，乃至加二兩四錢爲二四寶。據印度造幣廠之分析，上海紋銀之成色，以九三五·三七四上下爲標準，謂以每千兩之中，須有九百三十五兩三七四之純銀，此卽所謂標準銀是也。但在漢口，銀兩之成色約較各處爲高。據老於錢業中者言，當時市上標準平色，爲“九八五平”“九八七兌”，“九八五平”者，謂以曹平九百八十五兩作千；“九八七兌”者，謂以銀錠每千兩中須含有九百八十七兩純銀爲標準，是其當日之習慣，成色頗高於各處無疑。

(二)印度造幣廠於分析紋銀之成色外，更分析紋銀與足銀間之成色如下：

寶 名	申 水	成 色
二 四 寶	銀五十兩申水二兩四錢	980.27 上下
二四五寶	申水二兩四錢五	981.20 上下
二 五 寶	申水二兩五錢五	982.10 上下
二五五寶	申水二兩五錢五	983.08 上下
二 六 寶	申水二兩六錢	984.01 上下
二六五寶	申水二兩六錢五	984.95 上下
二 七 寶	申水二兩七錢	985.88 上下
二七五寶	申水二兩七錢五	986.80 上下
二 八 寶	申水二兩八錢	987.75 上下
二八五寶	申水二兩八錢五	988.69 上下
二 九 寶	申水二兩九錢	989.60 上下
二九五寶	申水二兩九錢五	990.56 上下
足 銀	紋銀五十兩申永三兩卽百兩申水六兩	991.50 上下
純 銀	紋銀加六兩九錢一分之申水	1,000.00

其中所列成色，僅列二四寶以上之成色，而不列二四寶以下之成色，可知上海當時，除通用標準銀之成色爲九三五·三七四外，其一部

之使用，頗以二四寶爲標準。試觀劉昌瑞君所著《平色指南》一書，亦言當時印度造幣廠報告頗爲上海外國銀行業計算之基礎，不但各國認爲正確，即上海銀爐亦視爲標的，故外國匯兌上，均以二四寶爲根據。而其所以能若是之風行者，則以當時上海頗有十餘家之外國銀行，握有元寶銀鑄造之特權，大半爐房，均從其命而製造。故二四寶成色，決定九百八十上下，其提供九百八十六上下之輸入銀塊，則照二七寶辦理，蓋不欲更動印度造幣廠報告之標準故也云云。是可知當時二四寶之爲國際匯兌上之標準矣。

(註)我國舊時習慣，紋銀申水六兩爲足銀，即爲純銀。而印度造幣廠之分析，足銀須申水六兩，其成色爲九九一·五〇上下；而純銀則申水六兩九錢一分，其成色爲一〇〇〇·〇〇上下。故當國際上之匯兌，頗多根據印度造幣廠之報告，而內地之匯兌，則仍從我國舊時習慣也。

(三)二四寶成色，既以九百八十爲標準，而漢口當日通用之寶元，又如前述普通爲“九八五平”“九八七兌”，夫以九八七爲成色，與九百八十之成色，相差雖不過七錢，然究嫌太佳，加以上海於外國匯兌上，已通行二四寶以九百八十爲標準，於是漢口亦不能屈伏於普通原則之下，而以二四寶爲標準矣。

(四)各業均互相聯絡以通聲氣，上海各爐房，當日均已聽命於洋人指揮之下，以鑄造其所謂二四元寶，則以漢口通商之地，所受上海爐房之影響，適亦不少也。

三 洋例銀以估平估寶九百八十兩升成千兩之理由

(一)漢口當日通用銀錠，不止一種，其所謂成色，亦無一定。以意適異國之商人，而當此複雜之商業，其意中自樂有一定之平色，以爲標準。如有此一定之平色，雖減收數兩，亦所甘心，況時有爭議之事乎。

(二)上海當時，既以二四寶爲國際匯兌上之標準，則西人在漢之

授受，自亦樂以二四寶爲標準，以匯兌上可免受損失也。惟因估寶雖爲公估局所認定之寶，而市面所通行者，尙未必悉爲二四寶錠。西人於是，而欲求二四寶以爲帳項之清算，自不得不有申水，以爲吸收二四寶之武器。

(三)當時上海“九八豆規元”習慣，商人以現金交納者，可以九八扣折合。例如一千兩之貨物，如以現金交付，即以九百八十兩作千，西人亦習以爲例，以其所要求者，在於寶金也。惟當日在漢西人之所要求者，乃在於二四寶，故亦援照上海九八扣之例，以爲清算之用，自亦意中事耳。

惟是各書中有云以九八“扣”，有云以九八“升”，則以其收者與交者之不同，而有用語之各異，其實均以洋例銀爲主。如在洋例銀一千兩，則交估平估寶九百八十兩爲已足；如在估平估寶一千兩，則即可升成洋例銀一千二十兩四錢八分。其算式如下。

$$980:1000=1000:x$$

$$980x=1000000$$

$$x=102.48$$

至於各地元寶須由公估局重化方可適用者，則以各處之元寶成色，至無一定故也。〔《漢口銀行雜誌》第1卷，第16號。〕

〔營口爐銀沿革與種類〕爐銀者乃營口鑄造現寶之銀爐附有三個月期限爲付給之一種對人或對物之簿據信用也，謂爲貨幣實未妥適。茲爲便於研究計，姑從習慣視爲貨幣制度之一種，而分別詳述於左：

一、沿革 前清五口通商以後，營口一埠爲東省與南省及各洋貿易要港，商埠初開之際，各貨交易悉以制錢。同治初年，貿易漸繁，始改用營銀（九九二之營平現貨），而當地各商平日陸續收入之零星銀塊，不便運往外埠購貨，及由外埠運營之現寶，因平色之不同，未能在本埠通用，故各商恆將零星及外來銀塊，請鑄造元寶之銀爐改鑄營銀。但因請鑄者多，非經相當時日不能鑄就，而

商家又需銀交易，恆感不便，於是爲便利商家計，於收銀過秤以後，將鑄寶之銀兩中扣去銀質虧耗（即加色）及手續費等，折成營寶分兩，先給營寶憑條一紙於商家，俾商家可憑條在市面交易，如需現寶，亦可憑條照付。故此種寶銀之憑條，即爲現銀之收據，必須有請求鑄銀者始得使用。厥後商務漸繁，商家以銀爐憑條之簡捷，而轉覺現銀之授受爲不便，輒與各銀爐開立往來戶，有銀即存入銀爐，即無銀亦得依信用而請求立戶發條，至是各銀爐始漸立於調劑金融之地位。凡一交易及現銀借貸，僅依口頭通知銀爐，彼此記一收付帳，而交易即了，而當日所謂鑄造現寶之工錢，乃內扣於持現銀之易條者，至是復以加色之名而轉嫁於持條之易現寶者，此即我人所稱爲爐銀，而外人稱謂過帳幣之起源也。光緒九年，復由各銀爐同業創立公議會，決議每年以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一日（陰曆）爲結帳期，至期對於往來戶作一決算，此即所謂卯期是也。自後十年間，爐銀爲營埠唯一代用貨幣，其市上信用亦甚佳。至光緒二十一年中日戰爭開始，營埠銀根緊急，每屆卯期均未開卯，二十六年又值拳匪之亂，亦陷同一悲境。當時牛莊市政由華俄、正金二行支店共同維持，正金銀行竟強迫俄民政廳令各銀爐厲行決算。

光緒卅年日俄戰事既起，營埠金融一時又甚紊亂，日軍佔領營埠後，一面濫發軍用手票，一面迫令各銀爐一律清卯。至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陽曆），日本軍政府嚴令各銀爐限令自陰曆十二月一日起三個月內，依小銀元八十元一律清算，以圖根本取銷。各銀爐以短速期內斷難照辦，且爐銀關係各商，勢必累及全市，要求展期，而影響所及，各商已迭見倒閉，日軍不得已乃允延至翌年六月一日一律清算，一時營埠銀爐破產過半。辛亥鼎革後，營埠銀根異常緊急，民國元年冬，遂由各銀爐公組銀爐公社，議定章程互相維持，自是而後，爐銀信用稍固。民國七年，營埠

西義順勢將破產，由官商出而維持，發行爐銀債票五百萬元，而爐銀信用遂益見薄弱。最近雖有維持辦法（另詳他章），而爐銀信用一時終難恢復。

就爐銀對內記帳方式言之，則通常各銀爐皆備有帳簿二種，一為流水，即逐日登載收付爐銀之數；一為萬福帳，即開立往來商家戶頭，每晚由流水帳轉入萬福帳，皆全埠巨大之交易，均憑此相互間之信用以移轉債權債務之關係，此一遇事變，所以立呈恐慌也。

二、種類 爐銀依其性質，可分為三種如左：

一、過爐銀 過爐銀之性質，已詳前項，茲不贅述。

二、過爐現銀 過爐現銀者，當過爐銀屆卯期不支取現銀，約為歸入下屆卯期，而得加計本卯之卯色，與現寶銀同一價格記帳。例如到卯之爐銀為十錠，即五百卅五兩，本屆卯色為二兩，則轉入下屆之帳即為五百五十五兩，稱為過爐現銀。然此所謂現銀，仍係帳面上之現銀，將來交換現寶之際，仍須有相當之貼水。

三、過卯銀 過卯銀亦稱為卯銀，其性質與過爐銀相反，係到卯以前所使用也。當使用爐銀之際，手中無爐銀可以應付，不得已乃預約以過爐銀之相當加色而發行過卯銀，迨到卯以後，即與通常爐銀同，故當使用之際，必須為二重之加色。例如過爐銀對現寶加色二兩，則於二兩之外，而卯銀之對爐銀尚須加色二兩內外，實際上在銀爐有存銀者，常賣其頂卯銀而買過卯銀，在銀爐有透支者，則賣其過卯銀而買頂卯銀，至其加色則依卯期遠近及需供之程度為低昂。

過卯銀與過爐現銀，均用於銀根緊急之時者也。

三、流通額 營埠全市實際需要銀爐若干，每苦無從稽考。當前清光緒三十一年日俄戰爭，日軍佔領營口時，其時營埠輸出入貿易

年達四千萬兩內外，而市上日常流通制錢、銅元、現寶等不過二十萬左右。日軍署曾於其年四月二十八日（陽曆）就當地銀爐二十六家一一加以精密調查，其結果全埠銀爐貸方爲 10,602,867 兩，借貸方爐銀合計爲 21,421,868 兩。至光緒三十三年之際，營埠爐銀每日之需用額約三十萬以至四十萬兩。近年爐銀屢失信用，商市益見凋落，實際需用於豆餅、豆油之交易，每日不過數萬兩云。

四、價格 爐銀之價格可分爲二：（一）爐銀對現寶之價格，（二）爐銀對他種貨幣之價格。茲分述如左：

（一）爐銀對現寶之價格 爐銀對現寶之價格，又可分爲二種，

（甲）對於當地現寶之價格，（乙）對於他埠銀兩之價格。前者即稱爲加色，後者即稱爲匯水是也。

（甲）加色 同治初年加色最多不過二兩內外，其後因現寶漸少，依金融緊弛而爲低昂，同治六七年間增加五兩，其時營口桂道台曾嚴禁加色，不數月暗中仍增加如故。光緒二十年中日戰爭之際，最高升至三十二兩，戰後現銀缺乏，未能開卯，由公議會決議，每過爐銀一千兩，合現寶八百五十兩，即每錠加色八兩清結之。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增跌至二兩，二十六年北方拳匪之亂，漲至十五六兩，當時由道勝、正金二銀行提議每錠按照小銀元八十一元五角清結，而事實上終難實行。

光緒三十年日俄戰爭開始，由是年十二月一日之二十五兩，至三十一年一月十日漲至三十六兩，至三月一日復跌至十三兩。

光緒三十三年復有東盛和倒閉之事，爐銀對小銀元每錠五十六元，由總商會及道署等出而維持，以小銀元六十六元按價結卯。自是而後，爐銀對現寶銀遂漸離關係，辛亥革命之

時，每錠對現寶加色至十四兩，對小銀元每錠跌至四十七元。民國元年銀爐公社成立後，信用漸復，民國四年十月一日過爐銀對現寶銀加色十兩零三分。

自民國八年維持西義順、發行爐銀債券以後，爐銀市價一落千丈，近來對現寶竟無行市。

(乙)匯水 營口爐銀對外埠銀兩關係最鉅者，為對上海規元之匯水。光緒三十年日俄戰爭，當時由其年十二月三日之一二二〇兩、至三十一年一月三十日最高漲至一三〇五兩，民國七年間每上海規銀一千兩，而爐銀行市為一二五〇兩，自八年以來，匯水暴騰，最近九年五月五日竟漲至一六四五兩。

(二)爐銀對於他種貨幣之價格 茲將爐銀對於銀百元之歷年市價列表如左：

爐銀對於他種銀元百元之價格

年 次	最 高	最 低	年 次	最 高	最 低
民國元年三月	102.20	114.40	民國二年三月	96.20	115.50
民國三年三月	96.20	94.80	民國四年三月	86.80	84.70
民國五年三月	85.40	97.30	民國六年三月	85.10	87.30
民國七年三月	92.80	94.70	民國八年三月	133.00	175.20
民國九年五月	118.50				

備考：一、本表銀百元，係指正金鈔票而言。

一、本表月份係陽曆。

〔《銀行週報》第 171 號，長春中國銀行《東三省通貨調查報告書。》〕

〔天津的行化銀〕1. 在清代道光年間天津僅為尋常城市。至咸豐十年開港通商後，華洋雜處，市場日趨繁榮，而交易尚以制錢為本位，商人購貨須以銀易錢，於是有錢業之設。錢肆門前，都懸掛“發賣制錢”之標記。

2. 通行銀兩，質有純駁，平有大小，各地客商華洋交易必須有一定之銀色方免爭論。至同治年間有錢業領袖李策勳、王竹銘、鄭彤勳等，酌定以九九二化寶爲通行標準。呈請官廳立案周流通用。

3. 津市銀兩，向以頭白錠爲十足紋銀。此後以頭白錠與二白錠渾合化鑄元寶，故名爲化寶銀（又名衛化寶）。比十足紋銀每千兩小八兩，故爲九九二色。

4. 津平有二種：華商通行以“津公砵”爲標準；洋行通行以“行平”爲標準。“行平”比“津公砵”大五兩，即“津公砵”一千兩合行平九九五兩。

5. 行化銀者，係以行平之平，化寶之色爲標準。故爲九九五重，九九二色。但並無實貨，專爲銀行洋行記帳與撥兌之用。故爲虛本位。〔天津錢業常輯五先生供稿〕

〔銀爐〕銀爐又名爐房，以鑄造元寶銀爲本業，北京、漢口等處營斯業者甚多，他如天津、奉天、牛莊、上海各地亦有之。

銀爐之治銀鑄寶，自購生銀，改鑄後轉賣於錢莊，或受錢莊及各商店之委託，以生銀等改鑄；而後者尤爲通行，故無須巨資即可設立。漢口銀爐資本大者一二萬兩；上海銀爐多者五六千兩，少者三千兩而已。

銀爐之開業，據前清定章，須經戶部許可，發給部照，以爲憑執。每一地方，銀爐有定額不得任意增設，例如北京，祇許二十六家開業而已。至清末法令漸弛，私設銀爐，官亦不加干涉，故有私爐之稱。凡銀爐所鑄之銀錠，有公估局之地方當經公估局之鑑定保證方能通用，若該地無公估局者，銀錠上當刊有鑄造所在地之爐名，特爲標識，以自負保證之責任。

上海有上海通用之寶，凡外地來寶均須改鑄。其改鑄之銀錠及銀洋，厥有四種：一、元寶改鑄。如長江之四川、湖、江西，北方之天津、東三省等處，時有元寶來滬，錢莊則託銀爐改造之。二、銀條改鑄。凡

由外來之大條，銀行多託銀爐鑄成元寶，銀爐出一本票交於銀行作為銀行存款於銀爐，其手續等於折票。三、花洋改鑄。如安徽蕪湖之本洋，廣東香港之英洋等，從前利其銀洋成色高，價值昂，以洋熔寶獲利頗巨。四、花小洋改鑄。近年以來，花洋日少改鑄花洋殊難獲利，銀爐乃以各地運來滬上之小洋，熔鑄成寶，取其微利。〔《第一回中國年鑑》，頁814。〕

〔公估局〕公估局者，以鑑定銀錠成分，保證銀錠重量，而評定其價格為主要業務者也。在使用生銀時代，公估局之設立誠不可缺。故公估局之設，須由官廳准許，或由本地錢業認可，且每地亦以一局為限。……

公估局之鑑定銀錠，無論本地或他地之銀爐回鑄之新錠，先辨真偽，繼評重量，再察成分；然後根據所在地之平色標準，比較而增減之，增則申水，減則耗水，既得其申耗數目之多寡，乃用一種特別字體字批明申耗，書於銀錠中央凹部之上，並蓋印為證，而銀錠即可流通市面矣。

公估局之內部職務，約分看秤、看色兩種；看秤悉以砝碼為衡，至看色一事，洵係專門技術，非長於經驗者，不能為也。銀錠經看色秤量之後，真偽尚莫能辨者，則以椎擊其要害，聽其聲浪，亦可知其內有無灌鉛和錫，以為之斷，從來未有被人矇混者；蓋既經批水，須負無限的保證責任，如有批水不實，當如數賠償也。

上海公估局有三：一在北市，一在城內，一在南市。其與外國銀行聯絡，保證元寶之成色重量品位者，乃為北市之專業，因上海開港，北市即告成立，故其收入亦較城內及南市公估局為獨豐。三局均為安徽徽州汪氏所經營，無論何局鑑定之銀錠，皆可通用。其批水費每錠二分四釐。〔《第一回中國年鑑》，頁815。〕

各省實銀名稱重量表

省 名	地 名	銀 名	備 考
京 兆	北 京	十 足 銀	係公估局估定十兩重之銀錠，市上最爲通用，作爲十足行使，如實際化驗，尙不足純銀九九。
		松 江 銀	當地通用作爲九七六，實則九七二。
直 隸	天 津	化 寶 銀	此種銀兩成色作九九二，後來並無實銀，專爲轉帳之用。
		白 寶 銀	爲足色現寶，係本埠爐房所熔鑄，市面通用之。
		老 鹽 課 銀	成色約在九九七之譜。
	保 定	新 化 銀	即府清寶銀，係本地爐房所熔鑄之五十兩重錠銀，市上最爲通行。
	張家口	蔚 州 寶	係本地爐房所熔化，每錠五十兩重，爲本地最通用之高色銀。
		滴 珠 銀	成色較蔚州寶爲低。
	榆 關	松 江 銀	
	耶 縣	蔚 州 白 寶	此間爐房，只大德元一家。藥商所來現銀由該爐房傾成白寶，然後可以行使市上，其成色約在九九五之譜。
山 東	石家莊	山 西 寶	此地通行山西運來之大寶。
	邢 台	週 行 銀	係本地銀爐所化，每錠重一兩三錢有零，通行市上，名爲九九成色，實際僅九八二光景。
	濟 南	高 白 寶	市面通用之，實際化驗得純銀九九之譜。
	烟 臺	曹 佑 銀	係公估局估定寶銀（如足銀曹平五十兩估升色一兩二錢即爲曹佑銀五十一兩二錢），市上最通用之。
	青 島	公 估 足 銀	係公估局估定五十兩重之錠銀，市上最爲通用。
	周 村	單 戳 高 邊 足 銀	當地最爲通用。
	濰 縣	高 寶 銀	本地通用單戳寶銀，若三戳者，無論銀色高低，必須較單戳者退色。
	膠 縣	膠 平 足 銀	凡係單戳之大寶，市上最爲通用，雙戳概不行使。
	濟 寧	山 東 高 邊 二 七 寶	當地通用作爲足色，次者近來概不通用。該寶如運至津中，亦能批水到二七。
	惠 民	白 寶	亦名高邊寶，係本省各縣化寶，每錠重五十兩之砵，市面通用作爲十足銀。

(續)

省 名	地 名	銀 名	備 考
山 東	惠民	鹽課錠	亦本省所化，亦作十足銀用，惟成色不一，不如白寶易使。
	臨清	十足銀	
	掖縣	山東高邊銀	市上最爲通用，如運至上海可批水二七。
		十兩錠老鹽課	市上最爲通用，如運至上海可批水二七。
	滕縣	公議十足白寶	市面通用之，日有錢盤行市。
	龍口	高寶銀	黃縣城爐房所熔化者，每錠重五十三四兩，市上最爲通用，成色極高，市上作純銀使用。
	臨沂	山東高邊	每錠重五十兩，市上當足銀行使，考其實際成色，約得純銀九九光景。
河 南		錢糧小寶	係十兩重之小錠，與大寶搭用。
	開封	元寶銀	每錠重五十兩左右，市上最爲通用，成色與北京公議十足相同。
		淨面銀	卽腰錠，每重五兩左右，在市亦極通用，成色與元寶銀同。
	洛陽	庫寶	係解庫之官寶，有十兩五十兩兩種，皆作十足色。
		街市週行銀	係本地商號通用之銀，較庫寶每百兩差色八錢，此等銀祇適於本地商號往來行使。
	信陽	足銀	各省所鑄足色銀均適用之。
	禹縣	足銀	大小足色元寶及塊銀均可使用。
	南縣	府平足銀	名爲足色寶，稍次者亦能行使。
	許縣	現銀	河南寶，上海寶及碎銀一律通用。
	漯河	足色銀	係本地通用足銀。
山 西	太原	庫寶	又稱之曰淨寶銀，專係上兌庫款用，是山西最高成色。
		週行足銀	係市面通用之銀，原定名曰足寶，較庫寶每千兩低色五兩。
	運城	足銀	係十足五十兩重之寶銀。
		公估銀	係市上買賣通用銀兩，成色較足銀爲次。
	新絳	庫寶銀	無論何省者皆能通用。

(續)

省 名	地 名	銀 名	備 考
山 西	大 同	足 色 銀	係本埠傾化之大同寶，每錠五十兩，名爲足色，實得純銀九九八之譜。
江 蘇	上 海	二 七 寶 銀	爲本埠銀爐所熔鑄或外埠來寶，以成色不同，經銀爐改鑄者，每寶重量爲漕平五十兩左右，送由公估局批過方能通行，其色高者每隻可批升水二兩七錢五分，謂之二七寶者以此也，如成色較低升水二兩六錢五分者，亦能通用，苟成色不及二兩六錢五分者，即退回不批。
	鎮 江	公議足紋銀	係公估局批定二七寶，名曰金爐心，每錠重五十兩有零，市面最爲通用。
	蘇 州	蘇 元 錠	係蘇州稅關鑄造，每隻重洋例平五兩左右。
	揚 州	揚 曹 平 銀	從前係由銀爐所化之寶，通行市上，名曰揚州新。自光復後，此種寶銀已經絕跡，且并銀爐亦無現成，爲一種過帳銀而已。
浙 江	杭 州	元 寶 銀	係本地銀莊所鑄造，每錠重約五十兩內外。
		小 錠 子	每錠自一兩至五兩不等。
	湖 州	十 足 寶 銀	係上海所行用，每錠五十兩重之二七寶銀。
	紹 興	紹 寶 紋	
安 徽	蕪 湖	二 七 寶 銀	
湖 北	漢 口	公估二四寶銀	係一種五十兩重之大寶，如在上海，每寶可申水二兩八錢者，在漢祇申水四錢，扣去二兩四錢計算，故名爲公估二四寶銀，各省大元寶來漢均須由公估局估定，如係碎銀小錠，均須重化纔可通用。
	武 昌	武 昌 關 錠	係由武昌關鑄造洋例平五兩內外。
		昌 關 子	亦係由武昌關鑄造，每隻重洋例平三錢，五錢至一錢不等。
	襄 陽	老 寶 銀	
	沙 市	荆 沙 錠	即沙平九九銀，係一兩五兩重元錠，名爲九九，實際化驗僅九六成或九七成。
	宜 昌	漢 潮	每錠重約五兩。
		川 錠	由蜀運來，每錠重量約十兩光景。
湖 南	長 沙	用 項 銀	即公議十足錠，每錠重量約十兩左右，實際化驗僅得純銀九九八。

(續)

省 名	地 名	銀 名	備 考
湖 南	長 沙 湘 潭 常 德	十足大寶銀 市 紋 銀 市 紋 銀	即十足大寶，每錠重約五十兩左右。
江 西	南 昌 九 江	鏡 面 鹽封庫平銀 二七東寶 江西萬寶 二四曹紋	原係由布政使司鑄造，每雙重自六兩乃至十兩不等。 專係對於西岸樞運局購買食鹽之用，如裝運上海須照該處公估局批價為準，其餘交易均不適用。 每錠重洋例平五十兩。 此項寶銀，由公估局批定，成色高低，均以二四為標準。
福 建	福 州	閩 錠	每錠重約十兩左右。
廣 東	廣 州	藩 紋 鹽 紋 關 紋	
廣 西	桂 林 梧 州	足 銀 花 銀 花 銀	
雲 南	雲 南 思 茅 元 江	公 估 銀 市 銀 元 江 銀 猛 撒 銀 票 銀	又稱解錠銀。 每錠重十兩為黔省市上最通行者，其成色名為與川錠同，實則與北京公十足成色相等。
貴 州	貴 陽	巧 水 銀 羅 羅 銀	市上交易通用之，其成色高下不一，自九六五至九四五止。 銀色自九八至九九五，銀兩交易作為輔助之用。
四 川	重 慶	足 色 票 銀	即九七平十兩重足色錠銀，舊者稱為老票銀，新傾者稱為新票銀。

(續)

省 名	地 名	銀 名	備 考
四 川	成 都	川 票 色 銀	重十兩左右之元錠，成色高低不一，以九九七八為普通週行成色。
		川 白 錠	係十足銀，每錠重五十兩左右，川省最為通用，成色高下不一，計分新票老票兩種。
	瀘 州	新 票 銀	新鑄之槽，即為新票，成色純足。
		老 票 銀	舊鑄之槽即為老票，成色較次，渝成相習為例，每千兩須貼色二兩，如瀘埠則一樣行使。
	萬 縣	十兩錠票色銀	經公估定，即作為十足，於市面最為通用。
陝 西	西 安	銀 兩	每錠重十兩，川中向無公估局，銀色即稍有高低，市上一律通用。
		十 足 銀	每錠公估局估定十足，每錠重五兩左右，成色不一，惟永興慶傾化者成色稍高，市面最為通用。
	三 原	足 色 銀	係能完納地丁錢糧，每錠約重五兩左右，有西安省永興慶六字戳記，及三原王成四字者為最足色。
		街市週行銀	
甘 肅	蘭 州	足 紋 銀	
	涼 州	饑 安 銀	
新 疆	迪 化	足 紋 銀	
奉 天	營 口	現 寶 銀	係本地各銀爐所傾化者，每錠重五十三兩左右，成色約九九二之譜，市面通用之。
	瀋 陽	錦 寶 銀	
	安 東	銀 寶 銀	此寶係本埠爐房所傾化者，每錠重五十三兩五錢，市面交易均用此銀，惟成色極低。
	遼 源	現 銀	營口現寶吉林大翅寶及寬城大翅寶均通用之。
吉 林	吉 林	大 翅 寶 銀	重五十三兩五錢為一錠，化驗得純銀九九二。
	長 春	大 翅 寶 銀	每錠重量為五十三兩五錢，原作九九二成色，近來化驗，實際純銀不過九八成而已。
黑龍江	黑龍江	大 翅 寶 銀	錢業公所公議九九二成色，每錠重五十三兩五錢，本地最為通行，惟實際化驗尚不足此成色耳。
察哈爾	豐 鎮	蔚州寶足銀	所謂蔚州寶並非真蔚州所熔化之寶也，都是張家口所熔作者，寶面刻有蔚州某某字樣，成色當十足行使。

資料來源，張家驥《中華幣制史》，37頁。

各種實銀純分成色比較表

實 名	每百兩 申水成數	內加成色	外加成色	銀 爐 所 定 成 色	印度造幣廠 試驗之結果
紋 寶		940.00	943.40	932.00	985.374
二 四 寶	4.80	988.00	988.14	980.00	980.272
二四五寶	4.90	989.00	989.12	981.00	981.200
二 五 寶	5.00	990.00	990.00	982.00	982.000
二五五寶	5.10	991.00	991.08	983.00	983.080
二 六 寶	5.20	992.00	992.06	984.00	984.010
二六五寶	5.30	993.00	993.05	985.00	984.950
二 七 寶	5.40	994.00	994.04	986.00	985.880
二七五寶	5.50	995.00	995.03	987.00	986.800
二 八 寶	5.60	996.00	996.02	988.00	987.750
二八五寶	5.70	997.00	997.01	989.00	988.690
二 九 寶	5.80	998.00	998.00	990.00	989.600
二九五寶	5.90	999.00	999.00	991.00	990.560
足 寶	6.00	1000.00	1000.00	992.00	991.500
純 銀					1000.000

資料來源，《第一回中國年鑑》頁 49。

各地通用成色標準實銀表

(清道光以後各通商口岸逐漸選定通用)

省 名	地 名	標準實銀	備 考
京 兆	北 京	十足寶	名爲純銀，實則九九二，故可稱之爲二六寶。
直 隸	天 津	化 寶	成色九九二與北京同，故亦可稱之爲二六寶。
山 東	濟 南	二 四 寶	
	芝 罘	二 六 寶	
河 南	開 封	二 八 寶	名爲二八寶，實係二四寶。

(續)

省 名	地 名	標準實銀	備 考
山 西	太 原	二 四 寶	
陝 西	西 安	二 四 寶	
江 蘇	上 海	九八規銀	市上往來多用二四寶，但外省匯兌則均用二七寶。
	鎮 江	二 七 寶	
	南 京	二 七 寶	
	蘇 州	二 八 寶	
浙 江	杭 州	二 七 寶	二八寶亦通用。
	寧 波	二 九 寶	
安 徽	安 慶	二 八 寶	二四寶亦通用。
	蕪 湖	二 七 寶	
湖 北	漢 口	二 四 寶	
	宜 昌	二 四 寶	
	沙 市	二 四 寶	
湖 南	長 沙	二 四 寶	又二四寶九九八兌。
	常 德	二 四 寶	
	湘 潭	二 四 寶	又二四寶九九五兌。
	岳 州	二 四 寶	又二四寶九九五兌。
江 西	九 江	二 四 寶	
	南 昌	二 四 寶	
貴 州	貴 陽	二 四 寶	
四 川	重 慶	二 四 寶	
	成 都	二 四 寶	
奉 天	營 口	二 六 寶	
吉 林	吉 林	二 六 寶	
黑龍江	龍 江	二 六 寶	

資料來源：《第一回中國年鑑》，頁 48。

第二節 改良幣制的爭議及自鑄銀元的開始

(一)改良幣制的建議和爭論

〔康貢生黎庶昌呈——條陳行鈔，同治元年九月〕紓今日財賦之窮者，宜莫如行鈔。製鈔一依舊制，惟分等不宜繁碎，應以五千貫、千貫、五百貫爲大鈔，百貫、五十貫爲中鈔，十貫、二貫爲小鈔。大中鈔裝潢成卷，小鈔亦裱糊務極精好。大中鈔當會票之用，小鈔當錢票之用。二貫以下無鈔者，仍鑄精好制錢，以便流通之用。外又以金、玉、水晶、銀、銅刻爲五印，命官掌之，大鈔鈐大印五，中鈔鈐中印五，小鈔鈐小印五。先行京師，以次頒於各省。布政使印記發各府，各府印記發各縣，各縣印記發錢莊，錢莊印記然後發行民間。期以三年通行，不必分畫疆界，此省之鈔，可用於他省，此縣之鈔，可用於他縣。令於通衢大邑設立辨鈔之人，以防作僞。民有誤用僞鈔者不加罪，惟根究其作僞之人斬之。私減鈔價者治罪，告僞造者賞。行鈔之始必先重入，下令天下凡錢糧、關稅悉皆收鈔，二貫以下收錢，勿畸輕畸重，以鈔爲母，錢爲子，子母相權，始能行之久遠。凡京、外出入，非鈔勿納，務使鈔之在手與現錢無異。鈔本卽計歲帑爲之，如歲入百萬之帑，卽可造百萬之鈔。鈔出之始，聽民以銀易鈔，鈔旣通行，始禁民間不得以銀爲幣。凡監造之官，造鈔之人，及官之奉行無弊者，量予議敘加級。頒行之時，明訂則例，布告天下，不得有意輕重，亦不得格外勒索。行之旣久，鈔有昏爛者許解部焚燬。如此則鈔無成色、扣折，實輕用便，破用銀之見，而鈔無不可行矣。惟宜堅之以信，出之以斷，宜多行而不宜少行，宜久行而不宜暫行，宜必行而不宜試行，宜速行而不宜緩行。

從前寶鈔之壞，由於民間得者不能取銀，又不許交庫，價由是日賤，而各部各院及崇文門之領款者，俱不肯收鈔，頒發各省者，又阻以不得搭解部庫一語，其他關稅各處，仍是取現銀買鈔解庫，後井田科案發，至有以空紙易現銀之說，而寶鈔爲棄物矣。然今尙不至於全廢者，賴捐銅局搭收之故。今若行鈔，必追究已往之失，改易章程，不特今新製之鈔聽行，卽寶鈔亦舉而行之，而民始信，民信而鈔行始決矣。

〔御史孟傳金摺——請招商鑄錢行鈔，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竊維近日籌足用者，全賴捐銅局以爲接濟。不知十餘年來仕途已滿矣，民力已竭矣。且現時銀貴錢賤，卽令改籌花樣，另議更張，恐亦難給實用。況利權必操之自上，使猾民不敢玩弄，奸商不得把持，乃可推行盡利，未有仰給外來而能久恃無恐者也。臣謹仿變法之十利，籌權宜於一時，酌擬四條，密呈御覽，用備採擇焉。

一、募殷富以廣鼓鑄也。查近日制錢短缺，添鑄則無銅，買銅則無本，宜莫如招徠殷實之戶，使之自備工本，開爐納錢。臣亦知利權攸關，當防下移之漸。但官爲招募，官爲監察，既不同聚衆開礦，亦祇如富民墾田。況近時督撫無不遴選真才，辦理得人，想亦萬無他慮。擬請京局及各省地方，通行招募富戶，令其自備工本，鼓鑄制錢。自開爐之日始，定以二年爲限，俟二年後再議停鑄。其富戶或一戶數爐，或兩戶一爐，取具地方印結、連名保結，具呈核准。其每爐日鑄制錢若干，應行交納若干，秉公詳議。每屆年終，除地方支用外，如有盈餘，易銀報解。其京局由戶、工二部妥辦，省局由各藩司專辦，辦理不善者嚴參。其錢式由部鑄呈御覽，發給各省，務使輕重一律，其輕重不得紕於一錢或一錢二分。其銅質無論紅黃各色，概用淨銅，務須輪廓完潔，字畫工整。敢有偷減工料大小參差者，改鑄重懲。其各色銅斤，案照市價及制錢工本核算，先行出示，使之均平。除民間現有之銅器聽其用賣外，所有各地方開設之銅鋪，除響器外，通行嚴禁，限三月內使之銷售

逾限者封閉入官。其行使，則京局之當十錢與制錢按成搭放，省局則令各督撫酌核情形辦理。總使立法之始，深籌妥議，有弊即除，二年之中，亦將稍有裨益矣。

- 一、借商本以行鈔票也。現經御史慶保摺獲不挂錢幌私開錢票一案。臣思票而曰私，以其不出自官也，是票不由官即謂之爲私，豈挂錢幌者即得謂之官票乎？惟其俱係私開，故錢商因得無故關閉，藉以誑詐人財。迨關閉之後，則官爲著追。其僞造私票者，又官爲究治，是錢商前作私而借重於官，後復假官而愈行其私，豈非官法森嚴，徒爲奸商所簸弄？臣愚以爲錢商之開票，皆宜取給於官鈔，令戶部查明京都錢鋪若干，不論挂幌與否，先行出示，使之核照鋪本，領借官鈔，仿照私票戳記行使。除應領原數外，酌加二成，一體用戳代官行用。抑或所借官鈔，定以年限扣還，則二成即可無庸加領。敢藉端關閉者重懲。其在京各處交項，一概收納私戳官鈔，或願銀錢搭交者聽。所有各鋪前出之私票，令其陸續收回，易給官鈔。其或不行收回仍思開票者，如有僞造假領等弊，除僞假之官鈔執法嚴辦外，其私票一概不究。其外省亦各歸各處行使，均可照此辦理。每屆年終易陳出新以昭慎重。若夫銀票，則宜仿唐飛錢之制。凡出京人等，如有現銀，路途不便攜帶，准其呈交戶部，照數易票，立即行文該省處，如數清還，不准遲延刁難，亦不核收利息。道途如有遺失，仍准保結核兌。該省處即特設鈔票兌易局，由藩司專管妥辦。倘委任非人，即行嚴參治罪，其由外兌京者禁止。如此示重信於天下，諒亦無難試辦也。

- 一、因民情以開押典也。查自各當舖歇業以來，民間拮据情形較前倍甚。其無錢之家用度維艱，不能不指物押借，而黠悍者遂藉以射利居奇，所押物件得錢無幾，而數旬即滿，合之利息竟至十數倍之多。欲贖回則力有不逮，不贖回又心有不甘，加以押物之輩，

復自鳴得意，刁措萬端，於是各城呈控重控重利盤剝砌詞狡賴之案，層出疊見，官司難其聽斷，書役肆其刁訛，和解查禁殆無虛日。臣愚以爲與其禁止不能，反使得陰牟厚利，不若明准開設，或可息訟而便民。其開設押典爲生者，仿照當舖舊規而稍爲變通，無論官民人等均准開設。其所押物件定以四個月爲限，逾期不贖，准其變賣作本。其發給押價不得與原押物值貴賤大相懸殊，其出收利息不得過三分，違者懲處。……

一、增米價以勸捐輸也。查倉儲虧絀，額漕既多不足，採買又有難行。惟有廣勸捐米，或可爲一時之接濟。聞近年直隸、山東、奉天等處收成尙屬豐稔，而江南、浙、閩素係產米之區，亦可由海運津，但使增其價值，令願捐者赴京交米，不准折收銀錢，致使銀價太昂，則販運必源源而至。現時外間市肆糧價，粳米每石約制錢五六千文，粟米約三四千文，其捐輸收納則加倍核算，無論粳米、粟米悉准交納。……

以上四條，制錢多則內外足資周轉，鈔票便則上下均免繁難，押典開則官民之生計胥安，糧米集則兵丁之食用自裕，於以清錢局之宿弊，祛銀號之刁風，通衆庶之有無，紓臣工之竭蹶，未始非權宜之至計也。

〔御史周恆祺摺——建議發行兌現鈔票，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五日〕竊維軍興以來，國帑空虛，各省殘破，縱有釐捐等項，不過就地支發，以至解京之餉寥寥，即屢次嚴催，仍然罔應。所有每月應發兵餉，部庫萬分支絀。目下百物騰貴，兵餉卽按期給發，旗、民之生計尙覺艱難。若再稍短緩，此數十萬衆何所仰給，輦轂之下其害不堪設想。再四籌畫，欲紓今日財賦之窮，計未有善於行鈔者。夫鈔之能行與否，視立法何如耳。從前寶鈔之壞，由於得者無處取銀，又不許交庫，而各部院及崇文門俱不肯收鈔，頒發各省者又不得搭解部庫。是鈔法雖行自上，而上已先視鈔爲棄物，尙問民乎。夫民間錢鋪之私票，其輕重視寶鈔

爲何如，乃私票竟通行而盡利，寶鈔每一行而輒阻。何也？一能取錢，一不能取錢耳。觀前此錢鈔之設，有五字戳記者，民間即能通行；無戳記者幾成廢紙。可見鈔非不行，特不能取錢之鈔則不能行也。臣維鈔法之行，必先示民以信，而示民以信必使持鈔者可以取銀，以鈔取銀必先立鈔本，收發一律。謹抒管見六條，爲我皇上敬陳之：

一、銀數不宜過鉅也。寶鈔之設，原爲散給兵餉，而兵餉一人所領無多。今擬以五錢至一兩者爲小鈔，二兩至五兩者爲中鈔，廣爲分給，以便各兵零星之用。再以十兩至五十兩或百兩者爲大鈔，作別項之用。

一、行鈔宜立官號也。今擬於京城設鈔號四處，編以四字，頒以戳記。又於近京各省計立一號，即以京號四字分配各省，某省歸某字號。如天字號分河南省，即發天字號鈔十萬至河南分局中，聽官民交易。隨諭令河南解京之餉，總須半鈔，否則三成，斷不可少，即民間應交關稅、錢糧亦然。所有河南解來京餉中三成之鈔，即作部款分發兵餉，而河南賣鈔之銀，仍解歸京城本號中，以爲應付河南寶鈔之用。民見河南之鈔在京尚可取銀，則鈔不期行而自行矣。

一、鈔本宜裕也。目下兵餉尙形支絀，何處籌數十萬之鉅款，以爲鈔本？今擬以每月應發之兵餉，分存四號中，以四十萬言，即將四十萬鈔在四號分蓋戳記，歸部按兵給發。得鈔者准其在各號取銀，該號不得短平毛色；下月亦然。再存鈔若干，以備京民購買。如此辦理，則得鈔者知有銀之可取，必不遽取銀，有銀者見鈔可恃，必將換鈔以爲便。取者少而換者多，鈔本自日見充裕矣。

一、收發無畸輕重也。每月捐款及崇文門等項，諭令照銀數概行收鈔，則民間自不得不向此四號中買鈔，各號所收之銀，可作鈔本；部中所收之鈔，仍作兵餉等項。收發一律，鈔自流通矣。

一、經理不必招商也。擬就各部派廉明司員一人管領一號，每月給

薪水若干，三年准其議敘，外省亦然，則辦理者必樂爲盡力。且各號約發鈔三十萬，以十萬應付兵餉，以十萬聽在京官民交易，以十萬頒發外省。發鈔一萬，即宜收銀一萬；存銀一萬，即宜少鈔一萬。銀鈔出入不踰此數，稽核甚易，可免侵漁等弊。

一、製鈔宜立專局也。擬請派監督數員，一司紙張，一司印刷，一司填寫數目，一司登記號簿，均需先蓋經管鈐記，用鈔若干即頒發四號，再由本號蓋以戳記，以便取銀。如此辦理，鈔局無四號戳記，空鈔斷難私行；各號雖有戳記，而造鈔不由本號，自無浮開之弊。

以上六條，均係行鈔大略。初行一月，計應發兵餉若干，即以若干實銀，在各號易鈔發放，無虞不足。至第二月所收捐款及崇文門稅務，並外省解來三成之鈔，恐不敷一月兵餉之用，然鈔雖不敷，尚有外省解來之七成實銀，或以銀易鈔，或銀鈔搭放，臨時再行酌量。至於造鈔宜極精工，以防作僞，紙張宜求堅厚，以便久行，細微節目無難妥議也。

論者或以捐款及崇文門等項向皆收銀，今忽收鈔，似以實易虛。不知彼之鈔從何來，蓋其銀已先交也。又或以外省解京之餉，全收銀向虞不足，今搭鈔三成，實銀似更短絀。不知彼三成之鈔係在官號以銀易來，是先交三成銀，而後交三成鈔也。又或以所發之鈔，既准在各號取銀，於國帑有何裨益，何必多此周折。不知朝廷立法，惟不信斯難行，今既立鈔本，則初行一二月，發鈔若干，或即需若干之銀應付；二三月後，民見鈔可取銀，又可交稅及錢糧等項，斷不至急急取銀。行見彼此以鈔相交易，遠近以鈔相往來，亦與私票之通行無異矣。幾見持私票者，盡向錢鋪取錢乎？況各項均令交鈔，則以銀易鈔者必多，持鈔取銀者必少。流行既久，下無疑心，不言利而利自在矣。夫以不能取銀之鈔期民必行，即嚴刑峻法，民將遁於刑法之外。示民以信，則持鈔者可以取銀，持銀者可以換鈔，即鈔即銀，民亦何至重銀而

不重鈔乎？惟立法必期久遠，防弊務極周詳。既行以後，所造之鈔，即無異添數十萬實銀，庫款自易於周轉。倘遇萬不得已之事，方准請旨酌量添造。不得因每月照例支發，偶有短絀，率意加增，致令日積月深，鈔本不繼，以壞良法。則爲數既有限制，流弊即無從生矣。

〔御史陳啓泰摺——請變通錢法鑄銀錢，光緒九年正月初八日〕竊維錢制歷代變更，大抵輕則竄惡難行，重則盜鑄尤甚。國朝制錢最爲精當，然至今民間不足以資流轉者，銷燬與私鑄之爲害甚烈也。自鈔票當五百、當百之法時行時止，民多擾累，不得已而改鑄當十大錢，抵值既多，私造愈衆。加以奸牙狡僧賣空買空，市價陡漲陡落，不獨官錢周轉不及，即借私錢補救亦有時而俱窮。於是以銀易錢者，往往空持片紙。錢商所入實銀，所出空票，貪饕既饜，動輒關閉。數千百萬之楮幣立即滯行，數千百萬之民家頃刻凍餒。京師根本之地，小民困憊如此，可爲寒心。伏查各省批解銀數，歲計不下千餘萬，官俸兵餉均發庫銀，散放之後，一歸奸商席捲而空。京師流行既無可繼之錢，徒用萬不可恃之票。虛僞爲市，饒倖目前，人心岌岌，常有不能終日之勢。若非急圖變計，殊不足以靖閭閻而恤閭閻。

今議改復制錢，所費既多，銅亦不給，且旋鑄旋燬，官實難乎爲繼。計惟改鑄銀錢，自一錢、二錢、三錢、五錢至一兩，區爲五等，面鑄年號，背鑄分兩。輕重有一定之程，交易便奇零之用，則民間行使，不必專恃銅錢，即無慮空存廢紙，似尙爲窮變通久之一法。通商以來，海禁大弛，舊鑄之錢，奸民多私販出洋，各口青銅紫銅作坊，洋商復重價收買，以致直省均苦錢荒。自可頒給銀模，准其一律開鑄，重準庫平，並鑄出某省字樣，撥解支放各款，上下通行。既杜奸宄挖補低潮，又免吏胥扣減成數，取攜便利，銖兩分明，加色壓平爭擾諸弊，均不禁自戢，是一舉而數善備焉者也。

不但此也，外夷貨易中國之銀，攪和夾雜熔鑄洋錢，使用幾徧天下，而又能操縱其洋價之低昂，以爲出入，盤剝商民，漏卮無算。徒以

內地銅錢短絀，藉資洋錢轉運，暗耗亦無可如何。奪我利權，幾成坐困，若我國仿鑄相敵，以後各關徵稅，無論洋商華商，概令輸納中國銀錢，則價值勢必一時騰踊，番餅不得暢行，或可懲艾於萬一。聞西人在日本貿易，概用日本洋錢，各國商社時託其錢幣局鑄造，可見東洋尙能維持錢法。今中國情形困敝至此，變通挽救之術，詎得視為緩圖哉。

但錢之式樣宜精，分量宜準，方可行之無滯，歷久不磨。督辦之官，必須勤能精密，潔己奉公，然後承辦胥役工匠無所施其弊混，尤爲治事之本。應請飭下所司詳議施行，國計民生裨益殊非淺鮮。

〔侍講龍湛霖片——建議仿鑄藏式銀錢，光緒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再，自中外通商以來，耗費銀錢無慮數千百萬。然猶以貨易貨，所出之貨少，不敵所入之貨多。雖明知其害，亦屬無可如何。獨洋錢一項，銀色不過九成，徒以製造精良，行之東南數省，遂與中國足銀等。又有一角、二角者數種，便於零用，民尤賴之。但令一歲中有千萬流通，洋人卽坐獲百萬之利。日朘月削，耗於無形，民生困窮曾不覺悟。臣伏查《會典》，錢法有樣錢、制錢、普爾錢、大小藏錢，凡五品。樣錢等鑄以銅，惟藏錢鑄以銀，大者重一錢，小者半之。大藏錢九，小藏錢十有八，皆準銀一兩，是以九成用作十成，以一成償工價也。現在京師有乏銅之歎，錢法日壞，私鑄橫行，擬於救弊之中，兼寓復舊之意，可否飭部訪求藏錢之法，如式鼓鑄。顯以利民間之用，隱以濟錢法之窮。且與洋錢之一角、二角者足以相敵，其利一也。鑄錢十萬，卽增銀萬兩，以中國人力之有餘，補財用之不足，其利二也。與制錢相輔而行，錢雖少而無患，且可杜奸商關閉錢票之患，其利三也。惟行之不善，亦有三弊：監造不嚴，則有攙和之弊；工作不精，則有偽造之弊；以是出而不以是入，則有民不信從之弊。力杜此三弊，而以實心實力行之，是在司圉法者之得其人耳。

〔侍講龍湛霖片——再請鑄造藏式銀錢，光緒十二年七月初八

日]再，臣於光緒九年十二月十九日附片請行藏錢，當經戶部議覆，以現在庫款支絀，俟籌出成本再行辦理。臣之愚見，非欲胥天下之銀而鑄爲藏錢也。但究〔以〕部中入款，鑄成若干，放出之時不過化整爲散。按之則例，係以九錢準銀一兩，以一成償工價，今卽照實發放，於朝廷一出一入，亦無所增減，所費者人工鑪火而已，又何須另籌資本哉。而流至民間，卽可與制錢相輔而行，藉補錢法之不足，爲利無窮。現在沿海各市面，凡貿易至百十文以上，從無用現錢者，皆以一角、二角之洋錢代之。卽取其輕重有定，成色有定，甚便於零用也。藏錢與洋錢同，惟其名異耳。但製造不精，不無畸重畸輕，且難免奸民作僞，須用機器爲之。聞此項機器甚小，所費無多，卽可在部中鼓鑄。懇飭下總理衙門預行知照各國，不准與中國同式，方無流弊。舊式只大小二品，擬量爲變通，分大中小三品。大者重一兩，中者重五錢，小者重一錢。其重卽於錢面註明，俾民間一目瞭然。其背編列字號，如有攙扣等弊，庶日後不難追究也。

〔給事中方汝紹片——請鑄銀元，光緒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再，臣聞蘇、浙、閩、廣諸省行使番錢，歷有年所，通稱之曰洋錢。近日安徽、河南各省亦漸行使。按洋錢一元實重七錢二三分，其錢銀色低潮，若折合十足色銀，祇得六錢有零，而貿易中使用一元可抵銀八錢，以其便也。計百餘年來洋人收中國之利權，此其一端。現聞天津以及各海疆有機器者，均令鼓鑄銅制錢。臣愚以爲與其鑄銅錢，不如改鑄銀錢，仿照番錢模式，每元或一兩、或八錢、或五錢、或三錢、或一錢，分鑄銀錢五種，周流通用。果使此錢通行，則洋人不能專擅其利，此一益也。現在銅斤短絀，有銀錢則銅錢少鑄無妨，此二益也。而且奸商猾賈藉銀票錢票以漁利，行此錢則其票不能居奇，此三益也。一舉而三善備，亦何憚而不爲。可否飭部核議施行，實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

〔御史易俊摺——請飭各省鑄銀元，光緒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自外夷通商以來，東南諸省洋錢盛行。而交易往來，用錢與銀者，不

及其半。查洋錢有不同，大者曰馬錢，爲海馬形，今不多見。次曰花邊，有本洋、英洋之分，鑄人物禽鳥，環以番字。夷船捆載而至，歲數百萬，與中國貨物相流通，其質低潮，遠不及銀，而價視銀爲高下，商民用之較銀尤便，是以到處通行。顧昔祇以易貨而來，今則多易銀而去。每圓計重七錢三四分，易中國足銀七錢七八分、至八錢一二分不等。暗中侵去足銀，不可勝數。第行使日久，禁之不得，不禁則受虧無窮。爲今之計，惟有議鑄銀錢，尙可一塞其漏卮也。或恐銀錢易於作僞，其沮格不行，可立而待。不知洋錢流入中國，多歷年所，其間有夾銅者，審聲辨色，雖在鄉愚，盡人通曉，況官板銀錢極精，作僞匪易，卽作僞亦無益也。廣東業已試辦，著有成效，不聞稍有窒礙。誠使仿而行之，爲利甚溥。人情厭故喜新，用銀錢者多，用洋錢者自少，是不禁之禁也。且不用洋錢省分，半因制錢銷燬過多，不敷周轉，閭閻困乏，市肆蕭條，若得銀錢與錢與銀相輔而行，當亦日有起色。可否飭下戶部知照各直省，悉以廣東成式開爐鼓鑄，酌量發交各州縣錢店公平兌換，俾得廣爲流布。抑或統歸廣東鼓鑄，可稍減他省開爐經費。其應如何分撥，由該部妥議辦理。利權操於上，民用便於下，實一舉而兩得也。

〔康有爲《上清帝第二書》，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夫富國之法有六：曰鈔法，曰鐵路，曰機器輪船，曰開礦，曰鑄銀，曰郵政。今奇窮之餘，急籌巨款，而可以聚舉國之財、收舉國之利，莫如鈔法。令天下銀號報明資本，皆存現銀於戶部及各省藩庫。戶部用精工制鈔，自一至百，量其多少，皆給現銀之數而加其半，許供賦稅、祿餉。其大者戶部皆助資本，其虧者戶部皆代攤償，助其流通，照彰大信。巨商樂借國力，富戶不思倒虧。以十八行省計之，可得萬萬。既有官銀行，上下相通，若有鐵路船廠大工，可以代籌，軍務服務要需，可以立辦。國家借款不須重息中飽，外國匯款無須關票作押，公款寄存可有入息，鈔票通行可擴商務。今各省皆有銀票、錢票，而作僞萬種，利不歸公，

何如官中爲之，驟可富國哉？此鈔票宜行一。

.....

錢幣三品以通有無，其制最古。自濠鏡通商，洋銀流入中國，漸徧於內地，及於京師。觀其正朔，則異邦之年號，而非我之紀元也，是謂無正朔。考其漏卮，則每歲運入約數百萬，進口無稅，八成夾鉛，而換我足銀，市價漲落，七錢二分之重，或有漲至八錢者，多方折耗，是謂大漏卮。名實俱亡，吾政之失，孰大於是。而吾元寶及錠，形體既難握攜，分兩又無一定，有加耗、減水、折色、貼費之殊，有庫平、規平、湘平、漕平之異。輕重難定，虧折滋多，而彼重率有定，體圓易握，人情所便，其易流通固也。查泰西皆用本國之銀，如俄用盧布，德用馬克，奧用福祿林，英用喜林，外國銀錢不許通用。我宜自鑄銀錢以收利權。今廣東已開局鑄銀，但患經費不敷，未能擴充以鑄大圓耳。夫金銀質軟，祇用九成，查美國鑄銀每刻可成大圓一千二百，而每圓之利三分，移作製造之費猶有餘，饒利亦厚矣。請飭下戶部預籌巨款，並令各直省皆開鑄銀局，其花紋、年號、色樣、成色，皆照廣東鑄造。增置〔鑄〕大圓，由督撫選精明廉吏專司此局，厚其薪水，嚴其刑罰，督撫以時月抽提，戶部以化學核驗。他日礦產既盛，增鑄金錢，抵禁洋圓，改鑄錢兩，令嚴而民信，可以塞漏卮而存正朔矣。此鑄銀宜行者五。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2冊，頁140—143。〕

〔上諭——令各省籌擬變法自強辦法，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七日〕自來求治之道，必當因時制宜，況當國事艱難，尤應上下一心，圖自強而弭禍患。朕宵旰憂勤，懲前毖後，惟以蠲除積習，力行實政爲先。疊據中外臣工條陳時務，詳加披覽，採擇施行。如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各礦，折南漕，減兵額，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大約以籌餉練兵爲急務，以卹商惠工爲本源。此應及時舉辦。至整頓釐金，嚴核關稅，稽察荒田，汰除冗員各節，但能破除情面，實力講求，必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著各直省將軍、督撫，將以上各條各就

本省情形，與藩臬兩司暨各地方官悉心妥籌，酌度辦法。限文到一月內，分晰覆奏。當此創鉅痛深之日，正我君臣臥薪嘗膽之時。各將軍督撫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諒不至畏難苟安，空言塞責。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李宗棠：《光緒徵要錄》卷1，頁3。〕

〔順天府尹胡燏芬摺——建議設銀行鑄銀元行鈔票，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一、籌鈔票銀幣以裕財源也。昔元明以鈔票爲虐政者，則以一紙空券，欲抵鉅萬現銀，情同誑騙耳。西國以鈔票便民者，則有一萬之銀，始發一萬之票，無絲毫虛浮也。中國不自設銀行，自印鈔票，自鑄銀幣，遂使西人以數寸花紋之券，抵盈千累萬之金，如匯豐、德華、有利等洋行之鈔票是也；以低潮九成之銀易庫紋十成之價，如墨西哥、呂宋、日本等國之洋錢是也。今誠能於各省通商口岸一律設局，自鑄金銀銅三品之錢，頒定相準之價，垂爲令甲。一面於京城設立官家銀行歸戶部督理，省會分行歸藩司經理，通商碼頭則歸關道總核。購極精之器，造極細之紙，印行鈔票，而存其現銀於銀行。妥定章程，明頒諭旨，俾民得以鈔幣兩項完納租賦稅釐。至各省旗兵、綠營、防營之餉，京外文武百官之廉、俸，亦卽以鈔幣兩項分搭勻撥。而尤必各處銀行於出入授受之間，隨時查核，不至鈔溢於銀，並絕無毫釐短折，方能取信於人，持之久遠。惟用人必須按照西法，用商務之章程，杜官場之習氣，慎選精明廉潔之人，綜計出入。其餘亦須屏絕情面，皆由公舉，不得私薦，方免弊竇。至於放息責成股實保人，一有虧折，惟保人代償；押款則值十押七，一經逾期，拍賣抵償，不足仍向欠戶追還。果能照此辦理，實力奉行，其收回利權，孳生息款，計每歲盈餘之數，至少當在千萬以上。此誠今日至要之務，不可忽視者也。〔陳度：《中國近代貨幣問題彙編》〕

〔御史慶裕等片——反對發行紙幣，光緒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再，胡燏棻奏請鑄金銀銅錢，設立官行，仿造錢票等語。臣等伏查

咸豐年間，逆匪竄擾，餉道不通，戶部奏請製造銀鈔、錢鈔，並當千、當百、當十、當五大錢，以資流通，開設四天、五乾、五字官錢鋪十四家，均派委員經理。彼時每兩銀價在八千以外，兵餉、俸餉等項均按四千合鈔開放。是戶部出銀一兩，可抵二兩之用，豈有不能周轉之理。乃行未數年，謠言四起，軍民爭來取錢，每十千票給現錢兩千，自兩千至五六千給現錢一千，官錢票大不值錢，經部奏參，將各委員革職抄家治罪。於是官錢鋪倒閉，錢票均作廢紙，大錢均作廢銅，而銀鈔迄未行用。此臣等在京時所深悉者也。雖胡燏棻原奏仿照西法辦理，稍有不同，而鈔票之流弊如此，似亦不可不防。

〔御史易俊片——請推廣銀元，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再，湖北銀圓局業已開辦，將浸推浸廣，一則可濟制錢之不足，一則可收利權，裕國便民，無有逾此者。但作事謀始，未計其利，先防其弊。道光時林則徐巡撫江蘇，見洋錢爲害甚大，特鑄七錢三分重銀餅，以思抵制，初亦商民稱便，流通無滯，未幾而僞者低者日出，遂使良法美意沮格不行，可爲前車之鑒。聞湖北製造銀圓，悉仿照廣東成式，大者重七錢二分，小者有兩開、五開、十開、二十開者不等，其配合成色，由九成遞減以至八成，原分別等差，立有定制，第恐委員從中漁利，勾同局匠任意偷減，若不嚴行防範，則日朘月削，勢必至逐漸低潮，不能規諸久遠。防之之法，莫如責成總辦隨時認真稽察，並於藩署內設化學機器一具，逐日抽提現造大小銀圓一二十枚，由藩司眼同試驗，儻成色稍有不符，即將經手人等澈底根究，按枉法律加等治罪，總辦亦照溺職例處分。立法嚴，庶弊端可絕矣。應請諭令戶部行知湖北督撫臣遵照辦理。再，沿海沿江各省鹽課、稅釐向需銀與錢者，已准按圓質重輕時值高下作抵矣，捐項、錢糧亦不妨酌量收納。

抑臣更有請者，戶部爲財賦總匯之區，外省解部各款，爲數甚鉅，如准銀圓一律批解，則流布更暢，不特帑項出入，可省爐房火耗之費，且搭放各款，上下便之。將來京師市面通行，凡交易往來，雖制錢無

多，亦易於周轉。寶泉、寶源二局祇就銅運鼓鑄，並不必要添購洋銅，何至歲常以數十萬金置之於無用之地，其美利直不可勝言。惟是襲故蹈常，已成積重難返之勢，驟圖變計，恐銀庫胥吏不免多方阻撓，是在部臣轉移大局，力爲其難，救敝補偏，自無窒礙難行之患耳。

〔御史陳其璋摺——請飭各省推廣鑄銀元，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竊查東南各省，數十年來，暢行墨西哥之鷹洋，亦名英洋，每洋銀一圓計重庫平七錢二分。此外又有小銀錢數種，自三錢六分起至三分六釐止，略分四等。雖式樣互異，而輕重成色無稍差殊，是以商民一律信用。前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內，奏明自行設局鼓鑄各種大小銀錢，其輕重、成色與外洋無異，民間亦樂於行使。聞外洋之販運銀錢進口者，數年以來，每歲已少至數十萬圓。嗣張之洞移督湖廣，覆奏准設局鼓鑄，自是而廣東、湖北兩省大小銀錢，遂流行於東南各省，明以收回權利，暗以便益民生。其明效大驗，久在聖明洞鑒之中；內外臣民亦罔不周知其有利而無弊。而戶部猶未興議設局鼓鑄者，不過以管理銀庫各員及庫吏之諸多不便也。

查戶部兌收各省解京餉項，俱用寶錠，初報到時，先議使費，稍不滿欲，則挑剔成色，委員受累無窮。迨過平之際，復上下其手，索銀補平，計每千兩須贏餘七八十兩方能符數。比放款時，則每千兩又短少七八十兩。一入一出侵蝕不貲，倘改用銀錢，成色輕重毫無軒輊，諸弊悉屏絕而不能行，其不便於庫員書吏孰甚。故戶部即創議開鑄，若輩必以窒礙難行爲辭，多方阻格。利國利民之計，久撓於不肖官吏之私，深可歎也。

相應請旨飭下戶部，查照廣東、湖北鼓鑄銀錢章程，即行定議開鑄，凡庫中收發各款項，准其一律行用，著爲定例。此外各直省除廣東、湖北已辦有成效外，並請飭令各督撫仿照成法設局廣鑄。俾中國銀圓流行日廣，則洋錢進口不禁自稀。保利源而塞漏卮，計無便於此者。而其最要關鍵，首在經理得人。凡成色、分兩不得有絲毫撓雜偷

減，方能華洋信服，歷久通行。若稍滋弊端，則全局渙散，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此則全賴筦度支者，嚴定賞罰，實力奉行也。

〔御史張仲忻摺——請發鈔票鑄銀元設銀行，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竊維國家之疲敝，至今日爲已亟矣。歲入歲出之款無省不絀，捐例之開無裨毫末，洋債之借徒快目前。加以教案迭聞，時有賠款，和倭重費無可籌還，需用之事甚多，節省之資有限。其收數之最巨者，僅海關、釐金兩大宗，今則日本商請減稅，若允行而各國援例，是海關之收數亦減矣。既准製造土貨，內地之物悉變而爲洋產，是釐金之收數亦絀矣。歲用已屬不支，洋債如此其巨，何以自給，何以償人？又況通商以來，貨價之溢外洋者，每年以二三千萬計，猶復歲有所增。國計已虧，民生亦蹙，轉瞬脂膏既竭，無以應他人之求，勢必裂我疆土，臣我僕妾，在彼亦不得不然，在我將何以自處？近來籌國是者，亦知事事爲人所窘，思所以補救之方：曰練西操，曰製船械，謂非此不强；曰築鐵路，曰興礦務，謂非此不富。其說誠然矣，乃有其說而未肯舉辦，欲舉辦而無所措資，左絀右支，捉襟見肘，蓋雖握其要而猶未探其原也。

夫大利之原莫急於商務，商務之本莫先於銀行。臣常爲此言，人或震而驚之，以爲事重而難舉，款多而難籌。竊以爲皆無難也，但恐行之之計不決，與任之之權不專耳。果決且專矣，不一年而銀行可成，不三年而商務畢舉，貨虧之數歲可減三四成，入官之款歲可增一千萬，十年之久，進出必能相抵，而國家可歲溢萬萬，揆度勾稽，確有把握。臣籌之既熟，用敢直陳。

今擬請特設督理工商事務大臣一員，駐紮京師，以時往來於通商各處。其下選精通洋務辦事結實之員，襄理其事，至多只須十數人，廉俸公費，格外從優。創辦之初，即在京先設官銀行，凡各省會暨通商口岸俱一律分設。其辦理之法與利便之端，可略得而言者：

一、凡京直各省之公款，如海關稅、常稅、釐金、錢糧、鹽課、餉項等，

向之存於官銀號及錢店者，均令改存銀行，隨時支取，息皆歸公，用仍無缺。

- 一、鑄用銀錢，各省恐難畫一，應併歸銀行鑄造，並於未設局之省一律開鑄，既廣行銷，又獲鑄費，兼塞漏卮。
- 一、泰西官商各銀行鈔票，每逾於本銀數倍，中國之銀號錢莊甚至有逾於本銀百倍者，今只准多開三成，既便流通，驟增實帑。
- 一、凡釐、稅、俸、糧及一切捐繳支發之項，概以銀鈔搭半，出入維均，其有持鈔易銀者，隨時隨地均可支取，以昭大信，乃可暢行。
- 一、京協各餉向須管解匯兌者，均由銀行交納，費可稍減，利仍歸公。
- 一、銀行雖由官立，章程仍仿商辦，利權既歸其總攬，所有官銀號、匯票莊舍此則無業可圖，入股則其利仍在，可勸令合入銀行，併成大股，不必零招，成本自鉅。
- 一、各省發商之項，紳民生息之資，皆可存入，以摺據爲信，商民如有所需，皆可借出，以押款爲憑，均無虞倒騙，上下便益。
- 一、鐵路關係最要，現時無款興修，無商承領，宜先撥銀四五百萬作爲鐵路官股，交該大臣，由銀行廣招商股，即日履勘，逐漸興築。銀行爲人所共信，商辦尤衆所樂從，事必易集。此外工商各務，其經費可皆由此出，股分可皆由此入，無須另籌。
- 一、如遇軍務或大工程，可向銀行借用，照例計息，無須仰給外人。
- 一、金鎊漲落無常，中國深受其害，若能於漠河礦外多覓金礦，開採既富，仿鑄金鎊，不惟免受其害，兼可將銀行推廣於歐洲，尤爲無窮大利，並宜參考泰西銀行章程，斟酌妥善，以期有利無弊。

〔恭王奕訢戶部尚書敬信等摺——覆議張仲炘所奏，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臣等查核御史奏設銀行，造端宏大，條類繁博，合通商惠工之美，以銀行總其成。立意甚善，擔荷不輕。銀行之名昉於西俗，蓋合中國票號錢莊而變通盡利者也。營運之道以不虛擲成本爲

宗，不徒恃票紙轉輸爲利，若但沾沾票紙盈縮，馴至買空賣空，此銀行之深忌也。……中國係銀幣之國，印度、日本皆然，歐洲類多金幣，北美洲則金銀並重，銀元與金鎊爲消長，現較墨西哥行銷中國之鷹銀數幾倍之，而流通仍在金。近此十年間金價陡昂，中國出口之金歲七八千萬兩，運入之銀自豐。惟越時稍久，金盡流於外洋，誠爲非計。中國若復金銀並行，略可挽回，該御史請鑄銀元金鎊，非無見也。

惟銀行首在成本，細釋原奏，並無成本數目，而請撥鐵路銀四五百萬，意將以各直省錢糧、鹽課、釐金、關稅之付存銀行者爲成本乎？又將以取回各直省發商生息之款提屬銀行以爲成本乎？抑將招集商股官商合辦乎？臣等竊維各直省官項存付銀行者，非解部專款，則鄰封協餉，銀行難於久儲，若以各直省庫款付之銀行，則必庫款有餘存而不動，設旋付旋提，究於銀行何補也。各直省發商生息之項，月息總在一分以上，非是則公用不敷，銀行輸此重息，尙於何處取盈也。即招集商股，亦須有集股數目，該御史原奏請欽派大臣，擇一篇實老成素無疵議者，俾之挈領提綱，又似專就官行言之。臣等悉心酌覈，興利必先防害，治法尤貴治人，如蒙特簡大臣承辦，則當於承辦之先，博考西俗銀行之例，詳稽中國票號之法，近察日本折閱復興之故，遠徵歐美顛撲不破之章，參互考證，融會貫通，擬定中國銀行辦法，咨會籌商妥定，即由戶部指撥專款，請旨開辦。……

〔四品京堂盛宣懷片——請開銀行，光緒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再，銀行昉於泰西，其大旨在流通一國之貨財，以應上下之求給。立法既善於中國之票號錢莊，而國家任保護，權利無旁撓，故能維持不敝。各國通商以來，華人不知務此。英、法、德、俄、日本之銀行乃推行來華，攘我大利。近年中外士大夫灼見本末，亦多建開設銀行之議，商務樞機所繫。現又舉辦鐵路，造端宏大，非急設中國銀行，無以通華商之氣脈，杜洋商之挾持。議者謂國家銀行，當全發帑本，簡畀大官，通行鈔票由部造發，如英、法等國財賦皆出入於銀行，是戶部之

外府也。然中外風氣不同，部鈔殷鑒未遠。執官府之制度，運貿易之經綸，恐窒礙滋多，流弊斯集。或欲委重西人，取資洋款，數千萬金咄嗟立辦，其詞甚甘，其權在彼，利害之數，未易計度。

臣惟銀行者商家之事，商不信則力不合，力不合則事不成。欲慎始而圖終，必積小以成大。擬請簡派大臣，遴選各省公正殷實之紳商，舉爲總董，號召華商招集股本銀五百萬兩，先在京都、上海設立中國銀行，其餘各省會各口岸以次添設分行，照泰西商例，悉由商董自行經理。臣前在上海與開設粵、閩、浙、滬、江漢各海關官銀號之紳商候選道嚴信厚，議及銀行之事，嚴信厚顧全大局，情願以其獨開之銀號歸併公家之銀行，使其氣局寬展，並照匯豐銀行規制，以精紙用機器印造銀票，與現銀相輔而行，按存銀之數爲印票之數，以備隨時兌現。各省官司向銀行借貸，應照西例，由總行稟明戶部批准以何款抵還，方能議訂合同。歐洲國債數千百萬，皆由銀行籌辦，印發借券，應收年息，歸行取付，大信不渝，集事自易。嗣後京外撥解之款，可交匯以省解費，公中備用之款，可暫存以取子息。官造銀元尙不能通行盡利者，可由銀行轉輸上下，官得坐收平色之利。銀行用人辦事，悉以匯豐章程爲準則。合天下之商力，以辦天下之銀行，但使華行多獲一分之利，即從洋行收回一分之權，並照西例，俟有餘利，酌量提捐歸公，預定章程遵守。商民既交得其便，國家即陰收其益，俟將來官商交孚，內外政法變通盡利，再行籌設國家銀行，與商行並行不悖。

〔御史王鵬運摺——請開辦礦務鼓鑄銀圓，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竊近日以來，京師錢價日貴，銀價日賤，咸歸咎於私鑄之充斥，銀號之把持，而不知皆非也。邇來東南各省，紋銀每兩僅易制錢千二百文，洋錢每圓僅換制錢八百餘文，銀賤錢貴有甚於京師者。蓋其間有大漏卮焉，不可不亟思補救也。當光緒十一二年間，……即有倭人串同內地奸商，以銀易錢，裝運出口，以致各省錢價陡長，銀價愈低，於時乃有鼓鑄制錢之議；滇南產銅日少，遂不得不購買洋銅。

倭商購去中國制錢，將其中金銀提出，已敷購錢資本，及購銅議起，復以淨銅售諸中國，本一而息三倍之，天下之利孰有大於是者，此皆由中國商人不通化學。當閉關絕市之時，尚可無虞外洩，通商以來，若固守成規，不思變計，則旁有大盜，其覬覦而盤剝之也，亦固其宜。此次倭索償款多至二萬三千餘萬，彼以一萬萬兩購錢出口，可買盡中國制錢，以我之矛，陷我之盾，則現錢立竭。銅產不多，官力無可挽回，民間不能不用，其必至於潰敗決裂，窮而思亂明矣。各省禁錢出口，獨未查禁輪船，外洋不用中國銅錢，其運錢出口何爲者？應請旨飭下總署通行各口稅務司，嚴查充公，不得絲毫徇縱，此節流之法也。

然稅司習氣，恆刻待華商而寬待洋商，利之所在，人所必趨，雖法禁綦嚴，仍將百計偷漏，非籌變通之法，決不足以支危局而開利源。其策有二，請爲皇上縷晰陳之。

一曰鑄銀圓。九州作貢，三品兼權，周初九府泉刀，始專以銅錢濟用，迄今民用繁而銅礦少，加以外人盤剝，流弊已深。乾隆時美洲銀礦大開，皆運至中國，現銀日多，而不自鑄銀錢以利民用，此何說也。況比年來，中國黃金出口，由三百萬增至二千餘萬兩，如不自鑄金錢，則國寶全空，終受外人挾制。應請旨飭下戶部，購買極大機器，鼓鑄金銀銅三品之錢。金錢輕重略仿英鎊大小，銀錢用鄂、粵鑄成之式，鑄成後，頒發各省，諭天下一體通行，各省亦一律鼓鑄，以資利用，仍特派大臣總理其事。惟救急之法，則宜先鑄銀錢，明春錢價必大漲，度購機運京，建廠設局，約需一年，廣東鑄銀局機器甚大，每日可鑄銀錢七萬餘圓，銅錢九萬餘串，應請飭下戶部先撥銀三百萬兩，專鑄大小銀錢，運京備用，通行各省籌款運粵鑄錢，俟機器到京，廠屋齊備，卽由京局辦理。此變通之法一也。

二曰開礦政。中國五金各礦，藏地下者，不可勝數，徒以封禁，大利不開。比年西士考察及中國土人所知者，如川、藏之金礦銅礦，江

西、湖南之銅礦金礦煤礦，雲南、兩廣之五金各礦，奉、吉之金礦，山西、河南之煤鐵礦，皆以官吏貪圖省事，不願開採，小民本小力微，無由上達，藏金銀於地下，而懷寶啼飢，甚無謂也。應請特諭天下，凡有礦之地，一律准民招商集股，呈請開採，地方官吏認真保護，不得阻撓。俟礦利既豐，然後按十分取一酌抽稅課，一切贏絀官不與聞。如礦產微即行裁撤，認真辦理，則把持壅遏諸弊一掃而空。期以十年，礦產全開，民生自富，而國用猶有不足，國勢猶有不強者，未之有也。此變通之法二也。

夫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苟非時勢所迫，人誰不欲習故安常，坐享無事之福。無如民窮國匱，財用不足，尙有日本及西洋各國虎視眈眈，倒持太阿之柄，不籌一救弊之法，何以安我蒸黎保固疆宇？

〔軍機大臣奕訢等摺——議覆王鵬運開礦鑄銀元之請，光緒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准軍機處片交，本日御史王鵬運奏，制錢日少，產銅日稀，請禁止輪船運錢出口，並開辦礦務鼓鑄銀元以維大局一摺，欽奉諭旨，著戶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欽此。欽遵並鈔錄原奏知照前來。

查原奏內稱……。臣等竊維理財之要，興利與除弊，不外因時以制宜。自通商互市以來，中國金銀流出外洋者歲以數千萬計，固不徒制錢一端爲然也。即以制錢論，洋商輪運出口原難保其必無，而礦務未興，鼓鑄應需銅鉛仍從外洋購取，是其流不能節，源不能開，國計民生所由日以蹙也。當此時局艱難，度支告匱，自宜取天地自然之利，收國家自有之權，設法變通，誠爲當務之急。

該御史原奏內稱，各省禁錢出口，獨未查禁輪船，應請通行各海口稅務司嚴查充公，不得徇縱一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咸豐八年議訂《通商章程善後條約》第五款內載，銅錢不准運出外國，惟通商中國各口，准其以此口運至彼口，照現定章程遵行。該商赴關報明數目若干，運往何口，或令本商及同商二人聯名具呈保單，抑或聽監督飭

令另交結實信據，方准給照。別口監督，於執照上註明收到字樣，加蓋印信，從給照之日起限六箇月繳銷，若過期不繳銷執照，即按其錢貨原本，照數罰繳入官。其進出口均免納稅，至載船無論淺滿，均納船鈔等語。是查禁輪船載運銅錢，本有成約，該御史所奏奸商偷運如此之多，究由何關出口，輾轉出洋，未據聲敘。應由臣衙門轉飭各關道監督會同稅司申明約章，切實查理各該關出口銅錢歲約幾何，是否概有保單執照，其無單照之錢，各該關曾否查出罰辦，應令各該關監督稅司詳查聲覆，以後務當照約辦理，毋或疏虞。倘扞手人等徇情容隱，被別口查出，即治以應得之咎。該御史所謂禁錢出口，並行各海口嚴查，不得徇縱，自係嚴杜銅源外溢，為維持圖法要計，覈與約章相符，自應照准。

又據奏稱，非籌變通之法，不足以支危局而開利源，其策有二，曰鑄銀元，曰開礦政各節。戶部查銀元之鑄，創自外洋，近則督臣張之洞購置機器，設局開辦於粵東，現復試辦於湖北，江、浙、粵、閩流通甚便。嗣後奏請仿照成法，推行各省，則有御史易俊、陳其璋兩摺，均經臣部議准奏請咨令沿海沿江各省用意經營，並聲明務須考覈成色，流通行使，尤以選派局員為第一要義，通行遵照各在案。今該御史王鵬運請諭天下一體通行，各省一律鼓鑄，與臣部先後議覆各摺奏意見相同。惟原奏內稱，先鑄銀元，豫防錢價大漲，請飭下臣部先撥銀三百萬兩，由粵局專鑄大小銀錢運京備用，俟購買機器到京，廠屋齊備，即由京局辦理等語。查臣部上年議覆御史陳其璋摺內，亦由以京城開鑄，工匠生疏，不如仍就廣東、湖北兩省已成之局，加增成本，竭力擴充。此外沿海沿江各省，亦可自行設局。如購器設廠，一時未能應手，則酌撥成本，附粵、鄂兩局分鑄。現在各省尚未奏咨聲覆。如粵局成本，果能湊集加增，各省畛域不分，又復力籌附鑄，則成本較前倍鉅，自無容再撥庫儲。應俟粵省及沿海沿江各省在咨到〔之〕日，再由臣部妥議籌辦。

至開辦礦政，識時務者莫不以此爲言。惟必統利害以兼籌，聯商民爲一氣，始能興辦。上年九月臣部議覆漕運總督松椿摺內，業已按照原奏開列省分，咨行各督撫將軍都統大臣詳細查明，如境內有可開採之處，確有把握，准其奏明開辦。現在亦未奏咨到部。今該御史王鵬運、陳其璋請准民招商集股開採，地方官吏認真保護，不得阻擾，礦務既豐，酌抽稅課，一切贏絀官不與聞等語。既於公帑無虧，尤與國課有益，自應照准。惟股分能否湊集，有無弊混，應由臣部再行咨令各產礦省分釐定章程，切實奏明報部。如有奸商侵蝕股款，及藉衆滋生事端，仍責令地方有司從嚴懲辦，地方官吏亦不得藉端勒索，致干嚴參。

以上各條臣等祇知其利之可興，而不能必其弊之悉去，應請特頒諭旨，飭下各省將軍、督撫及各海關監督轉飭稅務司，一體遵照，實力奉行，不得視爲故常，仍前空言搪塞。

〔翰林院檢討宋育仁摺——建議改幣制設銀行發鈔票，光緒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一、鑄幣。錢幣本無實用，原爲交易貨物而設。錢幣之數少而取用之處多，則周轉不及，接濟有窮，故外洋各國皆廣鑄幣以資貿轉。外國產貨物少而錢幣多，中國產貨物多而錢幣少。彼用錢幣以易我之貨物，將我之貨物爲材料，加製造鬻還中國，以易我之金銀，復將我之金銀以鑄錢幣，故彼日積日富，而我日耗日消。今欲自保固有之富，爭回已失之權，不惟當增鑄錢幣，必須更改圖法。歐洲各國錢幣用金銀銅三等，中國惟用銀銅二等。通計金銀銅兌換之價，以數目論，外國金錢名鎊者一枚換銀錢二十枚，銀錢一枚換銅錢十枚，或十二枚，是一鎊僅抵二百四十銅錢之用；其與中國交易，則金鎊一枚換通行之洋元十元，洋元一元換銅錢一千，則一鎊足抵一萬銅錢之用。中國土產適與銅錢多寡之數相當，故土產常以銅錢交易，是洋人常以彼國抵二百四十銅錢之金鎊，換中國值一萬銅錢之土貨。以輕重論，英金鎊一枚重二錢二分，換銀錢名一先令者二十枚，一先令

重一錢五分，以金易銀不足十五換，一先令換銅錢名一本士者十二枚，一本士重二錢六分，以銀易銅，較重不足二十一換。其與中國交易，一金鎊換銀七兩，則抵三十餘換。中國通商口岸，躉貨略與銀元多寡之數相當，故常以銀元交易。是洋人常以彼國值三兩銀之金鎊，換中國值七兩銀之躉貨，洋人用金以抑銀價，持金鎊以兌銀，化少數爲多數，合銅錢以買貨，化輕本爲厚本。中國持十足未鑄之金，以合減成之金鎊，以金鎊購船械機器，論價則明增一倍，論銀則暗折其半。金鎊行至外國銀行而止，銀元行至通商口岸而止，銅錢始布散內地，足金則購運歐洲。是用銅錢之處爲洋人傭工，用銀元之處爲洋人經紀，輾轉貿易，仍屬中國市面所有之銀，而歸根斂中國所有之金，以資外洋鑄幣。今開礦而不鑄金錢，不能禁金出外洋，即不能平本地金價，彼則就中國足金換銀之價，爲與中國交易用銀換鎊之價，以別國相比，實以十五換之金售我三十換，一兩銀換我二兩銀，一銅錢易我五十錢，一交易間坐收數倍利，其源皆由中國無金幣，兼用足銀，通用銅錢，隨處授人以柄。故非仿鑄金鎊無以操平準，非增鑄銀錢無以便流通，非改鑄銅錢無以持物價。

查外國金政定章，分金爲十六等，從八成至二十四成爲差，禁生金不鬻於市。凡採金之家以實足生金入於官鑄局，隨其所請爲之改鑄金條、金磚，兼代造金器，各有成分，除收鑄稅外，按給印票註明成分等差與其權衡輕重。其鑄幣則按照十八成爲準，以中國成數乘除，則當七成有奇，以二成爲幣稅，以不足一成當鑄金局經費開消，有贏無絀。擬請仿照定章，從光緒二十二年開採以後，禁生金不鬻於市，就各省會設鑄金局，就通商碼頭設鑄金分收局。凡有金者悉入官鑄，按照外國成分刊給印票，歸還所應得之數，悉仿外國章程。鑄錢者歸入省會總局，比照英鎊輕重成分，令天下通行。漏卮既塞，金價自平，以鎊償鎊，彼無從取贏，以鎊易銀，彼不能扼價。辦海防則可省暗耗，經工商則綽有餘資。要領既得，兼鑄銀錢，除仿墨西哥洋元，香港、日

本、廣東舊式大小銀錢外，兼仿英先令輕重成色，添造一種銀錢，令與諸式大小銀錢照成色輕重交換互用，俾內地習知歐洲銀價與中國銀價物價之差，由爭持而平準，則土貨不致爲販商所捆，人工不致爲機廠所厄。銀元之數廣則由充塞而流通，小洋之式多則因易算而暢用。銀錢通行於內地，則土貨積久而價昂。本業自足以安生，銀商亦無從壟斷。中國舊時專用生銀，生銀銅錢物產三者相爲消納，物浮則錢貴，銀少則錢賤，國初銀一兩換錢七百，其時物價賤於今九倍，銀價賤於今一倍，銀錢貨三者相比較適得其平。今物價貴九倍，則錢價低九倍，銀價又增一倍，則通算以錢買物當減十倍，以銀買物僅減一倍，以外國金鎊買物當暗增十五倍。以通商交易論，銅錢賤於國初至二十六倍，相差懸絕。故內地日貧，商岸日富，中國日貧，外國日富，萬不能墨守舊式銅錢。擬請收買舊錢，更鑄新式，令精良而減輕，援照每錢重八分成案，用機器鼓鑄，並推廣兼鑄洋式銅錢，與英國銅錢名本土者輕重相等，令通商口岸行用金鎊先令之處，仿照西例一先令換十二洋式銅錢。今通商口岸既多，四通八達，現又議修鐵路，經工商，風行頗易相比，而銀價自平，制金幣以保銀價，改銅錢以平物價，實抑金銀以和物價，銅錢較金銀不甚賤，則土貨皆得易銀，成器皆得易金，國富而民無不均之患。

一、設行。各國銀錢不出境，銅錢不相通，通商悉用金鎊交易。英國屬地多，商業廣，操地球利權，商之所至即銀行所至。商往各埠貿易，資挹注於銀行，名有若干鎊程本，實則但有一紙匯券寄來，不持一錢以至。就其地之貨，賺其地之銀，寄頓於其地銀行，即以寄頓之財轉資各商程本，空中營運灌注不窮，以時收買足金，運回本國。歐商親至中國，華商不至歐洲，出口貨與入口稅皆收金鎊，而中國不用金錢，惟以紙票相易，故我有出貨而無入金，有口稅而無實益。海關稅銀約三千萬兩，其目總於總稅務司，其金總於匯豐銀行，其出歸於海防與出使經費，卒歸無有。海關納金鎊，中國無銀行，照金之成色實

算則虧洋，照鎊之虛價行用則虧華。因設調停，盡以此項供海防出使開支，期盡而後已。海防所進，雖未興洋務以前所無，然自興海關以來，內地釐稅無不支絀，徒見洋關之日益而不計各稅之日消。非設官銀行無從補救。

設官銀行約有數利：奪洋銀行行勢足以制歐商營運之權，其利一。出口貨與入口稅皆可實收金鎊，以資銀行程本，其利二。所鑄金鎊寄儲於銀行，接濟不窮，轉輸又便，其利三。內地解截支撥各款，統歸銀行出納，既不致存爲朽蠹，又免轉運之煩費，經手之侵漁，其利四。有官銀行爲主，商家入股，或另設分行亦附於官，一氣相聯，隨地興工撥餉，應手立辦，其利五。民間有財，皆得寄行生息，程本既益，源源不匱，其商業民業亦隨地可察盈虛，其利六。貪吏之贓財有根可究，市價之欺貳一掃而清。擬請詳照外國銀行章程，就京師及各省會各通商碼頭開設銀行，招商共事，但設司事不用委員，一切照商規不用官法。每行主計一人，副主計三人，伙計十人，優給薪水。辦事五年以上，酌加一半，十年以上，加薪一倍。年終會計賺項，以百分之一按薪分獎辦事諸人。每季由戶部派長於鈎稽司員就局稽核出入，清結一次。其匯兌款項，收存官民寄本生息各式，悉照外國銀行章程。

一、行票。行票非如古時之交子，乃如西號之匯票。交子是以紙代幣，匯票是書券取銀，情形不同。西商匯票量路遠近以取匯費，又各地通行平色不等，一出入間，補平補色所耗不少，而人樂從者，省攜帶之煩，保道途之險，數多者兼節轉運之費，於人實便，而匯號所入已不貲。西國議院定章，國家銀行，八成實本准增造二成虛票，期於周轉不窮。其實虛票不止二成，英、法諸國用金鎊五枚以上，率以票行，俄國金盧布皆輾轉用票，以票實易金盧布，則短其數，著爲令式。擬請仿照外洋兼行幣票，通計官銀行有若干程本實銀，按數增造三成虛票。票由鑄錢局監造，分發各銀行，凡官款解收支撥，及民間匯兌交

易，皆一例行用。別造匯票，此省銀行所出匯票，可以持向別省銀行取用實銀，無論官款民款匯寄異地，但取號貨，不收匯費，惟量地遠近掛號註期，屆期本人簽押取銀，以杜冒取偽造諸弊。其註期之內銀行不認息，以其期內周轉孳息，暗融匯費於中，公家得利，而民用亦省耗費。中外公利交易，不受制於洋行，中國官私匯兌不受欺於西號，至爲兩便。

按爐徵稅，明取一成，收金鑄鎊，暗取二成有奇；設行造票，又暗中增幣十分之三。計國中之財，譬如有銀十萬萬兩，則虛中增出六萬萬數千萬兩。此皆因民所利以生財，而非括民所有以益上，一理財而百廢舉矣。

〔御史陳其璋摺——請飭戶部添鑄銅圓，光緒二十三年四月十九日〕竊維國法之壞，至今已極。各省督撫或請購外洋機器以鑄銀圓，或請減制錢銖兩以節銅耗，因時制宜，無非爲國用民生計也。現在創造銀圓，如直隸、湖北、廣東等省，業已盛行，卽如河南、山西等省，亦皆附鑄鄂省，以資行用。風氣所開，愈推愈廣，數年而後已不難收利權以塞漏卮矣。然近來各省錢價之昂，日甚一日，每銀一兩，僅易制錢一千一二百文，每一銀圓，僅易七八百文。民間則搭用竹籬，官場則發給紙券，真偽雜出，民情騷擾。當此振興商務之時，尤須錢布流通以資周轉。若不設法補救，恐生計日蹙，民不聊生，難保不激成變故。

臣一再籌思，計唯仿照外洋，添造大小銅圓，以補制錢之不足。蓋以銅圓者，制錢之母，制錢者銅圓之子，兩相濟則自然流通，一不備則諸多窒礙。查外洋銅圓分爲三品：上品重四錢，中品半之，下品又半之。三品均用紅銅，每百斤價銀二十兩；若以白鉛搭配，則爲黃銅，每百斤價僅十三兩五錢，而上品大銅圓可鑄四千枚，除去火耗、薪工，以八五折核算，每枚作制錢二十文計，可得制錢六十八千；中品下品以次遞減。成本既少，獲利自多。

而議者或謂銅圓無異當十大錢，與其改造銅圓，何如整頓大錢，尙屬我行我法。不知大錢雖係當十，而輕重不一，大小不齊，勢不能信用於各省，且私錢充斥，禁用爲難。若以機器改造銅圓，則其利何可勝算：需銅少而值錢多，其利一。成式定而抵值準，其利二。分作三品，市廛適用，其利三。不穿中孔，工省價廉，其利四。銅色精瑩，人知寶貴，其利五。往來商賈便於取攜，其利六。鼓鑄愈多則銀價自長，其利七。行用既廣則物價亦平，其利八。然此僅言利之說也。以言乎弊，則不禁自絕者四：花紋精工，僞造難以摹仿，一也。銖兩分等，私鑄不能混射，二也。值錢既多，燬熔無可圖利，三也。抵值既準，兌換無可抵昂，四也。或者謂銅圓利厚，難保無私購機器以僞亂真。然奸民設爐須求隱僻，機器重笨，豈能暗藏，況一經查拏，即機器亦必歸官，是所得不償所失也。或又謂洋人倣製，更不難奪我權利。竊思香港專鑄一仙、二仙等錢，獲利已久，從未聞別國洋人有奸偷爭利者。況註明中國年號，豈洋人所願爲耶？

擬懇皇上飭下戶部，妥議章程，先於直隸、兩江、兩湖、兩廣等省備用鼓鑄銀圓機器，預行試辦。其餘各省，如有殷實紳富，願照官銀行辦法集股興辦，即由藩司給照，責成該紳經理，仍令藩司董其成。所需銅斤就礦購買，其無礦之處，則由該紳領照採買，照章納稅。每具機器日可鑄銅圓若干枚，核其歲入之利，酌提幾成以助鐵路歲修經費。如此變通辦理，於庫儲、兵餉、民用、商務、鐵路，均有裨益。而其最要關鍵，尤在庫中各項收發，及各省釐稅、錢糧，准將銅圓一律行用，無庸再照咸豐初年當十大錢章程限定搭用成數，致多窒礙，庶商民便於行用，歷久通行矣。

〔又附片〕再，錢法本無善策，自古已然，重則私燬，輕則私鑄。杜私鑄難，杜私燬尤難。然儘力訪拏，或不難以懲治也。乃臣聞洋人在滬，往往運錢出洋，鍊作白銅以製器皿。私燬而出於彼族，則又非國法所能禁者矣。近年來，東南各省洋銅器皿更多，銅色較華貨爲佳，

而價值反賤，是洋人之燬錢製器，確有可憑。舊錢既盡被搜羅，新錢又以資接濟，我鑄彼燬，適資盜糧。目今時事艱難，持議者動言變法，而所辦多係瑣務，究何補於國計民生。若錢法一項，因循舊章，不思變計，恐朝廷之鼓鑄，不能供彼族之銷熔，再閱數年，勢必無錢可用，公私兩置，關係非輕。可否請旨飭下戶部，悉心妥議，先事預籌。如果銅圓可行，則每一銀圓，應易大銅圓五十枚，計每重四錢。共祇重二十兩，似洋人燬以製器，亦屬無利可圖，其弊當不禁自絕矣。〔李宗棠：

《奏議輯覽初編》卷 6。〕

〔通政使司參議楊宜治摺——建議仿鑄金銀錢，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初一日〕竊查七月二十五日江海關道劉麒祥來電稱，本日英金鎊價，規平銀一兩合二先令四便士。二十六日並轉詢總稅務司赫德，據聲稱：近日以來，鎊價自七兩已漲至八兩有奇，月內尙須續漲，不知所止等語。鎊價愈漲，則中國徵收所入，使費所出，無不加倍喫虧，借款一項，喫虧尤鉅而久。中國國家商民交困，其患俱在有形，獨此鎊價遞昂，耗物力於無形之中，日加一日，誠爲奇厄，莫可挽救，元氣就竭，伊胡底止。

論者謂鎊價故昂，蓋西人之蓄意陷華，待其困極而唆之，愚懵亦以爲然，久而知其說之億逆而不往也。……今數千年以來，外域銀礦充塞，轉而重金，中國黃金已耗，降而重銀，又直省均准開局鑄錢，各異銖分，任郡縣商民自爲權量，遍地私鑄，不能如律禁止。當圖法大壞之秋，適各邦整齊之日，烏在其不困也，於人乎何尤。洋貨入口，售得華銀，除買土貨外，購得之銀，悉在上海銀行兌換鎊票及各國銀紙回國。蓋中國未鑄之銀，西國視同貨物，不能易幣，只可鑄器，西國盤匱，無非銀質，是其明證。此金鎊日貴而華銀日賤之由也。

欲挽積弊、弭大虧，非率宇內之權量整齊而劃一之，定准圖法以與各邦平均往來不可。若徒憤憤於人之困我，坐以待斃，此自窘之道也。近來中外臣工條陳圖法，不知凡幾，或慮其紛更騷擾而不忍遽行，或偶爾開鑄銀元而未能流通收效，意者尙未扼其要領，參酌時宜，

使宜舉而易行歟？臣曩年周歷各國，見其圖法無不自定極準之式，如法之佛郎，德之馬克，俄之盧布，皆銀質。三國皆有金錢三等之幣，皆由國家定準價值，入其國者必遵之。各國之幣，皆可通行，惟金錢尤便。各國金錢輕重稍別，而以英金鎊爲準，故鎊價視英金爲定。按華公砵平約計英金每鎊重二錢二分，英銀錢一先令重一錢五分，一金鎊合二十先令，一先令合十二銅質本土。同治年間，每鎊合中國規銀三兩三錢三分，光緒十三年春，每鎊合規銀四兩一錢六分五釐，規銀一兩合四先令，今則一金鎊合規銀八兩有奇。二先令四本土合規銀一兩，是英銀三錢五分合中國銀一兩矣。燃眉之急，莫切於此。

擬請諭旨准予變通，先按先令分兩成色式樣鑄造銀錢，務令京師直省一律通用，專聘英國匠師，購運英國機器，在京、滬地方審定一處開鑄，俾與劃一，嚴禁僞造。並請一面飭下各直省將軍督撫，速採金礦，聘匠開挖，將來再仿英鎊式樣鑄造金錢，並嚴禁內地黃金出洋，以杜漏溢。聞漠河一處，每歲採金不下數萬兩，皆運上海銷售，宜照時價收回。銀錢既鑄，金錢續成，由是可仿英式製造鈔票。金銀錢存儲國庫、直省庫，視存錢之多寡爲準，則鈔票輾轉流通，無用之金錢將同土壤矣。一轉移間，不加賦，不事捐輸，不求人加稅，立即挽回利權三倍，富國救貧之策，無捷於此。……

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初一日奉旨：該衙門議奏。欽此。

〔總理衙門片——爲楊宜治奏請仿造金銀錢摺覆戶部，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初九日准片稱：通政使司參議楊宜治原奏，擬鑄先令金鎊，原爲外洋鎊價日增，設法抵用起見，惟中國將來鑄成以後，歸還借款及購買船械，外洋能否一律通用，本部殊難懸斷，請酌核見覆，以憑辦理等因。本衙門查原奏……並無一語提及抵用，而抵用已在言外。蓋聘匠購機得法，成色式樣不差，務令境內一律通行，官商出入相準，入吾境者樂簡易而信公平，計無不可抵用之理。大抵金錢利於外流，銀錢便於中國。中國現行金價，每錢換銀四兩微

零，英鎊二錢二分合中銀八兩有奇。即以未鑄者購鎊，亦已差足抵用；所懸絕者，先令與生銀之數耳。英國既可以一錢五分之先令，合吾銀四錢四分，沿海商民遵之不背，中國有自主之權，戶部總天下之賦，亦何難自定劃一之式乎？而猶不必遽驅迫吾民，勒令海疆外省開用也。先設官金銀行在京師開鑄試辦，令凡赴部納款者必在官行買先令金鎊上兌，務期出入往來之價一律，以昭大信，於是可逐漸推行矣。比如今日官行定價每一華先令合銀四錢四分，洋商游士持一華先令至何處行號，皆得易銀四錢四分，上下即無不願行用。再以抵款，彼願收我金銀錢，則照時交付，或不用金銀錢而用銀，即以我金銀錢易得之生銀與之，其數亦適相準，所謂收利三倍者，蓋先收吾華虧與外洋之利歸之公家也。

或疑以一錢五分之華先令收間閭四錢有奇之生銀，損下益上，勢必不行。要知國幣者非論分兩也，乃憑據也，信票也，民間行店以銀易京跌數千，至百兩、千兩之紙票，何以流通，國家以銀錢爲票，出入相準以示信，尙何損益之有。……今準交涉之時價而鑄此銀錢，計亦不過當五耳，直省有司果能曲體此意，曉諭地方，當不患其不行。至於繳納公款向有費用，仍應定明加扣，以資辦公。商號行使亦可註明折扣以歸行用，民間票據不致廢歇。此皆外洋之通例，不過較之歧平歧色任意扣算者，稍爲不便。然裨益於公家者甚大，且以之正人心，厚風俗者甚微也。

此事總權利害，似屬當行，惟尙有宜防之弊一端。金錢之可通用無疑矣，華先令一項將來果行於內地，亦自可行於外洋。但洋人心計甚工，財力最大，加以華商爲之謀主，謂華先令既抵用於外洋，而英先令亦當行於中國，於是廣運英先令購我華銀，銀必驟漲，購我華鎊，金必外溢，而積滯之英先令或不銷行於內地，又不能轉銷於外洋，是不可不防也。防之之法，應援英例以示禁，英例凡交涉貿易用先令過二十以上，則折爲一金鎊，用錢或以貨準鎊，或以金錢易鎊，而不用先

令，蓋杜其以銀錢之多耗竭金鎊也。各國用金銀錢與英足以相抵，惟中國用銀多一折合，故宜防其暗算。此弊當在十年外華先令與外洋通行之後，特先慮及，是在貴部之預計耳。

〔道員羅長椅摺——呈請代奏變錢法造華鎊，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變錢法議：現在制錢日形短絀，民用大困，而私鑄私銷之弊，雖督之以嚴刑不能止。蓋奸民所以私銷者，緣制錢錢質甚重，一經銷熔，打造器具，一錢可獲數錢之利。其所以私鑄者，緣制錢之大小美惡本未一例，偽錢有隙可乘，得以間雜行用。今欲杜私銷，莫如輕錢質；欲杜私鑄，莫如用機器製造精巧之錢。請於京局及各省省會各購鑄錢機器一具，特頒錢式，以徑四分厚半分重二銖錢為準，其文一面仍遵舊式題光緒通寶，一面照奏定銀圓式描畫雙龍。錢成於機器則勻好堅緻，花紋字畫分明，萬億如一，無大小美惡輕重厚薄之殊。以順治時所鑄重二錢一分之錢計之，約二枚可改鑄新錢五枚，以雍正時所鑄重一錢四分之錢計之，約二枚可改鑄新錢三枚。自開鑄後，所有舊錢均令繳局改造，限以一年之後一律行用新錢，從此私銷、私鑄者不禁而自絕。蓋錢質甚輕，銷以爲銅不及一錢之價，而私鑄者必須購置機器，又非細民之力所能辦，錢法之善無逾此矣。

造華鎊議：中國與外洋交易，必須以銀買鎊，鎊價低昂無定。論者謂西人每乘中國有撥還洋款，及購買船礮等事，則益昂其鎊，以肆盤剝。雖未必盡然，然自古圖法惟貴能馭賤，彼以金爲幣，我仍以銀與銅爲幣，則操縱由彼，勢必隱受其虧。英鎊係八四成色，重二錢二分，現時合中銀八兩有奇，與中國金價比較已相懸殊，況鎊價續漲未有已時，亟宜設法抵制。請旨通飭各省鼓鑄銀圓局添購鑄金鋼模，籌款搭鑄華鎊，先在通商各口試用，如果暢行，再由京師開局專造。查日本近年改用金幣，商情甚爲不便，推原其故，由國家自擡鎊價，強令商民領用，致有阻礙。中國現在鑄鎊，專以抵制外洋擡鎊跌銀之弊，雖不必遽獲奇贏，亦決不至多有虧折，實挽回利權之急務也。〔《中

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2冊，頁369—370。]

〔主事彭穀孫呈——請代奏鑄金錢，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查咸同之交，銀貴錢賤，至今日而適相反。已往者無論矣，試論今日銀賤錢貴之弊。商務以中、英交涉爲最多，故各口岸皆以英鎊爲準，法之佛郎、德之馬克、俄之盧布次之。通商之初，每鎊合規銀三兩上下，至光緒初年每鎊由三兩以外漲至五兩上下，已有金貴之患。至光緒二十年前後，竟由五兩漲至六七兩，今年則八兩上下矣。故知銀賤錢貴，斷由鎊價日昂之故。何以言之？光緒二十年以前，東南各省每銀一元，兌錢一千有零，近年以來跌至八百文上下，江、浙各省雖有在粵附鑄銅錢減輕分兩之舉，行之兩年，錢價迄未加增，而北路錢價奇絀，爲十餘年來所未有。謂北路大小銀元未能暢行，何以解於東南各省？謂錢短由於私燬，何以昔年私燬少而近年私燬多？且何以二十年以前與二十年以後錢價懸殊若此？竊以爲鎊價日昂之害無疑也。各國以金爲幣，通地球計十之九，所不用金者中國與印度耳。近來產金日少，耗金日多，每年出洋盈千累萬，不足以供各洲之銷耗。中國銀爲上幣，銅爲次幣。銅礦日塞，銅苗不旺，銅本難籌，銅價錢價不能平，日本運銅之路絕，加之以私銷私燬，錢益少而鑄益艱，以絀於金數十倍之銀，敢行使漫無限制之錢，銀安得不賤？錢安得不貴？近美洲銀礦停工而覓金礦，墨西哥熔銀停爐而用金錢，日本亦有改鑄金錢之議，論者皆以爲銀賤受虧之故，獨上海《時務報》謂鎊價日昂，出口貨稅必旺，進口貨稅必衰，中國坐享其利，若改用金錢，恐於洋稅有損。言似近理，殊不知出口貨稅本不敵進口貨稅，近年絲茶尤爲減色，而洋貨充斥，流入日多，即洋商販運來華，豈肯以鎊價之昂虧折售賣，是獲利者偶有一二華商，受虧者不止千萬華民也。且國家按期買鎊歸還洋款，前年撥定之數，今年已不敷矣，此後更當何如？鎊價困於外，錢價困於內，國計民生均可焦慮，若不變計，其何以堪。是不開銅礦，不籌銅本，不平銅價，斷不能多鑄銅錢，即多鑄亦無益；不鑄金錢，不能定

銀錢行市，即不能平銅錢價值。各省金礦雖未盡開，而吉林、漠河、新疆、甘肅等處所產，儘敷源源鼓鑄，且以銀購銅，鑄成後折耗甚多，鑄金與鑄銀同，正無須別籌成本。宜於京師設金錢廠，並附鑄銀銅錢，各省亦宜廣鑄銀元，以輔京廠之不足。間嘗統籌全局，計日程功，爲時五年當可大定。以現在國家每年所入財賦計之，當鑄金錢一千萬元，銀錢一萬二千萬元，各省方資周轉。每年鑄金錢二百萬元，銀錢二千四百萬元，五年可以告成。並宜重訂圖法，示以限制，當可行之百年而無弊。法以金錢一值銀錢十，銀錢一值銅錢千，銀錢每十分之一值銅錢百，銀錢十元以上用金錢，無得用銀銅錢，銅錢百文以上用銀錢，無得用銅錢。請發明諭，詳定章程，俾垂久遠。蓋銅貴則限其數，鎊貴則均其勢，上之國家不受虧折，下之小民庶免怨咨，裕國利民之政，無有切於此者，未可置之緩圖也。

〔總理衙門章京劉慶汾呈——請代奏鑄銅元，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職隨使外洋十有餘載，每見彼國所鑄銅錢與金銀等錢並行不悖，行使之便，利益之溥，有非筆楮所能殫述者。謹就管見所及而略陳之。

詳考印造銅錢，非第無弊，其利有四焉。

- 一、成本極輕，獲利增倍也。我國現行各種制錢，每一千文略重七斤左右，若以目前每銅百斤價銀二十餘兩之銅鑄之，虧本過半，倘攪鑄鉛，則年號模糊，圖法愈壞。今改爲當五、當十、當二十，每銅百斤，計可得錢八十餘千，此較舊法而兩倍其利也。
- 一、製造甚精，分兩無幾，可杜作僞而免私熔也。印錢改用機器，則字畫明顯，樣式堂皇，斷非土爐可以仿造，亦非小號機器所可做摹，且每枚既作當五、當十及當二十，分兩自是無幾，奸商即苟煨銷必虧資本。此作僞私熔之弊不禁而自絕者也。
- 一、錢價劃一，則小民厚沾其惠也。咸豐、同治年間，雖有當十、當百成法，因製造不精，民間易於作僞，以致各省格不能行。今倣其

法而改用機器鑄造，一面印光緒通寶暨年分、省分、局名，一面印當五、當十、當二十，以及若干枚可換龍洋一元，庫銀六錢八分，永遵定價，則奸商無可居奇，錢價不致昂貴。此小民實沾厚惠者也。

一、飭官收用，則中飽可除，漏卮可杜者也。查道光年間所行寶鈔，初非民不遵使，實由官不肯收，以致中止。今若改印此項新錢，凡民間應納官款數在千文以上者，勒令繳納新錢，以前之錢僅准零星搭用。如此徵收，新錢方能流通不窒。即以各省現造龍洋而論，其不能周轉使行者，一因轉由外省銷行京師，勢理不順；一因各項用款，仍計銀數，事出兩歧。且劣書蠹役深恐龍洋一行，則火耗平餘盡歸烏有，是以百計阻撓，多方掣肘。況國家未能盡用，僅勸商民強而行之，其難暢銷，勢所必至。倘將各省釐稅丁漕薪俸軍餉內外一切正雜各款，凡例納庫銀一兩者，改爲龍洋一元五角，多寡之數以此類推。應請欽定成案，京外一律奉行，龍洋自可暢銷，銅錢亦必廣佈。銀銅兩錢並用數年，再繼紙幣，國帑之充，可立而待。且外國行銷我國洋錢，每元內攙銅質數分，歲計受此成色之虧不下二百餘萬，今倣成法自主利權，則外國洋錢進口自少，此宗漏卮非特可以補救，向來中飽惡習亦可滌除者也。

硃批：戶部議奏。

〔督理農工商總局大臣端方吳懋鼎摺——請機鑄銅錢銀圓，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竊維近日制錢奇絀，各省皆然，其故由於銅貴而銀賤。查從前銅價每百斤不過銀十一二兩，白鉛每百斤不過四五兩，近則東洋銅每百斤貴至二十六兩，華囑囉銅每百斤貴至二十九兩，白鉛每百斤貴至九兩有奇。若以二十六兩之銅、九兩有奇之鉛各半配搭，鑄七分重之錢，每千文工料價並火耗約需銀八錢有奇。奸民熔化取銅，獲利甚厚，私燬日多，制錢日少。銀價之落，向以爲由於

私鑄私販，然私鑄必須安設鑪廠，聚集多人，查禁較易；私販則出此入彼，其錢尚在。惟私燬則防不勝防，一人之力，頃刻之間，揚灰熾炭，能燬無數錢文，制錢之絀，實由於此。救之之法，惟有鑄極輕極精之錢，使私燬者無利可圖，則其弊庶幾可杜。

至於銀圓一節，前聞戶部提撥廣東鑄造銀圓解京行使，然京城風氣未開，祇能搭放，不能獨用。況民間買物，自一二文至一二十文零星使用者居多，銀圓至小亦值四五十文，行用亦屬不便。東南各省銀圓久已流通，而制錢之絀如出一轍，是僅鑄銀圓不鑄銅錢，不能使銀價持平之明驗也。……

爲今之計，莫若仿照香港錢式，就廣東、湖北、江寧、天津等處現有之機器，代造紫銅錢重二分五釐者，作制錢一文，如用黃銅可增至三分八釐，亦作制錢一文，再造紫銅錢重一錢一分者作五文，重二錢一分者作十文，重四錢者作二十文。至於五十文以上，則概用銀錢。此項新錢，擬先由關內外鐵路使用，以杜奸商居奇牽制之弊。並准其完納錢糧、稅捐及各項官款，則民間自必流通。一俟試辦有效，再行逐漸推廣，通飭各省購置機器一律仿造行用。錢質輕靈，製造精美，奸民不能銷熔取利，日積日多，銀價當有起色。

至於大小銀圓，廣東、湖北、天津、吉林、奉天等省曾經購機鑄造，辦理已有明效，市面亦漸流通，京師首善之區，尤宜速購機器開爐鼓鑄，以爲四方矜式。至金錢關鎊價之漲落，繁償款之盈虧，將來亦須逐件考求，次第興辦，以期收回利柄，隱塞漏卮。

至於開設銀行，試行鈔法，臣懋鼎前者召對，仰蒙聖諭諄諄，自應設法舉辦，惟目前籌集鉅本，尙無的款，而事體宏大，端緒股繁，非悉心探討，竟委窮源，於國家利益確有把握，乃敢見諸施爲。至銅錢銀圓則利弊皎然，無待再計，必應及時興作，以蘇民困而挽錢荒。謹將銅錢式樣圖說恭呈御覽。

〔河南試用知縣黃景棠呈——請代鑄金幣銀元改制錢定平色，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廿八日〕我朝踵明舊規，俸餉地丁概以紋銀爲出入，而所定圖法，則每千以六斤四兩爲率。原其初立制，蓋謂紋色高則無低僞之患，錢質重則免私鑄之虞，數百年來奉行不易。自海禁開後，西人以九成成色之大洋，八成成色之小洋，流入中國，歲數百萬。疆臣爲杜漏卮起見，先後奏請開鑄龍圓，惟成色略低，祇可流通內地。今年上諭有發放俸餉搭配龍圓之命，京師貿易率多用之。惟庫平重七錢二分，京平重七錢六分，計較錙銖，動輒爭執，至今不暢銷者，坐是故也。不但此也，京師平色無定，若庫平，若京平，若市平，若公砵平，大小參差，已非國制，而紋銀累重，艱於攜帶，錢莊銀票相率易銀而票，轉驟倒閉，受害累累。西國以幣政爲民生國脈之根源，輕重高低一成不易，而我之弊乃至此也，是不可不變矣。

若錢，古所謂泉刀也；貨，布也。布之義取諸布，泉之義取諸流。今之制錢用之直省，而京師又一式焉。今之當十用之京師，而直省又一式焉。以五爲百，以五千爲一千，初抵京師，茫然不解。且又有所謂小錢，銅質輕薄，什九私鑄，一城之隔，兩不通用。然計以高紋一兩，祇易廢銅二斤，彼黠儉奸民又安得不以私鑄爲利藪也。我皇上勇行新政，有弊必革，無利不興，而於國盈虛消息之矣，若不亟爲綢繆，將來洋圓日入而日多，既足以制吾生命，制錢則日熔而日少，又將以斷吾生機，其端甚微，其流甚鉅。……

一、增金幣以弭巨虧。查泰西各國，英、美專用金，德、法、比、瑞、日本則金銀兼用。凡中國借款，必補鎊價，臨時鎊價暴漲，吃虧尤甚。今中國金鑄開矣，稍有起色，宜倣日本九成成色之金，重二分二釐二毫二絲二忽定爲銀價一圓，重四錢四分四釐四毫四絲四忽定爲銀價二十圓之例，自行鼓鑄，若外洋通用，固可以省鎊價，即不然而我流通內地，該金仍爲我有，則洋圓之漲落，終不得挾以相制，此固本之道也。

一、改紋銀以專用龍圓。以十成足色之銀傾銷成錠，人口火耗耗折

既多，而質又極重，不適於用。西國舊有銀塊近皆改鑄成圓，獨我數百年來因仍舊習，以庫紋十成之貨易西人低潮九成之銀，即補平色，已暗受虧折矣。計惟有明頒諭旨，盡收天下庫紋松江等銀，改鑄大小龍圓，酌定成色，不得再有參差，一律頒行，彼此通用，完納糧稅，酌補以歸十足，其餘各銀概不收用。如是則權不外溢，國家收鼓鑄之利，而轉輸無耗折之虞，開源節流，固一舉而兩得之矣。

一、改鑄制錢以杜絕私熔。我朝鑄造錢文，錢質極厚，蓋以爲成本重則私鑄少也。然以是塞私鑄者之望，即以是生私熔者之心。蓋私鑄則錢日加多，而國貨日流於薄，私熔則錢日加少，而國課立致其窮。二者相因，弊難悉數，窮其終極，究莫甚於私熔。近來錢價日昂，錢根日短，洋銅進口日夥，職是故也。計惟有盡收天下之錢，倣英屬香港圓法，大者改爲一仙，抵錢十文，小者改爲鵝眼抵錢一文，用機器製造極工樣式，使私鑄者無從倣效，而質輕不能抵其所用之數，私鑄者亦無利可圖，如是則鑄一錢而永遠具存，行一錢而遐邇通用，一仙則以輔小洋之不足，鵝眼則以輔一仙之不足。圓法之便，莫此爲最，若踵而行之，其利立見矣。

一、定平色以歸劃一。按中國銀幣，南省以龍圓、洋圓爲大宗，北省以紋銀爲大宗，其間平色不同，則有庫平、京平、關平、漕平、廣平、市平、規平、公砵平之分，輕重參差，名目不一。西人謂中國無信，此亦一端也。今擬專鑄龍圓，酌定平色，務與英吉利、墨西哥、日本諸圓之分兩脗合。雖將來能否通行各國未可預必，然入吾境者樂吾簡便，信吾公平，一律通行，輕重大小之間，無復爭執，將來愈推愈遠，未必不彼此流通也，一流通則吾之利溥矣。

凡此四者，上利國，下便民，行之數年，國帑充足，而後購極精之器，造極細之紙，製爲鈔幣，而存其金銀於銀行，隨時稽查，不使鈔溢於所存之外，如是則持之久遠，取信於人。若國帑未充，遽行鈔票，是

以空券一紙誑騙人財，誰其信之。邇來內外臣工條陳幣政，不知幾許，然竊計致富救貧之策終無有過於此者。

〔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奕訢摺——駁劉慶汾等鑄銅元議，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奉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章京劉慶汾請仿照成法，印造銅錢，通飭各省籌辦，據呈代奏一摺，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定章程，奏明辦理。欽此。復於七月二十四、二十八、八月初六等日，先後准軍機處片交，軍機大臣面奉諭旨：端方等、岑春煊、傅雲龍、秦綬章各摺，歸入劉慶汾前奏內，一併議奏。欽此。……

臣等查銅錢缺乏，各省皆然，至今日而已極。西國以金銀銅三品爲幣，大小相維，子母相權，法至善也。中國金幣之驟難仿造，已於二十三年九月二十日由戶部會同臣衙門奏明在案，惟有廣鑄銀元，庶可維持圖法。查大小銀元始鑄於廣東，湖北繼之，近奉天、吉林、天津、安徽、福建亦陸續設廠鼓鑄。其小銀元自半角、一角、二角、五角凡四品，南中各省暨各通商口岸俱能一律流通。大銀元則習用墨西哥之鷹洋，而自鑄龍元尙難暢用。部庫雜款，奏定搭銀元二成，今年俸餉以銀元搭放，體察京師市面，亦未見暢行。此鑄用大小銀元之現在情形也。銅錢缺乏之故，多以錢質重，銅價貴，奸徒私銷所致。夫錢質重則私銷固多，錢質輕則私鑄易雜，若減輕錢質用機器鼓鑄，銅省工精，私銷私鑄兩杜其弊，亦是維持圖法之一策。然國家鼓鑄錢文，但期流通以便民，非圖節省以取利。考核劉慶汾所擬制錢三種，略仿日本，而錢質較日本爲尤輕，其請鑄當五錢每文重八分，較之舊有錢每文重一錢者尙短二分，銖兩顯然迥判，其當十當二十較其銖兩更屬懸殊。必欲強輕以爲重，民間必不信從。前部局鼓鑄當五、當五十、當百之錢，當時竟不能行，惟當十錢行之較久，現民間亦祇當制錢二文之用，有名無實，可爲明證。就使嚴申功令，強之照行，而物價高騰，暗中折算，勢所必至。且圖法一經改革，舊有之錢自應收回改鑄。日

本向用寬永錢，更制後盡收舊錢改鑄，始將新錢流通。日本僅三島耳，中國二十一行省，人民十數倍於日本，驟欲仿彼圖法，市面必至紛擾，窒礙實多。即錢價向隨銀價爲高低，必欲強歸畫一，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勢亦難行。端方等所擬當五、當十、當二十之錢，其質較劉慶汾所擬爲略重，而所以不便施行之處則一也。

臣等公同商酌，以爲當五、當十、當二十之錢可不必鑄，若一文之錢不鼓鑄，不能以救錢荒，不用機器鼓鑄，不足以維圖法。查張之洞前任兩廣總督時，曾在廣東省城奏設鑄錢廠，用機器鑄一文錢，製精而質美，定章以紅銅六成、白鉛四成合而成爲黃質，計重始定每文庫平一錢，繼以銅價過昂，遞減至每文庫平七分，尙不敷工本，終且以虧折多而遂停鑄。廠屋機器，實費不貲，雖閱數年，計當具在。擬請仍用紅銅、白鉛合爲黃質，核定每文重庫平五分，照營造尺徑六分，即就廣東原有之機器先行試辦，俟著有成效，再行推廣。如蒙俞允，即由臣等咨行兩廣總督，按照此次議定大小重輕，從速鑄造。先將鑄就錢樣進呈御覽，並解由臣等衙門藉資考驗。如果工本足抵，規制可觀，自應通行一律仿鑄。

再，查銀價之賤，錢根之貴，尤以京師爲最，南中各省錢根雖缺，而小銀元流通無滯，尙足以扶持銀價，補救錢荒。京師現在情形，亦實非先行通用小銀元不可。前經順天府府尹將大小銀元定價遍示通衢，而奸商把持，仍多抑勒，除電報、郵政兩局及火車站通用小銀元外，其餘市面尙未行銷。考察實情，祇以京師貨物有銀價錢價而無銀元之價，若非設法流通，恐銀賤錢貴益無底止。相應請旨飭下順天府府尹、五城御史斟酌辦法，善爲維持。務使民困可紓，實爲要著。至釐稅、丁漕、薪俸、軍餉、一切正雜各款，凡庫銀一兩應否改爲龍洋一元五角，及京師如何議設鼓鑄銀局，應由戶部酌核辦理。

戶部查，紋銀價值與銀元價值均隨時爲漲落，而漲落之數又互相參差，銀元若干抵紋銀若干，其勢殊難懸斷。今擬將一切正雜各款，

凡例納庫銀一兩者，改爲龍洋一元五角，無論中國通用紋銀數千萬，庫幣一時未能改易，且強定數目，令彼此抵用，終恐商民不便，窒礙難行，自應毋庸置議。至鼓鑄銀元局，外省已多設立，京師如暢行銀元，或再由廣東搭鑄，或另由湖北等省批解，儘足供京師應用，不必再設專局。兼以購機建廠，需費不貲，現值款項奇絀之時，亦屬難以籌措。應請將京師設鑄銀元局一節，暫緩辦理。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硃批：仍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再行妥議具奏。欽此。

〔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奕訢摺——代遞劉慶汾再議鑄銅元，光緒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竊臣衙門議覆章京劉慶汾呈請印造銅錢，並通用大小銀元一摺，以該章京所擬錢制有當五、當十、當二十凡三種，略仿日本而錢質較日本爲尤輕，強輕爲重，窒礙恐多，請先設法通用小銀元，藉救錢荒維銀價等情，於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具奏。奉硃批：仍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再行妥議具奏。欽此。臣等竊維圖法至重，必得通盤籌畫，庶足以垂久遠而便閭閻。當時該章京告假回蘇，無從詳加考覆。茲已到京，臣等迭次考察，據該章京開具節略，仍稱改鑄銅錢，概用銀元，有利無弊，並臚列五條以申其說。臣等查該章京二次所擬錢質較原議爲略重，錢式沿用方眼，較原議爲少殊，其餘大致與前呈無甚歧異。事關改易圖法，該章京所陳各條，是否實在可行，臣等未敢擅擬。

謹將該章京原呈恭呈御覽，伏候聖裁。

光緒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硃批：另有旨。欽此。

照錄章京劉慶汾原呈恭呈御覽：查現在各省制錢日益奇絀，籌補爲難，是以近來各處新鑄之錢，倍攙鑱鉛，已屬脆薄模糊，不能耐久，然合計成本虧折尙鉅。兼以中國歲產之銅不及往昔之多，而外洋銅鉛之價又日增漲，倘照舊制大錢一千文重六斤四兩，匪特虧本過半，仍啓奸民銷燬販賣之萌。制錢年見短缺，自今以往，若不通盤籌

算，略爲變通，即使逐日開爐鼓鑄，依舊銅貴錢重，利之所在，人必趨之，私燬暗銷胡可禁止。設或改從輕小，非特細薄不能合用，以現在每銅百斤合銀三十餘兩，每鉛百斤合銀十兩有零之價計之，亦萬無不虧折成本之理。即使不計虧折，勉強鼓鑄，亦祇能救一時之急，而未能爲永遠之利；可補一隅之偏，而不足挽率土之弊。且鼓鑄愈多，則虧折愈鉅，決非持久之法。夫圖法本爲朝廷應操之勝算，現以銅價昂貴，不能按照舊法鼓鑄，坐視商民交困，亦勢所不能。從前咸豐年間，亦以錢銅價值互異，創鑄當十大錢，誠爲救時良法。惟因製造太易，爲各處私鑄撓壞，京城以外，不能使行，深爲可惜。今若改用外洋極精機器，遵仿咸豐當十大錢成案，改爲重一錢一枚者當五文，上印五釐二字；重二錢一枚者當十文，上印一分二字；重四錢一枚者當二十文，上印二分二字。正面中鑄光緒通寶，旁鑄若干枚可換銀元一元，背面鑄所造局名年月及五釐、一分、二分等字，兩旁加鑄龍紋，大致與銀元格式相仿，中仍方眼，不失舊制。其錢每月由戶部製造，頒發各省。已有機器省分，亦宜一律製造。倘無機器之省，應許備具成本交付近省有機器者代鑄。准以此錢完納地、漕、釐、稅，但得明降諭旨，既可通行，又便攜帶，民間自必踴躍樂從。而以百萬成本，可爲數百萬之用，於公家固大有裨益，在小民亦受惠無窮。一面再造銀元輔而行之，市價既可平準，生計亦漸充裕，似爲公私兩益。謹就管見利弊縷晰陳之。

一、制錢之弊在奸民銷燬也。今改爲重一錢一枚者當五文，重二錢一枚者當十文，重四錢一枚者當二十文，計銅百斤可得制錢八千文之用，以現在每銅百斤合銀三十一兩核計，獲利可以倍蓰。且錢之分兩既輕，雖銅質精純，奸民萬不致銷燬作此得不償失之謀，其利源則永遠在公矣。

一、制錢之弊在奸民作僞也。今用機器製造，則字畫顯明，花紋精緻，輪郭亦極完好。且製造必須大號機器，購置一副動須成本數

十萬兩，在奸民豈易贖此鉅資，干犯私鑄重典。即或有用小機器及手搖機器，冒險私鑄，亦決不如大機器所造之精美，可以一望而知。僞者不能亂真，則私鑄之弊固無足慮也。

一、制錢之弊患不能通行也。若丁、漕、釐稅凡數在千文者，非此新錢不收，民間自然行使，即如商人之票號、錢莊凡信實素著者，其紙票錢籌官民尚樂於使用，焉有公家所造之錢而民反有不用者乎？是在各地方官先倡導之耳。若戶部及各省大小局署凡遇此項新錢，非但毫不挑剔，反爲重視，至於廉俸軍餉以及公家一切應用款項，亦必以此新錢攙搭發放，如此收用，則各省自然流通，小民亦不至爲莠言所惑而不用矣。

一、制錢之弊患市價不一也。目前制錢奇絀，市僧復從中舞弊，格外居奇，誠屬可惡。今限定五釐者每二百枚換銀元一元，一分者每百枚換銀元一元，二分者每五十枚換銀元一元，從前制錢則以千文換銀元一元。錢價既有一定準則，非但市僧不能把持，任意高矮，而圜法亦永無壅滯之弊。萬一仍慮奸商壟斷，凡屬省會以及府廳州縣，均設一官錢總局便民換用，則公家獨攬其權，錢價自可畫一矣。

一、銀元之利在成色也。查墨西哥洋銀每元約攙銅四分有奇，中國行使彼洋，知其喫虧太鉅，是以閩、廣、江、鄂均自購機器製造，意在杜塞洋銀漏卮，急欲挽回權利。無如承辦之員大都不思顧全大局，希圖從中漁利，任意攙銅，一角二角之小銀元，其成色尤爲低劣。是以商民不能相信，每用中國銀元，竟每元須敷水一分，或一分三四釐不等，以致不能暢行。至若薪俸搭放此等銀元，亦諸多窒礙，此皆承辦之員作弊所致。嗣後如經查覺有此弊端，務宜澈底根追，嚴行參辦，以儆效尤。計中國歲入之款約八千萬餘兩，若一律改爲銀元，每銀一兩限定攙銅四分，匪特成色高出墨西哥洋銀之上，官民皆樂於用之，而公家歲可多銀三百二十餘萬

兩，以此移作軍餉挹注，亦非淺鮮者也。

一、銀元之利在火耗也。查中國每年各處熔鑄糧銀，其銀多一次熔銷，即分兩多一次虧耗，以有限有用之銀，逐年重鑄，因火耗而漸歸烏有，良深可惜。若改爲銀元，非僅無火耗平餘之弊，即不肖官吏欲從中漁利，亦自無隙可乘。其在小民有此畫一章程，遵用銀元，完納丁、漕、釐、稅，亦不致受種種虧損，其利溥，其弊亦可永除也。

〔上諭——著奕劻等試製銀元銅錢並酌定章程，光緒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內閣奉上諭，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劉慶汾呈請印造銅錢並通用大小銀元，當經兩次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茲據該衙門奏稱：疊向該員考察，仍稱改鑄銅錢，使用銀元，有利無弊等語。現在圖法未能整飭，亟應變通利用，著派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試辦。以機器製造銀元、銅錢，應如何酌定章程，以期推行盡利之處，次第妥籌具奏。欽此。

〔御史熙麟片——駁劉慶汾鑄銀元銅錢之議，光緒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再，奴才恭讀試辦機器製造銀元、銅錢所奉諭旨內，章京劉慶汾有改鑄銅錢、使用銀元、有利無弊之語。奴才無由得悉其詳，而以奴才愚慮所及，則祇見其有弊無利。茲謹就防不可防、防無能防之四大弊敬陳之。錢之大弊莫甚於私鑄，銅錢私鑄雖難禁絕，尚可嚴緝，銀元私鑄，勢必動推外洋，無敢過問。大弊一。銅錢以銅爲之，雖私鑄不能概不用銅，銀元以銀爲之，雖官鑄竟可概不用銀，但用鉛錫而以外洋電氣水製之，其聲即與銀無異。大弊二。銅錢雖私鑄尙可使用，銀元苟係偽造，還元之後盡成棄物。大弊三。私鑄銅錢，雖土豪惡棍不過華民，偽造銀元，盈千累萬或竟出於外洋各國。大弊四。凡此四大弊，總由機器所造之故。銀元然，印造之銅錢亦然。今既奉有試辦之明旨，奴才何敢嘵嘵，惟愚慮所及，誠恐雖至有弊無利之時，奸邪又將挾洋要我，謂我既自改鑄，不得復行停罷。使奴才必俟弊出，然後糾彈，

則奴才之罪直與劉慶汾均不勝誅矣。

〔軍機章京繼昌呈——反對鑄銀元銅錢，光緒二十五年五月初三日〕恭讀四月二十七日上諭，京師建廠以機器試造銀元銅錢等因，仰見朝廷維持圖法之至意。惟是京師情形，今昔不同。從前銀多則價賤，銀少則價昂，與錢相表裏，今則銀錢兩缺而價反賤。欲救錢荒，固非設法妥籌不可。然市面行使銀票、當十錢，習慣已成自然，且市價漲落暗由奸商把持，官不能禁，亦非一日，今忽強令行使銀元及當五等銅錢，官爲定價，竊恐商民狃於故見，以爲不便，仍屬不能流通。而且變通之議甫定，市井之徒藉詞搖惑人心，羣情易致疑沮，銀錢價必大跌落，錢商之大者從而漁利其中，錢商之小者因而虧折歇閉，民間未獲其利，先受其害，必生出一番紛擾。我國家以寬大爲政，其能強繩以法使之必行，用嚴刑以懲阻撓哉？勢將任其坐廢。猶之從前鈔票，當五、當百等銅鐵錢利少弊多，及近日京局之鑄制錢，俸餉搭放銀元，發出之後，仍然消歸烏有，其明驗也。伏思此事創辦之初，購機器，建局廠，以及工本一切，所費不下百萬，若試行無效，豈非終於虛擲。

職愚昧之見，莫若先就湖北、廣東等省向有機器鑄造銀元之處，飭令如式鑄造若干，解京試辦。倘能暢行，商民稱便，再行在京建廠，推而廣之，庶庫款不致虛糜矣。

抑又有請者，如因奉有明詔，事難中止，姑將近省所購機器運解來京，暫在空閒公所試辦，亦可稍節經費。然究恐民情多沮，難與圖成，不若緩辦之爲是也。

〔御史熙麟摺——請停止試辦機器鑄造銅錢銀元；光緒二十五年五月初三日〕竊維國家改鑄銅錢銀元，既倣洋法，則機器不能不重價定購，局廠不能不擇地另開，薪工不能不破例優給，是雖止試辦，其費已不知若何浩繁，非如昔之改鑄大錢，今之復鑄制錢，議准卽行，可無另費也。況前此奴才亟亟力陳之四大弊，實防不可防、防無能防乎？然奴才所陳之弊，究必待辦後而始見，而詳察該章京劉慶汾原摺，所謂

成本極輕，獲利增倍者，非銅百斤果能多鑄至八十餘千之實錢也，不過當五者四千，當十當二十者各二千，仍止實錢八千，全恃當之一字，湊成八十餘千之虛數而已。所謂分兩無幾可杜作僞而免私熔者，非並能使洋人亦不作僞，亦非能使奸商不買大號機器，不過分兩無幾，字畫顯明，全恃小號機器不能倣摹，民間土爐不能倣造而已。所謂錢價劃一小民厚沾其惠者，非果能使錢價不致昂貴，不過但使錢上印造永遵定價之空文，即作為商民永遵定價之實事而已。非果能使奸商無可居奇，不過不問商民遵否之實事，祇據錢上印造永遵定價之空文而已。所謂飭官收用、則中飽可除、漏卮可杜者，非果能除中飽也，不過謂機器所造，可無火耗，可無平餘而已。然無碎翦傾熔之火耗，而有加工細製購器之耗，無每兩二分之平餘，而有每元任意攙銅之餘，中飽孰多孰少？亦非果能杜漏卮也，不過謂行銷外國洋元，歲受攙銅之虧，自銷中國銀元，洋錢進口自少而已。然銀元非攙銅不能成，何以能使官鑄不任意攙銅？官鑄任意攙銅，何以能使商民偏用銅多之銀元，而偏不用銅少之洋元？是漏卮愈杜愈大矣。凡此乃該章京所謂非第無弊其利有四者也。

他如所稱昔日當十、當百，因製造不精，易於作僞，故各省格而不行；又昔日鈔票，非民不遵使，由官不肯收，以致中止。夫當十、當百之不能流通，是否不精易僞之故，抑實當之一字不能取信於民之故；其鈔票之中止，是否官不肯收之故，抑實一紙難憑民不遵使之故；此固人所共知，無須置辯。又所稱流通新錢之法，在凡民間應納官款千文以上者，勒令繳納新錢，以前之錢祇准零星搭用，夫新錢不能流通，國家祇得飭官收回自用，是當十、當二十之空文，祇以自愚而已。又所論龍洋不能周轉，一因由外省行銷京城，理勢不順，一因各項仍計銀數，事屬兩歧，夫不以銀數計算，則銀元所減之一成，將以減之民者，不且減及國家乎？國家一切之款，而但按九成之銀元計算，其一成問之誰乎？銀元雖造自外省，固發自部庫也，必謂造自京城，理勢始

順，行銷始暢，則外省解京之餉銀，何嘗造自京城，何以行銷自暢，理勢自順？凡此尤亂舊政之辯言，而乃更附益以詳細條議，粘圖貼說，妄冀熒惑、以遂奸謀，是猶康、梁故智而奸膽愈大，厥罪愈不容誅矣。

夫值此度支奇絀，雖臣工所陳，尚不至有弊無利，而利在日後，費在當前，已不宜移急就緩。今該章京所陳，荒謬如此，妄誕如此，雖止試辦，直無異下井投石。伏乞聖明乾斷察其奸僞收回成命，竟停試辦，以省巨費而杜亂言，天下幸甚，臣民幸甚。

(二)開始自鑄銀元及推廣流通

〔吉林將軍希元片——報告已試鑄銀錢行用，光緒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再，吉省制錢久缺，市廛創有憑帖、抹兌、過帳等名目^①。農民小販往往不得現錢使用，受累滋深，銀價因之增昂，百貨靡不騰貴。奴才等博訪周諮，此固由於奸商趨時漁利，其勢實因制錢過少，不敷周轉。若不變通一法，將見弊端無所底止，市面益形蕭條。於是籌商再四，惟有仿照制錢式樣，鑄造銀錢以濟現錢之缺，以代憑帖之用。先由俸陳各餉項下提銀五千兩，飭交機器局製造足色紋銀一錢、三錢、五錢、七錢、一兩等重銀錢，一面鑄刻監製年號，一面鑄刻輕重銀數、吉林廠平清漢字樣。蓋吉林地方俗呼船廠^②，廠平二字實從俗也。每遇應放奉、練各餉，即以此項銀錢搭配發給各兵，俾在街面行使，並剴切曉諭商民人等，按照銀錢所鑄數目隨市易換，該鋪商自不能任意輕重。較之零星銀兩既不十分瑣碎，又免折耗壓平之弊。如此變通辦理，於商戶自無窒礙，於農民小販似有補益。果能遠近通行，再由奴才等察看地面情形，廣為鑄發。設或行使稍滯，自當別籌疏通之法。除將銀錢式樣^③

① 憑帖、抹兌、過帳，都是東三省私商錢鋪所出之制錢錢票，名為兌現，而實際彼此互相出票抵用。這種錢票在道光時就有。

② “吉林”是滿洲語“船廠”的意思。

③ 按實物有光緒八年吉林鑄幣，但未見奏報，大概是試鑄。

咨呈軍機處查照外，所有奴才等變通錢法試鑄銀錢緣由，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陳。

光緒十年十二月初十日軍機大臣奉旨：覽。欽此。

〔兩廣總督張之洞片——請許試鑄銀元，光緒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再，廣東華洋交錯，通省皆用外洋銀錢，波及廣西，至於閩、臺、浙江、皖、鄂、煙臺、天津所有通商口岸，以及湖南長沙、湘潭，四川打箭爐，前後藏，無不通行，以致利歸外洋，漏卮無底。竊惟鑄幣便民，乃國家自有之權利，銅錢銀錢，理無二致，皆應我行我法，方爲得體。且粵省所用洋銀，皆係舊洋爛板，破碎黴黑，尤爲隱受其虧。

粵省此次訂購鑄錢機器，內兼有鑄銀元機器，擬卽選募西人善鑄銀元者來華試造。若附在錢局內鑄造，計每歲鑄銀元三千萬枚之機器，其機器價值、廠屋、工料、火耗，一年所費不過四五萬金，專設一廠，亦不過十餘萬金。外洋銀元每元重漕平七錢三分，今擬每元加重一分五釐有奇，定爲庫平七錢三分。銀元上一面鑄光緒元寶四字，清文漢文合璧；一面鑄蟠龍紋，周圍鑄廣東省造庫平七錢三分十字，兼用漢文、洋文，以便與外洋交易。鑄成之後，支放各種餉需官項，與徵收釐捐、鹽課、雜稅及粵省洋關稅項向收洋銀者，均與洋銀一同行用，不拘成數銀色，務與外國上等洋銀相等。銀質較重，而作價補水均與相同，商民趨利，自易風行，若日久通行，民間自行加價，亦聽其便。聞外洋銀元頗有贏餘，雖每元加重一分五釐，斷無虧折。如蒙允行，懇請頒發明旨，粵鑄銀元，除京餉外，各省協餉、解款、完納華洋釐稅、民間交易，准其一體行用。開鑄時卽當將樣銀恭呈御覽。

試造之初，先鑄一百萬元，察其能否流通，陸續添鑄，多至五百萬元而止。如不能暢行，隨時停鑄，殊不爲難，卽略有虧耗，亦甚微渺，可以預決，當由粵省籌補，不動庫款。一年以後，粵省果能暢行，當將工費細目贏餘實數詳晰奏咨，屆時擬請敕下戶部，體察酌劑，由部購置機器一副，在天津設局鑄造，頒發通商口岸，一體通行。粵省銀元，

仍懇准其鑄造，由戶部酌定，限制歲鑄若干。如有息款，即以彌補鑄錢虧耗。計戶部機器一副，日鑄十萬元，歲可鑄三千餘萬元。即以每歲鑄千萬元計之，數年之後，充軋海邦，流通域外，雖不藉以裕國用，亦足以保利權。粵省試其端，而戶部權其利，揆時度勢，似尚無所窒礙。

光緒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硃批：覽。欽此。

〔戶部尚書閻敬銘等摺——議覆張之洞請鑄銀元，光緒十三年三月初五日〕軍機處交出兩廣總督兼署廣東巡撫張之洞奏廣東購辦機器試鑄制錢一摺，光緒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奉硃批：戶部速議具奏，片併發。欽此。又奏試鑄銀元一片，同日奉硃批：覽。欽此。……

原片內稱兼鑄銀元一節，查中國古幣惟重金銅二品，並不用銀。漢、唐西域鬬賓、龜茲等國，則兼以銀爲錢。史志所載，文幕或爲人面，或爲騎馬，意即現在番餅權輿，然當日自行其國中耳。我朝乾嘉年間，閩、廣各海口番舶往來，漸有洋錢流入。其時江、浙等省尚未盡行，數十年來，風氣變遷，流行東南濱海各省，駸駸及於西北。夫以外洋色低平短之錢，乃與國寶抗行，而爲民生日用之所不能易，於體制爲不合，於事理爲難明。道光二年、八年、十六年、二十年，宣宗成皇帝屢頒嚴禁行用洋錢、夷錢之諭，維時江蘇撫臣林則徐建議官鑄銀餅，用夏變夷，事未果行而止。比歲以來，吉林將軍希元、翰林院侍講龍湛霖均有試鑄銀幣之請。

臣等目擊時艱，亦思興鑄銀錢，權衡國用，但恐辦理不善，必有四弊。何則？中國銀礦前代不甚開採，故前人多謂白金來自番舶者十之七，現在每歲出洋之數不下三四千萬，周轉止有此數，一旦聚以鑄幣，價貴源涸，其弊一。利之所在，民趨若鶩，雖嚴法不能遏，鑪匠攬和抵交，小民私銷竊翦，諸難防範，其弊二。鑄造錢幣，輪郭·肉·好不精，則私鑄起，故文必精，色必足，然熔化消折若去十五分之一，加以鑄費等項，每餅必不止一成，官幣有虧，從何彌補，其弊三。洋錢初入中國，

每枚易錢之數浮於紋銀，其後乃有三工、四工、工半、正衣、反衣、及走板、鑪底等名目^①，聲啞紋縐，價亦遞減。現則南墨利加洲之墨西哥國所鑄鷹洋盛行，而成色尤低，美國折以八二售販中土，民間慣用，均無異說，今若創辦銀元，減成取利，用必不暢，其弊四。

現在廣東省行用洋錢，據該督奏稱皆係爛板，破碎黴黑，隱受其虧，擬即兼鑄銀元，與洋銀一同行用，自係經國遠謨，救時良策，擬請允准試辦。但須將以上臚陳諸弊，預籌杜絕之方，慎選賢員，切實經理，終始如一，以期推行盡利。該督辦事有識，萬勿張大於前，補苴於後，致隳善策。從來權幣之法，必須有出有入，民賦、罰鍰、官職，漢制皆納以錢，不盡輸之民間，往而不返也。今廣東省銀元鑄成後，據該督奏稱，稅釐、雜項均准搭收，意極美善，應由該督盡心規畫，報部覈辦。至所稱各省協款一體行用一節，應令查明受協各省向用銀元與否，分別辦理，以免窒礙。

〔兩廣總督張之洞摺——請准令匯豐銀行代鑄銀元，光緒十五年八月初六日〕竊臣於光緒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具奏粵省購辦機器試鑄制錢擬請附鑄銀元一片，於三月二十七日接准戶部咨，奉上諭：所陳兼鑄銀元一節，事關創始，尚須詳慎籌畫，未便率爾興辦，著聽候諭旨遵行等因。欽此。經臣欽遵在案。現在制錢甫經開鑄，一切辦理情形業已另摺陳明，所有銀元遵旨尚未開鑄。

茲有香港英商匯豐銀行，因前數年籌借洋款，與中國時有交易，前月遣人至海防善後局面商，聞粵省欲鑄銀元，該行有英國輪墩及美國舊金山所出條銀，每條約重一千兩，成色較中國紋銀稍高，欲求代為附鑄，按月陸續交來，多則十餘萬兩，少亦四五萬兩，鑄成後，願在中國各口一體行用。每鑄銀百元，補工火銀一元，並送來條銀四條，請為試鑄。經海防善後局司道稟商到臣。

伏查粵省除藩司地丁、部款、運司鹽引、正課、海關稅項均用紋銀

^① 三工四工等名目，見第一章頁51頁之頁末注。

投納外，其餘運庫雜款、各府稅廠釐金、捐項、租息、一切雜款，及善後局支發各項率皆通用洋鑄銀錢，至民間所用則更全係洋錢。此等情形不獨粵省爲然，如臣前摺所稱，閩、臺、江、浙、皖、桂等十餘省大率相同。是外國洋錢之行銷日多一日，即中國紋銀之漏卮日甚一日。此已爲中外所共知，無俟微臣贅述。至匯豐爲英國著名之銀行，在中國口岸生意繁多，遠勝他行。其意爲中國南方各省多用洋錢，外國所來之條銀，不便散碎使用，欲自在香港開鑄，則購買機器置造廠屋所費不貲；欲在外國鑄就運來，則中國近來通用之洋錢大半皆係墨西哥國所鑄。條銀所出之地，洋錢所鑄之地，相去太遠，運費甚多，不如粵省與香港相距咫尺，朝發夕至，便於往來，可以節省費用。且以中國所鑄之銀錢行用於中國，理勢既順，獲利自饒，此匯豐洋行情願鑄用中國銀元之實在情形也。

前准戶部來咨，本擬請旨允准試辦，惟原咨令將部臣所陳四弊，預籌杜絕，慎選賢員，切實經理，終始如一，以期推行盡利；並云目擊時艱，亦思興鑄銀錢權衡國用。是部臣之意實以試鑄銀元爲可行，且擬准粵省試辦。惟興利必先防弊，自係慎重銀幣之意。

臣查部臣原奏，謂中國之銀出洋者多，一旦聚以鑄幣，恐致價貴源涸。查現在粵省試鑄銀元，其銀條取諸匯豐，乃係來自外國，即使匯豐條銀或有短絀，亦可向別家洋行購買，於中國原有紋銀並無銷耗，且可使外洋紋銀充物中華，則源涸之弊無矣。部臣又恐爐匠攪和，小民銷剪。查攪和之弊最易辨識，聞聲辨色，皆可不爽，局員詳備，監察衆多，只在經理得人，章程周密，所謂慎選賢員，即無此弊。至小民私銷一節，查此事銷燬無利，保其必無，既無機廠，亦難私鑄。小民私剪一節，查銀元上鑄明重幾錢幾分，輪廓花文均極精緻，若稍有虧缺輕小，其僞顯然，較之內地向用各種化寶，松江銀錠，方圓厚薄參差不齊者，銀店尤易辨別。再查粵省所用洋銀，率皆椎鑿日久，破壞爛板，現在誠不免有剪碎使用之事，今官局擬鑄銀元，並擬照外洋通例，兼

鑄每元二開、五開、十開、二十開之小銀元，以便民用。亦鑄明分兩輕重，民間交易，卽一錢數分之微，可以小銀元搭用，無須等、平，可免紛爭，既可零用，何須私剪，則攙和私剪之弊無矣。部臣又慮熔化銷折，官帑有虧。臣細加考核，如銀元大小兼鑄，核計成本，足可通融抵補，不致有虧。至匯豐附鑄之銀元，已議定酌補工火，將來贏則多鑄，歛則少鑄，操縱因時，則銷折虧帑之弊無矣。部臣又慮銀色太低，減成取利，用必不暢。臣查中國所用之洋錢，從前各國皆有，近則墨西哥國所鑄盛行，臣飭通曉化學之西匠將各種洋錢逐加化驗，大率得銀九成，不相上下。始知從前有謂只七成者，其說不實。至各國所鑄小洋錢，通例皆逐次遞減成色，最少者亦有八成左右。今粵省擬鑄銀元，意取中外流通，其大銀元定用九成，小銀元由八成六遞減至八成爲止。色雖稍遜，工費較多，其實成本仍係一律，總期較之外洋所鑄成色相符，或且稍勝，民間自無異說，斷不肯任意減成，以致自生窒礙，則減成不暢之弊無矣。部臣謂廣東省銀元鑄成後，稅釐雜項均准搭收，各省協款，應查明受協各省向用銀元與否，分別辦理一節。臣查粵省擬議原係解部各項，仍用紋銀，向用洋錢省分，乃以新鑄銀元搭解，與部議正復相同。

伏查部臣所慮四弊，臣俱已熟慮周防，並無窒礙，然臣所謂此事之有益者，猶不在此。泰西各國率皆自鑄金銀各幣，自相寶貴，不用別國之錢，中國乃用各國錯雜所鑄之銀錢，甚至黴黑破碎不可辨識，而民間爭相行用，其於體制實有所關。《傳》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今遠人慕化，欲用中國所鑄之銀元，其文曰光緒元寶，如推行漸廣，不特中國各口岸，卽越南、暹羅、南洋各島均可用中國之銀元。各該處華民甚多，其心皆有所維繫，是此事實大裨於國體，至利析錙銖，抑其末也。

惟洋錢每元向重七錢二分，臣前奏因中國之銀，中國所用，故擬定爲庫平七錢三分。茲據匯豐洋行聲稱，仍擬鑄七錢二分，則與向有

洋錢一律，便與交易。竊思既欲中外通行，自宜俯順商情，仍以七錢二分爲率。至附鑄之小銀元，亦照此遞爲差減，民間向來以此爲便，現今省內省外市面觸處皆是，自可行銷無滯。

總之，此事臣再三籌度，可發可收，似屬有利無弊。合無仰懇天恩，准照部臣前議，由粵省開鑄試辦，卽由戶部行知各省，凡向用洋錢各省關一律通行，准其與洋錢一體完納華洋釐稅，並各項雜款、一切捐項。其官商軍民或用中國銀元，或用洋鑄銀錢，隨宜通用，聽其自便。粵省所鑄之銀元刻鑲精工成色有準，較之東洋銀錢過無不及，商民既肯用洋鑄之銀錢，豈有轉不願用中國自鑄銀元之理。且並不禁外國之洋錢，又不強其必用官鑄之銀元，於市面民情兩無紛擾。至向用洋錢各省，藩運官庫所收之項，其向用紋銀投納者，倘有用新鑄銀元交納，應准其仍照各該省行用洋錢向章補繳紋水，於經制之款亦屬毫無窒礙。所有粵省籌議官鑄銀元，懇請准令匯豐洋行附鑄行用，以期中外暢銷各緣由，理合恭摺具奏請旨。並擬鑄銀元式樣大小計五種，每種十元，分裝兩匣，開列清單，恭呈御覽。

光緒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硃批：戶部議奏，單併發。欽此。

附清單：謹將廣東錢局試鑄銀元式樣大小五種，分裝兩匣，開單恭呈御覽。計開：

- 一號銀元十枚。每枚重庫平七錢三分，現擬改爲七錢二分。
- 二號銀元十枚。每枚重庫平三錢六分五釐，現擬改爲三錢六分。
- 三號銀元十枚。每枚重庫平一錢四分六釐，現擬改爲一錢四分四釐。
- 四號銀元十枚。每枚重庫平七分三釐，現擬改爲七分二釐。
- 五號銀元十枚。每枚重庫平三分六釐五毫，現擬改爲三分六釐。

以上大小銀元分兩，係照光緒十三年原奏每元重七錢三分，依次遞減，今因匯豐洋行商請附鑄，擬改爲每元重七錢二分，二號以次按照遞減以順商情。合併陳明。

硃批：覽。

〔戶部尚書張之萬等摺——匯豐銀行代鑄銀元請允准試辦，光緒十五年十一月初五日〕軍機處交出，兩廣總督張之洞奏，洋商匯豐銀行聞粵省試鑄銀元，來求附鑄行用，請旨開辦，以收利權一摺，單一件。光緒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奉硃批：戶部議奏，單併發。欽此。……

臣等伏思，興鑄銀錢，實爲中國現在應辦之事。蓋洋錢充斥各省，行用日暢，幾於無可挽回。及今中國自鑄銀元以敵之，未始不可轉風氣而崇國體。故十三年三月間臣部遵議張之洞奏廣東購辦機器試鑄制錢兼鑄銀元摺內，詳細臚陳請旨准其試辦；但須預籌杜弊之方，以期推行盡利。當奉上的諭：銀元事關創始，尙須詳慎籌畫，著候旨遵行等因。欽此。今該督奏稱有洋商來求附鑄銀元，以中國所鑄用於中國，且將臣部所慮諸弊一一保其必無。臣等公同商酌，仍擬請旨允准試辦。惟所稱匯豐洋行月交條銀或十餘萬兩或四五萬兩，每鑄百元補工火銀一元各節，究竟銀元鑄成後是否卽由該洋行發出行用，局中鼓鑄機器將來如有損壞，該洋行是否貼款添購，原奏並未分晰聲敘，應令該督查明報部。總期覈實經理，勿使該洋行名爲附鑄，致中國暗虧帑項。

至銀元成色，務須始終一律，方能經久無弊。應由該督等嚴飭承辦委員，盡心鑄造，不得輕減低潮，倘日後有偷工減料情弊，以致行用阻滯，定惟該局員是問。至所稱各省關通行一節，查臣部前於光緒十三年三月間議覆該督請鑄銀元內聲明，令該督查明各省向用銀元與否，以免窒礙。現在應令先由粵省行用，如日久暢行無滯，再由該督等查明各省關能否推廣行用，分別辦理。

再，該督送到大小銀元內所印洋文，自係爲中外商民行使均易辨認起見。惟將洋文列於中國年號之內，體制尙有未合，應請飭令該督將洋文改鑿蟠龍之外，以廣東省造庫平七錢二分漢文十字改列正面，其半元以下小銀錢以次照改，較爲妥協。

〔兩廣總督李瀚章摺——廣東已開始鑄造銀元，光緒十六年五月十五日〕竊照粵省購買機器試鑄銀元，業經奉諭旨允准試辦。遵即督飭局員轉飭工匠另置鋼模，將洋文改鑿蟠龍文外，正面改刻廣東省造等字。一面飭由善後局陸續撥給紋銀，於本年四月初二日開爐試鑄。其質輕重大小及配合成色，均照奏定章程，每元重庫平七錢二分，配九成足銀；次則三錢六分，減配八六成足銀；再次則一錢四分四釐，七分二釐，三分六釐三種，均減配八二成足銀。較現在市行洋錢成色輕重均屬一律。茲據兼管廣東錢局事務署布政使王之春詳稱，現已將鑄成銀元，陸續解還善後局查收搭用，即由該局會同善後局出示曉諭商民一體遵行。合將所鑄銀元各式樣呈請驗奪等情前來。臣查粵省此次開鑄銀元，刻鑲精工，成色有準，市面商情僉稱適用，業已交易通行。倘能愈行愈遠，可期中外暢銷，實屬有利無弊。

光緒十六年六月十六日硃批：戶部知道，單併發。欽此。

附清單：謹將廣東錢局試鑄銀元式樣大小五種分裝二匣開單恭呈御覽。計開：

一號銀元十枚，每枚重庫平七錢二分。

二號銀元十枚，每枚重庫平三錢六分。

三號銀元十枚，每枚重庫平一錢四分四釐。

四號銀元十枚，每枚重庫平七分二釐。

五號銀元十枚，每枚重庫平三分六釐。

硃批：覽。

〔廣州銀角的行使〕廣州之貿易初用碎銀，其成元者亦皆鑿有小孔，如火爐之蓋然，亦有剝薄者，其重量大率為五錢八九分，六錢一二分，故用銀買物分釐皆須計較。迨張文襄公之洞督粵，改鑄小銀角，售物品者無論其物不及兩角、一角、半角之值，亦僅知索兩角、一角、半角之銀，市中幾無畸零之數矣。買物者又恐找換受虧，雖不必買兩角一角者亦買足兩角一角矣。〔徐珂：《清稗類鈔》第17冊，農商類。〕

〔湖廣總督張之洞等摺——請准在鄂鑄造銀元，光緒十九年八月十九日〕竊照湖北省據江、皖上游，地當南北要衝，漢口、宜昌兼爲華洋通商口岸，商賈雲集，用錢最廣。向章各州縣徵收丁、漕，各局卡抽釐金、鹽課，皆用制錢完納，每年需用之數甚鉅。自同治以來，滇銅不旺，洋銅價值日昂，鼓鑄久停，青銅制錢本已日罕日珍，近來市面現錢日形短缺，而商民交納官項，以及民間日用交易，皆需此物。若聽其以小錢充數，則官項受虧，亦非政體，若挑選過於認真，則商民嗟怨。大率湖北各府州縣城鄉市鎮，不惟制錢短缺，即粗惡薄小之現錢亦甚不多，惟以一紙空虛錢條互相搪抵，民間深以爲苦而無如之何，通省情形相同。近年鄂省商民生計維艱，市面漸形蕭索，此實爲一大端。

前督臣裕祿、前撫臣奎斌，以鄂省錢少價昂，曾有請禁輪船裝運制錢出口以平市價之奏。臣等復以制錢缺少，疊經督飭司道籌議禁販運，拏私鑄，查銅鋪，懲私燬，並嚴禁回空鹽船裝運制錢出省，及稽察輪船、夾板船裝運出口，按照約章核實辦理，力圖整頓。無如來源既少，民生仍未能紓。又以錢少由於鼓鑄無銅，查訪鄂省銅鉛各礦尙有數處，如鶴峰州之九臺山，安陸縣之銅古、黃金等山，均有銅鑛，派員分投試辦，或以道遠運費過多，或以鑛少難得大脈，辦理均無把握。

目覩商艱民困，補救無方，不得不亟籌一變通利濟之法。督同司道再四籌商，僉以廣東奏准開鑄銀元，利用便民，成效昭著。蓋銀元大小輕重均有定式，取攜甚便，尤利行遠，商民便之。不獨閩、廣、江、浙及江西、安徽、湖南等省商民貿易通用洋銀，如湖北漢口、沙市一帶向來亦多行用。至商輪來往，則全用洋銀交易。利權所在，尤當因時制宜，惟有援照廣東成案，開鑄銀元，庶可以補制錢之不足。緣廣東銀元若由鄂省遠道購致，運費耗折太多，且不能隨時濟用。擬即在鄂省自行鑄造，購置鑄造大小銀元之中等機器全副，先行試辦，規模不必甚大。計購辦機器，創造廠屋，共需經費銀四萬餘兩。查光緒十三年鄂省開鑄制錢，曾經奏明撥借司庫質當捐銀二萬兩，換錢三萬串，

借撥鹽釐五成，外銷公費等項錢二萬串，共錢五萬串，發商生息，爲彌補銅鉛折耗之用。旋因洋銅價增，奏明暫停鼓鑄，已將此項錢五萬串提還藩庫鹽道庫存儲，留備鼓鑄要需，約合銀三萬數千兩。擬即動支此項錢文，作爲開鑄銀元購機造廠之用，其不敷之項，由司局設法於外銷之款籌足。銀元大小式樣輕重分兩，及繳納支發各款，各省行用章程，廣東均有戶部議准成案可循，通行各省，商民稱便已久，一切均擬仿照成案辦理，惟銀元所鑄廣東字樣改爲湖北。所有湖北省各局卡釐金鹽課，均准商民一律用銀元交納，支發官款一體酌量搭用，俱按照當時洋銀市價核算。沿江沿海各省口岸，及內地商民，准其與廣東銀元一體行用，一切聽其自然，毫不勉強。至籌解京、協各餉，向用紋銀者仍用紋銀，目前與制錢相輔而行，既可以紓民困，亦可以保利權，似爲救時急務。將來中國銅產日旺，鼓鑄漸充，則制錢與銀元仍可相濟爲用，並無窒礙。

光緒十九年九月初八日硃批：戶部議奏。欽此。

〔署兩江總督張之洞摺——籌擬銀元行使辦法，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七日〕竊臣於光緒十九年在湖廣總督任內，會同湖北撫臣譚繼洵奏請在鄂省設局鑄造銀元，經戶部議覆奉旨允准在案。茲於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承准總理衙門初六日電開，奉旨：張之洞電奏與譚繼洵商明將湖北銀元局歸南洋經理，餘利協濟鄂省等語，著照所請辦理。欽此。當經恭錄欽遵辦理。

茲據湖北銀元局司道稟稱：鑄成銀元大小五種。查銀元通行之道必須成色無稍欠缺，輕重不差銖黍，最爲緊要關鍵。若僅用市面寶銀，熔化僅憑工匠酌劑，斷難密合無差。該局係購用外洋銀條，專募化學洋工師一人較準成色，依法配合製造。計大元重庫平七錢二分，其次爲兩開，重三錢六分；又次爲五開，重一錢四分四釐；又次爲十開，重七分二釐；又次爲二十開，重三分六釐。詳加考驗，實與市行外洋銀錢輕重相同，成色亦好，應即批解江寧飭發行銷等情前來。

臣伏查沿江沿海各省，大率皆行用洋銀，歷有年所，官吏商民，習以爲便。且各省制錢缺乏，自宜廣爲流布，以濟民用而保利權。除湖北省各局卡釐金、鹽課均准商民一律用銀元交納，支發官款一體酌量搭用，按照市價核算，前經奏明有案，應即查照辦理外，所有沿江沿海各省通商口岸，及內地商民，應均准其將湖北官局所鑄大小銀元與廣東銀元一體行用，一切聽其自然，毫不勉強，此爲民用。其各口岸及內地完稅納釐，暨交納各項官款，俱准以官鑄大小銀元繳納，按照市價核算。經收之關道州縣委員，如向解紋銀者，自易紋銀解庫；如向解洋銀者，即以銀元解庫。其應如何補平補水，各處自有通行市價，毫不抑勒，務於官民兩不虧累，此爲官收。至江蘇、安徽、江西三省行銷最易，所有支發官項餉需工程物料等款，亦按市價核算發給，不稍畸輕畸重，此爲官放。

總之，在今日鑄用銀元，上尊國體，下順民情，中輔圖法。只須成色準，分兩足，華洋共信，商民通行，官款准其完納，則無論支發何項官款，軍民無不樂從。該局事務經臣遴派道員蔡錫勇爲總辦，令其選擇廉潔詳慎之員，參用洋匠，督飭辦理。至一切防弊之法，當飭該局總辦隨時考核妥籌稟辦。

再，戶部咨詢鑄本一節。查此項銀元即係實銀，現即於江南支應局借撥銀二十萬兩，爲購買銀條之用。俟鑄成後，即可以此銀元支發各款，購買銀條，循環無端，有豫撥而無開支，並無須另籌鑄本。如湖北支放需用，或由司局備銀換給，或由錢店備銀領銷，行之既久，即可將湖北所收稅釐各項之銀元，仍行發出行用，亦無須另備鑄本。其買機造局經費，俱由湖北籌備鑄錢專款項下及外銷款湊撥，前經奏明在案。此後局費及修補添設機器各費，俱由江南籌撥。此時機器初開，計每日可鑄銀五千兩，一月後每日可鑄一萬四五千兩。查現在所鑄式樣，所議辦法，俱係查照廣東、湖北奏准成案辦理。除先在江、皖、西、鄂等省出示曉諭試行銷用外，俟奉俞旨後，當通行口岸及內地各省關

一體照辦。謹將鑄成銀元大小五種，分裝兩匣，恭呈御覽。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硃批：戶部妥議具奏。欽此。

〔廷寄——著南北洋招商官督鑄造銀元上諭，光緒二十年六月初三日〕軍機大臣字寄北洋大臣李〔鴻章〕、南洋大臣劉〔坤一〕，光緒二十年六月初三日奉上諭：前據御史易俊奏，錢法日壞，請添鑄銀錢，當令戶部妥議具奏。茲據該部奏稱：銅鉛來源日絀，該御史請鑄銀錢，於商賈輻輳之區，招集股分，官督商辦，係爲維持錢法起見。如果集有成本，購置機器，官督商辦，與廣東所鑄分兩成色不減分毫，將來收放章程，再由戶部酌議，請飭南北洋大臣各就地方情形悉心斟酌，並將現鑄之小銀元一併妥辦等語。現在廣東、湖北等省均已次第開鑄銀錢，南北洋沿海繁庶地方，如能招商集股，官督試辦，實可以濟圖法之窮。著李鴻章、劉坤一體察情形，妥籌具奏，戶部摺均著鈔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

〔署兩江總督張之洞片——各省鑄造銀錢請統由官辦不准商人招股及自行鑄造，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再，竊惟錢幣爲國家大政，一國有一國之權，卽一國有一國之錢，從不准彼國之錢行於此國。而外洋墨西哥小國銀元乃充斥於中國，初行沿海省分，近且流及內地，殊與國體內政大有關繫。自非亟行自造，不足以便民用而挽利權。恭繹光緒二十年六月十二日諭旨：現在廣東、湖北等省均已次第開鑄銀錢，因南北洋沿海繁庶地方，如能招商集股，官督試辦，實可以濟圖法之窮，著李鴻章、劉坤一體察情形，妥籌具奏等因。欽此。首慮錢法之日敝而亟杜漏卮，繼慮官本之難籌而計招商股，終且慮權利之下移而責令體察情形妥籌具奏，仰見朝廷慎重圖法之至意。

伏思歷代以來，鑄錢有政，行錢有令，防私有罰，良以事關國計，必需官爲鑄造，方昭慎重，無准令民間鑄造之舉。雖爲銅爲銀，體質有殊，而其爲錢法則一。卽近今泰西各國，遇事招商，獨至錢幣則無

論銅錢、尼格爾錢^①、銀錢、金錢，莫不由其國家自造，亦無准民間鑄造之舉。古今中外，無二理也。在朝廷之意，自係慮購機設局，款項繁鉅，故擬招商集股。惟查鑄造銀元，機器廠屋所費並不甚鉅，官力有餘，無藉於商。況商人惟利是趨，往往不能遵守定章，類若畫一，將來分兩成色必致參差不齊，有妨民用，不但不能杜外洋之漏卮，並與現有之官局有礙，是以本任督臣劉坤一專主官辦，不主商辦。遇各紳商紛紛陳請，或稱招集商股，或稱自備資本，更有稟奉北洋大臣飭委擬在上海設立商局招股試辦之人，均經劉坤一以事關國家鑄幣大政，斷難假手民間，致滋流弊，未允所請。臣抵任後，蘇省紳商又復迭請設立商局，亦經臣以錢幣大政，統宜官辦等情，明白批示各在案。第恐他省未及周知，一時允准商請，實與國家權利有礙。相應請旨飭部通行各直省，無論何處，無論金銀何項錢幣，如須鑄造，統由官辦，概不准商人附搭股本，更不准商人自行鑄造，以重國法而收利權。

光緒二十二年正月二十日硃批：戶部議奏。欽此。

〔戶部尚書翁同龢摺——各省鑄造銀錢應如張之洞所奏統由官辦並嚴禁私鑄，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臣等竊惟鑄造銀錢一事，所以敵洋銀之沖銷，必其利權操之於上，設法流通，推行廣遠，庶能辦理得宜，商民便用，而利不外洩。查洋銀之起，始於美洲，嘉慶、道光年間流入閩、粵，嗣後英於新加坡、印度、香港等處廣行鑄造，專行運進中國。數十年來，沿海各省，次第遍行。以彼攬貿易我真銀，為利甚鉅，銀幣為之阻滯。近年湖北、廣東等省購置機器，設局倣造。然以所鑄無多，未能行遠。恭繹諭旨，令南北洋繁庶之地，招商集股，官督試辦。是責成在官，如有奸商貪利營私，分兩成色參差不齊等事，不難隨時查禁，照章懲治，不至遽滋流弊。

惟原奏所稱開鑄銀錢，機器廠屋所費並不甚鉅，官力有餘，無藉商股，自係實在情形。臣等公同商酌，以為欲求鑄造之多，首在廣通

① 尼格爾錢，即銀幣。

行使之路。蓋行速則周轉易，而成本自輕；行滯則銀日積，而虧折必重。該督臣所陳無論金銀銅何項錢幣，鑄造統歸官辦，自應照准。商人不得附搭股本，不准自行鑄造。至官局所鑄銀錢，當設法疏通，使之暢行無滯。應由臣部行文廣東、湖北等省，將歷年鑄就銀錢之數，查明呈報，以後每年按例呈報一次，以備稽覈。一面多籌款項，增置機器，廣行鑄造。查該督臣前奏廣東設鑄銀錢官局，聲明機器每月可造成銀錢三百萬元。加以湖北一局再能設法推廣，常鑄不停，一俟鑄銀已有成數，略敷周轉，即可阻絕洋銀，漏卮庶幾漸塞。

至私鑄銀元，律無定罪明文，應請飭下刑部，比照私鑄制錢例治罪，通行各省一體遵辦。其有洋人勾引奸民串同私鑄，誠難保其必無。查萬國公法，視私鑄爲私罪，律禁綦嚴。應由總理衙門行文各國公使，申明公法條約，各令約束本國商民不得干犯；違者比照公法懲辦。

奉旨：依議。欽此。

〔刑部尚書松淮摺——定私鑄銀圓比照制錢例治罪洋人私鑄照公法懲辦章程，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臣部查例載各省拏獲私鑄之案，不論砂殼銅錢，核其所鑄錢數在十千以上，或雖不及十千而私鑄不止一次後經發覺者，爲首及匠人俱擬斬候，爲從及知情買使者，俱發新疆給官兵爲奴。又受些微雇值，挑水打炭，及停工散局之後貪其賤價偶爲買使者，照爲從遣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其鑄錢不及十千者，首犯匠人俱發新疆給官兵爲奴，爲從及知情買使並受雇之犯，各照鑄錢十千以上從犯之罪遞減一等。其房主、隣佑、總甲、十家長知而不拏獲舉首者，杖一百，徒三年；不知情但失於查察者，杖一百。或有空房別舍誤借匪人，一有見聞立即驅逐未經首捕者，果未在场亦未受賄縱容，俱以不知情科斷。官船戶夾帶私錢者，杖一百，徒三年；同船之人，知情不稟者，杖八十。若私鑄未成，畏罪中止者，首犯與匠人俱改發足四千里充軍，其雇令挑水打炭燒火之人及房主隣佑，知而不拏獲舉首者，俱杖八十，徒二年，不知情者不坐。方造器

具，尙未鑄錢，被獲審實，將起意爲首並同夥商謀之人，均杖一百，流三千里；湊錢入夥者，照爲從減一等律，杖一百，徒三年。失察之該地方官及押船官不實力訪拏，別經發覺，交部照例分別議處。又私鑄案內知情租給房屋之房主，照例治罪，房屋入官。又凡用銅鐵錫鉛藥煮僞造假銀，或騙人行使發覺，爲首者枷號兩個月，杖一百，發雲、貴、兩廣煙瘴少輕地方；爲從及知情買使者，枷號兩個月，流三千里，至配杖一百各等語。

臣等伏查鑄造銀錢所以維持國法，杜絕漏卮，裕國計而便民生，誠爲當務之急。惟事歸官辦，難保無營私牟利之徒，潛行倣造，或短少分兩，或攙雜僞銀，既於民用有妨，仍恐不能流通，卽爲美政之害，亟應明示厲禁以杜流弊而收利權。惟查私鑄制錢罪名之輕重，以十千以上及不及十千爲斷，今用銀鑄錢，其貴重較之用銅鼓鑄者不啻倍蓰，質之大小不一，卽分兩之輕重亦不相同，倘有私鑄，未便仍按錢數治罪。查臣部向辦計贓定罪之案，以制錢一千合銀一兩，核計銀錢十兩可抵制錢十千，自應倣照辦理。臣等公同商酌，議請嗣後各省拏獲私鑄銀錢之案，如短少分兩或攙雜僞銀，核其所鑄之數，按官錢分兩至十兩以上，或雖不及十兩而私鑄不止一次後經發覺者，爲首及匠人俱擬斬候，爲從俱發新疆給官兵爲奴；如受些微雇值在局僱工者，照爲從遣罪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其所鑄不及十兩，及知情買使者，俱照用銅鐵錫鉛藥煮僞造假銀例治罪。至房主、隣佑人等知而不首，或僅止失察，暨官船戶夾帶私銀錢，私鑄未成，畏罪中止，或方造器具，尙未鑄成，以及失察之地方官，不實力訪拏之押船官，應分別治罪議處者，私鑄制錢例內開載已極詳明，自應倣照辦理，毋庸另立專條。似此分別酌定，庶各省有所遵循，而匪徒亦咸知懲戒。如蒙俞允，卽由臣部通行各省一體遵照辦理。

至原奏內稱：如有洋人勾引奸民串同私鑄，申明公法條約，各令約束本國商民，不得干犯，違者比照公法懲辦等語。應由總理衙門行

文各國一體照辦。

奉旨：依議。欽此。

〔上海鑄設官督商辦的銀元局^①〕中國擬在上海設局鑄造銀錢，前報已紀其略。茲聞此舉實由南洋大臣奏請照粵省鑄銀章程，在江蘇省鼓鑄大小銀圓，業已奉旨允准，設廠鼓鑄。南洋大臣劉峴帥遂委試用道范觀察海培在滬部署一切，議有章程十條，大概仿照粵省成案辦理。至開辦之期，現雖未定，然亦不遠矣。茲將章程摘錄於左，諒亦關心時事者所樂觀也。

- 一、議定籌集商本三千股，每股計銀一百兩，共集股本三十萬兩。
- 二、鼓鑄銀錢悉照粵廠所鑄式樣，其銀之成色亦與粵廠一律，惟於銀圓上改換上海二字。
- 三、設廠定於上海租界以內。
- 四、機器務必精益求精。
- 五、成色應另設分金爐，須由總辦逐日提驗。
- 六、工俸從厚，凡事須實事求是。
- 七、收放銀錢，已請戶部酌議流通。
- 八、行使民間由官出示曉諭。
- 九、局務照大概擬歸商辦。
- 十、集股但准華商，無須洋商與分。〔《申報》，光緒二十年八月十九日。〕

〔天津鑄造銀錢總局招股啓事^②〕本局現奉北洋大臣札飭，欽奉上諭：南北洋沿海繁庶地方，招集股分，開鑄大小銀錢，以濟圖法之不足。先後由本局稟定集股三十萬，在津建廠置器設局開辦，上海另設分局運銷，以便通行各省。其式樣悉仿廣東所鑄現已通行之錢，至於成色分兩，均照現行之英洋一律，以便行用。現在機器已向外洋購定，大約明春即可開爐鑄造，每月可出四五萬元。凡在天津入股者，即至匯豐銀行交兌，上海入股者，即源豐潤票號交兌，先行領取本局印收

①②上海銀元局和天津銀錢總局均未開辦。

執照爲憑。一俟股票刊成，再按收照換給股票，隨立息摺。除按年照取官息一分外，再行照股分紅。另有刊本章程，願觀者隨時取閱可也。此佈。 鑄造銀錢總局啓。〔《申報》，光緒二十年十月初二日。〕

〔盛京將軍依克唐阿片——奉天擬購機設局鑄造銀元，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再，奉省錢法流弊最多，向因鼓鑄未興，民間缺錢，祇得互出憑帖，而私造倒閉，種種累民。加以銀價高低，出入漲落，分兩成色闖關相侵，往往計較錙銖，釀成詞訟，通省患之。上年軍興而後，經調往將軍裕祿奏請戶部撥八萬兩開設官帖錢局，原欲杜奸商之弊。然憑帖易假，銀價未定，祇可以濟急；目前若論利國便民，尙不能流通無阻。今欲整頓錢法，計惟購機設局鼓鑄大小銀錢，最爲有利無弊。查遼南各州縣當倭兵初退，市上尙用洋圓，民以爲便，若乘此機會變通辦理，其勢易行。且官項收支，一切改用銀錢，既免加耗、減水、折色、帖費之煩，亦無出入重輕攙雜朦混之弊。況東三省地方遼闊，如能川流行使，獲利無窮。惟鑄造必精，平色必準，後來始無虞壅滯。現派妥員分赴粵、鄂細查設局章程，其花紋、年號、成色一切按照該省模範，以期一律，俟查覆到日，卽行籌款興鑄。

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硃批：戶部知道。欽此。

〔盛京將軍依克唐阿摺——設機器製造等局先鑄銀元定價行使，光緒二十三年〕竊奴才前因奉省制錢短絀，憑帖易於偽造，奏請購機設局，鑄造大小銀元，以期便利。奉旨允准。嗣在天津德國禮和洋行購定製造銀元各種機器鍋爐，所需價銀別無款項可籌，請將此項購價，並將來安設機爐修蓋房屋諸費，暫由奉省各項稅捐項下每兩抽提五分，核實動用，於光緒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附片具奏。奉硃批：戶部議。奏。欽此。旋經戶部議准，飭將一切辦法妥議奏明，並將原議送部查覈等因，於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初九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行知在案。

維時機器尙未由外洋運到，而房基亦未擇定，無從開辦。經奴才迭次電催該洋行，將所購機器依限速運。一面派員相度地勢，勘得省

城東關東邊門裏奉軍舊有營房一所，房間悉已坍塌，基地寬廣，可以修建局房。當即鳩工庀材，於上年七月十五日興工，本年五月底工竣。適銀元機器陸續運到，飭令先期召集三齊工匠查驗。雖尚缺少小銀元印花紋滾邊齊機器，而鍋爐及各項機器悉已齊備，可先試鑄，以應急需。當札派副都統銜鑲紅旗滿洲協領常慶爲總辦，花翎二品銜候補協領翼長文起、花翎候補協領防禦連科爲幫辦，安置各廠員司工匠。並先由糧餉處撥發銀兩，於本年六月初九日開工試鑄。旋據造成大銀元並兩開銀元共二等呈送前來。奴才細加考驗，分兩重輕，係照部定章程較準，成色亦好。

惟查奉天市面寶銀本甚低潮，即糧餉處存儲銀兩多係徵收稅釐款項，並非十足淨銀。鑄元時重新傾熔，不免多所折耗。三月以來，共鑄出大小銀元十四萬元，通盤勾稽，不致虧折，尚有盈餘。但通省市面，向來營口通用外洋銀元，近則省地開用各省銀元，風氣未開，驟然行用，勢必多所阻格。當飭驛巡道八界協領並各局處及承德縣，公同妥議去後。

旋據稟稱：擬令將已成銀元分交糧餉處官錢局以兩換兩，隨將所換銀元搭放各員司薪工及各營將弁·勇夫·薪餉，並作官錢局交易之用。約計每月可發放銀五六萬，已可絡繹鑄用，一俟機器大開，商民信用，即令通省鋪商以市平交局鼓鑄，以兩付兩，俾可廣行鑄造。局中不得以庫寶·庫平爲詞，致有增減，亦不准商人附搭股本，致違定章。至於民間行使銀元，價目不能一律，每日隨價低昂，苦難勾算，且不足救錢絀之弊；若酌定常價，設值銀價貴賤懸殊，不免賠累。擬令所出銀元隨各城銀價漲落，如市平銀每兩值東錢十千，銀元合市平銀七錢四分三，即定價七千三四百文，仍按照每月初一、十六日銀行酌定價值，各該地方官出示曉諭，並傳知大小鋪戶均於鋪面懸掛水牌開明價值，半月一換，俾衆知有定價，便於行用等情。

據此，奴才詳核所議章程尚屬周妥，通飭咨局處及閩省族民各屬

一體照辦，並飭令將地租稅釐凡向來無論以銀以錢交納者均准以銀元兼收，以期取信商民。

目下每月可鑄銀二萬五千餘兩。每鑄元一萬兩以二等勾稽牽算，除去搭配料件傾熔火耗以及員司夫匠薪工核實開銷外，約得盈餘銀三百四十兩。現已將缺少之小銀元機器三付自行製造，將來造成開鑄，餘利較厚。所有員司工廠章程悉仿鄂省定章辦理，惟機器初開，規模粗定，所有員司人數及一切薪工開支時有增添，未便遽行酌定。容俟試辦一年後，再將鑄造章程，並購機造機購買物料，及一切薪工開支，暨設廠蓋房工程，分晰開單、造冊，奏明辦理。

硃批：戶部知道。欽此。〔《奏議輯覽初編》，卷15，頁9—13。〕

〔兩江總督劉坤一片——江寧擬鑄銀元，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初六日〕再，查上年冬間，江南北各府州縣，均因制錢缺少，民間不敷，上游皖、鄂等省銀價，亦復驟跌，鄰省皆禁運錢出境，以致市面愈不流通，江寧等屬，百物昂貴異常，小民生計艱難，頗滋惶擾。當經前署督臣張之洞撥款購辦銅鉛，由廣東鑄錢局代鑄制錢二十萬串，以資周轉，業將辦理情形先後奏明在案。茲查江蘇錢價至今尚未平減，商民交困，受累日深。由廣東代鑄制錢二十萬串，該省鑄錢機器，每日僅出錢六百串，以二十萬串計之，約須一年方可竣事。若專恃廣東代鑄，仍屬緩不濟急，且運脚有費，保險有費，層層折耗，於公款實多虧蝕。臣與司道再四籌商，非在江寧自行設局仿鑄，不足以示平準而靖民心。惟鑄造制錢，不能無所虧折，當此庫儲奇絀，籌款維艱，若別無補救之方，亦恐難於持久，必須多購機器，兼鑄銀元，庶以製造銀元之盈餘，補鼓鑄制錢之虧耗。

查上年十二月間戶部議覆御史陳其璋奏請鼓鑄銀元摺內，行令沿江沿海各省自行設局仿辦，派員專理俾得次第程功，自應查照部咨實力舉辦。現飭江寧藩司會同候補道劉式通，在上海瑞生洋行訂購英國喜敦廠鑄造制錢機器全副，每日約可造錢一千串，價合英金二萬

一百五十五鎊有奇；銀元機器全副，每日約可造大小洋十萬元，價合英金九千八百六十七鎊。二共英金三萬二十二鎊有奇，經該司道等議減五百鎊，計實價英金二萬九千五百二十二鎊有奇。又起重機器及鐵路等項，共實價英金一千二百七鎊有奇。訂立合同，限期交運，計本年十月內可以到華。並飭候補道嵩慶在江寧省城內查勘相宜之地，鳩工庀材，參酌洋式建造廠屋。一應用款，由臣酌量籌撥，另行分別開報。

光緒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硃批：戶部議奏。欽此。

〔四品京堂盛宣懷摺——請開銀行及鑄造一兩重銀元，光緒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西人聚舉國之財，爲通商惠工之本，綜其樞紐，皆在銀行。中國亟宜仿辦，毋任洋人銀行專我大利。中國銀行既立，使大信孚於商民，泉府因通而不窮，仿借國債可代洋債，不受重息之挾制，不喫鎊價之虧折，所謂挽外溢以足國者，此其一也。

墨西哥國以九成之銀，鑄錢運行中國，易我十成之銀，歲耗以萬億計。近來中外臣工多議自鑄銀元，廣東、湖北、北洋、南洋先後鑄造，分兩輕重，悉準墨銀。臣愚以爲國家圖法，自古及今，皆自爲制度。隨人趨步，各國所無，既不能廢兩爲元，各庫出入仍需元寶，必致無銀可鑄。查光緒十二年十月海軍衙門奏請，將應放南、北洋經費及東三省餉項，均按二兩平核發，是餉需改用京平，已有成案。今宜在京師特設銀元總局，以廣東、湖北、天津、上海爲分局，開鑄銀幣，每元重京平九成銀一兩，再酌鑄金錢及小銀錢，使子母相權而行。凡出款俱用官鑄銀幣，各省關收納地丁、錢糧、鹽課、關稅、釐金，俱收官鑄銀幣，元寶小錠概不准用。惟收款仍照庫平十成銀計算，庫平較京平定以每百兩加平六兩，十成銀較九成銀每百兩應加色十兩，除各庫上兌津貼銀一兩定以每百兩加色九兩，如應交庫平足銀一百兩者，實收銀幣一百十五元，無輕重高下之別，無減平扣色之弊，易簡理得，婦孺難欺，每年度支八千餘萬兩，戶部約可盈餘平色銀一千二百萬兩，較

向來各省撥解平餘多收當不下千萬。所謂挽外溢以足國者，又其一也。

〔軍機大臣奕訢摺——覆議盛宣懷請開銀行鑄造一兩重銀元，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光緒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軍機處鈔交候補四品京堂盛宣懷條陳自強大計暨設立達成館並開設銀行各摺片，奉旨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戶部妥議具奏。欽此。……至開設銀行一節，業已奉旨責成盛宣懷選擇股商，設立總董，招集股本，合力興辦矣。其所稱開鑄銀元酌加分兩一節，是亦維持利權之一策。臣等公同商酌，亦擬責成盛宣懷俟銀行辦成後，准其附鑄一兩重銀元，以十萬元爲率，先在南省試行。如果可以流通，毫無窒礙，再由戶部妥議章程，奏明辦理。

〔閩浙總督邊寶泉片——福建銀元請改鑄官辦，光緒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再，閩省前因制錢短缺，籌款匯交廣東善後局代鑄小銀元，相輔而行。嗣據商人孫利用稟請在閩自備工本，購機設廠，仿照廣東開鑄，繳官發鋪行用。即經批准試辦。正在具奏間，接准部咨，無論金銀銅何項錢幣，統由官辦，不准商人附搭股本及自行鑄造，行閩遵照。當飭該商停鑄，改歸官製，以收利權。惟閩省現在候補各員，於鑄造銀元事宜多未領會，且購機設廠需費不貲，難以籌此鉅款，若仍由廣東代鑄運閩，未免往返周折。茲查有浙江候補知府孫葆璽，籍隸閩省，於製造銀元及地方行用事宜頗熟悉，擬先向商人租用機器廠屋，改爲福建官鑄銀元局，由善後局飭委該員認真試鑄，仍責成該局提調督同辦理。一切分兩成色悉照廣東章程，不准輕減，並由局籌銀三四萬兩，飭發熔鑄發鋪行用。

光緒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硃批：戶部知道。欽此。

〔直隸總督王文韶片——北洋擬鑄銀元，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再，前准戶部議覆御史陳其璋奏，請飭部設局鼓鑄銀元，並令各省推廣仿鑄一摺，當經臣擬就北洋機器局設法試辦，並將添購機器

緣由，具摺奏明在案。旋准部咨，飭俟機器購到，仿照廣東、湖北辦法妥議章程，奏明辦理，大小銀元鋼模均須鑿有直隸造字樣，先將式樣送部查核等因。復經轉飭司道會同局員遵照辦理去後。數日〔月〕以來，督飭機器局道員傅雲龍等，將自製鍋爐廠屋逐一趕辦就緒，定購外洋機器於九十月間先後運到，惟自行天平明春方能到齊。先就已到及自製各件，分別安設，飭匠講求模範，務須精緻周密，以防詐偽。次則輕重成色，當準墨西哥鷹洋之式，以期便於流通，不得稍有參差。其式樣則一面龍文，一面鑿字曰大清光緒某年北洋機器局造，凡一圓、五角、二角、一角、半角，文概從同。又敬鑄滿文，遵國寶圖法例也，背增英文，便中外流泛也。開春後，籌及工本，銀多即可開爐鼓鑄。據該司道等詳擬章程，並將鑄就銀元式樣呈請奏咨前來。臣覆加查核，章程尚屬周妥，銀元式樣亦甚精緻，其成色分量多係仿照墨西哥鷹洋之式，與廣東、湖北辦法亦屬相當，可通行無滯。除由臣設法籌措資本，一俟開春即飭趕緊鑄造。並將銀元式樣大小五種，咨呈軍機處，恭備進呈御覽。

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硃批：戶部知道。欽此。

〔湖廣總督張之洞片——湖北試鑄一兩重銀元，光緒三十年八月十六日〕再，中國向來官民行用俱係生銀，各處平碼參差，並不一律，遵用庫平，其成色紛歧，名目繁亂，以致錢商市僧得以上下其手，操縱漁利，於商民均有窒礙。現與各國訂立商約，均有中國自行釐定國家一律通用之國幣一條，聲明將全國貨幣俱歸劃一，即以此定為合例之國幣，中外人民應在中國境內遵用，以完納各項稅課及別項往來用，惟完納關稅仍以關平核計為準等語。是釐定國幣為當今第一要義。惟查從前各省所鑄銀元，均仿照墨西哥銀元之重，合中國庫平七錢二分，中國從前尚未有定劃一幣制之議，所鑄龍元專為行用各口岸抵制外國銀貨進口起見，並未為釐定通用國幣起見，本屬一時權宜之計。臣前年與劉坤一會奏，曾經陳明七錢二分重者，係依傍洋錢辦法。現

既與各國定約劃一銀幣，近年來朝廷通籌博議，及外人毅然有考定幣制之思，此誠通商便民之要術，一道同風之盛軌，自當別籌全國通行經久無弊之策。

溯查光緒二十五年冬間，京城正擬開設銀元局，慶親王奕劻、軍機處、戶部及盛宣懷，以銀元應重若干，與臣屢電詢商，上年臣在京時，財政處與戶部復與臣詢商及此。臣均持致用一兩重銀幣之說，而議者或慮一兩銀幣難於通行。不知各國幣制皆由自定，彼此不相因襲。中國一切賦稅皆以兩錢分釐計算，地丁、漕項爲數尤爲至纖至繁，每縣串票不下數十萬張，每人丁漕多者幾兩幾錢，少者幾錢幾分幾釐幾毫幾絲幾忽，畸零繁重，若改兩爲元，實難折算。折算較寬則花戶以爲加增，必然滋鬧；若折算過緊，則積少成鉅，州縣豈能任此賠補之數。種種窒礙，斷難全國通行。計全國人民納銀於官者，以地丁、漕糧爲最多，其人數爲最衆，其銀數爲最繁，丁、漕不改，是全國劃一銀幣之說仍係託之空言。竊謂今日鑄全國劃一之銀幣，自當以每元一兩爲準，出入均按十足紋銀計算。

查各國均自有幣制，或用鎊，或用馬克，或用佛郎，或用盧布，不相沿襲，其本國境內人民及外國商人來至其國貿易者，無不遵用。但使國家定其程式，昭示大信，收發一律均作爲十成，商民斷無不遵用流通之理。如各省通行，共知新定國幣出入均作爲十成，明白簡便，自然不願更用生銀。迨生銀既廢罷不用，此項國幣其銀色自無九成十成之分，若現定者既名爲國幣，然仍仿墨西哥銀元成式，以庫平七錢二分爲率，則歷年墨元已操積重之勢，中國權力事勢斷難阻使不行。況幣制既定，每年公家出納及商民交易不止萬萬，而各局所鑄至多不過數千萬，我之鑄數有限，而彼之來路無窮，是不啻轉爲墨西哥銀元暢其銷路。漏卮日廣，流弊無窮，萬萬無此辦法。臣反覆籌思，非實在試辦，但憑議論懸揣，羣疑衆難辯駁紛紜，莫衷一是，若財政處鑄造行用之章程一定，頒行各省，設有窒礙，殊難更張，悔不可追，莫

若先由外省試辦，其操縱更較為活便。查從前中國從未自鑄銀元，官私亦從未使用，係由臣在廣東時奏明創辦試行有效，始漸推行。茲擬即就湖北鑄造庫平一兩重銀幣先行試用，以覘商情民情，兼體察各國商人情形，出納利弊。行之而通，則奏請敕下戶部裁酌推行，利在全國；行之而不通，則湖北當收回另鑄，所有賠耗工火傾熔之費，湖北任之，虧耗亦尚無多，而從此中國貨幣輕重之所宜，以及改發之難易，利病昭然，可有定論。

茲擬試鑄銀幣共分四等，最大者重足庫平一兩，其次五錢，其次二錢，其次一錢，文曰大清銀幣，照從前銀元式樣，清文居中，漢文環之，其餘洋文及省名年分計重若干，龍紋花樣均酌照從前銀元式樣，無論收發皆照湖北藩庫平核算出入，均作為十成紋銀，歸官錢局經理收發，以杜吏胥挑剔需索之弊。凡民間完納錢糧正賦及關稅、釐金一切捐項，暨州縣報解司道局庫一切款項，均照藩庫平一律折算，與向章並無妨礙。如有向章應解交平餘火耗解費者，照舊補足繳納。則一切官吏胥役，自不致多方阻撓，而在商民並無新加耗費。俟將來各省通行，此項銀幣應准搭解部庫充餉。約計每元扣除工本火耗必可盈餘數分，自當核明鑄數，將所得盈餘報解戶部，以昭核實。至舊日各省所鑄七錢二分重之銀元，及墨西哥之銀元，流行民間者，其數至鉅，應仍聽其行用。惟新鑄一兩重之國幣，定價務取劃一。而舊日銀元既與墨西哥銀元式樣輕重相同，其平色高下易錢若干，自應仍隨市價漲落，聽其自然。則與新鑄國幣判然有別，行用各不相妨，於各省銀元局鑄造亦並不吃虧，自可毋庸收回另鑄，俾免商民疑慮致擾市廛。且如此則仿洋式之銀與國家定制之幣，輕重貴賤，大有軒輊，尤足為導引商民重視國幣，暢行國幣之輔助。

光緒三十年八月二十九日硃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張之洞片——再陳湖北試鑄一兩重銀元之理由，光緒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再，臣於本年八月十六日附奏，請就湖北鑄造庫平

一兩重銀幣，無論收發皆照湖北藩庫平核算，出入均作爲十成紋銀。……竊惟銀幣之作，類若畫一，利國便民，獨不便於胥吏、鑪坊之輩。其造言搖惑，設計阻撓，勢必無所不至。局外持論者未經細心體察，輒不免辯難多端。或謂既鑄此項銀幣，應即禁阻墨西哥銀元不准行用。不知向來部庫及外省司道關各庫，從未收兌墨元，而民間顧流行日廣者，以各省通商口岸租界外國銀行林立，其與華商交易往來，多以墨元爲便故也。此時中國之權力斷不能強使外國銀行之不用墨元，即不能明禁中國商民之參用墨元。將來中國自鑄一兩銀幣日漸充盈，爲中國商民所信用，則墨元將漸次銷廢，不禁而自絕。故此時改鑄一兩銀幣者，正爲他日禁阻墨元之地。或又謂國幣既以一兩爲準，則舊日各省所鑄七錢二分之銀元當盡數收回另鑄。不知舊鑄銀元雖重庫平七錢二分，而民間折算生銀，係隨市價漲落，僅作庫平六錢數分不等。與此次新鑄銀幣收發皆作庫平十成足銀用者，判然不同。試辦之初，既不能驟廢生銀不用，則舊鑄銀元亦祇列作一種生銀，儘可聽民之便，與新鑄十成之銀幣行用各不相妨。此後鄂省官局自無再鑄七錢二分銀元之理。至久已散在民間者，自無庸收回另鑄以省紛擾。或又謂新鑄銀幣既名爲國幣，則但當以元計，不當仍以兩計，不知國家一切賦稅皆以兩錢分釐計算，則銀幣之爲兩爲錢豈可不明著其文，以杜胥吏之意爲輕重免致商民之折耗吃虧。或又謂一兩銀幣當明言值制錢若干，以昭畫一。不知各省銀元兌換之價，到處不同，斷非湖北一省之所能獨定。倘使戶部能定庫平足紋一兩值制錢若干，通行各省收發皆歸一律，不准稍有參差，則此項一兩銀幣自有定價，其權固操諸戶部者也。

總之，臣此次奏請試行一兩銀幣，原爲體驗官民行用情形，是否稱便，以爲戶部裁酌推行地步，鑄數斷不能多。一俟戶部開鑄，其數足以供各省之用，湖北儘可停鑄。且湖北所鑄銀幣，聲明除工本火耗外，所有盈餘悉數報解戶部，於戶部、財政處權力未嘗絲毫有所侵損。

一切辦法皆再三審量而後定。試行數月之後，其利弊不難考見，果有窒礙自當立予變通。此時新幣方行，設有阻撓搖惑之詞上瀆宸聰，應懇乾斷主持，暫置勿議。

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十一日硃批：財政處、戶部知道。欽此。

第三節 帝國主義對中國貨幣制度的破壞 及其鑄造和推行所謂貿易銀元

(一) 私運銷燬制錢

〔戶部侍郎王茂蔭片——外人私運制錢出口請廣事鑄造，咸豐七年四月十六日〕再，臣思京城銀價每兩現易京錢七吊六七百文，而離城百里外，則每兩易京錢不過二吊六七百文。雖大錢與制錢有殊，亦何至相懸如是。竊嘗推求其故，則聞年前浙江銀價每兩換至制錢二千零，自英夷在上海收買制錢，各路販運趨利，至上年秋間即行湧貴，以銀易錢之數漸減至半。本年海運糧船至津，所帶貨物賣出錢文，計帶錢至南較帶銀爲獲利，大率帶錢而回，遂使北方之錢頓亦見貴。現聞南方銀價每兩僅易制錢一千一百餘文，且無換處，都城苦錢壅而南省又苦錢荒。如六千文一擔之米必需銀五兩餘，兵民安得不困。彼夷人乃得從容而以錢易銀，賤入而貴出之，即此一端，利權已全爲所操，他且勿論。此事無從鬪力，惟宜鬪智。

臣嘗思之甚久，不得其法，欲禁錢出洋，則銀禁早嚴，徒成故事，欲行大錢，則京鑄尙滯，何論外省。現計惟有江、浙兩省加爐加卯，廣鑄制錢，暫濟民急。查從前銀貴錢賤，每銀一兩鑄錢不過千餘文，而換錢可千數百文，虧折頗多，故皆停鑄。今錢價既貴，已無虞於虧折，再請將錢法酌量變通，使夷人無收買之利，而民間有流通之資。如制錢例重一錢二分，照京局改爲一錢，則銅本已省十之二，而銅鉛之配搭又從而增損之，自當更有贏餘。然此第暫濟目前之用，欲求破夷之術而收利權於己，惟賴皇上廣求智能之士，通籌熟計，非臣愚劣所能

幾及。

〔廷寄——令江浙兩省設法阻止制錢出口，咸豐七年九月初二日〕軍機大臣字寄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浙江巡撫晏〔端書〕，咸豐七年九月初二日奉上諭：王茂蔭奏請飭外省廣鑄制錢，暫濟民急等語。據稱：江浙銀價向來每兩換至制錢二千有零，自英夷在上海收買制錢，錢即湧貴，以銀易錢之數漸減至半，現在每兩僅易制錢一千一百餘文。兵民交困，而夷人竟據爲利藪。因請飭於江、浙兩省加爐加卯，廣鑄制錢，以濟目前之急。該侍郎所奏，自係爲銀賤錢貴，變通調劑起見，著該督撫等各就地方情形酌量覈辦。至夷人收買銅錢，應如何杜漸防微，設法阻止之處，並著何桂清、趙德轍、晏端書悉心籌議具奏。王茂蔭原奏著鈔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

〔外人私運制錢出口情況〕一個包裝制錢的新方法，最近已經採用了。以前除蓆包以外，未曾見過別的包裝，因爲那是既輕便，又不佔地方的；最近却使用木桶來裝運制錢了。數日以前，有 55 桶裝在港內的一艘船上，許可證載明內容是煤；海關得到報告，其中還有別的金屬礦物。經過檢查，在這些桶裏面，除煤外還有制錢，其值約 3,000 兩。在同一船上還發現 50 隻箱子，每箱約裝制錢兩擔，是作爲貴重物品裝運的，但無許可證。所有這些都已沒收充公。〔譯自《北華捷報》，1858 年 2 月 6 日。〕

〔直隸總督李鴻章致總理衙門函——關於販洋商販運制錢，光緒二年十二月廿九日〕德商運錢入內地一事，令即轉飭關道隨時會同領事商辦等因。查各國條約，銅錢祇准由此口運至彼口，並與米穀一律。原以此兩項爲民間所必需，內地轉移販運專歸華商，免爲洋商侵奪起見。洋商赴內地買貨，雖無專准用銀不准用錢明文，但有銀則隨處皆可換錢，即青縣之興濟鎮，錢鋪亦多。豈能於販運洋土貨外，又添一販運銅錢生意。即准通融辦理，祇可於買貨之便，帶運數十斤

〔千〕，或多至數百千，尙於市面大局，華商生計，無甚妨礙。是以前接十月間鈞示，議准巴使要求三條內，銅錢一項，尊處照覆該使文內，僅云照條約辦理，並未明言允定轉運內地。鴻章知事非不得已，檄飭關道，申明條約於通融中略示限制，迭經咨呈在案。津關黎道冬月初三日接奉鈞札暨總辦奉京公函，有巴使立限十一月初五日開禁之說。當時應存候領事來商，再與酌辦，庶幾操縱在握。乃奉文後，立即通行照會各領事，而德領事即時照覆請領運照，以爲開禁根據，固一錯而不可再鑄矣。迨接到敵處專札，始與領事爭論，勢已無及，卽尊處再函巴使，該使以貴衙門已允准開禁，關道已給過運照，豈肯復與就商。若論巴使迭函，語言實多矯強。津郡向來每銀一兩，換錢一千七百數十文，今跌至每兩易錢千四百文，仍不能多換，錢鋪日有荒閉，銀極賤而錢極貴，該使乃謂銀貴錢賤，條約祇准轉運通商各口，並未准運內地，該使乃謂地方官換改條約允行之事，此等無理取鬧，殊爲可嗤。惟此事既有成說，鴻章尙敢固執己見，失信於人。昨緘囑黎道，令與該領事就現在情形籌定辦法，或每次准運百餘千，多則數百千，便可了案。倘該領事必執前給運照，作爲已經開禁，不肯再商，應暫與罷議，作不了了之。事關各省全局，非奉鈞處明定章程，外官自無換改條約之理。

連接江南來信，亦以洋商運錢入內地爲非宜，幼丹制軍更慮開洋人包庇私鑄販運小錢之漸。雖流弊未遽至此，但內地銅錢販賤賣貴之利，必應專歸華商，卽爲泉貨流通，亦擬不可不稍予裁抑，卓裁以爲何如。〔《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 6。〕

〔署湖廣總督裕祿摺——請暫禁輪船洋船裝運銅錢出口，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竊查湖北爲水陸通衢，商賈雲集，用錢最廣。向時市間錢價，每銀一兩易錢一千六七百文，本年以來，銅錢日少，錢價日昂，每銀一兩止易錢一千五百文上下。民間日用以錢交易，資用甚艱，而富賈巨商，亦無不因此多所折閱。詳察其故，銅錢所以日少，由於

運販出省者多，而運販出省之多，則又以輪船、洋船裝載爲最甚。查銅錢一項雖不准輪船、洋船運出外國，而在中國通商各口往來裝運，向爲條約所不禁。洋關祇能按約辦理，不能阻其裝載，一經報明領照，即可運往別口。且又進出各口，照約祇納船鈔，免完稅銀，於事更爲省捷，以故趨利乘便，運出日多，而本省致有錢缺之患也。然洋人在中國通商用錢之處絕少者，爲人所共知，而內地商賈出外貿遷攜資遠行，亦莫不貪圖輕便，斷無舍銀用錢，自取累贅多費盤腳之理。乃江漢關本年八月以前由輪船洋船報運出口之銅錢甚多，現雖錢價日昂，而裝運出口者仍所時有。其爲囤販居奇，已屬顯而易見。況非有華民之囤積，不能濟洋船之販運，利之所在，人所爭趨，其中影射冒混之弊，更恐在所難免。且從前各省製造軍火及開爐鼓鑄購銅之處甚多，奸商貪圖重利，即難保不偷運外洋香港等處，私行銷燬，藉售銅斤，其弊尤不可不防。本年七月間，曾准部咨，奏令例應鼓鑄制錢各省，一體籌款開鑄。臣等現正督飭司道設法籌集工本，議購銅斤，趕圖興辦。而近來市面之銅錢出省日多，存積日少，濬源而不截流，終屬漏卮莫塞，即使將來制錢日增，亦恐於圖法毫無裨濟。臣等體察情形，公同籌議，竊謂欲求整頓之方，似非藉禁銅錢販運出口，不足以平市價而裕利源。

惟查禁止輪船、洋船轉運銅錢出口，從前雖無辦過成案，第錢、米均關民用，其事相同。即如米穀一項，按約亦不准運出外洋，祇准於中國通商各口往來裝運，倘遇歲歉米缺之時，各省皆有暫禁輪船洋船運米出口之案。現在湖北即屬錢少價昂，有關民間生計，亟宜力圖補救，則辦法自應與米穀事同一律。除由臣等分飭各屬，並示曉諭嚴禁奸商囤積私販牟利，如有前項情弊，立即察出究懲外，可否請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各國駐京使臣，轉飭各口領事官曉諭洋商，將湖北銅錢一項，暫停輪船洋船裝運出口，以免有礙市廛。俟日後錢價平減，再行照舊准運，用資周轉而便閭閻，實於鄂省圖法大有裨

益。

光緒十三年正月初十日軍機大臣奉旨：該衙門議奏。欽此。

〔軍機大臣慶王奕劻等摺——裕祿請禁運制錢窒礙難行，光緒十三年二月初二日〕光緒十三年正月十一日准軍機處交出署湖廣總督裕祿等奏稱，鄂省錢少價昂，擬請暫禁輪船洋船裝運出口，以平市價而資周轉等因。奉旨：該衙門議奏。欽此。欽遵鈔交到臣衙門。……

臣等查條約內載銅錢不准運出外國，惟通商中國各口，准其以此口運至彼口，照現定章程遵行，該商赴關報明數目若干，運往何口，或令本商及同商二人聯名具保，抑或聽監督飭令另交結實信據，方准給照，別口監督於執照上註明收到字樣，加蓋印信，起限六個月交回驗銷，若過期不交，即照數罰繳入官等語。是條約所載本甚明晰，果能實力奉行，自無慮半途私銷等弊。今鄂省錢少價昂，遂請禁止出口，雖爲防弊起見，但條約所載不准運外洋明文，且向來並未聞有洋人私運銅錢出洋之事，今忽通行照會，轉恐生疑易滋口舌。至原奏所稱，擬援照暫禁米糧出口辦法，似有區別。蓋糧少由於歲歉，每止一處偏災，故可設法暫禁。圖法本貴流通，現在東南各省，鼓鑄久停，缺錢之患，不獨湖北爲然。設皆禁運出口，則此省之錢，不能行之於彼省，多寡盈虛，無從挹注，恐亦窒礙難行。現當整頓錢法之際，戶部奏令例應鼓鑄省分，籌款開鑄。應請飭下湖北督撫臣，一面籌議開鑄事宜，以濟民用；一面飭令江漢關監督，於銅錢出口時，遵照向章辦理，毋得視爲具文，以杜影射私銷等弊。該督撫所請照會各國使臣暫禁裝運銅錢出口之處，應毋庸議。

光緒十三年二月初二日硃批：另有旨，欽此。

〔御史黃煦片——請禁洋人購運制錢，光緒十三年八月十六日〕再，聞洋人於通商各口岸，購運乾隆以上制錢，上年湖北之漢口鎮購運至八九十萬串之多。洋人精於化學，化銀提金，化銅提銀，而乾隆以上制錢銅質精純，每串可提銀一兩上下。提銀後復熔餘銅售與

中華，其銅菁華已竭，性枯質脆，鑄錢擲地輒碎。既燬中華純銅制錢，又以壞銅貽害錢法，洋人計誠狡矣。現在欽奉諭旨，令各省開爐鼓鑄，嚴禁私銷，而外洋銷燬之弊不除，恐舊錢日少，新錢難以接濟，實爲圖法之憂。查此項制錢惟釐局存積最多，釐局加價售於錢商，錢商加價售於洋人，官商貪圖小利，以致純銅制錢多爲洋人銷燬。擬請飭下各督撫，通行各釐卡委員，新舊官錢一概准完釐稅，不得盡挑乾隆以上一色純銅制錢，發交錢商，爲洋人購運地步。如奸商敢私挑此項制錢賣與洋人銷燬者，查出照私銷例究辦。且中華制錢，外洋並不通行，與金銀百貨之通行於中外者不同，即申明出洋舊禁，彼亦難以強詞奪理。並請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各國駐京使臣，申定制錢出洋禁約，行知南北洋大臣，頒示通商各口岸，一律嚴禁。俾制錢無磨耗之弊，未始非維持圖法之一助也。

〔廷寄——著李鴻章等查明洋人銷燬制錢情形並嚴行禁止，光緒十三年八月十五日〕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洋人於通商口岸，購運制錢熔化提銀。各省釐局存積純銅制錢，加價售於錢商，錢商售於洋人銷燬，有礙圖法，請飭查禁等語。奸商販運制錢，轉售銷燬，大干例禁。所奏釐局加價發售私賣各節，如果實有其事，必應嚴行禁止。著李鴻章、曾國荃、裕祿確切查明，據實覆奏，並咨行沿江沿海各督撫飭屬一體認真禁查，以杜弊端。原片均著摘鈔給予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清實錄》，德宗朝，卷246，頁7。〕

〔《申報》論制錢缺乏之甚〕錢者泉也，取其流通而無滯也。此絀則彼盈，此盈則彼絀，固世事之常，亦循環之理，誠無足怪者也。縱不能彼此有餘，亦不能彼此不足。何則？錢爲銅質，久用不敝，彼此轉運，上下相通，斷無缺少之理。況京局常年鼓鑄，雖出數不多，亦宜有增無減。而錢之日見其短少者，皆爲奸徒謀利銷燬之故也。朝廷非不知，官長非不禁，而其弊終不能絕。有此漏卮，而欲保民間各足於用，不亦憂憂乎難哉。然錢雖日見其缺，所謂此絀或彼盈，此盈或彼絀，從未

有如今日之各處缺少者也。漢口一鎮，爲五省通衢銀錢聚集之處，入夏後，錢價較江、浙先見昂貴，但有去路而無來源，則可見兩湖、雲、貴、四川之錢亦缺矣。現在江、浙錢價之漲，幾與漢口無軒輊。據云載往牛莊、煙臺、天津等處，所以滬上錢市日緊。果如所言，則江、浙之錢，因載往北省而有缺少之患，將北省之錢又載往何地，而先有缺少之患耶？卽曰銷燬，皆奸民日漸私自爲之，斷不敢公然銷燬；既不能公然銷燬，自無有一時而銷燬盈千累萬之數。既無一時而銷燬盈千累萬之數，何以錢之驟見其缺，而錢價驟然如此之漲？且各處之錢驟見其缺，而各處錢價驟然如此之漲，或者江、浙之錢，流入北省，或非無因。東省自遭日人之變，十室九空，錢之爲物更爲重笨，轉徙流離斷不能攜帶，不比金銀可以匯寄安頓，尙不致盡入日人之手，況金銀未必人人皆有，而錢則無人不用，無家不備者也。日人所擾之處，所到之區，人則見之而遁，錢則爲其所取。東省雖非富有之地，而民間日用之錢，爲數奚止億萬計，雖未必盡爲日人所有，而日人所取者當亦不少。日人將中國之物，無不運回東瀛，前報所紀廟中之石獅尙且運回日本，豈有錢而不運回者乎？以是言之，則遼東一省之錢，流入日本可知矣。一省無錢而以各省濟之，各省能無缺錢之患乎？各省如果有餘，則挹茲注彼尙不形竭蹶，近來制錢日見缺乏，一處之錢，爲一處之用，尙嫌不足，而欲彌此虧空，則必至四處不足矣。譬之數米而餐，僅備一家之食，而驟添一客，一客未必能飽，而一家均受其餓矣。或謂日本產銅甚多，且中國之錢不能使用，未必視爲貴重之物而運載回國。不知日本雖產銅而現亦不足於用，故從前所鑄寬永錢，流入中國，後卽漸漸收回銷燬爲器，故現在寬永之錢，中國絕不一見，可見日本缺銅已久，豈有視中國之錢而不運載回國者乎？現在缺錢之故雖不盡繫乎此，未始不繫乎此也。又況奸民銷燬之患未能盡絕耶？

滬上一隅爲商賈聚集最盛之處，銀錢之價消息最靈，各處無不視爲轉移。日日市價現更登之報章，以憑劃一，有市錢、卡錢、衣牌之

目。市錢、卡錢者，以銀兌錢之價也；衣牌者，以洋兌錢之價也。向則以銀兌錢之價總在一百四十千左右，而今則僅一百二十餘千。洋價向則至少一千零數十文，而今則僅九百數十文矣。且向來洋價均視衣牌，雖尋常兌用不能盡照衣牌之價，然相去不過十文五文之數，乃現在所掛衣牌如衣鋪自不能不照衣牌，而各鋪兌用與衣牌相去至四五十文之多，非但不照衣牌，幾至各自爲價，買物找錢非五六百不肯找出，如三四百文，尙不能用洋找錢，小民買物，豈皆有五六百文者乎？不但小錢短串之吃虧，將苦無用洋之處矣。現雖通行小洋，可以濟錢之不足，然以大洋兌小洋，再以小洋兌錢，一轉手間吃虧奚止一二十文，況市僧見錢缺乏，格外居奇，格外刻稱，出入之弊尙不止於是耶？錢者所以便民者也，如此則民之不便莫甚於此矣。雖官長禁抑錢價禁止出口而終無補於缺乏之患也。將救缺乏之患奈何，曰鼓鑄而已矣，各省廣行鼓鑄而已矣。是所望於計部之臣與各省封疆之大吏也。〔《申報》，社論，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廷寄——著盛京將軍等嚴禁制錢私販熔銷出洋，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十二日〕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十二日奉上諭：福潤奏，安徽制錢缺少，查禁私運外販，並請各省一體嚴禁一摺。據稱近日安徽省制錢驟形短少，兵民受累，由於匪徒串通奸商運出銷燬轉售。並聞有洋商暗中收買，由輪船運往外洋，該省業經拏獲奸商懲辦。此等情弊，恐不獨安徽一省爲然。制錢原以便民，奸徒私販熔銷，例禁甚嚴，必須從嚴究辦。至銅錢不准運出外洋，載在約章，如果實係洋人收買，貽害匪淺，尤當力遏其流。著盛京將軍，直隸、兩江、閩浙、湖廣、兩廣、四川各總督，江蘇、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山東、廣東各巡撫，飭令沿海沿江各州縣一體實力稽查，嚴行禁止，毋任稍有偷漏。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

〔廣東巡撫鹿傳霖摺——請嚴禁制錢出洋並開採銅鑄錢，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十二日〕竊近年制錢短絀，價值日昂，公私交困，南北各

省到處皆然。實由私鑄私燬日甚一日，而私燬爲尤多。內地奸商私銷制錢改造銅器以漁利者，固亦不少，而洋商之銷燬爲尤甚。聞上海有洋商專購取中國制錢，熔燬提出金銀，所餘淨銅，仍以重價售之內地。而營私牟利之徒，處處私運制錢出口，售與上海洋商，已歷有年所矣。各省關卡盤查固均不能嚴密，亦由沿江沿海洋輪暢行，一入洋商之船，運抵上海租界，則華官不能查拏。臣上年在籍時，訪知直隸之吳橋、山東之德州等處奸商，由運河載錢至天津附輪船售往上海，歲計二三千萬串之多，他處概可想見。以致積久錢荒，至今日爲已極。除廣東已由臣會商督臣飭屬認真查禁外，相應請旨飭下各省督撫臣，通行嚴飭地方官及各關卡留心稽查制錢，務於未載洋輪以前，在內地水陸各口一體認真查拏究辦，不准藉詞運載出境，並嚴禁私燬改造銅器及私鑄等弊。一經破獲照例嚴辦，庶可稍塞漏卮。

惟既節其流，尤宜開其源。方今銅斤缺少，滇省歲辦之銅不能足額，尚須價買蜀境商銅湊解，而各省鼓鑄多購洋銅，故洋商得以擡價居奇。溯查光緒十五年粵省購辦機器，設局鑄錢，其時洋銅每百斤價僅需銀十三兩有奇，至二十年已增至十八九兩，因而停鑄，上兩年則由二十三兩遞加至二十八兩矣。昨欽奉諭旨，飭令各省推〔廣〕鼓鑄制錢，當經督臣譚鍾麟會奏，查明銅價日昂，虧耗過多，難籌鉅款，懇請緩辦在案。乃此事喧傳，目下洋銅百斤驟漲至三十四兩之多，廣東如此，他省可知。似此利權操之外人，非亟籌自行開採銅斤不可。他省有無可開銅鑛，則未聞知，粵東查勘尙無銅鑛，無從籌辦。因思臣在四川總督任內，曾派委員鑛師，勘得寧遠、雅州兩府屬，越嶲等四廳各處，產銅甚饒，若用西法機器開採，可期暢旺。惟多在夷地，尙須妥爲開導，且需工本甚鉅，官款難籌，必須招商集股開辦。彼時臣甫經奏明開辦冕寧金鑛，勢難並舉，原擬俟金鑛辦有成效，再行推廣續辦。曾與辦鑛委員知府徐麟光、鑛師唐星球略議官督商辦之法，由商集資開採，得銅之日先交官銅百萬斤，以供鼓鑄，照例價每百斤發銀

十餘兩。此後續出之銅，准由商按市價出售，使之有利可圖。如官中需銅向買，則核計成本定價總較市價輕減。臣旋即去任，未及議辦，現聞冕寧金鑛開辦已有成效，正可推廣開辦銅鑛，以資鼓鑄而敵洋銅。擬請飭下四川督臣奎俊，察看情形，轉飭徐麟光、唐星球等查照臣之前議，招商集股，妥籌開辦。且議明不准招集洋股，以免利權外溢，並遴委熟習夷務幹員妥為開導番夷，勿使梗阻，則辦理自能順手。

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初三日硃批：另有旨。欽此。

〔廷寄——著沿江沿海各督撫嚴禁制錢出洋，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初三日〕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初三日奉上諭：鹿傳霖奏請嚴禁制錢出口並請開採四川銅鑛一摺。……各省制錢短絀，前曾諭令沿江沿海嚴禁私運出口，現在仍形缺乏，難保無奸商運售外洋及私鑄私燬情弊。著各督撫嚴飭地方官及各關卡認真稽查，如有藉詞運載出境，即行查拏究辦。至私鑄私燬本干例禁，即著一體嚴查照章懲辦。……川省寧遠等屬銅產甚饒，現在鑛務業經開採，即著奎俊酌派熟習鑛務幹員查勘情形，妥籌開辦。

(二) 外商擅自決定記帳貨幣反對中國自鑄銀元 及鑄造和推行所謂貿易銀元

〔上海外商擅自決定以墨洋代替本洋為記帳貨幣的文件〕下面的簽字人認為採用墨西哥銀元代替加羅拉銀元^①為現行記帳貨幣，在本埠商業上有重要利益，為此協議合作如下：

1. 二月六日(中國曆元旦)起，以墨西哥銀元為記帳貨幣，即以此對商品與匯票開價，並儘可能地以之訂立買賣契約和簽發匯票。
2. 鑒於該日墨西哥銀元與加羅拉銀元間之比價尚須決定，以

① 墨西哥銀元即鷹洋，加羅拉銀元即本洋。

及未清帳目在必要時尚須調整等事宜，特指定一經紀人委員會來確定其兌換率，並請斯密斯 (E. M. Smith)、約旦 (Jordan) 與漢柯克 (Hancock) 負責組織，並就其決定作出報告，以供參考。

簽字人：旗昌洋行 (Russell & Co.) 及其他三十五公司。 [譯

自《北華捷報》，1856年2月2日。]

〔上海外商擅自決定墨洋與本洋的比價〕最近商人會議中指定之經紀人委員會已決定現時加羅拉銀元與墨西哥銀元之比價，並將其決定函知會議主席如下：

本月二日來信奉悉。余等認為墨西哥銀元對加羅拉銀元或上海本洋之比價，前者應貼水百分之二十五，後者應升水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即每百墨西哥銀元等於七十五上海本洋。

簽字：斯密斯 (E. M. Smith)、約旦 (V. P. Jordan)、漢柯克 (Herbert Hancock)，1856年2月6日，於上海。 [譯自

《北華捷報》，1856年11月16日。]

〔英國照會行用墨西哥新鑄銀元，1871年6月12日〕《天津條約》第三十三款有稅課銀兩由英商交官設銀號，或紋銀，或洋錢，按照道光二十三年在廣東所定各樣成色交納。茲准本國總理各國事務丞相歌來文內開：墨西哥國擬將其銀錢印模改式成造。查中國各口流通之洋錢，多係墨西哥國製運前來，竊恐嗣後改式成造，舊式之錢將形缺短，其擬鑄新錢雖式樣不同，而成色分兩與舊無異。祈轉行中國查照等因前來。相應照會貴親王（大清欽命總理各國事務和碩恭親王）。 [《英國照會》，510號]

〔英國照會化驗新銀墨洋結果，1872年5月6日〕茲據駐劄廣州領事官羅詳報內稱：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五日在省城經兩廣總督部堂、粵海關監督暨敝領事官，各派委屬官一員，會同監視，令將新式洋銀熔兌傾化，覈定成色，寫出憑單為據。以憑單核算，新式洋銀一百元與舊式洋銀百元成色較多幾至一元有半等因。附送憑單前來。本大

臣據此，相應鈔錄憑單，備文粘送貴親王查閱（大清欽命總理各國事務和碩恭親王）。

憑單：憑單載大清補用知府署廣糧所方、粵海關部代辦粵盈庫大使葉、和大英特揀繙譯官璧，會同言明，驗得新出鷹洋成色，於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五日在關部銀號恆茂店辦理此事。計開：

一、新銀一百元重七十二兩三錢二分。

一、新出鷹銀一百兩即伸海關紋銀八拾九兩六錢三分，另鍋底約耗輕銀三錢七分（共合九十兩正）。

連輕耗計伸得足色紋銀九成正。

以上核計新出鷹銀一百一十一兩一錢一分可抵足色紋銀一百兩正。〔《英國照會》，579 號〕

〔外商集會反對中國設廠鑄幣〕十一月二日，商會召集了一個公共集會，討論上海總商會關於建立中國政府造幣廠的來文。會議由羅里閣下（Hon. P. Ryrie）主持。……

主席說：我現在要說的唯一事情，就是，我以爲在座的每個人都認識到，有一個能通行全中國各行業的統一的可信賴的通貨，是有許多好處的；但是，在達到這個目的的道路上，我怕還有許多實際的困難——至少我的看法是這樣，而現在解除這些困難的希望不多，至少在我們同中國的關係還沒有多少改變以前是如此。我現在請求各銀行出席的經理們，惠予指教，就這個問題發表意見。

納爾遜先生（H. H. Nelson，麥加利銀行）說：我以爲中國政府在外國人的要求下，建立一個造幣廠，發行一種像外國人所要求的那樣的鑄幣，它的可能性是那麼稀少，幾乎不可能設想他們會這樣做。……關於通貨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鑄幣的成色和價值標準，應該是無可懷疑的。……在中國，有誰能够擔保在中國官吏管理下的造幣廠，會始終鑄造一種不摻假的鑄幣，即使我們能獲得條約上的物質保證？我以爲應付由中國發行的鑄幣的唯一辦法，應該由條約

來保證鑄幣有一致的公平的價值，像我以前所說過的一樣。我不以為中國政府在這方面能做些什麼事情，即使他們做了，我還是十分懷疑他們是否能夠全部履行條約。自然，應付這類事情，我們必須時刻銘記在華外人的利益。……在這點上，我的看法是，由中國造幣廠發行像這樣的鑄幣，我不以為在實際上會成功。我所想到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中國這樣的國家裏，從事發行的任何造幣廠，對外國人都是十分不利的。這將給官吏以操縱貨幣的大權，而這些官吏的品質並不很高，至少我們要把這種情形視為當然，這在貨幣事宜上，就是一項要嚴重考慮的問題。此外，我還聽到一件事實，雖然一般人還不知道，就是有人企圖倡議試鑄英國元在這些地方行使，尤其是這種企圖來自海峽殖民地一帶。

在世界的這一部份，英國的利益是十分巨大的，我以為這類銀元，就海峽和中國的大部份地區而言，無論如何，必然是會獲得成功的。英國造幣廠發行的銀元將取得使用它的每一個人的信任。我無限期望看到英國造幣廠發行的銀元能夠進入它所能進入的各個港口通用，如果可能的話，還要誘使中國政府把它推薦給中國內地使用。……至於鑄造一兩的銀幣，却有許多困難。在選定一個兩和確定什麼是一兩所固有的東西，困難都很大。……

瓦爾時先生(D. Welsh)接着提議，作如下的決定：商會認為目前的標準銀元，如以一兩為單位，應在重量和成色兩方面確定其等值為這個兩的四分之三，這種兩幣纔是中國最適當的價值標準。他說，擺在商會面前的問題是，……什麼是最適當的價值標準？是塊狀的白銀，還是鑄造了的可以計數的白銀？如果有任何一個外國人認為銀塊優於鑄幣，我將覺得驚奇。……我完全同意納爾遜先生的意見，我們應該企求得到一個英國銀元，或使其在中國流通，但這與使它成為價值標準，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可以作為一種輔助貨幣。如果中國的兩幣開始貶值，而英國的、美國的、或是墨西哥的銀元還是一個

標準，人民就會使用它們作為標準貨幣，使它們成為訂立條約的標準規定，他們繼續是中國貨幣的一個構成部份。（鼓掌）

主席：剛才的提議是完全按照上海商會來函的意思作出的。但是對這一提議投贊成票的人，仍應當有完全的自由對下面一個不同意建立造幣廠的決議，進行投票。這只是對上海商會的問題的回答。……達爾莫普先生 (Mr. Dalrymple) 提出了如下修正案：在目前情況下，由本會提出關於由中國政府建立造幣廠，或在中國政府當局管理下的造幣廠，在中國通商口岸發行法定鑄幣的任何建議，本會不認為是適當的。〔譯自《北華捷報》，1876年11月16日〕

〔外人論中國幣制應與西方一致〕私人發行的一本小冊子，題為《目前交易媒介的混亂》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在這裏，作者論述在西方是一種價值標準，而在東方又是另一種價值標準，這種情況不能在目前廣闊而又緊密的商業關係中繼續下去。“或者用金的人民採用銀本位，或者用銀的人民採用金本位，或者是全世界都採用複本位制。”我們觀察到，三月廿九日的《中英快報》(London and China Express)引述了印度財政部長巴布爵士 (Sir David Barbour) 的談話，也是這樣主張：“現在的情況不是一個永久平衡的狀態。或者是廢止白銀代之以金的辦法繼續下去，或者是全世界都回復兩種法貨的舊制度。”這個問題在中國、日本與印度特別重要，但是我們在這裏能夠作些什麼，是不清楚的。近來貿易的衰退曾有助於主張複本位制者的論點，他們總是把貿易衰退歸咎於黃金的漲價。不幸的是貿易又正在恢復，雖然金價沒有下跌，這就正好反駁他們的最好論據。匯價的下降有助於中國的出口貿易，是沒有問題的，並且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進口方面似乎有能力隨着金價上漲支付他們的貨價，至少在大宗商品是如此。〔譯自《華北捷報》，1889年5月25日〕

〔美國鑄造銀洋擬運來我國行用〕前時中國所用洋銀乃日斯巴尼亞國所鑄，向稱本洋。現在通商各口及內地所用鷹洋，乃北亞美理駕

墨西哥國所鑄。近來時翻新樣，以至店家借故較量，或果稍有參差，所以各行生意在洋銀上又添枝節矣。今美國欲行自鑄洋錢，以裕通商之用，擬每年鑄成五百萬塊。據聞今年五百萬塊業經鑄成，其始欲鑄時，出諭令人畫圖進呈選擇，計送七樣，而所選之樣式，其一面乃一女人之像，坐一棉包之上，女人右手執一橄欖樹枝，伸出指海之勢；左手持一卷，卷上有字寫自主之意。其上印明倚賴上帝也。周圍列十三星，下有何日所鑄之印。一面是繪一鷹，並亞美理堅合衆國字，又有多而合一之字，此數係羅馬文字，又有輕重之數，且分明造作之料，計金若干、銀十分內有幾分別料，又有通商廣行字樣。據云，此洋已於西曆本年七月半發兌，有人兌定一百萬元，運至東洋中國開用，其新洋與現用之洋成色分量，格外歸真，將來必可廣行也。〔《申報》，同治十二年七月十八日。〕

〔美國銀元在中國的流通情況〕前美國新鑄銀元名曰通商洋錢，計共有三千萬元之多。然較諸市上通用之洋，每元須賤一角。美國在國內未經頒行通用之律，故人皆不用，美廷以其壅塞也，議作爲通寶俾得流行，人以爲該洋若至中國，必致盡數退回。然近閱西字報云：廣東、香港等處於五年來收用之洋，悉鑿硬印，雖欲退回，格於美例終不得行。今計香港留存未鑿者只有七十萬，合計廣東一省，不過一二百萬，故美國可無顧慮矣。〔《申報》，光緒五年二月初七日。〕

〔美國企圖鑄造墨西哥銀元在中國流通〕四月二十五日，最近的美國郵包給我們帶來傅利文先生 (Mr. Moreton Frewan) 從華盛頓寫來的兩封信。傅利文先生原是著名的白銀問題作家。前一封信是三月廿日寫的，他說美國參議院很快就要通過一個決定，要求總統與墨西哥政府談判，允許在加松 (Carson) 與舊金山的美國造幣廠使用墨西哥造幣廠的銀元模子，目的是把落磯山 (Rocky Mountains) 上的生銀直接運送舊金山與其他太平洋港口，然後從這些地方再把墨西哥銀元運往中國和新加坡。傅利文先生告訴我們，這個議案幾乎一

定會得到墨西哥政府的同意。……

我們很難相信墨西哥會無條件地把它的模子借給美國造幣廠，這好像是一個擁有著名商標的頭等裁縫，把它的商標借給它的競爭者一樣，幾乎是不可能的。〔譯自《字林西報》，1894年4月27日。〕

〔美國參議院討論鑄造墨西哥銀元問題的會議紀錄，1894年4月9日〕副總統：主席現在提出柯羅拉多州參議員瓦柯特先生 (Mr. Wolcott) 在日前提出的決議。

秘書宣讀決議如下：鑒於同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的商務關係有待加強與擴展，特請求美國總統與墨西哥共和國進行有關由美國造幣廠鑄造墨西哥標準銀元的談判，與該墨西哥共和國訂定若干關於前述鑄幣的鑄造權利、辦法與數目的協定，並請求將談判結果在日後向參議院提出報告。

瓦柯特先生：中國像其他國家一樣，以白銀為商業交易的基礎，又沒有須以黃金支付本息的債務，現在的情形是最繁榮和快樂的，商業迅速增加，而出口亦大量增進。在這個國家的歷史裏，它的內部情況和它的對外貿易，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好的條件。這個條件大部份是由英國對待印度的態度所促成的，這事我在將來再談，但是，中國對內對外貿易，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繁榮，這是事實。

中國這個國家，擁有四億以上人口，拘泥舊習；它的農業、製造業和運輸業的方法，經過了幾個世紀還是照舊不變。當它第一次被迫對外開埠通商時，墨西哥銀元就被用來為價值標準，至今也沒有變更。幾乎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都曾力圖使它們的銀元與墨西哥銀元競爭，但它們都失敗了。

英國政府曾一度在香港開始鑄造英國銀元，並鑄了大約有一千萬枚。其中一部份是流通了，一部份却作了鈕扣、手鐲和其他裝飾品，他們沒有使這個貨幣在這個國家裏通行，他們的鑄幣撤回了。

法國也曾開始鑄造銀元來處理它和中國的商務，但是，它也被撤

回了。

日本政府現在鑄造了它的圓，它的含銀量沒有墨西哥銀元所含的銀量多。它也有一些在中國流通，但是，流通的數量極其有限。

我們的貿易銀元，發行了大約有三千五百萬元，在中國帝國境內也從來沒有成為通用的貨幣。

由於這個^①廣泛的需要，墨西哥鑄幣廠都繁忙過甚。墨西哥政府對鑄造每一銀元徵收 4.4% 的鑄幣稅，從墨西哥輸出各種白銀，則徵收 2% 的出口稅。這樣，在墨西哥的白銀生產者，或者把白銀在墨西哥的鑄幣廠製造銀幣，向政府交納 4.4 %；或者就得向政府交納 2% 來輸出白銀。

墨西哥共和國每年大約出產五千萬元的白銀。其中大約有五百萬元或稍多一些以銀條形式出口，以供當地貿易和商業上小額的需要。其中約二千萬元的白銀是運往英國斯旺海 (Swan Sea) 的大煉廠精煉並鑄造銀幣的。

總統先生，在我的記憶裏，那時本國從未生產銀元達到可以作任何商業行為的程度。以後，在最近二十年裏，我們設立了我們的精煉工廠，設立了我們的熔煉工廠，我們採用了不同的製造方法，並且把我們的白銀熔煉成錠塊，但是，墨西哥生產的二千萬元的白銀還是運往英國熔煉。

墨西哥造幣廠的生產能力只有二千五百萬至二千六百萬元。在這二千五百萬至二千六百萬之中，只有一百萬元留在墨西哥共和國，其餘的都出口了。出口的部份幾乎全部運到日本、印度和亞洲其他各地。在最近十年裏，平均大約有七百五十萬元是通過舊金山運往的。通過英國，直接由利物浦和倫敦運到亞洲的比這稍微少些，其餘的就可能都是在回國的中國人口袋裏帶出國外，或是通過智利或秘魯的港口運到亞洲了。這些數字是已經鑄造了的，由於這個需要，不

^① 指墨西哥銀元。

只是墨西哥銀元已感到缺乏，就是墨西哥用於鑄幣的白銀也感到缺乏了。在昨天的《紐約先鋒論壇報》上，我看到了一則從波斯頓發來的電訊說：

從墨西哥城發來的急報說：用墨西哥銀鑛砂在美國精煉的銀條已經運抵此間鑄造銀元。八十八根銀條業經收到，預計不久還有更多的銀條運來。德國的生銀出售商曾經說，爲了同樣的目的，他們也正運送銀條來這裏，因爲在中國銀元供應缺乏，妨礙了商業，它對墨西哥銀元的需要正在增加。

供應不足的事實，不僅爲白銀輸入墨西哥用來鑄造銀幣所說明，而且也爲一定量的（不會很大）生銀輸出到中國所說明。

我們聽到了許多關於中國造幣廠的情形。上海有一家皇室造幣廠，它的業務，它的周圍，都掩蔽得十分神秘。它掌握在地方官吏的手裏，和政府有一些合同關係。我們的領事去年對此作過一次報告。他所能獲得的唯一情報，就是在這個造幣廠裏鑄造了大約三百萬兩的白銀，並且，這其中有一千九百萬枚的十分的銀幣，而這些銀幣却被內地人民主要當作鈕扣使用。這樣，中國造幣廠的鑄幣實際等於什麼也沒有。

中國不出產銀。生銀的運往中國是因爲沒有足夠的墨西哥銀元滿足商業的需要，也是因爲墨西哥銀元在倫敦和紐約升水 0.5% 至 3%；需要的是墨西哥銀元，而墨西哥銀元的供應是不足的。擴大墨西哥在鑄造銀元方面的便利的結果，必然是擴大我們同中國的商業，而世界各國同中國的貿易也是便利的。……

我們同中國的貿易已經不小了。在去年，我們對中國的出口是三百九十萬美元，我們自中國進口則在二千萬美元以上，其中五百萬美元是付稅的，大約一千五百萬美元是免稅的。

如果償付這些貨款的銀元將在我們的加松城 (Carson City) 與舊金山的鑄幣廠鑄造，在太平洋沿岸就要產生一些活躍的白銀市場；

這裏，銀元易於裝船出口，而商業也將發展。倫敦商人、英國商人和蘇格蘭商人對這些銀元也有需求。他們將運送黃金來交換銀元直接裝船出口，還將增加許多太平洋沿岸與亞洲之間的航運商務。……

我們的熔爐是冷却了，我們的爐火是熄滅了，我們的鑛山大部份是停閉了；一些還在繼續開工的鑛山也只是爲防止坑木的腐朽，和地下水在坑中的泛濫；但是，當這些鑛工們——聰明的人，他們已往的工資可以酬勞他們自己，使他們能夠爲美國人增光，教養他們的子女並保有自己的住宅，——一旦發覺是這個國家的貨幣政策阻礙了他們獲取這份工資，並且只有挨餓的一途時，我們也就會不可避免地發現在某種價格下白銀將繼續生產。……

總統先生，這個決議可能毫無結果，但是值得一試。爲了使迷漫全國的普遍的窮困與蕭條得以免除，我個人很樂意向那些始終信任白銀的國家尋求一些救助的辦法，卽令是細微的也好，那些國家的人民由於不論情形好壞，始終堅持銀本位，因而享受了繁榮與快樂。

〔譯自《北華捷報》，1894年5月18日。〕

〔美國參議院鑄造墨西哥銀元的決議在墨西哥遭到冷遇〕像以前所預料的一樣，美國參議院所已經通過的，關於請求美國與墨西哥政府交涉，允許在美國鑄造墨西哥銀元的決議，在墨西哥沒有得到多數的贊同。從墨西哥城來的報告說，這個提案在墨西哥受到普遍的嫌棄，無疑的，這個計劃將遭到墨西哥政府的反對。必須注意，墨西哥銀元已經成爲墨西哥的唯一的出口物資，在任何方面危害這項出口都將削弱它的貿易。〔譯自《字林西報》1894年5月25日。〕

〔英報要求在香港設廠鑄造銀元流通中國〕巴黎的東方匯理銀行曾鑄造法國貿易銀元，在每一方面都可與美國貿易銀元相匹敵，並在交趾支那與安南獲得了很大的成就。爲什麼香港銀行不試造一種英國銀元？從政治的觀點以及商業的觀點看來，它都可以發揮極大的

效能。〔譯自《北華捷報》，1866年7月30。〕

編者按：在英商的要求下，英國終於在1866年，在香港設廠鑄幣在中國流通。但為時僅二年，該廠因不能獲利而停閉，於1868年將機器售予日本。

〔英商主張重建香港造幣廠以英國銀元代替墨西哥銀元〕對於香港造幣廠的停閉，我們曾經表示十分惋惜；而對於重建的計劃則十分歡迎。這個造幣廠原是在殖民地的財政並不比現在富裕的時候建立的；政府鑒於在經營工作中，很長的期間內每年要受到一萬二千鎊的損失，對前途失去了信心。我們經常認為，這種顧慮是沒有根據的，而造幣廠在不久以後是可以支付它的開銷的。金德少校(Major Kinder)曾說，它可以靠鑄造二角、一角和五分的輔幣來維持；鑒於社會上對這些輔幣的需要和它們能獲致的利益，很少人對他的主張表示懷疑。所以，我們再重複一遍，我們是經常認為造幣廠的放棄，是麥克唐納爵士(Sir Richard Macdonnell)賢明政府的一個大錯誤，它喪失了引入英國鑄幣的一個最好的機會；這種貨幣如已引入，到現在必已廣泛地代替了還在困擾我們的混亂的通貨了。但是，由於對北方換錢店兌換小錢的剝削，和南方中國人一般使用爛板錢的敲詐行為，長期存在着不滿，這就可以證明機會只不過是被推遲了，而不是已經失去了。最近十五年來，貨幣問題在殖民地長久地討論着，而渴望一個確定的標準似乎是更加强烈了。造幣廠的一時開辦曾給人以和平與秩序的感覺，而重新陷入混亂狀態就好像從天堂掉下來一樣更加痛苦了。一個方案接着一個方案提了出來，諸如美國貿易銀元合法化，日本圓合法化，禁用爛板銀元以及鑄造專在香港與海峽殖民地流通的英國銀元等等，都曾經提出過。但是，所有的計劃都失敗了，商會現在乃提出了十年前輕易拋棄了的造幣廠的重建。這最後的一個計劃，即在帝國造幣廠鑄造英國銀元，似乎是最有希望並且受到兩處殖民地的熱烈支持；但是，羅里先生(Mr. Ryrie)在最近逗留英國

的時候，得到了情報使他放棄了這個計劃，認為是無望的了。他在和一度存在的香港造幣廠的主持人金德少校商議之後，肯定了在英國沒有機會獲得所需要的鑄幣。……

商會面臨着這些情況，遂決定提倡殖民地造幣廠的重建。……我們都知道，雖然中國人在建立他們自己的鑄幣方面從來沒有成功，但他們却十分喜愛使用外國人帶進來的鑄幣，他們相信這些是有真實價值的。香港銀元是否會代替墨西哥銀元統治大陸，也許是一個十分公開的問題。在短期內這個問題沒有什麼進展，在以前却存在過，但未曾有試行的好機會。以一種鑄幣代替另一種鑄幣，對於像中國人這樣保守的人來說，並不是在一天之內就可以完成的。但是，由於商業的發展引起的南北往來的更為經常與熟悉，以及交通的更為迅速與頻繁，勢將產生這樣的一個結果，似乎是很可能的。〔譯自

《北華捷報》，1878年3月21日。〕

〔英商繼續要求英國銀元流通不滿意香港造幣廠的停閉〕幾年以來，熟悉中國貨幣情況的多數人士都認為，1868年香港造幣廠的停閉是很大的錯誤，造成了貿易的嚴重損失。如果香港造幣廠再堅持一兩年，它就完全可以作為一個企業而繼續維持下去；或者它鑄造的銀元，早就可以成為中國的本國人與外國人之間和全部海峽殖民地的通貨了。墨西哥銀元必早已實際上會從東方消失，而英國銀元，由於保持一定的質量和經常能有充足的供應，一定會取得它的應有地位。由於停閉造幣廠的錯誤，多年以來，海峽殖民地與中國的貿易不得不依賴墨西哥銀元作為通貨，由於它不易取得，並只有付出遠高於它的實值的價格才能買到，因而在貿易上就經常受到阻礙。墨西哥銀元的供應不正常和它的價值有時過高，就給日本政府以機會將日圓引入中國的某些金融市場和新加坡。如果香港造幣廠不停閉，無疑地，中國以及海峽殖民地的對外貿易將因通用香港銀元而加強，墨西哥銀元與西班牙銀元也將被香港銀元所代替，而日本銀元更沒有什

麼必要了。所有這一切，都由於香港政府停閉造幣廠而無從實現。如果不把這個造幣廠出售給日本，香港政府繼續堅持鑄幣，它的銀元不僅可以成為中國廣泛流通的通貨——把墨西哥銀元與西班牙銀元驅逐出去，而且，它還有可能成為日本的通貨。

實際上，香港造幣廠失敗的真實原因是由於創立在嚴重的經濟衰落的時候，銀行和商業的災難已經持續了好幾年，而它的規模又大，因之費用也就很高。最後一個原因，正如奧斯登(J. G. Austin)在1876年6月12日給上海商會主席的報告所說，在香港造幣廠開工的當時，一般的意見都認為不必要的職員太多了，而薪給也過高。在1864年，這種情況也許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在當時造幣廠才得到批准，而東方各類技術人員的薪給標準和現在又有很大的差距；自從美國戰爭爆發以來，遍及於商業世界的每一角落的投機大風浪，還在繼續，人們是不屑於在經濟上注意這些小的節約的。香港和中國在這時都感到很困難，許多銀行和商號在1865與1866年都停業了，剩下的各種企業也太大縮小業務，足有二三年之久。在最初的一個時期，大量的銀兩與銀元向印度流出，這樣自然就沒有人需要香港造幣廠的服務。對香港造幣廠說來，再沒有比它從開設到停閉這兩年間更不吉利的時候了。這不能歸咎於任何人，這兩個黑暗年頭的不幸，政府也如商人或銀行家一樣都未能預見到。不過，當造幣廠機器出售給日本政府的時候，經濟趨勢正開始轉變，香港政府方面應該有勇氣、耐心，還必須指出，應該有企業的遠見，而再給這個造幣廠以多幾年的試驗。〔譯自《北華捷報》，1886年12月15日〕

〔英國發行在遠東流通的銀元〕關於長期盼望的在遠東流通英國銀元，最近已接到官方通知，倫敦殖民大臣已給香港政府拍來電報，批准了在香港和海峽殖民地發行英國銀元。現還不知道新的鑄幣上將決定用什麼圖案，但無論如何將刻上女王維多利亞的肖像。這項急切需要的鑄幣的第一批供應將從印度造幣廠發行，並將在明年

一月運達此間。令人奇怪的是，英國對運來貿易佔了那麼大的比重，而在此以前這裏卻沒有英國銀元流通。〔譯自《北華捷報》，1894年11月2日。〕

〔英國發行的新銀元(站人)〕即將在孟買鑄幣廠鑄造、在香港和英領海峽殖民地流通的英國新銀元的印模，現在業經收到。……新幣重416英嚶 (grains)，其重量、大小與精緻均與日本圓相同。新銀元有花邊；以前發行的銀元表面的女王頭像則將為不列顛女神像所代替，女神直立，右手執一三叉戟。〔譯自《北華捷報》1895年6月14日。〕

〔出使英法大臣曾紀澤摺——法國要求在中國流通其貿易銀元，光緒五年六月二十四日〕竊臣於光緒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接據法國外部瓦定敦咨稱：法國現議鑄造大圓銀錢，用之安南等處地方，並擬用之附近各國，甚願貴國家收受此錢，通行天下，並望海關衙門准其收用；前准美國之多拉銀錢通行各處，法國新鑄之錢亦可收用，懇請轉奏等因。臣不敢壅於上聞，謹將法外部來咨照譯漢文，恭呈御覽。

伏查美國之多拉，華語稱曰花錢，每元重合廣東市平七錢二分，銀色約九成有餘，流行中國沿海各省垂數十年。浙江一帶商民行用，每元兌換足銀，價值早晚不齊，或值銀七錢三四分，聞有增至七錢五六分者。其非沿海省分，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等處，近因茶葉貿易，花錢亦漸通行。今法國易鑄銀錢若干，成色輕重與美國花錢大略相仿，則事同一律，久之商民必有與美國花錢攙雜互用之一日，目下自不必設詞拒之。且事苟便於民生，一任流通，未始不足與錢法相輔。惟法錢初入之時，百姓偶有遲疑不肯收受之事，亦在意中，我國家只當俯順商情，不能緣以官法。且花錢不入於稅餉，無關於則例，商民如未通行，亦斷無由官吏三令五申，強使收受之理。我國家於商民生計，純任自然，固可以明告該國，使知法錢可與美錢一律看待，而不能格外邀求利益也。至於所請海關收用一節，查與中國各項稅課徵收

足銀之例不合，亦與美國花錢只由中國商民通行之例不合，似難照准。事關銀幣大政，准駁之間，務宜詳審，可否飭下總理衙門暨南北洋大臣核議，轉行到臣，咨復法國外部之處，恭候聖裁。

奉旨：該衙門知道。

附來照：謹將接據法國外部瓦定敦來咨照譯漢文恭呈御覽，

爲咨請轉奏事：竊照法國國家現在定議鑄造大元銀錢爲安南屬地之用，錢之式樣與美國北邊買賣銀錢相似，一面有法國國家圖記，與本國微有不同，一面錢紋係王冠上花圈，圈內刻有比阿司脫爾得高墨爾司字樣（臣紀澤謹譯：法語比阿司脫爾係另一種錢名，得字作之字用，高墨爾司係言通商，比阿司脫爾得高墨爾司即通商之另一種銀錢也），圈外刻有各商希勒法蘭腮司字樣及銀之成色分兩（臣謹譯：法語各商希勒係言安南，法蘭腮司係言法國，各商希勒法蘭腮司即法國屬地之在安南者也），成色計一千分有九百分淨銀，每箇重二十七格拉模零一格拉模千分中之二百一十五分（臣謹譯：格拉模係法語分兩名目，計每箇銀錢合中國分兩約重七錢二分），圓徑得每買特爾中一千分之三十九分（臣謹譯：買特爾係法語尺寸名目，計圓徑合中國一寸一分）。此錢現將趕緊製造，不僅用之安南，並擬用之附近各國，敝國甚願貴國收受此錢，通行天下，並望貴國海關衙門准其收用。此等方便之處，以前既准美國之多拉通行（臣謹譯：多拉即言美國通行之花錢），現在法國新鑄之錢貴國亦可收用。但法國國家必須候奉貴國回信。敝國深信貴爵大臣因此必能據情轉奏北京朝廷，遵達敝國之所求，不勝盼望之至，須至咨者。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六月初六日外部大臣瓦定敦押。〔《清季外交史料》，卷 15。〕

〔法國鑄造貿易銀元〕日報說，從去年的東方匯理銀行的報告裏，我們讀到了最近法國財政部已經授權該銀行在巴黎的鑄幣廠鑄造足夠的法國貿易銀元來滿足它的需要。東方匯理銀行像其他在遠東的銀行一樣，已經感覺到墨西哥銀元的缺乏，而結果就採取了現在的決

定以爲補救。〔譯自《北華捷報》1895年7月26日。〕

〔日本銀圓在中國的流通〕1868年日本由香港購得全套鑄幣機器。1871年5月10日，日政府遂令於大阪之國家造幣廠開始鑄造銀幣，定名爲圓。成色900，總重416英厘（26.956格蘭），純銀量374/英厘。……行用數年後，……日本政府決增加幣重，由416英厘增至420英厘，俾與美國貿易銀元相倣。……詎此新幣發行後，成效適與所期者相反，所謀驅逐之墨幣，其在國內轉日增日盛，以替代此新幣。於是，1878年，日政府決行暫停鑄，轉而續鑄舊有之輕幣，後仍規定爲全國之法幣。俄而銀價跌落，其造幣廠不得不積極添鑄銀幣，以應市需。當1871至1897年間，計鑄有165,000,000枚（其中輸出國外者逾110,000,000枚）。據此可知，其時日元亦頗爲墨幣之一勁敵也。當香港英幣（1895年）未問世以前，是即馬來半島及新加坡之主要貨幣。此幣經創行數年後，果漸將墨幣由日本境內逐出，並在中國各主要商埠，以及朝鮮、安南、暹羅等處流通，亦與墨幣有分庭抗禮之概云。〔歌愛德著，《中國貨幣論》，蔡譯本，頁145。〕

〔1898年日本廢除銀圓及其持有者的損失〕可以說〔日本〕銀圓已經最後不存在了。在九個月以前，已宣佈其不再爲日本的法貨，並在7月31日喪失其交換價值，從而只成爲一般的銀塊。日本鈔券將繼承此項鑄幣在日本發行。此項鑄幣的總數共達162,077,072圓，此外，另有貿易銀元共3,056,638圓。據權威計算，在7月31日尚未兌換的鑄幣還有26,150,471圓，如果觀察一下其他國家兌換同類通貨的歷史，這是一個特別大的數字。這些鑄幣到那裏去了呢？這個銀圓的銀塊價值在今天只有87.1仙，於是，在7月31日以前沒有兌換的銀圓持有者，每圓必損失12.9仙。一般的看法是，當日本和中國作戰的時候，大部份的日本銀圓從日本運出，用來支付日本軍隊，並在滿洲、遼東與山東的戰場上花用。這樣運出的鑄幣是不會在海關報

冊上發現的，並且，轉到中國人的手中，以後大概還在中國流通，因為這些持有人對於日本的新貨幣措施，是完全茫然的。 [譯自《北華捷

報》，1898年9月12日。]

〔1898—1908年外國銀洋出入口統計〕

光緒二十四年至三十三年各關大小洋元入口總數：

廣州

墨西哥	17,578,000元
站 人	2,862,000元
本 洋	9,812,000元
各種小洋 合成大洋	10,629,000元
共洋	40,881,000元

瓊州

墨西哥	30,332元
站 人	84,682元
他項洋	109,869元
小 洋	122,801元
共洋	347,684元

汕頭

墨西哥	778,844元
站 人	556,315元
他項洋	1,045,660元
共洋	2,380,819元

福州

站 人	5,929,446元
他項洋	75,131元
共洋	6,004,577元

廈門

墨西哥	981,976元
站人	990,693元
本洋	72,693元
他項洋	17,880,442元
小洋	858,854元
共洋	20,784,658元

天津

墨西哥	196,000元
站人	2,966,500元
小洋	2,500元
共洋	3,165,000元

三水

小洋	1,200元
----	--------

煙台

墨西哥	1,172,722元
-----	------------

亞東

他項洋(盧比)	1,244,825元
---------	------------

蒙自

他項洋(法洋)	11,850,294元
---------	-------------

思茅

他項洋(盧比)	172,122元
---------	----------

上海(原無數字)

光緒二十四年至三十三年各關大小洋出口總數：

廣州

墨西哥	19,803,000元
站人	3,226,000元

他項洋	11,053,000元
小 洋	11,972,000元
共洋	46,054,000元

瓊州

墨西哥	1,845,000元
站 人	847,665元
他項洋	2,599,753元
小 洋	40,000元
共洋	5,332,418元

汕頭

墨西哥	2,782,081元
站 人	1,696,358元
他項洋	5,335,634元
小 洋	945,131元
共洋	10,759,204元

福州

墨西哥	9,428,724元
小 洋	669元

廈門

墨西哥	714,625元
站 人	192,900元
本 洋	750元
他項洋	24,681,648元
小 洋	104,167元
共洋	25,694,094元

天津

墨西哥	7,500元
-----	--------

站 人	4,700元
他項洋	13,200元
小洋合	20,000元
共洋	45,400元
煙臺	
墨西哥	1,764,503元
騰越	
他項洋	1,534,448元
亞東	
他項洋(盧比)	2,081,936元
蒙自	
他項洋	113,336元

資料來源：度支部咨稅務處，索取歷年出入海關外國銀元數目。海關咨復：貿易冊向來只載各國金銀進出數目之估值，自 1908 年起始致將各國銀銅元種類枚數及估值，另立一表。此表係海關追補中的抄件，其中缺江海關數字。

第四章 《辛丑條約》後半殖民地 半封建貨幣制度的形成

第一節 銀元制度的爭論及 銀元鑄造的不統一

(一) 重量問題的爭論及其結果

1、統治集團內部的分歧意見及反復不定的措施

〔辦理商約大臣呂海寰、盛宣懷致外務部電——報告稅務司請鑄一兩重銀元，光緒三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商約第十一款整頓圖法。英使允以中、英通用。賀、戴兩稅司言：中國向用銀兩，自應鑄一兩重銀元，官商皆便，並可別於墨西哥等各銀元。且行使法令權操國家，如下令通行，無論稅餉均祇收此項銀元，則各色銀元無用再收回銷燬重鑄，不禁自絕。各國皆如此辦法。惟必須足供行使，如隨便損幾成，仍淆亂不能劃一，反屬無益。此論誠是。吏胥舞弊皆由於平色不一致，得高下其手，同律度量衡，自古經國善法。當與馬使議定如下：中國允願設法立定國家一律通用之銀式，應以此為合例之銀式，將來中、英兩國人民在中國各處，即用以完納各項稅項云。告以仍候鈞裁，乞轉戶部覈示。

〔南洋大臣劉坤一致外務部電——反對以鑄一兩重銀元載入商約，光緒三十年二月二十五日〕滬二十一電悉。銀元改重一兩，上年

政務處電詢，曾經由鄂將窒礙情形，先後詳陳有案。此次賀、戴稅司復踵前議，在該稅司但知化零爲整，可以劃一，殊不知中國幣政不能劃一者，在銀兩平色之參差，不在銀元分兩之輕重。蓋銀元自大至小以次遞減，銀兩成色本均一律，若能廢生銀，則銀元分兩即不改亦能劃一；不能廢生銀，則銀元分兩雖改仍不能劃一。若廢生銀悉用銀元，不獨現在三局萬不能應全國所需，縱將存滙機件運京添設一局，亦無濟於事。若待鑄積鉅數然後通行，目前實無此財力。若隨鑄隨用，既不足以供各省之用，則現用之紋銀洋元不能不准兼用，是仍不能劃一。若再廣購機具增添多廠，俾所鑄務求足用，不獨購機建廠需時，即欲遽行籌此鉅款以爲購辦機廠之用，亦恐力有未逮。

且銀元之製悉仿洋元，價有洋元可憑，至今尙難一律。改用一兩，若准隨市作價，高下毫無憑藉，若酌定劃一價值，商賈利析毫芒，與洋元計重較值，定有盈虧，勢必阻格不行，民不信用，亦恐法令有時而窮。馬使雖允中、英通用，中國現無金錢，還債須用金鎊，彼可暗抬鎊價，權操於人，受虧實在意中。在中國自欲變法，有此種種關礙，尙未可輕於嘗試，矧圓法本自有之權，一經入約，即自棄其權。萬一事有阻格，彼時欲用不得，欲罷不能，豈不更受大累？是以赫德之議亦謂不必載入約內，實爲有見之言，但不肯將入約關礙說破耳。事關國計民生，應由中國自度財力，酌定善法，再行核辦，非獨不便入約，亦不應遽定別法。且無金錢徒有銀元，亦萬不濟用。如欲創用鈔票，即銀元不改亦屬可行，蓋銀與元儘可各分票也。

〔湖廣總督張之洞致軍機處、外務部電——反對將幣制載入商約，光緒三十年二月二十六日〕滬二十二日電悉。洋人肯用中國銀元，不用墨元，極是好事。惟銀幣乃我內政，此事似不宜添入約內。且銀幣關繫全國財用，牽涉甚多，恐一時思慮未周，將來致有窒礙，便難更改。至鄂省前議鑄七錢二分者，恐變式樣則洋商不用也。如改鑄一兩重而西人願行，未嘗不可辦，但須即將此一兩之銀元作庫紋

用，官民收發一律。洋商完關稅既用此一兩之銀幣作庫紋用，則洋商售洋貨之價及還洋債亦俱作庫紋用，不再補水，方爲平允。若慮舊鑄七錢二分者何以顯分軒輊，則此一兩重者改鑄大清銀幣字樣，旁加光緒某年某省局造，重庫平一兩，賦稅俸餉均准作庫紋用，收發一律等字樣，則名目式樣分兩與舊鑄銀元迥然不同，其七錢二分之龍元仍照市價行用，官民收發照舊補水，如此則與舊龍元並無妨礙。此項銀幣初鑄不多，官款收發皆先儘銀幣用，不必限定成數，不足者再照舊章以或銀或錢補足之，數年之後舊龍元及生銀自然全改鑄新式銀幣，不患參差矣。其解部庫、司道庫之平餘解費照舊另解，絕不扣減。銀幣若定，並鑄銅幣，子母相權以輔之。惟銀幣大政只能由戶部及各省局分鑄，華洋商人不得代鑄。至開鑄前數年國家略有盈餘，數年後銀幣充物，官民通用，便無盈餘之可言。蓋此舉爲便商利民收權塞漏起見，國家但收無形之利，不能計有形之利。宗旨所在，謹先聞。應請商約大臣與洋人詳商售洋貨價及還洋債兩節，能照准否，由軍機處、外務部、戶部覈定，方可定議。如售洋貨、還洋債俱允作庫紋用，則可列入約內，務望詳慎。

〔辦理工約大臣呂海寰、盛宣懷致外務部、戶部電——商約內酌定幣制條文，光緒三十年三月初四日〕二十四、二十七電，鄂二十五電，均敬悉。論圖法一事，具佩審慎周密，計慮深遠。惟馬使開送此款時，即告此係內政，當自行整頓，並以洋商均須通用爲抵制，蓋有鑒於鄂之龍洋，爲赫德通飭各關不准收用，寧之龍洋滬上各銀行不收，致難暢銷。馬使又詢關平因何與庫平有多少之別，新關平並無兩樣，我竟無詞以對。此馬使必欲中國定一通用銀式，以便完納稅項，不致喫虧宗旨。辯論數次，始將條款酌定。其洋商通用一節，馬使云：祇要中國能一律，洋商自必通用。譬如生銀亦是國家信用，而洋商始用，其所以能使一律通行者，權仍在我國家，並不能操於外人。故條款內祇云中國允願設法立定國家一律通用之銀式，將來中、英兩國人民在中

國各處卽用以完納稅餉等語。原未定以年限，仍可由我自行設法辦理。而我所以允入約者，重在洋商行使，則買貨買鎊自必一律通用，免致受其束縛。其分兩輕重一節，馬使雖云中國完稅均用銀兩，亦以一兩重銀元爲宜，仍係我自主之權，故條款內並未列入。

總之，圖法須歸一律，若再因循，外人必滋議論。至分兩多少，由我酌定，外人本不干預，誠如部電云，商約但須將官鑄銀幣中西通用訂明，其分兩係我內政，本無須入約，亦非議約時所能盡議。但前擬一兩重銀元式，原欲鑄明紋銀九錢補水照算，官商並不喫虧，而關書庫吏皆不能高下其手。迭奉嚴旨革除書吏積弊，莫此爲愈，尙乞明察。若論行使之法，祇須隨鑄隨用，生銀皆變爲銀元。其墨西哥及中國向用龍洋，亦祇可隨收隨銷隨鑄，斷不能俟鑄足而後行使也。現據條款，與部電所謂商約但須將官鑄銀幣中、英通用訂明，意義相符，應可定議。將來或鑄七錢二或鑄一兩，彼決不能干預，則寧電所慮決無妨礙。此條去冬宣與議多次，今海又與議多次，似已磋磨干淨，有益無損。如再欲刪改，恐彼祇爭關平太大，不欲助我一律使用中國銀元，一旦轉爲有損無益矣。

〔財政處奕勳等會同戶部摺——制定一兩重銀元爲中國本位幣，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竊臣等於奏報天津銀錢總廠開鑄酌擬章程內，聲明圖法關係重要，不厭詳求，金銀兩種分兩成色尙須通籌定議，奏准在案。伏查幣制有本位貨，有補助貨。本位貨幣其中所含之數，必須與其幣之價值相符。而鑄造授受不厭其多，不必加以限制。至補助貨幣所以補本位之不足，卽依本位之價值爲其價值，故內含之數不妨略減，而鑄造授受必以限制之法行之，此其大較也。現在總廠開鑄銅幣，特係補助之一種，既欲整齊圖法，則本位之幣不可不早爲籌定。

中國積金未富，官私交易向係銀銅並用，則用金之制尙難驟議。從前各省所鑄銀元，意在抵制洋元，故成色分兩均仿墨西哥，係屬一

時權宜，未可垂爲定制。詳考各國國幣，如英之先零、俄之盧布、德之馬克、法之佛郎以及美、日之金元，皆各行其國之所宜，彼此未嘗沿襲。中國丁、漕、租稅，徵收多用庫平，民間銀兩往來亦均以兩錢分釐核算。竊以爲欲定國幣之制，似可卽照庫平一兩，精其鑄造，足其成色，尤要在戶部京餉首先收受。部庫旣收，各省藩庫卽無不收；部庫藩庫旣收，則州縣徵收錢糧及一切公款自無不收之理。商民知公款皆能通用，又可免補平補色之煩，更無不樂於行用。酌古今之制，通民俗之宜，爲今之計，莫便於此。是以上年八月湖廣督臣張之洞曾有在湖北試行庫平一兩銀幣之奏，而本年臣那桐等先後前往天津與直隸督臣袁世凱商榷幣制，該督亦力持鑄造庫平一兩銀幣，具徵謀議僉同。

臣等公同商酌，擬請鑄造重庫平一兩之銀幣，定爲本位。而更鑄五錢、二錢、一錢三種銀幣，與現鑄之銅幣、舊有之制錢以爲補助。謹擬章程十條，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卽由臣等飭知戶部造幣總廠並咨行南北洋、湖北、廣東各省趕爲鑄造，俟此項銀幣積有成數，同時發出。嗣後公私收發款項，均限令搭用銀幣若干成，一面仍源源鑄造，一俟所造銀幣漸足敷通國之用，然後遞減別項搭用之數，務期通國授受專用銀幣，以垂定制而昭大信。銀幣試行有效，再議收積金款，鑄造金幣，使三品之制，皆能同條共貫，整齊畫一，庶幣制於以大定矣。

附章程：謹將酌擬鑄造銀幣分兩成色章程十條，恭呈御覽：

- 一、新式銀幣成色分兩，必須較從前各省所鑄銀元加足鑄造，方合國幣本位之制。查現在中國通用足色銀一兩以化學法分之，實得純銀不過九錢八九分。今鑄造銀幣，於此數內再去工耗二三分，擬定每元用化淨純銀九錢六分，配合淨銅一錢，定爲庫平足色銀一兩。其次用庫平純銀四錢八分，配合淨銅五分，定爲庫平足色銀五錢。又次用庫平純銀一錢七分，配合淨銅三分，定爲庫平足色銀二錢。最小用庫平純銀八分五釐，配合淨銅一分五釐，定爲

庫平足色銀一錢。並酌定每次鑄造成數，以十成計算，准其鑄一兩重者四成，五錢、二錢、一錢重者三種各鑄二成，以示限制。如遇有何種銀幣需用較多之時，須令酌核確數預行商請財政處、戶部核覆後，方准鑄造。至總分各廠鑄造此項銀幣，分兩成色均須一律，所有化驗查考之處，均應按照臣等前奏整頓章程辦理。

一、一兩銀幣一枚當五錢重者二枚，二錢重者五枚，一錢重者十枚；五錢以下銀幣彼此交換數目，以此類推。無論公私各款均照此計算，出入一律，不得有貼水折減情事，違者照違制例治罪。

一、一兩銀幣既定爲本位國幣，自可不限行用之數。其五錢以下銀幣，每一次授受只能用至值銀十兩，即銀幣十枚爲限。十兩以上不得全用小銀幣付給，否則受者可以不收。其銅幣與銀幣兌換及限制行用數目，應俟各省遵照奏章查明銅元現在行用情形報部之後，另行核定辦理。

一、此項銀幣擬令戶部造幣總廠鑄造數百萬枚，發交銀行，並由戶部頒發模式，令直隸、江蘇、湖北、廣東等局同時鑄造數百萬枚。統由戶部銀行如數精印紙幣，定期發行。發出之後，部庫及該省藩庫先應搭收。此外各省及鐵路、輪、電各局亦須一律搭收，不得以非本省所鑄，稍分畛域。搭收之法，限定新式銀幣若干成，戶部銀行紙幣若干成，不敷始准搭用現銀。嗣後鑄造愈多，則增其搭收之數，務使交款盡改爲銀幣而止。請飭下各將軍、督撫並督辦鐵路、招商、電報各大臣遵照辦理。

一、各省徵收款項向徵庫平者，均以銀幣照應收之數徵收。經收官員應與另行明定公費，除例徵火耗外，不得於應徵數內再有傾耗、火耗等名目^①。此外收發款項，向用他項平色者，仍各照原用平色按庫平足色銀數折算，經一次折算定準後，永遠按新式銀

^① 傾耗、火耗，農民到縣納糧稅等，每交銀一兩必須再補貼若干，謂之傾耗、火耗。其意謂原銀再行熔鍊上繳，一定有所損耗，其實是公開的加重剝削。

幣收發，不准參差，應並請飭下各省遵照辦理。

一、現與各國所訂商約，本有改定一律國幣，各國商民在中國境內遵用之條，應請飭下外務部俟此項新鑄銀幣發行時，照會各國使臣、各埠領事，並飭知稅務司，嗣後均應一體遵用。至徵收關稅向用關平，應令稅務司按照商約，仍以庫平折合關平核計徵收。

一、新幣發行之日，應由各省督撫飭令各該地方官出示曉諭商民，凡以前新舊賬目以及市面貿易，均准照其原定銀兩平色折合庫平足色銀數，以此項銀幣付給，受者不得異詞。

一、各省督撫及官商軍民人等需用新式銀幣，均可備銀交造幣總廠及南北洋、湖北、廣東各分廠代為鑄造。每交庫平足色銀若干兩，化其成色純銀在九八五以上，即准照換一兩新式銀幣若干枚，並代鑄五錢二錢一錢三種銀幣，按照限定成數，以銀色所餘抵充鑄費，彼此兩不找付；有以次色銀兩或外國銀元以及各省從前所鑄銀元交來代鑄者，均照內含實銀之數，一律折成庫平足銀辦理。

一、新式銀幣發行之初，民間行用未慣，商號兌換難免無把持折扣之弊。應責成戶部銀行及各省關所設銀行、官銀號、官錢局等，遇有持銀幣兌換紙幣、銀兩、銅元，或持紙幣、銀兩、銅元兌換銀幣者，均照庫平足色銀公平收兌，不得稍有抑勒。並令考查市面如有商號任意抬抑價值者，京師稟知財政處、戶部，外省稟知該將軍、督撫，從嚴懲辦，以維幣制。

一、此次奏定章程應即列入官報，俾衆共知。並請飭下各省將軍、督撫，於新式銀幣發行之時，通飭州縣，將此章程刊刷大字告示，徧貼城鄉市鎮，務使百姓一覽周知，以杜吏胥隱瞞之弊。

〔上諭——著鑄造一兩銀幣爲本位幣，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內閣奉上諭：財政處奏酌擬鑄造銀幣分兩成色並行用章程，開單呈覽一摺，據稱從前各省所鑄銀元，係屬一時權宜，未可垂爲定制。現

在明定國幣，擬鑄造重庫平一兩銀幣定爲本位；更鑄五錢、二錢、一錢三種銀幣，與現鑄之銅元舊有之制錢相輔而行等語。整齊圖法爲當今財政要圖，著戶部造幣總廠按照所擬章程行知直隸、江蘇、湖北、廣東各分廠趕緊鑄造，嗣後公私收發款項，均應行用銀幣，以垂定制而昭大信。一切未盡事宜，著該王大臣等體察情形，隨時奏明辦理。餘依議。欽此。

〔商部右丞王清穆摺——主張仿舊式龍圓鑄造銀幣反對另鑄一兩重銀圓，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初二日〕竊查上年十月二十三日財政處會同戶部具奏酌擬鑄造銀幣分兩成色並行用章程一摺，欽奉諭旨允准在案。伏念整齊圖法固屬當今切要之圖，然欲定畫一章程，必須熟權輕重之宜，參考中外之制而後酌定式，上則既能有裨於國計，下亦足以取便於商民。若如財政處原奏鑄造銀幣以重庫平一兩爲準，揆之因時制宜之道，尙覺未爲允洽，欲收利用便民之效，正恐難於流通。臣謹就管見所及，將一兩銀幣之不如舊式龍圓者，約有數端，爲我皇太后、皇上縷晰陳之。

查中國自鑄銀圓始於廣東，係仿墨西哥洋銀之式，每圓重庫平七錢二分，厥後湖北等省繼之，悉照廣東辦法，特以幣制未定，故推行未廣。上年英、日、美諸國與我訂立商約，皆經載明中國允願自定一律通用之國幣，將全國貨幣俱歸畫一，無非欲我早定幣制，爲通商便用起見。今若鑄每圓重一兩者，不知造幣總廠能否收回各省所鑄七錢二分之龍圓全行改鑄，能否禁令墨西哥等國七錢二分之洋銀停止不來？如皆不能，勢必聽其流行。儻各國以應定畫一國幣之新約相詰，將何說以應之？此就分兩而論，不如舊式龍圓者一也。

又查各省銀圓局定章，大者重庫平七錢二分，銀色九成；其次三錢六分者，銀色八六成；再次一錢四分四釐、七分二釐、三分六釐，三種銀色俱八二成，除局用火耗外，公家尙有贏餘。今財政處擬定幣制每圓用純銀九錢六分，配合淨銅一錢，定爲庫平足色銀一兩，其餘各

種小銀圓成色五錢者與一兩同，二錢一錢者均按八五成配合，大約鑄九六成者十之六，八五成者十之四，如此辦法不但無贏餘，恐致虧耗，似非經久之計。至從前所鑄龍圓如何搭用，財政處並未議及，但云有以各省從前所鑄銀圓交來代鑄者，均照內含實銀之數折成庫平足銀辦理。不知各省龍圓發行於民間者，均已作為十足現銀，今以改鑄之故折成收納，實不足以示信於民。且新幣發行之初，與市面各種銀圓成色不同，出入之間動須計較，未覩整齊畫一之效，先啓紛爭辨訟之端。此就成色而論，不如舊式龍圓者二也。

又查銀銅兩品各有價值，應定兌換均平之法，如英之銀幣名先令者一，值銅幣名本土者一二；墨西哥銀幣名秘瑣者一，值銅幣名仙塔務者百。惟其確有定值，故行用絕無流弊。從前各省龍圓大者每圓約合制錢千文，即當十銅圓百枚，小銀圓一角者約合制錢百文，即當十銅圓十枚，二角、五角兩種依此類推。祇因幣制未定，反聽市價以為漲落，如果照此著為定例，即可免畸重畸輕之弊，而將來添鑄金幣質重與英鎊略相等，則金幣一圓適值銀幣重七錢二分者十圓，子母相權亦尚合法。今財政處以為用金之制尚難驟議，固可置之勿論，而現鑄之銅圓舊有之制錢與一兩銀幣如何兌換，亦未議及。恐新幣發行以後，無所適從，而圖法更難整齊。此就幣制配搭而論，不如舊式龍圓者三也。

又查中國錢幣向祇用銅，雖寶銀與銅錢並用，而銅錢以文數計，寶銀以分兩計，是以銅為本位而銀直與貨物等量而已。故在官則有庫平，在商則有市平，部庫之庫平與各省藩司之庫平未必盡同，京市之市平與各省城鎮之市平參錯紛歧，名目尤為繁瑣。欲除其弊，必須酌定幣制，但以圓計不以兩計，而後上下通行悉歸簡捷。光緒二十七年前兩江督臣劉坤一、湖廣督臣張之洞會奏變法第三摺內稱：錢幣之制中國不能自為風氣，銀圓輕重恰與洋銀相同，尚可依傍洋銀而行，設改為一兩，與洋銀數目參差，恐沿江沿海洋行不肯行用，商埠不行

內地必阻，故仍須鑄七錢二分者，方有暢行之益等語，洵屬確有見地之言。今若鑄一兩銀幣定爲庫平，在官者雖准交庫款，而庫款收納之數遠不逮市面銷行之數，則隨地而異之市平亦必一仍其舊，彼承受新幣者把持折扣，恐非官吏所能禁止，究其流極與行用生銀何異。此就市面流通而論，不如舊式龍圓者四也。

以上略舉四端，皆言鑄造銀幣之當以七錢二分爲準，在臣愚昧之見，再三審度，實已灼然無疑矣。或者謂圖法爲一國之內政，何必隨人步趨。不知貨幣非珍藏之物，原以便於行用爲要圖。我欲自定幣制，祇須精製模範，一面沿用龍文，一面刻明大清銀幣及鑄造年月，所以別於外國貨幣者，在花紋字樣之不同，不在分兩成色之立異。且各省所鑄銅幣銀幣皆從圓形而無孔，本係仿照西法，則分兩、成色輕重之劑何一不可仿照辦理。臣於此事利弊，悉心研究，上年考察商務，親歷沿江沿海各埠，諮詢所及，深知鑄造庫平一兩銀幣礙難通行。現聞戶部造幣總廠尙未開鑄，及今猶可酌改。謹抒一得之愚，以備聖明採擇。

〔度支部尙書載澤等摺——先行試鑄通用七錢二分銀元以利推行，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廿八日〕竊查前財政處會同臣部奏酌擬鑄造銀幣分兩成色，并行用章程，擬先行試辦一摺，當經奉旨允准在案。年來籌劃鑄本添設機器，先經臣奏明由歸還洋款積存項下，提銀四百萬兩，續又奏請由部庫提銀貳百萬兩，又財政處移交專辦財政一款銀一百八十萬兩，現擬再由積存鎊餘提銀二百二十萬兩，湊足千萬作爲先行鼓鑄之用。江蘇銅元局廠業經裁停，所有機器亦經移置天津總廠備用。

惟原擬一兩銀幣與各省舊鑄龍元重量不同，奏定以來，外間多以爲不便行用，貨幣關係重要，遲回慎審，遂延至今。近臣部侍郎臣陳璧奉命考查各省銅幣，在鄂來函稱：鄂省銀幣前照一兩分量試鑄，未甚行用，旋即收回鎔燬，現在專候部頒祖模，暫行停鑄等語。臣等一再籌思，竊以圖法主於流通，似此情形，自未敢堅持成議。近口詳細

籌議，僉以爲立法固貴乎因時，便民卽以利國。查美、墨、日本及南洋諸島所用銀元，皆約合庫平七錢二分上下，從前各省鑄造龍元，其重卽與之相仿，沿江沿海各處習用已久。若新幣照此鼓鑄，自可無滯礙之虞。卽用以折合銅幣制錢，如大銀元一元折合七分二釐之小銀幣十角，小銀幣一角折合十文之銅幣十枚，銅幣一枚折合制錢十文，均以十進位，亦易於操縱。東西各國通用銀幣其形式重量大半相類，蓋過小則價值太輕，過大則難於攜帶，因民所利則下令如流水之原，似不如改從七錢二分之制，以便推行。且查墨國新幣值當美幣一託臘之半，今中國銀幣重適相等，將來改定金本位制，與各國金銀比例固易於折算，卽現在作爲通用銀幣，以及籌劃金本位辦法，亦似無窒礙。

臣等權衡再三，不得不及時酌定。前年奏定銀幣，各省銀元卽行停鑄，自銅元通行各處，以無銀幣相權，需用正亟，此次酌定銀幣分量係爲便於推行起見。如蒙俞允，卽由臣部飭令總廠先行試辦以備應用。

奉旨：依議。欽此。〔《大清光緒新法令》。〕

〔上海商人認爲鑄造一兩重銀元仍難期劃一〕江督^①因籌議度支部所定幣制，電囑滬道^②移請商務總會研究考察，迭載前報。茲悉滬道昨已電覆江督。略謂：劃一銀幣一事，已轉囑商會，傳集錢業中人考證確議。惟查從前寧省曾鑄龍元，輕重大小一如墨制，內地大都通用，而上海獨不通行，由於墨銀分兩成色較準，龍元有所不及，銀行專用墨銀，不收龍元，故滬市不得不隨銀行爲向背。此次劃一幣制，原因出於洋商，蓋因中國爲用銀之國，傾鎔估批之權操之衆商，往往此省生銀運至彼省，平既參差，成色估批互異，洋商久受其累，故有要求立定一律國幣之約。果能立定劃一銀幣，照會各國遵照完納各項稅

① 江督，端方。

② 滬道，瑞澂。

課，並付一切用款，廢去生銀，並此外非本國銀幣，一概不用，無論每元爲一兩或七錢二分，當無不可按數核算，亦無患其不可通行。但創行之始，銀幣無多，不敷周轉，勢不能不兼用生銀，仍不免成色參差之弊。此難期劃一者一。滬市華洋貿易，通以寶銀計算，若銀幣不過供各業門面所需。各錢莊以寶銀輸之銀行，各銀行亦運銀條以待銀爐之兌換。銷場既大，因之銀幣與生銀之價值，亦視其積儲之多少以爲漲落。無論龍元，卽墨元亦總不能居其一定本位。今如定一兩之幣爲本位，不能稍有增減其價值，又不能廢去生銀不用。此難期劃一者二。廣鑄新幣辦法，無非以新幣兌換生銀，更番周轉，如以九八之新幣兌十足之紋銀，勢不能行，設若補水，則不免有失新幣之價值。此難期劃一者三。第一節尙係積習相沿，不難徐爲改正，若第二、第三兩節，則關於新制甚大，若無以維持其本位，使之不稍搖動，將來之影響全局必多。伏思鄂廠新幣行之在先，何以不能通行，此中頗堪研究。除再督飭詳加討論，並籌其所以維持本位，免除窒礙之策，一俟覆到，卽行詳核稟陳云。〔《申報》，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度支部尙書載澤摺——進呈新鑄通用銀幣並議定成色分量章程，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初九日〕竊臣部於本年三月二十八日奏請先行試鑄通用銀幣等因，當經奉旨允准在案。數月以來，妥議章程，一面籌擬鑄本，安設機器，業於五月二十四日由臣部造幣總廠開機試鑄。竊以銀幣較銅幣尤關重要，開鑄伊始，所有分量、成色益當詳慎研究，以昭信用而利推行。臣載澤於本月初七日赴津親蒞總廠考察，一切鼓鑄尙稱合法。當於初八日回京。茲將新鑄各種樣幣裝盛十二匣，並將前項成色、分量章程，分別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附章程：謹將酌擬鑄造銀幣分兩、成色章程恭呈御覽：

- 一、新式銀幣成色分量均按從前各省所鑄銀元鑄造，以期暫時通用。查現在中國通用銀元以化學法化分之，實得純銀不過六錢四分零，今鑄造銀幣擬定每元用九成色淨純銀六錢四分八釐，配合淨

銅七分二釐，其重量適合庫平七錢二分。其次補助銀幣三種：一重庫平三錢六分，擬用八成五，化淨純銀三錢零六釐，配合一成五淨銅五分四釐。一重庫平一錢四分四釐，擬用八成二，化淨純銀一錢一分八釐八絲，配合一成八淨銅二分五釐九毫二絲。一重庫平七分二釐，擬用八成二，化淨純銀五分九釐四毫絲，配合一成八淨銅一分二釐九毫六絲。以重三錢六分者二枚作一大銀元，以重一錢四分四釐者五枚作一大銀元，以重七分二釐者十枚作一大銀元，市面通用此大小銀幣，不准任意折扣，致礙幣制，違者從嚴懲辦。

- 一、新銀幣既通用，以後一元銀幣自可不限行用之數。其補助之小幣每一次授受只能用至值銀十元，即大銀元十枚爲銀。十元以上不能全用小銀幣付給，否則受者可以不收。其銅幣與銀幣兌換限制行用數目，俟隨時體察市面情形，再行核定。
- 一、各省需用新幣，均准以生銀交造幣總廠代爲鑄造。
- 一、各國鑄造貨幣，其成色分量皆明定公差，以便鑄造而嚴考核。此次新鑄銀幣自應分別酌定，以資遵守。茲擬成色分量公差均以千分之三爲準，過此以不合式論。
- 一、新幣成色分量奏定之後，由臣部飭造幣總廠照章精確鑄造，造成之幣由臣部隨時派員抽驗。如所差之數過於奏定公差，即由臣部分別奏明議處，以重幣制。〔《財政部幣制彙編》。〕

〔直隸總督袁世凱等摺——主張鑄造一兩重十足成色銀幣，光緒三十三年七月〕竊臣等前准度支部咨開，本部奏請試鑄通用銀幣一摺，於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相應刷印原奏，恭錄諭旨，咨行欽遵查照等因前來。

臣等查閱原奏，互相籌商，迭加討論。竊以爲法必規諸遠大，事無憚其繁難，偏見者取便一時，而苟簡適以滋後患；深識者綜籌全局，而得失乃有所折衷。即如此次部議試鑄銀幣，其重量主用七錢二分。

臣等詎不知此次幣式，中國商埠沿用稍久，習慣不驚，仿而行之，自易爲力。顧於事雖較易，而爲法則已非，且其害又甚鉅。何以言之？蓋既制爲國幣，必當詳核統計，有昭示中外之宏規，未可苟且補苴，爲權宜目前之政策已也。夫創修幣制本爲一國自有之特權，而審定分量之輕重，與夫成色之高下，須適合乎至當不易之準則，而不必有依附摹擬之見存。中國向係用銀之國，從前幣制未立，僅用生銀，官民出納皆以兩、錢、分、釐計算。海通以來，墨西哥之鷹洋乘間流入，自通商口岸逐漸灌輸於內地，以彼低潮之成色，易我純足之寶銀，虧耗無形，歲糜千萬。近年各省自造龍元，藉爲抵制，而仍以墨元七錢二分之重量爲準，此僅所謂仿造洋元，而不得爲制定國幣。臣世凱、臣之洞向主造一兩重銀幣之議，前年財政處會同戶部奏定鑄造重庫平一兩銀幣，定爲本位，更鑄五錢、二錢、一錢三種銀幣，與現鑄之銅元，舊有之制錢，相輔而行，公私收發款項，一律行用，洵足以垂定制而昭大信。茲准部議酌定銀幣分量，仍改從七錢二分之制，在部臣不憚遲回審慎，一再改良，按原奏所稱，係爲利推行而期畫一起見，其用意固未可厚非。然臣等鯁鯁過慮，竊恐推行未必盡利，而弊害已伏其中，畫一更屬難期，而紛擾且因而起，有不得不縷晰陳之者。

查各國貨幣自有制度，如英之先令，俄之盧布，德之馬克，法之佛郎，美之託臘，日本之金銀元，並適其宜，各不相襲。中國制定國幣，乃務爲簡易，沿用外人之程式，坐昧經國之遠圖，如幣制何？如政體何？害一。中國用銀，向以兩計，今制爲七錢二分之銀幣，將廢兩不用也，勢必不能；將用元而仍存兩耶，何名畫一？徒滋人疑，莫定名志，而將來實行商約，仍難免於更張。害二。既名國幣，各庫自應收放，如仍按兩折合，則畸輕畸重，弊混叢生，斷難一律，而胥吏狙僧益得因緣爲奸，是謂病民；如逕按元收納，則一切應收官項公家喫虧甚鉅，是謂病國。害三。中國惟無幣制，故墨元得以侵入。今鑄造銀幣而分量輕重悉視墨元，非特無以示抵制，且不當招其浸灌，而助之推廣也。害

四。有此四害，則七錢二分之幣，是遷就之法，而絕非久遠之謀，是沿襲之爲，而並非規定之制。上損國體，下失民信，內便中飽，外長漏卮，全局統籌，未見其可。

竊謂宜仍用前年財政處、戶部奏定一兩重量，庶以重圖法而昭幣制。願主七錢二分之議者，每謂一兩之未易行，其論多端，大要不外二者：一謂七錢二分便於商民，而一兩不便於商民。一謂七錢二分便於與外國交涉，而一兩不便於與外國交涉。臣等請再陳之。

查墨元之所以能行於中國者，以我國初無銀幣，自易輸入，非因其輕重之適宜也。……況墨元僅行於通商口岸及東南各省，其內地及西北各省，率皆習用生銀，恐墨元不敵生銀百分之一，烏得執一隅以概全局。且民間應納丁、漕、釐、稅，定例係以兩計，與其用畸另之元而折合兌交，何如用整齊之兩而簡捷完解。其不及一兩者，即有找補，亦較省事，此一兩之便於商民者也。中國與外國之款項交涉，進款以洋稅爲大宗，而海關稅收三四千萬，皆以兩計，況釐定國幣，訂在商約，外國商民，悉應遵用。今定爲庫平一兩之銀幣，其餘各平將來必應盡廢，雖納關稅者一時尙用關平核計，然以庫平一兩之幣，折合關平之銀，較之以七錢二分之元折合關平之銀，亦爲便利。出款以賠款爲大宗，而公約所定四百五十兆，亦以兩計。且以銀合金鎊，價已有虧累之時，若再以七錢二分合算，則恐更有虧折。此一兩之便於與外國交涉者也。以彼四害，形此兩便，則國幣宜用一兩之制，自無疑義。

若部議所謂大小輕重易於攜帶之說，則自兩以下，有五錢二錢一錢，其重量皆較七錢二分輕便，蓋有一兩以爲本位之幣，又有五錢二錢一錢以爲輔助之幣，自可暢行無阻。

部議又謂七錢二分之銀元用以折合銅幣制錢易於操縱，如大銀元一元折合七分二釐之銀幣十角，小銀幣一角折合十文之銅幣十枚，銅幣一枚折合制錢十文，均以十進位。而一兩銀幣重量不同，多，以爲

不便行用等語。其說甚辯。不知銀幣無論如何制定，皆不能舉銅幣制錢而廢去之。銀幣以一兩爲主達於一錢爲止，猶之小元達於一角爲止，自錢而下仍有銅幣制錢交資並濟，又何不便之有？今試以一兩新幣姑照制錢一千五百文定價，實合十文之銅幣一百五十枚，其五錢者，合七十五枚；二錢者，合三十枚；一錢者，合十五枚。再等而下之，一分應合制錢十五文，一釐應合制錢一文半。夫一文有半，似近破碎矣，然勢非得已也。若必有整無碎，則部奏均以十進位者，其小銀幣一角當以十分計算，而不當用七分二釐；其大銀幣一元當以十錢計算，而不當用七錢二分，是破碎之咎，此僅找付之細，彼且占中位之中，果孰得而孰失也？況中國用銀之地，究較多於用元之地，若如部議則向係專用銀兩未通銀元之處，其於銅幣制錢遂無折合之時耶？即謂折合多不劃一，試問通行銀元各省，其折合果已劃一否耶？且制爲一兩銀幣，正因其數目分明，可免挑剔平色之弊，固自爲整頓劃一計也。

部議又謂東西國幣形式重量大半相類，墨國新幣值當美幣一託臘之半，今中國從七錢二分之制，重適相等，將來與各國比例固易折算。不知各國幣制重量實多懸殊。姑就日本言之，日金一元，約可抵美之半託臘，俄之一盧布，德之二馬克，尙屬相類也。然以例法之佛郎，則僅抵十之四金，以合英鎊，且僅抵十之一矣。重量參差如此，尙謂之大半相類耶？故隨人步趨，良可不必。至於一兩之視七錢二分，折算孰爲難易，更無俟煩言而解。

部議又謂鄂鑄一兩銀幣未甚行用，已收回鎔燬，所言實未盡符合。臣之洞查鄂鑄一兩銀幣，本省通行，前已發出七十餘萬，不惟藩庫收發，商民信用，即江海關稅亦按庫平足紋一律收納，此爲行銷明徵。嗣因部文改鑄一兩零六分者，不得不將舊鑄陸續收回，然自今尙有十餘萬散在民間。此乃迫於部章，並非鄂省自行銷燬，部臣原奏未免誤會。

夫重量既審，則成色宜定。竊謂此次創定國幣，必須力求完備，毫髮無憾，無往不宜，無施不可，方爲盡美。前年部定成色，係用九八，或謂宜用九六，然皆非足色。既非足色，則本國上下出納，已有不便，若買鎊還債，洋人必仍按其成色計算，不肯認爲足銀。既以銀爲本位，則所鑄國幣，必使中外同認，毫無貼補，以後一切有關幣制本位等事，方能措施罄宜。故重量必以一兩爲歸，成色尤必以十足爲準。然足色純銀，質輒易敵。考日本鑄造金元表，凡值銀十元者，其金元重二錢二分二釐，其中足金實有二錢。蓋將其銅料雜質二成扣除不計，仍作足金二錢計算，故能通行無滯。英人言英國金鎊亦僅計足金之數，他國亦然。各國鑄幣辦法，既大略相同，我斷不能不一律照辦。近由鄂省詳加化驗試鑄，若每一枚用足銀一兩，加入雜質三分，共重庫平一兩零三分，銀質並不嫌軟，聲音亦甚清亮。至於工火虧耗，計每銀幣一萬兩，須折耗二百兩零，其數不爲不鉅。然臣等聞東西洋商之善於懋遷、精於會計者，大率每深謀遠慮，不務小利近功，雖營業之初屢經折閱，糜財無算，而彼明知大利在後，輒不憚投擲資本，甘心受虧，久之成效昭然，非但恢復母金，並且增益鉅產，由所見大而所持堅也。貿易者尙如此，況於謀國計乎？此次宗旨專爲創定幣制，改正圓法，齊一民用，保存國權，大利自在無形之中，固不若尋常市儈之徒，操奇贏而逐什一，雖知其虧耗猶毅然而爲之。且銀幣信則紙幣行，中外誠信相孚，其大利所存，收效尤遠，何爭此一時之盈絀？

或謂須參鑄各種小幣，均定爲足銀九成，藉資補助。此已將小幣成色抬高，用意至爲矜慎。然按此計之，小幣一萬兩約可得盈餘四五百兩，而大幣每萬兩須虧至二百兩有奇，且小幣尙須限定鑄數，不得過大幣十分之一，則此區區盈餘，不過僅能抵補十分之二三，此外虧折尙多，仍難彌補。似不如均用足色，則絲毫不失信用，而遞遞更易流通，今日固屬便民，異日正以利國。迨民用既久，將來酌劑盈虛之道，操縱仍在國家，尙何復折耗之足患？惟查各國輔助幣皆無用足

色者，以其行用有限制，國庫包退換，故舉國皆信從而遵行之。中國地大權分，政令未一，而財政機關尤屬未備，此事首以取信商民為主。若小幣減成，民不見信，恐仍不免折扣抑壓之弊，即不能無動搖本位之慮。故無論大小各幣，均以一律足色爲宜。如慮工本過鉅，非但無盈餘可得，而且有虧折堪慮，則萬不得已，或於二錢一錢之幣，參用九成，而由公家包爲兌換，至五錢之幣，較一兩爲輕，便於行用，必須十足成色，且須多爲鑄造，俾與一兩並行，庶可相維不敝。或又謂國力未裕，鑄本尙難籌措，折耗更復何堪？不知規遠大之圖者，即不應憚繁難之舉，臣等固已言之矣。合全力以經營，或衆擎而易舉。即謂現在財政固難，然部議試鑄之幣似必須迅速停罷，則此等正當幣制以後尙有推行之時，若必仿照七錢二分之銀元，究於幣制名義何涉，且於推行阻礙甚多，恐如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

或又謂中國寶銀並無足色，祇在九八九之間，苟鑄十足，損失必多，且恐洋商收我新幣，而以寶銀抵換盤剝，或鎔化牟利。此說亦不爲無見。查中國寶銀原有庫寶、市寶之分。庫寶即兌藩庫解京餉之寶，市寶即各埠行用之寶。庫寶雖名爲庫平、庫色，而已非真正十足，市寶尤成色不一。如遇兌交庫款，向皆以庫平、庫色爲衡，其非庫寶者，均須按各埠行用成色，補足庫寶成色。實則吏胥高下其手，頗滋弊竇。今擬鑄庫平、庫色一兩銀幣，確係真正十足，除將來專行新幣，凡各項紋銀均須逐漸禁絕外，現在兌換新鑄十足之銀幣，無論官鑄庫寶及各埠市面行用寶銀，以逮生銀錠塊，並外來銀條，均須按照真正十足成色分別申補，各不相混。既不能抵換盤剝，更不能鎔化牟利，此理較然甚明，固無庸慮其損失也。

幣制關係重大，不厭詳求，臣等往返電商，均主一兩之議。臣端方前次詢謀南省紳商，曾以七錢二分爲便，茲准臣世凱、臣之洞所議統籌辦法，意見相同。至十足之議，查前乙巳鄂省奏鑄仍係九成紋銀，未經議及足色。此次臣世凱初議亦擬用九八成色，今經公同商酌，反

復研究，考諸商論，揆諸外洋情形，仍以足色爲最善。是以擇善而從，均不敢拘泥前說。〔《東方雜誌》，卷5，期3，光緒三十四年三月。〕

〔政務處致各省督撫電——徵詢關於銀元重量意見，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旨：現當整飭庶政，幣制關繫重要。近來內外臣工有謂宜鑄一兩暨五錢重十足銀元以爲主幣，一錢暨五分重九成銀元以爲輔幣者。其說蓋以各國貨幣自有制度，不相沿襲，中國用銀向以兩計，一切田賦、釐金、官俸、軍餉以及洋稅、賠款，無不準兩核算，官民沿用，久成習慣，如以七錢二分九成銀定爲幣制，收發出入必須折合，弊竇茲多，勢難信用。而墨元輕重相等，更易浸灌，數年之內，必致墨元充斥全國，致成莫大漏卮。且中國商務除通商口岸外，南北各省仍是用兩者多，用元者少。至於農工各業，軍民生計，國用出納，大率皆以兩計數，更不待言，未可以少易多，致啓紛擾。迨兩幣鑄有成數，並造行紙幣厚儲銀本，隨時以銀市金鑄存金幣，自可漸躋實金本位。而主七錢二分之說者，意在不用兩錢分釐名目，祇須以枚計算，期與他國貨幣相通，爲金本位之預備，不宜執守舊日成規。而銀錢流轉，以商家貿易民生日用爲大宗，國家稅項特其一端，若概用一兩幣制，揆之通國生計程度未能盡合。且貨幣通弊，重則私銷，亦須預防。二說相歧，莫衷一是。惟中國與各國議立商約必須畫一幣制。如存兩則不能以七錢二分銀元爲國幣，如用元則官民習慣之兩勢難遽廢，且數年之內國幣所鑄無多，則生銀斷不能遽廢，豈能不以兩計。如兩元同爲主幣，又非畫一之制。茲事重大，不厭詳考，著各督撫體察該省官商軍民市鄉情形，暨銀兩銀元約計行用孰居多數，何者宜存，何者宜廢，各抒所見，限一月內據實電奏，以憑核定。欽此。

〔政務處再致各省督撫電——徵詢關於銀元成色意見，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奉旨：前經降旨飭議幣制。近日諸臣條議，有謂若鑄十成一兩五錢兩種之銀元，其雜質工耗虧賠甚鉅，宜照減成鑄造以免虧折。又有謂既以一兩五錢兩種銀元爲主幣，必須十成足色，官

民出納方能簡易無弊，於交款項亦免折算受虧。儘可搭鑄九成之一錢五分兩種小元，以其所餘，補主幣工耗之虧，不患不敷彌補。果能主幣流通，中外信用，自可暢行紙幣以資周轉，統計有盈無絀。且國家財政計畫要在便商便民，貴在收永久無形之利，不宜圖目前有形之利等語。二說孰是，著即遵照前旨，速即併案議覆。欽此。

〔各直省督撫遵議幣制節略〕

徐世昌〔東三省總督〕唐紹儀〔奉撫〕主鑄九成一兩主幣。

楊士驤〔直督〕主鑄減成一兩銀幣。

端方〔江督〕主鑄足色一兩五錢爲主幣，一錢五分爲輔幣，多鑄五錢幣，名爲半兩。

升允〔陝甘總督〕主鑄十成足色一兩暨五錢、一錢暨五分銀元。

趙爾豐〔滇邊務大臣〕主鑄九成一兩等銀幣。

陳啓泰〔蘇撫〕主鑄十足一兩暨五錢之銀元，暨九成小元。

岑春煊〔湘撫〕主鑄九八色一兩、五錢爲主幣，九六色一錢、五分爲輔幣。

吳廷斌〔魯撫〕主鑄一兩五錢爲主幣，一錢、五分兩種爲輔幣，並鑄當一、當二小銅元。

寶棻〔晉撫〕主鑄一兩十成主幣，九成輔幣。

恩壽〔陝撫〕主鑄十成一兩爲主幣，以九成爲輔幣。

聯魁〔新撫〕主鑄九成一兩、五錢爲主幣。

以上十二人均主用一兩。

錫良〔滇督〕主鑄減成之七錢二分並三錢六分暨一錢四分四釐暨七分二釐各銀元。

趙爾巽〔川督，尙未到任〕主鑄減成七錢二分銀元，以十小元當一大元，銅元十枚當一小元。

張人駿〔粵督〕主鑄九成七錢二分銀元，其餘小元銀色遞減。

朱家寶〔皖撫〕主鑄九成七錢二分，定爲幣位。

程德全〔黑撫〕主鑄九成七錢二分銀元爲主幣，每一銀元作爲十角，每角作爲銅元十枚。

瑞良〔贛撫〕主鑄七錢二分九成銀元爲主幣，再鑄三錢六分暨一錢四分四釐暨七分二釐九成銀元爲輔幣。

馮汝駉〔浙撫〕主鑄七錢二分銀元

林紹年〔豫撫〕主鑄七錢銀元。

龐鴻書〔黔撫〕主鑄九成七錢二分銀元爲主幣，小銀元數等爲輔幣。

以上九人均主用七錢二分。

松壽〔閩督〕主以箇數行，不必以一兩與七錢二分爲拘。

馮煦〔皖撫〕主暫仍元兩並用，總以先謀信用爲急，分量輕重尙在其後。

張鳴岐〔桂撫〕主先定金幣單位，先設幣制調查局。

以上三人主兩元並用。

〔鹿傳霖、張之洞、袁世凱等說帖——主張一兩重十足成色銀元，緒光三十四年三月〕竊維圖法者，一國自主之權，不必徇人而屈己，權量者百代相承之制，要在因習以宜民。中國用銀向以兩計，相沿已數千年，雖各地輕重不同，而兩之名卒莫能易。其自國庫之出入，以逮官司之徵解，閭閻之完納，固無不準兩計數，卽市廛之往來交易，合全國計之，亦係用兩之處較多於用元。且用元者僅商民之自相授受，而用兩者則官民皆一律通行。此關夫國制，不可廢者一也。各國貨幣概不相襲，我果畫一幣制，自能中外信用，何必效人。且墨國近已另鑄新幣矣。我棄自有之權，曲徇他國已廢之制，不亦愼乎。此關夫主權，不可廢者二也。至於民間日用，沿習既久，觀念自深，東南各省雖用墨元，然多行於商埠，非遍及於內地。且往往按兩折合，而其漲落之值，亦悉以兩爲準，所謂元其名，而兩其實。西北各省大都用銀計兩，一旦改制，愚者駭愕，生事必多。此關夫民俗，不可廢者三也。

以兩之不可輕廢如此。今議鑄新幣乃欲規倣墨元，致與中國數千年習用之兩參差而不相應，其爲不便無俟繁稱，請畧陳其大者：夫

徵之於民曰田賦，州縣魚鱗冊籍已細如牛毛，若再加折合，細者愈細，其奇零之數積少成多，棄之將病國，增之實病民，其不便一也。徵之於商曰釐稅，司事者向以展轉折合爲利，今再增一轉折，即再增一弊端，其不便二也。民間契約輻輳實多，孰減孰增錙銖必校，愚民智識易惑難曉，小者口舌，大者爭訟，皆勢所必至，其不便三也。至於外債償款向皆締有專條，今改幣制必改約款，彼計利素精，外交尤多機變，萬一別生枝節，豈非無事自擾，其不便四也。即此四端，已一舉而困難交至。何如沿用舊制，以一兩及五錢爲主幣，以一錢及五分爲輔幣，大小相劑，其於國制主權民俗皆無所不順。然事不窮其變不足以折其中，識不極其微不足以知其失。竊觀中外臣工所議，則主持七錢二分者固自有說，其主持之義有六，而非難之義有五，是非得失可得而言。

一曰廢兩之名也。謂貨幣進化之例，皆由秤量而進於計數，英之鎊、法之佛郎、德之馬克、意之厘喇，古時皆即衡名爲重量，今日重不如文，僅以爲計枚之號。我若廢兩計枚，可與他國相通。竊以爲不然。考歐洲中世，其君皆貪婪無藝，用仍名變實之術，以掊克其民，權量幣制至是始分。斯密亞丹氏嘗極論其弊，而議者乃以爲進化，良所未喻。且既鑄爲幣，固皆可以枚計，其能與他國相通與否，又在金銀之定價，而不在銀幣之重量何如也。

一曰相權之得也。謂子母相權進位當以整數，墨元合錢約一千上下，最爲合宜。此又不必然。考各國錢幣不必皆以整數進，即以銀銅相受而論，英以十二便士爲一先零，印度以十六安邦爲一盧批，非整數也。且近來京畿等處一元之價，乃至一百二三十枚，甚且至一百五十枚矣。以十進位之說，果足據乎？

一曰比例之合也。謂墨新幣當美半托臘，今鑄幣與之等，可與美幣有一定比例，而各國之幣無不可推。是亦不能。夫美金幣與各國金幣有比例，故其銀幣與各國金幣有比例，今雖鑄與美有比例之銀幣，

而無與美有比例之金幣，安能相準？至謂七錢二分與半托臘等者亦誤。考美一托臘重英權四百十二葛林半，英以七千葛林爲一鎊，合中權十二兩，半托臘當重三錢五分不盡，則七錢二分與墨新幣且不相等，況美幣乎？

一曰匯兌之便也。謂德與法仇，力求自異，所定幣制二十馬克之重與法二十五佛郎相差不過百分之一，日本之改幣制不從伊藤博文與美半金元相等之議，致皆有替兌抹零之虧。此一似是而非。今之輕重一準墨元，固與彼之二十而當二十五，二而當一者有別，其不用者正寓獨立之意，不欲因人也。且今卽鑄與美、法相等之幣，其於德、日又已不便，此萬不能兩全，況又非美、法之制乎？

一曰民俗之便也。謂墨元行久矣，因勢利導，雖新幣而民不惑，各直省所鑄龍元能行銷者以此。此又不然。夫幣制關係至重，固非徒爲便俗計，況兩之本所素習，但使地方有司於田賦、釐金、關稅非新幣不用，國家銀行又從而消息之，且爭用之不暇，又何慮其不行乎？

一曰多少之分也。謂西北計兩而用財少，東南計元而用財多，從衆使用，亦因利之法。不知用之多寡，當以人計，不當以財計。今卽以財計，而國家之賦入以東南爲多，此皆以兩計，而大宗貿易如進出口貨計之，查近年海關冊進出口價值約在五萬萬兩上下，此皆用銀兩不用洋元。所謂大宗者，孰大於是。至民間行用，又有折扣之煩，使有一兩之幣，其棄彼取此可決也。

一曰平色之不便也。謂各省平色不同，今重值，亦不用洋元，其餘則又兩元參半。夫以西北之通用兩而不用元，與東南賦入及大宗貿易之盡用兩，而其餘又兩與元參用者，其多寡之別，不待計數而後知也。凡主持之說具如此。

至於非難一兩者：曰形式之不便也。謂一兩之幣，過重過大，爲各國所未有。墨元輕重適宜，故流銷獨廣，此又非實。夫墨元之所以能行銷者，以其製精，其色一，其量準，非因其輕重之適宜。……考美

之意格而，法之拿波崙，其大者皆在兩以上，謂各國未有，固不盡然。且五錢亦爲主幣，不妨多鑄，以便民用，卽交官款時，儘可以五錢兩枚之當一兩。如日本以元爲本位，而國中通行則半元爲多，此亦無不便也。曰單位之過高也。謂準經濟學之理，單位不宜過高，恐長人民奢侈之風。此其理固精，然兩者向所沿用，並非今日始然。況五錢亦爲主幣，其量又較小，奢侈之說，殆可無慮。果使用兩卽爲奢，則舊習已成，卽改爲七錢二分，亦豈能挽之使儉？且民間所用多銅貨，自當以文爲單位。西國財政家，分中國起數單位爲兩種，謂民間以文，而大宗用款以兩，自不爲無見，以文與各國之銅幣較，更無小於此者矣。曰貿易之不便也。謂貨幣之用，以商家貿易、民生日用爲大宗，一兩之制，揆之通國程度，未能盡合。是亦非實。以商家貿易而論，內地不必言，卽商埠以用兩故，則本以兩計之貨，尙應改其價目；而不計兩之貨，更無論，是擾民也。此說亦非。蓋幣制畫一後，凡不法之制，理應盡絕，詎得謂之爲擾。假如用七錢二分，試問從前之以兩計者，豈遂能不改價目乎？曰私銷之宜防也。謂貨幣通弊，重則私銷，利之所在，朝鑄夕燬。亦所未喻。古之銅錢，以一枚準一文，奸人牟利，故私銷其重者，而盜鑄其輕者。今新幣大小成色，皆有定制，重幣輕幣，豈可同日而語，奸人何利於私銷？果使有利，則七錢二分者亦不得保其不然。此又凡幣之公患不獨用兩爲然也。非難一兩之說具如此。

夫主持者於理既無不足，而非難者於勢又未必然。何去何從，無待著卜。今之議者固事事以西法爲說矣。嘗又卽西事考之，各國幣制自羅甸同盟及司庚敵那維亞同盟外，凡諸大國無相襲者。而同盟諸國固已彼此防閑，以杜外幣之浸灌。今無特別之盟約，而舊然隨人以步趨，其義安在。且不特諸國不相襲而已，卽藩屬之較大者亦往往自爲制度。……以彼處他人卵翼之下猶且如此，則以我國家大一統而爲他國藩屬之所不屑爲，不亦褻國體損治權乎？又考美未立國以

前嘗通用英幣，至一千七百八十五年始仿西班牙爲之，又明年遂改今制。夫美至今日，凡度量權衡之用猶一仿英制，而於錢幣獨不憚煩，一變再變而自爲制者，何也？則以幣制者，一國之精神及萬民之觀聽於是焉在，而國家自主獨立之義，亦寓乎其中，非可以因人也。德、日之不苟同於法、美，意亦猶此。然則我鑄新幣，卽其他強大國之制亦不宜襲用，而墨元更不足言矣。

夫衡量既定，則成色宜審。綜觀大勢，統籌全局，現在金幣未行，主幣必以十成爲宜，輔幣可以九成爲率。

議者謂十足純銀質輒易蝕，考俄國半元金盧布重六格蘭五四四，內計淨金六格蘭；日本十元金幣重二錢二分二釐，內計淨金二錢，其雜質皆外加，用時祇按足金計算。此外諸國雖不必爲整數，而用時亦僅計足金。我金幣未立，暫以銀幣代之，斷不能不一律照辦。曾經飭局詳加化驗試造，若鑄一兩銀幣外加雜質三分，則質堅而聲亦清越，至於工火虧耗誠不能不預爲籌及，然有小元餘利可以貼補，不足則銅幣餘利亦可劃抵，又不足則頒行紙幣以佐之，再不足則舉辦印花稅以濟之，統籌而併計，挹被以注茲，自不難以其所贏彌其所絀。

議者又以部庫收款成色往往不足，此等虧耗何所取償。不知國家出納例用足色，其不足者當於批回掛欠飭令補解，宜仿外省公估局之法，設考驗成色之員專司其事，則無慮其虧耗也。夫釐定幣制所以崇國體便民生，去從前之積弊，謀大利於將來，固非如市僧之徒操奇贏而逐什一。況與外人交涉又非十足不可，英公使早已言之，如驟易以九成之銀，必有扞格難通之處。與其將來不行，非改鑄卽折扣，授其權於外人，何如早計之爲得。議者但知各國銀幣無足色者，不知我無金幣而以銀幣代之，不得引諸國爲比也。

又考議者之意，非不知七錢二分與九成爲墨西哥已廢之制，而猶主持此說者，惟恐新幣之不行，以爲附他人已流通之制較爲有據。不知幣制定，則權統於國家，所有田賦、丁糧，釐金、關稅，非此不收，而

外人於我新幣，但使成色十足，決無不承認之理。此二者已居其大數，而民間習用銀兩已久，又無慮其不行。

嘗考古今中外凡制新幣，苟非愚民之術，必無阻滯之虞。議者但見墨元之流行，遂欲據以爲法，不知前此有兩之名，無兩之幣，輕重成色舉上下於奸商駑儂之手，及墨元流入，諸弊悉空，人情樂趨簡易，故能風行一時。其實爲乘我之虛，而初非彼制之善。議者不察，反欲從而效之，亦未探其本矣。

所有幣制宜用一兩，重量十足成色緣由，謹具其說如右。

〔度支部載澤等說帖——主張七錢二分重銀元，光緒三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本部銀幣條議略具於前次說帖，此次各省督撫奏覆有主用七錢二分者，有主用七錢者，有主用一兩而或足色或不足色者，有主用一兩及五錢二種主幣而或足色或不足色者，有主元兩並用者，有主用元而不拘分量者，有主用金本位而未定元兩之取舍者，爲說不一。大都就地體察情形，各有所見。竊謂中國用銀舊以兩計，自通商口岸習用銀元，推行及於腹地，用兩用元已成爲兩種之習慣。廢其一而存其一，亦惟視推行之孰便而已。今試徵諸用兩者之說，曰正國幣之名也。然以一兩爲國幣，而不能禁遏洋元，二者並行，一質重而價與生銀等，一質輕含他質而價可意爲低昂，洋元充斥必勝於前，黔撫言之矣。曰免折算之勞也。然鑄庫平一兩之新幣，而不能盡廢他平，即用兩而仍不免於折合，豫撫言之矣。曰畫一幣制也。查各省已鑄之銀元皆重七錢二分，銀行官錢局發行鈔票亦係七錢二分之銀元，今鑄一兩新幣，而從前通行之銀元鈔票收回行用兩無善法，鄂督言之矣。曰定立本位也。然以一兩爲主幣，則必鑄一兩以下之輔幣，而從前通行一角二角之小銀元或廢棄或減收，官帑商款交受其累，桂撫言之矣。且銅元亦輔幣也，以一兩爲主幣折合銅元不能以十進位，則銀銅幣之價值相離，民間視此銀幣仍與生銀等，此其爲害，豫撫亦言之矣。且主用一兩足色者曰主幣宜純質也，主用一兩不足金者曰免虧耗而禁私燬

也。不知用足色則工耗鉅，而損在上；不足色則價值虛，而損在下，商民交換終不能畫一作一兩之用，此又皖撫之所詳陳者也。

綜觀羣說，則欲順商民之習慣，求貨幣之流通，用一兩者似不如七錢二分之爲便。雖公家款項出入，均以兩計，改兩行元必有一番折算之勞，然豫撫言經一番折算以後，可免無數葛藤；吉撫言租稅、俸餉等項永以銀元計算，自無隨時折合之煩，是種種疑難經各省條議剖決詳明，無煩本部贅述。至幣制不宜沿襲一節，現在外來洋銀墨元而外，尚有別種名目甚多，其重皆七錢二分，並非其本國國幣，專因中國人民習慣而鑄，鄂督亦詳言之矣。

竊謂幣制重要不厭求詳，桂撫主設幣制調查局，其說極爲有見。但欲先定金幣單位，依此標準以定銀幣種類之重輕，而此單位金幣之標準，一時實難懸定。通籌全局，折衷羣言，擬一面仍照本部前奏試鑄七錢二分之通用銀幣，責成大清銀行相幾操縱，以爲補助金幣之預備；一面如桂撫所陳，設立幣制調查局，寬其期限，由部廣徵專家詳細考察，內覘國民生計之程度，外審世界消息之盈虛，斟酌施行，以求至當辦法。再，於此調查期內，將賦稅新章何以整理，銀銅準價何以維持，詳審熟籌，確定方法，內外力求合一，幣制庶可整齊。

〔上海工商業者上度支部書^①——反對鑄一兩重銀幣，光緒三十四年三月〕竊商等經營有素，每念國無幣政，創鉅痛深。側聞大部議改用金，議改鑄銀，私共慶幸，以爲國幣有望。然又聞封疆各大臣持議不一，竊又不能無憂，蓋不憂幣政之不綱，獨憂朝論之難定。商等操業商埠，自謂於金融消息得之實驗，敬爲大部分分析陳之。

竊查部議改鑄新幣，主張以七錢二分爲銀本位之重量，此誠酌合人民生活程度，得中庸時措之宜。前直隸總督今軍機大臣袁宮保，則斥爲非計。以主權二字立論，商等謂主權之行於貨幣，在有不用外幣之實力，不在故矯外幣之重量，援國內之物價以徇之。又東三省總督

^① 本件原題《上度支部論鑄銀幣書》，下署陽湖孟森稿。

徐菊帥，謂用銀必以兩計。此更不然。度量衡各自有法，計兩乃衡法，貨幣則自有圖法，混衡法於圖法，比附無謂，而民生日用實受其弊。鄂鑄一兩銀幣終難行用，可爲前車。今就主權、圖法及鄂幣分爲三種問題，商等開會研究，並徵各商意見書，公舉評議員，合集條陳，冀以芻蕘，上裨鈞聽。謹就所得，詳開如下：

(一) 主權問題。分作四層：(甲)當首破外國銀行必用墨銀之說。墨銀爲墨西哥所鑄，歐洲各國非墨西哥屬土，何嘗承用墨銀？即墨亦以產銀甚多，而吾國行用其銀元，因鑄爲一種工藝品，以爲其產銀之銷路。故非但歐洲不用墨銀，墨國亦已用金，並無收回自用之理。塊銀尙爲一種貨物，墨銀欲再成塊銀，轉多傾鎔火耗之費，除吾國視爲不法之制幣外，直謂全球無所用之可也。外國銀行之用墨銀，乃因我之用而用之；洋商捆載回國之物，從無墨銀一片。其來與我爲市，必用我承認之幣，而我竟無國幣，大宗貨價，相率用塊銀，銀行亦用塊銀；畸零日用，相率用墨銀，銀行亦用墨銀。其用塊銀也，與金價爲比例，所以歸洋商金幣之成本也；其用墨銀也，以市面所流通，所以便當地鈔票之行用也。不但此也，洋商在各省通商，各以當地平色爲市。以向來紊亂之平色，尙有主權使外人不能不用，豈有改鑄劃一之國幣，轉慮外人把持之理？把持中國必用墨銀，亦知墨西哥有何權力，能使各國爲之把持，各國對於墨西哥負何等義務，而必爲之把持數十年如一日乎？故謂外國必用墨銀者，乃其不利國之有幣，欲恫嚇以保其常用塊銀之私利耳。或以爲商人利於輾轉繞算，此大不然。商人竭其心力，僅能逆億貨值之盈虧，幸而屢中，輒因幣價之漲落，復遭意外之險。外國盛誇商學，又無幣制之害，我以無學有害之商當之，國無制幣，商之苦累至矣。惟官中於用塊銀則有大利，凡納之官者，每兩作銀元三、四、五、六元，作制錢三、四、五、六千不等，所輸之於國者，銀之市價，所徵於民者，銀之官價。無紀極之平餘，不可思議

之官囊，皆得力於塊銀，而誣外國爲必用墨銀，又誣商人爲樂於繞算，此真不白之冤矣。地丁、錢糧、釐金、關稅之必收國幣，吾主權也；一切俸餉之必放國幣，吾主權也。有此大周轉，來路去路已活。其間民生日用不期然而信向國幣之心，堅於信向墨銀之心，視信向之程度自能抑墨銀使低於國幣若干，亦猶是吾主權也。於是墨銀之來路可絕，即尙未禁外國銀行之鈔票，亦皆必以吾國幣爲鈔票之兌值，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此主權之復於本有者也。

(乙)次當嚴定輔助貨必與國幣相應。十角爲一元，十銅元爲一角，十制錢爲一銅元，而亟停鑄角銀銅元之局，專鑄一元之國幣。此爲國幣取信用之始。吾民自無幣用銀以來，而外國銀元，而角銀，而銅元，皆各自定價，甚至銅元鑄成當十字樣者，亦可作八九文不等。蓋無絲毫幣法之觀念存乎其間。非民之違法也，官鑄無藝，民間積而不流，不得不跌。在官以分成搭放爲利，而員役兵丁領款於官者大受其損。商人因此受幣價忽漲忽落之損，居民因此受物價驟低驟昂之損，終且國家受幣無信用，喪失主權之損。幸而以地大物博之故，謀國者竭力放棄主權，而主權之存於民生日用間者，暗中尙不爲外人所操縱。徒以官之窟穴所在，不惜厚誣市面，謂銀行必用墨銀，於是不知金融真消息者，相與附和而張皇之，并爲一談，牢不可破。而國家且爲窟穴之姦所挾制，永不望制幣之流行，其尙可以爲國乎？大臣公忠體國，舉念不忘主權，正本清源，在確定補助貨限制，此主權之挽於將墜者也。

(丙)再次推尋用銀不能廢兩之說，其病根之所在。丁漕、釐課，天下皆知權自己操，惟關稅與外國協約，計兩估價，亦計兩收稅。吾改吾幣，而洋關稅則未能遽改，若因此而先與各國相商，是吾定國幣而授權於外人，可恥孰甚。此徐菊帥之說之由來也。不知

稅關所謂關平隨地不同，各照本地平數酌加若干，各地之平有大有小，各地所加爲關平之加數又有多有少，洋商何嘗不厭苦之。今劃一國幣，精核定率，每元當關平幾錢幾分幾釐幾，造表一幅，自絲忽起至一兩止，皆有一定比例，發給各關令收國幣，洋商稱便之不暇，與稅則絕不相關。惟司關權者窟穴驟破，豁然皆見天日，則誠有大不便於上下其手者矣。此主權之收於中飽者也。

(丁)又必補助貨與正幣永無出入，而後養成國民用國幣之觀念，久之用金可，用銀亦可，不過主用一種制幣，觀念無殊。有如用金，則銀幣退爲補助，令行如流水之易。否則，多一種幣多一種糾葛。任如何講求學理，其如本位不定，民不知國幣之性質何。欲改用金，此爲基礎，此主權之推及將來者也。

(二) 圖法問題。古者先有度量衡法，皆附會於黃鍾之管，圖法後起，遂各爲一事，其實皆便民也。銀以兩計，乃無圖法之時代。中國承數千年之文明，何嘗無圖法，特止以銅錢爲圖法。近時物價，非國初之物價。雍正中銀價不過一千文，米價不過合銀四錢，則合錢不過四百，考之雍正硃批諭旨，歷有明文。故今日民間日用，斷不能純恃成串之錢，用貴金屬以便輕齎，正合銀本位之程度。古之用銀爲國庫之出納，故有幣無幣非所計。今之用銀爲民間之流轉，萬不能無鼓鑄之正貨，以挹注於其間。於時適有外國銀元，來承吾乏，沿江沿海交通便利之地，翕然承用，亦飢渴易爲飲食之理。菊帥謂中國用銀不能廢兩，商等竊所未喻。夫米穀何嘗不可權其重量，自有量法而卽量以見數，不復定須計重。銀以兩計，乃賣買地金銀之算法，有圖法之國，必不如此。卽如舊用銅錢，何嘗問錢之重量。商等以計兩用銀之法，在所必廢，他日權斤兩以爲銀價，自是地金銀之買賣，猶之向來鑄錢而銅價自在，錢價亦自在，圖法之獨立如此。菊帥又謂鄂鑄一兩銀幣不能通行，在全國無信用之效力，非新幣之咎。夫有幣而無信

用，以言紙幣，猶可說也；明明銀幣，而無信用，新幣之咎孰大？於是既云無信用，又曰非其咎，二語相連，商等所百思不解者矣。

(三) 鄂鑄銀幣問題。此問題以其不獲通行而推求所以然之故。商等以爲，惟便故能通行，不能通行即其不便。臚舉不便之所在，亦有三端，詳列於次。

(甲) 對於補助貨定位之不便。國家雖鑄銀幣，未嘗不承用制錢，即私毀淨盡，猶鑄當十銅元，以留制錢之本值。當十銅元論銅價未必十倍制錢，而民間自作十錢之用。正以一錢爲用幣之始，深入乎人人之心，一切貨物之價無不以此爲起點，所謂生活程度者此也。溯墨銀闖入之始，原未嘗必合乎千錢之值，當時之承用自以苦無貴金幣之故，急欲得此以圖輕齎，至今日則尤喜其值近千錢，每一釐與錢一文出入無幾，雖有時低昂不等，然民間所屬望恆以定價千文爲歸宿。故市肆百物以銀兩爲價者不過大宗貨物，折算不甚廢時者乃可用之，日用所需之物無不以制錢或銀元爲值。錢爲銀元之補助貨，一文近一釐，一銅元近一分，得子母相權之道。若以一兩爲正幣，則畸零難算，易起人厭苦之念，試觀古時度量衡皆不以十進，度法則爲咫、爲挾、爲尋、爲仞；量法則爲豆、爲區、爲釜、爲鍾；衡法則六銖爲鎰，二十四銖爲兩，今皆循劣敗之例，廢置不用。里法畝法，幾於自成一法，與度法不復相關。於是度量二法，止有丈、尺、寸、分、斗、升、合、勺等十進之位，衡法亦大概十進，惟十六兩爲斤，尙留古代遺傳之性質。要之，由遺傳而來，則尙相安於慣習，若今日創一不十進之數，強童孺皆多繞算之勞，決非酌劑社會之至計。若夫歐洲幣制不以十進者誠多，則正所謂遺傳之習慣，吾東方之國以窮變通久之旨，發憤革新，後必勝前，毋庸以歐洲之遺傳爲法。日本舊行寬永錢，今其鄉曲塵市，尙有畫方孔錢形於牌號之上，肉好之間書一本萬利等字，以兆吉祥者。故日本之生活程度，以一文錢爲起數，蓋

與我同。卽其正貨爲一圓，雖改用金幣之後，猶存一圓之虛位，以紙幣代之，而與銅幣相權。都市用幣以五釐爲最小，然計算仍由一釐起算。鄉曲廛市，則竟承用寬永鑄錢矣。夫日本自一再戰勝，物價騰貴，有過於我，而用幣之起點，尙沿銅錢一文之慣習。吾今日改鑄一兩正貨，若使重鑄值銀一釐之貨，爲補助貨之起點，則驟加高其物價而人不安；仍以制錢一文爲起點，則向來可以十進之貨幣，忽致畸零繞算之煩難，不無下喬入幽之憾。夫令積練之商賈，偶多繞算則可，令適市之童孺坐困於繞算，萬萬不可，國家之有圖法，爲並便童孺計，非爲專便積練之商賈計也。此鑄一兩銀幣之不可通行者一也。

(乙)對於全國平色之不便。百物價值，其供日用者，既多因制錢銀元而定之矣。卽大宗貨物定以銀兩，然各省各有平色，數之不下數十種。官中所用，大約出以漕平，入以庫平，雖國尙有兩歧之功令，且漕與漕不同，庫與庫又不同。今以計兩用錢之故，卽儘天下本計銀兩之貨值，尙無一不應改其價目，或臨時折算以就新幣，是不計銀兩之貨值，固爲新幣所擾，卽計銀兩者，其被擾亦等，吾民何爲而必受幣擾乎？此鑄一兩銀幣之不可通行者二也。

(丙)對於財政機關之不便。通商以來，外國銀行闖入內國。甲午庚子兩役之後，國家以鉅款餌敵，匯出之款更多。各國不甘以匯兌之利專畀英商，於是無國不有銀行設我商埠。墨銀乃各國所視爲塊銀而轉輸以供貿易者，浸灌既久，信用滋深，故各國銀行紙幣多以墨銀爲用，不合國之支放，以統一國幣之能力，又不能以新幣盡收墨銀而禁不再來；民蓄墨銀，有時而用納租稅，將嚴懲痛斥之乎？抑以爲其情可原，其實用已具備，而姑受之乎？在官中尙不能絕墨銀之跡，況民間有外國銀行爲尾閭，承用無所不便。急鑄相等之幣，民猶且以未習而軒輊之，乃復以前甲、乙兩項之不便，加乎其際，孰肯舍其日用之便利，以仰體官府任意之

指揮乎？此鑄一兩銀幣之不可通行者三也。

以上數條，皆切於民生日用而言，人情趨便，如水就下，國家所當加意者，自理其財政機關而已。今日之事，便民即所以行法。冗瀆爲罪，有不能已。〔《東方雜誌》，卷5，期3，光緒三十四年三月。〕

〔專使美國大臣唐紹儀摺——請定一兩銀爲本位幣，光緒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臣維加稅免釐之議，肇自英、美、日、荷商約，現經奉命提議，在諸國必視約中注重各大端我究有意實行與否以爲因應，則在我必先有可恃之處，斯在人方無責難之詞。伏查原約中所最重者，曰修律，曰礦章，曰商標，曰畫一權衡，曰幣制，曰免釐加稅，厥惟六事，其待商於人者祇加稅一端耳，餘皆自我主之。近年以來，修律、商標及畫一權衡，迭經修律大臣及度支部、農工商部次第議辦，其礦章一項，現由外務部與農工商部籌商辦理，雖皆未盡實行，然擬議漸經就緒。獨幣制則遲之未決，議元議兩，奏書盈尺，紛紛聚訟，無所折衷。今持加稅之約以商諸國，設諸國亦持幣制之約以相詰問，又將何說之詞。臣愚以爲商約各款其已議有端倪者，應請逐一舉辦，就令一時措置未齊，外人知我確已切實施行，決非忽視約款，庶提議事項可期就範。若夫幣制既與約中五項經畫情形大相懸絕，尤應早日規定，以防口實。現在未能解決者，祇議元議兩二說耳。

臣思我國兩錢分釐之數行之已久，迄無或廢，自無以元而復折算兩錢之理。且由一積十，由十積百，古今中外大率準此，人祇知銀元重量七錢二分，豈知合以中國之衡祇得此數，若合以泰西之衡固猶是積十之數，即中國之積十積百而爲兩錢分釐也。議者又以商埠不能通用爲疑，然商埠祇占全國萬分之一，窒礙者不過數年，通行者且在萬世。況各國銀行與我交易仍是以兩合鎊，是直可以一兩定爲銀幣本位。若慮分量過大，仍可多鑄半兩之幣，以爲輔助。按半兩之幣十五枚適合一鎊之數，彼此通用亦不待言。至於幣制未定之弊，業經中外臣工累牘詳陳，早在聖明洞鑒，若再事宕延，非但與國法內政有關，

亦與目前之提議加稅牽涉極大。矧我國關稅悉數指抵賠款，現與各國息借，幾至無可抵押，倘加稅之約早定，則每年稅收驟增二三千萬，以後與各國財政往還，裨益正復不淺。臣恭承明詔，敢不竭盡智能，冀紓廩注，第原約各款與加稅一項，事異約同，一日未盡實行，即一日難於措手。擬請飭下政務處修律大臣及各部院，於修律、礦章、商標、畫一權衡各項，凡已議辦者迅速施行，其幣制一層應請宸衷獨斷，即以一兩定為銀幣本位。早日宣布，以釋羣疑。

奉旨：會議政務處速議具奏。欽此。

〔南京史料整理處藏，清代各衙門檔案。〕

〔政務處奕劻等摺——遵議劃一幣制通用一兩銀元〕，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八月二十七日專使美國大臣唐紹儀奏請實行商約各款，並速定幣制一摺，奉旨：會議政務處速議具奏。欽此。遵查幣制一事，疊經廷臣會議，並由各省督撫體察情形，各抒所見。復經臣之洞、臣傳霖、臣世凱等暨度支部，分具說帖，於本年三月二十六日奏奉諭旨：著會議政務處、資政院總裁、協理、幫辦，會同妥議具奏。欽此。欽遵在案。仰見朝廷正頓圖法，審慎周詳，莫名欽服。

竊維今日五洲大通，幣制尤關緊要，論世界之趨勢，則應用金本位；論中國之現情，則應用銀本位。而論幣制進化之理，則由銅而進於用金，其中必歷一用銀之階級，是中國今日之必當先用銀本位者，理也、亦勢也。惟用銀之制，固已詢謀僉同，而用一兩與用七錢二分，猶未折衷一是。臣等詳加復核，綜計各省督撫覆奏各節，主用一兩者有十一省之多，而主用七錢二分者不過八省；其餘或主兼用兩元，或主改用七錢。今該大臣所奏亦以請用一兩為言。夫論國體則宜求獨立而不可棄主權以從人，論民情則宜順大同而不可徇商場以改俗，此為今日立法之根本，即為異日行幣之權輿。臣等業經疊次奏陳，無庸贅議。茲謹再就主持七錢二分之說與用兩之法熟權利害，摘舉要領，為我皇太后、皇上續晰陳之。

如謂人情之便，銀元鑄造已多，推行較易。不知用元之處皆合銀兩而行，用兩之處並無銀元可使。從前鑄造龍元原爲抵制墨銀起見，國幣果能特立，人情孰不信從。至於生計程度，或有幣重用奢、幣輕用儉之說，顧主幣必兼輔幣而行，五錢更較七錢爲便。況小民日用多資錢數，但使銅幣無礙於流行，則侈俗無因而助長。如謂財政之宜，銀元價近千錢，子母相權，進位較爲直捷。不知法償苟無限制，則市價常有低昂。況公私出入之數無不以兩合錢，若令悉改爲元，則捲尾抹零，適滋紛糾。或就法理而論，謂幣應計枚不應計量。然以元爲幣固可論枚，以兩爲元亦可計數，既無展轉折扣之煩，正合重如其文之法。再推而論之，各國交際之間，則洋款向以銀兩折還，關稅亦以庫平伸算，洋商貿易概合銀盤，鎊價盈虧亦依銀市，用兩則可悉仍舊貫，利於推行。又況鑄造一兩銀幣，財政處奏明有案，湖北、新疆等省通行有年。卽度支部原議亦有用銀本位則用兩尙無大害之說。今本此定議，並採兩江督臣端方所奏，多鑄五錢銀幣，一體通行，以此兩種爲無限法貨，再鑄每枚一錢及五分兩種以補助之。一錢、五分兩種則爲調劑向來一角半角之用，以防物價騰漲，民生困難之病，卽爲預備金本位之計。至度支部前年奏准試鑄七錢二分銀幣，意取順民所習，輕而易舉，以爲暫時通用之法；若議劃一幣制，立法以垂久遠，臣等熟權輕重，向來習用之兩錢分釐，勢難改廢；幣制重量自以庫平一兩較爲合宜。

惟是鑄造成色一節，從前財政處奏定造幣章程，謂中國通用足色銀一兩，化分實得純銀不過九錢八九分，擬定一兩及五錢兩種爲九成六分，其次二錢一錢皆以八成五分爲限。此次度支部說帖，謂中國實銀向無十足成色，以近日化驗，高者尙不足九八五，若鑄十足成色銀幣，當發行之初，所有銀塊勢不能驟然不用，墨銀與各省舊鑄龍元，又皆以六錢數分純銀當七錢數分之用。貨幣通弊，重則私銷，利之所在，朝鑄夕燬，故二說以減成爲便。臣之洞、臣傳霖、臣世凱等說帖，

謂綜觀大勢，統籌全局，現在金幣未行，主幣必以十成爲宜，輔幣可以九成爲率。議者謂十足純銀質軟易敝。考俄國半元金盧布重六格蘭五四四，內計淨金六格蘭；日本十元金幣重二錢二分二釐，內計淨金二錢；其雜質皆外加，用時只按足金計算。此外諸國雖不必爲正數，而用時亦僅計足金。我金幣未立，暫以銀幣代之，斷不能不一律照辦。曾經飭局詳加化驗試造，若鑄一兩銀幣外加雜質三分，則質堅而聲亦清越。至於工火虧耗誠不能不預爲籌及，每兩國幣一枚，工火雜質不過三分，可以補助幣之小銀幣餘利彌補之。如尙不敷，可提銅元餘利彌補之。如再不敷，可以紙幣盈餘補之，更無再虧之理。統籌而併計，挹彼以注茲，自不難以其所贏彌其所絀。

議者又以部庫收款成色往往不足，此等虧耗何所取償。不知國家出納例用足色，其州縣交司道庫，外省交部庫，若銀色或有不足者，儘可批回掛欠，飭令補解，斷無人敢於抗違。再仿外省公估局之法，設化驗成色之員專司其事，則無慮其虧耗也。夫釐定幣制所以崇國體，便民生，去從前之積弊，謀大利於將來，固非如市儈之徒探贏奇而逐什一。國家若發九成之銀幣，則商民輸納於官者亦均係九成之銀幣，是國家歲入一萬萬兩，今無故自減爲九千萬兩，頓少千萬鉅款。議者但知各國銀幣無足色者，不知我無金幣而以銀幣代之，不得引諸國爲比也。至於舊日各省元寶、銀錠、各外國銀元，暨各省所鑄七錢二分大元以及各項小元，暫聽行用民間，從前官局所鑄大元勿庸收回，但漲落聽之市價，視爲一種生貨而已，自於國幣毫無妨礙也。

至各省督撫覆奏之說，或主十成足色，或主九成及九成以外，或主一兩之主幣爲足色，其餘補助幣爲減成，持論各殊，莫衷一是，究應如何定議，伏候聖明裁斷頒諭遵行。謹將擬覆劃一幣制緣由，會同資政院總裁臣溥倫等恭摺具陳。〔北京圖書館藏，《諭摺集存》。〕

〔上諭——定一兩重銀元爲本位幣，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十一日〕
內閣奉上的諭：會議政務處王大臣奕劻等會同資政院總裁溥倫等遵議

畫一幣制一摺。幣制爲財政大綱，各國以金幣爲主，以銀銅各元爲輔，規制精密，流通便利，但須累年經營始克完備，皆非一蹴所能幾及。中國財政案淆，幣制亟宜釐定。欲以實金爲本位則鉅本難籌，若定虛金爲本位則危險可慮。自應先將銀幣整齊畫一，然後穩慎籌措，徐圖進步，將來行用金幣，可望妥實無弊。茲據該王大臣奏稱，中國兩錢分釐習用已久，實難廢改，從前財政處奏定銀幣重量亦以兩計，著即定爲大銀幣一枚，計重庫平一兩，又多鑄庫平五錢重之銀幣，以便行用。並附鑄減成之庫平一錢暨五分小銀元以資補助。其兩種銀幣按九成八足銀鑄造，兩種小銀元按八成八足銀鑄造。此項銀幣除與外國訂有約文照舊核算外，京外大小各衙門庫款收發悉歸一律，永不准再有補平、補色、傾鎔火耗、平餘各名目。所有地方官及經收官吏辦公經費、飯銀並管解川資，著各省督撫體察該省情形，詳擬辦法，咨明度支部彙核釐定，應增應減均須明白宣示，永絕胥吏隱射侵漁之積弊。至各省市面銀錢紛歧，成色糅雜，奸商市儈藉以折扣盤剝，久爲商民行旅之害。並著度支部詳定章程嚴申禁令，計期分年務將通國銀幣統歸畫一，不得稍有參差。銀幣尙未鑄造充足以前，各省舊有大小銀元准其與各種生銀暫時照舊在市面行用。至舊日上庫實銀亦暫准照舊兌交，按年搭解銀幣，即將實銀按年遞減，統由度支部隨時酌量情形，妥擬辦理。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度支部尙書載澤摺——一兩重幣制仍有窒礙請再行妥議，宣統元年正月十四日〕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十一日會議政務處會同資政院遵議畫一幣制一摺，奉旨著即定爲大銀幣一枚，計重庫平一兩……等因欽此。欽遵。臣等當即飭造幣總廠雕刻鋼模，以便及時鑄造。惟幣制重要，不厭詳求。竊以改定幣制辦法約有三端，始則講鑄造之法，繼則籌推行之方，終則求畫一之策，而以現在所定成色分兩求之，三者仍多窒礙，管見所及，謹爲我皇上縷晰陳之。

一、鑄造之始宜審名實也。一兩銀幣按九八足銀鑄造，其中有二疑

問：一、以市俗通稱之九八銀一兩入鑪鼓鑄，其中實含純銀九錢八分，雜質二分，則鑄成之幣，聲音既不清越，幣質較軟，亦易磨損。一、以提淨純銀九錢八分準貨幣公例外加雜質入鑪鼓鑄，則其重量決不止一兩重，與文既不相符，即名與實兩不相副。且大銀幣與小銀元兩種成色既不一律，重量亦復參差，必啓民間補貼折減諸弊。此其爲難者一也。

推行之時，宜防銷燬也。各省行用生銀之成色，向惟公估局及鑪房定之。市僧牟利技既不精，而公估鑪房所定成色又參差不一。今欲維持新幣使不致私銷，必先定新幣與各種生銀之比較。蓋制幣之成色既高於通用之生銀，而生銀之成色又惟聽公估鑪房自爲高下，則惡幣未有不驅逐良幣者。奸徒燬制幣爲生銀轉可藉以牟利，是新幣之隨鑄隨銷，可以預斷。此其爲難者二也。

- 一、劃一幣制，必吸收舊時銀塊銀元，而虧耗之資，宜籌抵補也。中國市面向無十足純銀，所謂九八足銀者，已爲各處市面現用銀兩最高之色。今鑄一兩之制幣，若用九八純銀，則即收市面九八庫平銀兩，每兩尙須有增加雜質及火耗鑄工之虧；若所收銀兩不得盡得九八成色，則所虧更鉅。且一兩之幣質重而不便於攜帶，勢不能不多鑄五錢之幣，五錢之幣鑄費更重。至龍元、墨元，大都不過九成上下，收買更鑄勢不能照實含之銀計算，蓋各項銀元各有市值，不照市值則民間不肯售換，勢必仍聽銀元行用，幣制將永無劃一之期。故欲期制幣之劃一，不得不逐漸將銀元收買更鑄，此項銀元流行既久，爲數甚鉅，以之改鑄一二錢之輔幣，所虧尙少，以之改鑄一兩之主幣，則每兩須虧十成之一，而通國現有之銀元，勢不能盡以之改鑄輔幣，蓋減成之輔幣不能過多，過多則價必跌，又將與主幣不能爲劃一兌換，故收買銀元改鑄制幣之虧必不能免。此項虧耗，殊難預計，國庫支絀，籌備甚艱。此其爲難者三也。

至於禁止外幣輸入，事關交涉，嚴禁私鑄，責在警察，且既爲制幣，則銀銅必有定價，中國財政複雜，各省情形不同，行於此者扞於彼，通行劃一章程實難遽定。

以上各節臣等再四推求，殊乏萬全之策。會議政務處既主持於前，自必有權衡至當辦法，應請旨飭下會議政務處再行妥議章程具奏，以利推行而免窒礙。〔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戶部抄檔》。〕

〔政務處摺——復議度支部意見請設局研究後再定幣制，宣統元年閏二月初五日〕本年正月十四日度支部奏，幣制重要，宜策萬全一摺，奉旨：著交會議政務處妥議具奏。欽此。竊惟幣制一端，其法理最爲深微，利弊最爲複雜，前代變更銅幣往往官私錯出，劃一爲難，況今五洲大通，金銀迭用，關係愈重，價格愈歧。乃於久經紊亂之餘，爲亟求整齊之策，誠乏萬全之可信，尤非一蹴所能幾。臣等前奏幣制一摺，兼採各督撫臣覆奏各節，折充核議，惟因成色持論各殊，未敢遽定。欽奉上諭：計期分年，務將通國銀幣統歸劃一等因。仰見朝廷慎重幣制，貴通行於久遠，不責效於一時。茲據度支部奏呈鑄造推行劃一三端，仍以成色、分兩多所窒礙爲言。

伏查幣制通病，成色高則患私銷，成色低又患私鑄。故前代諸臣孔觀、葉適等，皆有不惜銅愛工之論。銀銅雖異，理自相通。考日本改革幣制嘗由大藏大臣設立幣制調查局，會議至三十餘次，書成至兩巨冊，迨其決議施行、新舊引換之際，猶復幾經困難，始克有成。現在度支部清理各省財政，正在設局派員，如由部分別派員調查，以爲入手辦法，似屬一舉兩得。臣等公同核議，幣制深奧，必須博採羣言，庶可折衷一是。擬仍請旨飭由度支部設立幣制調查局，寬予限期，詳加考察，俾得廣徵專家，通籌全局，再行確定方法奏明辦理。

宣統元年閏二月初五日奉旨：依議。欽此。〔陳度：《中國近代幣制問題彙編》。〕

〔盛宣懷致載澤密函——請定議鑄七錢二分銀元，宣統元年閏二

月初三日〕貝勒爺〔載澤〕鈞鑒：去夏蒙查示津、鄂、寧、粵四廠可鑄銀數，似不嫌少，正擬撮要具奏，因讀度支部發奏林中丞^①原奏，不拘於用兩用七錢二分，總以一元幣足抵千錢，百錢以下始用銅元，十文以下始用制錢數語，尤爲顛撲不破。惟目下七錢二分之銀元已值銅元一百二三十枚，欲使民間每元定作千文，須虧折十之二三。曾聞南皮^②面議以爲萬做不到，甚至有逼民造反之語。此著不通，終難劃一。宣懷所以屢欲草疏而無法疏解，在此一端。楊蓮帥^③又託人函止從緩入告。因思日本圓法最爲精備，其何以能使一銀元易百銅元，又何以能使紙幣金元信用，必有實義，適當電赴日就醫，藉便研究，曾於八月初函告越千侍郎^④代爲稟知，諒蒙鑒察。

逮東渡後晤見彼國大財政家松方侯，細談明治財政改革之初，甚多魔障。其金本位雖係明治二十八年得我償金始能開鑄，而其模範重量早已仿照美國預爲規定。故觀其紙幣及所定之銀幣，自一元以至半元、二錢、一錢等銀銅各幣，皆屬一線貫通，無不爲金本位預留地步。……日本銀行及造幣局，與該總裁詳細面談，彼皆自親其事，議論俱從閱歷中來，故皆親切有味。正擬彙集所長，條陳天聽，八月二十七日即見唐侍郎^⑤奏請實行商約各款，速行一兩幣制一摺。九月十一日即奉諭旨：大銀幣一枚計重庫平一兩，又多鑄庫平五錢重之銀幣，以便行用。又接政務處咨送原奏，內稱：度支部前年奏准試鑄七錢二分銀幣，意取順民所習，輕而易舉，以議劃一幣制，向來習用之兩錢分釐，勢難改廢，自以庫平一兩較爲合宜等因。及唐侍郎到東京，面稱：庫平一兩，樞、部爭之不決，經我一提乃始決斷。此次奉命考察各國財政，必可借數萬萬鉅款，回國後將財政一手改良。驟聞其言，似已確有把握。

① 林中丞，林紹年。

② 南皮，張之洞。

③ 楊蓮帥，楊士驥。

④ 越千侍郎，紹英。

⑤ 唐侍郎，唐紹儀。

宣懷生平未嘗親歷歐美，僅此次東游一觀大略，竊見該國地狹民貧，所賴以存者，財政辦理得法耳。松方侯自言財政之所以得法者，全賴幣制辦到劃一，全國信用，先難後易，故能如此。……鈞指謂幣制一事卽一年亦難成就，鄙見以爲籌議固不可宕延，研究亦不宜造次。一朝定議，總期千秋不改。至如政務處原奏，舊日各省元寶銀錠，各外國銀元，暨各省所鑄七錢二分大元，以及各項小元，暫聽行用民間。從前官局所鑄大元，勿庸收回，但漲落聽之市價，視爲一種生貨等語。似此部鑄庫平一兩，僅可代各省元寶銀錠爲上庫之物，而各省商民仍必以向之大小銀元行用爲便。且恐官局停鑄七錢二分，轉使外國銀元浸灌愈多。至庫平一兩究竟定易銅元若干，原奏既未明有兌換紙幣，究以何者爲準；將來進於用金，究以何重量爲宜，原奏亦所未及。揣原奏用意，似明知劃一斷做不到，未敢以萬行不通之事，強迫商民。然不劃一何能兌換紙幣，不劃一何能進於用金？卽辦理十年亦難見效，誠如手諭所言，一錯到底。甚至謂部中辦理不善，有意敗壞，局外悠悠之口，勢所必然。就使明於事理者不致謾答於部中，而國與民之受虧，何可勝計！且恐此次奉旨鑄造之庫平銀元，皆在廢棄重鑄之列，雖日崇國體便民生，非如市儈之徒操奇贏而逐什一，毀棄重鑄費可勿惜，惟回頭認錯又過數年。現值朝廷整飭百端，惟日不足，若不先將幣制劃一，兼綜籌劃，誠恐立憲八年期內，財政難有起色。立憲以後，須在民間索討鉅線，若不預先籌定勒爲成規，將來辦理更多掣肘。故伊藤謂財政與憲政大有關係，各國皆然，而中國尤爲緊要，誠哉是言也。

近日報載，鈞部請將重鑄七錢二分再交會議，樞府以庫平一兩已定之局，毋庸再議。似此堅執，雖千萬人皆知其不能行，而亦無可著手矣。竊謂此時直請改鑄，項城^①雖去，南皮、定興^②猶必起而爭之，

① 項城，袁世凱。

② 定興，鹿傳霖。

督撫中亦尚有執此議者。惟有設法大處落墨，清機徐引，撇開重量，但請擴充中央銀行通行全國紙幣，預備進位金元，請旨飭部會議。並聲明通行紙幣，必須先將銀銅鎳各幣釐定劃一價值，將元寶銀錠及中國已鑄大小銀元及外國銀元如何銷滅之法，應即仿照日本，於部中設立調查局，逐步研究實行。如此措詞，不至顯背定章，或尚易於動聽。又因注重辦法不嫌周密，故略於正摺，詳於清畢。倘得旨交部核議，鈞處便有藉手。

聞天津所造之庫平銀元，部已提至京城，發飭市上能否通用，或仍須更換京平銀票及七錢二分之銀元，方能買賣，部中亦可查明發奏。宣懷去年過鄂，據局中人云：南皮初鑄庫平一兩之銀元四十萬元，以廿萬咨送湘省，即行退回，鄂省除發過一個月薪水之外，皆以不用繳還而止。此事兩湖南北人人知之，豈能爲賢者諱乎。不得已於另片中，將南皮從前原奏七錢二分舊案摘要附陳，雖竭力爲之脫卸，然亦必中伎忌。

〔度支部尚書載澤摺——設幣制調查局並暫鑄七錢二分銀元，宣統元年四月初六日〕宣統元年閏二月初五日軍機大臣欽奉諭旨：會議政務處奏，遵議幣制重要，宜策萬全，請飭部設局調查一摺，著依議。……

臣等伏查本年正月十四日臣部具奏，幣制重要，宜策萬全一摺，當以新定銀幣成色分兩，於鑄造、推行、劃一三端，尚多窒礙，奏請再行妥議。茲據議覆，臣部遵即設立幣制調查局，遴派人員妥籌開辦。其各省調查即由清理財政正副監理官就近詳悉查考，報部備核。……

惟是開局伊始，幣制尚待調查，而民生日用所需不可一日無易中之品。光緒三十三年三月臣部奏請試鑄銀元，原以銅幣充斥，必須有銀幣以相權，因勢利導取便流通。茲於調查幣制之時，爲暫濟民用之計，可否仍照前奏試鑄通用銀幣，成色分兩一如其舊，作爲暫時通用

之幣。如蒙俞允，臣部即將此項通用銀幣飭廠鑄造。

本日奉旨：依議。

〔郵傳部右侍郎盛宣懷摺——建議由中央銀行統一幣制並擬定劃一幣制辦法，宣統元年閏二月十二日〕竊臣於前年奉召入都，仰蒙垂詢幣制，諭令詳晰條陳。其時匆遽出京，未及覆奏。出京後遍詢官商，兼究學理，參以經驗，益恍然於幣制欲求劃一，非專用圓法不可，欲專用圓法，非確定十進位不可。現在金價比銀價太高，礙於國外財政，銅元又比銀元太低，更礙於國內財政。既不能操切圖功，亦斷難游移不定。臣去秋奏明赴日本就醫，便道考察廠礦。得晤伊藤博文、松方正義、桂太郎及日本銀行正副總裁松尾臣善、高橋是清、造幣局長長谷川爲治等，研求幣政。伊藤謂立憲必先清釐財政，並將明治創立憲法大端告臣。松方謂財政必先整齊幣制，並將明治改良國幣辦法告臣。及臣往視日本銀行，則松尾、高橋語臣以開辦銀行宗旨。又往視造幣局，則長谷川語臣以擴充造幣通計。大抵日本集各國成法，參酌本國情形，運用新機，彙成幣制。其要在銀行與幣局聯絡一氣，綜攬全綱，乃如一串散珠，有所歸束。查日本地狹民貧，而上年國入增至六萬一千萬金之鉅，海陸軍得以畢舉。其收效之處，全在理財得其要領。我中國地大物博，而歲入不過一萬萬，民猶以爲困。倘能參酌其理財之法，盡力於農礦工商，不必過於苛刻，富強可立而待。此其千端萬緒，非一朝夕所能盡言也。夫齊其末必先揣其本，中央銀行實發行國幣根本之地也。不有中央銀行，何以備悉商情，操縱國幣。從前我國所造龍元未足抵制墨銀，繼造銅元轉以加增民困，皆官自爲之，與商民隔膜，則不歸銀行管理之病也。日本初改幣制，亦多掣肘，及松方正義采取德、比二國良法，創立日本銀行，又復討求本國利病，每頒一制，必先調查，各抒所見，擇要而行，故能毫無扞格。蓋欲使全國通行永遠不改，亦非數行詔令所能強致也。

臣東游爲時甚暫，然於銀行、幣制兩端頗爲加意，並攜回書籍，研

究數月，撮其大要，益覺使民信用，必當有中央操縱之權，方能收四海翕從之效。不揣冒昧，謹擬幣制各種辦法成式，及劃一幣制統歸銀行辦理條議清單二件，又各督撫臣幣制奏議摘要彙錄清單一件，恭呈御覽。可否仰祈飭下度支部會同政務處、資政院再行籌議。如蒙俯采芻蕘，議有端緒，即由度支部暫設調查局，知會各衙門、各學會分遞意見書，一面電知督撫，派令各該處商會公舉熟悉商情員董剋期赴局集議，不厭求詳。若再延聘東西洋有閱歷之財政員各一員，以備顧問，更有實在考證。總期興利除弊，一定不移，詔令所頒，永無反汗。夫而後幣制剋日定斷，財政次第推行，非特於立憲大有裨助，即海陸軍亦不難籌款舉辦矣。

再，清釐財政固須集諸國所長，尤宜以一國為模範。除此次覓得《明治財政全史》在滬設局趕緊繙譯，一俟成書，另行進呈外，所有《日本幣制改革始末概要》、《日本銀行條列定款》、《造幣局規則》，以及各國現行金銀銅幣式樣，敬謹裝成一匣，先行咨送度支部藉備查考。

硃批：度支部知道，單三件、片一件併發。欽此。〔盛宣懷：《愚齋存稿》卷14，葉31—33。〕

〔附清單〕 謹將比擬各種幣制模範，及預備金幣辦法，通行紙幣成式，詳晰臚陳，恭呈御覽。

謹擬兌換紙幣凡四等：

一曰一元 擬上書大清銀行兌換券，居中文曰一元，鑄以人物花紋，刊明宣統某年製造，排列號數。

二曰五元 擬上書大清銀行兌換券，居中文曰五元，餘同前。

三曰十元 擬上書大清銀行兌換券，居中文曰十元，餘同前

四曰百元 擬上書大清銀行兌換券，居中文曰百元，餘同前。

以上紙幣統由印刷局一處製造，大清銀行一處發用，不准第二處分辦。各省官錢局、官商各銀行、大小各錢鋪均限期將舊票一概收銷，不得另出紙幣，只准向大清銀行領用。凡持此券到大清銀行兌換

者，一律付給新制銀幣，將來金幣製成，亦用此券兌換，金幣並無另式。

開辦之初，無論官民持真幣赴大清銀行兌換紙幣，其真貨皆須如數儲存銀行庫內；一年之後再議章程，仿照外國或儲存真貨三分之二或五分之三，餘皆有證券可抵本銀行所發紙幣若干數。所存真幣及證券各若干數，按旬刊布，按月查驗，俾衆周知，以昭信實。

謹擬預定金幣凡三等：

一曰二十元 擬一面居中文曰二十元，一面中鑄花紋，邊書宣統某年。

二曰十元 擬一面居中文曰十元，一面花紋與二十元者同。

三曰五元 擬一面居中文曰五元，一面花紋與十元者同。

以上金幣三種，目前雖無多金，似可預定式樣。日本值二十元者計重量庫平四錢四分六釐，值十元者計重量二錢二分三釐，值五元者計重量一錢一分一釐，皆純金九百分參和銅一百分。其初鑄時與美國金元重量相彷彿，嗣因金值倍貴，即以五元抵作十元用，十元抵作二十元用，仍便交易。從前用金銀複本位有一元金幣，計重量四分四厘，若再減半二分二釐，質太輕薄，故只有三等。

查日本金幣與各國本位貨幣換算表開列，換英之金鎊計九元七十六錢三釐，換德之馬克計四十七錢八釐，換美之達拉計二元六釐，換法之佛郎計三十八錢七釐。皆以純分與純分比較，不以市價爲據。如中國有金幣，則亦自能與各國銀行定一比較純分之價值，不致因高下受虧。

赫德在精琪未到中國之前，與臣面議，即有中國不必定金本位，而不可不定以金兌銀價值之議。其意由國家銀行派人駐紮通商之國，持本行鈔票，凡彼來華貿易之商，准照定價以金一鎊易銀票八兩，以備到華應用。各商既便取攜，又省匯兌，當必樂從，而我在彼國所得金鎊，即可存爲還債之用。此舉似可由中國自定，不必商之於人等

語。所慮有時外國銀行經手不止八兩，彼仍匯兌，若有時不及八兩，則我仍吃虧。或又謂國家銀行可出金票，商民人等可持新銀幣換取金票，帶赴外國便於取金購買洋貨。此金票外國人亦可帶到中國，便於收銀購買華貨。向來外國銀行發給匯兌金票，必取規費，如由我國國家銀行匯兌，亦應照取規費，各洋行知此項國幣可到國家銀行立換匯兌金票，必更信用無疑。惟發給金票匯兌，各國繁盛商埠，如倫敦、巴黎、紐約、橫濱等處，必先在此埠銀行存儲金款以備應付。故金幣不必存於本國，應存於外國，而所存外國之金幣，並不必有本國自鑄之金幣運往，只須有外國之金幣劃抵。聞日本借外國金債，存於外國，以備本國匯兌之用。本國金幣與外國金幣既有一定比較之價值，並有一定匯兌之規費，自可悉除外國銀行抑勒虧損之弊。此事須待中國銀行開到外埠，方能相機辦理，未能一蹴幾也。

國內應付國外之金幣，還洋債也，買洋貨也；國外持我匯兌之金幣，易我國內交易之銀幣，納關稅也，買土貨也。精琪條議將銀幣金價比銀質本價抬高二成，譬如市面金價須四十換，以銀價高抬只將三十二兩之銀幣作金一兩。係因近來金價漲落無定，若不抬高，恐國家試鑄之金元轉瞬盡入他國。故欲立匯兌之金幣，即不能無金幣之價值，欲定匯兌金幣之價值，即不能無真實金元之重量，欲定真實金元之重量，即不能無金元與銀元交換之等差。日本未改金本位之先，早定金元之重量，蓋有相維相繫者焉。否則金幣銀幣不能羅全局於胸中，竊恐朝三暮四，未有不貽後悔者已。

謹擬銀幣凡五等，內主幣二等、輔幣三等：

一曰一元 是目前之本位也。擬陽面居中書大清銀幣四字，邊鑄宣統元年造，換銅元一百枚，並仿日幣用英文注明九成純銀數目。陰面居中書一元二字，環繪雙龍。

二曰一元半 是目前之複本位也。擬陽面居中書大清銀幣四字，邊鑄宣統元年造，庫平一兩，換銅元一百五十枚。陰面居中書一元

半，環繪雙龍。

三曰五角或稱半元 擬陽面居中書大清銀幣四字，邊鑄宣統元年造，紫銅元五十枚。陰面居中書五角，或書半元，環繪雙龍。

四曰二角 擬陽面居中書大清銀幣四字，邊鑄宣統元年造，換銅元二十枚。陰面居中書二角，環繪雙龍。

五曰一角 擬陽面居中書大清銀幣四字，邊鑄宣統元年造，換銅元十枚。陰面居中書一角，環繪雙龍。

一元之銀幣爲全國日常所信用，其流行之通塞，實爲財政全局所關繫，上與匯兌金幣隱隱吻合，下與補助銀銅幣層層貫通。舊則須爲國內之元寶銀錠及國外之墨銀作替引，新則須爲兌換紙幣作真貨。故必須斟酌盡善，以冀其不脛而走，一成而不再變，乃爲妥善。自廣東、湖北開鑄龍元以來，論圖法者皆欲廢去元寶銀錠，一律爲元矣。只因龍元起而商民仍不能廢棄墨元，遂不免歸咎於龍元重量與墨元等，故相敵而不能制勝，於是仍主一兩，且主足色，冀可取勝墨元。乃遍詢熟於會計者，皆曰是使墨銀更勝之道也。從前龍元之不能制勝，非龍元之咎也，因龍元上面書明庫平七錢二分，仍不能劃一定價，又書明某省製造，復不能通行於他省。然猶能與墨元並用者，尙幸其重量相等耳。若數年之前，湖北、天津試鑄之大於此者僅數十萬元，本省商民且不能用，遑論其他。詢諸日本何以從前開鑄一元亦照墨銀重量，豈不貽雷同沿襲之譏乎？答曰：各國銀元輕重雖小有異同，然總不過七錢上下，以民間攜用不喜重且大也。國內業已慣用墨元，今所造官幣質量適與慣用者相符，加以詔令條告，用以完糧納稅，並有劃一定價，遷地不改，踰年亦不改，習慣既便，信用自堅，揆諸人情順而且易，故不數年而墨元盡矣。國幣雖專供本國之用，然使其鄰近通商之國相同，則以元易元亦無虧損，此尤便者也。將來庫平足色一兩重之主幣，如各省各埠市面不甚通利，或須另議辦法，其惟論元不論兩乎。論元不論兩，則主幣仍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三日上諭：各省所鑄銀

元，惟廣東、湖北兩省成色較準，沿江沿海均已通行，應即多籌銀款源源鑄造，即應解京餉亦准酌量撥銀，成色仍以每元庫平七錢二分爲準，並兼鑄小銀元，以便民用，使收發一律，毫無畸重畸輕，自可逐漸暢行等因。欽此。伏查廣東、湖北，皆爲大學士張之洞督粵、鄂時所創造，其時劉坤一、張之洞、陶模覆奏，皆以七錢二分圖法爲然。今考查各國幣制實非專用圖法不能劃一。前經各省仿鑄龍元，實在已能通行，但宜刪去某省造字樣，蓋以大清國爲界，即不應再以省會爲界，使民間各分畛域也。又宜刪去庫平七錢二分字樣，蓋既以元計，即不應再以輕重計，使民間仍用戥平也。如果準以圖法劃一幣制，北京及通商通輪船通鐵路邊界各處，已經通用龍元及墨元、俄元、法元之處無不宜矣。其或內地數省，以及鄉曲耆舊，尙有以用元不及用兩爲宜者，擬請兼造一兩銀幣，仍可與一元配合，互相爲用，方不礙於通行各幣。查庫平一兩正合主幣一元半，即當命曰一元半。漢文帝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故不嫌其俗。查一元應有純銀六錢四分八釐，再加半元應有純銀三錢二分四釐，共有純銀九錢七分二釐，即與江蘇各省通用之九七寶無異；再攪入銅質一錢八釐，其重量爲庫平一兩零八分，適與主幣成色相符，可使市面交換一無參差。所有需用庫平計兩之處，即可用此一元半之銀元，可元可兩，可合可分，專列一等，尤屬兩便。目前未用金元，即可謂之複本位，如日本紙幣通國信用，併此一元主幣亦以停鑄，因滿一元者皆用紙幣矣。此亦未可輕造之階梯也。

五角、二角、一角，皆稱補助幣。其重量自必照一元遞降等差，其純質亦必照一元稍爲輕減。但粵、鄂等省向鑄小元，悉聽市面減價，一大元每換十一二小元不等，故其制不能劃一，而外國小元純質不及，即重量亦不及。譬如日本之五十錢補助幣，其重量不及一元之半，且後造之五十錢尤輕於前造之五十錢，而民間仍照五十錢通用，新舊一樣看待。無他，信用而已。蓋國與民苟能上下相孚以信，當不在重量純質之高低，然國幣開辦之初，必不可絲毫訛錯。重一元之半即命曰

五角，重一元十分之二即命曰二角，重一元十分之一即命曰一角。中國向來所造標明庫平三錢六分、一錢四分、七分二釐，日本所造標明五十錢、二十錢、十錢，皆恐與舊時所稱兩錢分釐相混。按中國勾股法本來有圓有角，《史記》及《太玄經》均言破觚爲圓，觚方也棧也，其字從角，方棧皆有角；《漢書·律歷志》註六，觚六角也，是則正而一之則成圓，析而分之則成角。與其另錫嘉名，不如直稱曰角，庶從宜從俗，婦孺皆知。

謹擬補助白銅幣凡一等 泰西化學家名之曰鎳

一曰半角 擬陽面居中書半角，邊鑄大清宣統元年，及洋文五十字樣。陰面居中書五十文，邊書以二十枚換銀一元，並鑄小雙龍。

原鑄最小銀元重庫平三分六釐五毫者，即是半角，此錢太小，不便取攜，外國德、奧、比、法、意、瑞皆有白銅幣一二種，介乎銀銅之間。日本即名曰五錢，以一元兌換二十枚，重庫平一錢四分，其成分鎳二百五十分，和以青銅七百五十分，色澤光緻，與銀彷彿，其質堅硬，故字宜少，花紋宜麤，民間最爲適用，歷久不致磨損，各國以此白銅幣爲利益尤大者。《明治財政史》載，人口五百萬得純利二百萬，人口五千萬得純利二千萬，以吾國人口計之，其利大矣。要在發行不可過多。

謹擬補助青銅幣凡五等：

一曰二十文銅元 陽面擬居中書宣統銅幣，邊畫雙龍。陰面擬居中書二十文，邊書五十枚換銀一元。

二曰十文銅元 陽面擬居中書宣統銅幣，邊畫雙龍。陰面擬居中書十文，邊書一百枚換銀一元。

三曰五文銅元 陽面擬居中書宣統銅幣，邊畫雙龍。陰面擬居中書五文，邊書二百枚換銀一元。

四曰二文銅元 舊日一文制錢，因銅價日貴，私燬殆盡，不能不設法保全。從前日本寬永銅錢有較大一種即當爲二。擬援照其法，凡舊制錢如輪廓比較現用當五錢不致過小者，或制錢一千文其重

在六斤以上者，皆准作為制錢二文；其輪廓比較當五小者，或以一千文過稱重在六斤以下者，仍作為制錢一文，或竟銷燬，以免相混。

五曰一文銅元 陽面擬書宣統一文。陰面擬書以千文換一元。中鑿圓孔，以便貫串，不致拋散。

當十錢始於唐乾元時，而宋徽宗則親書崇寧當十錢。本朝軍興時始仿鑄當十錢，厥後僅能當二。今鑄銅元亦稱當十，而實不能值。夫所謂當者，已明乎其不值矣。似不若命曰十文，毋庸命為當十。漢時造銀幣為白金三品，一值三千其文龍；二值五百其文馬；三值三百其文龜。此錢之稱文由來久矣。若使銅元稱為十文、五文、二文、一文，民間更無不知之。

十文銅元、五文銅元獲利已屬過多，況私鑄充斥，多摻雜質，更不美觀，以致銅元價值愈趨愈下。龍元墨元每枚兌換銅元一千二三百文，各處價目雖有上下，要皆不止千文之數，官商受虧甚鉅，部章因是飭令停鑄。然官鑄停而私鑄不停，市面仍形擁擠，尚幸私鑄銅質之雜壞，龍紋之磨糊，一目了然。今既定以十進位，則新銀幣一元只能換銅幣百元，恐更不值。查日本以銀幣一元換十小角，以銀幣一角換十銅元，功令所頒，絕無不值之嫌。中國若援照辦理，一元之銀幣為法貨無限制，五角以內之銀幣以五元為限制，凡出入在五元以內者，准其全用或搭用此五角以內之銀幣，不准拒而不納，則明乎五元以上不能強用矣。半角以內之白銅幣青銅幣以一元為限制，凡出入在一元以內者，准其全用或搭用此半角以內之銅幣，不准拒而不納，則明乎一元以上不能強用矣。今於各等銀幣之上書明換銅元若干枚，又於各等銅幣之上書明以若干枚換銀一元，則畫一明白，童叟無可欺瞞，市儈無可高下，各省官民照律收用，上下不能參差，並責成各處關卡警察查禁私鑄。一面責成造幣局將新銅幣成色加意認真，以日本銅元之重量成分為模範，必無不能信用之理。

所有私鑄銅元重量成分不足者，其兩面龍紋字跡皆不清楚，因其私鑄多用手機，壓力不重故字跡不清，此等錢名爲當十不及一文之老制錢，若留於市面，魚目混珠，爲害甚大，自應設局按照銅價收銷重鑄。

若欲以公道收民間永遠信用之效，所定十進位當以新銀幣與新銅幣作準則。其舊銀幣及舊銅幣一概收回重鑄，用示一律。議者曰：從前鑄幣之大利，本係取之商民而歸諸官，今若重鑄，是取之官而還諸商民，官必曰所獲之利除中飽外，已用罄矣，官不能吃此大虧。答曰：可不必賠還也。今而後重鑄之銅元利益仍多，只須將重鑄之利益津貼火耗，官勿再取，便可陸續變成精美銅幣矣。官或曰：新銅幣銅質既好，工耗重費，焉得不賠？答曰：若使銅元不能整齊，則十進位不能行，銅元恐難再鑄，利於何有？如十進位可行，則新銅幣百枚即可易新銀幣一元，成色比前略好，價值比前大增，造幣局仍有利益。舊銅幣現換一百三十枚，以三十枚補成色賠工耗，必可有盈無絀。

二文制錢即以制錢中之較重者爲當二，係照日本改良幣制之初，將寬永銅錢之大者作二文使用。論其重量過於十文銅元十分之二，論其輪廓與五文銅元不相上下，若錢鋪中躉買當可與重量每千枚在六斤以上者比例足值新銀幣二元，若買賣場零用當可與輪廓比照五文銅元不致減小者比例，每五枚足值新銅幣一枚。與其另鑄二文之銅元，莫如以制錢遞升，庶可使制錢列入補助品之內，不致全行廢棄。現在東南各省制錢已將盡燬，西北各省以及窮鄉僻壤尚有儲藏，再遲必盡行被燬矣。

一文新鑄無孔小錢，居家不便藏儲，市面難於攜取。初聞造幣局因鑿方孔費工，是以部鑄一文錢無孔爲宜。現欲與舊制錢並行不悖，仍當以有孔爲宜，如比國白銅元中有圓孔便於貫串，香港曾鑄一釐錢亦有圓孔，蓋圓孔非比方孔，且體小質薄，機器鑿之甚易耳。〔同上，葉 65--76。〕

〔又片，宣統元年閏二月十二日〕再，內地通用銀元之處日多，而

近年墨銀進口漸少，推其所以然，皆大學士張之洞督粵時創造龍元，及督鄂後創行一元紙幣之明效大驗也。光緒二十七年五月，臣奉行在政務處電諭，與江、粵、鄂三督臣同議銀幣辦法，督臣劉坤一、張之洞、陶模均主七錢二分，會同奏覆。是年七月十三日奉諭旨：鑄造銀元仍以每元庫平七錢二分爲準，並兼鑄小銀元，以便民用，務使收發一律，毫無畸重畸輕，自可逐漸暢行等因。欽此。其時臣尙主兼用衡法，故未列銜。張之洞雖許臣說爲整齊適用，未嘗無見，第以龍元改鑄一兩，恐難抵制墨銀，轉使洋元銷暢，獨擅其利。逮三十年由京、津回鄂，從北洋之議，試鑄庫平一兩銀元數十萬，分給湖南，退還未用，湖北本省除發委員薪水外，均未行用，旋即停鑄，仍鑄七錢二分。天津所鑄一兩，亦難通行。北洋復創爲一兩足色之議，意欲以十成足色抵制九成洋元。督臣錫良、趙爾巽、張人駿等奏內皆有駁論。臣近來往來各省，察看輿情，並與歐美財政家、計學家再四研求，始悟圖法與衡法斷難兼用，遂不敢回護前言，亦不敢調停兩可。上年二三月間，兩次面奉懿旨，條陳幣政，臣尙無真知灼見，未便輕率敷陳。又從張之洞迭次討論，窮究源委。張之洞但以七錢二分不能徧行於西北，又以銀銅元相遞定價，商民未必樂從爲慮。旋讀政務處奏覆唐紹儀速定幣制一摺，內稱舊日各省元寶銀錠，各外國銀元，暨各省所鑄七錢二分大元，以及各項小元，暫聽民間行用，從前官局所鑄大元，勿庸收回，但漲落聽之市價，視爲一種生貨等語。可見老成持重之謀，仍寓有因時變通之用，目前所定一兩及五錢各種新幣，與舊幣同時行用，固已斟酌盡善。萬一外省尙有窒滯難行，則臣今所擬兼鑄一元半銀幣，計其重量適合九七庫平實銀一兩，凡西北各省以及內地應用一兩庫平之處，皆可合用，並得與七錢二分主幣及各輔幣相遞兌換，似屬一舉兩便。如果貴成大清銀行與造幣局互相聯絡，隨時調查各處市面盈虛消息，以收操縱之權，庶從前所顧慮者均可釋然矣。惟是幣制既歸畫一，無論元寶銀錠及外國銀元，皆當視作生銀，設法陸續收回改

鑄，方足免紛歧而一觀聽。

總之，辦理新政能強必先能富，整齊圖法善創尤貴善因，所有臣前摺未盡各緣由，謹再冒昧附陳。

〔《東方雜誌》，卷8，期8，宣統元年七月。〕

〔山東巡撫孫寶琦摺——詳解幣制三疑二誤並酌擬單數本位及平色法價等差，宣統二年三月初五日〕竊爲釐定幣制，關係全國財政。比年中外臣工研究幣制劃一之策，本位用銀，僉同無異，而平色法價，猶待詳細審定，以歸至當。臣嘗求其遲迴審慎之故，以爲事實上之疑問有三，而根本上之疑問有二。非先洞澈此五端，則顧慮多而實行難，延宕既久，積弊更深，補救愈晚。不揣冒昧，謹就管見所及，分別言釋，敬爲我皇上陳之：

一議抵制外幣而生疑問也。有謂龍元與墨幣相等，故可依傍而行，若與歧異，轉使墨幣暢銷，故宜籌同等之幣以抵之。有謂不能抵制外幣，正由平色相若，中國向以兩錢分釐計數，仍應不廢兩數，而特變重量，加足成以勝之。臣查各國幣制，有專約聯盟之外，並不從同。現在侵灌各省之外幣，非僅墨幣一種，平色價值各殊，抵不勝抵，但求依傍而行，恐擎縱之權仍不在我。十成足色之幣，各國所未見，日本銀幣僅淨銀八成，不聞以此而敗於外幣。竊思抵制有二說，將爲抵制價值歟？各國國際交兌有一定比例，不以市價高下而受虧折，且銀幣恆隨金幣爲漲落，皆論金幣之純否，不論銀幣之平色，中國不用金本位，終無價值相抵之一日。故整理幣制雖暫主用銀，而必預爲用金之地，此非歲月之間所能幾及者也。將爲抵制輸入歟？各國法令，非本國銀幣，公私不得通行。凡銀行存儲外國金幣，計淨金分兩而不計枚，並須於分兩中扣除鑄費，乃能抵公私存款及紙幣兌換預備金之數。若外國銀幣直無所用之，以法價比例不同，既不便於市場，而國際交兌，用金不用銀幣也。欲排除外幣，當問國幣信用若何，果能維持法價，公私交付無私毫阻隔，則一國出入悉以國幣爲主，外幣非所必需，不禁自

止。是抵制外幣，一在本位同等，一在法價堅定。無論爲一兩、爲七錢二分，或別定平色，皆與外幣全無關係，竟置不同可矣。

一議因革習慣而生疑問也。現鑄龍元，習用雖久，然進出口貨向論鎊價，而交付則折合市銀。銀行、票號、錢莊營業之最關錢幣者也，其資本皆以銀計，至官府出納則從不以元爲主，間或搭用，仍展轉折算，以歸庫平分量。是現鑄龍元，始終與生銀並行，與外幣雜用，未能獨立爲唯一易中之品。而其所謂習慣者，復各地參差不齊。當其成爲習慣之初，莫非爲趨便利而起，設更有便利於此者，則習慣立移。今不求其所以爲便且利者，而但日因習慣，必謂因習慣以立法，用力倍省，收效倍易也。乃以臣視之，則無論爲因爲革，而其辦法次第，一一相同。何也？凡行新幣，其處置舊幣惟有兩法：曰收廢改鑄，曰定價平行。改鑄非期月之間所能畢事，則必先聽並行，而後逐漸收廢，以歸劃一，兩法又實指一事。今各省龍元重量雖同，而銀色市價互異，欲就習慣，只能取一省爲準，其銀色不同者，終必改鑄無疑也。龍元皆明鑄省分重量，既失統一，更違圖法計枚不計重之本義。今鑄新幣，豈宜更蹈此失，則新舊平色卽同，而形式顯易，爲劃一計，亦終必出於改鑄無疑也。就官府出納言之，用七錢二分，固必舉一國則例改訂以從幣制，卽用一兩，而向之徵銀一兩者，平色火耗各省不同，而折錢合價更多弊混。官役支薪，軍營支餉，並非盡準庫平。改行新幣，其必釐正舊章，以清積弊，又無疑也。然則用兩，用七錢二分，或別定平色，皆須明定法令，方能通行。夫均之求劃一而已，固當擇其便且利者而爲之，又何必拘牽習慣也。

一議籌補鑄費而生疑問也。中國需幣甚多，國款歲入有限，新幣必積有成數，乃能照章開辦，則難在鑄本。生銀向無足色，舊幣流布已廣，新鑄改鑄皆須貼毫，則難在鑄虧。臣以爲皆不足慮也。中國向無統計，需幣究應幾何，僅出懸擬。今開辦之初，斷不可於期月之間發行鉅額新幣。蓋浮於所需則幣價溢，不及所需則市面荒。不如隨

鑄隨發行之，以漸得徐察供求之緩急以時消息之，則勢舒而費省。其費所自出，先就國家公款，預計部庫及沿江沿海各省常存款項，以分配天津、廣東、江寧、湖北四局，每日盡力鼓鑄，可成七百萬枚。而交通甚便，近者往來不出十日程，但令此款能停頓十日半月，則新幣已成，可代銀支發，苟周轉得宜，爲數不少。次則購銀鑄元餘利。從前不廢銀塊，故所鑄無多，劃一以後，銀塊無用，則必全行投鑄。然開辦之初，亦必須外購生銀，方能周轉，購銀鑄幣自有利益。次則發行紙幣餘利。此項紙幣一準新幣單數本位，其額以前項所估能停頓之款爲限，專供銀與幣之周轉，而通公款不能停頓之緩急，其票息亦專供維持幣制之用。此三者猶不給，則借短期國債以補之，再照債額加發紙幣，即以債款鑄幣抵兌，而收票息以償債息，計必有餘。此項債款，本非以供消費，則撥還有著，斷不至滋流弊。合以上四款，鑄本雄厚矣。若鑄虧則統全局以計之，未有不能彌補者。特鼓鑄之初，決非取利之時，及新幣以次發行，法價定而信用堅，新幣與舊幣生銀之間，自有貴賤之別。從來法幣價值未有不高過雜幣與淨銀者，即以龍元而論，淨銀只六錢四分有奇，而價常七錢上下，甚或至七錢二分以上，此猶未有完全法令，不足爲法幣，而比價若此。故各省以銀鑄幣，從不聞有虧折，但不可視爲營業投機之事。蓋大利在國與民之隱於無形，不在貪一時之鑄利也。

以上三事，皆今日調查幣制應有之疑，一經解決，當可洞澈。若其義有類似，而誤會更易、索解轉難者，則根本上之疑問，尙有二端：

一則斟酌足成、減成而生疑問也。各國幣制，皆以法令明布各品幣之淨質幾何，雜質幾何，重量幾何，故但有淨重體重之分，並無足成減成之別，有之自我龍元誤鑄七錢二分之文而來也。於是內加、外加，成一疑問。鑄幣一兩而內加銅質，其淨不足一兩也，則名與實不相符；鑄幣一兩而外加銅質，其重量不止一兩也，則文與重不相符。不知加銅以堅幣質，不以冒銀價，然供求相需至急，銀銅竟有等價之時，

故幣與生銀市價有高過其體重者，而兩品幣之法價比例，則質貴之幣必依淨重，質賤之幣或依淨重，或依體重，或斟酌兩重之間以定之，要取色高不增鑄虧，色低不損幣值，而整齊全在法價，維持全在信用。故現在金銀市價，遠過各國定本位之初，而法價如故。其銀幣少者加銅一成以內；多者至二成，而信用相同。私燬私鑄從生質之貴錢而起，不從成色之高下而生，則又防制在法令而操縱在銀行矣。

一則較量權法圖法而生疑問也。用銀計重，用幣計枚，其爲持籌立算，兩者相同，而銀之標準在權，故必倚權以並行，幣之標準在枚，故能舍權在獨立。然自用幣言之，必與權法相離，法價有一定、標準無兩歧也。而自鑄幣言之，又必與權法相準，分兩之名可廢，輕重之實難欺也。中國之半兩、五銖，歐洲之馬克、佛郎、古倫，其始皆準權鑄幣，即重如其名，而其後皆與權法相歧，求其相歧之故，必從法弊而來。及其從事整頓劃一，則或革之使復舊權而民便，或因之定爲幣重而民便，要取便民，不泥計重計枚之成說。在幣制既定之後，權法圖法任其各爲沿革，不相牽涉，而非所語於今日之幣制也。今定幣制不用七錢二分，則就權法分兩而視國民生活程度以爲高下，大至一兩，小至一錢，皆權法也。取權法以齊輕重，而非據權法以爲標準。他日進行金本位，則由銀幣法價以定金幣值，不與權法相謀。若權法必須改定，亦與銀幣無害，今日必借此以明程度之比例，而其標準仍在生活與幣制由計重而計枚，所謂進化公例者，固未嘗相背也。

以上五端，其不足爲劃一平色之障礙，而阻新幣之實行，事理甚明，自無所用其牽顧。臣愚以爲今日改良辦法，對於外，宜預爲用金計，以冀與諸國國際抵兌，此臣所以議虛定單數本位爲金銀轉移遞遭之樞紐者也；對於內，務求與國民生活程度相適，而便於公私簿計立算，此臣所以議用五錢銀幣，而五錢以上不敢堅持者也。謹擬上單數本位幣一等、銀幣四等、鎳幣兩等、銅幣五等，附紙幣兩種，繕具清單，並將其應行重要事宜，分條臚陳。

〔盛宣懷致山東巡撫孫寶琦函——主張廢兩論元，宣統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慕韓仁弟親家大人閣下，奉十二月初十日手書，敬悉一一。鶴雛太史^①晤談兩次，所言德國財政極為詳備。拙議僅以日本幣制為藍本，而日本松方伯告我皆脫胎德國，故鶴雛指教處正如小巫見大巫也。金本位不能急行，必預備首座，方免後來套搭矛盾。銀元重量無關出入，各國有同有異，即同亦不為失體，異亦不為新奇，但求套搭合度而已。昔張、袁^②力持不可與人同，澤公^③駁論甚是，管見以為論元不應再論分量矣。惟銅元目前價甚低，若欲強定十進位，則銀元宜輕不宜重。午橋制軍^④主五錢重，贊虞中丞^⑤主六錢重，皆欲俯就銅元十進位。鄙議擬照美、日重量，因金本位易於套算，於目前銅元價尚難相合。聞度支部尚須待各省監理官調查而後定。公今請以五錢銀質換銅元百枚，適當其值，似可不必說明一兩換二百枚。幣制劃一之後，斷不可再作一兩論，非廢兩不能一律論元，此至要也。鶴雛亦然此說。大疏想是鶴雛手筆，其中尚有晦而未明字句，望再淘刷以成完璧。澤公正在疑慮銀銅價目，得讀大作，諒可豁然。今日財政斷非搜刮所能豐足，姑從幣制入手，農工商相遞而進，一收天地自然之利，再收中外通商之利，雖上下交徵而不為苛。〔《盛宣懷未刊信稿》，頁207。〕

2. 銀本位幣制則例的公佈

〔度支部尚書載澤摺——鑒定幣制擬定則例，宣統二年四月十五日〕竊幣制為經國要圖，條理至為繁賾。自遵旨設局調查以來，臣等督率局員，於古今中外之制度，各省商民之習慣，以及金融消息，物力盈

① 鶴雛太史，施愚。

② 張，張之洞，袁，袁世凱。

③ 澤公，載澤，時任度支部尚書。

④ 午橋制軍，端方，時任兩江總督。

⑤ 贊虞中丞，林紹年，時任河南巡撫。

虛，逐一研求，昕夕討論。現已略有端緒，謹擬舉綱要，爲我皇上縷晰陳之。

貨幣計數，當先定名。中國古制號稱圖法，圖者圓也。現鑄新幣，擬請沿用九府遺法，定名曰圓，於復古之中隱寓象形之義。且幣制與算法相關，考之算術，割圓則得弧角，量角亦析分釐。其圓以下各種輔幣，應請分爲三等，由圓十析則曰角，由角十析則曰分，由分十析則曰釐。一氣相承，層遞而上，斯行用皆以枚計，而秤量之習始除，則名稱之宜先定者此其一。名稱既已制定，而品質尤宜斟酌。中國向例銀銅並用，究其大宗出入，用銀實居多數。現訂幣制，揆之國家財政情形，民間生活程度，自宜暫以銀爲本位。一切官款收放，商民貿易，悉以此爲價格標準。其窮民交易，以及畸零數目，萬不能統用一圓，故又鑄造各種輔幣，以爲補助。庶貴賤相親，大小相權，而法幣永以鞏固，則品質之宜酌定者又其一。品質既分等差，價值因之而起。計算不定，何以相維。查東西各國貨幣條例，除英國外，大率以十進位。中國現行度量，亦不外此法。蓋度之分寸尺丈，量之勺合升斗，皆以十遞進，並無畸零，通行於世，民實便之。方今改定幣制，應仿度量辦法，將圓角分釐計算皆以十進，永爲定價，不得任意低昂。市廛授受，概免折算之煩難，輕重互權，永保相承之等級，則計算之確定者又其一。計算既有定衡，而維持不可無術。查補助貨幣，限制用數，已成各國通例，誠以法律所定之價，與實質所含之價，原非一致，儻漫無限制，勢必充斥市面，主輔莫分，流弊何堪言狀。近年以來，東南各省銅元充斥，致令銀貴錢賤，官民交困，可爲前車之鑒。臣等愚以爲輔幣一端，原以供零星交易之需，並非爲籌款而設。銷路既屬甚隘，來源何可太多。自非鑄造有定程，行使有定數，憑十進之法，終無術以維持。則限制之宜明定者又其一。

謹本此義，釐訂國幣則例二十四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第一條 大清國幣單位定名曰圓。

謹案：單位者，整數起算之位也。單位以下爲小數。

第二條 國幣種類如左：

銀幣四種 一圓 五角 二角五分 一角。

鎳幣一種 五分。

謹案：此項鎳質礦產及鑄造法尙在調查，暫擬緩鑄。

銅幣四種 二分 一分 五釐 一釐。

謹案：一分銅幣與舊日當十銅元容易混淆，暫擬緩鑄。

第三條 一圓爲主幣，五角以下爲輔幣，計算均以十進，一圓分爲十角，一角分爲十分，一分分爲十釐，一切兌換均按此計算。

第四條 銀幣重量成色如左：

一元銀幣 重庫平七錢二分，含純銀九成，計六錢四分八釐。

五角銀幣 重庫平三錢六分，含純銀八成，計二錢八分八釐。

二角五分銀幣 重庫平一錢八分，含純銀八成，計一錢四分四釐。

一角銀幣 重庫平八分六釐四毫，含純銀六成五，計五分六釐一毫六絲。

鎳幣銅幣重量成色，另行增入。

謹案：本則例所稱庫平，係指農工商部會同本部奏定劃一度量衡章程內所稱庫平一兩，合法國衡權三十七格蘭姆又千分之三百零一。

又本條所稱純銀，係指鍊淨之純銀。

第五條 主幣用數無限制，銀輔幣用數每次不得過五圓之值。鎳銅輔幣用數，每次不得過半圓之值。過此限制，受者可以不收。惟向大清銀行及其分行分號代理店兌換之時，不在此限。

謹案：一切整數能以主幣授受者，無論百十千萬，自有主幣可用。輔幣之設，原所以供零星交易及找零之需，故輔幣用數，不得不嚴立限制。但兌換與行用不同，故不在限制之列，所以保輔幣之價值，堅小民之信用也。或慮兌換無限制，銀行所收多係此種輔幣，且不免爲偽造之媒。詎知鑄造有一定限制，則來兌者正自無多，兌換有

一定機關，則偽造者尤易發覺，此層自可無慮。

第六條 一元銀幣一面鑄龍紋，一面鑄大清銀幣一圓字樣。五角以下銀鎳銅幣仿此。

謹案：將來銀鎳銅各幣須另印精圖頒行各省。

第七條 一元銀幣，無論何枚，其重量與法定重量相比之公差，不得逾庫平二釐。其五角以下各種銀幣，無論何枚，不得逾庫平一釐。各種銀幣每一千枚合計之重量與法定重量相比之公差，不得逾萬分之三。

謹案：本條第一段定每枚分計之公差，第二段定千枚合計之公差，分計宜稍寬，合計宜稍嚴。

第八條 各種銀幣無論何枚，其成色與法定成色相比之公差，不得逾千分之三。

謹案：上條定重量之公差，本條定成色之公差。

第九條 一圓銀幣，如因行用磨損，致重量不及七錢一分，及五角以下銀鎳銅幣因行用而磨損顯著者，得照數向造幣廠及大清銀行兌換新幣。

謹案：貨幣行用，不能無磨損，故定七錢一分為磨損限度，逾此限度，即應兌換，以保信用。

第十條 凡毀損之銀鎳銅幣，如查係故意毀損者，不得強人收受。

謹案：上條謂行用磨損，准其兌換，本條謂故意磨損，即不准行使兌換，所以防民間鑿孔蓋戮磨削之弊也。

第十一條 各種輔幣鑄造之數，由度支部酌量情形嚴定限制。

謹案：輔幣行使既有限制，自不得濫為鑄造，以免損壞幣制。

附則

第十二條 大清銀行為國幣兌換機關，凡新舊幣交換事宜，務遴派專員妥慎經理。

謹案：新舊幣交換事務，自係銀行專責。惟銀行業務繁多，自應遴

派專員經理此事，以專責成。

第十三條 新幣發行之際，國幣一元五角准合度支部庫平足銀一兩。

謹案：此條係定新舊交換及折合標準，所稱足銀，係指純銀千分之九八五。

第十四條 新幣發行地方所有從前鑄造之大小銀元，暫准各照市價行用。一面由造幣廠及大清銀行酌照市價逐漸收換改鑄，一面由度支部酌量情形再行明定期限，逾期一律停止行用，造幣廠及大清銀行即照生銀收換。

第十五條 所有各省從前鑄造之銅元、制錢，仍准各按市價行用。由度支部隨時斟酌情形處理。

謹案：十四、十五兩條定處置舊幣方法，其詳細辦法，由度支部斟酌擬定，隨時專案奏明辦理。

第十六條 自本則例奏定日起，限一年內，凡官款出入向例用銀者，一律照各該處原收原支平色數目折合庫平足銀，再合國幣改換計數之名稱。

謹案：劃一幣制，先使簿冊券單等類一律改用國幣計算。匪特於推行幣制收效甚捷，且於預算決算便利諸多。故新幣未經遍布以前，不妨將舊幣名稱限期一律改爲新幣名目。如向以兩計者，改以圓計，且照十三條折合之法，並不煩瑣。故限期一年，不爲過促。如慮新幣一時不敷使用，則改換名稱以後仍可暫以生銀及舊幣按照原收原支平色數目折合庫平足銀，再合國幣使用，似亦無所滯礙。

第十七條 自本則例奏定後，限一年內，凡官款出入向例用制錢或用銀而折制錢者，一律照本則例奏定日各該處市價，將制錢數目折合庫平足銀，再合國幣，改換計數之名稱。其向用銀元或他項錢文者，準照前項辦理。

謹案：此條改換計算名稱，亦係先改簿冊券單上之名稱，而必以奏定日之市價爲準者，所以絕市價之抑揚，免折算之爭論也。其辦

法，由部先期電飭各省將各府廳州縣之各項銀錢市價調查報部，列表頒行各處。

第十八條 凡關稅及電、郵、輪、路各種款目，自本則例奏定後，限一年內由本管各衙門按照原收原支平色數目折合庫平足銀，再合國幣，奏明改換計數之名稱。

謹案：關稅鉅款、交通要政關係幣制尤為重要，故宜限期改換名稱，以利新幣之推行。

第十九條 凡民間債項以銀兩計者，即照各該處平色折合庫平銀，再合國幣，改換計數之名稱。

其以舊用銀圓銅元制錢或他項錢文計者，照本則例奏定日各該處市價折合庫平足銀，再合國幣，改換計數之名稱。

凡未依本條於債券上改明計數之名稱者，嗣後如有爭訟，即照本則例奏定日市價作為標準，判令歸結債務。

謹案：本條及第十七條所稱他項錢文，係指天津京錢、新疆紅錢等類。

第二十條 自本則例奏定之日起，所有各省現鑄之大小銀銅元，一律停鑄。

第二十一條 度支部設立國幣化驗所，聘用專門技師，將造幣廠鑄成之國幣抽提分批化驗，列表刊布中外。

謹案：抽提分批化驗，無論業已流通市面或甫經鑄造之幣，抽提若干枚，飭所化驗，以保信用。

第二十二條 凡在大清國境內，以大清國幣交付者，無論何人，無論何款，概不得拒不受。

謹案：此條定國幣行使之權力範圍，係屬各國通例。

第二十三條 凡違反本則例第三條第二十二條者，准有關係人告發，經審判衙門審實後，處以十圓以上千圓以下之罰金。

謹案：違犯第三條如兌換強行折扣致壞十進之制者是，違犯第二十二

條如交付國幣拒不受者是。

第廿四條 本則例如有應行修改之處，由度支部奏明辦理。〔《度支部通阜司奏案輯要》。〕

〔上諭——公佈幣制條例，宣統二年四月十六日〕內閣奉上諭：上年度支部奏稱，幣制重要，宜策萬全，當即諭令會議政務處妥議，旋經覆奏准予飭部設局調查。茲據該部具奏，釐定幣制酌擬則例繕單呈覽，及籌擬舊幣辦法各摺，朕詳加披覽，所擬各節尚屬切實可行，亟宜明白宣示。中國國幣單位，著即定名曰圓，暫就銀爲本位。以一元爲主幣，重庫平七錢二分；另以五角、二角五分、一角三種銀幣，及五分、二分、一分、五釐、一釐四種銅幣爲輔幣。元角分釐各以十進，永爲定價，不得任意低昂。著度支部一面責成造幣廠迅即按照所擬各項重量成色花紋鑄造新幣，積有成數，次第推行，所有賦稅課釐必用制幣交納，放款亦然。並責成大清銀行會同造幣廠，將新舊交換機關籌備完密，一面通行各省，將現鑄之大小銀銅元一律停鑄，並知照京外各衙門，按照單開折合標準及改換計數名稱各條，依限妥辦。將來新幣發行，地方所有生銀及從前鑄造各項銀銅元，准其暫照市價行用，由部飭幣廠銀行逐漸收換，並酌定限期停止行用。迨新幣通行以後，無論官私各款，均以大清銀幣收發交易，不得拒不受，亦不准強行折扣。至於偽造制幣大干例禁，緝拏懲治均屬地方之責。著各部院順天府及將軍都統大臣各省督撫督飭所屬各就所管事項，遵照則例切實奉行。並轉諭各該處商會宣演則例大意，使人人知此次改定幣制，專爲便民便商，剷除向來平色紛淆之弊，以立清釐財政之基。倘有奸商市儈藉端搖惑愚民，抑揚物價，即著從嚴懲治，用副朝廷利用厚生之至意。餘著照所議辦理。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度支部尚書載澤摺——擬定新幣發行後舊幣處理辦法，宣統二年四月十五日〕竊維推行幣制，事極繁難，而尤莫難於處置舊幣。中國圖法紊亂，匪伊朝夕。銀元一項，自光緒十六年間開鑄至三十四年

止，各省局廠報告鑄數，大銀元約共四十餘兆，小銀元約共一千四百餘兆，爲數甚鉅。今欲收回改鑄，以色耗、收換、轉運、提鍊、利息五者所費，約計虧耗需銀二千萬元。當此庫儲支絀，籌措維難，故論者有擬壓抑舊元，使與生銀等價而後收回改鑄者。照此辦法，官家所耗較少而民間受虧則鉅，尙非兩全之策。擬請於新幣發行省份，所有舊鑄大小銀元，暫准照市價行用，一面卽照市價逐漸收回改鑄新幣。約計該處新幣發行之數足敷應用，卽預定以某年月日爲限，舊時銀元爲該處不合法律之幣，停止通用，祇准照內含實值兌換國幣。如此則市面之流行以漸而減少，價值之變動以漸而低廉，收回改鑄，民間亦不致過損。此籌擬舊銀元大概之辦法也。

至銅元一項，開鑄以來，鑄數值銀在一百兆以上，加以私鑄之來源不絕，錢票之濫發尤多，物價奇昂，官民交困。當此改革幣制，既不可遽禁其行用；復不可長任其流通。再四籌維，殊無善策。近之論者約有二說：一則盡收舊銅元換鑄新幣；一則補救舊銅元使成十進。由前之說利在壓低其價，而改鑄之費始有所取償；由後之說，利在提高其價，而法定之值始可以仰跂。二者皆有抑揚幣值，擾動市情之患。臣等酌度情形，折衷二說，新幣發行伊始，舊銅元姑准民間照市價行用，惟用數無限，則錢盤習慣終末由除，勢將阻礙新幣，是非分年酌定限制不可。應請于新幣發行省份，由督撫出示，以某年月日爲新幣發行日期，卽從是日起算，第一年銅元用數每次以值銀幣三元爲率，第二年銅幣漸少，限制自當從嚴，每次用數以使銀一元爲率。用數既限，則社會之需要必少。一面由臣部隨時設法收回，酌以數成改鑄二分及五釐銅輔幣，並選其當十分之精者數成，暫行作爲一分輔幣，隨同新幣以法價運銷內地。如此行之二三年，改鑄運銷爲數當已不少，其所留遺市面者不過十之二三。屆時或宣布作爲輔幣，或明示禁用期限之處，應由臣部體察市情斟酌辦理。此籌擬舊銅元大概之辦法也。

綜而言之，內地之銀元有限，外來之銀元無窮，故收換之功尤以防浸灌爲急務；官鑄之銅元雖停，私鑄之銅元難禁，故挽救之策，尤以緝僞造爲要圖。浸灌不防，將吸收終無止日；僞造不緝，將充斥末由稍衰，貽害於幣制前途何堪設想。此則臣等所當與各部院各疆臣協力同心共圖匡救者。如蒙俞允，卽由臣部行知京外各衙門一體欽遵辦理。除銅元銀角等票有礙輔幣應遵限制通用銀錢票暫行章程辦理，並制錢及他項錢文由臣部體察各地情形隨時妥籌辦法外，所有鑄舊銀銅元辦法緣由，理合恭摺具陳。〔《度支部通臬司奏案輯要》。〕

〔度支部尚書載澤摺——設立幣制局統一事權，宣統二年八月十七日〕竊臣部於本年四月十六日具奏釐定幣制酌擬則例一摺，奉上諭：所擬各節尙屬切實可行，著各部院、順天府及將軍、都統、大臣、各省督撫督，飭所屬各就所管事項，遵照則例切實奉行等因。欽此。臣部正在擬議詳細辦法，復於七月十三日奉上諭：盛宣懷著赴郵傳部右侍郎任，並幫辦度支部幣制事宜。欽此。

臣宣懷遵卽赴度支部，與臣載澤等迭次會議，以爲幣制之事，千端萬緒，現在雖已將大致辦法次第奏呈，而究其要歸，須一國銀圓皆用新幣，不再有他種之錯雜；各種輔幣皆以十進，不再有價格之參差；各處紙幣皆有儲金，不再至發行之空濫；方爲一道同風，萬全無弊。以中國幅員之遼闊，習俗之紛歧，欲臻此境，良非易事。卽以目前辦理此事之頭緒節目，亦復委曲繁重，有待推求。臣等公同商酌，若非特設一局，居中以馭，使邊疆內地皆若一堂，幣廠銀行均歸一氣，斷不能課其殿最，貴實程功。查臣部原附設有幣制調查局，現已由調查而進於實行，自毋庸專注調查名目，擬請卽將此局改爲幣制局，以資統一。〔同上。〕

大銀元兌換新幣表(大清銀幣)

種 類	重 量	成 色 (每千分所含數目)	實含純銀重量	應換新幣數目
總 廠	0.718	906.4	0.64649	0.98449
北 洋	0.7199	890.4	0.64200	0.97767
北洋機器局	0.7216	890.3	0.64644	0.98442
奉 天	0.7103	842.0	0.59807	0.91077
奉天機器局	0.7107	842.5	0.59876	0.91182
吉 林	0.7630	894.7	0.62003	0.94420
湖 北	0.7182	899.6	0.64609	0.98389
江 南	0.7182	900.2	0.64652	0.98455
廣 東	0.7208	898.6	0.64771	0.98636
四 川	0.7186	886.6	0.63711	0.97022
安 徽	0.7217	885.9	0.63945	0.97363
墨 西 哥	0.7224	901.3	0.65110	0.99149
香 港(站)	0.7219	899.1	0.64906	0.98842
西班牙(本洋)	0.7118	900.1	0.64069	0.97567

說明：本表係按幣制則例第十三條國幣一元五角准合九八五庫平足銀一兩，將各種銀幣實含純銀重量折成九八五庫平足銀，再按則例比價折成新幣數目。

資料來源：財政部檔案。

小銀元兌換新幣表

種 類	重 量	成 色 (每千分所含數目)	實含純銀重量	應換新幣數目
總 廠 二角	0.1440	817.4	0.11770	0.17920
一 角	0.0710	817.4	0.05799	0.08829
北 洋 二角	0.1440	810.0	0.11664	0.17762
一 角	0.0704	809.4	0.05689	0.08675
北洋機器局 二角	0.1420	807.7	0.11468	0.17460
一 角	0.0713	811.9	0.05789	0.08813

(續)

種 類	重 量	成 色 (每千 分所含數目)	實含純銀重量	應換新幣數目
奉 天 二角	0.1375	797.8	0.10969	0.16701
一 角	0.0712	887.1	0.06316	0.09616
奉天機器局 一角	0.0719	804.8	0.05786	0.08810
吉 林 二角	0.1407	814.0	0.11453	0.17437
一 角	0.0700	811.8	0.05682	0.08652
湖 北 二角	0.1430	821.6	0.11748	0.17887
一 角	0.0711	820.5	0.05833	0.08882
江 南 二角	0.1410	821.7	0.11586	0.17639
一 角	0.079	822.2	0.05829	0.08875
廣 東 二角	0.1439	802.6	0.11549	0.17584
一 角	0.0713	799.3	0.05699	0.08676
安 徽 二角	0.1437	814.0	0.11697	0.17809
一 角	0.0717	810.7	0.05825	0.08865
浙 江 二角	0.1430	810.5	0.11590	0.17646
一 角	0.0700	810.3	0.05672	0.08635
福 建 二角	0.1436	798.0	0.11459	0.17447
一 角	0.0707	804.3	0.05886	0.08657
湖 南 一角	0.0730	806.9	0.05884	0.08959

（二）銀元統一鑄造問題的爭議及鑄造的混亂實況

1. 清政府企圖統一鑄造與各省的爭議

〔吉林將軍延茂摺——報告吉省鑄造銀元情況及盈利數目，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竊准戶部咨開：議覆奴才前奏試鑄銀元漸有成效一摺，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具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咨行前來。查原奏內稱：送到銀元五種，按照廣東所鑄分兩，秤兌相同，其成色是否與廣東原定一律，礙難懸斷。應嚴飭承辦委員，將所鑄各種分兩成色，始終照章如一，並該局員試辦一年，即將鑄造大小銀元各若干，應得餘息若干，以及局用一切各數目，造具細數清冊送部覈銷。又銀元大小等次，各按吉市中錢，酌定行使官價一節。銀價之漲落無定，若將銀元作為定價，商民計較錙銖，恐仍計銀論值，銀價低則行使或滯，銀價昂則銷燬堪虞。應令隨時酌量變通，方臻妥善等因。極見部臣籌謀周詳，足以益奴才思慮所未及。當經照咨轉飭承辦委員，遵照在案。奴才並按月將鑄出銀元，不時抽查考驗，其分兩成色，核與開鑄以來均尚符合無異。至地方行使情形，亦漸推漸廣，日臻暢旺。

茲據總辦機器局花領協領春海稟稱：自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開辦，截至二十三年十月底止，計十二月一年期滿，陸續兌換循環鼓鑄，共鑄五種銀元四十四萬七千零八十兩零八錢五分。除去成色折耗各項銀兩外，共得利益銀六萬一千五百四十四兩五錢二分七釐。所有鑄元應需料件，員司工匠薪津工食各項雜費，即由此項利益銀兩項下盡數開支，計淨實得贏餘銀三萬七千二百七十一兩四錢四分三釐一毫三絲四忽。並將添製機器，及辦理交涉需用銀兩，分別提撥造具清冊，呈請奏銷前來。奴才覆核無異，委無影射浮冒等弊。

查吉省地處邊徼，行使銀元一事，從未開此風氣，非若津、滬、楚、粵等處，向有洋商貿易多年，市面行使洋元，商民久經習慣，易於取信。乃自上年試鑄以來，人人稱便，暢行無阻。推原其故，實以定價照錢行使一法，似爲得其竅要。奉省因現錢短絀，經盛京將軍依克唐阿電囑由吉代鑄銀元數萬兩，解赴奉省。初似行使稍滯，嗣亦按錢定價，與吉省畫一，遂即推行便利，錢法爲之疏通，亦其明驗也。至銀價漲落無定，固屬市面常情，然吉省自經鑄用銀元，銀價尙無暴漲暴跌之事。偶值銀價較銀元價目稍低，人更爭以銀兌元，而銀元之銷路益暢，則銀價低行使或滯一節，似可無煩過慮。惟銀價昂則銷燬堪虞一說，誠爲中肯，然照奴才原定章程，尙可將銀元價值隨時酌加，足資抵制。利權終不至爲奸商所持。要之，法積久而易弊，奴才萬不敢一得之愚，稍存幸心，仍當隨時體查情形，酌量變通，以期有利無弊，裨益地方。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硃批：戶部知道。欽此。

〔安徽巡撫鄧華熙摺——報告安徽已開鑄銀元，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竊臣於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具奏，安徽省制錢缺少，籌議鑄造銀圓，以便民用，而維圖法一摺。欽奉硃批：該衙門知道。欽此。旋准戶部咨，令俟機器購到，卽仿照廣東、湖北辦法，分兩成色不准稍有軒輊，大小銀圓鋼模，均須照北洋辦法，鑒明年分及安徽省造字樣，鑄就銀圓式樣，送部查核等因。當經轉行遵照各在案。此項機器係委候補道潘汝杰前赴上海與德國商人訂定，在外洋製造，本年二三月間陸續運送到皖。其工作廠屋辦公局所，已先度地購基鳩工建造，於春間落成，將機器裝置。雇用熟悉工匠，按照廣東、湖北銀圓分兩成色，並鑒明年分及安徽省造字樣，鑄成大小五種銀圓，統歸庫平校準，大圓重七錢二分，其次爲兩開重三錢六分，又次爲五開重一錢四分四釐，又次爲十開重七分二釐，又次爲二十開重三分六釐。據該局呈送式樣請飭發行用前來。

臣查安省沿江郡縣，習用外國銀錢，近年湖北所鑄運來，民間一體行使。祇有皖北各屬，銷路尚不爲多，而當此錢少價昂，兵民交困，自宜廣爲流布，使與錢貫並行。更宜先用於官，以爲商民倡率。凡完納錢糧、稅釐等項，俱准兼收，支發廉、薪、糧、餉等需，亦均搭放，皆按市價核算，不許畸重畸輕。市肆之間各項交易，令與外國銀圓同價，不得故意低昂。經臣札飭通行出示曉諭。又復詳加考驗，分兩成色無差，故發行後出納持平，官民稱便。其五開、十開兩等，取攜輕便，尤足以代制錢零星使用。

此項機器、局廠購買營造之資，據報共庫平銀六萬四千餘兩。安省帑項支絀，公款一時難籌，是以分借於商，訂明按月出息，由銀圓局給發，各商不問盈虧，以示與各項公司集股舉辦者有別。現就所置機器開鑄，參照廣東、湖北鑄法，模樣成色，尙屬相符。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硃批：另有旨。欽此。

〔北洋委用道員傅雲龍摺——設立製造銀元總局，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竊臣前游歷海國，見其利權以金錢爲歸宿，莫不以銀錢爲肇端。而其銀錢總局，大率設於國都，居中出入，以收利權，非若他局散置都外，誠重之也。中國銀錢始於粵、楚，北洋初無製者。前北洋大臣王文韶籌辦及此，檄臣試造。時臣辦理北洋機器局，先以舊存製銅錢機器，改造銀錢二角、一角、半角三種，增購一元、五角兩種印花機器，其餘壓片製坯印邊自行天平等器，洋購者半，局製者又半。創議於光緒二十二年秋，六閱月而工竣，又六閱月而銷暢。時在二十三年冬，津市錢荒，王文韶以銀錢輔銅錢之不足，垂閉錢莊賴以支持者百十。自是厥後，不惟津市暢行，卽旅順、營口亦舍鷹洋而取龍元，所謂龍元者，卽北洋銀錢也。自二十二年七月試製起，至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止，其暫支成本，惟淮軍銀錢所銀二萬兩，又息借道勝等銀行八萬兩耳。隨製隨用，收值復鑄，轆轤周轉，按月結報北洋大臣察覈。凡十六結，計成大小五種，合整元二百六十四萬五千零七十七

元七角。二十三年十一月以前盈餘有限，十二月後行用漸暢，每月盈餘七八千兩不等，計共盈餘銀七萬兩有奇，除工料息費外，淨餘庫平銀三萬七千三百零六兩一錢四分四釐，所存代製工料銀四千有奇尚不在內。設使工本寬裕，所餘尤多，此其成效可以共信者也。然事權不一者不能辦，義利不嚴者辦如不辦，此中消長之機要，王文韶實深知之。

京師爲國家重地，士商輻輳，而錢缺如是，銅貴銀賤，舍製銀錢別無良策。京局早立一日，則國法早濟一日。綜厥利權，大要有四：盈餘之多寡，以行用之遲速爲衡，官鑄官用，交納通則周轉易，其利一。銀錢著效，捷於鐵路鑛務百倍，彼有盈卽有歉，此則無歉而有盈也，操券而獲，可以便商，可以裕國，其利二。鐵路鑛務之興利，歸公不過分成，此則工費而外，涓滴歸公，其利三。如撥官房以改工廠，築地基，修煙箚，購辦機器，在半載以前，調工試鑄，卽在數月以後，需本非鉅，先籌十萬足矣，鑄成試用，乃增成本，成本愈厚則盈餘愈多，其利四。京師總局之重與外局異，然局規局章則一也。按之非虛，推之則皆準，雖高下其手者，必騰謗毀以爲不便，而國用則莫便於此。方今度支未足，宵旰焦勞，臣既確有把握，倘仍緘口不言，豈不深負闢門達聰之至意。如蒙允行，其未盡事宜容續縷陳管見。

〔直隸總督裕祿片——北洋鑄銀元不宜停止，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再，欽奉寄諭：北洋兼造銀元是否可以停止，著裕祿酌覈情形奏明辦理等因。欽此。奴才伏查直隸籌造銀元，係於光緒二十一年間戶部奏准行令各省仿鑄銀元案內，經前督臣王文韶，飭據北洋機器局查得該局因試造制錢購有機器一份，以之改造二角以下銀元適合於用，添購製一元及半元機器，奏明設廠試造。該局雖附於北洋機器局廠地之內，而所用員司匠徒均係另行派募，並不撥用機器人工，其鑄本亦僅由各局所及各銀行借撥，造成銀元售出收價，轆轤鼓鑄，所得餘利按月結報，並未請領公款，亦未動用機器局經費，實於機器局

製造軍火毫無關礙。方今制錢奇絀，北省尤甚，津郡爲通商要區，商賈輻輳，制錢更形短缺，若無銀元爲之接濟，錢法壅滯益難支持，是鑄銀元不獨爲收回外洋利權，亦實爲補救內地圖法急務。奴才詳加體察，北洋機器局鑄造銀元仍當照舊循環鼓鑄，藉以流通市面，俾資周轉，未便據議停止。

一 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硃批，知道了。欽此。

〔廷寄——除鄂、粵二局外他省一律停鑄銀元，光緒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軍機大臣字寄各直省督撫。光緒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奉上諭：近來各省銀錢兩項日形短絀，各該督撫請鑄銀元以維圖法，未始非補救之一術。惟各省設局太多，分兩、成色難免參差，不便民用，且徒糜經費。湖北、廣東兩省鑄造銀元設局在先，各省如有需用銀元之處，均著歸併該兩省代爲鑄造應用，毋庸另籌設局，以節糜費。該兩省所鑄銀元成色、分兩不得稍減，務歸畫一。嗣後無論運交他省或解赴京師，發商驗明，如有成色、分兩不符，不便行用之處，定將該局員治以重罪，決不寬貸。並著該兩省將監造各員銜名咨報戶部備案。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直隸總督裕祿片——北洋不能停鑄銀元，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再，奴才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奉上諭……。伏查直隸近年制錢短絀，商民交困，全賴行使銀元以資補救。天津爲中外商賈輻輳之區，輪船火車以及市廛各項交易，需用銀元尤鉅。自光緒二十一年前督臣王文韶飭就機器局試鑄以來，迄今五年，街市流通已久，現在津局所鑄成色甚足，每元易錢尙較外國鷹洋多錢二十餘文。今若驟行停鑄，必須趕赴廣東、湖北兩省商籌代鑄，方資接濟。當即電商兩廣督臣譚鍾麟、湖廣督臣張之洞詳詢辦法。接准電覆：湖北省所鑄銀元每庫平實銀一萬兩合鑄銀元一萬四千七百二三十元，其運解保險箱袋等費在外，應歸託鑄之省自理。粵省則以現在各省附鑄及本省自鑄銀元，月共四十餘萬，已屬儘力撐

柱，直省若僅附鑄數萬，尙可代造，多則需添購機器，殊不合算。且粵省現無幾銀行，紋銀購自外洋，用多則洋人居奇，補水必漲，難以接濟。奴才覆加考核，該兩省鑄造工本不能減於津局，而銀元往返解運，一切運、保各費更須加增。且該兩省又力難多鑄，津郡市面需用甚繁，倘解濟不及，周轉不能應時，必至立形匱絀，殊於錢幣消長大局有礙。恭釋諭旨，以各省另籌設局，分兩、成色難免參差，不便民用，惟直隸試鑄銀元已歷五年之久，係附入機器局辦理，並未開支局費，其分兩、成色亦與粵、鄂兩省無稍參差，民間行使流通已著成效，與他省甫議開辦者情形不同。似未便遽議停辦，致有窒礙。

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初三日硃批：另有旨。欽此。

〔兩江總督劉坤一摺——江南設立銀元局著有成效不能停鑄，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三十日〕伏查中國行用洋元以墨西哥所鑄鷹洋爲最多，日斯巴尼亞所鑄本洋次之。初抵沿海各省，近且漸入內地。前經飭查上海進口之數，每年不下千餘萬元，利源外溢，實爲中華一大漏卮。又以制錢短缺，市廛周轉不敷，物價陡增，民生亦因之日困。閩、津等處籌議鼓鑄制錢，復因銅缺價貴，虧折過鉅，補苴爲難，未克持久。時勢所在，非廣鑄銀元不足收利權而資抵制，非分鑄小角不足濟錢法而便商民。廣東、湖北兩省次第購機創辦，又經戶部於議覆御史易俊、陳其璋請鑄銀元案內，先後奏准由南北洋大臣暨沿海沿江各省，設局仿辦，咨行前來。臣當即飭委道員劉式通在上海瑞生洋行訂購製造銀元、制錢機器全副，並飭道員桂嵩慶於江寧省城擇地建廠，奏明在案。所購機器頗大，所建廠屋亦閎，統計用款至三十萬金，皆由籌防局借撥濟用。良以大江南北風氣已開，需用銀元日多，規模不容過隘，以爲將來擴充之計，卽爲圖法久遠之圖。

惟是銀元之製，以考校成色、流通行使二者最爲切要。江南製造各項銀元，大小輕重以及配合之分兩等次，係仿照廣東、湖北定章，而考究成色，則又專雇化學洋員。自鎔銀以迄成元，靡不按爐按批抽提

試驗，務使色足製精，分毫不爽，由洋員逐日出具驗單以爲考察之據。並於元面繫以省份之外，鑄印年分、干支，俾經造者各有責成，較之湖北、廣東尤爲周密，實足以取信中外。

至於行用之地，上海爲商務總匯、貨幣流轉之區，市面通用，向視洋行爲標準，蓋華商貿易無不以洋行相維繫，稍有阻格，即窒礙難行。江南銀元鑄成後，發交江海關道與中外商民互相考驗，僉謂銀水精緻分兩均勻，頗爲一律收用。中國大小銀元遂得流通無滯，日見暢銷，北洋一帶均各行用。安徽向用本洋，今亦改用龍元。徐州、蘇州不通用銀元之處，亦得逐漸推行。計自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開爐試造起，至二十四年十二月底止，共鑄成行銷大小龍元五百萬元零。除開支一切經費外，實獲盈餘銀十四萬餘兩。現在工匠手藝日臻純熟，每月約可鑄造六十萬元左右。以去歲之盈餘歸還購辦機廠之借款，已將及半。雖獲利之多寡，須視市價之優絀，未能豫計，第就目前銷數約略核算，至來春當可一律還清。此後所獲餘利即屬大宗進款。當此庫儲告匱，籌款維艱，得此新增之項以爲挹注之資，實於餉需大有裨益，此江南設立銀元局著有成效之實在情形也。

欽奉諭旨：各省設局太多，分兩、成色難免參差，毋庸另籌設局，以節糜費等因。朝廷訓誨周詳，實事求是，深慮各省辦法不一，經費虛糜，用於便民之中仍寓杜弊之意。第製造銀元分兩、成色是否畫一，當以商民之能否信用爲斷；而商民之信用與否，又當視行銷之暢滯爲衡。江南所鑄大小銀元，平色與廣東、湖北兩省並無絲毫參差，中外信用，銷路較各省爲尤暢，開辦甫逾一年，行銷至五百萬元之多，盈餘至十四萬兩之鉅，有利無弊，皆有實事可徵。方以限於鑄本未能漸圖擴充爲憾，若一旦遽行議停，則數十萬購置之機廠悉成無用，十餘萬未還之墊項亦歸無著，每年復坐失大宗進款，殊爲可惜。查從前御史易俊、陳其璋先後奏請推行各省設局廣鑄者，原以外洋銀元之侵銷日多，粵、鄂兩局之造數有限，不得不加意經營，設法推廣。部議復以局

員得力三年後予以優獎，所以爲推行計者至深且切。現在江海關上年外洋進口銀元合銀五百二十餘萬兩，核計洋數不下八百萬元。雖較往歲進口之數已少，仍未能全行杜絕。如江南一局再行停鑄，則中國自製龍元每年驟少數百萬，此絀彼盈，勢所必至。外洋銀元進口益多，於利權所損尤大。且江南本係仿照粵章，銀元與銅錢兼鑄，即以銀元之盈餘補銅錢之虧耗，近來銅價日昂，前數年每百斤已需銀二十餘兩，今且增至三十餘兩，成本愈重，核計虧折幾倍於前。粵廠業已停造，江南尚能酌量鼓鑄者，賴有銀元盈餘爲之彌補其闕，每月成錢六七千串，散布市廛藉以平價，若將銀元停造，則銅錢蝕耗之費無款貼補，亦復不能續鑄，於本地商民更多苦累。再四思維，惟有仰懇天恩俯念江南設局有成確著實效，准與湖北、廣東兩省一體辦理，出自鴻施。

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十七日硃批：前已有旨令該省照常鑄造矣。欽此。

〔廷寄——准留北洋、南洋、吉林三局，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初三日〕軍機大臣字寄直隸總督裕〔祿〕、兩江總督劉〔坤一〕、吉林將軍延〔茂〕。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初三日奉上諭：裕祿奏，直隸試鑄銀元，民間行使流通已著成效，未便遽議停辦等語。前因各省鑄造銀元設局太多，徒糜經費，是以諭令歸併湖北、廣東兩省代鑄，其餘一律停辦。既據該督奏稱津局所鑄銀元行使已久，民間稱便，著准其照舊鑄造以利民用。此外江寧、吉林兩處鑄造銀元，聞亦一律通行，著有成效。該兩省所設銀元局，亦著仍舊鑄造。其餘各省均仍遵前旨，毋庸另行設局，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

〔吉林將軍延茂摺——請准許吉林繼續鑄造銀元，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初六日〕當飭總辦吉林機器製造局留吉補用同知覺羅德榮等，欽遵諭旨，妥籌速覆，茲據覆稱：遵照諭旨所指各條詳晰聲覆。查吉局所鑄銀元，分造大小五種，較準分兩，搭配成色，均係遵照部咨，按廣

東定章辦理。自開鑄以來，不時抽查鎔驗，並隨時呈請查驗，尙屬始終如一。諭旨謂成色、分兩難免參差，吉省似尙無此弊。吉省向來現錢奇絀，商民俱困，自二十二年十一月間試鑄銀元，按照現錢定價行使，錢法疏通，銀價適中，地方久已稱便。並經諭定外來銀元，隨銀行定價，以示區別。故俄人在吉修造鐵路需款甚鉅，均係以洋條兌換吉省銀元使用，前後共收鎔洋條計有二十餘萬兩之譜，則全賴此項銀元抵制，得免羌帖俄元雜運灌入，似裨益地方尤非淺鮮。諭旨謂有不便民用一節，在吉省似無慮此。查局內鑄造銀元，當開辦之始，並未請領正款，僅借商款試鑄，及銀元一出，地方踴躍行使，官商爭相兌換，計自二十二年十一月起截至二十三年十月底止，鑄一年期滿，計得利益，除歸還商款及用過薪工料件等項外，淨得贏餘銀三萬七千餘兩。嗣因行銷暢旺，奉飭添造機器，增募人工，加添員司，擴充鑄造，截至二十四年十月底止，又復一年屆滿，計得贏餘銀十九萬餘兩。自奉此次諭旨，局內清結由上年十一月起截至本年五月三十日止，計得贏餘銀十一萬五千餘兩。此項銀兩除以十萬兩留作鑄本外，其餘按年撥作交涉局經費，靖邊新軍五營軍火，及遵旨挑練之武備軍旗隊約共銀八九萬兩，均經先後奏明有案。是吉局鑄元，所得利益，不第薪工料件盡由此項開支，既無所謂經費，亦無所謂虛糜。而且除添置機器房間由贏餘開支外，尙裨補公家幾三十萬兩之多，似不可謂爲未著成效。諭旨謂徒糜經費一節，吉省亦無此事。查吉局鑄元，多係有商戶以銀隨時陸續兌換，局內藉以循環鎔鑄，商戶用元多寡，必以市面之衰旺爲定，本難預定數目。至各營兵勇，以餉銀兌使者爲數無多，實以商戶兌換爲大宗。用數既難豫定，諭旨飭令歸併湖、廣兩省代鑄，是否可行，非職等所敢擅擬，抑或暫停鎔造，聽候奏請諭旨遵行等情。稟請核奪前來。

奴才詳加查覈，該員等議覆各節，均係實在情形。查吉省鑄元最得力者，尤在便民、抵俄兩項。蓋現錢支絀，非獨兵民艱窘，官商富戶

莫不拮据。一自鑄元定價作錢行使，錢法始暢，民困復蘇，而抵制俄元更爲此中緊要關鍵。查俄人修路之初，首請在工次鑄元行使。奴才思吉省若允俄鑄元，非獨奪我利權，勢必壞我錢法，且通商各省各國屬集，若皆援俄人工次鑄元之案，在內地紛紛鑄造，於我鑄元各省大有妨礙，其害何堪意計。與之面爲辯論，嚴詞峻拒，始寢其議。嗣又請俄元與吉元一律定價，每元皆當中錢二千二百文行使，據言各國洋元一入中國，皆與中國銀元同價行使，即俄元在中國他省亦莫不然，吉省不宜獨有低昂。且俄元分量輕重，街市皆可評量，至於成色，貴省銀元局鎔驗精覈，俄元任憑鎔驗，倘有潮低不齊，當即收還，或任作價等語。奴才答以吉省於外來銀元隨銀行作價，不獨俄元，凡各國洋元、即中國各省之元，莫不一律辦理。且既云隨行作價，官府亦屬無權，不能將價抬高，亦非故爲抑勒，一聽民間自便，即吉元所以當錢行使者，定價雖由官府，暢行究出民情。今兵民商賈見吉元則莫不珍重，見外元則另議價值，衆志所趨，官不能彊，非官府之勒抑外元也。俄員無詞，遂兌換吉元行使。今若由他省鑄造，無論往返運脚無此貼賠，且難必吉民之信，尤易啓俄人之心。此吉元抵制俄元不能歸併湖廣兩省鑄造之實在情形也。

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十七日硃批：前已有旨，令該省照常鑄造矣。片併發。欽此。

〔閩浙總督許應騤摺——請許閩省續鑄銀元，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竊閩省制錢缺乏，錢商虛出鈔票，往往倒閉，商民受累匪淺。光緒十七年間，前督臣卞寶第嚴禁鈔票，赴粵購運小銀元發市行用，民間稱便。而往返需時，運匯多費。二十年間，前督臣譚鍾麟諭准商人孫利用集股購機，就閩試鑄。正在具奏間，適准部咨，無論金銀銅何項錢幣，統由官辦，不准商人附搭股本及自行鑄造，行閩遵照。前督臣邊寶泉遵飭該商停鑄，租用廠屋機器，札委在籍浙江候補知府孫葆璋辦理，由善後局、鹽道籌款發領接續鼓鑄。於光緒二十二年十

月初三日附片具奏，十月二十九日奉硃批：戶部知道。欽此。嗣因局庫支絀，無款撥給，而市面制錢又缺，勢難停鑄，遂飭該守自籌資本，鑄成繳官發用，盈虧官不與聞。惟由善後局提驗成色，推廣銷路，作為官督紳辦。又於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附片具奏，三月二十二日奉硃批：戶部知道。欽此。凡此變通辦理，原為利便商民起見，迄今五載，民間行用已久，倒閉甚少。是閩省鑄造銀元，業已著有成效。……臣自到任以來，察看閩省情形，地方瘠苦，銀色低潮，制錢日形短缺，實非有銀元相輔行用，不足以挽救市面。若令赴粵購運，徒多周折，且耗運費，不如仍就閩局鑄造，因利乘便，以收已成之效。合無仰懇天恩，俯念閩省所鑄銀元通行已久，商民均便，准照江寧、吉林等省成案，仍舊鑄造，不獨補制錢之缺，而外國洋銀佔銷之漏卮，亦藉以隱為抵制，挽回利權。

惟官督紳辦，祇一時權宜之計，窒礙甚多，自應改歸官辦，以符政體。現委藩司張曾敷、鹽法道湯文鼎督辦局務，遴派妥員駐局經理。所有接收機器、廠屋、成本及鼓鑄運本，均由該司道設法籌撥，鑄成發商行用，收回本銀，轆轤周轉。本省錢糧、釐金、鹽課、關稅，准其搭收，應發薪俸、餉糈、各項雜支，一律搭放，以期流通。其銀元式樣分兩成色，均遵定制。局用經費，覈實撙節，按月造冊報銷；應得贏餘，除支銷局費外，據實冊報，專款存儲，留備海防餉需。惟贏餘之多寡，仍視銷路之暢滯為準，礙難預定數目，容俟試辦有效，即行報部立案，以憑考覈。

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五日硃批：著照所請，戶部知道。欽此。

〔上諭——再令除粵、鄂兩局外均行停鑄銀元，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三日〕內閣奉上諭：鑄造銀元與圓法相輔而行，較為利便，必須明定章程，先由京外各庫於收放各款內搭成行用，昭示大信，方可推廣暢行。近年各省所鑄銀元，惟廣東、湖北兩省成色較準，沿江沿海均已通行，應即就該兩省多籌銀款，源源鑄造，即應解京餉亦准酌量撥

作成本，仍以每元庫平七錢二分爲準，並兼鑄小銀元，以便民用而收贏餘。每次報解京餉，准其搭用三成，所有鑄造餘利盡數覈實歸公。此外各省並可撥款附鑄，不必另行設局，亦准搭解京餉。凡各省徵收錢糧稅釐概准其以銀元搭用三成完納，各州縣解省司道等庫，各省關解部庫，均按三成搭收，一切支發俸餉等項，亦統按三成搭放，仍嚴禁吏胥刁難挑剔諸弊，務使收發一律，毫無畸重畸輕，自可逐漸暢行。俟暢行後，再行按成遞增，以期行用日廣。著戶部及各直省一體遵照辦理，並著廣東、湖北各督撫嚴飭局員多擇良匠，加意鑄造，務令成色絲毫無爽，益求精工。如查有參差不齊之處，即將經管之員嚴參重懲，其認真考覈有利無弊者，酌予獎勵。所有動撥出入款項及每月鑄成銀元數目，仍按季報部查覈以昭慎重。欽此。

〔盛京將軍增祺摺——奉省擬鑄五種銀元，光緒三十年二月二十八日〕所造頭等銀元正面鑄光緒元寶四字，內鑄清文奉寶二字，四周鑄奉天省造，並干支年份，暨庫平七錢二分字樣。背面中鑄龍紋，周圍鑄英文譯曰奉天省造，庫平七錢二分。查南北洋往年規仿泰西鷹洋製造龍洋，分爲大小五種，並別成色三等，重七錢二分者撓銅一成，三錢六分者撓銅一成四分，其一錢四分四釐並七分二釐暨三分六釐者均撓銅一成八分。原期抵制鷹洋以塞漏卮，乃非特不能抵制，轉爲奸商藉口龍洋成色不一，市價任意高低，以致行用不暢。現在奉省開造銀元，必須量爲變通。擬五種銀元概用足銀八成五分，撓銅一成五分鎔碾製造，則成色大小劃一，市價不致參差，民間自便行使。

〔軍機大臣辦理財政事宜慶王奕劻會戶部摺——整頓各省鑄幣，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查中國鑄造銀元，始於廣東，意在抵制洋元，兼以補制錢之不足。嗣後湖北、江南、直隸、浙江、安徽、奉天、吉林等省亦陸續購機鑄造。惟以所鑄銀元規模絕異，成色分量又不免各有參差，以致民間顯分畛域，此省所鑄往往不能行於彼省，仍不如墨西哥銀元之南北通行。近年以來添鑄銅元，因制錢短絀，民間樂於

行用，而鑄造之餘利又復甚鉅，是以各省爭先請鑄，紛紛不已。然以自相爭競之故，近來機器銅鉛價值業經見漲，銅元價值亦經見落。若仍復自鑄自用，各立門戶，恐銅價益漲，錢價益賤。數年之後新幣充滿，行銷不易，必至漸虧成本。且與各國新定商約已有立定一律國幣之條，若任各省自爲風氣，恐於劃一幣制之意去之愈遠。

查各國金銀銅三種制幣，多歸一廠鑄造，其權操之政府。考察市面流通幣數，不足則增鑄，有餘則暫停，故能維持價值，不致隨時漲落。中國地廣人多，似非一廠所能敷用，擬於財政處總廠之外，再擇鑄造銀元著有成效者，酌留南北洋、湖北、廣東四處作爲分廠，鑄造銀幣。至銅幣一項，現在各省尚未充足，所有已設之廠不妨暫仍其舊，惟照戶部前奏不准再有增添，仍由臣等考查成色、分量均令一律發行，價值不得參差。如有不遵此次奏章辦理者，一面飭令停鑄，一面將經手人員奏參。至各省鑄幣必須隨時斟酌損益，俟所鑄足敷應用，臣部體察情形飭令暫停，各該省卽應照辦，不得以尙須籌款藉口，如此則鑄造不致過多，聲氣可期聯絡，仍與一廠無異。茲謹就臣等擬議所及酌定章程十條，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卽由臣等行知各該省遵照辦理。

[附章程]謹將籌擬整頓圓法酌定章程十條恭呈御覽。

一、現欲整頓圓法統歸一律，擬請銀幣一項俟定準分量成色，專由總廠鑄造。仍留南北洋、廣東、湖北四局作爲分廠，由總廠發給模樣，成色、分量、花紋均須一律。每批鑄出銀幣，抽出數元，彙解財政處、戶部，派精通化學人員，鎔化考驗成色之參差，分量之輕重，均不得逾百[千]分之一。如有不符，卽將所鑄銀幣，重行鎔化改鑄，仍將經手之員，分別參辦。除總廠係財政處辦理外，其南北洋、粵、鄂各局，並由財政處、戶部遴派廉幹妥員，前往稽查，以昭鄭重。

一、銅幣較銀幣稍可從寬，擬將各省現在業經開辦之局暫行留辦，但准就現在所有機器鑄造，不准添機增鑄，其未經奏准者均不得再

請設局鑄造。銅幣成色，用九五紫銅五釐白鉛，願用點銅錫一釐者聽；分量定準當二十者重庫平四錢，當十者重庫平二錢，當五者重庫平一錢，當二者重庫平四分。由戶部頒發祖模，均與總廠所鑄一律，惟於正面加鑄省名一字，以便查考。每次鑄出，均須呈送財政處、戶部化驗，並由財政處、戶部隨時遴派妥員前往稽查，如有不遵奏定章程者，即時令其停鑄，並限令將發出各元收回銷燬。

- 一、鑄幣所以便民，若多鑄當十當二十兩種，民間購買零星物件不能分析，殊爲不便。是以戶部總廠所定章程有當五當二兩種銅幣以資補助。今擬定立限制，各省局每日所鑄銅元以十成計算，約鑄當十者五成，當五當二者各二成，當二十者一成，其當二以下則以舊有制錢搭配應用。
- 一、鑄幣之數必須酌劑盈虛，以民間需用之數覈計，方能保其價值。若鑄造日多，價值日落，商民藏儲必多虧折，是便民者轉而厲民。嗣後各省所鑄銅幣，應令該省所設官錢、公估等局，酌量市面情形，定價隨發隨收，持之以信，按照所鑄當制錢數目與制錢一律行用，不准市僧把持出入減折，亦不准鑄局爭利減價發行。至市面銅幣有餘，即應遵照部議停鑄。
- 一、各省所鑄銅幣，應令先儘本省制錢短少之處發行，不得大宗販運出省，致令他省有充斥之患。若各省需用銅幣，則可備價至總廠領取。其邊遠省份准交鄰省局廠代爲鑄造，運回本省應用。
- 一、各省已設之銀銅元局，即由該督撫將原購某國機器件數，內有印花機器若干部，共需價值若干，建造廠房價值若干，以及現在共用員司若干，每日作工若干時，共出銀銅幣數目若干，限三個月咨報財政處、戶部一次。嗣後應將購買銅鉛等料價，並一切局中經費各款若干，除淨實有贏餘若干，按年詳細造報一次，以憑比較考核。

一、總廠將來鑄造銀幣需用銀兩甚多，若皆由部庫請領，往返運解腳價過鉅，擬請俟銀幣酌定鑄造之時，由戶部於解部京餉內擇其銀兩成色素足者，派定數省，行令嗣後京餉徑解天津交造幣總廠，責成該廠提調等員兌收清楚，即日備文報知戶部，由戶部限期印發批迴，仍寄本廠發交委員。至戶科江南道本有稽查京餉之責，此數省餉銀既改由天津兌收，應將舊例量予變通核實辦理。以後戶科江南道毋庸由解員隨時呈驗迴批，以免守候而昭簡捷。惟稽查京餉關係綦重，每屆半年應由戶部將造幣總廠兌收各省餉銀數目，行知戶科江南道。各該省督撫亦每屆半年咨報一次，以便彼此核對，庶稽考愈昭嚴密，而舊例亦不致紊亂矣。

一、鑄幣乃國家特有之權，中外古今均不准商民隨便鑄造，今商人見銅元利鉅，多生覬覦，往往請集商款鑄造，名爲報効銀若干萬兩，實欲侵奪國家固有之利，而分其少數以爲報効，其心惟在餘利，何能顧及大局。若准其鑄造，必至爭競攪雜，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今各省官局既不准添設分廠，更無轉准商辦之理。擬請飭下京、外各衙門，凡有商民請鑄銅元者，一律議駁。並由臣等隨時查訪，如有銀銅元局，暗攬商民股本者，雖業經奏准之局，亦飭令登時停辦，以保利權。

一、戶部總廠鑄出各元各省均應通用，俟戶部銀行開辦以後，所有總廠鑄出銀銅幣，除戶部提用外，所餘均交銀行承領。擇各省制錢短絀之處，可以隨時運往定價發行。

一、各省銅元局創設之初，鑄造不及，往往購買日本鑄就銅餅。一經印花便可行使，看似便利，然外洋人工費用皆貴於我，而造成銅餅運來價值尙不甚昂貴，則其成色分量之不盡如法可知。況洋商販運之時，不免夾帶多枚出售圖利，易啓奸人私鑄之端。現既擬將成色分量劃定一律，且各省設局已久，不至有趕造不及之虞，總以自行鑄銅鑄造爲是。是以臣等前經咨行各省禁止購買，

擬再請飭下各省督撫禁止購買此項銅餅。並由外務部轉飭稅務司，凡有返運造成銅餅一律嚴禁入口，以防流弊。

〔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摺——奉天銀元仍需開鑄，光緒三十三年二月十三日〕竊維奉省向乏制錢，市面行使皆係商號所出錢帖，信用薄弱，各分畛域，惟恃大小銀元流通周轉。自三十一年經財政處會同前戶部奏請限制各省銀元，奉省亦在奏停之列，於是市面銀元往而不來，日形其少。遼陽等處出帖商號因銀元短絀，被擠倒閉，各城商務頗受影響。奉省本有銀元局，現雖改鑄銅元以資補助，然所出有限，不便攜帶，迥非銀元可比。前飭官銀號行用銀元鈔票，亦以準備爲難，未敢多發。種種困難，皆由停鑄銀元而起。吉、江兩省情形大抵類此。在部臣之意，豈不謂天津既設總廠即可接濟各省，無如現在造幣總廠無暇鼓鑄銀元，即使開鑄有期，內地銷路甚多，亦不能救三省之急。三省幅員太廣，商務日繁，俄國盧布、日本銀幣、朝鮮銅貨近已逐漸灌輸，圖法混淆，可危孰甚。

查雲南向無銀元局，前經雲貴督臣因地處邊遠，與他省情形不同，奏請添設造幣分廠鼓鑄銀幣，業經奉准有案。奉天爲邊衛重地，銀元短缺情形更急於雲南，且度支部銀行業已開辦，如能於奉省開鑄銀元，則銀行所出紙鈔其預備金亦可足用，於度支部銀行大有裨益。惟有仰懇天恩，俯准援照滇省成案，仍令奉天鑄造大小銀元，近以流通本省，遠以接濟吉、江。一俟鑄造足用，再行奏明停止。

光緒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硃批：度支部議奏。欽此。

〔度支部尚書溥頤等摺——議覆山東、奉天請續鑄銀元，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查楊士驤原奏內稱：東省財政艱窘，自冬省銅圓浸灌，銀價日漲，州縣經徵錢漕盈餘不敷提解，補助無策，小民因不存銅圓，相率積儲糧石，以致糧價陡漲，百物居奇，實屬官民俱病。自膠、歲議租，濟南開埠，各國銀圓逐漸灌入，近又攬以鈔票，幾視國幣爲可有可無，久必受制於人，不堪設想。因與司道熟籌審計，僉謂宜

試鑄銀圓或可稍資補救。查造幣分廠業經財政處奏明裁併，銀幣又定有一兩至一錢之制，一經實行，自能補救。惟銀幣非一二年所能實行，擬請就原有廢置機器試鑄七錢二分至七分二釐等銀圓，精其製造足其成色，錢漕關稅准其一律交納，鐵路礦廠商令行使以挽利權，一俟幣制實行即行停止。……

臣等伏查該兩省請鑄銀圓，自係爲補救圓法抵制洋圓起見，惟貨幣非畫一難望通行，非通行難言抵制。即如山東銀圓，自光緒二十四年已准自鑄，二十七年復准留鑄。歷年已久，尙無實效之可言，何況一時暫鑄銀圓豈能有濟。今該撫以一兩銀幣之制實行尙遠，欲自鑄七錢二分銀圓以圖補救，查臣部近因籌議幣制，並因各省需用銀幣甚亟，擬請先行試鑄通用銀幣，已於另摺陳明，如蒙俞允，即飭總廠開工鑄造，以備行用，而資接濟。該撫所請由東省暫行鑄造之處，自應毋庸置議。

至奉天省份與他處情形不同。該將軍歷陳種種困難，並稱三省日、俄貨幣所在充斥，尙係實情。但吉林銀圓局近年並未停鑄，前據署吉林將軍成勳奏明，俟俄兵撤退，局廠交還，再按定章辦理等因。此後應否由奉天一處鼓鑄銀幣，接濟吉、江二省之處，應俟新任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到任後，再行體察情形奏明辦理。

奉旨：依議。欽此。

〔度支部致各省咨文——調查各省歷年鑄造銀元數目，光緒三十四年〕查光緒十五年，本部奏准粵省試鑄銀元，其後十九、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等年，先後據盛京、吉林各將軍，湖廣、直隸、兩江、閩浙各總督，安徽、新疆、湖南、浙江各巡撫，援案請開鑄銀元，均經奏准遵行。又查光緒十五年四月六月兩次欽奉上諭：各省鑄造銀元，設局太多，著歸併湖北、廣東兩省代鑄。又津局所鑄銀元，著准其照舊鑄造。此外江寧、吉林兩處亦著仍舊鑄造。其餘各省毋庸另行設局等因。欽此。又查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八月兩次欽奉上諭：廣東、湖北兩

省所鑄銀元，業已通行，應即就該兩省多鑄。此外各省可撥款附鑄，不必另行設局。又江南銀元局應仍照舊辦理等因。欽此。又查是年九月間前山東巡撫袁奏請准東省銀元仍自行設局鑄造等語，十月初四日奉硃批：著照所請。欽此。又查是年八月二十二日奉上諭：各省通行銀元，已諭令江、粵、鄂三局併造。奎俊奏四川道險運艱等語，著准其自行設局。又查光緒三十年二月，盛京將軍增奏請試鑄銀元五種，均用八五成色等語，二月二十日奉硃批：戶部知道。嗣本部咨覆該將軍稱：暫准權宜辦理。又查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廿三日奉上諭：財政處奏擬鑄造銀幣章程一摺，據稱，從前各省所鑄銀元，係屬一時權宜，現在擬鑄庫平一兩銀幣，定為本位等語。著戶部造幣總廠，行知直隸、江蘇、湖北、廣東各分廠趕緊鑄造等因。又查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初五日，財政處會同戶部議覆雲貴總督奏請設局鑄造銀銅元一摺內，准其暫行辦理。又查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本部議覆東撫奏試鑄銀元，盛京將軍奏開鑄銀元摺內稱，東撫所請無庸置議；奉天情形不同，應否鼓鑄銀幣，應俟新督徐世昌到任，再行辦理。

按自光緒十五年冬間，本部議覆粵督張奏請試鑄銀元一摺，奉旨允准試辦之日為始，計自十五年至二十五年，各省陸續開鑄者，為廣東、奉天、吉林、湖北、直隸、江南、福建、安徽、新疆、湖南、浙江十一處；自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奉旨停鑄者，為奉天、福建、安徽、新疆、湖南、浙江六處；奉旨准留者，為直隸、湖北、廣東、江寧、吉林五處；自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奉旨准留者，為湖北、廣東、江南三處。又陸續准辦者，為山東、奉天、四川三處。合之二十九年三月間奉旨設立之天津鑄造銀元總廠，共七處。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奉旨准鑄銀幣者，除奉天尚未奏明外，計天津總廠及直隸、江南、湖北、廣東、雲南分廠五處，共六處。此外皆在應行停鑄之列。但各省開鑄銀元以來，除廣東、吉林兩省業經迭次報部造送清冊外，其餘均未詳細造報。本部於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八年二月，兩次奏催各省詳報銀元盈餘，支

銷款項及鑄成銀元數目，而各省報案仍屬寥寥。現在擬奉諭旨，整頓幣制，亟應將各省銀元局廠歷年鑄造銀元數目，詳細清查，以資研究。……除歷年進口外國銀元，咨由稅務處詳查外，相應飛咨貴督撫照本部此次所發表式自該省銀元局廠初鑄大小銀元之日起至停鑄之日止，其未停者至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底止，將所鑄各種銀元枚數及所值庫平銀數，按年總結，填明表內，並所鑄各種銀元分兩成色詳細聲敘。【《通臬司稿簿》，原冊標光緒三十四年，文末未註月日。】

〔度支部尚書載澤等摺——鑄造國幣應統一事權，宣統二年四月十五日〕竊維推行幣制，頭緒紛繁，要以統一鑄造為先務，誠以鑄幣本中央特權，斷無任各省自為風氣之理。東西各國貨幣條例且以此訂為專條，顯以示權限之所在，隱以謀圖法之整齊，用能主輔相權而幣制之基永固。查光緒二十九年，前財政處奏准在天津設立造幣總廠以後，各省所設銀銅各廠仍復錯雜其間，所鑄形式既異，成色亦復參差。近年以來，疊經臣部一再奏咨飭令銅幣各廠停鑄，其兼鑄銀銅或專鑄銀幣各廠，前以幣制未訂未便遽令停止，致礙民間應用，現在幣制既經釐訂，亟應將各省所設銀銅各廠一律裁撤，專歸天津總廠鑄造。惟中國幅員遼闊，非一廠所能敷用，擬請將漢口、廣州、成都、雲南四處之廠改為分廠，統歸天津總廠管理。東三省情形與他省不同，擬將奉廠基址暫改分廠一所，一俟總廠鑄數漸充，再由臣部酌量該省市情，應留應撤，奏明辦理。其餘各廠即應一律裁撤。此次釐訂國幣成色、分量及一切形式自與舊幣有別，所留各廠現今所鑄無論何項貨幣，一律暫行停止，應俟祖模頒發后，再行開鑄，以昭劃一。至裁撤各廠出入款目及一切機件物料，擬令各省正副監理官會同各該廠總會辦點驗核算，開具詳細表冊呈部彙核，其機件物料存留原省改作別用，抑或運歸總廠備用之處，隨時由臣部會同各督撫妥商辦理。

宣統二年四月十五日奉旨：依議。欽此。

〔幣制則例公佈後各省電報——反對停鑄銀元，宣統二年〕

〔一、威京電，四月二十日。〕 度支部鈞鑒：洪篠、巧兩電均悉。奉省銀元廠已飭趕緊停鑄，惟本省現銀甚少，民間習慣向係通行空帖，日、俄鈔票尤爲充斥。自去年部章限制出帖後，市面恐慌，遂由銀元廠招來商人兌鑄小銀元，各商因行用利便，始紛紛赴外埠運銀搭鑄，藉以流通。現錢票既予限制，銀元又復停鑄，現貨缺乏，市面周轉爲難。……良〔錫良〕。效。

〔二、吉林電，四月二十一日。〕 度支部鑒：洪密。昨奉篠電內開：本月十六日本部擬訂國幣則例，奏奉諭旨：各省現鑄大小銀銅元一律停鑄等因。……自應欽遵辦理。惟吉省向無制錢，市面流轉從前只有生銀，……吉省實與內地不同。內地制錢向多，銅元開鑄已久，暫停尙無出入。吉若停鑄，則二成兌現，卽難應付，而官帖之信用全失，倘因新幣未頒，改鑄無日，旬日之間銅幣已空，官帖無效，必至激成事變。……至銀元則開鑄未久，亦因民間生銀日耗，官家所入無幾，輾轉入市，卽已出口。特改鑄銀元，冀其流通，不至與銀同耗。上年各省停鑄，卽因以上種種困難，懇求屯帖鵝眼三項。近年日本之老頭票、俄國之羌帖盛行，生銀久經外溢，屯帖鵝眼，商家本不信用，是以前將軍改用官帖，而以請鑄銅幣爲輔助機關，猶因官帖日多銅元不敷周轉，只以二成付省。……錫良、昭常。荷。

〔三、武昌電，四月二十一日。〕 從前沿江各省多用墨西哥銀元，近十餘年來以本省所鑄龍元爲主。銀元局所鑄龍元，大半係各局廠及殷實商號以銀來局搭鑄，湖北官鑄局發行銀元票甚多，亦須備有龍元以保信實。鄂省陸軍軍餉及各衙署每月所需甚鉅。將來新幣發行，原有之生銀銀元本准仍照市價行用。現在龍元一項暫緩停鑄，似與幣制無妨。爲鄂省大局起見，並非貪戀此中餘利。瑞澂。號。

〔四、雲南電，四月二十二日。〕 新幣未到以前倘卽停鑄，市面必至大爲恐慌。且已行之幣信用驟減，法元乘勢充斥。……。隆芳密叩。

〔《度支部通阜司稿簿》。〕

2. 設立造幣總廠

〔上諭——京師設立銀錢總廠，光緒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從來立國之道端在理財用人。方今時局艱難，財用匱乏，國與民交受其病。是非通盤籌畫，因時制宜，安望財政日有起色。著派慶親王奕劻、瞿鴻禨，會同戶部認真整頓，將一切應辦事宜，悉心經理。卽如各省所用銀錢，式樣各殊，平色不一，最爲商民之累。自應明定畫一銀式，於京師設立鑄造銀錢總廠。俟新式銀錢鑄成足數頒行後，所有完納錢糧、關稅、釐捐，一切公款，均專用此項銀錢，使補平、申水等弊掃除淨盡。部庫、省庫收發務歸一律，不准巧立名目，稍涉紛歧。其應如何妥定章程，著卽詳晰核議，分別等第，請旨遵行。總之，此舉爲國家要政，上下交益，該王大臣等所當力任勞怨，堅定不搖，務令圖法整齊，推行盡利，用副朝廷通變宜民之至意。欽此。〔《申報》，光緒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財政處摺——遵旨設立銀錢總廠並改以天津爲設廠地點，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廿三日〕竊臣等前奉諭旨，整頓財政，設立鑄造銀錢總廠。業經先後請派提調人員，並奏請頒給關防等因各在案。查銀錢總廠之設，先以勘定合式地基爲根據，而機器運用，尤以近水近煤爲第一要義。京中地勢雖不無可用之處，而水源多不敷用，且距開平煤礦較遠，運費亦必增加。似不如建設天津，經費較可節省。當經派該提調等前往天津詳細履勘。旋據勘得河北民地一區，計一百二十八畝有零，濱臨金鐘河，卽在新修馬路之側。形勢極爲高敞，且與火車站及北運河相距均不過一二里，取水運煤尤極方便。該員等繪圖呈閱前來。

臣等公同查閱，其地勢尙屬合用。當經商由直隸督臣袁，派員標明四至，飭傳業戶，呈驗契據。現議定價值，每畝庫平銀二百一十兩。其地內尙有應行遷移墳墓，拆讓草房，爲數無多，另行分別給價辦理，

以示體恤。擬俟該地交割清楚，即令北洋熟習洋式廠屋之工人核實估計，將官員工役辦公及住宿房屋，先行擇日動工。其安設各項機器廠屋，一俟機器購定後，即行如式修造，以期迅速。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三日奉旨：依議。欽此。〔《度支部通臬司奏案輯要》。〕

〔財政處慶王奕劻等摺——擬定銀錢總廠簡明章程，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竊臣等欽奉諭旨，設立鑄造銀錢總廠，業將建設天津緣由，並勘定地勢，籌商建造情形，隨時奏報在案。查鑄造銀銅各幣，必須購置合宜機器，當經督飭該提調等，向天津瑞記洋行定購美國常生廠新式鑄造銀銅元通用機器全份，訂立合同限期運津，並由該提調等會同升任天津道王仁寶將全廠工程催趨建造。嗣於本年春間工程修造報竣，該洋行所訂各項機器，亦已催令陸續運齊，督飭華洋工匠隨到即行安設，現亦安配完竣。當即遴派員司招集工匠，於本年五月初八日開機先行試鑄銅幣。臣那桐、臣張百熙於本月先後前往天津，覆加察勘，各項機器尚屬靈便堪用，廠房建造亦均如式。惟機器原定每日可出大小銀銅各元共六十餘萬枚，現時甫經試鑄，機器未免生澀，人手亦未熟諳，出數尚少。將來運用純熟，自當日見增加。除將全廠房屋機器照成圖樣二份，並鑄成銅幣四種已先行進呈外，茲謹將酌擬簡明章程八條繕單進呈御覽。

〔附章程〕謹將酌擬天津銀錢總廠簡明章程恭呈御覽。

- 一、本廠係奉特旨設立，與各直省所設不同，惟因運煤運料之便，是以前經臣等奏定在天津設廠。現在廠屋業經造齊，宜定名稱，臣等公同商酌，擬命名曰戶部造幣總廠。所造三品之幣，即文曰大清金幣、大清銀幣、大清銅幣，通行天下以歸一律。
- 一、本廠之設原以整齊圖法，本須鑄造金銀銅三品之幣，惟圖法關繫重要，不厭詳求，金銀兩種分兩成色，尚須通籌定議，而近年以來制錢短少，京師當十大錢亦苦不敷行用，是以擬先鑄銅幣。現定

銅幣計分四種，大者重四錢，值制錢二十文；次重二錢，值制錢十文；又次重一錢，值制錢五文；最小者重四分，值制錢二文。成色均定爲紫銅九十五分，配白鉛五分。以上銅鉛成色均須配足。鑄成之後仍隨時提出化驗，設有不符即應回爐重鑄，俾免參差。

一、前奉旨由戶部撥給銀四百萬兩，作爲開鑄成本。現在購地建廠工料各費並購備機器銅鉛雜料，即係由戶部隨時商撥，其創辦員司匠役薪水工食，係由財政處生息項下暫行撥用。銅幣開鑄之後，所獲餘利，除本廠開支各項並留公積及花紅各一成外，其餘全數提存戶部。嗣後擴充鑄務，增廠添機，及籌備鑄造金銀幣成本，屆時需用款項，仍由戶部照數撥給。

一、本廠鑄出銅幣自應先儘京師行用，有餘再發行各省。無論是否通行銅元地方，均可將本廠所鑄銅幣運往發行，該地方官均應隨時保護，飭令市面商民流通行用。一切公款並須與制錢一律照收，不得稍分畛域。如有阻撓挑剔者，即由財政處、戶部查明參辦。

一、本廠隸於戶部，部庫調取銅幣搭放俸餉，本應照成本覈算，惟本廠與各省不同，各省不過戶部偶然調取，本廠須供戶部常年之用，若均照成本覈算，則局用、薪紅將無所出。且本廠除成本外，餘利本係全歸戶部，自無庸沾沾於此。擬嗣後鑄成銅幣解交戶部搭放俸餉者，即照戶部搭放扣回銀數作價，以保餘利。

一、本廠事務重要，必須在事各員實心實力，方能日起有功，勸懲之方不可不設。查廣東、吉林兩省，因鑄造銀銅各元，獲有餘利，業經該將軍督撫將出力各員擇尤保獎。況本廠事屬創辦，頗費經營，尤應酌定功過規條，以昭懲勸。擬請俟開辦二三年後，著有成效，即將實在出力各員，由臣等擇尤酌保。其在廠不及二年者，不得列入。其有不甚得力之員則當隨時撤換。倘查有舞弊營私劣迹，即行據實糾參。

一、各省鑄造銀銅各元所得餘利，除近年有認解練兵經費，並浦江工程外，其餘多稱留辦地方新政之用，作為本省外銷。經戶部催令將詳細章程報部，至今多未開報。今本廠辦理各事，出入均係部款，經臣等飭令實用實銷，自未便以歷來各省造冊報銷之成例相繩。嗣後每屆年終，應令該提調等督飭員司，將該廠一年出入款項，據實開具簡明清單，報知財政處、戶部。由臣等覆覈具奏，以歸簡易而昭覈實。

一、本廠每屆年終將鑄出銅幣收回款項，除去銅鉛煤炭各項價值，以及添修工程薪水局用各項支款外，合計淨利若干，分作十成。提一成作為本廠公積，一成作為花紅，下餘儘數撥交戶部。其所提一成花紅，參酌各省章程，以十之三分給提調各員；以十之五分給全廠員司匠役；以十之二分解財政處、戶部作為飯食銀兩。至公積一成，仍按年列入公款，作正開銷。

以上各條，係體察現在情形，分別酌擬。其餘未盡事宜，或有應行增改之處，當隨時斟酌損益，奏明辦理，俾臻妥協。

〔戶部尚書鐵良摺——奏報造幣總廠收支餘利，光緒卅二年八月初十日〕光緒卅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准造幣總廠總辦升任內閣侍讀學士瑞豐等，將該廠出入款項開單呈請核銷前來。查原呈內稱：本廠自光緒二十九年七月籌辦至三十一年五月開機鼓鑄，所有創辦以來開支各款，以及開鑄後廠內支用一切款目，截至三十一年十一月底止，自應逐細核明呈報，以符奏章。計財政處前由部庫在應撥成本四百萬兩內，先提撥銀一百萬兩發商生息，專作財政處創辦造幣總廠經費之需，又本廠先後由部庫支領建廠工料各款，並購買機器銅鉛及豫備開鑄物件材料等項，合京平足銀一百十六萬三千三百六十三兩零，又生息回用等銀京平足銀二萬四千四百三十八兩零，又由戶部經發地價庫平折合京平足銀一百二十一萬九千一百十六兩零，應即作為總廠成本。除生息銀兩由財政處發交股實商號存放，隨時提取息銀核實

開支，無庸由本廠核銷外，其由戶部歷次撥給總廠銀兩，均由財政處陸續撥津應用，由提調等分別核支。建蓋廠內辦公房及機器房、煙甬、泊岸等工程，前經奏派升任天津道王仁寶監督修造，所有開支工料銀兩均經督飭廠商核實估修，並會同提調等嚴加稽查核准辦理。購辦機器係由提調自向各洋行詳細考較，在瑞記洋行定購美國新式上等機器全份，並續購鍋鑪、車床、化驗機器，磋商價值，亦均核實。向來購買機器皆有雙九五九五扣名目，歸經手人中飽，此次概行剔除，以期涓滴歸公。此外如添蓋較準新式鎔化等房間、馬路、東洋井，購買銅鉛等項大宗款目，均由提調躬自經理核支，以昭慎重。至廠內一切薪工經費伙食等款，自二十九年七月籌辦日起至三十一年四月止，均由財政處生息項下支銷。自五月開鑄以後，至十一月底止，所有員司匠徒人等薪工並伙食、焦炭、煙煤各種日需零件，自應照章由餘利項下支給。至餘利一款，本年甫經開鑄，積數無多，而開銷甚為繁鉅，經提調督飭廠員撙節支用，計自五月初八日開鑄日起至十一月底止，共售出銅幣及盤存餘料得銀二十四萬六千五百七十五兩八錢七分四釐，除扣出銅鉛價值銀十二萬三千二百二十八兩六錢五分一釐係屬成本，應提存交銀行生息備購銅鉛之用，及開支薪工焦炭煙煤物料局用等項銀四萬七千四百零二兩二錢一分八釐外，下賸餘利銀七萬五千九百四十五兩零五釐，內提存公積一成、花紅一成、二共銀一萬五千一百八十九兩零一釐，淨存餘利銀六萬零七百五十六兩零四釐，應遵章儘數撥交戶部核收，以清款目等語。

臣等伏查造幣總廠前經臣處會同臣部奏明，在津勘定地勢設立建造，並奏派提調各員體察情形核辦籌辦。查奏定章程內開，嗣後每屆年終令提調等將一年出入款項據實開具簡明清單報知財政處、戶部覆核具奏，以歸簡易而昭核實等語。當經奏蒙允准遵照在案。……奉旨：依議。欽此。〔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戶部奏檔》（鈔本）第三函，光緒三十二年奏案，卷二。〕

〔度支部尚書載澤摺——擬定造幣廠章程，宣統二年五月十六日〕本年四月十五日臣部具奏鑄造國幣應一事權，擬將各省所設銀銅各廠分別撤留，所留之廠統歸總廠管理一摺，奉旨：依議。欽此。欽遵辦理在案。惟是推行幣制，鑄造一項關係最爲重要，當此改革伊始，所有總分各廠內部如何組織，權限如何劃分，亟應明定章程，以資遵守。茲經臣部督飭員司悉心規劃，酌擬造幣廠章程十八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宣統二年五月十六日奉旨：依議。欽此。

〔附章程〕 謹將酌擬造幣廠章程繕具清單恭呈御覽。計開：

- 第一條 造幣廠歸度支部管轄，掌鑄造國幣一切事宜。
- 第二條 造幣廠設總廠於天津，設分廠於武昌、成都、雲南、廣州四處，並暫設奉天分廠一處，其分廠統歸總廠直轄。
- 第三條 總廠設正副監督各一員，由度支部開單請簡，管理總分各廠一切事宜。各分廠各設總辦一員，幫總辦一員，總廠設正坐辦一員，副坐辦一員，均由正副監督遴選妥員呈部核准奏派，秉承正副監督分理各該廠一切事宜。
- 第四條 總分各廠應設工務長一員，由正副監督遴選妥員呈部核准派充，其餘藝師藝士及各員司由各廠酌定員數呈部核定。
- 第五條 度支部籌備鑄幣專款，發給總廠分派各廠應用，所有各省舊設銀銅元廠機器廠房材料，准總廠選擇提用。
- 第六條 部庫所有各種銀兩，准總廠隨時呈領，鑄成銀幣，照國幣則例第十三條解交部庫。
- 第七條 各省藩、運、關庫等處所存銀兩與別項銀元，應次第交大清銀行轉交造幣廠代鑄，鑄成國幣後由各省照章行用。
- 第八條 前條銀兩銀元，由大清銀行運交就近總分各廠化驗內含純銀在九八五以上，准照國幣則例第十三條換給各種新幣，所有由廠運往該省費用，准其作正開銷，至由該省運往總分各廠運費，由大

清銀行核實計算，仍歸該省擔任。

第九條 總分各廠於鑄出之幣運往各省，該地方官均應切實保護，其經由火車輪船運道，應請飭下郵傳部通飭鐵路、招商各局，一律減收半價，以重國幣而利推行。

第十條 總分各廠應鑄輔幣數目，由大清銀行斟酌市面情形，隨時擬定數目，呈由度支部核准飭廠照鑄。開鑄之始暫定爲主幣八成，輔幣二成，飭廠照鑄。

第十一條 總分各廠鑄成國幣數目，每十日一次呈報度支部查核。

第十二條 總分各廠鑄造新幣重量、成色、公差之類，必須遵照奏定則例辦理，並遴派精通化學人員隨時化驗，如有不符，即回爐重鑄，以免參差。

第十三條 總分各廠所鑄各幣，由總廠呈送度支部化驗，度支部亦得隨時任抽各廠所鑄各幣化驗查核。

第十四條 造幣廠出入款項，由總廠按季詳造表冊呈報，度支部按年總結，除表冊外，並應呈報預算決算清冊。各分廠應將該廠收支數目與銀銅等幣出入情形，每月一次呈報總廠，仍每日將帳簿結算清楚，以備總廠隨時查核。

第十五條 各分廠如雇聘外國人員，應先呈由正副監督核准方可派充。其餘藝師藝士及各員司，由各分廠總辦幫辦遴派妥員呈報正副監督核准加筋派充，仍六個月一次開列名單並履歷到差年月呈報總廠，總廠按年一次彙報度支部查核。

第十六條 造幣廠所有在事各員，由度支部照前財政處原定章程，每屆三年將實在出力各員擇尤酌保。其在廠不及二年者，不得列入，在事各員倘有舞弊營私情事，由度支部隨時查明據實糾參。

第十七條 各廠有緝訪私鑄防衛廠料等事，應請各省督撫協助者，隨時呈請督撫施行。

第十八條 總分各廠辦事細則由總廠擬訂，呈由度支部核准遵行。

〔刑部尚書溥興摺——遵旨議覆私鑄銀元偽造紙幣治罪專條，光緒三十二年正月〕據辦理財政事宜王大臣咨，會同戶部附奏私造銀元偽造紙幣飭議專條一片，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奉旨：依議。欽此。抄錄原奏知照到部。查原奏內稱：圖法之害莫甚於私銷私鑄，故例禁綦嚴。自銀元銅元創行以來，權算較精，配合有度，私銷無利，其弊自絕；而私鑄之弊，則防不勝防。蓋所值既多，罔利更易，奸民藐法往往而有。至於通行紙幣，尤易作偽。國鈔爲圖法根本，斷不容作奸漁利，致妨要政，自非繩以峻法不足以懲奸宄而便民生。惟查銀元銅元紙幣三項，花紋精細，頗難朦混，一經贗造則子母相生，層出不已，凡敢於犯法作偽者，其機詐必深，其窟穴必密，較之尋常私鑄，其情罪似加一等。擬請嗣後拿獲私鑄銀銅元、偽造紙幣之犯，如其數在十千以上，或數雖不及而私鑄不止一次者，均比照私鑄制錢例加等治罪，以昭炯戒。請飭下刑部另議專條著爲定例等因，咨行前來。

查例載：各省拿獲私鑄之案，不論砂殼銅錢，核其所鑄數至十千以上，或數雖不及十千，而私鑄不止一次，後經發覺者，爲首及匠人俱擬斬候，爲從及知情買使者俱發新疆，給官兵爲奴；又受些微雇值，挑水打炭，及停工散局之後，貪其賤價，偶爲買使者，照爲從遣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其鑄錢不及十千者，首犯匠人俱發新疆給官兵爲奴，爲從及知情買使並受雇之犯，各照鑄錢十千以上從犯之罪遞減一等；其房主、鄰右、總甲、十家長知而不拿獲舉首者，杖一百徒三年；不知情但失於查察者，杖一百等語。又光緒二十二年臣部議覆署兩江總督張之洞奏廣東等省次第開鑄銀錢，請飭議私鑄罪名摺內奏准，嗣後私鑄銀錢之案以制錢一千合銀一兩，核其所鑄之數至十兩以上，或雖不及十兩，而私鑄不止一次，後經發覺者，爲首及匠人俱擬斬監候，爲從俱發新疆，給官兵爲奴；如受些微雇值在局傭工者，照爲從遣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其所鑄不及十千，及知情買使者，俱照用銅鐵錫鉛藥糞偽造假銀例治罪。又臣部議覆御史蔣式芬條陳偽造官票

治罪摺內奏准，嗣後奸民奸商偽造官錢局蓋用印信錢票誑騙財物數至十千以上，爲首者斬監候；爲從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不及十千，爲首雕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爲從及知情行用者各減一等各等因。……

臣等查匪徒私鑄偽造，罔民取利，暨爲圜法之害，即使盡法懲治，原不足惜。第律內私鑄銅錢爲首之犯及匠人罪止緹首，現行例內加重，但私鑄數字十千以上或私鑄不止一次卽問擬駢誅，懲治已不爲不嚴。至歷次奏定章程，私鑄銀錢比照私鑄制錢定罪，偽造官票比照偽造印信誑騙財物定罪，數在十兩十千以上爲首均問擬斬候，固已無虞輕縱。茲據財政處會同戶部奏請，嗣後拿獲私鑄銀元銅元偽造紙幣之犯，均比照私鑄制錢例加等治罪，自系爲維持圜法嚴懲奸宄起見。惟查銀元、銅元、紙幣三項與制錢同爲國幣，私鑄偽造同一執法犯禁，情罪無甚區分。若將此項人犯比照私鑄制錢例上加等治罪，則爲首照例應擬斬候者，勢必加至立決，不特彼此參差，恐有畸重畸輕之弊。且現在欽奉諭旨，改定法律，俱系酌量從減，而此獨加重，辦理亦殊多窒礙。特是立法無妨變通，而防弊尤宜扼要，此等私鑄偽造之犯，類皆奸宄之尤，到案狡供避就是其慣技，或數至十兩十千以上，應擬死罪者，乃供認不及十兩十千；或所犯已至多次，應擬死罪者，乃供認僅止一次。設使案犯未能全獲質證無憑，卽不得不據供定擬，照例監候待質。是死罪轉成虛設，而宵小反恃爲得計，實不可不杜其漸。原奏既請另議專條，自應不論銀數錢數次數，再行加嚴，以期辟以止辟。臣等公同商酌，擬請嗣後拿獲私鑄銀銅元、偽造紙幣之犯，但經鑄成造就，無論銀數錢數次數多寡，爲首及鑄造雕刻之匠人，俱擬斬監候，仍照新章改爲絞監候，入於秋審情實案內；爲從俱發新疆，給官兵爲奴；受雇之犯及知情使行用者，俱照爲從遣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若私鑄偽造未成長罪中止者，爲首及匠人俱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似此嚴定科條，永昭法守，庶匪徒咸知警懼，而圜法可期肅清矣。

奉旨：依議。欽此。〔《東方雜誌》，卷 8，期 1。〕

3. 各省鑄造銀元概況及其種類重量成色

各省鑄造銀元概況表

省別	具奏年月及具奏人	鑄造情況	備考
總廠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三 日財政處	在天津設立戶部鑄造銀錢總 廠	自光緒十五年准粵督奏 請鑄銀元後，至二十五 年，各省先後開鑄者計 廣東、奉天、吉林、湖北、 直隸、江南、福建、安徽、 新疆、湖南、浙江共十一 處。 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停 鑄者，奉天、福建、安徽、 新疆、湖南、浙江等處， 准保留鑄造者，直隸、湖 北、廣東、江寧（江南）、 吉林等處。 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准 留鑄造者，湖北、廣東、 江寧，准復鑄者，山東、 奉天、四川等處。 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准 鑄銀幣廠局，計總廠、直 隸、江南、廣東、湖北及 雲南（奉天尙待奏明）， 其餘各省局廠均在停鑄 之列。 （以上摘自度支部通奉 司咨稿） 據宣統二年四月度支部 奏， *現在幣制既經釐定，亟 應將各省所設銀銅各廠 一律裁撤，專歸天津總 廠鑄造。惟中國幅員遼
廣東	光緒十三年二月張之洞	鑄銀元	
	光緒十六年五月十五日李瀚 章	十六年四月初二日開鑄，大 小共五種	
	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周馥	停鑄小元（六月又開鑄）	
直隸	宣統二年九月十四日袁樹勛	請開鑄小洋	（以上摘自度支部通奉 司咨稿） 據宣統二年四月度支部 奏， *現在幣制既經釐定，亟 應將各省所設銀銅各廠 一律裁撤，專歸天津總 廠鑄造。惟中國幅員遼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王文韶	就北洋機器局改建添機附鑄 銀元	
	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王文韶	開鑄銀元五種	
	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不能停鑄	
	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裕 祿	直隸附鑄不便，仍請自鑄	（以上摘自度支部通奉 司咨稿） 據宣統二年四月度支部 奏， *現在幣制既經釐定，亟 應將各省所設銀銅各廠 一律裁撤，專歸天津總 廠鑄造。惟中國幅員遼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袁世凱	建北洋銀元總局十一月十六 日開鑄	
山東	光緒二十四年張汝梅	請開鑄銀元（二十五年停）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袁世凱	請設局自鑄，部議准	
奉天	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伊 克唐阿	購機設局請鑄銀元	（以上摘自度支部通奉 司咨稿） 據宣統二年四月度支部 奏， *現在幣制既經釐定，亟 應將各省所設銀銅各廠 一律裁撤，專歸天津總 廠鑄造。惟中國幅員遼
	光緒三十年一月增祺	試鑄銀元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徐世昌	大銀元由北洋代鑄自鑄小銀 元	
吉林	光緒二十三年七月初六延茂	開鑄銀元	
	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初六延茂	附鑄不便，請仍准自鑄	（以上摘自度支部通奉 司咨稿） 據宣統二年四月度支部 奏， *現在幣制既經釐定，亟 應將各省所設銀銅各廠 一律裁撤，專歸天津總 廠鑄造。惟中國幅員遼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長順	復鑄（因日俄戰爭停鑄）	
黑龍江	光緒二十六年壽山	請設局自鑄銀元	

(續)

省別	具奏年月及具奏人	鑄造情況	備考
安徽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鄧華熙	開鑄五種銀元	關,非一廠所能敷用,擬將漢口、廣州、成都、雲南四處之廠,改為分廠,歸天津總廠管理。東三省情形與他省不同,擬就奉廠基址暫改分廠一所。”後又添設江寧分廠,其餘各廠均應裁撤。
	光緒二十五年八月鄧華熙	停鑄	
浙江	光緒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廖壽豐	開鑄五種銀元	
	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劉樹堂	停鑄	
福建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許應騤	鑄造銀元(官督商辦)	
	光緒二十六年十月許應騤	請仍自鑄,部議准	
湖北	光緒十九年八月張之洞	建銀元局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張之洞	開鑄銀元四種	
	光緒三十年八月張之洞	鑄一兩重銀元,計鑄一兩、五錢、二錢、一錢四種	
湖南	光緒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陳寶箴	試鑄半角、一角、二角小銀元	
四川	光緒二十二年六月鹿傳霖	建銀元局,二十四年六月開鑄(二十五年停)	三十一年奕劻奏銀幣一項事由總廠鑄造,仍留南北洋粵鄂四局,後添雲南一局。二十五年四月上諭各省銀元由湖北、廣東兩省代鑄,各省毋庸另行設局。二十五年六月上諭准直隸、吉林、江寧三局照鑄,其餘各省毋庸設局。
	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奎俊	請自行設局鑄造,部議准	
	光緒三十二年二月錫良	仿印度盧比鑄三錢二分重藏洋,行使西藏及川邊	
陝西	光緒二十五年三月魏光燾	自行設局鼓鑄	
南雲	光緒三十二年三月丁振鐸	設局照部章自鑄銀元	
江蘇	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三十日劉坤一	江寧自二十三年十二月開鑄至二十四年底止共鑄大小銀元五百萬元,盈銀十四萬餘兩,請仍自鑄,不附粵鄂代鑄,部議准	
新疆	宣統元年二月十三日度支部阜通司	光緒二十九年以土法製銀元計湘平五錢、三錢、二錢三種,二十三年六月改附機器局試鑄	
西藏	宣統二年七月初一日聯豫	查封番官所設造幣廠,試鑄銀元一種,重一錢	

編者注:1.此表係就當時各省督撫將軍奏章中摘出排列,藉以說明各省鑄造情況。

2.各省鑄造,時鑄時停,或停而復鑄,又鑄造種類和數量,因缺乏資料,未能注明。

各省舊鑄銀元種類重量成色表

地 名	年 代	種類	每 千 分		每元重量	庫 平	庫 平	備 考
			純 銀	銅並雜質	庫 平	每枚含銀	每枚含銅	
廣 東	光 緒	一元	902.700	97.300	0.7245	0.6540	0.0705	合金極微
		二角	804.000	196.000	0.1433	0.1152	0.0281	
		一角	770.835	229.165	0.0715	0.0551	0.0164	
湖 北	光 緒	一元	903.703	96.297	0.7226	0.6530	0.0696	合金極微
	宣 統	一元	901.697	98.303	0.7261	0.6547	0.0714	
	光 緒	半元	863.720	136.280	0.3535	0.3053	0.0452	
		二角	820.080	179.920	0.1415	0.1160	0.0255	
		一角	821.085	178.915	0.0684	0.0561	0.0123	
江 南	光緒戊戌	一元	902.327	97.673	0.7246	0.6538	0.0705	微合金
	光緒壬寅	一元	902.700	97.300	0.7074	0.6386	0.0688	
		二角	821.304	178.696	0.1428	0.1172	0.0256	
		一角	824.323	175.677	0.0706	0.0582	0.0124	
北 洋 機器局	光緒二十四年	一元	890.664	109.336	0.7289	0.6492	0.0797	合金極微
	三十三年	一元	890.000	110.000	0.7396	0.6582	0.0814	微合金
	二十五年	半元	840.845	159.155	0.3615	0.3040	0.0575	
	三十三年	二角	809.729	190.271	0.1409	0.1141	0.0268	
		一角	812.748	187.252	0.0715	0.0581	0.0134	
奉 天 機器局	光緒二十五年	一元	856.562	143.438	0.7247	0.6207	0.1040	合金極微
奉 天	癸 卯	一元	844.526	155.474	0.7056	0.5959	0.1097	
東三省	光緒三十三年	一元	890.066	109.934	0.7199	0.0640	0.0791	微合金
		二角	890.064	109.936	0.3625	0.3226	0.0399	
		二角	890.064	109.936	0.1468	0.1307	0.0061	
		一角	893.068	106.912	0.0693	0.3619	0.0074	

(續)

地 名	年 代	種類	每 千 分		每元重量	庫 平	庫 平	備 考
			純 銀	銅並雜質	庫 平	每枚含銀	每枚含銅	
吉 林	光緒庚子 乙巳	一元	884.059	115.941	0.6988	0.6178	0.810	合金極微
		一元	895.679	104.321	0.6977	0.6249	0.0728	
		二角	810.081	189.919	0.1414	0.1145	0.0269	
		一角	817.781	182.219	0.0695	0.0568	0.0127	
四 川	光 緒	一元	896.682	103.318	0.7179	0.6437	0.0742	微合金
安 徽	光緒戊戌	一元	894.676	105.324	0.7239	0.6477	0.0762	合金極微
總 廠	光 緒	一元	904.527	95.473	0.7029	0.6521	0.0688	微合金
		二角	804.671	175.329	0.1433	0.1182	0.0251	
		一角	825.676	174.324	0.7025	0.0599	0.0126	

資料來源：賈士毅：《民國財政史》，頁 196。

各省銀角種類重量成色表

地 名	年 代	種類	重 量	純 銀	純 銅
廣 東	光 緒	二角	庫平一錢四分三釐三毫	一錢一分五釐二毫	二分八釐一毫
		一角	庫平七分一釐五毫	五分五厘一毫	一分六釐四毫
湖 北	光 緒	半元	庫平三錢五分三釐五毫	三錢零五釐三毫	四分五釐二毫
		二角	庫平一錢四分一釐五毫	一錢一分六釐	二分五釐五毫
		一角	庫平六分八釐四毫	五分六釐一毫	一分二釐三毫
江 南	光 緒	二角	庫平一錢四分二釐八毫	一幣一分七釐二毫	二分五釐六毫
		一角	庫平七分零六毫	五分八釐二毫	一分二釐四毫
北 洋	光緒二十五年	半元	庫平三錢六分一釐五毫	三錢零四厘	五分七釐五毫
	光緒三十三年	二角	庫平一錢四分零九毫	一錢一分四厘一毫	二分六釐八毫
		一角	庫平七分一釐五毫	五分八厘一毫	一分三釐四毫

(續)

地名	代年	種類	重 量	純 銀	純 銅
東三省	光緒三十三年	半元	庫平三錢六分二釐五毫	三錢二分二釐六毫	三分九釐九毫
		二角	庫平一錢四分六釐八毫	一錢三分零七毫	六釐一毫
		一角	庫平六分九釐三毫	六分一釐九毫	七釐四毫
吉 林	光緒乙巳	二角	庫平一錢四分一釐四毫	一錢一分四釐五毫	二分六釐九毫
		一角	庫平六分九釐五毫	五分六厘八毫	一分二釐七毫
總 廠	光 緒	二角	庫平一錢四分三釐三毫	一錢一分八釐二毫	二分五釐一毫
		一角	庫平七分二釐五毫	五分九釐九毫	一分二釐六毫

資料來源：《財政年鑑》，貨幣章，頁 1539。

4. 各省鑄造利潤及弊端舉例

〔署兩江總督張之洞等摺——湖北銀元局請仍歸南洋經理盈餘酌量津貼鄂省，光緒廿年十一月十七日〕竊臣等准戶部咨，議覆臣之洞奏湖北新鑄銀元行用辦法一案，光緒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分別咨行前來。原咨內大略謂，鑄造銀元，費歸鄂籌，事歸鄂辦。江南所借鑄本由鄂自籌間款歸還，扣成按月報部，餘利應歸鄂省，不必用外洋銀條。大指不外此數端。臣等咨電往覆詳切籌商，其間實有必須審時度地，酌劑盈虛，辦理方無窒礙者，敬逐條臚舉爲我皇上陳之。

查部議謂湖北試鑄銀元，原因鄂省制錢缺少，是以議准開鑄。現在湖北銀元局雖歸南洋經理，但買機造局經費俱係湖北籌備，局設鄂省，現鑄銀元亦係湖北省造字樣，所有配成餘利與局中一切繳納支發等款，並此後局費及修補添設機器各費，自應統歸湖北專司其事，以符奏案。所請將銀元批解江寧，及此後該局各費俱由江南籌撥之處，應毋庸議。至鑄本銀二十萬兩，係江南支應局借撥，即由湖北按照銀元易銀市價如數抵還江南。嗣後或仍由江南循環借撥，或逕由湖北

自籌間款，或陸續由餘利項下歸還，由臣等妥商辦理等語。

伏查前以湖北制錢缺少，奏請購機設局試鑄銀元，以濟錢法之不足，果能隨鑄隨銷，無少壅滯，則鄂鑄鄂用，足資周轉，以銀代錢不至缺乏，統歸湖北專司，自屬簡易辦法。無如湖北一省，惟漢口、宜昌兩處通商市場行用洋銀，其餘各屬皆用紋銀，間有兼用洋銀者，爲數甚少。且以洋銀折制錢，壓平扣色，任意高下，無市價之可言。現鑄銀元成色輕重皆仿照洋銀，原欲奪洋銀之利，自不能不以洋銀之市價爲準則，而洋銀之成色抵於紋銀，所值亦少於紋銀，在通商口岸，華洋貿易權衡切當，市價雖有漲落，要不至少於洋銀中實有之成色，且恆比實有之成色略高，蓋洋銀輕重有準，取攜便易，商民樂於行用，故所值雖稍浮於實有之成色，而人不以爲過。且行銷日廣，來者日多，洋銀之利不過如此，非謂九成之洋銀即可抵十足之紋銀以爲用也。自鑄銀元之利亦復如此，能與洋銀同價則有利。至內地素無行市，必至任意扣折，若強其行用，恐實有之成色且不敷，工火更何由出。是以行用必聽其自然，不得絲毫勉強。湖北一省惟漢口銷用較暢，究屬一隅之地，爲數不能甚多，若待由漸擴充以達內地，則收效甚遲，且鑄多銷滯，積壓銀款既難周轉，勢必停工待銷，糜費無益。臣等籌之已熟，是以於正月初四日合銜電奏，湖北銀元局開辦尚須籌款，銀元銷路以江南、安徽等處爲多。查鄂省創設各廠，前奉旨仍令臣之洞督飭經理，且江南去年曾經議設銀元局，尚未舉辦，若鄂省歸南洋經理，可免江南另設一局，以致相妨。將來如有盈餘，可酌量津貼鄂省，奉旨允准在案。此次臣之洞所奏將湖北鑄成銀元撥解江寧，飭發江蘇、安徽、江西三省行銷之議，係查照奏案辦理。蓋三省通商口岸較多，貿易較大，行用銀元亦較暢，故奏請將鄂局歸南洋經理。上一年春間本任兩江督臣劉坤一，本擬在金陵設銀元局，購機度地已有成議。今鄂局行銷既須仰給江南，則此後江南不另設局，以免相妨。籌款行銷，南洋任之，如有盈餘，酌量津貼鄂省。本擬江、鄂各半均分，蓋必多鑄多銷

方有盈餘，原欲同力合作，兼爲江、鄂計也。今部議鑄本由江南借撥，行銷由湖北專司，其餘利及籌款統歸湖北，似未深悉外間籌辦籌銷之用意。臣之洞當經電商臣繼洵，旋接電覆稱，以武漢等處向來行用銀元不多，此後能否暢行尙無把握，遠不如江、皖等省銷路之廣；此局月鑄三四十萬兩，鄂省司局款絀，挪借亦難，儻滯銷壓本勢難周轉，若少鑄則所入利微，不免虛糜局用，不如仍照原議，籌款行銷南洋任之，餘利江、鄂各半，最爲妥協等語。是此時臣等意見仍係相同，合無仰懇天恩，俯准仍照臣之洞原議辦法，以暢行銷而收利權。其鄂省墊用購機造局之款，及每月局用修補添機各費，自應在盈餘項下陸續提還扣除，此江、鄂兩省俱無盈絀者也。

又部議謂若如所奏，一月所鑄之銀不下四十萬，其配合成色按照大小銀元由九成遞減至八成牽算，每月約扣銀五六萬兩等語。

詳釋部臣所議，係就紋銀加色仍作十足紋銀計算，故有如此之多，不知鑄成九成銀元，成色既減則所值亦減。照市價兌換，漢口用洋例，上海用規元，展轉折算，僅比九成實色略多，萬不能抵十足紋銀。大約鑄銀一千兩除銅珠白鉛火耗運費外，盈餘不及二十兩，司員薪洋，工匠薪工、局費每月約需一千數百兩，尙未扣除。若鑄八成二之小銀元，成色較抵，餘利較厚，大約鑄銀一千兩盈餘約可百兩。是以粵省錢局以鼓鑄九成大元並無餘利，數年來皆鑄小銀元，多至千餘萬兩，盈餘頗豐。然有小元而無大元互相調換，行用必不能持久。上海行用粵東小元市價近甚減色，作九二折扣算。鄂省初辦務在持平經久，以期流通廣遠，以多鑄九成銀元爲主，而並鑄八成二之小銀元，以大易小、以小易大，各聽民間自願，庶可歷久不渝，然盈餘亦必不能如粵局之厚矣。

又部議謂粵東製造銀元，前據李瀚章奏明由善後局撥給紋銀，尙稱適用。現在湖北開鑄係用外洋銀條，以我之紋銀購彼之洋條，勢必諸多虧折。究竟洋條是否純淨，不但該督未能深悉，即局員工匠亦恐

未必周知。以銀鑄幣本易銷耗，第以紋銀鑄銀元與以紋銀易銀條同一銷耗紋銀，而反多此虧折，應令詳細酌核等語。

查通商以來貿易日盛，市面需用銀幣亦日多，內地紋銀久已不敷周轉，是以通商各口皆用洋銀爲大宗。各處銀號往往購買外洋銀條，略攙銅鉛鎔成元寶，與內地紋銀成色約略相等。年中銷用外洋銀條爲一大宗，商人以此謀利，藉非洋條成色高於紋銀，商人何以取利，即此可爲明證。大抵中國分金提銅之法粗而不精，僅能知其大略之數，外國分化五金有專門之學，細微必察，考驗極精。歷考內地元寶，高者每百兩中不過十足淨銀九十八兩八錢五分，餘爲銅鉛雜質，其低者多寡參差更無論矣。至於外洋銀條，則每百兩中有十足淨銀九十九兩八九錢，成色相去不甚懸殊，而且每條重約一千兩，一經較準即可配銅鎔鑄自成一爐，事較易舉。內地紋銀元寶，重者每錠不過五十兩，而且一錠有一錠之成色，高抵不一，驗不勝驗，必湊成千兩爲一爐鎔化和勻重新凝塊，始能驗其實在之成色，然後配銅重鎔方克有準。多一傾鎔即多一火耗，此鄂省銀元局所以購用外洋銀條之故也。大約用寶紋與用洋條比較，每千兩約多折耗四兩左右。臣之洞在粵創設銀元局，開鑄之初本擬向匯豐購用銀條供鑄，已議有眉目，嗣因臣之洞調任湖廣，粵省局員樂於省便，且見粵省銀元易銷，希冀民間不加深求挑剔，遂稟准接任督臣李瀚章但取寶銀供用，此粵省核算之疏，非寶紋可抵銀條也。……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硃批：著照所請，戶部知道。欽此。

〔兩廣總督德壽摺——粵省鑄造銀元餘利，光緒廿六年十一月初四日〕再，光緒十三年前督臣張之洞奏明粵省購辦機器，建造廠屋，試鑄制錢，附鑄銀元一案，光緒十五年四月廿六日開工鼓鑄，先造制錢，當時銅鉛價值尚平，每錢一文計重一錢，每錢一千作銀一兩，原奏已不無虧折。厥後銅鉛價值日漲，十六年三月經前督臣李瀚章奏改每文

重八分，以一千三百五十文作銀一兩，虧折仍多。嘗於十六年四月試鑄銀元，藉資挹注。嗣因銅鉛過昂，採購不易，二十年底制錢暫行停鑄，專造大小銀元。計自光緒十六年起截至廿五年底止，共盈餘銀二百八十五萬四千九百五十五兩三錢零。除各年共撥用銀二百八十三萬三千二十二兩零外，尚存盈餘銀二萬一千九百三十二兩零，歸入二十六年盈餘項下併計。惟鑄造銀元必須購辦紋銀，粵省通用均係洋銀，購買紋銀必須補給紋水，且不易得。鑄造之多寡，紋水之漲落，恆視紋銀來源爲定衡，因是遞年造數未能畫一，盈餘亦多寡不等。除督飭局員分年另造細冊詳請咨部核銷外，據廣東善後局司道等列冊詳請奏咨立案前來。奴才覆核無異，除冊送部查核外，謹附片具奏。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硃批：戶部知道。欽此。

〔吉林將軍達桂摺——吉省鑄造銀元盈利數目，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茲將第六屆，自三十二年正月起到十二月底止，共鑄成五種銀元九百八十七萬四千零二十八元，計重二百八十一萬二千七百六十九兩零七分。經本省暨江省官紳商賈陸續兌換發出，共用實銀二百四十五萬三千二百零九兩四錢五分六釐四毫，遵章配合初鎔重鎔銅珠四十萬零一千四百六十兩零四錢五分三釐六毫。內除各項折耗四萬一千九百兩零零八錢四分，廠中需用料件隨時價值銀七萬零七百二十二兩二錢五分五釐三毫零三忽，員司匠徒夫勇等薪水、工食、心紅、局費銀四萬四千零九十五兩九錢九分二釐一毫八絲五忽外，淨得盈餘銀元銀二十四萬四千七百四十一兩三錢六分六釐一毫一絲二忽。連上五屆所存盈餘鑄本兩項銀元銀六十二萬五千六百七十二兩九錢二分七釐六毫四絲二忽，共實存銀元銀八十七萬零四百十四兩二錢九分三釐七毫五絲四忽，除先後奏准留局鑄本銀二十一萬零一百零七兩五錢七分二釐一毫三絲八忽，添購鑄元器具價值銀一萬一千零十七兩二錢九分，提撥吉長鐵路公司銀十四萬五千零七十二兩

六錢五分外，計盈餘項下實存銀元銀五十萬零四千二百十六兩七錢八分一釐六毫一絲六忽。仍遵奏案爲建修吉長枝路之用，另款存儲，聽候提撥。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三十日硃批：度支部知道。欽此。

〔江蘇巡撫鹿傳霖片——江寧銀元局弊端，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再，鼓鑄銀元利益甚厚，廣東、湖北均有成效，江南設局開辦，原係仿照兩省成案。乃辦理已逾兩年，而所獲盈餘銀兩較之粵局短絀甚鉅。雖兩省市價情形稍有不同，亦不應懸殊太甚。且行銷滬市較湖北扣水爲多，物議紛騰，咸謂其辦理不善。臣抵署任後，當委糧鹽兩道並添派道員調齊冊卷逐細鉤稽，其月報季報及總冊並與各局署市店往來帳目，舛錯遺漏，種種不符，又附列江寧釐局搭鑄一款，尤爲樛轄。據該局所用洋人司事稟揭亦多微詞。查道員任玉森奉委總辦局務，成本已近百萬，鑄造銀元數在千萬以外，當此時事艱難，宜如何悉心考核，嚴杜弊端，以期多獲盈餘，有益公款，乃竟漫不經心，所開冊報雖巧算亦難符合，訛誤牽混，難保別無弊端。該員現已准補淮揚海道，應不准其赴任，擬請敕下李秉衡一併查辦，以重公款而儆效尤。

〔兵部侍郎鐵良摺——查江寧銀元制錢總局積弊，光緒三十年〕查江南銀銅元局自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間開辦，內分東西兩廠，東廠鑄造銀元，西廠鑄造制錢，故原名江南製造銀元制錢總局。旋因制錢虧本，即於次年停鑄。迨二十七年秋間，以蘇省現錢缺乏，由蘇藩司撥銀一萬兩交該局，將西廠停鑄制錢之機器改鑄當十銅元，由是源源代鑄，按批報解。至是年冬，江寧藩司亦仿此辦理。嗣於二十八年夏間，角洋滯銷，銀元利薄，經該局總辦之道員稟准於向鑄銀元之東廠，亦搭鑄銅元，解司代銷，銷出餘利仍交存該局。至二十九年十二月因該局積弊甚多，更定新章，始收回西廠代鑄名目，將東、西兩廠所鑄銅元儘數解交藩署撥售，每批以二百萬元爲率，先行解還鑄本銀一萬兩。或

盈或絀俟月底造報時司局再爲結算，互相找補。所獲盈餘悉存藩庫抵放各學堂經費之用。上年四月，又將新廠機器安齊，以後如三廠完備全工並鑄，每月約可出銅元四千四五百萬元之譜。綜計該局開辦以來，先後借撥籌防局鑄本銀一百二十二萬八百六十餘兩，業由該局陸續解還銀六十萬八千四百八十餘兩；又由藩司解還銀五萬兩，尙結欠銀五十六萬四千三百七十五兩有零，據稱現擬按年歸還銀五萬兩，以期逐漸拔清。至該局所獲銀銅元餘利，自二十三年十二月起至上一年七月底止，統共入銀一百四十六萬六千餘兩，除還過鑄本及一切開支並另存司庫者不計外，現存該局本利兩項共合漕平銀七十九萬九千七百十三兩有零。

查鑄造銀銅元本爲開拓利源起見，而利之所在，弊即隨之。該局設立七年餘，歷年總辦諸員曾以弊竇滋多，貽人口實，今覆核其盈餘數目，實有不能無疑者。如銀元一項，近年每季止鑄旬日，固已無甚餘利，其餘利自當以開辦之初行銷最暢時所獲之數爲比較。查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道員任玉森創辦時共鑄銀元一千二百八十二萬六千五百四十七元二角，獲餘利銀二十七萬一百四十餘兩，是銀元每一萬元約得餘利二百十兩有零。至銅元一項，現當整頓辦法之際，又當以此時所獲之數爲比較。查上年自四月間道員張廷杰接辦後，以數月扯計，共鑄銅元一萬零四十九萬七千五百枚，獲餘利銀三十二萬八千七百餘兩，是銅元每一百萬枚約得餘利三千二百餘兩。乃據江寧藩司所開各總辦盈餘細數，如道員劉思訓經鑄銀元四百二十六萬八千七百八十七元，僅獲餘利銀七千九百三十五兩零；道員劉錫庚經鑄銀元一千四百二十一萬二千二十七元，僅獲餘利銀十五萬七千一百六十一兩零；道員志鈞經鑄銀元六百三十七萬八千一百七十五元，銅元四千九百萬枚，僅共獲餘利銀十六萬一千四十五兩零；道員沈邦憲經鑄銀元八十四萬九千三百五十三元，銅元五千一百萬枚，僅共獲餘利銀十二萬八千三百九十四兩零；道員潘汝杰經鑄銀元五十九萬三

千四百五十一元，銅元一萬四千七百三十萬九千四百五十枚，僅共獲餘利銀四十一萬三千二百四十九兩零。所短未免過鉅。雖其間或有停鑄或係搭鑄，或一廠鑄或兩廠鑄，所有開支薪水辛工煤炭等項，省與費自各有不同，而數目如此懸殊，其有無中飽亦可概見。二十九年冬間經前督臣魏光燾嚴飭整頓核訂章程，並將歷辦局務各道員共罰捐銀十萬兩，以示懲儆。雖從前諸弊端大致改革，亦尙難一律廓清。

蓋該局之弊觸處皆是，除向來私鑄私賣現已禁止外，如採辦機器濫報價值，弊一；購買銅鉛煤油等項明暗均有扣頭，弊二；員司把持，任用私人，分據各差，聞局中工匠藝徒均以賄進，弊三；冗員頗多，坐糜薪費，弊四；收發物料處於應發各料多有不足，如上年夏間減發車油致礪片廠機器損壞，全機停工，虧損數月餘利約二十餘萬兩之多，弊五；棄擲二煤致生煤亦乘間竊出，弊六；銅元印花後，一任工役收取偷竊，恐所不免，弊七；沖餅所餘銅片棄擲滿地，暗中銷耗不貲，弊八。

以上諸弊，均應嚴加稽察，切實剔除，現經前署督臣端方改派道員接辦，倘能認真整頓，局務或漸有起色。此查明江南銀銅元局之情形也。

5. 新疆西藏的地方專用銀幣

〔新疆鑄一錢重銀錢〕回民市易舊用制錢。自阿古柏創鑄天罡^①，賤色低減，物價翔貴。乃改造銀錢，平市價，杜私贗。宗棠飭蘭州製銅模付張曜試辦。枚重一錢，大小厚薄如一，與制錢相權，銀爲母銅爲子，一律通用。商民便之。〔魏光燾，《勘定新疆記》〕

〔度支部咨新疆巡撫聯魁文——准許新疆鑄造金元，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初一日〕內閣抄出伊犁將軍長〔庚〕奏，新疆司庫實存銀元、砂條金，擬請留辦新政一摺。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初六日奉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原奏內稱：司庫實存銀元合銀十四萬七千五百兩，又

① 天罡就是騰格的異譯，是維族語言“銀錢”的意思。

存湘平砂條金一萬四百二十兩六錢一分二毫五絲，擬即毋庸動撥。據布政使王樹枏面稱，此金若按原價三十五兩換銀不易，不若鑄造金圓，尚易行使。……查現時幣制尚未奏定，本難遽准外省鑄造金元。但新疆情形向來與內地稍有不同，既據奏稱比照原價換銀不易，應准其鑄元行使，仍只作為通用之品，不為制幣。其每元重量若干，成色如何，是否即用銀元機器鑄造，原奏均未聲敘，應由新疆巡撫於開鑄時詳細咨明，並將所鑄金元揀提一枚，送部查考。

〔新疆巡撫聯魁咨度支部文——新疆省歷年鑄銀元情況，宣統元年二月十三日〕新疆當初設行省時，協餉尚可支持，嗣因餉銀流通市面者，半為俄商以洋銀紙幣易換而去，銀錢缺乏，日甚一日。光緒二十九年間李前署司見此情形，急欲試用銀元以圖補救，於是年十月在省設局依土法鑄造，分為三種：大者重湘平五錢，次三錢，次二錢，均係足色紋銀，惟分量以九七三折算出鑄行使。迨本司到任體查利弊，土法鑄造銀元，成色雖高，形式粗陋，即以九七三折算，所得盈餘不敷開支火耗工費。因設法改良，於三十三年六月將銀元改歸機器局試鑄，並將前鑄不甚暢行之三錢一種，即行停鑄，加鑄一錢一種，併五錢二錢兩種，仍照湘平核計，成色係按照九六配搭，期於新疆全省通用，藉以抵制俄商銀幣。自改鑄後，費工較省，出鑄較多，所獲盈餘勉敷局費，銀元形式較前精良，以之搭放營餉及各項發款，行之本省，商民稱便。惟來銀不旺，懸款待發者多未能暢鑄。統計新省自光緒二十九年十月開鑄起至三十三年五月止，土鑄五錢三錢二錢銀元計一百九十八萬一千二百二十枚，合湘平銀八十三萬七千七百五十兩，照九七三足重合計，值庫平銀七十八萬二千五百二十五兩五錢二分。又自三十三年六月起十二月止，改鑄五錢二錢一錢銀元共五十四萬六千枚，合湘平銀二十三萬五千兩，照九六成色合計，值庫平銀二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兩，統共歷年鑄造銀元合庫平銀九十九萬九千一百一兩五錢二分。……

〔新疆巡撫聯魁咨度支部文——新疆銀元傳鑄前遺幣情況並請改設分廠，宣統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查新省機器局自光緒三十三年起鑄造龍文銀元，計重湘餉平餉銀一錢二錢四錢五錢凡四等，以協餉不繼，時作時輟，截至宣統元年止，三年之內鑄成合銀三十二萬兩。又自光緒三十四年十月起鑄造龍文銅元，計重湘平五錢，每元當紅錢十文，合銀二分五釐，截至宣統元年止，年餘以來，鑄成合銀六萬二千六百兩，以拜城銅廠出數減少，實不敷用。即以所造銀銅兩幣供應本省之用尚虞缺乏，若向漢口、成都分廠兌換，道遠運艱，不但應用愆期，而運費過重。新疆疆民行使紅錢歷年已久，一旦改用關內當制錢十文之銅元，數目懸殊，恐多窒礙。……請援照東三省例暫准改設分廠，仍歸天津總廠管轄。……

〔陝甘總督長庚摺——新疆鑄幣弊端，宣統三年三月十六日〕查新疆行用銀幣，由來已久，回語謂之天罡。光緒二十九年署藩司李滋森亦曾以土法鑄造，三十三年六月王樹枏始詳請在機器局另製精模，改鑄一錢、二錢、五錢三等銀幣，又請試鑄一錢、二錢兩等金幣，委試用巡檢蔡世長為坐辦。原詳並未明定成色，其銀幣一項，據蔡世長摺報，每百兩申水四兩，則當為九六成足銀，四成紅銅。查驗各幣高者未逾九成，低者或尚不及。訊之當日在局化銀繼匠賽里木，則供每銀百兩實攪紅銅八兩，具有模結。是該員於每百兩中實際蝕申水銀四兩，以三十三、四兩年填表報部之三十二萬兩計算，約乾沒銀萬餘兩，但原銀成色本有參差，亦難得其侵吞確數。至金幣一項，共鑄過砂條等金五千一兩三錢三分，原報申水五成，以銀幣例之，恐亦有不實不盡。蔡世長於三十四年借補迪化縣典史，次年冬出局，旋請開缺回貴州原籍，無從質問，所鑄銀幣市面業已通行，尚無不便之說，金幣則新省不甚行使，早由商人運往天津換銀歸款。

宣統三年五月初二日硃批：另有旨。欽此。

〔清末新疆幣制情形〕（一）銅幣銀幣之鼓鑄。乾隆時代，新疆銅

幣以助餉需，回亂時銷燬殆盡，平定後制錢缺乏，市面週轉不靈，始開爐鑄造銅幣，復鑄銀幣、金幣，以助流通而補餉項之缺乏。

甲、銅幣：銅幣之鑄造廠有三，茲以開辦之先後略述梗概。

一、阿克蘇銅幣 光緒四年張曜於阿克蘇開廠鑄幣，用庫車、拜城之銅。其後旋辦旋停。自光緒四年至十三年底，得淨銅三十二萬五千四百六十五斤，成錢四萬五千七百二十百餘文。後以阿克蘇炭告缺乏，乃移廠於庫車。

二、迪化銅幣 光緒十二年六月始開廠鑄錢，採南山及庫車、拜城之銅，月出紅銅錢五萬文（四百文合銀一兩），每年可鑄一萬三千二百串文，耗銅十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二斤。除發銅價及鑄造費外，尚虧銀九百餘兩。光緒三十四年改鑄當十銅元，四十枚當紅錢四百文，准人民納糧完稅。

三、喀什銅幣 光緒十三年開辦用喀什、葉爾羌各屬之銅，一歲中需鑄銅五萬六千八百三十斤，鑄成紅銅錢一萬六千兩，每年除銅價及工本外，尚有盈餘，少則數百兩，多則一千二百兩。

乙、銀幣：回民交易原用制錢，漸專用銀兩，而成色高低、分量輕重，驟難辨晰，奸僞日滋。阿古柏竊據回疆，創鑄銀幣，名曰天罡，其式圓如餅，中無方孔，成色分量任意低減，圖售其奸，故市價相權不能允協，回民苦之。左宗棠飭張曜於阿克蘇改造天罡，民以爲便，其後迪化、喀什亦相繼鼓鑄銀幣，分述如下。

一、阿克蘇銀幣 光緒三年張曜駐兵庫車，辦理善後，奉令改製天罡，用銅模捶銀成圓，背印回文足銀五分。後製一錢，一面印好銀，一面製足一錢，皆用回文，人民皆樂用之。光緒十九年以阿克蘇紅銅缺乏，流通不暢，開爐鑄幣，每圓重一錢、二錢、三錢、五錢四種，一面鑄光緒銀元幾錢阿克蘇字樣，一面用回文鑄如上。

二、迪化銀幣 光緒十五年巡撫魏光燾開始鑄銀元，有五錢、三錢、二錢、一錢四種，一面鑄光緒銀元迪化字樣，一面回文鑄如上。

三、喀什銀幣 始於光緒十九年，有五錢、四錢、三錢、二錢、一錢五種，一面鑄光緒銀元幾錢喀什字樣，一面用回文鑄如上。

丙、金幣：新省全恃協餉支持全局，光緒末年協餉不足，且不能按時解到，每遇伊、塔二城及標營、陸軍請餉，無法應付。俄人乘機以其金元銀票重價居奇。光緒三十三年藩司王樹枏採購砂金，試鑄金元，補餉需之不濟，供市面之流通，重一錢、二錢兩種。一錢者抵銀三兩，陽面鑄餉金幾錢，陰面鑄□邊加回文餉金幾錢。開鑄之初，月出五千零一兩，由鑄銀爐附鑄，不須加支鼓鑄費。惟發行後均被市間收存，不易再見，流行不久即告停鑄。

(二)紙幣之發行。紙幣之發行，始於巡撫劉錦棠，發行於迪化，其後伊犁、喀什、阿克蘇相繼發行，分述如下：

甲、迪化紙幣：新疆北路原行使內地之制錢，嗣因制幣缺乏，改用天罡銀元，制錢益行阻滯，伊、塔一帶制錢竟至絕跡。劉錦棠乃發庫銀一萬兩，飭於省城設立官錢局，行使紅錢票，派員赴吐魯番、焉耆、庫車收買紅錢，解省運用，欲使南北錢法統歸一律。光緒十五年十二月開局，共發成本二萬五千七百兩，先後發行錢票一萬三千張，每張紅錢四百文，合銀一兩。後又印票三十萬張，除換回破票及繳存司庫外，每年市面發行多至五六萬張。光緒三十四年藩司王樹枏乃擴充辦法，於省城設官銀總局，鎮迪、伊塔、阿克蘇、喀什四道各設大局一所，府廳州縣除蒲犁、婁朥、新平(今尉犁縣)、霍爾果斯不計外，餘均設分局一所。總局由藩司督辦，太局由各道督辦，分局由地方官暨紳商爲董事，發成本一百二十萬兩，六成官票，四成金銀銅錢，其營業爲匯兌放款，訂有設局章程及放款匯寄章程，意仿銀行之制，以謀金融之流通而增司庫之收入也。彼時紙幣較少，市間交易仍以紋銀爲主，輔之者有銀元、紅錢及銅元(每枚值紅錢四文)三種。

乙、伊犁紙幣伊、塔原亦行使制錢及當地所鑄之紅錢，與當十當百之大錢，俄人佔據以來，市面之錢多被俄商吸去，改用俄國紙幣(俗稱

俄帖)，流行市場。光緒十四年，伊犁知府潘效蘇稟請恢復制錢舊法，將軍色楞額亦憤俄帖充斥，大爲漏卮，奏請設官錢局。潘明年於綏定、寧遠各設官錢局一所，發成本八萬兩，甘肅運來制錢二萬四千串（因此錢黃銅攙鉛，俄人不重此也），印發錢票十七萬五千張（俗稱伊帖），抵銀十七萬兩。錢票有一千文、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四種，其票皆以油布爲之。初發時銀票五百文抵一兩，旋因用者不踴躍，改爲一千文抵銀一兩。於是錢票日益流行，俄帖勢力稍殺。其後增設惠遠官錢局，又裁綏定局併入惠遠局。光緒十九年復印新票十萬張，抵銀十萬兩，以收回舊票。

丙、喀什阿克蘇紙幣：光緒十四年喀什設官錢局，由藩司發成本銀三萬兩，並印發洋紙花票四萬張，每張紅票抵銀一兩。旋又由省領印油布花票三萬張，前後概作成本，其後發交津商聚興永承辦。

〔李炎，《新疆研究》，卷下，頁32—36。〕

〔駐藏大臣裕綱摺——請運餉入藏以易藏錢，光緒廿七年二月初三日〕竊查西藏所屬拉里及前後藏臺餉並靖西邊餉四處，每年由川共撥銀十萬三千兩，向例俱解至打箭爐，由各糧員在藏自覓番商匯兌。每餉銀一兩在藏獲兌一錢重之銀錢十元，既免長途轉餉之費，更省以銀易錢之勞，歷經照辦無異。自上年藏中銀價陡低，市間以藏錢七八元即可購銀一兩，各番商均願購銀赴打箭爐買茶，不願匯兌餉銀，於是各臺庫一旦拮据，曾經奴才派員會同前藏糧務並傳同番官聚齊各番商再四開導，訖不能兌。至上年歲杪，始據商上^①噶布倫等會同糧員議明，稟知達賴喇嘛，請自光緒二十七年起，每年臺餉邊餉十萬三千兩，統由商上認兌。但須漢官運銀到藏，交由商上鑄錢繳餉，每銀一兩只能繳藏錢九元，暫辦一二年，俟市價照舊再議，仍復舊規。現

^① 商上：徐瀛《游林紀略》，四家噶布倫，如漢之大學士，分管藏務。在大昭設立分所，司錢物一切支應各處，名曰商上。

據前藏糧務楊兆龍會同靖西同知後藏拉里各糧務具稟前項各情，懇請奏咨立案前來。

奴才覆查西藏餉項，自乾隆五十七年福康安奏定章程，原係餉銀解至藏庫發交商上鑄錢，由駐藏大臣派員督同噶布倫等監造，每銀一兩易換一錢重之銀錢九元，以多出之一錢作為工匠物料之需，嗣因番商等自向糧員求兌，因兩有神益，鑄錢之例遂停。今因市中銀價陡低，番商居利不肯認兌，兵餉按月支給斷難久待，若運銀至藏向市間掉換銀錢，短耗尤多，實無別項良法。該商上既認鑄錢繳餉，暫辦一二年，亦係顧全大局一時權宜之計。自應允為變通辦理。……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初八日硃批：著照所請，戶部知道。欽此。

〔四川總督錫良片——川局仿鑄盧比式藏錢，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再，國幣關繫主權，……乾隆年間曾經前大學士福康安等奏請停用廓爾喀番錢，督飭商上鑄造重一錢暨一錢五分等紋銀寶藏，以資行用。良於齊一幣政之中，仍寓從俗從宜之意。乃日久而盡形廢弛，印度盧比流行藏衛，漸及各臺，近年則竟侵灌至關內打箭爐並滇省邊境。價值任意居奇，兵商交困，利權盡失。而內地銀錢又夙非番俗所能信行，因查川省機器局設有鑄造銀元廠，經前督臣奎俊奏明開辦在案。近以成本不敷周轉，銀元作輟不常，爰飭照印度重三錢二分為一元之盧比，自行試鑄。製造務精，銀色務足，一面標以漢文。鑄成後雖核計獲利甚微，而行之鑪廳暨附近邊臺，漢、番亦均樂用，洵足以保我利權免致外溢。現飭隨時酌量續批鼓鑄發充餉需等項，仍體察情形，期於足用而止，以恢幣政而利邊氓。

〔政務處奕劻等會戶部摺——議錫良奏請仿鑄盧比式藏錢，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初四日〕四川總督錫良奏仿造印度盧比通行衛藏一片，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硃批：財政處、戶部議奏。欽此。欽遵由軍機處鈔交前來。……

臣等伏查乾隆年間，西域葉爾羌、阿克蘇及伊犁等處，皆設局鼓

鑄錢文，雖輕重與內地略殊，率以利用之資隱寓同文之治。藏衛毗連印度，寶藏銀幣既日久廢弛，洋錢乘虛而入，勢所必然。若如該督所稱，近更浸灌至打箭爐並滇省邊境，倘不亟籌抵制，非但洋錢價值低昂，兵、商交困，且……失利權，亦殊非政體。該督就四川機器局仿照盧比分量自行鼓鑄，一面標以漢文，所稱行之鑄廳暨附近邊臺，漢、番均樂行用，自係爲顧全利權起見。臣等公同商酌，內地銀錢驟非番俗所能信行，此次略示權宜，暫仿盧比鑄造重三錢二分銀幣，與前各省所鑄七錢二分銀元規仿墨西哥洋元辦法，意不過便於流通。查香港、臺灣等處，英、日兩國因取便商民，特於國幣之外，另爲一種商錢，以資通用。此項仿造盧比，僅資藏衛一隅之用，參之東西各國，似於新定國幣尙無妨礙，擬請准如該督所奏辦理。惟貨幣之政，信用爲先，必精其製造，足其成色，始能令漢、番樂用。庶以恢幣政而利邊氓。至此項銀幣專爲藏衛而設，應准在西藏及附近邊臺行用，作爲特別商品，自不得任便行使內地。各省情形不同，亦不得援案鑄造，致紊幣制。

〔駐藏大臣聯豫摺——請鑄光緒藏寶，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詳查乾隆五十八年，經前大學士福康安奏准藏中所行之銀錢，派員監造使用，正面爲中文乾隆寶藏四字，背面爲唐古忒文，亦乾隆寶藏四字。嗣後嘉慶、道光年間，亦均照此式鼓鑄。每元番平一錢五分，合內地庫平一錢正。以十元爲一兩，通行藏衛。不知自何年停鑄。現在所行用者，則均係商上所鑄，並無我朝國號，所有舊錢人皆寶而藏之，然前藏糧務衙門猶存有監鑄銀錢之關防也。自西藏邊防事起，解款不敷開支，各糧員遂俱向番官借貸，以顧兵餉。始猶四川解來之款，爭相匯兌，繼則諸多要挾，近則每一兩祇繳九錢，且須遲數月而後繳清。糧員不能賠累，故前辦事大臣裕綱代爲奏請將番商匯水一項，作正開銷。所以前藏每年額餉六萬兩，匯到祇得五萬四千兩，虧累實甚。刻下奴才擬將制兵裁撤改練新軍，所需之餉較前增加，若仍照現在匯

兌辦理，則虧耗何所底止。四川前鑄藏元，每元庫平三錢二分，打箭鑪一帶則爭用之，市價有時竟漲至三錢八九分；察木多內外尚肯行用。至藏中則市價太低，尋常一元祇作二錢四五分，極漲之時從未過三錢。若發給兵丁，雖照三錢二分，兵丁已不能堪，所以歷任糧員祇得交番商匯兌，而不敢領藏元也。奴才擬請旨飭下四川督臣，嗣後每年應解前藏之餉若干，靖西之餉若干，盡數仍解紋銀。到藏之後由奴才派員監造，照從前式樣，正面鑄光緒寶藏，背面用唐古忒文字，以期利用。在公家既可免匯兌之費，且可得贏餘之利。奴才前在湖北、浙江均經辦理銀元局務，深知其中利弊，若通年以四十萬計之，按照二成配銅，除去工費銅價外，歲可得萬餘金。創辦之始添購機器，及每年運銀入藏，沿途賞需等費，均於盈餘項下開除，另款存儲報部，以備別項公用，似亦不無小補。抑奴才更有進者，英人欲侵藏地，匪伊朝夕，所鑄盧比徧行藏中，我若仍照舊式鑄造銀錢通用，是亦我於西藏確有主權之一證也。

〔查辦西藏大臣張蔭棠摺——議在藏設銀行，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初二日〕銀行爲商務樞紐，有銀行然後鑄造銀幣可冀流通，且因市價之漲落時收時放，以爲操縱。駐藏大臣聯豫奏准撥給鑄錢機器，自行鑄造藏元。查原奏內稱：川鑄盧比到藏市價大低，請在藏歲鑄藏元十萬兩，餘利歲可溢萬餘兩等語。查泉幣義主流通，川鑄盧比原重三錢，打箭鑪市價漲至三錢三分，官遂定爲三錢三分之價頒發行用，現打箭鑪市價漲至三錢五分或七分不等，而拉薩市價則三錢或一二分不等。查市價漲落無定，以商務漲縮爲高低，萬不能執市價以爲原定之價。其至藏後所以低落者，皆由拉薩與打箭鑪轉運艱阻，商務未旺，往來周轉供過於求，此贏彼絀，市價不得不落。今改由藏鑄，則藏元只可行於藏地，不能通用於打箭鑪，既有機器鼓鑄，斷不止歲鑄十萬兩之數，將蹈前數年各省銅元局之弊，有放無收，市價更恐大落。若以價值二十萬之機器，歲僅鑄幣十萬兩，必無餘利可圖。且商上向以鑄幣

餘利供製槍廠之用，在我亦難遽禁止商上之鼓鑄。彼此各爭餘利，必至兩敗俱傷，且使藏官疑我攘奪其利權，甚非計之得者也。惟川鑄盧比，藏中不甚信用流通，其弊實由無銀行以爲周轉，市價皆操縱於茶商之手，現在整頓藏務，設官、興學、練兵、開礦，經費浩繁，綜計約三百餘萬，無官銀號則匯撥維艱，似宜由度支部總銀行分設支店，或派代理人於打箭爐、拉薩、江孜、印度憂爾古達等處，作爲官銀號。一切俸餉匯兌歸其經理，所有盧比仍照舊歸川局鑄造，以節糜費，庶川藏內地流通均無窒礙。我之盧比流行藏中，則商上所鑄藏銀等諸銅元相輔而行可矣。

〔度支部尚書載澤摺——議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爲抵制印幣由川鑄造銅元運藏使用，宣統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內閣抄出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奏，轉運銅元至藏行用，其經費請作正開支一片，宣統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奉硃批：該部速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據原奏內稱，關外蠻民向無制錢使用，自鑪關以外，皆用印度盧比，每元重銀三錢二分。上年四川督臣奏明由川仿照印盧比形式鼓鑄，名爲藏元。其大小輕重均與印度盧比相同，番民樂用，盧比遂日見其少。惟向來貿易均以盧比爲本位合算，貧民則將盧比一元剪爲四開，名曰四嘴，以便零用。上年由川省鼓鑄當十銅元一千萬元，運去關外，俾與藏元相輔而行，人皆稱便。惟邊地遼闊，非有多數銅元不能敷佈，尚須陸續鼓鑄，轉運接濟。並懇將銅元運費於邊務經費項下作正開支等語。

臣等伏查西藏地處邊陲，向無圖法，市廛交易多係實物。自與印度通商，盧比遂以侵入。內地商旅至藏，必須以銀元兌換盧比，始能通用。出入相差，受虧彌鉅。該大臣轉運銅幣俾與藏元相輔而行，自係經營藏衛要策。所稱邊地遼闊，非有多數銅元不能敷佈，尚須陸續鼓鑄一節，現沿江沿海各廠均已申報停鑄在案，川廠事同一律，似不得再行續鑄。第藏衛情形迥別，若非鼓鑄銅幣運往流通，恐內無以應。

番民交易之需；外實開盧比行銷之路。利權所在，耗於無形，爲害何堪設想。臣等再四思維，似未便膠柱鼓瑟，致礙邊防政策，應如所請，暫以該廠所鑄專銷藏衛，內地各省不得援例。惟是鑄造數當以供求相劑爲衡，倘或濫鑄，流弊滋多。近年銅元充斥，致令銀貴錢賤，官民交困，可爲殷鑒。藏衛行用伊始，固與腹地懸殊，亦不得漫無限制，致蹈各省覆轍。應由該大臣體察情形，如果銅元足供周轉，屆時卽行停鑄。現在運輸銅幣既爲邊事要圖，該大臣請以運費作正開支，自應照准。〔《度支部通臬司奏案輯要》。〕

〔駐藏大臣聯豫摺——在藏試鑄銀銅幣三種，宣統二年七月初一日〕竊臣於宣統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附片具奏，以查封番官所設造幣廠，酌添機器，可作爲國家鑄造銀幣之所，容俟將銀元之大小輕重及兩面字樣，悉心酌定後，奏請辦理各等因。茲於六月十三日由驛遞回原片，奉硃批：覽。欽此。

竊維西藏幣制於乾隆年間經前駐藏大臣和琳等奏明派員專管監造事務，欽奉諭旨，頒發錢式，正面用漢文鑄乾隆寶藏字樣，背面用唐古忒文。欽遵鑄造銀錢三種，一爲重量一錢五分，一爲重量一錢，一爲重量五分。嗣因一錢五分及五分之銀錢停積不銷，惟一錢之銀錢暢行無滯，遂專鑄一錢之銀錢，以其能適於民間之使用及貿易之習慣也。迨英人經營印度，所鑄銀錢名曰盧比，流入藏地，每一盧比重量僅三錢二分，市面交易作銀三錢七八分不等，番民受虧甚鉅。前四川督臣錫良因倣照盧比式樣，鑄造藏元重亦三錢二分，以爲抵制之計。就現在藏地情形而論，自可暫以川省所鑄藏元爲主幣，惟必須多鑄輔幣，以便分析找換之用。

查商上所造銀錢，形質脆薄，撻銅幾半。近年又造銅幣兩種，一種名曰嘎嗎楞，每三枚合銀錢一枚；一種名曰喀杠，每六枚合銀錢一枚。正面中鑄獅形，背面亦僅鑄夷字，並無漢文。鑄成之後強迫商民行使，而商民不願也，圖法混亂，流弊滋多。現值朝廷劃一幣制，度支

部奏定則例，備極周詳。惟藏地蒙昧初開，驟難語此。臣現飭試鑄銀元一種，銅元兩種：銀元重一錢，銅元一種合銀一分，一種合銀五釐，均正面遵鑄宣統寶藏字樣，背面中鑄龍形，旁鑄藏文庫平一錢一分五釐字樣，行使之際不准任意低昂；現在商民領用極形踴躍。惟原封廠屋規模狹小，雖有手工所造機輪借用水力，笨滯不靈，每日造成之幣不過數百枚，不獨不敷市面周轉，而餘利所入僅供該廠薪工等費，尙非持久之道。且雕刻漢字鋼模亦未能精工。前於光緒三十三年間接准部咨，飭以重慶造幣分廠機器運藏開鑄，道途險阻，機件重大，屢經籌議，實不能拆運到藏。臣擬另購外洋輕便機器，由印度噶里噶達起運，取徑較為便捷。並擬增建廠屋招募內地工匠，次第擴充，庶可花紋日精，出幣日多，供求相劑，以利民用，而固主權。謹將藏內舊鑄銀錢暨新鑄銀元銅元三種並商上所鑄之銀元銅元恭裝黃匣進呈御覽。

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銀、銅元樣併發。

(三) 銀元流通情況

〔戶部尚書麟書摺——擬令廣東代鑄銀元並訂行使章程，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廿六日〕竊以京師近年銀價日低，錢價日昂，其故非由銀多，祇緣錢少。當十大錢戶、工兩局久經停鑄，制錢雖按月鼓鑄，亦因銅斤難以購運，每月僅鑄一卯，故出錢甚屬寥寥。京城爲萬方輻輳之區，有無交易，用錢最廣，市肆現錢周轉不敷，官商兵民遂至交受其困。臣等職司出納，目擊情形，欲拯錢荒之弊，並濟銅運之艱，惟有亟行變通，試用銀元之一法。外洋銀元久散布於東南諸省，督臣張之洞在粵東始行仿造，嗣又推行於湖北，近則天津、吉林亦就機器局鼓鑄，皆爲抵制洋元，藉平市價起見。光緒二十一年御史易俊請將外省銀元解部，當經臣部以京師通用紋銀，行使洋元者甚少，解部搭放恐多窒礙，俟風氣漸開，再行妥議等因，覆奏在案。今自津盧鐵路告成，搭客

運貨專收洋元、制錢兩項，是行使洋元京師已漸開風氣，乘此銀賤錢貴，自行鑄造銀元果能分兩不差，成色不減，既准搭放，並准搭收，出入均平，上下灌輸，毫無偏畸隔閡之處，其流通行用有必然而無疑者。

唯是購機設廠在於京師鑄造，需費不貲，爲時亦久，不如就外省搭鑄較爲利便。而外省所鑄銀元成色不等，比較試驗，以粵東爲優，且粵局機器每月可造成銀錢三百萬，若令搭鑄運解，自不至過於稽遲。相應請旨飭下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在於應解京餉項下，先提銀三十萬兩交鑄銀錢官局，按照向來通行式樣鑄成大小銀元，分批解赴部庫兌收，以備應用。此係京師倡行銀元之始，將欲自籌利益，必先嚴絕弊端，該督撫務當慎選局員督同匠役令所鑄銀元分兩成色較若畫一，不得稍有參差。倘經臣部抽查驗收有輕短低潮等弊，即將該局員查取職名交部議處。如部庫書吏任意挑剔有留難需索等情，亦即由管庫大臣從嚴懲辦。

〔附清單〕 謹將鑄造銀元章程並搭解收放各節開具清單，恭呈御覽。

一、擬令廣東提京餉三十萬兩，交本省鑄銀錢官局，按照向來通行式樣，鼓鑄大小銀元解京備用。如試行無阻，再令酌提京餉，陸續搭鑄運解，以敷周轉。

一、中國鼓鑄銀元宜按中國圖法，是以覆奏盛宣懷條陳自強大計一摺，有准鑄京平重一兩銀元之議。唯粵東、湖北、天津、吉林等處所鑄銀元，均重七錢二分，民間久已通用，京師倡行銀元若驟將分兩改換，亦恐商民不便，應仍定爲大銀元重庫平七錢二分。其五角以下小銀元均按此數遞減，以免中外參差。

一、京餉向解庫平紋銀，鑄造大銀元祇用九成，小銀元並不及九成，除搭配料件傾鎔火耗以及員司夫匠薪工覈實開銷外，約計尚有盈餘，應令將實在盈餘之數照樣鼓鑄大小銀元，一併搭解。至搭解部庫如何查驗兌收，應由三庫衙門妥議章程奏明辦理。

- 一、兌收以後，先由官俸搭放一二成，察看市面可以通用，再由臣部酌量搭放兵餉，以期逐漸暢行。惟搭放以後，並准搭收，行使乃可踴躍。擬令在部庫報捐及由崇文門、左右兩翼交稅，均准以官鑄銀元搭交一二成，其不願搭交者仍聽。
- 一、銀元所以濟銅錢之不足，似應將每銀元一枚酌定合銅錢若干，始足以救錢貴銀賤之弊。特恐奸商把持牟利，故意抬高錢價，以抑銀元，則銀元仍不免隨錢價爲漲落。若設立官銀元局每元酌合銅錢之數，如錢舖不肯兌換者，持赴銀元局隨時可以換給，則商人無從高下其手，而市價得以稍平。惟辦理不得其人，易滋流弊，從前官票局是其明證。擬暫緩設立銀元局，俟會商順天府詳查市肆情形有無變通辦法，再行定議。
- 一、嚴禁私鑄。紋銀改鑄銀元本有盈餘，私鑄則更多雜銅鉛，以偽亂真，其獲利尤厚，利厚則犯者衆，是以近年廣東地方私鑄之案疊出，他省亦難盡免。擬通行各省一體嚴密查禁。並由臣部申明從前奏案，凡私鑄銀元應照私鑄制錢律治罪；如有洋人勾引奸民串同私鑄，應照萬國公法視私鑄爲私罪，一律嚴行懲治。

〔給事中劉壽等摺——北京錢貴請令廣東加鑄小銀元以爲代替，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竊自銅本翔貴，鼓鑄多虧，現錢日形缺少。各省銀價每兩向兌一千五六百文，今止兌一千一二百文。通行銀元之處，賴有銀元代錢，市面猶可周轉。京師內外城通行當十大錢，每兩向兌十六七千文，今止兌十一二千文。推原其故，從前通用錢票，近日通用現錢，因而不敷周轉。銀價既有減無增，物價遂有長無落，居民日用向需六七十金者，今增至百金猶形支絀，市面蕭條，民生困苦，實由於此。儻銀價再有跌落，市面何堪設想。臣等巡視五城有地方之責，目覩商民爲難情形，不能不設法補苴。惟是耗折過多，固不敢昌言鼓鑄，若令錢舖多開錢票，雖可濟一時之急，而票多錢少，終必紛紛倒閉。臣等再四籌商，惟有廣鑄小銀元以當錢票以代現錢，

既無倒閉之虞，又有取攜之便，實足濟錢法之窮，信屬有利無害。

伏思各省自鑄銀元，以廣東爲最精，近由戶部順天府奏准該省京餉搭解大銀元數十萬，業已行文飭遵，誠爲當務之急。惟部庫搭放餉項，非大銀元不可，而欲救市面錢少之弊，則非小銀元不可。查大銀元重庫平七錢二分零，分爲十開，每開七分二釐零，自一開以至九開，按數遞加，輕重畫一。論目前京城市面多鑄一開兩開者，用以代錢，最爲有益。應請飭下戶部從速妥議，電飭粵督再就該省應解京餉撥銀四五十萬兩，改鑄一開兩開小銀元三十餘萬兩，三開至五開小銀元一二十萬兩，月解一批，限半年解清。覈之創鑄銀元章程，應餘出成色銀數萬兩，小民既得其益，部庫又收其利，誠一舉兩得之策。監鑄委員職名，應令咨報戶部，若此項銀元有攙雜等弊，將委員嚴處。解部以後，發交四恆及各大錢鋪承領，不准奸商經紀居奇阻撓。通行漸廣，現錢雖缺無礙市面，既免鑄錢之折耗，尤爲便民之實政。……

〔御史宋伯魯片——建議定價行使銀元，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再，鑄造銀元所以維持圖法，杜絕漏卮，然必權操自上，設法流通，方能推行盡利。本年閏三月間，由廣東運解大小銀元至京搭放俸餉，嗣因風氣未開，市肆觀望，戶部乃有飭行順直各屬一體出示，按照庫平計算，隨市作價之議。夫銀元通行各洲，絕無窒礙，中國仿造，何獨不然。蓋外洋以金銀塊爲未成之物，必鑄成銀元方能行使，故有金本位、銀本位、金銀兩本位之說，猶之中國銅塊非鑄成銅錢不能行使，此在上之權衡，亦即自然之公理也。中國官款向用庫平足銀，民用以制錢爲主，銀錢並用，相習已久。近年銀價低落，百物昂貴，實因制錢缺少，致令商民交困。既不能遽廢銀塊而不用，又不能增無數之銅錢。不得不稍變其法，是鼓鑄銀元所以濟圖法之窮，果能以銀元抵制錢若干，則銀元即係制錢，制錢即不患短少。若仍照庫銀計算，隨市作價，則銀元色本九成，以銀易元與以元易錢，層層虧折，商民何以堪此。且各處平砵大小參差，尤多弊混，無論其不抵庫銀也。即使可抵，而鑄

銀工本所費不貲，國家糜此鉅費，而其用仍與庫銀同，亦何貴於用銀元乎。今宜使天下周知，非以銀元抵銀用，實以銀元抵錢用，既補鑄銅之不足，兼裕上下之利源。

從前滬、浙等處因有奸商抑勒，洋元不能流通，屢經上海道、杭州府嚴定市價，不准任意漲落，官民均受其益。近如奉天、吉林兩省因制錢短少，仿鑄銀元，每元准抵京制錢二千二百文，小元照大元折算，商民稱便，通行無阻，實得古人大小相維、子母相權之遺意。邇來南省歉收，奸商因之壟斷，畿輔搭用之初其弊尤甚。應請明降諭旨，飭令直隸總督、府尹、各省將軍、督撫查照奉直定價章程，每元准抵制錢若干，以銀易元與以銀易錢無異，剴切曉諭，俾民間深知其便，自然轉行無阻。……

軍機大臣面奉諭旨，御史宋伯魯奏銀元定價准抵制錢等語，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妥議具奏。欽此。

〔編修彭述片——請速定銀元收放成數，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再，銀元一項，鼓鑄既有餘利，行使亦甚便民，近年業經戶部通飭各省，酌仿試辦，廣東、湖北、直隸、奉天、吉林、福建、安徽、山東等省，先後鑄造，成效漸昭。惟欲其通行，宜先自部庫出入始，必納之於官，視與足銀無異，然後用之於民，信爲通寶無疑。本年戶部飭准廣東解到銀元數十萬，試行搭放官俸等款，定以每元合庫平銀七錢二分，收放一律，誠爲公允。乃近聞安徽、山東等省奏請以銀元搭解京餉，部議均未允行。又聞部庫收放銀元，仍用平兌，不論箇數，以致捐納等項交庫者，雖有准予搭收之示，從未經人搭交。

夫銀元既有劃一之分兩，點數便知重輕，即可毋庸平兌，以免庫吏婪索平頭；既令各省鼓鑄，即應准其搭解，以免奸商藉詞阻難。若謂銀元成色不逮足銀，小元更不逮大元，則準是而收亦準是而放，在部庫不慮虧折；若謂京城風氣未開，行使不便，則現在鐵路、電報、郵政均收銀元，官民需此者，且以足銀易銀元予之。本年搭放官俸亦未

聞百官以未便爲怨詞。且所以自鑄銀元者，固濟近來錢法之窮，尤因外洋通商以來，墨西哥銀元流通各處，奪我利權，亟宜自鑄以爲抵制也。竊見上海廣東等處墨銀通行已久，官鑄銀元一時轉難暢行，若京城必待風氣大開，墨銀充斥，始思用自鑄銀元，則其勢已晚矣。部庫未允搭解，在部臣固自有說，而無知愚民將謂官鑄銀元朝廷且未敢自信，難保不紛紛傳說，商民亦復滋疑，恐因此愈重墨銀，而吾華自鑄之銀元不徒難以暢行，且將棄而不用矣。

仍請飭下戶部速定搭收搭放成數，申明每元合庫平銀七錢二分章程，准令各省源源搭解，毋許銀庫收放仍用平兌，並通行現鑄銀元，各省一切錢糧釐稅俸餉概照部庫搭收搭放，近可以救目前之錢法，遠可以收已失之利權。

〔戶部尚書敬信片——報捐庫搭收銀元，光緒二十五年正月十七日〕再，京師銅錢短少，參用銀元，似可輔銅錢之不足，是以上年臣部奏令廣東提京餉銀三十萬兩，鼓鑄大小銀元解部搭放工程官俸，並明定章程，搭放以後亦准搭收，在部庫報捐，均以官鑄銀元搭交三成等因，奏准通行在案。乃自具奏以後，在部庫報捐者仍全交紋銀，並未搭交銀元。因之市肆之間，銀元尙未見通用。現在錢愈貴而銀愈賤，亟宜申明前奏，疏通銀元，藉資補救。臣等公同商酌，擬自本年二月起，凡在部庫報捐人員，除常捐各項不計外，其有照新海防例報捐者，均令按實在應交四成銀數，分作十成，以七成仍交紋銀，以三成搭交銀元，如大銀元重庫平七錢二分，即抵作庫平紋銀七錢二分。其五角以下小銀元，均按此法抵算。惟此項銀元須專用中國各省局官鑄銀元，其外國洋元，雖市面行用，仍不准在部庫搭交，以示區別。……

〔御史吳鴻甲摺——銀元行使不便皆由吏書等之阻撓，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竊照見在京師市面，每銀一兩兌當十錢不足五百，未抵制錢一千之用，而物價仍一切騰貴，官民交困，於斯爲極。伏查今日中國之困，由見銀異常短絀，而錢價復如此奇昂者，以洋銅甚

貴，銷燬日多，見錢日少故也。自異族雜居，遂多叢奸之藪，法令亦有時而窮。竊念近年物貴錢荒，直省幾同一轍，各疆臣苦籌補救，莫不出於多鑄龍元之一法。誠以銀元之用日多，則銅錢之用可少，目前救急之方無他策矣。以故南則徧於各省，北則遠至吉林，莫不恃此維持國法，兼杜漏卮。見雖未復舊規，而每銀一兩約換制錢一千三百餘文，民困藉以少紓，屢見抄報。獨京師爲首善之區，而錢荒之弊年甚一年，幾若束手無可補救者。一則部款出納爲書丁奸窟所在，深恐變通成法，則侵蝕剋扣之伎倆頓無所施，此輩權力頗能廣騰異說。一則士大夫或生長北方，於南省龍元便民之利，與洋元漏卮之害，向所未覩，故於鑄元之議阻之甚力。又以前年粵東所解銀元三十萬，戶部有搭放而無搭收，出入未能一律，故行之未著大效也。……

目前之法，似不若令湖北、江南、廣東各省，將應解京餉，多以龍元抵解，且令浙江等省京餉徑解天津，由津局鑄成龍元運京。並令戶部於各項捐例率以五成龍元上兌，及順天各屬官項均准以龍元抵繳，每元作銀若干，懸示定價，收放不准兩歧。如此行之，不獨京城錢價日平，即南省龍元亦必愈加銷暢矣。見在庫儲支絀，廣籌餉源，誠未易言，若第爲市面維持錢法之敵，是在朝廷一措注間，尚可操券而收其效。

〔御史萬本敦片——戶庫拒收銀元之由，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再，臣前次蒙恩召見，詢及銀元是否可行，臣謹對以戶部大庫如按元收發，則出入畫一，民間即樂於使用。足見此事久虛慈懷，莫名欽佩。風聞近日銀元雖經開局鼓鑄，而迄今多日，部庫尚未定有章程。推原其故，蓋彈兌現銀，則出入之間加平扣平得以上下其手，如收發銀元，則每元輕重如一，多寡確有定數，無從弊混，此其所以意存延宕，不願通行也。聞去歲廣東解來銀元，部庫並不按元計數出入，仍用平彈兌，亦自知不成辦法，終恐貽人口實，是以一發之後不復飭令續解，其故實由於此。若不早抉其弊，將來鑄成後必至多方阻撓，民

間仍不通行。不獨開鑄工本盡成虛擲，且今日所以鼓鑄銀元，實以銅貴銀賤，藉此權衡輕重，庶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若一任部庫把持，將朝廷良法美意沮格不行，尙復成何政體。相應請旨飭下戶部妥速籌議，明定章程，早日宣示，期於必行。

抑臣更有進者：部庫每年出入鉅萬，在事員役無不視爲利藪，今以行使銀元之故，生理盡失，小人自顧身家，其出力阻撓，亦理勢之所必至。可否飭部一併明定章程，於收兌時每萬元加收若干，以爲辦公經費，則公私兩便，不致窒礙難行矣。

硃批：戶部妥議具奏。

〔御史李耀英摺——部庫積弊有礙銀元行使，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臣前在北城時，與各城會奏令廣東鑄造三十萬兩解京，所以濟圖法之窮，非不善也。乃戶部收到之時，行文出示，皆謂出入均平，並將某項搭放幾成，某項搭收幾成，明定章程。不謂搭放屬實而搭收屬虛，各銀號以捐款交庫欲搭銀元，戶部輒令加色折算，銀號不願吃虧，均仍舊攜回。市間聞風，遂相戒不用銀元。蓋雖未明言，而其心固以戶部之言爲不信，行爲不恕也。此上年銀元之所以不行也。現在設立銀元局，由浙江送來機器，運載艱難，人所共覩。如鑄出仍難通行，則費力傷財，實爲可惜。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臣既洞悉病根，熟聞弊竇，不能不爲皇太后、皇上切實言之。

查戶部銀錢出入，惟庫官庫吏爲政；其收發銀兩平餘規費，所得無算，一用銀元，從此無所施其伎倆，是以百計阻撓，務令不能行使，其堂官與管庫大臣皆受其蒙蔽而不知所以然，卽知之而亦不能使之必然，致令良法美意俱不能行，此旁觀所爲咨嗟太息而無如何者也。值此帑項支絀，洋款待償，上下兩受其困，凡有血氣，正宜稍報涓埃，若猶是祇顧身家，以一己之私廢天下之公，情理云乎哉。擬請飭下戶部嚴飭庫官，痛除積弊，總期言能信而行能恕，則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

〔銀圓貶價，南京〕中國各省，自鑄大小龍銀，迭經大憲出示曉諭：無論何省所鑄，均與墨西哥銀一律行使，不得借端抑勒，任意低昂。乃省垣各錢鋪，仍不免陽奉陰違。除江南、湖北兩省所鑄者不致貶價外，他如廣東所鑄大龍銀，每圓必短少錢八十五文；安徽所鑄，短少錢一百二十文；福建所鑄，則竟短至一百五十文。若以小龍銀十枚換墨西哥銀，需貼錢七十文；換中國大龍銀，貼五十文。其以小龍銀易錢，江南、湖北所鑄者，每枚僅換九八錢八十五文；廣東所鑄者，更短三文；安徽所鑄者，則止值七十二文；福建所鑄者，更不及此數。市僧把持，顯違憲諭。若不設法嚴禁，圖法其曷克振興乎？〔《申報》，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初九日。〕

〔御史熙麟摺——山西勒派行使銀元，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二日〕晉省行使足色紋銀，各州縣一律通行，二百餘年相安已久，雖稍低之銀街市無人使用，今遽由官改令行使銀元，商民已不免蓄疑，乃該局復派私人在津、滬購買低潮銀元，勒派各州縣行使，閭閻騷然，人心惶駭，州縣中有至罷市者。又省城分設公估局，專司兌換銀元，每人每日只准持一元往換，每元又只准換一角現錢，合制錢七十五文，餘皆給票。若一人一日內往換兩次，即有巡役拘拏，送委員責打。人人危懼，以致販運糴糶者裹足不前，百物翔貴，值此秋成歉薄，閭閻民食爲患，正非淺鮮。

〔盛京將軍文興摺——建議銀元由官定價行使，光緒廿五年四月初二日〕竊查上年十一月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廿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奉上諭：有人片奏，盛京新鑄銀元定價過昂，一經出城價便跌落，皆由官錢局設謀漁利等語。著依克唐阿體察情形，認真整頓。原片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遵旨寄信前來。依克唐阿當飭承德縣出示先減銀元價值，一面派員赴滬購銅設爐鼓鑄，意在使現錢充足，銀

價可平。未及覆奏，因病出缺。奴才等接任後，體察情形，省城糧貨騰貴，銀價日漲，市面生意蕭索，誠有如原奏所云者。然其病在現錢短絀，帖錢壅滯，初不得專咎銀元之定價昂也。且亦商人自爲之，而官錢局不得專其利，並不得擅其權。

查依克唐阿原定章程，鑄出銀元隨同各城銀價漲落，如市平銀每兩價值東錢十千，銀元合市銀七錢四分三釐，即定價七千三四百文，仍按照每月初一十六兩日銀行定價，由地方官出示，並各鋪面懸掛水牌，半月一換，俾衆周知，業經奏明有案。是銀元價雖官定，實與商定無異。近來省城銀價較各外城爲昂，銀元出城價便跌落，自爲勢所必然。銀價既漲，物價隨增，而居民因之受困，亦係一定之理。且官錢局所存係本省銀元，而各鋪所存多係洋元，間有各省龍元。目下省城行用洋元並外來銀元多於本省所鑄者，不啻倍蓰。半係奸商牟利販運而來。如以新鑄銀元定價過昂，何以外運來者亦復一律定價，此實商人之爭利，自失其利而非官錢局之漁利，已確有明證矣。奴才等細加酌度，本省所鑄銀元可以攤納賦稅，可以搭放薪餉，其行用與洋元不同，斷不可使洋元同價，致礙銷路。然當此銀行〔價〕盛漲，設銀元定價過低，勢必賠鑄費而無餘利。

事關通省錢法，不得不博訪周諮，集思廣益，以求妥善。當經傳集驛巡道各司協領並承德縣知縣及各局處委員等，商議辦法，有請禁用外來銀元兼平銀行者，有請減銀元成色藉以減價者，並有請停鑄銀元專鑄制錢者，其說紛紜，而終不如署承德縣知縣增韞所擬定銀元準價，弛期行厲禁兩端爲最切要。據增韞稟稱：奉天現銀現錢異常缺乏，從前官吏均聽商民開設期行，以資周轉，行之今日，歷有年所，遠近通行，從無窒礙。自軍興以後，商帖以現錢愈少，相率不開，專賴期行銀錢，以撐市面。於是不肖奸商轉得以無銀無錢藉詞竟成賣空買空之弊，故前年另案興訟，因噎廢食，遂使期行亦從此停止。今鑄銀元正好補苴，而風氣未開，行使不暢，按日隨銀作價，商民苦於數目之

煩，咸稱不便。且價目時有長落，賠累堪虞，而各城銀行遠近不一，安望其能到處通行。因念商帖鈔票均係遠近一價，無銀行長落之虞，若將本省鑄出銀元，仿照吉林章程，由省城官司酌定牢不可破之價，等諸錢帖鈔票之用，通省無論遠近一律行使，不准此多彼少，並准完納稅釐錢款，務使商民易於信從，行旅樂於攜帶。至期銀期錢亦請仍聽商便，照舊開行。但令到期專以本省銀元或市面實銀按數開付，不准憑空買、賣，以杜流弊。其別項銀元仍作銀用，如何作價聽商自便。似此辦理庶例章無礙，錢法可通等語。其於商務民情可謂體會入微，而於銀錢壅滯之患亦復洞見癥結。

奴才等現已酌擬本省銀元每元價值東錢六千六百文，合制錢一串一百文，以爲定價，仍弛期銀期錢之禁，嚴絕賣空買空之弊。俟試辦一年後，察看情形，如果商民稱便，不得輕事更張，以免紛擾；倘法未盡善，尚須稍事變通，再行奏明辦理。總之，期行有禁，商賈不前，則銀元之銷路難暢；銀元不通，銀錢兩缺，則期行之過輒仍虛。二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此閩省之輿情，非一人之私論也。

光緒二十五年四月初十日硃批，知道了。欽此。

〔吉林將軍長順片——銀元改按銀價收放，光緒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再，吉林省鑄造銀元，當開辦之初，本酌定官價，權作現錢行使。凡各屬地租稅釐各款，向係以銀交納者，均令先儘交納銀元，曾經原任將軍延茂奏明有案。在當時原欲疏通圖法，救貴錢賤銀之弊。第銀價之漲落無常，現在稍形踴貴，雖奴才將銀元價值略爲變通加增，而市僧居奇，又恐難保不私行銷燬變銀圖利。欲求抵制之方，莫若將銀元按每元七錢二分作銀使用，遇有應交銀款之租賦釐稅，准以銀元兌交。其錢款願以銀元抵交者，亦聽其便，仍照酌定官價交納。庶行使兩得其宜，可無錢貴銀賤之患，並可杜銷燬之弊。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硃批，知道了。欽此。

〔吉林將軍富順片——請仍以銀元作錢行使而徵解悉從現銀，光緒三十年四月十八日〕再，吉林省鑄造銀元，開辦之初，本以現錢短少，欲期相輔而行，以救錢貴銀賤之弊。嗣前將軍長順，因銀價漲落無常，恐市儈居奇，私行銷燬，變銀圖利，隨將銀元按每元七錢二分作銀使用，遇有應交銀款之租賦釐稅，准以銀元兌交，其錢款願以銀元抵交者，亦聽其便。曾於上年九月間奏明暫行試辦在案。奴才富順抵任後，察看近日情形，銀根固異常窘乏。自經去歲奏改新章，將銀元每元作銀抵用以來，軍民商賈交兌現銀，均以銀元抵充，各屬徵解銀款亦以銀元呈交，市面流通不見現銀，物價因復增長，更於民生大有不便。奴才等籌維至再，在長順當日原奏，本係試辦，與其徒改新章，致形窒滯，莫若歸復舊制，以資疏通。擬請將銀元仍照從前定章作錢行使，所有各處徵解銀款，仍照舊章悉以現銀交納。似此略一變通，不惟銀錢兩得其宜，且於商民大有裨益。

硃批：知道了。

清末各地習用硬幣名目調查表

（根據各省商會各省財政廳及各關稅務司報告編製）

省區名	地名	商民習用之硬幣	賦稅所用之硬幣	關稅所用之硬幣
京兆	北京	銀兩(公砵京足) 北洋銀元各處銀角 銅元(十文二十文) 制錢(較少)		
直隸	天津	銀兩(行化) 餘與北京同 (各州縣仍多用制錢)	黃金仍以銀計，但折合銀元加註單內以每元六錢五分爲定例	津海新鈔兩關收關平白實行平化實及大小銀元，行化一兩五分合關平一兩，銀元新關按市價鈔關一元

(續)

省區名	地 名	商民習用之硬幣	賦稅所用之硬幣	關稅所用之硬幣
直隸	秦王島			合關平六錢五分一角合五分七釐銀元按市價餘與津關同
奉天	奉 天	銀兩(滿平) 銀角,銅元,無制錢	各項稅捐以大銀元計, 商民實納小洋以十二角 折合一元	新常兩關以關平足紋計實納 營平現實,關平一兩合營平 一兩八分五釐,日本銀元一 元五角六分八釐折合關平一 兩,其餘大小銀元,均依市價 日幣合關平與營同,餘均依 市價 實納銀平銀一兩八分五釐合 關平一兩,小洋依市價 同上
	營 口	銀兩(營平) 大小銀元		
	大 連	以日本銀元為標準		
	大東溝	銀兩(鎮平) 銀角		
	安 東	同上		
吉林	長 春	銀兩(吉平) 銀角,銅元,無制錢	田賦已改徵銀元	以關平銀折合俄國盧布,每 三個月一定,哈爾濱收銀幣, 至彈春延吉兩關除俄日幣外 惟有永衡官帖依市價折收
	哈爾濱			
黑龍江		銀兩(江平)	徵稅以銀元計用官價折 收錢帛即官帖	
山東			田賦已改銀元	
	濟 南	銀兩(濟平) 大小銀元、銅元		

(續)

省區名	地名	商民習用之硬幣	賦稅所用之硬幣	關稅所用之硬幣
山東	烟台			東海新常關以清平一兩零六分五釐合關平銀一兩，常關兼收銀銅元，以市價合
山西	太原	晉省均以制錢為本位 銀兩、大小銀元、銅元，無制錢，無銅元	田賦已改徵銀元	
江蘇	江寧	銀兩(按清平)	蘇屬稅率已改銀元，寧屬仍照向例列錢數由廳定價折合銀元徵收	金陵關收銀元以一元五角合兩，與鎮江關同
	蘇州	與上海同		蘇關與滬關同
	上海	銀兩(清平元寶) (升九八規元) 鷹洋、龍洋、銀角、銅元、制錢		江海關平銀一兩合規元一兩一錢一分四釐實納，清平元寶以九八升為規元再合關平常關平銀一兩則合九八規平，銀一兩三錢五分八釐，至大小銀元銅元均早晚以市價計
	鎮江	銀兩(鎮平) 餘與上海同		關平一兩合鎮平二七實銀一兩零四分一釐六，合銀元一元五角，銅元一百三十五串
安徽	安慶 蕪湖	大小銀元、銅元 銀兩(清平)	丁糧釐金均以按原定稅率統收為銀元徵解，零星者按照市價折納	關平一兩合清平二七銀一兩三分七釐七，近來商人通以銀元納稅，以一元五角折合關平一兩，米商亦有納上海規元匯票者

(續)

省區名	地 名	商民習用之硬幣	賦稅所用之硬幣	關稅所用之硬幣
江西	南 昌 九 江	銀兩(九三八平) 銀角、銅元、制錢	保商局及武穴分局等處 已改徵銀元，二套口木 稅因係歸還洋款不能改 徵銀元	二五色關平一兩實納二四色 清平銀一兩零四分三釐八， 折納屬洋一元半，銅元按照 一百枚折合銀元一元，惟既 以找換尾數，常關屬洋一元 合庫色庫平六錢八分四，江 南湖北銀元合六錢八分二釐 五，日本銀元合六錢七分，北 洋銀元合六錢六分七
浙江	杭 州 寧 波 溫 州	銀兩(司庫平) 大小銀元、銅元、制 錢 墨洋 一二角小洋、銅元	向徵銀兩者均改爲一五 合銀元	關平一兩合上海規元實納， 或合銀元一元五角，銅元一 百九十五枚，制錢一千五百 文，惟銅元制錢均係零找 關平銀一兩合江平銀一兩零 五分八釐三，惟市面現銀甚 少，商人完納均納現銀元，按 照足色江平銀以上月市價平 均折合爲本月定價 關平一兩折收墨洋合大洋一 元五角二分，小洋按時價合 算
四川	成 都	銀兩(九七平錢平 沙平) 大小銀元、銅元	田賦已改徵銀元	

(續)

省區名	地名	商民習用之硬幣	賦稅所用之硬幣	關稅所用之硬幣
四川	重慶			關平一兩實納九七平銀一兩零七分毫五，不納他種貨幣
廣東	廣州	銀兩（爛板花元大條按市平） 銀角、成元、銅元、制錢	賦稅已改照銀元核收	關平一兩實納關平花元銀一兩一錢二分，或九九七平花元銀一兩一錢二分八，花元銀者即爛板銀元；廣東通用大銀元因爛板太多，常皆以兩計，每關平一百兩約合大銀元一百五十至七十不等
	九龍			關平一兩實納司碼平銀一兩一錢一分二釐零六絲七，合香港銀元一百五十五元一角
	瓊州 北海	銀元 制錢 銀元		實納銀元一元合關平銀六錢五分，制錢千六百三十文合關平銀一兩，實納銀元一元合關平銀六錢四分九釐三毫五絲一忽
	潮州			關平一兩實納外國元一元五角四仙，惟角毫銅仙制有市價者仍依市價折算，常關以制錢一千六百文合關平一兩
	江門			無印大洋一元合關平紋銀六錢五分六毫六絲四忽二微
廣西	桂林 南寧	銀兩 銀元 銀毫 無大洋、銅元	賦稅已改兩為元	關平紋銀一兩定為庫平大洋一兩一錢三分三釐，而實納銀毫每廣毫一元抵庫足七錢一分七釐二

(續)

省區名	地名	商民習用之硬幣	賦稅所用之硬幣	關稅所用之硬幣
廣西	龍州	大洋、毫銀、銅元		關平一兩實納大洋一元五角三分，如用毫銀照市價補水，銅元一百十五枚合大洋一元，一百枚合銀毫一元
	梧州	銀兩、大小銀元		關平紋銀一兩合庫平花銀一兩一錢三分，折合大銀元一元五角六分九釐四
雲南	雲南	銀兩(商會平)	丁糧仍以銀兩計，折合銀元徵解	
	蒙自	大小銀元、銅元		大銀元一元合關平銀六錢六分
	思茅			關平一兩折納湖北雲南銀元一元五角二分五釐一
	騰越			關平一兩合足色騰平一兩五分銀元依市價
貴州	貴陽	銀兩 銀元		
福建	福州	銀兩(臺新議平— ○三三洋平) 銀元 銅元		關平一兩實納銀元一元五角三分八釐五，合福州新議平銀一兩一錢四分二釐七
	廈門	外國銀元		日本香港新加坡銀元每元合關平銀七錢一分四釐二毫八絲六忽
湖北			田賦厘金照舊收錢(錢票)	
	武昌	銀兩(估平九八五平)大小銀元銅元		

(續)

省區名	地 名	商民習用之硬幣	賦稅所用之硬幣	關稅所用之硬幣
湖北	漢 口	銀兩(洋例)		關平一兩合洋例銀一兩零八分七釐五，銀元一元五角二分至五分隨市
	宜 昌			價關平一兩合宜平一兩零九分六釐五，銀元一元五角
	沙 市			關平一兩合沙平九九銀一兩六分九釐五，銅元依市價
湖南	長 沙	湘平(四四或四二或三九庫平)	田賦釐金均未改徵銀元	關平一兩合長沙長平一兩零六分七釐二毫四，光洋一元五角
	岳 州	銀元、銅元，無制錢		關平一兩合銀元一元五角
河南	開 封	銀兩(二二庫平汴平)	田賦未改徵銀元	
陝西	西 安	銀兩、銅元、制錢 無小銀元	賦稅收銀兩	
甘肅	蘭 州	銀兩、銅元、制錢 無小銀元	賦稅徵銀兩	
新疆	迪 化	銀兩，紅錢銅元	賦稅徵銀兩	

資料來源：賈士毅，《中國貨幣史》，頁215。

第二節 制錢停鑄銅元開始流通及其濫鑄

(一)制錢的停鑄與錢價的紊亂

〔戶部尚書鹿傳霖等摺——戶工兩局減鑄制錢以便騰出銅斤留備鑄銅元，光緒三十年四月初九日〕竊臣等恭查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欽奉上諭：近來各省制錢缺少，不敷周轉，前經福建、廣東兩省鑄造銅元，輪廓精良，通行市肆，民間稱便。近日江蘇仿照辦理，並可杜私鑄私銷之弊。著沿江沿海各督撫籌款仿辦。至京師制錢亦應照辦。著福建、廣東、江蘇等省將所鑄銅元各解數十萬枚，投交戶部，頒發行使等因。欽此。旋據福建等省先後解到當十銅元，經臣部奏准搭放京員官俸。嗣因搭放兩季，市廛並不多見，復經臣部於上年閏五月間，奏提北洋所鑄銅元四百三十萬枚，按一成搭放秋俸，本年春俸仍係照案提取開放。商民交易，均稱利便。

查臣部建造銀錢總廠工程，業經過半，約計冬間當可開爐，彼時鑄造各項銅元，需銅必多，自應預為留儲，以資應用。現在戶工兩局鼓鑄當十太錢，每年均係十二卯，共用銅六十八萬餘斤。至鑄出之錢，以之搭放兵餉，合計一切工料等項，應虧折銀十數萬兩。若按鑄大錢之銅斤，改鑄銅元，仍照前搭放，應贏餘銀亦十數萬兩。雖銅鉛之配搭不一，而分兩同係鑄重二錢，大錢僅抵制錢二文，銅元實抵制錢十文也。臣等公同商酌，當此度支奇絀，凡可核減者，亟應力求撙節。況改鑄銅元省費既多，行用亦暢，裕國便民兩有裨益，尤當及時變通。擬自本年六月起，戶工兩局每年暫按六卯鼓鑄，以便騰出銅斤，留備製造銅元之用。仍俟銀錢總廠開鑄後，兩局應否裁撤，屆時查看情形，

再行奏明辦理。惟兩局卯數既減，鑄錢較少，搭放兵丁月餉計必不敷，而銀錢總廠開鑄銅元，尚需時日，自應設法籌辦錢文，維持市面，以免錢價增漲。現查鑄造銅元各省惟廣東最爲核實，臣部前已電商廣東，由應解京餉項下搭解二成銅元。相應請旨飭下兩廣總督、廣東巡撫，轉飭該局核明本年代鑄若干，趕緊加工鑄造，源源運解，以資搭放。

奉旨：依議。欽此。〔《度支部通臬司奏案輯要》。〕

〔順天府尹徐會澧等摺——設公估局收大錢用銅元，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初二日〕竊惟京城市面，行用私錢，匪伊朝夕，從前不過於官鑄大錢之中，撓用十之三四，今則幾於不見官板，銀價潮湧，人情岌岌，而禁私之法又不宜過事操切，使市面搖動，所謂急脈緩受者是也。臣連日嚴飭官吏傳集錢業，再四推敲，敬擬數端，爲我皇太后、皇上陳之：一曰減私價。今之市肆，砂錢與官板同一使用。民間以銀易錢，砂板之數幾倍官板，人情貪此便宜，莫不願使砂板。砂板暢行，官錢愈滯，勢將化官錢以鑄私，較之買銅鑄造尤爲合算者。若目前先行減價以塞其源，使私鑄者無利可圖，庶市面亦不至以急而生變。由臣咨會各衙門出示，限一月之內，以砂板二文作官板當十錢一文，搭大錢行用，首一月搭用十之五，按月遞減一成，以減盡爲止。並責令各錢鋪將所出原串之現錢票陸續收回，錢色數目，卽照本票付給，以後止准用官板錢票，其民間舊債悉仍原數，亦不得援以二當一之例，向欠戶索討。俟銅元通行而後禁絕砂板，永遠不准行用，此爲不禁而禁者一。

二曰用銅元。蓋銅元之鑄，必須機器，非若私鑄砂錢之易。私鑄人犯率多以大磚壘疊爲爐，以砂罐鎔銅，一聞查拏，立時可以滅跡，事無左證，官法亦窮，彼更肆行無忌。若銅元之機器，成本既重，作僞亦難，近年各省官局多以此獲利，地方商賈亦賴此以流通，此爲裕國便民者二。

三曰設官局。由官開設銀號，平議銀洋市價，以爲之倡。蓋私錢禁絕，

銅元流通之後，若價值彼此低昂，奸商貪利販賣，火車朝發夕至，倘不預防，則價低處之銅元紛紛外溢，必將近畿市面畫一錢價，方可免此等流弊。所有往來運脚及人工薪費，暫由備荒經費項下作正開支，此爲防弊恤商者三。

奉旨：依議。

〔附章程〕 謹擬行用銅元設立公估官局簡明章程開單恭呈御覽。

計開：

- 一、市景之壞，壞於私鑄日多，官錢日少，錢價賤即貨價貴，小民工值不能遞增，生計因而日蹙。擬立行用銅元公估官局，在臣衙門一所，正陽門外附設一所，名曰順天府公估總局分局，以維錢價平貨價爲主義。
- 一、銅元來路宜關，方敷周轉，擬請飭直隸總督於津局開夜工加鑄約數十萬元，專濟京用，按日定價，由火車運京，兌收所換銀兩，每五日一批解津清還。
- 一、請飭下戶部電飭直省各局趕辦銅元，逕解公估官局，兌給以臣衙門印文，仍交該委員赴部印掣批迴，俾免周折。各省解部逕行交局之銅元，按日作價，每五日報部一次，每月一次繳銀入庫。
- 一、戶部造幣廠將次開爐，津市既有津局所鑄足資接濟，而戶局日夜應出銅元約近百萬元，暫時儘數專歸京用，亦請按日由火車解交公估官局，照價兌銀，五天繳津清還。
- 一、京外各地方因大錢質重，私鑄者多，所以製造銅元以爲抵制。然銅元暢行，諸商俱便，特小錢鋪之以私鑄爲兌換者不利耳。歷屆戶部落放銅元爲數不少，而京城市面並不多見，由於京津錢價貴賤懸殊，京市每洋一元易銅元九十餘枚，天津則換八十餘枚，利之所在，人共爭趨，京津火車朝發夕至，率皆運出，故京市絕少銅元，其弊皆由於此。今由公估官局按日牌示銅元市價，務與津市

劃一，以杜流弊。

- 一、公估官局開辦後，以銀易錢既與津市一律，所出銅元自無私販運津之弊，而外溢之患，亦不可不防。凡商民旅客出京，攜用銅元不准逾五千枚之數，違者查獲，即以興販論，其官運餉項不在此例。
- 一、公估官局需本甚鉅，擬先提備荒經費充本局之用，俟錢價平定撤局時，全數提存臣衙門盈安庫，以重正款。
- 一、銅元由天津運京，請暫免火車費，唯打包裝裹及委員營運諸費，由公估官局發給。各省解部不在此例，應照成案辦理。
- 一、公估官局城內外二處，既為維持市面，斷不能於換價有所贏餘，一切開銷每月約用二千餘兩，擬由備荒經費項下作正開銷。此舉為小民生計起見，較之賑貸銀兩尤為有益。
- 一、公估官局無論現銀現洋及銀洋各券互易銅元，按日均照津市科合挂牌，並刊刻傳單，照例由經紀布告商民，登諸報紙，出入一律，不增不減。
- 一、該局按日出入過多，若均用現銀現洋互易，難期迅速，由公估官局印用各項銀洋票券，俾資流通，不至擁擠。
- 一、本局所用銀票銀元票另刊傳單布告，凡未經報明挂幌之錢莊，所開票據概不行用。
- 一、九城內外錢市萃於珠寶市一處，每日由該市定盤經紀十餘名總司其事，該經紀應由臣衙門管束，責成按日照公估局交易現情，代商民買賣，應得用錢仍准照收，不得分毫加增，違者分別革辦。
- 一、公估官局每日九點鐘開門，五點鐘後停止交易，騰出時刻，以便清釐帳目。
- 一、公估官局行之六箇月，察看情形，市面如能周轉，即行奏撤，其所出官帖，必須於撤局之前，儘數收回，若仍須照開，隨時酌定。
- 一、擬請飭下商部轉飭金銀號商會聯合一氣，公估官局隨時邀約商部司員暨該商會董事，會商維持錢市之事。

一、遇有奸商把持盤剝、造作謠言，攪害閭閻者，由臣衙門咨會工巡局、步軍統領、五城各衙門一體查辦，以安市面。

一、公估官局開辦後，凡當十大錢如何互換銅元，亦按日照津市算計定價交易，所有私鑄小錢一概不收，則小錢不禁自絕矣。

一、本局每日出兌銅元，無論官民以及挂幌錢店並他項商號到局領取銅元，每兌洋至百元兌銀至百兩者，仿照京市以銀易錢行情，每泡^①多合數吊辦法，仍按照每日津市銅元定價，只准酌增百分之一，其零星兌取者，概不酌增。

一、開辦後尚有未盡事宜，隨時酌定，再行奏明辦理。

〔侍讀翁斌孫摺——京師銀價益落，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初六日〕數日以來，銀價益落，每銀一兩僅易大錢十一千有奇，小錢則可易二十七、八千，或三十千不等。前此小錢二文可抵大錢一文，今則無人收用，小民至有以小錢一千而不能得雜糧一斤者。肩挑負販之流，銖積寸累之小錢，均歸無用，生計將絕，鉅險堪虞。城內外已聞有糧店數家被掠。涓涓不已，恐成亂端，補救之方，刻不可緩。查戶部尚存當十大錢三萬數千串，銅元三百三萬二千餘枚，擬懇恩全數發出，交順天府、五城分設官錢局，兼造當十錢票、銅元票配搭行用，以濟目前之急。一面電飭直隸、山東、江蘇、浙江、安徽、廣東、湖北各省添造銅元，趕緊解京接濟，並請明降諭旨以安人心，畿輔幸甚。

硃批：戶部議奏。

〔又片——請令寶泉寶源兩局改鑄銅元〕再，寶泉、寶源兩局向鑄當十大錢，近聞所鑄卯數較前益少。即就寶泉局而論，一年僅鑄六卯，每卯鑄錢四千餘串，工價火耗虧銀五千餘兩。以一年計之，所虧頗鉅。亟宜改鑄銅元，以紓民困而收羨利。查製造銅元機器，每日能出四十四萬枚者，每副價銀不過十萬有零。若兩局就原有廠地購置機器兩副，以原有之銅製造銅元，計每年可造三萬一千餘萬枚，除去成本及

^① 泡，錢市以價值紋銀百兩之錢爲一泡。

各項開支，約可獲餘利銀一百餘萬兩。利國利民，無逾於此。

〔戶部尚書鹿傳霖等摺——鑄錢六分重當十大錢，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竊臣等前奏停鑄當十大錢，並酌擬裁併局廠，請於寶泉局內酌留兩廠，改鑄制錢等因，於八月十九日奉旨，依議。欽此。遵即督飭寶泉局監督等逐廠考驗。查得該局西北兩廠，計共二十一爐，足敷鼓鑄制錢之用。自應酌定錢文分量，以便開鑄。查從前戶工兩局舊鑄制錢，每文重一錢，後雖減至八分，然核以銅本鼓鑄各費，公家虧折猶鉅，而奸民因有利可圖，仍復私行銷毀。規復制錢之議，前後持之十年，仍未能悉見通行，則以所鑄之錢，大半歸於銷燬，嗣仍鑄當十大錢，雖名實不符，猶以爲暫時權宜之計。現在銅元日漸流通，大小各種俱準制錢行使，似制錢一項，不能不急鑄鼓鑄，以爲補助之用。

竊惟古今錢法，太輕則慮盜鑄，過重則慮私銷。國家鑄幣本不存愛銅惜工之見，而錢質略重往往盜磨取鎔，易滋姦犯，於國法反多窒礙。惟使之輕重適中，庶私鑄私銷兩無所利，然後有以維持於不敝。臣等公同商酌，擬每文定重六分，仍按照舊鑄當十大錢成色，以銅五成五、鉛四成五配合鑄造。如蒙俞允，即飭所留西北兩廠從速開鑄。擬每月共鑄一卯，俟積存銅鉛較多，尚可隨時奏請加卯鼓鑄，以便民用。至年例應鑄紅串大制錢，仍遵照舊式鑄造，以備交遊。

奉旨，依議。欽此。〔《度支部通奉司奏案輯要》。〕

〔御史貴秀片——市面不用當十大錢，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再，查當十大錢本爲周流市面，以銅元輔其不足，初非若沙板私錢之禁用者比也。始則不過大錢市價每兩溢換五六千文，近則無人過問，等如贅旆。凡市面之一切現錢交易，於大錢上不啻懸爲厲禁，直有張貼專賣銅元錢票字樣。夫當十大錢獨非國寶？論情色並不次於銅元，論斤兩反且重於銅元，而敢於作奸犯科悍然不用者何，莫非奸商從中把持，設法取利，黠者一倡，愚者百和，遂相戒不用，以至於今日乎？伏思補救錢荒，惟有著錢鋪出票，各家無論出入票存，統照大錢銅元各半搭

用收發，違者重罰。〔《度支部通阜司奏案輯要》。〕

〔度支部尚書載澤等摺——京師收回當十錢改鑄制錢，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伏查本年三月臣部會議御史黃昌年條陳圖法摺內，以京城當十大錢每枚僅值二文，名實不符，久已停鑄。近日銅元盛行，舊有當十錢文民間均不樂行用，當茲劃一幣制，乘此時自以收回改鑄爲正辦。惟大錢雜質稍多，不能鼓鑄銅元，只可供改鑄制錢之用。先將新鑄六分重制錢發給臣部銀行試用，俟流通無礙，並將市面官板大錢積數細加調查，即當撥鑄，官本盡數收回，改鑄制錢等因，奏蒙諭旨允准在案。臣部遵即酌撥制錢一萬串，交由總銀行發給分設錢號行使，體察情形，尙能通用。當經札飭總銀行查明市面官板大錢爲數若干，官本及如何定價收回，詳悉妥議，以憑核辦。

茲據銀行正監督張允言呈稱：京中大錢因近來不及銅元便利，並不十分通行，不過以爲找零之用。統計城鄉積數甚多，約值價銀三百餘萬兩。如擬全數收回，應請先撥現銀百餘萬兩以作收回資本，不過暫時撥用。銀行將大錢收回，即可隨時送部改鑄，計大錢一文可改鑄制錢二文，鑄成後發交銀行，仍可陸續收還官本。只須寶泉局加卯改鑄，每月能加至五卯便數周轉，其餘收回大錢資本百餘萬兩，銀行可以暫墊。倘此外錢數仍多，勢難中止，應續請添撥款項，以資接濟。至收錢價值，擬照目前市價，酌定每銀一兩兌收官板大錢十八吊。以大錢每文重二錢計之，應重庫平一百八十兩，第其間大小輕重未免參差，如分量不敷仍由售戶補足，以免暗耗。所收大錢以一年或半年爲限，逾限即不准通用等情，呈覆前來。

臣等伏維收大錢而行制錢，事本關係重大，惟既有銅元之暢行，益以制錢之補助，民用已無慮其不敷，又以銀行爲出納之機關，一切收買發行，較爲妥便。該監督所擬照市價兌換仍按原鑄分量交收，既順輿情，兼顧官本，自屬切實可行，應請先撥庫款銀一百萬兩，飭令剋期開辦。將來如有不敷，再行赴部續領。自開辦日起暫以六個月爲

限，限內官板大錢仍准商民照舊使用，庶民間典當借貸及商家所出大錢憑帖，俱可於半年限內自行清理。限滿即不准復用，以歸劃一。如屆時尚未收完，仍當接續展辦。所收大錢隨時運交寶泉局加卯改鑄，無庸預定卯數，以便隨鑄隨發轉輸周轉。一面由地方官通行曉諭，改鑄之六分制錢務與銅元一律行用，不准商民任意低昂，以收整齊圖法之實效。

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奉旨：依議。欽此。

〔北京商會酌擬收化私錢章程，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商部奏准〕

- 一、私錢雖經迭次禁止，然存積市面，終恐發現，與其留爲遺害，不如淨絕根株。現經商會公議，稟官奏明，設廠開爐收化，寬其既往，庶積弊爲之一清。
- 一、收化私錢，事關重大，俟奏准後先期一月示諭定期開收，並將此項章程宣布。
- 一、收化私錢，由官指定萬明寺處所設廠開辦，凡內外城積存私錢之家，均赴該廠交納。
- 一、收化私錢由商會招集妥實爐工，訂立合同，取具切結保證，稟官立案，如查有夾帶情事，送官從重懲辦。
- 一、商民交納私錢，以一月爲限，逾限不交，經官查出，按律治罪。
- 一、考查市面使用大個錢，每個重量均在京平一錢三分以上，現經市政會公議，此次收化私錢，以每個市平一錢三分以下爲斷。每十吊計重六十三兩七錢以下者，一概准予鎔化，其有官板大錢攙入者，除將官錢提出充公外，仍科以應得之罪。
- 一、商民呈交私錢，但以銅斤分量輕重計數驗收，發給收據，註明錢之分量，暨應發銅斤分量，給交錢人收執。
- 一、私錢迭經商會考驗，每百斤除砂耗化工外，只能化出銅板八十斤，擬再於八十斤內，抽出銅板三斤，作爲廠用，商民呈交私錢

每百斤者，應領銅板七十七斤。

.....

一、零星小戶存私錢不及二十吊者，准其各人拼湊，歸一人呈交。

一、開辦伊始，經費等項需款甚多，由商會預爲籌墊。俟工竣後，於八十斤內抽三斤變價項下提還，如有盈餘作爲地方公益之用。

.....

〔度支部民政部收回大錢告示，光緒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爲出示曉諭事。照得本部現准度支部咨開：廣西司案呈，查本部奏撥庫款銀壹百萬兩，收回官板當十錢改鑄制錢等因，業將奏准，原摺鈔錄知照在案。

現本部銀行寶泉局尅期開辦，限六個月內將京城官板當十大錢儘數收回，改鑄成制錢，隨時交由銀行兌出行使。自開辦日起，凡士商紳民人等，無論所持大錢多寡，均可赴西交民巷本部總銀行及東安門丁字街、前門外煤市街阜通兩錢號兌換銀兩，按照目前市價，每京平一兩合官板大錢十八吊。大錢原鑄分兩每枚重庫平二錢，計十八吊應重一百八十兩，如有大小輕重未能適合一百八十兩者，仍由交錢之人補足分兩。每日隨到隨換，毫無留滯。此次官板大錢，在六個月交官限內，暫免禁使，限滿即不准通用。如商民人等向有以大錢典當借貸等事，均應於限內及早清理，並令錢店將所出大錢憑帖，概於限滿時自行收淨，以歸畫一。此次收錢價值，既照目前市價核定，尤不准奸商把持行市，使日後錢價漲落與日前市價懸殊，致有公私窒礙之處。至改鑄之制錢，並應由各屬曉諭周知，務與銅元一律行用，不得任意抑價，以齊圖法而維市面。現本部開辦在即，相應咨行貴衙門查照。以上所陳事宜，即日出示曉諭，並轉飭所屬，一體迅速示諭通知等因前來。

爲此合行曉諭，即仰商軍民人等一體知悉，其各慎遵毋違，切切特示。〔南京史料整理處藏：《清代各衙門案卷》。〕

〔度支部尚書載澤等摺——裁撤寶泉局，宣統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本年四月間，臣部奏定幣制則例，其國幣種類分爲銀幣四種，鑲幣一種，銅幣四種，一氣唧接，以十進位。現在各省造分幣廠除酌留數廠預備鼓鑄新幣外，餘均一律裁撤。制錢一項，在從前爲易中要需，各省既設分局，京師特設戶工二局，專司鼓鑄。比年以來，銅元暢行，制錢多被銷燬。各省舊有錢局，久經廢弛，京師錢局於光緒三十一年間，由臣部奏請裁撤，惟留寶泉局西北兩廠，專供改鑄六分制錢之用。每月所出不足三卯，鑄錢工料等項，歲虧甚鉅。當此款項奇絀，凡可省者，自當力求撙節。況劃一幣制，此項制錢縱一時未能停用，究未便再行鑄造。臣等公同商酌，擬請截至本年底，將寶泉局製造制錢即行停止。所存堪用銅鉛，飭由臣部造幣總廠點驗接收，作爲鼓鑄新銅幣材料。其餘不堪用者，查照向章招商變價。至光緒三十四年收回之當十大錢，除歷年改鑄外，尙餘二百餘萬斤，其中所含淨銅，不過五成。此時既經停止改鑄，惟有照前煎煉銅斤之例，提取淨銅，並交造幣總廠收用。所有鑪頭匠役人等，均責成該局長妥爲遣散，至該局局長、副局長、大使等，應俟交代各事完畢，飭令仍回本署當差。其餘一切未盡事宜，應由臣等妥籌辦理。

（二）銅元開始鑄造及各省逐利濫鑄

〔署兩廣總督德壽摺——粵東試造二等銅元行使無滯，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竊粵省購機設廠，鑄造制錢，迭經奏報在案。嗣因銅鉛價值遞年增漲，鑄錢虧折太鉅，暫行停鑄。比年錢荒尤甚，銀價日短，物價驟增，小民生計因之愈困。然欲鑄錢補救，非備兩文之資本，不能成一文之制錢。銅價既貴，私燬愈多，無裨民生，徒虧庫項。經前督臣李鴻章會商 以粵省地鄰港、澳，外洋當十銅仙，內地商民間亦搭用，飭局試鑄以資周轉。查港、澳行使銅仙計分三等，以第二等

者最爲適用，因飭先鑄二等銅元。正面鑄光緒元寶四字，內加清文廣寶二字，周圍鑄廣東省造，並分鑄每百箇換一元字樣。背面中鑄龍紋，周圍鑄西文，譯曰廣東一仙。每一元以紫銅九十五分、白鉛四分、點錫一分配合，計重二錢，每百箇抵大銀元一元。業於六月間開爐鼓鑄，每日約成四萬餘箇，核計工本雖無盈餘，亦尙不耗公款。數月以來，行銷無滯，軍民稱便。倘能推行逾遠，不特濟制錢之不足，亦可期中外之暢銷，實屬有利無弊。據廣東海防善後局司道等詳請奏咨前來。奴才覆核無異。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十四日硃批：戶部知道。欽此。

〔閩浙總督許應騤摺——閩省兼鑄銅元，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再，近來銅價奇昂，每斤合錢五六百文，而制錢一緡重六斤四兩，煅錢爲銅，卽獲數倍之利，防不勝防，以致制錢愈絀，私鑄愈多。現擬就銀元局所用機器，仿照廣東辦法鑄用當十紫銅錢，科合成本，不至虧折，而模範分明，花紋精緻，私鑄私毀不禁自絕。並照湖北辦法設立官錢局，流通市面，務使銀元大錢相輔行用，庶足以維圖法而濟時艱，實於官民兩有神益。至私鑄銀元制錢，本已定有治罪專條，應飭地方文武認真訪拏嚴辦，以杜流弊。

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五日硃批：著照所請，戶部知道。欽此。

〔上諭——著沿江沿海各省鑄銅元，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近來各省制錢缺少，不敷周轉，前經福建、廣東兩省鑄造銅元，輪廓精良，通行市肆，民間稱便。近日江蘇仿照辦理，亦極便利，並可杜私鑄私銷之弊。著沿江沿海各督撫籌款仿辦，卽就各該省搭鑄通行。至京師制錢亦應照辦，卽著福建、廣東、江蘇等省將所鑄銅元趕緊各解數十萬元，投交戶部，頒發行使，期於利用便民，以維圖法。欽此。

〔戶部尚書鹿傳霖等摺——各省鑄造銅元宜飭妥定章程，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三日〕各省仿鑄銅元以維圖法，宜妥定章程，務使有利

無弊，方能經久，與制錢相輔而行。查錢法之弊，其端有三：一在價值參差，收放未能一律，以致人不信用。一在偷減成色，輪廓或未精良，以致私鑄冒濫。一在奸商販運，銷路暢滯聽其操縱，以致弊竇叢生。現在開辦伊始，亟宜先事防維，擬以鑄造銅元省份行使章程，均令照錢上新鑄當五、當十、當二十各數，永遠遵守，無論銀價漲落，作抵制錢不得稍有軒輊。凡錢糧、稅課向收制錢之款，均准作抵完納，放款亦一律抵籌。如有奸商把持，及不肖官吏抑勒，低昂其價，從重治罪。

至鑄造銅元成色分量，尤宜堅持。初定章程，質劑必須經濟，輪廓務求精良，庶人知寶重，即私鑄亦未易攙混。查紅銅之質較精，一經攙雜，顯然減色，黃銅則以紅銅兌白鉛爲之，成色難分，便於偷減，且質近制錢，難保不啓奸民銷毀制錢私鑄銅元之弊。前浙江送部黃銅元樣錢，據稱顏色迥殊，可杜私販出境，嗣江西亦送到黃銅元樣錢。查黃銅元原本較輕，一省鑄造，他省自然仿鑄，不惟私販難杜，且恐成色遞減，莫可究詰。當經臣部行令查明，能否一律暢行酌核辦理，擬令各省均令鑄造紅銅元，以昭劃一。

至私販出境一節，近來各省錢荒之弊，實肇於此。第銅元行用未久，抵錢易銀，各有價值當不相上下，若無重利可圖，誰肯干冒禁令私販出境，難保非錢局營私舞弊，減價發商，此局既暢，彼局必滯，各局紛紛效尤，勢必偷減成色，尅扣工本，將來錢色日低，私鑄充斥，錢價日減，市面不樂於行使，弊不至如當十大錢之有名無實不能暢行不止，圖法之壞，莫此爲甚。相應請旨飭下各省將軍督撫，詳定章程，預防流弊，以維圖法而保利權。

本日奉旨：依議。欽此。

〔考查銅幣大臣陳璧摺——考查各省銅元鑄造情形^①，光緒三十

^① 陳璧奏摺原來的主題，是企圖歸併廠局，統一權益。但是他所調查的各省銅元情況，所反映的問題，與本項關係較大，因此把它這一部份編在這裏。至於他的整理建議十六條，爲度支部覆議摺所引用，係專爲統一整理起見，編入下一項較爲合宜，所以在本摺內刪去。

三年五月初八日〕竊臣於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准軍機處片交財政處會奏整頓銅幣，請派大臣考查辦理一摺。奉旨：著派陳璧前往考查辦理。欽此。查原奏內稱，各省現在鑄造銅幣多至十六省，一省或至二三局，限制之數雖多遵照，然不急行整頓，恐多鑄爭銷之弊仍難盡免。惟有將現在局廠酌量歸併，除總廠外，山東歸併直隸爲一廠，湖南歸併湖北爲一廠，江西、安徽、江蘇、清江歸併江寧爲一廠，浙江歸併福建爲一廠，廣西歸併廣東爲一廠，合奉天、河南、四川、雲南四廠共九處。惟雲南一廠，開辦最晚，規模較隘，卽由該大臣遴員前往，以期妥速等語。……

臣伏查中國之造銅幣，權輿於廣東，而江寧、湖北繼之。初時餘利甚豐，各省因籌款艱難，冀得餘利，競相建廠購機，爭銷多鑄，遂致圖法敗壞，公私交困，不得已而始有裁停歸併之舉。臣忝持使節，自陛辭出京七閱月，所至各廠，相其房屋之宜否，試其機器之良窳，驗其物料之省費，察其員司之賢不肖，覈其餘利之多寡，及出入款項之虛實。綜而論之，機器鑄數餘利之多，以湖北爲最。廣東廠房極爲合用，辦事規則細密，爲諸省冠，祇以近年銷路未暢，餘利甚微。直隸安置得宜，辦理精覈。江寧舊廠亂雜無序，新廠仿照廣東，尙屬完好，機器鑄數幾埒湖北，惟從前經理未善，餘利短絀。河南機廠無多，亦以章制未備，款目動輒舛誤。福建南局開辦較早，稍有贏餘；東西兩局開辦未久卽停，徒以鉅款易此廠機，尤爲可惜。四川餘利優於粵、閩，惟僻處西隅，轉運不易，卽廠機亦未完備，尙待擴充，已擬定整頓辦法，行令各該廠遵照辦理。謹將所查酌留各廠廠房機器成本餘利出入款目等項，彙開一單，裁併各廠廠房機器物料數目，彙開一單，擬定劃一章程十六條，彙開一單，恭呈御覽。其餘圖表摺冊清單，應遵照原奏咨送度支部登記備覈。裁併各廠出入款目，因停鑄後清理需時，已行令造具妥冊送部。

抑臣更有請者，整飭財政，貨幣實重要之端，現在朝廷更新百度，

部臣亦汲汲定幣制、議本位。銅幣爲補助品，若不將各省供求相需之數，確定而平準之，卽此九廠所鑄，亦必積漸日多，則泉貨壅滯，價值低落，而幣制終無劃一整齊之效。相應請旨飭下度支部統籌全局，妥議各廠鑄數，並將銀銅各幣著爲定價，官民收發，公其出入而嚴其限制，頒示天下，用昭法守。一二年後，仍當察看情形，酌量停鑄減鑄，以劑其平。庶足維持永久而圖政不至紊亂矣。

〔附清單一〕 謹將考查各省裁停局廠廠房、機器、料物數目，彙開清單，恭呈御覽。計開：

一、江蘇省於光緒三十年在淮安府清江浦仁義窪運河北沿，購地建造銅幣廠，計自三十一年正月開鑄起至三十二年七月底停鑄止，共鑄當十銅幣七萬四千八萬五千五百八十五枚，銷售無存。該廠辦公房住房廠房庫房共三百二十間，鎔銅烘片烘餅烘模等爐一百三十二座，大小煙筒十五座，水池九口，水櫃一具，建造工程漕平銀十八萬八千七百五兩三錢七釐四毫。廠內機器，計大小鍋爐七座，引擎六副，輥片機十二架，春餅機十三架，光邊機十架，印花機七十七架，電鋸機一架，一切零星機件皆備。又運料小火輪一隻，共購置原價漕平銀四十一萬二千六百一兩二錢四分四釐。查該廠開辦之初，機器未齊，訂購銅鉛早到，借撥官商成本數百萬兩，棧租息款尤爲不貲，財政困難，事極危迫，幸市價尙好，銷路甚暢，不惟彌補鉅虧，並將廠房機器原價六十萬兩悉數提還。結算之時，欠提庫銀三萬餘兩，所存料物約值四萬兩，抵還有餘。臣此次紆道前往，查得該廠濱臨運河，轉運便利，廠房布置均甚合法，機器用煤極省，錢價較貴，江北水陸數千里，貨幣流通，實非他廠所能比擬。江北提臣廕昌謂機廠棄置可惜，擬請留鑄，以供賑需。查該處辦賑需錢，寧廠額鑄加鑄爲數甚鉅，儘可酌撥接濟，若再准留該廠，恐停鑄省份援案請留，愈形紛擾，面議作罷。惟度支部從前原有收回自辦之議，已派妥員看守

廠機。至將來如何辦理，應由度支部酌議。此查明江蘇清江裁停局廠之情形也。

- 一、江蘇省於光緒二十九年，在蘇州盤門內梅家橋購地建造銅幣舊廠，又於三十年在胥門外聚市橋華利甌瓦公司舊址添購民地，建造新廠。舊廠自三十年二月開鑄起至三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停鑄止，共鑄當二十、當十兩種銅幣折合當十銅幣五萬二千九百四十三萬八千六百六十七枚，除代寶蘇鑄錢局換收當五制錢，共用當十銅幣九百六十三萬六千一百九十六枚不計價值外，其餘儘數銷完，共獲餘利庫平銀一百三十四萬六千一百五十八兩零。新廠自三十一年五月開鑄起，至十月二十五日停鑄止，共鑄當十銅幣三萬五千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八十九枚，銷售無存，共獲餘利庫平銀四十萬六千三百四十二兩二錢三分九釐。兩廠餘利均已動支。查舊廠辦公房住房廠房庫房共一百四十四間，鎔銅烘片烘餅烘模等爐五十八座，大小煙筒七座，水櫃一具，建造工程庫平銀六萬七千七百九十七兩零。新廠辦公房住房廠房庫房共三百五十六間，鎔銅烘片烘餅烘模等爐一百座，大小煙筒六座，水櫃一具，建造工程庫平銀二十萬四千一百二兩六錢八分一釐。舊廠機器，計大小鍋爐四座，單汽缸連四輪爐一副，大小引擎四副，輥片機六架，春餅機六架，光邊機四架，印花機二十四架，電鋸機一架，一切零星機件皆備，共購置原價庫平銀十六萬六千七百五十餘兩。新廠機器，計大小鍋爐七座，引擎二副，輥片機十二架，春餅機二十二架，光邊機六架，印花機五十一架，一切零星機件皆備，共購置原價庫平銀三十五萬八千三百八十六兩二錢二分六釐。前項機件新式者多，現在該兩廠均已遵章裁停，機器廢置可惜，適度支部總廠因試鑄銀幣鐫刻祖模，須添置印花壓模等機，呈由前財政處轉咨於各省停鑄之廠指定酌撥。現已電咨江蘇巡撫調取大號印花機八架，春餅機四架，翦機二架，壓模機二架，檢齊零

件運津濟用，由蘇至津運費應請准其作正開銷。其餘機器及新舊廠屋，能否改作他用，仍應遵照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十日臣會同前財政處戶部奏案，由該省自行酌辦。至舊廠存積物料合庫平銀四千六百八十四兩六錢七分八釐，新廠存積銅鉛物料合規銀六萬三千四百五十八兩二錢二分二釐，亦應令該省遵照奏章酌覈辦理。此查明江蘇蘇州裁停局廠之情形也。

- 一、安徽省於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就省城東門內驚鵲橋銀元局開鑄銅元，二十九年擴充東廠，三十年又添建西廠。查該廠係在裁停之列，應遵照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前財政處戶部原奏，派員往查。惟十二月間安徽撫臣恩銘電奏，以辦賑需款，請寬限加鑄。經度支部議覆，暫准照原額加鑄一倍，俟臣到日即行歸併裁撤。因又親往覆查。查得該廠自開鑄起至三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停鑄止，共鑄當二十、當十、當五三種銅幣，折合當十銅幣五萬一千九百三十六萬一千三百三十四枚，銷售無存，共獲餘利漕平銀七十九萬一千二百三十七兩二錢三分四釐六毫，除動支外，尚存漕平銀九萬三千三百九十七兩一錢五分七釐。該廠新舊辦公房住房廠房庫房一百四十四間，鎔銅烘片烘餅等爐五十二座，煙筒二座，修建工程漕平銀六萬二千二百十六兩九錢七分九釐。廠內機器，除借用銀元局舊存各件外，計大小鍋爐五座，引擎八副，軋片機九架，春餅機七架，光邊機六架，印花機二十二架，一切零星機件均備，共購置原價規銀十六萬七千九百七十四兩五錢三分一釐。現在遵章裁停，前項廠機，該省擬改為製造局。廠內存積銅斤煤炭雜料合漕平銀十九萬二千七百八十五兩二錢五分四釐九毫，除煤炭雜料由該省留作製造局用外，所存銅斤應令遵照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十日臣會同前財政處戶部奏案，由該省派員運交江寧分廠。此查明安徽裁停局廠之情形也。

- 一、山東省於光緒二十九年省城西門外東流水購地建造銅幣廠，

計自三十年七月開鑄起至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停鑄止，共鑄造當十、當二十兩種銅幣，折合當十銅幣二萬九千六百二十七萬四千五百五十六枚，銷售無存，共獲餘利庫平銀三十四萬六千零五十五兩一錢八分八釐，除動支外，實存庫平銀三萬三千七百七十三兩九錢一分一釐。該廠辦公房住房廠房及廠棚車棚等共六百一間，鎔銅烘片烘餅烘模等爐五十五座，煙筒四座，水櫃二具，建造工程庫平銀十二萬四千二百四十兩一錢八分四釐。廠內機器，計大小鍋爐四座，引擎四副，輥片機十八架，春餅機十二架，人力春餅機一架，光邊機八架，印花機二十四架，電鍍機一架，一切零星機件皆備，共購置原價庫平銀十九萬三千三百七十四兩九錢二分一釐。現在遵章裁停，前項廠機能否改作他用，應遵照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十日臣會同前財政處戶部奏案，由該省自行酌辦。至該廠現存物料合庫平銀三萬一千九百八十三兩一錢五分，亦應令該省遵照奏章酌覈辦理。此查明山東裁停局廠之情形也。

- 一、江西省於光緒二十八年在省城德勝門外沙窩撥購地畝建造銅幣廠，自二十九年三月十六日開鑄起至三十二年十月底停鑄止，共鑄當十銅幣三萬七千九百七十二萬二千三百七十六枚，均銷售無存，共獲餘利銀五十四萬五千九百四十餘兩，均已動支。查該廠辦公房住房廠房庫房三百零一間，鎔銅烘片烘餅烘模等爐四十四座，大小煙筒六座，水櫃六具，建造工程庫平銀五萬三千一百五十七兩九錢一分二釐。廠內機器，計大小鍋爐十座，引擎九副，輥片機二十四架，春餅機十五架，光邊機八架，印花機四十三架，手搖印花機四架，一切零星機件均備，共購置原價銀三十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一兩八錢。現在遵章裁停，前項廠機能否改作他用，應遵照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十日臣會同前財政處戶部奏案，由該省自行酌辦。所存物料約合銀四萬三千九百餘兩，亦應

令該省遵照奏章酌覈辦理。此查明江西裁停局廠之情形也。

- 一、浙江省於光緒二十九年就省城報國寺舊軍裝局製造毛瑟槍子廠內，開鑄銅幣，後又擴充餘地，添建廠屋，是爲總局。三十一年又於省城西大街寶浙鑄錢公所舊址，添購民地，建造廠屋，是爲分局。總局自二十九年二月開鑄起至三十二年十二月底止，共鑄四種銅幣，折合當十銅幣八萬二千一百一十七萬三千三百八十四枚，除行銷外，存積當十銅幣八千七百五十五萬一百九十二枚，共獲餘利洋銀二百二十九萬二千一百三十元零，均已動支。分局自三十一年四月開鑄起至十二月底止，共鑄當十銅幣一萬六千三百二十五萬三千三百八十枚，銷售無存，共獲餘利規銀十五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兩一錢二分三釐四毫，除動支外，實存規銀一萬五千一百一十兩九錢一分五釐九毫。總局辦公房住房庫房廠房共四百二十八間，鎔銅烘片烘餅烘模等爐一百三十二座，大小煙筒四座，水櫃二具，建造工程規銀十三萬七千三百三十五兩六錢。分局辦公房住房二百六十二間，西式廠房庫房五座，淘砂廠房一間，鎔銅烘片烘餅烘模等爐一百三十八座，大小煙筒六座，水櫃四具，建造工程規銀十三萬七千六十七兩四錢二分四釐。總局機器，計大小鍋爐四座，引擎五副，輾片機七架，春餅機十五架，光邊機十四架，印花機四十架，電鋸機二架，一切零星機件皆備，共購置原價規銀二十五萬九千五百二十六兩八錢。分局機器，計大小鍋爐四座，引擎四副，輾片機八架，春餅機十三架，光邊機七架，印花機三十一架，電鋸機二架，一切零星機件皆備，共購置原價規銀二十萬四千三百二十兩六分二厘。現在遵章裁停，前項廠機能否改作他用，應遵照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十日臣會同前財政處戶部奏案，由該省自行酌辦。至總局現存物料合洋銀三萬九千九百二十四元零，分局存料合洋銀四萬四千二百三十二元零，規銀二萬十一兩零，亦應令該省遵照奏章酌覈辦理。此

查明浙江裁停局廠之情形也。

湖南省於光緒二十八年在省城內賃屋開局試鑄銅幣，嗣假舊鑄造局房屋分設一局，安置機爐後，又於省城南門外靈官渡上首購地建立新局，陸續擴充，至三十一年全廠落成。計舊局自光緒二十八年六月開鑄起至三十二年八月底停鑄止，共鑄當十銅幣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五萬九千一百枚，銷售無存，共獲餘利長平銀二十萬六千五百八十七兩六錢四分四釐，連存積銅炭雜料在內一併撥交善後局，充作修建新軍營房之用。新局自三十一年六月開鑄起至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停鑄止，共鑄當十銅幣六萬三千二百三十五萬六千八百二十五枚，銷售無存，共獲餘利長平銀一百五萬四千八百四十兩五錢二分一釐七毫二絲，撥作練兵、浚浦、興學等用，除全數動支外，不敷長平銀四十三萬一百四十九兩七錢七分三釐六毫八絲，均係善後局墊支，應遵照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十日臣會同前財政處戶部奏案，由該省自行清理。現在兩局均已裁停，查舊局廠屋原係租賃民房，業已退租，應毋庸議。新局辦公房五十六間，庫房廠房二十所，公事廳樓房另院房屋各一座，鎔銅烘片烘餅烘模等爐一百八口，水池一口，水臺一座，水櫃一具，大小煙筒十座，建造工程長平銀十六萬三千九百七十二兩七錢九分二釐。舊局機器係借用銀元局機爐，添新補舊，計購輓片機六架，春餅機二架，光邊機二架，印花機二十七架，連一切零星機件，共購置原價規銀四萬六千九百四十七兩，洋例銀五萬六千一百兩。新局鍋爐二座，引擎二副，輓片機十五架，春餅機十六架，光邊機十四架，印花機三十架，電鎔機一架，一切零星機件皆備，共購置原價長平銀二十八萬八百四十四兩三錢四分一釐。前項廠機能否改作他用，應遵照奏案由該省自行酌辦。至舊局存積銅炭雜料等項，共合長平銀十五萬六千五百七十兩一分四釐，已撥交善後局變價動支，其新局所存銅鉛煤

炭雜料共合長平銀三萬六千三百二兩三錢三分四釐八毫，應令該省遵照奏章酌覈辦理。此查明湖南裁停局廠之情形也。

[附清單二]謹將考查各省造幣分廠酌擬劃一章程十六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①

[附清單三] 謹將考查酌留各省造幣分廠廠房機器成本、餘利出入款目，彙開清單恭呈御覽。計開：

河南造幣分廠

舊管

無項

新收

一、借藩庫銀九萬五千兩，

一、借糧道庫銀四萬五千兩，

一、借釐稅局銀五萬兩，

一、借賑捐局銀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九兩四錢七分一釐六毫二絲四忽，

一、息借官錢局銀二萬兩，

一、息借商號銀六十八萬二百三十兩四錢七分五釐九毫七絲七忽，

一、售銷銅幣價值銀一百六十三萬九千二百八兩六錢八分四釐九毫一絲二忽，

一、各州縣繳賠遺失銅價銀八十六兩九錢一分三釐八毫九絲三忽。

以上共收庫平銀二百五十四萬九千九十五兩五錢四分六釐四毫六忽。

開除

一、廠屋銀四萬三千九百三十四兩一錢八分七毫六絲六忽，

^① 所奏十六條已見於《度支部擬定各銅元廠統一章程摺內》（本節（三）1. 頁938—945），故從略。

- 一、機器並借用機器局鍋爐引擎作價配造零件銀九萬二千六百二十二兩五錢二分五毫五絲四忽，
 - 一、銅鉛物料並運費匯費等項銀一百十九萬八千九百五十九兩六錢七分九釐九毫六忽，
 - 一、煤炭銀七萬三千四百八十二兩四錢六分四釐三毫六絲五忽，
 - 一、薪工銀八萬八百九兩七錢八分三釐一毫二絲一忽，
 - 一、廠費銀四萬二千七百四十五兩二錢五分六釐二毫二絲六忽，
 - 一、撥還舊庫銀九萬五千兩，
 - 一、撥還賑捐局銀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九兩四錢七分一釐六毫二絲四忽，
 - 一、撥還釐稅局銀二萬兩，
 - 一、撥還商號銀六十八萬二百三十兩四錢七分五厘九毫七絲七忽。
- 以上共支庫平銀二百三十四萬七千三百五十三兩八錢三分二厘五毫三絲九忽。

實在

存庫平銀二十萬一千七百四十一兩七錢一分三釐八毫六絲七忽，外加廠機估價銀十一萬二百九十五兩七錢九分七釐二毫二絲，又存料作價銀五萬五千一百六十三兩二錢一分二釐八毫三絲六忽，又存幣作價銀十八萬六千一百七十八兩八錢三分六釐一毫四忽，共存庫平銀五十五萬三千三百七十九兩五錢六分二絲七忽。

外欠糧道庫銀四萬五千兩，釐稅局銀三萬兩，官錢局銀二萬兩，共欠庫平銀九萬五千兩。

以上存欠相抵計獲餘利庫平銀四十五萬八千三百七十九兩五錢六分二絲七忽，內提撥

花紅銀四萬五千八百三十七兩九錢五分六釐二忽，

學務經費銀一萬兩，

巡警學堂經費銀八千兩，

陸軍學堂開辦經費銅幣一千萬枚，合銀八萬二千三百一兩六錢八分二釐四毫。

以上共撥支庫平銀十四萬六千一百三十九兩六錢三分八釐四毫二忽。

實存餘利庫平銀三十一萬二千二百三十九兩九錢二分一釐六毫二絲五忽。

查河南造幣分廠自光緒三十年十月奏設在省城南門外三里堡機器局內迤西，先建一小廠，出數甚微，又於迤北添建一廠，規模稍大，計廠房六十六間，辦公及員司工匠住房庫房等二百五十八間。鎔銅烘片烘餅烘模等爐四十二座，井四口，水櫃一具，煙筒五座，引擎二副，鍋爐二座，輾片機三架，舂餅機四架，光邊機四架，印花機九架，電鍍機二架，各項零星機件皆備，每日可鑄當十銅幣四十七八萬枚。所有廠機物料成本，均係借用官商各款，除陸續歸還外，所欠無幾，計自開辦至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考查之日止，鑄造當十銅幣二萬三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枚，行銷二萬七百三萬一千四百九十三枚，提撥陸軍學堂一千萬枚，實在存一千三百五十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七枚，市價每一百二十餘枚合銀一兩，較各省錢價爲高，民間極爲信用，因出數無多，各屬尙難徧及。惟該廠開辦數年，章程規制均未完備，如該廠中間隔機器局，宜築牆分界，以稽出入，員司冗閒，晚間又不宿廠，宜將員數大加刪減，湔除官場習氣，並令分班值宿，以慎職務，匠役工食宜由總辦監發以杜中飽，廠內各所收發數目，宜彙總考覈，並多立簿冊以重款項，至採辦物料，尤宜切實勘驗兌收，嚴定功過以除宿弊。已擬整頓辦法八條，飭該廠總辦河南候補道朱啟鳳認真辦理，擬定廠名爲度支部造幣汴廠，此查明河南造幣分廠之情形也。

湖北造幣分廠

舊管

無項

新收

一、售銷銅幣價值洋例銀一千八百三十七萬二千四百四十八兩三錢四分四釐。

開除

一、銅鉛煤炭物料銀一千二百三十五萬七千六百四兩一錢二分，

一、薪工銀三十三萬八千八百七十七兩四錢五分，

一、廠費銀十一萬一千三百十七兩二錢五分。

以上共支洋例銀一千二百八十萬七千七百九十八兩八錢二分。

實在

存餘利洋例銀五百五十六萬四千六百四十九兩五錢二分四釐，內提撥：

建造廠屋銀十七萬一千七百六十八兩八錢九分四釐，

添購機器銀六十七萬一千二百六十四兩六錢六分，

續添機件銀一萬七千四百三十兩二錢二分，

花紅銀十四萬六千七百十七兩二錢二分，

正陽門工程銀二千六百六十三兩二錢六分，

練兵經費銀七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兩六錢四分，

賠款銀一百七萬三千兩，

雲南銅本銀十四萬四千二百八十五兩七錢一分，

解藩庫存儲備用銀二十一萬四千六百三十七兩二錢四分，

解善後局還息借款銀二十一萬四千二百八十五兩七錢一分，

解官錢局備各學堂購地經費銀二萬四百八兩一錢六分，

各學堂經費銀四十六萬九千四百二十三兩九錢二分，

圖書館經費銀五萬一千二十兩。

各學堂局所祠宇及鐵路工程銀三十萬五千一百七十兩七錢四分，

各處購買民房地畝價銀十五萬六千四百四十一兩九錢九分，

鎮務局經費銀二十萬兩，

工藝局經費銀三千三百六十七兩三錢二分，

遷善所經費銀七百九十六兩三錢六分，

習藝所經費銀三百一十一兩二錢八分，

勸業場經費銀一千八百三十九兩，

代墊紗布絲麻等局股本銀八十萬六千一百二十二兩四錢四分，

代織布紡紗製麻三局還官錢局款銀四萬八百十六兩三錢三分，

荊餉米折運費津貼銀四千七百二十一兩六錢三分，

協賑湘災及運糶米款銀十四萬六千三十三兩八錢五分，

赴豫秋操用款銀十萬三十兩六錢一分，

淺水輪船價銀二十五萬兩，

官窑甌瓦銀一萬二千三十六兩三錢六分

漢口後湖隄工銀五萬四千三百兩。

潛江西灣隄工銀二萬十兩，

白沙洲填土工程銀一萬一百十兩。

以上共撥支洋例銀六百五萬六千六百八十三兩五錢四分四釐，除將前項餘利全數動支外，不敷洋例銀四十九萬二千三十四兩二分，係向官錢局挪借墊支，應援照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十日臣會同前財政處戶部奏案，由該省自行清理。

外存物料作價合洋例銀五十三萬六千九百七十一兩四錢五分。

湖北銀元局附鑄銅幣

舊管

無項

新收

一、售銷銅幣價值估平銀八百六十五萬五千六百五十九兩八分。

開除

一、銅鉛物料銀五百五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九兩九錢八分，

一、薪工廠費銀八十三萬二千四百九兩六錢三分。

以上共支估平銀六百三十七萬八千八百九十九兩六錢一分。

實在

存餘利估平銀二百二十七萬六千七百五十九兩四錢七分，內提撥：

花紅銀十三萬七千二百六十六兩五錢，

建造廠屋銀十一萬六千五百四十八兩一錢二分，

添購機器銀二十四萬六千一百八十六兩八錢七分

解京銀元合銀五千九十兩四錢，

練兵經費銀三十一萬四千二十五兩九錢六分，

賠款銀四十六萬六千二百兩，

雲南銅本銀六萬六千兩，

各學堂經費銀三十八萬九千兩九錢二分，

圖書館經費銀五千三百五十七兩二錢一分，

各處購買民地銀六萬七千九百兩三分，

各項工程銀三十八萬三千七百七十九兩四錢一分，

漢口後湖隄工銀二萬二千二百八十二兩九分，

武泰閘工程銀十二萬兩，

兵工廠經費銀九萬兩，

公家花園開辦經費銀二萬一千九百七十三兩五錢二分，

製麻局添購機價銀十萬兩，

修造官署經費銀五千四兩五錢八分，

馬路工程銀三百九十四兩四錢，

商報股本銀八百三十二兩。

以上共撥支估平銀二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二十一兩一分，除將前項

餘利全數動支外，不敷估平銀二十六萬七千八百六十一兩五錢四

分，由該局在銀元餘利項下撥支。

外存物料作價合估平銀十三萬四千五百十六兩五錢六分。

湖北漢陽兵工廠附設銅幣廠

舊管

無項

新收

一、售銷銅幣價值估平銀三百五十六萬三千六十一兩四錢三分。

開除

一、銅餅價銀二百八十二萬四百五十九兩六錢四分，

一、煤炭雜料銀十萬九千六百八十八兩七錢三分，

一、薪工銀四萬三千七百八十一兩五錢九分，

一、廠費銀一萬九千二百八十五兩九分。

以上共支估平銀二百九十九萬三千二百十五兩五分。

實在

存餘利估平銀五十六萬九千八百四十六兩三錢八分，內除建造廠屋銀十萬九千八百四十兩八錢一分，購置機器銀二十七萬六千三百一兩四錢一分，餘估平銀十八萬三千七百四兩一錢六分，悉數撥作漢口後湖隄工及修建營房購買民地之用，動支無存。

查湖北造幣分廠共三所，一爲銅幣局，一在銀元局附鑄，一在兵工廠附設銅幣局。自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奏設在省城三佛閣街銀元局東就舊鑄制錢局廠屋開鑄，二十九年擴充庫房及鎔銅輶片兩廠並大水池各項工程，三十年擴充電鍍房馬力房印花搖洗兩廠及庫房各項工程，三十一年擴充數錢處鎔銅輶片印花等廠及汽鑪各項工程，計廠房十七間，庫房三所，辦公及員司雜役住房四十四間，鎔銅及烘片烘餅烘模等爐二百四十口，水池一口，水櫃二具，大小煙筒二十九座，引擎十一副，鍋爐十一座，輶片輶三十副，春餅機二十三架，光邊機十三架，印花機一百五架，電鍍錢二架，各項零星機件皆備，每日可鑄當十銅幣四百萬枚，開辦時未是成本，遇有用款隨時向官錢局挪借，陸續歸還。自開辦起至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五考查之日止，鑄造當二十 當十、當五三種折合當十銅幣二十五萬四千八百三十二萬七千五十五

枚，均交官錢局如數行銷，廠中無存。市價每一百五十餘枚合銀一兩，民間信用，各屬皆已徧及。廠中規制尙稱完備，出數之多，得利之厚，爲各省廠冠。因武漢爲長江樞紐，近年京漢路成，商務日見繁盛，故銅幣銷場，較他省爲大。然該廠近年鑄造已多，銅幣價值遞見短絀，若不加以限制，恐將來供過於求，銀益貴，錢益賤，必至現在之價值亦不可保。已飭該廠總辦丁憂湖北試用道高松如暫將鑄數減半鑄造，妥慎經理。銀元局在省城三佛閣街，自二十九年閏五月附鑄銅幣，除舊鑄銀元廠機外，添建工廠十一間，辦公及員司匠役住房六十六間，鎔烘等爐六十八座，水井二口，水櫃一具，大煙筒一座，引擎二副，鍋爐三座，春餅機四架，光邊機四架，印花機三十九架，各項零星機件皆備。自二十九年閏五月起至三十二年二月初一日止，共鑄當十銅幣十二萬一千一百六十五萬三千二百九十九枚，行銷無存。兵工廠附設之銅幣廠在漢陽西門外梅子山下，自三十一年二月建廠購機，計廠屋六所，辦公員役住房庫房等三十七間，鎔烘等爐一百十六座，水池一口，水櫃一具，煙筒七座，引擎三副，鍋爐四座，輥片輥十二副，春餅機八架，光邊機八架，印花機五十架，各項零星機件皆備。自三十一年二月底起至三十二年二月止，共鑄當十銅幣五萬二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七百枚，儘數行銷，及提撥各用，廠中無存。該兩廠鑄造銅幣現已遵章停止，酌留銅幣一局，擬定廠名爲度支部造幣鄂廠，此查明湖北造幣分廠之情形也。

江寧造幣分廠

舊管

無項

新收

一、借籌防局庫平銀一百二十二萬二千八百六十二兩八錢八分五釐一毫五絲九忽九微，

一、借江安糧道庫平銀四十萬兩，

- 一、借支應局湘平銀二十萬兩折庫平銀十九萬二千八百兩，
- 一、借支應局規銀十萬兩折庫平銀九萬一千二百四十兩八錢七分五釐九毫，
- 一、借兩淮運司庫平銀十五萬兩，
- 一、借海州分司庫平銀五萬兩，
- 一、借籌防局庫平銀十萬兩，
- 一、借籌防局規銀三十萬兩折庫平銀二十七萬三千七百二十二兩六錢二分七釐七毫，
- 一、借上海製造局規銀一百萬兩折庫平銀九十一萬二千四百八兩七錢五分九釐，
- 一、售銷銅幣價值庫平銀一千九十萬九千八百六十四兩二錢九釐七毫八絲九忽八微，
- 一、銀元餘利撥作購料等用庫平銀十萬三千五百七十兩五錢九分六釐三毫二絲四忽四微，
- 一、存廠餘利撥作購機建廠等用庫平銀三十二萬六千一百六十八兩六錢一分一釐五毫。

以上共收庫平銀一千三百二十六萬二千四百六十六兩三錢二釐七毫七絲四忽一微，湘平銀二十萬兩折庫平銀十九萬二千八百兩，規銀一百四十萬兩折庫平銀一百二十七萬七千三百七十二兩二錢六分二釐六毫，共合庫平銀一千四百七十三萬二千六百三十八兩五錢六分五釐三毫七絲四忽一微。

開除

- 一、廠屋銀三十七萬六千一百二十一兩四分六釐三毫，
- 一、機器銀一百三十六萬九千八百四十二兩二錢七分二釐五毫，
- 一、銅鉛錫煤炭雜料銀七百四十一萬三千三十七兩八錢四分七釐，
- 一、薪工銀四十四萬三千九百二十二兩九錢八分一釐四毫，
- 一、廠費銀十九萬四千九百二十六兩八錢二分九釐，

一、提還借款銀一百二十二萬九千九百五十九兩五錢七分一釐八毫八絲四忽五微，

一、由廠提獎花紅銀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一兩三錢五分一釐一毫三絲三忽。

以上共支庫平銀一千一百四萬四千八百一兩八錢九分九釐二毫一絲七忽五微。

實在

存庫平銀三百六十八萬七千八百三十六兩六錢六分六釐二毫，內除存司庫鑄本銀七十八萬九千四百七十五兩八錢四分八釐三毫，又存廠庫鑄本銀五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兩一錢一分二釐九毫，又存廠庫大小銀元條片合銀一萬七千九百四十七兩一分六釐二毫，又應行收回購銅定銀三萬八百三十九兩四錢七分八釐，又革道潘學祖欠繳公款以住宅作抵銀二萬兩，共庫平銀九十一萬八百三十八兩四錢五分五釐四毫，均作該廠存本另款列存外，實存餘利庫平銀二百七十七萬六千九百九十八兩二錢一分八毫，外加磅餘銅斤作價銀二萬六千三百二十三兩四錢九分，共庫平銀二百八十萬三千三百二十一兩七錢八毫，均解交司庫撥用，內提撥：

花紅銀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七兩六錢三分二釐二毫，

歸還借款銀六十一萬八千七十九兩七錢三分，

還款補平銀一萬四百七十五兩一錢五分四釐，

修理西廠工程銀七千四百二十五兩六錢二分三釐，

銅價銀二十五萬兩，

還廣東機器價銀四萬五千五百兩，

司署經管銅幣官吏津貼銀四千一百三十八兩，

購銅委員川資薪水銀五百一兩六錢，

翰林院經費銀五百八兩，

京師工巡局經費銀二千三十二兩，

考察政治經費銀六萬三百四十四兩七錢，
雲南銅本銀十萬六十兩，
浚浦經費銀三萬三千七百六十三兩二錢二分九毫五絲，
各學堂工程經費及出洋學費等項銀一百五十一萬六千七百七十九兩
六錢五分二釐八毫，
各營軍裝器械等項銀十六萬四千八百九十七兩九錢八分二毫，
各項工程銀八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兩二錢四分一釐二毫，
提解司庫節省銀二萬四千五百十七兩二錢，
旗營練兵經費銀一萬八千五百兩，
善後局經費銀一萬六千八百二十六兩九錢二分，
警察局經費銀四十萬三千七百五十六兩六錢三分一釐，
商務局並商品陳列館經費銀三萬九千五百六兩四分七釐，
工藝局經費銀四萬二千七百五十兩，
蠶桑公所經費銀三萬四千七百二十五兩三錢八分六釐，
江皖贛鑛務局開辦經費銀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兩，
官報局經費銀十萬一千五百兩九錢四分五釐，
下關商埠局經費銀一千九百二十五兩四錢八分，
牛痘局經費銀一千六百八十二兩六錢一分四釐五毫，
普育堂經費銀五千八百五十兩，
開井經費銀二萬七百五十兩一錢五分五釐，
京口工藝傳習所經費銀二千八百九十二兩，
清江銅幣局借撥經費銀二萬兩，
彌補皖岸報効銀三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兩五錢五分，
醫院購地及治病電機銀三千二百六十三兩八錢，
撥補義賑銅幣兌價不敷銀四萬三千三百十二兩六錢九分八釐。
提還商務局撥付比國賽會用款等項銀二萬九千七百七十二兩九錢四
釐，

商務局紅獎銀七千七百九十二兩，
北洋編譯約章工價銀三千四十二兩，
鉛字機器銀三千八百兩九錢五分四釐，
雜支銀一萬二千九百八十兩四分五釐九毫。

以上共撥支庫平銀三百九十三萬三千二百七兩八錢六分四釐七毫五絲，內除由司收回原動本款，實撥支庫平銀三百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十五兩二錢六分三釐七毫一絲，除將前項解司餘利並磅餘銅斤作價，及光緒二十九年以前西廠代江寧藩司鑄造銅幣項下另存餘利庫平銀二萬六千八百七十五兩八錢八分六釐四毫，鑄本餘存庫平銀七兩三釐全數撥抵外，尙不敷庫平銀六十一萬四千五百十兩六錢七分三釐五毫一絲，均由司庫墊支，應援照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十日臣會同前財政處戶部奏案，由該省自行清理，又由廠墊付花紅庫平銀一萬七千九百十四兩七錢一分九釐，應由司庫歸還。

外欠籌防局庫平銀五十四萬四千三百七十五兩九錢六分五毫一絲八忽八微，規銀三十萬兩折庫平銀二十七萬三千七百二十二兩六錢二分七釐七毫，上海製造局規銀七十九萬六千六百七十九兩三錢九分四釐五毫折庫平銀七十二萬六千八百九十七兩二錢五分七釐七毫，共欠庫平銀一百五十四萬四千九百九十五兩八錢四分五釐九毫一絲八忽八微。

外存廠機物料原價庫平銀一百八十八萬四千九十一兩四錢二分八釐。

查江寧造幣分廠自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奏設在省城迴龍街原建東西兩廠，東廠鑄造銀元，西廠鑄造制錢，次年因制錢虧本停鑄。二十七年秋間蘇州藩司撥款就制錢機器代鑄銅幣，繼江寧司局亦仿照辦理。二十八年復因銀元利薄，東廠亦改鑄銅幣，歸江寧藩司代銷。二十九年又建中廠，共三廠，名曰老廠，革除代鑄名目，三廠所鑄均歸江寧藩司銷售。復奏於揚州添一分局，又議就上海製造局附鑄，三十一年

奏明歸併滬、揚兩局機器另建一廠，因揚局機器先到，暫借金陵機器局安設，冬間建廠工竣名曰新廠，規模比前爲大。四廠共計廠房七十八間，員司辦公住房庫房等二百二十六間，鎔銅烘片烘餅烘模等爐二百九十五座，水池一口，水櫃四具，大煙筒四座，引擎十三副，鍋爐二十一座，輾片機五十架，春餅機二十七架，光邊機十六架，印花機九十七架，電鋸機三架，各項零星機件皆備，另存鍋爐引擎在外，每日可鑄當十銅幣四百餘萬枚，從前提借成本現尚欠銀一百五十四萬餘兩，係由籌防局上海製造局息借，應令在本省應提餘利六成內陸續歸還。現在銅價昂貴，餘利無多，此項銀兩均係官款，並令止利還本，以期逐漸清償。該廠鑄造除銀元已停，並西廠代鑄銅幣不計餘利外，自二十八年東廠改鑄起至三十二年十二月底考查之日止，鑄造當十銅幣十六萬三百九十八萬四千八百五十枚，均交官錢局如數行銷，廠中無存，市價每一百六十餘枚合銀一兩，民間信用，各屬均已通行。歷年鑄造共得餘利銀三百十萬三千一百六十六兩八錢二分二釐三毫，內由廠列收餘利銀三十二萬六千一百六十八兩六錢一分一釐五毫，作爲建廠購機等用。自二十九年改章起，解司餘利銀二百七十七萬六千九百九十八兩二錢一分八毫，撥作新政用款。查該廠開辦日久，廠機之多與鄂省相伯仲，章程規制亦有可採，而委任未能得人，以致弊端百出。前經升任兵部侍郎臣鐵良於光緒三十年查辦案內，查明該局餘利虧短，歷任總辦劉思訓等五員有中飽情事，部議交兩江督臣分別查參。此次臣往考查，查明已革道員潘學祖浮冒鉅款，奏奉電傳諭旨，交兩江督臣端方查抄押追在案。是該廠廠務之敗壞已非一朝一夕之故，整頓更不容緩。該老廠廠機布置均未合法，新廠尚屬完善，已令將老廠全行裁停，專用新廠。裁汰員司以節虛糜，選用工匠以資熟習，撙節煤斤以輕鑄本，慎儲機器以免鏽壞，嚴查門禁以防偷漏，詳覈功過以定賞罰，刪減節賞津貼以省浮費，革除料價折扣以祛中飽。至該廠鑄本乃另款存儲司庫以備購買銅鉛煤炭料物之用，按季報部查

覈，不得挪作他用，已擬整頓辦法十六條，飭該廠總辦江蘇候補道匡翼之認真辦理。據該廠員聲稱，新廠機力每日約可鑄二百八十萬枚，該省因辦賑需款，已由度支部議准加鑄銅幣。當與兩江督臣議定，以一百六十萬作為定章額鑄，一百二十萬作為賑款加鑄，俟賑務告蒞，再由部覈定常年鑄數，擬定廠名為度支部造幣江廠，此查明江寧造幣分廠之情形也。

廣東造幣分廠

舊管

無項

新收

- 一、善後局撥廠機成本銀四十六萬一千九百十七兩七錢四分六釐，
- 一、售銷大小銀元價值銀八千六百十九萬一千七百二十九兩八錢一分，
- 一、售銷大小銅幣價值銀六百七十八萬九千一百三十六兩七錢五分六釐八毫。

以上共收九九五平銀九千三百四十四萬二千七百八十四兩三錢一分二釐八毫。

開除

- 一、廠屋銀十四萬六千九百十七兩七錢四分六釐，
- 一、機器銀三十一萬五千兩，
- 一、寶紋銀條價銀七千九百一萬七千八百四十七兩五錢六分八釐七毫五絲，
- 一、銅鉛錫價銀四百四十一萬一千五百七十四兩二錢二分一釐九毫五絲，
- 一、雜料銀八十四萬八千六百七十四兩五錢四分六釐三毫四絲，
- 一、薪工銀八十四萬四千三百五兩二錢六分五釐五毫，
- 一、廠費銀九萬八千九百三兩八錢。

以上共支九九五平銀八千五百六十八萬三千二百二十三兩一錢四分八厘五毫四絲。

實在

存餘利九九五平銀七百七十五萬九千五百六十一兩一錢六分四釐二毫六絲，內除添建廠屋續購機器等項銀二十八萬一千三百三十三兩三錢四分三釐六毫五絲，又售銅虧折押銅利息倉租借息等項銀二十萬九千一百十三兩三錢九分三釐一毫八絲，實存餘利九九五平銀七百二十六萬九千一百十四兩四錢二分七釐四毫三絲，均解交善後局撥用，內提撥：

花紅銀二十萬二千一百五十六兩五錢二分二釐三毫，

解部銅元合銀九萬五千二百九十四兩一錢六分四釐，

解部銀元水脚銀七千六百三十四兩八錢，

解部銅元水脚銀三萬二千九百十六兩六錢三分九釐，

各省兌換銀元津貼運費銀二十八萬三千六百九十三兩七錢一分二釐九毫，

留存鑄本銀二十萬兩，

善後局海防經費銀四百八十八萬二千七百八十二兩二錢九分四釐四毫一絲八忽，

練餉銀二十二萬九千兩，

籌備海軍經費銀二十萬兩，

北洋協餉銀十萬八千九百兩，

廣西津貼銀十二萬兩，

廣西軍餉銀二十九萬六千兩，

還匯豐鎊款銀六十六萬六千兩，

萬國紅十字會經費銀三萬六千兩，

本省平糶米價銀二萬二千四百三十四兩六錢七分八釐八毫九絲，

各省賑款銀二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二兩七錢四釐，

教案卹款銀五萬七千六百兩，
給局員家屬養贍銀二千六百六十四兩。

以上共撥支九九五平銀七百七十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九兩五錢一分五釐五毫八忽，除將前項餘利全數動支外，不敷九九五平銀四十五萬一千七百三十五兩八分八釐七絲八忽，均由善後局挪借墊支，應援照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十日臣會同前財政處戶部奏案，由該省自行清理。

外存銀元銅幣銀銅鉛錫雜料作價合九九五平銀四十五萬二千六百八十三兩五錢三分三釐。

查廣東造幣分廠自光緒十三年正月奏設。在省城大東門外黃華塘地方建造廠屋，十五年開鑄制錢，十六年開鑄銀元。嗣因銅鉛價漲，虧耗太多，停鑄制錢。二十六年開鑄銅幣，三十二年增鑄一文銅幣。計廠房三十八間，辦公及員司匠役住房庫房等七十二間，鎔銀鎔銅烘片烘餅等爐一百七十三口，烘模爐一座，水池一口，水櫃一具，大小煙筒二十八座，引擎六副，大小鍋爐十座，輾片機二十四架，舂餅機十四架，光邊機十二架，印花機六十六架，電鍍機二架，各項零星機件皆備，每日可鑄小銀元二十萬枚，當十銅幣一百萬枚。建廠購機及物料成本皆由善後局籌付。除前鑄制錢不計外，自開辦起至三十二年年底止，共鑄五種銀元重八千六百二十萬五千七百十九兩零，當十銅幣九萬五千八百六十萬六千枚，又一文銅幣五萬二千四百八十七串，均由善後局行銷，廠中存積銀元重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九兩零，當十銅幣九百二十六萬四千枚，一文銅幣六千九百八十七串。市價銅幣每一百五十餘枚合銀一兩，省城通用大小銀元，各屬類用制錢，故銅幣銷路未暢。歷年鑄造銀元銅幣共得餘利七百七十五萬九千五百六十一兩一錢六分四釐二毫六絲。該廠出入款目，向以銀銅兩項合併計算，無從分析。查各省鑄造銀銅各元，皆創始於廣東，司其事者為該局提調候補直隸州知州薛培榕，廠機布置之妥帖，章程修纂之細密，迥非他

省所能比擬。自該牧故後，近亦漸不如前，如該廠採辦物料向由廠探明貨色價值，移知善後局照購，應仍照舊章辦理，善後局運交之時，應開明購定物料年月、牌號、重量、件數、價值，交廠驗收登記，以爲覈算本利根據。該廠經理鑄務，應減輕火耗，並革除藩司學務公所附鑄名目以昭覈實。本省官員薪俸夫役工食應如何酌量搭放，並未用銅幣各屬應如何設法勻銷，均宜上緊集議以冀流通。其善後局動撥餘利，亦應隨時報廠登記，仍俟三月一結，劃定成數，方准提用，不得任意挪移以符奏案。已擬整頓辦法十條，飭該廠總辦廣東布政使胡湘林、幫辦江蘇候補道方政，認真辦理。又該省銀元通行已久，市面需用甚多，度支部銀幣祖模尚未頒發，暫令照舊辦理，惟小銀元鑄造已多，貼水日重，現令專鑄大銀元以劑其平。銅幣銷路太滯，今日鑄四十萬，隨時察看幣價之漲落，以爲增減。擬定廠名爲度支部造幣粵廠，此查明廣東造幣分廠之情形也。

福建造幣分廠

舊管

無項

新收

- 一、借鹽道庫銀二十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一兩五錢四釐六毫，
 - 一、借賑捐局銀十一萬兩，
 - 一、售銷銅幣價值銀二百六十八萬三千五百五十七兩五釐三毫。
- 以上共收庫平洋銀三百一萬六千三百二十八兩五錢九釐九毫。

開除

- 一、銅價銀一百八十五萬三千一百四十四兩七錢三分六毫五絲，
- 一、煤炭雜料銀九萬六千七百五十四兩八錢五分八釐一毫七絲，
- 一、薪工廠費銀十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二兩一錢七釐五毫，
- 一、提還鹽道庫款銀十四萬一千八百六十六兩一錢一分八釐五毫，
- 一、提還賑捐局銀十一萬兩。

以上共支庫平洋銀二百三十一萬四千八百九十七兩八錢一分四釐八毫二絲。

實在

存庫平洋銀七十萬一千四百三十兩六錢九分五釐八絲，除提存成本銀二萬九千一百五兩四錢七釐九毫外，實存餘利庫平洋銀六十七萬二千三百二十五兩二錢八分七釐一毫八絲，外加存幣作價銀二百八十六兩八錢八分八釐二毫，又應收回西廠銅價銀二萬八千八百七十五兩八錢五分，存積雜料並應收回火藥局及西廠料價銀七千七百七十七兩六錢九分四釐三毫，共存餘利庫平洋銀七十萬九千二百六十五兩七錢一分九釐六毫八絲。內提撥：

花紅銀十萬三千七百二十六兩七錢五分二釐，

廠屋工程銀十一萬三千四百五十八兩四錢九分四釐九毫，

機器價值銀十七萬九百八十九兩三錢三分二釐五毫，

學堂經費銀六萬四千一百五十八兩二錢四分七釐九毫，

浚浦經費銀一萬七千八百六十五兩，

樟腦賠款銀五萬二千四百三十兩七錢二分二釐五毫，

農桑局經費銀五千兩，

旗營修理房署銀二萬四千八百九十五兩九錢四分六釐四毫，

解財政局銀七千八百九十六兩四錢六分五釐二毫，

解藩庫銀三萬二千一百七十六兩七錢九分五釐四毫，

財政局發電燈公司銀六千八百三十六兩，

出洋經費銀七千六百七十八兩一錢六分七毫，

本廠停鑄期內薪工廠費息款等項銀二萬八千三百二十九兩二錢四分七釐八毫，

各屬領銷銅幣酌貼運費銀一萬一千三百六十二兩七分二釐八絲，

各廠銅屑提回淨銅酌給紅獎銀一千一百九十八兩七錢四分八釐。

以上共撥支庫平洋銀六十四萬八千一兩九錢八分五釐三毫八絲。

實存餘利庫平洋銀六萬一千二百六十三兩七錢三分四釐三毫，連前提存成本銀二萬九千一百五兩四錢七釐九毫，統共存庫平洋銀九萬三百六十九兩一錢四分二釐二毫。

外欠鹽道庫庫平洋銀八萬九百五十兩三錢八分六釐一毫，另欠廈門息借商款洋銀一萬元折庫平洋銀七千二百五十兩，共欠庫平洋銀八萬八千二百兩三錢八分六釐一毫。

福建機器局附設銅幣西廠

舊管

無項

新收

- 一、借藩庫銀二十萬七千九百二十七兩七錢六分四釐六毫八絲，
- 一、借鹽道庫銀七萬三千六十四兩八錢九分一釐，
- 一、借財政局銀七萬二千二百九十一兩四錢三分二釐五毫，
- 一、售銷銅幣價值銀五十萬二千五百九十八兩八錢二分六釐一毫三絲三忽。

以上共收庫平銀八十五萬五千八百八十二兩九錢一分四釐三毫一絲三忽。

開除

- 一、廠屋銀三萬六千六百五十二兩六錢八分三釐，
- 一、機器銀十七萬八千五兩五分六毫二絲，
- 一、銅餅銀四十五萬三千九百七十八兩二錢八分九釐五毫九絲，
- 一、雜料銀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一兩五錢五釐七毫二絲一忽，
- 一、薪工銀一萬六千一百七十六兩七錢五分一釐六毫四絲五忽，
- 一、廠費銀二萬一千三百六十二兩五錢八分九釐六毫九絲七忽，
- 一、購買銅餅應付利息棧租等項銀一萬九千一百八十六兩一錢六分七釐二毫二絲九忽，
- 一、提還藩庫借款銀七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兩五錢三分四釐。

以上共支庫平銀八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八兩五錢七分一釐五毫二忽。

實在

存庫平銀三萬五千二百十四兩三錢四分二釐八毫一絲一忽，除提存成本銀八千五百三十七兩一分二厘七毫八絲外，實存餘利庫平銀二萬六千六百七十七兩三錢三分三絲一忽，湊撥購買銅餅應付利息棧租之款，全數動支。

外存延平官運局未繳幣價銀七百五十兩一錢八分二釐六毫四絲，又存幣作價銀二千十二兩六分八釐四毫九絲，又廠屋原價銀三萬六千六百五十二兩六錢八分三釐，又機器原價銀十七萬八千五兩五分六毫二絲，又存料作價銀三萬四千八百十五兩七分四毫二絲七忽，共存銀二十五萬二千二百三十五兩五分五釐一毫七絲七忽，內除應撥還南廠銅炭雜料價銀三萬三百五十三兩六錢一分八釐七毫八絲七忽，實存銀二十二萬一千八百八十一兩四錢三分六釐三毫九絲，連前提存成本銀八千五百三十七兩一分二厘七毫八絲，共實存庫平銀二十三萬四百十八兩四錢四分九釐九絲。

外欠藩庫銀十三萬三千六百十二兩二錢三分六毫八絲，鹽道庫銀七萬三千六十四兩八錢九分一釐，財政局銀七萬二千二百九十一兩四錢三分二釐五毫，共欠庫平銀二十七萬五千七百十八兩五錢五分四釐一毫八絲。

閩海關銅幣局

舊管

無項

新收

- 一、借船政洋款銀十四萬六千九百八十兩五分，
- 一、借軍庫銀七萬九千五百九十三兩五錢三分二釐，
- 一、息借商款銀五萬兩，
- 一、軍庫墊撥銀三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兩七錢五分八釐，

一、售銷銅幣價值銀四十七萬七千四百二十五兩三分一釐，

一、紫銅變價銀十萬三千一百九十四兩。

以上共收庫平銀八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兩三錢七分一釐。

開除

一、廠屋銀六萬三千四百七十五兩，

一、機器銀十三萬二千四百七十三兩三錢八分，

一、紫銅銀十七萬三千十二兩九錢九分三毫，

一、銅餅銀二十八萬三百六十六兩三錢六分一釐五毫，

一、鉛錫煤炭雜料銀三萬三千三百兩二錢四分五釐，

一、薪工廠費銀四萬九千五百四十兩三錢三分五釐，

一、提還軍庫借款銀三萬六百二十五兩二錢三釐，

一、提還軍庫墊撥銀三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兩七錢五分八釐，

一、提還商款銀五萬兩。

以上共支庫平銀八十五萬四百七十一兩二錢七分二釐八毫。

實在

存餘利庫平銀四萬四千三百九十九兩九分八釐二毫，外加存幣作價

銀一萬二千三百九十八兩九錢二分，存料作價銀一萬一千九百八

兩八錢二釐八毫，共存餘利庫平銀六萬八千七百六兩八錢二分一

釐。內提撥：

還軍庫借款銀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八兩三錢三分，

洋款利息銀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九兩五錢八分三釐，

商款利息銀二千三百七十六兩二錢三分八釐，

押銅利息銀一千六百五十六兩，

代船政付洋款利息銀一萬九千二百十八兩一錢七分五釐，

船政借用銅斤合銀二千六百八十一兩二錢一分四釐三毫，

船政借用焦炭合銀二千七十二兩一錢二分一釐，

漳州道借用水災賑款銀二千三百二十六兩五錢二分五毫。

以上共撥支庫平銀九萬七千七百五十八兩一錢八分六釐三毫，除將前項餘利全數動支外，不敷庫平銀二萬九千五十一兩三錢六分五釐三毫，已遵照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十日臣會同前財政處戶部奏案咨行福州將軍自行清理。

外存廠機原價庫平銀十九萬五千九百四十八兩三錢八分，

外欠船政洋款庫平銀十四萬六千九百八十兩五分，

又該局建造廠屋、添配機件、動用船政材料合庫平銀八萬四千餘兩未列報冊，現准福州將軍咨明亦應列作該局欠款，即於列存廠機原價項下加銀八萬四千餘兩，出入相抵，合併聲明。

查福建造幣分廠共三所，一爲南局，一爲西局，一爲閩關銅幣局。南局自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開辦，在省城南門外南臺蒼霞洲地方，就從前商辦銀元舊局鑄造銀銅各元，陸續建廠購機，計廠房十二間，辦公及員司住房庫房等十一間，鎔銀鎔銅烘片烘餅等爐五十一座，水井五口，水櫃十二具，煙筒九座，引擎七副，鍋爐八座，輾片機二十架，春餅機十四架，光邊機十架，印花機二十八架，各項零星機件皆備。銀元停鑄，每日可鑄當十銅幣六十萬枚，成本由鹽道庫撥借歸還外，尙欠銀八萬餘兩。自開辦起至三十一年年底止，鑄當二十、當十、當五三種折合當十銅幣三萬四千七百二十四萬四千八百六十八枚半，除行銷外，廠存四萬一千九百六十六枚。西局於三十一年九月開辦，在省城西門外洪山橋機器局內，計廠房三十八間，辦公及員司匠役住房庫房一百四間，鎔烘等爐五十座，水井一口，水櫃一具，煙筒六座，引擎三副，鍋爐四座，輾片機十四架，春餅機六架，光邊機十架，印花機三十六架，電鐙機一架，各項零星機件皆備。每日可鑄當十銅幣三十一萬餘枚，成本由各庫借撥，提還無幾。自開鑄起至年底停鑄止，鑄當十銅幣七千九百五萬九千二百四十九枚，除行銷外，存積二十九萬三千七百六十二枚。閩關局自三十一年七月開辦，在馬尾船政署前，先於三十年五月間福州將軍崇善奏就魚雷廠鑄造，借銀十萬元即可敷用，

嗣於三十一年八月奏另擇地籌款建廠購機，計廠房十一間，辦公員司匠役住房庫房七十間，鎔烘等爐五十二座，水井一口，水櫃三具，煙筒一座，引擎一副，鍋爐三座，輥片機十二架，春餅機八架，光邊機十一架，印花機二十架，各項零星機件皆備。每日可鑄當十銅幣五十餘萬枚，成本借官商各款應由福州將軍自行清理。計自開鑄起至年底停鑄止，鑄當十銅幣七千三百七十萬一千九百五十二枚，除行銷外，抵支無存。市價每一百五十餘枚合銀一兩，省城通用大小銀元及各項錢票，搭用銅幣無多，各屬亦均未能暢銷。查該省設立三廠，鑄造綦多，開辦之初，因銅幣餘利甚豐，競相建廠購機，爲籌款之計。當奏咨立案時，戶部卽慮其一省三廠，必致各顧餘利，減價爭銷，乃不數年錢價大落，向一枚抵市錢十三四枚者，祇抵八九枚，官款無著，負債纍纍。各省幣政之壞，虧耗之多，未有甚於閩省者也。南局開辦最早，餘利尙多；西局廠機抵還成本，尙屬不敷；閩關幣局總辦候選道馬景融竟有虧挪官項，誑騙商款之事，准農工商部電咨澈查究辦，經臣查實，電奏參革押追，又因欠款抗不清繳，奏奉電傳諭旨：交閩浙督臣松壽查追等因。欽此。欽遵在案。現在三廠均久已停鑄，臣逐往考查，辦理皆未合法，所留員司一律令其裁撤。東、西兩局距省遙遠，機器多不適用，應留爲將來擴充船政機造之用，南局地勢適中，運輸甚便，與閩浙總督松壽、福州將軍崇善商酌，擬就南臺一局廠屋機器改設一廠，飭令該廠總辦福建藩司連甲、幫辦鹽法道鹿學良，遵照部章妥慎經理。擬定廠名爲度支部造幣閩廠，此查明福建造幣分廠之情形也。

直隸造幣分廠

舊管

無項

新收

一、息借商款銀一百十六萬九千四百六十四兩一錢八分六釐，

一、機器東局津商舊欠撥備資本銀二萬一千七十七兩四錢七分，

- 一、售銷銀元價值銀四百八萬六千三百四十二兩八分五釐，
 - 一、售銷銅幣價值銀四百五十六萬九千三百六十三兩五錢六分八釐；
 - 一、山東奉天等處附鑄貼費銀一萬八千三百五十二兩四錢三分七釐，
 - 一、各處造件及撥用料價銀一萬二千三百三十二兩六錢六分四釐，
 - 一、訂購料物預付定銀收回利息銀一萬六千一百十八兩九錢五分四釐，
 - 一、購料回用銀十五萬五千九百三十兩二錢七分一釐，
 - 一、由鐵路餘利項下協濟銀二十五萬七千六百三十五兩七錢五分。
- 以上共收京平銀一千三十萬六千六百十七兩三錢二分二釐。

開除

- 一、廠屋銀十萬七百九十八兩九錢九分一釐，
 - 一、機器並雜件銀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六兩九錢二分八釐，
 - 一、鑄銀元用白寶價銀三百九十四萬四千九百五十五兩一錢一分，
 - 一、銅鉛錫價銀二百八十七萬四千一百九十六兩一錢一釐，
 - 一、銅餅價銀三十二萬七千五百七十九兩三錢八分九釐，
 - 一、煤炭雜料銀二十一萬五百四十九兩六錢三分五釐，
 - 一、薪工廠費銀四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九兩六錢七分二釐，
 - 一、商款利息銀十四萬八百十七兩六錢三分六釐，
 - 一、刊印銅幣票價銀八千五百四十四兩三錢九分。
- 以上共支京平銀八百二十七萬四千六百二十七兩八錢五分二釐。

實在

存京平銀二百三萬一千九百八十九兩四錢七分，內應提存成本京平銀九萬七千三百五十八兩五錢三釐，實獲餘利京平銀一百九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兩九錢六分七釐，內提撥，

花紅銀九萬九千三百六十六兩一錢，

公債抵款銀八十二萬四千四百三十四兩四錢一分，
解巡警部銀一萬七百三十八兩三錢一分八釐，
解練兵處銀一萬七百二十三兩四錢四釐，
淮軍軍火價值銀二十一萬四千七百六十六兩三錢七分七釐，
建造陸軍武備學堂銀二十二萬七千三十二兩七錢四分五釐，
工藝局及工業學堂等處經費銀四十八萬九千八百三十七兩七錢二分四釐，

官醫局、痘苗局、女醫局經費銀五萬八千五百八十兩八錢三分六釐，
官立小學堂等處經費銀三萬四千六百十三兩三錢五分一釐，
勸業會場地價並建造學務公所銀四萬八百十八兩七錢九分八釐。

以上共撥支京平銀二百一萬九百十二兩六分三釐，內由成本項下撥
抵京平銀九萬七千三百五十八兩五錢三釐，實存京平銀二萬一千
七十七兩四錢七釐，由該分廠提存備撥。

外欠息借商款銀一百十六萬九千四百六十兩一錢八分六釐，又應提
歸資本銀十八萬四千八百四十五兩九錢五分五釐，應提備兵餉銀
六萬一千六百四十四兩一錢三分三釐，應提存公積銀十一萬七千
九百六十七兩六錢六分六釐，應提歸官利銀八萬三千兩，應提歸機
器房屋折舊銀十四萬九千四百四十四兩二錢一分九釐，應提節省
餘款銀一萬五百六十九兩四錢二分，應提歸機器東局津商舊欠資
本銀二萬一千七十七兩四錢七釐，共欠京平銀一百七十九萬八千
十二兩九錢八分六釐。

外存廠機原價銀三十四萬八千七百二十五兩九錢一分九釐，存積銀
元作價合銀一千一百二十三兩九錢二分，存積銅幣作價約合銀七
十六萬一千三百六十三兩六錢八分八釐，存積銅鉛錫物料作價銀
二十五萬四千六百九十六兩三錢五分九釐，共存京平銀一百三十六
萬五千九百九兩八錢八分六釐。

查直隸造幣分廠，自光緒二十八年六月開辦，在天津河北西窩窪，就

大悲院建設，三十年復行擴充，計廠房一百四十間，辦公及員司夫役住房庫房八十二間，鎔銀銅烘片烘餅烘模等爐八十四座，水櫃二具，煙筒四座，引擎六副，鍋爐五座，輥片機二十三架，春餅機十一架，光邊機五架，印花機三十九架，電鐓機二架，各項零星機件皆備。每日可鑄銀元一萬一千餘元，當十銅幣六十萬枚有奇，建廠購機及物料成本共息借商款銀一百十六萬九千四百六十四兩一錢八分六釐，尚未償還，應由該省自行清理。自開辦起至三十三年三月底止，共鑄大銀元五百七十一萬一千九百一元，二角小銀元十五萬二千九十一枚，當二十當十當五一文四種銅幣共折合當十銅幣六萬八千二百十八萬五百二十枚半，除行銷外，廠中存積大銀元一千五百六十一元，當十銅幣一萬六百五十九萬九百十六枚半，現時銅幣市價每一百五十一二枚易銀一兩，因與奏定價值懸殊，故存積未售，各屬行銷三十二處，尚未遍及，歷年鑄造銀元銅幣，共得餘利銀一百九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兩九錢六分七釐，出入款目，向以銀銅兩項合併計算，無從分析。查該廠廠機布置均尚如法，規則細密，近因銅幣價落，停售多日，恪遵奏定例價，亦較各省減價爭銷者辦理合宜。惟與度支部總廠同在一處，將來鑄造日多，則銅幣充斥堪虞，已飭該廠總辦直隸候補道丁象震、幫辦分省補用道熙鈺，遵照限制鑄數，妥慎經理。擬定廠名爲度支部造幣津廠，此查明直隸造幣分廠之情形也。

四川造幣分廠

舊管

無項

新收

- 一、借藩庫銀十萬四千四十兩，
- 一、借鹽茶道庫銀三萬一千二百五十七兩，
- 一、借鹽局銀七萬兩，
- 一、借警察局銀一萬兩，

- 一、借籌賑局銀二十九萬兩，
 - 一、借成綿道庫銀二萬八百八兩，
 - 一、借銀元局銀三十六萬三千六百三十兩七錢九分四釐，
 - 一、借機器局銀六萬八百八兩，
 - 一、借機器新廠銀二十四萬八千四百一兩七錢八分四釐，
 - 一、息借鐵路公司商款銀三十萬一千七百十六兩，
 - 一、息借各票號商款銀一百二十二萬七千七百十二兩三錢六分九釐，
 - 一、各處墊撥回繳等項雜款銀二十四萬一千一百八十八兩二錢八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
 - 一、售銷銅幣價值銀二百十八萬七千八十兩八錢二毫二絲。
- 以上共收九七平銀五百十五萬六千六百四十三兩三分五釐八毫四絲三忽。

開除

- 一、廠屋銀一萬一千二百九兩三錢四分四釐三絲，
- 一、滬、漢、宜、渝、嘉五轉運局領購機器銅料價款銀二百七十一萬四百七十七兩二分二釐四毫五絲二忽，
- 一、本廠購買機器銀十萬二千六百五十四兩七錢六分九釐五毫，
- 一、本廠購買銅鉛炭斤物料銀二十七萬八千七十四兩三錢五分二毫九絲七忽六微四塵，
- 一、外屬銅本銀四萬二千四十兩九錢二分五釐，
- 一、機料運費銀六萬八千四百五十二兩九錢四分四釐一毫，
- 一、匯費銀二千二百九十兩一錢二分三釐三毫，
- 一、打撈沈銅費銀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二兩九錢九分九釐九毫九絲，
- 一、薪工廠費銀九萬三百三十八兩二錢一分四釐六毫六絲五忽九微六塵，
- 一、提還官商借款銀一百五十萬三百八十七兩一錢五分三釐，

一、借款利息銀七萬三千九十七兩二錢一分四釐一毫三絲七忽二微，

一、鐵路股本銀二千六百二兩三錢，

一、銀行股本銀二萬八百八兩，

一、各項雜款銀三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兩三錢五分六釐九毫五絲。

以上共支九七平銀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二十九兩七錢一分七釐四毫二絲二忽八微。

實在

存九七平銀二十萬一千六百十三兩三錢一分八釐四毫二絲二微，外加廠屋原價銀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三兩七錢五釐三絲，機器原價銀三十三萬一千五百五十二兩九錢四分八釐八絲，存積銅炭雜料作價銀一百二十四萬八千七百二十兩四錢四分八釐一毫三絲八忽七微五塵，又應收機器局及新廠銀二萬二千八百八十兩五錢三分三釐五毫，重慶造幣商局銀九萬一百八十兩五錢九釐九毫，勸工局銀二千兩，成綿道等處銀六千六百四兩四錢八分九釐，鐵路銀行股本連匯費銀二萬三千五百十四兩三錢四分，各轉運局存銀十萬二千二百三十六兩八錢七分二釐一毫四絲，共銀一百八十四萬二千二百十三兩八錢四分五釐七毫八絲八忽七微五塵，連同前款共應存九七平銀二百四萬三千八百二十七兩一錢六分四釐二毫八忽九微五塵。

外欠官商借款一百二十二萬七千九百八十六兩七錢九分四釐，除由來往帳目劃還官銀號銀十兩外，實欠藩庫銀八萬三千二百三十二兩，鹽庫銀一萬四百四兩，警察局銀一萬兩，籌賑局銀二十六萬六千七百四兩，銀元局銀三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兩七錢九分四釐，鐵路公司商款銀二十四萬九千六百九十六兩，各票號商款銀二十八萬八千兩，共欠銀一百二十二萬七千九百七十六兩七錢九分四釐，外加應付還釐金總局夔關借款銀一萬七千八百四十兩，商款利息

銀一萬四千四百七十八兩七錢三分六釐，機器局廠房機器爐座等件工料銀六萬六千五百六十二兩三錢四分六釐三毫，統共欠九七平銀一百三十二萬六千八百五十七兩八錢七分六釐三毫。

以上存欠相抵，計獲餘利九七平銀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六十九兩二錢八分七釐九毫八忽九微五塵，內提撥：

花紅銀四萬五百十二兩八錢六分，

機器新廠餘利銀十六萬二千三百四十七兩八錢八分三釐八毫，

出洋學費銀一萬四千四百三十兩三錢五分一釐一毫二絲，

工藝學堂經費銀七千四百六十七兩一錢三分六釐二毫六絲。

以上共撥支九七平銀二十二萬四千七百五十八兩二錢三分一釐一毫八絲。

應存九七平銀四十九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兩五分六釐七毫二絲八忽九微五塵，除應撥付機器新廠餘利銀八萬一千二百五十二兩一錢一分六釐二毫外，實存餘利九七平銀四十一萬九百五十八兩九錢四分五毫二絲八忽九微五塵。

查四川造幣分廠，自光緒二十九年七月開辦，在省城東門內迤南下蓮池街機器局內，三十年建造銅廠，三十一年添建印花等廠，計廠房六十九間，辦公及員司匠勇住房庫房等四十七間，鑄銅烘片烘餅等爐五十九座，水井六口，軋鐵水櫃各一座，煙筒五座，引擎一副，鍋爐二座，輟片機四架，春餅機十四架，光邊機一架，印花機二十三架，各項零星機件皆備。訂購機器半未到齊，每日可鑄當十銅幣三十餘萬枚，陸續提借官商成本為數甚鉅，除隨時提還外，尚欠銀一百二十二萬餘兩，應由該省自行清理。計開辦起至三十二年年底止，共造當二十、當十、當五三種折合當十銅幣二萬七千五百五十一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枚，共銷二萬七千四十九萬九千九百三十六枚，存積五百一萬一千五百八枚零。市價每一百四十餘枚易銀一兩，各屬仍用制錢，行銷未暢，現正徐圖推廣。查該廠鑄造行銷尚無弊竇，覈計所得餘利亦不為少。

惟川江路險，運料艱難，時有沈失之虞。在上海、漢口、宜昌、重慶、嘉定等五處設局轉運，費用稍多，起運物料，往往不將料價運費分批開報，又有機器局所運物料籠統在內，前後參錯，各局不相聯貫，清查款目，良非易易。且運局既有膠轕，則該廠結算餘利，祇能約計其大略，不能十分確鑿，應令審查情勢，將五局分別裁留，嗣後購運機銅，務飭承辦之員將購價運費按批劃清，報廠存案，年終總結一次，該廠月報亦即照數開列，以憑稽覈。途中沈失銅斤，經冬春水枯打撈無獲，應即查明重量價值如數開除，另冊詳報，不得虛列存款，其續行撈獲多寡，即歸入餘利項以昭覈實，仍將沈失撈獲各確數隨同月報報部，未到各項機器有無沈失，亦應查明詳報。該省土產銅斤，尤宜加意調查，廣行收購，以塞漏卮，以省運費。至廠中員司亦應裁汰冗閑，嚴定功過，革除津貼、節賞、乾脩諸名目，冀廠務振興，日有起色。已擬定整頓辦法十二條，飭該廠總辦四川試用道丁昌燕認真辦理，擬定廠名為度支部造幣蜀廠。至該省重慶一廠，係川漢鐵路公司所辦，未領官本，現將廠房機器改作他用，訂購銅斤悉數出售，未及開辦，即已裁停。此查明四川造幣分廠之情形也。

〔上諭——著各省凡鑄當十銅元於定額之外加鑄三成一文銅元，光緒三十四年正月十三日〕軍機大臣面奉諭旨：前以制錢缺乏，各省鼓鑄當十銅元，以期相輔而行。乃近來銅元益多，制錢益少，銅元一枚不足抵制錢十文之用。而奸商折扣盤剝，頗足為害市面，且小民因制錢太少，零星日用諸多不便。當各省鼓鑄之始，原期準作十文與制錢兩無軒輊，而錢少元多，遂至錢貴元賤。不但物價騰漲，大礙小民生計，抑且鑄本日虧，並足損礙餉源。自非鑄用一文之錢，令一文本位常存，不足以顯銅元當十之數，保銅元行銷之利。前年湖北、廣東等省曾奏鑄一文新錢，當經度支部議奏通行，而各省搭鑄一文新錢者仍不多見。蓋由於鑄造一文新錢，成本較重，不免稍有虧耗，然以鑄當十銅元餘利酌量提補虧耗，尚不至無著。所失無多，所全甚大，著

度支部通行各省廠，凡鑄當十銅元，必須於定額之外加鑄三成一文新錢，以資補救。其形式重量，銅質鑄本，均須預爲核算，妥爲配合，又必須與當十銅元工料成本大致相準。則兌換價值，銅元一枚必當新鑄制錢十文，庶利推行而資信用。至此項一文新錢，或宜黃銅，或宜紫銅，或宜有孔，或宜無孔，並著該部詳晰考校，悉心釐定，迅速奏聞。務期子母相權，大小相維，以便民生而正圖法。欽此。

〔度支部尚書載澤等摺——擬定一文銅元制度，光緒卅四年正月廿三日〕查一文銅錢，自光緒卅二年七月間，即經財政處會同臣部奏准各省一律仿鑄。近因京外制錢缺乏，民間日用小數實多不便，復於上年十月通行各省籌辦開鑄報部查核，現在尚無具報仿鑄一文錢之案。今奉諭旨，飭於各省銅元定額之外加鑄三成，並由臣等釐定錢制。臣等當即飭行造幣總廠遵照，並令將制錢鑄本考查明晰，以憑核定。

旋據總廠署監督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瑞豐等呈稱：前項加鑄三成一文錢，總廠遵即迅將應用機器配置齊全，刻日開鑄。其各省應用祖模，仍當由總廠趕緊製造，輪字廓畫鐫刻精細，正面照當十銅幣模式鐫刻龍紋，背面刊明一文字樣，並加識省分，以期鑄造與否有所考查。俟祖模造成頒發各廠，限領到後兩月內翻刻子模，一律鑄造，概按所鑄當十銅幣枚數加鑄三成，不准稍有減少。至形式重量銅質鑄本，事關國幣，配合不厭求詳。查廣東所鑄形式，中鑿圓孔，係爲便於貫串，與舊式制錢具體而微，升任湖廣總督張之洞復經奏請以一文錢模式，必與當十銅幣模式相等。現奉上諭，諄諄以一文新錢期於當十銅幣子母相權，則是以子輔母，一氣相承，形式未可兩歧，當以無孔爲斷。其重量銅質，廣東係用紫銅六成鎔配白鉛四成，每文重三分二釐；湖北用紫銅九十五分配鉛五分，重量三分二釐。此項新錢工費甚鉅，即以廣東黃銅成色而論，每千文合工料銀八錢二分一釐，揆諸近日錢價，折耗已復不少。如用紫銅九十五分配鉛五分，恐虧累益多，未能與當十銅元工料成本大致相準，價值亦必不能一律。是成色當

以黃銅爲宜。擬請定爲紫銅六成白鉛四成，重量三分二釐，每枚內實含淨銅一分九釐，每十枚恰與當十銅元內含淨銅一錢九分者略等。雖工本仍有虧耗，然以當十銅幣餘利撥補，盈縮相權，自可顧全成本等情。呈覆前來。

臣等復詳加考覈，廣東原鑄有孔之錢，係與舊日制錢同式，取其習用已久。湖北原奏擬不用孔，意在與銅幣一律。是以臣部議覆摺內，聲明體察各省銅幣情形，再行通盤籌定等因在案。現查舊有制錢，各省俱形缺乏，以致銅元不能實當制錢十文。欲救其弊，惟有準銅元之式鑄造一文新錢，使銅元自以子母相權，其於幣制亦較完備。但當十銅元重二錢，折爲十文，每文銅鉛合計只重二分。體質太微，取攜尤屬非便。廣東所鑄係於應有銅質外加配白鉛，雖係黃銅三分二釐，而內含紫銅成色一分九釐，銅質並無短少。核計工料之虧耗彌補亦易。此次鑄造一文新錢，重量成色，擬照廣東配合，形式擬照湖北無孔辦理。其餘該署監督所擬各節均尙妥協，擬卽照辦。

〔梁啓超：《各省濫發銅元小史》，宣統二年〕銅元之濫觴何自乎？光緒二十八年冬間，天津市面因銀根緊而起恐慌。其時袁世凱爲直隸總督，謂此由錢荒所致，於是始鑄銅元以救之。夫錢荒則誠是也，然銀根所以日緊之故，尙有原因多端，錢荒僅居其一。苟思治本，固不容僅致力於此，然此固不足以責望於世凱也，而錢荒既爲原因之一，則鑄銅元誠亦足以小爲補救。當時國人既苦於流通之乏制錢，又見夫銅元式樣新穎，攜帶便利，咸樂用之。需求日盛，官局所鑄，幾於應接不暇。僅閱兩三月，而鑄出者數千萬枚，獲利百數十萬兩。世凱驟獲此意外之利，喜不自勝，以爲此源可以挹之不竭，益日夜鼓鑄，不遺餘力。夫我國現行之成例，各督撫之視國家財政，其猶羣奴婢之耽耽於其姑婢之篋笥也。利之所在，孰肯相讓。於是爭先恐後，百事廢置，而惟鑄銅元之爲務。各省財政忽加腴潤，大小官吏咸藉辦新政之名以餒其餘，而非有奧援莫能得銅元局差，使苟得之者，在局數月，一生

喫著不盡矣。光緒三十一年，實爲銅元局全盛時代，計有局者十二省，其爲局十有五。直隸則曰北京局、曰天津局，山東則曰濟南局，河南則曰開封局，江蘇則曰蘇州局、曰金陵局、曰揚州局、曰清江局，安徽則曰安徽局，江西則曰南昌局，浙江則曰杭州局，福建則曰福州局，四川則曰重慶局，湖北則曰武昌局，湖南則曰長沙局，廣東則曰廣州局。舉其所有機器之數，則湖北最多，凡百五十具；直隸次之，凡百具；次則杭州九十六具，四川八十二具，廣東八十具，蘇州七十四具，清江六十具，上海四十五具，湖南四十具，福州三十四具，金陵三十二具，安慶二十具，江西十七具，山東十二具，河南六具，都爲八百四十有六具。據上海西人商業會議所所計算，則此八百四十六具之機器，每年能鑄銅塊十萬八千七百噸，每銅塊一噸能製銅元十五萬零一千枚，若此機器全數開工，則每年應製出銅元一百六十四萬萬零一千三百七十萬枚，分派之於中國四萬萬人，每人應行用四十枚。嗚呼！前此各國專制時代，其濫鑄惡幣之覆轍雖多，若乃中風狂走，若我國各督撫之甚者，則開關以來未之前聞也。藉非有各國干涉，而聽其勢之所之，則年年增鑄此百六十餘萬萬，行之十年，數當幾何。況乎各省之紛紛續購機器者，且未有已，充其量必將盡購世界之銅以爲原料，而我民非悉舉其所食之粟，所衣之帛，所居之屋，乃至所產之子女，盡以易銅而投諸洪鑪；以鎔銷之焉而不止也。幸也，此八百餘具之機器，已開工者不過十之六，其十之二則尙未安置，又十之二則定購而未運到，而外國之干涉已起。

試考銅元每枚所含實價則何如？各局之鑄銅元，其原料每銅一千斤而摻以亞鉛五十斤。銅之市價每擔約三十五兩內外，亞鉛每擔則一兩內外，故銅元原料每擔所值實不及三十五兩，而可以鑄八千枚，故龍圓每元應得百六十九枚，庫平每兩應得二百二十八枚。更以制錢比較之，現行制錢一千文中，含有純銅量二斤八八，專就銅以求其比價，則銅元百枚等於制錢六百九十四文，而制錢現在之市價，約

每千五百文而易一兩。故銅元當二百十三枚而易一兩，每百枚應值銀四錢四分八釐，此其大較也。夫使有一種名實相應之主幣，以立乎銅元之上，而鑄造行使，皆有限制，則銅元之實價雖儉，原不足以爲病；今既不爾，而欲強附以每百枚值一元之名價，勢固必不可得者也。然當初鑄伊始，所出無多，雖法律上不設限制，而事實上則未達於應限制之點。加以當時國中制錢缺乏已極，市面零碎交易，無以爲媒介之具。新鑄數千萬枚之銅元，若注水旱熯之土上，瞬息而消納無餘，故其得價也甚高。蓋需要過於供給之物，其價恆漲，理勢宜然也。故光緒二十九三十兩年間，每龍圓一元，僅易銅元八十餘枚；而銅元百枚其價格恆在庫平銀八錢以上。苟於彼時而嚴立鑄造之限制，以後若有不給，乃酌量增鑄，以時謹其收放，而均其分配於各地，其幣制健全之基礎，於此立矣。不料各督撫如飲狂泉，與影競走，於光緒三十一年之一年內，向外國購入銅二十五萬七千擔，鑄成十七萬萬枚，明年更購入銅七十四萬九千擔，鑄成四十六萬萬餘枚。於是供給遠過於需要，而價值遂一落千丈矣。

於是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上海各西商覩此形勢，怒然憂之。乃由商業會議所上書於領事團，由領事團上書於公使團，忠告於我政府，時三十二年二月間也。我政府初猶漠然置之。幾經交涉，始以其年五月命各省銅元局悉行閉止。七月復命廣東、福州、南京、武昌、開封五局再行鼓鑄，而以之直隸於中央政府。彼其意非真有見銅元之殃民病國而極思補救也；不過前此各省所得之公利欲攫而歸諸中央，前此各省候補道府所得之私利欲攫而歸諸度支部司員已耳。故此五局既得再鑄之權利，自三十二年七月至三十三年十二月，合共又鑄成四十二萬萬枚，而至今猶未已焉。此則最近六七年間濫鑄銅元史之大概也。

今將光緒三十年至三十四年凡五年間所鑄銅元之數，略爲統計如下：

三 十 年	原 料 銅	255,771 擔	鑄成銅元	1,741,167 千枚
三十一年	同	749,000 擔	同	4,696,920 千枚
三十二年	同	213,673 擔	同	1,709,384 千枚
三十三年	同	356,400 擔	同	2,851,200 千枚
三十四年	同	1,785,100 擔	同	1,428,000 千枚
合 計		3,359,944 擔		12,426,671 千枚

右表所列，雖未必十分正確，然雖不中當不遠。由此觀之，則此五年間所鑄銅元數，實在一百二十萬萬枚以上。而光緒二十八九年及宣統元年所鑄者尚不在此數；民間及外國人所私鑄者尚不在此數。合而計之，則我國現有銅元額總應在一百四十萬萬枚內外。夫以前此僅有十餘萬萬枚，而供求適相劑者，數年之間驟增十倍，則其價格之一落千丈，又豈足怪。故於光緒二十八九年間，每銀一元僅換銅元八十枚，三十年末則換八十八枚，三十一年六月間換九十六枚，其年末換百零七枚，三十二年正二月間換百一十枚。中間因各省一律停鑄者數月，故能維持此價者一年有奇。及五月再鑄，所出益濫，而一瀉千里之勢乃愈甚。三十四年正二月間換百二十枚，以後幾於每月落十枚，至去年末遂至每銀一元換銅元百八十枚。今年一年內大率來往於百七十五枚與百八十枚之間。蓋視四年前之價，不及其半，幾於與所含銅價相接近。政府雖欲藉更以牟利，而亦有所不能矣。

夫以今之銅元行使絕無限制，則與輔幣之性質恰相反。既非輔幣，則民之用之也，只能從其實價，銅元之實價，則每百枚值銀四錢四分八釐也。今每銀一元換百八十枚，以銀元所含純銀量計之，則每百枚約值銀五錢七分也。今其下落之量猶未極也，苟猶濫鑄不已，必將有每元換二百二十枚之一日。自去年二月二十七日度支部再有停鑄之命，或者其遷流所屆止於此乎。然此五局者，猶或以餘銅未盡為辭，或以錢荒如故為請。《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嗚呼，稍有人心君子，尙其一念此言哉！

論曰：銅元之殃民病國，則近一二年來中外奏議及報館論說多能言之，不復觀述。吾嘗見有日本人所設支那經濟調查部之報告書曰：清國有百二十萬萬之銅元，分布之於四萬萬之人口，每人通用額三十枚，而現在價格下落至六割六分五釐。以銀換算，則所損失者，無慮五千八百八十萬元，而受害最劇者，則內地之小農小工也。夫小農小工國之石民也，而其胼手胝足終歲勤動之所得，僅數月間而爲政府之惡政取去其泰半，其禍烈於洪水猛獸，而其慘過於凶荒兵燹矣。嗚呼，吾聞其言而栗栗焉，不自知其齒之擊而膚之粟也。彼各省督撫之初有事於此也，亦豈當自料其流毒之一至此極，而不知當其奏摺之初上，章程之初頒，局所之初開，而數千萬人之財產生命與國家數百年所培養之元氣，已斷送於一刹那頃矣。孟子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無以異也。況乎挺刃所殺者不過一二人，而惡政所殺者且數千萬人而未有已也。誰生厲階，至今爲梗。當局者試一誦孔子作俑無後之言，縱不爲國計爲民計，獨不爲身家子孫計耶！夫今日政府之舉措，其類於濫鑄銅元者何限，而惜乎曲突徙薪之說，終不能入也。〔《幣制彙編》，第6編，頁279—286。〕

各省鑄造銅元概況表

省 別	具奏年月及具奏人	鑄 造 情 況	備 考
廣 東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李鴻章、德馨	於二十六年六月開鑄銅仙，每枚當制錢十文，每日約鑄四萬餘枚，紫銅九五、白鉛四、點錫一配合，每枚重二錢，爲我國鑄造銅元之始。	光緒十五年粵督張之洞購辦機器設立廣東錢局，鑄制錢，爲以機器鑄造制錢之始。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岑春煊	鑄造一文銅錢每文重三分二釐，中鑿圓孔，紫銅六成、白鉛四成。 宣統二年停鑄。	光緒三十二年改名度支部造幣粵廠，宣統二年改名度支部廣州造幣廠。

(續)

省 別	具奏年月及具奏人	鑄 造 情 況	備 考
廣 東	光緒三十三年二月陳璧	共鑄當十 958,606,000 枚，一文 52,487 串。	
福 建	光二十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許應騷	就銀元局所有機器仿照廣東辦法鑄用當十紫銅錢，並照湖北辦法設立官錢局，流通市面。	原設新舊兩廠，閩海關復設一局，就船政擇地建廠，一省之中多至三處。三十一年七月歸併爲一局，三十二年改名度支部造幣廠閩廠。
	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陳璧	三十一年底止共鑄426,304,117 枚半（各種折合當十計）。	
江 蘇 南京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聶緝製	二十七年七月西廠代蘇州鑄當十銅元，儘數解蘇。	光緒二十二年江督劉坤一在南京設立江南鑄造銀元制錢總局，於二十三年十月開鑄，分東西兩廠，東廠鑄銀元，西廠鑄制錢。三十年先設在上海及揚州添廠設局，後改仍就原有擴充，添建新廠（三十三年合併），三十年改名江南戶部造幣分廠，三十二年改江寧戶部造幣分廠，三十三年更名度支部造幣江廠。
	光緒三十年七月端方	鑄當五銅元。	
	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周馥	請免三廠鑄額限制，部議不准。	
	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戶部	准額外加鑄充賑款一百二十萬枚。	
	光緒三十年八月魏光燾	新舊廠共出一百萬枚，每枚成本制錢六文。	
	光緒三十四年七月端方	請鑄當五、當二銅元及當二十銅元。	
	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陳璧	共鑄當十銅元 1,603,984,850 枚。	
	光緒三十年六月恩壽 光緒三十年十月端方	二十九年就原裕蘇錢局建廠試鑄銅元，於三十年二月二日開鑄當十銅元，成本每枚制錢六錢三四毫，三十年十月添設新廠。	
	光緒三十一年五月陸元鼎	鑄當二十黃銅元。	
蘇州			三十二年裁停，歸併江寧，機件運津。

(續)

省 別	具奏年月及具奏人	鑄 造 情 況	備 考
江 蘇	光緒三十二年四月財政處	勒令停鑄。	
蘇州	光緒三十二年陳璧	共鑄 884,242,956 枚(各種折合當十計)	
清江	光緒三十年四月陸元鼎 十二月恩壽	奏請設局鑄銅元，息借商款籌辦，每日可出一百餘萬。	三十二年停撤，歸併江寧。
	光緒三十二年一月陳璧	停鑄。共鑄 740,085,585 枚(各種折合當十計)。	
直 隸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戶部	戶部天津銀錢總廠於五月初八日試鑄幣。	三十二年改名度支部造幣總廠。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王文韶	開辦造幣廠鑄銀銅幣。	三十二年改名度支部造幣津廠。
	光緒三十年袁世凱	擴充設備每日可鑄三十萬枚，當二十、當十。	
	光緒三十三年楊世驥	請鑄當五、當二銅元。	
	光緒三十三年陳璧	當十、當二十、當五及一分，每日鑄當十六十萬，共鑄 682,180,520 枚半(各種折合當十計)。	
奉 天	光緒三十年一月增祺	二十六年試鑄當十銅元，因變中止。 二十九年七月開鑄重一錢當十銅元，紫銅七成，白鉛三成。 每銅元一枚作為東錢一百文，三十二年每銅元十枚換小銀元一角。	二十九年設廠(原為省設，宣統二年改隸度支部)
	宣統元年徐世昌	請展緩停鑄。	
吉 林	光緒三十四年徐世昌	寶吉局歸併銀元局，搭鑄銅元。	

(續)

省 別	具奏年月及具奏人	鑄 造 情 況	備 考
山 東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周馥	於機器局內附設銅元局，仿北洋模式，改刻山東字樣。	三十二年裁停歸併直隸。
	光緒三十年七月周馥	三十年七月建廠開鑄，日出一十餘萬枚，分當十、當二十二種。	
	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陳璧	停鑄。共鑄折合當十296,274,556枚。	
河 南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十四日陳夔龍	機器局改設銅元局，三十年十月二十日開爐試鑄。	三十二年改名度支部造幣汴廠。
	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陳璧	每日可出四十七八萬枚，共鑄當十銅元230,545,880枚。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林紹年	三十四年三月停鑄，改鑄一文新錢。	內閣准袁世凱奏請（當時袁已任湖廣總督）。
	宣統三年九月初七日黃芬	復鑄當十當五銅元。	
安 徽	光緒三十年正月龔勛	自光緒二十八年設局開辦，請加鑄當五、當二十銅元。	三十二年裁停，所存銅斤運交江寧，分廠歸併江寧。
	光緒三十二年四月陳璧	停鑄。共鑄折合當十銅元519,361,334枚。	
	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恩銘	請限外加鑄賑災，部議按原額加一倍，以每日六十萬枚為度。	
浙 江	光緒二十九年四月龔勛	光緒二十二年廖壽豐奏明設局鑄銅元，因鉛銅價貴、虧耗不資停止。二十七年二月請開鑄當十、當五，添購機器，於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開鑄，先鑄當十，每日可出五萬枚，二十九年二月曾試鑄黃銅元。	三十二年裁停，歸併福建。

(續)

省 別	具奏年月及具奏人	鑄 造 情 況	備 考
浙 江	光緒三十二年陳璧	三十一年四月增設分局開鑄。 總廠三十二年十二月底停鑄，分廠三十一年年底停鑄，共鑄折合當十銅元821,017,384枚。	
江 西	光緒二十八年李興銳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四日柯逢時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陳璧	建銅幣廠。 二十九年四月一日開鑄，日鑄四萬枚，先鑄當十，擬加鑄當二，當五。 停鑄。共鑄當十銅元379,722,376枚。	三十二年裁停，歸併江寧。
湖 北	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張之洞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張之洞 光緒三十二年二月財政處 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陳璧 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趙爾巽	設湖北銅幣局，鑄當十銅幣。 二十九年端方批准銀元局，每月以二十日鑄銅元。 試鑄無孔一文銅幣。 限額每日二百萬枚。 三廠每日可出銅元四百萬枚，現減半鑄造，共鑄3,759,986,345枚(折合當十銅元)。 請於限額外每日加鑄二百萬枚，准加鑄一年。	除銅幣局鑄銅元及銀元局搭鑄銅元外，三十一年於兵工廠附屬銅幣廠，共有三廠鑄造。三十二年銀元局及兵工廠附屬造錢廠均停造銅幣，銅幣局改名度支部造幣廠鄂廠。
湖 南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俞廉三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趙爾巽 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岑春煊	光緒二十三年陳寶箴設局鑄銀元，用原機改鑄銅元。 設局建廠。 八月舊廠停鑄。	三十二年裁停，歸併湖北。

(續)

省 別	具奏年月及具奏人	鑄 造 情 況	備 考
湖 南	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趙爾巽 光緒三十二年陳璧	因鐵路開工，暫行鼓鑄。暫准一年，日鑄三十萬。 共鑄當十銅元 812,315,925 枚。	
四 川	光緒三十年十一月五日錫良 光緒三十二年四月陳璧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陳璧 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初二日趙爾巽	就機器局試鑄銅元，二十九年六月開鑄。 三十一年試鑄黃銅元，共鑄當十銅元 275,512,944 枚。 限額每日二十萬枚。 請續鑄，部准照常鑄造。	三十二年改名度支部造幣蜀廠。
廣 西	光緒三十一年一月李經羲	請設局開鑄銅元。	三十二年裁停，歸供廣東。
雲 南	光緒卅一年二月丁振鐸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錫良	請開鑄銅元。 三十三年二月設廠工竣於三十三年冬試鑄，每日鑄二萬餘枚，請繼續照鑄，部議准。	三十二年改名度支部造幣廠滇廠。
貴 州	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三十日林紹年	在省城設爐廠鼓鑄當十銅元。	
新 疆	宣統元年二月十三日度支部阜通司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鑄龍文銅元，湘平五錢，當紅錢十文，合銀二分五釐。	
西 藏	宣統二年七月初一日聯豫	查封藏官所設造幣廠，試鑄銅元二種，一種合銀一分，一種合銀五釐。	

附 註 說 明

1. 本表摘自當時各省督撫、將軍奏章中，藉以說明各省籌鑄開鑄的情況，和各省競鑄的普遍性。
2. 各省鑄造時鑄時停或停又復鑄和鑄造種類，因缺乏有系統資料，未能詳註。
3. 各省鑄數，除陳璧有數字奏報者已照摘入外，其餘均缺。

各省鑄造銅元廠局存廢的變遷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度支部奏：“中國幅員遼闊，若如各國儘設中央一廠，轉運恐形不便，惟有相度地勢之毗隔，察核市場之廣狹，比較居民須用之多寡，規合全局，量爲歸併。除臣部所設總廠外，擬以山東歸併直隸爲一廠，湖南歸併湖北爲一廠，江西、安徽、江蘇、浙江歸併江寧爲一廠，浙江歸併福建爲一廠，廣西歸併廣東爲一廠，合奉天、河南、四川、雲南四處，共九處，皆歸臣部統轄。”

宣統二年四月度支部奏：“現在幣制既經釐訂，亟應將各省所設銀銅各廠一律裁撤，專歸天津總廠鑄造。惟中國幅員遼闊，非一廠所能敷用，擬請將漢口（武昌）、廣州、成都、雲南四處之廠，改爲分廠，統歸天津總廠管理。東三省情形與他省不同，擬就奉廠基址，暫改分廠一所。”後又加添江寧分廠，其餘均應裁撤。

〔鑄銅元本利簡明表〕紫銅元本利（洋銅每磅有餘，大約萬斤可餘數百斤左右）

每千兩

紫銅承九百五十五兩	價（照目前極貴計算）每斤規銀	{	三錢四分。
白鉛承四十三兩			九分。
點錫承二兩			五分。

以上共規銀二十兩零六錢三分三釐七毫五絲八忽二，合漕平十九兩二錢二分二釐零。漕平近日市價每兩兌一千二百五十文。

內：鎔耗自十兩至十一兩八九錢正，

碾耗自六兩五六錢至七兩七八錢正，

煤洗耗自七兩至八九兩正。

（三項扯勻計算不過三十五兩，鎔得多其耗反省。）

又，邊碎銅回爐復鑄共計二十兩左右。

以上除淨九百六十五兩，鑄成銅元校準每箇二錢，共四千八百二十五箇。每箇當十計錢四十八千二百五十文。

又，工炭開銷約計在一成之例，愈鑄得多則愈省。

今擬每漕平一兩 兌價一百四十個 每個當十作錢二千四百文
每龍元一元 兌價一百個 每個當十作錢二千文

試將四十八千二百五十文之數，以一千四百之兌價核之，可兌漕平銀三十四兩四錢六分零。除銅本漕平銀十九兩二錢二分二釐，又一成工炭開銷約三兩五錢，尚餘十一兩七錢三分。

每鑄一個	餘銀二釐四毫三絲一，
百個	餘銀二錢四分三釐一，
萬個	餘銀二十四兩三錢一，
百萬個	餘銀二千四百三十一兩。

每日如鑄百萬，每年（大小月歇工）除淨三百二十日，共三萬萬二千萬個，可得餘利漕平銀七十七萬七千九百二十兩。（就令銀價再貴，亦必有七十萬兩之外。）〔《東方雜誌》第2年，第9期，光緒三十一年九月，頁195—197。〕

（三）戶部與各省關於銅元統一鑄造和餘利的紛爭

1. 戶部統一鑄造和收取餘利的措施

〔戶部尚書鹿傳霖等摺——建議令各省將銅元局章程送部核辦，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三日〕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初三日軍機處交出本日御史徐增奏變通錢法，改鑄銅元，酌擬章程一摺，單一件，又奏請查究錢市收買銅元一片。均奉旨：戶部議奏。欽此。抄交到部。

據原奏內稱：近年以來，財用日窘，賠款過鉅，而又振興新政，處處需財。論者於是有金荒錢荒之說。金荒須鑄金鎊，錢荒須鑄銅元。一轉移間，無損於民而大益於國。然非用外洋預算決算之法，歷核其成本幾何，利息幾何，費用幾何，除耗淨存幾何，則人行之而利者，我效之則生弊。加以鎔鑄需費，鑿磨需費，看守監督需費，名目繁多，浮銷中飽，利不歸公，是皆未用預算決算之法也。前大學士李鴻章督粵時，見英仙士銅錢盛行，亟仿其法創鑄銅元，遂盛行於廣東。竊為凡

事謀而後定，方有把握，謹將粵局詳細章程參之英俄各國，凡鑄造銅元，共應本利幾何，薪工幾何，一一預算，以十八省計之，終年可獲銀五百餘萬兩。謹將預算成法開列清單恭呈御覽等語。

臣等恭查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欽奉上諭：近來各省制錢缺少，不敷周轉，前經福建、廣東兩省鑄造銅元，輪廓精良，通行市肆，民間稱便。近日江蘇仿照辦理，並可杜私鑄私銷之弊。著沿江沿海各督撫籌款仿辦。至京師制錢，亦應照辦。著福建、廣東、江蘇等省將所鑄銅元各解數十萬元投交戶部，頒發行使等因。欽此。當經臣部恭錄諭旨，通行各直省將軍督撫，一體欽遵辦理在案。嗣據江南、吉林、安徽、浙江、江西、湖北等省先後奏報開鑄，直隸現亦仿辦，是此項銅元沿江沿海省份多半遵旨照辦。惟各省錢局章程，前經臣部咨取，並隨案咨催，迄今日久，均未造送到部。該御史以預算之法，於清單內臚列章程十二條，臣等悉心查核，備極詳盡。惟其中是否一律可行，擬俟開鑄銅元各省章程送齊，再由臣部參酌辦理。相應請旨飭下吉林將軍，閩浙、兩江、兩廣、湖廣、直隸各總督，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各巡撫，迅將該銅元局詳細章程趕緊送部，以憑核辦。

奉旨：依議。欽此。

〔戶部尚書鹿傳霖等摺——濬浦費用應由江寧銅元局餘利中提撥，光緒三十年八月初九日〕兩江總督魏光燾奏江南銅元局增置機廠，改章整理，餘利撥充興學練兵等用一摺，光緒三十年七月十七日奉硃批：戶部議奏。欽此。欽遵由內閣抄出到部。

查原奏內稱江南前因制錢缺乏，經前督臣劉坤一奏明，仿照福建、廣東章程在江寧銀元局開鑄當十銅元，發市行銷，以濟民用。旋因行銷尚暢，鑄數無多，奏明添購新機，增建廠屋，擴充鑄造，歲獲餘利為三江師範學堂經費之用在案。三江師範學堂工費約需銀十萬兩，常年學費銀二十萬兩。又奏設練將學堂、練兵營房購地建造，約地價工費及開辦用項共需銀二十餘萬兩，常年所需除抵支外，約需另籌撥

銀三萬兩。尚有陸師學堂、高等學堂留學外洋各學生官費，新設農務局、官報局、農商工藝局各經費，無不於銅元盈餘項下取給。此外新政急待舉行，亦在在需款。現在新設甫經裝設開鑄，連同舊廠每日約可出銅元一百萬枚以外，照現時銅煤等項價值估計，每鑄當十銅元一枚；約需成本制錢六文之譜。臣當督飭藩司局員實心經理，所有盈餘除提給修理機器，開支局用，獎勵在事員司人等外，其餘悉數歸公，由司先行提還購置新機添建廠屋，暨以前借撥鑄本各款，餘即充作本省興學練兵各項新政一切公用，藉資周轉等語。

臣等伏查本年七月間臣部議覆調署漕運總督江蘇巡撫恩壽奏，蘇省設局鑄造銅元摺內，陳明前據外務部咨送南洋大臣電奏修理上海黃浦江中國自認全費每年應銀四十六萬兩，臣部電令該督撫等由寧蘇銅元局餘利項內照數提交。據該督等電覆，蘇省每年認籌銀二十三萬兩。臣部覆以此項銀兩現雖改指徐州土藥稅銀作為擔保，惟該稅向係解部之款，自應照案報部候撥，而每年認籌之二十三萬兩，無論以何款抵補，仍應由該兩局餘利提還等因，奏准在案。江寧銅元局現在增置機廠，連同舊廠每日可出銅元一百萬枚以外，每枚約需成本制錢六文，是此項餘利已有四成，以一年計之，當有一百餘萬兩。除局用及提還各款外，所餘之數尚多，何得悉數充作該省各項之用；應令遵照臣部奏案，將每年認籌修濬黃浦江之二十三萬兩，仍由寧、蘇兩局銅元餘利照數撥用。黃浦地隸蘇省，一俟兩局各款還清，其每年修濬全費四十六萬兩，即由該兩局分提，毋得諉卸。

奉旨：依議。欽此。〔科學院圖書館藏《戶部奏檔》。〕

〔練兵處鐵良會戶部摺——應撥練兵費用仍應由江南銅元盈餘項下照解，光緒三十一年〕內閣鈔出署兩江總督周馥附奏江寧銅元仍就金陵原有之局添廠鼓鑄一片，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據原奏內稱：江寧省城於光緒二十九年就銀元局鼓鑄銅元，獲利

極薄。本年四月間因籌建槍礮新廠，議就上海製造局內騰屋添鑄，以餘利分撥新舊兩廠。八月間又因籌餉練兵，議在揚州府城設局增鑄，均經前督臣先後奏明有案。臣詳加體察，上海製造局本爲製造槍礮而設，目前新廠尚未定議，製械仍不可緩，若使之分任鑄錢，恐難兼顧。至揚州遠在江北，考察工作鞭長莫及，而多一局廠多一煩費，且恐各局所鑄成色參差，於民用轉多不便。擬仍就原有之局添廠擴充，俟新購機器交齊，全行運寧建設，統歸一局鼓鑄。至所獲餘利若干，將來俟歸還添廠購機各項墊價及酌留銅本外，再有餘利即行量撥，以符原議等語。

查上年八月間，前兩江督臣魏光燾奏遵籌練兵要需，擬就銅元推廣鑄造，認解的款摺內陳明：練兵籌餉爲朝廷根本至計，疆臣責無可辭。江南近惟銅元盈餘一項，爲新入之大宗，寧局舊設東西兩廠，本年添設新廠，擬再於揚州增設一分局，將來三廠一分局，每年應得盈餘銀一百七十八萬兩，擬遵提八十萬兩解濟練兵處餉項，以應急需等因。奏奉硃批：練兵處、戶部知道。欽此。欽遵在案。是江南銅元盈餘八十萬兩，業經練兵處列作常年練兵經費的款，而此項銀兩係專指寧、揚兩處所得之利而言。今該署督臣擬將滬、揚兩局機器統歸寧局鼓鑄，俟將來歸還添廠購機各項墊價及酌留銅本外，再有餘利，即行量撥。所陳似涉籠統，殊與前議不符。查上海製造局之兼鑄銅元，係專爲籌備新舊兩廠經費之用，與八十萬兩之款無涉。現在無論如何辦法，應由該署督臣將此份機器應得餘利另款存儲，以供挹注。

至江寧銅元局擬於原有三廠外再添設揚州分局，本係爲開拓利源，撥濟餉項起見。現既據稱揚地不便情形，自應由該署督臣統計全局妥慎辦理。惟此項訂購機器一經到齊，無論安設何處，其鑄成銅元所得之利，在揚在寧事同一律。況既在江寧一局鼓鑄工費較省，其盈餘所獲尤多。當此時事艱難，軍餉關係甚重，此項指定的款，自應如數籌解，用濟要需。相應請旨飭下該署督臣仍照前奏每年籌撥銅元餘

利銀八十萬兩，分批起解，毋稍延欠，以符原議而裕軍儲。〔科學

院圖書館藏《戶部奏檔》。〕

〔戶部尚書鹿傳霖等片——限制各省設廠鑄銅元，光緒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再，理財以幣制爲樞紐，幣制以整齊爲要義。臣部遵旨
在津設立銀錢總廠，即專爲整齊幣制起見。惟銅元創行伊始，先由廣東試鑄，其後各省遞相仿效，以救錢荒。現查開鑄已有十七省，設局多至二十處，若不明定限制，未辦者仍將援請，已准者復議擴充，鑄局益多，更滋糜費，錢品益難一律。且恐私鑄因而混銷，而洋銅以各處爭購亦將格外居奇，漏卮愈甚。故上年政務處、練兵處會議兩江總督魏光燾奏請添鑄銅元摺內聲明，此後鑄造銀銅元，皆由臣部主持，以一幣制而重財政，各省並不得紛紛設廠。又查上年署兩江總督周馥奏歸併銅元局片內亦聲明，多一局廠多一煩費，且恐各局所鑄成色參差，於民用轉多不便，尤不可不加審慎等語。是銅元宜多鑄而不宜雜出，所見正復相同。

臣等公同商酌，各省已成之局，勢難停廢，應由該將軍督撫認真督造，不得再行增設子廠。此外未鑄銅元各處，概不得援照設局，如必須銅元應用，仍令籌款交鄰省錢局搭鑄運回行使。其有地當衝要，設局實在相宜，應由臣部隨時察酌情形，一俟天津總廠布置就緒，再於上海等埠建立分廠，以期較若劃一，逐漸推行。至各該省奏准之初，臣部俱令按月造報，迄今開鑄已久，均未照辦，實不足以重圖法，併請飭下現已開鑄銅元各省將軍督撫，嚴飭局員按年彙報，以省煩瀆而昭核實，並將鑄造行使各章程迅速送部查核，毋任宕延。其已認提解練兵各費，關係緊要，仍令照數批解，不得藉詞短欠。

奉旨：依議。欽此。

〔財政處奏勸會戶部摺——統一銅元辦法，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初四日〕竊以銅幣之行，各省爭相鼓鑄，流弊日滋，謀所以整頓者，自以由戶部收回爲正辦。惟就目下情形而論，收回之事，諸多窒礙，則以先

圖補救爲亟。夫補救之道，大要不外清來源、暢銷路，雖非久遠之謀，然細察情勢，必從此著手，逐漸條理，將來乃可有收回之一日。竊意宜先其所急者約有八事，現在有已行者，有未行者，有已行仍宜申明者，謹陳其事如左。

- 一、禁止大宗販運，宜申明爲防弊，非分畛域也。自古圖法，宜散不宜斂，宜流通不宜囤積。大宗販運則斂而囤積，不能散而流通。且或買賤賣貴，致錢價之低昂操之商賈，弊端種種，豈可不防。是則所禁者乃大宗販運，其非大宗販運概不在禁止之列。今議以出口進口在二千枚以上者爲大宗，二千枚以下勿問。
- 一、限制鼓鑄數目，原奏已極詳明，仍宜隨時酌覈也。盈虛之數，與時消息，酌劑之道，因地制宜。將來鼓鑄或可減可增，局所或可裁可併，是在總攬全局認真稽覈，總期制節不過，以適平均。
- 一、禁購銅餅以防錢質低劣也。查臣處、臣部前奏章程十條內載，各省銅元局創設之初，鑄造不及，往往購買日本鑄就銅餅，一經印花便可行使。看似便利，然外洋人工費用皆貴於我，而造成銅餅運來價值尙不甚昂貴，則其成色分量之不盡如法可知。況洋商販運之時，不免夾帶多枚，出售圖利，易啓奸人私鑄之端。現既擬將成色分量劃定一律，且各省設局已久，不至有趕造不及之虞，總以自行鎔銅鑄造爲是。是以臣等前經咨行各省禁止購買。擬再請飭下各省督撫禁止購買此項銅餅，並由外務部轉飭稅務司，凡有販運造成銅餅，一律嚴禁入口，以防流弊等因。應仍令各省督撫查照前奏，認真稽核，不得日久廢弛。
- 一、購買銅斤必先報部覈定也。查前因河南巡撫請將承辦委員免其議處，由臣處會同臣部據咨改奏摺內聲稱，嗣後各省購買銅斤，務先將數目價值電報臣處、戶部核准，方可訂立合同。俟銅斤進口時，由海關隨時將某省所購銅斤數目、月日，呈報外務部，轉行臣處、戶部互相考核。並令各省將辦理銅元局員司銜名造冊

咨送，以憑查覈等語。應仍令各省督撫查照前奏辦理。

- 一、官民紳商宜一律行用也。鼓鑄銅元本以救制錢之荒，不應專爲餘利起見，乃公家以其出也有利，則多方開放，以其入也無利，則多方挑剔。近聞有地方官吏於丁漕、稅課不收銅元，或且於銅元制錢故分輕重。不知官不收用民何肯用，至於官民俱不用而銅元窮，銅元窮而利安在。若上下一律通行，則利害均，利害均則有利而無害，此必然之理也。應令嗣後凡公家收受錢糧銅元與制錢一律行用，不得挑剔，違者參處。
- 一、行旅隨帶銅元出口進口不逾二千枚者，概不查禁也。既非大宗販運，即無礙國法。倘有不肖委員巧立名目，私造護票，任意刁難，甚至於一省之內，此縣行旅由彼縣經過，亦且盤詰留難，需索使費，均應查明懲辦。
- 一、市面行使，此省地方不得異視彼省銅元也。寰宇一統，決無分疆畫界之理。凡在市面，無論何省銅元一體通行，各省疆吏不得存自私自利之見，以顧全局。
- 一、通查各省多寡有無，設法勻撥也。自銅元可得餘利，於是乎各省爭相鼓鑄，自餘利在乎多銷，於是乎通商大埠首先充斥，自地方官恐收銅元之有虧累，於是乎窮鄉僻壤尚多並無銅元之處，此盈彼虛，價日跌落，安望周轉。惟認真查明各處情形，一省之盈虛，由疆吏設法勻撥，各省之盈虛由戶部酌核勻撥。其如何轉運，如何抵償工本，應令自行籌商妥辦，此則由公家勻撥轉運，不得謂有犯大宗運販之禁也。

以上八事，前四者所以清來源，後四者所以暢銷路。來源清，則子母可以相權；銷路暢，則壅滯可以無患。如此則銅元之跌落或可稍挽，而餘利亦或可稍延。其在目前尙爲切近易行之事，而畫一之制亦必從此做起，乃可漸有頭緒。

〔財政處奕勳等會戶部摺——酌擬鑄併銅元局，光緒卅二年七月

二十九日〕竊臣等前因各省銅元局廠日增，鑄造愈多，錢價愈賤，官民交困，當經酌定限制鑄數奏准通行在案。自限制後，銀價率未大漲。惟是現在鑄造銅幣多至十六省，一省或至二三局，限制之數各省雖多遵照，然江蘇已因逾限多鑄，經臣等奏停，而各省之請免限制者亦復不少。若不急行整頓，恐多鑄爭銷之弊仍難盡免。且鑄數雖有限制，而局用不能大減，反致機力餘閒，復多坐耗，亦屬非計。前署兩江督臣周馥因限制後餘利無著，尙須賠貼局用。業經電請將寧廠暫停，即其明證。

臣等再四籌維，惟有將現有局廠酌量歸併，庶可救近日之弊，冀收後來之效。前將此意電商鑄幣各省疆臣，現均陸續電覆。直隸督臣袁世凱主定劃一價值，湖廣督臣張之洞主議歸併，前署兩江督臣周馥、前署兩廣督臣岑春煊，則請臣處、臣部主持其事。其餘各省或請定銀銅價值，或請增鑄銀幣，或請鑄當五以下銅幣，或請禁各省爭鑄。其不願歸併者，大抵因以餘利爲籌款，恐一經歸併，則本省之利盡失，因此多懷觀望。惟廣西撫臣林紹年謂圖法重在便民，取足民用而止，官民收發，公其出入數語，較爲扼要。今欲統籌兼顧，誠非由臣處、臣部居中主持不可。然中國幅員遼闊，若如各國僅設中央一廠轉運，恐形不便。惟有相度地勢之毗隔，察覈市場之廣狹，比較民間需用之多寡，規合全局，量爲歸併。除臣部所設總廠外，擬以山東歸併直隸爲一廠，湖南歸併湖北爲一廠，江西、安徽、江蘇、清江歸併江寧爲一廠，浙江歸併福建爲一廠，廣西歸併廣東爲一廠，合奉天、河南、四川、雲南四廠共九處，皆歸臣處、臣部統轄，調劑盈虛，彼此均可勻撥，嗣後體察情形，再行酌量減併。

其各省承辦之員，果其辦事妥善，即可會同督撫加札委用，並由臣部遴員會辦，以資歷練。隨時調查需用情形，覈定各該廠應鑄數目，飭令辦事之員如數承造。通定畫一價值，撥往各處銷售。內地州縣未經通行銅幣者尙多，主持之責，雖在臣等，而行銷之事，則尤在各

省地方官之推行盡利。應請旨責成各省將軍督撫飭令各該地方官，按照臣等所奏章程，切實推行，官民一律不准挑剔折減。至各省原存銅斤料物，統交歸併之廠，其機件先儘本省原有者應用。實有不敷，再行酌調，均准照數登記，作為存本。其餘停鑄省份之機件廠屋，仍飭酌量修改，以爲製造他項之用。

餘利一項，向由各省認為練兵經費及各該省學堂新政之用，國家本不應屑屑於此。是以臣等前請奏停蘇州鑄廠摺內，即將該廠所認練兵經費停解，由臣部另籌。此次歸併，專爲維持圖法起見，自不應多鑄圖利，凡從前以餘利爲籌款者，應查照臣等前奏另行籌畫，以維大局。惟鑄廠雖經歸併，如辦理得法，餘利亦不致盡無，仍應內外兼顧，每年結算之日，除開支局用薪紅外，實得餘利，提出四成作為練兵經費，餘仍歸各省照限制成數派撥，即歸併停鑄省份，亦得按照均分。屆時刊印清單宣示，並准各省派員查考，以示公溥。惟向來無局廠之省份，不得援以爲例。歸併之際，其部署承接，查覈機料，事體極爲繁重，應請欽派大臣隨帶司員前往考查辦理。惟雲南一廠開辦最晚，規模較隘，即由該大臣遴員前往，無庸親往接收，以期妥速。茲將接收時應辦各事宜，另繕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臣等即遵照辦理。

〔附清單〕謹將酌擬歸併銅幣局廠接收辦法，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 一、此次酌留局廠，應由欽派大臣接收之時，查明該廠房屋、機器、引擎、鍋爐、馬力以及碾片、春餅、光邊、印花暨各項零星機件、鎔烘鑪座數目，綜計每日可敷鑄造銅幣若干，詳細繪圖列表彙送臣處、臣部，以憑彙總酌覈鑄數。
- 一、此次酌留局廠，應由欽派大臣接收之時，查明現存銅鉛斤重及煙煤焦炭，以至各廠應用料物數目，暨當時購買原價開單列表彙送臣處、臣部，登記備用。
- 一、此次裁併局廠，應由欽派大臣派員查明機件數目，及能否改作他項製造之用，其現存銅鉛料物則悉數查明接收，就近運交酌留之

廠，並詳細開單列表，彙送臣處、臣部登記備用。

一、酌留局廠原有之總辦、會辦、幫辦等，應由欽派大臣接見查考，果係向來辦事妥協者，即由臣處、臣部會同該省督撫加札委用。其員司工匠人等，即責成該總辦等妥慎選用。嗣後廠內事宜，由總辦等分報臣處、臣部及該督撫批示辦理。自總辦以次倘有才力不及，或掛名不任事者，由該大臣查明撤換裁減。

一、酌留局廠，各派會辦一員。由臣部遴選司員，隨同欽派大臣前往接收之後，擇其人地相宜者，札留一員作為會辦。除會同總辦經管各事外，凡有購買銅鉛料物，每日鑄造數目，及發售行用銅幣價值，均責成該員監查。如有緊要公事，准其徑達臣處、臣部，以憑查考。

一、各省局廠自總辦至工役，向來支領薪工數目，以及分給花紅成數，應由欽派大臣詳查列表彙送臣處、臣部查覈，釐定一律數目。嗣後每屆結算，由該總會辦將用過銅鉛雜料薪工局用成本若干，售出銅幣若干，實得餘利若干，限一箇月內結清報由臣處、臣部彙總分派。

一、各省局廠欽派大臣接收之時，應查明向來每日鑄造銅幣若干，應用焦炭烟煤及各種雜料若干，以至銅鉛火耗數目，均詳細列表彙送臣處、臣部，以憑比較查覈。

一、酌留各局廠總會辦及各項員司銜名，應由欽派大臣詳列清單彙送臣處、臣部。至各項工匠局役，但須逐項分列工匠若干，藝徒若干，夫役若干，並每人領工食若干，無庸造報花名清冊，以歸簡易。

一、各省地方現在通用銅幣州縣若干處，尚未通用銅幣州縣若干處，其通用銅幣向來兌換價值若何，以及該省各州縣地方通計需用銅幣若干，應請旨責成各該督撫轉飭地方官查明，彙總詳細列表咨送臣處、臣部，並由欽派大臣沿途查考，開列送交臣等彙總比

較，以便酌量設法推廣行用。

- 一、山西、陝西等省尚未通用銅幣，而制錢又甚缺少，現在均係攬用私錢，圖法極爲敝壞。應並請旨責成向未通用銅幣省份，切實出示勸導推廣行用。銅幣收發一律，果能全省通行，出入無弊，由臣處、臣部查明，准其酌撥運費。
- 一、發售價值，照現在各處市價牽合綜計，嗣後應定爲每新造之庫平一兩銀幣，合當十銅幣一百四十枚，制錢一千四百文，庫平足銀亦如之。凡有持銀請領銅幣者，均照此數售給，公私行用，亦一律照此價值，不准私爲增減。
- 一、此次酌留局廠，以後各廠所用銅斤料物，除將原存者應用外，每遇續購，須於一箇月前預報臣處、臣部酌覈，比較價值分別訂定。並由臣處、臣部隨時派員抽查。
- 一、各廠員果係遵章籌辦，鑄造合法，實力推行，每屆三年，准由臣處、臣部彙覈各廠員擇尤保獎，以昭激勸。有不認真任事者，亦由臣等隨時奏請參處。
- 一、以上各條係臣等酌擬試行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以及應行更改之處，應由欽派大臣會同臣等商定奏明辦理，以期周妥。

〔財政處奏勅會戶部侍郎陳璧摺——續擬歸併各省銅幣局廠辦法，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十日〕竊臣處、臣部前經奏請欽派大臣前往各省歸併銅幣局廠，並酌擬辦法十四條，欽奉諭旨：著派陳璧前往考查辦理。欽此。欽遵在案。臣璧奉命之下，遵將奏定歸併事宜與臣等悉心規畫，所有酌留裁併各局廠一切部署承接事體，極爲繁重，自宜逐細預籌周妥，以便次第施行。查原奏辦法第十四條內聲明，如有未盡事宜及應行更改之處，由欽派大臣會同臣等商定奏明辦理等因。現經詳加審酌，謹就原奏所陳細爲推闡，續擬辦法四條，會同商定，恭呈御覽。

- 一、酌留局廠原有之總會辦等，經此次查考，會同督撫加札委用後，

廠中一切事宜均責成該總辦等妥慎經理，其由部派充各該廠會辦司員專司監查，遇有廠內應行呈報事件，仍會銜辦理。

一、裁併局廠派司員一人前往接收，除廠屋機器能否改作他用，應由該省自行酌辦外，其銅鉛物料令該廠查明開列清單，會同該司員點驗後，即由該廠派員運交歸併之廠。所有料價運費均准作為裁併省份之成本。至該廠如有挪借公私款項，裁併以後亦應由該省自行清理。

一、結算餘利，應以一年為一屆，每三個月綜結一次，按照鑄成銷售數目，應得餘利若干，核明照章分撥，不得預行提用溢支，致有虧累。其廠中應分花紅，仍存俟年終，再行分派。

一、近來各省局廠購買銅鉛，均係報明臣處、臣部，由各省自行購買。惟價值漲落無常，有時各省爭購，商人遂可抬價居奇，成色價值，參差不一。應由臣等札飭津海、江海等關道會同該處商會，隨時與商人考查市價，按月電知臣部，俟各省購用時，即由臣處、臣部代為電購，並由該局派員會辦，以期周妥。

以上各條如蒙俞允，即咨行各該督撫遵照。此外所有未盡事宜，應由臣璧至各省時體察情形，再行奏明辦理。

又此次歸併各局廠，係整齊幣制，統籌兼顧之辦法，前經電商鑄幣省份各督撫意見，大致相同。現雖由臣處、臣部居中調度，仍賴各疆臣協力維持，是以臣等前奏已經聲明總辦各員會同督撫札委，嗣後廠內事宜由總辦等分報臣處、臣部及該管督撫批示辦理各等因，將來歸併接收以後，仍應由各省督撫就近督飭稽查，以資整頓。並請旨飭下各督撫一併遵照辦理。

〔考查銅幣大臣陳璧片——建議整頓銀銅元鑄造；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初八日〕再，臣奉命赴各省考查銅幣，持節所至，詳察利弊，竊見各省銅幣鑄多銷滯，價值低落，官民交困。推原其故，因中國舊時通用制錢，以制錢一文為貨幣之單位，各省所鑄銅幣，當二、當五、當十、

當二十皆由制錢一文起算。此項銅幣實質重量不能與制錢等，特虛立法價以與制錢相權。近年鑄造日多，行銷日滯，法價已不可保，若非加意整頓，亟圖補救，恐圖法敝壞，貽害將無底止。

查東西各國幣制，有本位貨，有補助貨。以中國現時情勢而論，金本位既未易驟行，惟有趕鑄新式銀幣，以銅幣爲之補助。定銅幣若干枚易銀幣一元，公私款項，出入一律，如是則易中之品以銀幣爲主，民間行用銅幣，但視銀幣準價值，自無須與制錢較銖兩。一面仍照各國補助貨幣之例，限制鑄造，庶法價可以維持，而圖政亦得資補救矣。銀幣重量，前財政處原擬庫平一兩，現度支部已奏准改爲七錢二分，因民間行用銀元之習慣整齊而劃一之，以爲將來改定金本位之預備，貨幣流通，當無窒礙。

查銀幣一項，前財政處奏明專歸總廠鑄造，仍留南北洋、粵、鄂四分廠，其餘並應停罷。嗣雲南以抵制外洋銀元，奏請開鑄，經前財政處議准暫行辦理；近奉天又援案請鑄，亦經度支部議覆，俟東三省督臣徐世昌到任後，體察情形奏明辦理。至四川一省，前經財政處議准專仿印度盧比鑄造重三錢二分銀幣，通行衛藏，現據赴川考查銅幣司員聲稱，該省機器局附設銀幣廠，仍兼造內地行使重七錢二分之銀元，並未遵章停鑄。是鑄造銀幣，總廠以外，將有分廠七所，設廠未免太多，深恐成色參差不歸一律，各分畛域，阻礙流通。從前各省開鑄銅幣，設廠過多，不數年間，流弊百出，事後補救頗極爲難，銀幣關繫尤重，不可不慎之於始。臣愚以爲整頓幣制必求劃一，前項銀幣宜專歸度支部總廠鑄造，各省分廠概令停罷；必不得已，亦應由度支部統籌全局，將各分廠酌量歸併，仍與總廠相爲維繫。一切鑄造行銷事宜，即責成此次所派會辦銅幣廠務司員一併監查，以期覈實。

抑臣尤有請者，貨幣流通全恃操縱得法，各省造幣分廠，必須與度支部銀行聯爲一氣，方能酌劑盈虛，脈絡貫注。現各省分行尙未遍

設，亟宜籌議推廣。又各省財政困難，多發行銀錢官票以資流轉，鄂省所發尤多，閩省通行商票，幾於市無現銀。前項紙票發行太濫，隱患無窮，惟趕緊由度支部發行正式紙幣，庶足及時挽救。

以上各節，均由銅幣推類而及，擬請旨飭下度支部覈議施行，以維圖法而裕財政。

〔考查銅幣大臣陳璧片——各省銅元餘利認解練兵經費情況，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初八日〕再，前財政處、戶部原奏內稱：銅幣餘利一項，向由各省認爲練兵經費及各該省學堂新政之用，此次歸併如辦理得法，餘利亦不致盡無，仍應內外兼顧，結算之日，除開支局用薪紅外，實得餘利，提出四成作爲練兵經費等語。於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具奏，奉旨允准。……

查各省認解練兵經費，款目紛繁，臣此次親往考查，酌留各省，如河南光緒三十二年份應解練兵經費銀三十萬兩，已由煙酒稅內解清；又應自八月初一日起至十一月底止遵照奏案提解部庫四成餘利銀五萬四千二百九十三兩三錢三分一釐六毫九忽，已專款存儲候解；湖北三十二年份應解練兵經費銅幣餘利銀五十萬兩，據湖廣督臣張之洞咨稱，銅幣餘利三十二年份約僅銀一百萬兩有零，以內四外六覈計，應解銀四十萬兩，閏四月解銀十萬兩，十二月二十二日解銀十萬兩，擬三十三年正月內補解銀八萬兩，復於鄂省應留六成內先儘本年下欠銀十二萬餘兩全數解足；江寧三十二年份應解練兵經費銀九十萬五千兩，據兩江督臣端方咨稱，由丁漕內認解銀十萬五千兩，全數解清，銅幣餘利內認解銀八十萬兩，因辦賑需款，無力籌解，自八月至年底應提四成餘利銀十一萬六百七十四兩六錢七分八釐，容即竭力騰挪分期籌解等語，已咨由度支部酌覈咨覆；廣東三十二年份應解練兵經費銀四十萬兩，已據解清，又應自八月初一日起至年底止遵照奏案提解四成餘利銀二萬三千六百八十四兩八錢六分六釐七毫五絲。以上各省應解銀兩，均於奏報各廠大概情形電內陳明在案。

福建造幣分廠於三十一年年底停鑄，三十二年份無餘利可提，其每年應解練兵經費銀十萬兩，向未指定款項，已據報解銀七萬兩；直隸應解練兵經費銀一百十萬兩，係在煙酒捐及所提中飽項下認解；四川應解銀八十萬兩，係在煙酒捐項下認解，已各咨將自三十二年八月初一日起至年底止銅幣餘利四成，遵照奏案覈明數目提解部庫，以裕餉儲。

至以後各廠所得餘利，亦均行令按三月一結，照章分成劃撥起解。所有查明各省廠銅幣餘利，應解練兵經費緣由，理合附片具陳。

〔度支部尚書載澤等摺——擬定各銅元廠統一章程，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十六日〕臣等伏查上年七月廿九日前財政處會同臣部具奏，歸併銅幣局廠，請派大臣考查辦理，奉旨：著派陳璧前往考查辦理。欽此。又於九月初十日由該大臣會同前財政處、臣部具奏歸併局廠續擬辦法四條，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各在案。現據該大臣按照前奏辦法，前赴汴、鄂、江、粵、閩、津各廠，詳細考查辦理，諸臻妥協，所陳劃一章程十六條，亦均切實可行。竊維鑄造銅幣，原為裕國便民之計，前因各省設廠太多，競爭鼓鑄，以致銷路壅滯，價值低落，圖法因之大壞。欲求整頓，當以劃一幣制，保持法價為要圖。臣等按照該大臣所擬各條，詳加核議，另繕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即由臣部通飭各廠欽遵辦理。

至各廠本利欸目，歷年未據造報。茲經該大臣親詣查考，查將各該廠收支四柱及餘利項下提撥數目，開列清單，具徵明晰。……嗣後各廠收支欸項，應令遵照上年七月間前財政處臣部原奏，按三個月總結之期，將鑄成銅幣若干，收回幣欸若干，除去銅鉛煤炭雜料薪工廠費淨得餘利若干，餘利項下除提四成作為練兵經費，其餘撥作何項開支，詳細造冊，勿稍含混。雲南一廠，現未開辦。奉天一廠，經臣部准俟東三省總督臣徐世昌到任後，體察情形奏明辦理。應俟開辦及奏

報到日再由臣部覈議裁停。各廠既經該大臣派員考察，並令將出入款目造冊報部，亦應俟冊報到部，另行覈辦。

又查片奏新式銀幣宜歸總廠鑄造一節，原爲劃一成色，預防流弊起見。查試鑄通用銀幣，經臣部於本年三月廿八日奏定，並遵議籌畫幣制，請旨飭下廷臣會議奏明在案。究竟銀幣鑄數宜多宜少，各省分廠應裁應留，應俟幣制議定再由臣部妥籌辦理。惟四川一廠，前經財政處、臣部議准專仿印度盧比鑄造重三錢二分銀幣通行衛藏，並未准其鑄造內地銀幣。現經該大臣查明該省機器局內附設銀幣廠，仍兼鑄重七錢二分之銀元，殊與奏案不符，應令四川總督據實申覆。至所稱廣設銀行，推行紙幣各節，亦均切要之圖。臣部現正籌議。應俟各省設立分行並造紙印刷辦有端倪，再將幣廠銀行應如何聯絡維持，官商紙票應如何限制發行之處，由臣部酌議奏明辦理。

謹將覆覆各省造幣分廠劃一章程十六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計開：

- 一、原奏清單第一條內開，各廠現在每月鑄數，河南四十八萬枚，湖北二百萬枚，江寧二百八十萬枚，廣東四十萬枚，福建三十萬枚，四川二十餘萬枚，直隸六十萬枚，與從前限制之數互有增減，應遵照原奏，由部覆定鑄數，行令各該廠遵辦。如市價跌落太甚，卽隨時停鑄，以維圖法等語。查財政處臣部奏定各省限制鑄數，江蘇、湖北、廣東等省每月一百萬枚，直隸、四川兩省每月六十萬枚，其餘各省每月三十萬枚，原爲補救圖法，保持幣價之計。現以江西、安徽併江寧爲一廠，照額每月應鑄一百六十萬枚；以湖南歸併湖北爲一廠，照額應鑄一百三十萬枚；河南一省照額應鑄三十萬枚。今各該廠每月鑄數均視原額加增，江寧幣價最低，亟宜酌量減鑄。惟加鑄一百二十萬枚係屬辦賑之需，賑務告蒞，應行照額限鑄。現據該廠報稱，每月可鑄二百萬枚左右，近因幣價低落，停鑄半月復行開鑄，若幣價未平，仍令隨時停鑄，以維幣

價。河南開鑄較晚，行銷尚未遍及，價值亦較他省爲高，月鑄四十八萬枚，市價尙不至低落，暫准照辦。湖北省價不如河南，而武漢爲長江樞紐，商務繁盛，行銷亦尙暢旺，應准其照月鑄二百萬枚之數鑄造，不得再有增加。仍著各該廠隨時呈報，市價如果稍見低落，應仍照額限鑄，若再有充斥之患，卽應減鑄停鑄。總在詳察市情，時其消息，不得貪利多鑄，致紊圖政。其閩、粵等省，現在流通未廣，鑄數視原額爲少，將來推廣行銷，酌量多鑄，應仍以不越限制原數爲限。

- 一、原奏清單第二條內開：銅幣價值之漲落，繫乎行銷時之操縱。各省銷售之權，廣東歸善後局，餘率歸官錢局。惟各官錢局等往往將兌價延擱不交，致與鑄本有誤。且行銷之局，利於錢價低落，爲販運得利之計，則價值更不能保。各省分廠經此考查後，由部札派總辦，自應按照奏章，所有鑄造行銷事宜，均責成該廠經理，如有不實不盡，惟該廠員是問。現汴廠已因兌價延擱，電由河南撫臣札令由廠行銷。無論何處領兌，均須按市價隨時繳清現銀，其餘各廠，亦應令仿照辦理。倘市價低落，卽暫行停售，不得任意兌銷，如廠中存幣過多，准電由度支部酌量撥運需用銅幣省份行銷等語。查前財政處、臣部奏定整頓圖法章程，各省所鑄銅幣，令官錢、公估等局酌量市面情形定價，隨發隨收，原以杜市儉把持，出入減折之弊，現在各省官錢等局兌銷銅幣，既查有延誤鑄本，低抑幣價等情，嗣後各廠行銷銅幣，自應如該大臣所奏辦理。省城以內，無論官局商號赴廠領兌銅幣，均須按市價繳足現銀，其外府州縣及裁併省份，官商持銀領兌銅幣，亦准其按照市價，徑行赴廠交易，官錢局不得從中壟斷，稍涉把持。總之，官錢局等與造幣廠同屬公家，本無畛域可分，不得專顧一局利益，致與廠務有礙，應令各省督撫轉飭該廠切實遵辦。經此改章之後，所有廠中一切鑄造行銷事宜，均歸該廠經理，事權既一，責成斯

專，該廠經售銅幣如有不實不盡之處，應將該廠員嚴行參處，以肅圖政。

一、原奏清單第三條內開：前因各省競爭運銷，錢價大落，不得不禁止販運出口，後因各省辦理太苛，遂奏有行旅出口進口，准隨帶銅幣二千枚之條，現若遽弛出口之禁，則商人逐利，亦滋紛擾，惟本省以內概禁商運，殊失疏通泉貨之意。嗣後行旅進出海口，仍照從前辦理，其在本省及裁併之省，均准商人販運，關卡不得攔阻勒捐；又沿海沿江等處裁併省份赴酌留省份領運銅幣進口出口，應由廠刊發護照，填明枚數、次數及運往處所，經過關津，查驗放行，仍隨時報部查覈，並由部察酌情形，如果各省行銷疏暢，即將例禁刪除，以廣流通等語。查銅幣出口之禁原為各省爭銷大宗販運而設。現在通商各埠幣價低落，行銷尚未十分疏暢，前項禁例，一時固未能即弛。若並本省內地亦復禁止商運，則泉幣流通，其義安在。嗣後本省及裁併之省應如該大臣所奏，准令商人販運。由各該督撫嚴飭關卡不得攔阻勒捐，其沿江沿海等處裁併省份赴酌留省份領運銅幣，亦未便一律禁止。即照原奏辦法，飭令各廠刊發護照，填明枚數、次數及運往處所，報關呈驗，驗訖放行，應由稅務處轉飭各關遵照辦理。仍由各廠將發過護照數目隨時報部查覈。

一、原奏清單第四條內開：銅幣昉於廣東，初時幣模第一等鑄五十枚換一元，二等鑄百枚換一元，三等鑄二百枚換一元字樣，後各省因民間習用制錢，均用當廿、當十、當五等字樣。現在銅幣分量已經奏定，此項銅幣若仍用制錢計數，則價值漲落靡常，轉失補助銀幣之意。應令度支部飭由造幣總廠詳議，將銅幣鑄刻字樣花紋改定模式，頒發各廠。又第五條內開：從前所頒祖模，均鑄明各廠省份及年份干支字樣，因廠數衆多，成色不一，若不顯為識別，則成色不足者不知為何廠所鑄，何人承造，難以專其責成，各省

遂因之畫分界限，此省之幣，不能行於彼省，一國之中，自生畛域，實與圖政有礙。嗣後新頒祖模，應將前項識別刪除，仍於花紋筆畫間稍識區別，以便稽考，俾可通行各省等語。查以上二條，係爲劃一幣制、破除畛域起見，臣部自應照准，惟銅幣爲補助貨品，現在銀幣分量甫經定議，應俟新式銀幣辦有端緒，即將銅幣模式一律改定。

一、原奏清單第六條內開：各廠從前所鑄銅幣，當十爲多，當廿、當五者亦間有鑄造，惟當二及一文兩種，咸以工本過重，鑄者寥寥。查日本國幣計分二種，有白銅青銅之分，亦可仿照辦理，其當廿、當十、當五三種，仍用紫銅，當二及一文兩種，改用黃銅，則工本較輕，庶可推廣多鑄，以濟民用。又第七條內開：廣東、湖北、直隸三廠均鑄有一文銅元，廣東係用黃銅有孔，與制錢同，前經度支部奏令各廠仿造；湖北係用紫銅無孔，仍與各種銅幣模式一律，惟工本較大，恐多虧賠；直隸係用黃銅無孔，鑄明零用一文字樣。形質各殊，亦有礙於劃一。應令造幣總廠調驗酌覈，量爲擬定通行，各廠一律仿造各等語。查民間日用數目零星，必須多鑄當二文及一文兩種銅幣，方資便利，現在各省既以成本過重，鑄造不多，自應如該大臣所奏，酌量變通。從前粵廠所造一文銅幣，原用黃銅鼓鑄，業經臣部議准行令各省仿造，當二一種亦准其改用黃銅，以輕官本，而利民用。其當五以上，仍用九五紫銅，不得稍有參差，致紊幣制。至一文幣式，粵廠係屬黃銅有孔，臣部當經議准通行，旋據鄂省另造紫銅無孔一種，經臣部議駁在案。嗣後各廠鑄造一文銅幣，應照臣部前奏，仍用黃銅有孔，以歸一律。經此次奏定之後，各省更不得違背部章，自爲風氣，致失臣部劃一幣制之意。

一、原奏清單第八條內開：各廠廢模收藏不慎，易啓偷竊售賣之弊，已行令將各種新舊廢模查明數目燒毀槌碎，沈諸江河，嗣後仍應

照前辦理，並於報部冊內聲明備覈等語。查前項廢模，既經該大臣行令槌燬，嗣後應即照此辦理，以杜弊竇。

一、原奏清單第九條內開：各廠月報格式，參差不齊，有僅列銅鉛分量，不列價值者，頗難考覈。此次查明各廠惟寧廠冊式，尚屬詳細。應由度支部調取該廠冊式，詳細審定，刊刻頒發各廠，以後即照式填報。又第十條內開：各廠工作簿記，實為最要，如汴廠從前隨意記載，無詳細簿冊，考查時款目舛誤，稽覈殊難。今調閱各廠簿式，惟廣東較為完善，應由度支部調取該廠簿式，審定刊刻，頒發各分廠遵用各等語。查稽覈款目，簿冊最關緊要，應即按照原奏，調取江粵等廠報冊簿記各式，詳加審定，頒發各廠遵用。

一、原奏清單第十一條內開：各分廠從前餘利指撥之款太多，如湖北一廠共獲餘利銀五百五十六萬餘兩，除全數動支外，計尚不敷銀四十九萬餘兩；江寧一廠，共獲餘利銀三百十萬餘兩，除全數動支外，尚不敷銀六十一萬餘兩；廣東一廠，共獲餘利銀七百七十五萬餘兩，除全數動支外，計尚不敷銀四十五萬餘兩。以有限之餘利，供無窮之撥支，實足為廠務之累。除以前提撥不敷之款，應援照光緒卅二年九月初十日臣會同前財政處、戶部奏准續擬辦法第二條，由該省自行清理。嗣後各省分撥餘利，應即遵照原奏辦法，以一年為一屆，三個月綜結一次，提出四成解部作為練兵經費，以六成歸本省公款，不得預行提用溢支。又第十二條內開：從前各廠餘利，先儘撥款，轉置本廠欠款於不顧，如江寧一廠新舊借款積欠至一百五十四萬餘兩之鉅，其他各廠所欠款項亦復不少，前項借款，均作建廠購機採運物料等項成本之用，獲有餘利，自應首先清還，乃因撥款過多儘數提用，以致廠中負欠巨債，無款歸償。嗣後應在六成餘利項下，分年陸續歸清積欠各等語。查上年該大臣會同前財政處、臣部奏定歸併局所續擬辦

法四條內開：各廠結算餘利，以一年爲一屆，三個月綜結一次，提出四成解部，作爲練兵經費，六成歸本省公用，不得預行提用溢支等語。原恐各省指撥餘利，任意濫支，預爲限制。今查各省從前提撥餘利，均有不敷之款，自應由各該省自行清理。此後當即遵照前奏，按數分撥，不得預提溢支，其各廠積欠款項，亦應設法清償。現在江廠欠款已准兩江總督臣端方咨明，分年歸還，係於六成項下以三成充地方新政之費用，以三成償還舊欠，辦理尙屬允協，應令各省一律仿照辦理。

- 一、原奏清單第十三條內開：各廠收回幣價銀兩及存儲大宗款項，應隨時發交殷實商號生息，所得息銀，即列入餘利項下報部查覈等語。查此項銀兩應令各廠遵照原奏發商生息報部查覈，不得有中飽私挪情弊。
- 一、原奏清單第十四條內開：花紅一項，爲獎勵員司之用，必須各分廠成數一律，方昭公允。從前各省花紅成數參差不一，最多爲福建一省，初按餘利提銀二成，嗣提八釐，充興學經費，實獎給銀一成二釐；河南提一成；四川初提五釐，自光緒卅二年秋季亦按一成提獎；江寧提銀六釐，除以一釐二提存備用外，實獎給銀四釐八；湖北提銀五釐，以二釐五提存備用外，實獎給銀二釐五；惟廣東歷年獎花紅平均計算不及二釐五，爲數最少。嗣後擬定劃一數目，通行各廠，概按五釐提獎。至前項五釐花紅內，獎給員司銀若干，提存備用銀若干，應視錢數之多寡，廠務之繁簡，由各省體察情形，報部覈定。惟實缺司道及部派會辦司員毋須分給。又查造幣總廠所定分給花紅章程內，有酌提部飯成數，上年河南分廠亦有由花紅內提解部飯銀兩，各廠自應照辦，由部覈定成數以歸一律等語。查各廠提獎花紅，多寡不齊，該大臣酌中定數概按五厘提獎，甚屬公允，應即按照原奏辦理。至從前提存備用各省，仍應查照從前辦法辦理。至酌提部飯一節，上年汴廠花紅係

提餘利一成，再由花紅總數內酌提二成報解，今既一律飭令按五釐提獎，應即通行各廠，均照所提花紅總數內，提出一成報解臣部，以資辦公。

一、原奏清單第十五條內開：前財政處、戶部原奏清單內稱，各省局廠自總辦至工役薪工數目，由臣詳查列表送部查覈厘定。又查明每月鑄造銅幣若干，應用焦煤雜料銅鉛火耗數目，列表送部比較查覈各等語。查各廠員司薪水，多寡不齊，報用煤焦開支火耗，亦參差不一，現已遵照原奏將考查情形分別列表咨送度支部參考比較，酌中審定數目，行令各廠一律遵照等語。查各廠動用煤焦開支火耗，應令覈實造銷，按月呈報，由臣部彙總比較，嚴行考覈。其員司匠役薪工等項，姑准暫仍其舊，惟須裁汰閒冗人員，革除乾修等項名目，撙節開支，不得稍涉冒濫。

一、原奏清單第十六條內開：此次考查酌留各廠，擬定廠名，河南曰度支部造幣汴廠，湖北曰度支部造幣廠鄂廠，江寧曰度支部造幣江廠，廣東曰度支部造幣粵廠，福建曰度支部造幣閩廠，直隸曰度支部造幣津廠，四川曰度支部造幣蜀廠，雲南曰度支部造幣滇廠，請飭度支部刊刻關防頒發各廠，以資信守等語，查各廠關防，應俟臣部分別刊就，頒發印用。〔《度支部通臬司奏案輯要》。〕

2. 各省互相傾銷及限制鑄額的爭議

〔兩江總督周馥摺——各省傾銷兩江銅元貶值請予禁止，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竊維各省鑄造銅元，本為補救錢荒，非為圖謀餘利。開辦之初，銅賤錢貴，獲利頗鉅，於是各省添機加鑄，日出日多。舉凡一切新政之無款舉行者，皆指此餘利以為的款，即練兵處攤提兵餉，亦竟指此為大宗。如果行之無弊，以之撥充軍需，舉行新政，豈不甚善？無如出錢日夥，錢價日低，近日西人精會計者，就中國已有之機核計出錢之數，歲可出銅元一萬六千四百餘兆枚，合制錢一百六十

四兆餘串，謂中國銅元之價必大低落，內外商務必受其困。各疆臣非不知之，徒以新政要需，練兵鉅款，束手無策，不能不爲此權宜之計以顧目前。近來又因銅貴錢賤，餘利驟減，不計市面盈絀，一意擴充銷路，紛紛外運，互相擠跌，而於各本省之窮鄉僻壤，尙未徧行。揆諸補救錢荒之初意，大相刺謬，並於商務之轉輸，實多暗損。是僻遠之區未受銅元之益，繁盛之地先受銅元之害。卽以江蘇一省論，金陵、蘇州、清江三處已各設機廠者，出銅元足敷本省之用，而廣東、湖北、浙江、福建，或委員設局運售，或給照招商販賣，皆聚於上海、鎮江等處，以致錢價大跌。近年江西尋常市價，每銀一兩易錢一千一二百文，現驟漲至一千四百餘文，每銀元一枚向易錢八百四五十文，現漲至九百六七十文。餘利既減，新政之需，練兵之費，勢將無出，官商兩困，患在目前。江南財賦以丁漕、鹽貨、釐金爲大宗，向皆收錢易銀解庫，錢價既落，折耗甚鉅，應提盈餘，應交課稅，損失實多；賠款、軍餉難望足數，商販暗虧更難枚舉。

論者謂前因制錢缺乏，銀價太昂，故鑄造銅元以補制錢之不足，藉以維持銀價；今銀價既漲，而又嫌錢價太賤，豈不前後矛盾？不知鑄造銅元，原所以補制錢之缺，若本省足用，而尙層出不窮，錢少固荒，錢多亦困，盈虛消長之機，斷難偏重，過猶不及，理勢然也。若爲正本清源之計，亟應妥定劃一幣制，以垂永久。惟茲事體大，非倉卒所能議行。爲目前計，惟有飭鑄造銅元各省以本省所鑄供本省之用，不准自行販往他口，由各省督撫酌盈劑虛，隨時消長。如某省缺錢，由缺錢省份委員前往購運，於補救之中，仍寓流通之意。現在直隸、山東兩省已禁他省進口，誠屬不得已之舉，江蘇事同一律，應卽援案暫禁進口，以救市面。論者又謂錢幣貴乎流通，一中國之錢，行銷中國之地，未便各分畛域，且各省已鑄之錢，豈能存而不用。不知各國圖法，本有限制，現在各省既以錢多爲嫌，其出錢最多省份不妨暫行少鑄，庶不致漫無限制。臣爲維持財政急救時弊起見，相應請旨

敕下財政處會同戶部，迅速議定辦法，通行各省遵照，以維國法而資補救。

光緒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奉硃批：財政處、戶部議奏。欽此。

〔給事中王金鑑摺——銅元使用各分畛域有害民生，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初七日〕竊維銅元所以濟制錢之窮，以一文抵制錢十文，原爲朝廷權宜之舉。今幸民間通用，較當十大錢之僅域於京城不能通行各省者，已覺便利，如果長此行使，私銷之弊既可決其必無，私鑄之風亦可保其少有，裕國便民，實屬兩得。爲地方官者，正當迎機提倡，一律通用，庶民間不生疑阻，可以維國法而廣銷路。乃臣近聞直隸州縣，竟有祇准用戶部北洋銅元，不用南省所鑄之告示；浙江膏捐局復有膏捐不准再繳銅元之告示。揣其意，諒以時勢艱難，籌款孔亟，不用別省銅元則本省之銷更旺，不准銅元交官則膏捐之利自厚。蓋既爲本省計，自難爲他省計；既爲捐局計，自難爲民間計，亦似有不得已者。然凡事須通盤籌畫，若祇知利己，不顧病人，始則貪利而忘害，繼且有害而無利，此事理之大不可者也。臣請爲縷析陳之。

官家之政教號令，必一秉大公，而後足以服人，若均是銅元，彼省者不得用於此省，在民者不得用以交官，豈此省之銅元爲官錢，彼省獨非官錢乎？民間之銅元爲官錢，交官者獨非官錢乎？揆諸國寶流通之義，恐古今無此政體，中外亦無此辦法，是示禁者之不知大體也。不可者一。官吏之不見信於民久矣，平日各衙門之文書，各地方之告示，其入情入理，雖唐虞三代亦不是過，迨核其存心作事，輒與所言相背。如今之銅元，該兩省鑄用之初諒皆必有告示以喻商民，其示諒亦必以一律通用爲宗旨，乃民已懍遵，而官家又區別省份，剖析官民，一事而前後矛盾，一言而反覆雲雨，是示禁者之未免失信也。不可者二。南省北省皆朝廷之疆土也，官民皆朝廷之臣庶也，天下一家，從無歧視，今北省專其利如南省何，官專其利如民何，是示禁者不爲南省計，不爲民計，而實不爲朝廷計矣。不可者三。直隸、浙江既如此示禁，設

他省亦禁用北省之銅元，民間亦不用官局之銅元，將銅元之在官在民者必壅積日多，多則價必跌落，民固受其虧累，即銅元局之利亦銷歸烏有矣。如當十大錢僅抵制錢二文，豈非前車之鑒。彼時曉以情理，彼不難於反脣；迫以勢力，彼亦有所藉口，終歸於官民交困而已矣，是示禁者不啻禁用銅元也。不可者四。

總之，利己而不顧病人，於心已覺未安；病人而卒致病己，於義又何所取。現在制錢缺乏，全恃銅元通融市面，若任令各省自爲風氣，殊於圖法大有窒礙。擬請明降諭旨，申明一律通用之義，並飭下戶部詳定畫一章程，通行各省，永遠遵守，勿得歧異。倘地方官有抗旨漁利，阻礙幣政者，由該督撫嚴參懲辦。

〔閩浙總督崇善請軍機處代奏電——請勿禁販銷銅元，光緒卅一年九月十四日〕部議銅元先儘本省發行，禁運出省，奉旨允准咨行遵照。竊以部臣整頓圖法，自不得不通盤籌畫，杜漸防微，亟應欽遵，何敢瀆請。第閩省勢處窘迫，有不得不籲懇於君父之前者。

查稅釐逐年短徵，縫網疲敝，外銷之款，不敷本鉅，新舊償款，五捐湊解，數猶不足。許前督以銀元局兼鑄銅元，獲有盈餘，藉資挹注。繼以派撥南河、黃浦各要工，京師學堂、練兵各經費，羅掘殆盡，而本省拓充文武學堂，選派學生出洋，歲需的款；又以各省練兵爲自強要計，改練常備新軍一鎮，餉械皆無著落。是以魏前督於製造局內附設銅元新廠，添購機器，推廣鑄造。曾於奏報籌辦地方要政情形摺內聲明，所有餘利分作二十成，以七成撥充兵費，三成撥充學費，其餘十成留爲本省舉行新政之用。該廠機器業已安置，據報開鑄。

至船政自杜業爾擅自購造船料，洋廠索債，聲勢洶洶，船局糜爛，不得不設法補救。善以是奏明商借洋款三十萬，酌劑緩急，一面湊購機器，另設閩關銅幣局，聲明盈餘協濟船政。現因閩關徵不敷解，所有船政經費每月洋薪料價刻不容緩者，均於此項銅元餘利挪撥應付。

以上三廠非徒臨渴而掘井，且亦播種以瘠飢也。又況三廠均有賒欠銅價，專賴銅元運銷以資周轉，一旦禁運出省，則本省銷路滯塞，各廠皆須停罷。撥款莫從，籌解借款無可指還，用款亦騰挪乏術，百舉俱廢。善忝膺疆寄，既難無米爲炊，又屬責無旁貸，大局所系，焦急萬分。因思舊廠銅元就本省行銷雖形充斥，目前尚可勉遵部議停運出口。惟新廠及閩關銅幣局機器成本，借貸洋款，未獲餘利，無所取償，此時實有欲罷不能之苦。合無仰懇天恩，俯念此兩廠銅元餘利，聲明撥還借款，並指定用款在先，特准暫行照舊出口運銷。一俟機器廠屋成本有歸，或另籌有的款可指，再行遵照部章停運，以昭劃一。不勝迫切，伏乞代奏。

〔署兩廣總督岑春煊請外務部代奏電——反對禁銅元行銷他省，光緒卅二年九月初四日〕准兩江總督電開，以准財政處咨，會同戶部議奏整頓圖法章程內開：各省銅幣先儘本省發行，不得大宗販運出省，致令他省有充斥之患。並承准外務部電，業飭總稅司飭禁出口，擬將禁出口章程自九月初一日起各關一律照辦等因。

竊維鑄造銅元，創自粵省，而粵市向用小銀元，不過以銅元找零，故行銷不多。煊前年到粵，司局各庫入不敷出，積虧甚鉅，維時西匪猖獗，躬親督剿，徵兵購械，需費更繁，若籌濟稍遲，恐悞軍行。不得已添買機器，增鑄銅元，運滬轉運各省銷售，所獲餘利，供濟西征餉需。刻幸仰賴天威，西匪一律肅清，而各軍薪糧挪欠甚鉅，卽歷次籌還洋款，亦多就銅元價項借墊挪移，以致積欠粵、滬各洋商銅價銀合計不下二百萬兩，指定銅元出口餘利，陸續歸款，今猝然禁運出口，不啻制其死命。

惟有仰懇天恩，俯念粵東爲銅元創始之局，積欠鉅款，全恃運銷餘利，與他省情形迥不相同，特旨允准廣東銅元運銷出口，免其禁止，以一年爲限。應請飭下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通飭各關遵照辦理。否則鉅款莫償，煊實無能支持。

〔戶部尚書鹿傳霖等摺——議各省銅元各省不准大宗販運出口但仍准一律流通行用，光緒三十一年十月〕禮科給事中王金鎔奏，銅元宜不分省份，不論官民一律通用，以堅民信而保利源一摺。九月初九日奉旨：戶部議奏。欽此。欽遵由軍機處鈔交到部。……

臣等竊維國家鼓鑄銅元，原爲劃一幣制以便流通，非僅爲一時權宜之計。自鑄造漸廣，各處徂於餘利，一若以鑄幣爲籌款，本意既失，流弊遂滋。查銅元創始廣東，推行各省，其初皆因制錢缺乏，驟得銅元周轉既稱便利，亦自到處通行。及各省鑄造日多，漸形充斥。臣等知非急籌限制，將無以維持圖法。當經財政處會同臣部奏定章程，令各省銅幣先儘本省發行，不得大宗販運出口，誠慮充斥爲害，此項銅元或將有滯礙難行之處，是以禁運者略示限制，實不啻以禁運者保其流通。其各省舊有市面行銷，並未曾有禁用之事，自應不分畛域，仍舊通行，豈得妄生分別，以隳幣制。至官民交用，本古今圖法之通義，民間既一律通行，所有丁漕、釐課一切交官之款，自應准其交納，以昭大信。豈有官先不用，而徒責民用之理。該給事中所稱直隸州縣不用南省銅元，辦理實屬非是；至浙江膏捐局不准再繳銅元，更屬不成事體。各省財力窘絀，一時以鼓鑄餘利藉資周轉，似亦勢所必有之事。不知圖法本在流通，正當設法推行以堅民信，斷無自生障礙之理。不用他省所鑄，商民已不無疑惑，至倡爲銅元不准交官，極其流弊，勢必至相率不用，而幣制將敗壞而不可收拾。誠有如該給事中所稱，始則貪利而忘害，繼且有害而無利者，通滯之機，關係甚大。

應請飭下各將軍、督撫，除遵奏章，各省銅幣不准大宗販運出口以防充斥外，其舊有市面行銷及商民來往零星攜帶銅元，仍當一律通行，不得稍存歧視。至上下流通，尤當官爲提倡。出納一秉大公，庶商民可無疑阻。儻有故意抑勒，倡爲交官不用銅元之說，卽著從嚴參辦，以昭信用而維圖法。

光緒三十一年 月 日奉旨：依議。欽此。

〔陳度：《中國近代幣

制問題彙編》輔幣，頁10。]

〔財政處奕劻等會戶部摺——限制各省銅元鑄數，光緒卅一年十月廿三日〕竊查各國鑄造金銀銅各種幣數，無不隨時酌定限制，不敷則增鑄，有餘則暫停，故能價值整齊，流通無弊。臣等前於奏請整頓圖法酌定章程摺內，聲明各省鑄幣必須隨時斟酌損益，俟所鑄足敷應用，由臣部體察情形，飭令暫停各等語。奉旨：依議。欽此。欽遵。通行遵照在案。

現查各省鑄造銅元，毫無限制，雖經戶部奏定，業經開辦之局，不准增機，未經設局之處，不准添設。惟各省銅元局已設多處，且有一省數局者。在各省督撫無非以籌款維艱，而銅元餘利甚饒，亟思推廣運銷，藉資挹注。故現在鑄數日增，此省競運出口，彼省嚴禁入口，則是銅元充斥，民用足敷情形，已可概見。若徒以籌款之故，圖目前之利，必欲於此取盈，勢必至紛紛趕鑄，減價發行，銅鉛愈多購而價愈增，銅元愈多鑄而價愈落，戶工兩部所鑄當十大錢僅抵制錢二文，可爲前鑒。更恐將來餘利漸少，不特鑄局成本虧折堪虞，且錢價愈賤，物價必增，小民生計維艱，地方收款亦暗受虧折。竊恐圖法案亂，市面動搖，公家賠累於上，商民交困於下，貽患後來，關係匪淺。

查近與各國新定商約，曾有立定一律國幣之條。若不於此時亟圖補救，迨至不堪收拾，貽笑外人，更將何以自解。臣等公同商酌，現在各省銅元均已不虞缺乏，非趕爲酌定限制，未易施補救之方。擬令江蘇、湖北、廣東等大省每日造數不得逾百萬，直隸、四川兩省每日造數不得逾六十萬，其餘各省每日造數不得逾三十萬，成色分兩均須遵照財政處、戶部奏定章程，不得稍有歧異。並由臣等隨時派員稽查，如不遵照奏章，將承辦人員嚴行參辦。現未設廠省份，應照前奏無庸另設，如山西、陝西等省，可由戶部總廠撥給，貴州等省尙未開鑄，如有需用，可由四川等省協撥。

至各省鑄局購買外洋銅餅，前經臣等奏明禁止進口，現查有在奏

定章程之先，已向洋商訂購者，自應查明訂立合同日期，如係訂購在先，自應仍准其購運。惟此項銅餅係由各國分購，成色分兩斷不能一律，且購來數目極多，若仍即印花行使，殊慮攙雜日甚。應令運收後，重行照章配合鎔鑄，鑄出之錢，如查成色分兩不合定章，即照章一律嚴參。即購買銅斤，亦須電知財政處、戶部覈准轉行飭知海關，方准進口。各省現有之廠，不得沿用舊名，應統名戶部造幣分廠，冠以某省字樣，以資識別。

至各該局所用鑄模，參差不一，前已奏定均須由戶部頒領祖模，所有現用各種舊模，應一律即行停廢，擬令各省局於未經頒到祖模之先，一律暫行停鑄。趕將各該省歷年鑄造銅元數目，查明自開鑄起共鑄出若干，現積若干，民間需用數目約計若干，並已經行銷州縣若干處，其購定物料銅斤未經鑄造者尚存若干，限三箇月內先行據實報知財政處、戶部以憑考察多寡盈虛之數。即由戶部造幣總廠迅速刊造祖模，分別頒發，應俟領到新模，再行開鑄。

如此酌盈劑虛，酌定限制，再按照臣等奏定章程令各省設立官錢、公估等局，與戶部銀行聯絡一氣，將銀銅各幣定準價值，一律行用，庶銅元無充斥之患，價值亦無漲落之虞。臣等綜覈財政，利害相權，不得不如此辦理。各疆臣自當公忠體國，協力維持，以重國法而顧大局。如蒙俞允，即由臣等通行遵照辦理。

再，各省銅元現雖酌定限制仍准鑄造，究係暫時辦法。他日充斥過甚，終不免有停鑄之時。此項餘利萬不可恃，應並請飭下各該省預籌他項的款抵補，免誤練兵新政等項要需。

〔財政處奕劻等片——參劾聞浙於省外擅銷銅元，光緒卅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再，臣等於整頓國法章程內聲明，各省所鑄銅幣，應令先儘本省發行，不得大宗販運出省等因，於本年七月二十一日奏准通行在案。現准外務部咨稱：准英使照稱，煙臺領事官詳，本國和記行由滬運來銅元三十五箱，稅務司禁止進口，查此項銅元由上海領有保單等

語。當經臣等電查兩江總督，旋據電稱，銀錢出口，洋商應取保單，後因運銅元又憑各省護照，查有英商和記裝運浙江銅元三十五箱，運赴煙臺，係浙撫聶緝槩所發護照，滬關驗放轉口。此外浙省尚有欲由滬關運赴青島銅元二百三十箱。並據該督另電稱，福州將軍崇善電稱，閩銅幣局欠上海銅價，須趕鑄銅元一千四百萬枚運滬指抵，除已運四百萬枚外，餘當分批趕運。當經三次電阻，昨又接電，十二夜即已裝八百萬枚出口等因前來。

查臣等前奏內聲明，如有不遵此次奏章辦理者，一面飭令停鑄，一面將經手人員奏參。今章程早經奏准通行，乃浙、閩兩省不但未經遵照停止，且轉竭力趕運，實屬藐視奏章。除銅幣現議暫行停鑄另摺奏明外，應照章請將浙江、福建經手人員查取職名，交部議處。浙江巡撫聶緝槩、福州將軍崇善，於接奉奏章以後，仍發給護照，致令銅元大宗出口，亦有不合，應請旨一併交部議處，以肅幣政。

〔湖廣總督張之洞摺——請勿限湖北鑄額，光緒卅一年十一月廿八日〕臣惟各省銅元增鑄日多，今由財政處戶部頒發祖模，限制鑄數，誠爲畫一幣制統籌全局之要政，惟各省情事各殊。就湖北而論，近年所鑄銅元皆係發交官錢局經理，聽商民備價赴局兌換，從未在本省各州縣及外省各埠派員設局分售，然隨鑄隨銷，官錢局並無存積。自本年八月廿七日准兩江督臣周馥電稱，商准外務部將各省銅元仿照米穀辦法禁運出口，擬自九月初一日起飭各關一律照辦等語。臣當卽電覆照辦，一面通飭各關卡嚴行查禁本省銅元概不准運銷出境，一面飭令造幣廠減鑄銅元十成之四，蓋早已自行限制矣。故自九月份起，湖北銅元從無出境之事，海關冊籍可考而知也。第湖北需用銅元情形有與各省不同者數端：漢口爲通商大埠，每年貿易不下數千萬，各幫生意出入，皆用錢盤，不用銀盤，故漢鎮商務需錢獨多。近年制錢缺乏，全賴銅元爲周轉，兩年以來，市面需用銅元之數迄未減少，此其不同者一也。湖北以需餉浩繁，發行制錢一千文之官錢票，積年用出已

數百萬張，專恃銅元爲應付，武漢兩處商民以官錢票赴局兌換銅元者，每日約需數萬串，平時隨到隨兌，因應不窮，故官錢票之信用與現錢無異，若鑄數太少，不敷兌換，商民稍覺取付不靈，則散在民間之官錢票必爭向官錢局兌取現錢，無從應付，立有傾塌之虞，於湖北財政大局，所關非細，此其不同者二也。夫民間以票兌錢，斷斷不能限制，銅元鑄數既少，官錢局窮於應付，勢必須向市面收購銅元以資接濟，彼時錢商抬價居奇，不獨官錢局賠累難支，且恐市面因之牽動，利害出入，關繫尤重，此其不同者三也。

伏念財政處、戶部限制銅元之意，蓋慮各省貪利多鑄，本省既無銷路，必將設法運銷他省，而他省自鑄之銅元轉致滯銷牽累，誠非事理之平。今湖北銅元專銷本省，絕不侵佔他省銅元銷路，則酌盈劑虛，本省自能時其消息，斷無一味多鑄自取壅滯之虞，此理亦顯而易見。覈計目前民用，每日僅鑄百萬，斷斷不能敷用，相去太覺懸遠。合無仰懇天恩，俯念湖北省需用銅元尙亟，暫予變通，准由本省自行限制，隨時體察情形，按實在需用之數鑄造。斷不容廠員任意多造，自取虧耗。俟一兩年後，察看市面需用銅元較少，即當遵照財政處定章辦理。

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硃批：財政處議奏。欽此。

〔財政處奏勸摺——駁張之洞勿限湖北鑄額之議，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初四日〕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准軍機處鈔交湖廣總督張之洞奏，湖北需用銅元尙亟，擬請量予變通，由本省自行限制一摺。奉硃批：財政處議奏。欽此。欽遵鈔交前來。……

臣等伏查各省鑄造銅元，向由疆臣各自爲謀，毫無統攝，以致圜法紊亂，流弊滋多。臣等遵旨整頓幣制，有綜核維持之責。前因各省鑄造銅元日益增多，當經體察各省情形，奏請酌定限制。欽奉俞允，自應一體遵辦，今湖北省仍請由本省自行限制，並稱每日僅鑄百萬不能敷用。查臣等前奏酌擬限制數目，因江蘇、湖北、廣東三省皆爲

商務繁盛之區，與他省情形不同，故每日鑄數限以百萬，實較他省爲最多。且該三省均開鑄在先，歷年鑄造積累，流通於本省者爲數已屬不少，若再每日鑄造百萬，通年計算猶有三萬萬枚之譜，市面周轉當不至十分缺乏。現在各省銅元多患跌價滯銷，湖北如果尙無充斥之虞，正宜預爲限制，善自爲謀。若必務請多鑄，圖濟目前，一經壅滯，卽補救維艱。且湖北官錢局發行錢票亦應示以限制，並以現銀備抵，若惟恃現鑄銅元以爲應付，亦決非經久之道。查現在各省銅元均遵照奏章限制鑄數，北洋亦商務最繁之處，現已遵章每日僅鑄六十萬，未聞有不敷應用之說。且各省多係開鑄未久，或尙未經開鑄，均屬需用最殷，若湖北以鑄數最多省份先請自行限制，倘各省均援以爲請，仍係自爲風氣，則奏章幾等具文，似於整齊幣制大有關礙。自應仍令一律遵照奏章辦理，以免紛歧。

再，臣等前已奏明，令各省將歷年鑄造銅元數目，並民間需用約數，暨行銷州縣若干處，分別查明咨報。應俟查覆到日，由臣等彙總考較，酌劑盈虛，以時消息。如有應行添鑄之處，當再酌量奏請增加，以濟民用。

〔兩江總督周馥等摺——請勿限兩江鑄額，光緒卅二年二月廿八日〕伏查外省鼓鑄銅元，廣東、福建、湖北創行於先，江南仿辦於後，皆爲補救錢荒起見，並不專在餘利。迨各省以籌款維艱，而銅元餘利甚饒，遂各竭力擴充，日夜增鑄。又因偏僻州縣，運銷較難，不若繁盛之區，可以轉運靈便，遂致大宗出售，江蘇上海一隅，竟爲各省銅元聚集之區，一時市廛擁擠，銷滯價落，旋經禁止進口，得以漸次疏通。今財政處整齊圖法，限制鑄數，係屬維持全局之至計，亟應遵辦。惟本省情形尙有不同之處。查江蘇一省現在江寧、蘇州兩省城及清江浦共有銅元局三處。江寧先於光緒二十八年設機鼓鑄銅元，節次增置機廠推廣鑄造，嗣前督臣又擬在上海、揚州添設兩廠，臣馥到任後，因該兩處散漫，不易稽查，將原購機器歸併江寧廠內。蘇州於

二十九年開辦銅元一廠，三十年又因籌備要需添設一廠，推廣鼓鑄。清江於三十年始行籌辦設廠，至上年十二月甫經落成開機鼓鑄，均經前督撫臣及臣等奏明有案。其購地建屋買機備料等費，江寧現尚借墊銀一百九十餘萬兩，蘇州現尚借墊銀一百六十餘萬兩，清江現尚借墊銀一百六十餘萬兩，江寧、蘇州皆由司局各庫搜羅挪湊而來，清江則兼多息借商款，皆期開鑄獲利陸續歸還。又江寧應解練兵處餉項八十萬兩，戶部提銀十萬兩，又本省新政待支各款一百餘萬兩，蘇州應解練兵處餉六十萬兩，各學堂及開濬黃浦、協濟江寧旗營等經費共需五十餘萬兩，亦皆指銅元餘利撥用。

竊維錢幣之制，有用金用銀用銅之別，東西各邦多以金銀爲本位，銅幣第爲補助之品，專以湊補零數。故莫不制爲極嚴之鑄額，以保其價值。中國則銀銅兩用，且用銅尤多於用銀，市集買賣，鄉農糶糴，皆非銅錢不行，即富商鉅賈大宗貿易，向以銀洋營運，而在產地收貨到銷場賣貨，仍須用錢。江南之絲與棉，江北之米與豆，兩淮之鹽，徐屬之土藥，每年販運行銷，動以銀款千百萬兩計，而產地及銷場所用皆須合成錢數，其用錢之鉅，迥非他省可比。從前未鑄銅元時，各處皆患錢荒，自銅元開鑄以來，民間頗爲稱便。第各省爭相運銷，以致衝衝大埠現壅積之象，而偏僻州縣市鎮則仍不見有銅元。前經禁止入口以後，臣又飭商務局司道於各屬州縣鹽場等處，分設兌換局，由省設立總局，分撥銅元，酌盈劑虛，以便流通而免壅積。溯自開廠至今，不特已鑄銅元全銷無存，且時有外屬商民來稟，請領兌大宗躉數以爲運銷者，率以力不暇給卻之，足見本省應用銅元，目前尚在短絀之時，未至充溢之候。若遽限制鑄數，以江蘇全省每日限鑄百萬之數計之，江寧、蘇州、清江三處每處每日僅派三十餘萬，不惟機器廢置，工本不敷，借撥鉅款勢將無法籌還，應解練兵處餉項及各項待支之款本指銅元餘利應用者，皆將同歸無著，辦理萬分爲難，且民間又復有錢荒之慮。近據江南商會各業商董聞有限制銅元之說，深恐復有錢荒，聯名

稟請從緩限制，清江諸商，恐一經限鑄，借款無著，尤爲惶懼。

因思前次財政戶部酌定通行章程內，准各省就現在所有機器鑄造限制鑄數摺內，又聲明飭查民間需用數目，以憑考察多寡盈虛，最爲權衡至當，洞見癥結之論。臣等體察情形，鑄錢多寡全視銷路暢滯，如果滯銷必須積壓成本，斷乎不能多鑄。而現在江蘇各州縣民間行銷銅元，尙覺有絀無贏，如鑄出太少，誠恐窮於應付，牽動市面，不得不量事變通。據寧、蘇兩藩司具詳，又據商務局轉據商人具稟請示前來。

合無仰懇天恩，飭令財政處、戶部准江寧、蘇州、清江三局鑄造銅元暫行免定限制，俾免坐困，仍由臣等隨詳加體察，如果足敷行用，卽當酌覆減鑄。

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初五日硃批：財政處、戶部議奏。欽此。

〔財政處會戶部摺——駁兩江勿限鑄額議，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初四日〕臣等伏查鑄造銅元，原以補救錢荒。自各省爭相多鑄，大宗運銷，以致壅滯跌價，紊亂國法。臣等前經體察各省情形，知非暫行停鑄，未易設法疏通，祇以各鑄局購機備料墊款甚繁，若遽令一律停鑄，在各省亦不無爲難之處。是以奏請限制鑄數，並禁大宗販運出口，已屬並顧兼籌暫爲治標之計。該督臣前奏補救銅元流弊摺內，亦稱各省以錢多爲嫌，不妨暫行少鑄。可見銅元之不宜多鑄，該督臣久已利害洞明。今蘇省仍以民間尙覺短絀，奏請暫免限制。查原奏內稱各省銅元大宗出售，上海一隅竟爲聚集之區，市廛擁擠，銷滯價落等語。是蘇省銅元實屬壅滯異常，現雖限以日鑄百萬，分之則每局三十餘萬，爲數固少，若合全省通年計算，猶有三萬萬枚之譜，何至尙慮錢荒？又該督撫現因蘇省銀價驟漲，奏將各屬所收規復銀價，暫行撥還，每兩另行帶徵賠款錢二百文等因，由臣部另案覈覆。是該省銀貴錢賤，官民交困，無非因銅元太多之故。而此奏又以錢荒爲慮，率請加增鑄數，未免自相矛盾。至原奏所稱衝衝大埠現擁擠之象，而偏僻州縣不見

有銅元，是則非限制鑄數之過，乃未能流通之過，已可概見。若復添鑄不已，必至價值愈低，行銷愈滯，擾累情形挽救益難。總之，銅元之應否增鑄，全視價值之漲落以時消息，現既無處不虞價落，斷無仍復多鑄之理。臣等奏定限制數鑄各省均已遵辦，前湖北省奏請變通限制鑄數，經臣等議駁在案。今蘇省奏請暫免限制之處，亦屬礙難照准。

原奏又稱，若遽限制鑄數，借撥鉅款無法籌還，應解餉項同歸無著等語。查蘇省鑄造銅元之累，弊在設局過多，耗用繁鉅，爲今之計，亟宜將各局酌量歸併，則鑄數以歸併而見其多，薪工費用以歸併而見其少，再將局中一切虛糜之弊，實力剔除，如此覈實辦理，所有撙節之款，即可抵補餘利，以備撥還借款湊解餉項之需。現在籌款維艱，各省所同，該督臣等自應通盤籌畫，協力維持，務宜遵照奏章辦理，以顧大局。

〔財政處奕劻等片——請飭蘇州停鑄銅元，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二十二日〕再，前經臣等會同臣部具奏各省鼓鑄銅元限制數目摺內，江蘇省每日不得逾百萬。又於整頓圮法摺內，奏明如有不遵奏定章程者，即時令其停鑄各等因。均奉俞允通行遵照在案。嗣據江蘇巡撫陳夔龍請購銅斤電達臣處、臣部覈定，當以該省所存銅料尚多，由臣部電令緩購，往覆數次。茲復據陳夔龍電稱：前撫奉文減鑄，若照部限之數，廠存銅斤原可供半年之用，而各項待支舍此無可設法。本年二月會奏銅元短絀摺內，聲請暫免限制，故於減鑄之中稍有變通，計每日不足一百萬枚，餘利除上月撥解練兵處銀六萬外，餘均撥充本省新軍學堂之用。凡事但論爲公爲私，爲私則不可恕，爲公似宜酌予從寬，此夔龍督飭司道區畫之微意。若俟裁併定議後，再行續購，實係緩不濟急，祇能飭令斥停，刻與司道熟商，可否仍賜照准等語。

臣等伏查江蘇鼓鑄銅元，江寧原有三廠，蘇州原有二廠，清江一廠，共三處局廠。所限百萬之數，係指合省三處而言，計每處應得三十餘萬。乃蘇州一處已稱每日不足百萬之數，實屬逾額，且該省本年

二月會奏請免限制一摺，亦係當日奏駁之案，何得仍爲援引。似此不遵奏定章程，應請將蘇州二廠卽予停鑄，以符奏案；並請飭下該撫查明承辦局員，究係因何不遵奏章，明白覆奏，以憑覈辦。至該省於餘利項下所認練兵經費，應予免解，由臣部另行籌措。

再，查江蘇全省三處局廠，每日共限百萬，今蘇州一處既令停鑄，所餘兩處應卽比照中省之數，每日不得逾六十萬，用昭公允。

〔署北洋大臣楊士驤摺——銅元販運危害各省人民應嚴禁，光緒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竊查各省開鑄銅元，本爲救錢荒之弊，初行未始無效。及各省試鑄有利，貪多加鑄，折價出售，或以一作八，以一作六七不等。商人運往他省，照折行使，希圖漁利，於是受灌省份，市面騷動，銀價陡漲，官商士民交受其累。臣前在山東任內，詳知其弊，並知江蘇、浙江等省同一受害，民間相率閉糴，市面時有折閱，各屬州縣認解銀價盈餘各款，一時均致無著，人心恐慌，全局牽動，幾有不可終日之勢。當曾將詳細情形奏陳有案，並擬商同各省疆臣籌議挽救之法，未及核辦。適奉簡攝北洋，初抵津門，見津埠市面及直隸各屬銀價尙不過昂，以爲受害尙淺，詎細加訪查，始知近時外來銅元日益加多，火車輪船源源載運，漫無限制，市面充斥，勢將無已，不及期月已迭增至數百〔萬〕文之多，並聞京師銀價亦漲至十六七吊。若常此無窮，銀價將不可問。銀價既漲，百物因而騰貴，當此民力正窮之時，致使居者不安，行者有戒，官商兵民同受此害，所關於國法暨財政者甚鉅。臣目睹現狀，爲患既烈，不能不從嚴查禁，以期一時一地暫無大慮。現已派員分途密查，除遵部章行旅每人准攜川資二千枚外，其餘凡遇大批銅元運入北洋暨直隸轄境者，卽行勒令運回；如不聽從，全數扣留充公。若遇私鑄及外來入口者，均一律充公給賞，仍將奸商從嚴罰辦。無論輪船火車，均須認真照章搜查。現已罰辦數次，商人漸知畏懼，外元私鑄，當不敢公然再運。一時銀價能否不致再漲，仍無把握，此臣現時查禁外來銅元以平銀價之大概情形也。

臣伏念銅元之行，未見幣政之整齊，先受圖法之擾累。以臣耳目所及，蘇、浙、東、直各省皆已深被其害，在民則閉糧自守，各屬已不稔而饑；在商則漲落無恆，各市皆不荒而恐。而且官有竭蹶從公之慮，人人視州縣爲畏途；國有驟失的款之虞，時時與賠款相牽掣，爲害至此。在加鑄之省，折價售賣盈餘亦復有限，所得利者不過數省奸商而已。年來外省受害已重，近復沿至輦轂都城，圖法本不畫一，若再受此波累，百貨驟昂，兵民衆多之地，歲暮窮蹙，何堪設想。就目前而論，似宜澈底查究，通盤籌畫，嚴訂限制章程，俾各省僅鑄供本省之用，不得彼此通行。庶幾影射無從，外來私鑄之弊皆可一時並絕。況各省自鑄，其勻配有權，多寡自能適當，斷不至如前充斥。明知流通國寶，本不應限以方隅；然爲害多端，自不能不從權辦理。觀於河南一省限制外省銅元不准通行，該省銀價遂跌至制錢一千二百文，市面物價因而一律平穩，官民交受其益，可爲明效大驗。

臣爲大局計，爲財政計，既深見其害，自不敢不言。並念中國錢幣雖有定制，而本位未定，究不免有淆亂羈雜之虞。此時查禁銅元，仍不過一時權宜辦法，若欲定通常持久之計，非速定本位，多鑄金銀各元，廣行紙幣，終無整齊畫一之一日。除天津暨北洋所轄地面由臣嚴查禁絕外，合無仰懇飭下民政部、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暫照部章一體查禁，從嚴罰辦。要知外洋私鑄，不難設法查拏，各省充斥之數，非嚴定限制，不能挽銀價之漲，而折價之故，外省又非無因。手搖機器，江海可通之地幾於無地無之，模式相同，萬難辨認，官鑄既多，非折價不能暢銷，不能抵制，承辦局員遂有只顧一省成本，不顧鄰省充斥之想。伏乞飭下度支部速行詳定通用章程，以整圖法而維市面。

抑臣更有請者，北洋舊鑄銅元本屬不多，省外並未通行，經升任督臣袁世凱奏准停鑄。現在外元浸灌，集於一處，固虞過多，然一經禁絕，本省錢荒之處，又未必不形其缺。近奉部文增鑄當二、當五、當

一各項小元，勢不容不搭鑄當十以資勻配，而盈縮相權，又何可再有盈餘之貪想。雖度支部造幣總廠照章按成搭鑄，而北洋此時既須多發零元以平銀價，又須統籌全局均勻配撥，似專賴該廠有未能濟急求多之勢。臣一再籌思，與在津官商熟商妥議，只得一面照舊開鑄，以備抵制；一面遵章嚴定外省限制，查拏外海私鑄，藉圖補救。應請飭下度支部立案，以後應即遵照從前部議，按成搭鑄大小銅元章程，並外務部買銅辦法分別辦理。惟此時開鑄係爲多鑄零元，便利民用，斷無餘利，從前認解各款，萬難照認。

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硃批：著該衙門照章查禁，餘著度支部速議具奏。欽此。

〔度支部尚書載澤等摺——請禁外省銅元在津京進口並准直隸造幣廠開鑄銅元，光緒卅四年正月十六日〕臣等伏查上年二月，財政處會同臣部奏准整頓圖法章程，即首重禁止大宗販運，訂明銅元二千枚以上爲大宗，不准進口出口。本年十月，臣部以京都幣價日落，亟應維持，札據總銀行正監督張允言等查覆呈稱：京中及近畿一帶，銅幣價落，實由奸商購運大宗銅元，進口太多。即經咨行民政部、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出示嚴禁私運，派員密爲查拏，並咨該督及稅務處於海口及各關要設法查禁等因在案。茲據該督署奏陳前因，欽奉硃批：著該衙門照章查禁。應即恭錄硃批咨行民政部等衙門欽照辦理，凡順直海口關要，及京師車站城門，一律禁止銅元運入，以維市面。又原奏內稱，銅元之行，各省受害已重，似宜通盤籌畫，嚴訂限制章程，俾各省儘供本身之用，不得彼此通行，庶幾影射無從，外私可絕，況各省自鑄，其勻配有權，多寡自能適宜，當不致如前充斥。明知流通國寶，不應限以方隅，然爲害多端，不能不從權辦理。觀於河南一省，限制外省銅元不准通行，該省銀價遂跌，物價因而平穩，可爲明驗。要之外洋私鑄不難設法查拏，各省充斥之數非嚴定限制不能挽銀價之漲，而折價之故，外省又非無因，手搖機器無地無之，模式相同萬難辨

認，官鑄既多，非折價不能抵制，承辦局員遂有祇顧一省成本不顧鄰省充斥之想，乞飭部速定通用章程以整圖法一節。查各省鑄造銅元，早經財政處、臣部奏定限制數目，並令先儘本省錢少之處發行，不得大宗運往他省。如果切實照辦，就地疏銷，祇需遵章查禁大宗私運，自不致充斥一隅。若並行旅所用一概禁其交通，使彼省市面不用此省銅元，揆以泉貨義主流通，實多滯礙。況裁併局廠及未鑄省份，亦豈可不用銅元。嗣後仍應照章專禁二千枚以上大宗進口，以期簡易可行，亦免別滋擾累。至各省私鑄盛行，減價爭售，錢法敗壞，實由於此。歷經財政處、臣部申明禁止，不免日久生懈。應請飭下各省督撫臣再行申禁，從嚴懲辦，並設法查拏外洋私鑄入境以清弊源。

又原奏內稱查禁銅元，不過一時權宜辦法，欲定通常持久之計，非速定本位多鑄金銀各元，廣行紙幣，終無整齊劃一之一日一節。查銀元紙幣，臣部於本年奏准後，正在籌議。金本位關係尤重，經臣部於議覆出使大臣汪大燮條呈金幣摺內，擬定各項辦法，奏請會議，應俟內閣會議、政務處核覆奏定後，再行遵照辦理。

原奏又稱北洋舊鑄銅元本屬不多，省外並未通行，即經停鑄，近奉部文增鑄當二、當五、當一各項小元，勢不容不搭鑄當十，以資勻配，臣與官商熟議，祇得照舊開鑄，遵照部議按成搭鑄，惟此時開鑄係為多鑄零元，便利民用，斷無餘利，從前認解各款萬難照認一節。查直省鑄造銅元廠，前經奏定作為臣部造幣津廠。每日鑄數連大小元併計額定當十銅幣六十萬枚，近據保定商務總會以銅元既行，制錢轉形缺乏，稟請頒發各種小銅元以便民間零用，當經咨行該省在案。茲據該署督奏請開鑄，一切成數辦法，聲明悉照部章辦理，應即照准立案。至該廠此次開鑄，多鑄小元，如果毫無餘利，則所請自應照准；倘餘利不至全無，自應查照各分廠劃一章程，以四成解部作為練兵經費，六成留充本省公用，以歸一律。仍將開鑄日期及每日鑄造行銷、每季總結各數目，分次具報臣部，以憑查核。

〔度支部通奉司奏案輯要〕

第4冊]

〔上諭——令各省暫停鑄造銅元，光緒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內閣奉上諭：度支部奏請令各廠暫行停鑄銅元一摺。現在京、外銅元日益加多，民間減折行使，銀價愈貴，物價愈昂，前經發款減價收買銅元，仍是充斥未收實效。著照所請京、外各廠暫行停鑄銅元數月，俟銅元價值稍平，察看市面情形再行復鑄。餘著照所議辦理。欽此。

〔度支部尚書載澤等摺——議覆四川總督奏請暫緩停鑄銅元，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十四日〕臣等伏查現時京、外各處銅元甚多，銀價日昂，是以奏奉諭旨令各廠暫行停鑄以免充斥，川省自應一律辦理。今該護督趙爾豐奏稱：歷年鑄出銅元，僅敷市面周轉，外府縣多未通行。銀根之緊，係由現銀輸出太多，不關銅幣，現正補救錢荒，懇展緩停鑄數月各節。查該省遠在西南，外省銅元浸灌較少，本省地方遼闊，雖經設有行銷銅幣局數處，猶未普遍流通，其情形自與他省不同。臣等共同商酌，擬准如該護督所請，將造幣蜀廠鑄造銅元暫行展緩停鑄。其鑄出銅元，務由該督飭屬設法勻銷，使各州縣所在通行，仍按每日所鑄當十銅元枚數搭鑄三成一文新錢，毋得減少，以爲母子相權之用。

奉旨，著仍遵前旨，暫行停鑄，以歸畫一。欽此。〔《度支部通奉司奏案輯要》〕

〔江督端方、鄂督陳夔龍、湘撫岑春煊聯名致軍機處電——請准寧、鄂、湘續鑄銅元，光緒三十四年七月十二日〕竊照江寧、鄂、湘三省造幣分廠鑄造當十銅元，前經遵旨暫停，迄已數月。寧廠於六月初二日復又遵照部飭開鑄一文新錢，據該廠總辦道員匡翼之、會辦主事景凌霄呈稱：本年正月因存銅無多，奉部核准添購紫銅三萬五千石，訂明分批交貨。甫據交到銅二萬一千餘石，即奉飭暫行停鑄。應付銅價，向以所鑄銅元隨時易銀交付，自停鑄後無可挹注，不得已將春季應解餘利暫行挪付。仍有未交銅一萬三千餘石，應付銀四十二萬餘兩，當經電屬各商號令退貨，奈各號均以銅向外洋購定，萬難停運爲

辯，紛紛來廠裏請磅收付價。值此庫藏支絀，從何籌此鉅貲？現在已運在廠存銅尚有一萬五千餘石，以日鑄新錢四十萬枚核計，每月僅需銅一百數十石，即使以錢易銀，亦無補於數十萬兩未付之銅價。

部議開鑄一文新錢，原以輔制錢之缺乏，防當十銅元之減跌。第念一文新錢，僅備找零之用，推行究未能廣，若於當十之外兼鑄當五、當二銅元，市面尤爲稱便。方體察情形，本年奉部核准購定之銅，既難商退，應付銅價一時又無可騰挪，而市面商情，兼鑄當五、當二銅元亦屬交通便利，銅價既可付清，餘利亦能照解，洵屬兩有神益。曾經電商度支部議將購定之銅，儘數開鑄，銅幣即行停止。

正擬具奏，適夔蜀亦以鄂省秋操在即，軍旅餉需費用甚鉅，兼以近月淫雨連旬，各屬隄壩時有潰決，災民蕩析離居，工賑需款尤亟，武漢商務繁盛，各業交易大半均係錢盤，門市應付，深虞不濟。以前購定紫銅，各商家分批運到，交貨索銀，尤難設法。現在鄂廠存銅六七萬石，若不暫准儘銅開鑄，必致銅價無可歸還。春煊以湘省制錢、銅元俱形缺少，前在鄂廠搭鑄時，市鎮尚不敷周轉，近來市面艱窘尤甚於前，雖銀價未跌，而兌換轉用概係店鋪紙票，交通不便，倒塌堪虞，鐵路轉瞬開工，需用現錢尤鉅，且前請加鑄，甫經奏准，適奉議停，當時預備開工，修整局廠機器，購備銅斤，用款已多，均由挪借而來，現存紫銅一萬石，必須開廠鼓鑄，方足以資彌補。先後與方一再電商，均擬就已經購定之銅，儘數開鑄，俾市面可資周轉，欠款得以清償，與方電商度支部情勢相同。

方等復查三省自銅元停鑄後，銀價既未稍跌，而市面交易轉欠流通，從前購定之銅，交貨索銀，萬難商退，因迫情形如出一轍，自不能不設法維持以資補救。近時川省業經奏准開鑄，寧、鄂、湘三省可否援案，准將已購之銅儘數開鑄當十、當五、當二等項銅元，以維市面而清欠款，謹請代奏。

〔度支部尚書載澤等摺——請暫准各省續鑄銅元，光緒三十四

年七月十七日]臣等伏查各該廠訂購銅斤，俱在未經停鑄以前，原恃鑄成銅元，售銀付款。自銅元停鑄而洋商銅價勢難懸欠，各省事繁款絀，自不免挪墊爲難。該督等體察市面商情，爲此兼籌並顧之舉，應請准其照辦。第此等情形，尙不止該三省爲然，現准閩浙總督松壽來咨，亦稱閩廠共欠銅煤價銀三十餘萬兩，洋商追索甚亟，而省外缺乏銅元之處尙多，開鑄無虞壅滯。又據河南造幣廠呈稱，所訂期銅三千餘石，洋行未允停運，棧租拆息貼累亦多。此外津、粵各廠經臣部電查，亦皆有已購未鑄之銅斤。擬請一律將已購之銅，各按該廠日鑄原額，及當十、當五、當二成數儘數鑄造銅元，一俟存銅鑄完，即行停止。至將來應否復鑄，再由臣等體察情形，會商各督撫妥籌辦理。

(四) 銅元貶值給人民造成的損害

1. 濫鑄貶值的弊害

[御史王步瀛奏嚴摺——請嚴禁私銷私鑄銅元，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各省錢價應略爲限斷也。查市價不齊本係物情，然相懸太甚，官民交困，此豈壓力所能強行。是以官收制錢而不願收銅元，任意挑剔，民交銅元而不願交制錢，藉端滋擾。欲一圖法，轉以淆亂，殊爲非計。應令各省於省城設一官錢局，限令每庫平一兩銀元易足錢不得過一千五百文。仍每串以銅元制錢各半使用。京城則新造當十銅元，與原有當十大錢各半行使，其一時確無銅元地方，准暫行全用制錢。倘使銀元敷用，即停鑄銀元；銅元敷用，即停鑄銅元，以時消息，務令錢價平定，即物價亦復均勻。

一、鑄造銅元應專用紫銅也。查往日錢乏，私銷在民，今日錢乏，私銷在官。其故在於攪鑄黃銅銅元，錯認制錢無算。除從前所鑄黃銅元，每當十一枚止准當制錢二文以杜取巧外，應令各省官錢局嗣後毋許再鑄當十黃銅元，鑄者以違制論。

一、各省銅元應嚴禁私鑄也。聞山東登、萊、青一帶及直隸各州縣，制錢日形短缺，天津尤甚。民間買一二錢之物，給銅元一枚，賣物者無制錢找付，則付一竹片或紙條爲質，俟陸續買到十文，然後收回原質，民甚不便。其故皆由奸民盜銷制錢，私鑄銅元，藉攘官局餘利。而私鑄手機購自外洋，一人日可鑄銅元三四千枚。必設法嚴禁，並禁私運手機，庶免病民病國，而限制銅元政策乃可暢行。

一、各省制錢應酌量添鑄也。查銅元一枚當制錢十文，原因有此制錢乃可抵算，惟奸民盜銷，制錢日少。即以京城論，自春間銅元暢行，數月以來，所有重三四錢當十大錢，市面罕見，不知都從何去。若不及早籌計，勢必至制錢斷乏，銅元止作一文使用。

〔內閣學士文海摺——銅元跌價，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竊維錢幣之制，本循明舊，行之二百餘年，近世始以一二計臣之言，改用西法，倣鑄洋元。然試辦之初，不爲經久之計，及各省紛紛治鑄，踵事加厲，苟爲行銷之謀，以至折價私售，自九扣至六七扣不等。商人聞風爭鬻，其利數倍，於是受灌地方，市面搖動，物價踴騰，而官民爲之俱困。部臣察其利害，各省始有停鑄之議，然官局雖停，私鑄日蕃，銀直飛漲，朝夕異市。一二巨賈忱於幣制之不定，既益居其物以待時，而細民展手足之勤仰幾利而食者，亦坐困而無以爲生，此害之中於商民者也。民與商俱斂，則物情疑阻，市肆閉糴，所有田賦雜稅州縣應行收解各款，一時俱慮愆懸，此又害之中於國家者也。至於市井姦惡嗜利之徒，採購銅鉛，竊倣官冶，其尤桀黠者陰結洋商，隱屏鑄作，往往輪船火車源源載運，動致千數百萬，關津吏役不敢查詰，於是貨物行情不復能自主，而動息皆爲外人所制，則其害更不知所終也。以奴才所聞，自近畿直省以及山東、江南，皆被害深鉅。然非規畫大局，徒爲一時一地之計，如查禁外省販運，其計是也。然直隸南境與山東交易，山東南境與江淮交易，一旦禁斷，則此方官錢即彼地私貨。小民

無知，動罹法網，而吏胥譏訶，藉端留難，以致行者擾於途，居者亂於市，全境爲之繹騷矣。卽不然，改鑄零洋，或一當五，或一當二，其計亦是也。然不循其本，徒多其制，成本既輕，工料益惡，商民之不信用更甚，一誤再誤，而官款私財皆虧累至盡矣。又不然，而籌鑄金銀等幣以保市面，其計亦是也。然自五洲通商，洋貨輸入中土歲贏二千萬，猶幸制錢與銀塊非其所貪耳。今易爲銅元，彼已從而生心，若易爲金、銀元，彼必更起奢念。重以鎊價操之外洋，設於漲時易我之銀，落時取我之金，不出數年而天下之財力竭矣，是尤不可不防也。

奴才區區之慮，竊以內奸易防，外宄難制，一有不慎，動成交涉。應請勅下政務處王大臣會同外務度支二部，揆度情形，妥定規條，咨照外國公使。凡輪船火車附載銅鉛及大批銅元，苟無公文，皆按章一體扣留，商主並從嚴科罰。至內地疆界搜查，徒滋擾累，應須察看情形通盤籌算。凡各省州縣及市鎮商戶，比照從前報價，每日銅元到市若干，每日市面得價若干，皆一一報官，不准含混。其有運載巨額顯干例禁，及折價速賣形迹可疑者，皆許商人密稟，會同官役分投查捕，知情容隱，並科其罪。如此則奸易發而爲弊少，故與嚴定限制，委任胥吏，相去萬萬也。

至遵查部章搭鑄零元，尤須從長計議，使工料分兩與貨物相抵，則上無甚利，下無甚虧，行使自易，而竊鑄私運亦不禁自絕矣。不此之務，而爲支持目前之計，內私不除，外患增劇，馴至民窮財盡，而洋人出其羨餘以役屬吾人，攫我權利，則噬臍之悔不可復也。

〔上諭——著度支部撥銀五十萬兩收錢以平銀值，光緒三十四年正月十三日〕內閣奉上諭：京師人煙稠密，貧戶孔多，食用物價稍涉昂貴，小民生計立形困難。近日銀價陡漲，物值因亦增高，嗟我黎庶，其何以堪。著度支部迅卽撥銀五十萬兩，發交順天府府尹承領，卽責成該府尹妥擇官商銀號，代爲貶價收錢，以平銀值。一面嚴禁各商肆任意抬高物價，其有私運大宗銅元入京者，由崇文門監督、郵傳部認真

查禁。倘有奸民私鑄銅元潛銷充斥者，著責成民政部、直隸總督、順天府、步軍統領嚴密查拏，盡法懲治。俟銀價物價皆平，由該府尹將承領銀兩解繳部庫。其貶價虧耗之款，准其核實開單奏銷。尚書陳璧前在府尹任內，辦理銀錢平價尙屬得法，並著該尚書會同府尹妥籌辦理。務使操縱得法，國帑不至虛糜，用副朝廷體恤民困之至意。欽此。

〔御史孫培元摺——銀價減短而物價未平請籌變通辦法，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初十日〕竊臣恭讀正月十三日上諭，因近日銀價陡漲，物價亦增，著度支部撥銀五十萬兩貶價收錢，以平銀值。仰見朝廷軫恤窮黎，無微不至，欽佩莫名。惟臣證以近日所聞，銀值雖逐漸減短，而物價仍未能平，雖經當道出示諭禁，而市廛積習目爲具文。揆度時勢，不過支持兩三月，銀將兌罄，以後輾轉虧耗，勢必此五十萬兩盡飽奸商之囊而後已。然猶以爲目前補苴，尙可暫舒貧戶困難，孰知貧民終日勤劬，博得辛工銀一二錢，今以銀易錢錢少於昔，而以錢市物物貴如前，是欲濟困難而困難更甚。因思損上而不能益下，已屬無謂；今上下交損，而獲益者惟有牟利之奸商，尤爲可恨。體察情形，竊恐再撥五十萬兩，而銅元之充斥依然，價值之不平如故也。合無仰懇天恩，飭著順天府尹速籌變通辦法，務使帑不虛糜，而民霑實惠，方足以仰慰宸廑。

今就臣管窺所及，擬一請購用銀角以補救目前，或由度支部趕速鑄造，機器靈便，亦易成功。前者已奉上諭鑄一文銅錢，今如有銀角，下有一文錢，以銅元居其中，相附而行，自無甚貴甚賤之弊。彼商販見無利可圖，亦自廢然而返。來源既絕，則浸灌無從，價值將有不求平而自平者。惟銅元餘利，希冀之者官商一致，故籌議及此，每羣相阻撓，曰辦不動。抑知當事者果極力整頓，雷厲風行而猶有辦不動者，無是理也。

一請速定幣制以垂久遠。大凡幣制必以金銀爲本位，而以銅爲

補助。今以補助之幣作本位之用，源源而來，毫無限制，未有不上下俱損者。故或用一兩，或用七錢二分，應從速定議；本位一定，則銅幣祇作補助之用。試即以七錢二分論，凡用銅元至十枚以外者必須用銀一角；用銀角至十角以外者必須用銀元一枚。所有銀銅二幣概由度支部鑄造，外省不得請鑄。凡私鑄私運，通告中外一體嚴懲。由是收鎔舊幣，整齊平色，明定價值，使遐邇同遵，毋許歧異，詳定法律，使上下同守，一秉大公。凡民間買賣，大者論銀，小者論銅。如果信用不堅，致於定值之外，或任意高抬，或私自抑勒，一經察出，均以違制論。

〔郵傳部尚書陳璧等摺——銅元市價漸平公估局暫停收買，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十六日〕竊臣等遵旨籌辦平價事宜，奏設公估官局，逐日派員到市貶價收買。幸賴聖明洞澈本原，諭令停鑄銅元，錢價立見平定。自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十五日止，錢價均在一百六十枚。不特較之舊日市價已屬稍平，即較之外省錢價亦不相上下。至票張有架空之積弊，物價以糧食爲大宗，業由臣〔陸〕潤庠、臣〔凌〕福彭嚴禁虛出票張，妥籌推廣平糶，以善其後。近日市上各商買賣如常，公估官局於二月二十九日始至本月十五日均停收買，計正月十六日收買至二月二十八日止，用過京平足銀三十七萬四千四百二十兩二錢三分六釐，尙餘存銀一十二萬五千五百七十九兩七錢六分四釐，收過銅元六千九十五萬八千五百九十二枚，以現在市價每兩按十六吊折合，尙有贏餘。兩月局費共用銀一千六十九兩四錢四分，係在原領帑項五十萬兩項下交大清銀行陸續計息，進銀一千一百九十三兩八錢七分，抵支局費，尙存銀一百二十四兩四錢三分。至所收銅元，暫不易銀，庶免再形充斥。前項銀錢仍暫由公估局分別存儲，以備隨時操縱之需。

〔附清單〕謹將公估官局自光緒三十四年正月十六日起至三月十五日止收買銅元，用過銀兩並經費，開具清單恭呈御覽。

正款項下：

一、領庫款京平足銀五十萬兩。

一、收買銅元六千九十五萬八千五百九十二枚，用出京平足銀三十七萬二千七兩。

一、取用銅元人役工食、車脚、麻袋、器具等項，用京平足銀二千四百一十三兩二錢三分六釐。

以上兩項共用京平足銀三十七萬四千四百二十兩二錢三分六釐，平均扯算每銀一兩合銅元一百六十二枚八文有奇，按照現時市價科合，有盈無絀。

一、實存正款京平足銀一十二萬五千五百七十九兩七錢六分四釐。

經費項下：

一、暫存大清銀行五十萬兩，陸續計日行息，應得息銀一千一百九十三兩八錢七分。

一、正月十六日起至三月十五日止兩箇月，局費、伙食、薪水、辛工並雜用，共用銀一千六十九兩四錢四分。

一、實存息銀一百二十四兩四錢三分。

統計實存正款京平足銀一十二萬五千五百七十九兩七錢六分四釐。

又，正款銅元六千九十五萬八千五百九十二枚。

又，息款京平足銀一百二十四兩四錢三分。

〔盛澤商會函——銅元折扣行使情況，光緒三十四年五月〕自銅元官鑄私鑄漫無制限，充塞市面，而民大困，今官亦駭駭乎其弊矣。當時浙民減折行用，吾蘇、松兩屬處處與浙比鄰，勉從官紳之禁讞，茹苦守法，實越三年。今嘉、湖一帶，且減至八折，灌輸不已，無術抵禦，於是甘冒不韙，紛議減折，風潮迭起，後禍無窮。恐日前震澤葉榭等處之罷市舉動尙其小焉者也。查浙省銅元價值，嘉、湖各府現均作八，紹屬則作七，除省垣方寸地尙當十外，全浙無不減折使用。乃浙撫電部，猶謂商民稱便，從未減折，欲以一手掩天下耳目，然則吾省大吏往

返電商得毋多事也耶。獨是吾蘇、松人民，既受銅元充斥之害，又何爲而復受減折紛擾之害，推原禍始，烏可無言。幸而吾午帥關心民依，馳電商度，竊擬宜乘此時，將蘇省銅元充斥，官民交困情形，及各處效尤減折原因，合詞籲求設法補救。一面電乞大部奏飭各省一律停鑄銅元，以清來源，暨咨商江督、蘇撫憲暫准本年忙銀、牙釐、雜捐一概全完銅元，以定民心；並會商度支部，籌議幣制萬全之策，庶幾便民便官，培養國家元氣於無形。

盛澤商會張慶鏞、鄭慈穀等謹啓 【《申報》，1908年6月24日】

〔河南巡撫林紹年摺——銅元減折物價愈貴，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十二日〕中國百姓用錢居多，而又不能不以錢合銀，從前民間之錢，值銀一兩者，近祇值至七八錢。通計全國之錢何止數千萬萬，若概七折八折，小民已所失無算。況物價因而愈貴，長此不已，所折即更不止此，民生安得不窮。聞近來私鑄輸入，日甚一日，不早設法，將何以堪。臣前陳幣制請速定國幣，並必須以錢爲補助貨，停鑄銅元者，實期隱杜此弊。且謂不必拘於用兩、用七錢二分，總以一國幣足抵千錢，凡百錢以下始用銅元，十文以下始用制錢，如此限法，自無充斥之患，私鑄當不禁自停。亦知各省錢價不同，一時驟議以六錢七錢之幣抵錢一千，斷難劃一；然先聲所播，其高下有必漸趨於平者。開鑄國幣，勢須一年半，其間正可以先後發用，隱爲調劑，若徒多過慮，是永無可定之一日。現刻奉旨飭查州縣出入之款，定爲公費，是以後所有平餘、火耗、雜款、陋規及折錢贏餘，無不悉成公款，若不趁此釐定，凡向收於民者無論爲銀爲錢，定爲國幣若干，奇零者始以銅元制錢補助，又待何時。況清釐本極煩難，一氣爲之，可省無數葛藤，亦免再滋弊混，計似無有善於此者。

硃批：度支部議奏。

〔山東巡撫袁樹勛摺——銅元十弊，宣統元年二月十八日〕一國之幣制，必合乎其人民生計之程度。遠且弗論，試以今日程度與近二

三十年前相較，其終日汗血僅傭值百數十錢者，殆無少異也。而試問其人日用所需之飲食、服御、器皿、一切消耗之費，視二三十年前乃或相倍蓰焉，或相什伯焉。辛苦愁歎，孱焉不可終日，非銅元爲之阱乎？夫所便於當十銅元者，爲其與十文之制錢相當也，一錢之費，應用十之八九，漢時且然，況在今日。而銅元與制錢較，乃僅值十之四五，是作僞也，非作法也，弊一。利者人之所趨，上以僞倡，下以僞應，官鑄則行，民鑄則禁，是防川也，弊二。顧盜鑄在民，猶可說也。前數年間，各省奏參銅元局虧空之案，層見迭出，舞弊輒在局員。昔之盜鑄者民，今之盜鑄則並有官，弊三。官執法則奏參查抄矣，民觸法則籍沒監禁矣，然私鑄仍踵頂相望，有自外洋運到銅胚者，有用手搖機器軋成者。餌之以利而驅之於法，是罔民也，弊四。如果當十竟當十，亦可說也，完糧納稅以銀兩計，市場貿易以銀元計。以終日傭值僅獲百數十錢之貧民，一與之接觸，必輾轉遞加成色，或合銀兩，或合銀元，則當十銅元尙不及八九文之用，弊五。民苦其掊克而官樂其贏餘，此省鑄彼省亦鑄，互相禁制，如防敵然。蓋不特視民鑄爲私鑄，卽視官鑄者亦如私鑄矣，弊六。錢者貨泉也，藏者曰泉，行者曰布，皆取流行無阻之意。今此省對於彼省之銅元，非遏絕卽折抑之，而奸商乃得僞鑄私運，以售其欺。一國之官，彼此不相聯屬，一國之幣，彼此不相流通，是何景象乎？弊七。富人猶哿，幾獨如何？彼默忖其日獲百數十錢，經銅元輾轉之掊克，尙不足以餬口，又安望能贍家，則不得不邀求營業之加價。始而見諸機織各戶，繼而見諸勞動工人，一加再加之不已，亦一閱再閱之不已，其事誠激，其情亦可憫，此二三十年前所未有也。鋌而走險，恐尙不止此，弊八。如果工藝發達，土貨暢銷，則生活程度與之俱高，亦固其所。今中國足稱生利之事業，祇此舊有之數種，又未加改良，致外來種種貨物日浸月灌，故工藝一途，亦頗就衰落。向之自食其力者，其手技類多拙劣，生利者未見其贏，分利者徒奢其欲，銅元乘之，雖加價如未加價矣，一籌莫展，兩敗俱傷，弊九。

向猶以爲害在民而利或在官也，今則官亦困矣。完糧納稅，曩或有所謂盈餘焉，盈餘者銀價不甚昂，而錢串亦不甚長，故見爲有餘也；東省州縣曾提取盈餘矣。今卽不提盈餘，而瘠苦之缺尙不足以自存。賢者視得缺爲畏途，不肖者或多取而爲虐。上無法定之幣，下無法守之官，上下交征而國危，弊十。

從根本上解決，則必操金融之出入，而後可與歐美各國經濟界抗衡。而今則本位尙未堅定，奚論金融，亦必圖實業之發皇，而後可使人民生計增長其程度，而今則知識尙少開通，何來實業。惟銅元之害，既剝及脂膏，則補救之方，更急於眉睫。臣所爲輾轉籌思而姑爲治標之策者也。查日本明治初元，諸藩錯峙，各自鼓鑄，幣制紛糅。迨日臣松方精研財政，自明治三十一年發布統一幣制之政令，三十七年始收統一幣制之效果。我國今日銅元，其紛糅情狀與之極相似。如調查日本統一辦法，分期籌備，則我國銅元其銅質之低昂，銅色之參差，與夫銅元以外復有制錢，而價格又絕不相當，一言蔽之，皆可謂之非法。法定如何？我國如確定以銀爲本位，則一兩重之銀元，按照市價定爲可易當十銅元若干文，其餘凡不滿一銀元之交易，則通用銅元爲補助品。中間更鑄爲一二錢以上之小銀元爲層接之補助；又恐民間交易尙有不及銅元十文者，更添鑄當二、當五之小銅元爲層接之補助。其向來行用之制錢，與銅元價格既太不相當，且歷來私鑄制錢，搜禁未盡。不如由部臣通盤籌畫，奏請敕下各省，儘若干期限內，盡收天下之制錢，改鑄法定之銅元，庶補助可以得宜，輕重不致偏畸，此爲治標之上策。

或慮各省情形不同，銅元充斥者固多，銅元缺乏者或亦不免。籌備之始，不如略分階級，銅元與制錢價格既太不相當，勢不能不將銅元分期抑價。如京師行用之當十大錢，後皆通用作二文，亦以此項銅質並無當十之實在也。天下事無其實而襲其名，久之必有仍還其實在者。今銅元實質既不過值錢四五文，故民間交易亦有私自折扣，以

求還其實在之漸。與其聽私自折扣，價格必又不整齊，不如由國家法定，自某年起至某年止，自八九文遞減至五六文爲止。蓋遞減至五六文，則去實質已不遠，必無再有私鑄者，所謂盜鑄無利而止也，此爲治標之中策。

或又慮邊省腹地尙用制錢，或制錢銅元並用，苟在銅元未甚充斥之時，則民間亦未受何等之影響，遽言折扣，轉拂輿情。不知政者正也，非人人而悅之之謂也，且其未甚充斥之區，長官或乘間請鑄焉，奸商或牟利暗運焉，未充斥者必終於充斥已也。幸其充斥之未至，而飲鴆以爲甘，必將恨其充斥之難去而噬臍有不及，苟且補苴，制錢銅元並行，亦應將價格稍爲區別，以杜其充斥之萌。然我國古時卽有圖法，今東西各國盛稱幣制，法也制也，令天下而無不從，禁天下而無不止。倘一國之中有兩種銅幣之形式，而質料價格又復懸殊，此環球所竊笑，亦考古習法之徒所大惑不解者也，是爲下策。

並此不爲，紛糅也聽之，充斥也亦聽之，交關也聽之，交征而交困也亦聽之，朝下一令曰可以搭用，暮下一令曰無許折扣，而不計及以上種種之妨害，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是爲無策。

殊批：度支部知道。

〔《申報》論銅元充斥之害〕近日江蘇士民呼號奔走爭相籌議者，一爲徵銀問題，一爲銅元減折問題。徵銀問題發之於上，銅元減折問題發之於下。求其發生之原因，皆由於銀貴錢賤，由於銅元充斥。是銅元充斥之害，上及於州縣，下及於四民。一省多銅元則一省受其害，全國多銅元則全國受其害。如流水之氾濫，不爲之堤防以殺其勢，必有滔天之一日。記者默計歷年物價之增漲，小民生計之艱難，有不能默爾而息者。請就一般平民生活之現狀，與其所受銅元之影響分別言之。

吾國以農立國，四民之中農佔多數，故受銅元之害，亦以農爲最多。或謂農產以米麥爲大宗，米麥售價向以元計，似於銅元無涉。然

其副產物如柴薪、蔬菜、雞鴨之類，其傭工如舂米、插秧、耘草之類，皆以錢計值。鄉間雖號產米，然納租後所餘無幾，往往有家無擔石反賴傭工及副產物以支持門戶者。是米價之貴，不過虛有其名，錢價之賤，實身受其累。此害之中於農者也。

銅元之來源不一，而盈千累萬，要皆以商市爲尾閭之洩。近數年來，各業受銀貴錢賤之影響，已漸改錢碼爲洋碼。惟南貨、槽坊、烟紙等業，其所售均係零星小物，故仍以錢計，而進貨則需銀元或需規銀，一出入，虧折甚鉅。以每日售貨百千計，昔日可易銀一百數十元，而今祇值七十餘元。將取償於物價歟，則節節增漲，銷路必呆；將減折行使歟，則毀店罷市，風潮立起。且積此夥多之銅元，一旦銀根緊急，無銀可易，錢店得任意操縱之。於是有因銅元擁滯貶價易銀者，有因運掉不靈中途閉歇者。此外肩挑負販，資本愈微，受害亦愈甚。使畏此不改，鉅商之虧折愈多，小販之營運將絕。是害之中於商者實較農爲甚。

以言乎工，其受害又有甚於農商者。農有田畝，商有貨物，非毫無憑藉者也。而工則一身之外幾無長物，一飽之外更無餘蓄。日獲工資一二百文，而衣食之費，房屋之費，仰事俯蓄之費，皆於是乎取之。即使物價低廉，工作無間，已有朝不保暮之勢。當此米珠薪桂，稍一輟業，有不槁餓待斃者乎！有不流爲匪類者乎！猶幸今日工界愚懦者多，否則同盟罷工之騷擾，必有甚於銅元減折風潮者。害之中於工者又如此。

嗚呼！農工商病矣，而物價因之昂貴，傭率亦因之增漲，其害遂並及於不農不工不商之平民。何則？農工商受銅元之害，猶得提高其物價、傭率以相抵制。而此不農不工不商之平民，無在不賴農工商，即無在不受物價昂貴、傭率增漲之害。質言之，即無在不受銅元之害。中人之家向用百金而裕如者，今必倍之或倍之而猶不足。自此以往銀價之增漲無已，生計之艱窘亦與爲無已，日虧月耗而吾人精液遂

銷鑠於洪鍾巨冶之中，吾人之膏血遂將吸收於銅塊銅模之內。興言及此，可爲寒心。〔《申報》，1909年6月3日〕

〔記銅元貽害商民事，宣統元年〕松江華亭縣亭林、葉榭兩鎮各商家，因銅元充斥，洋價飛漲，決議於四月初一日起將銅元每枚折當制錢八文，鄉民大譁，同時搗毀店肆數家，以致罷市。

農工商部致蘇撫電：據上海總商會電，朱涇銅元折價，前接該令繳札辭職，已移縣府查禁。奉冬電，當派員往查未覆。據金山松隱分所電稱，金山鄰浙，錢價參差，朱涇、亭林、葉榭各鎮折價，棍徒搗毀罷市，已稟府縣乞電部主持等語。上年長、吳會稟，以銅元充斥，非減折無以維市面；職會抗議，謂減折不僅失全國信用，且慮罷市之風迭出。此次浙先作俑，請電督府札屬丁漕、釐稅一律收用銅元，嚴禁折扣等情。查各處因銅元爭折罷市，關係甚重，亟宜設法維持，以遏亂萌，請核辦並覆。

浙撫覆江督蘇撫電：電悉，蓋籌甚是，深表同情。茲擬具會覆電稿，文曰：銅元爲公家所鑄，豈容私行減折，散失國家信用。浙省商市交易，向以銀元爲本位，銅元爲補助品，商民稱便，從未減折。蘇省長、元、吳三縣，上年因銅元充斥，稟請減折行使，嚴駁未准。至蘇浙毗連各州縣有無減折，自應一律禁止。丁、漕、釐稅向章准予搭收，當再飭司道嚴行遵照議覆等語。電請裁定，候覆即發。韞真印。

蘇撫致浙撫電：昨奉工農商部齊電，即經擬具覆電，文曰：上年因銅元充斥，據長、元、吳三縣稟請減折行使，即經嚴批駁斥，並行通飭永遠不准減折。本年震澤鎮因店鋪減折九文，幾於罷市，飭縣勸諭平靜。惟以鄰境南潯鎮減折藉口，已咨浙撫飭查辦理。茲准電示，上海商會所稱朱涇、亭林、葉榭各鎮銅元減折罷市，尙未據府縣稟報，容即飭查嚴禁。至丁漕、釐稅，本准一體收用，當再飭司移行遵照，謹覆，等語，電請午帥復核，紮銜電部。惟午帥處已否照發，尙無覆音。朱涇等處銅元減折，已電飭松江府查禁，一體行司轉飭通用，嚴禁減折。

浙省壤地毗連，應如何一體查禁，祈嚴飭遵行爲荷。啓泰卦印。

【《東方雜誌》，卷6，期6，宣統元年六月。】

〔度支部大臣載澤摺——議覆張毓英銅元充斥條陳，宣統元年十月二十八日〕一、原奏所稱停鑄銅元，將各廠機器改撥別用，以絕後來續鑄一節。上年二月臣部奏令各省停鑄銅元，嗣各督撫奏請俟餘銅鑄完，即行停鑄。現據津廠、江廠、鄂廠、湘廠、汴廠、閩廠陸續申報停鑄在案；此外粵廠、川廠餘銅將次鑄罄，前擬購銅續鑄，均經臣部咨駁；滇廠開鑄伊始，本省尚不敷用，交通不便，亦難運銷外省，因未遽令停鑄。此後各廠應裁應留，所有機件物料如何量爲歸併之處，即由臣部妥慎籌畫，專案奏明辦理。

一、原奏所稱禁止私鑄，尤宜重懸賞格，緝獲外私一節。前年臣部議覆直隸總督奏京津銅元紛雜遵章查禁摺內，請飭下各省督撫實行嚴禁，併設法查拏私鑄。嗣後咨行稅務處飭各海關認真嚴緝各在案。惟巡緝雖已甚嚴，而根株尚難盡淨，誠如請擬所云，來蹤去迹，詭秘難防。擬如所請，由臣部咨明各督撫廣設巡邏，重懸賞格，如有人拏解原贓者，分別賞給，並按照光緒三十一年前刑部遵議私鑄銀銅元治罪專條，切實懲辦，庶賞罰兼施，較易收效。

一、原奏所稱收回錢票，令各省準備真貨，限期兌換一節。本年五月間，臣部奏定限制鈔票章程第十三條內開：將來新幣發行地方，凡有礙輔幣之制錢、銅元、銀角等票，由部臨時專案飭遵等語。錢票宜收，臣部早已見及，惟現在市廛交易，半係用錢，若遽令收回此項票紙，恐小民聞風爭先兌換，真貨既未準備，一時苦無應付之資，市面擾亂，危險何堪言狀。應俟新幣發行，供求足以相劑，再由臣部妥訂詳章，逐漸辦理。

一、原奏所稱勻銷邊省，由度支部通查多寡，酌中撥運一節。查邊遠各省，風氣迥殊，新疆習用紅錢，甘肅習用制錢，奉天則習用銀毫。近據奉省清理財政局監查司庫報告，該廠尚存銅元三四十萬枚

未能通用。誠以錢幣價格宜與生活程度相合，過高固難使用，過低亦不能流通。今欲以腹地習用之銅元投之邊境，非惟交通未便，運費維艱，而既與習慣相懸，市面必不樂於使用。

一、原奏所稱發給庫款定期收買，以一銀元祇換百枚爲限一節。查抬高價格，以十進位，誠爲要著，惟行之苟近操切，匪特損失國家財力，而銅元一時踴貴，或爲狡商居奇，預蓄銅元以俟貴售。或因銅元愈貴，獲利既厚，僞造愈多，不爲拔本塞源之計，但求削趾適屨之謀，恐滋流弊。

一、原奏所稱官爲通用，錢糧、釐稅均准暫收銅元一節。光緒三十二年四月間，前財政處具奏整頓圖法以防流弊摺內第四條，凡公家收受錢糧，銅元與制錢一律行用，不得挑剔，違者參處等語。銅元可以納賦，早爲國家所許。惟必如原奏所云，地方官吏省中司庫一律收納銅元，恐於事理多有窒礙。誠以各處丁漕、釐稅，徵銀徵錢至爲不一，且公家放款，向係銀兩，今若悉徵銅元，何以支放？至所稱丁漕三七搭用，而洋價抑短百數十文或至二百餘文，釐金、房捐不收銅元，洋價強作一千，竟抑短三百餘文，自係官吏舞弊，應由各督撫嚴飭所屬，徵收稅項，無論銀銅各元，須照市價折收，不得抑勒。

至其治本方法，以速定幣制爲歸宿一節。自屬要論。所陳官庫出納、商民交易，均以銀元爲主，銅元爲輔，使舊時銀兩、錢串名目一掃而空；及千文以下始用銅元，百文以下始用制錢各項辦法，均不爲無見。

〔收回全國銅元估計所需銀兩數目〕度支部前以新幣業經準照奏定樣式，飭廠鑄造。惟銅幣一項，各省方苦擁擠，非將舊幣大加吸收，勢不能再鑄新幣。故曾通咨各督撫詢問各該省，究竟歷年放出銅元若干，飭即澈查報部，以便設法收回，改鑄新幣。現各省業已先後咨覆到部。經部中通盤核估，計從前鑄出之銅元，其買銅之費已抵銀一萬萬兩；如照放出之銅元，核其價值，非有二萬萬兩之資本銀，不能收回。然此尙專就官鑄之銅元而言，若併各省官民之私鑄，與外洋私鑄

成後之闖入，即以最少之數約之，亦應加一倍。故今日若欲收回舊日銅幣，非有銀四萬萬兩不辦。當此部庫奇絀之際，斷難籌此巨款。澤尙書^①甚爲焦灼，連日與左右堂商議，亦均束手無策，故目下收回之說，擬暫行作罷云。〔《申報》，1910年9月8日〕

2. 官吏舞弊及收放中對人民的剝削

〔《申報》論銅圓餘利和官吏舞弊〕銅圓何爲而鑄也？曰以每值一文之制錢不足，故鑄當十、當二十元銅圓濟之也。鑄之已有數年，亦不一省，而各處錢價依舊奇昂，何哉？今觀本報所記江南銀圓局鑄造銅圓事，而恍然知其故矣。銅圓之鑄造也，每紋銀一兩可成當十文者二百二十枚，值足制錢二千二百文，乃局中領用藩庫之銀，每兩僅以銅圓一百八十枚相抵，是局中每領銀一兩，鑄成當十銅圓已餘四十枚，合制錢四百文矣。而以銅圓頒發官錢局，則每銀一兩，祇發一百五十枚，是竟餘七十枚，合制錢七百文矣。銀圓局之獲利，不可爲不厚。至由官錢局兌與民間，則洋銀一圓僅給當十銅圓八十四五枚不等，以紋銀一兩核之，祇能得一百十四五枚。是官錢局之領銅圓於銀圓局也，每銀一兩領一百五十枚，而其兌之於民間也，祇一百十四五枚，其間餘三十五六枚，合制錢三百五六十文，官錢局之獲利，亦不可爲不厚。或曰：銀圓局之鼓鑄銅圓也，有火耗，有什用，有局廠機器等物之價本，有員司工匠等人之薪水，每銀一兩不能竟餘足錢四百文或七百文也。然吾聞局中每日十小時內能鑄大小銅圓六十五萬餘枚，以二百二十枚中餘四十枚計之，則日鑄六十五萬枚，足餘十一萬八千一百八十二枚，合制錢一千千一百八十一千八百二十文；以二百二十枚中餘七十枚計之，則日鑄六十五萬枚，足餘二十萬零六千八百七十七枚，合制錢二千千零六十八千一百七十文。姑以其半爲火耗，爲什用，爲局廠機器等物之價本，爲員司工匠等人之薪水，則每日所餘多可得

① 澤尙書，載評

制錢一千千文有奇，少亦得制錢五百千文有奇。一日所得既如是之鉅，推而至於一月，更推而至於一年，所得不更加鉅乎！至於官錢局，雖亦有官司之薪水，與夫局中一切什用，然如上所核，領進兌出每銀一兩可餘當十銅圓三十五六枚，則以每日兌進銀五百兩計之，可餘當十銅圓一萬八千枚，合制錢一百八十千文。亦以其半爲官司之薪水，與夫局中一切什用，日尙可得制錢九十千文，推而至於一月，更推而至於一年，其所得當亦不可爲菲。然此所得，皆爲兩處局員所中飽，而朝廷無與焉，且使閭閻仍受錢價昂貴之困。是鼓鑄銅圓非以利民，非以利國，祇以利在事之局員耳。宜乎江督魏午帥^①赫然震怒，立飭藩司暨銀圓局官錢局各總辦，速將平日吞蝕之款悉數繳出，並委某大員澈底清查也。雖然鼓鑄銅圓非祇江南一省，江南之弊如是，各省之弊詎不如是。魏午帥至今日而始覺察，已惜其遲，而各省疆吏仍有茫然不知者，是何昏憤一至於此耶？嗟乎！國家憂貧，國家非果貧也，貧於各官之侵漁私己耳。彼銅圓特其一事而已，此可爲之長太息者也。

〔《申報》，社論，1904年1月24日〕

〔御史陳曾佑摺——參劾蘇藩效曾貪污銅幣餘利等情，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竊維江蘇官場腐敗爲各省最，欲加整頓，端在大僚用人理財諸政，尤以藩司爲樞紐。故藩司之賢不肖，一省治忽之所關也。臣聞江蘇藩司效曾性耽逸樂，惟利是圖，置公事於不問。前署理江蘇撫臣端方到任，詢以地方要政，瞠目不能答一語，惟云俟回署後再查。官場嘖嘖，傳爲笑柄，是其闕冗無能，已可概見。至其貪劣昭著，蘇省官吏士民無不切齒，謹舉其大者四事，爲我皇太后、皇上陳之：

一侵蝕銅元公款以飽私囊也。近來各省鼓鑄銅元，獲利甚厚，有於盈餘項下酌提二釐五，津貼辦事各員以資獎勵者，爲數甚細，尙在情理之中。乃效曾竟於蘇省去歲銅幣盈餘項下自提二萬兩以入私囊，其餘臬司、糧道以及局員分爲數等，按股均攤，皆有均霑之利，下至門

① 魏午帥，魏光燾。

役、書吏，羣思染指，稟牘紛求，闐然如市。尤可異者，填寫賬目，竟將內中一萬兩列諸前撫臣端方名下。端方聞知，發電詰問，效曾公然覆以年殘窘迫，以致挪用，當即照數賠出云云。明目張膽，無恥嗜利，至於此極。且既侵官帑以肥己，復造空賬以誣人，實爲狡譎之尤，不知廉恥何事，此所當嚴究者一也。

一、創辦當五大錢以亂圖法也。查效曾於去歲護撫任內，試鑄當五大錢，銅質粗惡，一如沙片，強勒商民行使，以致民怨沸騰，商情疑阻，有官爐私錢之謠。及撫臣陸元鼎到任，府縣各屬電稟官私混雜，行用不便，幾釀事端。陸元鼎乃於今年三月札飭停鑄，設法收回，並參劾局員候補知縣楊元溥在案。夫蘇省既有當十銅元便於民用，效曾明知當五大錢與奏定圖法不合，私行鼓鑄，意爲重輕，其居心不問可想。且出錢以後，分兩參差，擾亂市廛，效曾何一無覺察，絕不維持。直待數月之久，陸元鼎到任，始行停辦。其爲與楊元溥狼狽相依，因緣以爲奸利，灼然無疑。陸元鼎祇劾楊元溥而不責效曾，於情於法，兩失其平，此所當嚴究者二也。……

硃批：字寄江督周馥確查具奏。

〔福州將軍崇善摺——查覆浙江銅元局舞弊案，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十九日〕竊奴才於光緒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初二日奉上諭：有人奏浙江巡撫聶緝棻、藩司翁曾桂貪黷不職，請旨查辦一摺，著崇善按照所參各款秉公確查，據實具奏，毋稍徇隱，原摺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寄信前來。奴才遵即密派福建督糧道啓約、候補道何成浩，不動聲色，馳赴浙省，按照原參各款逐細確查。茲據該員查明旋閩，稟覆前來。

奴才復逐加稽覈，證以輿論。謹按原奏第一條內稱，銅元局開辦之初，承辦各員尙知循守規模。翁曾桂護任巡撫時，極圖更張，只以爲時促迫，未能如願。自聶緝棻到任後，委候補道朱嘯爲總辦，添作夜工，出數日多，獲利日厚，而市面未見流通，庫儲亦未聞增益一節。查

浙江銅元局於光緒二十九年正月開鑄，四月護撫翁曾桂任內委候補道劉更新爲會辦，十一月聶緝槩改委朱疇爲會辦，十二月添作夜工，出數日多，盈餘漸有增益，銅元運銷出口，市面自少流通。又原奏稱朱疇管押仁和縣署數月，營賄得脫，乃逃至上海夥開裕源紗廠。聶緝槩時官江蘇，合資貿易，即與親暱，此次畀以銅元局，益便私圖。朱疇仰承意旨，即撥銅元餘利爲撫藩兩署津貼，每月各洋五百元，乃聶緝槩覓行批准本署另款存儲，聽候提撥，藩署則按月致送一節。查朱焜踏斃旗丁，事在十餘年前，當時誤以朱疇即朱焜，曾管押仁和縣署。後經朱焜到案，朱疇得釋，尙非賄脫。至上海裕源紗廠，朱疇實爲總理，該廠股份亦惟朱疇最多，聶緝槩有無合資，難得確據。朱疇去年六月將赴上海隨議蒲約，臨行稟銅元局情形，每月於撫藩兩署各撥盈餘五百元爲辦公經費。撫批存局候撥，八月札飭撥充留學生經費；藩司覆文則稱收存司庫，另撥公用，本年七月移文撥充賠償鎊價息銀，有文批存卷可稽。……

又，原奏稱去年朱疇署糧道，該撫委丁憂候補道許鼎霖代理局務，提調知府許星箕從中串合，竟將大批銅元運往上海，由朱疇夥開之裕源紗廠囤積轉售，每洋一元聞兌八百二三十文不等，而銅元局列入現換帳內，概照杭城定價每元九百文，所得盈餘以鉅萬計。由是商人與官爲仇，謂商購在杭售價一律九百，官無特別之益，官運赴滬售價僅八百零，而銷帳仍係九百，官享盈餘之利。該撫聞之商令刊發護照，一律購運以掩其迹一節。查許鼎霖代理銅元局務時，以該局應付上海各物價值並撥湊鎊虧，自八月至十二月交杭城錢莊先後運滬銅元二千萬個，冊報售價自八十五個至八十七個不等，嗣交上海源大號及清江浦泰豐錢莊運銅元四百萬個，報價亦八十七個二毫，尙非照杭城定價九百，隨議在上海設立轉運局，派駐滬採辦委員府經歷胡廷溥經理，租屋源大沙船行內。原奏所稱裕源紗廠囤積轉售，或即指此。自本年二月至五月發轉運局銅元一千餘萬個，所報價值，隨時漲落，

亦非一律九百，其官運商運發給護照，係因推廣銷路起見。

又，原奏稱朱疇續管銅元局，非其私暱，不得與聞要事，開製成當十銅元，每元實本只需四文零，而報銷則在六文以上，售價八文零，而報銷又一律九文一節。查朱疇於本年二月重辦銅元局，任事各員尙無更動，核其報銷科合成本，歷由製造銅元各種物料及一切薪工等項綜計若干，再照所出銅元數目攤計，歷次報冊成本皆在六文以上。究竟有無浮冒，因其綜計物料等項過於紛囂，非局中人無從得確，其報銷售價尙非一律九文。

又，原奏稱聶緝縻之初到任也，管局事者爲候補道劉更新，該撫過滬時私訂購銅斤數千擔，其時價二十八兩零，而該撫所訂三十二兩，劉更新請爲磋商，仍以二十八兩零成交，該撫乃深滋不悅，反將劉撤差以授朱疇；自是添機購銅皆該撫與朱疇私相接受，朋比分肥；翁曾桂見之垂涎，今年亦遂私開新廠，已於四月十八日開工，尙未奏咨立案一節。查劉更新辦銅元時，有與地亞士洋行購銅合同一紙，載明會辦銅元局劉轉奉浙江巡撫部院聶委向本行定購銅一千三百擔，每擔價二十九兩。原參所謂聶緝縻自訂之銅，或即指此。及劉更新撤委朱疇辦銅元局後，歷次購銅合同，多載浙江銅元局定購。惟有信義洋行一紙，載明胡玉堂先生轉奉浙江撫憲委購云云，朱疇離局赴滬時上聶緝縻稟內，亦有銅斤一項仰蒙憲臺紆尊降貴親與洋商磋商等語，是聶緝縻訂購銅斤親與洋商議價，則信而有徵。至其與朱疇有無朋比分肥，則無從查悉。去年十一月翁曾桂奉聶緝縻面諭，擇地增設銅元分局，初由翁曾桂詳請委朱疇會辦，旋即銷差，現歸翁曾桂專辦，確於本年四月十八日開工，係先用銅餅試爲印花，擬俟鑄銅開鑄之日，始行詳請奏咨立案。

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十二日硃批：另有旨。欽此。

〔御史石長信片——潛山縣地丁浮收抑勒，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再，州縣正供向有定額，浮收抑勒例禁甚嚴。乃有前署潛山縣

知縣沈釗、現署潛山縣知縣孫頤年，罔利營私，妄行加賦於地丁。每正銀一兩，外加收制錢二百九十文，潛民所由極不能堪也。查潛山縣舊章，正銀一兩加耗銀三錢七分，續因民間完納不便，繳銀每正耗銀一兩改徵制錢二千二百三十文。光緒二十七年賠款案內，加徵制錢三百文，計正耗一兩共徵制錢二千五百三十文。此歷年徵收之實數也。乃沈令藐法違章，於二千五百三十文外，私加制錢二百九十文，民情洶洶，聯名上控，請撥作學堂經費，輾轉批縣，延不稟覆。春初新令孫頤年到任，浮收如故，復益以刁難，凡以銅元完糧者概不納，必本洋而後可，而洋價又復抑勒焉。查本洋市價今春每元易制錢一千五百有零，孫令抑爲一千四百文，今秋每元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孫令仍抑爲一千四百文，是正供一兩該縣浮收抑勒共制錢四百有零，合潛邑地丁二萬七千餘兩計之，除平餘外，飽私囊者萬有餘千，此則法所難容者也。……

〔給事中王金鑑摺——固安縣先倡銅元折扣行使，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初二日〕竊維官吏之設，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今即不能通下情，亦不能剝民以自奉，不能宣上德，亦不宜抗旨以徇私。若臣所聞之固安縣知縣吳貽孫，殊堪詫異焉。如銅元當制錢行使，不准折扣，度支部奏定之章程也，順天府尹亦曾飭飭該縣遵照，詎該縣竟曲徇莊頭王福恆之請，出示令佃戶交租按照銀元折納淨錢，如有交銅元者，須按淨錢核加。是官家先倡折扣銅元之議，何以堅商民之信用。近來銅元太賤，不能暢行，皆若輩階之厲也。

〔御史常徵片——棲霞縣創立新章地糧以銅元交納者六折合算，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山東棲霞縣知縣謝宗夏，貪酷素著，……該縣地糧向係定價交錢，銅元制錢相輔而行，歷有明諭。近日銅元較多，該令不知設法平準，乃創立章程專收制錢，有以銅元交納者，俱六折合算，以致市價懸殊，商民交困。不獨辦理不善，抑且顯違國法。……

〔前農工商部左侍郎唐文治致外務電——蘇省地丁改徵銀兩實

係加賦，宣統二年四月初三日〕查蘇省丁忙銀價，同治初年督臣曾國藩奏准，每兩實徵制錢二千文。其時市價每銀一兩合錢一千四百文，尙餘六百文爲州縣辦公之費。嗣後市價時有漲落，櫃價亦屢經增減，至多每兩收至二千四百文。然在光緒二十八年以前，銀價已平，仍折錢二千文。是年以後，每兩帶徵賠款二百文。三十三年秋，疆臣以銀價日貴，奏准每兩暫加二百文，合之賠款共收二千四百文。三十四年冬始有徵銀解銀另收公費之請。旋經部議：暫加二百之奏尙未經年，遽爾更張，恐失民信，且傷政體，應毋庸議。奉旨：依議。欽此。現距部駁之日仍未經年，又申前請，良以銀價既無可加，不得不變爲徵銀。不知小民並無現銀，納銀時向用銅錢折算，銀價錢價地方官已不免上下其手，若買銀納銀，則平色、成色更多一層剝削。原奏謂則例以銀數買定，折錢本屬通融，是明知徵銀之不能實行。又謂不准有抑勒添價諸弊，是又明知不免抑勒而以空文防弊也。查現時市價，每庫平足色銀一兩約換銅元二千零數十文，加以賠款二百、公費六百，是每兩應納銅元二千八百數十文，較之去年下忙每兩驟增四百數十文，名爲徵銀，實係加賦。民力竭矣，二千四百文之外，何堪再加。不特此也，銅元濫鑄不已，卽銀價日漲不已，而我民受加賦之累亦不已。三吳賦幣最重，又何堪屢加剝削。目下州縣辦公竭蹶，確係實情，欲籌酌劑之方，俟財政清理後，應如何勻定公費，自有辦法。若必損民以益官，豈朝廷子惠黎元之至意？自銅元充斥，物價益昂，民不聊生，官亦實蒙其害，顧各省爲屬員計者，未聞違法加徵，而江蘇屢以徵銀爲請，豈蘇民獨愚乎？竊恐此端一開，他省必起而效尤，全國人民皆將隱受加賦之累，關係匪細。目前地方自治正在預備，一切借資於民力者尙多，亟宜稍留餘地。況蘇省伏莽未靖，後患堪虞，竭澤而漁，不勝淵魚叢雀之懼。國家最難得者民心，最易失者亦係民心，文治見聞所及，用敢爲民請命，伏祈請旨飭下度支部查照上年奏案，悉心妥議，以恤民隱而廣皇仁。不勝惶恐待命之至。請代奏。

第三節 清末鈔票的紊亂情況及其崩潰

(一)各省局發鈔及私商發鈔的紊亂情況

1. 各省官錢局的設立和發行鈔票情況及其舞弊示例

〔湖廣總督張之洞片——湖北設立錢局發行官票，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再，湖北省錢少價昂，商民交困，雖議設爐購機鼓鑄，一時驟難即有現錢供用。至行用銀元，本以輔制錢之不足，而民持向錢店易錢，每爲奸商所抑勒，以致錢價仍不能平。查從前各州縣解繳丁漕錢文，皆在各錢店易銀上兌，於是制錢專歸錢店，該號遂得以抬價居奇。臣等與司道熟商，惟有設立官錢局，製爲錢票、銀元票，精加刊印，蓋用藩司印信及善後局關防，編立密號，層層檢查，如有私造者，照私鑄制錢銀元例嚴行懲辦。通行湖北省內外，此票與現錢一律通用，准其完納丁漕、釐稅。凡州縣丁漕向來以錢赴省易銀者，概令由官錢局易銀上兌，卽以此錢供民間持現銀及官票來局換錢之需。人間來局換錢者，概照市價。錢票以制錢一千文爲一張，銀元票以大銀元一元爲一張。蓋以數少票多，工精罰重，則作僞者自絕。當於上年夏秋間在武昌省城設局試辦，派委廉謹誠實之員經理。現又於漢口設一分局，以資推廣。行之半年，尙無弊端。有此官錢局之錢票銀元票流播民間，庶可補現錢之缺乏。臣等仍當督飭司道隨時嚴加稽核，體察民情，與時消息。行之既久，民信既堅，官票大暢，則市價自平而民困可漸紓矣。

硃批：戶部知道。欽此。 〔《張文襄公全集》，卷45，葉10。〕

〔四川總督鹿傳霖發行一兩鈔券〕由於四川省銅錢缺乏，總督鹿傳霖授權成都知府發行一兩鈔券，上鈐府印，准其在該府各地通用。據說，此項革新辦法頗孚衆望，總督受到鼓舞，擬進一步使此種一兩鈔券通行全省。因此，爲了博取四川商賈的信任，此項新一兩鈔券將鈐上川省藩司的大印，同時在該省各城市發出佈告指示，人民可隨時持券向成都藩憲衙門爲此所設立之特別官署兌現。除成都府所發行之地方性一兩鈔券以及準備由藩司發行通行全省之一兩鈔券外，其他錢票銀票均將被官方認爲非定償券。鹿總督的此項概念，據說是從西方國家關於政府與財政的書刊譯本中得來，而且從同一來源，他還有其他的計劃，將在他的轄區範圍內逐漸施行。〔《北華捷報》，1896年10月16日。〕

〔山東巡撫袁世凱試行十兩鈔券〕山東首府濟南傳來消息，該處到有由日本運來的有限數量之十兩鈔券。係由袁世凱任巡撫時命令印製者。該項鈔券由藩憲轉交濟南各大銀號作爲政府的通貨流通市場。如人民接受此項革新辦法，政府石印局將視需要複製新券。〔《北華捷報》1902年4月30日。〕

〔湖南巡撫趙爾巽發行一兩二兩五兩鈔券〕天津通訊云：湖南巡撫趙爾巽向天津官辦石印局定製一兩、二兩和五兩鈔卷，擬在湖南省流通。此項鈔券將鈐上該省藩司印信，並准在該省首府長沙藩憲衙門隨時兌現。據云，已印好十萬張運往長沙矣。〔《北華捷報》，1903年9月11日。〕

〔兩江總督張之洞摺——寧蘇兩處設官銀錢局發行官錢票，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十三日〕竊照江蘇地方，近年制錢異常短絀，錢價日昂，商民交困。大江南北，情形皆同，雖經前督臣劉坤一，於上年六月間

奏准在金陵銀元局增鑄銅元，而民庶用繁，銅元一端，仍未足供全省之用。體察情形，惟有行用官錢票以濟現錢之窮，且必須廣鑄銅元以應官錢票之取，庶可互相維持。臣等往復電商辦法，應於江寧、蘇州兩省均設立官銀錢局，同時並舉，力量較厚，補益較多。以常理論之，寧屬、蘇屬本爲一省，既行官錢票，自宜彼此交兌互收，一氣貫通，不分界限，庶足便商旅而廣流通。卽如民間銀號錢莊，亦必各處多設分行，共一總號，隨處可以取錢，可以匯兌，氣勢方寬。惟創辦之初，或須有因地制宜之處，只可暫爲各用各票，俾端緒較清，稽核較易。當飭寧、蘇兩藩司將應行籌畫事宜，會商詳辦。

茲據江寧布政使李有棻、蘇州布政使陸元鼎會詳稱，擬各就省城創設官銀錢局一所，在寧曰裕寧官銀錢局，在蘇曰裕蘇官銀錢局。繕繪官錢票樣，分註局名，擬請咨由出使日本大臣，轉託日本大藏省印刷局精製票板，印刷票紙。每票一張，作制錢一千文，准其完納本省關稅、鹽課、釐金及一切公款，與現錢無異。江寧省城已由江寧藩司籌款添購銅元機器，擴充廠屋，廣爲鑄造，前於正月內奏明在案。蘇州省城現已由蘇州藩司籌款創設銅元局，購機趕辦，另摺奏明。除儲備制錢待用外，尤須多存官鑄銅元，作爲票本。凡持票赴局兌取現錢者，每票或取制錢一千文，或取銅元一百元，悉聽民便。寧、蘇兩局之票板式樣一律相同，惟局名及蓋用兩藩司印信各別，暫時各用各票。俟寧、蘇本屬流通，大信昭著，再行互相兌用，以期脈絡貫通，合而爲一等情，具詳請奏前來。

臣等查中國民間日用，向以錢爲大宗，錢缺價昂，商民皆病，其最苦累者，以三項爲尤甚：兵勇之領餉，以銀數計錢，過貴則餉項明不減而暗減；商賈之完釐捐，以錢數計錢，過貴則釐捐名不加而實加；至於鹽務爲尤甚，運商行銷外省，以銀數計，運商訂場商之鹽，場商收鹽戶之鹽，皆以錢數計，錢價過貴則運商贏不補虧，勢將停運，尤於大局有關。至於銀價日低，則定貨疑沮，百貨壅滯，行旅苦累，一切商務民生

均多窒礙。惟行用官錢票以代現錢，又多鑄銅元以輔錢票官票銅元，兩皆充裕，由官酌盈劑虛，權其收放，則可以損其過而常持其平。惟官票必須官收，示民以信，斯爲行票之根本。官票既暢，錢價自平，民困自舒，實爲今日利國便民之急務。

現已咨會出使日本國大臣蔡鈞，轉託日本印刷局，按照新寄票式代爲製印，約計七八個月可以造成寄回應用。現飭寧、蘇兩藩司，兩局此時各用各票，以後體察情形，如可以交兌互收，再行定數立限劃付結算，設法防弊，以廣流通。

硃批：著照所請，戶部知道。欽此。〔《張文襄公全集》，卷59，頁26—

28。〕

〔兵部侍郎鐵良清查江寧司庫局進出款情形單，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十九日〕

一、裕寧官銀錢局

二十九年五月二十日開辦起至十二月底止

舊管

無

新收

- 一、收藩庫發給成本庫申曹平銀十五萬三千九百兩。
 - 一、收藩庫發給銅元一萬一千二百九萬三千五百十六元，合庫申曹平銀九十萬八千二百十五兩九錢一分五釐。
 - 一、收各典莊繳到利息曹平銀六千四百五十七兩二分一釐。
 - 一、收銀錢洋價銀息盈餘曹平銀一萬二千八百四十兩八錢四釐。
 - 一、收編號用印鈔票二十萬張〔查此項每張作銅元九十八元合九八制錢一串文〕。
 - 一、收留抵發出鈔票原本曹平銀三萬一千五百八十一兩三分八釐。
- 以上共收曹平銀一百一十一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兩七錢六分八釐，鈔票二十萬張。

開除

一、放購機器票紙押租一切用項曹平銀九千二百九十七兩七錢三分五釐。

一、放局用薪費曹平銀九千五百二十一兩九錢。

一、放解還銅元價值合庫申曹平銀八十六萬九千四百七十五兩二錢。

一、放繳還常年四釐官息庫申曹平銀四千二百七十四兩九錢九分九釐。

一、放照章提三成獎勵花紅曹平銀一千六百五十兩二錢七分八釐。

一、放出鈔票三萬九千九百五十張。

以上共放曹平銀八十九萬四千二百二十兩一錢一分二釐，鈔票三萬九千九百五十張。

實在

一、存各典莊生息資本曹平銀十四萬二千四百兩。

一、存未經放出资本曹平銀二千二百二兩二錢六分五釐。

一、存本年盈餘曹平銀三千八百五十兩六錢四分八釐。

一、存留抵發出鈔票原本銀三萬一千五百八十一兩二分八釐。

一、存未用鈔票十六萬五十張。

以上共存曹平銀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七十四兩六錢五分六釐，鈔票十六萬五十張。

三十年正月起到八月底止。

舊管

上年共存曹平銀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七十四兩六錢五分六釐，鈔票十六萬五十張。

新收

一、收藩庫發給銅元一萬五千八百五十四萬一千五百二十三元，合庫申曹平銀一百二十六萬五千三百五十八兩二錢七釐。

- 一、收各典莊繳到利息曹平銀七千五十七兩六錢七分五釐。
- 一、收銀錢洋價銀息盈餘曹平銀三萬七千四百十四兩六分五釐。
- 一、收回鈔票三萬九千九百五十張。
- 一、收留抵發出鈔票原本曹平銀三萬六千五百兩一錢二分三釐。

以上共新收曹平銀一百三十四萬四千三百五十五兩七分，鈔票三萬九千九百五十張。

開除

- 一、放總分各局局用薪費曹平銀一萬二千二百二十三兩八錢二分一釐。
- 一、放鈔票原本曹平銀三萬一千五百八十一兩二分八釐。
- 一、放解還銅元價值合庫申曹平銀一百二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六兩六錢六釐。
- 一、放繳還常年四厘官息庫申曹平銀四千一百四兩。
- 一、放照章提三成獎勵花紅曹平銀八千四百四十三兩一錢七分六釐。
- 一、放用出鈔票三萬九千四百九十張。

以上共放曹平銀一百二十六萬八千五百九十八兩六錢三分一釐，鈔票三萬九千四百九十張。

實在

- 一、存各典莊生息資本曹平銀十四萬八千四百兩。
- 一、存未經放出资本曹平銀五千五百兩。
- 一、存本年盈餘曹平銀一萬二千三百二十六兩八錢六分三釐。
- 一、存留抵發出鈔票原本銀三萬六千五百兩一錢二分三釐。
- 一、存揚州盈餘項下抵還該分局購辦物件押租等項曹平銀一千九百二十六兩七錢九分三釐。
- 一、存未用鈔票十六萬五百十張。
- 一、存應繳藩庫銅元價值庫申曹平銀九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兩三錢一

分六釐。

以上共存曹平銀二十九萬六百十一兩九分五釐，鈔票十六萬五百十張。

查該局於光緒二十九年五月間開辦設局江寧省城，以江寧府知府提調局務，由藩庫發給官本庫平銀十五萬兩作為開辦經費，及存商生息之用。並隨時由藩庫發給銅元歸該局出兌，陸續易銀繳庫。復印發鈔票二十萬張，每張合九八制錢一千文，流行市面以補制錢之缺。上年四月間又在揚州添設駐揚分局。自開辦以來，以存商息款及在門市兌換銀錢洋款，所獲盈餘計之，共入曹平銀六萬三千七百六十餘兩，除提付四釐官息三成花紅並撥清開辦經費常年局用及原領成本另存不動外，截至八月底止，共淨存餘利銀一萬二千三百二十六兩有零。

查該局前因江南制錢缺乏，銀賤物貴，商民均受其累，因設是局，行用銅元鈔票，以救錢荒而平市價，誠使經理得宜，商民信服，則此後規模日擴，固足以維持市面，而於公家亦屬有裨。若任非其人，亦易滋侵蝕虧挪之弊。現該局設甫年餘，分局設甫數月，紙幣尚未盛行，所得者僅官本生息及兌換銀洋進出微利。詳加考察，尚屬無弊。核其原定開辦章程，亦尚詳細，惟於盈餘內提紅三成，稍覺太優。又該局於上年秋間續定章程內，稟請添印銀元票與前項鈔票，均准完納錢漕、釐稅、鹽課各公款，一律照收，藉以開拓利源，愈推愈廣。查此項固為流通紙幣起見，第恐出票過多，成本或挪作他用，屆時不敷周轉，必致失信商民，仍蹈從前鈔票覆轍。則此後遺累無窮，亦應設法預為防範，以期有利無弊。此查明裕寧官銀錢局之情形也。

〔安徽巡撫誠勳摺——請設裕皖官錢局發行錢條，光緒卅二年正月初六日〕竊惟理財之道，如治水然，疏濬宣洩，因時制宜，如斯而已。值此度支告匱，百度待興，咸視財力為舉措，而整頓財政，首在疏通。

皖省居長江流域之中，上通川、楚，下達蘇、杭，與江南、江西三省同爲京南半壁，異日設關開埠，尤上下游扼要之區。一切新政亟待振興，在在需款。顧庫儲萬窘，仰屋徒嗟。自限制銅元之議起，昔之仰給餘利者，至此益形竭蹶。剝肉補瘡，肉盡而瘡亦潰，勢不得不急求疏通之法，爲目前濬利之謀。查北洋已設兌換局，江南、江西等省亦已次第開設官錢局，行使官錢票，疏通銅元，互相維繫，商情悅服，利用稱便。皖省犬牙相錯，特囿於局面，開拓較難。屬今商戰初萌，羣情發達，深賴官爲提倡，以保利權。若不及時仿辦，不特相形見絀，抵制無由，且恐生計內窮，利源外溢，恢張庶務，益苦掙茶。

現飭司局妥慎籌商，就皖省現在情形，援照南、北洋、江西、兩湖等省成案，並參酌各該省已行成法，量予變通，妥擬章程，擇期開辦，名曰裕皖官錢局。遴派員司，核實董理，先行試辦，附設於省城商務局內。大旨以聯絡商情，維持財政，與寧、贛等省合爲一氣，共濟時艱，務在濬本省之財而不奪商利爲宗旨。一面刷印精細錢條，與銅元相輔行使。凡錢糧、釐金、關稅一切公款，均准搭收。並飭各屬備價領銷，以資流轉。其錢條所出之數，務令取信於人，款歸有著。如果推行盡利，則下而蕪湖、屯溪，上而鳳、亳一帶，凡商會所萃，皆可分設，以圖擴充。惟開創之初，端資底本，擬先由司庫籌撥銀十萬兩正，作爲開辦經費，將來或如數籌還，或永作成本，隨時察酌定奪。據布政司商務總局詳請奏咨立案前來。

奴才查部定新章，行用紙幣乃中央銀行特有之權，各省不得任意製造。皖省現設官錢局，參各省之成規，救目前之坐困，但仿商店市面所用，名曰計存錢條，係爲疏通銅元，便於攜取起見，且祇行銷本省，不能出境，是與國家總分銀行名實既不相同，更與部頒紙幣行用各省者，亦無窒礙。總期下有便於民用而上亦不悖夫部章，以仰副朝廷底慎財賦之至意。

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初五日硃批，財政處、戶部議奏。欽此。

〔財政處奕劻會同戶部摺——議誠勳設裕皖官錢局發行錢條，光緒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奴才查部定新章，行用紙幣，乃中央銀行特有之權，各省不得任意製造。皖省現設官錢局參各省之成規，救目前之坐困，但仿商店市面所用名曰計存錢條，係爲疏通銅元，便於攜取起見，且祇行銷本省，不能出境，是與國家總分銀行名實既不相同，更與部頒紙幣行用各省者亦無窒礙，總期下有便於民用而上亦不悖夫部章等語。臣等伏查，近年以來，各省出入款項，日益繁多，是以直隸、江南、湖北、江西、山東等省均設官銀錢局，以資周轉。開辦之初，一切章程並未奏咨到部。惟上年八月間，江督奏請於江寧設立銀行，當經臣部議准。並聲明俟幣制奏定後，刷印紙幣，分給各該行購用等因，奏准通行在案。今該撫奏請開辦安徽官錢局，行使錢條，且聲明祇行本省，不能出境，原爲周轉起見。應請照准。惟行使錢條，應預定限數，存儲現款作抵，不得架空多出，以致失信商民。

再，查原奏內稱：部定新章，行用紙幣乃中央銀行特有之權，各省不得任意製造等因。該撫既深明此意，將來臣等奏定國幣發行時，自應專用臣部銀行所造紙幣，該局不得製造，有礙中央特權。

至其籌撥底本銀十萬兩，應令於司庫閑款內酌量撥給，不准挪動京、協各餉，致誤要需。俟開支後，並令將動用何款，咨報臣部備案。嗣後該局得有餘利，除開支局用花紅外，應全數歸公，以昭核實。其詳細章程擬妥，仍令送部備查。

〔盛京將軍增祺摺——清理華盛官帖局官帖，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十五日〕竊查奉省清錢素稱缺乏，甲午冬經前任將軍裕祿奏設華豐官帖局，以疏圓法而通市面。嗣經依克唐阿奏改華盛官帖局，及奴才到任接辦，商民亦均稱便。不意庚子閏秋猝值奇變，市廛錢、當各商多被搶掠，所有欠借帖款各商有逃避回籍未歸者，有已歸至今未能復業

者。當於大變甫定之際，一面派員收驗華盛局原出官帖，一面勒追商欠，備抵帖款。無如庚子亂後，繼以日、俄之戰，商民元氣大虧，是以屢次嚴追，未能掃數清完。計共收驗官帖局換發執照三百七十五萬六千餘吊，以有著可追之款指抵所發執照，虧數尙鉅。緣官帖之設，原爲便於商民，若不設法收回，不惟不足昭信於人，抑且貽累地方。復經嚴飭承德、興仁兩縣分限勒追在案。茲據委員詳報，商欠已經繳還執照二百九十六萬八千二百餘吊，又由奴才設法籌銀二萬一千兩，由該員等購回執照，共已收執照二十七萬四千六百七十九吊。其未經收回執照，僅贖五十一萬三千六百餘吊。現核商欠未繳之款，尙有五十七萬八千餘吊。如數追繳，以之抵還未經收回執照，猶有盈餘。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硃批：戶部知道。欽此。

〔趙爾巽片——奉天官銀號請准立案，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再，奉省自經兵燹，商業蕭條，銀根甚緊，以致市面周轉不靈，若不設法維持，恐有江河日下之勢。奴才到任後，當於光緒三十一年冬間遴委諳練商情之員，在於省城創設官銀總號一所，並由該號於營口、錦州、遼陽、鐵嶺、安東、長春等處設立分莊，以資補救而便流通。先後飭由財政局借撥官款銀六十萬兩作爲資本。計自三十一年冬季開辦起截至三十二年底止，除開銷一切外，已獲餘利銀九萬四千餘兩，市面漸有轉機，商民僉稱利便，似於公家地方兩有裨益。據財政局呈請奏咨立案前來。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初六日硃批：度支部知道。欽此。

〔御史張世培摺——奉天官銀號壓榨商人，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一、設立官銀號，出示禁止合城舖戶不准有往來過碼，有貸款者止須由官銀號一家。自去年八月起，官銀號在本城貸出二千萬千，而錢票實居大半。彼時銀元價作東錢七千文，既近年底收還貸款之期，又出示銀元價不准過六千文，照二千萬千核算，除本息不計外，各舖

已虧累二百九十餘萬千之多。

〔吉林將軍延茂等摺——設永衡官帖局，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三日〕竊吉林前因現錢缺乏，籌鑄銀元，定劃一之價，當錢行使，鼓鑄年餘，商民猶以銀絀元少，難得爲憾，擬求擴充之法。惟官帖可以相輔而行，第恐有利未必無弊，便民或致礙商，審慎遲回，未敢驟議舉辦。乃上年鐵路開工，道勝銀行俄商默忒等來見，謂路工需用錢款甚多，僅換吉元行使實覺不敷周轉，現擬搭使羌帖、銅子兩項，以輔吉元之不足。且專用於路工，不向他處行使等語。奴才等思路工所用錢款，大抵交易於民間，若許其行使羌帖、銅子，勢必始於工次，漸及各城，暫用一時，流毒經久，微論利權歸之彼族，且使我內地錢法操縱聽於外人，百姓習久而安，挽回殊屬不易，伊犁錢法可爲股鑒。一涓涓江河之勢，不可不防之於始。當即面加峻拒，謂銅子萬難准向內地行使，若使羌帖則持帖來取者，必需照付內地銅錢，以便吾民之用。彼知無利，始寢其議。

奴才等查羌帖輕便，最易流通，倘彼使羌帖而以我之銀元當錢應付，則流通後遂難抵制，莫若我先設局行使官帖，以補鑄元之不及，而便商民之利用，俾內地錢法充足，則羌帖不杜而自絕。因於上年六月間在省城購地設局，名曰永衡官帖局，以現升副都統鳳翔、協領岳林等經理其事。由庫存六分平奏留接濟俸餉下暫借三萬兩墊辦作本，以資輾轉。官帖鈔數仿照銀元鈔數開使，分爲五等，六千六百文遞減至四百四十文，將帖發商行使。其赴局以元易帖，以帖換元者，悉聽其便。局中不准到行買賣現銀現鈔，以防侵奪商利，滋生弊端。現在行使一年，商民稱便，流通頗廣，可與銀元同用。

惟局中既不專利，帖本係由庫款，墊措未便，有所消耗、月間工食必需另籌的款，使通商裕民之法可以經久，斯羌帖、銅子不致乘虛而入。現擬由銀元贏餘項下每月撥給官帖局銀二百兩爲工食之用，以

期局費有著，且免糜耗本銀，實於圖法商民大有裨益。一俟局中得有自然利益，或鑄元足數抵制，再行體察情形酌覈辦理。

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奉硃批：該衙門知道。欽此。

〔吉林永衡官帖局歷年餘利表，光緒二十六年至三十三年〕

光緒二十六年——二十九年	淨利	335,982,214 文
三十年	淨利	635,937,134
三十一年	淨利	715,289,450
三十二年	淨利	942,192,446
三十三年	淨利	1,008,065,498

資料來源：據歷年奏摺

〔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等摺——吉林濫發官帖請速鑄現貨並擬設立官銀號，宣統元年閏二月初八日〕其最爲危險最難整頓者，則惟錢法一事。曩歲雖曾經設銀元局鼓鑄銀元，而所鑄本屬無多。繼設官帖局，逐年增發，漫無限制，底貨日空，遂成不換紙幣。而官帖又決難通行外省，以致現貨幾於絕跡，市廛即間有外來者，轉瞬旋復輸出，市面周轉全恃官帖。官帖日多，現貨日少，現貨愈貴，官帖愈賤。近日銀錠一兩約值官帖五千有奇，龍銀一元約值官帖三千有奇。小民所重在日用，持不換紙幣則何所得食，商貨必運自外省，照如此銀價則所損實多。是以百物翔貴，民病莫蘇，商業淒衰，國計亦困。卽就餉捐一項計之，前歲收吉錢六七百萬串者，已銳減至三四百萬串，蕭條景況，大概可知。再越數年，何堪設想。且外幣勢力乘虛而入，哈爾濱以東已成俄幣範圍，延吉一帶將爲日幣範圍，長春等處則成日幣、俄幣交爭之範圍。去年以來日、俄銀幣一元均約換官帖四串有奇，虧折情形實較英鎊尤劇。長此侵蝕，伊于胡底。此誠吉林財政困難之最大原因也。……

至補救錢法，勢非速鑄現貨，決難濟官帖之窮。故臣等於去冬奏准搭鑄銅元，並飭於官帖局附設發行銀票處，行使銀票銀元票，以昭信用而便商民，且爲收回官帖之豫備。但計從前所發官帖已約在四

千萬串以上，至少亦須百餘萬兩現銀隨時鼓鑄，方足以資周轉。但此猶僅爲挽救現狀而言，如欲永杜流弊，非籌設官銀號不可。因擬於省城設總銀號，更於各屬之大市場及奉、江兩省之通商各處設分銀號。蓋必有總銀號以便匯款存款，則金融方能活潑而現貨庶不致溢出；必有分銀號以便發款交款，則銀號方有信用而紙幣庶易於通行。如此則商民便利，度支充裕，相輔而行，所關非細，但更非豫集三四百萬金未敢遽言興辦也。

硃批：該部詳慎議奏。

〔大清銀行監督葉景葵呈度支部文——吉林官帖歷年弊端，宣統三年六月十八日〕吉省官帖之濫，行之有年，而以官帖爲名陰行其營私罔利之策者，實始於陳玉麟。其時吉撫朱信任甚專，以度支司而兼管官銀號及官帖、官運兩局。該司乘新政繁興之際，濫行官帖吸收民財，贏利甚多，飽颺而去，雖無實證，而衆口一詞。當時不肖官吏競尤效之，顏世清之農產公司虧負公款七百萬吊，皆官帖局所供給也；程祖福之水泥公司積欠公款七十萬兩，皆官銀號之母財也。其他官紳所辦營業，如林業局、官輪局、官電局、造紙公司、製糖公司之類，或全部失敗，或歷年虧損，其來也皆官帖，其去也亦官帖。而新政衙署之壯闊，司道科員之冗濫，亦皆恃官帖爲尾閥。故此邦官紳幾以官帖爲無上妙品。此次火災之後，議員正言彈劾，其結果不過要求增發官帖一千五百萬吊以資接濟，既不付利又緩歸本，官吏憚之，敷衍而已。竊以爲治絲理棼之法，必先確定宗旨，無論如何不准再行增發官帖，以絕其行險僥倖之心，然後可徐圖整理。

〔黑龍江將軍達桂等摺——設黑龍江廣信商務公司，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竊維地方之盛衰，視乎商務之消長，商務之消長，視乎財力之盈虛，故歐美列邦，國無大小，莫不以廓商力爭利權爲第一主義。近年朝廷重視商政，迭奉諭旨，飭令各省實力振興，而商部深維至

計，訂爲商律，亦以公司一門爲當務之急。可見欲講商務以裨地方，非厚集財力設立公司不可。江省地處邊荒，財力素絀，自經庚子變後，閭左彫殘，錢法敝壞，上下困迫，尤不堪言。奴才等仰蒙恩簡來蒞此邦，目覩地方情狀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昕夕焦慮，求所爲疏通提倡之方，以期逐漸轉移，力開風氣。

查吉林自數年前因錢法壅滯，歷經前將軍延茂、長順等籌撥庫款設立官錢局，開使紙幣，雖當變亂之餘，而地方藉以流通，商情不至困敝，成效所著，利賴至今。奴才等略仿吉林成法，參以商部新章，官商合股設立一所，開使紙幣，匯兌銀錢，懋遷貨物，名曰廣信商務公司，擬集股本銀五十萬兩，作爲有限公司。其辦法則選商人爲總董，主持公司事務，由官派員督察，以杜弊混。祇以財力所限，一時難得鉅款，暫先集股本銀二十萬兩，官商各半，商股十萬兩，招自本省商家；官股則由荒價、釐稅項下各籌墊銀五萬兩，業已如數招足。選派商董，赴上海用西法印造精緻紙幣，運來江省，於上年冬間開辦，一律行使。凡租賦捐稅均准以紙幣交納，無論何人持赴公司支取，立以實銀銀元搭付，民甚便之，市面亦漸覺通利。倘荷聖明福庇，東局早定，此項紙幣日益暢行，即當招足股本五十萬兩擴充辦理。惟時方多故，江省人情固陋，未能即見及此，遠大規模，一時尙難遽定。容俟試辦一年後，體察情形，按照商務所定條款詳加釐定，再行咨部註冊。茲據該商董等酌擬章程司轉請奏咨前來，奴才等復加查核，尙屬妥協。謹繕清單恭呈御覽，合無仰懇天恩飭部先行立案，俾昭慎重。

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初七日硃批：該部知道。單併發。欽此。

〔附清單〕謹將酌擬試辦公司章程繕具清單恭呈御覽。計開：

- 一、江省地處偏遠，商力本微，經亂後尤爲艱窘。加以錢法壅滯，非設法提倡疏通，不足以振興商務，裨益地方。茲擬官商合股設立公司，參仿官銀行辦法，開使紙幣，匯兌銀錢，存借生息，兼運輸大宗糧貨，用以疏通圖法，提倡商情，俾商民藉資周轉，得以隨意

經營，庶風氣日開，商務漸可通暢，地方因之富庶。

一、公司雖係官商合股，然既以開使紙幣爲基礎，振興商務爲宗旨，即應名曰廣信商務公司，以符名實。

一、定爲有限公司，擬招股本銀五十萬兩，因江省財力素絀，暫先招集二十萬兩，官商各半。每股銀一百兩，作爲二千股，業已陸續招足。如此後商務暢旺擴充辦理，可先期邀集股友公議添招，免爲財力所限，但招足五十萬兩，即作爲永遠定數，不再添招。

一、所招股本無論官商，每股給股票一張，息摺一扣。如有入股較多，願合領一票一摺者聽。常年官息五釐，憑摺支取，其付息日期，每年自冬月起至臘月止，付訖即填註取息摺尾。

一、股東如有將股票息摺遺失或遇變損壞，准隨時報明公司取具妥保再行補給。若將股票轉賣他人，亦須同至公司報明登簿，並將原給票摺上註明某年月日轉賣某人，以備查考。

一、開使京錢紙幣，自一、二、三、五吊至十吊、五十吊、一百吊共分七等，周流通省，無論官民隨時支取，均以銀元或現銀兌付，不得稍有留難。凡官府經徵租賦捐稅，准以此項紙幣交納，以廣大信。

一、此項紙幣均由上海用西法印造，工料精緻，取有承印字館保狀，以防作僞。此外如查有假造之人，應照私鑄例從嚴懲辦，以昭炯戒而杜流弊。

一、公司雖以開使紙幣，匯兌銀錢爲主，然既係商務，無論何項貨物均可任便經營，以廣利源。

一、公司設在江省，無論總分各司出入款項，應均以江平計算，以昭劃一。

一、公司既爲疏通圖法，振興商務起見，自應多設分司，以冀推布。總公司設在齊齊哈爾省城，其省屬繁盛城鎮各設分司，並擬於吉林、長春、奉天、營口、北京、天津、上海等處派人坐辦匯兌購運等事，兼可探報行情，考察商務，以廣見聞。

- 一、公司雖係官商合股，究屬商務。其辦事人等應均用商人，官場習氣一概革除，惟須由將軍、副都統派督察一員，隨時稽察。凡公司之利弊，商情之旺衰，均由該員查明稟請核辦。應需薪水公費，由公司籌給。
- 一、公司既係商務，所有承辦人等均不用總幫辦名目。總公司應用總董一人、副董二人，分司各用分董一人，主持公司事務。總副分董均由官商股東公舉，以昭慎重。其餘分辦各事，如司賬、書札以及諸執事人，則由總、副、分董量能收用，惟須取具妥保。總、副、分董及辦事人等，均宜潔清自愛，除應得辛工外，不准透支分文，以重款項。如有舞弊及虧空情事，責令舉主保人賠補。
- 一、總董如才不稱職，或徇私舞弊等情，股東及副董可隨時察考，據實剖論公議去留。副董以下諸人，倘有不守規則以及偷漏諸弊，由總董查明，輕則計過議罰，重則辭退或送官究治。
- 一、出入賬目按三箇月結清一次，造具清冊，呈請督察委員稽核無誤，轉報將軍、副都統備案。至次年正月，將上年出入各款彙總結清，造具清冊三份，呈請督察委員稽核無誤，一轉呈將軍、副都統備案，一交省城商會憑各股東公閱徵信，一留本公司存查。
- 一、每屆次年正月，將上年賬目算清，除開支辛工、伙食及一切用度外，如有贏餘，應作為十成提分。計公積三成，股東餘利五成，總、副、分董及執事人等花紅二成，俾得利益均沾，庶幾人知奮勉。
- 一、公司既係招股辦理，宜集思廣益，以求妥善，於每年正月結賬後，定期知會各股東齊集公司，將應辦之事悉心核議。應如何擴充利益，如何釐剔弊端，各抒所見，由總、副董擇善而從；並考核在事人等功過，分別公議，於應得花紅酌量加減，以示勸懲而昭公允。
- 一、此次章程係屬初創，以後辦理如有窒礙，不得不隨時變通，應由公司知會官商各股東會議妥協，公同改訂，再行咨部立案，總、副董不得任意更張。

一、此次章程經奏咨立案後，應刊印多冊，並附印股票息摺款式分送官商股東各一本，以備查考。此外商家如有願取閱者，亦可送給，俾資參考而開風氣。

硃批：覽。

〔度支部覆東三省總督黑龍江巡撫咨文——錢帖暫准發行，宣統二年二月〕准東三省總督、黑龍江巡撫咨稱：據民政司會同財政清理局案呈，竊查江省僻處邊荒，素稱貧窘，通省市場不但現銀缺乏，即銀元銅幣亦苦無多。俄國羌帖通行，幾至反客為主。於光緒三十年奏設廣信公司，始發行紙幣以資周轉，數年以來民間頗以爲便。雖俄幣仍舊通行，然亦可藉以抵制十之三四。自奉部章嚴定限制，該公司錢帖當即停止發行，無如全省信用已久，突然禁止，民間頗稱不便。乃呈請將存庫未編號之錢帖暫予發行，以濟急需。司局初頗難之，嗣經會同調查，該公司自光緒三十年十月開辦起至上年臘月止，共發行錢帖約共值銀六百六十七萬一千零六十兩零零六分五釐，而該公司準備金除資產不計外，共銀三百壹十五萬四千二百五十六兩八錢五分九釐，較之已發行及庫存未發行之錢帖，已達十分之四有餘。與部章限定準備金十成之四一條尙不違背。當經會同覈議呈請憲臺批准照辦。一面聲明部章嚴切，經此次發行以後，該公司即當遵照部章按年收回，庶於維持之中仍寓限制之意。惟查俄國羌帖通行於江省者，每歲約四千餘萬元。該公司錢帖既限年收回，則俄幣之乘虛侵入，必至較前益甚。該公司錢帖既經此次限制，若無國幣以爲之替代，則俄幣勢必通行全省，而我則不免坐失主權。應請咨商度支部迅於江省分設大清銀行，一面發行國幣，一面將該公司發行錢帖陸續收回，庶可上符部章，下維市面等語。

查俄幣之在江省勢力甚大，非有通行國幣不能力圖抵制，該公司錢帖亦礙難遽議收回，相應據情咨商酌覈前來。查江省兩遭兵燹，市場銀錢缺乏，實賴錢帖周轉，所稱該公司錢帖經此次限制，若無國幣

爲之替代，則俄幣勢必通行全省，不免坐失主權，擬請於江省分設大清銀行發行國幣，以圖抵制，自應照准。一俟分行設立，國幣發行後，該公司所發錢帖即應分年收回，以符定章。

〔御史吳緯炳片——黑龍江錢帖弊端，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再，黑龍江一省密邇強鄰，又承兵亂之後，應如何認真整頓，上紓宵旰之憂。前署撫臣程德全莅任之初，非不欲實力講求，爲地方興利，乃創設各局用人不當，自到任以至卸任，竟不能始終如一，致使現署呼倫貝爾副都統候補道宋小濂、候選府魁陞、海倫廳同知徐鼎霖等，盤踞要差，浮開款目，百弊叢生。……

江省奏設廣信公司，攬行錢帖，原屬便民。官商股各以十萬爲本，而入股者僅出空名，以公司帖分開商鋪，得利入己。公司之帖本懸空不還，以致錢帖出至千餘萬之多，而公司無現存之底款。財政向統於善後局，該局爲宋小濂、魁陞、徐鼎霖等把持，以公司出帖之權，高下其市價。又挪動公款收買銀元，消鎔成塊，當時每元價止二千二百文，後市價至二千七八百文，而銀塊每兩價值四千餘文，轉移之間每百元即得二十餘兩之利，以致銀元銀塊概行收盡，惟以公司之帖行使，民不能信，百貨奇昂，商民交怨。此錢局之實在情形也。

〔伊犁將軍色楞額摺——請准新疆暫設官錢局並行錢票，光緒十五年二月十三日〕竊維伊犁自乾隆中葉勘定之後，歸我版章百有餘年，商賈輻輳，貨泉流通，洵極邊一重鎮也。其時行使制錢，半由外購，半由寶伊局鼓鑄，頗不缺乏。咸豐已來，髮逆構難，捻、回疊起，內地多事，餉項漸不能出關，遂將各城制錢改鑄當十、當百大錢，伊犁至此幾無制錢矣。同治四五等年，土、纏各回相繼爲亂，九城淪胥，旋經俄國代收代守，縱有制錢，俱賤價買去，消滅無跡，洋帖因之充斥，洋元洋普^①亦相輔而行，若忘其爲中國地面。蓋至此併當十、當百大錢

① 洋普，維吾爾語謂銅錢爲普爾，洋普即俄國鑄造的銅幣。

而亦無之矣。收還之後，六七年間仍行俄法，迄未規復舊制。以彼之假易我之真，以彼之輕易我之重，以彼無用之紙片易我養命之根源。伊犁每年所到餉銀不下六七十萬兩，坐令悉歸烏有，終不富强，爲害曷可勝言。而洋帖、洋元、洋普僅能換彼貨物，不能兌取分毫實銀，流毒邊陲，伊于胡底。

現在全疆改設郡縣，伊犁地方應辦事宜尙多。奴才抵任伊始，奏陳大概情形，整圖法以塞漏卮，爲時政之要務。若再稍涉遷延，不思補救，如此邊遠，恐地方元氣愈虧，日久尤無以爲計。然欲杜其侵奪之謀，須先妥籌周轉之法：伊犁素產銅斤，曠廢已久，礦苗不旺，備值猶昂，採挖甚不合算，是就地鼓鑄，匪特刻難舉辦，抑且緩不濟急。新疆近用紅錢，伊犁原可做行。但俄國素重此銅，若以時值易去，改鑄洋普，獲利倍蓰。既與通商，勢難禁其換買，奸徒又從而附濟。我之紅錢有限，彼之販運無窮，稽查恐起爭端，不查適足以示弱。是紅錢一法，伊犁又礙難通行。伊犁承平年份，富商大賈，城鄉俱有，巨室亦多，繁庶極一時之盛。自遭兵燹，仕宦凌夷，闐闐蕭條，此次收還，半係隨營貿易小本營生，殷實鋪商十難一二，曠昔規例舉已蕩然。今若開設錢局並行錢票，非官爲之倡，遽令商民創辦，恐難望其有成，且將無所措手足。

奴才體察情形，博採羣言，連日籌畫至再，不得不設法變通，擬由甘肅購運制錢七八萬串，暫設官錢局，一律行使，並出給錢票搭用，如果暢行萬無滯礙，再擇妥實商民接續辦理。所購制錢價腳並算運到伊犁，每銀一兩能得淨錢若干，就地市估，卽照此數酌定，民生稱便，官本不虧，庶期一舉而兩得之。錢質向係黃銅攪和鉛砂，俄國素不重此，若易去鎔化改造器皿，甚覺吃虧。外夷惟利是趨，萬無慮其私販。錢局開設之後，其洋帖、洋元、洋普，民間收存必多，如驟加禁革，俱爲廢物，反利彼而害我，擬聽並行，免滋口實。

光緒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硃批：戶部議奏。欽此。

〔度支部覆新撫咨文——新疆官錢局新舊票流通情況，宣統元年七月〕查新省開設官錢局，自光緒十五年至三十三年銀錢印票各項出入，前因本部開辦統計，已據咨送表冊在案。此次冊首列舊管各項銀一十七萬六千六百五十二兩九釐，核於前冊相符。其印票一項，舊票除繳司庫十一萬兩，尚應有五萬六百五十兩，新票製成一百萬兩，由司發交該局四十四萬兩，新舊共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五十兩。據表稱截至年底實用出印票三十萬三千三百七十六兩，冊稱實存新舊票銀十八萬七千二百七十九兩，核算大數亦符。惟查用出數內有二十九萬九千兩，歸阿克蘇等局分領及商人公借均係石印新票，是舊票行使在市不過四千三百餘兩，而實存之舊票計有四萬六千餘兩。此項應即儘數繳司列入銷燬一目。……

再，查此項單開發行新票，准商民交納捐稅折徵糧草繳還公款，每兩加水三分兌換現銀，加水照市面銀根的量增減等語。鈔票爲銀錢代表，以是放即是收，收放必當一視，無論官商號皆然。綜核該局開辦以來，每年按月在新餉所領銀，以票搭放軍餉，以銀兌回原票，因而每兩加水三分，全恃此項餘利作爲局員薪費提獎之用，本非營業正幹。三十四年新票印行，商貸之後又復加至五分，茲且議商民完繳稅糧公款一律加水三分，殊屬不合。……應飭令照章五年的量收回。收入加水之處，應即分別停減，庶於幣制前途無礙。……

〔附冊內十二月份開除項下〕由滬新製五彩紙幣一百萬張，工料運脚等項紋銀七千三百九十八兩五錢八分七釐四毫。

〔又附冊單內〕發行本省分局新製錢票一百萬張，每張計紅錢四百文合銀一兩，換回前使油布舊票。

〔伊犁將軍志銳摺——官錢局票愈開愈多純係空架支撐，宣統三年三月十八日〕長庚二次赴任，向甘肅商定加撥四分減平、關外封存兩款共四十五萬，祇有七成可望，亦不過三十萬兩，共五十四萬，而伊犁所練一協與各營兵餉，各公司支銷每年總在八九十萬方能敷用。無

米爲炊，難責巧婦，不得已遂由所設官錢局開票支發，年復一年，開票愈多，賠累愈重。現在錢局票存已過百六十萬，每年祇得此五十餘萬現銀，純係空架支撐，並無實際。倘使票存統歸俄人所得，持以索銀，則國際交涉何法能結。況現銀既少，商家每年標期歸款，非用俄人盧布不可。當年每兩加水五錢，現加至九錢八分，官商兩受其損，直無術可以救拯。且錢局開設未報度支，與現在各省開號辦法亦不一律。勢須設法收回，再照新章辦理。否則一旦存票支取萬無以應，俄人干預更無可推脫，仍須國家受虧。此錢局交涉亟宜變通彌補另定章程者也。

宣統三年三月十八日硃批：伊犁地方重要，著志銳到任後認真籌辦，隨時奏聞。欽此。

〔附片〕至錢局之空票一百六十餘萬，如無法彌補一旦虧倒，必生出國際交涉，仍然國家吃虧。臣擬請飭下度支部撥給銀二百萬兩。以四十萬兩準折發給銅元，由臣自行派人分次運往。其一百六十萬兩則請先交臣六十萬兩，隨臣攜之赴任；其一百萬兩容臣到任後揆度情形，如需用銅元，再行請領，如需用現銀，或匯或解，臨時電奏請旨分撥。至本年專餉百萬如蒙俞允，則須全數請領。蓋向來協餉總須年終始能解到，緩不濟急，必致誤事。昨接將軍廣福來電，謂心力已竭，協餉不到，積欠太多，邊軍勢將因饑譁潰，坐困待斃，囑臣陳告政府，竭力維持云云；故臣不能不冒瀆有所乞請。且臣素悉該處情形，非此不救。查邊疆之地，但能有此現銀現錢，市面即能穩固，從此錢票爲入信用，俄人盧布必漸落價，暗中收回利權，所全不少。俟市面一穩，再從緩設法收回票存，另與度支部咨商辦法。即使目下市面驟然，俄人持票索銀，亦必有以應付，絕不能令其藉口生出交涉枝節也。

宣統三年三月十八日硃批：另有旨。欽此。

〔度支部尚書載澤摺——議覆新疆增發官票，宣統三年閏六月十六日〕查〔袁大化〕原奏內稱，新疆庫存銀僅十餘萬兩，本年各省協餉，

半年來一批未到，中秋節前應發兵餉及行政、司法、教育、巡警等費爲數甚鉅，挪借無門，危險萬狀。擬請由部派員攜帶國票來新，分設大小銀行，以顧邊局。如一時難以辦到，乞准藩庫暫製官票百萬以濟急需，有省城及各屬官錢局成本作準備，又准完糧納稅，尚可通行，並無窒礙。仍一面籌設官立興殖銀行爲全疆金融機關，俟籌定辦法，再隨時奏咨立案等語。

臣等伏查新疆原屬受協省份，協餉苟不接濟，庫款自必支絀，該撫所奏自係實在情形。惟請由部派員攜帶國票分設銀行一節，查銀行係營業性質，所出各票亦係代表現銀，決不能憑空濫發，移作行政經費。即將來分設大清銀行，或新省自行籌設銀行，均應遵照臣部例章辦理，亦不能視爲籌款之方。至稱藩庫暫製官票百萬以濟急需等語，上年該省變亂之後，奏請增發官票，業經臣部議駁。惟念該省地處邊徼，庫存過於短絀，一時支放爲難，擬請從權暫准增發官票五十萬，以資周轉。

〔新疆發行油布票和白紙支條，宣統三年七月十七日〕財政處抄錄新疆監理官來函：新省市面油布各票，於部章限制多未能實力奉行。近更日久懈生，竟有濫出白紙支條者，而銀兩數目隨意填註。若不嚴行禁絕，陷落金融較油布票爲患尤烈。蓋油布票票面數目限定紅錢四百文，合湘平銀一兩正，每張只有此數，且成本較重，故僞票甚屬寥寥。各商縣所出油布票向係送縣蓋印後方准通行，於其發行總額尚能有所稽查，資本準備尚不難比例以爲限制。今則一紙之微，十百無定，濫發濫用，取締無從。已切函商請藩司嚴飭地方官迅爲查禁，以免貽害地方。謹抄呈原函敬乞鑒查，付知通阜司備案爲叩。

〔廣東推行鈔券的困難〕廣州銀行鈔券流通，極爲困難。數日前，警察長親訪各大小典當首腦，請求他們像以往一樣接受銀行鈔券作爲通行的幣券。並發出告示（《中國郵報》云）如有聚衆在各銀行門首，

要求兌換鈔券，而顯有騷動情狀時，應立即通知附近警察派出所派遣軍警到場強迫羣衆遵守秩序。某富人持有大量鈔券而用不出去，偶然得到一用鈔之奇想。他將大量家藏珍寶聚集起來去典當，他所收到當然望爲現銀，過幾天，他以鈔券將質物贖回，典當業主被迫接收。他就這樣收進現銀，付出鈔券。當然，他也損失一個月的利息，那是他必須付出的，雖然典當的日期不過幾天。〔《北華捷報》，1911年7月1日

清末官銀錢局號簡表

省 別	行 號 名 稱	資 本	開 設 年 月
北 京	阜豐官錢鋪（由戶部銀行管理共設四處）	每處五千兩	光緒二十一年
天 津	天津海關銀號（歸通商大臣管理）		光緒四年
	通惠官銀號（二十三年改官督商辦）	銀十萬兩	光緒二十二年六月
	北洋天津銀號（宣統二年改直隸省銀行）		
奉 天	華豐官帖局（光緒二十二年收回庫款銀八萬兩，局仍保留，三十四年撤局）	銀八萬兩	光緒二十年
	華盛官錢局		光緒三十四年
	東三省官銀號	銀六十萬兩	光緒三十一年
	八旗興業銀行		宣統三年
吉 林	永衡官帖局（二十六年改官督商辦，收回借本三萬兩，宣統三年改官銀錢號）	銀三萬兩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
黑龍江	黑龍江廣信公司（官商合辦）	銀五十萬兩，先集二十萬兩	光緒三十年三月
	黑龍江官銀號（官錢局）		光緒三十四年八月
山 東	通濟官錢局（光緒二十七年改稱山東官銀號）		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山 西	晉源裕官錢局	銀二萬兩	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
河 南	豫泉官錢局	銀二萬兩	光緒二十二年六月
	豫立官錢局	銀十萬兩	光緒十三年十一月

(續)

省 別	行 號 名 稱	資 本	開 設 年 月
江 蘇	裕寧官錢局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
	裕蘇官錢局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
安 徽	裕皖官錢局	銀十萬兩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
江 西	江西官銀號	銀八十萬兩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
福 建	福建官錢局(光緒三十三年三月改稱福建官銀行)	臺平銀五萬一千二百九十六兩	光緒二十六年十月
浙 江	寧波海關銀號		同治元年
	浙江官錢局(後改浙江省銀行)	銀元五十萬元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
	浙江省銀行(官商合辦)	銀二百萬兩	宣統元年十二月
湖 北	湖北官銀錢局	銀八萬兩	光緒二十三年一月 (二十二年四月開辦)
湖 南	阜南錢號官局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
	長沙官錢局(三十三年六月改湖南官錢局)		光緒二十九年
陝 西	陝西官錢局(秦豐官銀錢鋪,宣統二年改秦豐官錢局)	銀六萬兩	光緒二十年八月
甘 肅	甘肅官錢局	銀十萬兩	光緒三十二年
新 疆	新疆官錢局		光緒十五年十二月
	伊犁官錢局		光緒十五年
四 川	蜀通官銀錢局		光緒二十二年六月
	四川官銀行(官商合辦)	共銀五十萬兩,其中官本三十萬兩	光緒三十一年四月
廣 東	廣東官銀錢局		光緒三十一年
廣 西	廣西官銀號(後改廣西銀行)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
	廣西銀行	銀一百萬兩	宣統二年三月
貴 州	貴州官錢局	銀十萬兩	光緒三十四年三月
熱 河	熱河官銀號	銀五萬兩	光緒二十二年十月
綏 遠	綏遠官錢局	銀一萬兩	光緒三十年

資料來源：上列各省官銀錢局號簡明情況係根據各該省督撫奏摺內摘出。

清末各省官銀號發行紙幣情況表

根據張家驥《中華幣制史》第二編第十一章製成

省 名	行 號	紙 幣 種 類 及 數 額	備 註
直 隸	天津銀號	銀兩票三十八萬四千五百兩，銀元票七十三萬二千元，銅錢票六萬四千七百九十四千文。	宣統二年九月改為直隸省銀行。 宣統元年奉度支部令按年收回所發鈔票二成。
奉 天	東三省官銀號	銀兩票、大龍元票、小鈔元票、東錢票。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由華豐官銀號改名。初發東錢票五百餘萬串，後改發小銀元票收回東錢票。
吉 林	通濟官錢局	銀票、錢票。	自咸豐六年起至光緒二十四年開設官帖局止，全省通行。初可兌現，後改為二成兌現。
	永衡官帖局	一吊、二吊、三吊、五吊、十吊（以上稱為小帖），五十吊、百吊（以上稱為整帖）等七種。官帖共七千八百九十五萬八千三百六十四吊。此外尚有銀兩票，大銀元票、小銀元票，但發行額甚少。	設立於光緒二十四年。初發木版銀元官帖，規定每小銀元帖一元，合吉錢二千二百文；二十六年改發現錢官帖，三十四年改發石印官帖，因現錢不敷兌換，於票面註明現二成。
黑龍江	黑龍江官銀號	銀元票分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五元、十元六等。銅元票分十枚、二十枚、三十枚、五十枚、一百枚、二百枚各種。宣統二年八月底，發行額計共合銀一百二十九萬餘兩。	光緒三十四年設立。發行鈔票，原為抵制市面日、俄紙幣，嗣因銅元票發行漸多，不能維持兌現，價格日落。
	廣信公司	銀票分一兩、三兩、五兩、十兩、二十兩、五十兩六等。錢票分一吊、二吊、三吊、五吊、十吊、五十吊、一百吊等七種。此等官帖發行額約有三千餘萬吊。	光緒三十年設立。其先所發行的官帖定價以三吊合江平銀一兩，以二吊二百文合小銀元十角，其後帖價漸落，至宣統元年官帖定價改為三吊四百文，合小銀元一元。

(續)

省 名	行 號	紙 幣 種 類 及 數 額	備 註
山 東	山東官銀號	庫平銀票、濟平銀票、銀元票、京錢票（又有大版錢票、角版錢票、石印錢票的不同）。發行額在光緒三十四年計共值庫平銀八十八萬一千三百三十餘兩。	原名通濟官錢局。
河 南	豫 泉 官 銀 錢 局	銀兩票一百七十萬餘兩，銀元票十一萬六百元，制錢票三十餘萬串。	光緒二十二年創設。
江 蘇	江 蘇 官 銀 錢 局	發行銀元制錢等紙幣，為數各近數十萬。	該局有裕寧、裕蘇之分。裕寧設在江寧，裕蘇設在蘇州。
安 徽	裕皖官錢局	一元、五元銀元票四十餘萬元，一千文銅元票三十萬串。	光緒三十二年創立。
江 西	江 西 官 銀 錢 號	十足錢票，九五官票共約三四十萬元。	光緒二十八年設立。
福 建	福建官錢局	臺伏票（銀元票）分一元、二元、三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三十元、一百元、一千元九等。小洋票分一元、二元、三元、五元、十元五等。各約四十萬元。	光緒三十年創立，宣統三年八月改名福建銀行。臺伏票係銅版印刷，票面元數用筆填寫，專流通於福州市內。小洋票流通於各州縣城內。
浙 江	浙江銀行	額定為六十萬元。	宣統元年由官銀號改組而成。
湖 北	湖 北 官 銀 錢 局	錢票有一串、五串、十串三種，共一千七百餘萬串。銀元票一百六十餘萬元。	光緒二十二年設立。所發紙幣信用甚廣。
湖 南	湖南官錢局	銀兩票二百零二萬七千六百餘兩，銀元票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元，銅元票四百八十餘萬串。	光緒二十九年設立。所發紙幣信用甚佳。
陝 西	陝 西 官 銀 錢 局	錢票約百萬串。	光緒二十年開辦，宣統二年改名秦豐官錢局。

(續)

省 名	行 號	紙幣種類及數額	備 註
甘 肅	甘 肅 官 銀 錢 局	一兩、二兩兩平銀票十八萬三千兩，一串及五百錢票五萬九千串。	光緒三十二年創立。宣統二年奉部令停發，按年收回二成。
新 疆	省城官錢局	布票每張紅錢四百文作銀一兩，旋即收回，官票一百萬兩。	光緒十五年十二月成立
	伊犁官錢局	官票。	光緒三十三年成立。其紙幣僅通行於一府兩縣之間。
四 川	瀘川源銀行	銀元票發行不多。	光緒三十一年成立。
廣 東	廣 東 官 銀 錢 局	一元、五元、十元三種銀毫票一千餘萬元。	光緒三十年十一月成立。
廣 西	廣西銀行	銀元票有一元、五元兩種。發行額約百數十萬元。	宣統二年三月由廣西官銀錢號改組而成。
貴 州	貴州官錢局	銀兩票五十五萬四千零五十五兩。	創設於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宣統三年九月改組為貴州銀行。
熱 河	熱 河 官 銀 錢 局	銀兩票、銀元票、銅元票三種，共約合銀元數萬元。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開辦。

資料來源：魏建猷《中國近代貨幣史》頁 168。

編者按：此表與度支部的資料很有出入，現尚未搜集到更為翔實的資料，故兩表並列。

各省官銀錢號發行鈔票情況簡表

甲、銀兩票

省 別	年 代	光緒二十九年	光緒三十年	光緒三十一年	光緒三十二年
湖南官錢總局		9,000 兩	20,000 兩	106,500 兩	511,500 兩
湖北官錢局					
東三省官銀號				35,006 兩	35,006 兩
黑龍江廣信公司					
熱河官銀號					
北洋天津銀號					
新疆官錢總局					
貴州官錢局					
甘肅官錢局					
江西官銀號總號					
河南豫泉官銀錢局					
廣西官銀錢號			65,464 兩	93,842 兩	100,730 兩
吉林省官銀號					
直隸省總銀行					
廣西銀行桂林總行					
山西晉泰官銀錢號					

省 別	年 代	光緒三十三年	光緒三十四年	宣統元年
湖南官錢總局		161,000 兩	146,000 兩	
湖北官錢局			91,340 兩	84,150 兩
東三省官銀號	35,006 兩	430,756.765 兩	93,852 兩	
黑龍江廣信公司		60,000 兩	60,000 兩	
熱河官銀號	994 兩	1,157 兩	500 兩	
北洋天津銀號			36,359.77 兩	
新疆官錢總局			18,958.94 兩	
貴州官錢局		225,257 兩	220,985 兩	
甘肅官錢局			151,658 兩	
江西官銀號總號	74,500 兩	13,046 兩	7,437 兩	
河南豫東官銀錢局				
廣西官銀錢號	196,722 兩	481,266 兩	1,423,500 兩	
吉林省官銀號				
直隸省總銀行				
廣西銀行桂林總行				
山西晉泰官銀錢號				

(續)

宣統二年	宣統三年	備 考
75,120 兩	54,897 兩	長沙市平足銀
115,447 兩		估平實銀
1,359 兩		江平銀
28,394.85 兩		松平銀
		包括公砵平、保市平、京平、京平松江銀、一律折合行平銀
		每張銀一百兩申合湘平銀一百零四兩一錢七分
382,485 兩		
161,419 兩		
28,541 兩		
804,000 兩		
1,170,000 兩		桂平花銀
33,962.36 兩		吉平銀
192,435 兩		同天津銀號
33 兩		桂平花銀

乙、銀元票(包括大洋票小洋票)

省 別 \ 年 代	光緒二十六年	光緒二十七年	光緒二十八年
湖南省官錢總局			
湖北官錢局			
東三省官銀號			
黑龍江官銀號			
黑龍江廣信公司			
熱河官銀號			
北洋天津銀號			
江西官銀錢總號			
江蘇裕蘇官銀錢局			
河南豫泉官銀錢局			
安徽裕皖官錢局			
廣西官銀錢號			
直隸省總銀行			
廣西銀行桂林總行			
上海浙江分銀行			
吉林省官銀號			
山西省晉泰官銀錢局			
廣東省官銀錢局			
福建官錢局	1,429 元 折銀 1,000.80 兩	1,429 元 折銀 1,000.30 兩	892 元 折銀 624.40 兩

光緒二十九年	光緒三十年	光緒三十一年	光緒三十二年
15,008.50 兩	10,912 兩	17,014.77 兩	3,408.58 兩
		5,831,573.70 元 折銀 3,765,680.18 兩	5,831,573.70 元 折銀 3,765,680.18 兩
			20,000 元
		2,940 元 折銀 2,160.90 兩	2,940 元 折銀 2,160.90 兩
739 元 折銀 517.30 兩	996 元 折銀 697.20 兩	866 元 折銀 606.20 兩	2,116 元 折銀 1,481.20 兩

省 別 \ 年 代	光緒三十三年	光緒三十四年	宣 統 元 年
湖南省官錢總局	24,828.78兩	68,316.11兩	
湖北官錢局		1,547,281 元 折銀 1,083,096 兩	1,589,712 元 折銀 1,112,798 兩
東三省官銀號	5,831,573.70 元 折銀 3,765,680.18 兩	42,108.11 元 折銀 27,369.32 兩	6,970,164.10 元 折銀 4,403,066.44 兩
黑龍江官銀號		925,800 元	384,100 元
黑龍江廣信公司			
熱河官銀號	277 元	31 元	168 元
北洋天津銀號			390,743 元 折銀 272,347.87 兩
江西官銀錢總號	79,700 元	23,575 元	45,766 元
江蘇裕華官銀錢局			
河南豫泉官銀錢局			
安徽裕院官錢局		108,800 元 折銀 75,072 兩	93,400 元 折銀 63,512 兩
廣西官銀錢號	760 元 折銀 558.60 兩	46,746 元 折銀 34,358.31 兩	110,012 元 折銀 73,508.82 兩
直隸省總銀行			
廣西銀行桂林總行			
上海浙江分銀行			
吉林省官銀號			
山西省晉泰官銀錢局			
廣東省官銀錢局		53,793 元 折銀 39,268.89 兩	10,385,995 元 折銀 7,477,915 兩
福建官錢局	2,695 元 折銀 1,886.50 兩	3,088 元 折銀 2,161.60 兩	

(續)

宣統二年	宣統三年	備 考
		每元合長平洋銀七錢五分
1,664,710 元 折銀 1,165,297 兩		每元按七錢折合銀兩(按時價)
5,971,867.70 元 折銀 3,858,170.01 兩	5,230,663.80 元 折銀 3,660,477.66 兩	包括龍元票、小銀元票。大龍元市價約合銀七錢一分六釐，小銀元市價約合銀六錢四分六釐，市價時有漲落
760,000 元	1,278,448.70 元 折銀 773,077.93 兩	銀元票及角票每元按六錢零四釐七毫合江平銀
285,000 元	1911 年部份	銀元每元折合江平銀六錢二分
760 元	東三省官銀號係當年十月份數字	銀元票每元按松平銀七錢核算
317,992 元 折銀 221,640.42 兩	黑龍江官銀號係當年二月底數字	銀元每元按六錢九分七釐合行平銀
26,259 元		
561,730 元		
110,600 元 折銀 77,420 兩		每元按七錢折銀
		龍洋每元折銀六錢八分小洋六錢一分本洋八錢二分英洋六錢八分均按漕平計算
		銀元折合銀兩七錢二分五釐。毫洋票載一元出入概作十毫
		同天津銀號
315,339 元 折銀 213,126.62 兩		
5,656 元		
241,212 元		
1,003,000 元 折銀 650,092 兩		
9 元 折銀 5.38 兩		
		包括大元票及毫子票
		毫票一元作壹平洋銀七錢

丙、錢票(包括制錢票銅元票官帖等)

省 別 \ 年 代	光緒二十六年	光緒二十七年	光緒二十八年	光緒二十九年
湖南省官錢總局				36,202兩.46
湖北官錢局				
東三省官銀號				
黑龍江官銀號				
黑龍江廣信公司				
熱河官銀號				
北洋天津銀號				
新疆官錢局	3,824 兩	3,569 兩	387 兩	23,747 兩
貴州官錢局				
甘肅官錢局				
江西官銀號			10,200 串	187,700 串
江蘇裕蘇官銀錢局				
河南豫泉官錢局				
安徽裕皖官錢局				
廣西官銀錢號				
吉林官銀號				
陝西官錢局				
直隸省銀行總行				
廣西銀行桂林總行				
山東官銀號				

說明, 1. 按銀兩票、銀元票(包括大洋小洋)、錢票(包括制錢票銅元票官帖等)三項, 自光緒二十六年起根據各省呈報度支部文件內摘出彙列, 因此各省年代並不連貫, 各省份亦不齊全。

光緒三十年	光緒三十一年	光緒三十二年	光緒三十三年	光緒三十四年
129,974.46 兩	88,576.90 兩	296,189兩.50	42,720 兩	959,369.87 兩
	54,972 串 折銀5,696.58 兩	54,972 串	54,972 串 折銀5,696.58兩	15,282,526 串文 折銀9,948,913.40兩 14,744串900文 折銀 1,520.09 兩 1,097,000 枚
7,298,000 串	7,546,000 串	5,784,000 串	8,027,000 串	13,717,000 串
			85,500 串	143,800 串
48,367 兩	61,203 兩	68,665 兩	53,520 兩	30,376 兩
				18,478.913 兩
260,100 串	255,400 串	508,733 串	1,222,659 串	2,430,593 串
				197,500 串 折銀 103,687 兩
1,185 串 折銀 829.50 兩		3,000 文 折銀 2.10 兩		147,179串500文 折銀100,473.20兩

2. 原件內關於銀元票及錢票，有的僅按折合銀兩數，有的僅報本位數（如元、串等），有的並列折合銀兩數，均各照原件彙列。

3. 原件附有摘要說明者均照錄入。

省 別	年 代	宣 統 元 年	宣 統 二 年
湖南省官錢總局			
湖北官錢局		14,835,876 串文 折銀 8,308,090 兩	16,454,698 串文 折銀 9,132,357.39 兩
東三省官銀號		32,259 串 折銀 3,298.15兩	16,177 串 折銀 1,685.10 兩
黑龍江官銀號		105,003,000 枚	500,000 枚
黑龍江廣信公司		10,660,000 串	39,736,673 串
熱河官銀號		126,000 串	108,000 串
北洋天津銀號		23 千文 折銀 10.45 兩	23 串 折銀 10.45 兩
新疆官錢局		10,117 兩	
貴州官錢局		14,185.519 兩	
甘肅官錢局		29,398 兩	43,371 串 500 文 折銀 39,073 兩
江西官銀號			1,792,000 串(原文殘缺)
江蘇裕蘇官銀錢局		1,584,913 串	39,315 千 200 文
河南豫泉官錢局			306,381 千文 折銀 222,768.87 兩
安徽裕皖官錢局		120,700 串 折銀 63,367.50 兩	
廣西官銀錢號		5 串 折銀 3.50 兩	
吉林官銀號			67,041,618 串 80文 折銀 12,415,113 兩
陝西官錢局		899,678 串 500 文 折銀 636,607.95 兩	
直隸省銀行總行			23 串 折銀 10.45 兩
廣西銀行桂林總行			5 串
山東官銀號		2,052,500 串	

宣統三年	備	考
<p>14,727 串折銀 1,675.10兩 (當年十月份數字)</p> <p>97,956,360枚折銀493,641.28兩 (當年二月份數字)</p>	<p>按 15361 合銀每錢一串合銀五錢五分五釐</p> <p>制錢以 164 文爲一串，每銀一兩市價九串六百文，銅元每枚合制錢五十文</p> <p>銅元每百枚合江平銀五錢零三釐一毫五絲</p> <p>銅元每枚折合江平銀六釐，錢票每六串三百五十文折合江平銀一兩</p> <p>通用京錢以制錢五百文爲一串，京錢五串三百五十文折銀一兩(宣統二年十二月底市價)</p> <p>制錢按二串二百文，銅元按二千九百文合行平銀一兩</p> <p>票面紅錢四百文，折合銀一兩</p> <p>票面一千文二百文折合銀一兩</p>	
	<p>銅元每串折銀五錢二分五釐，制錢每串合銀六錢二分五釐(漕平銀)</p>	
	<p>錢票折銀各地市價不同</p>	
	<p>制錢按二串二百文合銀一兩</p>	
	<p>此項數字係從申報摘錄</p>	

2. 私商發行銀錢鈔票示例

〔順天府等摺——請限制北京錢鋪，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竊查京都內外城開設錢鋪，向在大、宛兩縣呈報，取具五家聯名保結，始准挂幌出帖。從前內外城官准錢鋪五百一十一家，兵燹後僅剩二十餘家。其餘全係私開，擅出錢帖，銀價漲落由其自便，及其虧空，則閉門逃走，無從究詰，實於國計民生大有妨礙。當此大局底定，欲求便民利國，則錢商虧空倒閉等弊，必當設法嚴防。查舊例錢鋪如有倒閉，勒限一年追賠，如三年不完，勒令聯名互保之四家均勻給限代發，定例本極周密。乃行之日久，地方官、胥吏向新開錢鋪勒索重費，既遂其欲，則任便覓保，而作保之鋪商俱係虛具保結，不相過問，以致虛出票張多逾成本之數，一經倒閉，或以一二成實錢折扣代發，或則竟成廢紙。保家因有三年期限，遂至逍遙事外，總未照數攤賠。坑害良民，莫此為甚。

臣等公同商酌，擬將錢商一切事宜，改歸順天府善後局經理。遴委妥員會同大、宛兩縣，在局專司其事，嚴禁書役索費抑勒等弊。凡新開各錢鋪，但令尋覓的確可靠殷實鋪戶及錢商共三家，出具切實保結，聲明遇有關閉，自願攤賠，具呈到局。即由局派公正員紳嚴密訪查，如果保人均系殷實商家，即准掛幌開張。倘系小本營生，希圖朦混，即行駁飭不准。如此認真辦理，庶不致關閉逃亡，貽為民害。除咨戶刑二部查照外，謹將擬定章程七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附清單〕一、從前錢商保家必有當商一家在內，現在當商歇業，只令取具鋪戶三家，暫行免取當商，俟日後當商復業，仍照舊例辦理。

一、鋪戶三家中應有殷實同行之錢鋪一家，其餘二家如金店、官准爐房、票號、洋貨行、布店、糧行、油酒行、茶行、官鹽公櫃、大乾菓店、綢緞店及著名殷實各行棧，示以限制。

一、錢鋪所出之票不准逾成本之數，應責成出具保結之鋪戶，隨時稽察該錢鋪帳目，如查有虛出票張，准出具保結之鋪戶呈報到局，派員詳查。如查有確據，即飭令該錢鋪勒限籌款抵補，倘出具保結之鋪戶，平日漫不稽察，致令該錢鋪有虧空倒閉脫逃情事，即嚴拿錢鋪掌櫃人等從嚴追款，如數開發票存，並治以應得之罪。如該錢鋪掌櫃人等或逃亡無獲，或雖拿獲實係無力賠繳，即責成出具保結之各鋪戶如數分賠，不准稍有推諉。該錢鋪如無虛出票張情事，具保之鋪戶亦不得挾嫌捏報，致干重究。

一、前三門外錢鋪先在外城地面覓保，內城錢鋪先在內城地面覓保，關廂錢鋪先在關廂附近地面覓保，以歸畫一而便稽查。大、宛兩縣送到按戶鋪保姓名冊分別存案，若有保家歇業關閉，步軍統領衙門、五城隨時查確，轉移順天府飭大、宛兩縣令該錢鋪補報保家，毋得任意耽延干咎。

一、錢業有新開者，有舊存者。其新開自應照章取保，如舊開之錢鋪只有一二保家尚存，應令該保家加具切實保結，勿庸再行取保，俾歸簡易。如一概無存，始照新章補取。

一、錢鋪關閉呈請標封，內城由步軍統領衙門承辦，外城由五城御史承辦。嗣後遇有此事，登時先行批封，並會同大、宛兩縣傳到鋪東及保家登時責令十足賠補，勿得折耗，以防誣騙民財。

一、該錢鋪鋪東掌櫃遇有倒閉一次即有罪名，乃從前有連閉數號之掌櫃，尚敢領東再開，殊不足以安市面。嗣後遇有鋪東掌櫃倒閉，查有折成買票等弊，永不准再開錢店，並嚴禁冒名混開等弊。

〔順天府尹徐會灃等摺——北京錢商市況，光緒二十九年八月二十日〕又另片奏京城內外銀錢各商設法維持等語。查從前京城內外官准開設錢鋪五百一十一家，兵燹後僅剩二十餘家，餘則關閉逃走，無從究詰，已由臣等會同步軍統領、五城御史設法整頓，擬就章程七條，於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奏准在案。所有新開錢鋪，仍照

章程切實辦理無異。

詎本年四五月間有天泰厚等錢鋪數家關閉，業經工巡總局、步軍統領、五城御史等衙門分別提保嚴追，將票存十足開發完竣，未開發者看押追辦，或咨送刑部訊辦各在案。尙無以私鑄充發，或以五六百文作成一緡，及過期置之度外之事，體察市景與上年無甚懸殊。至市面松江銀短少，紋銀每兩比松銀向增成色二分，以九八紋銀兌交松銀一兩，出入尙稱平允，市上現已通行。惟銀錢票內開寫寄存、原存字樣，無非爲攙和私錢地步，已飭善後局會同大、宛兩縣傳集各錢商，勒限禁用小錢。嗣後所出票據，不准再註寄存、原存字樣；及非銀錢各商亦不得任意出票。

查從前四恆、泰元等銀號，爲京城著名殷實之商，市面亦均深信。自庚子後，泰元被搶一空，四恆亦搶失不少。現在四恆雖已復業，而局面迥非昔比，恆和終屬不支，泰元領事人張啓曾、副事人郭彭歲均無下落，止有鋪夥孫長卿等出而料理。前因內務府應領銀六萬五千兩，擬以此款抵還開發票存三十六萬兩，僅及一成八分有奇，當飭該商再行妥籌辦法。旋據該商稟覆擬按二成開發，復經批飭該商所有票存仍令自行清理，若由官出示定以二成開發，未免近於抑勒，轉與市面有礙。其現已批准掛幌錢鋪六十餘家，應飭認真稽查，以防逃閉擾累軍民。此係查明京城銀錢各商妥籌辦法之實在情形也。

〔上諭——限制北京錢商出票，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初二日〕內閣奉上諭：近日京城銀價仍未甚平，固由於銅元之充斥，亦由於私票之繁多。現在業經飭令各廠銅元暫行停鑄，而私票仍漫無限制，奸商但知牟利，並無實存銅元，任意開寫錢票，片紙架空，爲害更甚。若不設法整飭，恐銀價終無平減之日。著責成順天府迅即詳定章程嚴立限制。除本非錢業一概禁止出票外，其錢業所出紙票，必須準該鋪實存銅元之數，定其出票之多寡。倘再有架空出票，取巧害民擾亂市面，定予從重罰辦。並著民政部、步軍統領衙門協力查禁，認真整頓，勿得任

其朦混抗違，以肅圖法而利民生。欽此。

〔順天府擬定查禁架空錢票章程，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初五日〕謹將查禁架空錢票章程四條繕單恭呈御覽。計開：

- 一、京城九門內外，凡煙鋪、蠟鋪、洋土藥局、油鹽店、糧店向例不准掛幌者，一律不准出錢票，限十五日內自行清理，如違查封充公。
- 一、從前已准掛幌之錢店，其連環鋪保應從新清查，必須有殷實商號四家，互相環保。如一家罰辦，繳不足款，則三家公同認賠。
- 一、凡已准掛幌之錢店，所出之銅元票，必須預備足本，自三月初五日起至三月二十日止，趕緊預備銅元，由順天府隨時派員抽查。十足資本者獎以商標，九成者免議，八成者勒令補足，八成以下者短一枚罰十枚，按數議罰。如全無資本者，照棍騙律嚴懲。
- 一、抽查銅元必須持有順天府印文，寫明某店。如無印文，乃係藉端訛詐，准該錢商扭送懲辦。

〔北京商會呈度支部文——對於限制錢票異議，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十六日〕迴思咸豐年間，五天、四乾而後，有都察院派令各錢鋪出票周旋市面，以濟民困。迄今圖法屢變，錢業之受累非止一次。即以庚子而後論之，原串沙板錢盛行於市，每銀一兩即在十五六吊之數。迨後奉尹憲諭整頓圖法，嚴禁私錢，各錢鋪皆不敢用，雖存儲甚廣，法無可施。幸蒙公家設局收之，原為體恤商艱起見。雖然非有七八十吊之沙板錢換不回京平一兩，如此虧累，向誰訴之？由是而各錢鋪廣儲當十大錢，咸云如此預備，斷不再受虧累，未幾而銅元又出，其利於用者，較之大錢為便。此所以持票取錢者，爭取銅元不用大錢。各錢鋪所存之大錢或數千吊，或數萬吊，甚或十數萬吊者，均不得流通，以致市面大錢與錢票價相懸殊，此實在之情形也。忽於去年蒙度支部奏准收回大錢改鑄制錢。彼時市價即合十二三吊之數。設局收大錢時，不以市價而以分量，每大錢足庫平一百八十兩者，方能換京平銀一兩。及各家送錢到局，非有大錢二十二三吊不能足庫平一百八十兩，

如此核算，其虧耗數目不知幾何。以錢業之區區，屢遭虧折，幾有不能支持者矣。

今照尹憲第二條章程內載，已准掛幌之錢店其連環鋪保從新清查，必須有股實商號四家互相環保，如罰辦一家繳不足數則三家公司同認賠。如此環保，誠恐無一家敢認取保，則市面必多窒礙。第三條內載，預備銅元十足者獎以商標，九成者免議，八成者勒令補足，八成以下者短一罰十，按數議罰。如此辦理，不第各錢鋪有被罰之累，且恐票紙有失信之虞而貽害於市面者。夫行票之法其貴在信，失信則止，全信則行，用之得宜，其便無窮。倘使各錢鋪如票存之數預備銅元，其不便也約有五端：開票之家如數預備，若不上市以銀易錢，而各行所賣之銅元無處銷售，一不便也。既儘票存之數盡備銅元，有持此處票張欲換彼處票張者，開票之家必不能備，不克如持票者之願，二不便也。錢票既不能如願相償，勢必至市面窒礙，諸事難辦，三不便也。存票之人未盡取銅元，或有以票易銀易制錢易銀元者，原無一定之用，全備銅元呼應不靈，四不便也。如持票之人既以票易銀等項，而銅元自無用矣，所存銅元，日復一日，愈積愈多，銀絀錢盈，不能暢銷，虧耗無極，五不便也。〔南京史料整理處藏，清代各衙門檔卷〕

〔度支部致農工商部咨文——駁斥北京錢商呈，宣統三年正月十五日〕准農工商部咨稱：據京師商務總會稟稱，匯莊、賬莊、金銀號、錢業各商會，先後牒稱，度支部所訂抽查銀錢各商號賬簿存放各款章程，關係市面甚鉅，礙難奉行。轉稟請咨商度支部熟籌審處，免致釀成市面極大恐慌等情。鈔錄各原件咨部核辦見覆等因。嗣准順天府咨同前因前來。

查本部上年擬訂抽查章程，並編次登記簿式，咨行順天府割知總商會在案。該章程所注重抽查者，實指向來發行通用銀錢票之行號而言。其餘若匯兌莊、賬莊、金銀號等……（原件破損，字跡不明——編者）通用銀錢票紙自不在此次抽查之列，詳核……（字跡不明——

編者)，至錢業商會所稱，錢業一行每日銀錢出入行如流水，如認真清查，必須停止營業一節。查商家以賬簿為主，本部派員往查，亦以關驗賬簿為主。清查自清查，營業自營業，並毋庸令其停止。

至所稱架空出票，例有專條，莫如俟國家紙幣發出，商家票紙必然銷滅，不禁自禁一節。本部歷年注意官商行號票紙，正恐其架空出票擾害市面，若不事前防範，聽其自然，一經虧倒，雖治以應得之罪；而商民已大受其害。於將來推行新幣，發行紙幣，尤有影響。

至稱國家發行紙幣，利益獨據，萬一辦理不善，再蹈當年覆轍，外國覬覦，乘機攘利等語，尤屬謬誤。……（原件字跡損壞——編者）奏定紙幣則例，由大清銀行發行，係採取各國委託，……（字跡不明——編者）發行之例。其中如兌換準備，限制呈報，監察各條，定例綦嚴，並非國家自為發行與民爭利，何致再蹈當年覆轍。若新幣通行，則外國銀元紙票等項自在廢棄之列，復何所用其顧慮。

至謂外國亦有商家銀行，票紙非統由官家發行。查各國准多數銀行發行票紙者，惟英、美二國。英則漸收其權於英蘭銀行，美則歷次恐慌，有識者提倡集權中央之說，不遺餘力。其餘若德、法、俄、日皆採中央銀行發行之制，即如美國制度，亦非任聽人民自由濫發，其票紙為國家專……（原件紙損——編者）。須照國民銀行則例註冊，領取票紙時，……（字跡不明——編者）。

至其抽查呈報，繁瑣尤甚，有斷非……（原件紙損——編者）之國家頒行法律必須遵守。況抽查票紙，實為保護商民，及該同業中殷實商號起見。架空之家則恐查出虧累情形，或不免故造浮言欺罔同業，其實架空之家即不抽查，亦絕無永存不倒之理。近年倒閉者層見叠出，或至一日連閉十餘戶，可為明證。本部有鑒於此，通飭各省均令遵章辦理，其稽查官銀錢號尤為嚴厲，非獨於京師一隅為然。……

〔吉林將軍銘安片——吉林禁止私帖情形，光緒九年三月二十四

日]再，查街市行使憑帖，本因現錢稀少藉資周轉，然亦須量成本之多寡以爲開使，帖到即須付錢，各省皆然，從未聞有使抹兌錢帖者。乃吉省竟有奸商牟利，創此名目，始猶不能暢行。近自光緒五六年來，憑帖多改爲抹兌，現錢捐不開發，致使物價銀價逐日加增，鄉間農民赴城糶賣糧石柴草，終日枵腹奔馳，僅持一紙空帖，不能換出一錢爲飲食之需，住戶鄉民大受其困。

奴才等深悉其弊，立意禁絕。當即熟商，於上年六月間會銜出示，飭令戶司及吉林前廳後府傳諭各商，剴切開導，勒限收清。嗣經各商以來往存欠數目過繁，一時收兌不及，呈懇戶司、吉林府稟請展緩前來。奴才等明察暗訪，亦係實情。誠恐操之太急，各錢鋪周轉維艱，必多荒閉，准予展至年底。以今年正月爲期，永遠革除抹兌名目。通使憑帖現錢，憑帖十千准取現錢二千，俟錢法疏通，再行漸次增加。當取各商切結存案。數月以來，街市一律奉行，銀價物價漸見減落，買賣照常，商民安業。擬請嗣後如有奸商勾串官吏，復敢呈請開禁抑或私自行使抹兌錢帖，一經查出，官吏則從嚴參辦，奸商則治以應得之咎。庶幾弊端永絕，錢法疏通，洵於地方大有裨益。爲此奏明立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奉旨：知道了。欽此。

〔吉林將軍長順摺——私帖流弊，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查抹兌之所由起，因街面往來過撥，取便一時，浸假至於今日。散布既多，奸商視爲利藪，憑空賺取。一人作俑，人人效尤，不問貲本多寡，皆可發出抹兌。坐賈以空紙買銀買貨，可獲無本之利，悉將現錢捐勒秘藏。行商見省城銀貴貨昂，販運恐有虧賠，又將現錢運而他往。因此城中現錢異常支絀，物價異常騰貴，而兵民交困矣。如吉林官兵俸餉，向就本地徵款列抵，春秋以八成折放，照章已不能滿給。今所徵燒鍋票、七釐捐均係抹兌，其價中錢^①四千數百文易銀一兩，以之搭放兵餉，僅照報部章程以中錢三千計算作銀一兩，已折耗一千數百文之

多。各城向不使用省城抹兌，祇得照市價易銀攜回，及回城後再以銀易錢，其銀價低於省城，又多一層折耗，輾轉賠貼，悉歸商人中飽。又鄉民駝運糧米入城，非換抹兌竟無售處，換後攜帖回鄉，又無用處。及至百計兌活，賠折已多，最苦窮民樵薪販草入城求售，遠來腹餒，欲覓數十文現錢買餅充飢，亦不可得，抹兌之弊至於此極。現已出示嚴禁，都飭戶司協領及道府等公同會議，妥定章程，傳諭各鋪商核減銀價，務使現抹歸一，併寬以限期，准將各鋪所出現錢帖票，暫付二成現錢，其餘八成仍以他鋪現錢帖票搭付，至明年三月以後永遠不准再有抹兌過帳名目。

惟初經改章，外路之錢一時未能還集，而街面現有之錢未免不敷周轉。雖經前任將軍希元奏請就地籌款開爐鼓鑄，無如購銅維艱，鑄錢不易，仍屬緩不濟急。伏查吉林防餉每年四次赴部請領，練餉每年二次赴部請領，擬請嗣後每次領餉，無論防餉練餉，俱由部庫劃留銀一萬兩，照吉林發放俸餉章程，每兩折給中錢三千文。在部庫折發制錢，飭交委員隨同餉銀一併承領。仍由兵部照例撥車解回吉林，抑或由內地鑄錢省份能通海運之處照數指撥，附輪船運至奉天營口，再由陸路起解，尤為捷便。得此搭放，各隊藉資周轉，則兵有制錢不至受鋪商勒掯，此錢仍在本地流通，於民亦有裨益。……

光緒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硃批：戶部議奏。欽此。

〔吉林將軍長順片——私帖流弊劣紳欺壓人民，光緒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再，查于紳^②一家，在吉林省所開燒當及雜貨鋪不勝僂指。舉其大者計之，共二十餘家。在伯都訥五常最多，民間有九天十二德之

① 中錢，係吉、黑二省一種虛本位，並非硬幣，亦非硬貨代表幣，乃係貨幣之代用品。創始於咸同之間，在奉天曰東錢，在吉、黑二省曰中錢，自成為一種虛本位之錢制，即現錢之行使流通，亦依此虛本位錢為標準。其本位曰吊，吊之次曰佰，佰之次曰成，成之次曰文（均係按十進，一千文為一吊）。同時又有過帳錢與憑帖之分，依其本位對現錢之後價率又不相同。

② 于紳，指于蔭霖。後文于鍾霖系于蔭霖之弟。

謠，蓋指其鋪號首字編數也。其鋪號運貨之車，多插于姓黃旗，希圖漏稅，甚將旗號賣與行商漁利。奴才已飭各屬嚴拏懲辦。然此不過有妨稅務，尚未病民。最可恨者，抹兌一項，前經奴才奏明嚴禁，而該紳家所開各鋪竟敢抗違功令，把持地面，不肯多出憑帖。即出帖亦多憑帖取帖字樣，甚至以此鋪之帖批令到彼鋪支取，近者相距數十里，遠者百餘里，迨至彼鋪，又必多所刁難，不能全付。故民間持三四千之帖，奔馳一二日仍未取齊，貧民稍出怨言，執事人即喝令私押，否則捏詞送官懲辦。于鍾霖之招怨未必不由於此。夫現錢雖少，何至數貫錢不能籌措？謂非恃勢虐民，其誰能信。該紳各鋪如是，以致別姓鋪家亦相率效尤，較之從前抹兌，其弊尤甚，其害尤深。該廳距省不過數百里，而錢法輒敢故違，顯恃有巨室把持之故，非奴才禁令所能革。除相應請旨予限半年勒令將此帖收回，逾限不收即以詐欺治罪，一面由奴才籌備現錢運往該處設法辦理，仍防奸商收藏，庶與省城錢法一律疏通，方蘇民困。

光緒十六年五月初六日硃批：另有旨。欽此。

(二)設立國家銀行統一發行鈔票及

對地方鈔票的限制

1. 設銀行發鈔票的建議

〔盛京將軍依克唐阿摺——建議行鈔票開銀行，光緒廿四年正月廿五日〕方今事勢急迫，厝火積薪，勢難終日。此時倉猝聚億萬之財收億萬之利，舍鈔法外無良圖；欲行鈔法，舍銀行無以取信。考鈔法仿自漢之皮幣，唐、宋、遼、金歷變其制，以相沿用；元始盛行，其時賦稅極重，兵役極煩，卒賴鈔法以濟；明初亦行寶鈔，直至宏治始廢；我朝順治初年造行鈔貫，歲有定額，至十八年因庫儲充裕而止；嗣復舉行，

以立法不善，遂因滋弊而罷。故今人論鈔法者不深究利之所在，輒引前弊以相戒，於是鈔法不行於中國，而轉行於泰西。夫以泰西各國之富，猶賴鈔法以濟用，則行鈔之利可知矣。查日本維新以前，國勢寢弱，行鈔後而即轉弱爲強；俄羅斯昔時地廣民貧，行鈔數十年，國用充裕，至今賴以周轉，此皆仿西法而著明效者。

奴才於光緒初年在黑龍江副都統任內，親見愛琿商賈行用皆係俄帖，且華商購辦貨物，必須以銀易帖，始可易貨，以致邊界數百里，俄帖充溢，不下數百萬。迨後調任琿春，見華俄互市，仍以俄帖爲重。由今思之，中國如早行鈔票，則以票換帖，自足相抵，亦可堵塞邊隅漏卮。矧此時帑藏告匱，償款未完，將來羅掘一空，勢不至虛行鈔票不止。奴才愚以爲天地生財，祇有此數，酌劑盈虛，本仰賴朝廷妙用，行鈔雖屬權宜，但能虛實相因，得人而理，亦可與銀錢並行不悖。誠能於此時由戶部籌款在京師設立總銀行，外省提用庫銀於省垣各設分銀行，各處口岸則由關道籌款設立通商銀行。仍由部印造鈔票，妥定章程，明降諭旨：凡完納租賦稅釐及一切報効上輸之款，准其銀鈔兼收，文武官員廉俸、旗、綠各營、防營兵餉以及薪工、役食，俱以銀鈔發放，務俾民間視鈔票與銀並重。而又精製造以防作偽，行匯兌以資流通，預定額數，毋令壅擠，更易新舊，毋令廢棄，仍仿照西洋於銀行慎選經理之人，兼行放息之法，如是則鈔票行矣。……

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初三日硃批：另有旨。欽此。

〔管理戶部事務麟書等摺——依克唐阿所奏應暫緩置議，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初二日〕方今時局孔艱，財源告匱，將軍依克唐阿請印造鈔票設立銀行，自屬救時之一法。惟是欲行鈔票，必先寬籌成本。刻值洋債困於外，餉糈耗於內，出入相抵，不敷甚鉅，何從籌大宗的款爲鈔票成本之用？若成本少而鈔票多，則強輕爲重，強虛爲實，無智愚皆知其不可。卽如該將軍盛稱日本、俄羅斯皆藉行鈔以致富強，然日本西鄉之亂，紙銀一元不敵銅錢二百，俄國歲計亦載銀羅般一易紙羅

般十，可爲成本不足，不能流通之明證，此行鈔票之難也。至銀行仿自泰西，通商惠工皆以是爲樞紐，非徒爲取息而設，亦非僅造票一端。中國風氣未開，京師票號、錢莊皆由商人自出資本自爲營運，並未承領官款，是以力量甚微。而匯豐、華俄各洋行遂先後開設都城，得以擅我大利。若國家於萬方輻輳之區先開官銀行爲各省提倡，內可通華商之氣脈，外可杜洋商之挾制，利國利民，裨益良非淺鮮。第官款既未易籌措，商股亦未易招徠，更恐經理不得其人，利未興而弊先見，此又設銀行之難也。

光緒二十二年京卿盛宣懷奏請先在京都、上海設立中國銀行，其餘各省會各口岸以次添設分行，照泰西商例由商董自行經理，並以精紙用機器印造銀票，與現銀相輔而行。核與該將軍此次所議各節大致相同。第查上海銀行自奉旨責成盛宣懷選擇股商，設立總董，籌集股本，合力興辦，並發給官款一百萬兩以爲之創，以後是否確有成效，臣部未能遙度。應請旨飭下盛宣懷查明上海銀行自開設以來，果如原奏所擬，足以挽回利權，信孚商民，卽行切實覆奏。屆時再由臣部酌量情形，預籌官本，奏請簡派賢員，在於京都創設銀行，精製銀票，妥議收放，以擴利源。其未覆奏以前，該將軍所奏行鈔法設立銀行之處，應請暫緩置議。

〔軍機大臣奕訥等摺——慶寬請設官銀行應毋庸議，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本年九月十一日准軍機處片交，奉旨：慶寬條陳六端，著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逐條酌覈，擇其可見施行者，詳細妥議具奏，聽候採擇。欽此。……

又整頓財賦條內稱：中國沿用生銀，非改用銀錢不足以救弊，自國庫至民間出納皆以銀錢，不以生銀。並擬製造紙幣設立國家銀行，仿辦日本各稅等語。查各國近年通用金幣，仍以銀銅錢遞相配用，成色銖兩嚴加較準，無高低輕重之異。貨幣既定，乃以紙幣資其周轉，大致存儲實幣六成，卽可頒發紙幣十成，而獲虛幣四成之利。其要

則在官私一律出納，故能取信於民，無少阻闕。中國各省業已仿鑄銀元，京城亦將設局鼓鑄，可期銀幣從此暢行。但部庫暨各省藩運道各庫，均尙兌收寶銀，或偶收銀元，仍上平計重，終無以收變通圖法之效。應請飭下戶部俟京局銀元成鑄後，明定章程，所有丁漕、釐金暨部庫解款一概准以銀元分兩合算寶銀兌收，所有隨款加耗等費京、外均有成案，爲管庫官員吏役辦公之資，應仍令照解，以免竭蹶。銀元出納既便，然後仿照各國紙幣辦法創製銀鈔，凡有應解部款照數准收，與銀元無異。如此則鈔幣亦可暢行，部庫可得虛銀一二千萬之周轉。

至各國所設國家銀行，係因西國戶部向無銀庫，卽以此銀行爲存儲收發之所，凡遇需用鉅款，則聯絡各銀行暨他國銀行籌借國債，或先行墊撥，實操官商款項總匯之權。中國慎重庫儲，設官專司收放，若仿設國家銀行，於部庫現行章程多所窒礙，且銀行由洋員經理，不免事權旁屬，若戶部派員管理，則商情隔膜，仍苦呼應不靈。倘或另設公司承辦，必致請撥官款，圖攬各省解款，徒供私家壟斷，無益度支。所擬開設國家銀行，應無庸議。……

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硃批：依議。欽此。

〔給事中彭述摺——請發行鈔票，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十八日〕竊維時勢艱難，財用匱乏。理財之道求其事易而效速者，惟行鈔票爲最宜。東西各國莫不恃此以裕國便民。往年朝廷亦曾舉行，放而不收，民間受累，旋即中止。而商民且得通用私票，洋行又復競行紙幣，實未免自棄利權。今戶部議設銀行矣，銀行之利全恃鈔票流通，夫人能知之。惟初辦何以取信於民，經久何以不滋流弊，此當熟思而審籌者也。

民之不信官久矣，如鈔票初行，徒張文告，必多觀望，分給富商，不免勒派，然則果何如而後行？曰：無他，欲人用之，必先自用，民斯信矣。現應由戶部製備鈔票定期行用，酌給銀行若干，嗣後部庫暨內務府各衙門一切出納，除未積成兩之奇零用銀無幾外，均用鈔票。領票者可隨時向銀行換銀，交款者必先時向銀行易票，周轉流通，商民自

然樂用。在銀行以商家辦事，平色稍有不公，人皆可以爭論，不至受官吏之欺壓；在部庫則收放皆票，事歸簡易，堂司可親自點驗，吏胥無從上下其手。戶部之票即銀行之票，銀行之銀即戶部之銀，票即是銀，非同空紙。聞有以號商之票交款者，戶部猶且准收，則官票更可收矣；號商之票可靠者，民間猶樂珍藏，則官票更可藏矣。

至欲經久無弊，則在出票必有限制。西人言計學者，以儲銀得票之二成爲足數兌換，惟中國當民信未孚之日，未可遽涉虛浮，必須開辦之初，估計庫款實儲若干，製票即如其數，以期核實而昭大信。俟票已暢行無礙，再酌量漸增，至多於現儲之銀一倍二倍而止，仍隨時考察市面銀根之盈絀而裒益之。

其民間之私票不必遽禁，以免騷擾，一俟官票通行，即無私票亦足以資周轉，自應量加限制，可仿印花稅之法，凡商民出私票者，必黏印花，課以值百抽幾之稅，此取之不爲虐，而又可以維持官票也。

夫票之數如其銀，無異增一倍之銀，票之數倍於銀，即是增二倍之銀，庫儲雖支絀，一轉移間已形充裕，而且票之流通於市面者益多，即銀之提存於官庫者益多，財用大權操之自上，無虞旁落，行之部庫而效，推之各省藩運等庫亦無不效。惟製票應由戶部慎選工匠，嚴密監造，聞各省在外洋製票及印花，頗有偽造，不可不防。

〔戶部尚書鹿傳霖等片——議覆彭述請行鈔票事，光緒卅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臣等查銀行爲財政之樞紐，而紙幣又爲銀行之樞紐。各國銀行之設，平時發行紙幣，收集金銀現款，遇有緩急，則本其紙幣之信用爲國家發行公債票，而復以所集現款首先認購，以爲商民之倡。大致銀行通例，按照紙幣數目至少須儲現款十分之三，其餘即以所購公債票及各項產業爲抵。是以幣項可得周轉之益，而兌成亦無匱乏之虞。臣部上年三月間奏定試辦銀行章程，本有發行紙幣之條。今該給事中請行鈔票，核其所陳辦法，如一切出納均用鈔票，領票者可向銀行換銀，交款者先向銀行易票，及估計庫款實儲，製票酌量漸增至

多於現銀一倍二倍而止等語。均與臣部擬議者大略相同，自應存之以備參考。

至所擬由臣部自行製票一節，臣部亦經議辦。惟購機器，選募工匠，非遲之年餘不能集事，銀行急須開設，確難久待。查北洋官報局備有印刷機器，所印票紙頗極精良，且係中國官局，與向外洋定製不同。現已飭該銀行總辦等與該局妥訂合同，俾先製備應用，俟臣部購機設廠後，再行自製，以期迅速而便通行。

奉旨：依議。欽此。

2. 戶部銀行(大清銀行)、交通銀行、阜通錢號的 設立和紙幣的印造發行

〔財政處奏勅摺——試辦戶部銀行推行銀幣，光緒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竊臣等前經奏明：在天津設廠鑄造銀幣，業已開工建築廠房，一俟所購機器運到，即行趕緊開鑄，以爲整頓財政之造端。惟此次鑄造銀幣，宗旨在整齊幣制，廣爲推行，收回向用生銀漸次改鑄，以及行用紙幣，鑄造金鎊。此中轉運關鍵，自以部庫之出納爲本源；而尤須設有銀行，爲之操縱維持，始能暢行無阻。中國向無銀行，各省富商所設票號、錢莊大致雖與銀行相類，特公家未設有銀行相與維繫，則國用盈虛之大局，不足資以輔助。凡此情形，皆早在聖明洞鑒之中。前據粵紳候補四品京堂張煜南，稟請招集南洋華商股份，在京城設立商辦銀號，並請由部庫撥給股本銀兩，已由臣等奏明准予立案。惟該紳現始赴南洋招股，開辦尙屬無期。現當整齊幣制之際，亟賴設有銀行，爲推行樞紐。臣等再四籌商，現擬先由戶部設法籌集股本，採取各國銀行章程，斟酌損益，迅即試辦銀行，以爲財幣流轉總匯之所。其詳細章程，另由戶部妥擬奏明辦理。

〔戶部尚書鹿傳霖等摺——酌擬試辦銀行章程，光緒三十年三月〕竊財政處會同臣部奏擬由部試辦銀行推行銀幣以維財政一摺，光

緒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

臣等伏查制幣與銀行相輔而行，非銀行則不能暢行各幣，此一定之勢理。惟既設銀行，則各省必有分號，必得精明穩練切實可靠之人，方能勝任。中國素未講求商務，非如外國之有財政銀行等學堂預爲儲材之地。若延請外人管事，則不惟薪工耗費，且必致操我利權；若專用華人，則急切萬難得許多深通此事妥靠之人分布各處。各國官商銀行名目甚多，徧布國中，民間稍有積資者，無不存放銀行生息，商人欲興事業，亦取資於銀行。人人爭相愛重，一經招股，應者雲集。中國商務初興，人尙未知銀行之利，股份之是否易招，貿易之能否繁盛，初辦尙無把握。外國發行紙幣係國家銀行獨得之權，誠信素孚，故入其國境，市中所見無非銀行之紙幣，商民信用勝於金銀現幣，取資便易，中國官商，平素情形隔閡，且因從前之鈔票，近年之昭信股票，辦理不善，失信於民，更不敢與官交易。今銀行甫設，又勢難遽禁商號出票，官中行用紙幣，恐一時未能取信商民。必須設法昭示大信，數年以後，或可望商情漸通，流行無滯。

銀行之責在於整齊幣制，劃定價值，既不便於市儈之把持，亦有礙於官吏之中飽。開辦伊始，易致謠譟繁興，即各國銀行設在內地者，同行相忌，亦難免傾軋擠排，或懷疑誤會，或拂意挾嫌。竊恐造言生事，輒指爲辦理不善，以爲搖惑，即難免功廢半途。此中委曲爲難情形，均早在聖明洞鑒之中。惟有仰懇天恩主持於上，俯念茲事體大，創辦維艱，屏除一切浮議，不爲所搖，臣等議當力任其難，督飭任事之員，切實籌畫，妥爲辦理，斷不敢稍事鋪張，惟期次第振興，徐收成效。茲議就各國銀行章程，採擇其緊要諸端，參以中國情形，酌擬試辦銀行章程三十二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臣等與財政處王大臣公同商酌，意見相同，如蒙俞允，即由臣部遴派妥員，認真籌辦。

奉旨：依議。欽此

〔附章程〕

一、本行現係試辦，擬先備資本銀四百萬兩，分爲四萬股，每股庫平足銀一百兩。由戶部籌款認購二萬股，其餘二萬股，無論官民人等，均准購買。俟貿易擴充之時，再行酌量添招若干股，隨時由辦事人稟請。

二、本行照有限公司辦法，股份以外，不再向股東添取銀錢，即有虧欠，與股東無涉。惟添招股份之時，則應先儘舊股東，如舊股東不買，方可另招新股。

三、本行現設京師，其各大埠如天津、上海、漢口、廣東、四川等處酌設分行，未設分行之處，可與股實商號訂立合同，作爲代辦。

四、本行專作收存出放款項，買賣荒金荒銀，匯兌劃撥公私款項，折收未滿限期票及代人收存緊要物件。其餘未及詳列之款以及各項禁令，均照各國銀行章程辦理。

五、本行歸國家保護，凡遇市面銀根緊急、青黃不接之時，本行可向戶部請給庫款接濟，其發給之款，照章按期算交息銀。

六、本行開業起，以二十年爲滿，屆時可以稟請展緩限期。

七、本行每季詳造營業資財切實報告二份，送呈財政處、戶部查核，財政處、戶部並可隨時調閱本行清帳。此外各項貿易事業，公家均不干預。

八、以後銀元局鑄造銀銅各幣，均應交本行承領，與商號直接往來，以便流通市面。此項交存銀銅各幣，均按存日多少，照章生息繳公。

九、凡認買股份券者，均於開行之前，先行繳足四分之一，其餘俟本行貿易應用之時，再行普告，分次收取。惟購買此項股份券者，必須書明姓名籍貫註冊，以本國人爲斷，他國人民不得購買，其原有股份者，亦不得轉賣與他國之人。

十、本行分次續收股本之時，均於兩月以前，普行報告，股東若屆期未將續交之款交到者，須俟其補交時，令於應交數目外，增納十分

之一，以懲因循；若再經兩月之久仍未交到者，即將其股票發賣，由其已交本銀內除淨所罰加一之款及因發賣所需一切費用，如有盈餘，交還原主，倘或不足，仍向原股東追繳。其股東遠在外省或外埠者，可再展期兩月，照此辦理。

十一、公家既認買二萬股，即為最大股東，可以選派銀行總辦一人，副總辦一人，另設理事四人，由各股東公舉，與總辦副總辦均為總管事務之員。會議時，則總辦為議長，如遇一事可否各半者，議長有半決之權。總辦如有事故，以副總辦代之。又設監事三人，由股東公舉，監察本行一切事務。此外大班、司帳等人，由辦事人員延請。

十二、理事非有百股以上，監事非有四十股以上，不得選舉。理事選舉後，呈明財政處、戶部再行任事，監事逕由股東公舉。

十三、總辦、副總辦以五年為一任，理事以四年為一任，監事以三年為一任。總辦、副總辦任滿，由公家再選，理事監事任滿，由股東再舉，如其辦事妥善，亦可再受選舉。

十四、理事監事至期滿時，每年至少須退換一人，即在股東公會時議定。

十五、每年三月九月定期在京師會議二次，股東均得與議，惟須入股註冊在一個月以前，並須於會前三日先行持股份券赴本行報名。凡擇定會期於一個月前繕函分別郵寄，並登日報，即為周知，不得以未經接到為詞，另生異議。

十六、銀行執事各員每月須有大會議一次，議辦一切大事；總辦、副總辦、理事每月須有會議數次。議定現行各事，交監事會議承諾，方可施行。

十七、股東會議到場有全數之半，其所持股份券有全股之半，並本行執事人到及一半者，即可定議，否則改期再議。若不能如上所限，而在場股東以為事在可行者已居多數，可以暫時議決。至業經公會議定諸事，未經赴議之人不得退有後言。查現在商部新定商律內，公

司會議章程極爲詳細，凡本行未經詳列者，一切均可查照核定章程辦理。

十八、本行設一股份總冊，登記股東姓名、籍貫、股份券，或賣給或讓與他人，須由原主函致本行，本行稟准，再行通知本人，將買賣或讓與之契，兩造簽名畫押，連股份券送至本行，再由本行登註總冊，且須本行人員於其股券之背簽名畫押，以證永無翻悔。此外有執持股券來行自稱股東者，本行均不承認，惟認曾經註冊者爲實在股東。

十九、本行每半年結帳一次，股票長年官息六釐，結帳之後，除分官息及辦事人等薪水用度外，分作十成，至少留一成作爲公積，一成為辦事人等花紅酬應之需，其餘按股均分，作爲餘利，惟必結帳實有餘利，方能分派股息，不得移本分派。

二十、本行擬印紙幣，分庫平銀一百兩、五十兩、十兩、五兩、一兩五種，通行銀元票亦如之。此外因便商行起見，亦可出市面通用平色及百兩以上銀兩等票以及各種票據。

二一、本行分設省份，即爲本行權力所及之處，凡本行紙幣，公私出入款項，均准一律通用；應繳一切庫款官款，均准以此紙幣照繳，或全用，或搭用，與現銀無異。各該省如有解部款項，並准一體解兌。如有官吏商民人等故意挑剔折扣者，京師准稟知財政處、戶部，外省准稟知該督撫，從嚴參辦。

二二、戶部出入款項，均可由本行辦理，凡有可用票幣收發者，均須用本行紙幣，其他商號之票不得攙用。

二三、有持本行紙幣至總行分行兌換現銀者，均即登時兌給，不得稍有遲延。凡紙幣通行各省，兌換數目，均照匯豐等銀行折算章程辦理。

二四、本行有整齊制幣價值之權，凡遇市商把持壟斷將各項制幣價值任意抬抑之時，本行得以稟請從嚴懲辦，秉公定價，務使幣價一律，以維國法。

二五、現在京中爐房紛紛閉歇，商民受累甚多，今總銀行既設立京師，不能不妥設爐房，傾銷銀兩。擬籌款另設爐房一所，招集匠人，專爲本行傾銷銀兩之所。其商民人等有願將銀兩交本行爐房傾鑄寶銀以及存款交庫等事，均照市面爐房一律交易。統俟銀元鑄多，生銀日少，再行酌量停止，以便商民。

二六、本行不用關防，只刻圖記一顆，其花文字樣由總辦各員酌定，交總辦掌管，至少有執事二人監視，方能開用。如總辦有事不能到行，即將鑰匙交副總辦或理事代爲開用。

二七、本行係仿西例辦法，名爲有限公司，公家既經籌款認買股份，即與各商股一律，凡未經滿限以前，股本銀兩不能隨時提用，亦不得借詞挪借。如有以上各事，本行可堅持不允，以示大公。

二八、偽造紙幣不獨有害本行營業，兼亦害及行用之人，亟須嚴禁。本行既隸於戶部，所發紙幣即與國家制幣無異，應稟財政處、戶部奏明通飭各省出示嚴禁，無論何項人等如有偽造本行紙幣者，由刑部另立專條，從重辦理。

二九、銀行執事本不能兼辦他事，惟本行現係試辦，一時難得專名諳練之人，所有總辦等差，暫准有差者兼辦，但給車馬酬應之費，不給薪工，其花紅等款，則准一律照分。

三十、各省有分行之處，如有股東，亦可公舉二三人與總行所派之人各就本處情形商辦各事，惟所議辦者，不得與總行議定章程太爲相背。

三一、本行如經財政處、戶部或股東執事各員查明本銀業經折閱過半，即應將營業停止，仍須議定辦理結帳人員，俟將存欠帳目歸收清楚，所餘本銀，按股分給各股東，方准閉歇。

三二、以上係草定章程，以後尚須隨時修改，並酌擬詳細辦法，但與原定章程宗旨不至大背者，均可刊刻通行，

〔《大清光緒新法令》，銀行，頁63—66。〕

〔戶部尚書鐵良等摺——酌擬試辦京津上海等處銀行章程，光緒三十一年〕竊臣等前經奉旨試辦戶部銀行，當即恭擬章程三十二條；並遴派總辦等員，於上年（甲辰）三月間奏明在案。伏查國家銀行之設，所以維持財政，整齊圖法，有流通銀銅幣之責；有發行紙幣之權。臣等奉命以來，即督飭該總辦等員盡心籌劃。現當整飭財政之際，天津造幣總廠業經試鑄，必須有官行收發，方可免市儈把持，則戶部銀行之設，勢難延緩。臣等公同商酌，商股一時未能驟集，擬先由臣部銀庫撥銀五十萬兩，先行開辦，以後再隨時籌濟。京師設立總行，天津、上海設立分行，即於本年秋間擇吉開辦，督飭該總辦等認真經理，一面仍由臣等設法厚集資本，延訪通曉財政商情之人，逐漸推廣。總期各省各埠徧行開設，以維權利而便商民。茲謹將酌擬試辦現行章程六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附章程〕

- 一、銀行既經開辦，凡官商軍民人等有願附股及存放款項者，本行一律照收。官利息銀均照前奏章程辦理。
- 一、三處銀行經理之人，由臣部遴選熟習銀行商號情形者，令總辦與之訂立合同，取具押櫃銀兩，妥實商號保單，先行試用。仍責成該總辦等長川分赴監視考查，一切出入款項及帳目要件均須過目，如有不能勝任者，准該總辦等隨時稟明撤換。
- 一、戶部官廠鑄出銅元，除戶部提用外，其餘均應照時價交銀行行銷各省。
- 一、各衙門有關係整頓財政圖法之事，均可立定章程，交銀行代辦。但與貿易無大危險之處，銀行即當遵照辦理。
- 一、京、津、滬三處銀行，現均租賃房屋先行開辦，以節經費，俟辦有成效，再行請款修蓋房屋，以期經久。
- 一、各省匯解部款官款，均宜由銀行代為經理。未設分行之處，可照臣部章程責令股實商號代辦。〔《東方雜誌》，卷3，期2，光緒三十二年

二月出版。]

〔度支部尚書載澤摺——改戶部銀行爲大清銀行並鑒定各銀行則例，光緒三十四年正月三十日〕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二十二日，前財政處會同臣部奏稱，銀行者流通國法之樞機，維持商務之根本。東西各國有中央銀行，復有普通勸業儲蓄各項銀行。考其制度，約有兩端：一爲國家銀行，由國家飭令設立，與以特權，凡通用國幣，發行紙幣，管理官款出入，擔任緊要公債，皆有應盡之義務。一爲民立銀行，爲商民之所請立，必由政府批准然後開設，大旨皆與商民交易，凡其集股數目，營業宗旨，以及一切辦法，均當呈明於戶部，而款項營業情形仍須隨時報告。以上各種銀行，戶部皆有統轄查考之權，且各設專例以監督之。誠以銀行爲通國財政所關，實戶部之專責。中國現當整飭財政之時，凡劃一國幣，辦理公帑洋款，銀行尤關緊要。若無管理之規條，恐各項銀行，必致自爲風氣，則財政仍無整齊之日。是以臣等參考銀行之制設立戶部銀行。開辦以來，略見成效，正籌推廣以立中央銀行之基礎。現遴選通曉銀行章程人員，參考東西各國規則，釐定各種銀行管理及營業專例，勒爲成書，恭呈欽定頒行。嗣後凡國家銀行，以及普通工農、商業、儲蓄各銀行銀號，無論官立、民立，均應遵照辦理，庶盡臣等管理之責，而期與各國成法相符等語。奉旨允准在案。

臣等伏查近年風氣開通，官立、私立各項銀行日益增多，亟須頒布則例，俾營業者有所遵循。臣部職司管理，亦可有所據依，藉收劃一整齊之效。惟此項例文，雖有譯成東西各國通行章程可備參考，而揆諸中國商務之風俗習慣，亦難必其盡合，纂輯之餘，益用詳慎。上年財政處於奏准後，遴員編纂成帙，移交到部。臣部復派員細心研究，擬定銀行則例四種。臣部所設銀行原名戶部銀行，卽爲中央銀行。現臣部已改爲度支部，擬改銀行之名曰大清銀行，計則例二十四條。中國向無銀行，而經營匯劃、貿易如銀號、票商、錢莊以及各省所設之官銀號官錢局，凡有銀行性質者，卽可以普通銀行賅之，計則例十五條。

殖業銀行，爲農工所倚賴，東西各國實業之進步悉由於此，現時農業銀行尙未設立，而關於路工之郵傳部交通銀行，及浙江鐵路之興業銀行，皆殖業銀行也，計則例三十四條。各項銀行之存放款項務取其多而提倡居積之風，萃集錙銖之款者，爲儲蓄銀行，各省現已設有數處，計則例十三條。臣等詳加考核，尙屬周妥，謹繕清單恭呈御覽。

奉旨：依議。欽此。

[附大清銀行則例]第一條、大清銀行就戶部銀行改設，原有資本銀四百萬兩，擬再添招六百萬兩，合共一千萬兩，分爲十萬股。股票概用記名式，由國家認購五萬股，其餘限定本國人承買。至貿易擴張、續行增加資本之時，應由股東總會決定議，稟准度支部添招。招股章程由大清銀行自定，但不得招他國人民入股，亦不准股東將股票轉售與他國人。

第二條、大清銀行爲股份有限公司，各股東之責任，以所認定之股份爲限，股份外若有損失，概不負責任。

第三條、大清銀行設總行於京師，其沿江沿海貿易繁盛之處以及各省府廳州縣應設立分行分號，得隨時斟酌地方情形，稟准度支部照章分設，或與殷實銀行銀號按照銀行章程訂立合同，作爲代辦，或與他行號聯結爲匯兌之契約，均須呈明度支部核准。度支部視爲應行分設之時，可命銀行照章設立。

第四條、大清銀行營業事項開列於下：

1. 短期折息；
2. 各種期票之貼現或賣出；
3. 買賣生金生銀；
4. 匯兌劃撥公私款項及貨物押匯；
5. 代爲收取公司銀行商家所發票據；
6. 收存各種款項及保管緊要貴重物件；
7. 放出款項；

8、發行各種票據。

第五條、大清銀行有代國家發行紙幣之權，但須遵守兌換紙幣則例，另訂詳細章程，呈准度支部施行。兌換紙幣則例未頒布以前，准其暫時發行市面通用銀票。

第六條、大清銀行得由度支部酌定令其經理國庫事務及公家一切款項，並代公家經理公債票及各種證券。

第七條、大清銀行有代國家發有新幣之責，應隨時體察市面情形，向度支部請領新幣，由部核准知照造幣廠分別發放以資流通。

第八條、大清銀行除上開事項外，不得再營他業。

第九條、大清銀行不得將本行股票作為抵當之物，亦不得自行買回。

第十條、大清銀行除營業應用地基房屋外，不得將不動產買入或承受，惟或因清理欠款由債主交付，或因抵當借款由官斷給，須由銀行屬原經手人並委本行確實人一同估勘實抵價值若干，經職員會決議，亦可暫時承受，仍限於十二個月以內迅速出售。倘限期內迫於出售價值致被勒抑，經理人申明實在情形，由銀行呈准度支部量展期限，至多再以六個月為止。若其中因不經意致有損失，前後經手人均應負其責任。

第十一條、大清銀行不得以行中款項營運他項工商事業，但有時收入確實可靠公司股票隨時買賣者，不在此例。

第十二條、大清銀行凡遇各地方市面銀根緊急之際，得由職員會定議呈准度支部借給款項維持市面，仍由銀行按期照章結算存息，聽候部示。

第十三條、大清銀行營業年限，自總行開辦之日計算，以三十年為期。滿期後得由本行職員及股東總會呈准度支部展限。

第十四條、大清銀行設正監督一員、副監督一員、理事四員，統理總分各行一切事務。正副監督由度支部開單請簡，理事由股東總會投票公舉，呈准度支部加札派充。設監事三員，監察總分各行一切事

務，由股東會投票公舉。此外各分行總辦由銀行呈准度支部奏派；經理、協理、司帳等員由銀行職員公同選派，呈明度支部註冊。理事非有一百股以上、監事非有四十股以上者，不得當其選舉。正監督、副監督、理事、監事權限責任及經理協理以下各員合同、保單、薪水、押櫃銀兩與辦事規則，均由大清銀行自訂章程呈准度支部遵辦。

第十五條、度支部特奏派監理官二人，監理大清銀行一切事務。監理官應隨時檢查大清銀行之票據、現金及一切帳簿。監理官得出席於股東總會及其他一切會議，陳述意見，但不得加入議決數。度支部視為應行查核時，可隨時派員會同監理官查核大清銀行一切事務。

第十六條、正監督、副監督、分行總辦以五年為一任，理事以四年為一任，監事以三年為一任。分行總辦、理事、監事如辦事妥慎，均可再受舉派。正副監督、分行總辦任事期內，不得兼他項重要官職。理事、監事任事期內不得兼職他銀行公司事務員。

第十七條、總分各行須造營業、資財切實報告，由總行呈送度支部查核。

第十八條、大清銀行每半年結帳一次，將總分各行營業、資財及半年行中情形，由總行編輯彙報度支部查核。每年總結帳一次，除開支行中薪水各種營業費及股票長年六釐官息外，至少提一成為公積。此公積款項除填補資本虧耗及官息不足外，不得支用。

第十九條、每年定期在京師總行開股東會議一次，惟須入股註冊在一個月以前，並須於會前三日持股票赴總行報名者，方得與議。凡會議應於一個月前以郵函分寄，並登日報通知各股東。臨時有重要事項必須會議時，須招集臨時股東總會。監事全員或股東五十人以上陳明議事宗旨，請求會議者，亦得召集臨時總會。

第二十條、大清銀行應照本則例之旨自定詳細章程，呈請度支部核

准。章程有應行改動之處，須開股東總會決議，呈准度支部施行。

第二十一條、大清銀行如經度支部及職員並股東總會查明本銀折閱過半，即應將營業停止，仍須議定辦理結帳人員俟將存欠帳目收付清楚，所餘本銀，按股分給各股東，方准歇業。

第二十二條、正副監督、分行總辦、理事等員如有故違此項則例，或不遵守權限致有損壞行中營業事項者，經度支部查明，輕則分別處罰，重則奏明撤換。行中所受損失，仍著該員賠繳，或經三分之二決議，亦得呈請度支部查明奏換。

第二十三條、本則例於奏定後三個月施行。

第二十四條、本則例如有應行修改之處，隨時斟酌情形，奏明辦理。

〔附銀行通行則例〕

第一條、凡開設店鋪經營下列之事業，無論用何店名牌號，總稱之爲銀行，皆有遵守本則例之義務。

1. 各種期票匯票之貼現；
2. 短期折息；
3. 經理存款；
4. 放出款項；
5. 買賣生金生銀；
6. 兌換銀錢；
7. 代爲收取公司銀行商家所發票據；
8. 發行各種期票匯票；

9. 發行市面通用銀錢票，但官設行號每月須將發行數目及準備數目按期咨報度支部查核，度支部並應隨時派員前往稽查。〔《東方雜誌》，卷5，期5，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出版〕

〔度支部劃大清銀行文——覈准現行詳細章程〕據大清銀行正監督張允言等呈稱：遵按大清銀行則例第二十條照本則例之旨，擬定詳細章程，經股東總會議決，呈請覈定前來。查所擬大清銀行章程四十

條，均屬周妥與則例亦無不合，准其頒行各行，一律遵守。至該行原定試辦章程三十二條，應即取銷。……

〔現行詳細章程〕……

三十三、本行有代國家發行紙幣之特權，俟幣制劃一，再行遵守兌換則例，另訂細章，呈准度支部施行。現暫行使用一百兩、五十兩、十兩、五兩、一兩五種銀票，其通行之銀元票亦如之。此外因便商民起見，並可出市面通用平色，及百兩以上銀兩等票，以及各種票據。

三十四、本行分設省份，即為本行權力所及之處。凡本行銀兩票、銀元票公私出入款項，均准一律通用。應繳一切庫款、官款，均准以本行票紙照繳，或全用或搭用，與現銀無異。各該省如有解部之款，亦准一律解兌。倘有官吏商民故意挑剔折扣者，京師准稟度支部，外省稟知該省督撫，從嚴參辦。

三十五、度支部出入款項，均可交由本行辦理。凡有可用票紙收發者，概用本行發行之票。

三十六、凡持本行各票來行兌現者，均即登時兌給，不得稍有遲延。其有持此行之票至彼行兌換者，幣制未經劃一以前，均須按當日行市兌給。

三十七、如有偽造本行各項票紙者，無論何項人等，一經查明，送官按律從重罰辦。

三十八、本行有代國家發行新幣之責，應隨時體察市面情形，向度支部請領新幣，由部覈准知照造幣廠分別發放，以資流通。

三十九、本行有整齊制幣價值之權，凡遇市面把持壟斷，有將各項制幣價值任意抬抑者，本行得以稟請從嚴懲辦，秉公定價。務使幣價一律，以維國法。

〔大清銀行總清理處編：《大清銀行始末記》第1章，頁14—21。〕

〔外國公使對於紙幣之質疑〕大清銀行紙幣發行以後，外國公使對於紙幣之擔保質疑於外部者二次。一為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英、美

兩公使之照會，一爲宣統二年二月德公使之照會。前者以大清銀行及其他各銀行發行紙幣，中國政府是否擔保爲言；後者專就大清銀行而言。前者不具述，惟述宣統二年二度支部咨由外部轉覆德公使之文於下。……

准貴部咨開：宣統二年二月初九日，准德國盧代理公使函稱：屢有攸關之人詢問本署，現在通行之大清銀行及其各分行紙幣，是否由中國政府擔保等語。揆之各國通例，國家銀行所出紙幣，即由政府擔保，此事想邀洞鑒。本參議於大清銀行與中國中央政府聯屬如何，未能深曉，是以不能答其所詢，倘荷貴部詢明度支部，中國政府是否擔保大清銀行及各分行紙幣，不勝感謝，即希見覆等因。轉咨前來。查大清銀行係屬官商合辦，由本部管理。該行開辦以來，本部隨時派員稽查，信用頗稱穩固。所發通用銀票其準備金亦屬充足，不致有所危險。相應咨覆貴部查照轉覆可也。〔大清銀行總清理處編，《大清銀行始末記》第6章，頁168—169。〕

〔紙幣之推行〕光緒三十二年秋八月，總辦張允言呈請度支部飭庫出入款項，搭用大清銀行紙幣，以爲北京推行之倡。度支部允之。

其文曰：……竊查奏定銀行章程第二十二條內載：戶部出入款項均可由本行辦理，凡有可用票幣收發者均須用本行紙幣，其他商號之票不得攙用云云。誠以中央銀行爲戶部出納之樞紐，而發行紙幣爲銀行應有之特權。所以東西各國戶部之與銀行，有息息相關互相維繫之理。現在我行初開，正在試辦發行通用銀兩票銀元票之時，商民漸知信用，銀行程度略有萌芽。當此之時，全賴大部維持保護，銀行方有發達之日。嗣後凡遇銀行解部款項，及部庫發放款項之時，應請飭知大庫准其搭放本行紙幣，以符奏章，則部款更可流通，銀行信用愈爲昭著，於國家財政不無裨益。……

光緒三十四年夏四月，監督張允言復請度支部推行紙幣於各省，度支部亦允之。〔大清銀行總清理處編，《大清銀行始末記》第6章，頁160—161。〕

〔度支部同書載澤等摺——釐定兌換紙幣則例，宣統二年五月初十日〕竊臣部釐訂幣制酌擬則例一摺，於本年四月十五日具奏。欽奉諭旨：中國國幣單位，著卽定名曰元，暫就銀爲本位，以一元爲主幣，重庫平七錢二分，另以五角、二角五分、一角三種銀幣，及五分鑄幣，二分、一分、五釐、一釐四種銅幣爲輔幣。元、角、分釐各以十進，永爲定價，不得任意低昂。著度支部一面責成造幣廠迅卽按照所擬各項重量、成色、花紋鑄造新幣，積有成數，次第推行，所有賦稅、課釐必用制幣交納，放欸亦然。並責成大清銀行會同造幣廠將新舊交換機關，籌備完密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聖慮周詳慎重幣制之至意。欽服莫名。

竊維推行幣制當以紙幣相輔而行，既便人民之取攜，復省國家之鑄本，利益殊非淺鮮。惟是紙幣一項，學理既極精深，事實尤爲繁賾。倘辦理不善，將利未見而害先形。唐代之飛錢，宋季之交、會，元、明之寶鈔，其用意未嘗不善，徒以法制未密，流弊遂滋，可爲前車之鑒。現在新幣業經開鑄，此項紙幣卽應次第發出，非博考各國之制度，恐未由採用其長；非參酌中國之情形，恐無以推行盡利。反覆詳求，期於有利無弊，謹撮舉要義爲我皇上縷晰陳之。

發行紙幣固屬國家特權，而政府要不可自爲經理，近世東西各國大都委之中央銀行獨司其事。誠以紙幣關係重要，倘發行之機關不一，勢必漫無限制，充斥市廛，物價因之奇昂，商務遂以不振，貽害於國計民生何堪設想。現擬將此項紙幣一切兌換發行之事，統歸大清銀行管理。無論何項官商行號，概不准擅自發行，必使紙票於紛紜雜出之時，而立收集權中央之效。此其要義一也。紙幣發行總數，查東西各國除法、美二國外，大率無法律明文預定發行數目，誠恐事變無常，需要之範圍亦有所伸縮。中國事同一律，其在平時自應以準備數目爲發行數目，一遇銀根吃緊需要較多，卽由銀行體察市情酌量增發，其應如何明示限制之處，屆時由部覈定，以資遵守。必使銀行任接濟市面之責，而仍不准有任意濫發之弊。此其要義二也。紙幣之流

通全恃兌換以維信用，倘聽其肆意發行毫無準備，萬一變生不測，市面恐慌，兌現者紛至沓來，危險殊難言狀。查各國紙幣條例規定綦詳，而於準備金尤爲最嚴之監察，中國發行紙幣事屬創圖，萬不可稍涉空虛，致失國家信用。現擬於現款準備以外，概以有價證券作爲擔保，必使銀行於孳生利息之中，而仍不失保全信用之道。此其要義三也。發行機關既已委之銀行，則酌收稅銀亦屬國家應得之利益。惟收稅之法，考諸各國，不外發行稅、餘利稅二種。揆之中國情勢，民力既瘠，利率復昂，倘更按發行成數以徵稅銀，則銀行必以借貸爲難，恐不免於農工商業多所阻礙。應請於紙幣發行之次年起，視銀行所得餘利按年徵收若干，並以稅率分作三期遞進，必使銀行於稅額增長之時，而仍不覺義務負擔之重。此其要義四也。

茲經臣等督率幣制調查局各員悉心研討，本此要義釐訂兌換紙幣則例十九條，並加註案語，繕具清單恭呈御覽，伏候欽定施行，俾昭法守。此次奏頒則例後，凡新幣業經發行省份，所有賦稅、課釐、廉俸、薪餉及商民交易，此項紙幣應與新幣並用，不准有所折扣。無論何地大清銀行應一律兌換，尤不得強分畛域，致礙流通。其偽造紙幣或變造紙幣者，應由京、外各衙門督飭所屬，隨時緝獲，按律從嚴治罪不容稍有寬貸。至各省官商行號所發銀錢各票，形式既殊，價值復異，於推行紙幣前途大有妨礙，除商號所發各票，流行尙隘，仍令遵照臣部上年奏定通用銀錢票暫行章程，按年收回二成，期以五年收盡外，其官銀錢號所發各票爲數較鉅，似不能不變通辦法，以收速效。應俟命下，由臣等咨商各將軍都統大臣各省督撫妥籌收換方法，再行奏明辦理。前此大清銀行所發通用銀票，亦應陸續收回以昭劃一。如蒙俞允，即由臣部行知京、外各衙門一體欽遵辦理。所有釐定兌換紙幣則例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附兌換紙幣則例清單〕第一條、兌換紙幣照大清銀行則例第五條，由大清銀行發行，名爲大清銀行兌換券，可在大清銀行照數兌

換國幣。

謹按紙幣代表國幣，大清銀行既任發行之事，即有兌換之責。

第二條、紙幣之種類爲一元、五元、十元、百元四種，其各種發行數目及以後添加種類，應由大清銀行呈請度支部核准。

第三條、大清銀行應照發行紙幣數目常時存儲五成現款，以備兌換。其餘亦須有確實之有價證券爲準備。

謹按有價證券，係指公債票股票等項而言，能隨時於市面出售換成現款。故銀行發行紙幣既不能盡儲現款，自應準備此項證券以維信用。

前項所稱現款，除國幣外，得存儲生金銀與現時通用之別項金銀錢，以作準備，惟總值不得過現款準備之半。當公債票與各項有價證券尚未發達之時，大清銀行照發行紙幣數目存儲五成現款外，其餘五成準備得合有價證券及資本公積併算。

謹按有價證券尚未發達以前，以資本與公積合算作爲準備，尚不致傷銀行信用。

大清銀行除紙幣準備金外，應按照來往存款與二月以下之短期存款數目，另存二成半現銀，以爲支付準備。

第四條、大清銀行應在總分行內另行分科專辦紙幣準備金與幣制事宜。

謹按銀行營業宜計盈虧，推行幣制不宜計盈虧，自應分別辦理。

第五條、凡官款出入及一切商民交易，紙幣應與國幣一律行使，不得有貼水折減情事。違者按國幣則例第二十三條從嚴處治。

第六條、凡遇市面緊迫，大清銀行得於第三條發行額以外，添發紙幣，惟必須呈明度支部核准，並照額外發行數目按年納稅百分之六，或由度支部臨時酌定稅率。

謹按市面緊迫之時，許銀行額外添發紙幣，係爲便於周轉起見。一面略收稅銀，藉示限制。

如遇市面紙幣過於需要之數，應飭大清銀行酌量收回。

第七條、凡持有紙幣者，得向大清銀行總行或分行於營業時刻內隨時兌換，但在分行分號兌換大宗紙幣，其準備金須由總行或附近之大分行運到者，得計程酌展兌換之期。

大清銀行總行在北京，六分行：一在天津，一在上海，一在漢口，一在廣州，一在成都，一在奉天。

新幣尚未鑄造足用時，或在新幣未經流通之處，有以紙幣向大清銀行兌換現款者，該行得照國幣則例第十三條，以國幣一元五角合庫平足銀一兩，再合該處通用銀元銀兩付給。

第八條、新幣發行之際，凡持通行銀元銀兩兌換紙幣者，應照國幣則例第十三條折合國幣，即照國幣數付給紙幣。

謹按以上二條辦法，已具於國幣則例。

第九條、大清銀行應每日將收發存留流通各項紙幣數目及準備金數目製為簡表，並於每星期每月每季每年編製各種平均總表呈報度支部查核，並將每星期六日流通紙幣總數及準備金數目刊登官報。

第十條、大清銀行監理官得監察銀行發行紙幣事項，應隨時檢查各項出入帳簿表冊及準備現金等項，開單呈報度支部查核。

第十一條、紙幣行用雖小有破裂，或破裂數片合成尚可辨認，或泥污水濕字畫號碼數目花紋尚可辨認，而其正中元數字樣全存、四角元數字樣損失一個，及左右圖章左右號碼四個中損失一個者，由大清銀行驗明即照全數兌換。又正中元數字樣損去一半，而四角元數字樣、左右圖章、左右號碼全存者，亦應照全數兌換。

第十二條、紙幣行用或縱或橫或斜損去半幅，而正中元數字樣尚存一半，四角元數字樣仍存兩個，左右圖章左右號碼俱各存一個者，應照半數兌換。

第十三條、紙幣行用如四角元數、左右圖章、左右號碼全存，而正中之元數字樣不可認者，或正中元數字樣全存，而四角元數字樣，左

右圖章、左右號碼不可認者，應不予兌換。

謹按此項紙幣不予兌換者，因損壞太甚不易辨認，恐有偽造之弊。

第十四條、偽造變造紙幣，或仿造紙幣所用特別紙張者，俱以偽造國幣論，依刑律從嚴懲治。凡紙幣行偽案情俱以故意論，如欲辯白，須由被告人取具確實證據。

謹按尋常案件由檢察官起訴者，須由檢察官備具證據，惟紙幣行偽之案，則檢察官不負備具證據之責，而被告須負呈出反面人證確據之責。蓋紙幣行偽案情必甚祕密，未易得正面之證據，故當令被告呈出反面人證確據，如不能呈出反面人證確據，即為情罪坐實之證。

第十五條、凡行用紙幣者，不准故意污損紙幣及註寫各種文字符號於上。

第十六條、紙幣因行使以致污染毀損難以通用，持向大清銀行交換者，不取印刷紙料費。

第十七條、大清銀行既管理發行紙幣事項，應於發行後從次年正月始，每年將總餘利除去常年官利六釐外，按成數分三期納稅。以發行年份之後五年為第一期，每年繳納七釐，第六年起為第二期，每年繳納二成，至公積與資本相等時為第三期，每年繳納三成。

第十八條、凡紙幣之收發交換及銷號等項，另訂詳細章程辦理。

第十九條、本則例俟發行紙幣後，如有應行增改之處，當由度支部隨時斟酌情形奏明辦理。

戶部銀行(大清銀行)紙幣發行數目表

單位：萬

行別	年次 種類	光緒三十一年	光緒三十二年	光緒三十三年	光緒三十四年	宣統元年	宣統二年	宣統三年 國六月底
		銀兩 銀元	銀兩 銀元	銀兩 銀元	銀兩 銀元	銀兩 銀元	銀兩 銀元	銀兩 銀元
北京總行		537,294,580	1,483,559,940 23,960,810	2,621,966,148 73,849,314	1,415,245,561 123,195,945	2,436,836,010 293,475,460	1,467,006,680 439,178,670	2,867,257,751 438,294,286
天津分行			58,878,280	160,130,116	3,471,942 58,943,694	5,085,380 71,815,620	13,594,560 62,778,890	21,363,250 55,057,060
上海分行					117,358,576	178,385,035	745,059,307	755,118,611
漢口分行					272,372,414	299,406,896	10,325,670 344,689,655	462,965,527
濟南分行				38,933,445	44,231,191	182,216,338 42,578,740	285,106,063 174,343,406	375,720,285 196,390,650
張家口分行					313,132 3,897,293	2,046,465 14,284,667	15,115,505 29,128,681	24,189,525 29,945,414
奉天分行				63,130,684 40,001,282	86,585,421 1,092,197,061	77,958,630 1,227,442,670	42,863,610 281,803,560	42,574,460 1,291,982,650
營口分行					83,013,071 134,252,208	84,372,090 498,884,800	84,017,380 3,157,496,360	84,024,075 4,678,500,705
庫倫分行					642,405,562	14,735 909,418,908	2,985 944,043,595	984,641 1,715,842,010
重慶分行						36,243,760 34,073,060	28,804,620 18,690,150	33,271,337 23,998,625

南昌分行	銀兩 銀元	537,294,580	1,542,438,230	2,883,160,393	1,632,850,318	3,041,009,453	1,013,513	7,459,286	14,918,759
杭州分行	銀兩 銀元						84,459,460	182,432,430	182,432,430
開封分行	銀兩 銀元						203,996,290 14,969,900	524,401,220 14,894,490	470,935,960 14,883,720
太原分行	銀兩 銀元							73,000,000 76,691,100	146,104,420 130,889,200
福州分行	銀兩 銀元						58,409,962	54,714,893 376,086,416	49,653,972 380,416,251
長春分行	銀兩 銀元						5,635,554 570,667,314	2,160,794 1,622,046,603	132,262 1,651,997,016
廣州分行	銀兩 銀元						5,592,688 544,598,657	525,108,656 246,389,583	561,601,797 38,245,990
蕪湖分行	銀兩 銀元							34,921,568	46,652,530
長沙分行	銀兩 銀元							288,334,940 19,856,590	355,707,411 33,802,695
西安分行	銀兩 銀元								173,078,892
雲南分行	銀兩 銀元								214,901,241 392,492,526
江寧分行	銀兩 銀元								2,390,721
合 計	銀兩 銀元	537,294,580	1,542,438,230 23,960,810	2,883,160,393 113,850,606	1,632,850,318 2,444,622,753	3,041,009,453 4,840,871,157		3,421,916,861 8,770,511,055	5,438,910,759 12,459,907,898

[張家驥：《中華幣制史》頁124。]

戶部銀行(大清銀行)現銀存庫數目表

位單，圓

行別	現銀存庫數目						
	光緒三十一年	光緒三十二年	光緒三十三年	光緒三十四年	宣統元年	宣統二年	宣統三年 閏六月底
北京總行	414,379,270	610,505,190	1,176,168,118	861,818,166	2,309,121,160	1,752,007,090	3,233,323,803
天津分行	171,076,180	195,985,420	219,393,996	560,620,492	466,710,480	460,348,830	198,458,660
上海分行	767,610	18,269,539	21,955,640	525,109,847	981,290,214	1,606,338,589	905,542,540
漢口分行		19,057,636	64,192,910	293,068,640	354,101,250	485,827,500	959,072,280
濟南分行			202,176,566	223,460,148	385,634,302	299,062,619	705,160,050
張家口分行			1,799,050	10,015,212	19,731,576	21,554,788	27,315,162
奉天分行			5,790,544	31,860,597	679,273,620	709,684,240	1,177,210,370
營口分行				688,672,716	493,127,360	1,822,781,130	3,996,702,936
庫倫分行				186,973,972	434,729,662	449,577,526	305,432,276
重慶分行				22,773,676	134,387,420	351,907,580	101,907,461
南昌分行					38,555,449	211,210,096	7,541,960
杭州分行					134,387,238	203,467,340	301,208,490
蘭封分行					280,987,250	660,173,250	399,613,920

太原分行					185,214,930	139,345,730
福州分行					277,608,391	282,885,146
長春分行					1,703,315,863	1,634,497,660
廣州分行					697,551,248	530,951,714
蕪湖分行					206,452,346	47,724,316
長沙分行					355,046,000	398,436,111
西安分行						129,755,499
雲南分行						576,271,783
江寧分行						112,174,907
合計	586,223,060	853,817,785	1,691,478,824	3,404,373,472	7,946,305,950	12,409,129,356

[張家驥,《中華幣制史》,頁124—126。]

〔郵傳部尚書陳璧等摺——擬設交通銀行，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竊臣部所管輪、路、電、郵四政，總以振興實業挽回利權爲宗旨，即如借款所辦各路存放款項，向係分儲，各立界限，此盈彼絀，不能互相挹注。且由歐匯華，由華匯歐，又不能自爲匯劃，而鎊虧之折耗，猶其顯者也。京外各商埠銀行合羣競進，度支部雖設銀行，勢力尙難悉敵。自應聯合官商廣設銀行，以爲中央之助。臣部所管四政可興之利甚多，設欲籌借資本，無抵押者不足取信，有抵押者復恐難行。現擬贖回京漢鐵路，需款尤鉅，議辦債票股票，必須有總匯之區，專司出納。未贖路之先，所出股票債票須由銀行擔任，否則所有應辦事宜，與部直接，微獨無此政體，且不能消息銀行機關，諸多窒礙。查東西各國，無論官商營業，准設銀行，通都大邑多至百數十處。但遵守中央銀行所定之法律，與中央銀行並行不悖。國內銀行愈多，交通愈普，國事民事均受其益。

近據各埠股實華商，迭請規仿日本興業銀行，集資設立，以期利不外溢。核其辦法，尙合機宜，擬由臣部附入部本，設一銀行，官商合辦，股本銀五百萬兩，招募商股六成，先由臣部認股四成，以應開辦之用，名曰交通銀行。將輪、路、電、郵各局存款，改由銀行經理，就臣部各項散款合而統計，以握其經劃之權。一切經營，悉照各國普通商業銀行辦法，兼采奏准之中國通商銀行、四川濬川源銀行及咨准之浙江鐵路興業銀行各規則，與中央銀行性質截然不同。援照商業各銀行銀號通例，兌出銀元、銀兩、票紙以資周轉。一俟度支部頒發銀行鈔票準備金章程及銀行法律，即與京、外各埠商業一律遵守。將來擴充郵政，凡郵便匯兌郵便儲金實爲臣部專責，及聯絡海外華僑遞信匯兌諸事，調度較靈，愈足以堅人信。故輪、路、電、郵四者互爲交通而必資銀行爲之樞紐。即中央銀行劃一全國幣制，得鐵路、車站、電報、郵政各局所爲之經理匯兌儲金，使國幣推行內地，而鄉曲沿用生銀之習，亦可漸次改良。是輪、路、電、郵實受交通利便之益，而交通利便固不僅

輪、路、電、郵實受其益已也。臣等謹就各國普通商業銀行章程擇其合於本國程度者，酌擬三十八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奉旨，依議。欽此。〔《東方雜誌》，卷5，期2，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出版〕

〔辛亥以前交行鈔券之印製〕一、銀兩券

第一版銀兩券 清宣統元年由滬行向上海商務印書館訂印，即於是年開始發行，券面圖案鑄印雙龍旗以及輪、路、電、郵等關於交通事業之設備。券面金額分爲一、五、十、五十兩等四種，共二千六百六十六兩，印有濟南地名，由濟南行發行，不久即行收束。

第二版銀兩券 清宣統元年及民國元年先後向北京京華印書局臨時訂印，券面圖案改用雲鶴，金額分一、二、三、四、五、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百兩等十一種，共印四十七萬一千七百七十兩，分別印就濟南及河南地名，故又因當地平色之殊，有庫平足銀、濟南足銀、汴平足銀之別，是年由濟、汴兩行發行。民國四年新幣開始發行，本行爲輔助政府推行新幣，此項銀兩券即行收回。

二、銀元券及國幣券

第一版銀元券 清宣統元年由滬行向上海商務印書館訂印，圖案與第一版銀兩券同，券面金額分爲一、五、十元三種，共計三百七十七萬零五百二十元，分別印就北京、南京、天津、上海、漢口、營口、張家口、濟南、開封、廣東等地名，即於是年由各該地分行分別向滬行領用，惟營口地名券雖經印製，實未發行。嗣以發行之第一版券漸多破舊，陸續收回，易以新券。

第二版銀元券 清宣統三年及民國元年向北京京華印書局訂印，券面圖案改用雲鶴（宣統三年者是否爲雲鶴不詳），金額分一、五、十元等三種，因係臨時添印，祇印六萬七千五百五十三元，分別印就北京、天津、濟南、奉天等地名，是年由北京、天津、濟南等行發行，嗣後亦盡量收回。

三、小銀元券

第一版小銀元券、清宣統元年由滬行向上海商務印書館訂印，即於是年發行，券面金額分五、十、五十、一百角等四種，共五百六十萬零三千一百三十五角。爾時分行所設無多，行使小洋券者祇營口一處，旋亦收回結束。

[交通銀行總處藏：《交通銀行卅年史清稿》第10冊，第6章第6節。]

〔戶部設阜通錢號章程，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一、京城內外錢鋪近來紛紛倒閉，所出錢帖不能兌錢，商民交受其害，市面爲之震動。戶部銀行有維持市面之責，今擬於京城內外適中之地，分設錢號四所，專爲保商便民維持市面起見。一切貿易則照商家辦理，名曰阜通東號、南號、西號、北號，一俟擇定地段租借鋪屋，即行開辦。

- 一、號中資本均由戶部銀行發領，每號發領資本銀五千兩。
- 一、號中專做門市兌換生意，公平交易，往來各戶至多以三百金爲斷，凡需用之銀票銀元票現銀均向戶部銀行憑摺川換，號中不能擅自開寫銀票銀元票，以及號中圖書爲人作保等事。
- 一、號中可出市面通用錢帖，紙張由銀行發給，由號開寫數目，蓋用圖書之後，再送銀行加蓋擔保圖記，將數登簿方可發行，以便有所稽考，不致漫無限制。
- 一、各號帳簿每日一結，按月一報，隨時由銀行派人查察，如有票存現款須交銀行存庫，可由銀行酌認息銀，以示體恤。
- 一、各號掌櫃由銀行請定後，須取具股實商號保單，各夥友均歸各掌櫃慎選訂用，一切責成均歸掌櫃擔代，如有透支不妥等情，均惟掌櫃與保人是問。倘掌櫃夥友中，日後查有不守號中規矩之人，登時可以辭退更換。
- 一、號中日用伙食、夥友薪水，均從撙節，年終結帳，除一切開銷之

外，如有盈餘，准其照章酌提花紅，以示獎勵。

一、開號之時，請大部行知巡警部、順天府出示曉諭商民人等，凡有阜通錢號所出錢票，與現錢一體行用，歸戶部銀行擔保，並請巡警部、順天府切實保護。

一、現今市面錢票銅幣當十大錢各分行市，且小錢鋪往往於當十大錢內攙雜私錢漁利，商民受累甚深。今阜通錢號出入錢票銅幣大錢及新鑄制錢價值均歸一律，私鑄小錢概不收用，並須請巡警部、順天府設法嚴禁私錢，以免有礙錢號貿易。〔南京史料

整理處藏，清代各衙門檔卷〕

〔財政處、戶部摺——請分建造紙印刷局廠，光緒卅二年五月五日〕臣部前因銀行業經開辦，當即奏明派員前往日本考查紙幣印刷事宜，誠以紙幣之行，全恃信用，一經作偽，其害不可勝言。唐之飛錢，宋之交、會，實爲中國紙幣之始。當時議者僉謂以輕代重，以虛代實，深慮僞造日多，勢不可久。要知紙幣原冀商民便利，實爲財政之機關，果其立法之初，詳審周密，先求盡善，必能全收其利而不受其害。

東西各國於發行紙幣以及一切簿籍契券各項官紙，凡有價值者，皆由政府主其權，嚴防民間之私製。其有私造者從重科罪，而尤恐人心徇利甚於畏法，故於幣紙印刷之事，特意注重，精益求精，務使民間無從仿效。其造紙也，選料成功必得質地勻潔堅韌，與尋常束楮迥異，更加以水印暗花爲特別之記認，是未經印刷之先，已隱寓防弊之法。其印刷也，以機器精鑄銅版，極求工細，煉制印色，備極鮮明，又益以電胎銅版鍍出分印，雖累萬億而毫釐不爽，務使製作精工，人人能辨真僞，是皆預求立於不敗之地，而無作僞之虞。惟造紙之與印刷，其體則合而爲一，其事則分而爲二，必各設一局以求精進。……

臣處、臣部現值整頓財政之時，亟宜參酌採取，妥爲籌辦，以立基礎。統俟考查之員回京，再將局廠建設之處暨派員經理一切事宜，妥議章程奏明辦理。

奉旨：依議。欽此。

〔度支部尚書載澤等摺——擬定印刷局章程，宣統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光緒三十二年前財政處會同臣部奏發行紙幣宜設印刷官局，次年復經臣部奏擬定建局地方並遴員綜理各等因，先後奉旨允准欽遵辦理在案。現在該局建造房屋安置機件及雕刻銅版等物，業經粗具規模，即可從事印刷，惟局內事務、工務頭緒甚繁，亟應妥訂章程以資遵守。茲經臣等督飭員司悉心規劃，擬訂印刷局章程二十八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本日奉旨：依議。欽此。

〔附酌擬印刷局章程〕第一條、印刷局由度支部奏設，辦理全國紙幣及各項有價證券，將來各種報牘簿籍印刷事務，得由本局臨時擴充辦理。

第二條、印刷局設總辦、幫辦，稟承度支部主持全局一切事務。

第三條、印刷局分事務工務二所，每所酌分科股，依次列左：

事務所所屬各科

書記科 會計科 庶務科 存儲科 守衛科

工務所所屬各科

制版科

銅版股 電版股 管版股

印刷科

凹版股 凸版股 濕紙股

製色科

配合股 製造股 洗濯股

完成科

機器科

第四條、印刷局設事務所長一員，暫由幫辦兼充。工務所長一員，由總幫辦遴派。凡關於事務工務事宜，由各該所長稟承總幫辦核辦。

第五條、事務工務所屬各科，每科設科長一人，由總幫辦督同所長節制一切。

第六條、每科視事之繁簡，酌設科員股員，不定額數。

第七條、印刷局每日作工時間，自午前八時起至十二時止，午後一時起至五時止，各員司人等均須依規定時刻經理職務。

第八條、每逢星期、萬壽聖節、端陽、中秋，各休假一日，年節自臘月除日起至正月初四止，休假五日。

第九條、印刷局員司除例假外，每年請假不得逾二十日，違者按日扣算薪水。

第十條、印刷局員司遇有疾病及有要事告假者，當將假期內應辦職務告知直接管理員，且荐人代理，由所長遴選，告假至三日以上，應由管理員回明所長，轉請總幫辦委人代理。凡所遴委之員如適係該員荐引之人，該代理人如有過失，仍歸該員擔任。

第十一條、凡員司初入局者，須有官紳保證，此外工匠徒一切人等，其初入局時除取具甘結照片之外，亦須有資本三千金及開設在五年以上之殷實店鋪或同鄉京官擔保。惟該同鄉官如請假回籍或改放外官，該工匠藝徒須另請有相當資格之人換立保單繳局。

第十二條、印刷局所辦印刷有價證券，事屬創舉，所有彫刻過版各技向無專門熟習之人，所以不惜重貲延聘外國專門技師來局，召集學徒分門教授。又復優給學徒薪膳，原期造就人材以供將來任使。各學徒果能專心研究學有心得，本局當酌予獎勵，如有中途輟業或干犯局章等情，斥退後仍勒令具保人追繳薪膳各費，以示懲儆。

第十三條、各學徒受本局教育及優給薪膳，畢業後應在本局服義務六年，每年仍酌給津貼銀兩，義務滿後由工務所長臚列技藝程度，呈請總幫辦分別核定薪水。如有畢業後不肯遵章在局當滿義務者，除勒令具保人追繳薪膳各費外，仍須酌量處罰，以儆效尤。

第十四條、凡初入局一切人員，其前三個月均作為試用之期。本局只

酌給津貼若干。如果品行端正，辦學勤奮，再由該管所長轉請總幫辦定給薪水。

第十五條、印刷局員司薪水，視事務之輕重而定，現當開辦伊始，例額未定，一切從廉給發。

第十六條、印刷局工作分爲藝徒工徒兩項，分隸各科股。於未入局之先，曾受有中小學教育爲藝徒，否則皆作爲工徒。藝徒工徒又各分三等，視學業之優劣爲定。

第十七條、各科股進退各工匠藝徒，均由該管所查明，開單呈請總幫辦核奪施行。

第十八條、印刷局日行事件，由書記科逐日登記呈請總幫辦核閱，分飭該各科辦理。其事體重大者，由總幫辦呈明度支部核定，再行飭辦。

第十九條、印刷局款項材料出入，每日由該管科股開列簡明清單，呈請總幫辦查核。每月總結一次，列表呈核，每半年大結一次，並將現存機器材料版面開列存簿，以備點驗。每年辦理次年預算本年決算，由總幫辦呈請度支部核辦奏銷。

第二十條、印刷局員司辦事各守權限，遇有彼此交涉之件，須和衷商辦。倘各員有意見不同之處，須稟告所長，轉請總幫辦核定。

第二一條、各科股如有提議事件，均由兩所長妥商後，再請總幫辦核定施行。

第二二條、各科股應辦之事，除本局章程規定外，如有特別事項，各科長應商同所長稟請總幫辦裁奪。

第二三條、工務事務所屬各科，彼此如有交涉之件，須先行通知所長，轉飭各科接洽，以明權限而杜爭執。

第二四條、凡工務所所屬各科股，如需用物料，先由工務長核定蓋戳，轉送事務蓋戳，再發交庶務科照辦。

第二五條、印刷局員司有異常勤奮者，每屆年終由該管所長呈報總

幫辦酌予獎勵，每屆三年由總幫辦擇尤爲出力者，請度支部奏獎一次。其關係工務之員，如能技藝精熟自成專家，或發明新法新機器有益於國家印刷事業者，由總幫辦徵集證據及證明書，呈請度支部優予奏獎。

第二六條、印刷局員司有因循誤公，隨時由所長呈報總幫辦酌量輕重處罰，其罰則如下：

一、訓誡 二、罰薪 三、更換 四、追繳倍賠

第二七條、印刷局員司如有洩漏機要，以及所犯情節重大者，由總幫辦密呈度支部按律治罪。

第二八條、以上各條均係試辦章程，嗣後如有應行修改之處，及未盡事宜，得隨時酌議改訂。其各科辦事詳細章程另訂專章辦理。

3. 限制地方鈔票及私商鈔票的發行

〔戶部、刑部摺——擬定官銀錢號舞弊處刑辦法，光緒二十二年〕
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初三日，軍機大臣面奉諭旨，御史蔣式芬奏各省官錢局流弊宜防，請飭嚴定刑章一摺，著戶部議奏。欽此。……

據原奏內稱：恭閱邸鈔，各省奏設官錢局以裕度支，下便商民，上資國用，誠公私兩益之妙法，特恐奉行不善，流弊滋多。錢局既經官設，經理局事必用候補官員，吏胥即可乘機舞弊，或以票易錢，付不足數，或攙雜私錢，或遲延不給，此猶小焉者也。甚至每票一字一號重出兩票，重出既多，局中虧累日甚，設法刁難減成付給，此弊之在上者也。奸民奸商，無弊不作，官票暢行，商票必滯，或倡議不肯使用，或偽造官票以假混真，甚有富商大賈，多積官票，一齊支取，令官局周轉不及，以致失信於民，此又弊之在下者也。臣以爲有治人斯有治法，然立法果能周密，亦可歷久無弊，擬請飭下部臣嚴定刑章，侵蝕官款者查抄監追，按照贓私逾贗律治罪，偽造官票者照偽造印信律治罪，庶人知儆懼，上下奉公守法矣。至每年每省預定出錢票若干貫，票文

歲久磨滅，納舊換新，禁索紙墨等費，一併飭部議立章程，俾各省一律遵守各等語。

臣等查官錢局之設，原爲利國利民起見，然利之所在，弊每因之而生。該御史思患預防，所陳極是。惟在各省官局遴派得人，嚴定規條，遍爲曉諭，上下連之以信，出入持之以公，始終奉行，由可免積壓倒虧之弊。現在各省設立官局，如湖南之阜南錢店、河南之豫泉官局、天津之通惠銀號、四川之蜀通官銀錢號，均提官本開設，選派員紳經理，奏准各在案。此外各省能否仿辦，未經奏咨。其已開設各省應如何釐定章程，必須送部酌核奏准頒行，俾商民周知，乃足以昭公信而垂久遠。惟各省情形不一，辦法自不能強同。應請旨飭下各省督撫按照該御史所陳各節，各就地方情形，審時度勢，其經理局事派委官紳書吏若干員名，以票易錢如何給付，局存官本若干，歲出錢票若干，字號如何編立，票式如何製造，開放俸工役食司庫能否搭支，投輸錢糧稅釐民間能否完納，歲久票文磨滅如何納舊換新，吏民舞弊營私如何查究懲治。此外未經事宜分飭各委派員紳逐一詳定局章，由該督撫會同司道酌核奏明，報部立案。

至原奏內稱侵蝕官款者查抄監追，按照贓私逾貫律治罪，偽造官票者照偽造印信律治罪各節。刑部查錢局既經官設，誠難保無不肖官吏及奸民奸商乘機舞弊，自應先定科條，以昭法守。茲據御史蔣式芬奏稱侵蝕官款者查抄監追，照贓私逾貫律治罪，偽造官票者照偽造印信律治罪等因。查臣部律載贓至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監候，係尋常計贓科罪之條，其贓均於定案時著追，如力不能完，卽取結隨案聲請豁免。若盜倉庫錢糧以贓係官物，定罪後仍應勒限監追，所以重庫儲也。各省官錢局藉以便益商民，其所出錢票與民間行使之票無殊，遇有侵蝕等案，自可照尋常竊盜律計贓科罪。惟各局資本均係官款，若侵吞入己僅治罪而不追贓，恐局本漸次虧折，轉非慎重庫儲之道。似應參照盜倉庫錢糧例酌予限期，分別監追。至例載偽造諸衙門印信

誑騙財物爲數多者，照律擬斬監候，爲從杖一百流三千里，爲數無多，錢不及十千，爲首雕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爲從及知情行用者各減一等等語。雖係偽造印信專條，而由官錢局刷印之錢票其上如蓋用該省藩司等官印信，卽與商票大有區別，有犯偽造等弊，自可仿照問擬。臣等公同商酌，擬請嗣後如有不肖官吏及管事經手人等侵蝕官錢局官款數至一百二十兩以上者，擬絞監候，俱酌限四個月勒追，全完減爲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完再限四個月勒追，全完減爲近邊充軍，不完計不完之數五百兩者入於秋審情實辦理，不及五百兩者均入於秋審緩決，再限四個月勒追，限外不完，永遠監禁，全完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其侵蝕之數未逾一百二十兩者，亦照竊盜律計贓分別治罪，仍依限勒追，初限全完減二等發落，再限全完減一等發落，不完卽行實發。倘有奸民奸商偽造官錢局蓋用印信錢票，除審有私雕假印關係軍機錢糧等弊者，仍照本例問擬斬決外，如僅止誑騙財物數至十千以上爲首者擬斬監候，爲從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不及十千爲首雕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爲從及知情行用者各減一等。如此嚴定科條，庶可永昭法守。而臣等竊以爲懲治於事後，究不如詳慎於事前，官局既設，局外之偽造及局內之侵蝕各弊端，如何設法嚴密防察，應請旨飭下各該督撫等慎選廉能之員，認真經理，不令稍有流弊，並將該員紳銜名先行報部立案。倘有營私舞弊之徒，事經發覺，於應追贓款或限滿無力完繳或繳不足數，如或責令按成分賠之處，於具奏時一併入於章程之內，以期得人而重公款。〔《三朝上諭條例》，光緒二十二年戶部則例。〕

〔刑部、戶部摺——擬定私商錢鋪倒閉欺騙處刑辦法，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南洋通商大臣兩江總督劉坤一奏奸商虛設公司行舖，倒騙存款，請照京城錢舖定例分別辦理一摺。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初八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該臣等會同戶部議得，據南洋通商大臣兩江總督劉坤一奏稱：竊據上海商務總局紳董呈稱，近來市面日緊，倒閉之局愈出愈奇，以有挾爲護符，以延訟爲得計。甚至朝集股

本，暮即捲逃，昨方下貨，今已移匿，棧單房契輕齋遠遁，倒盤貶價，弊端百出，貽害無窮。詳請照騙人財物律例辦理。當經咨准戶部鈔錄刑部律例咨覆查照奏明辦理等因。嗣據按察使朱之臻詳稱，商民開設公司錢舖，即援照京城錢舖定例，無論新開舊設，均令五家聯名互保報官存案，如有侵蝕倒閉商民各款，由地方官立拿監禁，分別查封寓所資財及原籍家產，勒限兩月全數完竣，起意關閉之犯，枷號兩個月杖一百，折責釋放，若逾限不完，無論財主管事人及舖伙侵吞賠折統計數在一百二十兩以下者，照誑騙財物律，計贓照竊盜論，至一百二十兩發附近充軍，一百二十兩以上至三百三十兩發近邊，六百六十兩發邊遠，一千兩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一千兩以上發黑龍江安置，仍照章發新疆種地當差，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到配後加枷號三個月，一萬兩以上擬絞監候，均勒限一年追賠，限內全完，枷責釋放，不完再限一年，追賠全完，死罪減二等定擬，軍流以下，仍枷責發落，若不完，軍流以下人犯即行發配，死罪人犯再限一年，追賠不完即永遠監禁。所欠銀錢即勒令互保均勻給限代發，免其治罪，仍咨行本犯原籍於家屬名下追償，如互保不願代發或限滿代發未完，照準竊盜為從律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其互保代還銀錢，如本犯於監禁及到配後給還者，軍流以下即行釋放，死罪人犯仍減二等發落。若五家同時關閉，一併均拿押追，照前治罪，未還銀錢仍於各犯家屬名下嚴追給領。其有虛設別項行舖，侵吞商民各款情節相似者，亦即照此辦理等因具奏前來。

臣等查奸商市儈虛設公司行舖，招徠客商存款，希圖倒騙鉅貲，自開自歇，席捲潛逃。存款之戶輕則罄其貲財，重或釀成命案，市面蕭條未必不由於此，若不力加整頓，殊於國計民生大有妨礙。前據該督咨稱：近來倒騙之局愈出愈奇，擬照騙人財物律例辦理。經臣部以該督所請係為整頓商務起見，事屬可行，惟誑騙財物係計贓準竊盜論罪，至滿流而止。現今市面日緊，人情日謫，以有挾為護符，以延訟為

得計。甚至早集股本，暮即捲逃，昨方下貨，今已移匿，棧單房契輕齎遠遁。行險徼倖之黠商，益復倒盤貶價，掣動全局，概照誑騙計贓科罪，殊嫌情重法輕。擬令嗣後遇有虧閉客欸贓數無多者，照尋常誑騙人財物準竊盜論免刺，其有捲逃股本，移匿客貨，情重欸鉅，掣動商務者，即比照京城錢舖侵蝕錢文例章，分別問擬軍戍絞候，勒限監追等因，並抄錄律例章程咨行該督查照奏明辦理在案。茲據該督奏稱商民開設公司錢舖，請援照京城錢舖定例分別辦理等語，系爲維持商務起見。臣等公同酌議，應如該督所奏，嗣後該省商民如有開設公司錢舖，即照京城錢舖定例。無論新開舊設，均令五家聯名互保報官存案，如有侵蝕倒閉商民各欸，立即拘拿監禁，分別查封寓所貲財及原籍家產，仍押令家屬勒限兩個月完竣。其起意關閉之犯，枷號兩個月杖一百折責釋放。若逾限不完，無論財主管事人及舖伙侵吞賠折統計數在一百二十兩以下者，照誑騙律計贓準竊盜論罪，至一百二十兩發附近充軍；一百二十兩以上至三百三十兩發近邊；六百六十兩發邊遠；一千兩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一千兩以上發黑龍江安置，仍照章發新疆種地當差，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到配後加枷號三個月；一萬兩以上擬絞監候。均勒限一年追賠，限內全完，枷責釋放，不完再限一年，追賠全完，死罪減二等定擬，軍流以下仍枷責發落，不完，軍流以下人犯即行發配，死罪人犯再限一年追賠，不完，即永遠監禁。所欠銀錢勒令互保均勻給限代發，免其治罪，仍咨行本犯原籍於家屬名下追償。如互保不願代發或限滿代發未完，照準竊盜爲從律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其互保代還銀錢如本犯於監禁及到配後給還者，軍流以下即行釋放，死罪人犯仍減二等發落。若五家同時關閉，一併拘拿押追照前治罪，未還銀錢，仍於各犯屬名下嚴追給領。其有虛設別項行舖情節相似者，亦即照此辦理。如此分別嚴懲，庶奸商知所儆畏，而市廛亦日有起色矣。再此等倒騙之案，各省近日亦復不少，似應照辦，以昭劃一。如蒙俞允，臣部即行文該督並咨直省督撫、將軍、都統、府尹一

體遵照辦理。再，此摺係刑部主稿，合併聲明。

奉旨：依議。欽此。〔《三朝上諭條例》，光緒二十六年條例。〕

〔度支部尚書載澤等摺——集中財權並請各省申報發行紙幣，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內閣奉上諭：前據度支部奏清理財政宜先明定辦法一摺，當經飭交會議具奏。茲據覆奏，朕詳加披覽，與度支部原奏大致相符，更有補原奏所不足之處，全國財政攸關，不厭詳求，著將原奏覆奏各摺件一併再交度支部妥慎斟酌，另行具奏。欽此。欽遵，由內閣鈔出到部。仰見我皇上慎重財政，睿慮周詳，莫名欽感。

竊維理財爲庶政根本，故憲政籌備卽以清理財政爲初基；度支當財用匯歸，則清理章程自以統一財權爲先務。臣部前奉明詔，頒布清理財政章程，深慮權限未明，卽章程亦成虛設。故先舉其大者數端，以便於從事清理。於是臣等有明定辦法六條之奏，蓋爲遵旨清理財政起見，並非於內外臣工強相執難也。此次會議政務處覆奏大致以各省辦事之艱難，疑臣部操持之過急，既違統一之議，仍多遷就之詞。臣等一再推求，亦知積重之弊，勢難驟返，願以迫於事會，責無旁貸，現奉諭旨令臣部妥慎斟酌，另行具奏。自應逐款詳議，期臻妥善，敬爲我皇上縷晰陳之。

一、覆奏稱募借外債統歸度支部主持，咨明外務部會商辦理，又稱各部各省如願自向外國放債之人相商者，准商定辦法仍歸度支部出名立約承借一節。查整理國債自係臣部專責，外債關乎交涉，自應咨明外務部，以昭妥慎。外債流弊，言之疚心，去年六月間，臣部經有預爲裁制之奏。此次臣等原奏慎重外債，固深慮事權紛歧，開侵軼之路；亦欲使預算適合，不悞清償之期，而用意實在於不使輕易募借。倘無論應否舉債，准由各部各省自向放債之人商定辦法，由臣部出名承借，是放任仍舊，而中央財政益滋其患也。請嗣後各部各省必不得已募借外債，應先經臣部核准，由臣部會同外務部奏明，再由臣部出名

訂借交該部該省領用，各部各省不得逕向外國訂借。如此則該債指抵之款，償還之期，自應由臣部合計全局預算核定。其從前各部各省已借洋債應如何分年歸還，均令各部各省於國家稅、地方稅未劃分以前籌定切實辦法報部立案；至國家稅、地方稅劃分以後如何分別動用，亦應預爲議明，以免屆期輾轉。

二、覆奏稱在京各衙門款項分別經收，隨時報明度支部，其應銷款項照常支撥，如有浮收濫費，可咨商該衙門切實核減，概令解交部庫，再向部庫請領，徒多周折一節。伏查雍正年間設立會考府，察核各部院動支錢糧。以國初費用之簡，而立法之嚴尙且如是。近日在京各衙門款項乃自收自用，臣部無從過問。前年內閣學士吳郁生奏請明定養廉統籌劃一辦法，近日御史謝遠涵奏官祿不均請一財權而除積弊各摺片，皆以各部自私財用爲言，臣等實引以爲疚。現當籌備憲政，財政統計又爲臣部專責，若中央財政任成分劃之形，殊非憲政國庫獨立之法。且臣部既司國庫，則盈虛質劑具有權宜，若仍令各衙門自爲收支，則肥瘠不均，遑論制用。覆奏謂徒費週折，是仍多遷就之意。應請嗣後在京各衙門將現在已籌及將來應籌之款，分別情形，或由臣部直接經收，或由各衙門經收，統由部庫收發。各衙門應銷款項，暫仍照常支撥。將來隨時損益，如實有不敷，再由臣部核定奏明撥補，以資辦公。

三、覆奏稱各省官銀號所出紙票，應由公家担其責成，自應由部稽核。但須聲明此舉專爲稽查票數成本起見，所有盈利仍歸該省支銷，並不提撥一節。查各省官銀號發出紙票，其濫惡實過於日本明治初年之藩札。稅政日深，隱憂滋大。聞湖北、江蘇等省爲數尤鉅。近外人以事關商務，曾照會此等紙票是否國家担認？各省既向不咨報，無從知其底蘊，實屬難於答覆。近日各商埠銀根奇緊，危險迭出，滔滔之勢，爲害何堪設想？各疆臣既濬此利源，自當担此責任，籌本金、保信用必已夙有權衡，而臣等私憂過計，作此未雨之綢繆，蓋懼其害非

冀其利也。覆奏謂由公家担其責成，且沾沾以盈利爲言，均未深明此中弊害。應請旨飭下各省督撫，所有現開官銀號，無論舊設新設，將開設年月，及資本實數，現在發出紙票若干，經理協理何人，限六個月逐一詳細列表送部，以憑稽考而期核實。郵傳部交通銀行亦一律辦理。……(下略)

奉旨：度支部奏妥議清理財政辦法一摺，著依議。欽此。

〔度支部尚書載澤等咨各省文——調查發行鈔票數目，宣統元年四月十五日〕竊查本部上年十一月間具奏清理財政辦法摺內，曾經聲明各省官銀錢號，無論舊設新設，將開設年月及資本實數，發出紙票若干，準備金若干，限六個月逐一詳細列表送部，以憑稽核。又查銀行通行則例第一條內開：紙幣法律未經頒布以前，官設商立各行號均得暫時發行市面通用銀錢票，但官設行號每月須將發行數目及準備數目按期呈報度支部查核。第五條內開：凡銀行每半年須詳造所有財產目錄及出入對照表呈送度支部查核，各等因，疊經行知在案。現在歷時已久，除湖北官錢局呈送光緒三十四年全年出入對照表、鈔票發行數目表，北洋天津銀號、廣東官錢局、熱河官銀號呈送光緒三十四年出入對照表到部，仍應查照此次表式分別填送外，其餘各省官銀錢號尚未見呈報前來，相應咨催各省將軍都統督撫查照，轉飭該號迅即遵照本部釐訂表式一律填送到部，以憑稽核。

〔度支部尚書載澤等咨文——限制官商銀號發鈔，宣統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查銀行通行則例第一條第二項，紙幣法律未經頒布以前，官設商立各行號均得暫時發行通用銀錢票等語，本系一時權宜之計。現在本部籌辦劃一現行銀幣，此項銀錢票若頒發過多，恐於劃一銀幣不無妨礙，亟應限期停發。以接到部咨之日起算，半月爲限，凡各省官商行號未發行之銀錢票不得再行增發；已發行之銀錢票尤應逐漸收回，以示限制而昭統一。除詳細辦法由部釐訂頒布外，相應咨行民政部、郵傳部、順天府，並飛咨各省將軍、都統、督撫、查照，轉飭該省官

銀行號切實遵辦，並飭地方官轉諭商會知照各商號一體遵辦可也。

〔度支部尚書載澤等摺——擬定通用銀錢票暫行章程，宣統元年六月初七日〕查東西各國發行紙幣，大都統其權於中央政府，委其事於國家銀行。間有採用多數銀行發行之制者，而印刷必由官廠，準備必交國庫。其他限制數目，抽查虛實，防微杜漸，督察甚嚴。至如與紙幣類似之物，如支條、期票、匯票等類，各國皆立專法，以示與紙幣之區別。其不載人名期限之票紙，則皆一概嚴禁，不准任便行用。誠以一紙空據代表金銀，既侵紙幣之特權，更滋架空之弊害，於國計民生關係甚大。國家政尚寬大，事關商務，向聽商人自行經理。近來行號林立，票紙日多，官視為籌款之方，商倚為謀利之具。倘不設法限制，將官款收放，幾無現銀；市面出入，惟餘空紙。物價騰貴，民生困窮，其危害何堪設想。上年十二月，臣部具奏妥議清理財政辦法摺內，令各省督撫將現設官銀錢號，現在發出紙票若干，準備金若干，限六個月詳細列表送部等因。奉旨允准欽遵施行在案。又於上月由臣部通咨各省，嗣後官商銀錢行號發行票紙未發者不准增發，已發者逐漸收回等因，亦在案。臣等一再籌商，當清釐積弊之初，必當有較若畫一之法。謹擬訂暫行章程二十條，其間如分別種類，責成担保，限制數目，嚴定準備，隨時抽查，限期收回，使銀錢號專力於存放匯兌之正業，所以保信用固銀根，亦預為劃一幣制之地。惟積習既深，似未能一時驟加裁制，故此次定章，一切務從寬簡，俾商人易於遵從。謹將章程另繕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即由臣部通咨各省依限遵辦。至臣部所屬之大清銀行，現時所發通用銀票數目，飭令票由臣部隨時查核，至十成之準備，五年之限期，亦應與各官商銀錢行號一律遵守，以昭信用。……

〔附章程〕第一條 凡印刷或繕寫之紙票，數目成整，不載支付人名及支付時期地址者，俗名鈔票，銀行則例稱為通用銀錢票，均須一律遵守此項章程。

第二條 凡繕寫之票，有奇零尾數，或載明支付人名及支付時期地址，名爲支票兌條者，不必援照此項章程辦理。

第三條 通用銀錢票，必須有股實同業五家互保，担任賠償票款之責，方准發行。惟官設行號不在此限。

第四條 凡掛幌錢鋪，發行小錢票及其他紙票者，如有股實商號五家出具保結，担任賠償票款之責，暫准照舊發行。惟此項號鋪，除照銀錢兌換所章程，呈由地方官彙案報部外，其關於發行紙票之事，仍遵此項章程辦理。

第五條 本章程未經頒發以前，凡向來發行銀錢票之行號，尙未註冊領照者，限於文到六個月內，趕緊備集資本，呈請地方官驗實，報部註冊。逾限不呈請者，除限期勒令收回此項紙票外，由地方官查照第十八條，酌量輕重，處以罰款。

第六條 本章程未經頒發以前，有非銀錢行號發行此項紙票者，限至宣統二年五月底止，陸續將全數收回。其有於限期內不能全數收回者，准其另設銀錢莊號，照章註冊，援照此項章程一律辦理。

第七條 自本章程頒發後，再行新設之官商銀錢行號，概不准發行此項紙票。

第八條 本章程頒發後，凡照章准發此項紙票各行號，只能照現在數目發行，不得逾額增發。

第九條 凡發行此項紙票各行號，須將現在發出實數，按照部訂表式填送到部。其現在發出實數，以文到一個月內發出最多數目之日計算。

第十條 凡發出此項紙票，無論官商行號，必須有現款十分之四，作爲準備。其餘全數，可以各種公債及確實可靠之股票借券備作準備。另行存庫立賬，不與尋常營業賬目款項相混，以備抽查。

第十一條 凡准發此項紙票各行號，自宣統二年起，每年須收回票數二成，限以五年全數收盡。

第十二條 凡准發此項紙票各行號，於限期內，情願一時全數收回者，准商由大清銀行，以確實之抵當物品，借予低利分年攤還款項。

第十三條 將來新幣發行地方，凡有礙輔幣之紙票（如制錢票、銅元票、銀角票），由部臨時專案飭遵。

第十四條 每月發行及準備數目，自宣統二年正月起，須按月遵照部訂表式填送到部。

第十五條 凡官設行號，均由本部派員隨時抽查。如準備數目不符，或呈報不實，及有他項情弊者，立稟本部查辦。

第十六條 凡商設行號，由各地方官隨時會同商會派員抽查。如準備不符，或呈報不實，及有他項情弊者，報部查辦。

第十七條 抽查章程，由部詳細酌訂，以資遵守。

第十八條 凡有違犯此項章程者，輕則由地方官酌量情形處以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罰款，重則由地方官逕報本部核辦。

第十九條 本章程係為維持幣制保全市面起見，如有籍端勒索者，准各該行號逕稟本部，及各該省督撫查實，從嚴參辦。至商民之造謠生事者，亦准稟請地方官從嚴懲辦。

第二十條 本章程如有應行修改或停止廢棄之時，由本部臨時斟酌辦理。

本日奉旨：依議。

〔度支部尚書載澤等咨文——釐定商設銀錢業註冊章程，宣統元年九月十七日〕 本年六月間本部釐訂限制官商銀錢行號票紙暫行章程二十條，奏蒙允准咨行，並咨催按表填報在案。茲准各省督撫陸續送到該省官銀錢號發行數目等項，本部已分別覈辦，各予存案備查。惟商設行號林立，發行票紙向無稽察，一遇虧倒，全市震動，小民受害甚酷。其為幣制前途之害，更不待言，自上年本部奏定銀行則例以來，迭次催令此種行號備資註冊，以便稽察而維市面。比年新開行號呈請註冊者固屬不少，而舊設者多未補請。查暫行章程第五條，限於

文到六個月內凡發行銀錢票之行號，均須呈請地方官報部註冊，逾限則由地方官分別處罰。現在限期將屆，除京師由商會彙總呈請註冊四十六家外，餘均應由各該地方官會同商會紳董按照此次發出第一表式，迅速查明報部。其開設有年准其暫仍發行票紙者，應飭照第二表式自行填註各節，呈由該地方官報部分別註冊立案。如仍因循玩視，一踰限期即當勒令將票紙全數收回，並查照暫行章程第十八條辦理。各地方官遇有呈請註冊立案等事務，宜遵章迅辦，不得留難壓擱，以恤商艱。相應咨行各省將軍、督撫、都統、副都統、民政部、順天府轉飭各該地方官切實遵辦，並將部文表式暨前咨暫行章程二十條刊印成冊，轉知商會紳董並通飭銀錢行號遵照可也。

〔第一表式〕

某省某府廳州某州縣發行通用銀錢票行號表

行號

設立地方

設立年月

店主姓名

有無兼營他項貿易

總分店若干處

曾否註冊立案

發行何種票紙

流通地方

〔第二表式〕

計開

行號招牌

設立地方

開設年月

經營事件

該商姓名職業產業

如係合資，須將合資人姓名住址合同開列

如係集股，須將創辦人及辦事人姓名職業開列

資本若干若係合資集股，須分註有限無限

以上均遵照註冊章程內應聲明事項單

發行何種票紙

某種票紙曾經發行若干，現在流通在外若干，折銀若干

向以何物爲準備，折銀若干

收入各種存款合銀若干

放出各種借款合銀若干

上三項均指現在實數而言

〔度支部尚書載澤等片——限制官商行號發行紙票，宣統二年五月十四日〕再，查通用銀錢票流通市面，殊於幣制有礙，上年臣部奏定通用銀錢票暫行章程嚴定限制，原預爲推行制幣之地，應與此項紙幣則例一體遵守。其業經發行各行號，應卽照章按年收回；未經發行各行號及以後新設各行號，卽不准再爲發行。如有不遵此項章程辦理者，無論官辦商辦，卽由臣部，查明據實奏參，照章懲罰，以維幣制。所有限制官商行號發行紙票緣由，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三) 辛亥革命時期人民拒用官鈔 及清政府企圖發行不兌現鈔票

〔兩廣總督張鳴岐摺——因收回路權人民拒用官幣由粵省借用外債應付，宣統三年七月十一日〕竊查本年五月因收回粵路，有人倡議不用官發紙幣，紛紛持票領銀，牽動市面。經臣電奏請向外國銀行訂借現款五百萬兩，以資周轉。由外務部、度支部議准覆奏，奉旨俞允，欽遵在案。嗣復電准度支、郵傳兩部先行撥借銀三百萬兩，以救

眉急。一面督飭藩司勸業道向外國各銀行妥爲商借。計向日本臺灣銀行一次訂借日金六十萬元，年息六釐，還期以二年爲限。二次訂借日金一百萬元，年息六釐，還期以三年爲限，以廣東省歲收小押餉、硝磺餉四十五萬兩作擔保。又向英國匯豐、法國匯理、德國德華三銀行共訂借港紙五百萬元，年息七釐，還期以五年爲限，以廣東省歲收釐金二百四十萬兩爲擔保。臺灣銀行借款皆無用費，初次且無擔保，匯豐等三銀行借款則每萬元僅給用費二十五元，且須俟分次還款時，始按應還之數核算付給。均經妥定合同，分別簽押，按期收款。以上綜計借入日金一百六十萬元、港紙五百萬元，約合華銀五百萬兩之數。

臣查此次粵省因收回路權事，奸民搆煽，抵制官發紙幣，紛紛持票領銀，一日達數十萬，市場危險，不可終日。本省官銀錢局歷年發行鈔票，所收票本分存銀行銀鋪，原無虧空，然咄嗟之間欲提還以供應付，則數鉅期迫，必至牽動商場，損害甚大。故爲保全市面起見，寧息借外款，使官局受一時之虧，而決不敢勒提票本，貽商場莫大之累。且借款本息將來可由官銀錢局在餘利項下歸還，既可保市面之安寧，又不遺人民以負擔，實爲兩全之策。至本年籌抵賭餉不敷之一百九十餘萬兩，查照諮議局初次議案亦應由官廳暫行籌借，先經臣將詳細緣由奏報有案，當此財政奇絀，自非速行籌借，無以接濟要需。現將借款港紙四百萬元撥歸官銀錢局，以爲償還部款之需；又港紙一百萬元、日金一百六十萬元撥歸藩司衙門，以抵賭餉不敷之數。局用者既擬由餘利填還，固非期月之間所能有此餘利，司用者或屬國家行政經費，或屬地方行政經費，亦須列入預算；俟資政院諮議局議決後方能分別籌還，均不能不稍需時日，故歸還之限訂立稍長，俾有迴旋之餘地，此則借款分撥之數與還期稍寬之理由也。

宣統三年八月十一日硃批：該部知道。欽此。

〔河南巡撫寶霖請內閣代奏電——武昌革命湖北官鈔河南省鈔擴兌，宣統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竊湖北官錢局鈔票因流行已久，且係

公家所出，豫省向來通用。昨得武漢警報，商民人等以原局存亡未卜，市面各票相率不收，勢將陡起風潮，已令此間大清分銀行總辦傳知各商，將來不致無著，各將大宗票暫存，零票照用，是否有濟，尙無把握。頃又接鄭州電稟，彼處用多且久，鄂事起後人心恐慌，懇速電度支部設法維持等語。竊維湖北官銀錢局鈔票到處皆有，代收一事本非易易，但此票原係公家所出，銀錢關繫，起閱更易，此時豫省籌防籌餉正在日不暇給，全賴內地安靖，方可一意專注前敵。若再別生枝節，處處掣肘，大局何以支持？惟有仰懇天恩速飭度支、郵傳二部暫令大清、交通各分銀行，將現在豫省行用湖北官錢局各鈔票設法擔任兌匯，俾免另生危險，保全實大。

再，豫省司庫存款頗微，現因軍用甚急，尙需另求接濟。本省官銀錢局所發鈔票，亦因受此影響紛紛取現，均屬自顧不遑，是以萬無餘力兼顧及此。

〔兩江總督張人駿請內閣代奏電——武昌革命南京官鈔擠兌，宣統三年八月二十五日〕鄂省變亂，訛言四起，武漢沿江避難者紛紛南下，裕寧官錢局大受影響，持票兌現者紛至沓來，勢將被擠。雖已籌撥現銀，終恐應接不暇。若市面動搖，糜爛不堪設想。已另電請度支部、郵傳部通電沿江及上海大清、交通各分行與裕寧總分各局，互相聯絡，隨時接濟。查寧省造幣分廠所存現銀五十萬兩，已由裕寧總局先行借撥，暫救眉急。該分廠尙有造成新幣一百餘萬，擬請飭下度支部飛飭該分廠盡數撥交大清、交通二分行及裕寧總局，以備應付鈔票行用。一面出示曉諭，通行新幣，以保信用而安人心。

〔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請內閣代奏電——東帖擠兌，宣統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前因奉省現幣缺乏，曾電度支部俟奉廠趕鑄新幣兩月後，仍行開鑄舊幣在案。現在新糧上市，現幣不敷周轉，加以武昌亂耗，人心浮動，商民持帖取現者日不暇給。若不開鑄舊小銀元，趕籌接濟，銀號無幣應付，勢必釀成恐慌，牽動三省金融大局，不堪設想。相

應請旨飭下度支部迅飭奉廠開鑄舊幣，以維市面而定人心。

〔給事中張世樞摺——武昌革命影響京市金融緊張，宣統三年九月初九日〕竊維匪黨倡亂，患在肢體；財政困窮，患在腹心。自武漢猝變以來，都中巨室紛紛向銀行錢店提取現銀現錢，尤而效之者日見其多。至近日市面已周轉不通，繼信成銀行而倒閉者，銀行錢店不止數十家。初八日交通銀行及各爐房全行停止生意，因之銀價驟落，且無一定行情。每京平銀一兩僅值制錢一千三百四五十文不等，加以物價奇昂，非現錢不能交易。都中人雜十方，搖惑最易，各軍錯處，餉少易饑，若再延宕數日，無救濟之法，有不堪設想者矣。臣伏讀累日上諭，欽奉皇太后懿旨頒發內帑助餉助賑，恩意如天，凡在臣民無不感激，況宮內所有天家儲蓄，微臣何敢輕言。然際此度支奇絀之時，以之救濟都市艱難，誠屬惠而不費，擬仍籲請懿旨，頒發內帑千萬兩或數百萬兩，交大清銀行祇領，維持該行信用。以其半發交官錢店及各商錢店流通行使，並飭度支部妥訂章程，俾都市永無滯塞。俟事局平定後，責成大清銀行及官商錢店將此項陸續籌還。

〔御史蕭丙炎摺——北京大清等銀行擠兌並陳辦法四端，宣統三年八月二十六日〕竊惟京師為根本重要之地，銀行為財政總會之區，而大清總銀行尤為全國人民生命財產之所繫，宜如何同心信用竭力維持。乃臣查近日大清總銀行及北京儲蓄銀行，執票取銀者幾於日不暇給，甚至取銀元者則以銀折付，取現金者仍以票照交，於是市面恐慌，竟有不用該銀行紙幣之說。謠言四起，人心惶惶，似乎國家銀行之信用，反不如民間錢票之通行。若不趕緊維持其間，臣恐大亂之作必自此始矣。爰就管見所及，亟擬辦法四端，謹為我皇上縷晰陳之。

北京儲蓄銀行及大清總銀行本為度支部所統屬，該銀行等發出紙幣若干，外來存款若干，原有現銀若干，該部定知底細，應由該部核數多寡，通盤籌備，出示曉諭，開誠布公，明告以行銀不足尚有部庫，部庫不足尚有內帑，如是則儼有著落，通國皆知，取無擁擠，羣疑自

釋。此臣所謂維持信用者一也。

查外洋當用兵之時，往往發行不換紙幣以濟急需。所謂不換紙幣者，即永遠用此紙幣作為現銀，不准持票兌銀者也。我朝咸豐年間由戶部印造鈔票似之。蓋謂臨時特別之票據，非同尋常流通之證券。現宜由度支部趕造不換紙幣，以應各處之軍需，而補銀行之不足。此臣所謂維持信用者二也。

無論如何支絀，萬不能借外國之現銀，以應付本國之紙幣。如借外債，則外國之信用益重，而本國之信用轉輕，此中消息甚微，關係甚大。應由度支部認真稽核，切實嚴禁。此臣所謂維持信用者三也。

京師地廣人衆，良莠不齊，難保無匪徒藉端煽惑，訛言流布，皂白不分，不惟大清銀行受其影響，各城銀號錢店亦皆被其實害，連日倒閉錢舖不下一二十家，而一切交易非現錢不行，殊屬不成市面。應由民政部速行諭令各鋪戶照常使用銀票錢票，一面選派警兵挨戶稽查，如有不用大清銀行紙幣者，即以革命黨論。此臣所謂維持信用者四也。

凡此四端，以臣愚見，似尙可行。擬請飭下度支部、民政部，按照臣言，妥速籌辦。

〔印鑄局長陸宗輿摺——官鈔票作法幣通用，宣統三年八月〕武漢事起，京城市面搖動，請飭度支部將大清、交通銀行與各省官辦銀行之紙鈔，均電部庫及省庫担任償還，悉令民間作法幣通用。鋪戶買賣不准不納，暫時民間持票取現洋者以二十元為限，以杜大宗現幣之外流，而仍便小民之利用。惟須速定各省官鈔簡易匯兌之法，俾彼此均得通用，民間自無支取現洋之必要。一面仍令各官銀行籌足準備，而現銀應如何支取之法，亦宜酌定章程。

·得旨：著度支部按照所陳，迅速察核，妥擬辦法具奏。〔《宣統政紀》，卷60，葉46。〕

〔度支部尚書載澤等摺——擬發行不兌換紙幣以供軍費，宣統三

年九月初七日]至發行紙幣，臣部於奏擬國幣摺內曾經聲明，已蒙諭旨允准。查各國於軍事緊急之時，常有發行短期鈔票之例，而政府財政處分證契，亦可暫行。蓋虛增市易媒介之額，實濟現金周轉之窮。但必用之得宜，處之有術，使國家之信用不潰，則流通必速而行之者危險可防；使經濟之條理不紛，則償還有期而受之者利益無損。謹擬訂鈔票辦法十二條，名爲宣統寶鈔。其吸收之款雖專備軍需，而既許完納國課，市面即可通行。全額限三千萬元，於田賦僅及半額，於預算不過一成，無異遞借來年之十一，以充今歲之急需。嗣後非經資政院議決，不得增加。監督既嚴，則濫發之弊可免。其與現行權法之庫平一兩，將來新幣之一元五角折合，皆無奇零，新舊俱便使用。事定收回亦易設措，並非永不兌現之紙幣可比。今日之局，安危所繫，臣等明知其非上計，吾民宜共諒此苦衷。此又鈔票辦法之大略也。至其詳細節目，各規定條例之中。惟其事出權宜，乃益倍加審慎，務期平允周密，不令稍滋流弊。茲經臣等會議意見相同，應作爲緊急議案，請旨飭交資政院提前會議，一俟該院議決，再由臣等奏請欽定頒布施行。……

〔宣統寶鈔章程〕第一條 度支部爲補助國庫接濟軍需，臨時奏請發行鈔票，名曰宣統寶鈔。

第二條 寶鈔種類如左：一、一圓 二、五圓 三、十圓

第三條 發行寶鈔數目以五百萬元爲額。對於發行數目以現銀一百五十萬元、銀角銅元二百萬元積存商會作爲準備。

第四條 寶鈔一圓五角值庫平足銀一兩。

第五條 此項寶鈔准其交納丁漕、釐稅及一切官款，經收官吏如有拒而不收者，准人向上級官廳告發，以違制論。

第六條 此項寶鈔准作現銀清償債務及一切交易之用。如有拒而不收者，其債權即作爲消滅，並得由當事人告發，加倍科罰。

第七條 大清銀行發行紙幣時，准以寶鈔作爲準備之用。

第八條 凡持寶鈔至十萬圓以上欲匯款至外國者，得由度支部委託

大清銀行代作匯票。

第九條 凡持寶鈔至千圓以上欲換公債者，得由度支部換給公債票。

第十條 凡以寶鈔作零星用款者，准以向用之銀角銅元制錢找算。

第十一條 將來施行新幣制時，此項寶鈔由度支部一律換給新幣。

第十二條 發行寶鈔施行細則另由度支大臣以命令定之。

奉旨，依議。欽此。

第四節 帝國主義破壞並企圖控制中國幣政

(一)破壞干涉貨幣流通示例

〔上海外國銀行拒收龍洋〕竊思商務貿易往來；以銀錢流通爲根本。中國圖法，日壞一日，現雖倣照西法，自製龍圓，以期抵制，無如行用不廣，市上仍樂用墨西哥銀圓。近雖迭奉諭旨，三令五申，而商人仍多挑剔。昨報曾論，凡解餉及各省關稅、釐金宜一概收用龍圓，不必僅搭三成之限制，以冀上下通行。繼思輸之官中者，尙不敵民間日用及往來貿易之多。中國商務當以滬上爲總會，滬上銀錢，當以各銀行爲樞紐。銀行資本充實，莊家無不與之往來，每日進出奚止數十百萬，惟其所收盡係洋銀，而龍洋概不搭用，故市上以銀行解現不用龍圓，遂有抑勒之弊。滬上如此，則別處解滬之龍洋，遂多窒礙。故蒙以龍圓之不能暢行，未始不繫乎此。如能將此條列入商務子目，則銀行自能藉口矣。一經銀行收用，龍圓之行，不期暢而自暢。若於外人果有所損，則所議未必能行，而此事實與銀行無損。銀行所收之銀圓，仍在中國流通，並非運回本國，既無損益於其間，何必爭執於其際。此外人不必爲難者一也。且滬上各銀行皆英、法、俄、日等國之商人所設，墨西哥未聞在中國設立銀行，所收者同爲別國之銀，又何必畸重畸輕，此外人不必爲難者二也。外人既不必爲難，則與之商議，其允許必矣。〔《申報》，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

〔南京本洋日漲〕此間市廛向用洋銀，迨近年龍銀暢行，竊以爲洋銀當權時落後矣。不料中秋節後，價值忽昂，俗所謂本洋者，初時每元作銀九錢，今竟加至一兩一錢，而鷹銀、龍銀則均減至七錢以內，價

值參差如此，誠三十餘年來所罕聞也。〔《申報》，光緒廿八年九月廿五日。〕

〔日俄戰爭時期日本在東北强行軍用票〕東京來函云：據最近調查，日本政府發行軍用鈔票於戰地者，其總額八千萬元，內有二千五百萬元已換銀幣，現時通行者共有五千五百萬元。〔《北洋官報》第645冊，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俄人强迫華商收用軍票〕哈爾濱之華商於日俄戰爭時，俄國發行之軍票概不收用，故俄清銀行頗形困難。現俄人借用軍官之威力，恫嚇華商，謂若再拒絕軍票不肯使用，定處以嚴重之刑罰。

〔《申報》，光緒三十二年二月二十日。〕

〔御史黃昌年片——制錢外運偽鑄銅元，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又新造銅幣，市面通行，漸奪舊日制錢之價，按銀一兩制錢陡賤二吊有零。貧民小本營生，多係零星收儲制錢，而日用因之昂貴，皆由奸商操縱，致圖法不能畫一。況查近來銅幣間有外國錢攙入，日本尤多，難免不將舊日制錢暗地轉運，勾通奸民盜鑄銅幣，租界藏奸，尤宜慎防。亦有本地奸民偽造者，兩面以薄銅片膠融沙質，邊縫裂開，始見真贗。

〔外國公使反對撤去銅元上外文〕駐京各公使函致外部略謂：貴國幣政大臣有主持撤去銅元上洋文之說。不知中國現製銅元，已在各埠通行，實為各國稱便。若一日撤去洋字，標記已失，則生無限阻力，且恐各國由此不認。以敝國幣法論之，不拘鄰邦屬地，皆以合宜之文字鑄於幣上，意在通行，於國體權限並無損失云云。

〔《申報》，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度支部致兩廣總督咨文——為英公使干涉廣東鑄毫洋，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十六日〕准外務部咨：英使照稱，粵省上月毛銀毫水日漲，聞造幣廠每日鑄造二毛銀幣八萬之譜。本大臣赴粵時將此情形向張督面陳，張督謂粵省京餉六百萬兩，若造幣廠餘利一減，無款可籌。惟擬暫令但鑄大元，若度支部能讓鑄造毛銀之餘利，粵省即可表同情。

本大臣查毛銀日出，毫水日漲，於粵省及香港兩處貿易大有損傷。若貴國嚴令粵省俟毛銀價值平等復原，方准再行鑄造，並允除大元餘利外，免計造幣廠之餘利，則本國視為優待之至，且視為與華英商約之本意切實施行之據。查鑄造銀元係為便益商民行用，並非為計較餘利，粵省二毛銀元應否停鑄自當體察地方情形辦理。……造幣粵廠申報本年二月份鑄數業經聲明減鑄小毫加鑄大元，以平毫水，而維市面。現在能否但鑄大元，停鑄小毫之處，應再商貴督酌核辦理。

〔度支部咨覆外務部——為英使干涉粵省製造毫洋，光緒三十四年七月十六日〕茲據粵督覆稱鑄造二毫銀元，原因粵民習用已久，官商款項借以取資，非本省自鑄，即須仰給外人。歷年英領事借口有礙商務屢請停鑄，隨駁覆在案。本年春復由英使逕向外務部提議，經外部咨行到粵體察情形妥籌辦理，當時為顧全外交起見，不得不略為變計，勉徇其請，以杜外人之口。即於三月二十一日起，每日改鑄大元四萬兩，減鑄小毫僅八千兩，以此辦法，公家吃虧歲計數十萬，原為便益商民行用，更何計較餘利之有。所以尚須搭鑄小毫數千者，一則公用出入數目慣用小毫，不得不搭鑄少許，以資周轉；一則恐專鑄大元，虧折公家，難籌彌補，亦不過欲藉少數盈餘略補大元虧折而已。一切辦理情形暫行試辦三個月，再查看情形核奪在案。……英使所稱每日鑄八萬之譜，自是傳聞之誤。不知本廠鑄數按月造冊申報度支部，不容誣也。

至於銀毫補水實視市面現銀聚散為消息，有時驟漲驟跌必受他事之影響，並不關乎鑄多鑄少也。即如上年春間停鑄小毫三個月，毫水宜若可平，當時補水仍屬六七兩不等，迨至冬季值年關，生意興盛，市面需用小毫甚亟，本廠每日竟加鑄至三萬餘兩之多，而毫水反跌至二兩七八錢。現復自三月二十一日起每日改鑄大元四萬兩，小毫八千兩，四月初間毫水雖曾減至四兩五六七八錢不等，至五月下旬又復逐漸增至五兩零。英使不詳究市面情形，專以粵鑄小毫為病，似非的

論。……正擬俟三月期滿，查看情形酌量加鑄，以維市面，而順商情，英使所請礙難照辦。……相應咨行貴部查照轉覆英公使可也。

〔度支部覆外務部咨文——爲英使詢問幣制事，宣統元年正月二十日〕英朱公使節略內稱：准香港總督咨，廣東鑄幣廠所出毛銀雖曾稍示限制，仍無大效，蓋因毫價在港尙無起色。恭查上年九月十一日上諭，立定銀兩國幣及十度法之輔助幣，現用之毛銀原爲銀元十度法之輔助幣，嗣後中國政府是否擬將此項毛銀收回，並擬將各省鑄幣廠所出之各幣，統歸京師管理，請爲轉詢等語。本大臣查自上年九月十一日上諭宣布以後，至今閱無聞見。而開辦劃一之國幣，載在商約第二款，並與英商在華之貿易關係匪淺，請將貴政府所擬辦如何之處示知。查幣制重要，現會議政務處正在妥議，一俟議覆後再行詳訂辦法，通飭遵行。至毛銀中國通行已久，不止廣東一處，應俟幣制定後，統籌全局，訂立專條，再行知照。

〔度支部覆外務部咨文——爲英公使干涉上海錢商鈔票事，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准外務部咨稱，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准領銜美柔使照稱，上海商務總會稟呈上海領銜總領事官，以上海、浙江各華銀號所出銀元票一事，西本年四月間滬道知照領銜總領事官文稱，外國銀行於不按理會同商定辦法，除中國通商銀行以外，所有中國各號銀票均不認使。在滬道意見，係因不論何等外洋銀行之票，華商一律通用，似外洋銀行亦應行使中國各行所出之票，俾通商情形愈臻興旺。正議論此事間，商務總會復稟請領銜轉知各領事謂，某號之票外洋銀行不認爲通用紙，工部局亦不認該票爲收捐之款。是以商會請領銜轉詢華官，此等華行銀票是否經國家允准，並是否限定數目，及有無保票存款。領銜總領事即於西四月十八號照會滬道，代詢以上數事。因未見覆，隨於西六月二號再詢滬道，次日即接覆云，華銀號有爲南洋大憲准開者，有奉上海開設者，或由農工商部允設者，列單一紙，其中只將一銀行票紙數目及存洋若干開明，餘則未列。領

銜接到此覆，即轉知該商會詳細酌商。該會意見仍以此等銀票中政府理應作保，並應將准出票之各行號宣示，聲明其票紙多寡，保票銀兩若干，並應定有保票章程，派定官員隨時調查督轄，按期清算列示聲明。至所有國家不作保之銀票，理應飭該各號一律收回，不准行使云云。查此事如無保票存款，聽其隨便出票，洵於中外商場大有窒礙。若任其隨便出票，終必致有失中國信用。上海商會如是稟請，自係於中外商情均有利益，是以代各國駐京大臣，轉請貴國政府設法商酌妥協，早爲見覆等因前來。本部查各銀行所出銀票，應如何詳定章程，以期信用，事關財政，相應咨行貴部查核籌定辦法，以資整頓而杜口實。並希見覆，以便轉覆該使。又據外務部咨送英朱使節略，事同前因各等因前來。

查各銀錢行號隨便出票，與商民大有危險，自應規定章程，一體防範限制，以免流弊。現本部正擬詳訂紙幣新章，一俟斟酌妥洽再行知照，相應咨呈外務部，希即轉覆領銜美柔使並英朱使查照外，並飭行大清銀行監督遵照可也。

〔兩江總督端方致外務部電——爲滬外商銀行拒用中國鈔票事，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十四日〕據滬道電稟，頃訪聞各國銀行會議云云（係指上海各國銀行會議抵制不用中國鈔票事——編者）。查各國通例，本國境內向不准用別國鈔票。中國聽各國銀行鈔票一律行用，已屬萬分通融。今各國銀行忽創議抵制不用中國鈔票，喧賓奪主，實足駭人聽聞。無論此事一經宣布，各埠商民激於義憤，必用死力爭拒，深恐釀生事端，即以我主權國體論，亦斷不能退讓一步。惟滬道尙係出諸訪聞，揆諸公理，即各國銀行有此私議，公使領事皆係敦尙睦誼，深明法理之人，諒亦不能任聽其作此無理舉動。除滬道已照會領袖切實商禁外，務祈鈞部迅賜照商領銜公使聲明。如無此事則已，倘有此事，請即電飭上海領袖領事轉致各國領事一體設法禁止，以重邦交，而維大局。至戶部銀行鈔票 既未行用，應否暫緩之處，併祈鈞部密

商度支部酌量辦理，仍盼示覆。

〔兩江總督端方致上海道電，光緒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比領來文所詢各銀行是否由國家准兌鈔票，並立定限制存款多少等語。查裕寧係南洋奏設，爲便於江南境內完納公款之用，所出鈔票均由南洋大臣擔保，已飭將章程鈔寄備案。裕蘇由撫院奏設，已由伯帥^①另行飭知辦理。至信成、信義、有限之銀行亦經商部核准，商務總會是否允爲擔保，可由道查明酌辦。目下官商漸行鈔票，洋商不免憎忌，而上海商務仍須倚賴洋商銀行。當此國內幣制未經統一之時，惟以維持市面爲要義。如果中國官商銀行存銀發票，悉合正當辦法，似亦無詞抵制。必須自行嚴切約束，格外謹慎，萬不可稍有蹉跌，牽動全局，轉爲將來整頓財政之阻礙。公有調護商業之責任，自應隨時調查，防患未然。敝處亦將據此情形，警告度支部、商部請其考察各商，以免意外之虞。

〔兩江總督端方江蘇巡撫陳啓泰致度支部農工商部電——爲上海外商銀行會議抵制中國鈔票事，光緒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據上海蔡道^②呈稱：風聞上海各銀行會議抵制中國鈔票，並據領袖領事照詢，中國信成、信義、有限各銀行，是否由國家允准發兌鈔票，立定限制，並有存銀多少等語。查近日官商銀行漸行鈔票……此次領事詢及各銀行，除信義前准電咨已飭據鎮江關道查覆另文咨照外，其信成、有限兩銀行均係商辦，應請貴農工商部速飭調查預籌穩實辦法，並請貴度支部速頒兌換紙幣通例，俾有遵守。現飭蔡道相機酌爲應付，尙祈大分別核辦示覆爲幸。

〔德華銀行在山東發行鈔票〕德人近在青島租界及濟南、濰縣等處分設德華銀行，以爲金融機關。近更發行銀元鈔幣，流通於沿鐵路一帶，不下數十萬元。即郵政局亦兼行使該銀行鈔幣。華商不知幣

① 伯帥，江蘇巡撫陳啓泰。

② 蔡道，上海道蔡乃熺。

制爲國權所在、非常歡迎，價值較現銀略高，以無須較論成色，攜帶甚便，沿鐵路皆可兌換也。刻聞德人以膠濟鐵路日形發達，決意在青島鼓鑄銀幣，以便流通，西六月以前即當有新銀幣出現。膠濟鐵路搭客運貨章程，購頭二等車票須用銀元，三等車票向用銅元。近該公司定新章，自西六月一號起，三等車票亦改收銀元，制錢銅元概不收納。

【《東方雜誌》，卷6，期4，宣統元年四月。】

〔度支部覆外務部咨文——對外商銀行拒用中國鈔券的對策，宣統元年九月二十六日〕前准外務部迭次咨稱：駐京各國使臣，因華商銀行發行銀票既無限制又無準備，恐有危險；又謂畫一國幣關係重要，請從速定期通行，以代現用複雜之各類銀錢，以保中國市面之名譽，及維持各國貿易之利益。又謂中國圖法過形紛擾，其故有二：一因幣減價，一因票紙叢出。若不設法挽救，恐生極大之困難。請速籌辦等因，咨部查照見覆等因前來。

查釐定幣制，事體繁重，本部現正設局調查，預籌永久劃一之規。至應行籌備各事，現已逐件舉辦，如官商銀錢行號濫發票紙釐定專章。至銅元奏請停鑄已經年餘，現正飭令造幣總廠照現在市面通用銀元精鑄銀幣，以代現用各種銀元，爲劃一國幣之基礎。惟查外國商人在我國發行紙票爲數不少，既爲商民藉口之資，亦國幣推行之障。嗣後外商所發票紙不載人名限期類於紙幣者，至五年限滿之時中國商民一概不准行用，庶辦理可期劃一，而圖法得以整齊。至若私鑄他國貨幣以及供給此項材料者，各國大都立法嚴禁。近聞租界以及沿海僻靜處所，時有奸民私購外國銅餅，用手搖機件壓成銅元，販入市面，是官鑄雖停，仍難保價值之不減。……應請照會各國使臣轉告各該國，於貨物出口時即行查詢，務期來源杜塞，防緝較易爲力。

〔度支部咨覆農工商部文——限制外商發鈔，宣統元年七月初九日〕准農工商部咨稱：據京師商務總會稟稱，此次度支部奏定限制票紙章程既周且備，其架空出票者誠當嚴禁，殷實諸商亦一律辦理，以

期切實。而洋商銀行之紙幣則無禁止發行之明文，將來劃一銀幣之制一律實行，華商縱無蹈虛之弊，而局勢日形狹隘，洋商則無從察其虛實而勢力日張。若不設法維持，深恐利權外溢等語。咨部酌覆前來。

查商會所陳各節，自係爲保守利權起見，本部前次奏定限制章程，已一面咨行外務部，嗣後外商所發票紙至五年限滿禁止出票之時，一概不准行用，知照各國駐京使臣在案。是商會所慮，本部業經籌及，預爲宣告。至將來劃一銀幣一律實行，則市面通行者僅有新銀幣一種，其代表新銀幣之紙幣專歸國家發行，外商自不能任意印行。相應咨覆貴部查照，並希切諭商會知悉，以釋疑慮可也。

〔度支部爲答覆德國公使詢問大清銀行發鈔的性質與外務部來往咨文〕

〔一、外務部咨度支部，宣統二年二月十二日〕宣統二年二月初九日准德盧代使函稱，屢有攸關之人向本署詢問，現在通行之大清銀行及其各分行鈔票，是否由中國政府擔保等語。揆之各國通例，國家銀行所出之鈔票即由政府担保，此固在洞鑒之中。本參議以不甚悉大清銀行與中國中央政府之聯屬，故不能答其所詢。倘荷貴部詢明度支部中國政府是否担保大清銀行及其各分行之鈔票，不勝感謝，即希見覆等因前來。相應咨行貴部查照，酌核見覆以憑轉覆。

〔二、度支部咨覆外務部，宣統二年二月二十日〕查大清銀行係屬官商合辦，由本部管理。該行自開辦以來，本部隨時派員稽察，信用頗稱穩固，所發通用銀票，其準備金亦屬充足，決不至有所危險，相應咨覆。

〔三、外務部咨度支部，宣統二年八月二十日〕茲又准該使函稱，現據德華銀行詢稱，觀度支部之答覆，知中國政府不担保大清銀行所出之鈔票，然管理該銀行，並證明其信用穩固。以本行與大清銀行交通日廣，按西洋銀行通例，本行敢請問大清銀行鈔票發行及通用之限制若何，並準備發付鈔票銀若干等情。據此，如蒙將以上問題示明，

不勝感荷，等因。相應咨行查照見覆。

〔四、度支部咨覆外務部，宣統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查本部奏定兌換紙幣則例十九條，以發行紙幣特權歸大清銀行管理。若行使之効用、兌換準備之規定、額外發行之限制，凡諸要端採取各國成法，斟酌本國情形，妥慎擬訂。一俟新幣發出，即當同時實行。至該行現時行使各票，不過紙幣未發以前，爲暫時代表舊幣之物，其發行及準備數目，按期報部。本部於上年六月並另訂有通用銀錢票暫行章程，飭與各處官錢局銀錢號一律遵守，相應將本部奏定紙幣則例暨限制通用銀錢票暫行章程咨覆外部查核，以憑轉覆，並傳知幣制局可也。

〔度支部限制外商發鈔受阻〕度支部取締商號發行紙幣限五年一概收回，以後全國不得再有商號紙幣出現，日前又行文外務部意欲設法限制各國銀行五年以後亦不得在中國發行紙幣，外務部當即咨覆謂俟貴部取締商號辦理有效再行酌辦。〔《申報》，宣統二年三月初五日。〕

〔西商爲干涉中國政府鼓鑄銅元致領袖公使函〕二十日《太晤士報》載：本埠西商商務會於十八日會議要事，內有一端，即爲中國鼓鑄銅元之事。商會總董事代商會致函於北京領袖欽使，其文大略如下：凡十二月內，中國各省鼓鑄當十銅元甚多。現正在推廣設局鼓鑄，共有十五省，機器共有八百四十六部，內有十成之六現已開鑄，其二成現在裝配，尙有二成機器尙未到華。倘此八百四十六部機器全行鼓鑄，每月需銅九千零六十墩，每年合計則需十萬八千七百墩，每墩可鑄當十銅元十五萬一千枚，故每年可鑄當十銅元一萬六千四百十三兆枚。分給中國四百兆人，每人可得四十枚。合算銅元局可獲利三分半或四分之數。有此厚利，將來鼓鑄必更加多，錢愈多則錢價必減，而種種之弊端以起，於商務大有妨礙。此時之銅元局必欲獲厚利如前，勢惟有將銅質成色改低，則國法必更混亂。近日中政府與各國所訂商約，既允定用劃一之錢幣，而又准各省鼓鑄錢幣，成色不一，實與商

約有違。故請貴欽使轉請華政府整頓圖法，應照市面所需之數限制鼓鑄。蓋此等銅元係通行之錢幣不可有跌價之弊；又當維持銅質之成色，必使足而不折，始不失信於衆人。今初鑄銅元，時價已不能照所定之數行用，以後錢價勢必速跌。至此則昔日通行之制錢，已不見於市面，各種之工藝，尙未有成，而錢價若是，貧民必難於餬口，商務亦將衰歇矣。故余等以爲華政府整頓鼓鑄當十銅元之事，應視爲極緊要云。〔《申報》，光緒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外商對於各省鑄造銅元表示不滿〕我們很高興，從今晨公佈的記錄裏，知道上海總商會的委員會已經認真地把中國的各省政府無限制地鑄造當十銅元的問題，提到議程上來了。委員會已給北京外交使團主席公使去信，提請注意大多數的地方造幣廠正在乘機競相鑄造；並且從我們在本月十九日發表的文章裏可以看出，最嚴重的罪魁就是最忠實而愛國的張之洞總督，他正在竭盡能力使他的造幣廠現在所獲得的鉅額利潤更加倍增起來。在我們面前有一些湖北和湖南造幣廠鑄造的當十銅元。湖北造的銅元和一些湖南造的銅元，的確含有較大比例的銅，但也有一些湖南銅元是亮黃色的，只含着不能再少的極小比例的銅。鑄造這些銅元的現實利益一定是鉅大的；而這些利益都是來自勞動階級的口袋，也即來自把這些官吏看做“父母官”的所謂“愚昧的人民”。這些銅元現在是進入流通領域了，並且把些舊的制錢逐出去了；但是人民所能消納的界限很快就要達到，於是貶值開始了。當一觸到錢口袋並不怎樣愚蠢的人民將要發現他們是被這些官吏所欺騙了，叫他們拿出八枚舊制錢纔能換到一枚新輔幣；而跟着來一個反抗，也決不是不可能的。我們還沒有提到多設造幣廠是直接違反條約的問題，這是屬於外交官的事件，但是每一個在中國的外國人都受着這種怡然進行的通貨減色的威脅，並且也必有其後果。〔《北華捷報》，1905年6月23日。〕

〔都統志銳摺——日本收購制錢私鑄銅元，宣統二年十月初十

日竊現在時局銀根緊迫，正賴維持，而輔助銀根之不足，則銅元一項關係最重。查各省紛鑄銅元，各省反不通用，祇顧貪得餘利，不思流弊無窮，已非通盤理財之道。現在又令停鑄，而銅元之充斥較不停時反十倍於前，物價亦因此騰踊。推原其故，蓋一元折制錢十枚，百餘枚即可換銀一兩。當年每制錢一千，量重總在七斤左右，今百餘枚不過斤餘，焉能易七斤餘之物。我雖停鑄，而日本則急起直追，大收中國制錢，毀成銅塊，到華銷售。日本並不產銅，即以我之銅易我之銀，此已為漏卮之大者。尤有甚者，天津上海租界公然日運銅板到埠，開爐鑄成銅元，市價每兩換百三十枚者，彼則百五十枚賣與華人，欲用何省字樣，登時有錢模印之。奸商得此，仍以百三十枚易銀一兩。如此互易，每換銀十兩即可多出銀一兩有奇。日日如此，各埠如此，中國之銀有不日見其少者乎。故一切物價食用無不較前加至數倍，人民分受其害，國家之漏卮則永無窮期。現在新幣將行，欲圖補救，惟有將銅元一枚準折制錢四文或五文，奸商販賣不能得利，日本鑄造亦必虧折，銷患無形，塞此無底漏卮，為計莫便於此。說者或謂小本經營，存有銅元，一旦如此辦法，小民虧折必多。要知一團亂絲，從何抽理，不如斷之，反省無算葛藤。若不趁此圖維，年復一年，虧折愈多必致無法可救。臣此次赴杭，經歷津、滬、鄂三處，隨處切實調查，毫無疑義。又見市面恐慌，疆臣束手。特陳一得之愚，聊為壞流之助。

宣統二年十一月初二日硃批：度支部知道。欽此。

〔德人企圖干涉幣制〕據英國經濟報載稱：德國國會財政股員近於稽查膠州財政情形時，提議與中國及與遠東有商業關係之歐洲各國政府交涉，以便訂立條約，使遠東圓幣，有一定之價率。蓋因目下圓幣兌價，上落無定，致膠州入款，大受損失也。當經德政府答稱：此事未易辦成，因英國早與中政府開議，毫無結果而止。旋各股員又謂：圓價若任令時常變動，則與帝國之財政大為有礙，蓋諸項費用，隨兌換之價增高。迨價落之時，並不能與之同量而減也。若以值價一定

之圖幣輸入中國，則殊與德國有益，今當竭力以圖達此目的云。

〔《申報》，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英國干涉廣東鑄造輔幣〕北京的英國公使最近向外務部提出抗議，反對廣東不停地鑄造中國輔幣。香港市場已爲此項低值輔幣所充斥。廣東造幣廠的生產越大，流入香港的越多，而貼水也越低〔高〕。英國使臣在抗議書中說，廣東造幣廠每天造出二角銀幣八千枚，而這些鑄幣在香港流通，不僅擾亂了當地通貨，而且也癱瘓了香港與廣東的貿易。英國公使要求令廣東當局暫時停閉造幣廠，以待貨幣市場的調整。〔《北華捷報》，1911年5月13日。〕

（二）企圖全面控制中國幣制的策劃

1. 赫德對於幣制的策劃及外報的議論

〔赫德（Robert Hart）與倫敦的往來文電〕

〔1875年10月30日上海去電〕中國當權者似傾向於贊成或給予鑄幣特權，但作爲開端，我們應知道一些有關的事情。考慮到通商口岸及其鄰近有足够的硬幣流通，建立這個廠需費若干？中國的開支若干？中國的利益概數若干？請就這三個問題作一大概的答復。

〔1875年11月24日倫敦來電〕司徒瓦特（Stuart，據云係當時匯豐銀行的倫敦經理——編者）云：實驗造幣廠約需費二萬五千至三萬鎊，上海交貨，不包括廠房。政府除開支外，每年約可收入十五萬至二十萬鎊，如經營得力，並鑄造適當比例的輔幣，則這個結果還可大大地增加。司徒瓦特希望三月間到達日本，並盼能在彼處得到你的消息，以便有必要時，前往中國。硬幣的樣式已在我手。〔外貿部海關管理局所存舊海關檔案中《赫德與駐倫敦辦事處稅務司金登干往來密電》第73-85冊及第73-77冊。〕

〔赫德與駐倫敦辦事處稅務司金登干 (J. D. Campbell) 爲企圖掌握中國造幣廠往來秘密函電〕

〔1903年4月21日赫德去電〕密。中國政府決定建立國家造幣廠，並以管理權等等委交我手。^①我們將需要第一流人才擔任總經理，還要有經驗的化驗師、熟練的機械師和可靠的會計師，你能否通過造幣廠和銀行羅致上述首列的人員？你可進行調查，但不必喧嚷。我們對此人應提出什麼條件？關於詢問造幣廠的事（疑係指問機器等事。——譯者）進度如何？

〔1903年5月8日金登干回信（節錄）〕

我已見過現任英倫銀行總裁霍卜·莫斯來君 Hope Mosley，……

茲附上莫斯來君五月五日給我的信的抄件。我於同日下午與他會晤之後，即往造幣廠謁副廠長（即馬卡吐耶——譯者）。他交給我一封克利烏 Cleave 先生的信，該信的抄件亦附於此。……

馬卡吐耶 MacArtuey 云，他也曾與另外兩三人接洽過，但願往中國的只有克利烏一人，此外別無適當之人可以推荐。……

在我們會談之時，馬卡吐耶曾將克利烏請來，我對他的印象是很好。〔外貿部海關管理局所存舊海關檔案中《赫德與駐倫敦辦事處稅務司金登干往來密電》第4卷及新字1901—1905往來密函未訂冊。〕

〔1903年前後西報所反映的帝國主義者控制中國貨幣的意圖^②〕

〔1. 《北華捷報》於篇首刊載如下通訊，主張海關自行鑄造鑄幣，1902年12月3日〕上海條約有一條載明已達成協議，中國政府將引入一種鑄幣，作爲這個帝國唯一的法定通貨，用以支付一切稅款等等。

倫敦的多數人士都認爲此條比其餘各條更爲重要、因爲這意味

① 赫德所云中國政府決定建立國家造幣廠，並以管理權等等委交我手，可能是赫德和當時執政者的私人意見。此事並未實現。

② 在1903年前後，外人競相討論中國幣制，其中反映帝國主義企圖控制中國貨幣，有利於進行侵略的爲數不少。茲就這期間《北華捷報》所刊的，擇其重要者，摘譯彙編。

着作了一種諾言，如果能付諸有效的實施，則最後在中華帝國內，可能有一種通貨，具有脫離銀價而獨立的穩定性。

一般的推測是，對條約中的這一條，照例不會採取什麼有效行動的，至少在批准之前是如此。但是，也沒有任何事物能阻止中國不與任何外國協商而自行引入一種帝國鑄幣。

爲什麼帝國海關在中國政府許可下，不爲這個帝國海外貿易，自己創行一種鑄幣呢？某個造幣廠或所有造幣廠均應受海關的管制，或由政府授權的機構管制，而海關在同一授權之下，應只收受這種鑄幣或其等值之幣作爲稅款。鑒于 1900 年事件，（中國）應與各國政府協商，而各國政府是可能欣然勉從的。

這樣，海關兩因爲是一種鑄幣，而且是繳納關稅的唯一的鑄幣，它最後就可以成爲所有條約港口的一種價值標準，而且日後還可能成爲帝國的公認的通貨。

海關兩與金本位貨幣之間的比價一經固定，應即維持下去，造幣廠的鑄造量應只以足夠應付貿易需要爲限。

〔2. 《北華捷報》介紹李德（E. S. Little）的文章，表示企圖享有中國財政管理權，1903 年 1 月 21 日〕關於通貨問題的討論，另一個有價值的貢獻是李德先生最近在本報所發表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已用小冊子形式把它重印過了。……他心中似乎不大明瞭爲什麼銀價下落可以刺激出口的問題。事實上，中國出口貨的銀價格是按這些貨物在外商本國的金價格而定，因之當銀價對金價相對下降時，則對中國的出口，必須給以更多的白銀，而此項銀數的上昇，即足以刺激出口。李德先生對於此種關係似未能弄清。……事實上，凡外人影響所到之處，一切物品皆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用金估價了；問題只是在如何把一個未被承認的貨幣標準，使其在外人影響從未達到過的廣大羣衆中，由官方正式承認下來。

李德先生的文章有如下的一句話，指出在試圖任何幣制改革之

前必須採取的步驟。這句話就是“應給這個國家適當的財政管理”。直到中國政府能看到必需要聘請一位富有經驗的西方理財專家來研究這個廣大富饒帝國的財政管理，並引其從混亂恢復秩序，則一切貨幣改革的討論，皆為空談。

[3. 外人主張設立由外國專家管理的國家銀行，發行銀兩鑄幣和鈔票]最近《京津泰晤士報》刊載了一系列的論文，其標題為：為中國建立一個沒有金幣的金本位制。他們對目前這個重要問題的討論，作了極有益的貢獻。作者並擬出如下的方案：

I. 1. 建立一個國家銀行，其總行設於上海，並設分行於北京、天津、漢口、廣州。

2. 發行銀兩鑄幣，其半兩幣的成色應與一兩幣同，並發行兩以下的各種輔幣。

3. 停止中國元的鑄造。

4. 授予國家銀行鑄幣的獨佔權。

5. 現有的中國造幣廠的廠址、機器、並盡可能包括一切人事，均由國家銀行接收。

6. 授權國家銀行發行兩幣兌換鈔券，並準備足夠的銀條（例如發行額的50%）應付持券人來兌現。

7. 國家銀行應由熟練的外國銀行家經理，但應受設於上海的中國理事會的指揮，而這個理事會只對北京的財政處負責。上海的理事會得有權聘請二至三位上海的外商領袖協助他們籌劃一切。

8.

II.

III.

3. 規定八個新的兩幣兌換一個英鎊或同等重量的純金。（即每兩兌換二先令六便士）

.....

7. 爲辦理償還中國英鎊債款事務，設中國辦事處於倫敦和紐約，即以中國政府存在國家銀行的銀兩，出售銀兩匯票，以換進倫敦或紐約的英鎊。〔《北華捷報》，1903年2月

25日。〕

〔4. 外商商會討論中國幣制，主張先行統一貨幣。日本銀行家爲中國設計與日圓相連繫的金幣〕所有那些認爲中國遲早（並且愈早愈好）要走上文明國家的道路，採用金本位的人們，看到了在上星期四商會年會裏，安德生先生的動議被全場一致通過，就一定更覺得有自信了。中國改變本位的第一步是採用一個統一的鑄幣，這是上海條約所規定了的，也是安德生先生的動議所主張的。……在日本，日本興業銀行經理倉田（Soyeda）在上月二十八日的經濟學會裏就這問題也發表了演說，他認爲中國採用金本位沒有什麼嚴重的困難，他的設計是：

1. 金幣應聲明爲中華帝國的本位幣。
2. 目前金本位幣的流通應只限於通商口岸。在其他地區，在規定的年限內，白銀應准許流通。
3. 在內地流通的白銀，應暫時規定一個法定價值，這個價值應即定爲納稅以及一切交易的標準。
4. 白銀的法定價值應隨着白銀市價的變動而變動。
5. 白銀的法定價值應略低於白銀市價。
6. 現時流通的銅幣應規定在若干年後禁止使用。
7. 金本位幣之外，應加鑄銀銅輔幣。
8. 政府發行的銀幣應准其按市價兌換黃金。
9. 現時按海關兩規定的關稅及地方稅等，均應按現行行市折合成金本位幣。
10. 一切關稅均應以金本位幣交納。

11. 應成立一個中央銀行管理兌換銀幣及其他財政事務。
12. 同時應成立一個各種通貨的交換系統，銀行應嚴格執行。
13. 金本位幣的重量和成色，應使其與日本幣相同。
14. 輔幣的重量和成色應與日本的一樣。
15. 爲了暫時的方便，這筆鑄造金本位幣及輔幣的交易可委託日本造幣廠或某個其他可靠的造幣廠辦理。
16. 第一次發行在通商口岸流通的金本位幣的數量應約等於貿易總額的十分之一，換言之，即大約五千萬日元。
17. 爲了購買鑄造這些硬幣的生金銀塊，應發行相當數量的金公債。
18. 應發行的輔幣數量，可按人口每人 $2\frac{1}{2}$ 日元估計，即大約十億日元。
19. 假定採用日本發行兌換券的比例，即按人口每人三日元計，發行十二億日元的兌換券，是沒有防礙的，但在開始時，爲策安全起見，發行額可暫定爲三億日元。

按照上述計劃，發行十億日元的輔幣，這就政府對其白銀的處理來說，是不會包含任何損失的。再就三億日元的兌換券來說，應以一部份無利貸給政府，作爲建立國家財政秩序之用。倉田認爲有一億九千萬（疑係一億日元之誤，見下文，譯者註）日元金準備，足敷此項計劃之用，而有了此項準備，全帝國就可能採用金本位。如此，則財政部有一億日元的金準備，流通領域裏有三億日元的兌換券和十億日元的輔幣，總計共爲十四億日元。

中國擔任此事的有權力者不會完全同意倉田的建議。中國不需要金幣；借錢來發行金鑄幣，將使中國重復意大利的錯誤而得到同樣的結果，即金幣將以出廠的同樣速度，從流通領域裏消失。由我們看來，對中國較好的計劃，似乎還是二月間《京津泰晤士報》所披露的……即建立一個沒有金幣的金本位制。如所週知，北京政府已認

識到必須採取一些行動，已任命那桐研究這個問題，並向日本徵求意見，但那桐或他的政府是否有足夠的知識能鑑別他們所能得到的建議，是值得懷疑的。〔《北華捷報》，1903年4月23日。〕

〔赫德致外務部節略——建議改虛金本位幣制〕

〔定立銀錢準價節略一，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初六日〕竊維現在中國應興辦之事件，實繁有徒，而有切要之一端，與事事均有關涉者，即金銀之行情是也。銀價若無一定準則，勢必凡事受其牽掣而無成效之可睹。歐洲各國通行金幣，惟亞洲之中國，闔境行用銀塊，行之既久，勢難舍而不用。且必欲舍之，亦非良策，反致國民而無所益，只得就現用之銀籌一定而不移之法。近日論此事者甚多，各執意見，所論各節有中國斷難照行者，有行之難期實效者。惟其中見有一法，尙屬中國力所能爲且行之數年必能收效，其意謂若中國多金改鑄金鎊固佳，然不鑄金錢而定一銀錢準則，亦屬可行。借人之金以改鑄，不但係原可無庸之舉，且恐貽累甚深。第一應爲者，即立一國家銀行，凡國內銀錢事件，統歸經理。在通商口中最大最要之埠建設，由該行查勘中國各口各埠酌設分局。一面於此總行內立一鑄銀局，銀錢分兩名目，仍以中國之兩錢分釐爲準，一面定準銀錢之金價，即每銀幾兩核金一鎊，每銀一兩核金三十別力之數。只准於此一局，按定式鑄錢，此外各省之銀元局一律裁撤，將原用各機器送交新局應用。並行令通國商民，只准用此局所鑄之錢，他項銀元一概不准行用。各處所存之寶銀錠銀暨銀塊等亦須定期示知，不准使用，准送入官局，易鑄銀錢執用。如此則中國境內之銀錢，皆得整齊一律之善法。

然此尙未計及交涉之道又將何策以處之，則惟有由國家銀行派人駐紮通商之國，持有本行之鈔票，凡彼國來華貿易之商，准照定價以金一鎊易銀票八兩以備到華應用。各商既便取攜，又省運兌，當必樂從。而在彼國所得之金鎊，即可就近存爲還款之用。如此通行舉辦，不但內外得金銀久遠之定價，且另得就近還款之益。況此舉似可

由中國自定，不必商之於人。

以上所論不過此法之大略，其逐層詳細辦法，條目紛繁，自須臨時細爲酌議也。

〔定立銀錢準價節略二，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十三日〕一、現在各國使用金錢而中國尙無金錢，仍用銀錢。他國非無銀錢，惟皆自金錢劃出定價，按章使用，並無漲落之分。中國不但無金錢，而所有之銀錢式樣不一，亦無劃定易金之價。使用時只以市情爲準，以致早晚有漲落之患。且此項銀錢不多，其餘多係銀塊銀錠，而此等塊錠不過爲銀，等於貨物，較銀錢尤次。二三十年以來，銀礦產生之數較各國需用之數年愈增多，致令銀貨所得金價日漸減少；以中國一國而論，用銀而不用金，其銀價已跌落如此之甚，且復日無定盤，百行均受其牽掣，而國家有須還金款之責，致國民兩受無窮之虧累。因以上各故，現在不能不籌思整頓之法，以期中國仍用銀錢，得一定而不移之金價，俾免漲落無定各累，此則本節略之用意也。

一、若中國國家廣有金貨則用金鑄錢，另定銀錢相易之價自屬無難，惟無金而只有銀銅，擬整頓者須設法得一金銀兌換之定價，但能稍改舊法，更爲妥善，以免國民兩不便利。既無金錢，欲得銀錢一定金價，則所用之銀錢必須有劃一之平色且須足數流通，是設一鑄錢之廠爲必不可少之舉。即須由國家立一總廠，按定章鑄發，不准他處分造。至另設國家銀號之說固屬有若干利益，然與金銀定價一事無甚出入。

一、若擬鑄錢流通全國，不如仍留兩、錢、分、釐等名目，以順民情。惟不但流通全國，且欲得萬國之金價，是爲此事之主意，較流通本國爲尤要。則所謂一兩者，應係若干銀數必須另定，以副此意。有人云：不若每兩與美國銀錢一式，緣美國之銀錢在各國已有一定不易之金價；亦有人云：不若每兩以庫平爲準，緣按現在市價，以庫平幾兩爲一金鎊，即以此定爲常例，似屬不難。或依前說，或依後說，其所鑄

之錢，可分四類：曰一兩，曰五錢，曰二分五錢，曰一錢。此外應有銅錢二類：曰分，曰釐。俟局廠設妥，錢已鑄成再定限期，過限除此項銀錢外，不准行用他項錢文。

一、應鑄何項銀錢之章，既經定妥，即應將設廠之舉定一妥章。若多設廠所，多立分局，則恐所鑄之錢或致平色式樣紛歧，殊與整頓之本意多所掣肘。不若擇適中之地設一總廠，代各省一律鼓鑄，除此廠外他處一概禁止鑄錢，其各處現有之鑄錢器具，均可送交此廠以備應用而免廢棄。廠內除華工外，開辦時應延在行之西人數名，一爲執事，一爲驗匠，一爲機器匠董，一爲司帳，各專責成，所鑄之錢一兩及五錢者應按九成銀一成銅，二錢五及一錢者應按八成銀二成銅攪鑄，所餘之一成二成實銀，應作爲本廠經費。如此鑄就，錢質既堅，且使人不肯傾改。開廠時先儘各省官庫存銀送往傾鑄，至有持銀到廠請鑄者，經驗匠驗明平色無訛，即按原來斤兩兌以銀錢。又該廠應否備發銀票並準備票若干，以及應存銀錢若干作抵各節，關係甚要應另酌定。

一、開廠後應請旨定明以後他處各項銀錢不准在中國境內流通，凡民間向來作銀錢使用之寶銀、錠銀暨銀塊等亦須限期停止，特准以之赴廠按照斤兩兌易新式銀錢。並應言明在中國流通之新式銀錢每兩核金鎊若干，銅錢若干，以上各節，均應於諭旨內載明，以定國內流通之制。至如何能得萬國金價之要端，則應於奉旨後由廠派委管理匯兌之執事領出赴廠取銀之執據若干，或駐中國，或駐外洋，隨時發用。凡洋商在中國開有行棧銀號者，自必需用中國銀錢，欲得此銀錢者，須赴該執事處領此執據，並須按諭旨定價，以金鎊購買，方可執此據赴廠換領新式銀錢使用。所付之金鎊，先存於該執事處，或備中國還付金款，或作中國之金錢存款均可。一面隨時隨事彼此記帳，以備參考。如此辦理，在中國流通有定式定價之銀錢，而與萬國通商亦得定而不移之金價，此則用銀錢得一定金價之大略也。惟層層緊要，

均應一一再四籌畫，不致稍欠妥洽。

一、若擬仍用銀錢得一定之金價，大約以上所陳各節缺一不可。此外應如何聯絡各國銀號，以得互相維繫之益，關係非小，亦應隨時會議酌定善法，且應否由中國自立國家銀號亦係緊要之事。惟此銀號之有無與中國銀錢流通得有一定金價各事無關出入，係事後可辦之舉，並非事前必辦之端也。然各國均已得國家銀號之便益，而英國爲尤甚，若中國於整頓銀錢之時亦立銀號，自屬美舉。此國家銀號之作爲，計有六端：一、代各地方官收存各項進款，分別立帳。一、由各存款內分撥應行收領之人，隨時記帳。一、管理國債暨付還款項各事。一、代衆人按民間各銀號規則存放各款。一、按各銀號通例，將公私各存款移作貿易。一、代國家匯兌應解各省各國之款項。以上六端，爲銀號作爲之根基，惟另有要義一端，雖係國家銀號應與商號一例貿易。總以少派官督牽制爲佳。若立此銀號自應與鑄銀廠互相聯絡，或卽以銀廠爲銀行內之一行，亦可以期貫通而免隔閡。至國家銀號之分行，此係各處必應隨之設立者，惟現卽以各口之海關妥實銀號或各處殷實商號擇派爲分行，按章經理足資開辦之用。

第一節略之用意，不過謂中國可得一定金價之辦法。第二節略仍係將第一之意推廣申明。執政者視此節略已足爲定辦之基礎。若定開辦，則以上各節一一均有應定之詳細條目，惟臨時可由各行局內人逐層規定，此時無庸計及也。

〔定立銀錢準價節略三，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竊維自鑄銀錢以求得一定而不移之金價，前擬節略業經粗具梗概。此外尚有一法，卽國家不鑄銀錢，專行鈔票。緣銀之爲物本與貨物一類，有忽漲忽落之分，若鈔票則所書銀數，永無改易，只須辦理妥實，自能推行盡利。且改鑄專式銀錢必將定立章程，使民間常用之各項銀塊等廢而不用，勢須極爲審慎，方能無累於民，至鈔票之法則不然，境內常用之銀，仍舊各聽其便，不過於各項銀兩外，添一寶鈔，使人樂於行用。惟

行此鈔票之法，有必不可少之根基，即出票若干兩，應有金鎊若干成。現聞各處庫款存金者不多，只儲現銀，若此時提出現款五百萬兩，即可買英金約五十萬鎊。若鈔票按每張一兩，每鎊十張計之，則底款已可製鈔票五百萬張，合英金五十萬鎊，若按三分之一底款計之，則可製鈔票一千五百萬張，足敷開辦之用。所入票價或金或銀，又可歸入底款，續製鈔票，輪流接辦不致缺乏。且每張一兩，行使均甚便益，而民間常用之銀，亦可並行不悖。至官商交接各帳，凡以前各項交款，可仍照原訂合同辦理，以後續辦之款，即照新式鈔法辦理。人既知此票存有國家資本，可以隨時兌易，自能信孚中外，迅速流通，此項辦法，國民兩益，毫無損礙，且可收川流不息生生不已之效，此則存金製票之大略也。復思國家整理圖法，立意原有兩端，一在便益商民，一在利於國用。綜計此事，持論有三：一係以金立之準，而自鑄金銀銅各等錢；一係只鑄特式銀錢而議定一不移之金價；一係存金製票陸續推廣。此三議既須於事前審慎定奪，而尤須向行中人討論各條利弊後，妥定詳細辦法。事關重要，在慎之於始，必須妥籌周詳，不在速成而急於求效也。

〔定立銀錢準價節略四，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十日〕一、中國若有存金，則開鑄銀元之時，尙可得一定金價，若無存金，則金價須視日後之銀元如何行用，方能核定辦理。惟鼓鑄銀元使其成色分量各省劃一無二，中外商民必皆稱便，此係中國可以自行主持之事，且與時事有益。至銀元應否用足色紋銀，或用九成銀一成銅一層，查銀元通行有內外兩路之別，內用不出中國之境，中國官民如何看待此項銀元，各國銀號亦似一律看待認用，外用匯兌金鎊，其開辦時，尙未得金價以前，各銀行必以市價爲準，九一之銀元如此，足紋之銀元亦如此，是以不如仍按九一鼓鑄以便質堅且得餘利。若恐此九一庫平之一兩通行時與稅收有虧，則馬大臣所議商約附件內已聲明，若用以完納關平銀之稅項，只可照其市價折算等語，是此劃一之銀元無論何色何重

或納稅或買鎊，開辦時均係按照市價使用。若開辦後得有一定金價，則買金鎊自可照價購買，而納稅時不若即以此兩作為稅則之兩，除他項情理之外，此說亦可為得金價之一助。

一、劃一銀元須俟所鑄足以敷用後，再定不准行用他項銀錢之章。至美國條約第二十二款一節，英約第三十三款意亦相同，或用紋銀，或用洋錢納稅均可。惟新定英約第二款內載有中國允設一律合例之國幣，兩國人民用以完納各稅等語意，美國新約第十三條與此同意。有此兩國之條款在先，日後禁止他項銀錢必係可以辦到之事。且原議准其用洋錢交納，係因中國無合用之銀元，俟中國合用之銀元鑄就敷用，禁止亦非難事，且將不待禁止自不運來矣。若美約現未議結，能於第十三款內添停用他項銀錢字樣，則與此事更有把握。

一、新式銀元欲內用通行各省，外用得一金價，或在總廠或在分局鼓鑄，其式樣成色務須一律永久無異，無論定何項細章，派何項人員監察，不按此法，內外行用，均必阻礙。且事為非常之事，關係匪輕，步步均須詢問在行之人方妥。

〔定立銀錢準價節略五，光緒三十年九月二十九日〕一、中國辦理此事，欲得一定式銀元與貿易合宜，與商民便利並得定準金價與用金各國匯兌往來得平允之行市，是以特本此意再擬節略如下。

一、此定式銀元輕重若干、成色若干，須探詢附近各商民何者為宜，大約均以現行之墨西哥之形式為便。惟有一最要之本原，即係定明此銀元每元易金之數目，凡持此銀元赴官銀號易金者，必與以定數之金。若允此辦法，既不必禁此他項之銀，亦無須限定必用此銀，因有兌金定價之益，官商稱便，則他項銀之流通自漸漸銷廢矣。

一、若論如何開辦一節，似應作為中外會辦之舉為妥。以金一百萬鎊為本，內十萬鎊作為開局各費，並第一年之用款，其餘九十萬鎊作為鑄錢易金之專款。按現在行情折中計之。每銀一兩重，可值金二十四別力，以擬定之式鑄為一兩重之銀元，若按印度行使辦法，

可定爲三十六別力之金數，如此定辦，則用六十萬鎊買銀鑄錢後，可計爲九十萬鎊之金數，原存尙餘三十萬鎊，即專備以銀元來局，易金之抵款。此法初行時，但須擇某一省內之某口，先爲發行，只在該省流通，俟商民均知能易定數之金，人人信用，然後漸次流通他省，且此省內一切稅釐錢糧，應准用此二十四別力之銀元抵定三十六別力之項。並以此項銀元作爲該省因公支用之款，俾得出入流通。

一、以上只係開辦之大概論略，惟如此辦理，其益約有數端。即如貿易場中得一無大漲落，便於行用之銀元，國家可得一有金價之進項，現在市面流通之各他項銀元，必漸退出。且國家無庸另借巨款辦理此事，只須籌備購置機器，創設局所，暨年中局用經費等款續，辦隨時再議。前擬需用之一百萬金鎊已足爲開辦之基礎。試爲舉行，必當收效。

一、代擬此節略者，係辦理此項事務之專員，其用意如是，與總稅務司前擬之意大同小異。若謂以值二十四別力之銀元可易三十六別力之金，必致持此銀者皆向銀號取金，轉使銀元滯澁，是自絕其流通之路也。則又不然，緣鑄元之銀料開辦時皆由國家買備，凡欲行用此項銀元者，必先出三十六別力之價，交與銀號方能得此銀元，既以此價買入，復按此價易金，何樂而費此周折。且此銀元非若元寶銀錠按其原質行使，不過以此爲值三十六別力之憑據而已。易金之人，勢所必有，設若將有遠行，攜銀笨重，易金以便取攜，是亦常情，至在市面彼此交易，授受無欺，即似銀票之流行，輾轉多日，尙不能回至原發之處，是銀元滯澁一節，似可無庸過慮也。總稅務司於此事現爲局外之人，惟因前曾擬具節略四件，現閱此論頗與此事有關，故特譯呈以備採擇。〔外貿部海關管理局檔案。〕

編者按：(1)此件係中文抄件未標作者姓名。在英文本舊海關叢書第四輯第69種第7冊第158頁，登出了本節略第二篇標明爲赫德的英文原著。原題目爲 *Suggestion Concerning An Uniform Cur-*

rency by Sir Robert Hart, Inspector G. of T. M. Customs presented to "Wai-wu-pu", Board of Foreign Affairs. 據此可證本文爲赫德原著的譯文。

(2) 節略五似針對精琪幣制條議而言。

2. 美國特派精琪來華陰謀控制中國幣政

一 精琪來華的經過

〔駐美國代辦公使沈桐爲議銀價事致美外部照會並附覺書，光緒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查西曆本月十九號，致貴大臣第二百七十六號公文內稱，本代辦已接本國政府訓條，辦理會同各國籌商會議銀價之事。茲本代辦附呈覺書一件，內載本國政府籌辦此事之法。本國政府倚望貴國政府，詳細查察覺書內所載一切，並行設法以便此事成就，俾各國共享利益。

附：覺書：近因銀價起落無常，無論用金用銀各國，均於商務大有關礙。中國政府現擬會同墨國，請美國政府合力以期補救時局，共享利益。凡兩國通商之實際，均賴所用國幣，價值可時有常。查西曆一千九百零二年，（即中國光緒二十七年）是年最高最低之銀價，每盎士（約中國七錢五分）所差，金約至十仙，其數幾至銀價十分之二。是以用金之美國，與用銀之中國，彼此通商，匯價無常。現擬籌謀用金國與用銀國匯劃之價目有常，不但於用銀國有緊要關係，即用金之國，販貨至用銀之國，及推廣在東方各國之商務，關係亦重。茲將各處官報，暨一千九百零二年英國所刊之官商年冊，所載用銀各處入口之貨物價值，核成美國貨幣，開列於後，以便明晰此項商務之緊要也。

計開某某諸用銀國進口貨物價值

中國	一百九十六兆九十三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元
墨西哥	六十五兆零八萬三千四百五十一元

飛獵濱各島	三十三兆十四萬一千八百四十二元
英屬海峽居留地	一百五十兆元
馬來合邦	十八兆元
法屬印度支那	三十五兆七十五萬元
交趾	二十四兆元
法屬東京	十二兆三十萬元
暹羅	十二兆六十萬元
高麗	五兆五十萬元
波里非亞	三兆三十萬元
可崙比亞	十一兆零八萬三千零二十八元
瓜梯馬拉	一兆五十二萬一千九百元
亨都拉斯	一兆零七萬四千零五十元
尼卡拉瓜	三兆五十萬元
巴拉瓜	一兆八十三萬八千七百一十元

以上共美金五百七十四兆六十二萬七千三百二十三元。

右所開用銀各國入口貨物價值，較多於美國每年入口貨物（此照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且其貨物係全由用金之國販來，該用金之國，製造貨物以供全球之市廛，並復欲推廣銷路。查以上諸表，惟印度暨南美洲用銀數國，未列入其內，諒亦可約齊該國，合力以使用金用銀國之貨幣價值，比例有常。

查中國為數最多，惟此繁盛之商務，因中國目前財政及幣制情形，有傾跌之虞，至跌落於何等地步，殊難預料。況中國因被別國重索賠款，將銀出售，是以購買洋貨之力，殊形減損。美英法德及他國所有現在販運至中國貨物之數，不免減色。

中國商務，按照以上之表，雖為諸國之冠，若照其丁口財源，分勻比例，則為數仍少。即以美國而論，近十二年運入中國貨物，較前數倍，計現值美金二十四兆元。現將中國入口貨物價值，按名分攤，每

人只得美洋五角。查日本進口貨物，此十年內，由每人一元二角五，驟增至每人三元，則中國丁口，約計四萬萬人，若照日本之數增加，每人購物計值美洋三元，共計應得一千二百兆元。較之以前美國入口貨價最多之數，加增三分之一。爲振興若大商務，中國政府想西方各國，必不忽視。蓋歐美各國，由此可以暢銷各項製造工作，及數百萬資本亦可布置裕如，而太平、印度兩洋，商船雲集，亦可比歐美兩洲來往商船之盛。

雖整頓幣制一事，即可疏通數萬人衆之交易，但此不過擴充商務辦法之一端，與放本及工作者，均有裨益。歐美各國製造家，須亟籌出路，及推廣已有之路，藉便消流本國數餘之貨，由是放本家可添獲利益，中國人民衆多，可以暢銷外國貨物，正是歐美疏通製造最要之地，可以暢行無阻，以使製造各國，格外興旺。假使中國整頓幣制，與別用銀之國幣制相仿，可有如此利益，足見中國並非私見。現今特商請墨、美兩國，會同各國籌商用金及用銀之國，匯價有定，不致起落無常也。

考察財政經濟事宜，不能僅顧目前之利益，應通盤詳審其常遠相關之要鍵。雖賠償之款，中國現竭力籌付，若各國所定之政策，能使中國定一統國一例之幣制，並可銷用各國工廠之貨，其將來所得利益之重，尙非賠款可比，但此賠款在某某數國，頗爲重要也。

中國因恐幣制之弊端，阻止以上之進步，並保存領袖製造國發往用銀國之出口商務及轉運生意不致清淡，並使放本者及製造家復得信取，因此數項，中國政府特請美國出場，商請各國各力承辦。此事中國政府，並未要用金國或用銀國復還製造銀幣無限之制，並亦深知各國已經刪去金銀並用之法，此法即金銀貨幣，並可製造無限，就請重訂此制，定必無成。

是以中國政府，並非盼望，亦非要求用金國創擬新章，更動準度，及大改幣制。但中國所望者，即用金國之用銀藩屬，及用銀之國，合

力訂定辦法，以便金銀貨幣，支兌準定，並設法維持所定之比例數而已。聞美國上下議院，現為飛獵濱島籌擬此種辦法，中國政府頗願美國及他國政府討論此種辦法，以期現在用銀之國，因本國局面，不能盡用金幣，乃採擇最善之法，以便施行。

中國政府意謂，若美國政府，准以中墨商請各國，即可易得一迅速及完美章程，補救此種財政之局面。查此局面，不免使用銀國覺其欠付洋款，日見其重有虧耗之虞，且損失用銀國購買貨物之力，由是傷毀用金國商務之興旺。如英、法兩國暨其亞洲緊要之屬地，及德、俄二國在亞洲有巨大商務及土地利權，允肯會同中美、二國，將諸用銀國定一相同幣制及條陳辦法，以整頓中國與別國理財交易事宜，可使中國仍舊銷用銀子，及購買製造諸國之貨物，及設法辦理該國等輔助之小洋，可使金銀貨幣比例，價值有常，則維持銀價一事，可望有成。中國政府，復願美國不論用何等辦法，與該國相宜商議，此事從速頒行，並知此事緊要，誠懇美國政府速定此議，及鄭重籌劃，是所厚望。〔《東方雜誌》卷1，期2，光緒三十年二月。〕

〔出使美日秘古國代辦大臣沈桐致外務部申呈——對美提出穩定銀價，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十二日〕竊查近來銀價日落，每庫平銀百兩僅值美國通用銀元五十七元有奇，江河日下，虧損無已。墨西哥為出銀之國，歷年鑄銀之數，不下二十萬萬元，除墨國自行用一萬萬元外，其餘消流各國。其由英國、南洋、香港、美國舊金山等處流入中國，為數最多。比來金貴銀賤，墨國利源驟絀，痛切剝膚。間與墨國駐美頭等公使阿士比羅斯論及此事，深為扼腕。上年十二月阿公使奉墨廷命擬聯合我國維持銀價，經將有益無損之處，電請鈞部示遵。奉電開銀幣事可會商等因。奉此，阿使即轉達墨廷，特派專員二員，一名格里，一名賈薩，來美會議。其大旨因銀價起落無定，用銀之國諸多受損，擬聯合中國暨南美洲用銀各國公請美廷出為主持，向歐洲用金各大國公同籌商善策，維持銀價。

竊維中國銀價、近年較二十年前少去三分之二，諸多虧耗，亟宜設法挽回。墨廷既童蒙求我有意會商，正可乘此機緣，援爲我助。墨與美方睦，又壤地相接，由墨聯美，消息尤易靈通。十一月二十二日奉鈞署電開，效電悉，墨廷擬向各國公議銀價，自可聯合，俟議定辦法，隨時電知備核等因。奉此，查用銀各國以銀賤爲害，用金各國以金貴爲利，彼此利害本屬背道而馳，必欲其舍己從人，似非筆舌所能收效。況強鄰環處，幾盡用金，英方欲推行於南洋，法方欲推行於安南，美方欲推行於呂島，日進不已，補救殊難。但合觀大勢，細察物情，則用金諸國以金貴爲利，而利與害正有相爲倚伏者。蓋各國之大利利在通商，而通商之大利利在暢銷貨物，若銀價落、則貨物必貴，貨物貴、則銷場必滯，有礙轉輸。且金銀之價有定，則行商坐賈可以預計本息，放膽經營；若起落無常，則不免長慮卻顧，徘徊觀望。是金貴銀賤，用金之國雖圖目前之利，而商務實受害於無形。與墨使二員往復商論，意見相同，已將上文所論，各具節略，聲明並非欲用金各國更改用金成法，但欲合力籌商維持銀價，以免起落無常，有礙商務云云，分函達美外部，請其轉呈美總統。總統會廷臣集議，均以事關大局，允宜竭力維持，事下議院，歸入呂宋議更金幣案內，一併核議。如議院會議允准籌款派員商議，則由美國派員向歐洲各國申論，所議可冀有成。其宗旨所在，開環球各國以金易銀約三十二換爲準。若照此價，則庫平百兩可得美金銀七十四五元，不特各國使館可免整襟露肘之虞，卽賠款還金亦收釜底抽薪之效。

以上各情，迭經函達在案。現准阿公使來文，謂駐英法墨使已將此意轉達英法兩國，請將兩國亞東藩屬議更金幣之事，暫行緩辦，以免與此次所議宗旨相違。擬請中國亦將此意由駐英駐法使臣轉達英法政府，目前緩議金幣，以便各國公同商定維持銀價，保全商務。應否允如所請，統候鈞部裁奪。

〔墨西哥公使來文，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十一日〕照得本國駐紮英

法兩國公使曾奉政府之命，懇請英、法政府暫將亞東藩屬議更金幣之事暫行緩辦，囑本公使備文知照貴代辦大臣，擬議即將此意轉達貴國政府，以期中國亦可照請英、法緩辦金幣之事，不勝盼望。

〔出使大臣梁誠致外務部咨呈——爲精琪來華事，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初十日〕竊照墨西哥擬聯中、美維持銀價一案，先經代辦大臣沈將詳細情形申呈貴部在案，茲復據代辦大臣沈移交墨西哥公使照會一件，粘鈔墨國戶部擬辦節略一紙前來。查此事經墨國請美廷派員赴墨商議，本大臣近與美國專員高蘭、精琪二員晤商，各國維持銀價及墨國整理錢幣大旨，據其交出節略二份，詳加披閱，允協推衡，用特譯呈，以備採擇。至高蘭、精琪爲財政專門之家，本大臣與之討論改幣情形，頗有切中肯綮，足資採擇，敬爲貴部縷陳之。

如中國原本通用之銀，相沿日久，本無俟於更張。惟近來以商戰吃虧，賠款受累，勢不能不變通舊法以抵禦之方是。改幣雖側重外交，尤必先中國通行劃一，至改制之初，巨款既難驟集，經理亦慮不得其人，必須擇定信孚中外者數人，設立總理分理名目，由國家立定借券，先向倫敦、巴黎、柏林、森彼得、橫濱、紐約等埠銀行商貸金票，作爲開辦成本，將來即由鑄出新幣分期撥還。此項借款既專爲改鑄之用，利息不免較常略昂，應由總理分理衡其子母，如何商借，如何歸還，並責成一手經理，以免外人卻顧。綜計此項借款，約定一萬萬兩爲率，如以二千五百萬爲開辦之費、又以二千五百萬爲購買銀條、以及推廣鑄銀之用，中國各省計二萬萬元始敷周轉。另須鑄五倍十倍廿倍之銀元、並大小銅元，以廣流通而資利便。至此項新銀何時方可行用，應先行知各省，出示曉諭，屆時所有籌還各國洋款、各省解部之款以及關稅、錢糧、地丁均一體用新銀交收，預計銀元鑄成之後，何時可鑄金元，與各國訂明某年以內賠款用銀元折算，某年以後即按其鑄交付。將來每年每月度支之數如國中銷流若干，外國匯款若干，借貸若干，歸還若干，均由總理分理詳列清冊，中外咸知，庶足以彰大信。惟總

理以次各員責任綦重，又須籌借洋款，如中國有誠信素孚能膺艱鉅之人，自可委任，否則或選派洋員，如赫德之代綜稅務，於國計未爲無益。歷與美員高蘭、精琪質疑問難，管見所及，用敢上陳。明知綜錯萬端，更張不易，雖具芻蕘之獻，仍待稟決於鈞衡。

至美、墨兩國約於四月杪派員前赴歐洲英、德、法、俄等國會商一切，昨據外部大臣約翰言及，仍擬另派一員赴中、日會商，屆時面謁貴部，於事機更臻妥謐。

〔附件一：擬請美國會同維持銀價節略（墨西哥委員來稿刪改本）〕近因銀價起落無常，無論用金用銀各國，均於商務大有關礙。中國政府爲大局起見，通盤籌算，是以現擬會同墨國向美國商議，維持此事。……近來歐洲各國向中國索償鉅款，市面需銀孔亟；而銀價之落，以理推之，於英、美、德、法等國運入中國貨物，銷路必致大減。1902年中國入口總值一百九十六兆九十三萬四千三百四十二美元，居用銀各國之首位，爲數雖多。若照本國丁口物力分勻攤計，則爲數仍少。即以美國而論，近十二年來美國運入中國貨物較前增多數倍，計值美洋二千四百萬元，若按中國人口分攤，每人只得美洋五角；若照美國運入日本貨物分攤，此十年以內，由每人一元五角、驟增至每人三元。中國丁口約計四萬萬，如每人攤三元，共計應得一千二百兆元，較之以前美國入口貨價加三分之一。……中國現允付給諸國賠款，各國攤分所得有限，倘能籌商善法，使中國銀價市面有常，則歐美製造得可暢銷，利源甚大。……中國政府深願美國商議此事。

〔附件二：美國外交部爲精琪來華致中國公使照會，光緒廿九年四月十二日〕前准貴使署本年正月二十二日來文，邀請本國會同商議維持銀價一節。嗣經本國大總統按照來文、暨墨國公使正月十五日來文各節，飭由議院于三月三日議定條例，准給本國政府權限，此事應如何由美國助力，聽總統酌量。現已派出罕納、高蘭、精琪三人作爲委員會同商議，合將本部所給該員等訓條抄錄附送，即希貴大臣轉

達貴國政府查閱。

〔附訓條〕照得中、墨兩國來文，商議維持銀價一案，議院奉大總統諭，於本年三月三日議定條例，准聽總統酌量由美助力，業經頒行在案。所有應辦事宜，自應逐一開列。查近日銀價起落無常，於各國商務大有關礙，無論用金用銀之國，均已覺悉。果能設法維持，各國均受其益。墨國政府曾請我國從速會籌救弊辦法，是以我國政府特委爾罕納、高蘭、精琪三人充當商議維持銀價委員，俾知我國甚願贊成此舉，且願會同用銀諸國、及歐洲大國，合力維持。惟是我國雖派員商議，仍未能允行專一辦法，即我國政府，議院均於所擬各節，未經詳察，難決從違。該員等務須與中、墨兩國政府及英、法、俄、德等國商議，妥求善策，不可另擬別法，致與各國用金制度或於美國現行圓法稍有侵襲。又查中國用銀最廣，近因銀價日落，受累匪輕，若銀價市面有常，不特中國財政獲益，即干涉償款之國亦可共享其利。該員等應專告中國政府，如中國有可行善法，我國允為布告各國，從中協助，倘銀行富戶有可相助之處，亦當邀同籌辦，惟不論如何辦法，美國政府不便助給款項，宜併聲明。該員等俟與上開各國商議之後，務將所有情節，以及各國如何應允合力，暨我國應擬辦法之處，詳細開報，是為至要，須至訓條者。

右訓條給委員罕納、高蘭、精琪准此。

〔出使大臣梁誠致外務部函——報告與墨西哥大臣會商銀價事，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七日〕美、墨會商維持銀價一事，迭經函啓冰案，將商議情形詳細上陳。頃接美外務部來文知照，美國派定滿懋拿省財政局總辦罕納、美國銀行總辦高蘭、康尼爾大學堂計學總教習精琪等三人為委員，並由議院指撥美洋五萬元，以為該委員等前往歐亞經費。墨國政府亦派著名財政家克利奧為委員，定期本月二十三日會同由紐約航海，先赴倫敦，後往法、德、俄、和等四國，將以維持銀價之益遊說各國政府，請其合力同心，共成此舉。蓋銀價跌落，貨價騰

起，購貨之國固有加價之虞，而產貨之國實無加價之益；用銀之國明受折耗之虧，而用金之國陰承牽掣之害。此中盈虛消息，迭起循生，比例以觀，顯然可見。彼英、俄諸國苟非別有營求，斷不顯生異議。該員等擬在歐洲稍作勾留，一俟事有端緒，即分員前往日本、中國商定切實辦法，然後折回美國，會訂專章，俾各遵守。此舉雖與歷來萬國公會不同，而購銀鑄幣諸大端各國應歸一律，庶銀市不虞漲落，大局毋或搖動也。墨國戶部大臣爲美洲近世理財大家，亦將由美赴歐，名爲請假遊歷，實則主持此事。十三日與兩國委員同時來見，誠與之接談，剖理折疑。頗中肯綮，其宗旨在邀請各國酌定一定銀價，其辦法在約同各國限出購買銀條、鑄造銀元數目。雖非探本尋源之至議，實爲補偏救弊之良圖。誠詢以中國賠款將銀易金，歲千餘萬，市上銀多價賤，勢所必然，果應如何挽救。渠答以此屑於銀價大有關係，可商請各國將賠款展緩若干年，俟銀價大定、金幣可行，始議按約攤付。目前固不壅滯，將來亦可疎通，倘中國果有此心，美、英必能助力等語。又謂中國宜有一定圖法，平色砝碼毋使參差，則外人自不能高下其手。正本清源，不爲無見。委員克利奧問中國行省衆多，頒行一定圖法有無窒礙。誠曉以中國本有圖法，只因商民囿於習俗，故有不齊。財政之事，中央政府總其成，各省督撫分其責，實同指臂之聯，斷無扞格之患。渠等皆已恍然。

誠竊思我國用銀之多爲地球冠，賠款、借項種種受虧，銀價若無定章，度支益形不給，司農仰屋，杼柚告空，年甚一年，何堪設想。在大憲瞻言百里，經畫周詳，必有善後之方，無煩過多之慮。顧念西國財政，節目紛繁，計習理財，專門講習。大綱要旨，亦不外統籌全局、量入爲出，而多其急者治其標，遇其促者舒其氣，失之此者取之彼，取之甲者舍之乙，不爲割肉補瘡之謀，不存膠柱調瑟之見，國雖貧而不至亂，民雖困而不至餓，非偶然也。今議維持銀價一事，不易圖成，不足持久，美、墨兩國非不知之，而猶不憚煩、不惜費、汲汲講求者，誠以

用金之法驟難普行，而銀賤之艱必須補救，幸而列國聽從，金銀價定，則銀元百枚永值金元五十，目前用銀固可便於轉移，他日用金亦可堅具基礎，雖曰治標之方，抑亦可以治本也。近來各省攤籌賠款，勸捐加派，民氣蕭條，隱憂方大。果能展緩數年，舉凡礦務工農次第興辦，利源漸闢，元氣漸充，多取於民，當不爲過。美廷既有照銀接收之說，英國亦有十年後收金之議，今因維持銀價，展緩數年，大局所關，轉圜自易。顯足以紓財政之艱難；陰足以免元氣之剝削，一舉兩得，在我未始非計。

聞我政府已派中國銀行某英人爲總辦，此說得之美外部，不審確否。美廷謂得華員主持其間，較爲親切，然揣其意見，無非慮有偏袒，致滋疑忌，非謂外人之不可用也。惟查美、墨委員既往歐洲遊說，則我國駐使應得與聞，庶幾太阿不至倒持，利權不虞旁落，該委員亦欲與我駐使協商，藉通消息。誠當於元電肅陳，想承俯准分電各館矣。

查美外部所給委員訓條內，有中國有可行善法，美國允爲布告各國從中協助，倘銀行富戶有可相助之處，亦當邀同籌辦等語。蓋以我國釐定圖法，添造金幣，在在需款，顯示可爲效力之意，而賠款展緩，肯爲倡助，亦已意在言表，倘能因勢利導，成效當有可期。

〔駐法大臣孫寶琦致外務部電——報告精琪在法國會議情形，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三日〕庚電諒鑒。美、墨各員集議七次，宗旨與在英同，說帖呈法政府核覆另復，未畫押。其代我籌圖法事，謂須聘外人爲稽查，推論鈔票銀行皆有參預之權，各公使可派人查賬，干我主權太甚，先與辯論，據云此原代商，自可由華定奪，但非是不能使各國信從。竊思此次係中、墨挽美出頭商議，若衆中辯論，爲法所笑，因屬劉式訓從中聲明未奉政府裁決之訓條，故未置可否，不得認爲中國之允許。各員今已赴荷，再赴德、俄，並須至北京集議，所有各說帖，另行郵呈，先此電達。寶琦。寢。

〔出使英國大臣張蔭桓咨財政處文——報告精琪在英情形，光緒

二十九年七月二十日〕接准元電。美墨委員在英所議章程及問答，希照錄送來。茲一併譯錄咨送。

〔譯件：美員原呈之條議〕一、……

四、如欲中國政府能立該項錢法，並能維持，英政府所按一千九百〇一年所定公約應得之賠款，當按銀數收受，以十年爲限。其以如此辦法因而少收之數，將來應否帶利補還，英政府可酌辦。

此條經英員刪去，以非各會員應議之條也。

各員簽押：中國 馬格里、陳貽範

美國 海那、古奈國、金恩克

英國 馬凱、坎墨恩、查滿、白雷恩、喬恩生

墨國 格立爾、格馬楚、成特、布爾斯、

大清光緒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西曆一九〇三年六月十八日。

〔精琪與戶部及外務部官員會議記錄，光緒三十年五月至七月〕^①

〔一、五月初七日下午一鐘精琪與戶部尚書鹿傳霖問答節略〕精云：中國應請正司泉並不干涉中國財政，乃各省督撫不無誤會，從前本大臣見巴黎欽差孫大臣亦言，恐派外人，所有戶部出入帳目盡行洩露，諸多不便。其實聘用外人帳管銀銅元出入及收買銅斤各項數目，絕不問戶部帳目，如海關稅務司祇管中國稅收所入，並不管中國出入用款。此意孫大臣與各督撫多有誤會，特爲聲明。

答以戶部堂官非一人，戶部之外又有財政處，諸事必須大家商量。

精云：聘請洋人一事，事關出入甚巨，不得不預先聲明。

答以現在中國整頓財政尙無成效，聘請洋人尙無此意思。

① 精琪到京與戶部、外務部官員商談，係自光緒三十年五月初七日至七月十四日。卷內有記錄者二十次，其無記錄在卷而按每次會議訂定下次者尙有三四次。今擇其重點摘錄。

〔二、五月十二日精琪偕同施門參議赴外務部會晤右參議雷補同、商部右丞紹英、並財政處提調戶部侍郎陳邦瑞、徐口、戶部員外郎造幣廠總辦瑞豐〕精云：英國新定商約，洋文內似有公私借項專指新幣之意。

答云：英約內，祇言兩國人民應在中國境內遵用新幣，以完納各項稅款及一切用款，並未說到借項。若以借項而論，能否將新幣抵還各國借款？

精云：中國銀元成色九成，仍須買十成生銀或生金付各國。各國可收此項新鑄銀元，在中國或拋高仍以十成用，以現在龍元或拋高若干（二先令二本土）交中國銀行或外國銀行買金票付外國，不能以中國銀元逕付各國。

答云：若定準以中國銀元若干抵外國一鎊之用，各國能否照辦？

精云：銀元定金價一節，下次細談。前在倫敦，與匯豐銀行商酌，尚肯幫忙，昨到北京，匯豐商議，中國須派熟習匯兌之人辦理。

〔三、五月十五日紹雷陳徐瑞五人在外務部會晤精琪〕

精云：昨日所談，茲再聲明以免誤會。圖法各事，諸位大人意思會晤所談彙總登覆，本大臣意每會晤一次答覆一次，係彼此討論，並非謂中國全行允從照辦。

答云：本係彼此討論，不得不將本國實在情形聲明，不便含混奉答。

精云：本大臣因中國之請特來會商財政，實非別圖利益。此次由本國起程，總統訓條中國財政本係內政，惟願中國富強，美國商務亦好，此外別無他求。

〔四、五月十九日隨外務部會辦大臣那桐與精琪在外務部會晤〕

精云：中國定金價不必有現金，從前各國亦有此辦法，本國仍用銀銅元，亦可以銀元購買外國匯票，不過中國略鑄金元，戶部積存現金。

精云：新幣作金幣拋高二成，民間以生銀一兩買新幣一元二角

五，此數合重九錢，刨去銅色，淨銀合重八錢，至於各關完納洋稅，如洋商以銀十兩購買中國新幣爲納稅之用，中國已佔二成便宜。

答云：洋商以生銀買新幣固吃虧二成，但用以完納稅項仍可拋高二成，似洋商並未吃虧，中國亦未佔到便宜，如稅則改用金，中國方合算。

精云：前與上海副稅務司談過，彼時英國沙侯首相曾以中國向用銀不用金，洋稅自以交銀爲便，俟中國改用金，各國洋稅亦可交金，此項辦法須先與各國商議，假如各國不答應，中國圖法亦亟應整頓。

〔五、五月二十一日徐、雷、瑞與精琪在外務部會晤〕精云：中國如改行新幣定准金價，各國商人願到中國放本，爲中國開闢財源，中國向來辦理財政未能昭信。

〔六、六月十三日陳、徐、紹、雷、瑞諸人及戶部郎中戶部銀行監督張允言拜訪精琪〕精云：如中國整頓圖法，他國皆以中國用慣銀塊元寶，不願畫一，美國政府以中國政府志向必欲畫一，第一與各國所立條約均已載有畫一圖法；第二切請美國政府調停定准金價，有此兩層，是以美國政府深信中國有意整頓圖法也。本大臣遊歷各省，與官商接見甚多，戶部設立銀行，華商因有官款一半，權力全在政府，是以不願附股者多。

又云：天津、上海商店多掛洋人招牌，中國人民買置產業多不書本人姓名，且商民多資財不敢出名，本大臣系聞貴國有名督撫所說。

〔七、六月十六日陳、紹、張、瑞拜訪精琪〕精云：中國商人談及銀行內應聘用熟習東方情形洋人辦事，商股即可易招。

答云：此說是先聘洋人後招商股，便不能先與股東商議辦法。

精云：如中國政府聘用洋人充督辦，立定合同，言明某幾條權限，不妨早聘，商家相信，股份易招。

答云：聘洋人充督辦一事，今日不能奉答。

〔八、七月十四日隨同戶部尚書趙爾巽拜晤精琪〕答云：條議想貴

大臣並非在美國所擬。

精云：前二三篇係未動身之前在本國所寫，後幾篇是在路途所寫，本大臣因辦新圖法，非有專門之人不可，決非有意奪中國主權。

答云：中國如辦新圖法，必須聘用專門外國人，恐中國人無專門之學，辦理不妥善，以後更改又多費周章，聘用專門洋人，立定權限，決不侵中國主權，倘逾權限，中國自有權革退。並立學堂，使中國人學習財政專門之學。

精云：趙大人所說是也，中國不用專門洋人，恐辦不好，立學堂造就人才，亦須幾年後始可成就，此數年仍宜聘用洋人。

答云：此次說帖已較原書條議合乎情理，如按條議所說，中國財政全在外人手內，如同人全身血絡，自己不能自主，現在不聘用專門洋人，即本國人民亦不相信。

精云：第一、用一專門家不必一定用正司泉名目，別項專門之人，由正司泉保荐，始能和衷辦事。

答云：應用專門家幾人？

精云：不過三四人，國家銀行總辦，可由銀行董事自請，最要惟鑄幣局總辦一人，此外可由總稅務司調一人管帳，鑄幣局總應管機器、並局中辦事人員匠役靠得住靠不住，又各省造幣局帳目靠得住靠不住，正司泉應與財政處酌擬辦法，請降上諭，由正司泉告知兩總辦辦事章程，此外所用管帳簿由總稅務司舉薦，外國人亦相信。又由正司泉考擬辦法，請財政處奏明曉諭，共分四條：第一條、中國改行新圖法規條；第二條、鑄造新銀幣規條，內載一、新幣樣式，二、分量成色，三、查驗新幣購買生銀發出新幣；第三條、應有旨意說明保存金價條規；第四條、設立銀行規條內載一、設立銀行規條，二、發行紙幣律條。本大臣無他意，中國辦新圖法，總以使人相信，從前中國借款，華人均以應由稅務司經理出入，方無舛錯。

精云：貴國政府如欲借款，應先籌抵押。

答云：前次精大人談過，如借款可以不用抵押。

精云：有抵押更好，無抵押即以存款爲抵押亦可辦，如中國第一年有自籌七百萬兩銀子，即以鑄頭出息付利，其次與各國人商量借款辦法，並且預先與各大國商量改條約，禁止各國銀幣銀條入口。

答云：此條禁止可辦到否？

精云：各大國請中國整頓新圖法，載在商約，不能不答應。恐內中有數小國又想他項好處，政府應與正司泉商量國家銀行辦法。

精云：中國政府加正司泉以責任，並其手下人如有錯處，均可惟正司泉是問，總以使人相信。開辦之時，必令人民知道，辦理新圖法，照各國通例，總顧中國有益不管別國。現在中國人民均以外人充正司泉權力太大，有失中國主權，本大臣現擬中國上諭一道，不懂體裁，不過聲明正司泉歸戶部或財政處管理，並無大權力也。現因中國圖法太雜，吃虧甚大，且不用金與各國不能匯劃，二年以來竭力設法，並派人赴各國查看，總期於中國商民興此大利益。查外國講求有素，辦理有效，應派某某充正司泉，專歸戶部或財政處管理，所擬一切辦法章程均交戶部或財政處酌核等語。

答云：如聘用專門人每年用薪水若干？

精云：年限最好定五年，薪水亦尙難定，現在中國用專門人薪水太少，正司泉責任甚重，總以與各省總督巡撫可以隨時面商圖法事，品職體面些方好。

答云：精大人財政專門，深明白情形，如按初次條議所說萬難商辦，近日所致各說帖尙可議辦，惟聘用洋員及開辦各事，中國尙須詳細推求，與慶親王並諸位大臣商量。

精云：本大臣從先所擬中國辦新圖法，與現在宗旨並未更改，現在議論尙係大致，其細條可先聘定專門人再議，沈桐曾請本國政府維持定金價，中國駐俄胡大臣曾有摺奏戶部捐款收金，亦有用金之意。

答云：此不過作為預備用金、定金價，相因之事太多，何能一時決定。

精云：定金價似可即時擬定，並可先請定正司泉與其酌定辦法，如與各督撫商酌辦法，可勿將前書寄去。

答云：以後自以此次章程為本，前書廢除不用，我等亦須自己商量先有眉目，方能請用正司泉。

精云：如各督撫不能明白或有駁詞，恐戶部不能答覆，本大臣現又即日回國，須請先用一正司泉，可代戶部辯論。

答云：新圖事中國如不詳細考查，驟然定准，貴國大總統亦必笑話，自己未明白，即定此大事，財政雖屬內政，現有賠款借款，公中進項大半作抵款。今但見貴大臣所說利益，至本國商民實在利益尚未查明。以及各國如何對待中國亦未可知，惟此內外兩層極為難定。

〔附件〕精大臣大致宗旨：中國現可籌借三千七百萬兩，以三千二百萬存外國銀行作為存儲保存金價之款，以五百萬兩作為鑄造局開辦經費，所有銀幣鑄頭出息足有二成，每年共八百萬兩，專作借款利息，並歸還本銀，不准移作他用。借款以最大七釐行息，中國存放外國銀行之款，最少可得二釐拆息。

〔慶親王致美國政府函稿，光緒三十年〕^① 中國政府深信中國圖法極須改良，承美國政府雅意，勸中國設立新圖法，足徵睦誼。中國已與美國政府簡派之專使會議此事，惟中國之圖法為中國之內政，一切自有主權，並不因所列各語受無論何國之限制。茲將所欲預言者一併詳列，此事關係甚重，故中國政府務須體察情形，謹慎為之，俾免舛錯。是以美國專使所條陳者，中國政府尚未能定，現時中國政府之意，蓋將採用若干條，其餘俟一切預備妥協後，斟酌採用。美國政府特簡專使前赴歐洲與各國會議，並來華與中國政府會議，言美國政府並允勸各國於中國新圖法行用之時，使中國有利無害，中國政府實深

① 此件係精琪臨行時所案。

感荷。美國政府夙重邦交，如中國政府開辦所條陳之時，仍望美國政府不忘此言也。

二 精琪的改革幣制計劃及各方的爭議

〔精琪致駐美公使梁誠函——中國幣制之建議，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十八日〕敬啓者：本國政府本年夏間簡派大臣前赴歐洲會議銀價，其有關係中國設法辦理者，貴大臣諒經留意。茲特畧爲陳之：

查所派會議銀價各員，夏間遍歷英、法、和、德、俄諸國，承各政府選派精於財政之員在各國京都會同籌議，所商諸事尙稱順手，美員甚爲滿意。各國議員均謂中國應將所用銀銅通寶酌定換金准數，所用通寶，無論是銀是銅，均有一定之價，不致起落無常，即以金價爲定率之謂也。美國議員所擬將新鑄之幣以金錢比較先定同一價值一節，法、和、德三國議員意見相同，謂爲最善之法。和、德兩國議員又謂獨一無二之法。惟英、俄兩國議員以中國先定一律通用銀幣，自是正辦，至於是否須與金錢等價，儘可隨後商量。俄國謂中國鼓鑄銀錢若干，應由政府督理管束，英國則以爲可由民間用銀條或銀錠互換，略收鼓鑄之費，此皆英、俄兩國議員意見稍有不同者，其命意所在，此時可無詳論，不日卽由美員刊布矣。

〔附：照譯美員擬籌中國整頓錢幣策〕一、中國政府宜設法整頓錢幣，酌定通用銀錢金價，總期適合應得償款諸國最多之意。

二、中國開辦此事，宜延相當洋人幫同辦理。

三、中國政府辦理此事，宜派外國人一名專理國中錢幣，稱爲司泉官，又派副司泉數員，幫管鑄錢事務及正司泉所指應辦諸事。

四、司泉官宜於每月將國中錢幣情形、流通若干、借貸若干、外國匯票存賬若干等賬目，詳細開報，並按時交付應得償款之國使員察閱，如有應辦之事，各國使員及副司泉均可隨時條陳。

五、中國政府宜定專一作準之國幣，此國幣內含金若干格廉（五金重

數)，其值約同銀一兩或稍多於墨銀一元。又宜定例准收鑄費，由民間繳金代鑄金元，其值如作準之國幣或五倍或十倍或二十倍。政府亦隨時自行鼓鑄。

六、中國宜從速鼓鑄銀元二萬萬，大小與墨圓相仿，以便國中行用。此項銀元須與所定作準之國幣同價，金銀相較爲三十二之與一比。此後如不敷用，再行按照章程鼓鑄。除鑄大元，另鑄小元以便兌換。

（按所謂作準之國幣者，係虛設之詞，作爲值銀一兩之金圓以定金價也。現在美國、日本亦有作準之國幣，惟不鑄一元之金元而鑄五元、十元、二十元之金元，以資流通，卽是此意。）

七、中國各省欠解政府款項，無論用金用銀，均可作爲同價付給，其欠項原係銀元者，卽以所鑄新式銀元交付，不問所值。

八、中國政府與督撫隨時可以出示曉諭各省知悉，所有鑄新式銀元，計自某日起，作爲合例支付欠項之銀，惟在期前償款，應照原訂辦法清還。

九、中國政府如欲開辦此事，並欲維持銀價，宜與倫敦、巴黎、柏林、森彼得堡、橫濱、紐約各銀行，訂定價值，以銀易金，互相往來。其所定之價，與銀行平常時價略昂，此等匯兌專歸司泉官管理，惟必須交新鑄銀元一萬兩以上，方得兌換此項匯票。

十、如須借款設立國幣，以便兌換，宜指定稅款之足數，分次清還本利者作保。至所指稅項應如何辦理，須彼此同意方可。

十一、鼓鑄所盈餘之款，宜另行存儲，倘滿五十萬兩，卽作金款附存兌換金票之各銀行，以積存至二千五百萬兩爲止。

十二、中國政府與外國銀行兌換金票，總由司泉按定價隨時將銀票支給外國經理人抵充金款。

十三、銀行律例宜定專條，所有銀票均與中國通用錢幣同價，以便殷實銀行出發銀票，其事卽由司泉督理。

十四、中國各省宜速行新定國幣，司泉即約同地方官暨各銀行以及貿易行協力佐理。

十五、五年以內，商埠宜用新定國幣，其非商埠之處，亦推廣行用。五年後以新定錢幣完納關稅，俟各省可用新幣之時，所有各項賦稅亦須一律照用。

十六、中國宜請各國允許賠款十年之內以銀付給，十年之後以金付給。付銀所短之數，如次暫時登記，俟每次還款之時，商定日後分次攤還，亦可照辦。^①

十七、中國如有新鑄銀元二千五百萬流通，所定新法宜即頒行。

十八、整理中國財政諸事，司泉及各國使員均得隨時條陳辦理。

〔精琪所著之《中國新圖法條議》，清光緒二十九年〕一、中國政府應速定一有效之政策，以期設立圖法。該圖法以能有一定金價之銀幣為主，其實施以能得賠款國之多數滿意爲歸。

二、中國政府將設立此圖法且管理之。應聘用適當之外國人，以相援助。

三、中國辦理此事，應派一洋員爲司泉官，(Controller of the Currency) 總理圖法事務。該司泉官有權辟用幫辦數人，管理制錢局，及別項事務，爲司泉官所指派者。

四、司泉官每月刊造詳細報告書，申明錢幣情形，凡消流 (Amounts in Circulation)、借貸 (Loan) 及外國信用匯票 (Drafts on Foreign Credits) 等項各若干，皆備載之。(原注云：此帳目並非中國政府之帳目。)

凡各國之以賠款事與中國有交涉者，准其所派代表人，遇適當

① 精琪條議原係十八條，其中第十六條，關於中國賠款十年內以銀償付一節，是當時中國所最注意的一條，因金價上漲每年應付賠款，“鎔虧”甚鉅。企圖延緩償付。此條後被英國提出意見刪去。所以以後發表的條議變成十七條。現在把兩個譯本都編列出來，以示事實的經過。

時，許以查看，且有條陳獻替之權。凡此皆爲使新幣制昭信於各國起見。

- 五、中國政府應定一單位貨幣 (A Standard Unit of Value) 爲價值之主。該單位貨幣應額定含純金量若干。大約所值金價，應兌銀一兩，或比墨西哥之一銀圓，其值稍昂。並定章許民間隨時攜金來託代鑄此單位貨幣之五倍、十倍、二十倍者，但量收其鑄造之費。或將來政府亦自行採金，鑄此種貨幣。
- 六、中國應亟鑄銀幣若干萬元，通流本國。該銀幣應有相當之模範，其大小約照墨西哥洋圓。其與彼單位貨幣之比價，定爲三十二換，設法維持。以後隨時按照下文所指辦法，調查全國應需之數，陸續添鑄。至補助貨幣 (Subsidiary and Minor Coins) 卽小銀幣及紅白銅幣，其分兩價值，亦應劃定，惟以適用爲主。
- 七、新鑄之金幣銀幣，無論在何省完納賦稅等項，皆照國家所定比價，平等收用。若此等公項，前此原定銀數者，皆准用新定幣價推算。
- 八、中國政府應飭下各督撫，曉諭各省。限定某月某日起，將所鑄新幣，作民間定付種種債務之用。惟限期以前之債款，仍照合同支付，至某地自某日起限，由政府審定頒示。
- 九、中國政府爲維持銀幣定價起見，應在倫敦及別處通商巨埠，置備一信用借貸款 (Credit Accounts)，以便出售金匯票。其匯價較平日銀行匯價稍高。譬如按照新制，平日銀行倫敦匯價，應以新銀幣一元兌換英金二先令，政府則俟每一元零百分元之二兌換二先令時，方賣匯票。此等匯兌，歸司泉官專理。惟無論何人，欲購此匯票，必銀數在一萬兩以上，方許出售。
- 十、爲設立新國法，且置備適當支兌之匯款，所需不貲。若政府不能猝備，可以借外債充之，惟應指定一財源作抵。其財源應數支付利息及償還資本之用。至管理此財源之法，須令各國之有關係

於此事者，咸表同情。

十一、所有鑄幣溢利 (Seigniorage Profit)，應另行存貯。一俟貯至五十萬兩，應按照匯票之多寡，攤分外國各埠之代理人款處存貯。此存貯金款，最少積有若干萬兩之數方止。

十二、倘匯票出售日多，所存金款漸乏。准由政府所派駐外洋代理人收買銀匯票，吸回金幣，以補其缺。其價目由司泉官臨時定奪。

十三、應設法頒定銀行律，准由國立銀行，或別種相當之銀行，發行鈔票。與通寶同價並用，統歸司泉官監督。

十四、為推廣新幣起見，使其流通各省，愈速愈妙。應由司泉官託各省地方官吏或票莊錢莊，及可信之商家，代為經理此事。

十五、限五年內，各通商口岸，一律須用新章。凡收納關稅，須用新幣。其僻遠地方，逐漸推行。一俟新制通行，則所有賦稅，俱收新幣，並立定章程，凡稅則皆以新幣計數。

十六、俟新幣鑄成若干萬元之時，新章即行開辦。

十七、司泉官及各國代表人，有權為中國提議整頓財政。〔《幣制彙編》，第6編頁1—5。〕

〔稱琪所著之《中國新圖法案詮解》，清光緒二十九年〕

第一章 新法之益：當西曆一千九百零三年正月二十二號，中國政府咨送覺書於美國，內開設立新圖法，以期定準中國與用金國匯兌價目事。想中國政府深悉整頓圖法與本國之大利益，並知通商來往各國，亦可利益均沾。是以此章考究中外將得之利益，並記錄外人對待此事之舉動。

蓋因此種舉動，可望推廣日後商務，並令投資家有穩當之機會，由是美國政府，自應贊成中國改行金幣制之議，並應望歐洲領袖製造及出口貨多之國，相協合力。現因匯價漲落無定，故用金與用銀國商務之利息殊難平準，若匯價可以照用金國來往之匯價，俾用一定限制，則以上之局面便歸無有。按目前情形，用銀國之販進口貨者，致

令其殊少把握，僅能餬口度日。並託歐美商人定貨，亦不免束縛。而且投資者格外冒險，比一千九百零二年，數月之間銀價驟跌，直抹煞其一成半至二成之利息，由是投資於用銀國，及收回金款時，覺其資本減少至此。若匯價一有定准，以上諸弊即可補救，歐美製造品販運來中國者必可振興。此等貨品，多因借助中國開闢天然豐厚之利源，如鋼軌及別項建造鐵路之材料，並製造局需用之器具，及供給在中國推廣鐵路，並舉行興業工人之什物。然而製造國輸出之多少，並不倚賴中國之銷用，以爲貨物之加增，實因其國之資本盈餘，欲放贖別國。此種興旺之機，前數年即已臻此。惟此等閱歷，當俄、日自定以金爲本位之圖法後，皆所經見。查俄國進口商務，在一千八百九十年時值四百十六兆羅布，合美洋二百十兆元，在一千九百年時即增至六百二十六兆羅布，合美洋三百十五兆元，由是十年之內，加增之數至五成。查日本在一千八百九十年時其進口貨物值日本洋八十一兆元，合美洋四十兆元；至一千九百年時其數值三百兆日本元有零，合美洋一百五十兆元，其加增之數至兩倍。且此數中已扣去日本洋因銀價跌落之數。

假使中國進口貨加等之比例，與日本相仿，則十年中中國每人所用進口之貨，即可由美洋五角加至美洋一元五角。就此類推，歐美販運至中國貨物，除現在之數目外，將加添美洋四百兆元。大約中國商務之發達，不能比日本之速率。但中國創設統一圖法，以金爲標準，製造國及輸出國將來所得利益極厚。故各國亟應極力設法，以期得此經濟之結果。

當美國特派銀價大臣時，東方各處已議論中國定準匯價之必要，且經數商務局籌議，以上海洋商商務局本年四月十八號所定條款，作爲此事之程式，其條款如左：

查銀價時有非常漲落，並查中國國家及商務支付款項，現在尚付與用金國爲多數，將來必盡屬用金之國。是以本局以爲有條約各國，

應勸告中國政府速行應辦之事，以期首先設立統一幣制，俟可將幣制以金爲準，即便進而成用金國矣。

總稅務司赫德引經據典，亦可爲相信金圓法與中國商務財政皆有大利益者之一。赫稅務司曾上條陳於外務部，該條陳登錄西一千九百零三年七月三號《字林西報》，內開：

若將目前銀圓法改作爲金，實與中國利便，蓋銀價墜落，匯兌無常，即一日之內亦有上下，因現在幣制情形，百業頗受虧損，國家付洋債用金，故國計民生之艱窘日甚。因此必須籌謀補救，以期中國雖仍用銀幣，而有金銀匯兌準價，以免不時漲落之虞。

此番整頓，應通盤籌畫。中國設立金圓法，與東方各國圓法，有密切相關之事數件。各該國大抵係歐洲大國之藩屬，即美轄之飛獵濱、英轄之海峽殖民地，法轄之印度支那，及德國在阿非利加洲之東、及亞細亞洲之藩屬及屬地。美國銀價大臣是以將擬辦之事件，送交歐洲各國，以下數款。

一、中國圓法條議。

二、中國之單數金本位幣及銀幣，將與別國日後設立金幣制所定之單數本位幣及銀幣，應無甚相差之問題。

三、各國爲造幣之用，購買銀條，應分配均勻，以期輔助維持金銀比價，並極力減免其拋賣時比價之漲落。以期財力薄弱之國，創設金匯兌爲平準之圓法，更覺容易。

第二章 中國改革之難點：中國圓法問題，實係可以舉行之事。查中國政治、實業及教化，與西方各國皆相懸殊。今擬令創行新圓法，專究財政學家自行關心。惟美國專使會議銀價大臣講究此問題，係察考政府辦法，及日後民間之舉動，究竟此事可以舉行與否爲大宗。由是首重詳細審察開辦之難點，茲分條開列如左：

一、現在中國無統一之圓法，並無有與歐美相仿通行之圓法。查中國各通商口岸雖興用銀元，然所用者式樣不等。如上海天津通用

利，有所妨礙，若輩設行阻撓，恐因此難以成就。聞中國地方官員收納賦稅，及他項糧餉，交解上憲時，與銅銀等幣兌換結算處，從中取利，有時此利甚大。假若幣制整理，收完賦稅，統用新式貨幣，則此項進款，恐將大為減色也。

地方錢票莊為民間經理支兌，或為民間與官場支兌，往往出息甚鉅。

且謂洋商銀行亦將阻撓新法，蓋彼等生意以支兌居大宗，故每年所得利息，此項進款為數不少。假若中國幣制用金，則彼等利息自然大為減色，惟彼等之難處，不甚緊要，當不至生阻撓。至新法與華洋銀行錢票莊有益之處，另篇申明。

三、中國政府洋債及賠款兩項，現欠各國不少。故立此新幣制，如欲成就，須得各國滿意及允心協助。或者新法舉行，將來歸還賠款，各國不致吃虧。由是觀之，中國及樂助中國者，於未舉行之前，須先求有賠款各國之同意及協助。美國專使歐洲會議銀價大臣，已經歐洲及日本獲得各國之允助。中國財力，因賠款之事，暫時自覺薄弱，惟此可望設法補救也。

四、中國貨幣所以宜改革之理由，即在對外國商務貨幣價值之不時漲落。查中國政府於西曆一千九百零三年正月二十二號致美國之覺書內，此節亦甚注重。由是定行新幣制，及辦理新制之法，如欲適意順手，須在中國貿易之洋商，認為當然。中國庚子賠款，有數國解說，約款係應付金，並應交指定商人及銀行經手支收。洋商因見匯價漲落無定，猶恐因此虧本，故欲來中國投資而不敢。洋商運貨來中國，當議定出賣時，計算有盈餘利息，繼因匯價漲落，難於預度，反而虧耗，商人如欲與銀行預定匯價，銀行定加索匯水，故洋商猶疑，不敢販貨來華。據德真致英國考究中國事務會社公牘：稱自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二年至一千九百零二年間，銀價之跌落，以金價比例，跌有四成九分零十之七，以銅

利，有所妨礙，若輩設行阻撓，恐因此難以成就。聞中國地方官員收納賦稅，及他項糧餉，交解上憲時，與銅銀等幣兌換結算處，從中取利，有時此利甚大。假若幣制整理，收完賦稅，統用新式貨幣，則此項進款，恐將大為減色也。

地方錢票莊為民間經理支兌，或為民間與官場支兌，往往出息甚鉅。

且謂洋商銀行亦將阻撓新法，蓋彼等生意以支兌居大宗，故每年所得利息，此項進款為數不少。假若中國幣制用金，則彼等利息自然大為減色，惟彼等之難處，不甚緊要，當不至生阻撓。至新法與華洋銀行錢票莊有益之處，另篇申明。

三、中國政府洋債及賠款兩項，現欠各國不少。故立此新幣制，如欲成就，須得各國滿意及允心協助。或者新法舉行，將來歸還賠款，各國不致吃虧。由是觀之，中國及樂助中國者，於未舉行之前，須先求有賠款各國之同意及協助。美國專使歐洲會議銀價大臣，已經歐洲及日本獲得各國之允助。中國財力，因賠款之事，暫時自覺薄弱，惟此可望設法補救也。

四、中國貨幣所以宜改革之理由，即在對外國商務貨幣價值之不時漲落。查中國政府於西曆一千九百零三年正月二十二號致美國之覺書內，此節亦甚注重。由是定行新幣制，及辦理新制之法，如欲適意順手，須在中國貿易之洋商，認為當然。中國庚子賠款，有數國解說，約款係應付金，並應交指定商人及銀行經手支收。洋商因見匯價漲落無定，猶恐因此虧本，故欲來中國投資而不敢。洋商運貨來中國，當議定出賣時，計算有盈餘利息，繼因匯價漲落，難於預度，反而虧耗，商人如欲與銀行預定匯價，銀行定加索匯水，故洋商猶疑，不敢販貨來華。據德真致英國考究中國事務會社公牘：稱自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二年至一千九百零二年間，銀價之跌落，以金價比例，跌有四成九分零十之七，以銅

錢比例，銀價跌有二成六分半，同時銅錢與金價比例，銅錢跌有三成二分半。

按照以上情形觀之，新法如果實行，定可以除去上述各弊，及昭信於華洋商賈。今籌擬之圖法，曾與最有力之銀行家及商人會商，查若輩意見，與所擬之圖法相符者居多數。

- 五、美國會議銀價大臣，今爲中國條陳圖法，實係中國之代表。查美政府原來實應中國政府之請，故特派大臣籌議此事。現在條陳辦法，該大臣深信係與中國最相妥善之辦法，幫助中國振興內外商務，支還賠款，及他項利益。此辦法自應勿與中國自主之權有妨礙，並求與民間習慣相符。查西法幣制，中國人民向未通曉，最要使彼等容易了解，則新法當可舉行。至營利之心，中國人民與別處東方人民相比，如印度、瓜哇島及飛獵濱等處，素稱勤勞，與本人利益相關者，其知覺甚形快捷，華人於貿易，向有精明之名，如見獲利之機，雖少亦願相從。以意度之，若新法所定之錢幣，用之零碎交易，支還債款，完納賦稅，及他項用途，可免向來所受之虧累，或因此可獲小利，即易引導華民通用。如以上之辦法，即以平民未曾經貿易閱歷者，亦可許其相稱也。以上所言試辦諸難處，固不應過於輕視，惟雖有難處，及阻礙情勢，因創立善良之全國統一圖法，實與中國及與中國貿易者有益。茲二三年內條陳辦法者甚多，並曾降明詔，令戶部籌議辦法，以便開辦。並令赴大阪博覽會專使查考日本圖法，以冀相助中國籌議辦法。天津及上海洋商商務局曾訂條議，以申明彼等期望舉行新式圖法之意。香港商務局亦有同樣之舉。總稅司赫德亦擬條款咨呈中國政府。再中國政府與英國日本及美國新訂之商約內，亦約定設立全國統一之圖法。既有如此議論紛紛之勢，中國政府顯明預備開辦之情狀，此事之開辦，諒必准定也。惟開辦須向正途而行，以上所述諸爲難之處，非瞬息可以掃除；再定通國圖

法各端，亦非片時可以通行。若起首即走正道。日後可免退步之慮，且終久可冀所盼望各節，皆有成效也。

第三章 試辦方法：美國會議銀價諸大臣所擬中國圖法方案，已與名家議論，利多弊少。查中國民間向無統一之貨幣，故開辦之法，應先訂一統一之通寶，成色分兩劃一，俟民間習用此幣，然後再酌定新幣與金之比價。惟美國會議銀價諸大臣之意，新銀銅貨幣，應自開辦之日起，即定准與金之比價，及設法維持所定金銀之比價。蓋此辦法，非特較善，尤見容易，各國所派會議專員，執此意者居多。

開辦之初，即定金銀比價，其故如左：

一、新制之利益，應自開辦起即定金銀比價，殊覺顯然。雖謂全國流通銀幣，未定金銀比價，可與本國國內商務大有裨益，然此尚不能逕助進出口之商務也。蓋進出口商務，不僅侵佔振興國內商務相關之利益而已，若欲振興出口商務，應從早趕辦，因此項商務之第一利益，可使中國還付洋債較容易也。外人所沾利益，並非多於華人，亦非首先沾受，蓋所有利益，因華人為製造出口貨之人，並銷用進口貨之人，故所有利益，華人得之最多。若匯價漲落無定，阻撓外人採買中國貨物販售出口，倘採買加多，即物價自行漲貴，由是華人又多一財源矣。又因匯價漲落不定，恐有虧累之慮，販買貨物出口者，收貨時自肯支出最小之數，販運洋貨進口者，亦因此慮加索賣價。若匯價不定之慮可以革除，則販運洋貨進口者自行加多，由是同業爭競亦加多，爭競多，則進口之貨物跌價。雖交易貨價，大抵先經過洋人之手，然所得之實在利益，中國製造者及銷用者首先享受，並較廣也。

假如新制最初暫推行於各通商口岸，不行於內地。則內地與通商口岸，若為本國銷用貨物，支兌匯價，自然騰貴，為自內地運至通商口岸貨物，大抵皆為出口之用，蓋是時以金為準，則匯價之漲落無現時之甚。總之此難處係暫有之事，一俟幣制推廣至內

地，即無此慮也。且其難處與日後幣制通行後所得之巨利相比例，則又見爲甚輕矣。

二、假如幣制開辦，即定金銀比價，洋商自願即來中國投資，中國政府及民間趁此亦可同沾利益，此利益可爲還債之一助。又如新設製造廠鐵路或別項工業，與地方大有利益。美國新設工廠等業，往往給以土地，並免納租稅數年，有時且補助經費。蓋投資置業，地方工人藉以加廣生計，添獲工資，並可使該地方添造房屋，暢銷糧食，及別項貨物，由是可日見其興旺也。

三、如新制先以銀爲準，俟日後將幣值加增，然後酌定金銀比價，則拋賣謀利者，自較起首時即用金爲準者尤多。當貨物市價一跌，銀幣市價即漲，由是又擾亂商業，雖銀行錢票莊及蘊存新式銀幣者，或因此獲利不淺，然債戶因此亦虧累不淺，蓋當還債時銀幣價加漲也。

四、政府因此亦可得進項加多之益，蓋知政府不久所納各進款，直用新幣，於當初改革時，另行設法，勿使民間稍覺賦稅加重之慮。查自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二年至今銀價陡落，政府進項之值數，實吃虧五成之巨，新制舉行，政府即可免受此等虧損。

假若中國政府爲開辦新制經費，雖須籌借巨款，屆時民間納稅力之進步，如以上所指，頗形加廣，反覺賦稅之擔當，較現在尤輕也。

五、洋商加添資本，推廣交易，華商見彼等貿易發達，終久當擇其善者而從之。此亦一整頓國法之附隨利益也。

嘗謂幣制若終當以金爲準，則開辦時即應以金爲準。非特與中國有裨益，並較先用銀然後再設法改金之辦法，更加容易。蓋中國人民見新出貨幣通用實與金相等，不似從前所用銀幣有隨銀價跌落之慮，則彼等更願收用新幣，並樂於用以交易也。或云華人收藏新出貨幣，如現在收藏生金，此事或有之，亦不足慮也。假如新幣通行中國各處，勿以金爲準，恐難昭信。且發出市面流用之貨幣，爲數過多，當

改用金之時，似從前印度，減少市面現銀，由是現銀緊急，貨物價自跌落，其理前已詳述矣。

假令鑄幣無限制，則不免有現在通行之難處，即私鑄貨幣後，由銀條重行鑄錢之事。按此辦法，政府不得推算市面流通貨幣之準數，由是欲整理及維持幣制，則更加難矣。

不論依何辦法，新定圖法，應得陸續推行各處。即是鼓鑄新幣，足敷四萬萬餘人之用，亦非易事。故須數十年之後，方能將圖法遍及全國。由是觀之，假定俟圖法遍行於全國，然後改用金，則通商各口及外國，須延擱數年，方得享受匯兌平價之利益也。假開辦時即以金為準，首先應得推行於通商各口，及嘗與外洋有交易來往地方，所有利益，則自始即可享受也。查推廣內地，有各省督撫之襄助，可陸續以新幣逐漸擴充，並將新圖法推廣全國之年數，約計推廣以銀為準之圖法相同，所有保存金銀比價之難處，於後方再論之。

由是觀之，上節所云使華人習慣通用新式貨幣，其兩法不論定用何法，其難處相同，即或慮鑄幣之遲延，莫如專請外洋鑄錢局相助。再新圖法若以金為準，民間因所獲利益較廣，自然樂於通用也。

設銀行錢票莊及地方官果行阻撓，則當開辦新制之時，亦可設法處理之。當初開辦，或僅能在數通商口岸及大商埠，如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廣州及該各埠等附近地段，蓋以上各埠及相連附近地段，按中國政體而論，譬如分立之國。是以在彼處舉行新制，猶如在自己管轄權力之地，且其地界可不與他處相關。或在直隸一省試辦數月，以便做出模範。一俟鑄出貨幣之數，足敷市面要需，或得二成五之光景，新幣即可發出。政府收納各項餉稅，准用新幣，按照新幣定價收用，並不抽水，假政府意謂應勒令民間完納餉稅須用新幣，則亦可行，惟政府應在各處，多選派誠實之機關，經理兌換，欠完餉稅者，即可將銅幣銀寶或鷹洋，向彼等按公平價目兌換新幣，以便支付應還皇家之款，由是民間驟然知悉新幣特設之用處，可永遠用之還納餉稅，則彼

等自願支收也。再派外國銀行及本地錢票莊，爲兌換經理機關，定可有益。蓋彼等爲政府效勞，亦可沾得利益，即可解釋彼等滋生阻撓新制之心也。假因國計起見，彼等經理此事，應給報酬，查政府在鑄幣上可得一二成之餘利，則酌給報酬，亦無不可。若政府僅選少數地段，如以上所指諸埠開辦，並派可靠者，充當兌換經理機關，則地方官雖欲抑勒，亦無從於兌換之中，苛待百姓。故兌換價目，應明白曉示，則強迫把持之弊，自無有也。

由以上各埠，自應從速推廣，至向用貨幣交易之鄰近各省，及督撫地方官最願新制舉行之省。惟推廣新制，須先籌算所有新幣，足敷市面之需，並政府管轄之權，已臻妥善，然後陸續由此省達彼省，推廣至內地各處。按俄之在波嘎拉，英之在香港，以及飛臘濱、日本及印度之經歷而論，沿海各省百姓既自用慣墨西哥及英國貨幣，不久即可習慣新幣，知其市價貴於銀價。再內地百姓向不慣用貨幣者，見新幣之利益，可用之繳納糧餉賦稅，免受兌換者把持之虧累，則自樂用之矣。

所擬中國圖法，外國銀行大抵皆可心許。然中國定行新制以金爲準，彼等匯兌利益，自行減色。想遠見之銀行家不至阻撓，蓋究竟新制與彼等有益。且此事以中國統一財政，何等重要，雖與彼等私利稍有關礙，彼等亦不便明出阻撓也。試將新制與銀行關係之處參考之，定准匯價，雖不免失利，然定可望交易發達，如借貸及匯票貼水，或即加增，足抵所失。聞印度自匯價立有程準，支匯出息雖見減色，惟借貸生意極有加增。據日本銀行家領袖某君云，自日本創用金圖法後，銀行生意利息加多一倍。查中國營業方法，與別處不同，銀行家難望如此大利，惟近年以內或可盈餘，頗形起色，足抵所失。查墨西哥生意最廣之數銀行，近數年雖匯兌出息甚重，願冒險失此進款，因知匯價一有准定，洋人來放資本者定必加增，彼等或可易得辦理之差，銀行經理外國資本及代創立生業，可獲厚利。有此諸項利

益，遠見之銀行家，必以新制非特與中國有益，即彼等銀行，亦准定可得利益也。

第四章 聘用客卿相助之理由：精通創設及管理新圖法之華人，不可多得，故欲新法辦理之妥善，應請西洋專門管理鑄錢局及總理圖法者相助。惟一切事務，華人經辦者居多。所聘洋員，應按中國委員體制看待。惟最少起首幾年，洋員管理，應有大宗裁量之權，以期得有熟練人之幫助，及昭信用而望成效也。今欲盡力以免各國滋生嫉妒之心，所應請之數洋人，創立及管理新制，宜由各國擢選，且所用之人不可輕視，爲外國政府之代表，此實爲中國及新制成效之要點，可無疑也。

洋員須著名專門家，爲中外商人及各國政府所信託。該洋員等係中國委員，理應十分尊重中國利權。並亦爲此起見，所有彼等一切辦理方法，應行廣告大衆，有以爲相宜之事，各上條議。司泉官每月應造出報告書，詳載錢幣情形，內包消流若干，借貸若干，外國信用借貸票若干，及歐洲各國向例所刊刻之別項情由。此外中國自准有干涉償款諸國所委之代表人，於適當之時，檢查司泉官之帳目。然所爲帳目者，僅係向來刻印本，並非國家公帑。但係與圖法相關諸項，各國亦無相索檢查之權。惟念圖法之成效與否，在乎大衆之信實，昭此信實，爲最易最善之法，即中國政府自當讓此權於各國，再凡與管理圖法有相關者，中國似宜聽彼等提議及保證之，惟中國及管理圖法之洋員，無須爲負擔責任，即按照提議而行。

國帑與圖法應全行區分，所有各項賦稅進款，自應與圖法上之鑄幣進款各別。再所有政府支出，亦自應與圖法各項支出分離。是以雖將圖法一切細情公布，無人可得國帑消息。是以國帑情形，除由別處照例可得知者，不至洩漏。雖意謂中國政府爲圖法成效起見，定須聘請相當人員相助，各國政府除中國若允准彼等檢查外，不宜少爲干涉，或監理幣制。蓋幣制頗形重要，且極深奧，各國政府爲圖法事，欲

相約一致，係極難之事，或係全然不得一致，亦容有之事也。

第五章 國法綱目：管理國法之細情，須隨新制之發達同時酌定。惟國制之原本主義，理應預先定准也。貨幣應自開辦時即定準金價，或先將貨幣按照其中銀價通用，日後再改定金價。查各國所派會議大臣執此議者居少，此節主見有不同之處。惟幣制成全後，須設法維持所定金價，此節衆意一致贊同也。查中國政府應定一單數本位爲準度，該單位定准金重若干，成色若干，以免猶疑。單數本位之大小，應按中國之便利定奪之，以金單數本位爲準度，其主義係利便商務。查中國商務，以與外國來往商務居大宗，由是此單數本位之體制，應如此交易來往，用之推算記帳，覺其簡便。若與中國通商各國有同樣單數本位貨幣，則中國亦可定用此單數本位，惟英、法、美、俄、日本、德等國貨幣單數本位皆相懸殊，無一相同。中國擬立之單數本位，以期與別國國法相仿，其價值以應與美國之五角貨幣，及英之二仙令，日本之金圓，俄之盧布，法之二法郎半，德之二馬克，相差不遠。中國應選與本國交誼親近及商務衆多、且見加增之國之貨幣，爲本國貨幣單數本位之分兩也。

各國所定貨幣單數本位之輕重，大抵與別國稍相殊異，其故一因重行聲明本國之自立，一因阻止別國相等分兩之貨幣流入本國銷用，臘丁聯邦不在此例。中國貨幣單數本位之分兩，不必與以上所述各國之貨幣相同，惟其價值須與彼等不大相殊異，故平常零碎交易，容易推算。惟大宗交易，因匯兌市面逐日不同，兌換金價稍有上下，帳目計算因此覺得繁雜。故中國貨幣分兩，稍與別國相差，亦無甚妨礙。

所定之單數本位，爲貨幣準度，如日本之金圓，不必一定鼓鑄實幣。又所定此單數本位數倍大之貨幣，如美屬飛臘濱之皮素，亦可毋庸鼓鑄實幣，若此單數本位分兩果有定准，並各種小元，按此單數本位之金分兩所定價值，由政府設法維持，則無慮未有鼓鑄實幣也。雖

原意中國流通之貨幣，以有相等金價之銀銅幣為主，惟亦應稍鑄金元，日後銀價或漲，銀幣價值勝於金幣，亦未可知。若預定無限鼓鑄金幣章程，設准鑄單數本位五倍十倍二十倍數之貨幣，照幣價收鑄費，或免收鑄費發出，則或可防止此等局面。且平常自無來換金幣者，蓋人民覺銀幣尤為適當，與地方局面亦更相稱，且與政府利益亦更多也。政府自己可稍鑄金元，便於偶然流用，以冀有益於民間。並政府支付款項，如果便宜，亦可不時發出金幣。按中國經濟局面，通用貨幣，理應以銀銅為多。查中國薪水，每月大抵不過美洋七八元，且時有不過二元至五元之譜，則一般生計之準度階級亦同。是華人支用金幣機會之少可見也。中國全國通用之貨，實係銅幣，此幣逐漸為民間每日支用之通寶，大宗交易有用銀寶按分兩秤算者，亦有地方支用貨幣者。查生意來往通用之銅幣，約僅值美國二十之一分錢，可以想見中國交易之細微，是以市面通用之幣，將定係銀銅二種貨幣之單數本位。雖定有金價，其代替本位單數之幣，自係銀元，此銀幣理應有適當模式。以中國習慣，其大小諒應與墨西哥洋相仿，以冀便當，其所定相當之金價，應設法維持之。

有謂銀元分兩，應照海關一兩之數。查此分兩之貨，將較墨西哥洋要大一半，中國各處一般交易，大都以兩數推算，則此分兩與民間習慣所定者，似最相宜。惟因其太大，不便使用，此乃不相宜之第一端也。大抵意見，平常交易，與墨西哥洋相仿大小之貨為最方便。新幣之名目，或稱為兩，或稱為元，無關緊要，所重者不論何名號，此單數本位幣按海關銀兩及墨西哥洋推算，應作若干，須有定律。新幣之價，將隨所定之金單數本位價值，惟幣中之純銀。應較所定價值少一成或一成半方妙。此銀幣將有金單數本位之名，為通幣之主。此外應另有輔幣，如半元，四分元之一。五分元之一，二十分元之一，五十分元之一，及一百分元之一，或應加再小之數，如千分元之一者。其銀輔幣之大者，分兩諒應按大元分兩數比例相推，若其分兩稍輕，應

其值價稍廉，則私鑄之虞自少。其輔幣之小者，分白銅、紅銅兩種，此兩種幣制之料質成數，應如此酌定，而使鑄頭出息甚大。

第六章 維持金銀比價之法：欲維持金銀白紅銅幣所定之金銀比價，實為辦理新幣制最難之事。據最可靠之報告書，稱前二十年之間，銀幣之價按金價推算，約跌落五成之譜。紅白銅幣價之跌落，雖無銀幣之甚，亦約有三成零二或零三之多。

查全球文明各邦，其維持紅白銅小洋所定金銀比價辦法，大抵僅限制鑄造數目，及政府允許收用而已。其分兩按其值價推算甚輕，故無誘人鎔化之弊，且因所值不多，若無昂貴機器鑄造，不能獲得大利，如用機器舉行，則易容緝獲。政府詳查商賈交易及銀行應需此項貨幣若干，則頗易立一限制，於發出時，准勿使市面此項貨幣過多，以防維其價格之跌落。

查銀幣情形紛亂不一，大銀幣則尤甚。中國支付各項交易，自用此項銀幣為大宗。此外若非用之兌換小洋，則如印度、中國，當無兌換之需，大抵久於貯藏此項貨幣，比藏別項小號幣者較多也。查此項銀幣，係為單數本位之代表，故國家認用之，以應無限制，至認用零碎小洋，自應限定極小數目，民間自當統以此項大貨幣為比量價值之準度，而以別項幣為比量者少也。應定辦理條款，除辦理銅幣之法外，另行籌加別項。

籌擬緊要各條計開如左：一、所鑄貨幣數目應從嚴限制，並統歸政府管理。上節曾載僅此辦法，足以保存所定零碎小洋之金銀比價，大約大銀幣亦可按照交易之需要，嚴立限制，此為保存所定金銀比價辦法之中最為得力及最緊要者。不論何國各種貨幣，特有專用，交易之中須用幣支付，有支付之數不多應用紅銅貨，其大宗交易須用單數本位貨幣，或比單數本位數倍大之幣，若銀行鈔券，平常票券，匯票記帳，及別項常用之法，則自可省却實幣之支付也。假若所發行之數過於交易應需之數，是以所有

發出貨幣供過於求，則幣價必跌。若貨幣發出無有限制，則跌落無已，直至幣價與幣中之實質之價相等為止。政府按民間應需之數嚴行限制貨幣數目，實為保存金銀比價之第一着，亦即最要緊之一着也。

二、查貨幣之值，為供求相劑而定，是以政府自應使用此項貨幣。設遇一經常之款項，並收納各項糧、餉、工款，不推却收用此項貨幣，則明諭大眾，政府之信重貨幣價值可無疑也。是以辦法之第二條，即政府收納各項允許收用新幣，並照所定之金銀比價支用，政府因將此項支用之數，與民間流通所需之數相較。成數若干，各國不盡相同，有每年國家所用貨幣之數，為民間流通總數四分之一者。有貿易幼稚之國，用實幣交易互換之事尚多，則國家所用之成數自多。亦有國家所用貨幣，與民間相差之數較少者。然此項所需之數，實在不少，在於人民之信用國家何如耳。大抵此條與第一條辦法，即足以維持幣上制之金銀比價，毋庸再另添別條也。

三、銀幣通用最多之國，政府常規定銀幣認為支付官私債款之用，其一小號輔幣用數目有限制，或以十元之數為限，其銀單數本位用數，則可無限制。此條亦可加增，以助維持金銀之比價也。

四、尚有別項辦法，可以維持金銀之比價，此法常為人所提舉，並以此為最得力之法，即政府允准人民以金易銀幣是也。若稍有緊急之更改，可照此辦理。惟兌換時不必隨地應付，亦不必給予金幣，其對抵之法，總須隨貿易之形勢及本國之應需而定。

中國通用之幣，以銀為主，則生意來往，在本國無需金幣。若以金為鑄造首飾等項之用，則與國法及交易之應需無涉。若首飾店因製造需金，如製造鋼器者自備生料，不必依傍政府。所有與國法相關需要金款者，僅為支付所欠金本位國之款項，為此項用度，無須本國存金，只須有信用借貸之金款，存貯於有支付款項之國。假遇上海商

人欲付倫敦金債，前赴銀行，設法還債，該商無需將金運往倫敦，僅需憑券一紙，在倫敦支取金款。由是辦理幣制，中國政府常設一信用借貸於歐洲，俟有商人有此種要求，即可由此款給予匯票。荷蘭近三十年之辦法，與此大致相仿，印度亦經數年之試驗，終久定此辦法，在荷蘭國民銀行，為政府代理管轄通幣之權，凡持銀幣或銀行鈔票來換者，銀行不准支付金幣，荷蘭之科爾登銀幣，不能換取金幣。惟其政府數年以來聲明，若欲以金償還洋債之用，准以科爾登及別項本國銀幣來換。似此對抵之法，加之政府管轄製幣，及該政府聲明之確實，來以銀換金者甚少，且此法即遇市面緊急之時，亦足以維持金銀之比價。

為保存金銀之比價，政府不必為出口及還洋債之用，允許以金易銀。若勿牽動金銀幣在內地交易之比價，及勿損毀本國生意，中國政府無需驟允將國法及存貯金款為商家之用。蓋政府不必與銀行爭競，可俟銀行不能代為設法支付外國金債，或因匯票價目騰漲，方允以金易銀也。

支付外國款項，往往終以最便宜之貨，運往作抵。假使該國聲明確實，國中流通貨幣亦多，則有時將金幣運往他國，較抑制合宜貨之價值，使之賤跌，以便出口，尤覺便宜也。抑將錢幣運出支付債項與否，大抵在乎流通貨幣與生意應需相差之上下。假使國內錢幣稀少，並顯係實值錢幣，則此幣以貨物比例覺其昂貴，或以別語申明之，則貨物價值以錢幣比例覺其低賤，似此局面，則寧運貨物出口而不運錢幣出口也。設因市面清淡，或因鼓鑄錢幣過多，則市面上之金錢數目，過於應需之數，似此局面，貨物價漲，利息低跌，收買金錢較收買貨物尤廉，匯價見漲，則大低運錢出口，支付欠項及別國在本國所放資本之利息。假使本國所用之幣非金，而為銀幣或鈔票，並其數過多，則金匯票匯價及貨物價目，以銀幣或鈔票推算均漲，似此局面，則恐須輸金出口也。由是觀之，中國政府僅需聲明在平常時世，民間欲金

或銀爲支付洋債之用，向銀行或商家支兌，政府察看金之時價，其時因求者甚衆，價頗超出於尋常，方准支兌。若至匯往歐洲價目，頗過於所定金銀之比價，政府允准支收銀幣，或銀幣之代替，出賣金票，似此辦法，莫非因國內銀幣數目當時過多，或因市面清淡，或因鼓鑄錢幣過多，方需支用歐洲之存貯款項也。假平日倫敦匯價，新式銀幣一元換二仙令，政府俟匯價漲至一元零二分換二先令，方允賣票，當爲出賣外國金票，所收進之銀幣，藏於國庫，不再發出，則市面錢幣漸少，由是運貨出口，較運錢幣出口尤覺便宜，蓋幣亦因少而見貴也。

反復觀之，或因錢幣停鑄，或因生意振興，需錢加多，則市面見少，商人因此或許交金於中國國庫，或當交於中國在歐美之代理人，以便在中國支收銀幣，以付欠項，或用之在內地購買貨物。爲此辦法，中國之幣制，可自操縱，以副商務應需之漲落，同時政府別無責任。若時局特別變遷，此在例外，然亦罕有之時也。假令存貯金款，專爲維持金銀之比價，在平常時局，銀行應於商務之所需，則存貯數目不致煩重。查印度流通貨幣有一千八百兆羅比之譜，約合英金鎊一百二十兆，其存貯金款，頗不足英金十兆鎊，約合其貨幣一百分之八零三分之一。此存貯數已足敷商務輸金出口之用，即有時進口貨頗多於出口貨，其勢急求金出口，至此時局，將流通貨幣減少一成半或二成，以冀阻止此勢，並抑制貨物價目，使之低跌，由是可將貨物運出以代金幣支付外國欠項，然此法尙難如願，蓋不易辦到也。

因用此存貯金款之時甚少，則商辦此存款，作爲出賣匯票之用，想不爲難，且不致昂貴。此存款數目，自不能無限，但需敷用，其年數亦不能無限，俟期滿後可再重訂。閱歷數年，若可顯中國辦理此事之善良，則存貯款項之需，及商訂此事之難，又頗形減少也。

照以上所指辦法，如在地方交易，定可維持金銀之比價，即由存貯款項出賣匯票，亦收匯水，雖有時此項匯水極高，亦不至與地方局面有妨礙也。

假使時局出於尋常，金銀市價與所定之比價，暫行相差，相差之數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其時仍較前數年之局面，及較有統一貨幣價值，隨銀價跌落者，尚優於數倍也。是以切記於心，因極力籌畫，使新式銀幣開辦時，即定有金價，並設法維持此定價也。

第七章 創設存貯金款：自開辦起，設法積蓄一存貯金款，以期新幣制昭信於商民，最為緊要之事。該貯款不論何時，足敷維持新幣金銀之比價無疑。此存貯金款如何能積蓄乎：

- 一、假使銀價照現時市價不變，及所定之金單數本位價值，與條陳相仿，其價即合美洋五角，或英二先令，或日本之一金元，或俄之羅布等幣，則銀幣之鑄頭出息，可有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二，至小洋之鑄頭出息，則更形大矣，紅銅白銅幣則尤甚也。此鑄頭出息，自開辦起，應用之購買金款，作為存貯之用。
- 二、以上已經提議各國，似可允稍讓賠款。若中國准定整理幣制，以使交易錢幣有一定價值，假各國照條陳允讓，即允暫將賠款以銀推算，其權利仍操於各國。如數年期滿之後，可照金銀相差之數補還，若銀價照現在市價不差漲，則中國所省頗多。若各國允准，此款不應統歸中國製新幣之用，可專為設立存貯金款之用。
- 三、若此條議准能從速創設，於中國最緊要地段，諒須籌畫巨大借款。為借款事，中國應聲明將某款進項作抵，或者中國須籌謀別開之財源，或使已有之財源，格外豐餘。熟悉中國財政者，嘗稱中國已有之財源，若辦理認真，頗可格外豐餘，並云尋覓新財源亦有豐餘之望，並非其力不及也。

大抵以為中國賦稅並不過重，假為辦理此事，設法借款，百姓亦不覺其重征。蓋因辦理新幣制，國內從此可興旺，如數年前埃及為整通灌田一事借款，頗見得利是也。

且此事須注意以借款為存貯金款，留存歐美，不常動用，此款所收之利息，頗可減於借款之開銷也。且所借之款，苟非時局出於

尋常，則不動用，是以存貯款項，不必盡是現數，尙可以信用借貸款相輔。此信用借貸者爲何，即借用定限數目之權利也，此權利不常動用，若外人信重辦理新制之法，想不難得此權利，且所費亦不多。

四、歐洲存貯金款既設立後，應設法填補銷用之數。其法即正司泉官與歐洲經理人立定合同，收金寶票，來中國支收銀幣。所收金幣，即填補存貯之款，其匯價應按市面定奪，正司泉官應有權限定奪此價。照此辦法，若中國經理幣制，能靈敏而兼慎重，即使市面變動頗久，亦可維持。

政府或可仿照日本辦法，在中國購買歐洲金匯票，寄往歐洲支收，放在存貯金款內。

五、聞中國向有金礦，政府若行開闢，則數年之內，中國亦可得金之財源矣。

第八章 銀行鈔券：發行銀行鈔券條款，開辦時即應規定此項鈔券可支換新幣，其發行及管理方法，應按照誠實銀行生業主義辦理。若銀行鈔券辦法妥善，可使國法得應有伸縮之利便，即市面流通之幣，自隨需要之多寡爲增減。其鈔券發行之權，或給予一銀行或數銀行皆可，只要其根基及管理妥善可也。

銀行鈔券法，可保護存貯金款。當市面興旺之時，或爲購買田產中之收成，或爲別項暫時用處，需用通幣，若無銀行交易制度，則自須大爲加出新式銀貨，通行於市面；及至市面用場減少，則銀幣流通之數過多，從此匯價高漲，民間即用銀貨來換匯票，動用政府之金貯款也。若有妥善銀行發行鈔券制度，則市面用場加多，可添發鈔券；用場減少，可將鈔券收回，是以雖將市面流通貨幣改少，不至隨時有支用金貯款之虞。

再銀行鈔券，亦准流通，以供國內支用之需，則可少鑄貨幣，其開銷亦可節省也。惟發行鈔券之法，務須按照妥善主義行之。

此外又有一項利益，雖與別項宗旨不同，不可遺漏記載。此項利益，即獲得銀行家關心於國家之幣制，及得彼等之提議並協助，以期管理國法之妥善也。洞悉事務者，大抵以爲銀行鈔券最善辦法，即歸一個官銀行統理，給予發券專利，如日本、法蘭西等國。然該項銀行若准設立，應派爲政府之財政經理總機關，並經理借款及別項財政事宜。

不論何國創設國法，其次各端：如應先發行新幣若干，流通市面，新制方能開行；及何時開辦，新法推廣應何等速捷；貯存金款，或信用借貸金款，應安置何處等項，應須歸派理開辦及管理之人，在場酌定。此篇僅可略爲指明法度之體制，及開辦應行之大旨主義也。

第九章 會議之結果：美國會議銀價大臣，謂予中國以善良幣制，首重在告知在東方有商務及財政權利之領袖各國，條款所擬之益處。並顯明布告於各國，美國持平無私，並設法得各國允諾條議之大旨，及美國創首之發端。

中國創設以金爲準之新幣制，層累曲折之事情甚多，其中最先要者，即得各國允諾辦法之主義也。美國會議銀價大臣辦理此事之程序，全然順手，英、法、荷蘭、德、俄及日本等國，統以中國設立新金幣制之主義，全然照准，是以除去中國幣制與各通商國幣制之阻滯矣。

各國所派與本大臣等會議之代表人，咸稱所擬各款之大旨，實係有益，可以舉行一節，已具述於前。按各國代表人照准本國條議之詞旨而論，本大臣等所經理一切，可稱全然順手。惟各條辦法之細目，各國代表人意見有與本大臣等不同之處，惟彼此發明議論及兩方議論互相比例後，所有意見不同之處，皆可融通。有各國代表人申明彼等命意之所在，亦相懸殊。在英、德兩國所有意見相合各條，在場會議諸大臣咸畫押照准在案；荷蘭及法國代表人各作報告，內中詳細辯論及批評美、墨兩國所擬各款；俄國代表人專辦一公文，代申該國政府之意，此公文曾由俄代表咨送美、墨會議大臣，惟彼此未曾簽押；日

本代表人會議後所定各條，咸與美國條議相仿。歐洲各國代表人齊稱美、墨兩國會議大臣所陳說，用銀各國，若創立金匯兌本位圖法，可助該國財政之進境，此說大旨實係良善，並所說立此圖法，本國應仍用多數銀幣，以冀勿背國中舊有之風俗，及現在各物價目，但鑄銀幣無限之例，須行刪去，應出泉幣之數目，歸政府定奪，以期可以早日舉行辦法，使銀幣有一定金價，此理各國意見，亦與美、墨相同。

會議中國圖法，設立金匯兌本位圖法，通國一例，及此事之應辦，將來中國及與中國有商務往來之金本位圖法各國，都有利益，各國主意相同。

會議中國國幣，應否自整頓之初即定金價；或俟通國國幣統一後，再酌定金價，各國主義懸殊。英國申文云：中國國幣應用銀，並使該銀幣全國一例，可以通用，至將銀幣立定金價事，須俟此事可以便行，方得照辦等語。英人注解曰：若銀幣能起首即便定准金價，則更妙矣，惟英人揣度此事起首恐不便舉行也。俄國申文內述起初即定准金價辦法之難處，並云若美國之條議可以更改，以爲中國全國國幣，係用政府所出之銀幣，一俟可以全國通行，然後酌定金價等語。由此觀之，英俄主見係同，所不同者，俄國僅欲政府有出幣之權。查荷蘭之報告稱，亟須起初便酌定金價，並稱僅此辦法，可以便行，而得金銀支兌定價法之利益也，惟監督此圖法者，須謹慎通達之人。德國申文不以鑄造銀幣無限法爲然，並稱中國政府自起初整頓財政，即應設法，以便定奪支兌外洋之匯價，亦可以稍通聲氣。法國之報告以美、墨條議之辦法爲然。日本報告望中國日後仿照日本辦法，設立金幣制，但申稱查考中國目前情形，勿過望起首即有全美之幣制，惟因此整頓延遲，實甚不利，茲因便宜起見，應照用美國會議銀價大臣之條議。該報告並稱辦理幣制，定有極大之難處，故辦理者極宜諳練留心，以期解釋其難也。由此觀之，德、法、荷、墨、日、美六國皆以最善辦法，係初定圖法時就行定準金價，英、俄之意，似先行以銀爲准，俟

新式銀幣已通行全國；然後再行定準金價。

會議定奪金銀之比價，東方各國及別國在亞洲藩屬現擬整頓圖法者，所定比例似應彼此相近，即以銀三十二換金一。此節除俄國外，各國主見皆同。俄國謂金銀法定比例，應讓各國按照本國圖法及理財情形，自行定奪，惟法定比例之數，雖市面銀價昂漲，須能阻止銀幣出口，此節俄國稱善。再三十二換之數，俄國亦以為與中國財政現在之情形最為相近也。

會議各國政府購銀為鑄幣事，即各國應竭力使之均勻，實為有益。此節除法國外，主見皆同。法國駁曰：此事政府不必預定一定之政策云，有云應用之數政府往往恐難於預料一准。惟此事之原理，各國皆為真實，即各國購銀，如可相推均勻，將與銀之市面有益，且可相助維持各國匯價也。

德、法二國代表人會議時，亦提及徵收銀器物件之內地稅。此事之開議，出自德、法、美國會議大臣未先聲明會議也。查法國銀器稅極重，按照現在銀價推算，此稅約有每百抽三十之重。法國會議大臣云：此稅刪去或酌改，實有益之事，故該大臣等擬條陳政府辦理。德國會議大臣亦繕備同樣申明文件，該二國之申明文件，將附錄美國會議銀大臣續補報告之後。

德國之議定條款云：此會議並未擬有更改，現在用金各國之圖法，且亦不擬會同各國設立金銀並用之法，而亦不以此事為可以便行等語。此節與中、墨兩國致美國原來公文之命意相符，故墨、美二國會議大臣理宜照准也。

第十章 論繼續善後之法：本大臣等委辦之事，即中、墨原文所指各端，首重獲得歐洲領袖各國及日本代表人之同意，即係從速在中國創設通國一例之圖法。至定奪金價，或起初即辦，或一俟可以便行然後擬定，此乃僅係應辦事端之次序而已。查墨國現在已擬定條例，創設金匯兌本位之圖法，此條例大約下次墨國議院會議時，即可訂定

舉行，此報告業經議論中國局面，按此局面創立圖法之程度，則較難矣。因有中國政府代表人等提告本大臣前來中國，將美、墨會議銀價大臣在歐洲會議之結果，據實告知中國政府。美國會議大臣，現可代表政府申告中國，歐洲各國及日本，將不至別有阻撓，而可協心合力行之也。

美國會議大臣，即可與中國會同籌議金匯兌本位圖法之詳細各條，並將此辦法告知各官員及華洋商賈，並有力者，即使彼等相助也。

查中、墨兩國致美國原文之意，擬將匯兌定價之法，推廣於別用銀之國。查南美洲秘魯，已自行舉辦制定匯兌准價，英屬海峽居留地，及南洋馬來合邦及法國印度支那，業已着手舉辦矣。將中國辦理成就後，英之香港，德之膠州，定必仿照創立相仿之圖法。中、墨定妥後，美、墨會議大臣，即可將此辦法告知中南兩美洲各國，由是可以推廣美國之商務也。

現今美國會議大臣，頗形順手，過於起初之預料。辦理此事難處，愈考愈顯，若此事辦理得有成效，將來之大利益，用金銀之國，都可享受，此亦愈考愈顯也。中國實心商請美國相助，係因美國之政策文明，故兩國交誼親密，以使美國有此機會，再行表示欲推廣中國真實財政權利之願，因美國相信中國此等權利，與美國及欲在東方發展商務各國之權利相同也。

附：通商進出相差與創設金匯兌本位圖法之關係論 一、凡英屬海峽居留地、中國及暹羅等處，議論創設金匯兌本位圖法之時，銀行家及商賈等申稱，通商進出相差之正負，與整頓圖法關係最重。或云金匯兌本位圖法，因通商進出差負，在中國恐不及舉行。查中國商務進出差負與否尚難確定，既有此議，不論在何等用銀之國，擬推行此新法，不得不先詳審其理也。

二、自經濟學家主張重金主義之議起，始有通商進出正負相差之說。所謂正負者何也，設使出口貨物之價值，暫似較多於進口貨物之

價值，彼稱通商進出爲差正；設使進口貨物之價值，較勝於出口貨物之價值，彼稱通商進出爲差負也。查倡此等議論者，因視金銀二寶在貨物中關係一國之興衰爲最要者，故金銀不論因何故進口，彼視爲與國定有利益之事，金銀出口，彼視爲至不幸之兆。考其實在情形，通商進出貨物之價值，終久必彼此對抵均平，否則或上利於外國進來在本國謀利之資本。設非以上局面，或收領進口貨物，無庸付錢；或將貨物出口，不得收錢，惟此種情形，斷不至有，此乃不審自明也。然金銀運載進出，確亦有之，且暫時亦有信用記帳，代替用貨物對抵。查各國貿易金銀條亦常通用，若用金錢，即作爲貨物看待也。總之金銀出口，抑貨物出口，關係在何處爲最便宜。設令賣金銀較將貨物出口出售便宜，則金銀出口也，金銀爲圖法與銀行生理之根基，有時市面需金銀孔亟，猶如兵燹時之需火藥鉛彈或馬匹等，顯出異常貴價，此種時局，孰可謂爲無有也。或因市面艱窘，不得信用記帳，或因特別用途，定須硬幣，如此時局，亦自然有之。苟其銀行經理之法善良，則可補救第二種情形，若圖法善良，足以取信於民，則可補救第一種情形也。

三、大抵議論商務，往往以進出口之貨物表爲指示貨物進出相差正負之實情，惟貨物表雖表面上列有存記正負之差數，其實非能表出正負之真情。使觀英國商務數年以來，進口貨物頗多於出口者，由是即知表面上似有貨物進出差負之虛狀。察考其故，一因英人在別國放本置產業者甚夥，此資本每年應得利息若干，所得之利息，即用之販貨來英；又英人船舶攬全球各國運載貨物所得之水脚，英人以之換貨運英。有此二故及別項緣故，即有以上所指之情形，大抵所稱貨物進出英國差負。惟此等情形，在平常局面之際，不至輸運金幣出口對抵也。

凡國土當新開闢之際，富國人民即前來放本置業，或販運機器進

口，以及鐵路所需什物房屋、材料、糧草等項，以爲生植之用。此種資本放在別國，決不能驟行收回，最少須有數年之久，且有永遠留存該國，所收回者僅年利而已，此年利亦常有留存該國作別項資本者，是以不至將貨物出口，抵銷別國前來放置之資本也。由是觀之，表面上所有貨物進出差負之虛狀，實因進口貨物已作資本，放置本國，此資本歸回者，或換貨物，或換金銀出口，或竟無須貨物或金銀出口，故不可誤會進出口貨物表，以失其真相也。總之，一國不能永遠買貨，不籌備方法抵付此貨，或進口之貨已作爲資本，即須備借用此資本之費抵付，有時用金銀支付。金銀所以出口，因運載金銀，較運載貨物出口尤便宜也。若市面銀根緊急，錢價騰貴，用別語解之，即利息及銀行手續費漲，錢價騰貴，而市面別項情形，依然如舊，則貨物之價值跌落，貨物價賤，則將貨物出口尤爲便宜，若此局面，則運金銀進口較運貨物進口便宜，由是金銀復行進口也。

有時匯價昂貴，而索金者甚夥，此種局面不能不預計也。假政府擬出賣金匯票，或支兌金款，須預備尅日應手之巨款，但匯票昂貴，及市面流通貨幣逐漸減少，則此種時局，斷難耐久矣。

四、今擬將以上諸原理，參考創設金匯兌本位圖法，假今某國欲將其銀幣拋高，即使其銀幣之值，高於幣中之紋銀價值，並可與金價相等。該國務須先籌謀辦法，使本國之內，所有一切應用錢幣各事，可使該國銀幣與金幣一樣參用。茲將銀幣拋高辦法開列於左：

甲、凡國內交易，必須用一定量之泉幣，此泉幣之多少，可設限制。若其限數較市面應需之數稍少，則錢之市面緊，由是錢價即可拋高，若求者多，供者少，則其價即高漲也。

乙、政府由民間收納賦、稅、租、餉等項公款，准收新鑄銀幣，並照銀之金價推算，蓋此項銀幣，按例而論，即是金之代表。

丙、此新銀幣並可作為民間私債之用，由是此銀幣之用途，即可推廣。

乙、丙兩條並不要用現金，故不至與貨物進出相差之正負有關係。

丁、政府設立限制，允准以金兌換銀幣，兌換各法如下：或以定價互換，或照章抽水。惟此辦法，政府或須備存金幣，若遇貨物進出暫相差負之際，應需求金，抽水費必貴，政府如有應需，可設法約會買金。查日本及俄國，當創設新幣制時，屢次經驗。但查中國局面大抵通用銀幣，金之銷路，僅有二則：一、為藝技之用，此項用途，金銀店可在市面按價收買金條，且政府無須供給彼等金幣或金條。二、為支付洋債之用，因欠金本位國法各國之款項，必須購買金匯票，匯往外洋也。政府可仿荷蘭國辦法，即立一存貯金款，寄存歐美，由是有用新式金幣來購匯票，政府即可用此存貯款項出賣匯票，荷蘭政府由國民銀行經理此事，故能維持銀價，而保守貯款。荷蘭自整頓國法之後，凡持來銀幣兌取金者，概不見銀即兌，須俟詳細查明後，究作何用，若用之出口即准，若非出口即止。查匯價之高低，須隨商務之緩急，惟荷蘭國民銀行之權力，有時足以定奪匯價之用，若來換者確係出口，則荷蘭國民銀行亦肯收受，給以金票，惟荷蘭國民銀行，並不爭索出賣匯票之權利也。

中國政府設欲營匯兌生意，或自行舉辦，或由國民銀行代理，亦可照時價出賣匯票，與各銀行爭競。惟須先在歐美設立存貯金款，所賣之匯票，即可由此款支付也。若專為持銀幣價值起見，中國政府不必自行舉辦匯兌生意，在平日此項業務，可讓已設之銀行辦理。設遇時局變更，銀幣價跌，匯價因此非常昂貴，政府即應用外洋存貯金款，多售匯票於銀行或商人，政府按照此辦法，設因官家所發出之國幣，為數過多，或因市面清淡，所在市面

流通之數，過於所需，必致銀幣市價跌落，則銀幣方向國庫內流，此外不至有他虞也。查此新銀幣之值，在本國頗勝於別國，故萬無運載出口之理，若所有因賣匯票收進之銀幣悉行留存國庫，則市面錢價，因錢數減少而漲，以是錢幣在本國市面通用，較匯往他國尤見便宜，而來換匯票者，自即停止也。所有通商進出差負之數，可將本國自己不亟需之貨物，販運出口對抵，由是本國國法可以保全矣。且就此推勘，雖通商進出之差負，莫非因發出錢幣通行市面之數過多，或因別項緣故，市面現錢過多，而於本國國法終久不至有關礙也。所相關者，僅在市面溢餘錢幣，自行退回國庫而已。

五、茲擇出中國進口商務最確實之表，開列於左（見本文之後附表）。前十餘年統括論之，中國金之出口數不少。蓋因中國錢幣統係銀銅，國中無需金也。再銀係國幣之寶，因本國所產不敷，常有進口。考左列之表，知中國進口貨物多於出口之數，年年加增，即金錢二寶進口之數亦然。此多數定已有法對抵，或因有許多貨物，由陸路運出，未經載在海關冊上，亦未可知。或者進口貨物係為放利置業之用，無須貨物出口對抵，容或有之。查前數年各項機器及製造鐵器，每年進口約值銀五六百萬兩之多，查此種貨物，或係進口之大宗。再西曆一千九百至一千九百零一年，係因時局非常之故。總之，推考各節，未見有與原理相反背者也。

茲將此事總計論之：假使中國或別用銀之國擬設一銀幣國法，其銀幣市價拋高於幣中含銀之市價，此種辦法，想終久不至因兌匯市面而遇有甚大艱難之處也。查現在中國市面上銀寶甚夥，大抵流通係按銀價估算，假此項銀運往別國，實相合宜，理應准其出口無阻也。譬如新立幣制，其銀幣之市價拋高於幣中含銀之市價，刻因所出之幣數過多，銀幣價跌落，低於所定金銀比價，是以市面匯價，按照本地貨幣

推算即漲，此即用中國貨幣兌換英金鎊較前加多。設有支付洋債以新幣兌匯票，應出匯價又高於從前，若政府允賣匯票，不論數目多少，所定匯價較平時銀行匯價略高，由是匯價終不得過於政府所定價目。譬如平日銀行匯往倫敦價目，需一元換二先令，政府俟匯價高至一元零二分，不論數目多少，出賣匯票，則市面匯價不得過於一元零二分也。政府因賣匯票所收進之銀幣，即留存國庫，若銀行為政府代理匯票事宜，即留存銀行，不再發出流用，則市面上因銀幣或緊，銀幣之價就可回復為原定之金價，外洋存貯之金款自此又無用支兌也。況至如此時局，銀幣出口之數當不至甚多，關礙生意，且此新銀幣之時價，僅在中國拋高於幣中含銀之市價，若非幣價跌落，與幣中含銀之市價相等，則不必慮銀幣出口也。

如平時生意之用，中國無庸多存貯金款於本國，在平日局面，銀行出賣外國兌金匯票，可照現在市面一樣抽收匯水。假令市面匯價過於尋常，政府為維持國幣起見，可出賣匯票，在外洋憑票取金，匯價須高於平日銀行之匯價，此辦法不論何等局面，銀幣價之跌落總不得過於政府所納匯水之數，故政府必應設一信用借貸金款於別國，以備抵用。查金款留存歐美，可得利息，且用此貯款，係屬偶有之事，故政府可與銀行商准，稍出利息，創設信用金借貸款，不論何辦法，所費不多。若非時局出於尋常之外，則用存貯歐美款之機會甚少，雖已創設金匯兌本位之圖法，國內一切生意，大抵與用金國辦法，無甚殊異，且參照以上辦法，需用歐美借款亦不甚多，故亦無須為此過慮也。

〔鈔錄中國〕

公元 1890 年至 1901 年中

西曆年份	貨 物 計 海 關 銀 兩		金 銀 計 海 關 銀 兩	
	進 口 按起埠時價值	出 口 按裝載時價值	進 口	出 口
1890	109,547,087	100,199,682	—	1,783,228
1891	115,023,051	115,553,640	—	3,693,246
1892	116,786,112	117,218,438	—	7,332,000
1893	129,241,804	131,951,558	—	7,459,000
1894	139,569,201	144,690,042	—	12,744,000
1895	150,244,490	160,696,753	—	6,624,100
1896	177,630,606	146,929,091	—	8,114,000
1897	177,915,163	181,769,995	—	8,511,700
1898	184,486,528	177,165,384	—	7,703,843
1899	233,953,853	217,610,004	—	7,639,779
1900	185,870,551	176,680,221	1,202,315	—
1901	237,871,600	187,954,894	—	6,635,313
總 數	1,958,140,046	(丁) 1,858,419,702	(戊) 1,202,315	78,240,109
	(丁) 1,858,419,702			(戊) 1,202,315
	99,720,344	進口盈數	出口盈數	77,037,794

〔《幣制彙編》，第6編，頁7—59。〕

海關報冊

國與各國來往商務摘要

按關平及英鎊計算

銀計海關銀兩		盈餘總數 計海關銀兩		英金鎊合計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官定關平兌換先令匯價	
—	3,557,772	4,008,405	—	8,225	1,041,837
—	3,131,886	—	7,355,721	4,11	甲 1,809,507
—	4,825,000	—	12,589,328	4,45	乙 744,473
10,804,000	—	685,246	—	3,1125	125,143
26,389,400	—	8,524,559	—	3,2375	1,363,930
36,685,000	—	19,608,737	—	3,325	3,196,224
1,720,000	—	24,307,515	—	8,4	4,035,048
1,641,500	—	—	10,725,032	2,1175	丙 1,898,030
4,722,025	—	4,339,326	—	2,10625	624,863
1,271,444	—	9,975,514	—	3,0125	1,506,303
15,442,212	—	25,834,857	—	3,125	4,004,403
—	6,097,802	37,183,591	—	2,115525	5,503,171
98,675,521	(巳) 17,612,460	134,415,750	(庚) 30,670,079	進口總數	21,400,672
(巳) 17,612,460		(庚) 30,670,079		出口總數 即 甲 乙 丙	6,152,010
81,063,121	銀出口盈數	103,745,671	金銀及貨物盈數	通商差負總數	15,248,662

〔總辦江南商務局劉世珩著《銀價駁議》（光緒三十年二月）之一
《中國圖法條議》〕

第一條（原文見精琪中國新圖法條議）：按第一條所云，將中國設立圖法之一切措置，先注重於有賠款之各國滿意。立義既偏，全勢皆側，則於中國後來滿意與否，必不暇計及矣。夫此議之原因，實由於中國付賠款，還洋債，金漲銀賤，屢受折閱而起。則此議之宗旨，自全注重於中國。凡有益中國之措置，皆當措置，可不言而決也。且交易之局，無殊戰爭，彼勝則我負，我勝則彼負，乘除得失之間，決無兩全之理。美大臣果念中國財政艱難，仗義扶持，則當直決一言，勸各國讓前是僥得之利益，以補救中國之後來，庶乎可也。若如斯議，未立圖法，先謀措置；一言措置，又先求各國之滿意。於各國既重，則於中國自輕。而中國與各國，則求其滿意於先者，更不能不求其滿意於後。圖法未立，已須惟意是視；圖法既立，自尤必惟命是從。一舉一動，各國皆得以己意之所在而指麾之，干預之，於各國之意得矣，如中國之主權何。主權既失，而財政復何有乎。措置之何爲耶，設立圖法，復何爲耶？

第二、三條（原文見前從略……）：按中國設立圖法，聘用外人援助之事，必不可免。然援助者，客之義；總理者，主之責。兩者權限，迥然不同。蓋圖法爲中國之圖法，則總理爲政府應有之義務。用外人爲援助可也，以洋員爲總理不可也；僅以洋員爲總理，雖不可而猶或可也；以洋員爲總理，而縱其權限，張其羽翼，並一切製錢之局，要津之地，一任司泉之指派，供幫辦於徒黨，斯則斷斷乎不可也。夫國之所以立在財，財之所以運用在權，財政失而全權歛，國奚以國？埃及之衰亡，殷鑒不遠，是可悚念者也。

又按圖法總理之責，在日本則大藏省，在中國則戶部。中國設立之始，即如斯議所云，精通創設管理歐美圖法之人，中國甚少。則戶部於此，專聘用顧問官一員，聽各國公舉精於圖法馳名專門家，授名

以待聘。(以歐意度之，美之大臣精琪，必不願當斯任，即各國之意，亦絕不以之塞位。蓋天下仗義執言之人，斷不願爲躬自操持之事，而蠶絲自織，蜂蜜自甘，於理不當者，於事尤恐無濟。)下至各省財政經營所在，亦各備顧問官一員。或由中國自聘，或仍由各國公舉，以收羣策之援助。而訂明權限，唯指示輔相之是賴，無提理舉錯之全權。似此爲之，所謂指中國之迷塗，而昭大衆之信實者，蓋以足矣。至製錢局，宜仿日本成法，先行設立分拆局一區於京師，延各國精於化煉學者主之。先將各國泉幣，備細分拆考驗，比較其成色輕重，然後酌中以定中國貨幣之制。嗣後新幣既立，凡鑄出泉幣，皆須先由分拆局考驗，然後通行。似此，於中國既不撓及主權，於各國亦可昭以信實。且中國製錢局所，向係各省分立，成色輕重，名爲一律，隱有參差，故即內地行用龍元，亦若自區疆域。嗣後銀幣，似宜改歸京師，或江南一局鑄造，分拆局即廁其中，以備隨時化驗，而各省舊局所，則任之專鑄銅圓，限數流行，以便民用。查日本全國造幣局，僅大阪一區，其舉國所用金銀，皆出於是。英美各國，商務雖盛，財力雖雄，鑄幣之局，亦祇一處。蓋國法爲國家大政，立幣之制，固須統一，造幣之所，亦須統一，歧出紛陳，其弊終不可測也。

第四條(原文見前從略……)：按是條所言，厥有可詫者，試徇其曲折之說申言以質之。其云正司泉每月刊造報告書，既申明錢幣情形，又內載消流一切。則政府公項一切出入之款，皆消流於內地，即進退之情形可知。乃言其錢幣爲中國之錢幣，而謂其帳目非政府之帳目，此可詫者一。如云關稅、丁漕一切所入，廉俸、賑、賚一切所出，自爲一帳，屬之政府，而司泉不預聞。此則專指圖法營運一項，故此帳目，不與國家公帑相溷，政府即不須相秘，此言是也。然試觀其下文所議、自圖法立後，公私款項，皆歸新幣，出入兌匯，皆在銀行。圖法既歸其總理，銀行又准其監督，欲洩露於此而不洩露於彼也，得乎？況圖法未立以先，所持以爲常住之母財者爲何，幣制既定以後，所賴以爲循環而營運者爲何，既源流之同貫，安涇渭之可分，此可詫者二。

且即以營運言之，圖法爲中國之圖法，營運亦中國之營運，與各國何涉？即中國欠賠款，負洋債，究之欠債不過還錢，斷未有因還錢而進執其業之理，則此營運之業，與各賠款相關國更何涉？試思中國財政，非出之各國之解囊，中國幣制，亦非成於各國之集股。乃云准賠款相關國所派代表人有適當時可以查看，何也？此可詫者三。若云交易相通，昭信爲上，中國欲昭信於幣制，不得不讓此權於各國，其言亦是也。然亦思貨幣爲百物之易中，而本國之用，恆較重於別國，無論消流於何地，仍必還注於本邦。中國上有政府之主權負擔，下有百貨之灌輸無已，則此貨幣昭信之實，與致用之符自在，亦何待各國之干預爲也。而各國必各具代表之人，各任查看帳目之責，又何也？此可詫者四。正司泉，既總理中國圖法，各國代表人，又如同副司泉。一客既入而獨佔操縱之主權；而羣客復入而分司查察提舉之全責，攘攘衆賓，將如主何？是前者圖法不理，而財猶中國之財；今者幣制一立，而帳目爲各國之公帳。此可詫者五。前云各代表人有查看帳目之時，後云各代表人又准有條陳提舉之事。是查帳之人，即提議之人，提議之人，即司法行政之人，其權詎有限乎？且此條陳提舉，即各賠款相關國所派代表人之條陳提舉，則此後條陳提舉者，益於各國乎？益於中國乎？益於各國之賠款乎？益於中國之圖法乎？是不問而可知也。中國之先，舉全國賦、稅、丁、漕所入者以量出，而猶有入不敷出之勢；中國此後，將徇意於賠款洋債所出者以求入，而猶能量入以爲出乎？此可詫者六。審其周旋爲詞，吐茹爲說，蓋實欲一網以盡中國所有之利權，而又恐列國之置喙，於是控縱左右其間，以期赴彼之意。究之列國雖明，中國寧盡闇乎，蓋亦不思之甚矣。然而吾聞吾中國乃亦有發源斯論而激賞其說者，斯尤吾所大詫者也。

第五條（原文見前從略……）：按第五條所云，中國定一單數本位，爲價值之主。該本位價值，大約計兌銀一兩之金價，則以三十二換計之，此本位金質，計重三分一釐二毫半，五倍、十倍、二十倍，以此

遞乘。銀幣，則鑄五錢重一枚者，兩枚合銀一兩，即抵一金單數本位之用，而二錢一錢者，以此遞除。查日本金幣，自五圓起，至十圓、二十圓止，共三種。銀幣自十錢起，至二十錢、五十錢止，共三種。其銀幣五十錢者，兩枚合抵金幣一圓之用，即單數金本位之代表也。惟鑄造貨幣之權，查東西各國，凡有自主權者，無不屬之本國政府。即考之美之屬國，如墨西哥、菲律賓兩邦，亦皆自鑄貨幣，未有倩他國代造之事，況中國爲各國公認爲自主獨立之國也耶？如云鑄造新幣，須昭信於大衆，則有分拆局，隨時化驗，當亦可示整齊劃一之規，而何容越俎代庖之爲也乎？

第六條（原文見前從略……），按觀斯條所云，此銀幣於所定單數本位之金價計三十二換比例設法維持一語，最爲危險。蓋金銀價值之漲落，以供求異勢而定。中國欲維持保存永守三十二換之例，則必徇人供求之勢以相劑而後可，尤必自爲供求以徇人之供求而後可。凡金價漲者，因求金者多而供金者少也，我於是供金以徇求者，而後金價復落，此下文賣金之事所由起也。金價落者，因供金者多而求金者少也，我於是求金以徇供者，而價自漲，此下文收金賣票之事所由起也。夫金漲則賣金，則價愈漲，即我之供無已時；金落則收金，則價愈落，而我之求亦無止境。價值出於供求，我即以供求平其價值，則漲落之際，我所需待供之金，暨收金之銀，共需幾何，此不能預計者也。試亦思中國金礦開乎，每年額出之金產幾何；農工興乎，每年溢入之金利幾何？以民凋物敝源流皆塞之中國，與各國爭金銀之短長，其勝負容待決乎，此其危險爲何如也！且中國與各國兌匯，用金而不鑄金，以維持銀價之故，我不得不賣金以徇求，我即不得不購金以待供。且以維持銀價之故，金價愈漲，賣金即愈多；賣金愈多，而購金又愈亟，出入進退之間，其實皆彼供而我求，我之求也愈亟，則供者其值愈上。竭蹶以買之，竭蹶以賣之，彼可求善而沽，我則急何能擇，蓋維持銀價漲落之勢，有迫於不容已者也。夫金銀消長，環球同市，我即金

銀皆備，亦恐以一隅之財，不足與各國持短長，況我已有求而無供。乃欲以無根之勺水，以與江海爭呼吸，此其危險爲又何如也。又且觀其下文所議銀幣通流，本國永無兌現之時。則所準金價三十二換者，不啻虛懸其鵠耳。而以維持銀價之故，嚴限內地製造之數，廣開內地銷用之方。究之抬銀價而就金價，則內地商民受其虧，而傾其利於政府；購鎊賣鎊，以持銀幣，則中國政府又受其虧，而傾其利於外洋。輾轉傾側之間，我可以抬幣以就鎊，彼豈不能更昂金以抑銀，我之維持愈力，勢之傾注愈深，是吸內地商民之資財，以入之政府，而又吸中國政府之利益，以傾瀉於美歐。涓涓不已，且爲江河，況如是者，具隄決陂傾之勢也耶？是不必有推波助瀾之別策，而滔滔者皆東逝矣。況推波助瀾者，且猶未已於是也，其危險爲更何如也。嗚呼！其言若甘，其心則險，其策若密，其事終危，其維持一言，足以搞中國之民而赤中國之土，如謂予言爲河漢，請拭目以驗將來。

又按日本幣制，於銀幣十錢以下，有五釐一種，爲白銅八十分，和鎳克爾二十分造成。有半錢、一錢、二錢三種，爲青銅七十分，和亞鉛二十餘分造成。中國設立圓法，至輔助小洋銅幣等項，其銀幣可鑄一錢、二錢、五錢三種。白銅幣可鑄五釐一種。紅銅幣可鑄五毫、一釐、二釐三種。分兩價值，概可比例推算而得也。

第七、八條（原文見前從略……）：中國以先，圓法未備，政府制幣，僅有銅質通寶一種。其後各省鑄造龍元，爲抵墨西哥之銀元而起，初非爲國家制用之幣也。故公項一切出入，或以錢計，或以銀計，錯雜參差，舉無定律。至銀寶平色，則尤各地不同，庫與省殊，公與私又殊，究之聚垢積弊，累國病民，徒以便把持之奸僞，中飽之黷吏耳。苟定立圓法，制三等之幣以通流全國，凡無論國幣之出入，暨公私之債項，統歸新幣。而舉自先所有生質之金銀，舊鑄之泉幣，暨他國滙入之貨，（俗稱英洋本洋者。）統廢而不用，則幣制昭，宿弊淨，主權立，國用彰，裕國之良謨，即便民之要政。特立法之始，收兌之初，所宜斟酌盡

善以無負斯民者，昭大信於天下。如以洋員爲司泉以督理之，則主權既傾，於吾民形氣相隔閼，即於幣制推運有阻遲。不觀諸今日稅務、郵政之施行乎，論其良法美意，爲便民利國最大之端，然而默驗羣蚩，其有心許其便，口言其利者乎。蓋畛域之見，客主之說，芸芸四百兆，知識所同，然而決非威力疆權所能泯伏者也。

第九條(原文見前從略……)：按此條所議，殆即金漲賣金，實行維持銀價之一端。其云其匯價較平日銀行匯價稍高，則爲金漲之候可知。其云政府俟匯價高至一元零百分之二兌換二先令方賣匯票，則金漲而需賣金可知。中國以借貸之款而維持銀價，金愈漲，則賣愈多，賣愈多，則收金填補之事愈急，推演循環，勺水壺漿，皆操於彼手。夫以中國一隅之財力，與各國爭短長，已有杯水車薪之勢，況假人之涓滴，以沃此燎原，其計之濟否，容待卜而決者耶？且始則借貸以設貯存，繼則賣金以付洋債，終又收金以補貯存，輾轉騰挪，淳漓消流，皆不出歐美之境。名曰借貸若干，貯存若干，中國實未能見其一鏰一銖，而進退周轉之間，圖法營運一切之利，皆其利。究之內地銀幣之價，愈擡愈高，而貨物能隨之漲乎？借貸貯存之款，愈耗愈補，而匯價能少靳乎？銀之從金，如子從母，傾其阪以注其流，外溢之勢，容可挽乎？此更不待繁言以決也。其議又曰，此等匯兌歸正司泉官專理。是其意尤欲桎錮中國全國人民之耳目手足於無能聞問者，以坐聽其操縱傾瀉而一無顧忌也。嘻！計亦竺矣。其議又云，不論何人須交貯銀幣一萬兩以上者，方得售匯票。似此，則款未及萬兩者，皆不得售買匯票可知；而其間以小附大，化零爲薶，必由別間接所在而後與銀行直接可知。於是貼兌、匯水種種所耗，乃更繁矣。夫中商力弱而情渙，復於歐美情勢不素悉，此種利益，必歸洋商，則此後洋商之壟斷把持，必更甚於今日。吾環顧吾內地之商民，昔之經商於外洋以致富者，邇以銀價之故，已力盡而筋憊，乃其勢不已而尤甚焉，其必有不堪撐柱者矣。當軸其慎思之。

第十條(原文見前從略……)：按以斯條言之，中國設立圖法，支

兌匯票，用金而不鑄金，故必需借貸於外國而後可；既借貸於外國，故又必需以財源作抵而後可；既以財源作抵，尤必需較財源之值應數支付利息暨償還資本而後可。嗚呼！以是借貸情形言之，與中國典鋪質物，估計物值，必浮於現當之本，而復加三年子息之數之例爲何異乎？是凡貸款者，以十成之財源，不過得六成之借款，而貸金者，以半分之現款，即可獲全分之財源矣。夫彼所指爲中國財源者，不知其意何屬，然而吾自環顧皋府之中，所克稱爲生財之藪者，蓋不出乎鑛山、鐵路、航業、關稅、貨產數端耳。且以中國現在之情形而論，未興之財源，實多於已興之財力，乃前者有金而不用金，今者用金而不鑄金，遂以維持銀價之故，先謀借貸，以先失其財源，其爲計也得乎？況借貸之款，爲設貯存，貯存之金，寄頓歐美。其東流之水，固西注之無時，而借鎊賣金以付洋債，收金兌票以補貯存，則抵對之餘，雖空言而亦可。而中國乃以此而坐失其數倍蓰其利確鑿之財源，嗚呼！其計不更左乎？乃議又曰，凡管理財源之辦法，須使凡有關係者爲然。其言似深體中國之情形，而其實則以便後日得步進步之伏着。譬如江蘇一省之鐵路、鑛山，其中苟有一二郡邑與某國抵借，則某國即可以凡有關係一言，推擴其範圍之力，以覬覦全省路鑛之權。據一枝而全樹皆歸，着一子而全盤皆負，各國兼井之策，慣施此伎倆，乃竟以此以待中國，噫嘻，豈竟欺秦之無人也耶？

第十一條（原文見前從略……）：按中國商民財產，向皆以銀計數。一旦改行新幣，以生銀與制幣較，則國家所贏百分中廿分之鑄頭，皆商民暗蝕百分中二十分之貲本。況銀幣準三十二換之金價，則商民所蝕愈甚。然使鑄頭出息，儲之國者仍流之於民，則府庫之財，卽草野之財，民足而君足者，君足而民亦足。乃斯議謂此款應另存積，存積至五十萬兩，應按照匯票數目之多寡，攤分各銀行存儲。夫鑄頭出息，出之於銀銅等幣，內地之消流，而非出之於外國金款之兌匯，乃必據此以輔匯票之多寡，何爲也？此不必明言，而知外注之勢必不免

矣。況斯議自正司泉以次，製局銀行幫辦之洋員爲若干人，各國代表查帳之洋員又若干人，所不勝俸指者，聚羣狼於一室，寧血肉之可存，殆欲據此一款以爲其重俸厚祿地歟。嗚呼！是罄吾民之脂膏，而以供若輩無厭之啖啜也。埃及何爲而亡，吾爲斯民危，吾且爲中國慮！

第十二條(原文見前從略……)：按前文已言銀幣準金價計三十二換矣，而此又有其價目由正司泉定奪一語。若別有價目，何也？吾於是愈知用金而不鑄金之失。蓋我於內地消流，固能擡高銀價以就金，而至於收金賣票之際，彼豈更不能昂金以抑銀，進退之間，其權既仍彼操，則彼之把持如故，彼之壟斷如故，我將何術以維持之也耶？況金款支絀，然後收金，則我之求常急於供，而銀耗矣；賣票之後，又用銀幣收回，則我內地消流之銀價，又因此外注之勢而掣動，而貨物又耗矣。夫如是而謂其所議者，深信爲中國妥善萬全之辦法，其竟無所覷顏也乎。

第十三、四條(原文見前從略……)：按國家之圖法也，猶人身之血然，飲食入胃化爲血，而由筋絡以達四肢百骸。生銀入製局鑄爲幣，而由銀行通流於內外各省。故筋絡有阻闕之處，則血病；銀行有未通之處，則圖法病。人身於血所流行之處，卽筋絡分佈之處，國家於圖法所通流之處，卽銀行分設之處。故筋絡者，血之道要；銀行者，圖法之樞機。然而人身之血，不能自爲灌輸於筋絡也，則恃有運動流行之元氣；國家之圖法，亦不能自爲通流於銀行也，則賴有監督經理之主權。故人身與血，不能刻離，血與氣，尤不能刻離；國家與圖法，不能刻離，圖法與主權，尤不能刻離。人失其元氣則死，國棄其主權則亡，此斷斷乎無可諱者。正司泉何人，而何勞其越俎代庖之不憚煩也，嘻！亦異矣。

又按鈔票之制，爲金幣之代表，東西各國皆用之，便民以此，富國以此。中國金鑛未興，而鑄金用金，以金爲本位，其策亦最宜於此。特必固權於上，昭信於下，上下相孚，其用乃歷久而無弊，轉輸而不窮。

非然者，其危矣。假權於人，乃更危（說詳於後）。

第十五、六條（原文見前從略……）：按中國苟使三等幣制，整齊劃一，凡國家賦稅公項一切所入。廉俸公項一切所出，統歸新幣。而廢舊用之生質，舊鑄之泉刀於不用，則風行草偃之勢，其效極速，有不必推行而自然普及者，初何待五年之限也。不過鑄製之工，恐非一時所能集事耳。且開辦之初，訂立折兌暨一切出入之條例爲甚難，必斟酌而盡善，乃永遠之通流，既期於國之不虧，猶冀夫民之不敝，稍有所失，於目前之立法，固有阻持，於日後之乘除，更所難覩，所當慎之而又慎也。

又鑄幣之金銀條，須由化學提煉淨質。往歲赴會日本，遊其大阪造幣局精煉場。見其以鑛出生金銀，用藥水化拆，金爲黃沙，銀爲白沙，各歸其類。復淘汰其鑛土塵滓，然後鎔煉爲條，以之鑄幣。故黃白燦然，成色一律。中國各省舊鑄龍元所用銀條，皆資之各國，以銀購銀，所耗已巨。倘幣制既立，全國一律，生金生銀之用悉廢而不能入製局以鑄貨幣，金銀兩條，猶資他國，則以生金生銀之外溢，易金條銀條之內注，周轉之間，我所耗不更巨耶？夫天下有無穀而饑無帛而寒者矣，未有穀陳於倉帛腐於篋而仍以饑寒鳴者，奈何自有其穀而不知飪以爲食，自有其帛而不知製以爲衣，而轉以待他人飲食衣被之所餘也，是亦悞矣，當軸者盍早爲籌之。

第十七條（原文見前從略……）：按此所謂圖窮而匕見矣。查此議第三條，已聲明中國政府應派一司泉洋員總理圖法。第四條，又聲明其帳目准賠款相關國所派代表人查看，並云該代表人，如同副司泉，准有條陳提舉之權。是中國之財政一切，已不啻如陳平社肉，任其宰割而分攜矣。乃尤以爲未足，而特設專條以標明之。嗚呼！其言愈煩者，其心愈露矣。夫中國有政府，斯有主權，有主權，斯有財政。財政者，主權所由成，主權者，即政府所由立。無絲毫可卸之責，亦無須臾可離之時。即欠各國洋債各國賠款，各國亦祇能責其償還，斷不

能借此而侵奪其主權，干涉其財政。（考之東西各國，未有自主國財政圖法倩他國代理之事。惟主國與屬國，有代爲負擔賠款之義務者。）此法秉所在，固非各國疆力知謀所能動也。然而斯議也，究何爲而興也。請推言之。蓋天下木腐而後蟲始生，慢藏而後盜乃入。中國席四百州之膏腴，擁四百兆之丁口，川陸相錯，民物稱蕃，山海交陳，鑛藏儲富，又且位居溫帶，人習勤勞，秉特色於天然，實他洲所未具。昔西儒有言曰：自二十世紀以來，科學日興，天地之闕，洩露無餘，人心之巧，競爭相等，惟廣土衆民之國，乃能執財政牛耳於環球。能當斯語者舍中國其誰屬？乃中國則鄙儂偷安，因循坐誤，棄菁英於相顧，守檻縷之山林，其鑛產不開，其農產不殖，其海陸之藏不興，機器工藝之事不講，地力、物力、人力皆有所遺，此於不興之財，已不知提舉之術。而乃產金而不用金，用銀而無銀位。幣制不齊，銀行不立，出入無節，於已興之財，又不知整頓之方。夫中國自有此財，而不知提舉之，整頓之，以坐廢此源流無盡者於不用之地，亦何怪乎列國假此爲借箸之籌而作竊釣之想也耶？嗚呼！今者世界交通，商戰日烈，優勝劣敗，斷無自安固陋而能苟焉自完之理。顧今日懼人之心涎我鑛產也，惟速自開鑛以絕之；懼人之心涎我鐵路也，惟速自設鐵路以絕之；懼人之心涎我農工漁牧一切也，惟速自興農工興漁牧一切以絕之；卽此懼人之心涎我財政也，亦惟速自提舉其財整頓其財以絕之。保財卽所以保權，保權卽所以保政府，保政府卽所以衛國與民。舍是者，吾蓋未敢以言之矣。

〔劉世珩著《銀價駁議》之二《中國新圖法條議詮解》〕第一章良法之益（原文見精琪新圖法案詮解從略……），按是章所謂良法之益者，以鄙意論之，仍屬有製造與用金各國運貨物者增利率，放資本者益贏息。二者得益爲最確，於中國實在情形，斷斷乎無所益也，且不特無益，而恐有損。中國邇年以來，賠款幾何，洋債幾何，商務之差負幾何，歲輸鉅億，皆屯積於僑寓中土洋商之囊篋。斯議一行，銀價一擡，則洋商營運之利爲更厚，出其屯積之雄財，操縱之，轉運之。其始，以

中國銀幣，易中國貨物以出也，則獲銀貴貨賤之益；其繼，以中國貨物，易歐美金鎊以歸也，則獲本微利鉅之益；其終，復以歐美金鎊，易中國之銀幣，則又獲匯水增價之益，其爲益已孔多；而若以貨物易金鎊，再以金鎊運入歐美之貨物，復以貨物易銀幣，又以銀幣運出中國之貨物，其爲益爲更奢。嗚呼！長袖善舞，多財善賈，一周一轉，一呼一吸，內流之銀價愈高，則傾注愈深，外流之金票愈夥，則虧蝕愈甚。財猶水然，必匯於下，利猶蟻然，必赴於羣。不數年間，將見中國民愈凋，物愈敝，財與貨日愈索；閭閻以內，紙幣招搖，市廛之間，金銀氣盡。今試默爲推演之，其勢蓋有必致者矣。嗚呼，乃謂此爲良法也，益事也，其誰信之？

又按斯議之尤謬者，以上海洋商之條議，稅司赫德之條陳二者，爲斯議之引證；以日俄兩國改用金圓之後效，爲斯事之比例。其意以爲斯事也，有衆議之僉同，有成效之可指，則可祛中國之疑慮，即可決中國之信行。蓋將藉是以動中國也。然而吾思之，條議出於洋商，其將爲自利之地乎？抑將爲中國之利之地乎？是不必觀其議而可知其意者矣。即以赫德之條陳論，亦知其有濟於中國乎，無濟於中國乎？抑名雖有濟，而實無濟者乎？是亦奚可以一言而決其後效也。夫先民有言，療國者如療病，今我自有之疾苦，而不自爲審度治療之方，乃轉以憑諸旁觀者，寒熱之辨，攻補之評，其有倖乎？又況以利我病者而療我也，其爲效更可得乎？至若日、俄金圓之說，則無論中國與俄之形勢非相匹也。即以日本論，試察其工藝之盛，商力之雄，駸駸然幾駕歐美者，亦今日之中國所能擬及者乎？且考其商務進出之差負差正，較中國今日何如乎？國帑之歲費歲殖，較中國今日又何如乎？是亦何堪相提並論也。且即以金圓言之，日、俄之棄銀用金也，制三等之幣，無論內外，同一消流圓法統一，其權固，其法備。而斯議爲中國謀者，則用金而不鑄金，內地消流銀幣，永無兌金之時，外匯須用金鎊，復從購買而得。日俄用金率銀，以金爲本位，中國抬銀就金，以金

爲虛鵠，其爲用也同乎？日俄兩國，改立金圓，一則恃有非沙歲產之金，一則恃有商務歲溢之利，金銀之本既充，鑄造之權自握，其源不窮，其效故竺。而斯議爲中國謀者，於金則購鎊賣鎊以維銀價，於銀則代鑄代造以限通流，且以全國生金生銀之外流，以易各國金鎊銀條之內注。日俄之源裕於己，中國之權操於人，其爲體也又同乎？夫醫者之治疾也，惟因其疾之不同，故其方亦屢異。未見有其疾相殊，其方不變，而能奏效者，況乎其方又爲未備之方，乃謂其效當無異於彼之效。嗚呼！斯言也，將誰欺也。

又按斯章於鑄幣之銀條，以極力平其拋賣漲落之價，爲各國勸。其言也，若足以動中國之聽，而抑知不然。蓋中國有金而不能用之以鑄金幣，又轉而購他人之金鎊，則全國之生金外溢而不可遏。中國有銀而不能用之以鑄銀幣，又轉而購他人之銀條，則幣制一立，生質盡廢，全國之生銀，亦必外溢而不可止。各國即以我之生銀提煉爲條，反而售之於我，其價無論如何減免，而供求之間，以銀易銀，我之所耗，有不必要可免者。況仰人者，常恃人意以爲可否，我邀其減免於始者，必不能邀其減免於終；邀其減免於暫者，必不能邀其減免於常。其權既自彼操，我即一無可恃，中國於茲改易圖法之際，而不先謀提煉金銀鑄幣之要術以立始基，乃復專意伺他人之喜怒唯否，以求倖獲於須臾，嗚呼，是亦俱已。

第二章中國更改之難處（原文見前從略……），按是章所列更改幣制之難處，就一二兩端言之，所謂難處者，即中國財政之積弊。蓋中國惟無統一之幣制，銀銅並用，文質雜揉，故闖闖之地，詐虞百出，且產金而不用金，用銀而無銀位，故銅荒銀賤，金以外溢。國家之財政以愈紛而愈敝，國民之財力乃日散而日衰，相因不已，遂竭蹶以不可收拾。以是與用金各國相競於商務之場，無怪其折閱不可止也。苟三等之幣既定，統一之用不歧，一金易銀若干，一銀易銅若干，本位所在，皆從其率。尋常之用以銅，銅積若干，則上而易銀，銀積若干，則上

而易金，與鈔票出納一切皆定其程。大小相維，盈虛相劑，其權彌彰，其用勿匱，宿垢所積，蕩焉一清，利國便民，無有逾於此者。又惟中國財政，自先散而不收，滯而不理，政府之於民也，上下之際，無直接之情；出納之間，無灌輸之鑰。戶部號爲握財賦之總權，而公項出入一切必假手於各省之官吏，官吏又假手於當事之胥，暨居間之鑪坊、錢莊、票商等，曲折周轉，隔塞生焉，侵耗起焉。故一公項之出也，由部以至於官，由官以至於胥與商，又由胥與商之手以授之民。國頒於民者十，而民所實得者恆不過一二而猶不足。一公項之入也，由民以納之胥與商，由胥與商以納之官，然後由官以納之部，以供政府。政府之所征於民者僅一，而民所耗費又不翅五六而有羨。循是不已，國與民交病，而中乃獨肥矣。今使於戶部之下，設總銀行於京師，以司全國財政之出入，分支行於各省埠，以司全國財力之流通。無論公項出入，一切皆用新幣；皆由銀行，利導整齊，血脈通貫，凡中飽浸漁居積把持之弊，皆無自而生，而民困大蘇者，國用於以大裕，斯其利爲更何如。特二者。積弊所聚，相習已久，今天下之窟宅於斯、子孫於斯者，環顧皆是。一旦改革之令興，必有噬蚊蜚之雲，舞狐鼠之智，以奮其旻惑祖護之力者，是惟在國家能奮而斷之已耳。

又按第三第四兩則，謂中國更改幣制，先宜求各賠款相關國暨僑寓中土之洋商滿意與心助而後可。斯說之弊，於前議中已申論之矣。茲復推審其實際，則尤以爲不然。蓋中國斯時，如果改立金圓，自鑄金幣，與各國相市，以金抵金，以幣抵幣，兌匯同其價值，價值同其漲落，則中國可免此後不測之虧耗，各國即頓失前者僥得之利益，阻持之事，或恐不免。若如斯議，用金而不鑄金，買金仍須購鎊，銀幣雖準金價收金，仍另有價目。則以各國之賠款言，未改之先，以金計者，既改以後，仍以金計，未改之先，以金鎊付償者，既改以後，亦仍以金鎊付償彼。前者固得，而後者亦何所失耶？是亦何所不滿意者也。以洋商之商務言，則積中國之銀者，價以漲而資以贏，儲歐美之金者，售愈

多而利愈厚。其金銀兌匯之際，未改之先，固可壟斷而居奇，既改以後，尤能操縱以如意。彼仍握厥利權，我仍仰其鼻息，夫更何所不心助也耶？噫嘻！爲是言也，蓋將以逢各國及洋商之意者，卽以焚中國之聽，且故爲鄭重其辭以自掩其自呈自効之跡。觀於第五一則，又將假此以爲毛生自薦之媒矣。究之何者爲正道，何者爲歧塗，中國欲自正其轍，惟先自審其方，水母淩波，以蝦爲目，終非足恃之道也。

第三章開設新法(原文見前從略……)，按是章彼所爲津津而樂道者，一則曰：中國幣制一立，銀價有定，則採買中國出口貨物者，自日見加多，出口多則貨價自漲，此中國製造貨物者之利也。販運中國進口貨物者，亦日見其夥，進口夥則貨值自跌，此中國銷用貨物者之利也。其言是也。然而吾思之，泉幣者，貨物之易中，貨物者，泉幣之真值，夫上必能自握泉幣操縱之主權，乃能收貨物漲落之利益。如斯議也，銀幣雖準之金價，而金鎊終需購之他人，出口貨價一漲，則銀價自落，銀落而彼之金鎊亦因我而亦落乎，是非我所能操之也。進口貨價一跌，則銀價自漲，銀漲而彼之金鎊不因我而愈漲乎，是更非我所能操之也。夫其權既非我所能操，則彼第力持金鎊之價以馭我。以出口論，我之貨物所得，必不足以補金鎊之所失；以進口論，彼之貨價所失，愈足以重其金鎊之所得。此其究竟爲顯而易明者也，利益云乎哉？一則曰：中國幣制開辦，卽准金價，洋商自始卽來中國放本，則中國政府民間趁此可同沾利益。其言亦是也。然而吾又思之，天下貸人之資金以爲營業者，終歲經營，所羨之利，計納租與贏息於貸金者，必十之六，而庸者所獲，不過十之三，此通例也。洋商放本於中國，則租與贏息，胥洋商得之，所謂中國之利益者，庸而已耳。夫食租息之利者爲主，食庸之利者爲傭，中國自遺其主業，而轉以收區區之庸資，以矜爲利益，是祇知所得者十之三，而不知所失者已十之六也。況目今世界競爭，商戰日烈，凡各國之疆權威力，皆寓於商務之中。放本愈多，則商力愈厚，商力愈厚，則權力愈張。幸而長此玉帛相和，邦交輯

睦，則中國商民，不過永爲放本者之庸僕。萬一枝節忽生，事變莫測，則其放本經營所在，卽其勢力範圍所在，師團軍艦，相乘而入，相逼而來，保商本者，卽爲佔主業之權輿。昔英之領五印度也，其基始於一公司耳，天下利虛而弊實，益微而害顯，孰有逾於此者，是尤可悚念者也，利益云乎哉？至若其餘諸議，謂政府進項可見加多，則重征之下，小民生計，必日見窮蹙。謂洋商生意，日見推廣，則侵佔之餘，中商財業必日見消磨。此損而彼益，此得而彼失，非竭澤而爲漁，卽喧賓以奪主。嗚呼，跡斯議也，曲折其情，進退其說，不求之於開鑛、興工、用金抵金，以入抵出，爲中國治本之圖，而惟斤斤於銀價準金，遲速得失之事，其所謂確鑿可見之利者，皆後來確鑿可見之害也，利益云乎哉？

第四章應需專家相助（原文見前從略……），按是章諸說，極爲紆迴曲折，若迎若拒，若隱若現。蓋其意，實欲一網以盡中國之財政全權，而藉是以自蔽其迹。究之愈掩愈露，欲蓋彌彰，衷之所存，昭然若揭。試摘發之，以與世之關心斯事者共質證焉。其議曰：中國精通創設及管理歐美圖法之人，即使有亦無幾，故欲辦理妥善，應請西洋專門以當總理管理各任。斯言也，若爲中國謀，而其實則其進身之始計耳。然又恐客主之間，中國未必一無容心也。於是又云，一切事理仍華人經理者居大宗，以釋中國之疑慮。然試思圖法一切既歸其總理，鑄局銀行又由其監督，中樞要地，皆入掌中，其餘卽全用華人，亦第爲奉命令供役使而已，亦何足以相制乎。且觀其下文，復有最少起首幾年，洋員管理，並應有大宗裁量之權兩語。其標明主義，必使財政歸其掌握而後已，此其說之狡猾者一也。財政既歸其掌握，列國眈眈，滋生妒忌，爲必不可免之事。於是又云，中國應請之洋人，應歸各國擢選，一切辦理之方法，應統行廣告大衆。司泉每月刊造報告書，應准有償款各國各代表人檢查，藉是以平各國之怒。然又恐各國卽假此以干預之也，於是又先申明各國本無相索檢查之權云，以隱杜其過

分之推求。繼復申言中國如聽彼等提議保舉，則中國及洋員可無須聊爲負擔責任云云，以反駁其旁觀之議論。終又藉口於圖法緊要深奧，各國難於齊心，除中國准行嘉許檢查外，不宜少爲出場云云，以箝制其意外之干涉。其始以圖法須昭信實一言，奪中國之主權，以公之於各國。其繼復以中國主權之說，制各國於自退，而全注其權於司泉。川脈縱橫，終納於海，參以前文二章五條所云，美大臣今爲中國條陳圖法，即實係中國之代表一語，當可知其意之所在矣，此其說之狡猾者二也。圖法一切，既屬司泉，總理錢幣帳目，又憑各國檢查，中國之財政，將洩露無餘矣，是則中國又將無慮乎。於是又云，國幣與圖法，全行分開，賦稅之進款，與鑄頭之進款，政府之開銷，與圖法之開銷，胥各爲一事。掩耳盜鈴，以欺中國。試思全國通流，皆歸新幣，公私出入，皆在銀行，既同爲內地消流，其涇渭何自而別。觀其末，綴以除由別處照例可知者一語，則異日者果洩露乎，果不洩露乎，是可知矣。夫分開之後，依然洩露，則各國之賠款，可任按指而相求，而圖法之盈餘，中國政府必不能挹注以爲用，又必然之勢也，此其說之狡猾者三也。其言愈煩而離，其謀愈險而露，峯迴壑轉，結穴依然，固不必繩鑿而探，其意已分明如見，明眼者當不以鄙言爲謬也。

第五章圖法綱目（原文見前從略……）：按是章所議，已於前條議第五則約略舉之矣，茲復重言以申明之。查金銀消長，環球同市，中國自先因幣制未立，圖法未備，銀銅並用，文質雜揉，平色參差，價值歧互，所以內則姦民之私鑄私冶，姦商之傾詐把持，胥於是逞，而其弊終不可制；外則以銀兌金，以生質兌鎊，價值漲落，仰人鼻息，結算兌折，其耗遂不可測。蓋總論其原因，一實由於各國幣制全備，皆棄銀用金，以爲本位，故中國相形而自絀。一實由於中國產金而不用金，用銀而無銀位，故銅荒銀賤，金以外溢，兩勢相湊，傾測乃深，今者已悉知其弊矣。不改則已，改則惟有一面鑄金幣，用金圖，以金爲本位，而間行鈔票，以補金之不足。制一銀幣，以爲本位之代表，使全國一

律，以崇主權，定幣三等，以劑圖法，此治標之策也。一面督勸官民，鼓舞全國，開鑛產，興農牧，講工藝，使地力、物力、人力，一切發昔之所未發，興昔之所未興，盡昔之所未盡。金銀為貨物之易中，貨物為金銀之真價，苟我貨物輸出之值，歲有所溢，則彼金銀漲落之權，我可得而操，此治本之道也。舍是不驚，而斷斷焉儲金鎊，議銀價，效居積，謀幹旋，其有濟乎？即使萬一有濟，而中國歲輸出於各國者，賠款幾何，洋債幾何，商務進出之差負幾何，長此不已，其流安繼？持此涓滴無根之水，姑無論其如何涇瀉，如何挹注，其終不足以抵無底之漏卮，此蓋彰彰易明者矣。往歲赴會日本，於其財政圖法，少有調查，略知顛末。考日本明治以前幣制，與中國大略相同，維新以後，開分拆局

日本三等制幣

金		幣		此貨不鑄	銀	
二十倍	十倍	五倍		金單數本位	十分之五	十分之二
二十圓	十圓	五圓		金本位	五十仙士	二十仙士
重量：金質重 四錢四分四釐 四毫四絲	重量：金質重 二錢二分二釐 二毫二絲	重量：金質重 一錢一分一釐 一毫一絲	重量：金質計 重二分二釐二 毫二絲二忽	重量：銀質重 三錢五分九釐 四毫二絲	重量：銀質重 一錢四分三釐 七毫七絲	
價值：值金本 位二十枚兌五 十仙士四十枚	價值：值金本 位十枚兌五十 仙士二十枚	價值：值金本 位五枚兌五十 仙士十枚	價值：此為單 數金本位有名 無貨以五十仙 士二枚代之	價值：值通寶 錢五百文兌五 釐銅幣四十枚 五枚抵一金本 位之用	價值：值通寶 錢二百文兌五 釐銅幣四十枚 抵一金本位之 五枚用	
成色：足成赤 金九百分零三 和銅一百分	成色：全上	成色：全上	成色：全上	成色：足成紋 銀八百分零三 和銅二百分	成色：全上	
				按貨幣表稱五 十錢	按貨幣表稱二 十錢	

於京師，拆驗各國金銀銅幣，始比例以立統一之國幣。迄邇年來改用金圓，行使鈔票，幣制於焉大備。其制幣金三種，銀三種，白銅一種，青銅三種，盈虛相劑，大小相維，其金幣雖鑄，特儲積以昭信，平常商民兌匯，仍以鈔票代之，全國流通，絕無歧出，主權尊焉，民信孚焉，商務之結算，彼此相劑焉。然窺其要素，全在於工藝日盛，貨產日興，溢入之款，歲有所增，故能挹之不停，流之不竭也。中國與日本，共洲而同文，以前圖法情形，又復相若，則今日欲立幣制，無如效法於此為最善。茲特將日本三等幣制輕重價值成色表列於左，並擬中國將來三等幣制輕重價值成色表次於後，以待世之採擇焉。

輕重價值成色表

幣	白銅幣	青銅幣		
十分之一	百分之五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一	千分之五
十仙士	五仙士	二仙士	一仙士	五釐
重量，銀質重七分一釐八毫八絲	重量，白銅質重一錢二分四釐四毫一絲	重量，青銅質重三錢八分零一毫六絲	重量，青銅質重一錢九分零零八絲	重量，青銅質重九分五釐零四絲
價值，值通寶錢一百文兌五釐銅幣二十枚十枚抵一金本位之用	價值，當通寶錢五十文兌五釐銅幣十枚二十枚抵一金本位之用	價值，當通寶錢二十文兌五釐銅幣四枚五十枚抵一金本位之用	價值，當通寶錢十文兌五釐銅幣二枚百枚抵一金本位之用	價值，當通寶錢五文二百枚抵一金本位之用
成色，全上	成色，白銅七百五十分和鎳克爾二百五十分	成色，青銅九百五十分和錫四十分亞鉛十分	成色，全上	成色，全上
按貨幣表稱十錢	按貨幣表稱五錢	按貨幣表稱二錢	按貨幣表稱一錢	按貨幣表稱半錢

謹擬中國將來三等

金 幣			此貨可毋庸錢	銀	
二十倍	十 倍	五 倍	金單數本位	十分之五	十分之二
金二十圓	金 十 圓	金 五 圓	金 本 位	銀 五 錢	銀 二 錢
重量：金質重庫平六錢二分五釐	重量：金質重庫平三錢一分二釐五毫	重量：金質重庫平一錢五分六釐二毫五絲	重量：金質計重庫平三分一釐二毫五絲	重量：銀質計重庫平五錢	重量：銀質計重庫平二錢
價值：值金本位二十枚兌五錢重銀幣四十枚合庫平銀二十兩	價值：值金本位十枚兌五錢重銀幣二十枚合庫平銀十兩	價值：值金本位五枚兌五錢重銀幣十枚合庫平銀五兩	價值：兌五錢重銀幣兩枚合庫平銀一兩	價值：五枚合庫平銀一兩抵一金本位之用	價值：五枚合庫平銀一兩抵一金本位之用
成色：金九百九十分零三和銅一百分	成色：全上	成色：全上	成色：全上 按此以三十二換金價推算如有漲落可比例增減	成色：銀八百八十分零三和銅二百分	成色：全上

第六章維持金銀相等價值(原文見前從略……)：按維持銀價之危險，前於條議第六則，已明揭其究竟矣，特推勘恐有未盡，其弊恐猶未明，復於斯章彼所娓娓不休者，重申辭以折之，閱者勿以鄙爲言過煩也。查金銀漲落，共球同市，非一國所能獨操。中國前此之失，雖由於內地銅荒金貴之原因，亦由於各國棄銀用金之影響。今議銀價而不鑄金幣，於三等之幣，仍不完全，於各國之金，仍無抵制，而欲以政府之力，彊迫行於內地者，出以爭環球市價之短長，其有倖獲者乎？此一惑也。萬物價值，以供求而互異，凡供多於求，則價操諸求者，求多於供，則價操諸供者，此不易之理也。中國與各國賠款、洋債、商務結算一切輸出之項，皆以金鎊付償者，已成求多於供之勢。茲以維持銀價之故，買金賣金，購鎊賣鎊，統須以銀幣兌易者，又有供多於求之情。一出一入，一進一退，彼握其源，我仰其流，勝負之勢，蓋可睹矣。

制幣輕重價值成色表

幣	白銅幣	紫銅幣		
十分之一	百分之五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一	千分之五
銀一錢	五分	二分	一分	五釐
重量：銀質計重庫平一錢	重量：白銅質重庫平一錢三分強	重量：紫銅質重庫平三錢九分強	重量：紫銅質重庫平二錢強	重量：紫銅質重庫平一錢強
價值：十枚合庫平銀一兩抵一金本位之用	價值：二十枚合庫平銀一兩抵一金本位之用	價值：五十枚合庫平銀一兩抵一金本位之用	價值：百枚合庫平銀一兩抵一金本位之用	價值：二百枚合庫平銀一兩抵一金本位之用
成色：全上	成色：白銅七百分五十分和鍊克爾二百五十分	成色：紫銅七百分和點錫四十分亞鉛十分	成色：全上	成色：全上

夫杯水已不足救車薪，而況此區區盃水，猶須之仰他人者也，其有濟乎？此二惑也。中國自先幣利未立，商民貲本財產，非以生銀計，即以錢糴。計一旦以政府之力，改而爲一律之新幣，計十分已折蝕其二。新幣又準以三十二換之金價；則此八分又折蝕其二三。而且以政府之力，內地消流之新幣，永無兌金之時，新幣消流之額數，復嚴鑄造之限，是已折蝕者，永不復，而將折蝕者，且無窮。夫其所謂維持銀價者，擡內地之新幣之價以就金，非平外國金鎊之值以劑銀，既以貯存之策，開賣金之門，又以購補之說，貽莫窮之累，內則愈維持愈剝蝕，外則愈維持愈傾注，循是不已，江河日深，此三惑也。銀價既漲，則貨價必落，新幣值鉅，則成貨之本必費，而利息又必微。方彼以金鎊易我銀幣也，價目有增，匯水有益，無論其價必不可以三十二換例也，即以三十二換例，以金易銀，固數於前，而以銀易貨，又豐於後，彼

固毫無所損，而我商民之困累，其足勝乎？此四惑也。況因維持而設貯存，設貯存而賣金票，賣金票而專付洋債，以中國商務進出差負之甚，歲溢日深，其須動支貯存金款之數，絕非印度、荷蘭之比可知。動支愈多，購補愈急，洋商之把持乃愈便。始則運洋貨進口以支我貯存之金也，前之以金計者，此仍以金計，固毫無得失於其間。繼則以金鎊易我銀幣也，買目有增，匯水有益，因我求甚急，而其利爲愈厚。終且又乘我銀幣外注其漲之勢，而以賤價吸我之貨物以去。綜爲計之，凡我每年賣出之票幾何，則購入之金，仍須幾何，銀價之貴入幾何，則貨價之賤出者仍屬幾何，彼皆從容以應時，我則竭蹶以趨勢。漏卮不已，江海爲陸，以維持銀價之虛名，乃以招不可測之實禍，此五惑也。又況內地消流，止於銀幣鈔票，則生金之外溢必夥，收金賣票，於商務差負之頃，則金銀之外溢尤多，加以借貸貯存，皆在歐美，已非本國之財，洋債貨價，逝浪依然，又無抵對之項。恃無根之水以爲灌輸，於積漚之家而謀寄頓，設有竟如斯議，所謂事出辯論，時出尋常者，其境更何堪設想？紙幣盈都，金銀氣盡，徒手空拳，奚足以信斯民而維國事，斯其究竟所未忍推言者矣。先謀不良，後患何及，此六惑也。總之不鑄金幣，而欲收各國用金之利益，購入金鎊，而以維持內地之銀價。本之不立，而綢繆於末，內之不完，而幹旋於外。其所謂自振之策，皆適爲自斲之圖，願與我中國精計學者共商榷焉。

第七章創設存貯金款(原文見前從略……)：按中國目今內則財源閉塞。外則債逋蠅集，物敵民凋，入不敷出，因絀情形，至此已極。斯議就治標之策，謀無米之炊，創設貯存金款，以爲維持銀價之先着，其事之無益而有害，前論已申言之矣。而茲審其圖維積蓄之策，則非累民之政，卽病國之方，剝肉醫創，其患滋甚。夫中國國中現有之財力，祇具此數，而每歲負出之款項，乃至無窮。內不開源，外無抵溢，涓涓不塞，已爲江河。況又假以政府之威力，敲之吸之，剝之奪之，預事而聚斂，先時而淳滯，以待傾瀉，其涸竭之患，能終日乎，是不特銀

價不足以維持，而金銀且將與之俱盡矣。噫嘻！乃謂爲足敷維持而無疑也，其真能無疑者乎？

又按斯議謂中國若准定整頓幣制，使交易有一定價值，則各國可允暫將賠款以銀推算，至數年期滿之後，照金銀相差之數補還云云。斯言也，其後弊尤不可極。夫中國於各國賠款，如以約章原義釋之，本銀款，而非金款，議者已屢言之。既卽就錯認錯，竟從金議，而上文既言，中國准定幣制，使交易有一定價值，下文又言，數年期滿，照相差之數補還。既一定矣，何又相差，如有相差，則決不能一定，此何爲而然也。以是言之，是於內地銀幣消流之價有一定，而與外國金銀兌匯之價乃相差可知，且於內地銀幣消流之價，愈有一定，而與外國金銀兌匯之價，則愈有相差更可知。何則，洋商壟斷之謀最工，多財之賈尤便。自交涉以來，凡遇中國借債受款之日，鎊價必落，償債付款之日，鎊價必漲，此歷試而不爽者。今擡內地銀幣之價以就金價，有一定賠款，卽暫以銀子推算，固毫無所失。而以後金銀兌匯，相差愈甚，則當時所得之利息愈厚，後來補償之贏息愈豐，一舉而三利皆備，彼固何樂而不爲，而中國則何堪此也耶？

又按斯章又謂中國籌畫巨大借款，應申明將某款進項作抵，或者中國須籌謀別開之財源，或使已有之財源格外豐餘云云。斯語也，則尤可懼者也。蓋其意，已知中國現有之財力有限，而將興未興之財藪甚多，故藉此創設貯存之事，爲一網打盡之謀。試思貯存之款，寄頓歐美，財名爲中國之財，利實非中國之利。始則貯款賣金，繼則收金補款，相差愈甚，利益愈肥，而且中國賠款洋債暨商務差負之款，與華商屯積之貲，注之歐美者甚衆。隨手劃抵，其名則曰借貸，其實可不須解囊。而中國一切財源，皆其財源，一切利益，皆其利益矣。其云將某款進項作抵者，指已興之財源也；其云須籌謀別開之財源者，指未興之財源也；其云或使已有之財源格外豐餘者，則指將興未興之財源也；謀略周密，幾無餘地，吁！亦可懼矣。

又按斯章又言收金賣票，其匯價應按市面定奪，正司泉官應有權限定奪此價云云。以此觀之，其隱弊已若自露矣。夫今之創設貯存者，非爲維持銀價有定者乎，銀價既有一定，而收金匯價，猶必按之市面，則我之銀價愈挫，彼之金價必愈漲。如前所論者，爲必然之勢矣。嗚呼，趨以就之，側以注之，市面緊急，旦夕間事，維持之言，斷斷乎毋能信者。

第八章銀行票券(原文見前從略……)，按票券爲金圓之代表，輕靈易齎，最便行用，苟能信用流通，則實國法之大助。惟發行之權，必歸國家銀行，且發用幾何，即須積儲兌現之貨幾何，以昭商民之信用，不然，則無不敵者。日本近年幣制，棄銀用金，所鑄金幣，專儲積於銀行，其平常商民兌匯行用，除小宗以銀幣銀圓外，凡屬大宗，皆以紙幣。其裨助於國法流通者，實非淺鮮。然論其要素，尤在於工藝日盛，進款日增，歲殖多而國用裕，國用裕而民信孚，故票券之循環，與真金並值也。蓋金銀者，爲百貨之易中，貨物者，爲泉幣之真值，而票券者，又爲金銀之籌碼。必本國貨物出口之數，較各國貨物進口之數而有餘，則此進口貨價，人須付償於我者，皆須求我之泉幣，而泉幣之用日闕，票券之勢乃利。非然者，襲版克之條例，無灌注之來源，事前不事儲積，則立敵，即事儲積，而漏卮不已，亦終於敵。觀斯密亞丹所論，歷來版克經營成敗得失之事，蓋可以鑑矣。

又按票券發行之權，固須歸之國家政府，即製造印刷紙幣鈔票等，亦須國家自行主造，萬萬不可假之他人。往年上海中國通商銀行發行鈔票，其紙張印刷，乃託日本東京王子抄紙局及印刷局製造者，詎通行未久，贗鼎忽見。銀行長某，乃報告限期將所發行之票，統限六日內招人詣行兌現，重加戳記，然後發行。計一時兌出現銀元已在百萬以上，以六日之拆息計之，所費已不貲，而限期迫越，僻遠之地，往往有未及往兌者，其票雖真而亦贗。自是通商銀行之鈔票，用者益滋疑懼。顧茲往失，可警來茲，因並箸之以爲世告。

去歲赴會日本，得遊其東京王子抄紙部及鞠町印刷局，晤局長得能通昌氏，人極誠篤好義，細詢詳諮，共數晨夕，獲蒙示以兩局設立器具建築及分工積料各概略，以是略知此兩者之竅要。中國如特設造紙印刷兩局於京師，專製紙幣印花郵票及他契券合同一切公用緊要紙張等，以日本兩局比例，僅需設立其中一二部分。統計建築機具，暨工賃料價母財常費等有二十萬金，蓋可以集事矣。因論票券，並附次於末。

第九章會議之結果(原文見前從略……)，按銀價一議，其原因起落，誠有大可異者。其始，則中國不度己之情形，不審事之利弊，貿貿然以一紙覺書，抵之美政府，以爲斯事之起點。其繼，而美政府即貿貿然開議會，派大臣，由一國所議者，推而集各國之所議，以爲斯事開場。其終，美大臣又不知何所據，更貿貿然自居爲中國之代表，會議於歐洲各國，以追求此事之結果。試思美政府何愛於中國，乃以代辦使臣一紙之書，遂不恤開議會、勞大臣如此。中國何德於美大臣，復不恤車殆馬瘡，耗心力於塗路，奉商請於列邦如此。是果爲美國政策文明之施乎？抑果爲中國交誼親密之報乎？請畢觀斯議，即可知其所爲也已。噫嘻！自二十世紀以來，各國政策之方針齊集力於權利擴張之主義，所謂義聲仁德，概乎毋聞。今中國自引其端，美國乃乘時以奔赴，中國自開其隙，各國乃就勢而爭趨。如火之燃，如泉之達。不有原因，奚爲結果，結果既現，抵制誠難。忍而與之，則眉睫之禍；忍而絕之，又交涉之累。興言至此，不得不歸咎於吾中國發端斯議者，百喙雖具，其何辭哉！

又按目今以商爲戰，交易之事，無殊戰爭，理財之方，先於却敵，凡彼此勝負得失之事，決無兩全之理。若謂美大臣銀價之議，既有所益於中國，可決中國之信行；而又交利於各邦，故得列邦之贊助。斯言也，吾斯之未能信。且觀之斯章所列各國諸議，法國於銀條價值均勻之說，則駁斥加之。德國於不改各國金圓之語，則稱許及之。徇是

而言，可知利益所在，各國率未肯稍爲讓步者，夫各國不相讓，而中國有能進者乎，明眼者必能辨之。

第十章接續修工(原文見前從略……)，按是章引證舉行斯議之各國，如英之香港暨海峽居留地，法之印度支那、南美之秘魯、南洋之馬來合邦等，非各國之屬地，即各邦之屬國，而將中國與之比擬。嗚呼！是將置我獨立自主之中國於何等也耶！夫今日世界，爲權利競爭之世界，有國家，斯有權利。有權利，乃有國家。權利盛，則國強，權利衰，則國弱，權利存，則國存，權利亡，則國亡，彰彰易明，萬無可諱。而斯章有云，美國相信中國此等權利，與美國及在東方尋覓合例商務便宜國之權利相同。斯說之辭，衷謀若露。乃猶自稱爲政策之文明，交誼之親密，嗚呼！其將以是誑我中國，而爲埃及印度之續也耶！吁！抑亦危矣。

〔附：通商進出相差與創設支兌金貨爲平準圖法之關係論〕以上之議論係是，則中國商務，就令進出差負，苟舉行支兌金貨，爲平準之圖法，妥善經理，終不至大有阻礙也。

按商宗計學通商進出差正差負之說，英斯密亞丹氏《原富》丁軼一二三篇中辨析最詳，引證最確。歐西理財學家，自斯說出，數千百年之謬疑罔慮一旦解釋，不啻長夜而逢曙光。自是講求商業之各國，一變向昔之方針，而收效之速，獲利之鉅，亦因是以大進。然斯說也，究其實際，仍至有權度分界於其間，所未可渾以言之例以概之者。蓋斯說所謂通商進出之差負，而仍無害於國之財政者，其要義有二端焉：一則指其所爲差負者，僅本國與通商之一國而言，非舉通商之各國而言。蓋通功易事之間，進口貨物，惟視其物之精粗，價之廉費以爲多少之率，出口貨物，又視其銷路之難易，庸贏之厚薄，以爲趨避之方。故以一國而通商，各國其於一國進出之差負，爲必不可免之事。而於甲國雖爲差負，於乙國卽爲差正，於甲國雖以金往者以貨來，於乙國則又以貨往者以金來，此所爲無害於本國也。一則指本國與各

國通商進口出口之款，雖屬差負，而本國全國歲殖歲費之款，仍爲差正而言。蓋金銀貨物之進口出口，皆互相避價之賤者，以趨於價之貴者，而有餘則外溢，爲其常勢。果本國歲殖之金銀，足敷一國之歲費而有餘，則雖全國日用日食一切之貨物，胥資之各國，亦無所防礙者。凡國家之理財，與斯民之操業，無不趨於租庸之最厚者以爲利，若舍此礦產歲殖之鉅，而以競他國製造之微，其失計亦甚矣。此所以通商差負，與本國微特無害而且有益也。斯二說也，由前而言，惟農工最盛，製造最多之國，足以當之。由後而言，惟五金礦產最富採煉之術最精之國，足以當之。非然者，皆不足以驗斯說者也。今試以稽中國通商進出之表，其差負者於一國乎，其舉各國之統數而差負者乎？又稽中國公帑出入之表，其歲殖之款，溢於歲費者乎，其歲費之項，溢於歲殖者乎？是人所共知者也。嗚呼！漏卮莫塞，江海終窮，石田不登，輪將且亟。其國家之公帑，日耗而日空，其民間之母財，日侵而日削。物斂民凋，債逋山積，開源不知，逝水易盡，枯竭之患，迫於眉睫。乃猶假斯密氏之說，以爲中國解，是何異以貧乏無業之夫，而與富擁巨萬者比揮霍也，其謬不已甚乎！

又按斯論謂中國商務進出相差之正負，以貨物表觀之，雖列有存記，而其實非能表出在負之實情。且並疑有許多貨物，或由陸路運出，未列洋關之冊籍。其無稽之言，自遁之說，姑不深論。乃至引環球商業最盛財力最雄之英國，以與今日之中國比。嗚呼！此其天淵之別，形勢之殊，雖三尺童子所能知者也。至又謂凡國當新辟之際，富國人民，卽來放本置業，或販機器，或運鐵路什物，暨房屋材料生植等類，此種資本，決不能驟行收回，是不能徒觀貨物進出之虛狀云云。斯言也，試又細爲審之，夫論一國之利，無論已興未興，其多少祇有此定數，而一國生業之位置，其多少亦祇有此容量。今以外人而放本置業於中國，無論其爲機器，爲鐵路，爲材料，與生植，非奪中國現在已興之利源，卽佔中國將來生業之位置。彼以本來者以利往，以利往者復

以本來，本愈多而利愈厚，業愈廣而位置愈寬。彼愈多而愈厚，我即愈少而愈薄；彼愈廣而愈寬，我即愈隘而愈狹，此爲必至之勢也。況彼營運操縱之間，其往也，猶不徒以其放本置業所獲之利以往，尤必併我本業之利益以去。是前者中國民生之不振，不過以商務進出差負之故，然尙可待諸後來；恐自是以後，中國商務進出即有差正之日，而本爲他人之本，利爲他人之利，中國民生，亦無復振之時矣。前者商務進出，雖差負而於不負之數，尙可以貨抵貨，不過所負之數，須付現金；恐自是以後，彼有放本置業之息，抵我出口貨價而有頗，獲於我者用以抵我，而彼進口之貨價，且無一不須現金矣。輾轉呼吸，我所有之金銀貨物，與已興未興之利，皆一傾瀉而不可遏，而斯說之結果，所未忍推言者矣。嗚呼！伊古以來，貸人之金而營業以致鉅富者，實所罕觀；近今之世，假商本商力以覆人家國者，乃時有所聞。殷鑒不遠，覆轍宜懲，中國四萬萬人之生機，皆關係於此一舉，願當軸者三復而深思之。

〔又附：結論〕右美大臣精琪氏所爲中國國法條議，暨詮解若干條，各就臆見所及，簽說於次。其利害得失，大都瞭然可燭矣。茲復綜論全議，斟酌損益，有莫可索解者數事，願舉以質諸我中國理財學專門家。查中國今日之舉，其原因全爲付各國之賠款，償各國之洋債，暨商務結算之差負，金銀匯兌價值受虧而起。則此舉之注重，宜在此中國銀幣與各國金幣匯兌著力，苟價值一定，則兩受其益可也。何以綜觀其全議，其金銀定價三十二換者，則仍爲內地之通流，暨至賣票收金，則不曰按時定價，即曰其價目由正司泉定奪，始終並未議有中國銀幣與各國金幣匯兌之定值。而願以借貸之金，外購之鎊，抬高內地之銀價，搜括商民之資財，以入之政府，又吸政府之積蓄，以全注於外洋，此實不可解者一也。中國今日戚然以爲慮者，惟與各國金銀匯兌之價耳。欲易其制，恐各國與洋商，顧目前一己之私利，枝節生焉，阻持起焉，於是特請美國出場，執仗義之言，爲援手之助，此政府慮事之苦心，亦沈使臣發蹤斯事之初意也。至若中國國家之制幣理財一切，向者規制

固有未備，政策固屬未良，而邇數年來乃心斯事者，條陳建議，策畫調查，已無虛日，則一旦奮然興利以祛弊，未必中國絕無擔荷此任之人。況一國權利所在，斯民生計所在，天下寧有假主業於人而求利益者？乃觀之斯議，中國之援請於美者，爲一時各國金銀匯兌之價，求其仗義一言而起，而美之覬覦中國者，卽爲中國全國以後圖法財政之總權而來，以盜止盜，而所盜更深，此實不可解者二也。中國邇來外交雖又多故，然究爲各國公認爲自主獨立之國。則有國權，斯有政府，有政府，斯有財政，有財政，斯有圖法。與美之飛臘濱、英之海峽居留地、法國之印度支那、南洋之馬來合邦各屬國，至不同也。且卽考之各屬國，如飛臘濱暨南洋各島，其財政圖法，皆其政府自理，貨幣一切，皆其本國自鑄，雖各主國亦皆不能進而干預之。乃條議所云，於貨幣則自單數本位以上至五倍十倍二十倍之幣，下至輔助之銅元，皆爲代造。於理財則洋員正司泉，有總理圖法之權，提舉財政之責，全國官私銀行，皆歸其監督，地方錢票莊店，皆受其節制。而司泉每月報告書，明謂其帳目非中國政府之帳目，應准各國代表人查看。以此議論度之，其視我中國爲美之屬地乎？爲各國之公共地乎？此實不可解者三也。且中國以現時實在情形而論，物敵民凋，未興之財源。實多於已興之財力。以日後振興方法而論，則趁此釐整圖法，節已興之財力，卽可以興未興之財源。如鐵路卹產航業土貨關稅諸大宗。皆僣藉此力以提理之。乃條議所云，則以設立圖法不能不積蓄成本，維持銀價，不能不創設貯存，凡諸款項，皆以借貸而來，卽皆以財源作抵。而又重以支付利息償還資本之說，隱便其現在重利盤剝以少得多之陰謀，更以凡有關係一言，默伏其後日得步進步據偏爲全之譎計。夫以中國設立圖法，果如條議所云，無論其未必有益也，卽使有益，而太阿既容倒持，則國與民必交無所利。今以謀不可必得之利，而先棄現在實有所利之財源，爲得計乎，爲失計乎，此實不可解者四也。國家度支之款，出於公帑。公帑所入，於商則關稅，於民則糧賦。此不特

非外人所能干預，且亦非外人所能發露。今如條議所云，則新幣通行，統國一律，司泉幣辦，皆屬洋員，財政爲其統持，銀行爲其統率。凡賦、稅、丁、漕皆歸新幣，則公項輸納，皆在銀行，無論一出入，一鎰一銖，皆爲內地之消流，即皆載司泉之報告，欲自祕也得乎。且全權既入其掌中，各國皆派有代表，求其滿意於先者，不得不俯首以聽命於後，是此後各國之賠款洋債，皆據有予求予取之權，而中國所謂自立之治，如練兵、興學、鐵路、工藝諸政，將空拳以措置乎？將俯首以乞餘乎？中國全權既授之於人，各國視中國爲公司產業，利未可必，而害且無窮，此實不可解者五也。綜論五者，就其鉅者言之，自餘則不暇計及。總之，中國今日欲謀補救上策，惟開金礦，興工藝，鑄金幣，用金以抵金。如以爲一時力有未足，次則莫如效日本制三等之幣，而以紙幣代表金幣，以劑內地之圖法。至於賠款洋債商務一切，暫與各國議定金銀匯兌直決之準價，譬如彼之金鎊一兩值我銀幣若干，我即以銀幣若干，抵彼金幣一兩之用，而汲汲興農工振實業以圖奮於後來，此亦標本兼治之策也。顧何爲周旋曲折以求生，而自趨於死，亦何事乞援求助，以弱主而致疆賓，斯誠尤不可解之一事。不佞草茅下士，逐隊南疆，計學未精，杞憂徒切，讀埃及衰亡之史，知支那後轍之危，譯覽迴環，恫心實甚，然亦徒爲風雨之雞鳴，恐終莫挽太平洋之鯨浪。擲筆三歎，言與憤俱，籲我同袍，其共奮焉。

〔陳度《中國近代幣制問題彙編》，幣制，頁75—103。〕

〔湖廣總督張之洞摺——駁精琪虛金本位及用洋司泉官，光緒三十年八月二十九日〕竊照美國所派會議銀價大臣精琪來華議定金銀價值一事。臣二月間由京回鄂，精琪久已在漢口相候，約期晤談，必欲一見。嗣經接晤兩次，該洋員一切議論，諸多支離，臣層層駁詰，該洋員亦不能分條辨析，切實答覆。但謬云該洋員之意見與臣大略皆同，將來定議時當將臣所慮各節妥籌添入，已爲可異。今臣閱其開送中國圖法條議，及條議詮解、續送條議各篇，種種虛妄，種種患害，不禁

爲之寒心，敢敬爲我皇太后、皇上披瀝陳之。

伏念財政一事爲全國命脈所關，環球各國，無論強弱，但爲獨立自主之國，其財政斷未有令他國人主持者，更未有令各國人皆能干預者。今查精琪條議第一條言，中國設立圖法，其措置以賠款國之多數能滿意爲準；第三條此法舉行，中國政府應派一司泉之洋員總理中國圖法，該正司泉應有合宜幫辦數人，管理製錢局及別項正司泉所指派之事；第四條正司泉每月刊造詳細報告書，申明錢幣情形，內載消流借貸及外國信用匯票等項各若干，其帳目並非中國政府之帳目，准賠款相關國所派之代表人，查看中國政府以此爲善良辦法，該司泉准有條陳及提舉之權；第十三條設法定銀行事業規條，准官家銀行或別可靠銀行發用鈔票與通寶同價並用，歸正司泉官監督；第十七條正司泉官及各國代表人，准爲中國政府提舉整頓財政之事。跡其所言，直欲舉中華全國之財政，盡歸其所謂正司泉之洋員一手把持，不復稍留餘地。而又恐各國之議其後，故一則曰使賠款國之多數能滿意，再則曰賠款相關之代表人可以查看帳目，三則曰各國代表人准有提舉整頓中國財政之事，幾視中國爲各國公共之貿易場，而不復關主權之何屬。其見好各國，蔑視中國，悍然不顧乃至此極，實出情理之外。然其害猶爲有目所共見，當不待臣之瀆陳。

臣之所最不解者，則其於新鑄銀幣強定爲準三十二換之金價，侈然謂鑄頭出息可獲二分厚之重利，冀以歛動中國也。夫使所定三十二換之金價中外可以通行，中國即可以此價折算兌付各國賠款，誠屬兩得其平之計。乃精琪所定此項三十二換之銀幣，其限制祇能在本國通行，而在外國賣票購金，則其價值須由正司泉官臨時定奪。至其續送條議則明言此銀幣在本國支付款項即作三十二換銷用，若用銀元付外國款項，則須按生銀價銷用即四十換之譜等語。是其法不過使中國商民以值市價四十換之金一兩納諸政府，勒令抵銀三十二兩，而外國持銀三十二兩，一入中國便可得金一兩之用，及以中國之銀抵

付外國之金，則仍以銀四十兩準金一兩。無論求利太貪，立法太橫，民必不遵，法必不行，即使強迫行之，亦惟罔內地商民之資財以入之政府，而又括中國政府之利益，以傾瀉於外洋而已。況金鎊銀條行情市價，四海內外電信靈通，報章具載，若欲以賤價購貴金，則民間舊藏之金器與華洋各商開鑛所得之生金，皆將以善價售與洋商，運出海外。豈肯賤售與官，是欲求二分之出息於金，無從得矣。若欲以虛價抬銀幣，其由官發出之款，強以三十二兩之銀作值四十兩之金，則民間必將以照值銀三十二兩之貨物工資，專爲值銀四十兩之價。上下相蒙，虛僞相抵，徒勞無益，是欲責二分之出息於銀幣亦無從得矣。

又如所議勒令民間以新幣還舊債一節，尤爲橫暴無理。夫按新幣硬抬之高價以還新債，恐虛頭太多，勢難持久，已患不能通行，況勒還舊債乎。此令一行，必致中國各省商民借貸路絕，追帳倒帳，搶奪鬭爭，各行商賈概行歇業，貧民固窮，富民亦窮，大亂立見，是不惟無二分之利，且恐有十分之害矣。

況所謂鑄頭出息者，尤爲牽強。凡鑄大小銀幣不用純銀，大元可攙用銅鉛雜貨十分之一，小元則十分之一零幾，但官鑄民用，總以大元爲多，而大元除去工本、火耗、局用，所獲盈餘並不甚多。然此項鑄頭出息，其利雖微，而其勢甚順，於上有益，於下無損，果能全國皆用銀幣，出納一律，開辦前二十年內鑄數既多，餘利亦成鉅款。此乃國家權力應有之利，明白無欺之事，切實和平之辦法，並不需用外人主持，亦不須行以罔民病民之政。如彼所說以民間所入四十換之金價，政府勒折爲三十二換，而以所餘之八換指爲鑄頭出息，此乃統算欺人，勢迫強取，何所謂出息耶？果如所議鑄幣亦有二分之利，則外洋各國會計最精，其最爲富強之六國，實事既充，權力亦足，皆將以鑄幣爲國家財政之第一巨款，坐享二分之利，亦已足矣。何必更徵收各項稅款，講求各種實業，開通各處商埠。其愚弄中國一至於此，良可歎憤。

至於行用金幣之說，浮慕西法者，皆持此議汲汲勸辦，臣愚竊以

爲不然。查外國商務盛，貨價貴，民業富，日用費，故百年以前多用銀，或金銀並用，百年以來，歐洲各國專用金者始漸多，三十年來各國遂專用金，蓋商日多，費日廣，貨日貴，一物之值，一餐之費，罕有僅值洋銀數角者，中人一日之需，斷無僅值洋銀一元者，故以用金爲便。中國則不然，民貧物賤，工役獲利微，四民食用儉，故日用率以錢計，其貧民每人一日口食僅止一二十文，中人一日口食僅止六七十文，並不能值銀洋一角，何論於金。其沿海沿江通商大埠，尙參用生銀銀元，而內地土貨，無論鉅細，賣買皆用銅錢積算，雖大宗貿易間用生銀折算，然總以錢爲本位。大率兩廣、滇、黔及江、浙之沿海口岸市鎮，則用銀者什之八九，用錢者什之一二；其上游長江南北之口岸市鎮，則已銀錢兼用；若長江南北之內地州縣，則銀一而錢九；至大河南北各省，則用錢者百分之九十九，用銀者百分之一二。合計中國全國仍是銀銅並用，而用銅之地十倍於用銀之地。大率中國國用皆以銀計，民用仍多以錢計，是中國雖外人名之爲用銀之國，實則尙是用銅之國，非若外國物貴財多，利於用金之比也。故論目前中國情形，若欲行用金幣，不但無金可鑄，卽有金可鑄，亦非所宜。況精琪之議，並不自鑄金幣，徒虛懸一金價以抬新鑄之銀幣，而強內地商民之信用，已屬武斷難行，且抑本國故有之金價，驅金出售於外洋，而又按外洋市價，出銀以購外洋之金鎊，以付洋款，則尤無此情理，蓋欲平金價爲籌付賠款計也。但平中國之金價，而不能平外洋之金價，是徒使法令滋擾，全國擾攘，而於籌付賠款，曾未有錙銖補苴之益，亦何苦而爲此哉？

至其說欲在外洋設匯兌分行以售金匯票，外商是否信用，所不敢知，而我必先出重息籌借鉅款，購儲金鎊以待應付，已受鉅虧。況各國銀行徧於中華，匯兌之利，彼所固有，而我今欲設匯兌分行以奪其利，彼必羣起以擠我，彼之力厚而勢衆，我則力薄而勢孤，豈能與之爭衡。夫既無資本又少權力，而欲憑一國之定價，籠各國之匯票，冀以取騰空之利，收操縱之功，此固必窮之道矣。抑臣更有進者，鎊價日

長，人皆患之，不知中國若甘爲無志之國，專爲還賠款，借洋債，購外國機器物料計，則鎊價之貴誠有害矣。若欲爲自強之國，講實業，暢土貨，興內地機器製造，則鎊價雖貴，害少利多，不足患也。蓋金貴銀賤，於中國賠款則有損，於中國商務則有益，洋商購中國土貨用銀，而運至外洋則售金，銀賤金貴則出口貨本輕，出口貨本輕則獲利厚，獲利多則土貨之出口者日益多；華商購外國洋貨用金，而運銷內地則售銀，金貴銀賤則洋貨價長，洋貨價長則獲利難，獲利難則洋貨之進口者必較少。夫抑制進口外貨，暢銷出口土貨，實爲富國保民之第一要義，環球萬國之公理，懸諸日月，萬古不刊。今以銀賤金貴之故，賠款每年雖多二三百萬，而商民獲土貨外銷之利，可多至二三千萬，其無形之益已多。且出口貨多，則稅亦加多，以將來免釐後，出口稅七五爲率計之，亦可歲增二百餘萬，約略相抵，所差無多。如目前釐金未撤，則相抵更屬有餘，即如漢口茶稅改輕後，減額五十餘萬，而土貨出口日多，關稅歲收仍二百餘萬，反多於前數年茶稅未減時，體察情形，以後尚可加旺，可爲確證。至洋貨進口，近日通商行船條約處處放鬆推廣，洋商事事便利，以後各國大小洋商獲利之途日廣，接踵來華者必然日多一日，年盛一年，東事一定，其旺立見。獨因金鎊價貴，或者洋貨之多來，洋行之增益，其勢稍爲舒緩耳。萬無慮洋貨來少，以致進口稅減，更無慮如精琪所云洋商不放本來華，以致洋貨少來，遂不能多換土貨也。邇來在華洋商深患金價太長，洋貨行銷中國難暢，故此項洋商羣向各國銀行譏誚爭論，勸其勿抬金價。聞美國用銀黨常亦不以金價過貴爲便，故鎊價近日漸平，斷不患鎊價長至九兩以外。即使長至九兩以外，則出口貨愈多，出口稅愈旺矣。

爲今之計，劃一幣制已與各國商約訂有明文，自不可不迅速舉辦，惟改用金幣，則國力未充，且與中國情形不宜，萬不宜無事自擾。若並無金幣而欲以虛票作實金，假使威令所迫，竟能散布此數千萬億虛抬高價之銀幣紙票於民間，其害亦爲不細。蓋無實之幣，無實之票，

必然壅滯不行，跌價私售，其銀幣則商民仍作四十換之金；其無金本無銀本之紙票，則價尤低賤，勢必如南宋末之會子，金、元、明歷代之寶鈔，咸豐年間之戶部官鈔，愈落愈賤，無所底止。繳官則照例價，民用則按市價，其時必有中外巧猾巨商，以賤價零星收票，按實數彙總取金之弊，國家必受大累，一旦立形不支，實屬萬分危險，尤不可輕於嘗試。

竊謂此時惟有先從銀銅二幣入手，講求劃一暢行之策，然後酌定銀錢相準之價，每銀一兩限定值錢若干，此事若能辦到，其利國利民之處已甚宏多，此乃切實當行之事，循序漸進之法。俟通國幣制統歸一律，銀銅二幣悉遵定價，生銀之用漸廢，服用廢金之禁漸行，開鑄出金之數漸多，二十年後鐵路大通，銀幣暢行，土貨銷流日旺，內地機器製造日多，各省商務日盛，則食用百物之價必日貴，耕夫織婦虞衡工役所獲之利必日豐，內地用銀之處必日廣，彼時體察情形，果需參用金幣，再行斟酌試辦，亦未爲遲。五十年後，中國通者益通，旺者益旺，中國已成爲用銀之國，則必可兼用金幣矣。此時祇可責成各省廣興實業以富民生，多開金鑛以儲幣本，姑爲異日用金地步，庶幾利不外傾而權可自主。

若精琪之議，啗我以虛無鑄頭之利，而奪我實在財政之權，其計至毒，其害至顯。夫賠款暗加於鎊價，不過中國受累之一端，若因補救此一端而使全國商窮民怨，並以財政屬人，以致一蹶不振，則是自尋煩苦，自取阡危，斷斷無此辦法。竊意朝廷必能熟思審處，斷不肯輕允試辦。至精琪係奉美廷之命而來，美國與中國交誼素厚，想精琪之議當係真心關懷中國財政，代籌補救之奇策，非必專爲自謀之計，特未悉中國情形，故爾種種窒礙。要之在我自審利害，自定權衡而矣。

再，正緒摺間，聞精琪現已出京回國，惟外人圖攬中國財政者，正復不一其人，即中國人震於外國用金之說，勦襲附和，妄思嘗試以繳大利者，故恐亦復不少。臣之此奏不僅爲精琪一人，並不僅爲金幣一

事，此後倘再有以行空票作金幣之說進者，或外餌我以重利實圖攬我利權絕我利源者，擬請敕下外務部、財政處、戶部開誠布公正言駁拒，勿受其愚，國計幸甚，民生幸甚。

硃批：該衙門知照。欽此。

〔蘇松太道袁樹勳呈——上海錢業商業對於精琪銀價條議的意見，光緒三十年六月〕敬稟者：竊職道前奉鈞諭，並頒發美使精琪大臣銀價條議四十本，飭即分送各幫商董籌議具覆等因。奉此，當經分別轉知去後。

茲據錢業謝董事覆稱：所議中國改用金幣一節，雖經美使精琪君議有章程，上之中國政府。事之可行與否，尙在未定。竊揆中國情形，與泰西各國不同。如英用先令，法用佛郎克，俄用羅布，德用馬克等，金幣銀幣銅幣名稱雖異，其實皆以金幣作主。因各國向皆用金，故咸稱便。若吾中國，則向以用銀爲主。況各省用法不同，數十年前間有用西班牙之本洋者，今皆改用墨西哥之鷹洋，然如安徽等處，近來仍用本洋，不用鷹洋，如河南等處及江蘇之徐州，不論鉅細買賣，概用銅錢。若北五省，則用銀錠，閩粵等省，則用花洋。各省有各處之平色銀色，有花樣之高低，民間相沿既久，皆稱其便。不論官庫積儲，民間藏蓄，非銀卽洋，無有藏金者，惟婦女飾物間或用金，數亦微細，不若泰西各國，概以金幣爲主也。中國常用貨物之價值，民間之工價，各色尙賤，非如泰西各國之昂，若一概用金，勢必霎時加價，於小民殊屬不便。至於豪家積賞，商賈轉運，向皆用銀，一旦驟然改用金幣，金價更昂，銀價必賤，受虧更爲不淺。至於外洋進出口貨物，有用金用銀之不同，先令之上落，其中各用心思以轉運。如改用金幣，無金銀價之相較，惟有貨價之大小。況先令之縮，金價較前倍徙，若改用金幣，誠於泰西各國洵稱利便，於中國難免更受其虧，非但毫無裨益，反恐禍亂叢生。

若輒以日本因改用金幣遂見富強之說，似非確論。聞日本改用

金幣，暗虧非細，印度受虧尤鉅。且日本地方不如中國之大，改用於十年之前，其時金價尚小，若在今日，吾恐日本亦未必能也。況如改章後，雖用銀幣銅幣，必以金幣為主，金色之高下，較銀更難辨認。中國不比泰西各國，將來作偽多端，高低不一，其害更有不堪設想者，於國於民於商皆無益有弊耳，不如不改之爲良也。

倘慮先令上落頗巨，商務有礙，鄙意不若金銀並用，倘三先令以外專用金鎊，如此參酌，則先令無驟上驟落之價，而金價亦隨之和平也等語。

又詢據洋廣貨各幫董事聲稱：吾華係錢幣之國，除國家地丁、關稅用銀之外，商民交易，向以銅錢爲主。自開埠通商，華洋互市，始有銀元交易，習俗稱便，權算錙銖，尚能支持。迨後洋商進口之貨，售與華商，改爲先令；辨士名目。鎊價漲落之權，操自外洋，稍有疎忽，每多受虧，此二十年來華商難以操縱之情形也。且進口貨多，出口貨少，難以相抵。國家若概用金幣，必先整頓各省銀價銅價相輔而行。卽如日本初改金幣，亦以先核金銀之價不致十分窒礙。爲今之計，改用金幣，非先設國家銀行不可，欲設國家銀行，非有外洋倫敦、紐約、商埠之分行，與各國交通匯兌不可。氣息相通，操縱之權，並駕齊驅，不至受人之掣肘，自無偏枯偏菀之弊各等語。

該董等老於商務，會計頗精，所陳各情，是否有當，理合具稟聲覆。〔《南洋官報》，光緒三十年六月。〕

〔《北華捷報》對於張之洞反對精琪計劃的攻擊〕張之洞答覆精琪教授的文件說，精琪教授改革幣制的建議是可笑的；這個說法不是對於來自外國的勸告的一種可悲的無意義的嫉妬的表現。湖廣總督是長期被認爲一個中國最進步的人物，但是，最近他的文件却顯示了他是那麼狹隘、落後的高級官員。他們包圍着皇帝，並且，由於他們的無知，正在導致中國在世界各國中陷入於現在低下的地位。然而，我們不要忘記，在中國的徹底的改革，貨幣改革也一樣，都要打擊一羣

的利益和惡習。在這特別保守的帝國裏，這些惡習已經是更難於克服了；並且和這些惡習作鬭爭，遠比製造許多阻礙西方更為進步的改革的惡習，困難得多。……新的造幣廠所獲得的利益是巨大的，張之洞的武昌造幣廠據說在去年獲得純利在二百萬兩以上；各造幣廠每天平均要鑄銅二百擔，以二十個造幣廠大約鑄四千擔銅，每擔值銀34.50兩計，則每天消費的銅即值銀138,000兩。鑄幣所獲利潤至少達此數的一半；如果每天的利潤以60,000兩計，一年開工三百天，在減除法定的“回扣”之後，每年給省財庫所提供的利益，也不會少於18,000,000兩。自然，這個給予地方官員的利益，可與徵自人民的直接稅的數目相等。〔《北華捷報》，1905年3月31日。〕

〔商部侍郎顧肇新摺——主用外人管理幣制，光緒三十一年五月三十日〕上年美遣精琪來京，條陳財政，所著論說，不無可採，惟所立司泉名目，未能分清權限，若能於泰西局外諸國訪求精於財政之人，略如各學堂延訂東西洋教習之例，由總理財政大臣自與訂立合同，不與兩國國家相涉，厚其薪資，隆其禮貌，日與討論得失，講求利弊，而行政之權仍操之自我，不令稍有干預，自不至別滋流弊。夫楚材晉用，自古無譏；日本明治之初，亦均延用西人。要在任用之得宜，無慮事權之旁落。取其成規，佐我要政，行之而效，可以轉貧為富，即可以轉弱為強。

〔前美國專使精琪詳報美外部說帖——籌議中國改變國法情形〕敬啓者：精琪等曾於一千九百零三年一月以萬國國法交易事件詳報在案，今復將一千九百零四年所辦之事續報如下：

昨年調查各處情形，上書各國，其尤要者在改良中國國法及論菲律賓羣島之通行幣價與巴拿馬國維新國法情形。查銀條銀塊之價，通行已久，未可猝改，英屬印度亦係用銀。是以用金與用銀之國兩相交易，必須善於調劑，乃免隔閡。一千九百三年九月，精琪等自歐洲回國詳報各國國法情形，旋請將此報冊咨送中國並由中國協助調查。我

政府允其所請，特派精琪前赴遠東商酌辦理。惟因菲律賓對定金銀價值之法，尚難一律照辦，而現適當議定圖法之時，故當精琪未至中國之前，須先至菲律賓調查一切，乃能比較歐洲圖法與南洋各島圖法，始於中國議改圖法之事，有所裨益。

調查中國圖法情形 欲應中國所請而求一最善之策，當會同中國辦理各事，務出萬全，大要在改新圖法而使銀價交易必以有定之金價爲依據。欲將辦理萬國圖法劃一之大意詳告中國政府及其民人以爲會議基礎。故精琪曾著專書以緊要宗旨及歐洲各國妥善圖法各大臣會議情形，一併登載。英文、華文各印一份，頗蒙中國政府嘉許，並頒發各省官商，而華字各報亦有錄其全文者。精琪以專使文憑既呈中國政府驗視，即求其允准前赴沿江沿海通商口岸及緊要內地，查視一切情形之有關圖法者。當蒙允准，並飭各屬官員爲之照料幫助，俾得詳細調查。茲擇其格外注意之事四條開列如下：

- 一、查明各省錢政情形與貿易之法，精琪曾久留內地，見市面所用並無金銀各錢，而惟銅錢與銀塊銀屑耳。銀之出入係以天平權其輕重，精琪固與該處官吏錢僮及負販之徒談論一切，遂有確實意見，以定新式圖法而裨中國商務也。
- 二、嘗與各省官場談論商議而察其才力資格，上自督撫下至邑宰，俟新圖法已頒行，彼等協助之力或大或小均已知其大概。
- 三、各處官商人民於改良圖法及精琪商勸通行之圖法均頗屬望。
- 四、精琪所至與各省督撫暨大小官員以及商民人等晤談，告以要旨，俾考訂時得有熟習商情者之助。又使不知中國政府特請精琪調查之故者，減其疑忌而免阻礙。

精琪所至之處，爲自北京至漢口，自漢口至上海，沿江一帶地方。且嘗游歷天津、上海、廣州沿海三要埠。並晤蘇浙巡撫，煙臺、廈門二關道，計十八省督撫之曾與商議者凡十省，各省大員之預會者凡十二省，當在滬時亦與中國商約大臣會議多次，蓋即近與英美日本會議定

商約者也。經此調查商議，頗有裨益，蓋中國之新機舊習，於此事有關係者，均已確切查明，不至有所誤會。凡有所聞實足使精琪深悉中國官民之意向也。自回北京，與中國政府詳議辦法，適英、美、日本新訂商約於圖法大有關涉，中國因決計設立萬國通行圖法，遂派戶部及其他部官吏專議此事，中有特派專辦鑄錢新廠及查核圖法條陳者。近者中國與英國新訂商約，又在此二三年中經各國商會訂定事款，各報亦有論說爲之發明，故政府諸公頗多注意用金。然目前仍擬用銀而鑄通行之銀銅各錢，故雖優待精琪而實未合其來華宗旨。及經迭次會商，乃漸變其趨向，從用銀本位而移至用金本位矣。且中國與議各員，近亦深知用金之有利於國家度支及人民商務。謂商議圖法一舉，中國大有裨益至可感也云云。中國定例，凡遇大政，皇上必諮詢樞臣而後施行，樞臣必從會議圖法各大臣之策，而實以戶部主持其議。戶部漢堂爲鹿尙書傳霖，滿堂爲榮尙書慶，又有那侍郎桐，那君曾至日本調查圖法。要之，此事總以戶部領袖尙書所下之斷語爲有勢力。且其人正直和易，年齒已邁，閱歷亦深，決議先用銀本位而後全用金本位。惟其議未能遽行，緣戶部尙書入值頤和園且兼差甚多，不常預議故也。後時精琪限期多促，亟欲回美，報告本國議院，意謂中國政府於此大致業已議妥，雖或未能周詳，而能聽受美國忠告之意，固已顯然可見，當待其自爲詳議也。未幾鹿尙書調任工部尙書，而以趙尙書爾巽繼其任。趙君注重此事，特與精琪晤商多次，敬禮有加。及精琪之將啓程回美也，與北京之達官貴人言別，談次均有願任改良圖法之意。然以鄙見測之，必須各省督撫切實奉行，則美政府之目的始可達到。且謂若聘用外國精明圖法人員襄理財政，以實行美國所言，於中國之主權利益均無所損也。精琪與各省督撫司道所談，均承許以屆時辦理，當爲切實贊助，而北京大僚之意，則謂中國若果舉辦，外省大員自必樂於從命。

各國駐華公使有諳悉中國政府情形者，亦謂中國政府於此頗願

見諸實行。我國駐華公使康格君報告政府之書，實不啻爲各國公使之代表也。其書如下：大學總教習精琪於本月二十七日自北京回國，查精琪來華所辦之事，初時雖似棘手，然能堅持原定宗旨，遂使中國深信其說，謂宜依言辦理。惟慮此事之於財政大有變動，恐政府權力未能行之各省，故先咨商督撫覘其意向。然無論精琪所言能盡實行與否，而已足以感動中國，俾銀錢有劃一之價值，且爲近時訂約各國所甚願而各國亦將冀其相助也。至華官之款待精琪，優禮有加，蓋已知此事大有造於中國也。僕亦謂此事必有大效也云云。

倫敦泰晤士報館訪事馬禮遜，久居北京，深有閱歷，當精琪回國時，馬君有電致報館，節譯如下：大學總教授精琪君奉使至華，其事已畢，所論用金之策甚爲中國政府嘉納，惜未盡前功，遽爾返國。蓋中國舊習，聽從人言與實見施行常分爲二者也。

上海《字林西報》曾論精琪所辦之事，謂其奉使中國，不虛此行，非律賓羣島改定圖法既速且易，想中國於此亦不過難。他日重至中國，竭其勸告贊襄，俾中國實行用金政策之大臣得一臂助云。且中國官商贊美精琪者頗多，其言雖不甚當，而其至誠之心亦可想見。

有馮華川者，香港商會領袖，嘗於一千九百四年八月十三日致書精琪，其文如下：本月七日本商會董事集衆會議，僉謂用金本位之策大有益於中國，凡經商之華人，均當樂從。中國圖法若竟守而不變，則香港華商受累亦無底止。故某等切願足下之辦有成效云云。

其尤要者則爲中國政府之公文，慶親王乃樞垣首領以代表中國政府者也。精琪常詢其切實意見，冀以歸告總統。慶王遂於其起程回國之日，作書告之。其文如下：貴大臣奉命來華，本爵至爲愜意，屢得來牘切實詳盡，曷勝感佩。至貴大臣所論萬國通用圖法，皆甚緊要。中國現擬商改圖法，設立國家銀行，亟應採用貴大臣之政策。至此外各條，亦擬體察情勢，以漸施行，總期將貴大臣所定之策，一一見諸事實，俾有成效也。貴大臣諳悉財政，中外交推，而爲中國熱心辦事至

誠惻怛，尤令本爵感激不置。茲聞貴大臣歸國有日，本爵爲之悵然。倘他日中國再需貴大臣來華，以便承教，本爵當即函懇云云。

查中國擬與墨西哥會同設立通行圓法，定一兌價，俾用金之國與用銀之國利便交易，近已辦至最好地步。惟不知慶王所言何時實行，且用何等善策耳。中國權要於此均甚明瞭，故皆開誠布公直陳其志，甚願改良圓法，以裕財政。且謂中國必欲辦理此事，倘無戰事以阻之，必不中止。又久居中國之西人，均謂精琪若非因限期已滿，則必在華多留數月，親見新圓法之通行。若能協助中國，自必明率昭著。且精琪此行實應中國之特請，非強爲干預也。夫改行圓法他國有之，未有如中國之難者，中國大員若不畏難苟安，採取善法以用金本位爲歸宿，精琪竊有厚望焉。【《東方雜誌》，卷2，期4，光緒三十一年四月。】

〔精琪歸美後的演說——仍主張中國幣制宜仿效斐律濱爲虛金本位制〕今日之中國，一極有望之時會也。近六七年來，歐美文化漸見輸入，學制取法歐美，鐵道日見發達，電報之用處日多，郵政之萌芽已見，而最可喜者，尤莫若吏民咸注意於國家之進步。雖然，難解決之問題正多，多故不能不解決，且望中國之自能解決之也。方今弊政之最著者爲財政之腐敗，凡外人之居留中國而熟諳內政者，以及報館諸執筆者，皆逆料其若非改弦更張，必有決裂之一日。僕不敏，請述某友之書以證之。其言曰：新政府無大作為，不能愜人志，闕茸委頓，一仍其舊，而中國最大之患，莫若輕借外債。政府也，行省也，京中之各部也，一有所需，輒借外債，而究其用所應用者實鮮。其大半之如何耗用，則無有知之者。且今日國家之進項，較之前十五年已大減，自菸產限制以後，減之又甚矣。循是爲之，勢不至蹈轍埃及不止。爲中國計，急須竭力整頓，延深通計學之士，以爲顧問，而聽其指揮，則庶幾有豸。不然恐萬國監督財政之說，今日雖浮言，行且見諸事實矣。此非出自僕人一人之臆度，凡中國人之有知識者，及使館中人之大半，皆作如是觀，亦如是言也。

倫敦《泰晤士報》亦料將來必有監督財政之舉，且言中國國家斷難償清外債。僕竊然之。母本不還猶可言也，若並子息而不能如期交付，則其結果豈忍言哉。此誠中國之大不幸，故凡可以弭此禍者，當不惜九牛之力以圖之。竊嘗聞之，錢制者，國家之命脈也。錢制完善則國富而百政具舉，錢制腐敗則民貧而官乘其利。僕不才，請論今日之錢制及其所以改良之方。錢制之壞至中國而極，其本位爲兩，兩者銀重一兩之謂，而兩之重隨地而異，甚或此縣與彼縣不同，此州與彼州互異，故雖謂之無本位，亦無不可。交易出入，或用紋銀，或用銀元。銀元有墨西哥之鷹洋，有行省自鑄之龍元，其重名爲相等，而間有不足數者，故彼省之銀元，流行於此省者須加貼水。交易之小者用制錢，制錢之種類又不一，其價值亦隨地而殊。數年前行省始鑄銅元，藉以圖利，利固大得，因而鑄者日益多，其弊也值減，而市面工價大受影響。銀行甚多，有屬外人者，有屬中國者，而錢店則藉兌換以取利。鈔票有銀兩鈔票，銀元鈔票之分，錢店亦間有出錢票者，數百文或數十文不等，顧存本極微，故流行不廣。此中國今日錢制之實情，可一言以蔽之曰，雜亂無章。錢制之弊若此，其有害於國計民生，昭昭然也。國家償外債以金，而收租稅以銀若銅，迺邇來銀價日跌，故其進項以金計之，自較前爲少。而政府又許民以不加稅，故其末也，異想天開，加徵別稅以抵正稅之額。免加稅之名而收加稅之實，而民益困苦矣。以商務論，其弊尤甚，進口貨物購之以金，出口貨物則以銀購諸國內而以金售諸國外，故商人之與外人貿易者，其意不在貨物之精粗美惡，而在懸測金銀之漲落，如是而欲商務之興，猶緣木求魚不可得矣。況銀兩制錢之種類不一，而兌價又各處不同，其阻於國際商務之發達也，宜矣。而釐卡地稅之勒索，更無論矣。數年來銀價屢跌，金價屢漲，說者謂是足以鼓勵貨物出口，而於用銀之國有利而無害，故凡心愛中國之人，甚至望各國皆用金本位，而中國猶用銀以圖從中取利者。噫！鼓勵出口之說，蓋謬言也。銀價跌則貨之在用銀之國者必

昂其價，是固然矣，然鼓勵出口貨之主動力，未始不由金價漲，而外人求索賤物者愈多所致也。昔之持一物以易金國之一物者，今且以二物三物易之矣。何也？銀價跌也。出口貨物固由是而多，顧以大勢度之，大非銀國之福。蓋出者愈多，而入者亦愈少，所出不抵所入，非福也。昔希秘司蘭嘗深究中國之貨物出入表，其造論正與僕同，即墨西哥之商情，亦莫不然。是故銀價跌金價漲個人乘之以獲巨利者有之矣。若國家得藉此以圖利，則吾不信也。說者謂銀國之工價若廉，則銀價跌後外人之母財或因此而入，以爲振興實業之助。噫！是固善矣。雖然，若能增工價，高生活以免外財之入，豈非計之更得乎。錢制之弊，已具論矣，然則將何法以救之。

（甲）或者曰，目今救急之務，當先齊一錢制，而暫仍其銀本位，所用之貨幣可不等，而兌換之數則不可不等，銀一兩值銀元若干，銀元一，又值銅元制錢各若干，必立以定價，而不使市儈上下其手。雖然，是說也，官吏與錢店皆反對之。是法而行，則官吏且失其乾沒，而錢店將無以爲生。

（乙）或者謂，中國將改用金本位。是二說也，其爲改良制錢則同，而其立法則大異也。執甲說者據二理焉，中國貧乏，金不足以爲立本位之需，立金爲本位則非借重債不可，一也。卽有金矣，亦未必能守之，出口貨物不足以抵入口貨物，則勢必運金出口以補罅漏也。昔中國之欲立金本位而求助於美也，美嘗遣專使，熟察萬國金銀交換之消長，而參之以中國之現勢，以爲中國居今之世，不當用金本位，而當用金易本位，此其理易明也。以金爲本位，則所用必以金元，而以銀元鎊元銅元副之，其副幣三種爲值甚廉而代價甚昂。若在金易本位之國，如斐獵賓、身毒則不必鑄金元以流行於世，而但鑄本位銀元以代之足矣。本位銀元之價，當遠過真值，其副幣亦當依此本位銀元而定齊一之價，故用金易本位者，不必陶鑄金元，而但儲金若干以之定本位銀元之值。然則需金寡而爲利多，莫金易本位若矣。且東亞諸國，

習於用銀，生活微、交易小，金在國內無所用之。特用之以購貨於金本位之國耳，且並此亦可不用，蓋用銀向國家或國家銀行索取匯票，則憑票固可在金本位之國取金也，又焉用金？是故中國而用金易本位也，其利有三：通用之元以銀不以金，則便於小民，其利一。以銀本位而改爲金易本位，費用較小，金易本位祇用儲金若干以爲銀元之標準，非若金本位之需鑄金元以流行於國中也，若逕改金本位則費且不資，非今日之中國所能，其利二。金易本位之存金，非若金本位之存金之易於用竭，即竭亦易於補牢，其利三。不寧惟是，若今日即立金易本位則尚有千萬之利在，若先仍銀本位而但齊一其兌價，俟將來得有良機再改爲金本位，則此數千萬之利，將盡亡。何也？金易本位立則本位銀元皆爲樣元，其價較真值多什二什四不等，此國家之專利也。以中國土地之大，戶口之多，爲利當不貲，然後以其所獲之大半，購金存儲以爲銀元之標準，豈非計之兩得乎？金易本位之利如是，其種種爲難之處，亦不可不約略言之。歐美各大國雖已默許中國之用金本位，然或有國焉其銀行之事業或因此受害，則與此等國之交涉必起，且欲立法完備，必嚴限金銀之出口入口，則因是或生種種之外交問題，其爲難之處一。官吏錢店，平日咸藉錢制不齊以作奸舞弊，今若舉而齊之，則彼等或起而相抗，其爲難之處二。顧錢店如是，銀行或未必如是，金易本位立則銀元之兌換利息固減，然其事業或因匯劃借貸多而加長，則其所長當不啻所減，此固外國銀行之在日本者之所親歷者也。綜而言之，錢制之弊，已臻極點，凡中外有心人，莫不冀中國之能設一盡善盡美之錢法，以期早離苦海。金本位固善盡美矣，奈不合於今日中國之時勢，其次，其金易本位乎？揆之計學，按諸情勢，金易本位當有利而無弊，所懼者官吏有所不顧，妄加阻遏耳。僕不才，深信金易本位之必可行於今日，而尤望當軸者能審度而行之也。

〔《東方雜誌》，卷7，期1，宣統二年正月。〕

(三) 依靠帝國主義的四國幣制借款

〔軍機大臣奕劻等摺——擬定美英德法四國銀行整頓幣制與東三省實業借款合同，宣統三年三月十七日〕竊臣載澤於宣統二年七月間面奉諭旨，由度支部借一鉅款、舉辦要政，當由臣載澤等會同幫辦幣制大臣盛宣懷，與美國資本家商借金款，專爲整頓幣制及東三省興辦實業之用，於上年九月二十七日具奏議借美款，先訂草合同六條一摺，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復與美國資本家按照草約所訂各事宜，接議詳細條款。原議本由美國摩根公司、昆勒貝公司、第一國立銀行、國立城市銀行、合一美資本家承辦此項借款。嗣因美商復欲聯合英國匯豐銀行、德國德華銀行、法國匯理銀行一同辦理，集資較易，而於辦事宗旨亦無窒礙。本年正月初七日又經臣載澤面奏，當蒙允准照辦。惟該四國銀行開送條款，比較去年所訂草合同要素甚多，殊難遽允。經臣載澤等竭力磋磨，並隨時與外務部妥籌辦法，不厭求詳。茲已擬議合同二十一款。

其大要此項借款名爲一千九百十一年大清政府整頓幣制及興辦實業五釐遞還金鎊借款，卽爲畫一幣制及興辦擴充東三省實業事務之用。總數一千萬金鎊，利息五釐，折扣九五，還本以四十五年爲期，由發售債票之日起第十一年始還本，每半年一次，如在立合同十五年後，二十五年以內欲全還，或於分期應還數目之外另還若干，則每百鎊須加付二鎊半，至二十五年後卽無須加價。所有應還本息由度支部按期撥付，指定以東三省菸酒稅、出產稅、銷場稅、各省鹽斤新加價四項，每年共庫平銀五百萬兩爲頭次抵押，如屆期不敷交付應還之本利，先將東三省他項餉源補足，如尙不敷，再用他項補交。自合同簽押之日，卽將幣制用款及東三省用款兩單交與各該銀行，在六個月內籌畫一切。一經該行知會，度支部卽從速發行借票。如東三省幣制

局兩處亟須款項，該銀行等允先各備一百萬金鎊聽候提用，按週年六釐起息。俟第一次債票發售後，即將此款連息一併交還。以後售票所得之款，由各該銀行歸入大清政府整頓幣制振興東三省事務兩項，存候度支部知照，匯款來華之後，再給與撥款憑單，聲明該款爲何項支用，其格式須照幣制局東三省用款兩單開列，再由該銀行撥交指定之中國銀行或各銀行。其四國銀行因合同第十款所定無匯兌之利益，又無他項合同所予購料扣用之好處，是以允於售票首次所得之款，扣支七萬五千鎊以作酬費。並聲明合同由度支部欽奉諭旨允准簽字，並由外務部用正式公文照會美英德法駐京大臣等語。

以上各款，籌商數月，實已無可再商，較之近年借款合同及四國銀行原開條款受虧已少。臣等再三審度，意見相同，並由外務部派員將漢文英文詳細覆校無訛。謹將擬訂合同二十一款、附函三件、單二件、併繕四單，恭呈御覽。應否即由度支部臣簽字蓋印，請旨遵行。所有擬定美、英、德、法四國銀行借款緣由，理合恭摺會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再，此摺係度支部主稿、會同外務部辦理，合併聲明。謹奏。

附清單一：謹將會擬四國銀行借款合同錄稿恭呈御覽。本合同爲度支部奉旨、代大清政府與紐約摩根公司、昆勒貝公司、第一國立銀行、國立城市銀行，合稱美國資本家，匯豐銀行、德華銀行、東方匯理銀行（以後即簡稱曰銀行等）訂立。

茲因大清政府欲按照已定幣制章程，整頓畫一幣制及興辦東三省實業事務，擬商訂借款，爲辦理以上各事之用，據此發售大清政府遞還之金鎊債票（以後即簡稱曰債票），其總額不逾一千萬金鎊。所商訂借款情形，照後開章程辦理。

又因上開各項事務借款草合同，業於宣統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即西曆一千九百一十年十月二十七號在北京簽押，並奏奉諭旨允准商訂本正式合同。又因現大美國資本家聯合匯豐銀行、德華銀行、東方

匯理銀行，已經大清政府允准該銀行等會同美國資本家辦理本合同之借款。所商訂各節開列於左：

第一款 以上所言草合同，必按照此正式合同條款解釋，方能遵守實行。

第二款 大清政府允准銀行等承辦五釐利息遞還金鎊借款總數一千萬金鎊。名爲：一千九百十一年大清政府整頓幣制及興辦實業五釐遞還金鎊借款。其限期由債票發售之日起算。

第三款 此借項所得之款，係爲以下所載各事使用：

甲 爲大清國整頓畫一幣制用款；

乙 爲興辦擴充東三省實業事務用款。

第四款 此借款係大清政府所直接擔認，是以大清政府以其信實及其還債之權爲保，使該借款本利一准屆期清還，並按照本合同所開大清政府應行各節辦理。

第五款 一、本合同第八款第四、五、六節所開預支之款，並此項借款還本付利以及關於此項借款經理各費，即以以下所載餉源作爲頭次之抵押：

東三省菸酒稅，每年共庫平銀一百萬兩；

東三省出產稅，每年共庫平銀七十萬兩；

東三省銷場稅，每年共庫平銀八十萬兩；

各省鹽斤新加價，每年共庫平銀二百五十萬兩（係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奏准加收）。

以上指定抵押餉源每年共計庫平足銀五百萬兩。

二、以上各省餉源，特此聲明，並無牽連於他項借款征納抵押情事。

三、倘若以上所載之餉源屆期不敷交付到期之利及應還之本，則大清政府先將東三省他項餉源補足應付之數，如尙不敷，再用他項補交。

四、此項借款本利並他項費用按期交付，則不得干預各該省之餉

源，惟其本利倘屆期拖欠，除展緩公道時日外，則應將各該省餉源或足數抵還所欠之一部分餉源，行交與海關，並由海關管理，以保執票人之利益。

五、此項借款未還清以前，倘再有將以上餉源作他項借款抵押或作質保等用，總須先儘此項借款還清，更不得有他項借款抵押或征納各事，加乎此次借款之上，或與平行。無論如何，不能損害該餉源擔保此借款之利權。又在此借款之後，他項借款抵押或征納各事，由上文所指定各餉源支付者，必儘此借款先行支付，乃能支付，並須於在後他項借款抵押或征納各事之約內載明。

六、此項借款期限內，倘大清政府議定修改海關稅則，並訂明減免釐稅，銀行不得因以上所指各餉源係爲此項借款之抵押而阻止修改稅則減免釐稅。並議明，此項借款質保所指定之餉源，未曾與銀行等商妥以前，不得減免，倘若減免，必須指定數目相等、銀行滿意之他項餉源以補之，作爲儘先之抵押。

第六款 一、此項借款准該銀行等按總額數目發售金鎊債票與承購之人，其債票每張面額由銀行等斟酌定奪。債票式樣文字由銀行等與度支部或大清國駐華盛頓或倫敦或柏林或巴黎出使大臣覈定。

二、此項刻印債票大清國度支部尙書簽名字樣及其關防均摹印於上，以省其親自簽押各票。未發賣債票以前可聽憑銀行等請大清國駐華盛頓或倫敦或柏林或巴黎出使大臣逐張蓋印，並其簽名字樣加印於上，以爲大清政府允准及承認發售此項債票之憑證。

三、銀行等之駐紐約或倫敦或柏林或巴黎代表人，亦須在債票上加簽，以證其爲發售債票經理人。

第七款 一、所有借款招帖以及付利還本拈圖贖回債票一切詳細辦法，未經本合同詳細載明者，由銀行等會商大清國駐華盛頓或倫敦或柏林或巴黎出使大臣覈定。

二、現允准銀行等俟本合同第八款所載未發行借款以前應辦各節

實行後，即行分發此次借款之招帖，並由大清政府飭知駐華盛頓或倫敦或柏林或巴黎出使大臣遇有應會同辦理之事件，即與銀行等協同酌辦，並簽押此項借款招帖。

八款 一、本合同簽押之日，度支部即交與銀行等；

甲 奏定畫一銀本位幣制章程，後即簡稱曰整頓幣制章程；

乙 幣制用款單，其中載明辦理幣制各項所用此次借款數目；

丙 東三省用款單，其中載明擬辦何種實業，並載明由此次借款撥與東三省該項用款數目。

二、於簽押本合同之日，須將上節所言幣制章程並兩用款單，交與銀行等，准予期限不逾六箇月籌畫一切。一經銀行等知會度支部以該章程與兩用款單為發售此項債票之基礎後，務必從速將此項借款發行。

三、債票之價，係按虛數每百以九十五交付大清政府，銀行等即在中國、美洲、歐洲一律招人承購。倘大清政府亦願承購若干，可先儘其認定，惟須於借款招帖未發出之四天以前承認方可，至分發招帖日期，銀行等應於七日前預報度支部。

四、如大清政府急需款項為興辦東三省各事之用，可於簽押合同後交一單與銀行等，載明在東三省擬辦何事、並需款數目，一經銀行等視為合宜，即應允在美國與歐洲備款一百萬金鎊為東三省之用，聽候大清政府之便，由度支部出單，或全數提用、或分次提用。

五、本款第二節所言，經銀行等知會度支部即應允未發售債票以前，在美國及歐洲另備款一百萬鎊，為起首布置整頓幣制之用，聽候大清政府之便，或用全數，或用若干，由度支部按以下第九款第五節所開出之單提用。

六、上開預支之款二百萬金鎊，大清政府隨時或全用或用若干，均按週年六釐起息，自度支部由銀行等提用之日起算，俟第一次債票發售後，即先將此款連應有之息一併交還，或交還之期限，除由度

支部與銀行等另行商定外，無論如何，須於簽押本合同後十八箇月之內交還。

第九款 一、此項售票所得之款，其淨數應存於美國紐約資本家，或其所指定在中國之經理人，現爲花旗銀行、將來或另指定他銀行，或倫敦之匯豐銀行，或柏林之德華銀行，或巴黎之東方匯理銀行，或其在中國之各分行，歸入大清政府整頓幣制存項與大清政府振興東三省事務存項兩帳。至歸入各該帳數之多寡，以上開第八款所載整頓幣制用款單與東三省用款單所定兩數之比例爲定。撥入該帳之款，其分批及分期，均按照承購章程與交票價各日期辦理。所撥入之款由銀行等收存，聽候度支部提用。

二、大清政府欲照整頓幣制及東三省兩用款單所列數目匯寄款項來華，可由度支部知照本款第一節所指之上海各分行匯寄，每一禮拜內不得逾三十萬金鎊。如該款不止由一家銀行匯寄，則其匯價須與各該銀行同於一日訂定。匯到之款仍分存於上海之各該銀行，俟辦理整頓幣制及東三省兩用款單所列各事之時提用。

三、銀行等應允歐美存款按週年三釐付息，在中國暫存之款照上海銀行往來帳付息。

四、大清政府欲照整頓幣制及東三省兩用款單所列數目提用借款，可由度支部知照銀行等，將存放於中國之款，撥交上海或北京之中國銀行或各銀行爲度支部所隨時指定爲辦理本合同所擬辦各事之機關銀行者，收入整頓幣制及振興東三省事務兩項帳內。

五、此項撥款憑單，以知照銀行等將存在中國之款撥交與所指定之上海或北京之中國銀行或各銀行，須由度支部簽押，須於撥款三天前在上海或在北京交與銀行等。該單內須聲明該款爲何項支用，其格式須在前第八款第一節所載之整頓幣制及東三省兩用款單內列定。銀行等驗明憑單之格式無錯，即應將所提之款撥交與所指定之中國銀行或各銀行，歸入整頓幣制及振興東三省事務兩

項帳內，不得耽延。

六、倘度支部照整頓幣制與東三省兩用款單，需在外洋付用金款，欲由歐美存款中撥付，可出一撥款憑單，即上面第五節所載者，於撥款前五天交與上海或北京之該銀行或該銀行等，驗明單式無錯，則該銀行或該銀行等即應電致美國或歐洲之行照撥，電費由度支部認還。

七、凡由歐美匯寄借款來華，以及在中國由銀行等撥交款項與所指定之中國銀行或各銀行，其數目須設法使各銀行相等，倘不能使其均勻，則度支部應與銀行等定一彼此以爲完美之匯撥款項辦法。

第十款 大清政府並可自行斟酌、將存於歐美售票所得之款，在外洋由銀行等代付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七號所訂條約應付之款，總共不得逾此項借款二百五十萬鎊之數。在外洋付出金款若干，該銀行等即在上海合成規銀數目，收入幣制與東三省兩項帳內，其兌價按前一月賠款匯價均平合算。此項銀款即存放該銀行或銀行等，候辦理幣制與東三省各事之時，照第九款四五節辦法提用。

第十一款 度支部因欲堅銀行等之信用，並爲保護執票人之利益，以表明此項借款確係爲本合同所擬辦之事而用，允准於支用此項借款辦理兩用款單內所列各事期內，每滿中曆一季後，三十天之內將以下所開之報告送與銀行等：

甲 每季辦理幣制章程內所列各事支用各款之華、英文報告；

乙 每季東三省興辦擴充各事業支用各款之華、英文報告。

此項報告之格式，應在幣制與東三省兩用款單內列定。度支部於此項報告之外，並將刻印與資政院或議院之年屆報告，送與銀行等一本。

第十二款 一、此項借款常年利息，應照票面之數百分之五計算，由借款發售之日起算，每半年一次，將利息交付承受債票之人，照本

合同所附之清單數目辦理。

二、此項借款債票期限爲四十五年，由發售債票之日起，第十一年始還本，按照本合同所附清單數目，每半年一次付還款本。

三、度支部須於每半年在美國或歐洲還本付利之期前十二天，按金數籌備足還該期本利規銀或新國幣（一俟此項國幣行有實效），按其總數均分交於在上海美國資本家現所指定之花旗銀行，或將來另行指定之他銀行、匯豐銀行、德華銀行、東方匯理銀行。

四、此項匯價由銀行等與度支部於交付規銀或新國幣之日商定，惟度支部亦可於交還本利前六箇月之內任選一日或數日，與銀行等預行商定匯價。

五、大清政府如有金款實在存於美洲或歐洲、並非爲還此款而匯去者，亦可於前十二天用以付還此借款到期之本利。

六、銀行等爲經理此借款付利還本各事，按每年經手所付利還本之數，度支部允給與銀行等每千分之二分半，作爲經理費用。

第十三款 一、自立合同十五年後，二十五年以內，無論何時，大清政府欲將欠款全數清還，或照本合同所附清單應還數目外另還若干，則此項清還之數，每百分須加二分半，即每百鎊債票須加付二鎊半。惟立合同二十五年後，則無須加價。但每次擬另還若干，須於六箇月前由大清政府知會銀行等，以便於招帖載明，拈闔之日期多加號數。

第十四款 倘此借款發出之債票，或遺失，或被竊，或經焚燬，資本家或銀行等隨即知會度支部以及大清國駐華盛頓或倫敦或柏林或巴黎出使大臣，由各該大臣允准資本家及銀行或銀行等在報紙刊登告白，聲明已失之票不能憑以取款，並設法按各該國律例辦理。倘所失之票已過銀行等所定之期限仍未覓回，則大清國駐華盛頓或倫敦或柏林或巴黎出使大臣應照原數重發他票，加蓋關防，交與資本家及代表該票主之銀行或銀行等。所有一切費用，概由資本家

及或銀行或銀行等代失票主擔任。

第十五款 所有此項借款之債票、息票以及收付各款，於合同未滿期內，不納大清國各項釐稅。

第十六款 倘大清政府因辦理本合同所擬辦之事款項不敷，欲續辦借款，除在中國自籌外，大清政府允先與銀行等商辦集借所需之款，如與銀行等商辦不成，則大清政府可另與他資本家商辦。如大清政府欲請外國資本家與中國合辦東三省以此借款興辦之事，或與其有關聯者，應先請銀行等承辦。

第十七款 倘於未發此次借款招帖以前，遇有政治上或財政上意外之事，震動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市面，以致大清政府債票之價值因之有礙，銀行等以爲此項借款未能照本合同條款辦理，大清政府准銀行等自前第八款第二節所言知照度支部之日起，展緩六箇月，設或屆時市面仍屬不佳，銀行等可請大清政府續展公道期限。如大清政府不允展期，則此借款合同即行作廢，大清政府應照前第八款第六節所言，將預支之款連其應有之息交還銀行等，此外毫無他項酬費。

第十八款 此項借款由美國資本家及匯豐銀行、德華銀行、東方匯理銀行均分承辦，惟彼此均無互相擔任之責。

第十九款 美國資本家或匯豐銀行、或德華銀行、或東方匯理銀行可將本合同應有之權利及責任，全分或一分過割或託付美國他公司、英國他公司、德國他公司、法國他公司或董事等、或經理人等接辦，並有權可以再行過割或託付代辦。惟此種過割託付接辦代辦，均須先請大清政府覈准。

第二十款 本合同係宣統三年三月十七日即西曆一千九百十一年四月十五號度支部欽奉諭旨允准簽字，並由外務部用正式公文，照會美國、英國、德國、法國駐北京大臣。

第二十一款 本合同繕寫華英文各八分，度支部執收四分，資本家及

銀行等各執一分，如文義有疑難之處，以英文爲準。

宣統三年三月十七日即西曆一千九百十一年四月十五號在北京簽字。

附清單二：謹將東三省清單錄稿恭呈御覽：

興辦移民墾牧經費，用銀一千四百萬兩；

興辦吉黑兩省森林經費及其他農工經費，用銀四百萬兩；

興辦漠河觀音山三姓等金礦及其他礦，用銀二百萬兩；

興辦造幣分廠用銀二千萬兩（係由幣制局撥來）。

以上如所辦實業與所定銀數若多少不能適合，臨時斟酌換撥，總以興辦實業爲主。

附清單三：謹將幣制局清單錄稿恭呈御覽：

造幣總分七廠每日至少須鑄主幣輔幣須用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兩；

每月至少約鑄主幣輔幣須用銀一千萬兩，每六個月至少約鑄主幣輔幣須用銀六千萬兩；

內有二千萬兩撥歸東三省幣制之用。

附清單四：謹將附函錄稿恭呈御覽：

四國銀行代表致度支部尙書函：逕啓者，本日簽押之一千九百十一年大清政府整頓幣制及興辦實業五釐息遞還金鎊借款合同，其第八款第四節所指之東三省預支一百萬鎊，設不敷用，以下簽名之代表等當請各該總行再備款項，以應提用，以一百萬鎊爲度，此佈。

度支部致美資本家匯豐銀行德華銀行匯理銀行函：逕啓者，本日簽押之一千九百十一年大清政府整頓幣制及興辦實業五釐遞還金鎊借款合同第十款，所訂辦法，銀行等無匯兌之利益，又無他項合同所予之購料回扣之好處，度支部代大清政府准銀行等由售票第一次進款中，支付七萬五千鎊以作酬費。

又函：逕啓者，本日簽押之一千九百十一年大清政府整頓幣制及

興辦實業五釐遞還金鎊借款合同第九款第三節所開，在中國暫存之款，照上海銀行往來帳付息等語，因按第九款第五節銀行等收存此款，以候出正式憑單提用，爲時極暫，度支部代大清政府應允存在中國該銀行等之款，按週年二釐付息。

〔上諭——公布四國借款，宣統三年四月〕近來國家財政竭蹶，由於幣制不一，民生困苦，由於實業不興，朝廷洞鑒於此，不得已飭部特借英、美、德、法四國銀行一千萬鎊，日本橫濱銀行一千萬元，專備改定幣制，振興實業，以及推廣鐵路之用，該管衙門自應竭力慎節，不得移作別用，並著隨時造具報冊呈覽，以副朝廷實事求是之意。〔《宣統政紀》卷 52，葉 7。〕

〔出使美墨秘古國大臣張蔭桓摺——反對因借款而延請美國顧問，宣統三年三月二十日〕竊惟吾國頻年以來，民富既不加增，國帑日形支絀，欲舉行新政，則疆吏告窘，司農仰屋，而法度疏闊，民信未孚，無由開利用國債之途，勢不能不藉於外資灌輸，稍緩目前之急。故昨年即有息借美國金款之議，後又於美國之外加添入英、德、法三國。據近日北京來電，吾國官員與美、英、德、法之財政家代表已簽押合約，所借金款五千萬元，五釐週息，九五扣折，其大部分爲建設幣制之用，又以若干爲興發滿洲工藝。其幣制如何籌畫，經由吾國幣制委員草定大綱，於六箇月內先交與各銀行審量合意，乃發行債票云。又云此合約內未嘗載及顧問員一事，然按倫敦合約，該顧問員另由一國非代表此借款者逕派云。

臣倦懷國事，愴念民艱，閱電之餘，且喜且懼。所喜者則以吾國內外臣僚，向來言奉行新政，全不知從整頓財政入手，今決議改良幣制，即使借助外債，苟能權操自內，法定於己，建保富興業之制，昭示大信、遍設銀行，廣鑄貨幣、羣一國之人而投其資財，開發地寶，振興百業，十年以往可儕於地球富國之列，此臣之所以私心竊喜者也。而所懼者則以今日議院未設，會計檢察院未設，財政監督之機關既缺焉

不全，且責任內閣未設，行政無一貫之系統。或朝畫一策而夕變，或旦用一人而暮易。雖有劉晏之才，無所用其整理；雖有伯夷之清，或不免於浪費。如此則借款與用款不相爲謀，數千萬之金錢亦如注水洪爐，瞬息耗費，幣制依然不整，財政依然不理，但見國民負擔日益加重，外人藉口監督財政，從此國權將永沉於九淵，而不可復，此臣所私心竊懼者也。

夫濟濟朝列密邇奉公，爲謀豈曰不忠，遇事豈謂無識，更何須微臣於萬里之外拜章獻曝，上瀆聖明。顧內審己國之實情，外察鄰邦之趨勢，機牙遍地，背山面隍，心所謂危，不敢不告，謹竭誠効悃爲我皇上陳之。

夫近世各國政府職務愈增，行政經費每每歲入不敷所出，非藉國債則一日不能支持。英、俄、德、法、奧、意何國不然，而美之適用國債，其例尤著，國債累至二十萬萬元。假使今日再加一倍，其國民之實力猶足以擔任之。然凡政府脩明之國，其政府既信用大著，召集國債無內外之分，其國民多爲國家之債主。夫如是則其國之能募集多債，即其國民有可爲債主之實力，國債雖多何害，但吾國今日固未足以語此矣。十餘年前之昭信股票，民既畏而避之，居官者雖竭力羅掘，所得幾何。此豈民之無良不卹國事之過，亦政府法度不脩有以致其咎也。故國會一日未開，監督財政之機關一日未完，負責任之內閣一日未設，保護人民財產生業之法制一日未備，臣亦有以知招內債之難也。是故臣不敢責難，不敢高語清談排外債而不用。然今日吾國所有外債，合賠款本息，累計之已逾十三萬萬矣。內問當局如何清還，下顧國民如何負擔，恐亦仰屋嗟嘆束手待斃而已。今又將增此五千萬金元，而於財政如何整頓，薄海內外莫測端倪，但聞將予外人以爲財政顧問之權，此真愚臣所夙夜憂惶而不安者也。前之十三萬萬負債過重，各國要素監理財政之說，屢有所聞，然尙未見諸實行也。今乃以息借五千萬金錢之故，遂晏然舉財政顧問之權予諸外人，是無異以一富人

少半之資，而可以獲得制馭吾國全國財產之權矣。以借款之故而牽及幣制，以牽及幣制之故而併及財政，是惟憂敵國外患之不深，乃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而使之分割也。顧論者必將有以利用外債爲治標善策之說進者，必將有以財政顧問之約爲無損者。臣不敢持空言以相辯，請徵諸埃及滅亡之已事可乎。

埃及以無謀興債，逋負過重，其國王窮蹙乏術，乃請英人該晤氏調查埃及財政。嗣是而葛希耶氏代表國債所有者之權利而入埃及，法人着緬兒氏爲法國市民之代表而入埃及，以整理外債之問題，將某部分王室所屬之土地爲償還之保證，將某部分之鐵道爲擔保其鐵道之管理，委員一英人，一法人，二埃及人，而以英人爲會議之議長。馴及內亂，新君即位，以後埃及政治之實權盡歸於英、法兩國所選定檢查總官之手。蓋據當時之敕令檢查總官有監督國債及百般政務之權，有指薦官吏及淘汰冗員之權，有調製歲計預算之權，除其派遣國政府之外，無有能使之免職者。英人庇令克及法人特布林尼始爲檢查總官。其第一次報告言埃及情形終無望能履行償債之義務。蓋據當時之調查埃及國債已及一萬九百餘萬鎊之巨額，以人口分配之，每人擔十九鎊餘，以歲入五分之三僅足以供國債之費，列強環視，各思處分，於是埃及國債問題遂成爲歐洲政治上一大問題。英、法、德、奧、意、匈會同而組織萬國償還委員會，宣告埃及破產，英佔債權最多，承受其國業。無幾，埃及國權派揭竿四起反抗，政府內閣雖易，而英法二國檢查總官屹然不動，謂非各自其本國得有訓令莫能使之退位云。英更以武力干涉駐兵鎮亂，埃及之國權遂全亡。夫埃及政府之屢興重債，豈不曰謀獨立也；請英人爲調查員，豈不曰整頓財政也。然外人得寸入尺，由調查而監督，由監督而廣收財權，廣收財權之不已而宣布破產。理財者內政之緊要關鍵也，而埃及失之，此其所以亡。非不幸也，自招之也。

今吾國國債之重，或未至每人負擔十九鎊以上之多，即請外國人

爲幣制顧問，亦非檢查總官之比。據現所傳訂約情形，政府與外國商人之交涉，亦非國際外交之事。而臣願引埃及以爲鑒，得毋近於危言也乎。臣又得一一從而釋之。

夫使吾國信能整頓財政，則今日國民每人負擔不及一鎊之債，誠不爲重。臣所惜者，則以今日當局者於財政整頓之事，猶覺其茫無端緒，方當著手改良幣制，即授其權於外人。民心一離，此十餘萬萬之負債償還將何以籌之。祇有向外展轉求借，愈積愈重，如飲鴆酒以止渴，渴未止而禍已隨。如食漏脯以充飢，飢即充而害彌烈。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興念及此，能不寒心。夫理財者行政之事也，而幣制者尤關於立法之事也。今不聞政府有若何政策，不聞資政院有若何建議，不聞通國士庶有若何關懷，如此安得不舉顧問重要之職屬諸於外人，而不知千萬危機悉伏於此矣。前此所聞，祇云允聘一美國人爲幣制顧問而已。美總統所下教書猶可爲據，今忽又移而爲財政顧問。議尙未成，而劇變已若是矣。夫幣制雖重，僅一端而已。若財政則包括萬端，得所藉手，去監督僅一間而已，檢查總官能保各國之不繼派乎。

抑臣尤有不能釋然者，凡兩國政府交涉之事始屬於國際條約，若甲國商人與乙國商人交涉之事固屬於私法之契約，即甲國政府與乙國商人交涉之事亦屬於私法之契約，凡私法之契約固不能與國際條約比。今據電音所傳，聞吾國官員與美、英、德、法四國財政家代表簽約，即屬於私法契約之性質而非國際條約之性質，此猶差強人意。但償還負債之義務則無論契約與條約，其要履行維均，若怠於償還，蹂躪契約，則爲債主之某國人民可請於其所屬政府而干涉之。蓋從公法家之言，臣民之財產即國家所有財富之總額，國民蒙損失即爲衰弱國力之原故。一國有違於償還之約，債主國聽臣民之請而干涉之，在國際法認爲正當之權利也。昔地中海沿岸之突尼斯國，以外債過重難償之故，致監理財政之委員選用出於外國市民之手，馴致國土歸法兵佔領，尤可爲鑒。

國債積重難償之弊如此，外交向隙干涉之弊如此，臣雖不言，內外臣僚知者不少。今所須握要取決之端，則在目前之辦法而已。外債既有成議，不能不借，則可由度支部與四國財政家代表訂合約，擔任償還，而該項借款當專用之爲開設銀行之需，或兼以小部分興辦東省實業，借約內絕不牽涉幣制，策之上也。卽不然，幣制一事，速由吾國決定金銀比較價格，仿照美國規制，開首辦法，遍設銀行，廣鑄金幣，卽以此意通知四國財政家代表，並言幣制一事，仍俟吾國立法部決議，以謝各國覬覦干涉，庶得審慎圖維之方，亦其次也。至幣制顧問一事，最費審量，若用一外國人員爲五千萬金錢之保證，則其性質爲保證人而非顧問，若以一外國人員爲備諮詢幣制之用，則當與借款無涉，更不能混稱財政顧問之名，開掣肘國事之漸。祇當由度支部酌量聘請，亦如辦路礦之請技師，辦學堂之請教習，明定權限、名稱、年限，勿涉空寬。臣所謂訂約當慎者，著重在此。

至幣制之如何行法，全屬於行政之事，幣制之如何定法，尤應屬於立法之事，與外人訂借之約，尙延數月之期，可以從容審核，應將幣制一事，併付資政院議決，外國銀行合意與否，不能動吾國幣制之根本，不可因區區借款之故，而徇輒外人之請，並立法之權而失之。

今日國家始有整頓庶政奮發更新之望，其樞機全在於財政，而財政之肯綮尤在於幣制，若機關一誤，則全國貧富存亡悉懸於外人之手矣。

宣統三年五月初九日硃批：該衙門知道。欽此。

〔英商《文匯報》論幣制借款美國仍企圖控制中國幣政——《紀中國幣制改良始末》〕

1. 回溯：十年以前，中政府常以設法鼓鑄舉國一例之錢幣自矢。自是以後，西人商務總會及各國商界代表之陳說，北京外交界之勸告，官場所上之奏牘，朝廷所頒之諭旨，政府所擬之章程等，多有涉及此問題。然而此十年間幣制之混亂有加而靡已。其結果則商業爲之

限制，且受重大之損害，貧民因而愈困，全國經濟之穩定力，因而陷入愈危險。凡此種種，朝旨亦明認之。然而政府雖欲挽救，專使雖常考察，外債雖經借貸，外國之顧問雖有條陳，而其弊害則仍絲毫無所減輕。且不特無所減輕而已，自一九零六年之後，彼各省之官吏，以官辦銀行、商辦銀行、自由不羈之鑄幣局等，濫用其活潑之力，以至全國之中，被無數之惡劣銅元及毫無存款以爲擔保之紙幣所充斥，而其禍遂更甚於泛濫之洪水矣。

2. 籌劃改良：一九零八年十一月，英人所設支那會社，有見於濫發紙幣而無實力以爲後盾，則其禍將不可勝窮，於是一面則大聲而呼，一面則條陳補救之方法。而中國商界中領袖諸公，及通商口岸之商業公所，亦窺見官場之所爲，實與加莫大之捐稅於商工業無異。於是漸起運動，而影響遂及於北京。是以前此二年中，政府對於幣制改良之急切，勢不得不承認一九零四年時政府鼓鑄一種國用之銀元，非第無裨於財政，而反於流行之錢幣外，更增一層紛擾。一九零八年十月，唐紹儀既自美洲奉使而歸，政府遂將全問題奏報於朝，其所主張者則以銀爲本位（稅務司赫德常條陳金本位幣制），並以庫平銀兩爲單位。當時贊成此議者，其理由皆極幼稚，然巍巍省憲中，有十一人信以爲然。朝廷因亦俯從其議。在輿情固早知其無成，當世所謂小產者是也。自是以迄一九零九年之秋，幣政仍游移無定，而各省鑄幣局中取之不以其道之財，且大獲而未已。政府請於朝，特旨令鑄新庫平銀，並指飭各省鼓鑄參差不一之幣，謂此所以啓奸商詐取之風，而因以爲利，其遺害及於各種社會，故令度支部定章嚴禁云。

3. 馬瑟氏之議論：然而度支部對於諭旨所言，初未常一勞其心力，所謂新庫平銀，將恃以爲幣制統一之標準者，亦隨龍元而入於無何有之鄉。同時幣制之紊亂，愈趨愈劣，愈弄愈壞，而尤以武昌、奉天及各省省城爲最甚。惡劣銅元之鼓鑄，與夫鈔票之發行，殆類於狂熱。據亞烈山德霍西氏所估計者，一九零五年至六年，各省所鑄十文之銅

元，爲數在九千兆以外。其流弊遂使億兆人民所恃以流通之貨幣，當用銀計算之時，則價值大落，而購買力亦因以大減，其所落所減約屬百分之七十云。有馬瑟氏者，於中國幣制研究最精，嘗謂重慶一府，其所用之銀約有六十種之多，而四川省城成都府，亦有七種。大抵中國之銀元既標明七錢二分，而元價與銀價又到處無一定，蓋視需要與供給之多寡而逐日定其價值之高下者，至於輔助之小銀元固大元之小數也，然亦視乎匯兌之上落而定其價格之貴賤，是以同一龍元今歲可易小元十一角者，明歲則僅止九角半矣。又如銅元有於元面註明爲一分者，亦有註明爲十文者，然其實與龍元之價值，全不相合，即以銅元錢價而論，其面值雖曰一分，或十文，然實則相去甚遠矣。

4. 唐紹儀之奉使：目前統一幣制之計劃，其關係所以重要者，則以中政府決計貸外國之款項，而對於後四國借款實有應負之責任故也。此事之起因有二，不難追溯而得。是二原因者，一起一承，要皆起於政治上之景況，而此政治上之景況，則以日人在東三省肆其壟斷主義而發生者也。所謂第一原因者，中國之治東三省其經濟上之緊迫，日益加增，而第二因，則奉天巡撫於一九零八年奉使至美國是也。唐氏之奉使就表面而言，雖爲道謝美國退還庚子賠款，而其實則與美政府磋商，請其用一種奇異之政策，就論理學言之，固與美國昔時所主張之開放門戶主義吻合，實不患無辭可託。而就實際言之，則日本於東三省創作如是之情勢，無非從鎮定冷淡中來。以如是鎮定冷淡之手段，而欲以奇異政策挫折之，蓋萬不能成之事也。惟唐氏之使，其實際之功效，則中政府幣制改良，及假貸外款，兩計劃是也。然唐本奉天巡撫，於日人在該省之壟斷情形，素所深悉，故欲美國插足於該省，藉以殺日人之勢。美國璫克斯君昌言東三省鐵路中立計劃，此計雖似難成，然在美國殊非無益，蓋當時奉天美領事史屈來忒君，常一再得唐氏之矢言，謂必有所爲美國地者。不幸璫克斯之計劃挫敗，遂歸無有，否則美國於財政上、經濟上，當能獲極有利益之地位也。

5. 美國借款：璦克斯滿洲鐵道中立之計其用意甚善，而無如發之太早，且其結果似不免略受屈辱，遂使日政府藉俄國之後盾，得以在北京力抗齊齊哈爾鐵路歸英美承造之舉焉。同時奉天督署財政之缺乏，仍未得補救之策。雖一再設法欲借各國之款，而終於無成，蓋中政府所提議之直省擔保品，雅非各國銀行所艷羨者也。於是美國率先倡爲幣制改良之計劃，此即所以代築鐵道之前策，而亦即藉以達大可欲之目的者也。所謂大可欲之目的者，即於可畏之東三省興美國之利益也。至於始則純由美國承借，繼則改爲四國借款，美人之種種手段，後來之種種變更，則無待贅述矣。

6. 後四國借款之宗旨：改良幣制之借款，據去年在華盛頓所訂草約，意在揭示中國改良幣制之誠意，而由美國財政顧問官監督而引導之，美國並願與中國以道義上及經濟上之扶助，俾得恢復此兩大端。而其實即在遵行美人海氏於一九零三年所籌之計劃也。然此等想望旋亦歸於泡幻，其所以無成之故，則前文已略及之矣。此次借款之約文，即由華盛頓草約更改而成。中政府經濟之窘迫，雖獲補救，然他國之熱心期望其能以誠實之治法置財政於堅鞏可靠之地位者，則殊未愜所願。蓋此次條約中，於顧問官、監督官並皆未及，雖嘗於訂約時議及聘請一荷蘭財政家，藉資顧問，然職權不明定，則誠不如其已。至於借款名義，則英美德法四國財政團以六閱月爲磋商之期，俾得擬定發行債票時，究用改良幣制之名義否，此名義乃中國度支部所擬交者也。既而中政府忽思得一相當之策，欲以一兆金鎊供東三省之用，以又一兆金鎊備改良幣制之用，當時商諸四國，若四國以爲可用，即用此名義，其最後議決者，則如太晤士報訪事所謂其二百五十萬金鎊可用以清償庚子賠款是也。是即此次借款之原因，而亦中國實行改良幣制之發軔。至於財政監督一端，雖未實行，然終望中國能達其所以借款之目的，而不至受借款之累，以增重其擔負云。

〔《東方雜誌》，卷8，號5，宣統三年五月。〕

第五節 關於金本位的建議

〔出使俄國大臣胡惟德摺——請改幣制，光緒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竊查美、墨兩國選派理財專家，歷聘英、法、德、俄等國，與各政府商議金銀比價，代籌中國幣制。臣准部電於該員到俄時，派員聽議，業將會議情形報部在案。現准美員金克士函告，奉其總統之命赴中國熟商。美爲理財名國，於中國素稱交好，既如此殷殷爲我，亟宜乘時借助，妥籌辦法。伏讀本年三月間欽奉上諭，通籌財政，派慶親王、瞿鴻禨整頓一切，仰見朝廷鄭重理財圖維久遠之至意。查錢幣爲財政之一端，講求財政必自錢幣始，臣謹就中外情形、敬爲我皇太后皇上縷晰陳之。

夫錢幣本一國內政，然在今日工商國政無事不與外國有交涉，卽無事不與外國通匯兌，若幣制未合通例，卽匯兌不免受虧。通例者，一國之中必有一定之國幣，兼用金銀銅三品必有一定之比例，凡成色形式價值必須全國一律，隨處通行，方能利用於民間，取信於外國，而驅駕乎用金之邦，匯兌不致受虧，交涉亦易措注。西國理財專家考得世間歲產之金，以濟各國民用而無慮不足，至歲產之銀正無窮盡，產銀愈多，銀價愈落，故近今金貴，實非金貴，乃銀賤也。中國習慣用銀，故以銀爲主，自見金日益貴；外國習慣用金，故以金爲主，自見銀日益賤。在主金之國，譬之富家積財以市穀，穀賤是其所利；而主銀之國，譬之農家積穀以待價，穀賤則農受其傷。是以凡用銀之國與用金之國相交易，一自日見其不足，一自日見其有餘。況我用未鑄成幣之生銀，與彼用金幣之國相交易，其受損尤不待言。蓋未鑄成幣之生銀，猶米之未炊成飯，猶帛之未製成衣，僅爲世間物產之一種；彼本視

爲貨物而不視爲財幣者也。目前已不易支持，日後更何能立國。當今環球各國既已皆用金矣，即各大國之屬地亦莫不用金，如俄代布哈爾用金，英代印度用金，美代斐利賓用金，現英又議在香港用金，俄已在東三省試行盧布，不啻代我用金。彼何爲如此亟亟哉？蓋欲經營其疆土，即不能不整理其度支，屬地之利，何非己利，誠亦見金日有權，銀日無權，故不惜實力苦心爲之籌畫。彼在屬地猶不憚煩，安有有土有民而不速謀改計哉？然則居今之世，不有金幣以濟銀幣之窮，其爲害亦甚顯矣。

查各國定幣，彼此互比，均有定值，匯兌雖有例費，市價無甚懸殊，故銀行無所售其欺，外商不能施其巧。中國若自有國幣，則與各國事同一例，匯兌無慮外耗。國中金銀銅三品，銅幣若干當銀幣之一，銀幣若干當金幣之一，比例既定，推之大小而悉準，行之遠近而無殊，用之官民而無折扣，諸政畫一，易於勾稽，蠹吏奸商莫由抑勒，則民生國計內治尤裨。如此內外徵信，華洋貿易祇須計物價漲落之常，不必計銀價漲落之害，則盈絀易知，貿易必盛，資本厚集，何事不宜。彼英之商戰，美之勃興，與日本之浸躋強大，莫不於是基之，其爲利固未可一二計也。雖然斯事體大，行之維艱，難之者固有辭矣。臣請卽論者之所謂不便，而實不足慮者，更臚舉之。

論者謂中國物賤民儉，民間祇行銅幣，未盡用銀，遑論用金。不知現議用金，僅欲示信外國，不求驟用於民間，民間之用銅用銀均任自便。譬如今日都市用元寶，而民間仍少見，商埠用洋元，而鄉僻仍少見。用金亦然，先由口岸以漸行內地，先由大省以推及邊隅，各處仍可由銅而進於銀，再由銀而進於金，不必躡等而驟致也。蓋自皮革粟布以來，至於用鐵用銅用銀用金，自有其漸進之理，不容遏亦不容強，此不足慮者一也。

又謂中國地廣民庶，一旦用金，安得如此多金以供鑄幣。不知開辦之初，係欲各國知我確有金幣存儲，以保金銀定價，不致漲落而免

商貨進出失其均平，市上本無多需，鑄數不求充溢。查印度存金，較之市上流行貨幣尚不及百分之十，以金銀互爲周轉之通例計之，金幣視銀幣原不過百分之十五而已足。中國銀幣類皆流行市上及散布民間，迨積聚而換金，必不及百分之十。有時聚銀換金爲數過鉅，政府付出金幣即收入銀幣，其時市上之銀必少，銀行又必出金換銀以應市上之用，政府又必付銀收金以應銀行之求，自爲消息，即自爲流通，此不足慮者二也。

又謂中國錢鋪以兌換折扣私銷等爲生計，以平色、缺串、小錢等爲利源，國幣定而畫一整齊，剝算已窮，必非所願。不知彼等行爲，適足病商，本法令所應禁，非獨王政之必同律度量衡也。國幣行則此風不禁而禁，而後商務可盛，衆利可興，銀行更在所必需，彼等不患無生業，是禁其小利正所以開其大利焉，此不足慮者三也。

某國議員又譏中國官吏於錢糧釐稅收入時，銀塊銅鐵種種不一，彼折此算，處處侵吞，養廉既微，賴此挹注，國幣定則生計窮，勢必譁然羣阻。不知整頓要政，原爲利國利民，非爲利此官吏，亦惟幣制不定，是以釀此弊端，若果圖法從同，正可杜其侵食，此不足慮者四也。

彼又謂現今各省分鑄銀元，各爲圖得盈餘，以貼本省用項，鑄幣既歸一處，驟缺此款，又非各省所願。不知此幣本非不可分造，即欲併歸一次，而前次正因國幣未定，銀塊不便通行，故各省暫鑄銀元以利民，初非貪得盈餘以自便，況所得盈餘仍支公用，即改由一處鑄造，其盈餘一項亦可分貼各省辦公之需，同爲公家之財，彼此何分畛域，此不足慮者五也。

論者又謂現今中國賠款數萬萬皆以銀計，一旦有金銀國幣，以與列國之幣相抵算，難保不干預牽制。不知改用金幣，乃各國近今常事，美英德法等國尤利我之用金，以便其商務，故英訂商約即有立定國幣之條，美更爲我代謀不遺餘力，既有數國謂然，我更持之以堅定，即有一二國不願中國富強者，亦未便公然阻止，此不足慮者六也。

又謂鑄金幣既爲見重外國，則每歲貨價出口常不抵進口，洋商以所得貨價匯歸其國，則我之金幣外流，保無隨鑄隨盡。不知凡進口貨多出口貨少，其時財入外人之手，而市上財少，財少則貴，財貴則土貨必賤，洋商爭購而出口自增，出口增而財又聚矣；而市上財少則覺客貨之貴而銷路滯，則進口減而財又流通矣。況財貴則息重，息重則本欲匯洋之款，以留華生息爲合算，而財仍留矣。查美之紐約，現有法幣一萬五千萬佛郎存美生利，不以匯歐，中國每歲出口不抵進口約千萬至千五百萬兩之多，而未見現銀細載出口，可見洋商之財仍留在華以興商業，縱不在華人之手，亦未始非地方之利。又證以俄、日兩國用金以來，出入財貨表更信而有徵，蓋兩國初用金時，亦正患出口貨少而金幣外流者也，此不足慮者七也。

某國議員又謂中國人好空論而少實功，喜守舊而難圖始，如天津議行印花稅不久即廢，至今未行，幣法事更重繁，難行必矣。不知印花稅徵取於民，固知不便，尙冀漸漸推行，造幣乃便民之事，利害懸殊，順逆異勢。近者東南財賦之區，業已通用銀元，三年來北省亦通用銀元，非明證乎。是在行之有法，持之有恆，此不足慮者八也。

夫不用金之害既如彼，用金之利與用金之無害又如此，比較推求已無疑義。臣請進言其辦法：

一曰定名稱。各國之幣皆有專名，如英之鎊、美之託臘、俄之盧布、德之馬克、法之佛郎皆是。除英鎊有金無銀外，餘皆金銀並用，異質同名。金者一枚當銀者或五或十或二十不等，銀者一枚當銅若干枚，亦各有名號。所值既定，通用無許或異，幣制維一，銖兩不差分毫，此所以行之而無弊也。我中國向以兩計，夫兩者輕重之名，非貨幣之名，銀塊固可稱兩，定幣宜立專名。況中國之兩，秤異而數殊，徒滋巧算於民間，久未見信於外國，乘此棄去此名，以與海內外更始，亦行用國幣之樞紐。美員當會議時，名中國新幣曰兩，係因未用新名暫用舊名，非謂新幣必稱兩也。夫銅已成幣，向名曰文，銀已成幣，近名曰

元，形圓故名，猶古稱圓法之義。西北數省多以兩計，而用財較少，東南數省多以元計，而用財較多，則從衆使用，即名銀幣爲圓，亦因勢利導之法。查湖北向用銀兩，自銀元偏行，一切兵餉員薪學堂費無一不改以元計，五年來頗稱便利，一省如此，他省可知。至其輕重，宜察民間之習慣，酌列國之通制，而後以法令輔之。細考中外情形，宜沿用現今通行七錢二分之重之定率，而不必徒襲參差不一之兩爲定名。新幣一圓，正合制錢千文之數，兌換尤便。臣曾與美員金克士參酌講論，伊不以此式爲宜，謂一兩銀元，過重過大，既爲各國幣式所未有，又爲中國市上所本無，且中國果定七錢二分重之幣，更有一便，關係尤大。現墨國議造新幣，值當美幣一託臘之半，中國久用墨幣，重適相等，亦可與美幣有一定比例。而天下各國之幣，均無不可準此以推，因美幣與各國之幣已有一定比例故也。從此兌匯比價可冀不勞而定，此尤利之至大者也。幣名與幣重既定，乃增而併之以爲金幣，如十圓爲一大金幣，五圓爲一小金幣可也。分而析之，以爲小銀幣，如二分之一、五分之一、十分之一，爲各種小銀幣可也。又分而析之以爲銅幣，如十分圓之一之小銀幣當制錢百文可也。現今銅幣固可沿用，制錢無須另造，以後添造新錢，又可造五文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之各種銅幣，以便民用而符通例。

二曰鑄新幣。首定鑄幣之數，一國需幣若干，本按人口之多少、民俗之豐儉統計，而所折中之數。美國每人以十五託臘計，法國每人以一百佛郎計，德國每人以二十八馬克計。中國民俗尚儉，專家核計謂每人二圓已足，則全國以八萬萬圓爲度，謂先造四分之一，以二萬萬圓計。此二萬萬中析其百分之十五爲金幣，餘爲銀幣，如每百圓造金幣值十圓、值五圓者各一，餘八十五圓爲銀幣是也。次定鑄幣之地，議者每謂鑄幣之地，宜爲居中扼要之圖，不宜由各省自鑄，然此在立法、在擇廠，而不在拘一定之地。俄昔曾鑄幣於德廠矣，各國開辦之初，亦多有託他國代鑄，蓋取其鑄廠之便，人工之精，成幣之速，中

國鑄銀錢首創於廣東，次營於湖北，皆張之洞一人主持，其後他處踵行，各標某省，今現改歸一式，仍可各省分造，以期迅速而省轉輸。但配合必準化學之精，模範必極雕刻之細，花紋必須一定之圖，既免參差，且防偽造，因新幣含銀少而價值多，患不在私銷而在偽造。又次定鑄幣之花紋字樣，中國向用龍紋，目宜永遠遵守，但鑄光緒某年，不必標識某省，俾外人知其無差別，而民間隨處可流通，如各省欲自別其所造，僅於花紋筆畫間稍加分別，俾當局者細察可辨而已。

三曰收舊銀。新幣既定，則向日各種銀元固已停造，且必陸續收回改鑄，俾新幣日出日多，日行日廣。惟初數年收回舊幣，不得不按照市價以定民心，十餘年後，即當作廢銀折價收買，不復與貨幣並論。又新幣以百分之九十二實銀爲度，其餘百分之八乃國家應獲之盈餘，故鑄幣愈多，即盈餘愈厚，除償借息及鑄費外，又可作存儲金幣之巨本，如全數八萬萬圓，其盈餘可得六千四百萬圓。是以各國通例必嚴禁外幣進口通行，因此爲主國應有之利，不容外人攘奪。我國向無定幣，致墨元乘虛而入，利權授人，漏卮甚巨，國中鮮有知其害者。況現與各國舟車大通，若不早圖，則侵我利權者耽耽皆是，豈止一墨國？則推行新幣爲尤亟矣。

四曰籌鑄本。凡一國更改貨幣，先定造數若干，次定某年頒用。當其造數未盈，年期未屆，自仍通用舊銀，既不能括市上現有之金銀爲造本，而國中又安得別有存積之鉅資？各國創鑄新幣，莫不先籌借款。中國當兩次賠償之後，籌措自非易言，然借款造幣，幣固仍在國中，爲振興一切之用，非同借款賠償款即歸人也。夫巨萬之幣，本不能倉卒鑄成，可先議定借數，分年取款，隨借隨鑄，以輕息利。又如欲造幣二萬萬圓，可分年先借美幣一千五百萬，以此數購生銀三千萬兩，可造幣三千餘萬圓，又以此新幣再購生銀，屢購屢造，循環不已，則鑄本又可減輕。惟借款應商各國巨商，而不可商各國政府，方不至爲其牽制。因各商但圖穩利，必願我無事而相安，各國自便私圖，但

冀我有事而干預。是宜簡派中國熟悉財政之巨商，爲專員赴各大國，與其國之巨商及理財家研究一切，藉探各國商情，相機籌借，未可作爲官事，庶不與國政相干，此所宜慎之於始者也。

五曰廣行用。行用新幣，其權實操自政府，政府定期行用，凡官俸兵餉一切官發之項，即用新幣發給。然初用時，市上或不甚流通，政府又必先定一收用新幣之例，如各省解款非新幣不納，海關稅項非新幣不收，漸推而至各省商納之項數，在若干以上亦非新幣不合例。民間既見新幣之貴，與取攜分合之便，又免種種市儈欺壓之虧，有不欣然樂用，而轉覺舊日銀塊之重累不便乎？東南各省好用墨國銀元，愈行愈遠，其故亦正在此。或謂國幣並非足成，民間安肯相信，抑知舊銀雖足數，而入市不能易物，新幣雖九二而到處可以通行，則生銀之滯，新幣之流，其權仍在上而不在下。

六曰昭信實。新幣之行，內欲昭信於民間，外欲昭信於列國。昭信民間，臣已具論於前。昭信列國，當開辦之初，必撥出所借金款若干，分存各大國銀行，俾天下各國均知我確有存金。又鑄局出款入款，每年注冊必應分送駐京各使，此又各國通行之例，實心辦事之證，掃除積弊之法，徵信天下之符也。中國海關清冊若不逐年印送中外，其誰信之？至於辦事之人，尤須各國信服，防弊之法，可參各國定章，與其專任華員，而外人不免疑之；何如兼任洋員，而中國可以信之。應略仿海關郵政辦法，襄以洋員，惟宜聘美國老成公正之人，或瑞士、瑞典、和蘭、比利士等小國專門名家之學，不宜商之權力太甚、交涉太多之國，以護利權而防偏重。

以上六條，臣不過得之平日涉覽西國財政之書，與數年身歷歐美隨時見聞所及，而參之以中外現在情形，仍待博訪熟籌集思廣益，慎防流弊勉力經營。至於培植人才，設立專學，爲他日辦事之資，尤當早爲籌畫。庶不致如久辦海關尙乏接手，致爲人口實。此又持久自保之策，百世無窮之利。此次美員金克士到華，臣竊度必欽派熟悉財

政之大員與之會議，邦交財政均關至重，因其蒞華有日，僅抒一得之愚，用備會議諸臣之採擇。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硃批：財政處、戶部知道。片併發。欽此。

〔戶部尚書鹿傳霖奏片——籌集金款豫備鑄幣，光緒三十年〕再，查出使俄國大臣胡惟德條奏整頓幣制摺，內有添鑄金幣之請。所陳利害各節，頗極詳盡。近今講求財政者，亦多謂中國宜鑄金幣，以濟銀幣之窮。臣等詳加參考，現在環球各國皆已用金，中國獨無金幣，金貴銀賤，交易諸多受虧，非開鑄金幣不能抵制。惟鑄金幣應豫籌集金款，日本未行金幣以前，即先集金十年，始行開鑄，中國民間藏金甚富，祇以國不用金，徒消耗於金器金飾之用，且近年流於外洋者亦復不少。亟宜籌收集之法，以充鑄幣之需。查此次政務處奏准捐復捐升及遇缺先補花樣，擬請按照收捐各銀數，一律搭收庫平足金五成，以交金一兩抵交銀三十二兩核收。至推廣捐復各員內，如有祇復原銜不准捐至原銜以上，更不准捐復原官，並情節較重仍為此次推廣所不及，以及本無官職者，如願報效鉅款，應先赴臣部具呈，由臣部核定數目，概令全數繳金，即行請旨，如蒙恩准，再由臣部兌收，似此量為變通，庶可籌集金款。謹奏。

光緒三十年月日奉旨：依議。欽此。

〔陳度《中國近代幣制問題彙編》，幣制，頁10。〕

〔出使英國大臣汪大燮摺——鑄行用金幣，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昔者銀十六而金一，今者銀三十五六而金一，非金之貴，實銀之賤也。何也？兩價相較，金之數同而銀之數不同，是金位不動，而銀為金所抑揚也。各國知命脈關係之鉅，兩國交易不可聽命於人而受其抑揚也，乃以黃金為幣而有本位之說。本位者一成不變，而其他銀銅諸副幣，可以取此相準也。然必有可準不可變之金位，而後副幣之值不與非幣之塊銀塊銅為轉移。若無金位以定之，則銀幣之位不能處

於安固不搖之地，而本實先撥，此各國相率用金之故也。惟是金國日多，則供不給求，而金銀之值相去愈遠，此又往者用銀之國所以必改用金之故也。今各國以國際之故，備禦日繁，國用出入不得不與時消息，其能坐而握算者，惟在預計一表。設國幣不能處於有準之位，則所爲預計者，將閱時而變，而措置與之俱窮，豈非可危之事乎？

查我國賠款歲以四千數百萬計，此輸出之款不能悞期者也。彼時以銀一兩當英金三先令，旋以金價忽漲，而籌備之數遂至不敷。光緒二十八至三十年，積三年所虧之數，計已一千餘萬。設令歲歲如是，已屬難支，況繼長增高，尙處於不可知之數乎？臣查英之先令、法之佛郎、德之馬克，其金銀量較，大率十六準一爲常，日本爲最後用金之國，其金幣銀幣原質之量較，亦不過二十八而準一，蓋其金幣純金九百分三和銅百分，銀幣八百分三和銅二百分，以三錢五分有奇之銀幣十，當一錢一分一釐有奇之金幣一，各除其所含之銅質，實卽二十八與一之比。是其製成之銀幣，固高於塊銀時價十分之二矣。臣今卽以日本之銀幣爲率，藉以稽我國輸出之款，其盈虧顯然易明，此固此三十年中度支綜覈之大凡，不可不察者也。按光緒三十三年起至光緒六十六年止，三十四年應還償款都凡一千三百九十八兆七十六萬一千一百五十兩，若按日本銀幣十減其二，實爲一千一百一十九兆零一萬六千八百四十兩，可減省銀二百七十九兆七十四萬四千三百十兩，攤計每歲所減在八百萬兩以上，此一事也。

中國近數年來，所有路礦，大抵洋商承辦，礦務定局不多，而鐵路已成未成之案不下十餘件。除榆關內外一路，係屬借款自辦，已列入償款表內，其餘如京漢、如正太、如澤道、如滬寧、如九廣，皆已成之事，如蘇杭甬、如津鎮，皆未成之事。又如南滿洲支路，如奉天長春等處支路，情形不一，而同一非我資本，皆不得不用金贖回，實數若干，臣處無案可稽，難以覈實，約計二三百兆，且大率於本利之外，又加贏餘，是必須輸出於外人者，殆六百兆。倘按上法伸計減其二，豈非又

節百餘兆乎？此一事也。

所尤要者，莫如武備，既往之事，殷鑒匪遙，矧有層出不窮者相偪於後乎？是則武備宜亟求，而所以爲武事之準備者，尤不可須臾緩也。求其足以固吾圉，實非數百兆不辦。小試既不足自全，程功又不容稍緩，謀國者惟有設法相濟耳。若以四百兆分十年計，每歲當四千萬，準十減二之常，則歲所節存亦可八百萬之數，此又一事也。

合以上三事而言，每歲輸出之款，可以節流者一千七八百萬，豈小補哉？

不特此也，既言用金，必求儲金之法，既有儲金之法，必鑄準金之銀幣，此必然之理也。以今中國人民四百兆，當鑄成八百兆之幣始可流通。銀幣既高於銀塊十分之二，若歲鑄幣一百兆枚，則目前歲得鑄羨當合一千四百餘萬兩。既有儲金之法，又有準金之銀幣，是幣有一定之值，而鈔票可以兼行。若以八百兆爲銀幣準數，而以五之一製鈔，決無周轉不及之虞，是目前歲得鈔羨又當合一千四百餘萬兩。此固有先我而行之者，非無徵不信之說也。出則歲減一千七八百萬，入則歲盈二千八百萬，以此設施，何施不成，而顧故步自封，徒爲仰屋之嗟乎。雖然，此國家之利也，論者或以不便於商爲疑，臣固嘗考之矣。

或謂金貴銀賤，則土貨廉而洋貨昂，土貨當可暢銷，故每遇金銀漲落之際，土貨時有壅滯之虞也。然正惟金銀無準價，不免有意外之損，觀望不前，實由於此。若金銀有準，貨價固可預計，匯兌銀水亦可預計，既無意外之失，何庸觀望。

或又謂土貨既因銀貴加昂，求之者將舍此趨彼。說亦近是，然又皆理想之空談，未嘗求諸實事也。今洋貨進口價值歲約三百五六十兆，土貨出口價值歲約二百三四十兆，出入相抵，不足三分之一，計百餘兆。洋貨進口以布疋爲大宗，約值一百三四十兆，洋藥次之，約值三四十兆，其餘五金雜貨不過居其半耳。土貨出口，以絲綢爲大宗，

約值八十餘兆，茶次之，約值三十餘兆，棉花次之，約值二十餘兆，其餘雜貨亦不過居其半耳。此比年出入之大較也。獨洋藥爲無可解說之漏卮，厲禁既行，則拔本塞源，計日可待。歷年茶業之衰，一由稅釐之重，一由種植培製之失宜，疎通之法，非一語所能詳。然則商務扼要之端，不過曰絲曰棉及外來之布疋耳。絲利向爲我國獨擅，奪之者莫甚於日本。日本用金國也，若必恃銀賤而後暢銷，則如近年金價，彼當日削不支，乃不惟不削，而且日增，無他，工業故也。棉花出產，惟印度、美洲及中國三處，印、美之棉非不豐而有待於購我之棉，我能以棉給人之求，則產棉亦非不豐而有待於購人之布，無他，工業故也。以二十餘兆之棉價，較一百數十兆之布價，孰盈孰虧，無煩深辨。日本惟用金，故能以廉價易機器，而製造精，非不可企之事也。英、美惟機器製造之工本廉，故能以我之棉製布，而反賺我之利，亦非不可企之事也。所難者，有待於機器振興之工業，先以金價故，屈於購機成本之重而不得展耳。今不言與日本角絲利，而但使機布日興，能自爲而自用之，所獲亦已多矣。言商務者不此之求，而欲恃無準之金銀價值爲商務之保障，不亦悞乎？

今準之國用則如此，推之商務則如彼，亦可以知其大凡矣。然則何憚不爲，非曰資本難籌，卽曰推行不易。臣又嘗考之矣。夫製幣用金，必以銀行爲總匯之地，此理勢所必然也。日本國立銀行創始資本一千萬元，銀質重量不過六百萬，比利時國立銀行創始資本五千萬佛郎，銀質重量亦約六七百萬，卽準以今之金價亦僅值一千四百萬；德國國立銀行創始資本一百二十兆馬克，銀質重量約二千萬，卽準以今之金價亦僅值四千萬。今若以德國爲衡，如其儲金祇需百萬有奇，如其存銀以當金本，亦祇四千萬。雖曰創始基本不可動挪，然要不過期年，由此生發之數已足相償，此後層累而上之公積，皆所生之子金也。且各國國立銀行民資居多，或兼用官民資本，其悉取諸國帑者蓋鮮，卽用官本亦仍以集股法行之，自國君以下皆得以私財入股，故其途廣

而事易集，此集股之說也。前年北洋息借民資，預籌的款，分年拔還，事亦順手，此募債之說也。各國於國家因革損益之大政，往往招募公債，條理秩然，但使本利有著，報資者無有觀望，倘能因勢利導，設法舉行，則風氣日開，於將來興辦一切，亦易觀成；況度支部本已立有銀行，惟求合乎國立銀行之性質則根基自固，一切應辦事宜無難擴而充之也。推行之道，不外對於國內對於國外二義，其樞紐亦在銀行。今環球各國，惟英倫實行用金，餘如法、德、俄、美諸國，但鑄金幣以定銀幣之準值，都市通行多係銀幣，美雖存金獨多，惟儲金塊，不多鑄幣。蓋既有金可準，則銀銅法幣之地位安固不搖，令執持此幣者，求其足以流通，於已無損，斯得矣。且幣之爲物，無論國內國外，其需用最多之數，莫如商業，而商務往來，無非匯兌，豈真轉運金銀始足相濟乎。商業以銀行爲保證，銀行以存金爲保證，一紙券書周流天下無所滯礙，按其實際，則用紙券之時多於用鈔之時，用鈔之時又多於用真幣之時，但使券鈔所載之數，閱時不改，易地不改，則一紙之爲用，且與金銀同等。然則券也，鈔也，金銀銅諸幣也，不過凡物之質證而已。和蘭屬地之本洋，墨西哥之鷹洋，可行於我東南各省，猶曰銀質也；俄國盧布鈔票可行於我東三省，猶曰彼之法鈔也；英國匯豐、日本正金之私鈔今亦行於我沿海商埠，此何說也？民間生計卑隘，日日之所需祇以錢計，苟持其鈔幣以易銅錢毫無折損，則信賴心堅無從疑懼矣。我國制錢，本以枚計不以重計，銅價雖有高下，而銅錢之用不因此轉移也。後以私銷者多，濟以銅元，一銅元之銅質僅倍制錢，而一可當十，銅質雖有多寡，而銅元之值不因此轉移也。後以各省爭鑄而溢，溢則賤耳，然可知銅幣之值與銅質之值各不相關，其盈虛之消息，在幣而不在銅，是則銀幣之理亦若是焉已矣。銀者位乎三品之中者也，銅無定值，而銅幣可以法定之，則銀無定值而銀幣亦不得不以法定之。觀於各國法定銀幣之值，始終不移，毫無滯礙，則知對於國外之義，當以所值金幣之數爲準；觀於各國官私鈔幣之流行中國，參錯不齊亦無

滯礙，則知對於國內之義，當以所值銅幣之數爲準。道在金銀銅三等法幣之定值不可有斯須出入而已。

惟是法定之說固各國人所習聞也。儲金可憑信賴易堅，故推行於國外易。準金之法非吾國人所素知也，市儈愚弄其術甚多，故推行於國內難。不能行於國內，又烏能推諸國外。雖然有要道焉。郵、電、車、船四事，固國家所爲交通之關鍵也。今司理車電員役，往往於銀錢之間任意抑揚，此弊不除，圖法終不可定，宜先令此四項局棧按照定章一律通收法幣，初鑄少數之幣施諸四端，斷無壅塞之慮。次則國家發放款項莫多於兵餉，而直向國家領款之人亦以兵爲最多，初鑄之幣不敷普給，惟有搭成一法，由少而多。兵之得餉，不過以易銅幣購他物耳，發餉有定期亦有定在，即於其地設櫃以收之，必使銀銅兩幣之較確乎無差，則受者無損而國幣之大信昭然於天下，自必不脛而走矣。各國銀行每有臨時出張所，此類是也。至於關稅一項每由外國銀行交納，以金兌金，自無出入；民間所納地丁，雖例定銀數，而各省向以銅錢交納，一仍舊貫，於民間亦無出入。獨是金銀諸幣，其製宜精，其形宜小，大則偽造夾色諸弊，雖禁不止，此亦各國經驗之事，可爲借鏡者也。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初一日硃批：度支部議奏。欽此。

〔度支部尚書載澤等摺——議覆駐英大臣汪大燮奏行用金幣，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如原奏內稱償款、贖路、武備等歲省一千七八百萬各節。查國際通商，類皆以貨易貨，間有金錢銀錢販運出口，只能以其內含金銀多少作爲生貨估值，此公例也。然則鑄造低色銀錢，任我以法定其準金若干，一販運出口，亦只有實價而已。前財政處會同臣部議鑄一兩銀幣，用純銀九錢六分，嗣英使照會，即謂交還賠款，只能以實含之數計算。可見提高二成之銀幣，外人必不肯照法定價值收用。試觀海關貿易冊，數十年來只見生金生銀販出，未見我各省所鑄之龍圓販出，其明證也。大抵法定補助之貨，西人稱之爲記

號貨幣，如籌碼然，國家信用久孚，維持有法，始足以保其價格，然亦不過通行國內而已。該大臣於若何定位，若何預備，若何維持，皆未提及。國內流通，且不可必，更以爲可用諸國際貿易，此必無之理也。

又原奏於儲金之法，未嘗有所規劃，而驟以四百兆人，當鑄八百兆銀幣，以爲歲鑄一百兆枚，則可得鑄羨一千四百餘萬，又以百兆爲銀幣準數，以五之一制鈔，則可得鈔羨一千四百餘萬各節。查供求相需，本計學之公例，徒以人口計算，而不察國民生計之實情，規鑄羨之利，忘限制之法，萬一供過於求，則價值不保，其弊且與近日銅元相等，則利未可恃而害已及之。各國紙幣，必設有相當之金銀元作準備，其餘亦必有確實證券作抵，其性質不過與借無息之債相等，非憑空可獲此鉅款也。各國發行紙幣之權，類委諸國家銀行，又立嚴法，設專官以監察之，不然濫用之弊，如有明之寶鈔，從前美國之青背，法國之亞錫那，其害於生計界者，皆前車之鑑也。

至稱對於國外以所值金幣爲準，對於國內以所值銅幣爲準，均於貨幣原理，未能明晰。又稱幣值與銀銅之值，各不相關，則尤爲隔膜之論。銅值相關尙小，若銀值則息息相關，純金本位各國，尙時時以此爲慮。去年金賤銀貴，日本即改鑄補助銀幣，若虛定金本位國關係之鉅，更不待言。

竊維東西各國改良幣制，不過爲整頓財政之基礎，並非以是爲籌款之計。該大臣誤以銀銅補助幣可當本位金幣各處通行，並可施之外國，竟欲藉之爲籌款之法。在該大臣慨念時艱，觀國計之奇絀，遂不覺建言之過當。臣部職司度支，年來於此事屢經詳悉討論。前美國會議貨幣專使精琪氏來京，經財政處派員與同會議，即提議金本位制，並據呈改定貨幣草案。嗣湖廣督臣張之洞以虛定金價改用金幣與今日中國情勢不合，無益有損，無論授權外人與否，皆不可行，奏陳在案。其時財政處及臣部亦以造端宏大，且關係財權，暫行停議。然國際之貿易日繁，賠還洋款爲數又鉅，加以時勢所趨，用金之國

已遍於大地，既不能不出於變計，自何敢竟置爲緩圖，特事固未易驟致也。

查英國改良印度幣制，於一千八百八十六年遍考各法，其報告書成兩巨冊。至一千八百九十二年，遣員至百刺蘇城金銀大會商議，仍無成就。續由政府派人再行研究，至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始行覆命，其報告書又三十餘萬言。日本自明治四年即改用金單本位，然金價日昂，金幣流出，前後鼓鑄之五千餘萬金幣，至明治八年流出外洋之額，已達至三千九百餘萬，加以濫發紙幣流害無窮。明治二十六年始設立調查局，前後開會凡三十八次，至明治二十八年，始決議改用金本位，其報告書亦兩巨冊。迹其經營累年，久而後定。誠以貨幣爲全國財政所關，其遲回審慎之故，固有在也。

竊維貨幣一物，淺視之不過備易中之用而已，自交通日繁，往往一國之利害，動與他國相倚。此中操縱之法，維持之方，非原本學理，熟察時勢，無由制定。臣等詳加研究，舉東西各國改定貨幣辦法，探討略備。查英、日諸國，爲純金本位，通國皆用金元，銀銅諸幣，用數有限制。法美諸國，爲不純金本位，金元爲主，銀元對於金元有比價，用數無限制，但不准民間鑄造。印度、飛獵濱諸國，爲虛定金本位，國內不必用金元，但用法定比價之銀元，外國匯兌，或用金元，或用金塊，或用金匯票。此其大較也。然純金本位，積金太多，需數亦鉅。不純金本位，則由各國時勢所趨，漸次發達而成，均非現在我國所能仿行。惟虛定金本位，在向不用金之國，改至金本位，乃必經之階級。但使預備有法，維持有方，舉行較易爲力。用特取彼成法，酌以時宜，別加裁量，預定年限，參詳於推行次序，及比較其種種利弊，分爲甲乙丙丁四種。繕具清單，恭呈御覽。其開首辦法各種預備，爲改定幣制通例。無論用何種辦法，即從事舉辦，其收功約需數年，固無一蹴可幾之理也。前財政處與臣部有見於此，故先擬從劃一銀幣辦起，於是乎有定鑄一兩銀幣之奏。今除試鑄銀幣各節，由臣等另摺陳明外，竊維本

位幣制，關係重要，自當不厭求詳。前政務處奏定會議章程內載，國幣之輕重，定金銀本位，改鑄銀銅元式等，由該衙門審度事理，臨時請旨會議。其有事關秘密或立待施行，由各衙門請旨或奉特旨經行各等因。前項遵議金本位幣制應請旨飭下廷臣會議，以昭慎重。

附清單：虛定金本位法，約可分為四種：

- 甲、先劃一全國銀元，逐漸將銀元價值抬高至二成，然後定兌金之率。印度改定幣制，即用是法。
- 乙、下手之時，即用金銀比價，國內使定銀元，照銀元所含銀質，拋高二成，設法操縱，惟國外匯兌，仍須用金。飛獵演改定幣制，即用是法。
- 丙、與乙法略同，惟參用紙幣，以代銀元，比之乙法，用款較少。至國外匯兌，兌金或照金價兌銀均可，亦比乙法較便。
- 丁、前美國議改幣制，其戶部大臣尹頓氏倡議發行兌金紙幣，吸收市面之銀，藏之國庫。凡有人持銀到部或造幣廠交存，即予以此種紙幣，至持紙幣換現之時，政府照金價兌交生銀，是以不需多金，可得金本位之用，而無擾亂市面之虞。但今略為變通，法宜先鑄新銀元，吸收舊日銀元與生銀，再行推廣紙幣，收回新銀元存儲，或變存金塊，俟全國通行，徐將紙幣變為兌金紙幣，或照紙幣金價兌銀，亦無不可。

以上四者，辦法皆異，則收功之遲速，維持之難易，利害之大小，均各不同。今試將各法推行次序，分年條列於左：

甲法 第一年應辦各事：

- 一、推廣臣部銀行分行；
- 二、推廣現時通用鈔票，指各種銀元之票；
- 三、設立印刷局；
- 四、設外國匯兌處；
- 五、設立幣制調查局；

六、擴充造幣廠；

七、吸收金塊；

八、限制私店鈔票及各省官票；

九、與各國議訂專約，擬禁洋銀入口及限制外國銀行鈔票等事。

第二年應辦各事：一至九與第一年同；

十、擴充臣部銀行資本及權力；

十一、開鑄銀元；

十二、發行銀元；

十三、禁止新銀元銷鎔出口。

第二年之患：銀價漲時，銀元有銷鎔出口之患。

第三年應辦各事：一至十三與第二年同；

十四、議約既定，即實行禁止外國洋銀入口，限制外國銀行鈔票。

第三年之患：與第二年同。

第四年應辦各事：一至十四與第三年同。

第四年之患：與第三年同。

第五年應辦各事：一至十四與第四年同。

第五年之患：與第四年同。

第六年應辦各事：一至十四與第五年同；

十五、略為限制銀元，使價提高百分之三四，鑄造銀元之事停辦。

第六年之患：與第五年同，又民間私藏銀元，待價提高。

第七年應辦各事：與各六年同，惟限制銀元，使再提高百分之三四。

第七年之患：與第六年同，又

維持金銀匯水，

市面震動，

債務不公平。

商民預計銀價漲落，為買空賣空拋盤諸事。

第八年應辦各事：與第七年同，惟限制銀元再提高百分之三四。

第八年之患：與第七年同。

第九年應辦各事：與第八年同，惟限制銀元，再提高至二成止。

第九年之患：與第八年同。

第十年發表金銀比價，定爲虛定金本位。

乙法 第一年應辦各事：與甲法之第一年一至九同，惟第六擴充造幣廠之事，可緩至第二年辦理。

第二年應辦各事：一至九與第一年同；

擴充造幣廠，

十、擴充臣部銀行資本。

第三年應辦各事：一至十與第二年同；

十一、議約既定，即實行禁止外國洋銀入口，限制外國銀行鈔票；

十二、鑄造銀元金元；

十三、發行銀元金元，先從一處辦起，逐漸推行全國；

十四、定金銀比價，拋高銀元二成。

第三年之患：

銀價漲時，有銷鎔出口之患；

維持金銀匯水；

兌金之患。

第四年應辦各事：與第三年同。

第四年之患：與三年同。

第五年應辦各事：與四年同。

第五年之患：與第四年同。

第六年應辦各事：與第五年同。

第六年之患：與第五年同。

第七年各事辦結。

丙法 自下手及成功亦須七年，每年應辦之事，與乙法同，惟多發行紙幣，以節銀元鑄費。所有之患亦與乙法同，惟可照金價兌銀，則

兌金之患略輕。

丁法 第一年應辦各事：與乙法之第一年自一至九同。

第二年應辦各事：與乙法之第二年自一至十同。

第三年應辦各事：一至十與第二年同。

十一、議約既定，即實行禁止外國洋銀入口，限制外國銀行鈔票；

十二、鑄造銀元；

十三、發行銀元，先從一處辦起，逐漸推行全國。

第三年之患：銀價漲時，銀元有銷鎔出口之患。

第四年應辦各事：一至十三與第三年同。

十四、逐漸收回商埠銀元，運入內地使用，

十五、推廣紙幣。

第四年之患：與第三年同。

第五年應辦各事：一至十五與第四年同。

第五年之患：與第四年同。又

維持金銀匯水。

第六年應辦各事：一至十五與第五年同。

十六、逐漸收回各處大銀元，改鑄小銀元；

十七、取市面金銀平均價值，定爲比價，變紙幣爲兌金紙幣；

十八、趕造金元。

第七年各事辦結。

據上分年辦法觀之，無論採用何法，其先事之預備相同，蓋未有從事未久，可得預期之成效者也。甲法自劃一銀幣入手，先五六年，無須維持金價，行之我國，似覺平易，但劃一之後，逐漸抬高銀元價值，其弊害甚多。乙法一面劃一，一面即抬高銀元價值，可免甲法二次擾動之害，但開辦即需款甚大，維持金價亦甚難，若銀價大漲，貴於法定之比價，以致銀元銷鎔出口，其害於財政者，比甲法爲尤甚。丙法需款較少，難亦如之。至丁法有甲法劃一之易，無乙法維持之難，

需款既少，危險已輕。其大要一曰預備施行幣制之機關，二曰劃一銀幣，發行紙幣，三曰推廣紙幣，收存銀幣，四曰改造大銀幣爲小銀幣，其結束則準市面金銀平均價值，鑄造金元，改紙幣爲兌金紙幣，如存金不敷用，仍可照市面金價，易銀付給，事尙輕而易舉，其法較善，惟發行紙幣，須多存金，若善爲節制，積累經營，亦需六七年後，始有成效也。

〔內閣各部院摺——會議度支部議覆駐英汪公使奏行用金幣，光緒三十三年七月〕臣等公閱原奏，敬謹籌商，有必應照辦者三，有難於照辦者二，有宜詳慎酌辦者一，請爲皇太后皇上分晰陳之。所謂必應照辦者何也？

一曰鑄金幣。環球各國莫不用金，獨中國用銀，勢成孤立，時會相迫，無長此不變之局，則鑄造金幣必須照辦者一。

一曰虛定金本位。謹案用銀之國改用金幣者，始於德，繼於日，彼皆以戰勝得賠款多金，遂以改用，是皆所謂金本位。我國無此鉅款，萬難仿行，無鉅款而亦改用金者，是爲虛定金本位。價值比較既定，金雖不足，以銀若干代金若干亦可通行，則虛定金本位應行照辦者二。

一曰畫一幣制。中國貨幣名曰銀本位，實則銀錢並用。錢糧稅則雖按銀數收納，仍責令百姓完錢，下至民生日用往來貿易，以錢計算者多，而銅錢銅元又復雜糅不一。其用銀交易者，平色價值雜亂參差，甚至一處有數平，一日有數價。近來銀元盛行，又各自爲風氣，中國龍元與外國鷹洋、站人皆任便行使。易錢易物又各有高下，彼此皆不相通，是改定幣制，必先劃一權衡，而金銀銅三者價值，必先有一定比較，則劃一幣制應行照辦者三。

所謂難於照辦者何也？

一曰限制私店鈔票。查私店鈔票，民間久已習慣，亦緣私家股東平素民間信用，是以鈔票得以通行。今公家出票，民轉不能信用，只

有修明信實之一法。大信既立，使民知公家鈔票較私店尤爲可靠，則部鈔自然流通，私鈔自然日少，若用官勢禁止，乃致亂之道，此難於照辦者一。

一曰禁洋銀入口。民間之用洋銀亦是習慣，公私存儲不知凡幾，各省官票商票限制猶難，況於國際交涉豈可不慎，亦惟有內修政事，使君民一體，同德同心，人皆樂用中國金銀鈔幣，不願用洋幣，則洋銀入口不禁自除，方爲上策，未可懸爲禁令，致啓意外之虞，此難於照辦者二。

所謂宜詳慎酌辦者何也？則紙幣是也。按度支部原奏於甲乙丙三法皆慮有貽患，惟丁法尙輕而易舉。查丁法注重惟推廣紙幣一節，夫紙幣亦各國通行，中國行之亦何不可？然奉行不善，爲害非輕。查度支部原奏，謂各國紙幣必設有相當之金銀元作準備，其餘亦必有確實證券作抵，非憑空可獲此鉅款。各國發行紙幣之權，類委諸國家銀行，又立嚴法設專官以監查之。不然濫用之弊，如有明之寶鈔，美國之青背，法國之亞錫那，皆前車之鑒。又謂發行紙幣須多存金，若善爲節制，積累經營，亦須六七年後始有成效。是紙幣利害，度支部言之已盡，今欲行紙幣，惟有酌量部庫能實存款項若干，始可出幣若干，有持鈔取銀者，隨求隨應，不准稍涉架空，是非徒制用之一端，實乃修信之要道。今日欲求富國，惟修信乃可以理財，斷不可因生財而失信。此事所關甚重，應由度支部嚴定限制，毋令冒濫，方可逐漸推行。至原奏內推廣銀行，設匯兌處，立調查處，抬高價值各條，宜分定年限次第施行，變通虛定，亦應由度支部隨時妥籌，庶不致操之太蹙，別起弊端。〔《東方雜誌》，第4卷，第12期，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

〔附片〕再，臣等正在議覆時，復於五月二十日軍機處片交，奉旨：胡惟德電奏悉，前奏幣制一摺著交會議王大臣閱看。欽此。臣等詳閱該摺謂用金有八不足慮。此八條可以一言蔽之曰：中國宜定計鑄金幣，冀以破羣疑而消衆沮，所奏不爲無見。前奏已議准用金，則此

奏無庸贅述。又有六種辦法，如定名稱，定分兩爲七錢二分，定圖之花紋使歸一式。皆應照所奏辦理。惟息借洋款、聘用洋員，權落外人，似非善策。擬請毋庸置議。〔《東方雜誌》，卷4，期12，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

〔出使美墨秘古大臣張蔭桓——建議行用金本位幣制，宣統三年三月初五日〕臣考金銀銅三品，用爲貨幣，遠自夏、商以前。周有九府之法，錢圖函方輕重以銖，實爲後世錢文所自仿。自秦、漢以後二千年來，錢幣盛行，獨於金銀兩種未嘗定爲圖法，普通行用。馴至今日，銀則成錠碎顆參錯不齊，成色之高低，京、津、淞、湘平衡之出入，交換固已不便。錢文太重，又乏統一，銀莊錢號各出紙票，乃至西班牙、墨西哥、日本各國外來銀幣充斥於市廛，反客爲主，制度不立，誠可爲憂。各疆臣爲一省之財政計，於是直隸、江南、湖北、廣東等省各鑄銀錢，或發紙幣，畫省自製，殊屬紛歧。考諸各國財政，無此規則，然此猶爲患之顯而易見者也。今日貧富通塞安危得失之機，尤在於金銀本位之問題，若欲改圖法、集財權，必當外察世界競爭之潮流，內審國民生計懸遷之程度，博考詳思，庶得條理。從前閉關自處，風氣未開，財政之學素乏講求，故雖以前撫臣胡林翼之公忠體國，於鑄造銅幣之議亦但知收買銅斤，加以鉛錫，改鑄錢文，除去工本獲利若干而已，於國民生計列邦商戰之大問題，固未暇致思也。理財疎略前時猶可，若在今日，稍不審慎傾覆立見矣。如臣之愚，非敢謂有財政之特識，但觀察時局，考鏡友邦，不敢諱言利以鳴高，亦不必諱言害以飾美。審量輕重，辨別得失，條分縷晰，切直言之，恭候聖明俯賜採擇焉。

一、宜首定金銀本位也。歐美各邦，二百年來金騰銀落之勢，已滔滔而不可止矣，英國最早定金本位，理財之術冠於環球，若美、若德、若奧、若瑞典、那威、丹麥、無不次第採用金本位，若拉丁同盟之佛蘭西、比利時、瑞典、伊大利及希臘、亦已於三十七年前廢銀貨之自由鑄造。若荷蘭亦於三十五年前許金貨之流通。至近年

東亞之日本，英屬之印度，美屬之菲律賓，無不改行金單本位。大局所趨，勢莫能避，故我國必當改用金本位只有遲速之分，更無別項疑義。蓋外顧列邦商戰之局，則萬不宜遲，而內察國民生計之途，則又不能速。斟酌兩者之間，惟有目前即宣布幣制以趨向於金單本位爲鵠，改鑄法幣，策勵國民準備一切，二三年後，相察時機，實行金單本位，事易易耳。若斯時不爲之設備，多一次改作反多一次煩難，叢弊障其前途，積重成於隅圉，及後覺悟始思改良，則已失時措手無及，則大可爲憂懼者也。

- 一、宜確定金銀比例價格也。同爲用金本位之國，而法度亦各有不同。英國以一鎊金貨爲價格之單位，而以二十施令爲一鎊金貨。德國以一馬克爲價格之單位，而鑄十馬克二十馬克之貨幣，以舊日之銀本位貨當三馬克。美國鑄造金銀元數與價相準，而金銀之比價，則爲一與十五九八八之比。日本定金銀價格爲金一銀三十二三分四釐之比。若吾國現行市價，則略爲金一銀三十七之比。其差異如此，將從吾國之時價乎？抑從日本之中價乎？臣以爲皆不便，宜直從美國之比價，製爲法幣，又使金銀元數與價格相準，庶易施行。或者疑市價非可貶抑，不知金非普通需用之品，但取製爲國寶，則操縱收發亦須具有權衡，其詳當俟別議。
- 一、宜略定補助貨之限制也。今非但採用虛金本位，當以趨向於實行使用金幣爲目的，則於補助貨亦須預定限制。昔德國之定補助貨之限制，以每人十馬克爲額、佛、比、伊、瑞四國定補助貨之限制，以每人不過六佛郎爲額；美國初舍複本位而定金單本位時，禁銀貨之自由鑄造，五元以下許爲法幣而通用，英國採用金單本位時四十施令以上只許金貨流通，不許以補助貨爲授受。我國若從準人數爲限制之法，則新鑄銀銅之貨斷無患其遽能逾格之理。若從以元數爲限之法，美許五元以下，英禁四十施令以上，限額太高，於我國程度均有未合，宜略定五十元或至百元爲

限之法，過此則須用金元或紙幣。

一、宜妥籌本位金之預備也。資本無著，雖欲改作，只等空談。昔德意志之改用金幣，乃由綏丹之戰所得賠款五十萬萬佛郎以爲資本；日本之改用金本位，則以甲午之戰所得賠款二萬三千萬兩由英國受取金貨而爲資本，是皆享戰勝之遺利，乘一時之機會，非可倖邀。昔奧地利、匈牙利起一萬八千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元之金貨公債，而鑄造新金貨，改用金本位，亦一適愜之前例也。能理財昭信，當可行之。今欲於財政大加振作，即不得已而募公債，借外款，但操之有道，非獨無害，臣敢信此舉爲開富之源也。

至金銀圓法分量之輕重，成色之高下，體質之大小厚薄，以美國制度最爲適合，當仿照鑄造，不必立異。標準既善，更便施行，其有不同，則美國無一仙以下之銅文，我國則仍須多鑄數種，當銅仙二分之一、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至金貨五種，銀貨四種，鎳貨一種，幾可全同。

若果用臣之言，行臣之策。開始辦法，但募集金貨公債五千萬元，借貸金款五千萬元，以之改良幣制，整頓財政，四年之內，可得金貨一萬萬元，銀貨一萬萬元，銅鎳貨一萬萬元。既改金本位，則金銀兩種溢價當在五千七百萬元，銅貨改鑄之贏利，當在三千三百萬元。除清償款本息，尙當溢利二千一百五十萬元，以供製造傾驗各局機械人工薪俸綽有餘裕。況金銀之用，銷流孳衍，周轉無窮。又製爲紙幣，其利以倍，通用尤廣。徧設銀行，振興百業，無所不可，不此之從，而仰屋嗟貧，無謂甚矣。

宣統三年五月初九日硃批：度支部查核議奏。單表併發。欽此。

〔附片〕臣以爲當速定金本位制，一面改良圓法，一面與通商各國提議刪改約章，收回徵收外國進口貨稅之權，於國體及商務均大有裨補，非獨爲餉項計而已。至規定幣制，銀本位固不適宜，即採用虛金

本位亦非得策，不如準備實行使用金幣。他國以貧而不用金，吾國以不用金而貧，及今補牢，已爲遲晚，失此不振，後患無窮。且查光緒二十八年英國與吾國訂新商約，附件內載，吾國將來設局鑄造銀幣，其銀色及輕重自行定奪，而可由洋商以照重照色之銀條易換，只加例徵之鑄費。嗣後美、日等國卽以此款列入商約正文，若吾國及今不速定金本位，政府但鑄銀而不鑄金，受虧直不知所底止。或謂吾國當用虛金本位制度，其金銀比例之價格略仿效日本，或如美屬菲律賓、英屬印度，如此於東亞目前金銀價格不大改變，似易措手，但於國民利益無所裨補，行之似易而實難，而金融機關對於歐美用金國仍步步失落，終非久遠之圖。臣主張略仿美國幣制，此事關係東亞全局甚大，不揣冒昧附片具陳。

宣統三年五月初九日硃批：該衙門知道。欽此。

附：擬新幣制一覽表，（甲）幣制改良之要義四條：

- 一、採用金本位。
- 二、準備實行使用金幣。
- 三、金銀比較之價格仿照美國，卽等於金一銀一五九八八。
- 四、國幣之文用國名而非用朝號。

（乙）國幣鑄造法則二條：

- 第一期鑄造準金銀對半之法則，使國內有一銀則有一金。
- 第二期鑄造準金二銀一之法則，使國內有一銀則有兩金。

（丙）金銀換鑄法式：

- 第一期鑄造準金銀對半之法則。如有持舊銀十五元至國家銀行求換鑄者，則令其補金價一元七角五、而易以新金一鎊，新銀幣五圓。其值當舊銀二十元，另溢金價一元七角五，卽等於二十一元七角五。
- 第二期鑄造準金二銀一之法則。如有人持舊銀二十五元至國家銀行求換鑄者，則令其補金價三元五角而易以新金二鎊，新銀幣五圓。其值當舊銀三十元，溢金值三元五角，卽等於三十三元五角。

第一期鑄造求換鑄者必持銀在十五元以上，或兩數準十五元以上者，國家銀行始允代收換鑄。不及此數者，另設法辦理。但持紙幣者不在此例。

第二期鑄造求換鑄者，必持銀在二十五元以上，或兩數準二十五元以上者，國家銀行始允代收換鑄。不及此數，及但持紙幣者不在此例。

(丁)國幣種類名稱及其分量價格：

金幣三種(通行廣鑄)：

一鎊(以一百二十九格連純金爲一鎊，當美金五元。兼用中西文注明國名鎊數及某某年造)。

二鎊(純金二百五十八格連，當美金十元。注國名鎊數年號如前法)。

四鎊(純金五百十六格連，當美金二十元。注國名鎊數年號如前法)。

另酌鑄二種：

二分鎊之一(即二圓半)，五分鎊之一(即一圓)。

銀幣四種：

一圓(令讀如環以別於元字音)。

以純銀六錢四分八釐鑄成，名曰一圓。重量七錢二分，價當舊銀二元。以五圓準金錢一鎊。但初行用時，以銀易金須補金價約百分之一七五。銀圓款式陽面鑄中國通寶，旁注洋文 CURRENCY OF CHINA，環注某某年造；陰面中鑄一圓，下注準錢二千文，及五分鎊之一，旁注洋文 $\frac{1}{5}$ PD，花紋隨擬。

五銖(純銀三錢二分四釐，價當舊銀一元，準制錢一千文。陽面鑄國名年號照前法，陰面中鑄五銖，下注準錢一千文及二分圓之一。)

四開(即二銖五，純銀一錢六分二釐，價舊銀五角，準制錢五百文。陽面鑄國名年號，陰面鑄二銖五，下注準錢五百文及四分圓之一。)

一銖(純銀六分四釐八毫，價當舊銀二角，準制錢二百文。陽面鑄國名年號，陰面中鑄一銖，下注準制錢二百文。)

銀幣一種：

半銖(純銀三分，重量一錢二分，準制錢一百文，以二十枚準銀一圓。

陽面鑄國名年號，陰面鑄半銖，環注準錢一百文，二十分圓之一)。

銅幣四種：

大銅錢(重三錢五分，名曰二十文，每百枚準銀一圓。陽面鑄國寶年號，陰面中鑄二十文，下注百分圓之一)。

中銅幣(重二錢五分，名曰十文，以二百枚準銀一圓。陽面鑄國寶年號，陰面中鑄十文，下注二百分圓之一)。

本位銅錢(重一錢，名曰二文，即一朋，每千文準銀一圓。陽面鑄國寶年號，陰面中鑄二文，下注千分圓之一)。

小銅錢(重六分，名曰一文，以二千枚準銀一圓。陽面鑄中國通寶一文，陰面鑄年號)。

銀紙幣二種：

一圓，二圓。

通用紙幣五種：

五圓(即金一鎊)，十圓(二鎊)，二十圓(四鎊)，五十圓(十鎊)，一百圓(二十鎊)。

金紙幣一種：

二十鎊(即銀一百圓)。

紙幣暫擬八種，惟金紙幣幅度稍異。其餘七種不必分長短廣狹。若取便識別，則分顏色花紋，一望可知矣。

右所舉金幣之量一，曰鎊。銀幣之量二，曰圓、曰銖。銅幣之量二，曰朋、曰文。

以一文為幣價之單位，二文為一朋，百朋為一銖，十銖為一圓，五圓為一鎊。

(戊)國幣行用限制：

一圓以下準用銅銀幣。

五圓以下準用小銀錢。

十五圓以下準用大銀錢。

十五圓(即金三鎊)以上至二十五圓通用金鎊及紙幣。

二十五圓(即金五鎊)以上通用紙幣。

幣制條議中多設譬持辯之詞，意義間有出入。此一覽表提綱挈領，較爲定論，切實可行，若舉而措之，既可以救垂盡之國帑，又可以挽外溢之利權，復可以開無量之富藏，關於吾國經濟界之前途豈淺鮮哉？願爲國民百拜以俟。草茅擅擬，無任屏營。